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柒册目錄

諸史夷語解義二卷 〔明〕陳士元撰 一

鑑古齋日記四卷 〔清〕陳紹箕撰 皮錫瑞評 五五

幼基一卷 〔清〕段嘉謨撰 一三五

攷古録十卷 〔清〕孫璧文撰 一四九

戊笈談兵十卷首一卷 〔清〕汪紱撰 三七一

〔明〕陳士元撰

諸史夷語解義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應城王氏刻本

諸史夷語

惺吾題

光緒丁亥應城王氏校刊

丙戌報罷南歸与應城王君佑卿相晤於舟中談次及其鄉先生陳心叔遺書因憶篋中藏有舊鈔本夷語佑卿欣然願出貲

一

刻之按明史藝文志載此書十卷顧脩彙刻書目則云四卷此爲上下二卷然實完書不知誰爲分合也心叔自序云爲解史語以

訓童蒙蓋遜辭也方今寰海絕塞皆款關互市象胥之職互与國家戎政相関士大夫競言綏服而不能讀其國書知其强弱虛實庸有濟乎讀對此書乃知宏通之儒早見及於三百年以上也

光緒丁丑宜都楊守敬記

應城迂叟陳士元序言曰余幼讀諸史每苦夷語莫能解稍長始知象胥氏假中國字音以傳夷語惟取音同亡論字義故史書夷語有音同而字不同者（如鐵帖木睦爾耳也野之類）蓋夷語別有義非中國字義可解況諸史自司馬班范三書外皆無註釋余見社童誦史鑑至夷語輒不能句猶余幼年苦也暇日著夷語音義以訓童蒙庶幾博奕賢乎云爾

諸史夷語解義目錄

卷之上

史記　匈奴傳　南越傳　東越傳　朝鮮傳　西南夷傳　大宛傳
前漢書　匈奴傳　西南夷傳　西域傳
後漢書　東夷傳　南蠻傳　西南夷傳　西羌傳　西域傳　南匈奴傳　烏桓傳　鮮卑傳
三國志　烏丸傳　東夷傳
晉書　四夷傳　載記
宋書　索虜傳　吐谷渾傳　夷蠻傳
南齊書　魏虜傳　蠻夷傳　河南虜傳
梁書　諸夷傳
陳書　夷國傳
南史　夷貊傳
魏書　序紀　高祖紀　孝莊紀　列傳　官氏志　釋老志
北齊書　武成紀　列傳
後周書　文帝紀　明帝紀　列傳　異域傳
隋書　文帝紀　東夷傳　南蠻傳　西域傳
北史　四夷傳
唐書　高祖紀　太宗紀　列傳　突厥傳　吐蕃傳、回紇傳　沙陀傳　北狄傳　東夷傳　西域傳　南蠻傳　叛臣傳
五代史　唐本紀　晉本紀　漢本紀　四夷附錄

卷之下

宋史　外國傳　蠻夷傳
遼史　太祖紀　太宗紀　世宗紀　穆宗紀　景帝紀　聖宗紀　興宗紀　道宗紀　天祚紀　營衛志　兵衛志　地理志　百官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食貨志　刑法志　世表　皇子表　公主表　遊幸表　后妃傳　諸臣列傳　西夏國紀
金史　帝紀　地理志　禮志　兵制志　食貨志　選舉志　百官志　列傳姓名
元史　太祖紀　太宗紀　定宗紀　憲宗紀　世祖紀　天文志　地理志　輿服志　兵志　列傳　外夷傳

卷中附錄皆諸史所未載開具書目于後

通典　通考　通志略　寰宇志　虜庭雜記
南詔錄　容齋四筆　雞林志　桂海虞衡志　吳船錄　海外使臣廣記　諸番志　雲南志　飲膳正要　草木子　使西域志　瀛涯勝覽　大明會典　一統志　日誦手鏡　清溪暇筆　海槎餘錄　菽園雜記　餘冬序錄　吾學編

諸史夷語解義目錄終

諸史夷語解義卷之上　王承禧校刊

○史記

匈奴傳

匈奴單于曰頭曼 單音蟬　單于廣大貌胡謂天子爲單于頭曼單于名

攣鞮 攣音聯鞮音低　單于姓

冒頓 冒音墨頓音毒　單于太子名

閼氏 閼音焉氏音支　單于妻號猶華言后妃也

甌脫　境上斥堠之室匈奴作土穴以伺漢人者

谷蠡 谷音祿蠡音黎　匈奴官號有左右谷蠡王

屠耆 屠音諸　匈奴謂賢爲屠耆其官號有左右賢王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

須卜　匈奴世官主獄訟

氐羌　氐本西南夷種羌者氐中牧羊人也故字從羊篆文云氐亦羊稱也蓋羝之省文按四夷稱號多獸名如白馬羝牛參狼白狼各爲種類又如羯胡亦從羊北狄犬戎獯粥猓夷玁狁猫羌氐獽狆狢猺獞俚猓猓夷皆從犬獩貊翟獂皆從豸蠻蜑皆從虫各有取義云 粥音育狢音郝獠音老獩音穢貊音陌蜑音但

且渠 且音苴渠音居　匈奴官號位在當戶下後以爲姓漢書作沮渠

龍城　漢書作龍城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

蹛林　地名也

軋 音扎　謂輾轢其骨節若今夾踝者此匈奴刑法有罪者軋、

渾庾　一作渾窳匈奴北有渾窳國 窳音庾

樓蘭烏孫呼揭　樓蘭一作樓湟即鄯善國烏孫呼揭皆在瓜州西北

稽粥　冒頓子名

穹廬　旃帳也匈奴父子同穹廬而卧

於單 單音丹　單臣單于太子名也

自次王　自次者尊重亞於單于也

焉支　一作燕支一作刪丹在甘州

祭天金人　胡作金人以爲天主也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祁連山　一名天山一名白山

翰海　北海名一云翰爲羽也翰海自一大澤名郡烏孵羽伏乳於此故名

令居　肱靁　令居國名肱靁地名

呴犁湖　右賢王名後亦爲單于

盧眴　一作盧眴匈奴地名也一名山名

涿涂 涂音卽　一作涿邪匈奴山名

余吾 吾音牙　一作斜吾匈奴水名

南越傳

南越武帝　尉陀自立爲南越武王又自尊爲南越武帝乃佗自稱號非謚也

西甌駱　卽交趾九眞諸郡地謂之祼國

蒼梧秦王　趙光自號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東越傳

東冶　東甌　東冶卽今侯官地東海王搖都東甌卽今永嘉地

禦兒　卽嘉善縣語兒鄉

繚嫈 嫈音罃　福爲繚嫈侯福乃成陽共王子名

朝鮮傳

朝鮮王滿 朝音潮鮮音仙　國有汕水汕鮮同音故名朝鮮王滿者國王名滿姓衞氏燕人也

浿水 浿音派又音沛　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西入海

西南夷傳

同師　楪榆　邑名也漢書作桐師葉榆

徙筰都 徙音斯筰音昨　自嶲以東北徙筰都最大徙在嘉定境筰都在雅州境

冉駹　地名自徙以東北駹最大

邛竹杖　邛山名邛縣之竹節高中實可爲杖

頭蘭　卽且蘭嘗隔滇道者

大宛傳

大宛 宛音婉又音鴛　卽䆠都沙那國一名蘇對沙那國

扜罙 扜音汙罙音弥　漢紀作拘弥

于寘 寘音田又音殿　漢書作于闐

鹽澤　一名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穿蘭其水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

奄蔡　黎軒　奄蔡一名闔蘇在康居西北黎軒一作黎鞬在海西

藍市　大月氏都城名本大夏國地月氏一作月支卽今甘州後魏張掖郡也漢書作監氏

身毒 身音捐毒音篤　卽天竺一名印度

姑師　卽車師姑車聲相近

毋寡 毋音無　昧蔡 昧音末蔡音撒　毋寡大宛王名昧蔡宛將貴人名漢殺毋寡立昧蔡爲宛王

○前漢書

匈奴傳

撐黎孤塗單于　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言其爲天子象天廣大單于然也

詹師廬　烏維單于之子名也詹史記作烏

夫羊句山狹　夫羊地名句山山名狹隘也

速邪烏燕然山　速邪烏地名燕然山在其中

蒲離候水　蒲離地名候水水名

烏員候山　烏員地名候山山名

西嗕　嗕匈奴種也在西方故曰西嗕

奧鞬　匈奴官號

呼速累（累音犂）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速累烏厲溫敦皆率衆降漢呼速累官號也烏厲姓屈溫敦其父子名

徑路刀金留犁　徑路寶刀名留犁飯匙也漢遣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盟約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共飲血盟

王牆　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牆當作嬙齊國王穰女

寧胡閼氏　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曰伊屠智牙師寧胡者言胡得安寧也

居次（次同涎或作次非）　呼韓邪單于死子雕陶莫皐立號復株絫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匈奴稱居次猶華言公主也須卜當于二姓皆匈奴貴族長女名云爲須卜妻小女爲當于妻皆稱居次也

五單于爭立　呼揭王自立號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號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號烏藉單于及握衍朐鞮單于呼韓邪單于凡五單于互爭也

於粟置支侯　匈奴賤官之號

恭奴善于　王莽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爲恭奴謂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曲聽之

若鞮　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歸漢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單于之號皆稱若鞮

西南夷傳

勞深靡莫　史記作勞浸靡莫卽靡非也勞浸在蜀南靡非在姚州北

廉頭姑繒　二邑名皆西南夷種在益州

鉤町侯亡波　亡波捕虜有功立爲鉤町王亡波其名

也

西域傳

婼羌　去胡來　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胡來者言離去胡戎來就漢也

浩亹 浩音蛤 亹音門　浩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若門也其俗稱閤門河

嘗歸　樓蘭王名又作安歸

烏秅　烏秅讀如鷃拏急言之聲耳非正音也

罽賓流離 罽音計 又音猘　流離一作琉璃有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

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堅非眞物也

桃拔　一名符拔形似鹿長尾出烏弋山離國或云一角者爲天祿兩角者爲辟邪

五翖侯 翖與翕字同　大月氏國所屬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二曰雙靡翖侯三曰貴霜翖侯四曰肹頓翖侯五曰高附翖侯

五小王　康居國有五小王一曰蘇䪥王二曰附墨王三曰窳匿王四曰罽王五曰奧鞬王

大昆弥　烏孫大昆弥居赤谷城其先烏孫王曰昆莫昆莫之孫曰岑陬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者王號也名獵驕靡其稱昆弥者昆取昆莫之義弥取驕靡之義靡弥聲相近烏孫呼靡爲弥其後遂以昆弥爲王號

○後漢書

東夷傳

以六畜名官　東夷謂官爲加扶餘國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等職

迎鼓　扶餘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酒歌舞名曰迎鼓

東盟　高句驪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

大加小加　高句驪置官以古鄒主簿優台等職爲大加職卑者爲小加古鄒掌賓客之官如中國鴻臚也大加着幘小加着折風折風之制如弁

舞天　濊貊與句驪同種以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曰舞天

三韓屬國　一曰馬韓屬五十四國二曰辰韓三曰拜韓各屬十有二國凡七十八國地廣四千餘里

天君　三韓國邑十月農功畢祭鬼神晝夜酒會歌舞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

蘇塗　三韓國邑各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名曰蘇塗或即浮屠之義

辰韓秦語　辰韓自言秦人避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以居其稱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又名爲秦韓

辰韓官號　辰韓渠帥大者號曰臣智次曰儉側次曰樊秖次曰殺奚次曰邑借

邪馬臺　倭王居邪馬臺一作邪馬堆音訛也

持衰　倭渡海令一人不櫛木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疾病遭害以爲持

衰不謹便共殺之

南蠻傳

精夫　姎徒　蠻夷稱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姎徒精夫强健之號姎我也徒黨類也猶言朋輩也

里君　里者蠻之別種今呼俚人是也

倓錢　倓一作賧蠻夷贖罪貨也

西南夷傳

竹王　夜郎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後稱竹王

牂柯　繫船杙也一作牂牁一作戕牁

九隆　哀牢夷謂背爲九謂坐爲隆

邛籠　冉駹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名爲邛籠今彼土人又呼爲碉

西羌傳

無弋爰劍　羌人謂奴爲無弋秦厲公拘執爰劍以爲奴隸爰劍後得亡歸立爲酋長羌人以爰劍嘗爲奴隸因名爲無弋爰劍

彡姐彡音纖姐音紫　元帝時彡姐等種寇隴西彡姐羌夷研種別部

允街允音鈆街音魚　允吾吾音牙　允街允吾皆屬金城郡

西域傳

西夜　子合　西夜國一名漂沙子合國居呼犍谷此二國各有王前漢書云西夜國即子合國恐誤

氀毼　天竺出氀毼埤蒼云毛席也

阿蘭聊　即奄蔡國

南匈奴傳

鞮單于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南單于名比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南單于比以後直稱鞮即若鞮之義省文也

虛連題　單于姓虛連題氏前漢書云姓孿鞮氏與此不同葢孿連聲相近語音轉訛也

温禺鞮　漸將　匈奴官號有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漸將王

烏桓傳

烏桓　山名匈奴保依烏桓山因爲號三國志作烏丸

雍狂　地名東胡謂蝮蛇爲雍狂其地多蝮蛇

鮮卑傳

鮮卑　山名東胡支部别居鮮卑山因以爲號

檀石槐　東胡謂雹爲檀石槐鮮卑投鹿侯妻嘗聞雷

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孕十月而産子因名爲檀石槐及長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推爲大人立庭于彈汗山歠仇水上

三國志

烏丸傳

峭王　烏桓謂高爲峭峭王單于王名

東夷傳

卜牛蹄　扶餘有軍事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

幘溝漊　句麗謂城爲溝漊城爲衣幘而設故名幘溝

漊

古雛加　句麗大官之號王族大人皆得稱古雛加雛又作鄒

桴京　句麗謂小倉爲桴京國中邑落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曰桴京

位宫　句麗謂相似爲位王之祖名宫其子生時能開目視人今王生子墮地亦開目視人故名位宫

責禍　濊與句麗同種其邑落相侵犯輙相罰生口牛馬名曰責禍責罰也禍災也罰其人畜以贖罪災也

卑狗　卑奴母離　噫　倭人號大官曰卑狗其副曰

卑奴母離下戸與大人相逢道路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恭敬應聲曰噫不敢仰視噫者然諾之義也

○晉書

四夷傳

雒常　肅愼一名挹婁有樹名曰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阿干　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兄作阿干之歌

魚刀　鯉魚化爲鐵冶以爲刀

屠各 屠音諸　北狄匈奴入居塞上凡十九種部落不雜而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

匈奴官號　匈奴置官有賢王奕蠡王於陸王漸尚王朔方王獨鹿王顯祿王安樂王各有左右凡十六等皆單于子弟爲之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居之其四姓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最貴世爲左右日逐王以輔相單于卜氏世爲左右沮渠蘭氏世爲左右當戶喬氏世爲左右都侯又有車陽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漢書匈奴四姓有上林氏無于氏

載記

劉淵　漢高祖以宗室女妻冒頓約爲兄弟其子孫冒姓劉氏劉淵字元海

劉聰字玄明　石勒字世龍　慕容廆字奕洛　苻洪字廣世　苻堅字永固　並人名

賨人　秦置黔中郡薄其賦歛每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故謂之賨人

紇干　老父養子自以有所憑賴名之曰紇干紇干猶言依倚

託鐸莫何　神人之稱也

禿髮　烏孤河西鮮卑人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以爲氏

赫連　鐵伐　勃勃字屈孑劉元海族子僭位改姓曰赫連氏勃勃曰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故以鐵伐爲氏又魏書云劉虎第三子名衞辰衞辰第三子名勃勃魏太宗更其名曰屈孑屈孑者華言卑下也

○宋書

索虜傳

索頭　虜姓託跋氏漢李陵之後以索辮髮而披之故稱索頭

郤霜　魏主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名郤霜

芮芮　匈奴別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

吐谷渾傳

阿柴　西北夷雜種之稱猶言野虜也

夷蠻傳

夷王名　元嘉中西南夷奉表獻方物其夷王名曰持黎跋摩（扶南國）曰堅鎧（訶羅陀國）曰毗沙跋摩（呵羅單國）曰舍利婆羅跋摩（婆皇國）曰舍利不陵伽跋摩（婆達國不音胣）曰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闍婆達國）曰舍利摩訶南（師子國）曰月愛（天竺迦毗黎國）曰那鄰那羅跋摩（蘇摩黎國）曰釋婆羅那鄰（斤陁利國）

按諸國表文有稱揚州聖王者有稱常勝天子陛下者有稱大吉天子足下者有稱宋國大主大吉天子

者有稱大宋明主者竊謂此或中國奸人竄入夷國假佛語以媚宋主索賞賚耳

五谿蠻　武陵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諸蠻謂之五谿蠻

五水蠻　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諸蠻謂之五水蠻

柴蠻　蠻人依山柵木聚眾以居謂之柴猶言寨也

百頃　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爲號駒孫名千萬魏拜爲百頃氏王

○南齊書

魏虜傳

祠天壇木人　築祠天壇立木人四十有九歲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祀天盛陳鹵簿壇邊奔馳奏伎爲樂

眞　魏俗稱諸役爲眞內左右曰直眞外左右曰烏矮眞曹局文書吏曰比德眞擔衣人曰樸大眞帶仗人曰胡洛眞通事人曰乞萬眞守門人曰可薄眞臺使葉役賤人曰拂竹眞諸州乘驛人曰咸眞殺人者曰契害眞主出受辭人者曰折潰眞貴人作食者曰附眞飲食廚曰阿眞

俟懃地何　莫堤　郁若　俟懃地何者華言尚書也莫堤者華言刺史也郁若者華言二千石也

比官通虜　華言驛傳也

剷泥　厭勝　魏初宮門猶不知爲重樓並設剷泥剷泥者塑金剛力士神像也胡俗尙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號爲厭勝取鎮伏之義

蹋壇　繞天　魏主南郊與公卿二十餘騎戎服遶壇魏主一周公卿七匝名曰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祀天魏主又繞三匝公卿七匝名曰繞天

百子帳　以繩相交絡木枝張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謂之百子帳祭天宴息于此

改元姓　魏主恥言李陵之後甚諱之至魏主宏徙都洛陽乃改姓元氏

蠻夷傳

揚邁　林邑王范揚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籍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呼爲揚邁故以爲名揚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揚邁梁書作陽邁

河南虜傳

貲虜　河南虜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涼州界雜種數千人匈奴謂奴婢爲貲故號貲虜

○梁書

諸夷傳
吉貝　林邑有吉貝樹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以
作布潔白如紵亦染五色織爲斑布名曰吉貝
干闌　林邑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
干漫　林邑男女以横幅吉貝繞腰以下名曰干漫亦
曰都縵
震旦　盤盤國使遣奉表稱梁主爲揚州閻浮提震旦
天子閻浮提釋典譯爲勝金州震旦者謂日初出耀
乎東方也一作眞旦又作眞丹
固麻　檐魯　百濟王號所居城曰固麻謂諸邑曰檐

魯猶華言郡縣也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
分據之
健牟羅　啄評　邑勒　新羅本辰韓種一曰新盧一
曰斯羅國語呼城曰健牟羅其邑之在內者曰啄評
在外者曰邑勒亦猶華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
二邑勒唐書啄作喙
早支　新羅以早支爲官號有子賁早支齊早支謁早
支壹告早支奇貝早支
尉解　柯半　洗　新羅謂襦爲尉解袴爲柯半靴爲
洗

伊支馬　弥馬獲支　奴往鞮　倭國稱大官曰伊支
馬次曰弥馬獲支又次曰奴往鞮
白疊子　高昌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
子國人取以織布軟潔可愛
突何　鄧至羌別種也在西涼州界其俗呼帽曰突何
○陳書
夷國傳
酒樹　頓遜國有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
成酒國人呼其樹曰酒樹
長頸王　毘騫國去扶國八千里其王身長丈二頭長

三尺南方號爲長頸王其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
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王常樓居不血食不
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莫知其年
多羅　夷語謂盤盂爲多羅也
○南史
夷貊傳
佛髮　武帝改造佛塔舊塔下出舍利及佛爪髮髮青
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
蠡即螺字
坩貝羅　婆利國有石名曰坩貝羅初採柔軟及刻削

爲物形暴乾之堅硬如天成

茂論　中天竺國稱其王爲茂論

山鼠　倭國有獸名山鼠其形如牛又有大蛇呑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則蛇死

扶桑木　扶桑國在中國東二萬餘里彼土有扶桑木因名國扶桑葉似銅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其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亦以爲錦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

乙祁　扶桑國稱其王爲乙祁其貴人有三等一曰對盧二曰小對盧三曰納吐沙

巽獸　滑國有兩脚駱駝野驢有角

術致風雪　蠕蠕國能以術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戰敗莫能追及或于中國爲之則不能蓋以地暖云

○魏書

序紀

托跋　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故號托跋氏

推寅寅音移　托跋氏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部衆稱二帝曰推寅蓋取鑽研之義

高祖紀

閉房記　大和九年詔曰圖讖之興起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閉房記如俗稱推背圖之類

庫莫奚名馬　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

孝莊紀

嚈噠　嚈噠國獻師子嚈噠本虜複姓因爲國號後訛爲悒怛

列傳

源賀　傉檀子破羌奔魏世祖賜姓源更名賀

鐵弗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也北俗謂胡父鮮卑毋者爲鐵弗因以爲號一云鐵弗即鐵伐音訛轉耳虎一名烏路孤

莫賀郎　華言父也

恪尊　吐谷渾後裔曰夸品自號爲可汗號其妻爲恪尊

羊刺　高昌有羊刺草草上生蜜而味甚佳又本草云胡人呼刺蜜爲給敦羅

阿暮　阿段　阿夷　阿等　獠者南蠻之別種居山

谷無氏族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次第稱謂也

娵隅 附錄 蠻名魚爲娵隅郝隆作詩曰娵隅躍清池

鬼鼓 獠俗畏鬼神尙淫祠殺人有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于竹而乾之號曰鬼鼓舞祀以求福

白龍堆 鄯善國都扞泥城城北土阜十數名爲白龍堆其堆蜿蜒如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形相似

臭膏川 龜茲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數里入地如餅餬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復生病人服之皆愈

疏勒袈裟 高宗末年疏勒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長二丈餘高宗云果是佛衣應有靈異置猛火上燒之經日不然

石流黃 悅般國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國南界有火山山旁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卽石流黃也

小牙 波斯國都宿利城古條支國也國內有小牙十餘所小牙猶言離宮也每年四月王出遊處之七月乃還

波斯稱謂 國人稱王爲醫囋稱王之妃爲防步率稱王之諸子爲殺野

波斯官職 大官曰模胡壇掌國內獄訟曰泥忽汗掌庫藏曰開禁地早掌文書及眾務其次曰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曰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各有屬官分理之

懸度 阿鉤羌種也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餘里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名懸度

郁九閭 蠕蠕姓郁久閭氏初神元時有掠騎得一奴

奴髮齊眉不知姓名其主呼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子孫因以爲姓木骨閭子車鹿會始有部眾自號柔然世祖改其號爲蠕蠕後周書稱茹茹

丘豆伐 藹苦蓋 牟汗紇升蓋 敕連 處 羅步眞 伏古敦 候伏代庫者 他汗 豆羅伏跋豆伐弥偶可社句 蠕蠕社崙攻并小國始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者華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匈奴單于也社崙死弟斛律立號藹苦蓋可汗華言姿質美好也斛律爲兄之子步鹿眞所執社崙季父僕渾之子

大檀殺步鹿眞而自立號弁汗紇升蓋可汗華言勝

制也大檀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華言神聖也吳

提死子吐賀眞立號處可汗華言唯也吐賀眞死子

予成立號受羅步眞可汗華言惠也予成死子豆崙

立號伏古敦可汗華言恆也豆崙殘暴國人殺之立

豆崙叔父那蓋號侯伏代庫者可汗華言悅樂也那

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華言緖也伏圖爲高車

王弥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華

言彰制也醜奴爲大臣所殺其兄婆羅門立號弥偶

可社句可汗華言安靜也

候婁匐勒　候倍　高車之族十二部惟副伏羅部最

强盛其酋長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各領衆十餘萬

自立爲王國人稱阿伏至羅曰候婁匐勒華言大天

子也稱窮奇曰候倍華言儲王也

官氏志

鳧鴨　白鷺　魏初官制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

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

之鳧鴨取往迴迅速也以伺察者爲候官謂之白鷺

取其延頸遠望也餘官之義皆類此

烏丸　騏驎官　諸人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

多少稱酋庶長分爲南北二部各設大人統之其宿

直殿省者謂之騏驎官

釋老志

浮屠　一曰浮圖正號曰佛陀胡音訛也華言譯爲淨

覺

沙門比丘僧　息心修淨謂之沙門又曰桑門沙桑聲

相近行乞自給謂之比丘總謂之僧也僧譯爲和命

衆

涅槃　舍利　塔　釋迦佛四十九歲涅槃譯爲滅度

佛既涅槃以香火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

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佛弟子收舍

利置建宫宇謂之塔塔者猶華言宗廟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三字姓什其名也姚興尊信稱爲

國師按晉書載記呂光有道士句摩羅者婆又云耆

婆卽什之別名也句音勾勾摩羅蓋鳩摩羅之訛耳

天竺稱佛弟子爲道士

○北齊書

武成紀

蝚蝎　大寧二年蝚蝎遣使朝貢蝚蝎卽蝚蝚蝎胡也

列傳

破六韓　破六韓常字保年匈奴單于之後初匈奴右
谷蠡王潘六奚沒于魏子孫以潘六奚為氏領部落
後人訛呼為破六韓云常其名也

○後周書

文帝紀

宇文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其先居朔野有葛烏菟
者總領鮮卑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後有普回者因狩
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授
其俗謂天為宇謂君為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

磨敦　宇文氏稱母為磨敦

拔也惡蚳　拔也復姓其先與斛律同祖為拔也部後
以為氏惡蚳其名為太祖鎮南秦州

明帝紀

統萬突　明帝太祖長子小名統萬突母姚夫人生帝
于統萬城因以名焉突語助辭

列傳

豆盧　豆盧寧字永安徒何人其先姓慕容乃前燕庶
之支庶也寧高祖慕容勝降于魏授長樂郡守魏人
謂歸義為豆盧乃賜姓豆盧氏

賀若　賀若敦代人先世降于魏魏人謂忠正為賀若
乃命敦以賀若為氏

若干　若干惠字惠保武川人其先與魏並起以國為
姓

厙狄　厙狄峙其先姓段氏徒何段匹磾之裔也峙避
難改厙狄氏

異域傳

高麗官司　大官曰大對盧次曰太大兄曰大兄曰小
兄曰意俟奢曰太大使者曰大使者曰小使者曰褥
奢曰翳屬曰仙人曰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

骨蘇　高麗呼冠曰骨蘇以紫羅為之雜以金銀為飾

其有官品者插二鳥羽以顯異之

鞬吉支　於陸　百濟夫餘之別種一名於羅瑕其主
號鞬吉支猶華言王也妻號於陸猶華言妃也

百濟官品　左平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
扞率五品奈率六品將德七品施德八品固德九品
季德十品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武督十三品佐
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各有部司分掌
眾務又內官有穀部馬部刀部藥部等凡十二部外
官有點口部客部綱部等凡十部

突厥　匈奴別種姓阿史那氏其先世部族為鄰國所

滅遺一兒十歲刖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狼負至高昌國山穴中生十男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阿史那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土門（土音徒門音瞞） 可賀敦 土門突厥之裔部眾稍盛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可賀敦者華言夫人也

突厥世官 突厥置官大者曰葉護次曰設次曰特勒次曰俟利發次曰吐屯發自此以下至于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

附離 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衞之士號爲附離附離者華言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

勃登凝黎 突厥可汗之地有都斤山其山高峻上無草木其俗呼爲勃登凝黎猶華言地神也

高昌官司 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國宰相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曰交河公一曰田地公有左右衞次有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部禮部民部兵部八長史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又十六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

○隋書

文帝紀

普六茹 揜于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名堅父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普六茹宇文部之貴族也後周書云楊忠小名奴奴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地謂猛獸爲揜于因命忠揜于爲字

東夷傳

苗氏 百濟八大姓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唐書苗作苩編海云苩音葩百濟姓也足知苗字誤

于 新羅官十七等其一曰伊罰于貴如相國次伊尺于次迎于次破弥于次大阿尺于次阿尺于次乙吉于次沙咄于次及伏于次大奈摩于次奈摩于次大舍于次小舍于次吉上于次大烏于次小烏于次造位于梁書新羅官號早支此稱于者夷音轉也

大莫弗瞞咄 靺鞨各部渠帥之號

可老羊 多拔茶 流求居海島中王姓歡斯氏名渴

利兜國人呼其王爲可老羊華言土也妻號多拔茶華言妃也

烏了帥　流求諸洞有小王往往有村各村長皆號烏了帥以善戰者爲之其俗謂善戰爲烏了

阿輩雞弥　倭王姓阿每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弥王妻號雞弥太子稱利歌弥多弗利

軍尼　伊尼翼　倭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邑令也每八十戶置一伊尼翼猶中國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

南蠻傳

西那婆帝　薩婆地歌　林邑二尊官也比中國左右丞相各有屬官三等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其外官二百餘部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輸猶華言令丞也

赤土　在南海中所都土色多赤因以名國置官薩陀迦羅一人拏達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理城事

利利質多斯羅　眞臘在林邑西南王姓刹利氏名曰質多斯羅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

眞臘樹名　眞臘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如冬瓜有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有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有田婆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有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且大實似李

陵伽鉢婆　眞臘山名在都城外有神祠其神號婆多利國人嚴祀之

護濫那婆　婆利國王名也姓刹利邪迦氏其大臣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

西域傳

阿脩羅神　烏卜　女國在葱嶺南以女爲王故名女國葱嶺以葱多得名女國俗祀阿脩羅神阿脩羅譯爲非天神也又有樹神歲初祭畢入山祀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凶災謂之烏卜

攝圖更號　稱臣　突厥攝圖統領東面之時號爾伏可汗其後國人以攝圖爲賢迎立爲國主更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其致書云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高祖報書云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

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乙利卽伊利沙鉢略卽始
波羅聲之轉也隋遣大臣虞慶則往諭沙鉢略稱臣
沙鉢略問其屬曰何名爲臣對曰隋國稱臣猶此稱
奴丁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

○北史

四夷傳

朱蒙　東夷謂善射爲朱蒙昔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
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復逐遂有孕生一
卵大如五斗母置暖處破出一男及長善射雖一矢
殪獸甚多故名朱蒙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道

遇大水得魚鼈成橋以渡遂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
句麗以高爲氏

東明　仇台　初索離國王出行有侍兒在國懷娠王
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雞子來降故有
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
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
善射王忌之東明逃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成橋
遂得渡至夫餘而居漸得百家故號曰百濟其後有
仇台者始立國于帶方故地遂爲强國帶方漢郡名
也按高麗百濟二國祖其生詭異又皆魚鼈成橋濟
難成夷人設此誑語以欺中國

勿吉從太山　勿吉國卽靺鞨國其國南有從太山唐書作從大　從太華言大白也國人敬畏之不得山上溲汙
凡行經山者欲溲則以器盛去山有猛獸不害人人
亦不敢殺

奚五部　奚本庫莫奚唐書作庫眞奚其先東胡宇文
別種爲慕容晃所破遺種竄匿松漠間魏末種類漸
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
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隋時去庫
莫號曰奚

室韋五部　室韋一作失韋東魏時分爲五部曰南室
韋北室韋鉢室韋大室韋深末怛室韋深末怛水名
也其後南室韋分爲二十五部北室韋分爲九部

餘莫弗瞞咄　南室韋二十五部各酋長之號

乙引莫賀咄　莫何弗　北室韋九部各酋長號乙引
莫賀咄每部又置莫何三人以佐之

青海驄　青海之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
山上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駒曰龍種吐谷渾嘗
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號青海驄

爇風　且末國在鄯善國西且末西北在流沙數百里

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害風將至惟老駝先知之卽埋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爲候卽將氈擁鼻口其風迅速須臾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異鳥　伏盧尼國在波斯國北累石爲城城東大河有鳥其形似人或似橐駝牛馬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卽死

雀離佛圖　乾陁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號乾陁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號爲雀離佛圖

○唐書 新書舊書稍異

高祖紀

莫賀咄設咄苾　頡利　突厥處羅可汗謀大舉入寇而卒立其弟莫賀咄設咄苾號頡利可汗突厥別部典兵者皆曰設猶華言軍官也莫賀咄乃其設之號咄苾其名也先爲部酋莫賀咄設今立爲可汗號頡利云

稽胡　上命皇太子伐稽胡卽步落稽也

太宗紀

鬱督軍　山名也眞珠毗伽可汗建牙於大漠鬱督軍山一作乙督軍山李勣傳又作烏德鞬山

天可汗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沙鉢羅　蘇失尼　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失尼部落蘇失尼執頡利來降沙鉢羅部設之號蘇失尼部落之名也

朱俱波　朱俱波遣使入貢朱俱波一作朱俱槃一作朱駒半一作朱駒波音轉也卽漢子合國

列傳

泉男生　姓泉名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之子也蓋蘇文一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改稱泉氏生男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中國謁者之職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進中裏位鎭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郡而弟男健知國政矯命殺男生子獻忠男生懼率衆內附授遼東大都督先人後用書作仙人位鎭大兄卽太大兄莫離支卽對盧大莫離支卽大對盧也

達率　風達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黑齒復姓常之爲百濟達率兼風達猶華言刺史也龍朔中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澤州刺史屢破吐蕃封燕國公

突厥傳

可敦　突厥妻號後周書作可賀敦

特勒　突厥子弟之號

葉護　突厥大臣曰葉護其次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

西突厥　土門伊利可汗之次子名室點蜜一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一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而有之號西突厥

吐蕃傳

鶻提勃悉野　吐蕃本西羌屬蓋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等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并諸羌據其地羌語鶻提轉爲吐蕃聲相近故其子孫號吐蕃而姓勃悉野氏悉一作窣或云南涼禿髮烏孫之後吐蕃禿髮之訛也

替普　蒙末（木音昧）　羌人謂彊雄爲替謂丈夫爲普故吐蕃號君長曰替普號替普之妻曰蒙末

尚論掣逋突瞿　吐蕃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有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內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內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波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尙論掣逋突瞿

拂盧　吐蕃替普聯毳帳以居號大拂盧容數百人衞候甚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盧

回紇傳

藥羅葛　回紇姓也本鐵勒部種鐵勒部散處磧北凡十有五種其一曰袁紇亦號烏護又號烏紇至隋號韋紇臣于突厥大業中突厥攻鐵勒部責其財韋紇乃率僕骨同羅等種叛去自爲俟斤改號回紇唐開

元中回紇漸盛并胡咄葛等十一姓地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袁紇北史作表紇字誤

回鶻　建中五年回紇可汗上書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鳥也

黠戛斯　國在回紇西北即古堅昆地一曰居勿一曰結骨一曰紇扢斯蓋李陵之裔其君曰阿熱官有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人都督三人職使十人皆典兵長史十五人將軍達干無定員景龍中入朝乾元中回鶻攻破之以阿熱爲毗伽頓頡斤訛爲紇扢斯爲黠戛斯或曰回紇謂黃赤面爲

黠戛斯故以爲阿熱之號

注吾合素　注吾虜姓合素名也頡戛斯阿熱見回鶻稍衰即自稱可汗攻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使者送公主還朝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虜謂猛爲合左爲素合素者言其人猛武善左射故以爲名合素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冊阿熱爲英武誠明可汗

沙陀傳

處月　沙陀者西突厥別種處月種也西突厥大酋乙毗咄陸可汗居鏇曷山之西號北庭而處月等部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

突厥

北狄傳

契丹　東胡鮮卑種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爲幽州王雄所殺衆遂微逃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元魏時酋長自號契丹

室韋　契丹別種蓋丁零苗裔也韋其皮爲室故以爲號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攝管其部而附於突厥分爲二十餘部

黑水靺鞨　居古肅愼地一名挹婁元魏時號勿吉入唐分南北十六部落其酋長皆號大莫拂瞞咄

渤海國　本粟末靺鞨部種粟末水名即涑沫江也因居以爲號其酋姓大氏有名乞乞仲象者武后封爲震國公其子祚榮自號震國王肅宗寶慶元年詔以渤海爲國

可毒夫　渤海稱其王曰可毒夫又曰基王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王之命曰教

渤海官　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之上左右司政各一人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中正一人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又有少正一人其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小令文籍院有監有少監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一人大抵倣中國制度

五京　獨奏州　渤海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愼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濊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淥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桑府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

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又有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不屬府獨奏州者猶華言直隸州也

東夷傳

鴨淥　高麗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西與鹽難水合西南入于海淥一作綠

吐捽　高麗官曰吐捽一稱大對盧曰鬱折掌圖簿曰太大使者曰頭大兄秉國政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加凡十二級先人後周書作仙人

莫離支　葢蘇文自爲莫離支莫離支者猶華言兵部尙書中書令也

神隧　高麗多淫祠國左有大穴號曰神隧每歲十月王自祭之

佐平　百濟有内臣佐平宣納號令内頭佐平主帑聚内法佐平主禮衞士佐平典衞兵朝庭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

骨　新羅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分第一骨第二骨以爲別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大府尹凡十有七等

和白　新羅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爲和白有一人異議則止

本率　日本即倭奴在海島中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官十有二等咸亨三年王遣使賀平高麗使者言王姓阿每氏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更號天皇徙居大和城國近日所出故稱日本或云國王惡倭奴名而改耳日本乃海島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使者不以實告又妄誇其國方數千里云

西域傳

賓就　高翽黎　東女國一曰蘇伐剌拏瞿咀羅國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稱東以別之女王號賓就華言王也官曰高翽黎華言宰相也國以十一月爲歲首武后封其王爲歸昌王其後乃以男子爲王

阿摩支　疏勒一名佉沙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猶言可汗也居伽師城北史疏作踈

沙磧鼠　于闐漢書作于窴一曰瞿薩且那一曰渙那一曰屈丹北狄稱曰于遁諸胡稱曰豁且王居西山城國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群鼠爲從

摩伽陀　天竺漢身毒也一名摩伽陀地方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各有城邑數百南天竺濵海北天竺依雪山東天竺亦濵海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濵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皆置王舍衞王其一也開戸皆東嚮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剎利氏有文字善步歷學悉曇章等韻耳亥曰梵天法以欺人

褥特　鼠名貞觀十六年罽賓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嗅且尿瘡卽愈

柘羯　康國一曰薩末鞬一曰颯秣卽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初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分爲九姓皆以昭武爲氏不忘本也九姓其一爲安國卽元魏所謂忸蜜者大城四十小城千餘募勇健以爲柘羯柘羯者華言戰士也

吐火羅　挹怛 怛音姐 吐火羅一曰吐豁羅一曰覩貨邏卽元魏所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與挹怛雜處其酋號葉護神龍元年冊封其酋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先挹怛國本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擊大夏而居之大夏卽吐火羅也王姓𠷐噠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

駝鳥　永徽元年吐火羅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駝俗呼駝鳥

師子　居西南海島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國人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鶻莽　磨鄰一曰老勃薩其地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者波斯棗也

尋支　末祿以五月爲歲首國出尋支及顆葱尋支者大瓜也十人共食一瓜方可盡

南蠻傳

六詔　哀牢夷之後烏蠻別種也蠻謂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號爲六詔猶華言六王也六詔曰蒙巂詔曰越析詔曰浪穹詔曰邆賧詔曰施浪詔曰蒙舍詔

南詔　六詔惟蒙舍詔在其南故號南詔一曰鶴拓一曰龍尾一曰苴咩一曰陽劒時代居處不常故稱號有異姓蒙氏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

元　昶　南詔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華言朕也謂其下曰昶猶華言卿也爾也國人稱王母曰信麼一曰九麼稱王妃曰進武信麼

清平　爽　託　覽　羽儀　算　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以理國事猶中國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員外者猶華言試官也曰幕爽主兵曰琮爽主戶籍曰慈爽主禮曰罰爽主刑曰勸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館曰萬爽主財用曰引爽主客曰不爽主商買皆以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爽猶華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曰乞託主馬曰祿託主牛曰巨託主倉廩亦以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託猶華言部也曰爽酋曰弥勤曰勸齊掌賦稅曰兵獳司掌機蜜曰演習者大府主將也其副曰演覽曰繕裔者中府主將也其副曰繕覽曰澹酋者下府主將也其副曰澹覽曰幕撝者小府主將也其副曰幕覽覽猶華言丞也各府有陀酋有陀西如中國經歷等職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劒惟羽儀官佩劒以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于王所若出治軍壘則稱節度又有內算官佐王裁決外算官記王所決事以付六曹

賧　蠻謂州爲賧南詔有六節度二都督十賧六節度在王都之外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劒川曰柘東

曰麗水二都督曰會川曰通海十賧曰雲南賧曰白厓賧亦稱勃弄賧曰品澹賧曰邆川賧曰蒙舍賧曰大釐賧亦稱史賧田苴咩賧亦稱陽賧曰蒙秦賧曰矣和賧曰趙川賧

佉苴　羅苴子　南詔調發軍卒百家有總佐一人千家有治人官一人萬家有都督一人以邑落遠近分四軍正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者華言韋帶也又擇卿兵爲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羅苴者瞭望苴蠻也苴蠻在蘭蒼江西

貝覓　南詔以貝貿易貝大如指十六枚號爲一覓猶

一串一索之義
賧弓　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兩向而下直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賧弓
越賧驄　越賧之西多薦草産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馭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
鶖鶨　腧魚寸以胡瓜椒和之號爲鶖鶨
金波羅　南詔官自曹長以下皆帶金佉苴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波羅者華言虎波也
大和城　蠻謂山坡陀爲和開元時南詔皮邏閣逐河

蠻取大和其地大山故名大和皮邏閣入朝封臺登郡王賜名歸義又冊爲雲南王
贊普鍾　皮邏閣死子閣羅鳳立臣于吐蕃吐蕃以爲弟稱爲贊普鍾羌夷謂弟爲鍾也
蔓湊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國人稱爲蔓湊猶華言新君也
陽蒲逋　林邑國王姓范氏國人呼王爲陽蒲逋王妻爲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逋宰相爲婆漫地貞觀時王頭黎死子鎮龍立權臣弒鎮龍滅其宗范氏遂絶國人立頭黎女爲王女不能定國乃立頭黎姑子諸葛地爲王更號曰環王國
楊粟趨　盤盤國在南海曲王號楊粟趨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曰崑崙敦和曰崑崙敦諦索甘崑崙亦稱古竜聲相近外臣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
貪　盤盤有佛與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不飲酒不食肉俗呼道士爲貪
馬留人　環王南境有五銅柱漢馬援所立其地有西屠夷蓋援還時留不去者皆姓馬氏俗以漢人寓此故號馬留人

曷蜜多　駝牛豹　雩　室利佛逝國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國人稱其王曰曷蜜多地有橐駝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駝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甘美用以饋王
突羅朱閣婆　驃國卽古朱波國其王自號爲突羅朱閣婆國人稱之曰徒里拙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大臣曰摩訶思那其屬國十六鎭城九部落二百九十八名繁不載
奎伽陀　驃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名爲奎伽陀一曰足彈陀聲相近

夷曲名　西川節度使夷皐進夷中樂曲樂人分四部
曲名十有二皐以華言譯之更其名一曰沒馱弥更
名佛印驃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䳍莽第更名
讃婆羅花驃人以花爲衣服能潔其身也三曰答都
·更名白鴿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蘇謾底哩更名白
鶴游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乃來更名鬬羊
勝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岸強者勝驃人謂之乃來乃
來者勢勝也六曰弥思弥更名龍首獨琴謂一絃而
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掣覽詩更名禪
定謂離俗寂靜也八曰遏思畧更名甘蔗王謂佛敎

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桃臺更名孔雀王謂
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鵞不更名謂飛止必雙徒侶畢
會也十一曰嚨聰網摩更名宴樂謂宴會嘉樂也十
二曰屈那更名滌煩謂洗除俗慮以適情也其樂工
崑崙衣以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裓襔
兩爨　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
龍和城謂之西爨白蠻自弥鹿升蠻二川南至步頭
謂之東爨烏蠻
三王蠻　在淩蠻西蓋筰都夷白馬氏部種也楊劉郝
三姓世爲酋長襲封王故名

三濮　在雲南徼外曰文面濮曰赤口濮曰黑僰濮郎
漢書百濮之種
叛臣傳
軋犖山犖音洛又音爍　安祿山柳城胡也本姓康氏母阿史
德爲覡居突厥中無子禱于軋犖山軋犖山神虜所
謂鬬戰神者禱後有孕生子光照穹廬母以神所命
遂字曰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乃冒姓安
更名祿山
○五代史
唐本紀

朱邪　唐之先本號朱邪部蓋出于西突厥其後別自
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懿宗賜朱邪赤心姓名
李國昌
鵶兒　李國昌子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李鵶兒云其一
目眇又號獨眼龍
邈佶烈　明宗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生子曰邈佶烈克
用養爲子賜名嗣源
晉本紀
臬捩雞　高祖敬瑭亦出夷狄無姓氏其父名臬捩雞
至敬瑭始稱姓石氏不知所以得姓之由

漢本紀

操剌　高祖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晉高祖使往契丹耶律德光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操剌者猶言猛烈也

四夷附裔

沒里　五代之際契丹最盛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梟羅箇地名沒里者河也在鮮卑故地

世里　契丹所居橫帳地名

契丹八部　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

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内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

奚五部　奚本匈奴之別種分爲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

諸史夷語卷上終　同邑後學王承禧校刊

諸史夷語解義卷之下

○宋史　同邑後學王承禧校刊

外國傳

嵬理（嵬音摟）　元昊僭稱帝其俗謂愛惜爲嵬富貴爲理故元昊小字嵬理

山訛　夏人稱橫山羌人爲山訛凡苦戰皆倚之

兀卒　猶言吾祖也

甯令　元昊長子諒祚小子甯令哥夏人謂歡喜爲甯令

帳　抄　夏之境土廣二萬餘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爲丁卒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二人爲一抄負贍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兩抄

幕梁　織毛爲幕而以木爲架也

潑喜　夏人呼礮手爲潑喜以礮陡立橐駝鞍縱石如拳名旋風礮

撞命郎　得漢人勇者爲前鋒號曰撞命郎

殺鬼招魂　夷俗不恥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

炙勃焦　擗算　祝羊　聽弦聲　夏人信禨鬼有四

卜或炷艾灼羊髀骨以求兆號曰炙勃焦或擗竹于
地若揲蓍以求數號曰擗算或先夕焚香祝羊次晨
屠羊視腸胃通則利心有血則不利或以矢擊弦審
其聲知敵至之期幷兵交之勝負及六畜災祥五穀
凶稔

嚴公　高麗國王出令曰宣國人稱王曰嚴公稱后妃
曰宮主

八關齋　高麗城東有穴號爲歲神常以十月望日迎
祭謂之八關齋

阿羅和及拔附錄　占城國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

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時令巫祝之
曰阿羅和及拔華言放他託生也

落佶連　闍婆國在南海中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
事猶中國宰相也

闍婆稱謂　闍婆謂眞珠爲沒參蝦羅謂象牙爲家囉
謂香爲崑燉盧林謂犀爲低蜜

阮囊　勃泥國王坐繩牀若出卽以大布單坐其中衆
兵舁之以行名曰阮囊

注輦部落　注輦國在西南海隅有三十二部落王居
國之東而部落散處南北西三面其西十有二曰只

都尼曰施亞盧尼曰羅琶離曰鼊琶移布林曰琶布
林曰古檀布林曰蒲登故里娑輪曰岑本蹄揭蹄曰
闍黎池離曰那部尼曰遮古林曰亞里者林其南八
曰無雅加黎麻藍曰眉古黎苦低曰舍里尼曰蜜多
羅摩伽藍曰蒲登蒙伽林伽藍曰琶里琶離曰遊亞
林曰池蒙伽藍其北十有二曰撥囉耶曰無沒離曰
江林曰加里蒙伽藍曰漆結麻藍曰握折蒙伽藍曰
皮林伽藍曰浦稜和藍曰堡琶來曰田注離曰盧婆
囉曰迷蒙伽藍

尉　酋長之號

喎厮囉　論逋　般次　河州人謂佛爲喎謂兒子爲
厮囉故名曰喎厮囉論逋者華言宰相也大中祥符
八年厮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夏以自效其俗
謂貢獻爲般次

蠻夷傳

都誓主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北江蠻酋最大者
曰彭氏世有上中下溪三州又有龍賜等十七州總
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
州皆隸焉誓者猶華言統也

猺　山子附錄　蠻人不事賦役謂之猺人又云廣西

橫州人呼猺人爲山子

都老　蠻喜涯祀刻木爲契以財力相雄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扣鼓去則以釵遺主人有事相攻擊則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信服之

帚洞　撫水蠻保聚山險者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卽徙他處名曰帚洞

黎　般　逐跟痕附錄　黎峒卽唐瓊管地在大海南舊說蠻俗謂山嶺爲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海槎錄云深黎居婺嶺自婺嶺以北曰遐黎黎俗有酒米乾

肉衣布之屬不藏於家必擇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樹略加繚繞迴護厝置其中名曰般猶華言窖也雖村家叢雜亦不相混間有盜之者每犯輒獲法曰逐跟痕跟痕者足迹也

黎蠻種落　黎蠻十種曰山俊兩林蠻曰邛部川蠻曰風琶蠻曰保塞蠻曰三王蠻亦稱部落蠻曰西箐蠻曰淨浪蠻曰白蠻曰烏蠻曰阿宗蠻凡風琶兩林邛部皆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黎居延蔓不獨瓊管之地而已

提陀　麻欄　媚娘　入寮附錄　每村團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華言百姓也民居苫茅爲兩重棚謂之麻欄猶華言閣也民居麻欄之上其下畜牛豕酋豪有數妻皆稱媚娘洞宮婚姻汰侈壻來就親則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寮居半年而後歸

都鬼主　蠻俗尚鬼謂主祭者爲鬼主其酋長號都鬼主

蠻俗稱謂附錄　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幙邦人稱之曰土官蠻酋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經之曾殺人者謂之能也男丁受

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逋者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擘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詆則虛者出物謂之褁口田丁居峭巖重阜者大率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豨於鄰洞者謂之謁門款讎殺必欲相當欲解讎則備財物以和謂之倍頭㷭心戰敗而走者謂之上坡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

○遼史

太祖紀

姓耶律氏　契丹迭剌部始興之地曰世里譯以世里
爲耶律故國族皆以耶律爲姓
皇后蕭氏　耶律皇后本姓移剌石抹氏后兄子名蕭
翰者爲宣武軍節度使其妹復爲皇后故后族皆以
蕭爲姓
霞瀨益石烈　霞瀨益鄉名也契丹諸卿諸宮凡設官
治之者皆謂之石烈
彌里　鄉之小者
撻馬狘　扈從之稱或直稱撻馬無狘字
沙里　阿主沙里　沙里郎君也管率衆人之官阿主

祖父之稱也
夷离堇　統軍馬大官也會同初年改稱大王
集會堝　地名也
惕隱　典族屬之官即宗人府職
奚霫　本二國名遼中京地也
黑車子　室韋部族以其善製車帳故稱黑車子契丹
之先嘗遣人往學其藝焉
于越　貴官也不恆設其位在南北大王之上非有大
功德者不授
鷹軍　以鷹鷙名軍取捷速之義其飛龍軍鐵鷂軍之

類
嘔良改　地名也
阿點夷离的　阿點者貴也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稱
乣轄　乣軍名也轄者管束之義
夷离畢　即參知政事之職又云執政之官
射鬼箭　遼主凡親征服介胄祭其先祖則取死囚一
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其矢號射鬼箭以祓除不
祥及班師則射其所俘者其後遂以爲刑法之用
暴里　惡人也
大小鶻軍　二室韋軍號

神纛　纓槍之屬從者所執以旄牛尾爲之
龍眉宮　金齪　遼主取天梯蒙國別魯三山之勢于
葦淀射金齪箭以識之號爲龍眉宮神冊三年築都
城于其地即臨潢府也金齪箭名
嵴里　室韋部名
撻林　官名也後改爲僕射又改爲司空
舍利　契丹豪民巾頭裹腰者納牛駞十頭馬百匹乃
給官名曰舍利猶華言援例輸粟也後遂爲諸帳官
以郎君統之
阿盧朵里　一名阿魯敦貴顯之稱也遼國于越官兼

此名者惟曷魯一人耳
選底　主獄官
掌衮　官名掌遼輦部族戶籍等事奚六部亦有常衮
掌奚之部族
諲譔　渤海國王名
剋釋魯　剋官名也釋魯其人名遼有剋明剋臺哂之
類
阿魯古　阿里只　太祖及述律后受渤海諲譔降時
所乘二馬名也因以二馬賜諲譔夫婦卽命諲譔名
阿魯古其婦名阿里只

太宗紀
箭笴山（笴音幹）　胡損奚所居山名
柴冊　祭禮名積薪爲壇受羣臣玉冊禮畢燔柴祀天
阻午可汗所制
遙輦氏九帳　遙輦九可汗官名也
北剋南剋　掌軍官名猶中國北軍之職
祭麃鹿神　遼俗好射麃鹿每出獵必祭其神以祈多
獲
林牙　掌文翰官華言學士也其郡牧亦設林牙秖掌
簿書耳

瑟瑟禮　此祈雨射抑之儀遙輦蘇可汗所制
再生禮　遼俗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
遼王與太后皇后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又名覆誕
禮
神速姑　宗室人名能知蛇語者
蒲割額　公主名
三剋　統軍之官猶言三帥
詳穩　諸官府監治長官
梯里已　諸部下之官一云卽惕隱後陞司徒
達剌干　縣官也後陞副使

麻都不　縣官之佐後陞縣令
馬步　官名也達剌干陞此官
牙署　亦官名疑卽牙書石烈官也署書聲相近
世燭　遙輦帳侍中之官
敞史　官府之佐
思奴古　官名職與敞史相類
杓窊印　杓窊者鶩鳥之總稱也以爲印紐取疾速之
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
國舅帳剋　遼制有大國舅帳此云國舅帳剋者乃本

帳下掌兵之官也
拜奥禮　凡納后則選其族中尊者一人當奥而坐以
主其禮爲之奥始迎后者拜而致敬故曰拜奥禮
拜山禮　祀木葉山之儀
敞穩　諸帳下之官又名常衮蓋聲相近而訛
陷河冶　地名也本漢土垠縣有銀礦太祖募民立寨
以專採煉故立爲冶
合蘇衮　女直別部名也又作曷蘇館亦聲相近
高墩　遼制排班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

阿札割只皆墩官也
搭里舍　撒里乃　二地名
天祚紀
頭魚宴　遼主嘗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
鵝宴同頭鵝之說具後
射糧軍　射請也謂請乞糧者
忽兒珊　西域大將軍名
虎思　一作虎斯有力之稱也
葛兒罕　漠北君王之稱
訛莎烈　涯里謹　女古厎　落昆髓　起兒漫

惟撻新查剌　阿里軫斗　七地名
營衛志
瓦里　官府名也宮帳部皆設之凡宗室外戚大臣犯
罪者家屬沒入於此
抹里　亦官府名如閘撒狘拽剌皆抹里官也
算斡魯朵　算者華言心腹也斡魯朵者華言宮帳也
算斡魯朵太祖所置是爲弘義宮在臨潢府
國阿輦斡魯朵　國阿輦者收國也太宗所置是爲永
興宮初名孤穩斡魯朵在游古河側
耶魯盌斡魯朵　耶魯盌者華言興盛也世宗所置是

爲積慶宮在土河東
蒲速盌斡魯朵　蒲速盌者華言興隆也義與耶魯盌
同乃應天皇太后所置是爲長寧宮在高州
奪里本斡魯朵　奪里本者華言討平也穆宗所置是
爲延昌宮在糺里雅里山南
監母斡魯朵　監母者華言遺留也景宗所置是爲彰
愍宮在今魯河
孤穩斡魯朵　孤穩者華言王也承天太后所置是爲
崇德宮在土河東
女古斡魯朵　女古者華言金也聖宗所置是爲興聖

宮在女混活直
窩篤盌斡魯朶　窩篤盌者華言孳息也興宗所置是
爲延慶宮在高州西
阿思斡魯朶　阿思者華言寬大也道宗所置是爲太
和宮在好水濼阿思一作阿斯又作阿厮
阿魯盌斡魯朶　阿魯盌者華言輔佐也天祚帝所置
是爲永昌宮
赤寔得本斡魯朶　赤寔得本華言孝也孝文皇太弟
所置是爲敦睦宮
著帳郎君　初遥輦痕德菫可汗以備古只等之三族
害于越釋魯籍沒家屬入瓦里淳欽皇后宥之以爲
著帳郎君其後族戚世官犯罪者皆沒入屬焉
著帳戶　本諸斡魯朶析出及諸犯罪沒入者凡承應
小底司藏鷹坊湯藥尚飲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
及宮中親王祗從伶官之屬皆充之
捺鉢　四時皆有行在之所
東扒里厮胡損　奚部酋長名
墮瑰　奚酋胡損門名墮瑰太祖滅奚因其門名置爲
墮瑰部
兵衛志

捉馬　拘刷馬也
攔子軍　居先鋒前二十四里偵候敵人動靜者
弓子鋪　遼制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爲弓以爲圍
聚之所又諸國使者來道旁簽置木栰弓以充欄楯
皆謂之弓子
大帳皮室　太宗所置御帳親軍也
屬珊軍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
置之帳下爲屬珊葢比珊瑚之寶云
地理志
祖州　本遼右八部沒里地也太祖以高祖考皆生於
此故名祖州
勃突　遼國五代祖名也生于勃突山因以爲名
降聖州　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異獸十
二隨之中有黑兔入后懷中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
火光照室部衆異之後名其州爲降聖
野旅寅　野謂分野旅謂纏次寅者辰舍東北之位燕
分析木之津也
頭鵝　渤陰縣延芳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鶩所聚遼主
春獵衛士各持連錐鷹食刺鵝錐列水次上風擊鼓
驚鵝稍離水面遼主親放海東靑鶻擒之鵝墜恐鶻

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鶻得頭鵝者例賞銀絹契丹謂鴈爲鵝或曰鵝謂天鵝也草木子云海東青鶻之至俊者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自遼至元皆重之元制海東青能得頭鵝者朝官褒賞鈔五十錠

鄚頡　勃海國府名

百官志

北南院　太祖分命迭刺夷离堇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亦稱北面南面院北面治公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宰相樞密宣徽

林牙下至郎君諸衛皆分北南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离堇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謂之惕隱治宗族林牙脩文翰于越坐而論道象三公

石烈麻普　本名石烈達刺干

石烈辛衮　辛衮者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名也

彌里馬特本　彌里鄉名馬特本官名後陞辛衮者

麻普　訛稱麻都不縣官之副也陞達刺干

知聖旨頭子事　掌誥命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宮典兵官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黃皮室皆掌精兵者

廳房　工部也

梅里　貴戚官名也述律皇后族有愼思梅里婆古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瓦里司之官

先離撻覽　奚勃海等國官名也撻覽亦呼撻林音訛耳

禮志

祭東　遼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儀之官

旗鼓拽刺　拽刺官名也軍制有拽刺司此則掌旗鼓者

白馬青牛　遼俗相傳昔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繁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

熱節　四時雜禮名

九奚首　奚首者營帳之名

食羖之次　大行殯出羣臣以羖羊祭於路故名
瀎祭　瀎者詛敵也凡出以牝牡鹿各一祭祝之曰瀎
勘箭　車駕遠歸闔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
相合而後入宮
擔牀　擔者一人肩任牀者兩人以手共舁也擔同華
語牀乃北地語
攢隊　謂士卒攢簇各爲隊伍
方裀朵殿　凡御宴官卑地坐殿中方墩之上其不應
升殿者則賜坐左右朵殿
燒地拍　契丹謂田鼠爲地拍正旦日先以糯米和羊

髓而爲丸若拳大每帳賜四十九丸各于帳內窗中
擲丸于外得奇數者爲不祥則燒地拍鼠以禳之謂
之驚鬼
薰天　正月七日爲人日俗煎餠食于庭中謂之薰天
迺捏咿呪　華言正旦也契丹謂正爲迺謂旦爲捏咿
呪
忡里尀　契丹謂請爲忡里謂時爲尀三月一日中和
節國舅族蕭氏設宴以會國族耶律氏六月十八日
耶律氏亦宴蕭氏皆謂之忡里尀
陶里樺　契丹謂兔爲陶里謂射爲樺上巳日射兔之

節刻木爲兔分朋走馬射之謂之陶里樺先中者勝
討賽咿呪　端午節名契丹謂五爲討謂日爲賽咿呪
賽咿呪奢　契丹謂好爲奢七月十三日遼主於宮西
三十里迎節十六日復往西方隨行諸軍部落大噪
三聲以送節謂之賽咿呪奢者言日辰好也
捏褐耐　契丹謂犬爲捏褐謂首爲耐八月八日屠白
犬於寢帳前瘞之露其啄後七日中秋移牀帳其上
謂之捏褐耐言瘞犬首也
必里遲離　九月九日宴射登高以禳災也
戴辢　契丹謂燒爲戴謂甲爲辢十月朔以紙造衣甲

槍刀器械望祭木葉山焚之名曰戴辢
炒伍侕尀　契丹謂戰爲炒伍侕歲冬臘月遼主率北
南臣僚戎服夜坐宴畢賜甲仗羊馬謂之炒伍侕尀
言戰時也

樂志

卓帳　卓立也帳氈廬也
七旦　雅樂大樂皆有七聲謂之七旦一曰娑陁力旦
二曰雞識旦三曰沙識旦四曰沙侯加濫旦五曰沙
臘旦六曰般贍旦七曰侯利箑解旦

儀衛志

金叜 馬首飾也
賓里薛衮 祭服之冠行拜山禮則服之
鞊鞢 武官革帶名
扞腰 卽杜腰也以鵝頂鴨頭爲之
胡木鍪 木胄名也
鞬馬 馬不施鞍轡而乘者謂之鞬

食貨志

曷术部 契丹謂鐵爲曷术
云爲所 云爲卽營運之義

刑法志

鐘院 有怨者擊鐘以達于上猶怨鼓也
楚古 官名掌北面詔囚者

世表

莫弗紇 俟斤 諸部酋長之號紇一作賀俟斤突厥官名

皇子表

五石烈 卽五院非謂分院爲五也以五石烈爲一院耳
六爪 契丹謂百爲爪奚有六百家分爲六院名曰六爪

公主表

奧姑 凡婚宴之禮推女子可尊敬者坐于奧謂之奧姑

遊幸表

䑛鹹鹿 鹿性嗜鹹灑鹻于地以誘鹿射之也

后妃傳

可敦 忒里蹇 可敦突厥皇后之稱已見唐書突厥傳忒里蹇遼國皇后之稱也忒里蹇一作䏲里蹇
耨斡麼 遼國推尊皇后之辭其俗謂后土爲耨斡謂母爲麼蓋以皇后配皇土而爲國人母也麼一作麽

乙室 拔里 國舅帳二族名
青牛嫗 應天皇后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時有童謠云青牛嫗曾避路又契丹謂地祇爲青牛嫗

諸臣列傳

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謂蛇言穴旁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爲帶名爲龍錫金
撒剌 酒樽名
遙輦糺 遙輦帳下軍也如黃皮室糺之類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禿里同吐禿聲相近
匣列　契丹謂已去復來爲匣列韓延徽幽州人爲遼主所信任延徽自遼歸唐已復至遼遼主賜名匣列
寢殿小底　小底官名
雜丁黃　男幼爲黃年二十爲丁雜丁黃者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遙輦剋　遙輦帳下掌兵之官
榾柮犀　千歲蛇角也一名篤納犀
珠二琲　珠五百枚爲琲二琲珠千枚
題里司徒　題里官署之名

庢中　地名
堂印　六博采名
臨庫　以帛爲通歷共一庫之物盡數籍之曰臨庫

西夏國紀

廝　大奚婆附錄　西夏謂巫爲廝其俗病者不用醫藥惟召廝送鬼又蠻俗亦尙鬼信巫何氏餘冬錄序云雲南人呼巫師曰大奚婆一曰朵兮薄音之轉也與夏人稱謂不同

○金史

帝紀

納葛里　華言居室也女眞舊俗遷徙無常獻祖徙居海古水始築室有棟宇之制金人呼其地爲納葛里
僕鷲水　女眞謂惡瘡爲僕鷲昭祖經此地惡其名遂卒
活羅　女眞謂慈烏爲活羅北方慈烏狀如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有瘡則啄其脊閒肉食之牛馬輒死若飢不得食雖涉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活羅以詘之
盈歌　穆宗名南人稱爲揚割音訛也

地理志

按出虎　女眞舊土也在海古之地是爲上京女眞謂金爲按出虎以按出虎之水出于海古故號上京爲金源建國之義蓋取于此
曷撒罕酉　華言化成關在寧州
落孛魯　華言陷泉也在臨潢府天平山
曷里許　川名也更名金蓮川世宗曰蓮者連也取金枝玉葉相連之義
句赤勒　華言香泉也
吉甫魯彎　華言燕子城也
火唵　華言比羊城也

押恩尼要　華言狗濼也
涅里塞一　華言日月山也大定間更名抹白山
査剌合攀　華言居庸關也

禮志

麻達葛　山名也章宗生於此卽名爲麻達葛後更山名爲胡土白山建廟明昌四年封山神爲瑞聖公

兵制志

孛堇　華言部長也
猛安　華言千夫長也
謀克　華言百夫長也金始以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

爲猛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後收遼漢降卒遼人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兵無定數
蒲里衍　謀克之副也
阿里喜　士卒之副從者
乣軍 韻書無乣字疑是糺字　各部族軍名西北西南二路乣軍曰蘇謨典乣曰耶剌都乣曰骨典乣曰唐古乣曰霞馬乣曰木典乣曰萠骨乣曰咩乣曰胡都乣其諸路曰曷懶乣曰蒲與乣曰婆速乣曰恤頻乣曰移懶乣乣者蓋屯聚之名

合扎　女眞謂親軍爲合扎禁軍之制本於合扎謀克
抹　金初因遼諸抹而置郡牧抹之爲言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如迪河斡朶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郡牧所皆仍遼舊名
烏魯古　女眞謂慈息爲烏魯古大定七年置郡牧所二曰蒲速椀烏魯古甌里本烏魯古承安二年又更名蒲速椀爲板底因烏魯古甌里本爲烏鮮烏魯古

食貨志

杓欄 杓音標　金舊制隨處酒稅務皆設杓欄人以射糧軍隨朝差役者充之所榷稅錢謂之杓欄錢大定年

革

選舉志

犯選格　官曾犯公罪追公私罪解任及犯贓廉訪體察不堪臨民者謂之犯選格
外帳小底　一名不入寢殿小底大定年更名奉職
拽輦兒　奉輦之官
明敭 敭音所　求仕官吏部擬注面投謂之明敭
廝永　監務官廝損永課也

百官志

都勃極烈　金制官長皆稱勃極烈都勃極烈者總治

之官猶中國宰相也太祖以此職嗣位
諳版勃極烈　諳版尊大之稱官之顯且貴者太宗以
此職居守
國論忽魯勃極烈　國論華言貴也忽魯一作胡魯猶
總帥也此職次於諳版宰革統一部忽魯統數部
國論勃極烈　有左右職所謂國相也葢尊禮優崇得
自由者
忽魯勃極烈　統領官之稱
移賚勃極烈　職位第三女眞謂第三爲移賚
阿買勃極烈　治城邑之官

乙室勃極烈　迎迓之官
札失哈勃勃極烈　守官署之稱
昃勃極烈　知陰陽星歴之官
迭勃極烈　倅貳之職
諸乣詳穩　守邊戍官
習尼昆　各乣司吏掌差役諸事女眞謂知書史者爲
習尼昆
移里革　部落墟砦之首領
禿里　掌部落詞訟訪察違背事情
烏魯古提控　牧圉之官

掃穩脫朵　分掌諸獸者又名牛馬羣子
斡里朵　官府治事之所也
宗室表及后妃諸臣列傳姓氏可解者三十有一
具于左
完顏氏　烏古論氏　紇石烈氏　徒單氏
女奚烈氏　兀顏氏　蒲察氏　顏盞氏　温迪罕氏
石抹氏　奧屯氏　孛术魯氏　移剌氏　斡勤氏
納剌氏　夾谷氏　裴滿氏　尼忙古氏　斡准氏
阿典氏　阿里侃氏　温敦氏　吾魯氏　抹顏氏
都烈氏　散答氏　阿不哈氏　僕散氏　烏林答氏

术虎氏　古里甲氏
完顏華言王姬也烏古論商姓也紇石烈高姓也徒
單杜姓也女奚烈郎姓也兀顏朱姓也蒲察李姓也
顏盞張姓也温迪罕温姓也石抹蕭姓也奧屯曹姓
也孛术魯魯姓也移剌劉姓也斡勤石姓也納剌康
姓也夾谷仝姓也裴滿麻姓也尼忙古魚姓也斡准
趙姓也阿典雷姓也阿里侃何姓也温敦空姓也吾
魯惠姓也抹顏孟姓也都烈强姓也散答駱姓也阿
不哈田姓也僕散林姓也烏林答蔡姓也术虎董姓
也古里甲汪姓也

列傳名字或取天象或取山川或取物類或取形
色或取事情今書其可解者于左

烏魯　斡魯　注思版

三名皆福壽之稱初完顏部人謂始祖曰部有賢女六十未嫁願以相配始祖納之卽明懿皇后也生子二長曰烏魯卽德帝也次曰斡魯又生女一曰注思版國人以婦年六十後生子女咸異之故命以嘉名

阿古乃　保活里　始祖兄弟三人始祖名函普兄名阿古乃面有班文胡失門其後也弟曰保活里身軀短小石土門其後也女眞謂犬之有文者爲阿古乃謂侏儒爲保活里

迪古乃　五鵶忍　斡都拔　烏古出　女眞謂福來爲迪古乃光來爲五鵶忍昌大爲斡都拔凶惡爲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通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有福德子孫興旺可拜受之生則名之曰迪古乃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良馴長則殘忍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爲烏古出後果生二男二女如巫者言迪古乃卽景祖也又石土門之弟亦名迪古乃

習不失　烏古出次子名也封金源郡王習不失者華言酒醒也

阿离合懣　景祖第八子名也封隋國王阿离合懣者華言臂鷹鶻也

謾都訶　景祖第九子名也封鄭國公謾都訶者華言癡騃也

烏也　穆宗第五子名也授太師領三省事女眞謂第五爲烏也一作烏野

阿鄰　衛王阿魯子名也授太子太師封榮王阿鄰者華言山也又有完顏阿鄰爲招撫子

阿懶　燕國王撒改次子名也拜右丞相阿懶者華言坡陀也

答不也　習不失孫名也任都統答不也者華言芸田人也

賽里　亦習不失孫名也任左丞相兼都元帥賽里者華言安樂也

習失　一作習室保活里之裔習失者華言常川也

婆盧火　安帝五代孫名也任招討使進平章婆盧火

者華言槌也
闍母　世祖第十一子名太祖異母弟也封魯王闍母者華言釜也又完顏斜婆之孫亦名闍母
活女　節度使婁室子名也封隋國公活女者華言罐也
銀朮可　宗室子名也拜中書令封蜀王銀朮可者華言珠也又宗室子鄭王亦名銀朮可
拔里速　蜀王銀朮可季弟名也贈元帥左都監里一作離聲相近拔里速者華言角觝之戲也
習古乃　太祖功臣名也為東京都統習古乃者華言瘠人也

斡論　阿离合懣次子名也拜太尉斡論者華言生鐵也又蒲察氏亦有斡論為北京留守
謀良虎　康宗長子名也追封楚王謀良虎者華言無賴也又顯宗第七子溫王亦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烏林荅氏亦名謀良虎
按荅海　楚王謀良虎子名也封金源郡王按荅海者華言客也
桓端　謀良虎之孫蒲魯虎之子也任金吾衛上將軍桓端者華言松也又紇石烈氏亦有桓端簽樞密院事
胡剌　世宗完顏希尹孫名也任西北路招討使胡剌者華言竈突也又宗室荆王亦名胡剌又有紇石烈胡剌為節度使夾谷胡剌為武德將軍
粘沒曷　國相撒改長子名也漢人訛呼為粘罕拜大保尚書令封魯國王粘沒曷者華言心也又烏古論粘沒曷為駙馬都尉
斜哥　太保粘沒曷孫名也任勸農副使斜哥者華言貂鼠也
兀朮　太祖第四子名也領三省事封梁王一作斡啜

一作斡出聲相近兀朮者華言頭也
烏延蒲盧渾　龍虎衛上將軍孛古剌之子也拜開府儀同三司封豳國公蒲盧渾者華言布囊也又蒲察蒲盧渾封任國公
夾谷吾里補　暗土渾河人也任節度使封芮國公吾里補者華言蓄積也又烏延吾里補任龍虎衛上將軍
烏古論三合　宿河人簽樞密院女眞謂人有嚳者為三合又徒單合喜之孫亦名三合
敦溫兀帶　太師思忠從子名也拜參知政事刑部尚

原缺第三十葉

徒單益都　任延安總管益都者女眞次第之通稱
蒲察阿虎迭　駙馬都尉封葛國公女眞謂長子爲阿
虎迭
陀滿斜烈　咸平路猛安人也任保大軍節度使斜烈
者華言刀也又完顏斜烈爲安平都尉
完顏訛出虎　隆安府猛安人也任武寧軍節度使訛
出虎者華言寬容也
撒八　景祖之裔韓國公劾者之孫也拜銀青光祿大
夫撒八者華言迅速也
阿虎里　世祖之孫遼王斜也之子也襲猛安阿虎里

者華言松子也
隈可　康宗子名也授龍虎衞上將軍隈可者華言牙
也
阿里白　太祖之孫代王神土懣之子也授輔國上將
軍阿里白者華言以物與人而人已受物也
阿合　太祖孫名也同知定武軍節度使阿合者華言
奴僕也
阿里虎　太祖孫名也阿里虎者華言盃也
忒鄰　章宗子名也封葛王忒鄰者華言海也
骨赧赧音赧　景祖之裔銀青光祿大夫冶訶之子也任
天德軍節度使女眞謂季子爲骨赧
撒答　骨赧弟名也撒答者華言老壽也
裔謀罕　暮稜水人也嘗以姑里甸兵助臘醅反者爲
阿里合懣所敗裔謀罕者華言鳥卵也
忽里罕　一作活离罕太祖功臣之名至海陵時年已
百歲元英太子召見以所服佩刀賜之忽里罕者華
言羊羔也
孰輦　世宗子顯宗同母弟也封趙王孰輦者華言蓮
也
斜魯　亦顯宗同母弟也封越王女眞謂山之大而峻

者爲斜魯
移剌沙剌　一作沙里剌世襲猛安沙剌者華言衣襟
也
夾谷石里哥　上京路猛安人任安化軍節度使石里
哥者華言溲疾也
阿里孫　曷懶路猛安人也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
帥府事阿里孫者華言貌不揚也
石盞女魯歡　授元帥右都監女眞謂十六爲女魯歡
唐括阿里　上京率河人龍虎上將軍撻懶之子也拜
兵部尚書封道國公阿里者華言喜圍獵也

○元史

太祖紀

鐵木眞　太祖名也初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時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太祖而烈祖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志武功也

乞列思　皇弟別里古台掌乞列思事乞列思者華言禁外繫馬所也

哈敦　蒙古謂妻爲哈敦

汪罕　蒙古謂王爲汪罕

按答　太祖與汪罕盟稱爲按答按答者華言文物之友莫逆交也

布渾察兒　汪罕父子謀害太祖遣使者請飲布渾察兒布渾察兒者華言許親姻酒也

太宗紀

大札撒　太宗卽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頒大札撒大札撒者華言大法令也

定宗紀

拔都魯　詔蒙古人戶每百戶以一人充拔都魯拔都魯者華言親軍猛帥也

憲宗紀

蒙哥　憲宗睿宗施雷之長子母莊獻太后怯烈氏生憲宗時有黃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爲名蒙哥者華言長生也

世祖紀

奥魯　元主以總管府權太重宜立諸軍奥魯以分其任奥魯者華言佐貳也自後勸農等職皆設奥魯

達魯花赤　華言正官也凡監路府州縣皆設此職以蒙古人爲之赤助語辭達魯花者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取總括之義

天文志

咱禿哈剌吉（咱音讚又音撥）　華言渾天儀也

咱悉朔八台　華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

魯哈麻亦渺凹只　華言春秋分晷影堂也

魯哈麻亦木思塔餘　華言冬夏至晷影堂也

苦來亦撒麻　華言渾天圖也

苦來亦阿兒子　華言地理志也

兀速都兒剌不定　華言晝夜時刻之器也

統格落（附錄）　華言天也陸文顯菽園雜記云章庶子綸京師人善戲談嘗撰一事謂元世祖令華人皆胡服又令太學改塑先師孔子及羣賢之像皆辮髮椎

髻左衽子路不平愬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皆稱我曰天今彼呼我曰統格落只得應他今日是他時勢汝且忍耐必有一日復舊此即天定亦能勝人之意章公可謂善謔矣

地理志

火敦腦兒　河源在吐蕃朵思甘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登高山下瞰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華言星宿也腦兒者華言大澤也是爲星宿海

也孫斡論　華言九渡也

騰乞里塔　華言昆侖也

納鄰哈剌　華言細黃河也

吉利吉思　華言婚姻也初以中國女四十八與烏斯之男結婚後取此義以名其地

撼合納　地名華言布囊也地形口小腹巨有似布囊因以爲名

益蘭州　益蘭華言蛇也初州境壙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

輿服志

納石失　華言金錦衣也以渾金綫繡之草木子作納室失

質孫　華言一色服也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樂工衛士衛士皆有此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

怯綿里　華言翦絨也

寶里　服之有襴者有大紅桃紅紫翠藍綠諸色

襟子答忽　一名比肩即今所謂披肩披風氅衣也

答納都納石失　答納都者華言大珠也謂綴大珠於金錦

速不都納石失　速不都者華言小珠也謂綴小珠於金錦

速不金絲闌子　速夫者回回毛布之精者也

姑姑附錄　華言女冠也草木子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其次則帶皮帽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羅爲之蓋唐時金步搖之遺制猶今珠冠也

可貼　華言坐褥也

皂禿　華言旗纛也

外辦脾　制以象牙書蒙古字背書漢字塡以金

旗錡　扇錡　皆坐器也旗錡制十字木於下上四枝交拱罝竅於其上以樹旗也扇錡制如栀形小六木

拱於上而制作精於旗鎗並漆以朱今之交牀亦出
胡制便於馬上擕者
蘭　蒙古呼弩矢室曰蘭
速古兒赤　華言主服御者
答剌赤　華言主酒者
博兒赤　一作博爾赤華言主膳者
郃剌赤　華言主湩者
挈設　附錄　筵讌中之醴薦猶華言獻割也草木子云
元制筵席湯食非五則七以割切而散謂之挈設上
賓則用羊背皮馬背皮或鶩則用胸肉餘賓次第分

獻
渾脫　附錄　華言囊橐也草木子云元人殺小牛自脊
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肉頭骨外皮皆完揉軟用以
盛乳酪酒湩名之曰渾脫按唐書中宗時呂元泰上
書言時政曰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謂之蘇
幕遮卽五行志所謂渾脫舞也又長孫無忌封趙國
公以黑羊毛爲渾脫氈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是
渾脫之名不始於胡元但前代所指不同耳
覩魯花　華言護尉之職也以質子在宿衛者攝之
八剌哈赤　華言司閽者

王典赤　華言戶郎也
怯薛歹　歹多改切○好歹之歹與歹字不同　華言宿衛之士
火兒赤　華言橐鞬侍左右者
闊端赤　華言佩弓矢守禦者
温都赤　一作云都赤華言佩刀守禦者温云聲相近
阿塔赤　華言牧馬圉人也
斡耳朵　附錄　華言帳房也遼史稱斡魯朵音之轉也
草木子云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斡
耳朵及崩卽架閣不用新君立更作斡耳朵
兵志

怯薛　華言更番直宿衛者
掇里班曲律　豪傑之稱太祖以功臣博爾忽博爾朮
木華黎赤老温爲四怯薛皆稱掇里班曲律猶言四
傑也
也可怯薛　凡宿衛者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
領之爲第一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以別速部代之
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曰也可
者言天子自領之也
探馬赤　諸部族軍也
禿魯華　以諸侯將校子弟編爲軍一名質子軍

答刺罕　華言募集之軍
昔寳赤　華言主鷹隼者
怯憐赤　華言捕獵也
扎里赤　華言書寫聖旨者
必阇赤　華言典文史者
怯里馬赤　華言識字人一云譯史也草木子云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左右對曰是天的怯里馬赤蓋就其所曉者告之耳
兀刺赤　華言典軍者
莫倫赤　華言主馬者

帖麥赤　華言牧駱駝者
火爾赤　華言牧羊者
忽剌罕赤　華言捕盜者
虎兒赤　華言奏樂者
覇都魯赤　華言忠勇之士
拔突　華言勇敢無敵也
站赤　華言驛傳文簿也今鋪舍冊猶稱赤曆簿

列傳

比甲　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與今時比甲之制稍異

賽因　太宗稱其弟拖雷曰賽因賽因者華言大好也
特薛禪　姓孛思忽兒弘吉剌氏本名特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兼稱爲特薛禪云薛禪者華言大賢也一曰聰明之稱
農土　太祖分賜按陳及其弟火忽册等農土農土者華言經界也
月呂魯那演　世祖寵玉昔帖木兒賜號月呂魯那演華言爲官有才能也
扎八兒火者　賽夷人火者　皆官名
閫里必　佩金虎符以侍衛者鎮海從太祖攻曲出諸

國賜金虎符謂之閫里必
折里麻　捏里必之子孛忽都部衆稱爲折里麻華言有謀略人也
术要甲　按竺邇幼養於外祖术要甲家訛呼爲趙家因姓趙氏更名良弼
按達　畏答兒太祖更其名爲薛禪約爲按達按達者華言定交不易也即前汪罕按達之義
亦都護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
別力跛力答　山名葛勵的斤之妻唐金蓮公主所居

者
天哥里干答哈　華言天靈山也
胡力答哈　華言福山也
昔里鈴部　一作昔里甘卜聲相近而互稱
寶兒赤　華言進酒者
託陀　揚公　塔本伊吾盧人以其好揚人善稱曰揚公其父宋吾設元主賜號託陀託陀者華言國老也
默爾傑　忙哥撒兒之祖名捌阿善騎射元主愛之號為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
賽因不花　楊漢英字熙載其先太原人世為播州安撫使世祖賜名賽因不花邱文莊正史正綱云君賜臣名將以為榮也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稱曰楊好牛榮耶辱耶
賽典赤　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賽典赤者華言貴族也因以為氏
車厘　步魯合答從征八百媳婦國至車厘車厘者其酋長所居也
怯延兀蘭　朵羅台之祖小丑以業弓見太祖賜名怯延兀蘭怯延兀蘭者華言善造弓矢匠也
阿郎剌　太宗正扎魯火赤脫兒速以贓污聞詔阿沙不花鞫問之脫兒速伏罪成宗稱阿沙不花為阿郎剌阿郎剌者華言閻羅王也

白察罕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父伯德那舉族歸元無姓氏察罕寓居德安孝感白雲山以白雲自號仁宗稱為白雲先生因賜察罕姓白氏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西域謂白為察罕故名察罕
毛葫蘆　朵爾直班督諸軍復金商二州金商義兵以獸皮為矢房狀如匏號毛葫蘆軍甚精銳今河南嵩汝礦賊猶稱毛葫蘆云
那壁　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為那壁那壁者華言彼也今詞曲那壁廂這壁廂葢胡語
吾圖撒合里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主呼為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者華言長髯人也
角端　遼主至東印度駐鐵門關吾學編云渴石在撒馬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又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宛如斧劈行三二里出峽口有門夷人曰此鐵門關也東印度即東天竺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遼主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四方語好生惡殺又古人呼弓為角端晉書載記贅角端捲月漢書李陵

遵蘇武角端是已彼乃弓名此乃獸名也又漢書之
音義云角端似牛其角可爲弓故曰角端弓然不云
角端能爲人言蓋别是一獸耳
羊羔兒利　州縣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
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
利相侔而止遂爲定制
也可禿立　黑馬名䥇大師劉伯林之子始生時家有
白馬産黑駒故小字黑馬後以小字行詔命黑馬管
領成都新舊軍民大小諸務賜號也可禿立華言總
持軍務也

算灘　郭侃西征至木乃兮國斬其將忽都答而及兀
朱算灘又至乞都卜國兀魯兀乃算灘降又至兀里
兒國海牙算灘降又至阿剌汀國鴉拨答而算灘降
又至乞不迯部國忽里算灘降又至大房國巴兒算
灘降又至密昔兒國可乃算灘降又至富浪國兀都
算灘降又至石羅國换斯于阿答畢算灘降又至賓
鐵國加葉算灘降又至兀林國阿必丁算灘降又至
乞里彎國忽都馬丁算灘降算灘者華言王也
八思巴　班彌怛怛音妲　帝師八思巴土番薩斯迦人
七歲誦經數十萬言因名曰八思巴一作八思麻音
之轉耳八思巴者華言聖童也國人又稱曰班彌怛
班彌怛者華言有學術人也
○西僧歲時祝釐禱祀謂之好事其名不一畧具于
左
鎮雷阿藍納四　華言慶讚也
亦思滿藍　華言藥師壇也
擲思串卜　華言護城也
朶兒禪　華言大施食也
朶兒只列朶四　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
察兒哥朶四　華言迴遮也

龍哥兒　華言風輪也
喈朶四　華言作施食也
出朶兒　華言出水濟六道也
黨剌朶四　華言迴遮施食也
典朶兒　華言常川施食也
魯朝　一曰坐靜華言獅子吼道場也
黑牙蠻答哥　華言黑獄帝主也
擲思江朶兒麻　華言護江神施食也
赤思古林擲　華言自受主戒也
吃剌察坐靜　一曰鎮雷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

斟惹　華言文殊菩薩也
古林朵四　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
歇白咱刺　華言大喜樂也
必思禪　華言無量壽也
覩思哥兒　華言白傘蓋呪也
收扎沙剌　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
阿昔答撒答昔里　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
撒思納屯　華言大理天神呪也
闊兒魯弗卜屯　華言大輪金剛呪也
且八迷屯　華言無量壽經也

亦思羅八　華言最勝王經也
撒思納屯　華言護神呪也
南占屯　華言壞相金剛也
卜魯八　華言呪法也
擦擦　以泥作小浮圖也
答兒剛　大浮圖也
演揲兒　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元主元主習為之號演揲兒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
背即兀該　禿魯帖木兒薦西番僧伽璘瑱於元主其僧善秘密法亦名雙脩法與演揲兒法皆房中術也元主廣取女婦爲婬戲與羣僧左右相狎男女裸處號所居爲背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草木子云是時君臣宣淫羣僧出入宮中無禁穢聲大著雖市井細民亦惡聞之

大布施　附錄　八思巴姓族款氏其十世祖朵栗赤以法佐薩斯伽國霸西海者至八思巴謁元世祖賜以玉印雖王公妃主皆膜拜授記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之師八思巴死復取西僧一人嗣爲帝師故八思巴之後以亦憐眞嗣死又以答

兒麻八剌乞列嗣死又以亦攝思連眞嗣死又以乞剌斯八斡節兒嗣死又以輦眞監藏嗣死又以都家班嗣死又以相兒加思嗣死又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死又以旺出兒監藏嗣死又以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嗣死又以輦眞吃剌失思嗣然諸僧嗣爲帝師非復八思巴之法律矣一爲帝師則都下受戒者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設帳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令其夫在外遠避不得窺伺妃主之寡者間數日親赴帝師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恬不知

恥出草木子等書夫元主有天下九十年而嗣爲帝師者凡十有二人其中惟八思巴年久餘人不過三數年死耳非淫慾喪生之故哉

外夷傳

算彈 馬八兒國其主號算彈與前郭侃所降西域諸國號算灘者相同灘彈聲相近

右元史夷語終此後附錄諸書夷語

失剌孫 好剌 女直國謂土豹爲失剌孫謂鹿爲好剌

福祿 忽魯謨斯國獸名也形似驢有花文可愛

落漈 琉球國水名也琉球彭胡島其水漸低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也蓋有沃焦石在焉

篤耨 眞臘國香名也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脂自流溢者色白冬月取其凝脂則色黑以上并一統志

殊角 女直有海象牙國人稱曰殊角

芳㗸馬哈剌札 占城王在位歷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戒令予姪攝國王在山中籲天云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朞年若無恙後入爲王國人稱曰芳㗸馬哈剌札猶言長命王也

屍致魚 占城妖婦之稱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小兒腹兒卽死頭返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卽死其夫不以聞者國王罪之

蒙貴 安南獸名狀如猱而小紫黑色畜以捕鼠甚于猫

坎夷巴 古里布名也闊四尺五寸又有花帨闊五尺

花蘂 于闐布名也

鼉龍 人虎 滿剌加國海濱有鼉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卽嚙死山中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

根肖速魯柰柰 榜葛剌國卽東天竺國也稱歌舞侑酒人曰根肖速魯柰柰猶華言優人也

驀黑 驀勒 並榜葛剌布名也闊四五尺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卽兜羅綿也又有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力

鴉忽 錫蘭山寶石也有青紅黃三色

柯枝種類 柯枝國人有五種一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是爲貴族次曰回回人又次富有財者曰哲地又次牙儈曰革全又次卑賤曰木瓜木瓜海濱魚樵途遇南昆哲地卽伏候過乃起

濁肌 柯枝國有人號濁肌卽天竺所謂優婆夷也

柯孤楂　那没黎　南泥里國稱其主曰阿孤楂猶華言王也其海中有帽山平頂土人稱曰那没黎

別諳拨爾　默爾那卽回回祖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稱爲別諳拨爾猶華言天使也

田盛　也先殺其主普化遂自立稱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

黃裏　北虜進貢求至黃裏黃裏者華言金城也以上並吾學編

法　雲南麓川夷酋自稱曰法猶華言王也訛書法作發故皇明通紀云正統三年麓川部酋思任發叛鴻猷錄亦然思姓任名發其號也其祖思侖在洪武時稱思侖發葢訛法爲發耳

○元世祖命大醫忽思慧撰飲膳正要三卷其夷語可解者錄之

○天竺飲食號八兒不○哈兀兒飲食號搠羅脫因○西方飲食號撒速○沙乞某兒卽蔓青也○沙吉木兒蔓青根也竊謂乞與吉某與木音之轉耳○苦豆卽葫蘆巴也○乞馬謂細切肉條也○禿禿麻謂手撇麵也○棋子麵謂切麵如錢眼也○馬乞謂手搓麵條也或用糯米粉雞頭粉搓之皆呼馬乞○腦瓦剌謂以羊胸肉和雞子作捲餠也○細乞思哥謂以羊肉蘿蔔同炒葱調和作湯也○水晶角兒謂以羊肉羊脂和薑葱陳皮鹽醬用豆粉作皮包之也○瓜哈孫卽山丹根也一名百合○撇列角兒謂以羊肉羊脂和新韭鹽醬用麵作皮鏊上炮熟以酥油與蜜塗之也○頗兒必卽羊臂膝骨也○米哈訥關列孫謂以羊後肘去筋膜切碎蒸熟以布紋取汁也○白納八卽沙糖也○荅必納卽龍膽草也○赤赤哈納卽北地酸角兒也又名酸刺○馬思哥卽白酥油也取牛乳用阿赤打取浮面凝聚者熬

而成酥也阿赤乃打油木器之名○哈昔泥卽阿魏也○穩展阿魏根也○惡實菜卽牛蒡子也又名鼠粘子○阿剌吉卽火酒也一名燒酒味烈色清性大熱有毒元人用醋酒以器蒸取氣水而成今用糟蒸取之或用米或用稻麥黍稷之類蒸熟拌麯封甕數日以甑蒸氣凝如露水從溜管滴出者也燒酒之法葢始于胡元故本草酒註不載草木子作哈剌基音之轉也其說云用器燒取酒之精液是卽阿剌吉耳又塞北有地名哈剌火其地出葡萄酒最佳故元人呼葡萄酒之佳者爲哈剌火○速兒麻卽撥糟酒也○升堅馬乳之名馬乳有

三等一名升堅一名兒禾兒一名窗兀以升堅爲上○塔即不花即土撥鼠也○也可失刺渾即大金頭鵝也○出魯哥渾即小金頭鵝也○阿刺渾即花鵝也○速兒乞刺謂鵝之不能鳴者○速速兒即野鴨也○阿八兒忽即鱘魚也○乞里麻即鹹魚也○必思答即回回果也○咱夫蘭即回回地所產紅花也

會典載外國貢物

○撒哈刺即瑣里毛布也○紋節知即𨗴羅紅也○西洋布即搭黎綿也○圓壁花即占城布也○兜羅綿即淡巴也○白蕉即婆羅布也○者莫異答立即榜葛刺

布也○鐵力麻即烏思藏各色布也○馬服屯即番夏布也○黃馬海牙即刀綢也○鎖袱即浩刺加布也○花氈單伯蘭即古里布也○乩馬尺即羊甸皮也○卜刺硃兒即牛甸皮也矮納即硝子遮眼也○金剛子即金剛鑽也○松都魯石即水珀也

諸史夷語解義卷之下終　同邑後學王承禧校刊

鑑古齋日記四卷

〔清〕陳紹箕撰　皮錫瑞評

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序

楊子雲懷鉛握槧以撰方言左太冲賦三都藩溷皆置筆硏古人爲學不敢以所學爲已足而苟有所得必謹誌之無忘非徒在口耳記誦之閒蓋亦有簡策紀載之事陳幼梅觀察同年使予幹庭受業於予予勉以讀有用之書爲經世之學日治通鑑通攷遇有心得或有疑義別紙錄出爲加評閲冀以推廣其說而擴充其識見久之積成卷帙觀察屬選授梓以備遺忘乃分次時代輯爲四卷以其皆論古事名曰鑑古齋日記幹庭請予序其簡端予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古人去今遠矣論者取古人之善而襃之取古人之惡而貶之卽榮於華袞嚴於鈇鉞於古人奚所增損若徒藉是以爲勸戒抑亦末矣所以必斷斷持論者正欲借古人所行之得失以證今之得失假古人所言之是非以證今之是非也今世變尤亟爲曠世所未有舉海外東西及西半球諸國萬目睽睽睗睒環伺金輪鐵軌無處不窺覦傳敎通商無日不鬥鬩其禍爲堯舜禹湯文武所不及防孔子孟子所不能料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古今無中外雖爲古人所不及防不能料而能推此心理取古人之陳迹比坿推究而求所以抵制應付之術亦未始不可取以爲鑑且今方言變法尤宜講求古今通變漢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貧弱誠於歷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瞭然心目思所以善變而取法於古有不必盡學於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國者豈惟斷斷然取陳人朽骨而與之較短絜長哉幹庭年少銳敏鍥而不已必更日進是編持其嚆矢云爾而錄存之異日亦可覘所學之進退幹庭毋徒恃其已得者斯可矣光緒壬寅季秋月善化皮錫瑞序

敘

辛丑冬十月　陳君幹庭挾所錄讀史日記八巨編約十萬言屬余點定余大奇嘆之時余讀邸鈔諸雜報所載事幽憂兀坐竟夕未嘗不太息人世成敗禍福之相生無窮而奇偉濟變之才不數見也取所記盡覽之其思深而慮精言婉而寄微若不得已藉宣其憤者幹庭年甫弱冠英敏而質實爲又枚觀察二公子承其家學博習掌故達時事輿廢之隱又以長沙皮子鹿門爲本師宜其進道益勇而識益卓絕然余獨不欲以立言稱不朽者望吾幹庭也閱既畢復屬余敘其後余烏能已於言哉夫古六籍皆史也聖言幽遠探討窮歲月鮮窺其奧惟諸史六家有作凡戴天履厚所當知易條貫者史具備焉士有天姿高而目

力絕者熟識於心但觸吾機以神明之耳葢諸史祖春秋義法本左氏傳左氏輒發論必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厥後有曰贊曰論曰序曰詮曰評曰奏者無定名統歸論贊所以昭勸懲予奪辨疑惑釋凝滯使後世愚智共明而君臣懼也自宋司馬文正公患諸史文字繁博士不得遍讀人主日萬幾不得周覽積十五年而通鑑成於是古君臣美惡政事缺失系以論而義愈顯矣自唐杜氏作通典元之馬氏繼廣之患歷代典章經制詳略之要非若理亂輿衰易曉也於是始於經雜取諸史天官河渠食貨溝洫禮律諸書志及歷朝政書會要百家傳記之文參檢互察究悉舊事而典章經制之論又加密矣其他漢到今文士嗜論古史事多高文然或特

其偏識獨見徼繞刻責與夫爬羅鉤析闕畧同異成書者尤浩浩皆沒滅同煙燼耳惟明季黃氏太冲王氏而農顧氏甯人賀氏子翼諸儒者當明社既屋人道衰絕盡爲之目擊而心傷舉權臣驕將之誤國朋黨門戶之紛爭强鄰大敵伺於邊姦璫孌倖蠱於內一一借前事以痛陳之麥秀之歌與楚騷之憤與數子者已潔身不出而終老矣可慨也幹庭日記之作將有目擊心傷者耶抑奮經世之志於文字也幹庭年甚少者古忠孝豪傑之士當大變成大事奠安社稷雪恥轉敗多惟少年是恃其斂抑聲色無毫髮露亦倍力彼鄧仲華周公瑾奇才曠識一出而任艱鉅如鶻之擊如兎之脫成駿功而莫之禦當未遇時深沈韜匿要若無甚異於人者武侯躬耕隴畔長吟而鼓琴及料

天下三分鼎足之勢瞭若觀紋於掌上武侯所讀何書哉惟師事龐德公往則拜於牀下而已史稱龐公與司馬德操善每徘徊桑畝筐篋間所談亦王伯大畧而史又未載大畧者何云云也嗟乎古之異人志事宏遠不可測如是哉幹庭善讀史當知其意而有所自勗者與是則余之望幹庭者大且遠也爲之敘以歸之光緒二十七年十月蘄水馮廷桂撰

鑑古齋日記卷一

善化皮錫瑞鹿門評　靖[illegible]翰庭記

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曰[illegible]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有執刃[illegible]之牢者曰吾弗割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賞罰政刑之權其利乃過於刃伊尹放太甲於桐人皆疑其有篡奪之心至折衷於聖賢而其議始定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後之人無尹之忠心藉口於伊尹亦誤矣

霍光廢立仿伊尹故事後世遂以伊霍並稱夫霍光固不敢望伊尹而其心尚無他也至於董卓司馬師之廢立則謀篡矣宋儒懲其禍遂謂伊尹無放君事周公無居攝事

誠如其言則伊周並無大功豈倘書所載皆不足信哉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詞嚴義正不必爲古人曲諱自能爲後世立防眞亞聖之言也

人多責鄭莊公不能容其弟必欲殺之予謂不能專咎莊公叔段謀篡公安得不誅之所可恨者公始縱之而繼欲殺之耳使公當叔段襲鄭之日能豫防而善處之則兄弟之誼如故母子之恩亦全乃欲殺其弟而並離其母此左氏所以譏失敎也

公羊穀梁皆以克卽是殺左氏則云出奔其後又有餬口四方之言未知三傳所說孰是穀梁以緩追逸賊爲親親之道建文誤用之飭諸將有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諸將見燕王不敢加兵遂以致敗故顧震滄春秋大事表甚言叔段有當誅之罪謂春秋書克以大鄭伯之功三傳之說皆非亦有感於建文之事而發也

宋宣公有子不傳之子而傳之弟公羊以爲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此論極嚴何也宋宣公無堯舜之德而竊效堯舜之事夫堯舜傳賢非慕名也不過視其人可以受禪則禪之耳宋宣公專爲名起見是以一傳而繆公逐其二子再傳而已子被弒爲此禍者皆宣公爲之也厥後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國內大亂蓋由德不足而欲慕名也譬如千鈞之鼎烏獲扛之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千仞之淵津人遊之以爲恆而他人以爲難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津人之淵也豈有濟乎

宋宣是讓其弟與燕噲不同殷法兄終弟及宋爲殷後其傳弟正用殷道親親之意公羊云君子大居正謂周道尊尊當傳子不當傳弟乃春秋之義也若子之不知是子噲何人而慕堯舜之名漫然禪之至於身死國亡則慕虛名受實禍之甚者慕名之說可以責子噲不必以責宋宣宋宣讓弟非必慕堯舜傳賢堯舜未嘗傳弟也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對以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將之一字是隱公授人以弒之漸也豈非揖盜以窺天導虎以噬人耶夫處大事者必英斷而後能免於禍況處亂臣賊子乎隱公之弒非羽父弒之也隱公自使之弒也

隱公讓國之賢君而卒不免於禍由濡忍不斷以致之也
東坡志林已痛言之令人毛髮爲悚此記中數語筆亦老
辣公羊傳曰人臣無將然則爲人君者亦必無將而後可
魯桓弒兄自立哀伯不爲桓公之臣可也既爲其臣不
得不盡忠於桓公呂東萊先生責其低首下心事弒兄
之賊並責其不宜盡忠嗚呼然則爲君者有逆理之事
臣可不盡忠乎況桓公嫡子隱公長庶子立國以嫡不
以長隱公不宜得國隱公攝位自當候桓公年長歸位
桓公隱公以一將字得殺身之禍桓公以得國被弒兄
之名如哀伯者責其不宜事桓公可也責其不宜盡忠
不可也
宣公簒弒得國公弟叔肸以爲不義終身不仕春秋予之

哀伯如以桓公爲不義當如叔肸不仕可也既仕於其朝
則不能不諫不責其不應仕而責其不應諫可謂謬矣趙
子昂之詩曰往事是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後人猶
悲其志如子昂者宋之宗室不仕元可也既仕矣則必以
忠直報之況如哀伯本魯君兄弟哉
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逐君虞公與虞叔皆不能無
咎特虞公之貪非理也所以後晉伐虢用荀息之計假
道於虞虞公愛璧乘以至社稷不血食皆貪之心貽慮
也貪虞叔之玉劍猶其小焉者也
此事距晉假道凡三十餘年不知即此虞公否虞無世家
其事無從攷若虞公長年則即此出奔之虞公亦未可知
門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邲之戰晉兵非不衆而將不
睦是以必敗鄢陵之戰子反子重二卿相惡又楚所以
敗也非師克在和之明證乎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輿衆也尸主也言衆人爲
主則往必凶也凡事權必歸一人則事可辦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此士蔿所以歎況軍事安危呼吸若進退不由一
人之號令有不敗績者乎唐之李郭皆名將也相州九節
度不相統壹則師皆潰敗吳呂蒙曰主公以爲奮威能宜
用奮威以爲蒙能宜用蒙不可兼用兩人誠以功必如此
而後能成非獨攬兵權以自重也
今夫醫之治疾也不憂術之未精而憂疾之難治天下
之拙醫也將之用兵也不憂兵之不精而憂敵之難破
天下之庸將也人臣之諫君也不憂己之不信於君而

徒憂君之不納已諫天下之庸臣也鬻拳兵諫左氏以
爲愛君倘拳能苦口以諫一諫之不從而至於再再諫
之不從而至於三三諫之不從則以尸諫或君能悟其
忠貞豈不善哉君不納諫繼之以兵其心雖有可原跡
已近逆矣
范武子譏左氏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
而脅也拳心雖無他而其事不可訓後世跋扈之臣以此
藉口則簒奪之禍起矣五代時淮南楊渥無道其將張顥
徐溫諫不聽遂以兵入盡殺其左右謂之兵諫後卒弒渥
而楊氏國祚移於徐是兵諫之事未可以訓後世也
宋襄公虐二國之君何其虣也至臨戰乃引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等語以自解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宜其取

傷殷之咎若宋襄公如齊桓存三亡國乃申五命之禁晉文出定襄王乃圖一戰而霸先使信義昭於天下而後聯合諸侯之師以伐楚則不患不勝何至有喪師之辱哉乃宋襄欲以一日之誠破百年之詐以不仁之資盜至仁之名公羊子猶謂宋襄之戰雖文王不是過其褒宋襄公固過當矣而吾獨咎宋襄公謀之至拙也

三傳之義不同公羊爲借事明義之書蓋見當時戰禍已深專尚詐力故取宋襄不薄人於險及不重傷不禽二毛以爲文王之戰不是過公羊固不以成敗論人者然於宋襄亦只取此一節爲後世立法冀以少紓戰禍而於宋公不量力不聽諫亦未嘗不非之也平心而論宋公之失在不量力而亟爭諸侯如此所引桓文云云是也若泓之戰卽厄人於水以幸取勝而宋與楚强弱不敵楚又豈肯干休必將連諸侯以伐宋非敗不止也穀梁同左氏史記則從公羊漢時經學分今古文兩家齊魯韓三家詩與公羊皆今文公羊稱宋襄故三家以商頌爲正考父美宋襄公左傳與毛詩皆古文左傳不取宋襄故毛詩以商頌爲商時所作此當各從其說不必專以一家之說繩之卽以序事而論亦當以春秋經爲斷不必專信一家之傳一會虐二國君此左氏之說經書宋人執滕子嬰齊又書邾人執鄫子用之不云宋公使邾人公羊以爲邾與鄫爭魯女相仇說似可信若如左氏之說經何以出脫宋公而但書邾人執鄫子用之乎

愚悍之夫莫不自許忠義以爲吾國受彼欺陵殺彼使臣足以伸吾義憤不知殺彼一人而亡吾一國宗社傾覆其忠安在殺彼一人而殘吾億萬之生靈肝腦塗地其義安在如宋之華元是也華元以楚不假道於宋怒楚謂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數語未嘗不慷慨激烈以爲如此可伸國威遂殺申舟卒取析骸易子之禍且元身自爲質幾有城下之盟若而人者似忠義而實不忠義也司馬子反曰甚矣憊嗚呼可鑒也謀國者當豫防後患計出萬全不當託忠義之言逞一朝之忿欲伸國威而威益損欲雪國恥而恥更深華元之言非不激烈淺人觀之以爲忠義奮發足以壯弱國之氣矣而其後竟如何也且楚使申舟不假道於宋申舟自以爲必死而强遣之明明藉此挑釁欲宋殺之以爲兵端華元曾不知此致陷其術中而不悟豈得謂之智乎夫不假道固鄙我而難堪元當此時當止其使而使人告於楚問其何以不假道之故楚雖强暴亦必內愧無辭不能遽興兵伐宋也元又不知出此但知以殺人爲事則曲不在楚而轉在宋矣此時晉師新敗勢必不能救宋元未必不知吾不識元果何恃而出此也豈非莽夫不計成敗者乎

吳伐鄭季文子以爲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引以爲恥況今日有大數十倍於鄰者因循不振以招强鄰之伐且要索我條款非中國未能振旅之故乎

季文子之言非徒爲鄭慨乃慨當時大國未能救鄭而拒吳也當時大國蓋以吳伐鄭無與於我故任其入伐而不救其後吳遂伐齊伐魯黃池之會且與晉爭皆剝牀以膚

由漸而進也如今中國始則日本滅琉球而不救繼則法
人侵越南雖救之而不終後乃有朝鮮之禍而及於中國
矣豈非亦加春秋之吳伐郯大國不救而禍遂及於諸國
乎

治國者必有水軍又有陸軍則不爲敵國所欺敵國以
水軍攻我則以水軍禦之敵國以陸軍攻我則以陸軍
禦之蓋以水軍必恃風濤之險始能捍外患以固封疆
陸軍不畏山路之崎嶇自可禦敵人以保國內也吳專
以水師擅長晉侯邀與結盟吳以水道不通屢辭楚據
上流與楚接戰屢敗若非巫臣敎吳用陸軍攻楚吳又
何能取大捷耶

楚所以强以其能扼水之上流盡據險要故吳越等國皆

爲其所服役而不敢與之爭巫臣敎吳乘車通於上國吳
乃出陸道以爭巢與州來鍾離繞出楚之上流楚之水道
險要盡失而入郢之禍兆於此矣夫地勢之變無常水道
之險難恃或恃水淺道狹以爲人必不能進兵不知水路
不通可由陸路我能往寇亦能往盍亦鑒於楚之故事乎

吳入州來楚師敗績皆由於巫臣之爲也子重子反罪
巫臣又多殺巫臣之族故巫臣怨二子奔晉爲楚患然
以私怨而仇國巫臣亦不忠矣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
鄉公山不狃猶知之何必爲戎首乎

巫臣行徑略同子胥然子胥報父兄之仇而巫臣有竊妻
之罪則如子胥者人猶諒其忿憤之志而巫臣無可諒矣
然楚多殺不辜卒爲巨患吳入郢之禍成於子胥而始於
巫臣棄人才以資敵國可爲鑒戒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
邱圍莒莒又潰莒恃其陋而無備故也古之善守國者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備其不虞而後大國無侵伐之心
偪陽小國諸侯之師久攻不下以有備也小國不修城
池效莒子之不愼則入自皇門至於逵路之辱必矣吾
尤怪莒人不量力度德當大敵圍急猶必殺楚公子平
以激楚人之怒挑戰鬥之釁此所謂禍由自取

莒無備是平日之錯殺楚公子是一時之錯有國者平日
無事當修城池繕守備以防不虞之患一旦有事當深謀
慮養鋒銳勿挑强敵之來莒皆反此問何恃而不恐曰陋
也陋豈可恃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
絳後赦絳而使佐新軍絳之治軍也軍令嚴肅士卒用
命故雖貴如國君之弟亂行伍猶必僇其僕以示威蓋
以君之弟不可僇僇僕所以辱揚干也司馬穰苴治兵
與莊賈同往賈後期而至穰苴以爲違法斬賈以徇衆
於是三軍之士震慄久之後景公遣使持節赦賈使者
馳於軍中穰苴問軍正曰使者馳罪當云何曰當斬苴
以爲君之使者不可斬斬其僕以辱君之使者由是敵
人聞之不戰而潰吳使孫武子敎宮人陣法吳姬犯律
斬以徇衆商鞅變法太子有罪刑及其傅蓋如此然後
士卒不敢犯軍令以爲立法自必貴戚始也殆有取於
魏絳僇僕之意也乎

立法自貴近始然後其法必行司馬孫吳所用皆魏絳之法也後世行法縱舍權貴而苛繩愚民何以服人之心宜乎其法不行王荊公詩曰諸公愼勿輕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商鞅王安石爲人詬病久矣後人動言立法並此等辦法皆不之知又何可苛責古人哉

魏絳進和戎之策謂有五利悼公和戎卽伯諸侯主盟中夏後之和戎狄者割地賠款國勢益弱遂藉口於魏絳作俑爲誤國之臣然豈知絳之所謂有五利蓋以戎狄求我和而與之和非我求和而彼乃與我和也彼求和而與之和故有五利我求和而彼與我和則受制於人要脅由彼故無一利而反害國和戎狄者當明此義不得妄咎絳也

左傳屢云平戎卽中國和戎狄之始非始於魏絳也史記所云申駱重昏之事又在春秋之前則謂和戎作俑於絳者非也當時晉强戎弱故無終子因絳以請和諸戎此與漢和匈奴唐和吐番回紇宋和遼金元迥乎不同故絳以爲有五利漢唐宋則無利而有害也如今所謂割地賠款又與漢唐宋不同豈前之和戎者所能逆料乎

晉平公問衛侯於師曠以衛人出君爲已甚師曠對以或者其君實甚旨哉曠之言也左氏以爲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竊其記載曰衛侯出奔齊蓋賤之也天爲民立君原以使君休養人民代天施其惠澤衛侯無道天心棄之久矣師曠不咎臣下而咎君上人君不可以此言三復之乎

左氏傳之立論多歸責於君而不罪其臣如弑君君無道之類後人頗譏其得罪名教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此等處宜分别觀之師曠所言對君言也對君言則當責難於君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云云此千古名言不得云有語弊若史墨對趙簡子是對臣言對臣言當力斥季氏之非以陰戒簡子無君之漸史墨初不知此而以雷乘乾之說進是邪說助亂矣此則得罪名教者不得以師曠爲比也

春秋之篡君而自立者皆由於兄弟爭國始也吳季札承父之命猶固讓而不欲立是視千乘之尊萬鍾之富曾鴻毛之不若矣且夫季札之讓國非特不好利亦所以避患也苟札不知讓則鱄設諸刺僚之禍不在僚而

在札矣

春秋時爭國者最多魯隱宋宣獨能讓國其後則有目夷子臧季札皆賢公子能讓者也後人責備魯隱宋宣非君子大居正之義此乃春秋責備賢者藉以維世立教耳孔子作春秋託始於隱豈非以隱爲讓國之賢君乎如季札後人亦多議之者然以其事攷之季札之兄讓國於弟立不以次札爲賢者固當力辭其後夷眛死札當立僚不讓札而遂卽位光又殺僚而致國季子則更非其本心札於此時斷不肯受國矣責季子者殆未深攷當日之事實乎

楚人治王子牟之罪連及伍舉伍舉懼而奔晉聲子歷言楚國之人才奔鄰國爲楚患者伍舉遂得復國非聲子言之則伍舉奔晉安見無苗賁皇敗楚之慮哉若梁

惠王不從公叔痤之言殺商鞅又不從公叔痤之言用商鞅致鞅奔秦伐魏而虜其太子此李斯所謂棄黔首以資敵國也

伍舉由聲子得復其子伍奢卒以無罪爲楚所殺伍員志復楚國遂奔吳而兆入郢之禍然則聲子之言乃至言也以漢高之威欲誅季布聞朱家北走胡南走越之言遂不誅而用之此鑒於伍員之事而得之者也

楚康王將殺子南而謀於棄疾棄疾知其謀不以告子南不孝之罪莫甚於此或以爲盡忠不能盡孝忠孝無兩全之道予曰不然棄疾果能盡忠子又何必苛繩古人棄疾乃曰棄父事仇比君於仇不忠孰甚至子南殺以自縊捐千萬世之口不亦愚哉

此事過在楚王失君人之道與人之子謀殺其父陷其子以忠孝不能兩全棄疾之處此誠難若以君謀告父萬一其父懼而謀逆而其罪益大或畏死逃走亦不免於罪惟有聞王將罪其父之言涕泣請死於王前求免其父王或矜而赦其一死亦未可知乃棄疾但恐泄命重刑不聞請死免父此則棄疾之過而卒以一死自謝亦可憫矣唐李懷光之子璀嘗以父之逆謀告德宗使爲備曰君父一也今陛下不能罪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敢不告德宗使歸諫父不聽後懷光敗德宗將赦璀李泌曰璀賢則必死不死亦焉用之璀卒與父同死事頗與棄疾相類皆不幸而處難全之地也

宋向戌善於令尹子木又善於趙文子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乃告晉楚齊秦及諸小國爲會於宋由是晉楚爲同盟之國而城濮邲鄢陵之戰終春秋之世不復再見蓋自華元欲合晉楚之成而不得至向戌而其事始成既盟之後而諸國無大攻伐之舉非向戌之力哉厥後宋牼用罷兵之說墨翟著非攻之書二子皆宋人殆聞向戌之風而起者也邇來俄國稱强忽設弭兵之會其弭兵與向戌同其弭兵之意不與向戌同也非外收其名而陰恣其所大欲乎

弭兵之說有得有失蕕責之以大義謂其不能自强而徒恃和好之議暫停戰事非謀國萬全之道又戰事一停人心必懈且將歌舞太平不修武備此春秋弭兵之後晉築虒祁之宮楚爲章華之臺二國皆忘戰偸安以致俱衰而

吳越爭霸也然自弭兵之後中原戰禍亦以少紓穀梁傳以爲八年無戰晉趙武楚屈建之力天下方苦兵能少弭之以免生靈塗炭亦未始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墨子非攻正此意也近俄國設弭兵會未知眞僞若果有此事似不妨入此會或亦可少紓戰禍

子產鑄刑書固國小而偪族大寵多特作權宜之計人不知子產之意咸生謗忌之心晉羊舌肸亦不以爲然皆未知其不得已之苦衷子產非殘忍人也有衆母之號有遺愛之稱孔子許爲惠人苟子產專用猛爲政孔子何以稱爲惠人哉

鑄刑書不是用猛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蓋其時罪名初無一定輕重出入臨時斟酌此鑄刑書乃制爲一定之

法鑄於器以示民則其意已近於任法不任人非若古時任人不任法矣然去古日遠風俗日澆如無一定之法聽人輕重則貪酷之吏必且上下其手以意爲出入又不如法制一定使人曉然猶不至輕重任意也子產所云救世蓋卽此意叔向以非古法譏之則持論更高老子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其旨相近後世官據律例治民民卽引律例告官則叔向與仲尼論晉鑄刑鼎之言不可深長思乎

子產授政於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嗚呼寛之一道非聖人莫能也商鞅治秦謂仁慈足以亡國法術可以興邦商鞅非故用嚴刑以示威也蓋亦知猛可以治國非聖人不能寛商鞅之意卽子產火烈水懦弱之旨乎

夫子以子產爲惠人爲古之遺愛似其政一出於寛矣而其言乃曰莫如猛此豈嚴刻以示威哉蓋國當俗慠民玩之後不可不大加整頓一番武侯治蜀人或疑其過嚴武侯以爲劉璋失於太寛不可不齊之以法度武侯之意卽子產之意也若姑息養奸以博長者之號有不誤國家之事哉夫同一嚴也子產武侯死而民謳思哭泣商君死而民不憐非盡用法不同由其用心之仁暴異也豈必嚴法不可用乎

君不能執其權則政柄下移國家大政皆在於權門而其君如寄生而已予讀左傳至昭公伐季氏一事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魯有以自取也始不能慎而後乃起

兵討之未有能濟者也其後司馬氏久攬魏權高貴鄉公不忍忿忿之心率宮中之人鼓譟而出伐司馬昭不克反遭刃出於背之咎不可爲君伐臣之鑒哉苟能如齊人之助景公晉人之助定公則欒高范中行氏亦無能爲役若不然則不可輕舉也

春秋如季氏專魯陳氏篡齊皆假小惠以收人心而攬取其君之大柄後世曹馬之類皆師其遺意以轉相竊其君坐視不能制有時不能忍而與之競則禍立至如魯昭公哀公及晉高貴鄉公是已史墨多祖臣抑君之論而惟君慎器與名不可假人二句獨得警戒人君之義蓋大權旁落則難於再收卽齊人不助欒高晉人不助范中行而陳氏與趙魏韓亦竊國之人又奚愈於欒高范中行乎狐假虎威則人畏狐而不畏虎故不可假人之義千古人君之炯戒也

國君不可用貪讒之人爲相用則國君必罹於禍如楚共王之用子重子反平王之用無極昭王之用子常是也巫臣始之子胥繼之蔡與唐又因之然原其禍之基非由巫臣子胥蔡唐也推其禍之極亦非止於子重子反無極子常也巫臣以子反子重之故而禍及其君子胥以無極之故而禍及其君蔡唐以子常之故而禍及其君楚用此四人屢有吳禍國危君奔可不懼哉

論楚受吳禍最痛切可爲後世用人之鑒用人不慎禍及其君然則爲人君者亦何樂於親小人而遠君子乎平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左氏已明

言之其致子胥之禍實由亂倫尤為自取共王用子重子反昭王用子常則皆先朝貴戚大臣非二君所自用但二君不能易置其人耳而入郢之禍已階於此然則苟非其人卽先朝故臣何不可易之而別求賢才哉

公羊論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左氏載鬬辛之言曰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從公羊說可以敎孝從左氏說可以敎忠後人多以左氏為正論然則從左氏之論不幾有君而忘父耶況伍子胥復仇一事無例可援者或以禹棄疾之事律子胥亦未知子胥之境與禹棄疾不同耳君以罪殺其父則不敢報怨君無罪殺其父則亦可報仇公羊左氏之論皆通觀其有罪無罪可也此卽公羊之說也左氏則有罪無罪皆不可報後人多信左氏而疑公羊然古之君臣與後世君臣不同古之諸侯上有天子故於其臣無純臣之義臣有故而去可適他國有為舊君服者且有為戎首者則其父有罪不當報無罪可以報在古時並不為過非若後世四海一主不能北走胡南走越則亦無為父仇君之道矣左氏之論自正為後世言之可也在列國時亦不必以公羊之論為非

少正卯辯言亂政固不待敎而誅者也孔子誅之庶為得除害乎當是時孔子誅之雖子貢不能釋疑於孔子以為少正卯聞人也知足以移眾強足以獨立罪惡未暴誅之似不可以服天下也然少正卯小人之桀雄君子之所必誅愚者之所深惑是則生正卯不為惠僇正卯不為苛誅一以振萬方之櫛髮則所利者眾

誅少正卯一事不見於三傳疑戰國商韓之徒造為此語謂賢士不足貴恃重法以繩人也聖人固非姑息養奸者然未必借聞人以立威此與太公僇華士同皆未可信

韓趙魏三家分裂晉地弁髦其君固王法之所不赦者周威烈王不能討已失大司馬九伐之法矣而反錫之以爵策命三晉為侯伯是何異開門而揖盜敎猱以升木歟

東周之初曲沃篡晉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迄今讀無衣之詩已知王靈所由替矣至是三家分晉周天子又曲徇其意而命之策宜乎周之日削以至於亡也溫公通鑑以此事託始其旨嚴矣

商君之存心及行政皆以一刻字為主太史公論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可見商君平日待羣民皆刻薄寡恩商君與趙良語且自許賢於五羖大夫夫五羖大夫民皆歌頌其德商君不免赤族車裂之慘卽此一端不如五羖大夫遠甚

前於商鞅者管仲子產皆嘗變法子產死而民號哭未聞如鞅之招怨也蓋鞅所變之法不必盡非而其變法之心太過於刻卽刑黥太子之師傅與子產之賂伯石復豐卷不遠殺子皙大不相似子產籠絡大族必以權術鞅則專用威劫其得罪太子招怨師傅正由於此遂買車裂之禍故趙良不責其變法而責其行事之謬蓋鞅變法不為過而以刻薄行之則過其書以仁義禮智詩書為六蝨焚書

坑儒之法不始於李斯而始於鞅其不善終宜矣

鄒忌進諫齊王引已不如徐公美以諷齊王忌之諫洵善矣卽此可知古之大臣無處而不可進諫雖細微之事亦可以引君於正道威王聞之卽下令求聞直言可謂君臣相得甚深

戰國時人好爲寓言所謂罕譬而喻使人易曉則其言易入也孟子書亦多寓言

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顔斶自重身價曰王前夫顔斶非敢抗君以示尊也古之君臣誼若朋友故子思對繆公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況可得而召見乎王召顔斶而使前宜顔斶之不應命也自秦以後尊君卑臣君以厮役徒隸待臣臣以厮

役徒隸自待故士之氣節不振而國勢亦因之以衰豈不哀哉如顔斶者可謂能自重氣節者矣

戰國之時士貴固由七雄爭勝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亦由去古未遠猶知尊賢下士之禮也自秦用申韓之術以爲法律一定卽可以治天下所用之人取足以守吾法而已不必其賢也於是抗然自尊務爲尊君卑臣之制此制一定自漢以後無不遵從良以人主莫不欲自尊其臣僕亦習爲固然以爲必如是乃盡臣禮也或言古義反譁然非笑之蓋不特顔斶之言爲人所駭卽子思孟子亦以爲不足信矣

蘇秦始說秦惠王不用去而說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盟六國將相於洹水之上使趙大重何其盛也向微蘇秦合從六國久已爲秦吞噬何待祖龍之出哉

史策紀蘇秦之功曰諸侯相親賢於兄弟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雖其言近於誇然當强秦方盛合衆弱以當一强未嘗非圖存之計六國之能苟延數十年者實蘇秦之績也

張儀笑蘇秦謂六國不可合而爲一猶連雞之不可並棲親兄弟尙有爭財產者何況六國其說固是蘇秦亦未始不知之故先以連横說秦王秦不用乃爲六國畫合從之計誠以連横易而合從難也然六國果能同心不貪小利秦伐一國而五國合兵救助則六國必不至爲秦滅當時爲六國計無有大於此者乃不同心而貪利相攻卒爲張儀所笑此豈蘇秦之過哉

英雄之君苟能發憤爲雄雖不胡服騎射亦可以稱强天下不能勵精圖治卽胡服騎射究不能稱雄鄰國趙武靈王有自强之心胡服騎射夫春秋多用車戰武靈改爲騎射旣用騎射則不得不改胡服用胡服可也用胡服以朝不可也武靈王告公子成曰寡人將胡服以朝已失古時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之義矣

後之貂蟬冠吉莫韡皆武靈胡服之遺製也至今猶沿用之乃哆口責武靈胡服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峩冠博帶不便騎射欲騎射非胡服不可特不當服之以朝耳武靈不學蓋不知戎服與朝服不同使朝服仍用於廷中胡服但行於軍中何不可者乃當時未聞有人如此獻議後之論者亦未聞以此爲言何也

燕昭王欲報齊仇謀於郭隗郭隗以尊賢下士對昭王於是築宮而師郭隗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爲燕報仇平城七十皆昭王尊賢下士之有以致之也齊桓公設庭燎以待九九故桓公能得賢士以成霸業吾於昭王亦云郭隗亡國以役處之言尤可爲輕視臣下之鑒

郭隗爲人無他表見其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則千古名言也當時去古未遠隗言必有所受與孟子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言如合符節後世君日尊臣日卑不特師處友處之事無聞即與臣處亦不多得正如郭隗所謂與役處者廷杖刑辱視爲常法都俞吁咈僅存虛名儀節益嚴情誼益薄上下睽隔百事隳壞而習慣爲常者且以拜跪惟謹趨承恐

後爲天經地義謂必如是乃辨上下夫謂隗言不足信可也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

秦昭王欲復伐趙武安君力阻之昭王恨武安君行至杜郵賜劍若武安君從昭王之命雖師出無功必不至干昭王之怒武安君曰臣願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覆軍之將知此則知將帥之當重名而不當重性命也

白起殺降宜有杜郵之厄而不肯伐趙則有古名將風後世之御將者既不能如古人推轂閫以外將軍制之不從中掣其肘而爲將者亦不能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以進退自專每不當戰而戰以自取敗如明末用紅旗督戰洪承疇之松山孫傳庭之潼關皆以此致敗而國隨以亡促戰者固非而因促而戰以致敗者亦未聞白起之風矣

司馬錯及張儀爭論於秦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欲伐韓蜀國與秦楚爲鄰秦得之足以滅楚楚得之亦足以滅秦故秦取蜀之後武安君由蜀進兵伐楚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楚幾爲白起所滅司馬錯之功也晉王濬用蜀以滅吳隋楊素用蜀以平陳不皆司馬錯用蜀之效乎

西魏之取江陵宋之下江南亦先得蜀誠以阨上流之險長江失其固陸士衡辨亡論謂蜀不關吳之存亡而專歸咎於孫皓彼有故國之感故云爾非古今通論也

秦用商鞅之法任法而不任人故不欲客入秦而下逐客之令李斯以爲秦獲客之益者甚多始皇乃罷此令

夫六國猶知士貴之義欲結客以爲強恐其往鄰國而爲己患也秦執一任法不任人之說以爲後世可遵法而治不必用人歷朝之弊每中於此李斯此言於秦不爲無功

有治人無治法乃千古名言法必待人而行苟非其人卽良法未必能行且行之反以滋弊矣乃商鞅韓非之說則不然以爲治國但須制爲一定之法其所用之人取能遵守吾法而已不必待賢才而治也六國四君皆務結客秦獨逐客正用鞅法雖因李斯之言頗畏棄賢資敵爲之暫罷此令其後天下既定以爲無所事賢才矣是以焚書坑儒令人以吏爲師以爲法可長恃也此實三代下任法不任人一大關鍵後世雖不用秦法而未始不師其意漢稍

近古唐宋科舉行而士益賤矣

唐雎以匹夫之勇可以屈強秦之威愚以爲必無此事恐由縱橫家以此推尊辨士耳荆卿入秦猶必藏匕首而入況雎挺然按劍而起設秦王大怒雎將有不測之誅夫強秦豈可以義服者乎由此類推魯連義不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恐亦不可信也

秦滅六國衛有濮陽一城獨存至二世時始廢其君爲庶人則安陵以五十里獨存或亦有此事也惟據荆軻以督亢圖匿匕首而此事在後唐雎斷不得帶劍上殿挺劍之事必不可信且始皇非齊桓之比也桓公尚欲背盟殺曹沫因管仲言而止蓋欲示大信於天下也荆卿乃欲生劫始皇使返諸侯侵地以曹沫爲比即令其計果成始皇亦必背盟殺荆卿矣此荆卿大失計處何況唐雎

自向戌設弭兵之會宋輕有罷兵之言二子以愛民爲主故欲弭兵罷兵而不主戰墨子亦宋人其非攻也蓋得二子之遺意也墨子以兼愛爲主天主教又墨子之遺孟子責其兼愛正墨子一生之長處以此衡之若白起者專以殺人爲事長平一坑四十萬眾斬首幾十萬級又墨子之罪人也

墨子能爲機器乃西人之技所自出西人亦倡弭兵之會紅十字會之醫生醫治兩國受傷之人皆墨學兼愛之遺也惟墨子備城門諸篇言守不言攻解帶爲城以拒公輸其所爲機巧未嘗害人也而今西人火器鎗礮日新月異專以殺人爲能意與墨子相反何歟西人師墨子之兼愛宜勿爲此殺人之物而專行弭兵之會則眞仁人之術矣

列子蕉鹿夢與莊周夢蝴蝶之事大約相同其立意也以爲天壤間之事均空覺人在世上無一是夢無一非夢以爲眞者不可即漫以爲妄者亦不可顚倒反覆竟無處探其消息若世人之急於榮利能以列子此說思之則知列子著書之旨矣

莊列之意以爲人世皆幻境與夢無異雖非佛教而其說頗相近人營營於名利可以看空汲汲於學問不可以看空也此莊列之學所以不合於吾儒也

秦始皇吞二周滅六國築長城以界胡胡人不敢南下牧馬士不敢彎弓報怨何其威之足以震人也故班孟堅曰蓋得聖人之威然不能恩威並用乃燒詩書坑儒

士暴虐其民使民皆切齒腐心敢怒而不敢言陳涉起自田間斬木揭竿豪傑之士並起亡秦豈非威窮而無以濟之哉

始皇爲萬世唾罵其實自秦以後所用者皆始皇之法也以壞井田滅封建責始皇此不通古今之變者始皇之罪在怙威自用尊君卑臣遂使三代規模不復見而後世百弊叢出中國貧弱皆由於此乃不知以此罪始皇且從而效法之專以其焚書坑儒爲非豈知焚書坑儒即威力大過所致也不求其端而求其末詎得謂之通論且後世之君不患在不德而患在不威觀始皇之時中國無復戎狄威震殊俗令人慨慕

東坡謂增之去善恨其不早是也然增何爲必勸羽立

義帝哉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益憤秦之欺而憫其君輕身投於虎口故增因民有故主之思而勸立其後增為羽之謀主勸羽立君使羽號召人心以成伯業耳增之此謀非為君實為羽也而卒陷羽於弒君之罪授人以討賊之名則增之為羽亦誤矣

君臣天經地義非可以僞為也項氏世為楚將如能立楚之後是忠臣之節也若無誠立楚後之心而徒挾虛名為號召人心之計則誤矣羽立懷王之孫心而蒙其祖號仍稱懷王名已不順後又推為義帝如義父義兒之義名尤不順其非誠立楚後可知此皆范增為之謀也責增陷羽於弒君其論甚正東坡乃欲增誅羽不亦闇於事乎

蒯徹說韓信背漢而三分鼎足教臣叛君固不義矣且譬若兩虎相鬬於中原傷人無算而又驅一虎以繼之其患尤深向使蒯徹說信速滅項王使天下晏安民無投於鋒鏑之虞又誰得而非之乎雖然蒯徹說信謀反以為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其激信也亦為信而已矣斯亦桀犬吠堯之常也高帝不誅徹殆以殺信無罪而內愧於心乎

田橫已降而徹勸韓信擊齊遂致酈生田橫韓信三人皆為所誤以至於死其勸信以三分天下尤為非計使信從之則天下永不定而民無孑遺矣策士之傾危可畏哉賈詡勸李傕反兵攻漢司馬子如勸爾朱世隆反兵攻元魏皆一言喪邦幸韓信不用徹謀耳

秦自始皇燒書以來遂有挾書之律使處士不敢橫議至於偶語詩書棄市故一傳而遂亡漢惠帝始除挾書律聖教由是漸興使天下後世得以啟其矇蔽皆惠帝之力也夫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獨未及除挾書律一事高祖雄才大略非不知除之者特持三尺犯危難未暇及此耳惠帝能為父所不及為其亦肖子賢君歟

高祖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則挾書律亦當在除苛法之內特未明舉此事詳悉言之其時蕭曹刀筆吏不知重儒書故猶不免沿秦之失耳惠帝特詔除之此亦聖教方興一大關鍵也

賈生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夫賈生之為是言在當時之人必大駭何也漢文有道三代下所僅見深仁厚澤邊隅皆靖即曰匈奴足

畏然已和親諸藩雖強皆屬至親且未蠢動似可以無大患矣然風俗不純匈奴數侮中國七國勢皆可畏洵抱火積薪之時賈生之言不得謂之過也後世火已燃眉而猶諱道危亡歌頌太平若賈誼生於其時吾不知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當何如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誠以自謂為危乃不至危自謂為亡乃不至亡故古人不諱危亡之言若夫自謂不危必至於危自謂不亡必至於亡如護疾忌醫自速其死而已三代之後學者不見先王之治但有小康而無太平漢文恭儉仁慈雖無失德然當時亦止可謂小康賈生以為厝火積薪實有所見而然非故為危悚之詞也後世貢諛獻媚習為故常危亡在前歌頌不輟一見有直陳禍患者羣

怪聚罵以為病狂非獨人君惡聞廷臣皆惡聞也由是上下相蒙危亡至而不知及知之而已患晚矣悲夫

東坡以賈誼有王佐之才遇漢文之主而不用誼志大量小才有餘識不足東坡先生之言非也夫漢文清靜無為篤好黃老賈誼紛紛制作宜其不合使生於武帝時則誼之才可展安見不可如元德之遇孔明苻堅之遇王猛乎若謂才有餘識不足夫人有才孰肯石隱自棄而不欲展其才賈生欲速行其道此又不足怪也

賈生以洛陽少年陳天下大計文帝雖未盡從其言亦未拒而不聽如從梁併淮陽七國之變卒賴以弭乃用賈生計也故如賈生不得謂之不遇文帝亦不得謂之遺賢至於改正朔易服色之類文帝不從由其不欲紛更請為與

屬國制匈奴文帝不從由其不欲黷武欲老其才而後大用此亦後世用人拘資格之常賈生不壽乃天意也必謂其痛哭傷生為非則修短有數未聞人痛哭即死者顏子早夭豈亦由不達乎漢初丞相皆用功臣至武帝相公孫始變其法文帝謙讓不肯變祖制賈生即不死亦不得居相位非必絳灌阻之絳灌武夫賈生所言彼皆不解亦非有意讒害也賈生不得大用非帝與生之過亦非絳灌之過乃由漢初定制限之東坡謂識不足不知如何而後為有識至云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不知痛哭之語出於陳政事疏今所謂治安策並非立談文帝與誼君臣相得甚深亦非戰國人抵掌立談之比東坡云云似並今所傳治安策亦未之見何也

七國之為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則禍速而易止不削則禍遲而不可收拾故晁錯議削七國未嘗謀之不臧但已發七國之禍不能將兵以當敵錚又不知周亞夫可用欲己居守使天子自將此所以入袁盎之譖而有斬於東市之禍也明建文時齊泰黃子澄議削藩王不知任將使李景隆紈袴子當之其失與錯一轍

漢削七國與明建文時事略同當時以為削亦反不削亦反固也但欲削之宜分先後次序七國惟吳最強建文時諸王惟燕最強為景帝與建文謀者宜寬待諸王以攜其黨俟吳與燕之隙以乘其機不當盡削諸王而使其協以謀我也譬如捕虎當設機檻罟獲以陷之則人不傷而虎

可獲若專恃人力與之搏則人將與虎俱斃甚或人斃而虎如故也晁錯與齊黃皆不知用機檻制虎而專恃人力以搏虎者也

殺郭解者衛青也或曰武帝欲徙解青為之言解不中徙青實愛解謂之殺解者何歟曰解之死死於青之一言青愛解實殺解也使青不言解家貧不中徙武帝徙之則解或不至於死惟其對武帝言之致武帝謂解布衣能令大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其後卒族郭解解睚眦之怨必報擅殺人不畏法誅之不為過族之過矣

游俠起於六國盛於兩漢輕死重氣借軀報仇乃墨氏之教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者也其始則不惜性命以救人急難如朱家是也其弊至以睚眦殺人則並背墨氏之教

如郭解是也解之死以睚眦殺人實由大將軍一言觸英主之忌以爲衛青殺解固非深文太史公曰遂族郭解翁伯蓋惜之也然解之死實無足惜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上失道不能養民民貧者衆又貧弱或爲富强欺陵而不能上訴於是有俠士出抑强扶弱劫富濟貧貧弱者爭倚之知有私恩不知有公義國家法令反不能行其上者猶以爲名其下者必至作亂如郭解者下一等卽爲宋江及今之會匪名爲俠士實則亂民而已漢武雖好殺公孫雖刻深殺解不爲過特不當以爲大逆而族之耳漢時動卽滅人之族此秦之弊政未革也

漢昭帝十四齡卽能辨霍光之無罪誠英明之主也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親成王猶不能釋然於周公疑其

有簒國之心至發金縢而後知之昭帝當上官桀作亂之際能辨光之忠誠以此觀之賢於成王春秋言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以昭帝視昭公不止高一等矣昭帝明足以辨奸是其天分絕高處武帝愛而立之蓋亦奇其智耳成王之年說者互異古尙書說以爲周公攝政年十四則亦與昭帝不相上下而昭帝尤勝於成王惜乎不永年耳

霍光廢昌邑王人不疑其簒位蓋以光之忠誠貫於日月信義孚於四海人可以不疑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光之廢昌邑王正孟子之意也厥後董卓司馬師桓溫劉裕皆以闇干之心行廢立之事成祖與方孝孺言寡人欲效周公輔成王耳遂以簒位豈不有愧於霍光哉

孟子言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此卽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霍光雖非貴戚其易君正用孟子之義也漢時不尊孟子故不引孟子爲證而用伊尹其實光之易君與伊尹不同伊尹放太甲未嘗別立君也光既別立宣帝猶以伊尹自居後世之廢君自恣者又以光藉口如董卓司馬師之類實爲簒弑而名倣伊霍豈非孟子所云無伊尹之志則簒哉後世乃以社稷爲重之說詆毀孟子不知此言乃責難於君耳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自來國運關乎君德患不在於剛而在於柔剛則雄才大略凡事獨斷獨行猶不失爲富强柔則優柔寡斷凡

事浸荒浸廢必至流於孱弱元帝既知恭顯陷蕭望之正宜召恭顯而明正典刑猶足謝望之於地下乃因恭顯叩頭謝罪而事遂寢所以開羣枉之門也

乾爲君象首重剛健周易一書皆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惟老子之書獨重柔然其中大有作用漢文帝學黃老深得以柔制剛之術故文帝未嘗爲小人所惑蓋外似柔而內實剛也若元帝直是柔懦與文帝不同史云優柔寡斷孝宣之業衰焉此宣帝所以謂亂我家者太子也豈眞用儒生之過乎眞用儒生望之不死矣

宦官宮妾播弄威權宜正色立朝以折羣小鴟張之氣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有奉身而退之義蕭望之爲元帝之傅宏恭石顯好國政柄力能誅恭顯則誅

之不能則去之如二疏之歸田里何至有殺身之辱哉乃不見幾而作以朋黨傾陷至死惜乎

漢亡於宦官蕭望之不欲恭顯在中書此漢室興亡一大機能從望之何至有亡國之禍然恭顯當宣帝時已在中書任事此蓋寬饒所云以刑餘爲周召也望之生逢明主言聽計從乃不能當宣帝時抗疏以爭去此樊竇使其盤踞日久根深蒂固與外戚史高相表裏爲奸元帝柔懦不明遠遜宣帝望之徒恃師傅之尊欲去恭顯而不能反遭傾陷以死由是外戚宦官相結爲害張禹孔光等懲望之之禍柔佞誤國而漢遂以亡是望之之死爲漢興亡之機其死勝於張孔之生遠矣吾獨惜其不早言之於宣帝時也

漢廷之制度天有災異策免三公免三公誠是也蓋以三公燮理陰陽也然不可專咎三公必歸咎於人主蓋天爲民而立君則天以爲子有災變人君正宜順天心下詔罪己乃可以弭天怒乃漢朝君不任其咎徒歸咎於三公已大與古人之下詔罪己意相反也

漢儒重天人之學齊學尤精伏生尚書有五行齊詩有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後之儒者皆以爲傅會不經不知天人本不相遠若謂全無應驗日食地震夫子何必載之於春秋乎漢儒以此儆戒人君誠以天子至尊惟知畏天可以藉此示警故漢時每遇災異必下詔罪己或策免三公此君臣交儆之遺意至其後不知罪己而惟歸罪三公三公燮理陰陽誠不能無罪矣然位三公之上者獨無罪乎宋王安石始爲天變不足畏之說人以爲安石罪然後世不但不罪己並不策免三公益尤安石而實效之矣

漢哀帝使董賢爲大司馬而人心不服賢亦不能保首領以沒光武使鄧禹爲大司徒卒能恢復中土以建大功而且享茅土之封焉嗚呼賢乃無聊之豎子故王莽得而殺之禹乃佐命之元勳故羣僚莫敢毁之此光武之用禹所以能成中興之業也

董賢年少人心不服鄧禹爲司徒建節西征年止二十有四不可謂非少也而人心未聞不服此固由人之度量相越亦由賢當承平之時必循資格天子不能破格用人禹當亂時不必循資格故破格不妨也

孔子不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聖人於細微之事尚必慎之故子路勸孔子主彌子而應之曰有命乃其後裔孔光猶媚董賢夫董賢哀帝幸臣與癰疽瘠環無異孔子拒之光乃媚之豈聖人之後裔所忍爲此光以經學爲帝師縱不能如申屠嘉之辱鄧通亦宜正色立朝以斥佞幸而後不愧爲大臣乃不忠於君並自絕於祖媚寵臣以固位其罪可勝言哉

平日無直言敢諫之士則臨時無仗節死義之臣爲大臣者氣節不可不講孔光世傳經術以致通顯其生平無大過惡定陶共皇之議亦能持正惟不講氣節惜身家保妻子之念重安社稷定國家之念輕屈節於董賢自不能不屈於王莽猶幸早死不列二臣不然恐朱子綱目不書莽大夫揚雄而書莽大夫孔光矣可不懼哉

陳勝將起以丹書帛置之魚腹使吳廣效狐鳴於叢祠王莽將起風益州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獻白雉又以白石丹書告安漢公莽爲皇帝陳勝只欺戍卒王莽並欺漢廷公卿大夫漢廷豈果爲所欺耶抑陽爲不知耶陳勝王莽之爲僞蓋欲以此號召人心使人惑之以爲有神助耳然而勝莽卒無成功爲僞又何益耶漢廷公卿相率爲僞固不待言吾以高祖斬白蛇張良遇黃石皆僞也世以成敗論人成則王敗則寇故以漢爲眞勝廣爲僞耳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又曰得乎邱民爲天子王莽謀篡上書頌功德者四十萬人可謂得民矣而莽卒不能保有天下豈孟子之言不信歟抑漢史所言非其實歟

莽矯情干譽當時多爲所欺其乞骸骨退位廷臣皆爲歎惋則上書頌功德亦必實有其人特四十萬則貢諛者虛張其數史臣據事直書不加論斷使人自悟其僞耳觀鮑宣七亡七死之奏則漢當哀帝時已有亡徵非王莽能亡漢也孟子言得其民斯得天下漢失民心莽以小惠要民得之莽得民心又以妄作擾民失之益可信孟子之言不妄

秦廢井田封建漢襲秦故三代規模不可復覩後人常以爲憾王莽銳意復古摹仿周禮井田封建並議舉行乃未覩復古之功反招誅滅之禍豈古制果不可復反不如秦法之可常行耶

秦廢井田所廢者秦之井田耳關東之田非秦廢也秦廢封建所廢者六國耳古之萬國三千國一千七百國非秦廢也自秦以後井田封建必不可復漢文帝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宣帝曰漢家自以制度本以王霸道雜行之此自知德不及古人故不慕復古之虛名也夫必有關雎麟趾之精意乃可行周官之法度王莽何人敢學周公遂欲行周禮並井田封建不可復者亦欲强復宜其未行而已亂也一代之興多本前代之制漢襲秦制固也襲秦制者豈獨漢乎

漢書王莽傳載莽行事多可笑有同戲劇至逃漸臺猶抱持威斗云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其愚至此漢人何以皆爲所惑且爲所制不動聲色而移漢祚殆以漢厄十世數不可挽必俟紫色鼃聲爲光武之驅除乎

古今人有相似者漢之王莽晉之桓元二人始終相似莽承世父之餘緒元承其父之餘威皆早有重名人多畏服乘國無人遂竊大寶卽位之後舉動乖謬不厭衆心以致起義者聲罪致討莽聞劉伯升起而大懼元聞劉寄奴起而大懼則其恇怯無能可知特以前之人未深悉其底蘊悏以爲雄豪而憚之耳莽敗猶抱持威斗自比聖人元敗猶攜帶書畫於途中自作起居注不理軍事始終一騃子絕相似者

陳涉一呼而天下響應曰誅無道秦也赤眉一起而天下響應曰誅王莽也秦與莽誅則天下宜安靜矣乃秦滅而楚漢爭至五年莽滅而更始之興至囂述之敗且

不止五年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生民之禍至

此豈不可嘆

原野二語乃揚子諭秦六國事揚子不知轉瞬莽敗生民之禍與秦無異故班孟堅引之以說莽事蓋秦與莽前後一轍凡大亂之作如大海風濤之起風雖靜而波濤不息亂雖平而人心猶鬨故始禍者不祥秦雖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莽雖伏誅更始赤眉皆旋踵撲滅高光後起乃得天下以禍非已發而能平亂故爲天所祐耳

光武之生因有嘉禾九穗之瑞故名曰秀有劉秀爲天子之讖劉歆改名欲以應之蔡少公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其後光武竟爲天子圖讖不甚驗乎劉歆改名卒赤其族可爲妄覬非分之戒

圖讖之學云起哀平實則不然始皇時云亡秦者胡卽圖讖也而秦亡於胡亥不得謂之不驗光武之事亦有明徵故以光武之賢明而深信讖緯遂成東漢一代風氣正以豫言其爲天子後竟驗耳劉歆不忠不孝卒滅於莽殆天誅之嘗慨兩漢經學極盛而西漢之末出一劉歆東漢之末生一王肅大爲兩漢經學之蠹二人皆僉人好作僞爲所惑者可謂無識矣

鑑古齋日記卷二

善化皮錫瑞鹿門評　靖安[illegible]庭記

漢明帝始求佛釋後世浮屠之禍[illegible]不承明帝之作俑固不能無罪也厥後梁武帝好佛反致臺城之圍唐憲宗好佛亦受金丹之禍佛不能爲福反能爲祟人猶好之殊不可解

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而英不得其死昌黎云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不信然歟佛道二教皆起東漢道有張角張魯諸賊而奉佛作賊者亦有笮融攻史佛道未興以前非加暴秦新莽之無道未有揭竿之事以無詞可執也二氏起而奸民託於妖異煽惑愚民卽太平之時不免蠢動豈亦天運之流極不能返歟而二教且增爲四

教民教不和激成滔天之禍此尤可痛哭流涕者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所以長治久安後世但知限科舉程式以定一尊而不知教出歧途足以釀亂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夫國家度支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民民者財之本也乃自理財而不務本需用日亟滋弊日深或失於損下益上則財雖萃而民益困矣或失於上下交損則民益困而財亦旋渙矣劉晏曰理財以養民爲先自古未有養民不得其財者亦未有困民而不失其財者張林上書欲章帝效桑宏羊均輸之法夫桑宏羊爲之雖能富國未免虐民張林效之恐更甚朱暉固爭誠是也章帝不聽反以責暉猶幸旋自引咎均輸之法卒置不用否則

其害可勝言哉

古來計臣之才無過劉晏若宏羊則有劉晏之才而心術不端損下益上以逢君之欲均輸平準之法命吏坐市肆盡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買之貴則賣之名爲平物價使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患實則奪民利以歸官而已史稱之曰不加賦而天下用饒葢雖不明加賦而與加賦無異宏羊雖有富國之功不免剝民之罪卜式謂烹宏羊天乃雨則當時衆皆怨之可知誅滅之禍宜其終不免也然宏羊精於心計其才有大過人者故猶能致富國之效王莽王安石皆嘗行均輸矣徒害民而並不獲利則其時之爲計臣者才不及宏羊故也若張林者未必有宏羊之才使用其言恐不利於民並不利於國章帝偶爲所惑後卒未見施

行此所以爲明主歟

楊震云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斯言也何其詞決氣壯乎或曰震爲太尉凡有關乎國家者均可力爭況奄宦專權不能收其權徒疾之惡之何益曰震非不欲奪奄豎之權葢政柄倒持非一人所能挽以大將軍何進國戚之尊誅宦官而死於宦官之手然則震又何能爲乎安帝昏昧不能用震反聽樊豐耿寶之譖收其印綬致令自殺死之日大鳥飛集喪前涕泣如雨非其忠誠可以動物耶觀震教子孫則以淸白省身則有四知時人呼爲關西孔子矯矯然可爲大臣矣

自秦制尊君卑臣無復古人敬大臣之禮漢時去古未遠古意猶未盡失丞相入朝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起猶有敬大臣之意申屠嘉以材官蹶張爲相而能廷責鄧通猶能持大臣之法也至武帝待臣下尤刻屢殺丞相公孫賀涕泣不受相印而卒族滅惟公孫宏以權術石慶以醕謹得終於位從此以後人主之命相必擇其小廉曲謹柔懦不事事者相之相臣自待亦以小廉曲謹柔懦不事事爲衣缽相傳之法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謂鄕愿爲後世相臣絕大摹本後世之稱賢相無非張禹孔光之流遭遇太平身名俱泰若逢世亂惟知惜身家保妻子而於國家毫無匡救仲長統曰世選三公取其輕言緩步此鄕曲之常人婦女之撿押耳豈不信哉間有忠義之士勉盡愚直以社稷臣自任則必爲人君所忌爲奸佞所害如楊震李固

杜喬是也漢人云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又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世變如此人何不爲中庸之胡廣而爲枉死之李杜耶政柄倒持非一人所能挽可謂有慨乎其言之而後世大臣之不可爲國勢之不能振皆在此矣爲人君者其一念之否乎

虞詡伐羌知其兵不足以當敵彼衆我寡乃增竈以示兵多使羌不疑其兵寡羌由是平與孫臏減竈之事異檀道濟伐魏糧盡而唱籌量沙使魏不敢乘機而入與虞詡增竈之意同不足而示以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有餘而示以不足敵莫能以測其狀增竈減竈量沙皆謀也其示强示弱不一也

兵家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又

曰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此其意可通於兵法范蠡張良皆深於老氏之術者其驕夫差誤項羽皆欲弱固强之計故曰兵不厭詐彼撫劍疾視者烏知之

天下未有倒持大阿而能成其事者也況投鼠忌器豈可爲大謬不然之計周章欲誅宦官鄭衆卒以自殺何異何進之誅宦官死於奄豎李訓之誅宦官亦死於奄豎乎夫宦官之爲害也如人之生癰疽也有强悍之人以刀割疽而人必死猶誅宦官而必亡也不愼之於始而誅之於終不亦晚乎

周章欲行廢立非但誅宦官也漢唐二代亡於宦官竇武何進欲誅之不克而死袁紹召董卓誅之而漢遂亡李訓鄭注欲誅之不克而死崔允召朱溫誅之而唐遂亡前後

一轍比之養癰日久醫者以刀割之癰去而人亦死最爲確論惟須說到董卓朱溫而事實始備其爲後人鑒戒亦更明

杜喬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欲立蠡吾侯使能立清河王則漢室可以振興不至流於削弱天不祚漢清河不立而立蠡吾是爲桓帝漢室由是衰微杜喬李固下獄以死直如絃死道邊惜哉

此漢室存亡之大機也李固之言曰爲天下得人難清河王有賢名梁冀亦不能奪而曹騰復慫恿梁冀以威脅廷臣立蠡吾侯胡廣趙戒不敢再爭而清河王與李杜皆不得其死豈非一言喪邦耶范蔚宗曰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乎其

然矣孟德仍出刑餘銅黨名賢子孫皁隸此亦天道之不可知者也

漢唐宋明之亡皆有黨禍唐宋明之黨猶不免爲私嫌自相傾亂以害國家若漢末黨人皆君子也生於衰亂之世徒以危言激論不阿宦官至觸其忌大殺黨人禁錮子孫罪及師友賢士滅盡國亦傾覆可不慨哉

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聖人豈教人容身固位閉口不言哉誠以括囊无咎之時不當輕試其鋒慕虛名而受實禍至於一擊不中賢人君子皆塡牢戶而小人氣燄愈張國脈遂隨以斬譬如治疾者輕用峻劑戕賊元氣不能愈人之病反以速人之死故聖人深戒之漢之黨人皆君子也惜其言語不愼意氣未平一死無補於國反促其國之亡

若郭林宗聲名最高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得免於禍殆深得言孫之道乎

桓帝雖厲昏庸然亦有一隙之明桓帝素好宦官諸臣上書皆死於獄獨楊秉上書劾宦官侯覽左悺具瑗桓帝不敢阿附宦官或殺或貶以申直臣之氣弗謂庸主無足取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一節焉可也

此桓帝所以猶愈於靈帝也桓帝時之黨禍以竇武一言而解靈帝時之黨禍乃株連徧天下可以定二帝之優劣左氏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斃也據其說可知天心甚愛人國故一君昏暴猶不至於亡惟不幸而更有昏暴之君繼之其昏暴更甚於前而亡徵乃見此漢所以不亡於桓而亡於靈也然靈帝猶未亡必至何進

召董卓以致大亂而後分爲三國此皆天心不欲速亡人國也而亡國君臣一計不了一計旋生必欲底於亡而後已不知國亡之後彼豈能獨存乎噫是亦妖孽而已矣

嗚呼東漢之亡於黨錮陳蕃竇武李膺范滂等謀誅宦者不克遂坐黨人之罪是時賢人君子一網打盡鄭康成何休皆處士亦列黨錮之內黃巾賊起始開禁錮靈帝問宦者黨人何罪對以謀危社稷夫黨人皆忠義之士豈肯謀危社稷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獨恨其以坑儒之故智而託始於興朝以黨錮之毒機而厚誣其聖哲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之亡豈非亡於黨錮乎

黨禍以漢末爲最酷張儉望門投止所過夷滅而當時崇尚名節不畏死亡皇甫規等以不入黨爲恥漢末風俗之

美非後所及而其君必一網盡之能無林宗瞻烏之歎

大臣爲國柱石處天下危亡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已任鞠躬盡瘁死生以之可也若胡廣爲相歷事六帝未聞出一讜正之言獻一匡時之計徒阿諛取容與世浮沈八十二以祿位終其身若斯人者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謂鄉愿小而言之曲學阿世大而言之弒君篡國無所不爲後世之爲相者多此類若胡廣盜竊中庸之號馮道自居長樂之老猶諺所謂惡福而蠢壽也老而不死是爲賊胡廣馮道之謂乎

漢人諺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卽爲胡廣諸人言之容容卽所謂中庸也自老莊始爲爲善毋近名爲惡毋近刑之言其意以爲惡不可爲善亦不可爲蓋深感涉世之難欲求保身之哲遂爲胡廣中庸開一門徑試觀史冊所載忠臣正士多不善終大奸權豪亦多不得其死足見善惡皆不可爲惟胡廣中庸之流富貴壽考以終其身足見老莊之言實有所見范滂臨死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悲哉言乎殆亦有感於老莊之旨乎夫老莊之爲是言但求遠害全身似亦無惡於天下然使天下皆若輩且或得志當道必膜視社稷不肯匡扶身繫安危惟思退避日夕所營營者莫非全身家保妻子之計老奸巨猾閱歷深而機變熟無非無刺同流合汙幸際太平如胡廣等未嘗不生榮死哀而邪諂橫行政事不治國家之隱患已伏於此輩之尸位素餐一旦國危或降或走如馮道事十主且歷逃累朝之寵以爲榮

豈復知天下有廉恥哉此其所謂中庸固非聖賢之所謂中庸而亦老莊所不料其流弊之至於此也

張角以妖言惑衆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極荒謬無稽之談而人深信不疑蔓延八州旋亦撲滅蓋此等亂人用妖術惑愚民倡亂則有餘成事則不足如晉之孫恩宋之王則明之唐賽兒皆張角之類也

以妖言邪術倡亂者始於張角後之妖人皆祖張角嘗見諾皋記云天劉翁爲天張翁所篡後世之天帝皆姓張其說荒唐可笑而不知所自來翟晴江云此乃張角謀代漢之妖言乃知其說本於角也而今人猶信之何耶

天下大患常伏於其所偏重之處以致勢所浸淫釀爲大變而不可救桓靈時錮黨之禍名士駢殉此偏重在

宦官也宦官爲害甚烈人皆欲誅之自蕃武欲誅宦官不召外兵以爲之備故內外無援身死奄豎之手何進召董卓以誅奸鋤佞之權假之酖后弑君之賊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是無知人之哲也蘇子由曰猛虎在山荷戈往刺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若能高其垣墻時伺而謹防之虎亦安能爲害吾謂何進不獨往刺虎又招夫磨牙舐舌勝於虎者焉則未有不反噬者也或曰何進誅宦官實袁紹爲之謀其罪在紹然春秋責備之義歸之首惡進之召卓又何辭焉

三代以下惟漢唐規模濶大國富兵强無宦官蝨於其間享國千年可也乃以敵國外患强臣亂民所不能亡之國而刑餘之人能亡之所謂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

於所溺也或謂當時只宜去其首惡撫其餘黨則宦官之禍可弭不應盡誅其人然考漢時此事未嘗不行而終無大益如王甫誅矣曹節等之橫如故也蹇碩誅矣張讓等之橫如故也據此觀之宦官根株蟠結已深必非去一二人所能懲戒袁紹等之盡殲其類固屬酷虐亦由宦官罪惡貫盈不至盡殲其類不止也此輩之死固不足惜而漢四百年之國祚自此斬焉豈不哀哉何進議誅宦官宦官大懼皆詣大將軍請命惟所處置此眞千載一時之會陳竇所未能致者也使進於是時盡執諸人責數其罪重者加之以刑次者投之於遠其餘宥其生命收其權任將所操兵柄歸之威望重臣中書政本皆用士類則數百年之積弊一朝盡滌此大快事亦極易事也乃進誤用袁紹諸人之說必欲盡誅其類又狐疑不斷以至事久變生此實大失機會至召外兵淸君側尤爲非計況董卓狼子野心豈可倒授以柄使其時進不爲宦官所殺卓至又將何以處之吾恐何進亦將如唐之崔允死於朱温之手矣事不成而爲宦官所殺使後人猶哀憐之進之幸也

曹操云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可見曹操之才在二袁劉表之上有聖主駕馭之則其才亦非必不可用武帝詔曰夫覂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漢獻帝若英明能駕馭操則操必爲能臣許劭云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其深知操者乎

王船山以曹操爲可馭袁紹爲難馭惜王允誅董卓後未能收用曹操孫策此論發前人所未發然當時實無有能

駕馭曹操者於是治世之能臣變爲亂世之奸雄操墓不得題征西將軍曹侯且有七十二疑冢矣

孔融名重海內曹操所憚操授意路粹遂誣融與禰衡謂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母之於子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此等語大可駭北海豈肯出此悖逆之言哉北海頗喜詼嘲嘗嘲曹操以甄氏賜曹丕云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粹爲此言或因其詼諧而加誣之耳曹丕典論亦以嘲戲稱北海云

孔北海志大才疏然素以名敎爲重父母何親之語必非北海之言路粹誣之耳然即此可見當時已有此種風氣同於晉人放蕩蓋原出於莊老而又甚焉其弊至於不顧

天倫盡棄名敎兩漢純樸之風至此一變雖言不出北海其時必有爲此言者殆亦天地之氣運使之然乎若操欲移祚先除異已至於覆巢之下並無完卵奸雄辣手大抵如是

孟子曰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國不能敵秦使同心協力合衆弱以當一強秦亦未必不可敵乃自相攻擊底於敗亡是猶鷸蚌相爭適足爲漁人利耳漢末天下三分吳蜀之勢皆不敵魏必合吳蜀二國然後可以當之事與六國正同魯子敬與武侯計之熟矣惜子敬死而事變武侯亦不得竟行其志耳

曹操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方作書筆落於地觀操之懼孫劉相合則知孫劉不應相攻當時孫劉能同心協力曹氏未必敢篡卽篡而二國無隙先主可趁此時聲罪致討或亦足以恢復中原乃孫不知此而襲取荊州劉不知此因孫襲取荊州而謀伐吳於是曹丕乘此機而篡漢矣丕篡漢而先主與吳連兵不能舍之而伐魏中原不可問矣武侯變計和吳而事機已失豈非貪小利而忽大計哉

袁了凡曰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使吳蜀二主趁此師直爲壯之氣躡彼之困命三騎將間道銜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等以重兵臨之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擒惜乎孫權劉備不知出此也案此亦未盡然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兵雖敗歸布置猶密當時孫劉協力僅得江陵而卒不得襄陽安

能擒操哉至於日爭荊州曾無遠志致使奸雄氣燄復張有踞爐火上語則誠失計之甚者矣

古今三大戰赤壁也淝水也采石也皆南兵勝北而東南半壁賴以少安赤壁戰後孫劉未嘗不乘勢以蹙操失在兩家各懷猜忌不能一心故西不能越襄陽東不能越合肥於操之勢終無大損武侯隆中之對已謂荊州天所以資將軍乃昭烈不乘劉表之死以取荊州使其入於曹操後又半入於孫權赤壁戰後乃與操爭荊州又向權借荊州卒之不得襄陽且以借荊州與孫權啟釁昭烈既信武侯乃不從隆中之言何也若以爲不忍於劉表後又何以忍於劉璋乎得毋劉琮已降操兵已迫雖取之亦不能自固故特不敢以爲名乎

古今立天下之大功成天下之大業者必有人爲之謀主下至成偏安之局亦必有人扶持而後可苟且圖存

昭烈能用孔明龐士元一時人才輻輳於蜀故當魏之强盛不能遽翦蜀祀必待後主昏庸之主出而後司馬氏一舉滅之非用賢之效哉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惟德操有知人之明昭烈有用人之哲用孔明以維社稷享數十年偏安之福較諸袁紹有田豐沮授而不用者相去遠矣

彭躬菴極稱德操之言可以追配虞廷十六字魏叔子篤服以爲定論德操所謂儒生乃墨守章句不識古今之儒也所謂俗吏乃專習律例不知通變之吏也至所謂識時務之俊傑乃伏龍鳳雛二人必如此人乃足當俊傑之名

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雖以曹操孫權知人善任武侯不爲之用先主以帝室之胄三顧草廬乃出其出處之正伊尹三聘無以過之故能一出而指揮若定武侯嘗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蓋必澹泊寧靜方可出而匡濟天下今之大局半誤於墨守章句專習律例兩種人以其不識時務之故而自謂通曉時務者又指天畫地反爲儒生俗吏所笑蓋由其於澹泊寧靜之學全未有得故不能如武侯之謹慎不免躁擾也其囂然自以爲俊傑或亦由誤會德操之言然亦豈可因此而疑德操之言爲過乎

天心去漢英雄競起曹丕代漢而有天下封帝爲山陽公當曹操之時諸臣下上書謂漢祚已絕可以篡漢操則曰天命在孤吾其爲周文王矣夫操身握重權無異於爲天子必不肯居天子之名豈非以已事獻帝苟篡漢而代顯然居篡奪之名乎此操所以待其子丕篡位也操自比周文王而以丕比武王夫亦曰武王伐紂文王未嘗伐紂也丕既篡漢封帝以不臣之禮以視六朝之篡位必弒前朝之君者相去遠矣

操嘗讀書與聞名敎故其行事雖悖亦間能循理且知矯飾外貌異於高歡宇文泰侯景朱溫之流操嘗曰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亦當時實情使無操則二袁諸人皆將篡漢其行事之悖恐有更甚於操者獻帝奔走蒙塵人皆不顧操獨取而奉之埽平漢已失之天下不可謂無功勞操之勢可以代漢乃身不取而俟其子不可謂其不畏淸議此船山先生所以猶有取於操也然此

非獨操可取也光武崇重卓茂敬禮嚴光一時風氣丕變皆以節義爲尙故東漢之末人重名節黨錮諸賢百折不撓其時淸議極嚴故雖以操之奸雄猶不能無忌憚是知有天下者當以名爲治不當使人爭趨於利以至貪亂而敢爲曹操之所不敢爲也

曹爽有天子在手爲護身符正可當懿之閉城門挾天子以令諸侯召四方之兵爲之輔加懿以無君之罪誅之如反掌耳又有桓範爲之謀糧無憂其不足兵備糧足事非無濟乃爽失其機受懿之騙以大將軍權盡歸之懿而卒罹族滅之禍懿假風痺不能譎曹操而能譎曹爽哀哉

司馬懿之才不及曹操亦無操之大功而心之險毒過之僞稱疾以誆曹爽而忽起閉門拒之爽若能從桓範之言討其不納天子之罪不知懿將何以應之懿之敢爲此者其智能料駑馬戀棧豆有智囊不能用也曹氏之亡亦有天數明帝託孤於燕王宇以曹肇夏侯獻輔政而懿初不與則懿不過一邊將而已豈能執朝權哉乃肇獻輕躁失言劉放孫資懼而變計奪燕王肇獻之權以畀曹爽與懿爽庸懦無能卒爲懿所制於是三馬同槽之禍發矣豈非天哉至若武侯早終則尤一姓不再興之兆使當爽懿相爭之時武侯尙在則是恢復中原一大機會矣

司馬穰苴之治兵也軍令嚴肅士卒用命周亞夫之爲將也請以軍禮見天子當文帝勞軍欲開壁門軍吏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文帝爲之改容此

皆將帥有權雖君命亦有所不受也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夫以武侯之明豈不知君命之重哉蓋以古者之命將也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任其所爲無掣肘之患故雖鑿凶門臨大敵自可操必勝之權自唐以奄人監軍金以近習監軍明既用奄人又以兵部郎持紅旗督戰其每戰輒敗非將之過乃任將之過

武侯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武侯明於古軍禮也然古法至後世已不可用由於其君疑忌將帥惟恐其有權事從中制授以方略如掣騏驥之足而責以千里雖敗而不悔也且後世非獨將帥無權也並相臣亦無權唐韋澳之對周墀曰願相公無權此因有感於李德裕權重致敗而發後世之臣以社稷爲己任者多不善終而尸素庸臣乃謝權不作事以安享祿位夫將相大臣君之耳目股肱也人無耳目股肱不能爲人國無將相何能爲國將相無權則亦猶人雖有耳目而聾瞶雖有手足而癱瘓耳何怪其萬事墮哉

弑曹髦者司馬昭賈充也或曰執戈刺髦者成濟耳司馬昭賈充烏能弑髦曰成濟刺髦實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趙穿弑靈公董狐不書趙穿弑其君夷皋而書趙盾弑其君夷皋蓋弑君雖出於趙穿之手主謀則實在趙盾故盾不能逃弑君之罪今斷命案毆人之罪輕主謀之罪重即此意也

漢儒以春秋斷獄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今其書不傳如

司馬昭賈充成濟之事以趙盾弑君之書法斷之則司馬昭之罪無可逃矣雖斬賈充不足以謝天下況並不能殺充而徒以成濟塞天下之謗乎此所謂以一鼠首爲殉者也朱溫殺朱友恭氏叔琮正類此

賈充之奸晉臣盡死力以排之餞充於夕陽亭荀勖爲之謀遂有賈南風之禍致楊后上書賈后稱妾楊氏請全母命姑屈於婦彝倫喪盡若不逐齊王攸則蝦蟆天子雖愚或不至受制於賈后勖又勸武帝逐齊王攸而晉之亂機遂發亂晉者荀勖也

此邵康節詩所以云禍在夕陽亭一語也荀勖由中書遷官而人賀之勖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耶是其爲人一患得患失之鄙夫其留賈充譖齊王皆顧一身不顧國耳

太學生董養聞賈后殺其姑登明倫堂而歎曰朝廷設此堂何爲乎晉惟人倫道盡故五胡得以亂華正以中國已有夷風乃爲夷狄所乘能無辛有伊川之歎

張華文學爲一時之冠有平吳之功負朝野之望後爲元輔委蛇於惠帝賈后之朝作女史箴以諷賈后彌縫闕失不激不隨里克所謂中立其免者華近之矣而卒不免於禍與里克同豈保身之術尚未工歟

華非獨以文學擅名當時稱爲智謀之士始爲荀勖等所扼不容其立於朝於惠帝時卒當大任宜可大有爲矣而卒不能匡正畏首畏尾未能保國亦未能保身豈其智明於前而忽昏於後哉年老精銷氣衰膽怯閱歷深而身家之念重趨避熟而得失之計工徒爲中立其免之謀遂無

挺身犯難之力其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夫事必出於萬全而後敢爲天下無可爲之事矣惡貫滿盈神人共憤不乘此機以謀定亂則機將爲他人所乘至於他人乘機而起必以助亂之罪歸之而終不能免禍此華所以拒裴頠劉卞之計不用欲優遊以保餘年而卒不得也華卽張禹孔光之流禹光幸而得免終身寵榮而華遇禍不能逃此其中亦有天焉華不善終故史憫之爲之末減其罪然華誤國之罪無可逭一死不足塞責船山先生以爲君子於其死也不憫之

夫聖王之治天下也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故四鄰懾服無戎狄之禍也周衰以來戎狄竄處中國至始皇乃盡驅之出塞築長城以界胡卻匈奴七百餘里使胡

人不敢南向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向微始皇震之以威恐五胡亂華不待東晉將有被髮左衽之患也晉武帝時戎狄久已竄處華夏郭欽進徙戎之說武帝不從後江統又進徙戎之論惠帝又不從使武帝乘破吳之兵威從郭欽之言策逐胡人於塞外如反掌之易耳至於江統進徙戎之策此時已遲而況猶不知徙乎所以八王樹兵五胡亂華懷愍二帝青衣行酒於狄庭亦武帝有以取之也

列國時所謂夷狄如今之回苗猺人蓋自夏商之衰已竄伏中國三代盛時以德服之列在朝貢周衰已猾夏侵軼桓文創霸懾之以威然猶未能盡服之也始皇驅之出塞當時中國無復夷狄其摧陷廓清之力實大有功於中國始皇自謂功過三王此一事足以當之矣漢人不知遠慮居匈奴南單于於西河徙西羌於三輔至魏晉已寇掠爲患故郭欽欲乘平吳之威遷之塞外使其謀見用則始皇之功再見於晉無五胡亂華之禍矣惜乎武帝狃於晏安不用其言至江統獻計於惠帝之時已遲不及事且恐激之使變而當時猶不知警兄弟內鬩且欲藉劉淵以爲援於是五胡迭興幷歸拓拔代北之裔列於衣冠神明之胄翦爲左衽西北漸染夷俗東南獨盛儒風殆亦天道之變遷不可挽耶

昔楚康王戮子南棄疾不仕楚人勸之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自縊死平王殺伍奢子胥爲之報仇蓋有罪之父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棄疾是也無

辜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忍以義掩親伍子胥是也王儀歸罪於司馬昭昭怒而殺之其子王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遂不仕晉知棄父事仇爲不可也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之不宜事晉也明矣乃紹因山濤之薦棄父事仇若非蕩陰之役盡忠於晉何以贖事仇之罪乎

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公羊之義也左氏之義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是不論父之有罪無罪君之有道無道皆不得以父仇君矣若嵇康與司馬昭同爲魏臣並無君臣之分康非昭所得殺且無罪而濫殺則紹更當仇晉而不當仕晉矣山濤薦紹使仕而紹疑之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時以爲名言紹從

之仕晉而卒爲晉死論者謂濤此言非敎孝之道紹能忠而不能孝然責紹不應仕晉可也仕晉不爲晉死不可也若王裒者乃眞孝乎

陸士衡潘安仁皆有取死之道蕩陰之役惠帝親征陸士衡督兵與惠帝抗衡夫惠帝雖愚君也士衡雖賢臣也自古未有以臣伐君而能濟其事者是猶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成都王穎士卒見天子督戰不戰而潰士衡因此見譖不保首領以沒潘安仁從賈后之言作僞詔以誣陷太子此等喪心之事愚夫尚不肯爲況身列儒林自許爲才人者敢行此事陸潘之死皆自取也豈得以爲濫殺才人哉

安仁乾沒不已其母已早戒之諂附權戚望塵輒拜其與

石崇白首同歸不足惜矣士衡吳之世臣出自敵國顧榮張翰以世亂勸其歸吳若能見機將來可爲中興佐命矣乃謂成都可與共功戀權不去士衡雖屢世爲將而身本文士未嘗將兵又以南人猝執大權衆心未服且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臣抗君一敗之後讒言遂入乃思華亭鶴唳不亦晚乎陸海潘江爲一時文士之冠而皆不免懷琬玉以就煨塵此固文人之厄亦由有文無行以自速其禍也

袁紹不用田豐之言敗於曹操趙染不從魯徽之計敗於索綝二人素有輕敵之心故愎諫而又不設備莫敖伐羅之役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卒爲羅盧戎所敗莫敖縊於荒谷豈非自用之過歟使袁紹趙染因不從田豐魯徽之言以致敗能改悔而任用二人則可立於不敗之地柰何不用田豐而反殺田豐不用魯徽而反殺魯徽乎

袁紹不用田豐之言而致敗歸而反殺田豐曹操不用諫征柳城之言而得勝歸而反賞諸進諫者其事之相反如此袁曹二人之優劣不可以尺寸計袁爲曹滅不亦宜乎趙染本南陽王模之將降賊而弑其主又爲賊用而反攻晉師不殺魯徽其能免乎此又不足道者也

古來名將力支危局將佛其忠義之氣必持以堅忍之心鞠躬盡瘁爲所當爲以之再造乾坤重光日月此心始安不幸天不欲平治天下恢復中原出師未捷大將星沈如晉劉琨深可悲也夫自五胡猾夏天子蒙塵此眞人臣不共戴天之仇稍有血氣明大義者亦應臥薪

嘗膽尅期滅敵以雪國家之恥而不容須臾緩矣況琨丹心素著義憤尤深枕戈待旦常以殲敵爲己任者哉柰何天不祚晉不能恢復中原且死於段匹磾之手劉琨既死祖逖又死故賊臣王敦敢起叛志殺周顗戴淵以無此二人扶持之故也

賈謐雖以外戚擅權頗知收召名士當時所稱二十四友如陸士衡潘安仁左太沖皆一時之冠然諸人不過文人無甚建白其當大任有建白者惟劉琨耳琨志大才疎因愛嬖寵濫殺令狐遂以致敗其禍亦由自取獨其忠義之氣百折不回以致晉陽既覆容身無所不得已應匹磾之招卒死匹磾之手其寄盧諶曰時復相與舉觴破涕爲笑譬猶積疢彌年欲以一丸消之其可得乎誠哉其可悲也

讀其扶風歌令人流涕匹磾因琨尚不敢殺王敦忌琨使殺之琨聞之曰處仲使來不使我見是殺我也然則琨雖死於匹磾之手實死於賊敦之手與周戴二人何異哉祖逖對王敦使云傳語阿黑何敢不遜敦不敢動士稚死而敦遂謀逆此其保障東南之功亦大矣

陳頵遺王導書曰有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嗚呼晉尚清談之習安得有挺身犯難之臣以紓君國危亡之禍而保種族翦滅之虞哉導有江左夷吾之號亦坐視神州之亡獨有一陶桓公運甓習勞分陰必惜故卒能討陳敏以宣勤平杜弢而奏凱誅郭默而四鄰懼殲蘇峻而幾甸清皆由桓公平日運甓之功惟顧命一事恥不與尚爲公恨之耳

東漢崇尚名節三代下所僅見至魏武好刑名魏文慕通達於是變崇尚名節之俗而爲放棄名檢之風其端開於竹林諸賢阮步兵等佯狂酣醉藉以免禍謂禮豈爲我輩設頹然自放於禮法之外人情莫不惡拘謹而好放蕩有不趨之若鶩者乎試讀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古人之教子弟何等嚴肅故其時無不循循規矩此三代以上所以人心安靜風俗純美皆由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後世以灑埽應對爲末節初不措意於是小學廢置不講子弟無所遵循賤防貴少陵長不以爲忌人心風俗之不古皆由於是觀於晉時放棄禮法其弊至於人倫道盡其所談者老莊也後人以爲戒無復言矣自宋以來好談天人性命其持論似正而高而不切空而無實亦與老莊無殊此陸放翁之詩所云夷甫諸人骨作塵至今黃屋尚東巡也今之談漢學者草木蟲魚支離破碎談宋學者良知性理虛無渺茫所學不同而其無益於時亦同浴而譏裸裎耳豈獨老莊能誤國乎夫古今之大患患在空談其理而不習其事坐談則逸習事則勞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故議論多而成功少晉尚清言始於竹林諸公及王弼何晏崇虛無而薄世務當時裴頠著崇有論以矯之而不能變洎及南渡此風猶盛王導謝安雖賢皆未免於積習惟陶士行起於鄱陽孤寒未染中原名士之風故不尚空談專求實事其時有卞壺欲矯正一時之弊而死於蘇峻未竟其用惜哉

天生英雄豪傑必有善識英雄豪傑之人而後英雄豪傑可展其才不然雖英豪挺生而無善識英豪之人則英豪轉爲他人用矣不且有失人之惜哉魏惠王有商鞅不能重用又不能從公叔痤之言殺之鞅奔秦而大爲魏患桓溫既見王猛當重任之則平定中原如反掌耳溫不能用猛遂就苻堅而爲之謀由溫無知人之識所致也

桓溫謂王猛曰關中豪傑未有至者夫關中豪傑孰有過於猛乎溫爲此言是不以豪傑待猛矣既而曰江東無卿比也溫既知江東無猛比而不即重用之此猛之所以不就甯留其身以待時也晉重門第輕北人晚過江者率以荒傖目之猛即就溫亦必不能大用觀猛孫鎮惡爲南人嫉害即可知猛不能得志於江東矣侯朝宗論猛不欲就

溫知溫必謀簒似未必然

苻堅以數十萬之衆侵至淝水當時晉之將相皆戰慄束手卽桓沖亦懼有左衽之患獨謝安石命駕出遊山墅與謝元圍棋桓沖以遊談不暇疑之不知安之遊談非以國事爲戲正以安人之心也夫安爲大臣苟恐懼形於色則人心愈擾將士賴誰鎮撫必取敗亡又安有淝水之大捷哉

凡任國家大事者無事之時當未雨綢繆不可狃於閒暇而般樂怠傲至有事之時當臨機應變反宜示以閒暇而毋震動張皇蜀漢費禕之拒魏兵宋寇準之禦契丹皆用此法雖云矯情鎮物實亦識量過人若無過人之量恐卽欲矯情而莫能矯矣謝安石夷然賭墅人但服其鎮靜不知其先用謝元募北府兵戰無不勝所以有恃無恐若全無可恃而徒然鎮靜豈非眞以國爲戲耶

燭之武片言卻秦晉之師魯仲連談笑卻邯鄲之圍晉之謝安石亦能圍棋賭墅而卻苻堅之師其奇謀大計足以繼古人矣嗚呼晉尚清談之習所用之人皆僨事亡國之輩安石出於清談之內獨不爲清談以誤國王伯厚曰不可以清談議晉豈不信歟

東晉時負蒼生重望者有二人焉一爲殷浩一爲謝安皆當爲處士未出山以前以工文學善清談著名天下覘其出處以卜江左安危乃殷浩一出而僨軍誤國聲名頓損卒至終身廢棄而謝安一出獨能息桓溫覬覦以靖內難拒苻堅之侵軼以勝外兵清談同宿望同而兩人成敗不同是知風會所趨眞僞雜出用人者當深知其蘊蓄盡信爲眞非也盡疑爲僞亦非也

或曰王坦之謝安石皆晉室大臣當桓溫廢立未嘗沮止其事毋乃近於不忠乎曰是烏足知坦之安石哉桓溫有震主之權當時天子僅擁虛位坦之安石不力爭之以爲事勢既成非可以口舌止之也況安石爲桓溫所薦則安石初爲溫之部下雖後遷至吏部尚書而其權力不能抗溫溫入朝行廢立王彪之知其意卽呈霍光傳彪之豈忍助溫爲逆乎蓋亦知爭之無益至溫謀九錫則彪之止之後人於三人不無遺議亦未本時勢立論也

大臣爲國當深思遠慮求通權達變之術不可徒逞一朝

之忿以沽直名圖愚夫愚婦之稱頌而已也晉自南渡兵權偏重於荆襄王敦桓溫皆挾兵權以脅制朝廷莫能與抗王謝諸公雖當重任而兵權不屬焉故當時皆無以抗溫不能不聽其所爲溫年已六十餘蓋知其不能久而姑虛與委蛇使不速至決裂而已若溫不死必欲謀簒不知諸公將何以待之也溫死而權歸謝乃使謝元募北府兵國家有兵恃以無恐苻堅內犯桓沖遣兵入衞謝傅卻之蓋不欲使桓氏有功而示以不假荆州之兵爲重也謝傅經濟於此可見一斑深知强國在兵故能拒苻秦而服桓氏

王猛勸苻堅殺慕容垂猶范增之勸項羽殺漢高祖也苻堅不忍殺慕容垂猶項羽之不忍殺高祖也人已來

降殺之不義苻堅有君人之度有假仁義之心故能雄視西陲或議苻堅不殺垂致後有鮮卑之害不知當時卽殺垂亦未能除後患董卓旣除以爲漢室可安而曹操爲禍甚於董卓除患固難盡矣然則堅雖殺百垂亦奚益乎

苻堅寵育鮮卑貽魚羊食人之禍論者或云不殺慕容氏所致然殺降不祥鮮卑種類可勝旣乎卽殺垂而垂之子農隆弟德姪楷紹等皆雄才也又可盡誅乎苻堅此等處有君人之度其亡初不由此猶項羽之亡不由未殺漢祖也

漢昭烈帝遺詔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則輔之若其不材君可自取夫以武侯之純忠大節故昭烈信任不疑

武侯亦輔少主而不至萌不臣之心桓溫何如人也簡文帝乃欲仿昭烈之故事嗚呼桓溫敢行廢立蓄不臣之心久矣此詔一行則晉之社稷不爲晉有而爲桓溫有矣幸有王坦之毁詔桓溫終不能移晉祚非王謝扶持之力耶

簡文輔政久矣當時實居周公之任桓溫廢君而立簡文簡文當誓死不立以折溫之邪心伸天地之正氣則無愧於周公乃直受之而不辭則簡文有貪位之心疑於與溫同謀簒矣臨終遺詔欲以大位讓得毋感其推戴之情而不復爲社稷之計耶謝安以簡文爲惠帝之流特清談差勝耳然則簡文之爲人可知

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誠以國君輕敵則亡國將帥輕敵則喪師也苻堅伐晉恃投鞭斷流之衆不設備故有淝水之敗而國亦由是亡向使堅以兵爲凶器戰爲逆德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如楚莊王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如田單攻狄不下問計於仲連後卒克狄韓信問計於李左車後卒定燕則常立於不敗之地又何致有淝水之敗哉

苻堅之敗由於輕脫自恃百萬之衆投鞭可以斷流又不待百萬之衆齊至棄其六軍以赴苻融融號有智謀力諫不可伐晉乃得晉之求救者遽以恐晉人遁告堅而堅棄軍赴之以致大敗乃天將亡堅而死融故先奪其魄也

自古以妖術起事者始於黃巾賊張角煽惑人心一呼

百萬之衆黨徧天下卒無成功後竟敗死孫泰以妖術惑晉覬晉之衰微遂謀作亂傳至孫恩盧循其勢大熾亦如張角之無成而死然則妖術之不足成事可知矣黃巾初起八州響應孫恩作亂三吳皆擾可謂妖人之極猖獗者矣而卒皆破滅可見用妖術以起事者必不能成事至於國家大計更未有恃妖術以成功者而用妖術以誤事則往往有之宋之郭京明之申甫其明證也宋孫傅何桌皆殉國難而信任郭京明金聲亦盡節徽州而信任申甫此皆忠臣義士而不免誤用妖人殆所謂病急亂投醫乎

劉裕乘晉祚之衰值桓元之亂舉義兵以討賊爲名遂簒司馬氏而有天下嗚呼裕之此舉果合於義乎董卓

擅行廢立將謀篡漢曹操以誅卓爲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起窺伺神器之心而曰天命在孤吾其爲周文王矣可見古之起義兵淸君側之惡者多無以善其後也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則天以爲子民自戴之以爲父而自君德衰微奸臣起篡奪之心者未嘗不執斯言以藉口也及有一人起義兵討賊而尤有甚於賊者皆以欲爲天子之故也然則起義者可盡信耶

忠奸難辨也世變無常也曹操起義兵討董卓卒之代漢者操劉裕起義兵討桓元卒之代晉者裕夫曹操劉裕起兵之時忠義奮發非必遽有窺竊神器之謀也大功既成人心歸附勢成騎虎遂動窺伺之心古來起義兵者功多不成一或成功則義兵轉爲不義其前之討賊誅逆者且自蹈之矣

苻登爲堅報仇以三萬騎大破姚萇兵其績可謂奇矣柰天不祚秦欲斬其祀後竟師喪將囚后爲萇執殆亦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觀人臣之謀匡復亦然當國家多難之秋雖知其必亡猶必欲挽回天心使社稷不至絕血食純臣謀國之心固如是也宋張世傑禱天欲宋不亡後卒舟覆抑獨何哉

苻登之起其鋒甚銳刻鉾鎧爲死休字誓報苻堅之仇屢戰屢勝秦幾復振其後卒爲姚萇所敗以至於亡固由登之氣衰亦一姓不再興不爲天所佑耳宋明兩代之亡忠義之士湛其家族不能挽回天命彼豈不知事之不濟乎蓋亦猶龍比之死諫夷齊之甘餓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横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大功既成遂萌篡位之心既已得國又必殺其故主則寄奴一亂臣賊子所謂以身許國者安在哉後蕭齊篡宋弑宋之君僇宋之宗室蓋天憫晉主之甘心讓位而爲劉裕所弑故假手於蕭道成爲晉報仇天道昭昭報復不爽可畏也乎

後世篡竊之主自比舜禹始於王莽而曹丕司馬炎繼之然孺子嬰未嘗被害丕炎封漢獻魏陳留王皆依古禮尊之不臣漢獻薨仍謚以帝號雖不能比三代尊二王後與三恪之制猶頗知慕虛名未敢弑故主也劉裕自顧年老子孫甚弱且桓元未弑晉帝而已得挾之以爲資恐人亦將效尤故欲弑之以絕人望自此以後易代之主無得免者梁武不欲弑齊和帝誤聽沈約六代享國不永未必不因此也作俑始裕故天報尤酷子五人不得良死不待蕭道成滅宋之日後惟唐高祖宋太祖不弑故主宋主且立不殺柴氏子孫之碑故唐宋享國久長孰謂天道無知乎

昔楚殺子玉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秦殺白起諸侯酌酒相賀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爲赦其境內宋殺岳武穆金人亦相賀宋將檀道濟爲敵人所憚使不信讒而殺之猶足以支强敵乃必殺道濟使魏人無所忌憚毁干城以資敵國內爲本朝墮黨外爲敵國報仇何以敵佛貍乎

劉奇奴滅秦與南燕而取蜀皆師武臣力也乃顧其子無駕馭英雄之才恐身後不可制關王鎮惡沈田子諸將於關中使其自相殘殺甯使赫連勃勃得長安不欲以資鎮惡於是已得之中原復失之於夷狄其計可謂左矣其遺命謂道濟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是道濟非宋祖所忌也文帝乃以其時病將僅此一人惟恐駕馭爲難必殺之而後已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又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文帝猶不自諒使王元謨等白面少年輕挑强敵謂觀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至虜馬飲江水乃登石頭城太息流涕謂道濟在不至此是猶拊髀而思頗牧不亦晚哉

夫善圖者必抗其吭善兵者必審其機善謀國者參觀互考權其勢之難易時之可否如奕者之棋無虛著如醫者之痛下鍼砭然後可以轉貧爲富轉弱爲强也魏多禁封良田民閒苦於貧乏高允因魏主問以何政爲先允答以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其君聞之悉除其禁百姓始富皆允之力

外國之君入主中國以拓拔氏爲最優其君多英明其臣多賢良以視遼金元皆遠勝之雖未能統一華夏而規模宏遠矣高允爲人謙恭正直事君不欺卒能自全於猜暴之朝崔浩遭族滅之誅允與之共事而獨蒙宥殆天所以報仁人乎魏主能聽其言仁政施及於民非徒以雄武逞暴者也

魏主燾滅佛教誅沙門似能闢邪崇正然不先下禁約之令而猝加以非常之刑是不教而殺也且魏主與崔浩皆崇奉寇謙之天師道信道教而毀佛教是以邪攻邪非眞能闢邪而崇正者何怪其不能除佛教而反張其燄乎

自漢時佛教入中國至六朝唐時尤盛韓文公憤之有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語文公至今又千年矣未聞見之施行卽六朝唐時亦有志滅佛教者而不旋踵卽復其故說者以爲佛眞有神不可滅矣以予觀之亦未盡然釋子嘗云天生三武禍吾宗所謂三武者魏道武北周武帝唐武宗也魏道武唐武宗皆信道不信佛其滅佛教由道士所從臾是皆不能無惑於邪說以邪攻邪宜乎不行道武因蓋吳反疑僧人同謀見寺有兵器室藏婦女遂下令殺僧天下之僧豈皆應殺刑尤濫矣惟周武於釋道皆無所惑亦不濫殺僧人惜不永年而國旋亡耳有國者果能復古制行教化使人人皆不惑於二氏之說何不可去二氏而專行孔教乎

太子劭謀逆袁淑預聞其事不亟以謀逆之事告文帝而乃祕而不言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後文帝被弑袁淑亦爲劭所殺假令淑當日因劭謀逆力諫其事不可行劭有悔心或從淑言而止卽劭不從殺淑而淑死亦榮矣乃不能阻止其事又不能宣白其謀以爲中立可以免禍孰意竟不能免劭之殺乎

袁淑文人也其不從劭謀而又不能舉發或由爲劭劫持劭謀既成必不使淑能告文帝也然淑爲宮僚劭謀弑逆

非一朝一夕之事淑既平日不能諫止於先又不能豫防其謀以告帝於後至於臨時爭之則無及矣淑能一死似無可責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論之則不能無議耳

魏主求酒於臧質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幸而不克設魏兵大勝宋之宗社且壞於質之手不亦危哉質之封溲便以爲伸吾之義憤而已何暇更計其後患其亦愚悍之夫歟宋華元之類也

爲人臣者固不宜致敬於敵國之君然或强弱之勢不敵而必招强敵之怒以爲忠憤之道宜爾則亦往往誤事堅守固拒不降是也怒之使其致死則非也愚人以爲快心何所見之淺耶

從來能納諫之君雖暴虐無道猶不至於覆國至拒諫

以殺諫臣則喪國之禍可立而待也顏竣以藩邸舊臣數懇切諫諍宋主不悅借竟陵王誕謀反之事以誣竣治其忤旨之罪國亦未能久享觀於此則知魏主能容古弼洵拓拔氏之賢君宋豈能及魏耶

殺戮諫臣非止暴虐無道之君也卽英主亦不免蓋人主英明則自矜其才智惡聞匡正之言以爲彼皆沽名逆耳之辭令人不適始雖容之終必殺之而後快唐太宗能納諫其於魏徵可謂千載一遇猶有會須殺此田舍翁之語況宋主乎

沈慶之時年八十猶不告退以致直諫忤旨宋子業使沈攸之殺之嗚呼吾未嘗不爲慶之恨也爲慶之計者能如西漢二疏告退雖子業不能如漢宣帝送二疏金帛亦不致殺之矣然則殺身之禍慶之亦由自取顏魯公亦八十不退爲李希烈所殺豈亦如慶之貪慕祿位耶

沈公與顏魯公皆純忠大節之人未必貪慕祿位皆心存君國不能決然舍去耳然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二公年過八十久過懸車之年何猶濡忍不決且其時皆近危亂必欲留其身以待禍之至雖忠而不免於愚矣沈目不知書嘗口占詩應詔曰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盛世何愧張子房又嘗謂何偃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返是沈已辭榮致仕矣乃不決去而卒及禍惜哉

宋明帝以子幼弱翦除兄弟卽外戚王景文亦不見信可謂防之甚密豈知天下之事有防之不及防者假令

明帝以孤託休仁卽休仁謀篡神器不至爲外人所奪不然託之於王景文亦必能輔太子乃休仁賜盡王景仁賜死是疑其可信也而託孤於褚淵是又信其可疑也欲大寶不爲蕭齊所奪其可得乎

人主所重莫重於知人託孤寄命之人尤不可不慎顓如漢武託孤於霍光昭烈託孤於諸葛皆奠國家於盤石之安曹叡託孤於司馬懿遂兆篡弑之禍孫權託孤於諸葛恪亦以致亂豈非不知人之過哉王景文以外戚見疑抱忠以沒其臨死神色不變定力有過人者使以託孤之任屬之必不至爲褚淵明帝乃疑景文賜之死而召淵使著黃襬卒至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由不知人故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疑雖天數告終亦未始非人謀不臧也

人才宜不次擢用而以資格限之何哉限以資格則豪傑之士不能破格而遷重位庸愚之徒亦能按格而至大僚人才日下國事不治皆資格誤之也崔亮奏用停年格魏失才自此始或謂亮用停年當羽林之變靖武人之亂觀其荅外甥劉景安一書知有不得已者至北齊而停年即廢流弊尙輕似未可厚非然大臣事君不可則止亮既奏不使武人入選而不聽不作吏部官可也何必創自古未有之法開賢否混淆之弊古之明王用人豈嘗有資格之限哉伊尹舉於有莘之野而爲阿衡傅說舉於版築之閒爰立作相太公舉於渭水之陽尊爲尙父孫叔敖舉於海管夷吾舉於士百里奚舉於市戰國時遊說之士立談而取卿相漢則韓信以胯下

王孫而爲大將蕭何以刀筆吏而爲丞相初無所謂資格光武以鄧禹爲大司徒昭烈以諸葛武侯爲相孫權以周瑜爲大都督三人皆止二十餘歲不拘資格視其才可大用則用之故人才盛而國事治矣若崔亮之用停年不視其人之賢否而悉以年格爲限如此欲國事之治人才之盛其可得乎裴光庭當開元全盛之時亦奏用循資格其罪尤浮於亮嗚呼魏用停年辛琡爭之唐用循資宋璟爭之而皆不能止其弊歷代相沿人才

日陋國勢日弱安得不歸咎崔亮裴光庭

古者量能授職其人能爲公卿大夫士即以其職授之何嘗有年勞資格之說而史記曰積日曰閱董仲舒對策曰非謂積日累久則已以積久爲年勞矣然兩漢用人猶不拘至崔亮立停年裴光庭立循資庸愚者喜爲聖書才俊者莫不怨歎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論者皆以爲非而其法莫能廢則亦有故六朝選人專由吏部至隋而天下官吏一命以上皆歸部選以一尙書二侍郞欲盡得天下之人才未必有此知人之哲且形迹宜遠請託難杜設爲定格乃可以示無私吏部用此法以待常才未爲不可至於非常之才人主特達之知自可不拘資格大臣有以人事君之義誠知人才可用亦可薦於上而破格用之二者初不相妨亦不必盡廢年資之法也惟年資之中又設爲合例不合例以便胥吏之舞法則大不可宜簡明畫一使人人皆知則若輩無所售其欺而吏例利之弊可去矣

大權不可落於奸雄之手權落奸雄之手以後則難收

也蕭道成弑昱後與劉秉袁粲謀立君劉秉袁粲退讓而不敢參議權於是乎在道成之手矣假令劉袁二公本忠君愛國之心聲道成弑君之罪則道成亦無可如何即見殺亦不失爲孔父嘉仇牧較後之起義兵討道

成而死不猶愈乎則謂覆宋之禍二公致之可也

權之所在小人爭之君子讓之故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況以雍容諷議之文士遇簒弑之奸雄即與爭權猶恐不克乃又拱手讓之豈有自全之理哉道成弑君而邀袁劉共議道成目光如炬王敬則拔刀跳躍其勢之洶洶如此袁劉復讓筆不受大事去矣欲徐圖之豈有及乎向使執筆不讓不知道成將若之何且聲道成之罪而討之道成又將若之何與其他日死於石頭何如此時死於殿省且事

或有濟不至於死也袁劉文士膽智不逮失此機會劉秉之弟曰今日之事當歸兄耶秉曰吾等已讓領軍此何等事豈可讓乎

蕭道成曰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共僇力耳道成爲是言居心已不堪問故後使楊玉夫弑蒼梧王手弑雖爲玉夫而謀弑君實道成也嗚呼司馬昭使成濟弑高貴鄉公猶知殺成濟以塞口朱温使友恭弑昭宗亦知殺友恭以掩謗而道成不能誅楊玉夫反爵賞之是又司馬昭朱温之罪人也

蕭道成未有功勞於天下惟新亭一役殺桂陽王休範遂以此得衆心蒼梧王雖無道固道成之君道成曾受顧託輔幼主者也使王敬則等弑之從牆外擲其頭以示道成以視魏主髦之橫尸路隅爲尤慘矣道成倒行逆施不恤人言比操懿尤凶恣吾獨不解袁劉當道成弑君時何乃默不一語褚淵無丈夫氣不足責也

自來奸臣之欲篡人國也必將加其君於暴虐不道之罪而史臣曲筆以媚新主載前朝之君亦必紀其暴戾之事狀其不堪之形以爲必如此而後奸臣雖篡人國亦可託於弔民伐罪不至被篡竊之名然而是非久而後定不能掩千萬世之議論也蕭道成篡宋史臣載蒼梧王行事非人類之所爲蒼梧王雖無道不必如是之甚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三代上所傳之事已有不可信者也況後世哉

劉知幾史通云秦人尚在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是知後世史書不可信者多矣武王數紂之罪不過曰婦言是用多罪逋逃主僞泰誓乃有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語蓋出戰國諸子恐難盡信子貢所云不如是甚或卽指此等言之乎六朝篡弑相仍子業寶卷與蒼梧王史書所紀殊非人類疑皆被弑之後史臣增飾其惡以媚新主而蒼梧王且謂是李道兒之子宮闈祕密或亦近誣安知非蕭道成誣之乎

古今來起義兵者未見有能成功者也豈其天心祚新朝而厭故國起義兵者違天不祥不爲天心所屬耶袁粲拒蕭道成孤忠勁節洵有孔父仇牧之風乃不能成功卒以敗死論者以爲未結納諸將當時諸將未見有威望赫赫者卽粲能結納而共心協力以討道成亦豈必能成功哉

可憐石頭城甯爲袁粲死莫作褚淵生是袁粲之死賢於褚淵之生當時之歌謠已爲千古之定論矣夫人以死報國自可不必苛求袁之失在不死於蒼梧王見弑之時又不知褚淵之奸反告之密謀以致漏洩此君子之疏也不結諸將則不得兵權勢必致敗予觀古來成敗大抵得兵柄者多勝執國柄者多勝若在外者雖有兵柄不能勝內之執國柄者如王淩毋邱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之討楊堅皆覆滅無成固天意難迴亦由外內不敵也起義兵清君側者可以鑒矣

古來人君之謀遷都也常有老臣耆舊執祖宗累世宅都於此不可輕棄之說以要脅其君彼其人非貞忠義

之士不過以人若既遷都則人臣之田宅產業不能保
利於君不利於臣此其要脅人君之本心也昔盤庚力
求振作以去奢節儉謀遷於殷臣下阻止其謀盤庚作
書三篇以示臣民卒能遷都魏主欲遷都洛陽不謀眾
人決意自行故國人不服而國運亦衰矣

前明將亡李邦華等知北京不可守勸其主遷都南京烈
帝亦云吾南中自有一家以太祖本都南京後猶稱陪都
也光時亨等力阻其謀持正論以脅其主烈帝顧恤清議
遂止不行卒有煤山之禍李邦華殉難光時亨降賊果孰
爲忠義孰爲不忠義乎船山有感於此故於晉王衍諸人
痛斥其罪北魏孝文欲用夏變夷遷都洛陽不能如盤庚
諄諄告其臣民僞爲南征以脅其眾而魏從此衰亂則船

山亦不以爲然蓋時事不同未可一概論也

高允告僚佐曰舉賢任能何分新舊可見六朝時用人
已拘資格謀門第矣弊至後世尤甚不能破資格以用
人才必待其人年及期耄而後驟至重位人多暮氣不
能有爲拘資格之弊也卽有年少才大之人而共指爲
少不更事君或驟用之臣下必多方以阻之不大與高
允之言不合哉

南北朝極重門第元魏以外夷主中國不能不推重崔盧
李鄭非獨南朝重王謝也至魏崔亮用停年格則又爲後
世資格作俑高允時尚無所謂停年格也今用科舉取士
無所謂門第而既仕之後資格限之然則譙周老臣將賢
於長沙太傅耶

陳顯達嘗戒其子曰麈尾蠅拂王謝家物汝可不必捉
取而燒之夫六朝氣習尙沿兩晉之遺晉之誤事在於
麈尾清談不理朝事故五胡亂華國屢傾覆皆麈尾清
談之惡習宜顯達之戒其子也

清談誤國固屬南朝弊習若顯達未必能見及此顯達武
人崛起蓋不欲其子以紈袴自居故不敢自比王謝而燒
其麈尾等物此是顯達能安分處

堯之有天下也蓂莢生於中庭當時紀爲瑞應元魏芝
生於太極殿崔光上書以爲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
謂敗亡之象光之上言與蓂莢瑞應之意相反然忠臣
之諫君必指爲災異則人君修德禳災而不至驕縱無
道若更言爲瑞應不益啟人君之驕心乎崔光指爲災

不指爲瑞得大臣諫君之道也

野木生朝本非吉兆殷之桑穀所以上下恐懼也殷王能
修德以禳之祥桑自死然則災祥無一定要當見爲災爲
修省不當視爲祥而誇張也元魏當此時衰兆已伏故芝
生於殿後世多以芝爲瑞此溼氣所生耳殿上不宜有此
徵崔光能直言以諫視殷臣無愧矣不勝於隋煬時之諛
臣以野鳥爲鸞乎

徐勉爲吏部尙書友人求官以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
及公事折之一舉兩全既不傷朋友之好又能惜朝廷
之官如徐勉者可謂正直無私者也昔翟璜薦李克魏
文侯召李克卜相克舉成子而不舉璜璜怒克克對以
豈將比周以求官之一語可謂守正不阿者徐勉其近

之乎

古者選官皆由吏部吏部尚書以爲可則可否則否其權極重而亦易爲怨之所歸必得無私如徐勉者乃不至徇情鬻爵也後世選官之權又不在尚書而在部書部書以爲可則可否則否堂官無如何也以止談風月責大臣可也安能以此責胥吏乎

宇文泰之初起兵也以討高歡爲名猶知僞爲尊崇魏主後乃弑主與歡無異何異歡之討爾朱氏以魏主爲名其言曰本所僇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歡爲是言是爲永安復仇儼若勤王之師何後日又舉兵反也是知奸雄之起必藉人主以爲囮子而後人無異議其設心大抵如是

曹操起兵誅董卓而偪君無異於卓劉裕起兵誅桓元而篡國無異於元左氏傳云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誠以魁柄下移不能復收即幸而去一凶必且又得一凶而去此一凶者即繼踵而起之凶人其始聲罪致討大義赫然而其後反取所討者之一切行爲摹擬而仿效之九錫禪文如出一手當其義旗初建人心歸服豈料其末路猖獗乃至此哉由此觀之王淩毋邱儉諸葛誕沈攸之王謙尉遲迥徐敬業諸人皆以起義不成而滅後世稱爲忠義若其事成又烏能保其不爲曹操劉裕高歡宇文泰乎挾天子以令諸侯始於桓文其流弊爲操懿所謂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宇文周之亡亡於周武帝也或曰周武帝英明之主能滅高齊開拓疆宇又能除宇文護用齊王憲宇文孝伯

然則如子之謂周亡於武帝者毋乃過乎曰周武帝知其子不賢而不能傳之於弟使武帝傳之齊王憲則楊堅又安能遂其篡奪之志乃武帝謀不出此傳位於不肖之太子周之亡雖亡於太子贇實亡於周武帝也

堯舜傳賢盛德事也若舍子傳弟本殷人法非必難行乃或明知其子不肖猶不肯傳之弟甚或以此忌弟而先害之其愚豈可瘳哉晉武帝忌其弟齊王攸周武帝忌其弟齊王憲二帝皆英主也二王皆賢王也不傳位於其弟而反忌之國隨以亡皆私其子之過

齊王憲宣帝叔父也忌其有功誣以謀反而殺之周遂爲楊氏所篡予以爲憲之被殺宣帝固不能辭其咎宇

文孝伯又安能辭其罪耶憲之將死也孝伯未嘗不知知之不言是陷其君殺僇忠良也及憲既殺孝伯乃曰臣知齊王爲忠臣知陛下不聽臣言故不言也則謂憲之殺宇文孝伯殺之可也

庚子山作宇文憲碑銘曰齊喪子雅姜其危哉則憲亡即周亡之兆當時已有公論矣憲有文武全才滅齊之功實居其最非趙王招滕王逌徒嫺文墨而無幹才之可比也不殺斯人楊堅何能謀篡即使憲有異志猶武帝之弟也不猶愈於爲異姓所篡乎宣帝肆其暴虐殺有功之叔父宜身死而國屬他人宇文孝伯不保其身安能保憲

善化皮錫瑞鹿門評　靖[illegible]許庭記

隋之和親突厥與西漢和親匈奴不同隋之和親突厥畏隋之强而突厥求和也漢之和親以畏匈奴之强而漢求和也魏絳和戎後人責其爲主和誤國之人不知絳之和戎戎求和而與之和非晉求和而與戎和也彼求和而與之和故有五利後世之與外夷和者中國求和於戎狄故無一利也若隋之與突厥和親與魏絳之和戎相似與漢之和匈奴不同也

能戰能守而後能和是一定之理必操縱在我則不至爲彼要脅矣若一時不能戰姑與之和而暗修戰備如勾踐之於吳亦是一法乃偷安之懦夫惟知有和而憤激之愚夫又不問利害是非若和之一字必不可出諸口甚至謂甯可亡國不可言和皆不通古今之囈言也

賦詩飲酒乃幽人隱士之樂非南面王之所宜好也好酒如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若人君好酒則必至沈溺以誤國事卽作詩是佳事而亦足以誤國陳叔寶以天子之尊好飲酒之樂隋兵入宮猶不知戒懼作詩不輟陳亡降隋獻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其詩未嘗不佳然以一國之君而貢諛他人顏亦厚矣

蘇東坡放鶴亭記曰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記得東坡之意嘗慨陳後主與南唐後主其才皆可爲一代名士而溺情詩酒皆爲亡國之君後人責其無道而未嘗憐其才是亦不幸而生於帝王家者也

隋文帝晚年用法益極嚴峻民間有三人盜一瓜之事卽抵死刑文帝以刻薄存心宜乎享年不永自古來國運能綿延數百年者必其君深仁厚澤以愛民爲主若專用嚴刑治國其國祚未有能永者隋之立法蹈亡秦之故轍亦不再傳而亡皆立法太嚴之所致也

周禮刑亂國用重典承積衰之後綱紀不立用嚴法以整頓未嘗不可如子產爲政猛以濟寬而稱爲遺愛爲衆母武侯治蜀法用嚴峻而蜀人思之不忘爲立祠祭然則用法者亦視其存心何如耳若秦隋立國本無厚澤其用心

亦非子產武侯之比專用重法箝束天下雖一時猝强宜其一敗不可救也盜瓜之死何異商鞅棄灰之刑子產武侯之法雖嚴豈有是哉

孔明遺司馬懿以巾幗之服司馬懿堅壁不戰孔明亦無如之何杜伏威仿孔明遺服之舊事遺服於陳稜陳稜忿怒出兵大敗而歸由於無司馬懿堅忍之心也向若陳稜有堅忍之心卽人辱我大甚而不逞一己之忿以出師則必不至敗矣乃陳稜不知此因辱而與之戰

軍志曰忿兵者滅陳稜之謂矣

呂蒙曰爲將當有怯時此言深得聖人臨事而懼心法爲將當知彼己不可浪戰任將者亦當度德量力不可促之浪戰如明崇禎時動以年少輕躁之士持紅旗督戰故吳

梅村詩云催軍又用松山箭此所以潼關敗而國遂亡也魏主能使辛毗杖鉞軍門以止司馬懿之出司馬懿能甘受巾幗之侮終不出兵此魏之所以不敗也陸遜能忍辱負重與呂蒙司馬懿同

王世充弑君隋主侗曰願自今以後勿復生天王家蕭齊之篡劉宋也宋帝亦曰勿復生天王家噫生長天家至樂也至篡奪之時反不如長安布衣之得以全其性命閱隋主侗之言足以令人寒心唐高祖不殺楊氏子孫能擒世充享國長久孰謂天道無知耶

宋太祖亦不弑故主且立鐵碑告于孫不得殺柴氏子孫所以唐宋兩朝比六朝五代享年較久此忠厚之報也魏晉之篡皆待故主以二王後不臣之禮雖曰僞飾倘有古

風劉裕始弑故主後乃並滅其族及其亡也人亦滅其族天道好還可畏哉

王世充遣使求援於竇建德建德忘仇而發兵救之夏之救鄭非爲鄭也實自爲計葢鄭夏輔車相依之國鄭滅夏不能獨立矣諸葛武侯非不知猇亭之役吳實首仇迺不思湔雪其恥而仍與聯盟爲制魏之計誠恐吳蜀不和而魏收漁人之利耳夏之救鄭與諸葛之意同

至其敗則有天意非不應救鄭也

建德忘仇救鄭實以自救其計未嘗失也但未得所以救鄭之法故至兩國俱亡當時唐以重兵攻洛陽關中空虛爲建德計者宜由河東直趨關中太宗在洛陽聞關中諸將非建德之敵高祖見勢急必促太宗還兵自救則洛陽圍解矣此孫臏救趙攻魏直走大梁之計也建德不知出此有凌敬之諫而不用正猶李密知王世充不可敵乃復撓於羣議以致一敗塗地兩人皆英雄何以晚謬至此殆天奪其魄所以助太宗之成功耶故用兵如奕碁碁誤一著則全盤皆輸矣

天下之勢如人之一身必氣血周流而後人身安康有天下者宜使臣下進諫下情上達上情下宣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古來言路開則治言路閉則亂孫伏伽上表請開言路謂隋以殺諫臣閉言路而覆國其言甚是唐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可謂君臣皆賢

言路開乃國家最要之事然既開之後不得因一事一人而復閉或疑人人盡言則言語紛哤國是莫定喧爭門閥

流爲黨禍言路之流弊亦不可不防然此亦在聽言者之從違決斷而已若防其流弊而豫杜言路是因噎廢食矣至於事急而求言事定卽拒言如北宋之亡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謠是亡國之覆轍可爲後世殷鑒者也

唐高祖起兵時稱臣於突厥太宗深恨此事伐突厥擒頡利以歸則國恥雪而父仇報矣唐高祖使頡利起舞足以快一時之意若石晉稱兒稱臣於契丹宋高宗稱臣稱姪於金而卒不能報此仇詠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之詩令人太息

高祖稱臣於突厥太宗滅突厥而臣其可汗足知國威之挫國體之失皆不必諱但當時時以國恥爲念思所以自

强而雪恥耳如勾踐受辱於夫差何嘗須臾忘報吳乃嘗膽臥薪而吳人不疑故必堅苦忍辱乃克有濟太宗兵强天下豈有他哉無非納諫求賢勤民講武先修內治以制外夷遂能使頡利起舞馮智戴賦詩極胡越一家之盛晉重貴頗知恥而不修內治輕開敵釁宋高宗並不知恥而不修內治卒不敢開敵釁皆不講於臥薪嘗膽之術者也況敢望太宗乎

漢文不容淮南民間有斗粟尺布之謠漢文雖不能容其弟未至於顯然殺之也六代之君誅戮兄弟猶非手刃唐太宗手殺建成元吉雖出於不得已然亦慘矣獨是高祖猶豫不決既以秦王有功則當立太宗爲嗣何必釀相殺之釁耶

元武之變太宗手殺兄弟固無可辭然建成元吉皆不良使得爲君豈能致貞觀太平之治且事由高祖信讒無斷不得專咎太宗魏叔子論此謂太宗不足以罪言惟殺建成元吉諸子則慘納元吉妻則亂也予嘗以其論爲允

唐太宗問蕭瑀長久之策瑀對以周以封建而强秦以孤立而亡此言即開設藩鎮之漸藩鎮之設始於武后故唐無外患之侵皆賴藩鎮保全之力至安史謀叛亦由處之不善然卒賴藩鎮之力討平之宋因噎廢食而廢藩鎮後之夷狄自此橫矣

大凡一代之興多鑒前朝之失而力反其故轍以爲可以救亡秦以孤立亡而漢行封建隋以孤立亡而唐行封建宋以孤立亡而明行封建皆反前朝之覆轍也漢行封建則利害參半明行封建則未得其利而先受其害唐太宗讀周官惟王建國以爲不封建不可以治天下其志可謂大矣而廷臣皆沮之欲以宗室功臣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即封建之法也而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太宗不能强加以茅土於是功臣不復封建諸王雖世襲而形勢單弱武后一出幾聚而殲由封建中止之失也至其後藩鎮之强乃甚於封建豈太宗與諸臣所及料耶而唐卒以藩鎮維持久而後亡是又得封建之遺意者已

唐太宗之殺張亮侯君集與漢高祖之殺韓信彭越明太祖之殺馮勝傅友德不同張侯反迹已形雖屬功臣有不得不誅之勢漢高祖明太祖誅殺功臣恐其跋扈致子孫難制則僇無辜矣漢明之殺功臣不能無遺議

獨太宗之殺功臣可不必深咎也

韓彭皆擁强兵據大國故高帝有尾大不掉之懼其殺韓彭激黥布反待功臣不免刻薄亦爲子孫之計不得不然也明太宗之功臣未嘗擁兵據國其人亦非有跋扈之勢實可不必過防太祖起自布衣自以爲同於漢高故其殺戮功臣亦自以爲同於漢高而不知其情形實不同也若唐太宗之於張亮侯君集已圖形凌煙閣待功臣可謂厚矣乃猶不滿其意自速其死則其咎不在太宗惟亮不服罪有可疑者

中國强盛則夷狄稱藩入貢中國衰弱則夷狄猾夏亂華唐太宗時外國爭入貢骨利幹自古未通中國者亦在朝貢之列可見唐之强盛若後世四夷交侵肆其要

謂中國猶是唐之中國遠不及唐之強盛矣賈誼以爲夷狄居上中國居下天下之勢方倒懸若賈生見後世衰弱之形豈止倒懸之慨哉

骨利幹尙未甚遠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考其地望卽今之俄羅斯唐時入貢稱臣其視今之俄人爲何如哉元時嘗滅俄矣我　朝康熙時亦嘗逐俄人毀其城彼時俄畏中國之威未嘗敢桀驁今則與安嶺之碑已移黑龍江之地已佔駸駸乎據東三省矣能不令人慨想英雄天可汗乎

詩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蓋敎人以愼言也高宗欲立長髮尼爲后諸大臣固爭不可高宗未嘗無悔心至李勣言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於是立后之意決而外人之諫不得入矣一言喪邦擢髮難數若趙普之勸太宗傳位於己子其大致與李勣相同也

忠臣事君視國事如家事其君有家庭骨肉之變不惜死生去就以爭之而奸臣反是國事有大利害輒辭以家事不敢豫贊則阿諛順旨逢君之惡爲人君者卽此可以辨其臣之忠奸矣明皇時武惠妃欲立其子先危太子使人致意於張九齡張公正色拒之以告於上終九齡在位太子得無廢及去位而李林甫專政遂導明皇一日殺三子辭以家事不敢豫卽李勣之故智也若李泌之爲建甯鳴冤保全代宗後又於德宗時涕泣以保太子斯爲憂國如家之純臣哉

長孫無忌之殺自取之也無忌以椒房之親因吳王恪與己有隙誣以謀逆而置之重刑卒之許敬宗告無忌謀叛亦天道之好還也敬宗告無忌謀逆非眞有謀逆之事不過逢迎武后加以罪案無忌以謀叛誣吳王敬宗亦以謀叛誣無忌可見報復甚捷也

無忌與恪非有隙也忌之而已太宗既廢太子承乾魏王泰立晉王治又謂吳王恪英果類我雉奴懦恐不任大事語云知子莫若父太宗既知雉奴懦不如吳王英果則立吳王可矣無忌晉王之舅不當謀之無忌及謀之而無忌仍勸立晉王太宗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此言愈中無忌之隱而無忌愈欲害恪矣無忌之意以爲去恪則高宗之位愈固而已元舅之尊亦愈固豈知雉奴眞懦長髮尼入

而元舅誅則無忌窮殺親王豈得謂非天道好還乎況並及江夏王道宗諸人使親賢一網打盡故武氏殺唐宗室如發蒙振落若恪與道宗在或猶可以制武氏也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問其何以九世同居之故書一百餘忍字以獻高宗嗚呼豈不謬哉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優柔有餘剛斷不足乃猶勸之以忍唐之子孫爲武氏滅盡使唐之先君有知其不以公藝爲罪人乎

張公百忍後世以爲美談此責備張公固有見解然忍字之義有含忍之忍有堅忍之忍含忍偏於柔堅忍則柔中有剛高宗明知武氏強橫乃不能不含忍而於王后蕭淑妃則忍視其死於元舅長孫無忌則忍加以刑皆由輕於

聽言躁妄而不能堅忍之故張書忍字未知其意何居若以堅忍勸高宗未嘗非對症之藥也九世同居亦必有堅忍之力若箕帚誶語家庭勃谿而爲家長者但以含忍了事亦豈能一朝居乎

吐蕃遣使入貢高宗問吐蕃風俗仲琮對以法令嚴肅上下一心議事嘗自下而起西人開議院即議事自下而起之意所以西國行一事必由詢謀僉同而後行非若議事自上而下即有不合而下莫敢如何也

觀由余之對秦穆公知外國所以能勝中國之故中國能變其積習足以勝外國仲琮所說亦可爲鑒中國正坐法令不嚴肅上下不一心議事自上而下情不通故唐不能制吐蕃而反爲吐蕃所制也泰西議院之法由下議院達

上議院乃達其主據仲琮言則唐時外國已如是外國議院之法中國固不可行而法令嚴肅上下一心不當加意而勉其所未至乎

武氏諸族皆無賴之徒惟武攸緒超羣拔衆隱於深山目不忍覩武后之僭逆唐室之傾危其人尚有可取或謂攸緒有如此高節何不勸武后歸政不知歸政一舉攸緒斷不能爲惟有隱居不出不事武后此攸緒一生之高處其餘皆不足取也

又有武平一者深於經學不爭權勢其孫元衡儒衡皆爲名臣謂其祖在武后時辭榮終老是亦武氏族之卓然自好者特不如攸緒之名著耳船山先生論武攸緒巧於避禍未免太苛

武后之罪實浮於呂后呂后攬權猶未改國號易劉姓若武后改唐爲周覩其所爲實自立國移唐室之祚矣且誅唐之諸王幾無遺類大抵尼僧之心更狠明太祖初爲僧後得國大行誅戮與武后等尼僧辣手大都如是

黃岐農先生詠武后詩云辣手若逢明太祖天然佳偶是僧尼或以爲語太不莊然比擬實不誤

李勣不沮止高宗立武氏爲后以致唐室大亂勣於唐爲罪人而於武氏爲功臣宜其子孫大用於武氏之朝長享富貴矣乃其孫敬業失志怏怏起兵而武后滅其族豈非天道好還與

古人有絕相似者李勣與楊素絕相似素與勣皆爲將有

功遂至相位然二人皆心術不正不忠於國止可爲將不可爲相素爲相而擁戴楊廣弒父篡國遂以亡隋勣爲相而擁戴武氏改國號周亦幾亡唐素子元感怏怏失志起兵於楊廣時而爲廣赤其族勣孫敬業亦怏怏失志起兵於武后時而爲武氏赤其族二人赤族之禍即出於其所擁戴之人殆天假手於楊廣武氏以報之而爲人臣不忠者戒也敬業希圖王氣亦楊元感之比以爲忠義未之敢許

蘇子曰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狄仁傑當武后淫虐之際改唐爲周昏亂其祖宗之典型固鬼神所震怒人心所共憤仁傑優游浸漬不動聲色而復唐室當時論者或謂其尸位而不知仁

傑之爲葢有待有忍也何可妄議之乎
梁公再造唐室由於忠信兼有智謀不忠信無以見信於武后無智謀先無以自全於武后之時何能成再造唐室之功凡事有常有變故道有經有權傾邪之士不能守經持正之士能守經未必能達權貴有學問乃能通變如梁公之承反以免死於考掠假衣去綿而表訴冤卽可見其智謀非常人所及矣
臨淄王起兵討韋氏與齊襄王朱虛侯誅諸呂相同呂后尙未弑高帝之子韋后敢於弑中宗則韋后之罪浮於呂后吾甚恨中宗之昏庸必待燕欽融上書而始悟韋后之亂知之仍不能制韋后其能免於婦人之手乎后黨撲殺欽融帝不能救昏懦至此何能自保唐初宮闈

極亂而不失爲強代德以後宮闈淸矣而反見爲弱然其弱而不至於亡者亦由內治尙肅無釁可乘之故也若仍如唐初之內亂有不速亡者乎
五王誅二張以爲事定辭季昶與柬之言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此言最爲痛快何五王無遠見之明而不用季昶之言乎伍員曰去疾莫如盡不誅武三思必不能保其無反噬之時君子存心慈祥小人存心陰很五王之不誅三思亦手之不辣貽誤也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此古來黨禍所以偏中於君子也五王不誅諸武意以爲人臣威權不宜太重欲留以待中宗自誅所見未嘗無理特不料中宗之昏暗一至此也

唐明皇講武見軍容不整坐兵部尙書郭元振於大纛下將斬之明皇欲斬元振葢以爲軍容不整將軍之咎若劉幽求張說不爲諫止則元振幾不免於斬矣後世軍容不整視爲常事平日兵不訓練百萬之衆同於烏合不能一戰此將帥之過也甚至棄軍逃走而朝廷亦莫之過問若明皇見之吾不知其將如何申法於將帥也
有慨乎其言之君德患不剛若不能英斷而專以慈和爲重必至賞罰無章而國勢不振矣元振有功無大罪明皇欲斬之誠太過而欲仿齊威烹阿封卽墨之意積弱之後非此無以振頹靡之氣明皇初年武功極盛或亦由此基之

張孝嵩以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八國請降噫中國強則外國請降於中國中國弱則受外國之侵陵竭府庫之金銀以供之猶不足以饜其欲也
漢唐之強制伏夷狄宋以後多爲夷狄所侮其不能如漢唐者漢唐文法疏闊使人能盡其才國有強兵以兵付之於人訓練有素故能制夷狄也宋以後文法密疑忌束縛諸事掣肘養兵百萬聚之京師一旦有事使人將之旣不訓練又與將帥不相習甯受夷狄之侮而必防將帥之驕於是貽害至今不變弱宋之法安能復唐之盛
姚崇宋璟並稱賢相然崇不及璟也其表賀武氏銘鼎不免諂佞其君惟璟守正不阿始終以正直名明皇有

失德犯顏進諫不知有所忌諱明皇每下氣曲從宋璟之言故宋璟爲相而開元之政事可觀姚崇以十事要說而十事或躬蹈其失豈非持正有不足乎

廣平持正勝於姚崇而才則不及明皇播遷後與高力士論舊相云姚崇在賊不足滅宋璟浪得名耳李林甫妒賢嫉能天下無比明皇於諸臣固深知之矣唐初賢相房杜並稱以房善謀而杜能斷而行之後則姚宋並稱以姚多才而宋以持正輔之此所以成開元之治也開元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矣

明皇知韓休能肥天下而不能用知李林甫妒賢嫉能而不能退何其有知人之明而無用人之明也忠直之臣事無巨細皆犯顏進諫使人君不敢逞其私若夫奸

衰之臣阿諛順旨以逢迎其欲凡事不爲之阻止故人君樂用奸衰以爲貴爲天子不能從心所欲用奸衰則可指揮如意矣此等意見非獨明皇有之凡溺於宴安好用諛佞者大都如是

唯其言而莫予違一言可以喪邦此其理至易明而英主或不免漢武帝知汲黯社稷臣必出之於淮陽不使在內拾遺補闕以直諫見憚也明皇不能容韓休猶武帝不能容汲黯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兵敗守珪欲加軍法而惜其才張九齡引穰苴斬莊賈孫武斬宮嬪以斷且謂祿山有反相若明皇能從其言以斬祿山可免犯闕之禍而車駕入蜀矣乃反謂不當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日後雖以太牢祭九齡何補於馬嵬之禍乎

明皇之待祿山頗不可解其臣諫之不聽其子諫之亦不聽豈天降亂不可挽耶國運盛極必衰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唐至開元當極盛之時至天寶而明皇之志荒矣自恃太平溺於聲色至一日殺三子而不知其無罪李楊相繼當國忠良斥逐殆盡觀唐人日月金穴乾坤醉鄉之詩亂兆已伏於斯卽無祿山天下亦未必不亂論軍法祿山固當斬然斬祿山而思明承慶諸人可盡殺乎祿山反而以太牢祭九齡固恨其言不用而服其有先見之識然何如取千秋金鑑錄置之座右以勵勤儉而戒怠荒又何慮胡雛之爲患哉此宜探本言之譬如人之元氣已虧則外感得而乘之其受病在外感而受病之原仍在內也

張守珪敗契丹斬其王之首明皇欲用爲相張九齡止之以爲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明皇又欲假以名使不任職九齡又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明皇爲之止封守珪爲羽林大將軍臆九齡誠通達治體之言也不重賞張守珪與宋璟不賞郝靈荃之意相同蓋明皇有好武功之心若賞守珪將開窮兵黷武之漸其後明皇重用安祿山委以四鎭之兵四夷賓服無故挑釁卒以此致祿山叛而失國九齡不以守珪爲相早知明皇好武功而抑之也非深思遠慮耶

宰相非賞功之官此萬世通論與不賞邊功恐開人臣徼功之漸又別是一義蓋相是相將是將有將才者未必卽有相才唐以邊將有功者入相所以均勞逸賞勳臣亦使

爲相者通知邊事故唐武功極盛然李勣劉仁軌皆名將使之入相已誤國事唐休璟張仁愿爲相不能匡正史臣亦譏之皆以將才而强使相之失也九齡能阻守珪而不能阻牛仙客以其前本有此例非自明皇始也祿山終以有功不得入相怏怏謀叛豈非唐以宰相爲賞功之官貽之害乎李泌嘗爲肅宗痛陳之惜乎不能改也

古來變法者皆有不得不變之勢以其舊法不可復行非故爲紛更多事也唐之府兵其制非不善不費一錢可以養兵百萬太宗時兵猶可用至明皇時日久廢弛已非昔之府兵可比故張說改用彍騎彍騎兵用召募其强弱可以任我挑選此召募所以勝於府兵後之迂儒不審其時府兵不可復用而咎張說之輕變古法豈通論哉

府兵沿於周隋實始於宇文氏宇文氏地狹欲與高齊爭鋒勢不得不盡編其民以爲兵而外假周禮爲名其所據皆用武之地是以兵强足用唐初府兵之數偏重於關中用宇文故制也開國猶習戰故可用積久而忘戰不可用矣不可用而猶强用之使民棄其耕耘番上遠戍並不能戰徒殘民命觀老杜石壕吏香山新豐折臂翁詩令人流涕張說改爲召募是其能通變處持迂論者乃責其不應改舊制試思府兵卽不改能平安史收兩京乎能禦吐蕃與回紇乎

張瑝張琇殺楊汪以復父仇雖有擅殺之罪其心出於孝烈明皇以爲擅殺有罪申以國法不矜憐其孝心詔執瑝琇而杖殺之夫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公羊之義以爲君殺其父非辜子可報仇援公羊以論之則二子不宜殺張九齡欲活之尚知矜憐孝子明皇殺之何以勸天下之孝乎

公羊之義以爲父無罪不受誅則子可以復仇父有罪受誅則子不可復仇此經義萬世不易而唐宋之議復仇者但言子可復仇不可復仇不問父有罪無罪或言宜殺或言不宜殺紛爭不決何不先問其父何以見殺究屬有罪無罪有罪應死則子不可復仇復仇必罪其子無罪不應死則子復仇不但無罪更當加罪於殺其父之人矣若徒矜其孝而免之恐開擅殺之端未爲探本之論

唐治臣下之罪或杖而流之嶺南是行廷杖殺諸臣唐

卽有此風若明之制臣下有罪輒用廷杖至於永曆僅存一舟國家將亡猶於岸上行廷杖當時賢人君子死於廷杖者多矣大臣之禮貌久廢國家之元氣大傷禮曰刑不上大夫三代之風可復覩乎

明皇杖殺周子諒卽廷杖殺諫臣之事謂始於唐可謂特識惟唐時此等事尚少不若明時視以爲常耳明史載廷杖之法令人閱之悚然不知當日羊毛屁股老先生何以堪之也

古來人君亡國半由於殺諫臣蓋殺諫臣則直言不聞而治亂不知國必至於敗亡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而夏商之運祚卒絕明皇退張九齡殺周子諒則直言不聞矣有人告安祿山謀反則執之使祿山治之內事委

之楊國忠外事歸之安祿山以爲天下太平無事欲無入蜀避寇得乎

明皇英主也而卒爲人蒙蔽至漁陽兵起而不知無諫臣也李林甫以立仗馬恐嚇人使不敢言南詔之役死者數十萬而反報捷言之者僅一高力士而猶不信復有何人敢言之乎

宰相須用讀書人此宋太祖對趙普不學言之夫宰相代天理物非有奇才異能德望隆重之人不能任其職故人君之任相必擇賢才之士況不學之人可以爲相耶明皇用李林甫蕭炅皆不學者也時有弄麞宰相伏獵侍郎之誚此等人用以治國安得不百事墮壞不學而入政子產以爲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未學

而使治民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如霍光之能任大事史臣猶以不學無術譏之趙普乃云半部論語可治天下眞村學究語也蘇威以爲但讀孝經可以立身何用多爲當時人已誚之普安得大言欺君乎

明皇信讒殺封常淸高仙芝用哥舒翰已非其任翰守潼關堅壁不戰若楊國忠不迫之與祿山戰則潼關可保乃國忠逼哥舒翰決戰卒至師敗而潼關失至明皇有奔蜀之舉而賊勢不可撲滅矣奸臣誤國洵堪痛恨明用奄人監軍以掣將帥之手又使兵部郎持紅旗督戰至於勢之可戰不可戰皆不問孫傳庭之失潼關不猶哥舒翰之失潼關乎

古人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所以能成功也翰先有勇名後荒於酒色既病且聾明皇藉其威名使將四十萬守關翰亦知不能敵祿山堅守不出是時顏眞卿兄弟已開土門引郭子儀兵逼范陽祿山進退失據大懼使再相持一月則賊必敗乃國忠與翰又有隙或說翰反兵淸君側國忠大恐說明皇迫翰出關一敗塗地豈非命將不專所致耶唐明多奄人監軍之失宋與我　朝無之而兵亦不振由重文輕武兵不素練耳

張巡求援於賀蘭進明進明不出師卒至睢陽城陷夫巡守睢陽大小三百餘戰苟非饋糧告罄則睢陽可守賊未必遽破其城卽糧不繼而進明出力救之則睢陽亦不至陷惟進明不肯出師無食而人不能戰以致賊

破睢陽張巡殉難是巡之死死於賊實死於進明矣宋高宗時曲端不救王庶庶不能守而走猶進明之不救張巡也

張鎬聞睢陽圍急馳赴之已城破三日杖殺刺史閭丘曉責以不救睢陽張公能殺閭丘不能殺賀蘭貽恨至今惜哉睢陽死守經年而不能待三日使再三日不下或張公早三日趕到則城不破忠臣不死矣此亦有數存焉後人議張睢陽不早棄城走以全一城之命蓋張睢陽猶望外援以爲外援至城猶可保耳若棄城走而張鎬旋至則論者又必以棄城責之矣

司馬仲達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降不能降則走不能走則死哥舒翰與安祿山戰必不能決勝然守潼關

之力有餘楊國忠迫之出關與賊戰大敗降賊不知殉
難翰本非中國人固無深怪吾獨怪翰被執之時以祿
山比聖人是欲藉以偸生而終不免於死等一死也豈
不愧於顏常山舌張睢陽齒乎
翰與祿山不睦明皇嘗和解之至是以肉眼不識聖人誚
祿山欲救死耳乃終爲賊所殺何不速死於被執之時尙
不失爲忠義之鬼乎此黃陶菴所云不獲於義而又不免
於死也
李輔國矯詔刼遷上皇於西內其罪不可勝誅肅宗不
能明正其罪治以國法責以大義而曰卿等防微杜漸
以安社稷爲甘言以順其意故輔國益放肆無忌敢於
弑國母害太子亦肅宗有以使之也今有人奪其家產

殺其父兄而反謂防害也肅宗之不明何異於是
肅宗有無父之心故輔國敢爲刼上皇之舉其曰防微杜
漸雖云甘言以悅輔國其實肅宗本有此心故流露於不
自知耳非但不明直是不孝
李輔國謂代宗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悉聽老奴處分
觀其所言無君甚矣故敢謀弑上皇賊國母其罪不勝
誅代宗宜明正典刑殺李輔國以警羣宦使後之宦官
不敢如此猖獗斯爲可矣乃不能明正輔國之罪而使
盜殺之雖誅輔國其所爲不免於盜賊之行矣
輔國位中書令是以太監爲相也代宗不能明正其罪而
賊殺之此所以去一輔國又得一輔國而程元振魚朝恩
相踵而起也杜老詩云宗臣忌諱災注者謂指輔國而言

同姓故曰宗臣賊殺故云忌諱災也其所慨深矣
夫人之才有可爲大將者有僅可爲偏裨之將者有可
爲大將之才而以偏裨處之未免大才小就矣若僅可
爲偏裨而用之爲大將則手擁强兵必至生異心以叛
也僕固懷恩本郭子儀之偏裨苟有人以駕馭之其人
未嘗不可用代宗無故猜忌子儀而以懷恩爲大將又
輕信駱奉先之譖以激其叛然則懷恩之叛非懷恩之
能叛唐也實唐自使之叛也
子曰使人器之又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故用人必
當其才不可以溢其量如一盂然只可盛一盂水更加水
則溢矣用人亦如此過其量則反以害之並以誤國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單騎

見回紇而回紇諸酋長下馬羅拜不敢謀害子儀無非
忠誠素著而見知於外國也漢武帝時張騫以幣招降
外國傅介子以一人遠適西域刺樓蘭王之頭此漢之
威足以懾服外國非必張騫傅介子眞有服外國之技
也唐當安史亂後僕固懷恩繼之元氣大傷不能如漢
時之威足以服外國也子儀能服回紇非由其忠誠感
之耶
外國人亦人耳猶是人類卽猶是情理我以誠信待彼則
彼亦必以誠信待我彼卽渝約是曲在彼無傷於我我能
自固亦不患彼負我漢文帝所云和親之後漢過不先也
程子論宋朝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誠待夷狄北宋規模遠
大尙可想見南宋以後議論過於憤激動曰彼夷狄猶禽

獸也殺之不爲不仁歟之不爲不義不與孔子之言大相背謬乎

宦官監軍始於代宗用魚朝恩將帥不能專權郭汾陽之能成大功亦幸矣夫古者之命將也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重畀將帥以權故卒能成大功司馬穰苴使莊賈監軍非眞欲賈監軍不過殺一倖臣以示威耳如朝恩之監軍則是代宗有猜忌子儀之心使朝恩覘子儀之動靜故子儀一敗而朝恩毀之代宗卽使李光弼代子儀豈御將之道哉

奄人監軍最爲失策唐以此敗明以此亡其源由於人君猜忌武臣恐其專擅故必使左右心腹人分其兵權不知凡事須委任責成不可使人掣肘況兵凶戰危變在頃刻

豈可使刑餘之人參末議哉多魚漏師此齊桓所以敗也夙沙衛爲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況使此輩監軍事乎

德宗雄猜陰很不足有爲張涉薛邕以贓敗而疑及天下之士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薄也昔太公誅華士而周公致疑太公不指周公爲華士之黨孔子誅少正卯而子貢致詰孔子不斥子貢爲少正卯之徒子產誅鄧析而鄭人喧譁子產不使鄭人服鄧析之罪況以貪貨之微而可累及天下之人哉乃棄賢保奸以結民怨則奉天之難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豈必待桑道茂之言哉

論古有識可謂名通語有之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多疑之君必不能用人必致親小人而遠君子蓋小人善遠形迹窺探意旨君子自行直道不避嫌疑故君愈疑人則愈爲小人所誤如明崇禎未嘗不勵精圖治手誅客魏豈不知奄宦之爲禍乃因所用之人不善遂盡疑其臣而以權柄盡付宦官外使監軍內司兵政而明卒亡於宦官之手豈非後世之炯戒哉

王武俊殺李惟岳以降其功大矣賞之宜矣乃不惟不賞以邑與之以位又且削其二州分其糧馬卒之與田悅等叛而奉天之難作非德宗忽之於始乎

德宗初政可觀失在求治太速欲削藩鎭未始非計而操之過蹙遂致降者復叛懲奉天之禍又務爲姑息藩鎭死者卽使人持節聽軍中自擇其願立者立之於是綱紀大

壞强臣更不可制唐時藩鎭之患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

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詎不信哉王武俊本叛臣之將專急殺主以降其人本無可取亦非眞是忠義德宗不賞亦不爲過然必思所以處置之之法當時宜使有膽識之臣奉王命褒其功勸其忠義動以利害移之他鎭徐察其可用否再有後命武俊雖武夫頗有血性其後慫李抱眞之忠信卒能改邪歸正聲走朱滔則亦非不可與言者乃德宗不使世襲又不思處置之法移之他處則自失機會矣觀後日憲宗之待田興之法則知德宗之待王武俊未嘗無善策也

顏眞卿年八十可以退矣老而不止卒爲李希烈所殺惜其狃於常情未知古有懸車之義也向使眞卿勇退

懷高顯之風弱知盧杞擠排以老致仕則身名俱泰何至有雉經之禍乎不知見幾而作而卒沒於賊之手不亦悲夫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所以不俟終日也

古者七十而致仕三代以後罔識此義漢二疏以老致仕見者以爲異事至歎息泣下曰賢哉二大夫唐人亦多不致仕白香山有不致仕詩曰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韓昌黎送楊少尹序亦引漢二疏以美之是當時實罕致仕之人魯公亦爲習俗所誤耳

德宗之用盧杞有出於意外者德宗嘗語人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盧杞嫉賢妒能有過於李林甫如顏魯公張鎰等爲彼置之死地而力保朱泚泚反而李懷光請誅盧杞德宗宜殺杞以正其罪乃可以服天下之心乃猶不貶而復用之非懷光力請杞亦何至於貶哉及貶杞而懷光已反不可收拾奸人誤國罪不容誅德宗猶不悟其奸以視明皇能知林甫妒賢嫉能不更闇耶

盧杞無他劣蹟惟讒害忠直妒忌才能大學所謂媢嫉之臣妨賢病國以此等人爲相禍必中於國家不必更有貪貨賂以肥己進聲色以逢君而後爲奸邪也德宗言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亦以其爲人尚不貪惏耳不知大臣媢嫉已不能保子孫黎民矣雖貌爲清儉豈遂足以掩其奸邪哉

唐時理財之人無過劉晏故劉晏理財而唐富强楊炎與晏有隙而殺之則理財無人矣不得已稅閒架陌錢以解散人心又激變涇原之軍擁戴朱泚敢於犯闕至乘輿有幸奉天之舉其實由於稅閒架陌錢又無以賞軍而起也

閒架即今房捐陌錢即今坐賈今上下交困理財無策不得不爲籌款之計而政府與疆臣猶遲疑而不敢決行德宗尚有庫款可發乃括民財而吝軍賞宜其致亂然不殺劉晏亦不至此又當歸咎於德宗之不議功議能與妒賢嫉能之楊炎

賜鐵券以賞臣下之功許其子孫世襲有罪不誅所謂封爵之誓也乃後之賜鐵券不盡賞功由於君猜忌將帥懼其謀叛賜鐵券以安之君臣已有芥蒂賜鐵券反不保其身多有族滅者矣祿山賜鐵券蓋明皇偏愛以爲有功而賜之若李懷光之賜鐵券則德宗懼其謀反以此安之而已然祿山懷光卒皆不保明太祖賜功臣鐵券而馮勝傅友德不保其身安得不灰將帥之心

鐵券所以免死而或反速其死固由武人不知進退亦由其君不能守丹青之信唐以前未聞有鐵券其後乃多有之賜愈濫愈不可保至有人臣反賜鐵券之語安能保其善終乎明太祖欲賜功臣不曉鐵券形式取錢武肅王家藏爲式樣而功臣多不保其身所謂鐵券果安在哉

李懷光素服待罪河中孔巢父苟能解勸懷光謂有奉天救駕之功當表請赦罪以釋其疑懼又能安置懷光左右則懷光不至殺使拒命必能束身歸罪矣乃宣慰不得其術宣言於軍中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

故軍士發怒而殺巢父殆其自取巢父先使魏博能定其亂後使河中乃喪其身何前智而後愚耶

孔巢父與李太白並稱竹溪六逸老杜送以詩云巢父掉頭不肯住者是也其人但有才學而未長於權術卒殺其身惜哉

韓滉爲藩鎭能治財賦竭誠奉上乃藩鎭中之最賢者德宗無知人之明徒以滉不附權貴招讒慝之口幾疑而殺之若非李鄴侯以百口保滉則滉安能免於死哉可知國家不可無大臣如明皇久欲殺三子張九齡力爭之九齡退而三子遂殺苟有大臣力爭之何至是耶一夫不獲伊尹引爲予辜百姓無冤叔敖稱爲良相況於國之大臣君之愛子讒人罔極加以非罪爲宰相者不能

爲之申明冤酷則將焉用彼相矣鄴侯非直辨韓滉一人即李西平馬北平亦賴鄴侯與德宗約勿害功臣得以保全其前能保全廣平王後能保全德宗太子眞不愧大臣用心張曲江能保明皇三子其用心與鄴侯伯仲而曲江爲林甫所譖不安於位三子卒無罪受誅然則宰相當辨明人之受讒人君亦當聽任宰相中庸言勸賢首在去讒其有見於此乎不然宰相且惴惴不自保何能保全他人也乎

反間之謀爲兵家秘策如田單之間樂毅秦之間李牧陳平之間范增周之間斛律光皆墮其計中或退斥不用或殺之爲敵國報仇所謂毁干城以資敵國也吐蕃間李晟唐德宗生猜忌之心若非李鄴侯立勿害功臣之約則晟不免於誅矣以晟有平賊之大功幾至不保盖功高易招人君之忌若更有敵國之間則猜忌箝制更甚欲殺之以甘心必英明之君不信間而後功臣可保全也樂毅破齊之後有人譖於燕昭王云樂毅欲王齊昭王怒斬之即使人封毅爲齊王如昭王之待功臣豈可間耶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誠如昭王之明何患敵國之間至惠王不悅樂毅而田單遂得間之矣即讒言之進亦其君素有猜忌功臣之意讒人罔極始得肆其蠅營否則雖有青蠅何從變亂黑白耶

人有是非功罪歷千年而未有定論者如唐之八司馬是也夫勢有必至時有可行則豪傑起而乘之因利乘

便與天下更始天下必悅從我所欲爲而無不得志若時勢未至徒恃年少氣盛不自顧藉謂功業可立就則老成耆舊必多方沮之以爲新進喜事輕舉妄爲甚至加以謀逆之名爲一網打盡之計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後之人亦鮮有諒其心迹而爲之昭雪者不亦深可歎息乎唐德宗末年苛政橫行王叔文以順宗宮僚輔佐新君亟除苛政召還陸贄陽城天下翕然想望至治陸質呂温劉禹錫柳宗元等皆一時英俊以爲王叔文可與有爲日夕謀議求效甚急自以爲千載一時之遇其尤切於時事關於一代興亡者在謀奪宦官兵柄一事使其計成可免後日之禍乃竟以此觸宦官之怒擁戴太子以期報復遂誅叔文而貶其黨八人爲司馬史臣

緣飾其罪以爲岌岌如狂行蹤詭祕韓昌黎永貞行亦以侯景九錫疑之嗚呼何至是哉

人有言曰蓋棺定論而如唐王叔文宋王安石至今千年尚無定論王安石猶不過因其變法加以誤國之罪而王叔文則沿史臣曲筆加以謀逆之名夫叔文一文人起自下僚其黨亦皆文人雖云得君未得大權卽欲謀逆何能謀逆順宗初政卓然可觀皆叔文諸人之功韋執誼素有清望劉柳皆一時名人其志蓋欲大有所爲卒以奪神策之權而得罪宦官拒劉闢之請而開罪藩鎭不悅叔文者遂羣起而攻之沮敗其事並被以不韙之名迂生成敗論人安知古人心迹近之通儒論八司馬多恕辭船山先生論叔文安石二人極公允雖加責備而能諒其苦心與逐影吠聲者大不同闕之可以增長學識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事至於窮有不能不變之勢故必變而後通也國家制度政令行之數十年亦當一變而後政令煥然改觀卽如學問一途漢六朝文皆用偶何至唐駢文多塡滯不能發揮名理其中敍事雷同一律獨孤及梁肅始變爲散文而未成韓昌黎繼之而開古文一派古文始於昌黎盛於歐蘇此亦因駢文之積弊有不能不變者

凡事歷數百年或數十年必變如學術一道漢以後推崇鄭學至有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之語至宋劉原父王介甫諸君出始以新義解經不專注疏南宋以後推崇朱子不敢駁一字鄭學行五百餘年朱學亦行五百餘年至國朝經師昌明漢學復舍朱而從鄭此皆一二老儒創開風氣豈由朝廷所變利祿使之然哉風會轉移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必欲强抑之則惑矣以始皇之威不能遏詩書之燄況不及始皇者乎

天下之事勝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也憲宗於劉闢叛逆元濟逆命之際戰慄危懼從諫如流所以興也値淮西旣平之後浸驕侈好神仙棄賢良之臣收迂奇之士所以危也范文子曰外寧必有內憂豈不信哉

周宣末年詩多風刺燕昭晚節亦好神仙晉武平吳之後掖庭萬人明皇天寶之年漁陽鼙鼓外寧內憂之論不得謂之迂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嗚呼豈獨人君宜

戒之乎有志之士皆當以此自勖服膺孟子舜發畎畝及獨孤臣孽子二章之言

唐牛李兩黨始於牛僧孺對策刺李吉甫德裕吉甫之子深恨僧孺遂成兩黨於是朝廷防兩黨甚深不用兩黨之人而李訓鄭注之妄人出焉文宗以爲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不知黨人不必去且非不可用也唐當此際所患於外者方鎭跋扈所患於內者宦官猖獗不患方鎭宦官而患兩黨是之謂不知務

朋黨之名起於國之末造皆由其君闇不知人又疑忌其臣之立黨是非紊亂賢否混淆奸人窺見意旨乃舉其素所不悅者概誣以黨爲一網打盡之計於是人才淨盡國運隨之郭林宗所以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痛哭也夫

天下之人誰無親故誰無師友爲國家任大事尤當引用賢能同寅協恭豈得離人而立於獨乃奸人遽目爲黨其人無以自辨其君亦誤信之而以爲罪名於是稍有聲望者皆在黨錮之列所用者皆素無聲望不爲衆所指目之人與此等人謀國焉得不誤如李德裕有大才牛僧孺亦有清望其人皆可用至於私隙置之可也文宗乃以爲甚於河北賊皆不用之而用李訓鄭注狹邪小人所以致甘露之變武宗重用德裕唐室復振然則黨人何嘗不可用哉四岳舉鯀不蒙濫保之譏武侯用謖無損鑒衡之善烏有以一二人之獲罪而朝廷爲之一空且鈎黨遍天下者乎爲人君者當有知人則哲之明有任賢勿疑之斷但問其人之可用與否不問其人黨與非黨以黨名加人者重

罪其誣以儆其餘天下自無朋黨之名人才皆得效用而不至沈淪於非罪如太陽當空陰霾盡埽矣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誠以有法家拂士以輔之敵國外患以惕之則君有所忌憚猶可爲國若無法家拂士相維又無敵國外患相偪則君無所畏懼警惕放肆不道亡國之禍可立待矣故古之爲大臣者雖當天下太平尙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之事陳之於君非故以此瀆君也蓋使君有所警畏不至肆行不法也若范文子之釋楚爲外懼晉山濤之釋吳爲外懼蓋得此意矣唐自安史亂後河北三鎭遂失而不能收至穆宗平定河北三鎭蕭俛段文昌進銷兵之謀穆宗亦侈然自得以爲天下太平無復用兵遂從其計不知唐之方鎭謀叛屢有難制之憂練兵尙不容緩何可銷兵哉穆宗不收河北三鎭未敢銷兵以其有外患也然則唐之亡實河北平定之後生驕肆之心以亡國也觀於此益歎孟子之言爲深識遠慮也

稱引史事以證經義可云深切著明非直此也唐之國勢至憲宗平吳蜀滅蔡而復振河北三鎭亦漸平而憲宗浸驕疏遠忠直進言利小人迎佛骨求神仙服金丹以致不能正終亦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證憲宗英主尙不免此穆宗童昏何足責乎

李渤屢徵不起朝廷待以異數使議國事蓋以梁武帝之待陶宏景者待之渤受此異數當力辭若有用世之志卽當起應徵聘乃既不出又議國事恐開處士橫議

把持朝政之漸昌黎已譏之曰少室山人索價高彼皆刺口論世事其詩譏渤自是正論然唐憲宗初立衆正盈朝乃猶不自信使不出之處士得以參議此其尊賢下士爲何如蓋三代下所不多見者讀史者又不能無生不同時之憾也

李渤始隱居白鹿洞今江西鹿洞書院其故址也後於敬宗時爲諫官能諫敬宗盡忠直非處士純盜虛聲者憲宗待以異數固不爲過昌黎詩帶諷刺乃責備賢者之意如爭臣論責陽城不進諫正同

仇士良教羣宦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常閒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

知憂懼則吾弟疏斥矣士良此言思所以蠱君者密矣人君苟知此數端之弊能反觀之以自惕則宦官無所用其計以愚弄其君矣然皆君往往墮其計中而不悟豈有他術哉蓋以此數端惑之使不親近儒生所致也程伊川曰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人主宜三復此言

始皇焚書坑儒以愚民也後世不焚書而用科舉程式爲焚書之祕術亦所以愚民且愚士也始皇愚民民不必讀書而能揭竿爲亂是愚民無效矣趙高卽用其術以愚二世獨處深宮不使登高至於鹿馬不辨後世取士之法始皇愚民所傳之心法也仇士良教其徒黨勿使君讀書近儒生趙高愚君所傳之心法也上下交相愚中國安得不

日記卷三　三二

愚中國人皆愚何能敵外國之智且此愚君之法非獨奄人知之凡奸人欲擅大權不欲其君從師讀書皆士良之意也人君知此卽當禮賢下士重道尊師庶不至爲奸人愚弄亦不宜用愚民之術以弱其民而亟當設法開民智矣

周墀爲相問韋澳何以相助澳答以願相公無權蓋有感於爲相者權重致貶而言也夫人君必以事權分畀於人所爲不至掣肘方有成功如齊桓之用管仲燕昭王之用樂毅昭烈之用諸葛苻堅之用王猛信任旣專卒能稱霸若後之任相不然其君生疑忌之心惟恐有權事從中制故所用相皆阿諛取容無所建白之徒金人立相須其人柔聲下氣緩步徐行名爲養相體此大可笑

韋澳之言有鑒於李文饒崖州之禍也文饒爲相致唐復振卒以貶死宣宗苛察無大體相白敏中令狐綯闒茸小才漸至衰亂豈非不知人而奪其權之弊耶明以後不置相而大臣益無權讀魏叔子相臣論良增太息

唐室之衰宦官蠹於內南蠻擾於外而國以亡矣蠻夷之爲中國患非夷狄能患中國中國自患之也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動其本故必內治旣修則國勢日强外侮無由而至矣彼不修內治而專勤外略者豈知其本耶

唐之南詔卽今雲南初不爲患自楊國忠挑動之遂叛入於吐蕃韋皋復招降之至唐末又叛雖侵擾川蜀非能大

日記卷三　三三

有害於中國也唐之亡在內有宦官外有債帥民不堪命遂致袁晁裘甫龐勛揭竿而起黃巢繼之乃以亡唐唐嘗患吐蕃回紇矣而吐蕃回紇先唐而亡是知國不亡於外夷而亡於中國之亂民亂民又以苛政激變而起先王所以懍懍於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也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遂屬太子欲置朕何地宣宗太宗爲此言其愚有不可解者夫天子無百年不死者百歲之後代天子而君天下者惟太子而已豈得謂爲閑人及置於何地哉後唐明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所見高於宣宗太宗然末年貪戀大位當璧無主卒蹈子禍其勝宣宗太宗又幾何耶

邈結烈宮中禱告宋太祖遂生於陳州恐亦是宋之史臣
飾爲此言以神其事耳不然宮中告天之言孰聞之耶
張承範發京師神策軍士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
帛僱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故不足以當黃巢
一戰卽潰夫驅市人而用之如韓信猶必設背水陣以
置之死地況無信之才驅市人用之乎唐末兵皆不可
戰至聞出征相泣豈可用之以戰哉宜其使人代行也
今夫兵之强弱視夫將帥之得人不得人將帥之才能
視夫兵之能練不能練後世之弊每在將不知兵兵不
知將將視兵如兒戲兵視將如弁髦於是上則扣餉缺
額耽逸樂而罔事操防下則結隊成羣忘紀律而滋生
事變而彼虎符坐握者養尊處優深居簡出雖春秋簡

閱亦屬虛文一旦有事欲用若輩折衝禦侮可恃而無
恐乎此有心人所以慨歎也
前年日本之事凡平日以賄賂求得兵輪管帶者聞之對
泣復用賄賂求免於行湖南所招之兵中途潰散甚衆以
如此之將率如此之兵其必敗豈必交鋒而後知哉彼昏
不知開口主戰以爲中國養兵百萬豈不可以一試湘軍
威名震天下必可倚以成功擧國若狂有同夢囈有言宜
和不宜戰者卽曰此漢奸也此賣國也其後竟何如耶
孟昭圖言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
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非必盡可信南
司未必盡無用孟昭圖發此言蓋以當時寵信宦官不
親宰相北司之權重所以過於南司也夫畛域之見不

可有有則相妨朝廷之上若分畛域之見則擧朝臣工
新舊相爭門戶水火不能一心治事國家必不能治若
天子與臣下又分畛域不親宰相寵信奄豎如萬歷之
二十餘年不視朝欲不亡其國得乎
奄宦不可信任固也而畛域之見亦不可存唐虞命官必
曰協恭和衷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此紂所以亡周所以興也若人各異心勢同水火將不能
一日安矣何自强之可望
人君有猜忌功臣之心當患難或能委任之而不疑當
平定則必殺僇之而後快遂使武臣留賊不誅爲後日
君用我之計以爲成功太速恐疑忌不用也劉巨容與
曹全晸大破黃巢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

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
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斯言有感於功臣不善終而發
使人君賞罰公明不生猜忌善待功臣則將帥必能銳
意滅賊不發此言矣范蠡遺文種書曰狡兔死走狗烹
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巨容殆有鑒於此乎
左良玉追張獻忠甚急獻忠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公良
玉遂縱之此近事也而東西魏時彭樂追宇文泰泰曰癡
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耶何不還營收汝金寶樂遂
縱泰取金帶一囊而歸此等事古今一轍固由武人不識
大義亦由御將非其道也鳥盡弓藏之言豈不令功臣短
氣乎
唐亡於藩鎭亦由處置不善叛逆則奉之如驕子忠順

則防之如寇仇李克用之心固不可問然當其滅黃巢收京之後不可謂非功臣朱溫以黃巢餘黨不念其救援之功反謀襲殺之克用不敢遽報私仇而請命朝廷則李直而朱曲所共知也張濬等挾其私怨反倚朱溫討克用則無是非矣克用犯闕雖屬跋扈亦唐有以激成之其後朱溫强而唐遂亡無朱溫唐亦未必不亡曹操云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然則漢唐之亡豈獨操溫之罪耶

自唐亡於藩鎮之强後世相戒不敢言設藩鎮不知藩鎮跋扈亦由處置失當所致以安祿山兼四鎮强兵皆在其手此失之一祿山反不用李泌先取范陽之計傾其巢穴此失之二平安史餘黨不用郭子儀爲帥而用懷恩使其私立黨援招容降將此失之三德宗初政頗振作處置王武俊等不善激之使叛此失之四其後懲奉天之亂節使死使中人持節摔軍中欲立者立之名爲姑息此失之五憲宗復振田興納土河朔一大轉機穆宗時劉總復納土乃代以張宏靖强田宏正赴鎮妄談銷兵再失河朔此失之六有此六失河朔三鎮不可問矣至克用有功而見疑朱溫有罪而反護尤處置失當以致克用激而犯闕朱溫得志遂以亡唐由朝廷無是非非必藩鎮不可立也宋以後不攷其本末務以弱中國爲善策能禁外國之不强乎

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吾言其罪一也楊復恭謂諸宦曰天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宦官之猖獗至唐末可謂無以復加

矣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凡事盛極而衰此天地自然之理宦官盛於唐末卒之朱溫舉兵清君側之惡盡殺宦官此亦宦官至此時有不能不誅之勢論者皆咎崔昌遐召外兵亡唐然則即不召外兵唐豈不亡乎

事有人人積怨深怒欲剚刃於其腹而卒不可輕於嘗試者如漢唐之宦官窮凶極惡婦人孺子無不痛恨況士大夫稍知名義者乎當時以爲盡誅此輩則天地爲之一清朝廷可以無事矣乃漢召董卓唐召朱溫蕭牆雖藏鼮鼠遂易豈非徒顧一時之忿絕無深謀遠慮如熏鼠者致焚其室捫蝨者致裂其衣乎是以國之大事宜加三思非持不可任意獨行並不可輕徇眾怒如唐之宦官爲害見五代史宦者傳論可謂明切矣武宗用李德裕爲相宦官不攙軍政宣宗獨攬萬機宦官亦稍斂戢是制之未嘗無術也何必盡殺之而後快哉八司馬謀奪宦官兵柄不成失此機會可惜至訓注之謀則益疏矣訓注本因宦官得進而謀宦官其人心術豈復可問文宗乃以其因宦官得進不爲宦官所疑而重用之使其計行訓注恐又不可制矣況崔昌遐召朱溫以除宦官乎

亡唐者崔昌遐也昌遐以冢宰之任獨攬大權欲掃除宦豎肅清禁中豈無他策而乃召外兵爲之援卒之宦官悉誅而唐亦亡昌遐亦不免殺身之禍是猶漢何進欲誅宦官召董卓爲之備卒之死於閹宦之手何進與昌遐不足惜而漢唐亡於二人豈不大可惜哉

三代以下漢唐制度最善綱舉目張兵强國富雖暴君代

作强臣專柄盜賊竊發戎狄內侵不至遽亡而附骨之疽
乃在宦官當時有志之士皆以謀誅宦官爲事宦官誅而
漢唐遂亡豈獨決疽者之咎哉
奸臣篡位必先受九錫封王建國然後受禪始於王莽
漢末及六朝唐初篡奪者皆仿摹而行葢奸人以此覘
人心人心不動則一步進一步從而篡位朱溫篡唐不
受九錫卽欲篡位不能久待盜賊之行爲可笑然而九
錫之陋習自此除矣五代時得國者由士卒推戴黃袍
加身卽爲天子宋太祖之立亦以黃袍加身得之葢篡
奪之局又一變
九錫乃周時賜有功諸侯有一德卽受一錫未嘗九錫並
加王莽好學古人摹仿九錫實與周賜諸侯之法異操懿

以後無不仿而行之六朝文人戲爲驢九錫雞九錫之文
極言其不足重而可笑也自朱溫不能待九錫而篡五代
得國尤易視漢魏六朝之以次漸進者尤爲迫促可笑矣

鑑古齋日記卷四

善化皮錫瑞鹿門評　嘉應陳紹[illegible]旋記

夫智勇不足得天下遇智之尤者奪之遇勇之尤者
則亦奪之矣威力尤不足定天下卽能得天下亦不過
如虎狼秦呑二周滅六國自謂一世以至萬世然至二
世陳勝吳廣起於草澤斬木揭竿大呼舉兵並起滅秦
漢高祖以假仁假義籠絡百姓約法三章秦民大悅遂
以開四百年之基是得天下者當以德卽不必眞有三
代純王之德而假仁聲以要結則亦可得志李存勖曰
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存勖蓋以天下可以力勝
何以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卒困於烏江無成功
乎孟子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曰仁者無敵眞亞

聖之言也
大言炎炎小儒咋舌孟子又曰五伯假之也三代以下無
眞仁義能假仁義卽可以得天下秦用商韓之法悍然掊
擊仁義賈生過秦謂仁義不施所以一傳而亡項羽虐戾
滅秦五年卒亡其國惟漢高入關秋毫無犯除秦苛法是
能假仁爲義帝發喪軍皆縞素是能假義遂足以驅除秦
項葢民陷溺日久不見仁義之主見有假仁義者卽以爲
此眞能拯己於水火矣莊子所謂空谷之中聞足音而喜
見似人者而喜豈不信哉
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
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爲之此卽歐美諸國立民主之法
外國之所以强在立法簡易付之公論故事有實濟歐

美諸國有君主有君民共主有民主民主之國立一總統由眾公舉三年一易殆與契丹之部有王三年一代之意相符耶

以契丹之事證歐美諸國可謂巨眼前人未嘗論及此也後漢書大秦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大秦卽羅馬與羅馬古史所言合是外國舊有此制而羅馬後亦改爲世及契丹自阿保機後子孫世及亦未嘗如其故俗三年一代也然則民主之法非可常用亦不能無弊必謂其法無弊何以羅馬旣立民主又易爲君主耶

唐自肅宗以後藩鎭謀叛不敢誅其軍中欲立某人爲節使皆從其請部將逐藩鎭朝廷不討其罪卽以部將代藩鎭之職故以後紛紛效尤者不可勝計昔韓趙魏

三家分晉周天子不能討三家簒奪之罪而反封爲諸侯司馬温公作通鑑始於此謂其壞法亂政自王朝始也唐之部將逐藩鎭卽爲節度使何異周之封三家乎天雄節度使幼弱楊師厚竊其位梁卽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豈非揖盜窺天教猱升木耶此其弊不始於梁而始於唐也

部將逐藩鎭卽可爲藩鎭藩鎭叛天子卽可爲天子矣五代之禍由唐釀之宋初收藩鎭之權靖一時之亂當時以爲極善之策然懲艾太過因噎廢食以致兵權盡奪四方無一人可恃於是中國之禍不在藩臣而在戎狄矣故事變無常不可拘泥一切之法如宋之奪兵權歸於上未嘗不以爲祖制如是至於五國崖山之禍則悔之無及矣文山請立四鎭豈不晚哉

宦官中之賢者由漢至明僅有二人如東漢之呂强能以忠諫死唐之張承業能竭忠於唐宋之邵成章亦能盡忠其餘皆弄權亂國之流也考張承業之事後唐雖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受克用輔幼主之託行法不寛貴戚爲晉養民畜財並不依阿幼主其所爲洵內侍中之僅見者殆以報河中匿詔之德耶使奄豎皆如斯人何至有趙高之流竊權亂國謀害忠良哉

宦官亦人也人性皆善此輩非必無善類如明之覃吉懷恩王安王承恩皆有可稱然忠者少不忠者多由於出身卑賤未嘗學問又有老而猾者如仇士良之類敎之爲非故人主親信此輩必致亂國豈可以其中有一二賢者謂

此輩可恃耶觀後漢宦者傳論五代史宦者傳論可以鑒矣

楊洞潛爲劉巖謀先以立學校設選舉爲務誠知治國之法蓋治國必須人才人才出於學校不設學校不能育才不設選舉不能拔才故必先立學校使人皆通曉事宜然後可以爲治德國勝法以學校致勝且以學校致富强是欲强國必興學校不興學校而但用科舉何異伐根而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遠乎

興國必須人才人才必出學校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今人乃以開學堂爲非急務不知所謂急務安在謂宜練兵致强興工商致富其說固是然不興學校不敎養人才安有知練兵興工商之人若欲以帖括人才坐致富强眞如此

記所言代根而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遠矣
契丹圍幽州李嗣源將兵救之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
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
奮撾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後卒
大敗契丹夫中國强則夷狄畏之不敢與吾敵卽責以
大義彼亦無辭若中國孱弱受制於夷狄使嗣源生於
其時豈能以言折之哉
兵力不足非徒口舌所能折衝故使才不可不亟求其要
尤在自强然後使臣能申其說若强弱異勢但恃使臣口
舌爭之卽蘇張復生豈有濟乎
莊宗酷好優伶自呼爲李天下爲伶人敬新磨批其頰
而不加罪此其人可以理天下乎歐公以爲數十伶人

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誠哉其可笑也故綱目特
書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勖而不書其官以賤之亦
使後世好優伶者以此爲鑒
今有所謂老郎廟者乃優人所崇奉之神其神爲誰卽李
天下也或誤以爲唐明皇蓋因明皇有梨園子弟耳不知
明皇梨園子弟如賀老琵琶野狐箜篌等皆樂工明皇精
於音樂以樂人爲子弟雖失君人之度未嘗傳粉墨以登
場也身爲天子而傳粉墨惟李天下耳明皇好樂工而樂
工中猶有雷海靑爲之罵賊李天下好優人而死於優人
之手至聚樂器以焚其屍君以此始亦必以終然則好樂
之與好優固有間矣李天下以此亡身與國身後有優人
爲之崇祀非必此輩天良未昧蓋欲借古天子以張其軍

耳嗚呼梁武帝以好佛亡國兒徒尊之有梁皇懺李天下
以好優亡國優人尊之有老郎廟殆可謂無德不報乎然
而大可笑矣
敬翔諫梁主曰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
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
不然憂未艾也敬翔此言可謂知兵者夫用兵必謀諸
老將不可專謀年少鋒銳之徒蓋年少多恃勇無謀用
之必敗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欲舉大事而謀於白面書
生此沈慶之所慨也
用兵必謀老成勿取徒勇固是正論然兵尙朝氣舊臣宿
將或富貴已極或精銳漸銷暮氣頹唐亦有不可復用者
敬翔以均王儒雅守文非李亞子身負版築之敵則尤不

易之論曹翽曰夫戰勇氣也爲主將者必能作其士卒之
氣務在均勞逸同甘苦乃能使諸軍忘死萬衆一心若徒
雍容坐論於廟堂之上不知軍中甘苦所命之將養尊處
優以緩帶輕裘自命士卒旣不感恩又不畏威誰肯效死
用命鄭璞諫烏珠譏張浚固屬反顏媚敵之言然魏公三
敗未必不由此也
李懷光欲誅盧杞先以告人致杞知之奉天勤王千里
不得見天子反爲杞所排擠王彥章疾趙巖張漢傑亂
政謂所親曰待我功成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故二
人聞之以爲可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遂盡力傾
陷之有戰功不以上聞而歸功於段凝由是彥章反爲
二人所制是知欲謀人者不可先聲以告之必嚴密不

漏機關事方有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彥章之謀失之於不密矣

懷先彥章皆武人不足責若趙高邑欲治崔呈秀罪彈章未上嗔憾先形致投身魏閹大殺東林亦君子之疏也爲人當智深勇沈不可輕躁誤事

晉鄙屯兵境上不進信陵君使朱亥擊殺晉鄙奪其兵符救趙此其心實爲國猶可恕其擅殺之罪郭崇韜有大功於唐魏王繼岌使人擅擊死之輕殺大臣與信陵使朱亥殺晉鄙相同而其功罪則異也繼岌殺崇韜不由朝命功臣皆懼不自保激成李嗣源之叛實由莊宗無綱紀任其子擅殺大臣不治其罪所致雖然崇韜之殺有劉后之命劉后不德其立己之力而反殺之何歟莊宗之亡由崇韜之死繼岌之亡亦由崇韜之死也使不殺崇韜使之治蜀則大梁雖失繼岌猶可據蜀自王乃信奄官之讒自棄爾輔豈非繼岌之大失哉崇韜勸以魏王爲將而己副之蓋以莊宗不可諫欲倚太子自固而不料繼岌反疑之也其勸立劉后亦欲倚皇后自固而不料皇后反殺之也婦人孺子豈可信者崇韜自負其智可謂不智之甚

荀子曰肉腐出蟲魚枯出蠹是人必有可疑之端而後讒人得以行其讒也安重誨之死雖由讒人然亦其勢震主不知早退耳當時馮道己言諸君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爲便道爲重誨謀可謂至善明宗從其言而使重誨告退則不至起猜疑而殺之矣乃趙鳳以道爲失言而力勸留之不知君臣既有嫌疑不可強留若留之則必至殺其身而後已重誨之死趙鳳殺之

凡人既有嫌疑必不可以久合若稍疏遠猶可保全交誼必匿怨而友非凶終隙末不止況君臣之間哉郭崇韜安重誨乃莊宗明宗之舊人參贊機謀號爲心腹乃久而相忌至於殺身固由其君不念舊亦由二人不知進退也重誨得禍由於從珂蓋以從珂爲養子而有戰功恐其奪嫡欲先除之亦武侯殺劉封之意明宗乃護從珂而殺重誨卒之其子死於從珂之手從珂又死於石敬塘而唐遂亡豈非明宗負重誨乎

唐主從珂因史在德以直言進諫執政大怒欲治其罪唐主恕之詔開言路此舉頗有君人之度夫下詔求言固屬人君盛舉然人心不古如漢文帝止輦受書之事後世不復可行令士民皆得上書必致不勝其煩且或詆毀時事變亂是非故在上當求直言亦必明於是非胸有定見乃無事雜言嘵之獘若徒以是沽譽必反致眩亂耳目也

此論極通開言路雖佳事然其流獘不可不防且其中又有辨古時人人可以進諫周設司諫始有專官所謂諫者皆諫君也人諫其君自屬忠讜即有不合其心無他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君能納諫自屬盛德自古未有以納諫致亂者雖開言路安有流獘乃後世誤會其旨謂設言官所以防制大臣於是其君不聞直言未能收繩愆糾謬之益其臣救過不暇更習爲阿諛取容之術甚至

諫垣政府水火交爭宋明以來流弊極重皆由君不虛己而猜疑臣下豈知大臣進用非一日之事此當慎之於始既用則不當疑何必用新進小臣雕琢輔相以沽直名而啟釁禍乎

奸雄竊據始於莽操皆自恃其權力未嘗藉外夷之權力也梁武起兵猶不肯乞援北魏其後高歡宇文泰始挾蠕蠕突厥之勢以為自固之計唐高祖之起亦求助於突厥史諱之不詳而據太宗云太上皇為百姓之故稱臣突厥朕常痛心則高祖實有稱臣之事惟未受其冊立耳石敬瑭謀反自顧單弱乃稱臣契丹受其冊立目為兒皇帝是不特為人臣並為人子割幽薊十六州以畀契丹使幽薊不見天日者數百年皆敬瑭之罪張

邦昌劉豫受金之封號而僭位非奉兒皇帝之教耶

於此可見梁武初起尚有氣魄後其孫岳陽王詧稱臣於西魏周隋甘為附庸有愧乃祖豈志存宗祀藉口微子耶高歡宇文泰皆亂臣不足責隋末起兵者多藉突厥之勢故唐高祖之起亦不能不求援突厥蓋卽不藉其力不得不與之和否則未能滅隋又增突厥一敵將前後狼顧矣太宗能滅突厥以雪恥足見有國者屈辱不必諱但宜亟圖自強

唐主欲以姚顗盧文紀為相而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愚謂此非命相之道焚香祝天求之冥冥以筯挾之雖不至公安知賢否高宗形求夢卜遂得傳說此出於偽古文似亦不足信者古時用人達聰明目後世用人掩聰蔽明一變為停年格再變為循資格三變為掣籤盡己之耳目不能周知又恐左右大臣之耳目不可深信乃求之冥冥無據之間如此而欲得人才以治國事其可得乎

高宗夢得說雖出偽古文說命篇而書序已言之則亦必有所受武丁舊勞于外生長民間蓋嘗聞傅說之賢及卽位欲相之恐起微賤無以服衆殷人尊神信鬼故託之於夢以形求之此古人之權術也謂夢卜盡可信不幾同於戲劇乎以筯挾宰相名尤為可笑顧大韶作竹籤傳以諷當時後世習以為常而不可變矣

古今之馭夷狄不外戰守和三策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和漢文帝之於匈奴以守為和然彭陽之

役親逐匈奴出塞武帝之於匈奴以戰為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其後卒和匈奴亦以不和而兵終不解耳夫能戰能守而後可和若不能守不能戰而徒講和偷安此國家所以日削也石晉得國契丹擁戴之力契丹侵晉李守貞敗之晉稱臣稱孫於契丹而能敗之可以稍雪其恥若南宋稱姪於金但知言和不能與金一戰不啻石晉之不若耶

中國之於外國不和兵終不解故中國不必諱言和但能戰守而後能和乘戰勝之威而與之和則和更可久石晉幸而勝契丹當此時與之和乃不失計而爭戰不已晉終非契丹敵宜一敗不救矣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齊王重賁恃陽城之一

捷責四方之貢獻賞優伶置宮室當旱蝗水潦括民財穀虐政橫行契丹兵至猶調鷹苑內抑阻人言以此數端觀之則晉之亡非契丹能亡之實晉自亡之也夫人君政令不修放肆亂爲積怨於民是假人以伐我之柄也安能禁人之不伐耶若恃一勝而責貢獻是自處於驕盈尤致敗之道諺曰蟻慕腥羶蠅聞風卽至可引以喩重貲

有國者忿敵國之侵陵謀用兵以雪恥未始非發憤自强之心然欲發憤自强必須卧薪嘗膽積二三十年之功力求賢輔佐講武練兵方可轉弱爲强勝負兵家之常儌幸一勝斷不可恃若無堅忍之力徒逞驟動之氣一戰偶勝志滿氣盈此驕兵必敗之道況責貢獻賞優伶則不惟必

敗而且必亡非敵國亡之也亦非天亡之也自取敗亡而已十萬橫磨劍大言奚益乎

三代寓兵於農其法甚善至後世封建井田旣廢兵農不合耕戰之兵已難復用宇文泰始用府兵唐因其法開元時獘端百出張說改之召募彍騎後世所用之兵皆召募也夫府兵抽丁無養兵之費彍騎召募之兵有養兵之費則府兵之法善矣契丹本夷狄之國無養兵之費縱其劫掠謂之打草穀騷擾民間甚爲不便契丹卽不欲出養兵之費盍亦參酌於府兵之法乎

外國分遊牧城郭二種契丹雖城郭之國而雜遊牧逐水草遷徙射獵爲生舉部族皆爲兵無養兵之費故請給軍食而曰吾國無此法也塞外曠野千里可以縱其遊牧射獵故有草穀可打中國人稠地密安得有荒地容其打草穀乎則惟劫掠民間而已當時宰以此激民之叛契丹主懼而歸自以打草穀爲一失由不通中外之異勢也今東西洋皆城郭之國與中國同其法雖用民兵亦不能無養兵之費但其訓練精耳而其兵制亦講求數十百年乃著成效若契丹入中國未得安席已懼而走歸何暇講府兵之法哉

周世宗欲相魏仁浦義者以仁浦不由科甲爲疑世宗宰相之夫人但求其才之可用豈必限以甲第若以甲第限之後世之人才多有老死崖穴而不見用此宋以後之獘相沿數百年矣漢初丞相如蕭何起於刀筆吏周勃申屠嘉皆起於武夫未嘗用儒生也以儒生爲相

始於武帝用公孫宣帝不盡用儒曰漢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雜行之奈何專用儒生唐時科目甚廣不止進士科爲相者亦不盡由進士或由徵辟或由任子或出幕僚得古人立賢無方之意宋以後專用儒生限以甲第如世宗者不猶能通變乎

宋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言固不可易然人亦問其讀書與否耳豈必登甲第乃爲讀書人乎不讀書卽登甲第亦可爲相乎唐多才臣由於求才之道尙廣至宋甚隘偏重於科第一途人才不如唐此其一端也

王莽篡漢始有九錫封公建國稱王後曹丕劉裕篡漢晉仍之六朝之篡國者皆若有一定摹本作九錫文禪位詔勸進表皆當時大手筆盍視爲固然而不以爲恥

也朱温武夫迫不及待亟欲謀篡不受九錫建國封王益暴躁又甚於侯景矣郭威篡漢以黃袍加身由士卒擁戴其得國更易於前朝宋太祖立欲杜其萌故收諸將兵權以靖五代之亂

曹丕篡漢推讓再三其讓表禪文獻帝或亦見之劉裕篡晉恭帝欣然操筆謂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則漢晉之帝雖不出於本心而猶未必全不知也齊梁以來童昏充位則有並不知有此事而全出於僞爲者矣其文既自爲之又自爲固辭之文以掩其迹九錫禪詔陳陳相因曹魏受禪碑上尊號奏大書深刻至今猶存華歆王朗之名尚有餘臭陳壽三國志一切削去不載誠以文不足法可謂良史阮步兵勸進晉王後人譏之文人生逢厄遇甚亦不幸而

作此等文字宋祖懲五代之亂其風遂息然兵權奪而夷狄盜賊橫矣天下之患可勝防乎

杜子美詩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夫戰陣之際卽有婦人在軍中不過軍威不振至於喪師而已非必關於國家之存亡也婦人尚不可預軍旅況可以預朝政哉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用此輩治國則必至誅戮忠良不亡國不止與宦官之爲害同一轍也東漢王聖明天啟客氏皆擅權亂國可畏哉

李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聲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杜詩蓋用其意西人賤男貴女見兩漢書是其國風氣從古已然西人雖伸女權間立女主而女人並無入議院者是亦知女子不得預政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不可棄然必在人能守則其險足恃耳若有險而不能守則同於無險如吳以鐵鎖沈江王濬伐吳以木牌撞裂其鎖而卒取吳非鐵鎖沈江不足爲險也實在於無守險之人耳劉光義曹彬伐蜀蜀夔州鎖江爲浮梁而卒不守其失與吳一轍後之迂儒動以在德不在險爲言誤人國家不深可歎乎

在德不在險其言出於吳起謂有國者不可恃險而不修德非謂並宜棄險而不守也蜀漢之亡在不守陰平之險若沈江鐵鎖可謂能守險矣而不以重兵守之任人斷裂雖有鎖奚益乎金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數百人守河我豈得渡是棄險而不守其智又在用鎖橫江者下矣

宋之武功遠遜漢唐卽名將如曹彬潘美亦不及韓信灌嬰李勣尉遲敬德等故易平者僅三無道之南唐南漢與蜀耳幽州太原卽不能平將帥既巽懦無才而宋太祖又猜諸將始則奪典禁兵之權繼則奪藩鎮之兵權其子孫沿爲家法奪之不已遂致金元入寇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武功不振弊必至此宋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宋太祖仁慈恭儉過於漢唐之君而威力則不及其時將帥亦不及漢唐開國之臣能攻瑕不能攻堅能當小敵不能當大敵南唐蜀主皆詩酒名士全不知兵南漢主尤昏虐宜乎取之如摧枯拉朽北漢稍堅忍兩攻始下攻遼則一敗高梁再敗白溝開國君臣如此不振況後之生長深

宮者能望其駕馭豪傑若漢唐之鞭撻四夷哉宋不慮此乃反猜忌武臣廢弛軍政以養兵不用爲銷奸雄之心宜其更不振也神宗能慮此矣亦不知變此積習徒變法以斂民財空爭熙河卒不能制遼夏宜不振如故也

汴梁自梁惠王後無都之者自朱温竊據於汴梁五季皆因之都汴宋太祖欲去汴都洛終都長安惑於太宗之言而止夫汴不如洛洛又不如長安關中四塞之固非如汴四戰之地也太祖既知長安可都不能決意行之猶豫債事漢高祖聞婁敬之言質於張良即日駕幸關中其識不高於宋祖乎

太祖欲用曹翰取幽州惑於趙普之言而止欲去汴都洛再都長安惑於太宗之言而止此二事皆大失計所謂聚九州鐵不能鑄一大錯者也且都長安猶可不爭幽燕都汴無險可守又不得幽燕敵兵一來即可渡河京師震動尤失計之甚者從來辦大事者貴有決斷亦賴有人贊成漢祖得婁敬之言尚疑不決得留侯贊成其計即駕幸關中此其徵也宋祖雄略不及漢祖唐宗又承五代之亂人才銷歇求一人如周之王朴亦不可得趙普與太宗乃其所親信之人而二人識見又不如太祖故不但不贊成之且沮止之宋祖因無人贊成遂毅大計惜哉

宋太祖有取幽燕之機曹翰進取幽州地圖太祖問趙普之言而罷其議至太宗欲取幽燕崔翰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此誠揣度時勢之論然太宗有取幽燕之志實無可取幽燕之機故高粱河一敗而國威

盡挫矣歷觀古來忠臣義士有其志無其時奸雄大慝有其時無其志武侯之圖關中而不得劉寄奴得關中而不守是也

崔翰欲乘勝勢取燕其言未爲不是惟左氏傳識息侯曰不度德不量力太祖開國英主未敢取燕太宗自問其德力能過太祖乎懵然而前宜其敗也且曹翰不過一將耳取燕而勝固爲莫大之功取燕而敗亦無甚大之辱太宗以萬乘親征一敗塗地則國威盡喪而後難復振矣太祖不用曹翰之言於前太宗乃用崔翰之言於後知有可乘之勢而不知非其時不亦謬乎

張齊賢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此言誠爲洞達事理之論夫夷狄之爲中國患非夷狄能患中國中國自取其患也有時夷狄安靜而邊將邀功挑釁以致夷狄益肆中國不安嘗觀漢文帝遺匈奴書稱歎其有如天之量馬武臧宫欲立功匈奴光武拒之眞深仁厚澤亦深謀遠慮也豈可輕信邊將以蹙生靈之命傷天地之和乎

齊賢安邊之策可謂至言昧者但知痛詆夷狄而不知中國亦有不是不得專持畛域之見即如宋之於遼久稱兄弟之國金起圖遼宋應助遼拒金乃反通金滅遼已爲負盟約矣既與金約誓又納遼叛臣張㲄等授金以招降納叛之口實以致南侵既爲城下之盟復信妄言以蠟書招遼舊臣以致金再南侵而汴宋亡矣豈非宋擾而致之乎

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夫羣飲小罪也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此先王以權術治國也漢制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非有慶典民間不得飲酒故有賜大酺三日宋太宗賜大酺蓋行此法宋制酒醋設官管理諸官多監酒稅後世煙酒二宗爲利甚大重稅酒煙亦榷酤之法耳

榷酤始於漢卽酒稅也曹操嘗禁酒孔融譏之劉先主亦禁酒簡雍有釀具之戲是當時亦禁民私釀矣淡巴菰明始有之鴉片則始於今西人不吸鴉片而吸呂宋煙故亦有煙酒之稅且稅甚重以非人之所必需也今重加煙酒稅仿西法耳

李沆爲相常以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瑣細不足煩帝聽沆對以人主宜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舉深得大臣格君之道范文子釋楚爲外懼晉山濤釋吳爲外懼卽此意也眞宗問爲政之道於沆對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在國家承平之時用老成持重者亦可輔治若運祚中衰則必參用新進變法自强豈得以沆之言藉口乎

此論極通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李文靖之言自是大臣之體船山亦極稱之然不得其旨而徒襲其說則妬賢嫉能之臣必以此遏抑一時之人才阻撓一切之新政自託於老成持重以掩飾其無能而人才銷沮百事廢弛矣用言如病者用藥期於補偏救弊國勢方盛宜休養生息不必更張舊法邀功生事如體强無疾之人不必用藥也國勢衰敝四夷交侵必須亟圖自强整頓一切進用人才舉行新政如體弱多疾之人不得不用藥也若當多事之秋仍用太平無事之議論阻抑人才安得有振興之機文靖在北宋之初故爲此言使在南宋必不爲此言矣故知人必論世知言亦必論世

李繼遷據有西夏爲宋患二十餘年繼遷死德明立其國弱而易制曹瑋上書請伐之非無機可乘也眞宗能從其請收復西夏實易易耳乃欲以德致之慕春秋不伐喪之義坐失事機終宋之世而不能收爲內地此宋一大失計也古之任大事者遇有可乘之機必急起追之惟恐遲而失事況邊地急宜收復乎宋不能取西夏其失在慕虛名忘實際而又狐疑不決也

慕虛名忘實際而又狐疑不決宋皆有之而其誤事之原

尚不在此宋忌將帥解其兵權以致將權輕而兵弱不可用屢戰皆敗銳氣沮喪於是不敢用兵卽有機會可乘而畏怯如故以苟安旦夕爲得計姑藉美名以塗人耳目掩飾其怯懦無能而已矣春秋不伐喪爲齊晉友邦言之繼遷叛臣也豈齊晉友邦比哉宋人引春秋全非春秋之旨宋人亦未必不知其與春秋不合姑假其名以自解於人耳

契丹大舉入寇羣臣震駭請幸金陵者王欽若也請幸成都者陳堯叟也苟南遷西遷則宋亡矣寇準決策力請駕幸澶淵親臨大敵當時有孤注之喩夫萊公之飮博自如勸眞宗親征非以國事爲兒戲其胸中已有成算知其必勝故敢決此大策眞宗從之宋之不亡於契

丹萊公之力也眞宗乃聽欽若之讒而貶之獨不記欽若請遷幾誤大事乎

宋以後之人才大都清忠正直而不能大有展布敢行度外之事者一則宋人議論太高太苛刻拘執一理不知變通惟恐行徑稍奇得罪清議一則朝廷立法太密動輒得咎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卽有奇才亦因束縛而同歸於庸懦此宋以後清忠者不乏其人而才畧遠不逮漢唐也萊公膽氣最壯故能勇於有爲至其飲博自如一則心有所恃一則臨事權術當人心惶急不得不如此以安衆心謝太傅圍棋賭墅亦此意也欽若請南遷萊公斥之宋幸不亡萊公卒爲欽若所害徐有貞請南遷少保斥之明幸不亡少保卒爲有貞所殺皆古今大憾事

今有經紀之家擁數十萬之資產奢侈無節不知量入爲出酌盈劑虛則所用之欵無數可稽不數十年而家貧乏矣夫治國猶治家也必會計以爲準而後一歲之欵目用度多寡悉在掌握之中若不能會計則人君糜費人臣侵蝕不至貧窮不已自唐李吉甫始上元和國計簿宋眞宗時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謂之爲人實不足道而其上會計錄則不愧大臣之用心哲宗時蘇轍上元祐會計錄亦卽此意嗚乎中國歷代數千年以來惟唐宋有此三事吾不能爲後世之司農解矣

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是古每年終必數計一年之出入以告之其君也夫欵目出入必每年結算一過則年清年欵不難按籍而稽若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不曾綜核其數一旦清理勢必難行外國有豫計表每年結算曉衆無侵蝕之弊此其國所以能富也

寇準求教於張詠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準曰此張公教我也夫準非不學無術之人也好行度外之事具有雄才霸氣時士大夫卽以不學目之嗚乎萊公任事有膽略人疑其不學無術如張禹孔光之流以經術誤人國亦可謂之學乎老奸巨猾閱歷深而機變熟且有文學飾非記醜如胡廣馮道者當時人未必不稱爲賢相也而卒誤國何也

霍子孟誠不學寇公以文學負重名非不學者蓋寇公頗

恃才負氣弊與霍子孟略相似張公欲其加以學養深沈故以不學無術比之非欲其學容身固寵之術也後之容身固寵者或以是藉口失張公之旨矣

人臣之諫君譬如醫者之用藥必對疾發藥而後病之愈者可卜焉司馬溫公上三劄子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此三事可謂能審仁宗之病源夫仁宗非不能仁其仁任於仁柔無斷姑息養奸非如古所謂仁其於用人行政屢進屢退旋用旋罷可謂不明不武之甚宋之政事壞於神宗之紛更實先壞於仁宗之廢弛溫公此言非同泛設苟仁宗能用其言而自振作豈眞不足以有爲耶

用意極精進言於君者必推其所以能而勉其所未至所

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也仁者仁宗所已能明與武者仁宗所未至溫公之上劄子意蓋如是此記謂仁宗仁柔無斷非古之所謂仁則更深一層足徵學識大進

仁宗慶歷二年詔州郡立學行科舉新法其所謂學校非如三代學校之制也皆孔子廟而已宋仁宗以前州縣並孔子廟而無之故仁宗有是詔然孔子之廟設之與不設無異不能作育人才其弊相沿千餘年矣仁宗之詔立孔子廟猶必待范仲淹言之可慨也乎

宋以前中國郡縣間有立孔廟者傳誦以爲盛事如漢文翁守蜀郡立孔子廟聖賢皆有遺像其他郡縣不聞皆有唐宋郡縣立孔子廟文人爲作碑記必盛稱之以爲能尊聖人以其時不皆立廟也郡縣皆有孔廟蓋始於宋當時

孔聖及七十二賢皆設像用王者衣冠以孔子稱文宣王也明張孚敬以爲孔子不藉王爵爲尊乃不稱文宣王而稱至聖先師奏令各處像設皆毀州縣不敢毀聖像又不敢違明詔多爲夾牆藏之而屢經兵燹存者亦無幾矣今嶽麓書院猶存

武科創自武后而以武科立功者終唐之世惟郭子儀一人而已然郭公卽不由武科亦未必不能立功此郭公之出於武科非武科之能得郭公也唐用詩賦取士雕蟲小技其無用與武科等宋范文正公請用策論執政以爲汗漫難知又以爲詩賦中亦嘗得人此守舊之謬論仁宗復之亦無決斷之英識矣

自人才不出於學校專以文字取士亦不得已之計絕無善法也唐沿隋制設科舉用通榜不糊名明薦人才並無避忌其時所取士名次皆已豫定不過借考試爲名以示公允故唐時名士無不登第其被黜者必有他故如溫飛卿之無行羅隱之好譏訕是也至宋始立陋法糊名易書以爲如此則人不得徇私矣然掩聰黜明暗中摸索竊意此等辦法卽孔子爲主司十哲爲房官亦必不能無遺珠之恨聖賢耳目與人不異必不能盡一省萬餘人卷皆過目也至謂此等辦法亦嘗得人昔人譬之探籌取人歷數十年亦必得數十人才豈可以探籌爲善法哉武人以行伍爲正途別設武科尤爲無理謂非武科能得郭公說最明通

狄青有平儂智高之功仁宗置之樞密面涅猶存仁宗

敕青傅藥除之青曰臣願留以勸軍中狄青此言深知大義夫青僅平儂智高非有震主之功也仁宗置之樞密可謂能用人矣而賢如歐陽公三上書劾狄青文潞公設計恐嚇之卒致氣憤以死此宋重文輕武之陋習視武人以爲非我族類仁宗待之稍優文臣駭怪歐陽公文潞公皆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也

狄青征儂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拜樞密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仁宗拒而不聽猶有知人之明既平智高功名尤盛於是廷臣之忌功更甚仁宗亦不無功高震主之疑青遂罷出而憂讒畏譏以死矣韓絳王舉正不足責也如文潞公歐陽公非當時所稱賢臣哉歐陽公三上疏劾狄青文潞公且設計恐嚇之使憂畏以死

而宋人以爲文潞公之功一時廷臣所見如此此號爲賢者亦不能脫流俗之見推其鄙賜不過羞與噲等爲伍重文輕武遂成陋習何怪舉國皆爲夷哉夫青不過乎一土寇非有震主之功北有契丹西有元昊正賴師武臣力並非鳥盡弓藏之時仁宗能破格用之於先不能不懷疑於後誤爲盈廷横議所動又誤於祖宗家法也

人君御相必有知人之明此當愼之於始不可既相而屢易之也孟子論齊宣王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後世君無知人之明又懷疑忌之心若遇小人肆讒必罷其相鮮不中孟子所言之弊宋仁宗固優柔無斷之君也其於平章事參知政事一歲數更惟相呂夷簡稍久然不能大有所匡正餘皆不能久於其任如此安

得盡人之才耶

明懷宗在位十七年易五十餘相卒致亡國猶自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試問亡國之臣用之者誰耶懷宗所相之人亦非盡不可用特以倏進倏退不能盡人之才雖有才賢亦與庸陋者同受誤國之名尤可哀也其後殉難者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馮元飈等皆一時之選懷宗能盡用諸人不使小人奄官掣肘亦豈必有煤山之禍哉

呂夷簡爲相無可稱述惟力爭李宸妃一事得大臣之道至於與郭后有私嫌勸仁宗廢后引光武之事以爲證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范仲淹以順父出母喩之夷簡貶仲淹等此尤失大臣之義夫張曲江保全明皇三

子李鄴侯保全廣平王處讒間之際能全人骨肉得大臣之用心如夷簡則與張李二公相背矣

斷斷於恩怨不足爲大臣況處人夫婦骨肉間重以君母之尊此豈可以復私怨者夷簡因罷相由郭后一言遂乘機逞其報復勸仁宗以爪痕示臣下此豈大臣所爲范文正等進諫又聳其君貶之宋之黨禍遂從此始夷簡之罪可勝誅乎幸以西事方亟能圖晚蓋起范文正任用之不終於蓄怨怙非稍可贖前愆耳

神宗問安石以治道安石對以當法堯舜夫堯舜大聖人也豈後世所易法者哉且安石並未嘗以堯舜之道輔君治民專言致富如青苗保甲水利均輸農田諸法豈堯舜之世有此法乎亦豈周公有此法乎蓋安石所

行之法商鞅桑宏羊之法也其不言商鞅桑宏羊而以堯舜周公爲名者因宋儒議論過高崇王黜霸不以大言塞人之口則法必不能行安石之本心固如是也

商鞅見孝公嘗言王道矣孝公以爲曠日難待鞅乃進言彊國之術凡人臣進說必先爲大言以聳君聽君如不用乃言其次以爲可塞盈庭之口吾非不知帝王之道奈君不聽故不得不降一格也宋人恥言富强已成習氣安石欲變法救弊實用商鞅桑宏羊之術其詩曰諸君愼勿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其意已見於詞然明言之則人之攻之必更甚故假堯舜以動上聽借周禮以塞人口其實所行本桑孔之術而青苗則身所試驗也論者乃曰安石爲周禮所誤不反爲安石所欺哉

蘇明允著辨奸論以斥王安石之奸似乎毀之太過觀於司馬溫公之言以爲安石但不曉事又執拗此言得之安石之失實在執拗人之附會者引爲同已爭辨者指爲非類且以此爲君子小人之別當時名士才人竄斥殆盡宜所用皆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也然性情執拗卽賢如溫公亦不免此習蔡京罷差役法五日如約溫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豈知列溫公之姓名於黨人碑第一名者卽蔡京乎此其失在執拗與安石同也

此持平之見魏叔子蔡京論言之甚詳宋人祖司馬而痛詆荊舒亦非公論安石變法固未盡善司馬入相盡罷其法亦豈得爲平宜其後有紹聖之翻覆也

蘇東坡言於神宗曰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此不易之論夫太平難驟致王道無近功勵精求治固人君之盛德太急則反不能治矣聽言太廣則新黨舊黨將爭閧於廷言哤政雜無所適從惟進人太銳未足爲神宗之失夫才士當擢以不次必以資格限之老其才而後用則無可用之人矣神宗信任安石傾國以聽不惑羣議可謂進人能銳者惜安石不善變法而無以報神宗重用之心也

東坡此言在神宗時爲對症發藥神宗憤宋積弱亟圖富强不可謂非勵精圖治之君而變法不效實由於此求治宜急而次序緩急不可不知聽言宜廣而虛實眞僞不可不辨進人宜銳而其人之才器識量不可不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有急功近利之見無持久堅忍之力變法不效爲後口實不亦惜哉進人太銳非必爲安石而言安石久列侍從資望已深其入相不爲太銳東坡所言指呂惠卿鄧綰輩耳

王雱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法必不行雱之此言亦因人心錮蔽議論繁多不以嚴刑治之則沮之者必衆法必不能行矣商鞅變法劓公子虔黥公孫賈亦卽此意王安石萬言書有云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雱立言之意或得之於乃父亦未可知然雱議誅異議似乎太過法之能變不能變視君德之剛與不剛人君苟能英武明決不惑羣議或阻新法斥歸田里豈必誅之乎雱奇才也惜其所著經義不傳至云梟富韓之首跣足擕婦人冠等事李穆堂已辨之

荊公父子爲人詬病如擕婦人冠請斬韓富及議行肉刑遭陰譴穆堂辨之已晰恩怨之言不可盡信野史尤多誣妄固無足怪然荊公亦實有招人訾議者雱死荊公哭以詩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雱雖賢豈能比孔子又豈有爲父者稱子爲孔子之理比實未免侮聖荊公何辭以解

文彥博曰人心未安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潞公之爲是言以王安石之變法爲多事擅更祖制耳夫祖法果善則後人奉行不必改絃更張祖法不善豈得守成法而不改乎此當分別言之不可徒以祖宗成憲塞人之口也宋太祖收兵權奪利權故國患貧弱

欲轉弱爲强不得不行新法責安石不善變可也責安石不應變則非也

且法美意行之數百年亦必不能無弊祖宗法卽盡善亦當時行之見爲美耳數傳之後積久弊生固不得以此歸咎祖宗亦豈祖宗所逆料乎況後世所行者又未必皆祖宗所定之法凡一代之興其法多沿前代之舊漢沿秦舊唐沿隋舊此在前人已有定論宋沿五代之舊故其取民之苛碎設官之不正郊賞之濫法令之煩太祖開國之時並未釐正而宋所新立之法又不過收兵權利權設通判以理民事置轉運以理財賦之類皆不得爲善政此無論其爲祖制非祖制並急宜更改者惜安石未能盡去之耳朽老舊臣動以祖制壓人以安石言祖宗不足法爲罪案

試問當時所行皆太祖手定之法否卽太祖所手定使其尙在親見日後之流弊亦豈有不願更改者乎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穆王不從而卒伐之犬戎由是不朝宋神宗時交阯降附沈起邀功生事啟釁於夷交阯遂入寇陷欽廉州夫小國既已稱藩入貢附爲屬國何必伐之以生事端宋武功不振欲示威於外國宜選練强兵壯馬與契丹西夏爲敵何爲伐己臣服之國哉卽伐交阯獲勝集天下之兵以攻一隅亦爲不武況未能勝徒致其叛眞要功生事也

中國馭夷狄宜懷之以德彌之以威則彼畏服不敢爲患而待夷狄者多不得其道震其强則奉之如驕子欺其弱則踐之如禽獸中國信義之國乃不講信義專視强弱以爲輕重何能使彼心服且同一夷狄也避其强者而欺其弱者豈聖人一視同仁之意乎傳曰蜂蠆有毒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欺人之弱而攻之一擊不勝徒爲强國所笑並弱者亦不服矣宋收熙河已無謂伐交阯尤生事蓋亦託於兵家攻瑕之旨而實非也

神宗嘗服金甲見太后又對羣臣謂昔日太宗征遼傷箭而歸以至上賓此子孫不共戴天之仇今不能報且歲奉幣帛朕嘗痛心神宗此言可謂發憤爲雄其欲收復幽燕未嘗一日忘也宣仁太后阻之所見甚遠神宗若取幽燕必敗無疑宋兵力素弱無武臣可用何足以當大敵神宗能除猜防將帥之習重付以兵使訓練之迨其强而後用則幽燕能取亦未可知若徒有報仇雪

恥之心不能强兵卽欲一逞猶羸病之夫而壓以千鈞之力不爲秦武王之舉鼎絕臏乎

富是富强是强當分別言之神宗君臣憤其貧弱而力圖富强青苗諸法足以富國而已不足以强也王韶開熙河熊本討瀘夷章惇闢梅山外似示强亦止小試之於小夷而已仍不足以强也秉常以孱懦之主起而爭永樂宋之死者六十萬人神宗遂以此憤鬱而崩西夏比蕃夷稍强徐禧輩當之卽大敗況能復幽燕乎

蘇東坡詠檜二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詩不能無語弊宜王珪以此構成東坡之獄也東坡才人不能大用其心安能無觖望王安禮所言甚合至於以文字罪人由於王珪與東坡不協欲藉此以傾害之

黨禍一與所以無是非曲直也若非宣仁太后之明斆
神宗察之則東坡死於獄矣噫以文字罪人宣仁尙知
不可若明太祖因胡藍謀反與胡藍嘗有文字交涉者
輒殺之不尤過耶
古者命太師陳詩瞍賦矇誦初不禁人作詩諷刺且欲藉
諷刺以爲鑒戒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也唐時
忌諱尙寬如長恨歌連昌宮詞指斥先皇播揚內惡而傳
之宮禁稱爲才子未聞致譴至於宋烏臺詩案則陵轢其
詞以興文字之獄卽此一事已知唐宋優劣不止商周之
判矣明初文人尤遭厄運何不幸而生於其時乎
孫叔敖曰甯我薄人毋人薄我蓋兵不厭詐專講仁義
不尙權術必敗無疑此宋襄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
二毛所以有泓之敗陳餘不用奇謀卒爲韓信所殺也
夏人攻永樂兵勢甚盛高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徐禧
不從其言必鼓而成列以至士卒死者六十萬人宋武
功不振卽從永能之言猶恐未必勝也況又不從其言
以速其敗乎
宋之兵力不濟僅足以制夷獠西夏稍强卽不能制永樂
一役死者六十萬人由於兵雖多而不精不足以敵鐵鷂
子軍也徐禧妄人初不知兵宋信其大言而任爲大將僨
諫致敗全軍皆沒禧不足惜六十萬人血塡溝渠豈不哀
哉觀於此而幸神宗不急圖幽薊也
王珪爲相時有三旨相公之號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後世

相臣多此類但知阿諛順旨稍有自負氣節直言敢諫
者或指爲跋扈權臣後世社稷臣所以不可爲也韋溴
對周墀曰願相公無權讀史至此令人慨歎
三旨相公可對萬歲閣老明憲宗不見大臣議政彭時商
輅力請召對比見時言未畢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
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常言不見召及
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
王安石詆毀歐陽公謂此人在一國則壞一國在朝廷
則壞朝廷及觀其祭歐陽公文稱揚不置豈眞言不由
衷耶夫安石果惡歐陽公則祭文必不頌揚其美若詆
歐陽公於身前而譽歐陽公於身後抑亦自相矛盾矣
宋史不盡可信也武王伐紂武成曰前途倒戈血流漂
杵夫旣倒戈相迎何至血流漂杵若謂血流漂杵爲紂
民反攻尤其大謬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王
安石詆歐陽公一事亦云
荆公始未甚知名曾子固攜其文以見歐公公爲之延譽
荆公之名始起後以爭新法不合痛詆歐公史書所傳容
有過當然意氣賢者不免荆公性尤執拗一時憤激之語
或亦有之二公所爭者國事也非私恨也歐公死而荆公
作文以祭自有公論且人已死則恩怨皆忘矣何必不加
稱揚歸震川目王弇州爲妄庸巨子弇州曰妄則有之庸
則未也震川死而弇州以文祭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予豈異趨久而自傷亦由人死而氣平也
人臣之諫君當諫其大者遠者不可以細微之事煩瀆

君聽王旦不諫天書可以諫而不諫此事君有不得已之情也程伊川在經筵哲宗偶折柳枝諫以方長不折哲宗以是怨之夫柳枝至微也未必如天書之事大也旦尚不諫天書伊川以柳枝進諫能無招人君之怒乎伊川以道學自居者故雖細微之事亦所必謹以之敎門弟子可也欲以敎門弟子者諫天子可乎

郭隗云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後世無此事矣伊川以師禮自居哲宗以爲無人臣禮由後世習見尊君卑臣之制本無以師待臣之禮也伊川抱道自重在此泥古不通亦在此

君子與小人志異道殊勢相水火君子小人參用於廷猶使兩虎共鬬連雞不能並棲也君子之氣勢盛則斥

逐小人小人之氣燄張則傾害君子然君子常不敵小人何哉葢小人之存心至毒害君子惟恐其術不工若參用之必爲一網打盡此古來黨禍所以偏中於君子也楊康國言小人與君子無參用之理君子小人競進危亡之基此言甚是彼呂大防劉摯進調停之說者豈不謬耶

調停之說人臣不得已之計耳此宜君德剛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小人不得與君子爭進若君德不剛大臣又無生殺廢置之權不得不爲調停之計然新舊人並用可也君子小人參用不可也未有小人而可用者也

朋黨之與也常起於一二人報私仇而不顧國家之急東漢以黨錮亡唐有牛李之黨文宗以爲甚於河北之賊北宋有慶歷黨禁南宋有慶元黨禁明東林復社以虛名受實禍至於永歷僅存一舟猶於岸上行廷杖朋黨一起未有不致亂亡國者程伊川先生與蘇東坡分蜀洛黨意見未化遂成仇隙於是君子指小人爲奸小人指君子爲黨而君子亦指君子爲黨卒使小人得志而君子一網打盡嗚呼廉藺以武夫尚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若伊川與東坡豈未聞廉藺之風乎

蜀洛起於言語小有不合而弟子各袒其師互相攻擊程蘇二公處此皆有未盡善處卽如齋期爭論葷素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二公弟子或葷或素不知齋不茹葷葷指五辛非不肉食不肉食乃釋氏之敎而二公皆不知後人必左蘇而右程亦非公論

古之人君失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亡國者徽宗用蔡京童貫開邊至社稷不血食身爲人俘且貶死陳瓘於楚州瓘詆章惇之奸直言無隱亦朱雲梅福之流亞也徽宗貶之宜其有金人之禍

易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人皆知之然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必以已所用者爲君子已所棄者爲小人則君子小人何從辨之而有一法辨之甚易凡進忠直諫者君子也阿諛順旨者小人也非特人君用人然也卽大臣之待屬員士大夫之擇朋友以此驗之百不一失

傳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宋與遼爲兄弟之好乃乘危以微利召金人夾攻遼遼

滅而宋卽隨之矣輔車相依之國唇亡則齒寒宋不知此卒召南渡之禍何異開門而揖盜乎

宋立國本弱武備不修召侮四夷卽不約金攻遼遼亡而國與金界金亦必以遼之所以待宋者待宋歲幣割地皆不能免但不召之使來則彼一時無從窺我虛實禍發可少緩耳若論輔車相依之義援遼拒金斯爲上策然宋之兵力又安能援遼拒金者至於約金滅遼又納遼之叛而啟金之釁則更以國爲戲適以速亡

或曰張浚之殺曲端天下冤之毋乃近於殘忍與予曰不然方李彥仙以孤城拒賊告急求援端忌彥仙不發兵以援之致城陷而民遭屠戮彥仙無愧於張巡許遠曲端有類於賀蘭進明浚誅曲端亦不爲過

朱子與南軒爲友推尊南軒之父爲作佳傳比之伊周立言不無少過後之攻朱子者遂以此爲口實曰傳中功過如何敘爲有南軒下筆難又曰予聖焉能蓋父凶曲端冤與岳飛同誰能更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則力反朱子之說而又不得其平矣曲端冤死雖同岳公而其人實非岳公比岳有功無罪曲端雖有虛名而無大功又有不救王庶李彥仙之罪魏公以此罪端戮之不爲過乃以百口保端拜爲大將又以意見不合生疑忌摭其所作詩爲罪案下獄慘死則不足以服端並不足以服當時與後世之人心致論者以繆醜比之亦魏公有以自取也

老杜詩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秦苻堅侵晉以張夫人從而有淝水之敗高神武侵魏以婁妃從而有渭曲之敗齊後主禦周以馮小憐從而有平陽之敗金主亮侵宋以妃嬪從而有瓜州之禍雖其所以致敗之由不專係此要亦取敗之一端也置將士於鋒鏑之下而主軍者方挾婦女爲樂人其與我乎其不揚也宜矣李陵曰軍中豈有女子乎乃盡搜而殺之蓋不如此無以壯士卒之氣也乃韓蘄王妻梁夫人桴鼓助戰大敗兀朮於江中然則老杜之言得毋不驗乎

老杜石壕吏云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是當時沿府兵之遺且役及老婦矣乃不得已之計非常法也梁夫人以兵敗劾奏蘄王是古來奇女子猶錦繖夫人娘子軍及明末秦良玉沈雲英非他人所能仿效

野史之作奚自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發不平之感慨書之以示後世爲鑒戒也秦檜乃欲以一人之私箝天下之口其用心至險亦至拙子產曰我聞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秦檜不知此而護已之惡故吾以秦檜爲天下之至險亦以秦檜爲天下之至拙

古來監謗禁妖言殺忠諫皆無道之君禁野史惡譏刺皆奸慝之臣子產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畏人之多言者其中必有所不足也是以盛時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

趙鼎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斯言也何其詞之嚴而義之正與使高宗不從檜之和議恢復中原之事一以委鼎未必無成功然至誠

有前知之妙賢智有先見之明鼎不知檜奸邪誤國而
反力薦之騎箕歸天能無遺憾
胡游大儒皆喜檜何怪忠簡不爲所惑其薦檜殆如寇之
薦丁皆受校人之欺者也
夫國家雖內憂疊起外侮頻加而人心不散猶可以爲
國至民志蕩搖邦本不固則亡國之禍可立而待矣賈
似道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將士之心行公
田以斂江浙之怨北宋之亡亡於蔡京南宋之亡亡於
賈似道
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人心去而國運隨之此一定之理也夫人心何以去無非
以淫刑濫殺暴斂橫征漢唐宋明有如一轍非但賈似道

有然古來亡國之臣皆似道也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故國家將
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前史所載往往然也
宋末災異疊興雖有俊傑之士輔相扶持猶恐不免況
始則囚郝經以飾戰功終則殺廉希賢以絕和議亡國
之禍實自取也
似道誤國欺君諱和議而激戰禍其罪不待言矣若張濡
傷害廉希賢未嘗不自託於忠義以爲彼圖我國我殺彼
使亦足以伸中國之氣報強敵之仇也然殺彼一使於彼
何損而和議從此絕國運從此亡忠義安在其後元兵至
而張濡遁然則濡之殺敵使並非激於忠義不過猖狂妄
發而促國之亡耳後世之自託於忠義者當以張濡爲鑒

元滅國數十殺人數百萬生人幾乎泯絕幸而有一耶
律楚材能止屠戮萬民之慘微斯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嗚呼楚材一言而止蒙古窮兵之禍使夷狄之人猶知
民命之重晏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殺戮之慘元人爲甚楚材一言救生靈之命殆天心不欲
盡亡人類而邱長春以一道士能勸元太祖止殺謂老氏
三寶以慈爲先不得以其爲異教而斥之矣
世祖本無伐宋之心使宋人不拘郝經不害廉希賢必
將通和講好而中國不至盡歸於夷矣惜乎宋人之自
速其咎也雖然宋太祖收兵權武功不振不足以禦外
侮元人侵軼遂成瓦解之勢卽不殺戮元之使者其禍
亦不過少緩耳

宋祖用趙普之計削藩鎭收諸將兵權一時雖足救尾大
之獘而國勢遂失之弱文文山請立四鎭曰至一州則一
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蓋至是而其獘已顯然其見卽立
四鎭已患其晚乃猶諱疾忌醫以爲迂闊而莫之省此宋
所以終於亡也而自宋以後中國之削弱仍如宋也敵國
外患莫之能禦幅員萬里蕩然無復藩籬之限至一州則
一州破與文山所言如出一轍皆由削藩鎭收兵權但知
自防其臣而不知防外患雖有忠義之士不過一死自靖
以手無斧柯之故也欲如漢唐之強盛安可得乎
英宗當東作方興築西山佛寺勞民傷財其爲害也酷
矣觀音保等力陳其非英宗不悟反殺觀音保諸人卒
召南坡之變亦帝之失道有以致之

元之天下半亡於僧其崇奉佛教若出天性尊孔教則名焉而已殆亦精深者難喻淺近者易知乎其殺觀音保諸人也所以崇奉佛教也而南坡變起佛竟不祐昌黎云反更得禍豈不信哉

方谷珍當天下無事之時敢於作亂順帝當明賞罰討其叛逆之罪以剿滅之乃不惟不誅之又行招安之策畀之以爵豈非勸人爲逆耶由是亂民蜂起效尤而元隨之亡矣

亂民不討而反招安所謂姑息之政最足釀亂南宋時民謠云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豈不可笑東漢黃巾之亂朱儁必不肯受降此漢所以不亡於黃巾也明招降張獻忠未幾復叛遂不可制可爲千古炯戒元始招方谷珍時

劉伯温力爭之不聽反羈管於紹興其亡不亦宜乎

明太祖樹鐵碑於宮門永禁宦官用事建文恪遵祖制太監不得志趨燕爲內應成祖得國德太監之助遂忘祖制重用太監出使異域是以太監充使臣之職矣提督東廠是以太監操生殺之權矣故至明末太監猖獗有過漢唐而明卒以此亡屈蕩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成祖之謂矣

奄宦害人國如猛獸毒藥英明之主豈不知之乃知之而猶信用之者凡英明之主必多疑疑廷臣不可信則必以近習爲可信謂若輩皆家奴耳操縱由我何敢爲非不知惟英明者能操縱之子孫不能如其英明而以爲祖制本用奄人與端亦開直諫莫聽童昏之主親昵尤深或起外藩由其擁戴則必如漢之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唐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矣或國亡而不悟或悟而不能去或去其一而又用其餘懷宗手翦魏奄豈不懲艾其禍而卒以用奄人亡國非成祖作俑之過哉

夫發大難之端必能發之而後能收之然後可告無罪若爲難首卽身死族滅猶不能解誤國之罪齊泰黃子澄謀削藩王首禍固不足責方孝孺何爲不阻止反附和削諸王之謀乎建文之亡孝孺安能辭其罪卽十族以殉亦難免後人之遺議至其言國君死社稷此明儒引經之謬見又不足爲孝孺咎也

明太祖不用方正學欲老其才待子孫用之固非用人之道然正學實不免於迂削藩之謀既不阻止燕兵日棘猶

仿周禮更正官制致燕王以變祖制爲辭有人上書云大敵將近公宜練兵以衛京師周公誅管蔡時不聞行周官周禮此言誠中公之病而猶不悟乃以詔其歸藩許其割地爲奇謀秘計不亦疎乎

三保太監下西洋藉口於防外國實則疑建文亡於海外使太監訪求之明之所謂西洋卽今南洋如蘇門荅剌呂宋瓜哇是也當時宣布明廷之威皆遣使朝貢亦以其國本小弱耳其後諸國亡於西洋葡萄牙遂混入南洋中人通商中國而中國人不能辨葡萄牙之佔澳門自此始中國之禍不發於明而發於明以後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咎明之開門揖盜

西洋人入中國始於後漢時大秦王安敦遣使入貢六朝

以後所謂祆敎景敎即天主敎當時或有傳敎人入中國者唐有胡賈稱碧眼波斯當時或有通商人入中國者皆無明文可攷蒙古以兵威滅俄羅斯五印度西人震懾嘗遣使朝貢其人有留仕中國者中史不詳惟西史能詳其事亦有商人留中國元亡不能歸明太祖遣使送之遂入貢此皆意人爲多鄭和所至賓今南洋當時稱爲西洋招使朝貢明之中葉荷蘭葡萄牙佔據南洋駸駸遂入中國與意人皆自稱西洋明人不知誤以爲即南洋許以通商葡人遂據濠境又招意人利瑪竇等入京治歷聽其傳敎於是西人入華通商傳敎蔓延不可止豈亦有天數爲之耶

永樂起兵建文不能制卒以篡國高煦永樂之子其起兵也亦欲效乃父之所爲宣宗親征膽識勝於建文高煦又無永樂之才故不能濟事此有幸有不幸亦視其人之才略何如耳夫堯舜受禪在當日爲傳賢而即啟奸雄篡國之漸曹丕篡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丕自謂舜禹司馬炎即效丕所爲依樣葫蘆九錫受禪永樂篡國非必料其後裔復爲之然已開其漸於前安能禁後人之不摹仿耶

明祖有鑒於宋金孤立而亡元雖大封宗室遠在西北徼外內地有事仍不能收維城之效故封諸子以大藩且擁强兵以爲如此可以長治久安如百足之蟲死不僵矣乃建文立而成祖遂篡此後世不可復行封建之證高煦獷悍無賴燕兵內犯親在行間成祖以其功欲立之迫於羣臣立長之言而止仁宗多疾不免覬覦宣宗幼主尤無忌憚其效法乃翁自是意中之事豈知己雖獷悍無乃翁之雄才而宣宗英明非建文之柔懦親征而懼懼而降降又愍不畏死腳鉤宣宗撲地銅甕燒死殆成祖之餘殃乎其後甯王宸濠安化王寘鐇皆欲效成祖所爲而敗死明遂疏忌宗室削奪其權卒之孤立而亡又與宋金無異然則有國者惟修德以延國祚而已豈在封建不封建之間乎

三楊有太后爲之主持正可當擬王振罪之時明正典刑則除一害矣何至有土木之變哉乃三楊以王振爲英宗私人恐以此開罪於英宗不惟不擬王振以死而反求恕於太后王振得以不誅此一大失機也三楊之不誅王振非有愛於振也由其惜身家保祿位之念重畏首畏尾不能任事以爲國家大事與吾輩無涉但保全祿位身家已耳此魏叔子相臣論概明三百年無相業也

三楊不趁此時誅振太后崩而振遂不可制有逐三楊之意三楊奉身以退致土木之變而明幾亡三楊相業誠不足觀然明本不留以三楊爲相太祖因胡惟庸之故廢中書省其時無所謂相安得有相業中書省罷之後擬旨批摺不能不用文人乃以大學士入閣辦事謂之閣臣然亦不過擬旨批答如唐翰林承旨宋掌制誥而已不能如漢丞相事無不統也三楊之進亦由學士雖日耆舊並無相權故但求容身固位而不敢身任大事責三楊無相業固已然亦豈非明罷中書自棄爾輔乎

賞罰人君御天下之大柄必權自己出也若不能自操生殺之權而其權爲奸雄所竊已大不可況其權乃爲奄宦所竊乎劉球上書劾王振振下之錦衣衛獄使獄卒擅殺之是球之殺並不出於英宗矣鑑載大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以見賞罰之權下移於奄豎使無土木之變振久竊權不死安見不至如魏奄之猖獗耶明奄人猖獗以王振劉瑾魏忠賢爲最力能殺廷臣無土木之變正不知振將亂得何等地位不得不歸咎三楊之遺忠

秦以後尊君卑臣無復古時敬大臣之禮李斯相也而具五刑後世無所謂大臣也以厮役徒隸待其臣而已矣至元明之待臣下又厮役徒隸之不若動輒用廷杖強者半死弱者立斃杖下非厮役徒隸之不若耶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以不附王振枷於國子監門祭酒四品大員而枷以辱之禮言士可殺不可辱況上大夫乎明如此待其臣此郭隗有慨於亡國以役處也

祭酒天下儒人師而荷校監門英宗初不之知奄人猖獗至此亦由當時本無敬大臣之禮也魏叔子云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始有作俑者罪可勝道哉

土木之變宗社幾危于謙閉城固守立景泰帝以絕敵望止徐有貞南遷之議明得以不亡豈非于少保之力耶乃後人口實以爲未迎英宗此不審時通變之論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苟當此時必迎英宗則敵人得以要挾我故不得不重社稷而輕君此于少保得孟子之意也而卒爲有貞所譖殺社稷之臣能安社稷而不能保其身可勝慨哉

左氏傳瑕呂飴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羊傳公子目夷曰賴社稷神靈吾國已有君矣三事略同晉侯宋公鄭伯皆得返國葢示以不急則彼挾空質知其無益而必歸之若急於祈請彼將居爲奇貨至於開門迎之則國隨以亡矣少保立景泰不迎英宗正仿春秋故事英宗復辟而殺少保亦與鄭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同營少保者坐不讀書不曉古義耳

也先君臣不和其國內亂也先欲入寇而脫脫不花遣使言和于謙以爲也先君臣自相仇殺不援我以復仇之機宜興兵討之景泰帝不從夫虎入堂奧逐之已出有勸以捕虎者則必怒捕者以爲捕之反攖其怒也盜入人室驅之已逃有告以搏盜者則必怨搏者以爲搏之反觸其禍也明之不伐也先猶之不肯捕虎搏盜如是不有喪禍者尠矣

景泰不伐瓦剌自屬談虎色變明土木之禍已岌岌乎有亡徵幸而不亡則以爲儌天之福矣何敢望復仇恥陽虎曰魯人聞予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予明不肯伐也先卽魯人之故見宋人澶淵之役不肯聽萊公之言而納幣請和亦魯人之見也宋明之兵力不足恃上下狃於目前之安而無遠謀卽此可見

鄧茂七作亂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

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此言宜出之於官吏不宜出之於愚民出於官吏則足以爲鑒戒知民之不可暴虐出於愚民則民之欲揭竿斬木起事者皆藉口於官激民變是開民反叛之途矣水滸一書言梁山諸盜皆義士歸咎於官吏激之此書最足導謀反當爲嚴禁者也水滸元人施耐菴作摹寫奸盜之情如畫以宋江等爲忠義實皆狀其奸惡昧者不知底蘊而但觀其表則眞以爲忠義矣山東人尤以此相誇以義民自負此義和拳所由起歟

平日不付人以重兵臨事以兵付之欲其禦侮折衝何可得也平日不畀人以事權臨事以權畀之欲其號召人心而安社稷胡可得也先王之命將也閫外之事君

不與聞重畀人以事權不從中制黃驥經略甘肅邊務許便宜從事卒以平定甘肅一時任人得當故能成功而明之猜忌將帥有過宋朝調度乖方不知兵勢外之將帥必受兵部節制洪孫松山潼關之敗不皆以此乎明以本兵節制將帥又用奄人監軍皆是弊政然本兵誠能得人如于謙王瓊未嘗無效特非其人則掣將帥之肘耳若奄人監軍無不敗者其弊政又在本兵專兵政之上

張江陵秉政毀天下書院爲公廨後人多訾議之不知明末處士橫議書院即橫議之淵藪顧亭林廢生員篇曰開門降賊者生員綑縣官送賊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據此足見當日生員之爲害而書院有不能不毀之勢矣張公秉政太后倚任頗有雄才霸氣當時人多怨之故身後而其子不保後世相臣醞諡尸位以求免禍安得復有如張公救時之相乎

書院起於宋所以補學校之不足也然書院辦理得法足以培植人才辦理不善反足以敗壞人才明末講學盛行議論國是遂開東林復社之禍江陵此舉未始非防患於未然但惜其不知將書院整頓一番教人讀書勿空講學則書院不必毀而人才可以興矣

東林黨人皆君子也高顧諸賢聚衆講學議論朝政自號清流不容於東林黨之人遂假魏奄之勢以逞報復之私夫魏奄非有怨於東林黨人必欲殺之而後快也其所以大殺黨人者亦豈魏奄之心哉

高顧皆大儒無可訾議然京師非講學之地當時已有人

勸止之諸公不聽遂致言官彈劾毀碑而禁講學則亦可以已矣而見擯清流者借刀魏奄以報私憾造東林點將錄以東林諸公比梁山諸盜於是黨人鮮得全者顧已前卒高被逮投水死而復社幾社諸君子又以處士結社與東林相應和馬既得志又承魏奄餘毒而殺復社諸人黨禍訖明亡而後止豈非自號清流者激成之耶

名教可以防君子不可以防小人者也君子顧惜名義爲名教所束縛不敢行度外之事小人不畏懼名教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豈老生常談所能制乎史可法之幕客勸其舉兵清君側之惡苟能誅馬士英阮大鋮明或猶可不亡史大驚曰如此安得爲純臣耶卒之史公不爲而左良玉爲之明由是亡嗚乎後世大臣

皆庸碌無能小廉曲謹之流雖有賢者不敢以霸氣任事惟恐得罪名敎後世國家日弱政事廢弛皆一純字誤之可慨也乎

此事見於魏叔子所記歐陽斌元王綱二人事二人駁史公曰純字始見於周易乾卦義居第五公尙未剛健遽言純耶二人所言義奇而確而史公心憚二人不敢用其言葢始終爲純字束縛夫宏光之君德不及宋高馬阮之才並不及秦檜故宋高秦檜猶能偏安宏光馬阮一年而亡當時舉兵淸君側雖未必萬全然舍此別無死中求生之法譬如人得危疾僅有一服峻劑或可挽回而醫者遲疑不敢用遂至延久而斃醫所以不敢用者以爲萬一不效則人必加以殺人之罪故甯坐視而聽其自斃也古來忠臣義士不計死生禍福而不能不計當時與後世之名史公不敢用二人言猶醫不敢用峻劑恐一不效而天下後世之謗必集於我卽用之而效猶不免求全之毀也不知人旣以身殉國國有一綫生機可救皆宜竭力救之身家性命旣已不顧又何虛名之足顧乎且人心共憤勢不可遏己卽不爲亦必有人爲之故史公不行此計人遂推左良玉行之九江兵來三鎭檄調揚州一敗南都遂淪覩於此而益歎二人之謀不用也

〔清〕段嘉謨撰

幼基一卷

清道光七年如見齋刻本

道光七年重九刻

幼基

本衙藏板

序

幼基者何、自少而壯而老之根基也、先入之言、終身不忘、蒙以養正、謂之聖功、信夫、今仿朱子小學之意、取禮記論語之顯而微、簡而該者、為幼基、俾始入學者、手錄而口誦之、略識文字、亦曉義理、聊以省三字經千字文之勞而已、然學師於此、苟能為之講明切究、使小子入身而力行之、則無論他日為公

州為大儒淑身善世即為農為工
為商賈亦可束身寡過不至趨狂
蕩甘犯亂也書成友人以為宜廣
其教乃刊而布於吾邑之蒙館
道光七年重九咸陽縣知縣偃師
段嘉謨述并書

幼基序　二　如見齋

幼基　　偃師段嘉謨襄亭輯
[illegible]并錄注

曲禮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同傲長上聲從同縱樂音洛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分俱去聲

幼基　一　如見齋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猩音生麀音呦○猩猩人面豕身獸之牝者曰麀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任醜夷不爭。凊音靜○醜同類夷平等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告音梏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上聲

幼子常視毋誑。視同示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衣去聲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

幼基　二　如見齋

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上上聲聞去聲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以物與人跪爲煩其俯立爲煩其仰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上聲○應諾之緩唯應之速

尊客之前不叱狗。

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

侍坐者請出矣。莫同暮○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持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噭音叫髢音替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幼基　三　如見齋

枷音架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漱音搜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取同娶)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男女異長。(長上聲)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長上聲)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
父毋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冠去聲詈音利○齒本曰矧怒罵曰詈)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去聲)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相去聲)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濟上聲蹌音鎗僬音醮○僬僬趨走促數貌)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內則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簟徒點反)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宴起。唯所欲。食無時。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
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
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
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
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說悅同

幼基　六　如見齋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
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子能食食。嗣 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
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
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
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
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
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酌 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
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蘊蓄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
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
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
十致事。冠去聲孫同遜○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數日謂朔望與六甲書謂六書計謂九數肄

幼基　七　如見齋

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樂八音之器詩樂歌之篇章勺武王樂成童十五以上象文王樂射五射御五御禮謂吉凶軍賓嘉五禮大夏禹樂不教者不可爲師教人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對也比物以窮理也物猶事也

玉藻

凡行容惕惕。傷 廟中齊齊。如字 朝廷濟濟翔
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齋遫。速 足
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
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

温温凡祭容貌顔色如見所祭者。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小聞不足以動衆。
就賢禮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幼基　八　如見齋

天子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比避年入學中年考校一
年視離經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三年視敬業樂
五教反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
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術當為州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
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
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
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幼基　九　如見齋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
則深於春秋者也。屬音燭

坊記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
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
益亡。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見音現辟同避遠去聲

表記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緇衣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儒行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

讓如僞。大則如威。(容貌之大則有不可犯)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蠋)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以上敬之事)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以上恕之事)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

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効)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訾故不極)不斷(短)其威。不

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肉)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鎧也)冑。(兜鍪)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荊竹織門)圭窬。(豆)蓬戶(編蓬爲戶)甕牖。易衣而

出。并日而食。(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

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于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早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緩而不失節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

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不慁。況○辱也君王。不累係也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如字句絕常以儒相詬搆○謾罵。深疾以以相恥病相病

論語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弟好皆去聲鮮上聲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

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

聲辟音闢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

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女音汝語去聲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

盜也與。荏而審反窬音俞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訕音疝徼音驕訐音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與之之與上聲賢與之與平聲

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清〕孫璧文撰

攷古錄十卷

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攷古錄

光緒戊子
十月開雕

序

國朝崇尚實學著述家多喜襍攷星歷輿地氏族名物貫穿經史百家之說力求折衷勒爲一書順康之間崑山顧氏太原閻氏所著日知錄潛邱劄記其表表也同年太平孫君玉塘抗心希古居貧隱耀環堵蕭然以著述自娛歿後其家出所譔攷古編十卷屬爲弁言展讀一過大率攷訂輿地沿革辨析前代人物臧否得失其書多舉一地一人爲目援據羣書薈萃衆說反覆推勘期於疏解疑滯折衷至當多精确不移之論雖復間傷

煩瑣而用心可謂勤矣夫士褱才瑰瑋阨於時命不獲見諸設施乃借區區著述冀託不朽又不克永其年算俾竟所學固同志者所甚悼惜碎金零璺猶當過而存之剟其蘊蓄所寄裒然成袠者乎玉塘此編余不敢謂遂已抗衡顧閻要其殫精研思志勤而力果卓然有以自見足使束書不觀荒經蔑古者生其愧勵之心讀者儻以余說求之其可也光緒十四年六月鐵嶺楊儒謹序

攷古錄目錄

卷一

楚封丹陽

春秋武城

三國荆州

晥城

夏口

漢臯

章華臺

黃金臺

阿房宮

子陵釣臺

諸葛草廬

周郎赤壁

謝傅東山

孟嘉龍山

華林園

黃鶴樓

滕王閣

卷二

黃山

陵陽山

小孤山

禹貢大別

禹貢三江

禹貢彭蠡

禹貢九江

卷三

聖父晚年生孔子

聖母野合生孔子

曾子孟子出妻

閔子宿州人

子游吳人

蘧伯玉子產從祀廟庭

檀弓誣毀聖賢

古三皇壽算

顓頊帝號
丹朱商均論書後
伯邑考
武王非聖人論書後
昭王南征
衛輒拒父
五霸
蜀非正統說書後
蜀先主論書後

魏文帝論書後
明懿文太子
建文遜國
燕王棣
福王由崧
補遺
顏子卒年
宰我死難
仲尼弟子年齒

孔子遺讖
元順帝
明仁宗
明宣宗
宋元統紀
卷四
散宜生
臧文仲
孟獻子五友

晏平仲
孫武子
孫臏
書申鳴論後
王司徒
蔡中郎
論武侯取益州
朱子論武侯
龐士元

周瑜魯肅優劣
魯肅賢似武侯
曹子建
管幼安
劉景升
禰正平
譙周門人
阮嗣宗
羊叔子

文中子
房杜
裴寂
狄梁公
宋廣平
李鄴侯
韓荊州
李太白
杜子美

李杜
韓退之
論李璀自殺
羅江東
杜荀鶴
徐鉉
卷五
包孝肅
王安石

蘇老泉
蘇東坡
程朱尊漢學
程朱先世同里
楊龜山
范文正富文忠李忠定皆信釋氏
洪宗宣
岳忠武朱仙鎮班師
岳忠武不解兵柄

小說誣岳忠武
韓蘄王
施將軍
張俊
虞雍公采石之戰
胡康侯
陳同甫
孟忠襄
冬青樹

徐中山王
劉伯溫
三楊
周文襄
況青天
于忠肅
海剛峰
熊經略
史閣部

吳梅村
補遺
楊雄
駱賓王
顏魯公
李太白
王陽明
卷六
女媧

姜嫄
舜妃
舜妹
舜女
妲己二則
元女大姬
太姒
太公妻
雍姬

息夫人
江芊
楚昭王母
毛嬙
西施七則
杞梁妻
華周妻
江漢二神女一則
楚義帝女
虞姬四則
李夫人二則
鉤弋夫人
王昭君五則
陰麗華
趙飛燕
焦仲卿妻
孫夫人
孔明婦

二喬
甄后
桓溫妾
蘇小臺
莫愁
劉孝綽妹
張麗華
蘭陵公主
木蘭四則
武后
喬知之妾
楊貴妃十則
崔鶯鶯
錦瑟
紅兒
花蕊夫人
呂蒙正妻
蘇小妹

徐中山王第三女
小青
秋香三則
李選侍
陳圓圓
李香君
補遺
屈原婦
卷七
蚩尤
鯀
瞽瞍
伯嚭
鄧通
高士力
李林甫
盧杞
安㑞

蔡京
蔡卞
秦檜三則
賈似道
王振
項煜周鍾
阮大鋮
牛金星宋獻策
黃巢李自成魏忠賢之死
姦權冒姓
卷八
文廟三則
武廟附關平關索
周倉
趙累王甫
文昌
魁星攷
朱衣神

聖神眞像
卷九
東獄神
雷神
火神
黃河神
楊泗將軍
藥王
財神

門神附神荼鬱壘
竈神
城隍神
土地神
閻羅王
地獄
牛司神
厠神
卷十
吳王夫差
蜀劉璋
吳主孫皓
太史慈
汪越國公
九相公
張許雙廟
周宣靈王
五顯廟

二郎神
托塔天王
哪吒太子
眞武祖師
許眞君
八仙
劉海
府姑
金地藏

風俗
酒顛
目蓮

攷古錄目錄終

攷古錄卷一

文　玉塘

楚封丹陽

左傳桓公二年正義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史記楚世家云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唐魏王泰括地志謂丹陽秭歸地（今湖北宜昌府歸州）後徙枝江（今縣屬荊州府）亦曰丹陽唐徐廣史記集解宋忠史記正義又謂枝江卽始封之丹陽攷僖公二十六年經書楚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註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左傳我先王熊摯有疾

自竄於夔杜註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嗣位故別封據此則秭歸乃熊摯封地為楚同姓之夔國非熊繹始封之丹陽明矣又攷漢書地理志云秭歸故歸國枝江故羅國皆不言為楚都則枝江為始封之丹陽說亦無據又漢志丹陽郡丹陽縣自註楚之先熊繹所封至文王徙郢據舊唐書地理志以漢丹陽縣為今當塗縣治則始封之丹陽似在當塗據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城在潤州江甯縣東南五里則始封之丹陽當在金陵吳志註引江表傳張紘言金陵楚武王所

置邑寰宇記謂武王爲威王之誤據漢志楚文徙郢則
楚武自居丹陽其置金陵尙是就近似吳志註不誤愚
案楚武侵隨至於再三相距必不甚遠若丹陽在金陵
距隨千七八百里安能不憚其煩及卒于樠木之下若
返金陵當云濟江濟淮乃云濟漢而後發喪則丹陽當
在漢以南矣又攷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
至於衡山劉昭後漢書郡國志註謂衡山卽橫山橫山
在今江甯上元溧水等縣境是時楚莊創霸豈有師至
故都不設重兵以守之旋爲吳所有耶酈道元水經注

謂吳楚遼隔藍縷荆山豈容遠在吳境則亦致疑漢志
宋翔鳳過庭錄謂漢志何以註丹陽縣爲熊繹所封蓋
漢時但循楚居丹陽之說而鄣郡爲楚之東境地最後
亡始皇滅楚名爲楚郡當卽在此故漢初取丹陽以易
其名猶以吳楚之間舊有豫章遂取豫章名郡而丹陽
豫章之故地實不在此此雖臆說然亦足以抉漢志致
誤之由過庭錄又謂鬻熊爲周師以功德受封當與周
京稍近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
丹陽楚世家亦言與秦戰丹陽遂取漢中之郡屈原傳
作大破楚師於丹淅索隱曰丹淅二水名在宏農所謂
丹陽淅是也漢志云宏農郡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
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是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
陽之西當丹水析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
正在於此傳數世至熊繹始南遷荆山左昭十二年右
尹子革言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
莽此言荆山而不言丹陽知熊繹是居荆山而非居丹
陽者荆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八十里漢爲臨沮縣治
北距丹水三百餘里蓋鬻熊先封丹水之陽熊繹始遷

荆山之麓荆山距丹水甚邇若爲吳之丹陽則相距二
千餘里矣愚案宋氏此說雖創而實確較諸說爲優惟
楚世家不言鬻熊受封但言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
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與左傳僻在荆山等語適
合則史所謂居丹陽卽傳所謂在荆山非兩人兩事也
丹陽者丹水之陽不必卽在丹水荆山距丹水三百里
卽是丹水之陽則謂丹陽卽荆山並非兩地亦無不可
也楚都今南漳雖於古無徵而荆山在南漳且見之左
傳爲春秋時人所著之書證據不爲不古矣

春秋武城

魯有兩武城一東武城與齊接壤一南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子游所治曾子所居皆在此春秋襄十九年經城武城亦卽此也然楚亦有兩武城僖六年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成十六年傳楚子自武城昭四年傳王田於武城此一武城也在今河南南陽府治北定四年傳武城黑謂子常案一統志信陽州東北二十五里有武城蓋武城黑之邑此又一武城也晉亦有武城文八年傳秦人伐晉取武城案漢馮翊郡

有武城縣師古註卽秦伐晉取武城者也當在今陝西同州府境此則本晉地而爲秦所取者也

三國荆州

禹貢荆州方域甚廣若今之荆州止漢末南郡地耳後漢書劉表傳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註引漢官儀曰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劉昭續漢志附章陵於南陽中但云荆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至三國時南郡武陵屬蜀長沙零陵桂陽屬吳南陽章陵屬魏江夏一郡魏人得安陸新市及吳人所立石陽三縣餘皆屬吳一荆州地而三分之跨今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地矣東漢荆州刺史本治南陽南齊州郡志云荆州漢靈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後漢書劉表傳云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爲荆州刺史又云江夏賊張虎陳坐據襄陽表使蒯越往譬之乃降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孫堅敗死表領荆州牧仍治襄陽俗謂表治江陵殊誤赤壁之戰先主與吳軍追曹操到南郡操引歸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先主羣下推先

爲荆州牧治公安先主收江南諸郡以關羽爲襄陽太守駐江北卽駐江陵也先主入蜀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及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皆治江陵自是以後江陵爲重鎭矣

皖城

今稱安慶府懷甯縣爲皖城不知三國吳置皖城在今潛山縣古皖伯所封之國也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皖从目後漢書馬援傳作睆从日傳寫誤耳李賢註睆今舒州懷甯縣俗乃作皖說文絕無此字俗妄作之遂盛

行幸漢書地志可攷愚案段懋堂經韻樓集載集韻類篇皆云皖吾官切地名在舒通典作皖音患此皆舊本漢書之从白者也今本漢書作皖則亦校讎者以皖改皖也皖本說文所無而徐鉉謂皖卽睅之或字增此篆文未詳所據西莊轉以从白爲俗字誤矣

夏口

漢口爲古夏口馬素臣長江圖說考證最詳謂夏水之口也其洲曰夏州亦曰夏汭春秋左氏傳宣十一年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註州鄉屬正義

曰大江中州也車允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是夏州卽夏汭也昭四年吳伐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五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杜註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是晉人猶謂此口爲夏口也愚案昭十三年傳王沿夏將欲入鄢杜註夏漢別名是時靈王由乾谿南還乾谿在今安徽亳州鄢在今湖北宜城縣自亳州至宜城必渡漢水以左傳沿夏入鄢之文證之則夏水確爲漢水夏口卽確爲漢口矣又攷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原註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江夏郡應劭註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汪小米漢志校本謂夏水首受江禹貢正義受作出伏生大傳夏水出江入沔是也水經夏水篇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註引鄭康成註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皆漢儒以夏水入沔之證夏旣入沔則夏水爲沔水沔水之口卽夏水之口無疑也酈註又謂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汭說尤分明

彭餘山夏口考但引江水篇西夏水謂夏水之口距漢口數百里安得由漢口入江此由未攷夏水篇入沔之文因而謬誤 宋盛宏之荊州記亦謂夏口入江處謂之夏汭則夏口自在北岸後人乃移之南岸者因縣以江夏名也案酈註江水篇魯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也江夏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乃徙此城中山左卽沔水口矣據此則江夏郡亦治江之北岸似卽今漢陽府城酈註又謂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馬氏圖說謂自吳人築城南岸以對

岸夏口名其城旋移江夏郡治焉而江北之稱始移於江南其說蓋本酈註章懷太子謂唐置鄂州而夏口之名移於江南尙未知肇自孫吳也應劭十三州記謂夏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江愼修春秋地理考實謂漢大川何致冬竭愚案楚莊滅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以誅夏南也而夏水之得名當以此據水經夏水篇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江水篇云江水又東逕郢南城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俞理初癸巳類稿謂豫章口卽今沙市則史記正義謂夏水口在江陵縣東

南二十五里當是十五里夏水之源必在江陵西北距楚都甚近莊置夏州當在上流不在下委觀杜註不言夏州所在以近楚都也於夏汭則詳註之矣圖說謂夏州卽夏汭亦誤又攷寰宇記江陵縣引盛宏之荆州記云夏口首又東二十餘里有滑口二水之間謂之夏州首尾七百里與今江陵由襄河至漢口水路相合所謂首者夏水之首故謂之夏口首則所謂尾者當爲夏水之尾指今漢口言夏州既近江陵之夏口首則桓集夏州在夏口城上之說當是江陵之夏口首圖說知夏汭卽夏口因而誤以夏州卽夏汭蓋未知江陵有夏口首也

漢皋

文選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善註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張氏膠言謂今外傳無此文江賦註引韓詩內傳較詳朱蘭坡文選集釋謂註未言漢皋所在據續漢志南郡襄陽下引耆舊傳曰縣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游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水經沔水下篇註亦云方山北山下水曲之隈漢女

昔游處故張衡賦云云漢皋卽方山之異名趙氏一淸云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水經注並作萬山廣韻集韻万同萬傳寫遂誤作方然則漢皋爲襄陽地矣愚案文選郭景純江賦江妃含嚬而矊眇註引劉向列女傳曰江斐二女出游江濱鄭交甫所挑者則又以爲在江而不言在漢愚案韓詩所言鄭交甫事殆如宋玉之夢巫山陳思之賦洛水虛無縹緲豈可信以爲眞習鑿齒襄陽耆舊傳雖指所在本稱父老傳聞酈註云云當本習傳集釋謂漢皋爲襄陽地未免爲古所愚須知自嶓冢導

漾東流爲漢至大別入江數千里內何處非漢方山之說既出傳聞而可據爲確證耶況仙女事多誣耶然則漢皋在襄陽不足信而俗稱漢口爲漢皋亦不得遽以爲誤矣

章華臺

楚章華臺據春秋左氏傳昭七年楚靈王爲章華之宮杜註章華南郡華容縣又楚子成章華之臺杜註今在華容城內又楚子享公於新臺杜註章華臺也華容今監利縣地距郢都百餘里杜註原自確當俞理初癸巳

類稿引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皆乾谿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後世言行在是章華必在乾谿愚案此臆說不足憑類稿又引國語曰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如爲築臺于郢于秦于薛也愚案吳越春秋楚靈王立建章華之臺與羣臣登焉伍舉曰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說與此同且既云國民又云舉國何以決其不在國中淮南子泰族訓云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疲敝既分外內則章華是內乾谿是外非一處可知類稿又引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賈誼新書曰翟使之楚楚享之章華臺是西漢人以章華爲乾谿臺也愚案寰宇記陳州商水縣引新語云楚靈王卽位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館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是今本新語脫起章華之臺二句卽此見乾谿別一臺也楚都郢今江陵縣乾谿爲今亳州相距千八百里豈有翟使之楚而享之於乾谿乎類稿又引後漢書邊讓傳曰楚靈王既遊雲夢於是遂作章華

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又遠行居北也愚案此對舉之辭與劉向新序楚王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同非章華之臺卽乾谿之室也章華與雲夢近自在南遠在北者惟乾谿耳類稿又引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註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遂以爲章華在乾谿之證愚案宋沈括夢溪筆談謂左傳實無於乾谿之文薛註謬誤朱蘭坡文選集釋謂薛氏引傳文惟楚子成章華之臺一語於乾谿三字當下屬昭十三年傳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杜註告使叛靈王傳又云

師及營梁而潰正此所謂於乾谿一朝叛之也薛註非誤乃沈氏失其句讀耳然則類稿之誤從可知矣愚案春秋傳楚靈王於昭元年纂位四年五年以諸侯之師伐吳皆無功而還六年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而次於乾谿此言楚師次乾谿而不言王次乾谿十二年始言楚王次于乾谿傳中所載靈王爲章華之宮成章華之臺享公於新臺皆在昭七年未次乾谿之前安得謂築章臺於乾谿乾谿在城父縣春秋屬陳昭八年冬十一月楚公子弃疾滅陳安得於未滅陳前築臺於其地

又攷七年傳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都今河南新鄭縣公由魯至楚都當西行取道於鄭若至乾谿當南行取道於宋不過五六百里何必西繞千餘里而又東折六七百里以至乾谿耶故知章華之說以杜註在華容爲確也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云汝南郡城父縣有章華臺乾谿水在縣南則以章華臺在乾谿自晉人始唐李吉甫元和志亦稱城父有章華臺蓋沿司馬彪之誤也元和志又謂乾谿臺在陳州溵水縣北三里左傳楚靈王有乾谿之臺卽此也愚案左傳言章華之臺不言乾谿之臺唐之溵水縣宋改商水寰宇記云章華臺在商水縣西北春秋後語楚襄王爲秦將白起所偪北保于陳更築此臺然則商水之章華乃襄王非靈王也類稿又引魏晉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愚案寰宇記云隋開皇十七年改汝陽爲溵水則汝陽之章華卽商水之章華也湖廣通志言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沙市有章華臺類稿引水經注云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之臺非章華也愚案沙市章華臺距楚都尤近與左傳享魯公新

書享翟使情事較合但祗見明一統志於古無徵又寰宇記載楚靈王所築章華臺在江陵縣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此亦與楚都近但不詳出自何書恐亦傳聞之說

黃金臺

宋徐子光李氏蒙求集註燕昭築臺句以史記乃築宮非築臺引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爲築臺之證又引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爲稱黃金臺之始愚案國策昭王爲隗築

官而師事之此史記所本孔融以爲築臺郎彼所謂想當然或由筆誤文選李善註鮑詩引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日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云云宋周密齊東野語謂水經注言故安縣有金臺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朱蘭坡文選集釋據舊唐書謂漢故安縣即今易州李註所稱二說實一地非有異也愚案王隱晉人太興初爲著作郎在鮑照之前則金臺之說不始於鮑照但

隱書不以爲燕昭鮑詩亦未明言燕昭上谷郡圖經爲隋時人書元魏酈道元註水經已在其前則燕昭金臺似始於酈註又攷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等語初以爲唐人說耳今攷御覽一百七十七引史記與此一字不差雖今本史記無條然御覽爲類書粹本所引當不誤或是史記逸文若然似燕昭金臺之說由來已久又攷李善爲唐初人學問淹博果史記有此語何以鮑詩註不引及而引隱書圖經耶註又引史記曰虞卿說趙王賜黃金百鎰何以不引此黃金臺而但引賜黃金耶孔融書註引史記與今本史記同何以御覽所引者竟不引及耶故知御覽沿六帖之誤未足據也宋吳淑事類賦九引新序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今新序亦無此條諒亦沿六帖之誤朱竹垞日下舊聞曰黃金臺在易州而今都城亦有黃金臺遺址愚案梁任昉述異記謂燕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據此則都城有燕昭臺梁時已有此說或以任記不言黃金臺而不知昭王并未以

黃金名臺酈註圖經云云亦言其置金招賢而追述之爾酈註易水金臺但言訪諸耆舊別無所據寰宇記易州有東金臺西金臺小金臺皆係附會案燕地在燕山之野國以山名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案世本桓侯徙易水經注作文公徙易後并薊地遂遷焉即今順天府治故高士奇以易爲下都當營于昭王之世方輿紀要謂易水在今易州東南三十里而易州距京二百二十里何以昭王爲賢築臺不築於國城之中而必築於二百里外乎則安得以易州爲是都城爲非也

阿房宮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以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據此則阿房宮非始皇之所名也正義引括地志云阿房亦曰阿城漢書註顏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房字或作旁二說阿近也始皇作四十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正義取近咸陽之說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

其四阿旁廣也則又取四阿爲房之說

俞蔭甫湖樓筆談謂阿房宮作於始皇三十五年而未成始皇崩即以作阿房之人復土酈山至二世元年酈山事畢乃復作之年表書十二月就阿房宮然二世二年李斯馮去疾馮劫尚有且止阿房作者之請是阿房宮尚未成始皇自居咸陽宮未得一日居阿房也唐杜牧之賦乃夸言而非事實愚案年表又書始皇二十八年爲阿房宮與本紀不符當是年表誤始皇在位三十七年逆數至二十八年相去十年據史記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據漢書東西五里南北千步以始皇材力何至十年之久而未成本紀謂築於三十五年至始皇崩僅二年耳故二世復作之也史稱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又云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漢書云秦起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牧之賦本此敷衍而專屬之阿房後人止知秦有阿房而不知秦人所築宮室如此之多因而病天下卒致楚人一

炬也

子陵釣臺

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爲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案初學記八引東觀漢記曰嚴光字子陵耕於富春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此范書所本）

識小餘編謂今臨淄縣南十里淄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何以與七里灘釣臺隱顯迥別愚案淄水僻在

一隔七里灘爲章皖浙閩衝道此隱顯所由別也類編又謂釣臺在富春山高數百尺不可以釣不知築臺於山㞎爲水漫非謂當日子陵釣於此山築臺處也水經漸江註云自桐廬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寰宇記桐廬縣註自桐溪至於潛有九十六瀨第二瀨即嚴陵瀨似本酈註但云九十六瀨似今本酈註脫九字)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漢光武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也俞蔭甫謂與今水道不合似釣臺不在七里瀧愚案於潛僻處山中距富春江尚遠俞

氏疑十六瀨盡是山溪因謂與今水道不合而不知桐廬至於潛今爲桐溪水約計二百餘里釣臺至桐廬僅三十里則酈註所謂嚴陵瀨爲第二者尚在富春江未入山溪與今水道無不合也又攷後漢書註引陳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八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據此知釣臺本臨水)寰宇記引輿地志曰桐廬有嚴陵山境尤勝麗夾岸是錦峰繡嶺即子陵釣臺縣南大江側臺下連七里瀨說與酈註略同輿

今水道亦合野王去道元不遠(魏書載蕭寶夤反狀稍露道元爲所害計在明帝孝昌間陳書載野王卒於宣帝太建十三年年六十三計生於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野王生道元尚未死)又爲吳人志南方輿地較酈尤確況兩說相合乎唐李吉甫元和志云嚴子陵釣臺在桐廬縣西三十里浙江北岸也亦無異說

諸葛草廬

蜀志諸葛亮傳亮琅邪陽曲人(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父珪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豫章太守玄將亮之官會更代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

好爲梁父吟先主屯新野遂詣公凡三往乃見後上疏後主云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云云後人遂以公草廬在今南陽府困學紀聞引梁殷芸小說曰武侯躬耕於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亮本傳裴註引晉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公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水經註曰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戴東原校酈註以爲在今襄陽縣西二十里亦本漢晉春秋宋樂史寰宇記

襄陽縣諸葛亮宅蜀記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卽此地也今有井深四丈廣尺五寸迄今壘砌如初據諸說則草廬在襄陽不在南陽又案晉司馬彪後漢書地理志南郡所屬至襄陽止南陽郡所屬鄧縣寰宇記謂卽古樊城（今亦稱樊城）與襄陽城祇隔一水武侯躬耕處距襄陽雖近當時實在鄧縣境內爲南陽郡所屬唐李吉甫元和志萬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西其界促近又云諸葛亮宅在縣西北二十里則耕處在南陽郡鄧縣境內尤爲確鑿出

師表所云南陽仍是郡名非墟名也漢晉春秋云家於南陽之鄧縣謂屬南陽郡之鄧縣也在襄陽西二十里謂去襄陽縣甚近非謂屬襄陽也若屬襄陽不當複舉鄧縣若南陽是墟名當云鄧縣之南陽不當云南陽之鄧縣郡統縣墟不能統縣也且墟名甚陋表文亦不宜舍郡縣而引之殷芸之說實不足憑然則諸葛草廬固在今襄陽縣境而在漢時仍在南陽郡境矣

周郎赤壁

今江漢間稱赤壁有五漢陽也漢川也江夏也黃州也嘉魚也漢川之說唐李吉甫元和志已辨其誤曰漢陽者以烏林在沔陽州境沔陽屬漢陽府也曰江夏者以赤磯在金口也惟嘉魚黃州之說紛紛不一元和志謂赤壁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其北岸卽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愚案盛宏之荊州記蒲圻縣（卽蒲圻）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於此乘大艦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又水經江水三篇註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卽

中烏林矣又東逕下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卽是處也後乃云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據此則烏林與赤壁相距尚遠元和志以爲相對誤矣魏志武帝紀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憙救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乃引軍還吳志周瑜傳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眾案巴邱今岳州巴陵縣酈註所謂下烏林當在今嘉魚石頭關之北岸所謂赤壁山當是今江夏金口之赤磯當其時曹公率

數十萬眾水陸並進非一處所能駐泊自岳州連營至金口三百里中悉據要扼吳軍由夏口前迎先遣黃蓋至金口詐降深入曹軍腹地至下烏林始因風縱火瑜與先主隨至縱擊之曹公大敗遂由華容以趨江陵華容今監利縣在巴陵北岸西達江陵當日地勢及情事如此盛宏之宋人酈道元北魏人去三國不遠見聞必確盛言赤壁在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攷蒲圻縣舊治在蒲磯山北晉太康元年置盛言蒲圻當是指此酈註云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陸口爲今陸溪口

在今石頭關下二十里則赤壁不在石頭關可知後人因烏林在關北岸遂誤以赤壁在南岸耳由陸溪口沿江至金口赤磯山水程二百里或盛記二訛作一卽不誤亦必在陸溪口以下今簰洲東江腦一帶江形灣曲聞係近代沙淤舊時江形較直水勢較近今石頭關至金口陸程一百六十里盛記謂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與今陸程恰合唐以前水程諒必不甚懸殊也洪氏圖志謂酈註赤壁山在百人山南應在今嘉魚東北與江夏接界處愚案酈註赤壁山下卽云江水東逕

大軍山南今赤磯對大軍山而略西則赤壁爲金口之赤磯可無疑矣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范致明岳陽風土記皆從酈註從無有言在黃州者唐杜牧齊安郡晚秋詩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衣坐釣魚南齊時黃州爲齊安郡則言赤壁在黃州始於杜牧然文人託興原不足爲典要黃州赤壁本名赤鼻山見水經江水篇註東坡在黃州時有赤壁兩賦中引曹公事以助波瀾并非據爲實證其言曰此非孟德困於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曰此非曰人道是皆

虛擬之詞并未確指在此也不然東坡豈未讀水經注者而乃有是誤耶後人每據蘇賦以赤壁在黃州亦不善讀者耳又顧氏方輿紀要馬氏長江圖說皆以先主時駐樊口爲赤壁在黃州之證攷魏志武帝紀云公南征劉表表卒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公到新野琮降備走夏口蜀志先主傳云先主斜趨漢津適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俱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軍戰於赤壁大破之諸葛亮傳云先主至於夏口亮求救於孫

權關羽傳云先主斜趣漢津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吳志周瑜傳云瑜謂權曰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又云時劉備進駐夏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魯肅傳云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史言先主駐夏口凡六見夏口卽今漢口在樊口上一百八十里爲當時重鎭故先主駐之也使先主在樊口禦曹公夏口必先爲曹公所得何以史無其文何以屢稱先主駐夏口惟吳志裴註引江表傳云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又云故差池在後蓋爲進退之計孫盛謂劉

備雄才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據此則先主駐樊口之說晉人已不之信後人乃信之耶郎謂駐樊口曹公敗後北歸還鄴當由今黃岡麻城還許當由今黃陂孝感何爲西趣江陵多繞此千餘里之程耶尤可異者方輿紀要以西望夏口東望武昌二語爲曹公詩今徧攷魏武帝詩無此二語但見東坡前赤壁賦有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案月明二句實孟德短歌行故賦云曹孟德之詩西望四句乃東坡弔古之詞故賦云孟德之困於周郎紀要因月明二句爲孟德詩遂謂西望四句亦然顯然蒙混今人猶沿其誤而不考何也

謝傅東山

謝傅東山有四晉書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後於土山營築以擬東山六朝事迹載土山今去上元縣二十里又載去縣十五里蔣山東

北亦有東山乃宋劉勔隱居之地見南史然則會稽東山確爲謝傅棲隱處東山在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攷上虞屬會稽郡在郡治東九十六里則東山距郡治亦不過四五十里上元東山實名土山乃受朝寄後營築以擬會稽者也王銍遊東山記云今臨安境中亦有東山則許邁所稱安石坐石室臨濬谷謂與伯夷何遠者蓋爲山海之遊而非棲隱之地也又陳州亦有東山史稱謝安太康人里人從而附會耳

孟嘉龍山

今安徽當塗湖北江陵皆有龍山皆稱爲晉孟嘉九日

落帽處以嘉爲桓温客温嘗鎭姑孰江陵故也晉書嘉
本傳採世說新語謂嘉爲征西桓温參軍九日温宴龍
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
不之覺温命孫盛作文嘲嘉嘉卽答之其文甚美云云
攷温本傳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
刺史在穆帝永和元年七月帥師伐蜀在二年十一月
滅蜀在三年三月振旅還江陵在是年五月進位征西
大將軍在四年八月進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
事自江陵北伐在十二年三月温駐江陵凡十二年又

九年爲哀帝興甯三年温鎭姑孰嘉爲征西參軍當在
温鎭江陵進位征西時若在姑孰其時温已進侍中大
司馬加揚州牧錄尚書事嘉不當猶稱征西參軍也陶
淵明爲嘉外孫集中有嘉傳亦但書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似嘉卒時温尚鎭江陵故稱鎭江陵時
官閥也又攷傳中於落帽龍山後卽稱奉使京師穆帝
聞其名賜見東堂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則其去温留
朝在穆帝時卽在温鎭江陵時若在姑孰已在哀帝時
傳不當書落帽事於見穆帝之前也晉書孫盛傳云温

以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蜀平賜爵安懷縣侯觀温使盛
作文嘲嘉嘉卽答之當是盛與嘉同爲參軍時於情事
方合然則温燕龍山在江陵無疑也且是時佐吏並著
戎服當是部署伐蜀故九日燕龍山十一月拜表卽行
然則温燕龍山當是永和二年九月九日事江南通志
謂温鎭武昌非鎭江陵温爲鎭將豈得適千里遊山恐
案温傳幷無鎭武昌之說但言温聲言北伐順流而下
行達武昌尋復還鎭上疏云臣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
則非鎭武昌可知且本傳稱温爲荆州刺史又云振旅

還江陵又云移軍武昌尋復還鎭又云發江陵水軍又
云自江陵北伐安得謂未鎭江陵哉惟陶集孟嘉傳云
嘉官從事中郎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
賓嘗會神情獨得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影酣宴造夕
乃歸通志謂若江陵龍山距朝二千餘里非可朝往夕
還因據此爲桓宴龍山在姑孰之證然與史不合意者
江陵龍山乃温宴嘉之處姑孰龍山乃嘉獨遊之處耶
李吉甫元和志樂史寰宇志亦皆載温燕龍山於當塗
大約據一時傳聞均未考之正史又案安徽通志龍山

在太平府治南十里（元和志云在治東南十二里寰宇記云在治南二十二里）自府治東北至金陵城一百里嘉朝去夕還往返二百餘里何等急迫淵明作傳乃云顧影酣宴殊不可解觀傳中叙命駕一節何等從容去金陵城必不逮攷金陵盧龍山即今獅子山在儀鳳門内景定建康志稱周迴十二里高三十六丈東有水下注平陸西臨大江晉元帝初渡江此盡爲虜寇所有以其山連石頭關鑿爲固以此北地盧龍故名然則此山著名於晉時又足資遊覽嘉乘興而來造夕乃歸若是此山方合當日情事省盧名

龍古人文字往往如是不足異也

晉書附孟嘉於桓温傳後以爲温黨也然傳中但載爲温參軍及燕龍山問嗜酒問絲竹數事而已不及其他何以進廢立之計爲入幕之賓如短主簿髯參軍諸人反從末減不附温傳若謂爲温參軍難寬春秋賢者之責然當時孫盛習鑿齒並皆爲温參軍何獨於嘉是責即謝傳亦先爲温司馬者也豈嘉實爲温主謀傳中脫漏耶抑修史時誤編於温傳後耶錢竹汀廿二史考異謂當編嘉於文苑傳則平情之論也

華林園

趙甌北陔餘叢考謂南北朝時華林園有三其在洛陽者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齊王芳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其在鄴都者後趙石虎築見晉載記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内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後仿洛陽園名而葺之宋齊梁陳諸君游幸於此愚案北周亦有華林園在長安城西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射馬賦暫離北闕聊宴西城是也

黃鶴樓

唐李吉甫元和志謂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爲樓名黃鶴樓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引之誤以爲吳志案吳志孫權傳黃武二年春正月城江夏山弁未言樓且未言山與樓名黃鶴也宋樂史寰宇記引盛宏之荊州記云江夏郡城西臨江有黃鶴磯盛爲南朝劉宋人此言黃鶴磯之始梁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郢州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此言黃鵠磯有樓之始然此言樓櫓似概言城樓尚未

直稱爲黃鶴樓梁書太祖五年傳云天監十三年安成王秀出爲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此則直稱黃鶴樓矣任昉述異記云荀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任亦梁代人亦言黃鶴樓諸家四庫書目提要謂今本述異記多中唐人所益此條又見唐初歐陽詢藝文類聚當非附益惟潛棲卻粒嘗東遊七字類聚但作寓居江陵攷安成王爲郢州刺史在梁初乃云先是露骸於黃

鶴樓下則黃鶴樓建自梁前可知史稱任昉卒於天監六年丁亥年四十九蕭子顯卒於大同三年丁巳年四十九昉卒時子顯年十九尚未撰齊書而昉記已言黃鶴樓則齊志所謂黃鵠磯樓櫓高危正是言黃鶴樓非概言城樓也然則黃鶴樓建於南齊時無疑矣文選王簡棲頭陁寺碑文撰於齊世寺在黃鶴山上碑中飛閣逶迤下臨無地二語係言寺中樓閣何以無一語及黃鶴樓似齊世樓尚未建不知文人措辭與攷據異藝文類聚載梁元帝郢州晉安寺碑文亦但言山云黃鶴[illegible]

鈞天之夜響不言樓也御覽四十八引江夏圖經云梁湘東王晉安寺碑云黃鵠從天而夜鶴與此小異後魏酈道元水經江水註云黃鵠山林澗甚美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據吳志當作黃武二年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極寫山川之勝而不言樓攷道元仕於孝文帝太和中沒於孝明帝孝昌末當南朝齊梁間未見齊史又未南遊江水註皆引齊以前書所以言城而不言樓據此益信建黃鶴樓自南齊始黃鶴名山本是象形因而有仙人之說南齊書以爲子安水經沔水註云陵陽子安死山下常有

黃鶴棲其冢樹鳴常呼子安寰宇記宣州涇縣陵陽山引列仙傳與此略同但直稱子安爲仙人齊志當是指此子安案陵陽在今安徽石埭縣不在江夏黃鶴樓子安冢非子安乘黃鶴當時或因磯名黃鶴子安仙人有黃鶴棲冢事遂附會嘗乘黃鶴而過此磯也然皆不言子安姓明人楚小志以爲或言王子安當是因陵陽子安而誤顧黃公古山寺詩文集序則云見寰宇記攷寰宇記但言費禕登仙未言王子安也然費禕登仙事亦誤文苑英華載唐永泰中閻伯瑾黃鶴樓記引圖經云

費褘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宋王得臣江夏辨疑謂蜀志載褘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安得駕鶴而憩此張南軒黃鶴樓說謂閻記殆引述異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費文偉也愚案閻記又云仙蹤可挹嘉叔偉之芳塵稱叔偉不稱文偉則其所引圖經云費褘登仙者當是叔偉之誤褘與偉字形相似叔偉與文偉亦易訛傳寫致誤尚未可知史稱費褘江夏鄳人鄉人憐其以忠死因叔偉事遂以爲文偉登仙亦未可知也然以荀叔偉爲駕鶴仙人亦誤叔偉所遇者駕鶴仙

人非叔偉卽仙人也朱文瑞公費公祠記謂叔偉所遇者卽費公說亦附會唐李白黃鶴樓聞笛詩有黃鶴樓中吹玉笛之句不過聞樓中人吹笛耳非謂聞仙人吹笛後人又附會吹笛仙人爲呂洞賓案太白在開元天寶間洞賓在晚唐太白安得用洞賓故事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謂世傳洞賓詩云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宋人已元圭詩非洞賓也然則江夏志所載呂公洞呂公亭等遺蹟賣桃度人石鏡題詩等故事皆系附會竊謂黃鶴

仙人亦如黃鶴白雲正在虛無縹緲必求其人以實之殊失之鑿寰宇記謂耆舊相傳云昔有仙人控黃鶴從天而下不言何人又稱相傳最爲得解又元人吳師道禮部詩話云崔顥黃鶴樓詩題下自註云黃鶴乃人名也云昔人已乘白雲去則非乘黃鶴矣其說頗新然今御選全唐詩崔註無之不知師道所據何本且觀黃鶴一去不復返一聯若黃鶴是人名便成死句何足以傾倒太白哉又齊志酈註皆稱黃鵠梁書荊州記述異記元和志寰宇記皆作黃鶴明一統志因謂黃鶴山一名

黃鵠山愚案陸璣詩疏謂鵠乃鶴之轉音非鶴之外別有所謂鵠然攷淮南子覽冥訓鴻鵠鶬鶴莫不驚憚伏竄班固西都賦鳥則元鶴黃鵠皆分鵠鶴爲二似不得謂鵠卽是鶴惟吳沖之白華前稿謂古人行文鵠與鶴往往通用其說甚通然則此山此磯稱鵠稱鶴當是作者信筆書之并非有心區別也又黃鶴山俗名蛇山宋陸游入蜀記云山緜繞如伏蛇自西徂東此形容山勢如蛇之始明陳仁錫潛確類書卽云俗呼蛇山明人南中紀聞亦云漢江北爲蛇山（北當作南）黃鶴樓在其巔則言

蚍山始於明時

滕王閣

滕王閣在南昌府城西章江門外明一統志謂唐高祖子元嬰都督洪州時建閣成命至封爲滕王因名其閣南昌府舊志以爲高宗顯慶四年事新志謂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三年六月封弟元嬰爲滕王不當顯慶四年命始至據韋慤虞集兩記皆言閣建高宗永徽中非顯慶也愚案新唐書滕王傳載永徽三年遷蘇州刺史尋轉洪州刺史韋慤等以爲閣建永徽中頗合至閣成

命至之說原係附會自貞觀十三年己亥至顯慶四年己未相距二十一年而命始至其說固謬卽在永徽元年庚戌相距十有二年朝命亦不至如此遲滯拜命建閣非一時事也滕王閣作序舊唐書王勃傳不載新書但云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不言都督及其壻姓名也西江志引名勝志以都督爲閻伯璵萬承蒼書滕王閣序後云伯璵天寶時人未嘗爲都督官起居舍人其事附見王勃傳愚案新書閻立德傳立德卽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舊書立德傳謂在貞觀十八年兩書雖未言立德官洪州然非官洪州何能在洪州造船渡海似都督閻公卽爲立德又攷新書勃傳勃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參軍左遷交阯令勃往省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舊書以爲二十八勃集春思賦序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又盤鑑圖銘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余將之交阯旅次南海卽勃畢命之月也據勃兩序卒時年僅二十有六與新舊書不合若從新書則賦序二十有二當是二十有五而勃生之歲在貞觀二十

一年立德造船洪州在十八年其時勃尚未生則都督閻公亦非立德又攷貞觀二十一年歲在丁未至永徽四年癸丑勃僅七歲永徽之季丁巳亦僅九歲勃序雖有童子何知之語當不如此幼稚新書載勃爲虢州參軍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由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勃序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屈賈誼於長沙竄梁鴻於海曲似是指此又云家君作宰路出名區又云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似是往交阯省親然勃往交

阯年已二十有九不當云童子何知咨官參軍不當云一介書生惟太平廣記引王定保摭言謂勃六歲能屬文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勃受牋作序定保唐人記唐事當不誤勃年十三與序中自稱童子符合省其父至江西非往交阯序中所云作宰亦非作宰交阯時（勃父左遷交阯因勃殺官奴其時勃年已二十七八）乃知賈誼梁鴻等語概言懷才不遇之人是寄慨非實事也閻公壻諸書皆稱吳子章摭言謂滕王閣序閻公意屬其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構矣則其壻爲孟學士而非吳子章

序中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當卽其人俞蔭甫叢鈔謂閻公壻當是吳子章所謂孟學士當是閻公使宿構序之人自謂發古人之覆然臆說不足爲憑統志又謂勃省父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餘里水神告其故且助風天明而至恩案新書勃傳亦不載固是正史體裁太平廣記專錄小說亦不引及中引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至馬當山禱神於廟遺金錯刀舟行數里得赤鯉剖腹得刀昌齡亦王姓亦有才名開元去顯慶亦未久或者後人因昌齡事又爲王勃附會亦未可知御覽寰宇記於馬當山皆引九江記言山際立廟以祀之不言其他則勃遇神事宋初尚無其說馬當至南昌四百五十里乃云七百蓋欲神異其事因而張大其辭耳統志又謂閻公重修滕王閣因九日宴僚屬於閣欲夸其壻吳子章能文令宿構之似爲重修滕王閣序攷勃集此篇題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與此同）故序中言躬逢勝餞臨別贈言但稱宴客之盛而不夸重修之美使勃不曾先謁閻公何能與宴若自請入座又豈爲勃餞別疑宿構序文一節亦當時附會之辭也

俞理初癸巳存稿謂序言南昌故郡唐摭言引亦如此文苑英華作豫章故郡校云一作南昌案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八年復併入豫章南唐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勃作序時無南昌郡豈能豫知之諸書作南昌者後人以時制改之耳當從英華作豫章故郡爲是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或謂時當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況豐城劍氣上衝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案月字乃日字之誤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至於豫章之地昔人謂楚尾吳頭楚地翼軫分野旣

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爲深失癸巳存稿引越絕書云九江豫章翼軫也李淳風乙巳占云九江爲翼軫淺原爲軫語本無誤又宋俞元德螢雪叢說謂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乃飛蛾也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鶩者野鴨也野鴨逐飛蛾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明郎瑛七修類稿謂落霞乃鳥也形似鸚哥稍大遍體緋羽愚嘗謂信如爾說則成死句矣勃序之奇闕正在雲霞之霞方夕陽欲下餘霞將散孤鶩破空而起瞥眼間似與霞光一齊飛去一上一下正與下句天水相同若以鳥逐蛾以鳥隨鳥成何景色成何詞句哉

今案攷古質疑亦謂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緲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爲天才說尤超妙質疑又引宋謝瞻詩高星眺飛霞鮑照詩繡甍結飛霞江淹赤虹賦霞晃朗而下飛古人以飛霞入詠者甚多俞氏謂雲霞不能飛尤誤又袁簡齋謂落霞一聯襲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二語俞蔭甫謂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涇濛濛之飛雨勃詩畫棟珠簾一聯即本此不知勃詩整齊遠勝羊賦落花落霞兩聯各徵妙境不得以聲調偶同遂以爲沿襲也姚鉉唐文粹不選此序蓋以駢儷爲嫌不知此乃一時體格不足爲病書目提要謂韓昌黎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勃爲序又有王緒爲賦王仲舒爲記）是爲三王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昌黎稱勃此序亦爲不淺矣癸巳存稿引元白珽湛淵靜語云舊閣中勃序正位韓愈重修

滕王閣記居旁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勃序居旁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俳優語也愈文直至於道殊爲無理取鬧韓記自言幸附三王後乃忽移之且韓記實無至道語王序誠俳優又何勞錄之耶所論良是（唐書藝文志王勃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則勃不僅能文矣惜天不假之年其書今亦不存也

攷古錄卷一終

攷古錄卷二

玉塘

黃山

黃山以在陝西興平縣者爲最古西山經曰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郭注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是也其在宜歙間者宋王存元豐九域志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羅願新安志皆謂相傳黃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邱公同遊合丹於此本荒謬不經之說太平縣志引之而以爲本神仙傳攷今本神仙傳無此條載有黃山君年數百歲修彭祖之術黃山甚多不知指何處黃山惟李白酬韓侍御招隱黃山詩有忽見浮邱公之句列仙傳載浮邱公接王子晉上嵩高山仙去太白引之正如下又引王子喬句以喻黃山多仙人非謂浮邱公曾遊黃山也列仙傳又云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譆輔導之事世本容成造歷訖黃帝史官也宋人地志因而附會其說然亦託之相傳不言實錄明趙汸又謂北九華西彭蠡南懷玉而東挾浙江起桐汭以盡海壖隤然中居委和於四表有坤道土德焉故名之曰黃山案黃山圖經浮邱公曰江南黟山據得其中

神仙止焉趙說本此而不知圖經亦系僞託謹案　大清一統志引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黃山上有泉水泉側多黃連故名其說頗得然攷　武英殿聚珍本孫氏平津館本均無故名二字不知　一統志所據何本今攷明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官刑部主事見明史黃山賦序曰山海經言三天子都者凡四一則曰在閩西海北海內南經一則曰浙江出焉一則曰廬江出焉並見海內東經一則曰南海之內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焉海內經夫昔之曰天子都者軒轅也今之曰黃山者亦軒轅也黃山爲三天子都明矣指率山爲三天子都者附會蠻中二字之訛指大鄣爲三天子都者附會鄣都二字之訛而天都一峰較著不取而證之山靈慮胡之日久矣

國朝畢氏沅洪氏亮吉皆以三天子都爲今歙縣之黃山當是本此愚案海內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其東郝氏箋疏謂當從寰宇記作在蠻東郭注引漢志云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黟即歙也愚案說文亦謂漸水出丹陽黟南入海又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案此彭澤即漢志丹陽郡宛陵縣註彭澤聚水經誤以爲彭澤縣酈注因誤以廬江水出廬山據此則浙江廬江同出一山非黃山而何今山之最高者曰天都峰

蓋仍三天子都名耳新安志又謂黃山舊名黟山唐天寶六載之六月始易今名而引水經注上虞陳業值漢之季遁迹黟山爲證志又謂西北山勢中坼望之類太華故又名小華山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又以爲舊名黃山天寶六載敕改爲北黟山御覽四十六引歙縣圖經與此同圖經又謂浙江東西宣歙池饒江州等山並是此山之支脈初猶以寰宇記爲誤今案漢劉向列仙傳云陵陽子明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陵陽山在今石埭縣境爲竇子明飛昇處距太平縣之黃山數十里其至黃山必須登陟故謂之上據此則黃山之名已肇於西漢

寰宇記所載爲不誤矣或謂列仙傳非向作然葛洪有序則亦爲晉時人書汪洪度黃山領要錄引唐人撰周書異記謂黃帝改稱黃山輿地紀勝亦謂舊經云山以黃帝棲眞之地故名黃山說雖未確要不得如新安志所云天寶六載改名黃山也惟山在天寶以前不甚顯開元時李林甫撰唐六典載江南道名山十三尙不及黃山天寶間李白遊宣州始有送溫處士歸黃山贈黃山胡公酬韓侍御招隱黃山等詩元和志始載黃山在太平縣南寰宇記御覽元豐九域志等書言之益詳蓋至宋時乃大顯耳

陵陽山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陵陽山在宣城涇縣亦有陵陽山分別甚確文選謝元暉郡內登望詩山積陵陽阻善注引沈約宋書曰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愚案晉咸康四年改陵陽縣爲廣陽故知廣陽卽漢志之陵陽漢志廬江郡注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又丹陽郡陵陽縣注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梁劉昭後漢書地理志注丹陽郡陵陽縣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

以爲名晉書地理志亦載宣城郡陵陽縣仙人陵陽子明所居水經沔水二篇注云南江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昔縣人陽子明列仙傳作鋌鄉人陵陽子明案鋌西漢縣在今安徽滁州境此脫鋌字陵字釣得白龍處列仙傳載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棲其家樹鳴常呼子安列仙傳所載與此略同宣城圖經御覽四十六引元和郡縣志亦皆謂陵陽山在涇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唐時

石埭地屬涇縣據此諸說知縣以山得名山以仙得名其縣雖屬宣城郡其山則距宣城二百三十里善引宋書注謝詩未免失攷輿地紀勝云宣城陵陽山自敬亭陂陀而南隱起三峰環遮府治蓋據此山之岡麓也則謝詩所稱當卽指此郡內之山謝爲宣城太守詩題爲郡內登望豈有在郡城內者不望而望於二百里外不能見之山乎朱氏文選集釋云觀下句溪流春穀泉春穀本漢縣爲今之南陵縣地去郡治亦頗遠水不與宛句二溪而舉春穀則山亦不必卽在郡治殆舉郡所屬之大山

言之歟愚案南陵去郡百里不得言遠善注引宋書實誤集釋曲爲解說亦誤也宣城陵陽山自是謝詩所指者石埭陵陽山乃子明登仙處方輿紀要云山在石埭縣北五里有三峰連亘二峰屬縣境一峰入太平縣界愚案陵陽廢縣卽今青陽縣南六十里之陵陽鎭距陵陽山二十五里山仍屬石埭蓋二山同名也

小孤山

樂史太平寰宇記稱江州彭澤縣小孤山高三十丈周迴一里在古城西北九十里孤峰聳峻半入大江顧氏讀史方輿紀要謂山在宿松縣東南百二十里舊連北岸與彭浪磯對峙明成化二十年江水衝決北岸自是屹立中流愚案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小姑山在水中嶷然獨立于役志云八月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則歐公固親見山在水中矣紀要謂衝決北岸在明時殊誤但寰宇記謂半入大江則在水中當是太平興國以後事安徽通志謂舊名髻山象其形也紀要又謂大江彭湃環於四面山有石級百十有一紆回而上巖林泉石頗饒勝致元天歷中立鐵柱於山上長三丈有奇題曰海門第一關至正中余闕守安慶倚小孤爲扞蔽小

孤敗安慶遂不支明正德十四年宸濠以南昌叛遣將犯小孤進寇望江抵安慶說者謂小孤安慶如脣齒相維爲金陵西面之險云愚案平定粵匪紀略載咸豐三年正月髮逆由武昌東竄安徽臬司張熙宇奉派帶礮船防守小孤山賊來先退回安慶遂以二月十七日失守七年九月九日楚軍克復湖口縣二十二日克復彭澤縣其南北岸石壘亦同日攻破盡埽小孤山賊巢安徽通志以攻拔小孤山爲十三日事並載今大司馬宮保彭公詩曰書生笑率戰船來江上旌旗耀日開鼓吹

萬舟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此本東坡小姑前年嫁彭郎句故事亦可想見收回險扼躊躇滿志時也汪南士讀書記稱韓昌黎貶潮陽有禱孤山小姑事是唐時已於此山祀此神律髓亦謂劉賓客小姑祠詩小孤訛爲小姑彭浪訛爲彭郎皆循名附會案顧況詩大孤山盡小孤出是唐人原作小孤案歸田錄謂世人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云彭郎小姑壻也律髓之說亦本歐公沈括夢溪筆談引宋景文云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乃江堧有廟爲婦人景文與歐公同時則辨小姑事北宋已然恒齋通編曰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彭郎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住一作岸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爾愚案方輿紀要云女兒港因大孤在其側俗訛孤爲姑故有女兒之稱然港稱女兒亦附會也宋周煇清波雜志言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腳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眾祝者曰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煞歸舟後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倘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豚蹄

一聯此則言禱龍神而非言小姑

禹貢大別

今世以漢陽龜山爲禹貢之大別始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洪北江謂唐以前但稱爲魯山翼際山無有稱爲大別者歷引漢書地理志鄭康成尚書注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諸書皆以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亦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又謂水經注引地說云漢與江合於翼際山旁因謂江漢合流處乃翼際山而非大別其論甚辯愚案水經注江水三既引地說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又於沔水下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則大別非即翼際乎故酈注亦謂地說言大別與禹貢相符又引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則酈氏亦不以安豐之說爲然矣左定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註二別在江夏郡杜鎮襄陽久熟悉漢水形勢故辨大別最確安豐在今安徽霍邱縣西距漢水入江處七八百里中間又有商城麻城黃安黃陂等縣羣山阻隔漢水不能通流禹貢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漢水入

江必經大別安得相距七八百里之遥耶竊意安豐自有大别班志誤注禹貢山書古徵又謂本江夏山後人傳寫誤注安豐下鄭君據班志以注尚書而不知安豐之大別近淮而不近漢與禹貢漢水入江之文不合然則禹貢大別不在安豐甚明洪氏拘守漢志而不加詳考亦好奇之過也

魏默深書古微謂今天門縣城東南有大別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別距內方山不遠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回入江可見漢水在

大別之西大別在漢水之東故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由觸陂南回且楚郢西來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隔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愚案以大月爲大別臆說不足爲憑地說所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回入江乃自西而東非大別在漢水之東岸也今翼際山并不在漢西而在漢之南岸與南回入江之說符合楚師濟漢至于大別當是駐今之漢口其時無漢口夏口等名但以其近處山名稱之豈必依於山之下乃可稱其名哉

魏氏又謂吳師舍舟淮汭不由江而由淮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而楚師自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荆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故楚司馬戌欲子常阻水勿戰而自率方城外之兵往焚其淮上之舟并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敗之若如今之大別南瀕大江則吳師已距淮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圖哉愚案淮水自固始以上未能暢通舟楫况吳人伐楚適在冬間水道尤涸則舍舟淮汭當在今固始之三河尖登岸由商城麻城而來名勝志謂柏舉在今麻城由郢至

柏舉必過漢陽則大別仍當以翼際山爲合魏氏因傳言塞三關城口在今應山境（案通鑑地理通釋以大隧爲武陽似即今之武勝關胡渭以直轅爲黃峴似即今之黃土關通釋又以冥阸爲平靖當即今之平靖關三關皆屬應山而與信陽州連界）遂謂吳師由息縣至安陸縣乃以天門之大月山當大別山不知司馬欲毀吳舟於淮是斷其歸路其塞大隧直轅冥阸乃防其上竄塞城口而入乃收夾擊之功非斷其歸路也魏氏又因傳言與楚夾漢遂謂吳師至安陸爲漢水東岸楚師來禦當先在荆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愚謂夾漢云者兩軍俱抵漢水對岸而結陳也荆

門近漢水處曰沙洋距安陸三百里不得謂之夾漢且傳言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必東岸尙無吳兵乃能安然而濟濟而能陳陳而能行若謂吳師已自安陸至漢水則楚師濟漢卽戰安能自小別至于大別哉竊意漢陽大別向有楚師駐防吳自豫章（杜注漢東江北地名）至大別見隔岸楚兵不能搶渡遂駐於東岸乃知與楚夾岸蓋與楚駐防之師夾漢尙未與子常之師夾漢也司馬戌謂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此亦預防吳師偷渡非其時子常之師已與吳遇也及子常自郢來槊由

上游濟漢自小別（在漢川縣北）至大別連營百二十里（春秋地理考實）兩軍相遇三戰不勝遂敗於柏舉名勝志謂麻城有柏山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之名而得之彙纂以爲其說未知何據案柏子山在麻城東北三十里麻城又在漢陽東北二百四十里吳已與楚夾漢三戰并未敗北安得折回二三百里之遙不得以山水名同曲爲附會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皆與左傳不合則將誰從但經旣特書戰于柏舉左氏又載柏舉之戰於至大別之後則柏舉當在大別以上小別以下今蔡甸浿口一帶相去必不甚遠故敗後吳從楚師及清發又敗諸雍澨彙纂謂清發卽水經注石巖山之清水在安陸縣城西八十里又謂京山縣西南有三澨之水春秋之雍澨其一也攷禹貢導漾過三澨至于大別水邊曰澨雍澨在漢濱當是今多寶灣一帶對岸爲荆門州地吳師至此渡漢復五戰（姚氏以前三戰合柏舉清發爲此五戰尤誤）而至楚都與當日情事俱合若大別在天門之東柏舉亦必去天門不遠（魏氏謂在天門）吳師戰勝驅至漢水不過百里卽可渡漢以入郢又何至折回安陸之清發又西南至京山之雍澨

而後至郢乎故必辨夾漢之楚非子常親率東下之師而後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之情事乃可通必辨大別在漢陽不在天門而後清發雍澨諸戰乃可通必辨柏舉不在麻城而後大別在漢陽之說乃可通至若挾舟以亂其軍心塞隧以阻其上竄正司馬善於用奇魏氏乃謂翼際距淮千里安用此迂圖也不尤誤哉

馬素臣長江圖說謂禹貢大別在安豐西南適當今麻城黃安北境引水經江水篇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爲證愚案方輿紀要云雩婁在霍邱縣西

南八十里是酈注所謂大別山也水
經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謂俗稱爲檀公
峴蓋大別之異名也然巴水決水雖同出大別山巴水南流入江決水北流入淮故大別又名分水山而桑經列決水於淮酈注列巴水
於江則此大別山居江淮之間與漢水毫不相涉不得
以爲禹貢之大別山明矣攷經言至于大別必漢水過
山下乃稱曰至今黃麻北境之山北距霍邱三四百里
南距大江二三百里安得云至于大別耶馬氏又謂左
傳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恐小別卽今陽邏

之長山愚案傳言吳自豫章與楚夾漢而後言子常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若大別在麻城北境距漢三
百餘里旣與楚夾漢并未敗北豈有退回三百里外待
子常來而後與之戰耶長山濱江而近漢馬氏又疑昔
時漢水由此入江若指爲大別地勢尙合然於古無徵
今指爲小別則與傳言夾漢尤不符矣

禹貢三江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江者何北江中江南江也
與周禮職方氏其川三江同蓋揚州川也禹貢導漾云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卽今之大江說者謂
北江在毗陵之北去震澤二百餘里旣不相涉三江何
以及之愚案洪水時三江皆歸震澤震澤不能容則吳
越爲巨浸禹導北江入海震澤但受南江中江之水而
又分導之以入海乃無震蕩之患此之謂底定則謂北
江與震澤不相涉者非也禹貢導江云東迆北會于匯
東爲中江入於海中江由蕪湖至陽羨匯震澤以入海
陽羨今之宜興縣入海處今之吳松江也尙書後案禹貢錐指以吳松江爲南江皆誤·自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明永

樂時築東壩中江之故道已塞尙書後案引元和志謂蕪湖水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中江已塞愚案班志丹陽郡溧下舊注溧水出蕪湖又陵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似中江之塞已見漢時胡朏明禹貢錐指據史記河渠
書於吳則通渠三河五湖因謂自蕪湖至陽羨之中江
非禹舊迹乃闔廬所開之胥溪姚姬傳經說謂墨子言
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
民墨子去闔廬不遠果蕪湖水乃闔廬築墨子豈不
知之魏默深書古微謂闔廬所開因禹舊迹疏而廣之
並非憑空開鑿此論最確然則中江入於震澤可無疑

已惟經文無南江之目漢孔安國導江傳曰有中有北南可知唐孔穎達正義引鄭康成注曰東南者爲南江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云南江不見於經鄭君欲著明南江故舉經東迆字以標明南江上源之所自來亦不諱南江出於匯下之實也此皆就經文以證明南江也海內東經云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郝蘭皋箋曼山郎中山經之崍山郭注北江所出南江出高山郝箋高山郎中山經之崌山郭注南江所出楊用修謂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胡朏明禹貢錐指謂用修蜀人欲舉揚州三江移之蜀不知三江以匯彭蠡得名故特書於揚非論岷江之源也說本傳會且與禹貢三江無涉然南江之名實始見

此則禹貢中江北江外有南江非杜撰矣後世言禹貢三江者不一漢志舊注云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宋徐氏引盛宏荊州記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爲南江至尋陽會彭蠡水經蕪湖爲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錐指謂說文五音韻譜無江出岷山等語惟黃氏韻會江字引釋名下有徐案云云與此同蓋出鉉弟鍇說文繫傳非鉉語也此則一江直下隨地而易其名且兼梁荊揚三州地與禹貢三江爲揚州川者不合唐徐堅初學記地部引鄭康成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是謂江至彭蠡

始合爲一也邱光庭兼明書引康成說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是謂江至彭蠡始分爲三也兩引說不同徐位三會箋謂江漢並爲大川不應沒漢之名改爲北江愚亦謂漢自大別入江後當爲江不復爲漢東爲北江者乃江水爲北江非漢水爲北江也程易疇三江考謂經文匯澤下始名北江北會下始名中江是江至彭蠡乃分一爲三非并三爲一故姚姬傳經說謂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案初學記本引鄭康成孔安國二人之說孔傳實魏晉人僞託則所引鄭說可知況與兼明書所引不符耶然宗鄭說

以豫章之鄱陽爲南江者實多近時馬素臣長江圖說亦以鄱陽爲南江又以武昌縣梁子湖爲彭蠡以武穴未塞口以前廣濟黃梅宿松望江諸湖水至懷甯境出江爲北江與禹貢匯彭蠡爲北江之文合然亦自湖口懷甯以下合爲一江與禹貢三江入海之文仍不合也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又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越絕書曰句踐卽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水經沔水注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

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五湖卽太湖三江
自是三江口此春秋時吳越所爭之三江而非禹貢之
三江吳韋昭國語注以松江錢唐浦陽當此三江後人
謂浦陽實合於錢唐祗是一江錢學淵溉亭述古錄謂南江卽浙江而浙江卽
錢唐江是與浦陽爲二江非一江也姚姬傳并謂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
名江此以糾韋注之失則是要與禹貢無涉也酈注又
引晉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
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
松江而三此水口所謂三江口蔡傳遂主是說愚撰新

義錄亦以蔡傳爲然謂禹貢三江祗須就震澤言之經
云三江既入于海震澤乃能底定則是三江者震澤之
下委其下委舍松東婁三江將誰屬乎既而思之松東
婁僅禹貢中江之下委耳論禹貢三江何能舍禹貢標
著之北江哉故酈注孔疏皆不取其說謂職方揚州宜
舉大川不應舍岷江而記小水全謝山經史問答又謂
東婁爲吳松支港據揚都賦注則東婁並入海據史記
正義則僅一婁入海而東婁二江至今無考洪北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載婁江在長洲縣婁門外上承太湖東流逕崑山縣過太倉州城南又東七十里婁河口入海不得謂

無攷溉亭述古錄謂東江卽南江則東江亦非無攷胡朏明謂南宋都臨安仰給
於浙西尤重時人遂覺揚州之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
而以爲禹時亦然蔡氏因主仲初之說以作傳耳水經
沔水篇酈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中江浙江也錐指
謂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全謝山主其說謂揚州東南
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而各
雄一方爲揚州三大望恰合職方大川之旨愚案酈注
又謂浙江出南蠻中已不信景純之說阮文達浙江圖
考云道元謂浙江出蠻中漸水篇云山海經謂之浙江

是以漸爲浙自道元始案說文江字下次沱沱字下次
浙云江水者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指岷江也浙字下
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
不次於江明其與江無涉也又攷漸水篇注浙江又東
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
東逕柴辟南卽此數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
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
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愚謂卽此數條亦
可知景純所謂浙江非出南蠻之漸江卽漢志所謂吳

縣南之南江是已後世言禹貢三江者惟漢志最古亦最確許周生謂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孔疏作東至陽羨東入海史記夏紀索隱作東北至陽羨東入海且於吳先標具區澤在西周禮職方鄭注具區在吳南水經禹貢澤地所在云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與漢志言在西異條水經注引韋昭曰太湖方員五百里明王鏊姑蘇志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二十里占蘇常湖三州兼包吳之西南矣乃繼之以南江在南東入海其於北江中江亦皆言東入海此卽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注也愚案漢志丹陽郡石城下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段懋堂謂餘姚當作餘杭見水經沔水注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言爲南江也酈注引地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說者謂道元改竄其文以附會其說曰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今貴池縣西七十里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今青陽縣南又東與桐水合當在甯國下又東逕安吳縣今涇縣西南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南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今宣城縣又東逕甯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今安吉縣西北安吉縣北今屬湖州又東北爲長瀆

歷湖口東注於具區後人因謂漢志所稱分江水爲南江之始在吳縣南者爲南江之委案石城分江水今汲不可見想禹時江水至此分而爲二其南流經今貴池青陽南陵涇縣宣城等縣境無高山阻絕或可通行惟自宣城至甯國故鄣等縣境地勢高阜重巒疊嶂江水無由得逾雖陵谷有時變遷不能古無今有故全謝山程易疇皆不信分江水爲南江之說愚案宣城以北由灣沚至水陽水道兼收涇縣南陵諸水東逼高淳之固城湖而固城爲中江所匯是分江水至固城與中江合

東流二百里至宜興入太湖然則漢志分江水雖不明言南江而謂至餘姚入海與吳縣下南江在南東入海同其爲南江之首無疑也酈注合漢志丹陽郡石城會稽郡吳二縣注併而爲一亦非改竄其文但謂水逕甯國故鄣等縣實不能逾未免傳會耳若謂固城至宜興二百里中不宜二江合爲一水至太湖而又分然分江水至餘姚舍此別無可通攷同治七年新刊江蘇地輿全圖於水陽東至港口鎮入固城湖至吳市橋登陸東至孫莊潤爲建平縣境又東北至顧渚蒲爲廣德州境

又東至洪橋爲溧陽縣境又東北至週城鎮又東至東渡橋入宜興縣境又東繞梅嶺南至烏溪鎮入太湖此二百里中弁無高山阻絕初過吳市橋行蔣山尖山間相隔里餘梅嶺雖高北近東流平坦可行在胥江東岸相距十數里或數十里不等安知禹時分江水不由此與中江夾岸而行以入震澤乎若謂二江亦不宜合於固城湖放中江本由蕪湖入丹陽湖當時洪水橫流未必南至固城東流順軌若由丹陽湖東逕高淳縣北又東至三塔蕩入胥江亦無山阻自可不必由固城湖又何至與分江水合魏默深書古微

謂　國朝經學師法始知執後世所行大江以求三江今愚據近時輿圖以求南江上遊而後知分江水實由固城湖至陽羨以入震澤者也書古微又曰震澤受甯國廣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則南江自以震澤爲源而不必取分江水然與鄭君東地爲南江之說不合玩經文東地後乃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則南江必在彭蠡無湖之上若至震澤始分南江當記東地於北會匯爲中江之後矣且果自震澤分南江至餘杭入海僅三百餘里猥短甚矣何足與中江北江並論哉故必

從漢志以分江水爲南江之首乃見南江之大源必從鄭君東地爲南江之說乃知經文東地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十字蓋併三江而書之於導江以見三江同一岷江解三江之妙莫如鄭君分三江之確莫如漢志紛紛衆說奚爲乎近時鄒叔績又以大江爲中江以古中江爲南江以北江當自巢湖東出納滁水貫樊梁甓社等湖注於海自來釋禹貢三江者無如此明晰但其所謂納滁貫湖注海等說今無此故迹亦不見古書惟憑臆說恐不足憑耳

禹貢彭蠡

禹貢彭蠡孔安國傳但云澤名史記夏本紀集解詩匏有苦葉疏俱引鄭康成曰地理志禹貢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王西莊尚書後案謂前續二志皆同而前志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蔡傳於揚州亦引班志導江注則云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今廬江之北有巢湖湖大而源淺四五月間大江泛溢水淤

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淺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愚案班志與經文不合原不足據鄭君三江注右會彭蠡爲南江（初學記引）蓋本班志但又以東池爲南江（兼明書引）則東池卽彭蠡矣經何以云北會于匯自相矛盾故姚姬傳經說謂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然則鄭君旣無會彭蠡爲南江之說其據班志以彭蠡在豫章彭澤西亦未可信爲眞矣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彭蠡在彭澤縣西北亦本班

志而不知班志下注禹貢不盡可從如近漢之大別而以爲在安豐安豐固近淮也近淮之陪尾而以爲在安陸安陸固近漢也然水經實知班志不可從故於沔水篇云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巢湖在居巢縣北則以彭蠡爲巢湖桑欽已開其漸今攷漢書郊祀志武帝登天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北至琅邪樅陽在湖口縣下三百九十里若彭蠡是鄱陽當云自尋陽過彭蠡出樅陽矣是知西漢時猶未以鄱陽爲彭蠡也自樅陽以下湖之大者莫如巢湖蔡氏旣稱其湖大

而又合東匯北匯之文柰爲不可舍彼而錄此況此又與郊祀志合耶鄭叔績亦謂經言漢水入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蓋謂彭蠡之水導而東行名爲北江夫其所導之川名曰北江則彭蠡在江北明矣導江之經亦曰北會于匯是亦匯在北之義也東陵以東江北之澤巢湖最大故知彭蠡是巢湖也說本蔡傳而依經樹義更爲曉暢愚又案巢湖在蕪湖縣對江西北百里東爲北江東南蕪湖爲中江蕪湖之南南江所合涇水旋溪水處（卽分江水）亦不過百里三江之分皆去巢湖不遠與

禹貢先彭蠡後三江之文合與鄭君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之注亦合若彭蠡是鄱陽則會匯在先東池在後旣將經文倒置而自湖口先分北江中江又東下四百里至貴池分江口而後分南江亦不應如此遼遠也魏默深書古微據山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禹貢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以爲彭蠡在江北之證遂指太湖縣之大雷池當之案三天子都卽黃山廬江出陵陽東南（見班志）卽青弋江水彭澤卽宛陵之彭澤聚（見班志）與彭澤縣無涉水經原本班志其時

彭澤縣爲今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弁不濱江寰宇記云南唐昇元初彭澤縣故城移向西四十里江次卽今縣理非如今治在宿松南岸則以大雷池爲彭蠡亦不可通馬素臣長江圖說又謂水經注以荆州界誌於武口水今武湖沙口也在黄陂黄岡之交則揚州之首起於此彭蠡旣豬據揚州之首言之也因以武昌縣之梁子湖爲彭蠡亦是南會於匯非北會于匯也魏氏又謂彭者盛大義蠡者旋螺義與雷音近江水至此成大螺旋語音展轉呼蠡爲雷遂以彭蠡爲大雷馬氏又謂梁彭古皆商音

子蠡古皆徵音梁子之與彭蠡音相近而文傳訛此皆蠡訓詁言韻證地理未免附會

禹貢九江

禹貢言九江者四荆州曰九江孔殷又曰九江納錫大龜導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導江曰又東至于澧過九江皆在荆州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則以洞庭爲九江自山經始皆稱山經伯益撰雖不盡確然此說與禹貢合亦復何疑水經禹貢山水澤地記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今巴陵卽洞庭所在桑欽西漢名儒魏默深謂此其所傳尚書眞古文說非馬鄭古文比也然則言禹貢九江以荆州爲主又有山水二經爲根據可無惑尋陽之說矣竹書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此二說爲後世言九江在尋陽之根據王西莊尚書後案引之謂似當皆爲湖漢九水與禹貢荆州九江無涉愚案紀年本多僞觀其書法似至九江郡之廬山秦漢始有九江郡此條或是漢人所增卽使非增但不言爲禹貢之九江而云九江

廬山則廬山自有九江周有此說秦因之以立郡治壽春實兼漢豫章廬江九江三郡地廬山在尋陽西漢尋陽雖屬廬江其時儒者已習聞紀年九江廬山之說魏默深書古微謂太史公登廬山觀九江蓋今文家說愚亦謂如其不然夏本紀何以仍禹貢之舊列九江於荆州也王莽改豫章爲九江實仿秦制陸德明釋文引太康地記謂劉歆以湖漢九水入彭蠡澤爲九江此歆以莽制附會禹貢其實九水入鄱陽與大江經流無涉也

班氏在漢中葉乃據歆說注於豫章郡九縣下（鄱陽也水餘汗餘水艾脩水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并入雩都湖漢水至彭澤入江）又於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通典謂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禹貢錐指謂今黃梅縣東北有尋陽故城故班云九江在南晉溫嶠始移尋陽於江南之柴桑為今九江府治漢柴桑屬豫章）鄭君又引班志以注尚書孔穎達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林之奇尚書全解程大昌禹貢論毛晃禹貢指南及史記夏紀集解玉海路史等書又皆引據鄭注以禹貢九江在尋陽為定論釋文引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

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史記索隱源作沙）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又引張須元緣江圖云（索隱作張須元江圖隋志張氏沉圖一卷）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索隱作五畎）三曰嘉靡江四曰烏上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廪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皆舉後代地名以證九江在尋陽之說而不知尋陽屬揚州不屬荊州也水經沔水注荊州界盡於武口在尋陽上五百里（又攷漢志江夏郡屬荊州下雉縣今興國州蘄春縣今蘄州似荊州界盡於今廣濟之田家鎮故魏默深以田家鎮為禹貢之東陵然亦在尋陽上二百里）班志雖以九江在尋陽

南然於廬江九江豫章三郡下皆云屬揚州唐李吉甫元和志始云江州尋陽郡禹貢荊揚二州境彭蠡以東為揚州界九江以西為荊州界殆欲附會班志轉與班志不合班志不言屬荊州也宋初胡旦始以洞庭為九江以釋禹貢實本山水二經曾彥和引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亦本山經彥和又謂沅（出牂柯）漸（出索縣）無（出故且蘭）辰（出辰陽）敘（出義陵）酉（出充縣）資（出零陵）澧（出充縣）湘（出零陵）等九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蔡仲默據以入傳朱子考定其說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出營陽冷道縣）

酈道元曰瀟者水清深也錐指因謂古無瀟水案酈注上云二妃出入瀟湘之浦正引山經語未言無瀟水也蒸（漢志作承出邵陵縣界）胡朏明禹貢錐指謂說文無本古無字故無水或加水作潕又作[illegible]（長江圖說謂水經注作無省作无訛作元）朱子以為無是水誤矣澧會南江以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也朱子謂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亦誤矣汪梅村九江攷曰曾氏九水以水經注證之澧資沅湘四水入湖者也漸無敘辰酉五水則附沅以入湖者也曾氏之說實為有據愚竊謂三江有三九江自必有九然酈注諸水名多係後世俗稱而水道之變遷無定必謂

禹時九江卽此名卽此地恐未必然覩周禮職方荆州川已不及九江（錐指謂已包在藪澤雲夢之中）戰國策謂洞庭五渚亦不言九江水經湘水篇注亦止言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可見九江自周以來已不能確指所在錐指引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久遠不可强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曉也斯眞通人之見愚案鄭注九江孔殷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此亦渾言九江不取湖漢九水之說但不宜沿班志之誤耳今漢學家必謂鄭據班志不誤附會其辭其盛稱者如徐位山禹貢會箋云漢至大別入江經先言江漢朝宗于海後言九江孔殷則九江在漢水入江之下矣愚謂經文九江孔殷繼以沱潛既導雲土夢作乂沱在今枝江潛在今潛江雲夢在今監利南（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華容今監利）在尋陽上千餘里如徐氏說沱潛雲夢皆在尋陽下矣此可通乎淮南子謂禹鑿江以通九路當卽禹貢九江並非異說宋樂史寰宇記謂在杭州者曰浙江在潤州者曰揚子江在江州者曰楚江在潭州者曰湘江在荆州者曰荆江在利州者

曰漢江在洪州者曰南江在蘇州者曰吳江松江總記南條九水爲九江此兼荆揚二州言之顯與經違不足取也近時魏默深書古微據荆州隄防攷言古有九穴卽禹貢九江在江陵者曰虎渡穴章卜穴郝穴在石首者曰楊林穴調弦穴宋穴小岳穴在監利者曰赤剝穴（脫一穴）皆昔時分洩江漲之地今惟虎渡調弦二穴尚存餘盡占爲圩田故必明上遊九江之是而後知洞庭爲九江之非愚謂魏氏據近世隄防之書於古無徵而欲盡廢古人之說未免荒唐且卽所引九穴均在今洞庭西北衡山在洞庭南由東北入江并不西上至九穴其至九穴亦必過洞庭乃以九穴爲九江與經文至衡山過九江不合矣導江先至澧而後過九江虎渡穴在澧水之西若爲九江之一是先過九江而後東至于澧與經文尤不合矣馬素臣長江圖說亦謂九江非洞庭洞庭古夢澤（錐指以爲江南之夢）九江乃湘江也入湘之水有九瀟也舂也耒也洣也漉也漣也瀏也資也汨羅也說本水經湘水篇亦非無據愚案湘水篇注湘水又北得水口並湘浦也卽注中錫口玉池口門溼口三溪水口大

對水口黃陵水口決湖口汨羅口懸城口等名視所引瀟舂等九水較合蓋入湘之水見於經與注者三十餘不止此九水而九口則明稱爲九而亦入湘故云較合也然九水九口皆入於湘而湘實入於洞庭既入於洞庭則湘乃洞庭之一水安得獨擅九江之名乎凡此皆欲於洞庭外創異說以駭世而實無當者也

攷古錄卷二終

攷古錄卷三

太平 孫璧文 玉塘

聖父晚年生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但云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并無晚娶顏氏之文惟索隱引家語云紇初娶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此云野合者蓋謂紇老而顏少不合禮儀正義并謂男年二八陽道通八八陽道絕婚姻過此者謂之野合紇娶顏氏當已過六十四矣愚案史記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左傳襄公

十年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果聖父生孔子如家語所云在晚年如正義所云在六十四歲以後偪陽之役年五十餘（十年至二十二年相隔僅十二三年）北鄙之戰年六十餘（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僅六年）氣力已衰尚能抉舉懸門宵犯齊師耶故知晚年生孔子之說不足信

聖母野合生孔子

嘗疑史記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說當與

金樓子太任浸於豕牢而生文王夏本紀禹娶塗山女四日而生啟同一妄誕今案索隱曰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與論語野哉野人同言不合禮耳正義亦曰男八月生齒八歲齔毁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齔毁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爲野合紇娶徵在其年當已過六十四矣兩說皆穿鑿無謂至聖編年世紀又謂禱於尼山野宿懷孕故曰野合則愈鑿而愈舛紀文達謂周道衰微百氏橫議造作言語以誣聖者不可殫陳史遷妄採張華誤述不過斷

以一語斥諸名教之外耳何必附會其詞哉

孔氏四代出妻

世人誤會檀弓之說謂孔子伯魚子思三代皆出妻又惑家語之說謂叔梁紇亦有出妻事是孔子四代出妻矣杭堇浦曰春秋之世顯倫傷化者相接踵惟出妻之事則未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爲不得近於義皆人類中所罕覯之事孔子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據此則此等論說直可斥爲繆妄無容置辨然攷後儒所辨亦足以破千古之惑者家語後序列孔安國世系曰叔梁紇始出妻謂孔子嫡母施氏也案施氏生九女當是先沒聖父始續娶顏氏書目提要謂施氏不載於史記但見家語實係王肅僞造則施氏尚無其人安得有被出之事其謂聖父出妻者誠誣矣檀弓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范紫登謂考之古禮父在爲母服期伯魚期而猶哭蓋賢者過之耳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

非謂母出而爲子之服又當降也家語好爲僞說然止稱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子鯉年六十六亓官夫人卒并無出妻之文則謂孔子有出妻事者尤誣矣檀弓又載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張友白謂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爲庶母矣何曲爲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耶子思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

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宫爲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也固宜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曹寅谷亦謂子思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孔子卒於哀十六年繆公元年距哀十六年凡七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四年卒子思僅生數月耳（諸書謂孔子卒時子思已二十餘歲何以祖孫之間無一問對告語且孔子之喪皆門人治之無一言及於子思則孔子卒時子思年幼無疑）伯魚安得出其妻則謂伯魚出妻亦決無其事也檀弓又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

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以子思出妻而并以孔氏累代出妻之證周櫟園謂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出之爲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爲三年喪耳其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謂也必白爲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然則子思又何嘗有出妻事哉況檀弓止有出母字并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爲出妻并據孔氏不喪出母句爲孔氏累代出妻之證其亦弗思之甚矣

曾子孟子出妻

檀弓載孔氏出妻事世儒多知其誣今攷家語又載曾子出妻荀子亦有孟子惡敗而出妻之事（李小湖謂韓詩外傳列女傳皆言孟子留婦獨荀子以爲出妻他無可考）杭堇浦謂檀弓爲曾子門人曾子有出妻事遂附會爲孔子亦嘗有此事而以崇其師此猶以曾子實有出妻事也愚謂漢儒輕出其妻多造

僞說以託於聖賢耳不然孔門既累世出妻曾孟亦復出其妻惟顏子早死不加出妻之說豈大聖大賢皆不能齊家若此乎故愚亦以曾孟出妻爲厚誣也

閔子宿州人

王漁洋居易錄閔子宿州人州有騫山閔子祠裔孫奉祀說本明代宿州張雲漢所譔閔子世譜一書書載宿州舊有閔子墓歷代祠祀不絶謂閔子本宿人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齊地故家語以爲齊人愚案家語僞書不足據今影蜀本家語但云閔損魯人史記索隱引家語

亦云魯人不云齊人也惟元遺山濟南行記謂鄒平有
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明一統志謂墓在
歷城縣東五里鄒平歷城春秋時齊地似皆以閔子爲
齊人孫淵如據寰宇記閔子墓在范縣而以鄒平歷城
爲誤案范本春秋時晉大夫士會邑廣輿記以爲齊西
鄙聊攝地孟子自范之齊趙註范齊邑則范爲齊地矣
又考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成九年城中城襄二
十六年傳齊烏餘襲我高魚
大清一統志以秦亭中城高魚皆在范縣南則范爲魯

地矣范兼齊魯地不知閔子墓在齊地歟抑在魯地歟
然墓在其地謂卽爲其地之人亦不盡然但考閔子實
爲魯人史記弟子傳雖未載爲何地人而集解載鄭康
成引孔子弟子目錄則云魯人王肅作僞家語欲與鄭
君立異獨以閔子爲魯人則同玩論語人不間於父母
昆弟之言非近聖人之居未必能悉其家事辭爲費宰
不曰復我必在頫上而曰必在汶上其爲魯人無疑若
今宿州地古屬徐州不屬青州春秋時屬宋至齊都千
餘里中隔滕薛杞莒等國安得屬齊張氏雲漢以爲屬
齊者攷之春秋宿風姓國初在今東平州後遷今宿州
東平地春秋屬魯戰國屬齊張氏因東平之宿屬齊遂
附會宿州之宿亦屬齊張爲宿州人欲誇本州人物因
而附會其詞漁洋不免誤信之耳

子游吳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家語則云魯人索隱謂
偃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爲是
也愚案索隱但言家在吳郡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謂言偃墓在虞山上與仲雍並列又唐陸廣微吳地記

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聖井
闊三尺深十文明王圻續通考謂甯宗時常熟令孫應
時建吳公祠以祀子游朱子謂常熟縣有巷名子游有
橋名文學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
公爲此縣之人不誣矣愚案地志所言亦有附會然家
語乃王肅僞託尤不足據況事當從朔仍以史記吳人
之說爲正又上江兩縣志引六朝事迹類編云史記言
偃吳人今不知其里所在或云在城東二十二里

蘧伯玉子產從祀廟庭

通典依文翁圖列蘧瑗為孔子弟子後儒已斥其誤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於鄭子產家語亦謂孔子兄事子產論語載孔子問伯玉之使而稱為夫子今文廟兩廡首列二人恐非聖心所安愚意禮官似當陳請改祀二人於崇聖祠位列孟皮之次若謂必須子祀兩廡其父乃可配崇聖似可不拘此例蓋以嚴事兄事之人列於聖兄之次似亦得體

檀弓誣毀聖賢

從古文士誣毀聖賢自檀弓始已開莊子寓言之先聲

舜卒於鳴條而以為葬於蒼梧之野是誣舜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本異說而此以廢長立幼歸之是誣文王也衍乃微子之弟舍孫立弟於古無徵是亦誣微子合葬非古而謂自周公始是又誣周公五世反葬史記并無其事是又誣太公且其誣孔子也聖父為防大夫非式微何至不知父墓又何至覲於父母合葬又何至葬不如法而致崩其誣子思也造為三代出妻之說尤為可惡他如以倚門而歌誣曾皙以哭子喪明誣子夏以載寶而朝誣南宮以葬妻犯禾誣子臯以既祥而絲屨組纓誣有子姊喪可除而弗除朝祥莫歌不當哭而哭以是誣子路古者師友服皆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以子貢謂師喪若喪父而無服是誣子貢矣至其訴子游也不獨汰哉一語如以子游謂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亦是誣妄其非子游之門人可知又如以易簀之事及襲裘而弔母喪出弔誣曾子其非曾子之門人可知蓋其學為墨氏之學其書為援儒入墨之書故與孔氏多牴牾也

古三皇壽算

羅苹路史註引三皇經云三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又引眞源賦云天皇君一十三人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人皇君兄弟九人四萬九千六百年苹謂是時歲歷未著烏從而紀之案通歷云地皇以三十日為一月三墳書以一歲為一易草木不得謂其時未紀年歲也惟享年如是之久誠難取信丁南湖謂以邵子元會之數合之萬當作千千當作百然亦無兄弟俱各千八百歲之理卽以萬為百以千為十亦難信也又考太平御覽引吳郎中項峻始學篇云天皇十三頭治萬八

千歲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
地皇人皇壽算較前兩說大減然八千歲又豈足信各
三百歲亦不近情案三五歷記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
四萬五千六百年以其數核之每代三百年說亦荒謬
然謂子孫歷年之久則確不可易也皇古之事邈遠難
稽原不足置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耳

倉頡帝號

論衡謂倉頡四目（如舜明四目非眞有四目）爲黃帝史司馬遷班固
韋誕宋忠傅元及衛恆書勢皆云黃帝之史官也春秋

元命苞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生而能書河圖玉
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元扈洛汭之水
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治百有十一載都於陽武
崔瑗曹植蔡邕張揖索靖亦皆以爲古之王據此倉頡
實爲古帝王非黃帝之史官矣愼到云在庖犧之前譙
周云在炎帝之世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張揖云生
於禪通之紀說各不同林鑑堂開闢傳疑謂古者帝王
之興必建立名號或以德紀或以事紀或以地紀至如
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史稱黃帝與炎帝戰於版泉

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皆指其後代而言史皇立
國何必不在羲黃之前但文字草創或止行於其國及
其子孫爲黃帝臣始增修先業以教天下耳

丹朱商均論書後

俞蔭甫丹朱商均論其略曰以堯舜爲之父而責其子
以必肖此亦難矣故丹朱商均謂不肖可也謂之不賢
不可也處禪讓之際拱手而去沒齒而無怨言不賢而
能若是乎愚案史記索隱引鄭康成曰肖似也不似言
不如父也此俞氏所本然堯斥丹朱爲嚚訟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漫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是尙得爲賢乎商均之不賢雖不可考
然觀舜命夔以教胄子也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商
均平日傲虐是作亦無異於丹朱又可稱之爲賢乎

伯邑考

自檀弓有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語白虎通義引尙書
中候并云廢考立發爲太子鄭君禮記注亦云文王之
立武王權也似文王實有廢立事案史記管蔡世家但
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言所以卒殷本紀正義引帝

王世紀云因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據此當是邑考既卒乃立武王爲太子耳方文王在囚時戰戰兢兢承順惟恐有失若以被廢之子爲質于紂不益觸其怒而速之誅乎愚嘗論商周之際人名祇少三字者正義謂邑考最長所以加伯案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周公名旦以及管叔鮮蔡叔度皆與邑考之名不類且邑考既爲嫡長并爲父烹羹武王周公封兄弟之國十有五人不才如管蔡尚且分茅

何以長而賢者不封其子孫因疑其事其人恐係檀弓附會今考逸周書世俘篇云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朱氏右曾集訓校釋云以列升謂以王禮祀三王以侯禮祀大伯虞仲邑考也然則邑考實有其人并且追封矣其國當沒於西周時史失載耳

武王非聖人論書後

愚案東坡此論最爲荒謬袁簡齋謂實老泉啟之書論云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東坡暢其父說遂引孔子以周爲至德武未盡善爲據案孔子本因武王有臣十人之盛而推及於至德故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蓋兼武王言之也揖讓征誅舜武易地則皆然時爲之也樂所以象成功故不無軒輊顧亭林日知錄曰觀於吳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是說足破蘇氏之妄至於湯有天下而諸侯晏

然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豈夏無義士而商多忠臣哉世風日降公所以作大誥而不憚其詳也黃帝戰阪泉而滅炎帝諸侯廢帝摯而立唐堯皆爲湯武之先聲吾不知蘇氏父子將何以論二帝也易革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東坡謂孔子未嘗稱湯武眞乃目不見睫（說本隨園）胡青坳寶存謂中庸載孔子以文王得子武而無憂武果弑君者何以壹戎衣而有天下而稱其纘文王之緒何以稱周公成文武之德何以稱武王善繼述爲達孝且論語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

子何以稱弒君之黨爲才而與唐虞並論堯曰咨章堯
舜湯武之道何以相提並論則孔子推武王爲聖可謂
詳且至矣說甚精確東坡非不知何爲立此異說耶

昭王南征

隨園隨筆謂左氏昭王南征而不復呂氏春秋昭王巡
楚而溺辛游靡振之兼振蔡侯王歸乃封於西翟是昭
王南征而復也案呂紀音初篇昭王征荊還涉漢梁敗
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
公乃侯之於西翟云云竊謂振王北濟當是從水中振

起王尸以濟北岸雖呂紀未明言王之生死然不曰王
侯之於西翟而曰周公則王必溺死嗣主亮陰周公爲
冢宰聽政故由周公封之耳隨園增王歸二字以爲新
說殊屬妄誕又竹書昭王十九年喪六師於漢王陟史
記周本紀昭王南巡不返卒於江上皆與左傳合史記
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王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
中流膠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辛游靡長臂多
力振得王水經注沔水篇亦云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
進之渡沔中流而沒死又左思蜀都賦起西音於促柱

劉淵林注曰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游靡振王遂
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於西翟說雖小異然皆昭王南
征不復之佐證又考竹書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
伐楚穆王元年命辛伯餘靡辛爲周史辛甲 封國餘靡
卽游靡辛伯之名

衛輒拒父

衛輒拒父之罪後儒從無恕詞惟毛氏奇齡張氏甄陶
力爲昭雪亦頗有據今參其說而暢言之當晉定公時
趙鞅擅國責賄於衛衛靈叛之從齊景伐晉趙鞅遂伐

衛衛與晉成仇至哀二年四月丙子衛靈薨六月乙酉
趙鞅納蒯聵入於戚相距止六十日蓋劫聵以行借納
世子爲名將滅衛以報夙憤也是時公子郢當立此人
賢且智逆覩此事不肯立然衛國存亡之幾實在於此
衛人自不得不立輒以保國矣既立輒乃興師以拒晉
兵蓋所拒者晉非蒯聵也興師者衛卿非衛君也考衛
靈生於魯昭二年卒年四十七聵爲其子輒爲其孫聵
尚有姊爲孔圉妻輒卽位時不過十齡安能與父爭國
故哀三年春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夫子在

衛目擊其情事如此特筆書之而不以爲衛君罪許止僅不嘗藥猶以弑書豈有據國拒父反爲適議然其事不可爲訓故亦不爲衛君何氏集解引鄭康成說謂子貢冉有之問在圍戚時但自衛立輒聵知衛之國卽其國不肯爲趙鞅所愚入戚後卽居戚而不入衛其不入衛者以南子在也觀其哀十六年反國告於天王猶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是則聵本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不敢殺南子被弑母之名則居戚不入衛乃其隱情及反國距衛靈之薨十七年想南子已死乃通孔悝而入國耳方衛師之圍戚也合齊之衆不聞逞志於戚

者或藉晉師爲之捍禦顧戚距衛都僅七里閻百詩謂夫子時衛都濮陽今開州治江慎修謂開州治北七里有戚城聵居戚至十餘年之久微輒保全之不致此他日聵入國輒奔魯不數日卽欲召輒爲太子則是聵與輒始終本無嫌隙但當日父居於外子立於國名之不正莫此爲甚故夫子論衛政必先正名者非廢輒也但使輒迎父歸而讓之國聵爲衛君輒爲世子其名乃正耳夫前此父子異地輒年尚幼猶可諉也至哀十年夫子自楚反衛輒在位九年矣卽南子尚存而事隔已久無難感以至誠使之悔悟乃猶貪國

而懼禍徘徊於騎虎不得中下之勢違心害理律以不仁之罪其何能逃惟必罪其據國拒父考之左氏傳事蹟不符若果拒父夫子去之不俟終日豈反受其粟而以爲公養之仕者卽子路仕衛亦甚不知義矣夫子何不教之去乃立視其陷於不義而且哭之慟哉

五霸

五伯之說始見於左傳成二年齊國佐之言孟子亦有五霸桓公爲盛之語然皆未詳列其人後儒之說紛紛不一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者杜預左傳

注也杜本服虔謂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者趙岐孟子注也謂桓文楚莊與吳闔廬越句踐者荀子也謂桓文莊穆與闔廬者班固白虎通也謂桓文襄穆與吳夫差者顏師古注漢書諸侯王表也謂三代之五霸爲昆吾大彭豕韋桓文春秋之五霸爲桓文楚莊闔廬句踐者顧炎武日知錄也今考趙汸春秋屬辭據傳載齊國佐之言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以五伯對四王言與孟子以五伯對三王言不異則五霸之分屬三代無疑杜氏謂夏伯昆吾商

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其說最合凌稚隆春秋測義亦謂霸者有功於尊王也如夏昆吾當太康時身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復纘其緒齊桓九合一匡申明王禁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以此爲五霸方有合於尊王之義夫尊王而外尤重攘夷宋襄有志圖功轉爲楚敗爲世僇笑何足以稱若秦楚吳越爲患中國當爲霸主所攘卻豈反以霸稱之趙鵬飛春秋經筌謂秦穆悔過之誓雖列於書聖人特取其辭而已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故春

秋無一字之褒趙汸春秋屬辭謂傳言秦穆公遂霸西戎孟子言其用百里奚而霸此蓋循習俗流矜尙之辭因人所恆言而言之不可通於春秋據此則秦穆更不得列於五霸矣（案遂霸西戎謂僅稱霸於西戎耳其未能霸中國可知）經筌又謂楚莊僭號滅蕭庸舒蓼假伐戎以觀兵於周仗討罪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必面縛請降登牀告病而後已又非秦穆之比日知錄謂據左傳國佐之言其時楚莊甫卒不當遂列爲五張尙瑗左傳折諸引楚靈王會申謂其臣伍舉曰吾用齊桓伍舉所稱六王二公未嘗及其先莊王則楚之不得爲霸明矣至若闔廬雖破荆楚未合諸侯夫差雖會黃池終爲越滅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破强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又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霸似當時以句踐爲五霸之數然以揆尊王攘夷之義終屬未合正不必從日知錄列之爲春秋五霸也

蜀非正統說書後

俞蔭甫太史蜀非正統說曰以正統予蜀者朱子之失也當是時中原之地已盡入於魏安見天下之統不在

中原之魏而在區區一州之蜀先主於漢無論其昭穆無考不得以光武比即使果爲漢裔而漢自桓靈失道自絕於天先主崎嶇畢世不能爭尺寸於中原孔明繼之亦無所濟天之棄漢已可知矣作史者乃欲於千百年後追而予之不亦誣乎愚謂此拾溫公之說而更謬者也溫公之帝魏當時蓋有所顧忌乃仍陳志之舊朱子以正統予蜀此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歷百世而不易者也夫論正統舍理而言地則春秋之楚其地倍蓰於周京何以春秋書法尊周室黜荆人無乃孔子之失乎

蜀志先主傳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
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宏其世次本
未甚明乃云昭穆無攷豈蜀志不足據乎尹氏起莘謂
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冑及後求救孫權亦
以豫州王室之冑對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
宗室而異時苻堅答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非
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并黃氏東發謂昭烈果非漢
子孫曹操蓋世姦雄豈不能聲其罪而誅其偽今乃去
之千百載下而反疑其譜牒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

然無疑以正統歸之奚為不可春秋僖公十七年齊人
殲于遂穀梁子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昭公
九年陳火公羊子曰存陳也聖人之重絕人國如此況
以宗室而圖恢復者耶俞氏謂陳滅於楚不久而復可
以例西漢之中絕不可以例東漢之亡愚案新室篡漢
凡十九年光武乃始誅莽曹丕篡漢昭烈即正位號漢
統賴以不墜安得謂東漢已亡哉俞氏又謂春秋之存
遂非存遂也當是時遂既亡矣而遂之遺民不忍其亡
殲齊之戍者以報故主之怨故春秋書之以勸後世之

為人臣者耳夫以遺民殲齊之戍者尚且存其國乃以
帝冑承統而猶為春秋所不取耶俞氏謂先主不復中
原孔明亦無所濟此則以成敗論人春秋之義當不如
此惟先主即位後不討魏氏而即伐吳當時趙雲已有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之語杜工部亦有遺恨失吞吳之
句王船山謂其舍祖宗百世之仇而欲雪一將之私忿
固非有宗室存亡之戚也乘時以自王而已矣然據此
以責昭烈之昧大義則可謂昭烈不能承正統則大不
可也俞氏且未見及此但以據一州之地而欲竊天下

之統為言夫魏氏盜國而不以為非昭烈紹統而乃以
為竊長姦權之餤失忠義之心不亦傎乎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統
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
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
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
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
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
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

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大哉　皇言古人著書之本旨客爲扶出誠可以息羣議矣然讀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等語則帝蜀之說不謬俞氏以爲朱子之失何耶卽陳壽作志近儒猶有謂其不忘故國隱以蜀爲正統者趙甌北曰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後主壽曾仕蜀故不忍書故主之名以別於吳志之書權亮休皓也錢竹汀謂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蜀志亦稱皇后而孫吳諸用則降稱夫人足見壽以天子之制予蜀朱錫鬯謂壽例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並羣臣勸進表此以正統與蜀之意但微而顯志而晦耳王東溆謂壽以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外惲子居曰三國志以評易贊何也吳魏君臣皆亂世之雄從而贊之是長亂也惟蜀君臣宜有贊故於其終全錄楊戲之文壽之奪魏吳而與蜀如此愚案志稱季漢輔臣贊而不稱蜀臣首書

昭烈皇帝而不書先主壽之寓意可見　陸祁孫亦謂魯肅初見吳主卽有鼎足江東之論與隆中之對何異然先主問亮言直善之而已吳主卽不能無盡力爲漢言非所及之謝非吳主賢於先主也亮一則曰將軍帝冑再則曰漢室可興其言光明磊落天下可以共聞肅乃欲權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是首啟權不臣之心者肅也作者但直述之而順逆昭然矣夫權稱帝改元於曹叡繼世之後作者猶嚴黜之況躬行弒奪之操丕父子哉如果意存回護則吳蜀盟詞歷詆武文明三世當削不著錄矣觀此諸說壽有帝蜀之隱情後儒猶爲之表章奈何妄議朱子哉

蜀先主論書後

王船山論先主爲漢之子孫不討篡漢之魏而卽伐吳爲一將報怨固非有宗室存亡之戚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愚深韙其說然所論亦有未當者焉攷蜀志先主傳裴松之補注引英雄記曰靈帝末備在京師還沛國召募會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王氏乃謂先主不與誅卓之謀何耶傳又載先主受帝衣帶中密詔與董承等謀誅曹公事覺承等伏誅先主遂據下邳拒

曹公爲公所破往依袁紹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先主將兵略許下先主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將本兵至汝南殺蔡陽劉表迎之使屯新野設伏兵敗夏侯惇後與吳將周瑜等併力破曹公於赤壁及進兵漢中命黃忠斬夏侯淵曹公至趙雲復敗其衆公引軍還王氏乃謂先主未嘗念曹操袁紹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又謂先主受衣帶詔奉之起兵及分判取益而竟忘之豈蜀志所載皆附會乎魏武帝紀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而不載獻帝之詔先主

傳建安二十四年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則詳載其文并載先主所上表史臣書法隱寓抑揚王氏乃曰操王魏已亦王漢中以爲一例可乎至於曹丕稱帝先主亦稱帝以此號召天下不使漢統中絕先主所以爲正統者正在此舉觀習鑿齒論費詩之諫稱尊號曰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嗣祖配天何讓之有於斯時也不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仗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詩之被黜宜哉裴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最善王氏乃謂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豈未見鑿齒論耶又攷先主傳曰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王氏謂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於曹丕之弑而已以爲名不亦誣乎王氏又謂先主果能枕戈寢塊以與曹丕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此迂儒激烈之談不知恢復之大略者也三代下英武之主不過假信義爲名而已先主不討曹丕固失信義於天下然如高祖爲義帝發喪討項羽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

置酒高會此豈枕戈寢塊者之所爲乎光武始立更始其後稱帝於鄗封更始爲淮陽王此獨非乘時以自王乎至於昆陽之戰雖復奮不顧身然其時烏合之衆散則必滅背城一戰轉危爲安未必眞能誓死以報祖宗也何王氏於先主獨嚴責之乎即論伐吳事固是一時之忿貽千載之譏然荆州新失吳將屯巫全蜀必爲震動不於此時帥兵以挫其鋒吳人深入腹地又何能奠帥三軍北定中原耶惟伐吳之役命一上將足矣親帥諸軍請和不許遂一敗而投地此先主之所以失也猶

亭敗後孫權復遣使請和先主許之蓋已悔吞吳之失臨終託孤諸葛但云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而不及孫權諸葛出師表亦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然則先主何嘗無宗室存亡之戚哉甚矣王氏持論之苛也

魏文帝論書後

蔭甫俞氏論魏文帝曰魏之不能一天下由丕之急以篡漢也魏武之不篡漢以漢在可用以制吳蜀丕不知父之意而遽取之明年先主稱帝於蜀又明年孫權自

王於江東三國並立五十餘年宜其不足以一之也愚則曰丕之篡操實命之魏氏春秋載操謂夏侯惇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故操死數月丕卽行篡（史稱操欲立植為世子此由操愛植才藻丕疑之耳覩魏志蘇則傳臨淄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植之不肯行篡操豈不知之故知操必不立植也）夫挾天子命以制吳蜀操之才足以當之非丕所能也且操豈眞能守臣職者滅蜀平吳而後行篡以大一統此操之志也及東征孫權（建安二十二年）至居巢引軍還鄴西征劉備（二十四年）至漢中引軍還長安是時知吳蜀必不能滅一旦身死大權遽失禍及子孫故欲

丕行篡代所遺諸臣輔之猶足以成鼎足之勢耳覩北史齊本紀徐之才見文宣帝盛陳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以徐之才之智尚能知此況姦豪若操丕父子乎俞氏乃曰丕不足以知其父丕笑之矣

明懿文太子

史稱懿文太子為高皇后所生本無異說洪武七年九月孫貴妃薨帝欲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不從曰臣忝

居嫡長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果懿文非嫡出而敢自言居嫡長乎且太祖聞其言大怒豈不可直斥之而但取劍追逐乎乃南太常志稱懿文為淑妃李氏所生天潢玉牒（書名）亦稱為諸妃所生高皇后所生者祗成祖及周王二人考高后崩李妃曾攝六宮事及妃薨帝命周王橚為之子其無出確然有據安得謂懿文為所生乎　四庫書目提要謂係當時諛妄之詞得之矣

楚文遜國

建文出遜一事錢虞山有十必無之辨朱竹垞有十三
不足信之說其他則李映碧潘稼堂及明史稿例議皆
就致身錄所載駁辨無遺袁簡齋據列朝閏集引鄭曉
吉言曰長陵聞僧溥洽懺誣薙髮事怒而囚之十餘年
因道衍言得釋且曰遜國之事國史實錄例而不書觀
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迹於是益彰明較著矣
竹垞據實錄以盡廢諸書而豈知實錄削遜國之事乎
據明紀惠帝出亡不知所終等語此事論而不議可也
愚案明史惠帝紀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又引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廣西詭
稱建文皇帝案問乃鈞州人楊行祥下獄死自後滇黔
巴蜀間相傳有帝爲僧時往來跡據此知正史於此事
亦復論而不斷然史又載永樂初嘗遣內監鄭和出
海訪惠帝蹤跡果惠帝自焚死成祖何必有內監之遣
尤西堂擬明樂府注惠帝出亡後正統五年至廣西思
恩府自陳送至京（案五年由廣西送至京者乃奸僧楊行祥此當從張萱疑耀天順年間還京者）命太監吳亮驗視帝曰吾昔御便殿食子鵞棄片肉
於地汝手執壺據地餂之尚記否耶亮伏地慟哭歸而

自縊乃迎入西內稱老佛沒葬西山不封不樹云云又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
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
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其實必京
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案亭林大
儒非妄言者雖忘所引書名與西堂所引相似且云疑
得其實又云必有其事可無庸致疑矣又龔詡野古集
載有年譜爲族姪紱所編於建文四年稱傳言乘輿遜
去於正統七年稱舊君還京先生作落葉吟見意是譜

作於成化十三年較隆嘉更近更爲得實又貴州通志
載貴陽白雲山有羅永庵帝嘗結茆於此安撫司金鏞
爲建廟鐲田招僧肖像而祀焉檀默齋謂鏞以正統初
承襲則帝之隱此暨入都皆所目擊其立廟置田確有
名目鑿鑿可據如此而竹垞諸公必欲謂帝崩於火何
哉容座贅語既謂移入京師大內載於紀傳又謂西山
不封不樹之說毫無彷彿夏醴泉至謂燕王使其徒黨
倡爲游言俾都人士皆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
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而陰謝其弒逆之名不知成

祖答方正學有彼自焚死之語豈有反造此說使忠臣
義士潛圖恢復乎且既已謀反陷京師改元稱帝矣尚
何諱弑逆之名耶

燕王棣

當塗夏氏燮明通鑑謂成祖乃高麗碩妃所生及即位
棄其所生諱於馬皇后又造爲太祖嘗欲立己之說及
明亡錢謙益得其母碩妃神主於土壤中李清集始倡
言之此同年汪仲伊所鈔示者惜未得明通鑑訂錄之
耳今閱人海記引南京太常志云孝陵享殿太祖高皇

后南面李淑妃以下諸妃俱東列碩妃生成祖獨西列
此亦一確證也

福王由崧

明史載賊陷洛陽福王常洵遇害帝震悼命世子由崧
襲封京師失守由崧避賊至淮安馬士英等迎入南京
僞號宏光　大兵至南京執由崧以歸不言爲僞也但
言有婦童氏自稱由崧妃下之獄於是中外譁然云云
案人海記由崧初封德昌郡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
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因與由崧相
失太妃及童氏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陳
潛夫奏妃故在由崧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
陳本末廣昌伯劉良佐以儀衛送至都年殆三旬由崧
大慍坐詐冒下錦衣衛獄童氏在獄中細書某年月日
娶我某年月日出亡所衣某色所飯何品所出何地又
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裹上頭踰牆而逃云云求縱
帥馮可宗爲之轉達由崧棄去弗視傳旨有與潛夫同
臥起之語絲綸之地豈應汙褻若此命屈尙忠加酷刑
妃號呼詛罵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京破不知

所之倆陽雜錄載方望溪云妃後爲尼友人某某咸見
之一云王漁洋秋柳詩即詠童妃事但微而婉故一往
情深人海記又謂有言童氏周府宮人逃難至尉氏遇
由崧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由崧南奔各不相顧遂
委身民間馬士英勸由崧迎入宮不聽澤清婦劉氏亦
有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尋劉良佐奏童氏實非假
冒懇賜由全上諭童氏妖婦冒朕結髮觀此論但斥其
冒結髮則爲繼妃無疑尊鄉贅筆曰說者謂人非顚狂
誰敢與王認敵體舉朝紛紛無敢直言者愚觀諸說猶

以由崧爲眞也景船齋雜記載童妃一事由崧母鄒太妃知之即位後聘祁彪佳女爲妃而以童妃爲僞相傳太妃寓山陰時有故臣叩其事本末始悉此亦以由崧爲眞且不知寓山陰之太妃乃馬士英飾其母詭稱太后者也（亦見人海記及結埼亭集）人海記又云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次當立士英撫鳳陽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進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由崧與士英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以爲眞世子遂擁戴以爲已功耳俞蔭甫引劉鑾五石瓠云

劉若寵妻周氏語康僧曰福世子名由崧（按史稱由崧此或其初名）今宏光本名由柏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於淮上聞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又云福王長史張懋德謝官歸語人曰福王自生世子不許更有一子凡宮中生子卽令沒之水其異於常人之性如此懋德以癸未春死於左兵而甲申乃有宏光之事宏光敗後周氏始以由崧由柏之說密語所私今就二說審定之則福王止有一世子由崧恐由柏者亦非福宗正支也倂陽雜錄曰宏光之稱德昌冒也故童妃來必致之死蓋宏光非眞福世子童氏實眞世子妃恐一見立辨其僞故欲殺之以滅口人海記又謂桐城錢飮光熟於南都後事嘗曰童妃出身不可考而決爲德昌之故妃童妃但知德昌卽位故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矣何義門讀書記亦謂福邸李伴讀云甲申南渡福邸不君民間謠言非朱氏子立者歷攷諸說則實非謠言矣

補遺

顏子卒年

顏子卒年論語集注以爲三十二案圍陳蔡時孔子年

已六十三據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其時亦已三十三且伯魚先孔子四年卒據論語鯉也死句顏子之卒自在鯉後鯉死之年顏子又已三十九則集注三十二之說誤矣史記謂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四書考異以爲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王肅僞家語摭拾史文於蚤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索隱引家語云三十二而死或謂是古本論語故朱子據之然僅隔一年終與事蹟不合當由筆誤林鑑塘聖門師弟年表引聖門通考云顏子少孔子三

十八歲卒年三十二案史記家語皆云少三十歲此言少三十八歲而不詳過考所據之書亦不過附會集注耳閻百詩以爲卒年三十七姚姬傳以爲卒年三十九皆係臆說惟全謝山舛錯十年之說爲長全謂二三四等字古多用重畫作廿卅卌故四字與二三字易混觀此則顏子卒年乃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曹寅谷四書摭餘說云據全謝山三字爲四字之訛史記家語謂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少四十歲卒年恰值三十一歲與家語合朱子所據亦僅

誤一年後漢書稱顏子年十八天下歸仁列子謂顏子壽十八異說之不足信如此林表又引顏氏家譜云顏路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回愚案路果爲卿士顏子生前何至簞瓢陋巷死後何至無槨而路乃爲請子之車耶文考元史祭祀志元統二年改封顏子考曲阜侯爲杞國公謚文裕妣齊姜氏爲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顏子毋妻姓氏不見他書想元時亦必本之顏氏譜耳

宰我死難

史記載宰我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力辨其誣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索隱謂是時有闞止者亦字子我死於亂中是必傳之者誤以爲宰我也四書釋地引洪容齋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據此益見宰我不死於田常之亂愚案李斯上二世書曰田常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斯事荀卿卿爲子夏五傳弟子所聞必確呂覽說苑亦皆以爲宰我且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也全謝山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不害其

爲賢者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左氏據齊之策書書之故其冤不白太史公遂以爲陳恆之黨家語亦謂與田常爲亂悲夫

仲尼弟子年齒

仲尼弟子年歲史記家語互異家語僞書本不足據林鑑堂孔門師弟年表間有從家語者以事較合耳愚亦參諸說誌之

閔子騫史記少孔子十五歲家語少五十歲林表從史記案陳蔡之阨孔子年六十三若從家語是時子騫年

僅十四安能從遊索隱引家語云少十五歲與史記同當是今本家語倒置又攷韓詩外傳子夏問閔子曰子始見夫子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例子夏先入孔門據史記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其入孔門不應在閔子前當是韓詩誤記

冉伯牛論語但載其死史記家語未載其年林表據聖門志及闕里廣志少孔子七歲陳蔡之阨伯牛五十七歲卒年不可考愚案二志謂少七歲不知本自何書林表又引聖門通考云伯牛四十六歲孔子爲魯司寇以爲中都宰亦不詳所出

仲弓史記家語皆不載其年惟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

二十九歲林表從之

子游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少三十五歲錯誤十年或是卌冊字誤林表從史記

澹臺子羽史記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少四十九歲或是卄冊字誤林表少三十九歲不知所據何書

宓子賤史記少孔子三十歲家語少四十歲索隱引家語少四十九歲林表云孔子嘗許子賤君子則道明德立當在强仕之年今從史記案表誤以史記少四十九歲索隱引家語少三十歲偶爾失檢今爲更正

有子史記少孔子四十二歲索隱正義引家語皆云少三十三歲今家語云少三十六歲林表少十三歲不詳所據何書今據史記孔子卒有子年僅三十三雖門人以似孔子而事之然其時若子貢冉有閔子仲弓年齒長有子一二十歲有子豈有不推讓之理卽子夏子游子張亦僅少有子四五歲有子又何敢居之不疑若少十三歲孔子卒有子年六十有一齒德俱優門人所以事之也林表可從

樊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少四十六歲林表云

左傳郊之戰哀十一年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禮二十曰弱以家語推之時年二十三其說爲合

高柴史記少孔子三十歲家語少四十歲當是卌冊字誤林表從史記

商瞿據史記家語皆云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又謂梁鱣少孔子二十九歲則與商瞿同年生家語謂少三十九歲又少瞿十年矣案家語云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母爲吾更取室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

自晩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據此瞿必十年以長乃云然也史記同年之說似誤然亦僅十年以長瞿所言當在四十以後鱣三十未有子瞿適四十安得遽有五子而云果然耶史記不載瞿止鱣出妻事家語之說僞託無疑

孔子遺讖

論衡載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又曰亡秦者胡也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後漢鍾離意傳注引

意別傳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又郎覬傳覬對尙書曰孔子云漢三百載計歷改憲（劉攽曰計當作斗）宋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旣成告備於天赤虹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搜神記八同）類林載劉歆讀孔子祕記曰劉秀爲天子遂改名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愚案漢魏讖緯之學盛行故諸書僞託如此實則孔子所謂百世可知正不在此也

元順帝

袁忠徹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爲瀛國公外婦之子繇延宋末六更之讖全謝山答史雪汀帖子辨證尤詳惟引楊維楨一條何喬新謂鐵崖集中無此文愚案鐵崖以洪武二年卒於家後一年順帝崩鐵崖何以知其世爲漠北主其爲假託無疑羅鳳延休堂漫錄駮符臺集之謬云瀛國公六歲降元至元世祖崩時年二十四元順帝生於延祐庚申其時瀛國五十矣設使眞有感夢涉疑從釋奪后之事在世祖未崩之前其去順帝生時二三十年矣紀文達謂此論最善可以釋千古之疑愚案

符臺集云宋幼主北遷降封瀛國公尙公主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國知之大懼乞從釋氏往西天受佛法遂獲免然則感夢等事但云世祖欲除瀛國耳未言是時生子也羅氏安得據此以駁其謬權衡庚申外史云瀛國爲僧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至其寺憐公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生一男明宗適自北方來見寺上有龍文五采氣物色之因求爲子卽順帝也羅氏當是因寺上龍文誤合金龍繞柱爲一事遂以爲年代不

符耳謹案　四庫書目提要云元之中葉宋遺民猶有存者因虞集草詔有記歡特穆爾非明宗之子一語遂造此言以洩其怨明人又仇視元人遂附合而盛傳之讀此斯可以釋疑矣

明仁宗

明史仁宗本紀洪熙元年五月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是日崩於欽安殿幷無異詞明楊儀螭頭密語載中葛妃毒而崩（國初纂統留明逸編引此係入仇隙內）祝允明野記亦謂葛妃以酒進后后

不即飲帝取飲之妃失色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雷云云皇甫錄明記略或云仁宗為宮人所毒或云死於雷或云為內官擊殺大抵帝崩太遽至啟委巷之訛傳然以一代令主遭此冤謗楊儀祝允明皇甫錄輩不為剖雪竟忍筆之於書不僅貽譏無識也（案葛妃一作郭妃俟考）

明宣宗

傳信錄及明朝典故輯遺建文朝野彙編俱載建文帝妃張氏有孕宮中仁宗為太子時納之遂生宣德王弇州集中亦言及之但云不可信耳袁簡齋謂此等議論

生於人心之有憾猶云元順帝為瀛國公子宋高宗為錢繆後身也愚案明史后妃列傳仁宗誠孝皇后張氏永城人洪武十六年封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封皇太子妃安得有為建文妃之事（父麒初授兵馬副指揮追封彭城伯）以瀛國公事例之猶未當也

宋元統絕

宋史本紀終瀛國公最為有識明人作續通鑑綱目特書二王自謂上繼紫陽究非公論近人庸閒齋筆記引廣志云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旦

者立之都於順德縣之都甯山言都此而得甯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為元軍所滅因謂宋不亡於厓山愚案　四庫書目提要曰元破臨安宋統已滅二王崎嶇海島建號於斷檣壞櫓之間偷息於魚鼈黿鼉之窟此而以帝統歸之則涫維遘遁以後武庚構亂之初彼獨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來序正統者不及也（論明柯維麒宋史新編）讀此亦足證筆記之謬筆記又謂元代北都之亡順帝猶君於沙漠壤地數萬里崩後有惠宗之謚傳七世乃亡然其苗裔稱王

於回部者倘夥固無異於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考其謬與論宋亡同

攷古錄卷三終

攷古錄卷四

散宜生　玉塘

四書摭餘說據大戴禮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當以散宜為氏而集注散氏宜生名蓋本書孔傳其說非是愚案正義引馬融論語予有亂臣十人註亦作散姓攷古圖載周散季敦文曰惟王三年蓋武王也武王時散氏惟宜生季疑其字據此則孔傳非無本矣

臧文仲

史記仲尼弟子傳載孔子數稱臧文仲今考論語居蔡竊位二條禮器不知禮一條左傳不仁不知一條文二年孔子屢斥文仲何嘗數稱不知史記何所據而云然方存之謂左傳穆叔三不朽之論為千古名言然但推文仲為立言所見殊陋明張萱疑耀則謂文仲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則遺逸必多愚案文仲論公子御說左莊十一年論宋襄公僖二十年論焚巫尫僖二十一年論備邾人僖二十二年以及勸朝齊僖三十三年請釋衛語魯對王告

難（僖二十四年）如楚乞師（僖二十六年）教行父事君之禮（文十八年）陳告糴恤民之患（魯語）所言皆可以爲天下則者當世稱之故穆叔推之使其言不足稱權勢若范宣子有不斥穆叔之突哉但其人僅能立言功德無足取故爲孔子所譏論古者正不得疑經傳而信史記也

孟獻子五友

孟子謂孟獻子有友五人曰樂正裘牧仲而忘其三晉語趙簡子謂獻子有鬪臣五人與孟子同然亦不詳其姓氏且鬪臣與挾貴之旨不合獻子蓋友之非臣之也

今考漢劉向新序云孟獻子聘於晉宣子曰子之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據此則合樂正裘牧仲已有四人說者謂獻子卒於襄十九年安得逮見顏回不知同時魯有兩曾參安見異時不有兩顏回晉書載有羌帥顏回者亦與顏子同姓名則獻子之顏回固非孔門之顏回矣惟孟子所忘之三人而謂漢時劉向知其二其說亦謬竊嘗論之晉語鬪臣五人蓋武士臣於獻子者也孟子所謂五人蓋賢士獻子所友者也新序二士不在五友之列蓋亦賢士獻子之家臣也獻子固多士哉

晏平仲

俞氏長城論晏子爲鄉愿之尤據左傳非其私暱一語詆之甚力又詆其反覆事仇無異於馮道之歷相四朝其論甚辨愚案先儒謂西漢時左傳未立學官藏於秘府劉歆遂得陰竄事蹟與今文博士爲難私暱等語安知非歆所附益以文其黨新篡漢之罪雖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崔杼弒君一段與左傳同而不知今世所

傳晏子乃後人采平仲行事而成非史公所讀本崇文總目論之甚詳不足據也又史載平仲阻封尼谿事與晏子外篇第八之文微異而其事則同篇中又載孔子疑平仲爲人平仲亦謂今吾望儒而疑之與論語所稱善交久敬之旨大不類今觀論語孔子之稱平仲如此史記亦稱孔子嚴事晏平仲家語亦謂孔子兄事晏嬰則其人實爲正人君子故能與孔子友善孔子至齊平仲必薦於景公待以季孟之言必因平仲之薦吾老弗用之言必爲小人所譖史記所謂齊大夫欲害孔子而

景公云云然則尼谿之阻亦必由齊大夫非平仲也

孫武子

史記稱孫武爲齊人未詳所自吳越春秋以爲齊人因仕於吳遂以爲吳人也案重修廣韻孫氏注周文王子康叔封於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宋景祐時邵思所撰姓解孫姓注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武公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爲衛上卿因氏焉後有孫武孫臏俱善兵法各撰書云云據此則孫武爲姬姓之後其先由衛遷於齊者也廣韻爲北宋時陳彭年等所重修其注最稱賅博必有所本唐書宰相世系表謂陳敬仲

四世孫無字二子恆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憑字起宗爲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爲亂奔吳爲將軍云云據此則又以孫武爲媯姓之後南宋鄧椿備載於姓氏辨證書近世儒者亦多從其說案書卽春秋傳之孫書昭十九年孫書伐莒杜注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至哀十一年艾陵之戰傳載陳書聞鼓不聞金之語其氣甚壯其兄僖子尙存僖子謂書曰爾死我必得志案僖子卽陳乞哀六年弒其君荼者鄧氏以書之兄爲恆恆爲陳成子哀十四年弒簡公者非書之兄其年必不甚老然距伐莒已四十年則伐莒之時其年不過二十以上至定四年吳師入郢之歲僅十八年是時孫書之年不過四十左右武爲書之孫雖甚早不過十齡安能立功於吳國又考定四年至哀十一年相隔二十三年豈有其孫立功於二十三年以前而其祖尙能力戰於二十三年以後乎史稱北威齊晉爲孫子之力合之左氏是武佐吳以殺其祖有是理乎如唐表說武奔吳時書死已久何以二十餘年以後書尙仕齊又謂武因齊亂奔吳考田鮑之亂在哀六年在入郢後十八年先後尤爲倒置不知後儒

何以信之原其故以孫氏著望樂安樂安屬青州爲齊地史以孫武爲齊人適傳有孫書遂以武爲書之孫而不知年代大訛也考姓苑孫氏凡太原東莞吳郡樂安四望則亦不獨樂安樂安西漢縣屬千乘郡見地理志春秋時無此名論語集解疏及任城太守孫夫人碑載魏光祿夫人孫邕爲樂安青州人此或是孫書之後若孫武決非書之孫也

孫臏

史記孫武列傳稱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不曰孫而曰後世孫其非武之孫顯然可見乃唐書宰相世系表謂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臏則以臏爲武之孫矣案吳入郢在周敬王十四年臏破魏在顯王十六年相距一百五十四年祖與孫不應如此之遠益見唐表之謬宋隱逸贊雖有其孫臏腳之語此減字以成韻語非謂爲武之孫也

書申鳴論後

說苑載楚有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

得爲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方時舉曰嗚呼痛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甯捨孝以全忠蓋亦不得已焉爾愚案鳴爲楚相而有白公之難其謀之不臧無可逃罪惟當萬難之際使舍鳴無有平賊者固不得不從君矣當是時葉公尚在也何不泣訴於君解柄以授賢者不聽則逃奔白公以奉父不爲晝一策可也白公敗則請罪於君以昭王憤父鞭尸之辱也而又過白公之亂未必不動於中而赦之卽不赦身死而親存社稷又無恙焉是亦可以無憾矣若謂鳴有將相之任義不當去夫舜受堯之天下猶棄若敝屣況將相乎顧其時爲令尹者子西申鳴之事不見經傳而莊善石奢輩皆以棄親報國當楚昭王時無乃楚之賢者爲是說以愧子胥乎

王司徒

王允爲漢季忠臣無可議者僞黃叔度天祿閣外史云允少有雅望及爲相舉動猥陋唯與時浮沈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妒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皆倚其

門有稱允爲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取者皆夤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恥而鼓舞於聲利矣又云文鉅齡與允子橫掠良家婦女百人充於閒室以奉允京師醜之云云愚案叔度以安帝延光元年卒越十六年至順帝永和二年王允始生安能知王允事而書之其爲僞妄自不待言朱國楨湧幢小品載徐應雷說嘉靖之季崑山王逢年著天祿閣外史託於叔度以自鳴李詡戒菴漫筆所言亦然然則是書爲王逢年僞作明人已早言之然亦何必厚誣忠

正耶

蔡中郎

魏志董卓傳裴松之補注云蔡邕雖爲董卓所親任情必不黨當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座斯謝承之妄記也愚按范史蔡邕傳則從謝說不然允豈無故而殺邕若謂邕爲卓引同時黄琬楊彪荀爽卓皆以時望進爲三公者允何以獨殺邕襲巣林隨筆謂席上歎惜亦歎其不克終耳裴氏謂謝承妄記非也考范史卓聞邕名

高辟之稱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則邕之出原非得已史又載邕於卓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欲奔兗州裴注謂情必不黨實爲平允之論惟邕集中有薦太尉董公表后村詩話謂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然其事范史不載或疑爲後人贋作攷范史帝遷長安卓賓客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曰明公威德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謗訕如此豈肯爲騰薦表且是時政由甯氏亦何須薦自老儒耶然則是表爲後人贋作無疑矣

論武侯取益州

漢昭烈之取益州也葉平巖曰董卓之亂豪傑並起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造乘輿殺漢使斷劍閣襲長安此漢之姦賊二袁董卓輩耳璋以孱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羣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耶是謂取之義也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矣朱子曰孔明收劉璋祇爲事欲苟成功欲苟就蘇子曰仁義詐力雜用孔明之所以失也又曰孔明遷劉璋失天下忠義

之望是謂取之失義也而不知皆非也夫益州漢之土地璋與昭烈皆漢裔也謂昭烈可取璋不可據者誠謬已獨以孔明爲苟成爲詐力則大不然或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旨也入蜀之時已伏取蜀之計孔明雖不與行未始不與謀也隆中之對會勸跨有荆益矣後又率衆與昭烈共圍成都似難逃其責焉曰孔明非不欲取蜀取之固有其道耳不意士元欲速之心誤之也曰孔明何以不止昭烈不入蜀又何以不從昭烈而使士元曰孔明固勸之行也曹公已遣鍾繇等向漢中昭烈不

行蜀爲晉公有矣入蜀所以存蜀也當是時荆州之謀臣孔明外莫如士元而荆州又英雄必爭之地也雲長兼萬人之勇而短於謀舍孔明孰能爲之佐哉及士元死昭烈以孤軍駐敵國始不得不去荆州而向蜀矣然則孔明取之將若何曰入蜀之後厚樹恩德以固根本俟中原有變昭烈則請益州之軍於劉璋以向長安孔明則授荆州之軍於關侯以向宛洛成則分茅胙土璋之子孫世世守之不廢也卽不成蜀之士民既以歸心以璋闇弱勢必推賢讓能之不遑則又如禹避舜之子

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來歸然後領其衆與璋一善地以安之盡欲憑其險貲其富借其人民而非利其土地者也不然孔明之志顧在偏安哉奈何士元㥾欲速之見浸潤既久而張松之書適敗璋又敕諸將勿得關通昭烈始不得不舉兵矣嗚呼昭烈舉兵孔明所不及料者也曰昭烈入蜀何以未卽討曹而先樹恩曰合璋之衆始得三萬人無恩德及人而驅人之父兄子弟以圖功仁者不爲也照烈樹恩德以收人心非藉以取蜀實藉以取天下耳此受孔明之訓而未違者也且當劉璋來

迎時使納士元之謀襲殺之蜀之士民必不附天下之豪傑必解體而大事去矣故吾謂取蜀之失義士元欲速之心誤之也而孔明不任咎也曰劉表之喪孔明勸昭烈襲殺其孤而何有於璋曰表臨卒託國於備上備領荆州刺史意在拒曹也琮棄先人之土地靦顏事仇使能討之義孰大焉昭烈不從不免爲仁慈之過耳然在劉表既不負而謂甘心於璋吾不信也夫孔明純乎王也士元流於霸也昭烈以王霸雜之也此定論也

朱子論武侯

朱子論三代後人物荀揚淺不濟事祇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又論本朝人物韓富規模大又粗溫公差細密又小獨論孔明則曰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又論武侯氣象大陸宣公不及則其折服孔明可謂至盡後人每謂朱子譏孔明太粗岳飛太橫而不考其說非朱子之說乃朱子門人之說也安得爲定評哉

龐士元

蜀志龐統傳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云云據此則當劉表父子牧荆州時統已爲功曹瑜破荆州復爲瑜功曹耳攷荆州先賢傳稱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據此則統爲瑜所信任統故感之瑜卒送其喪至吳設瑜不死統必爲吳臣矣吳不留統而令歸事先主尚得爲知人哉

周瑜魯肅優劣

周瑜魯肅優劣吳志載孫權與呂蒙嘗論之而以瑜後難繼肅有二長一短似肅劣而瑜優史臣亦謂權論允當竊嘗疑之夫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於時議者莫不疑貳瑜與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遂成赤壁之勳其才固相若也肅初見吳主即稱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瑜亦知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是用盡力吳主先執臣節其識亦相同也無所謂優劣也惟瑜屢請其主圖先主肅則勸其主假先主以荆州其主因以是爲肅一短則殊不然且夫帝王之略不倘權謀瑜圖先主亦范增殺沛公之故智耳即以權謀論既知先主非久屈爲人用者又豈肯任其他徙乎當是時先主年已五十矣艱險備歷嘗見髀裏肉生而下涕又豈爲宮室美女所惑乎倘激而生變先主以梟雄之資御關張熊虎之將而又得諸葛爲之主謀荆州據長江上游順流而東取夏口以逼武昌曹公乘釁令一軍出濡須一軍出廣陵以雪赤壁之恥瑜雖才智能三面受敵乎吾知其無能爲矣瑜無能爲將使師

辱國喪啟釁之罪與趙貫高漢鼂錯同科尚得爲多才智耶肅則觀審已深勸以荆州假先主使當西面牽制曹軍乃得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而吳主卒建帝號傳四君微肅之智不及此而顧以借荆州爲一短不亦傎乎要之周瑜高明人也臨機應猝則優於肅魯肅沈潛人也持重謀遠則優於瑜史臣皆稱爲奇才諒哉

魯肅賢似武侯

嘗論三國人才明帝王之略者武侯外子敬一人而已觀其初見武侯即與定交後又稱龐士元於先主說者

謂肅稱龐統以人才爲恤而不以敵國爲嫌尤見古人大公正至之量而不知子敬欲結先主拒曹公以荆州借之以人才與之不以先主爲敵國也後人謂武侯隆中之對定天下三分今以子敬見吳主之言證之其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卽武侯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之言也其曰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卽武侯跨有荆益之言也其曰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卽武侯保其險阻內修政理之言也其曰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卽武侯命將向

宛洛身出秦川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之言也及曹公破走吳主持鞍下馬相迎曰足以顯卿未對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此其胸次豈吳諸臣所能窺耶其後吳主謂呂蒙以子敬借荆州爲一短又論蒙曰卿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嗟乎使吳主果從子敬言始終與蜀連和復命將佐關公以北討勝則分中原之地退亦可以南面自雄不致稱臣於曹氏所見頗不大耶乃卒從呂蒙漁人之見襲據荆州而曹氏遂敢篡漢矣假令子敬不死必不與蜀失和吳蜀連和曹氏必不敢篡漢故子敬卒而武侯爲之發哀蓋不獨申朋友之情誠以其死和必不可恃而漢業終不可興也故吾謂子敬之賢似武侯也

曹子建

諸葛武侯引曹子建論漢二祖亦以光武爲優並論光武時將才梁元帝金樓子云子建言其始孔明揚其波愚案子建文爲武侯所稱亦異聞也

魏志蘇則傳載陳思王植初封臨淄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此司馬孚之先聲後人罕論及之惟顧亭林日知錄云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祼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愚案易代之時至於悲哭爲司馬孚易爲陳思王難孚不爲晉武所妒嫉陳思則爲魏文所猜嫌也常謂魏武必不立陳思爲世子正以立陳思必不肯篡漢史云欲立者丕疑之耳操豈有是意哉

世每議子建飲酒不節致不得立爲世子愚謂丕之忌

植寶甚於彰然彰遇害而植考終則以其飲酒廢爭無能爲耳故始也託酒而免於篡繼也託酒而免於讒子建固善處變者乎文中子魏相篇曰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

管幼安

魏略載管甯與邴原華歆三人相善時人號爲一龍後歆拾遺金復棄趨視門外貴客甯乃割席與之絕交後人以此稱幼安之高愚謂此猶淺之乎視幼安也攷魏志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

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御覽三百七十三引謝承後漢書與此同後又上書勸丕篡歆登壇奉璽位晉司徒是其人爲亂臣賊子之尤幼安當日已預知其必如是者君子居亂世危行言孫明哲以保其身歆可以弑君父何有於朋友故託細微淺近之事以與之絕俾歆惡之不深而身可保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獨薦甯明帝即位歆復遜位讓甯甯皆不應詔此歆欲挽甯爲盜以自文其逆迹者然亦見歆之無憾於甯也

劉景升

董北苑謂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邵肥繇瘦各得一體張萱疑耀謂今景昇遺蹟絕無存者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俊八顧八友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愚案張懷瓘書斷云鍾繇善書師劉德昇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陸深書輯云德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又夢英十八體書云德昇造瓔珞篆因夜觀星宿而爲此法據此數說知德昇另有一人不得誤德升爲

景昇也

疑耀又謂藝文志有劉表集久已散亡愚案易義別錄載劉表周易章句九卷錄一卷通典載劉表後定喪服一卷英雄記稱表命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後定晉書天文志又稱表命劉叡撰荊州星占三十卷今皆闕佚亦足見表之好學也

禰正平

章大來佣陽雜錄謂禰衡之禰本音祧在蕭韻中杜詩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白詩志業過袁晏才華似禰

衡皆隨俗音讀耳愚案陳澔禮記集說文王世子公禰注禰讀作祧字彙據以入蕭韻此章氏所本也　字典謂公禰之禰注疏讀如字陳氏集說不可依廣韻三蕭有祧無禰十一薺禰字注奴禮切祖禰也亦姓出平原魏有禰衡廖氏用賢尚友錄八薺禰姓注父廟爲禰此從父而别姓也然則杜白二詩不誤章氏誤信字彙耳

譙周門人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引晉書李密傳云密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又文立傳云立師事周門人以爲顔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當時蓋以孔子推周矣

蜀志周本傳泰始五年予與周别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更長逝六年冬卒據此周亦以孔子自負矣陳壽爲周門人載其言如此又謂後主從周策降魏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而豈知其捐廉喪恥爲名教之罪人乎攷周所著書有喪服圖見通典論語注十卷見釋文五經然否論五卷見詩禮正義古史考二十五卷見史通法訓八卷五教志五卷見太平御覽祭志見宋書禮志蜀本紀見蜀志秦宓傳注異物志見文選蜀都賦注天文志災異志三巴記見續漢書其書今雖不傳然考後儒所引其人博學多聞實無異於楊雄其欺世盜名自稱孔子亦無異於雄著太玄以擬聖人其以勸降功封陽城亭侯與雄爲莽大夫又何異周自謂與雄同軌誠定評哉

阮嗣宗

徐昂發畏壘筆記謂阮籍雖未仕晉然勸進一牋晉史具載此其意存黨篡百喙無詞愚案勸進一牋但推爲

伊呂周公稱其翼輔魏室勸受九錫非勸行禪代也末段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亦勉其終守臣節未可據此以致譏評又攷籍卒於景元四年明年魏亡籍實未嘗仕晉惟本傳載宣帝命爲從事中郎又爲景帝從事中郎徙散騎常侍文帝輔政又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何一生宦迹不出司馬一門雖有卻婚一節究難逃黨附之罪也

羊叔子

王西莊謂賈充出鎭關中自以失職憂慮羊祜密啟留充（見充傳）祜一時名德而黨惡乃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爲方雅豈眞君子愚案司馬師妻爲祜女兄昭弑高貴鄉公立陳留王祜賜爵關內侯炎簒魏祚祜爲佐命之勳皆失節之大者陸抗謂祜可比樂毅孔明夫樂毅復燕孔明輔漢祜豈其倫但其德量若彼而失節若此殊可惜也

文中子

程子稱王通爲隱德君子朱子謂董仲舒本領純正其

實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如仲淹又謂韓退之見道之大原然其措諸事業者恐亦未必如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愚案通生於隋開皇三年癸卯卒於大業十三年丁丑年三十五歲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就亦何可量哉

房魏爲文中子門人世或疑之王漁洋香祖筆記引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魏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愚案漁洋之說良是然攷文中子生於隋文帝開皇三年癸卯而魏徵生於周靜帝大象二年庚子長其師三歲房元齡生於周宣帝大成元年戊戌長其師五歲温彥博生於周武帝建德三年甲午長其師九歲李靖生於周武帝天和六年辛卯長其師十二歲雖師不必長於弟子然亦何至弟子皆長於師耶此事之可疑者也

房杜

史稱房元齡善謀杜如晦長如斷當世語良相必曰房

杜竊謂房杜濟時之相耳要其所謀所斷者亦不過陰謀祕計未聞事君之大道也古之良臣陳一謀斷一事務引其君以當道而已委曲卒就陷君於不義雖功業高於邱山聲稱垂於竹帛古人不爲也觀秦王殺太子齊王事不能不責備房杜矣夫秦王取天下以奉高祖唐之天下秦王之天下也高祖欲立秦王爲太子其意自正當是時如有善謀善斷之臣當勸秦王不必讓太子既立又當勸秦王不必爭即謂太子欲害秦王矣亦當勸秦王曲盡弟道如舜之格象上也解兵柄散僚屬

退居藩服使太子不疑次也卽不然絜身遠引而不預其謀又其次也乃秦王恐太子害已召房杜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於是乎殺太子及齊王矣高祖震慴遂立秦王爲太子以天下歸秦王矣使太宗賢主爲不孝不弟之罪人誰爲之謀耶誰爲之斷耶說者猶以周公誅管蔡爲比夫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則誅之太子與齊王欲害秦王非得罪於天下其罪與象等不與管蔡等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攷元齡初仕隋爲

羽騎尉如晦亦仕隋補滏陽尉事二姓矣此謂身不修元齡子遺愛以與公主謀反誅如晦子荷以與太子謀反誅此謂家不齊夫如是安見其能治國平天下乎吾故曰房杜濟時之相耳未聞事君之大道也

裴寂

裴寂爲隋晉陽宮副監嘗以宮人侍唐公唐公爲天子呼爲裴監而不名明張世則貂璫史鑑遂引寂以宮人私侍事而以寂爲宦官今人尚沿其誤而不之攷余案新舊唐書寂本傳寂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調左親衛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卽位拜尙書右僕射武德四年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九年册拜司空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及卒贈相州刺史工部尙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尙臨海長公主太宗妹也子爲帝壻女爲王妃此可謂爲宦者耶郊天何如事太宗何如主而肯引宦者與之同祀耶又攷新書忠義傳畫寂像於淩煙閣褒公鄂公之間而可廁一宦者耶若以裴監之名而信之將所謂荀監勗孫監盛庾監亮賀監知章皆爲宦者矣攷

隋書百官志行宮所在皆立總監以司之又云同州總監副監各一人唐書高帝紀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監皆官名非太監也不然高祖亦領宮監矣豈亦爲宦者耶

狄梁公

唐張鷟朝野僉載旣稱仁傑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又謂粗覽經史薄閑文筆似諷其未學考唐書仁傑傳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仁傑誦書不置

以舉明經起家藝文志載狄仁傑集十卷今雖不傳觀本傳稱其諫發兵戍疏勒四鎮及請赦河北被脅百姓等疏皆詳明剴切有西漢風其毀吳興項王廟檄文尤足奪拔山之氣非尋常文士僅工詞章者所可倫比僉載又謂仁傑晚途錢癖和嶠之徒梁公清德決不出此洪邁容齋隨筆但識其記事瑣屑猥裂且多媟語豈知其誣毀名臣如此無忌也

梁公事武后十七年入僞周十一年卒年七十一卒後五年張柬之等始舉兵復唐藍氏玉霖論其行權而濟

亦邀天幸倘年六十八告終何以自白於天下方存之與吳竹如先生言武氏未改唐爲周猶可以爲國母既改唐爲周立武氏廟稱皇帝則篡賊也臣子之義當以春秋絕文姜之義絕之即不能與討賊之師斷不當仕於其朝竹如先生曰朱子綱目本書狄仁傑死門人疑之朱子曰吾例已定不能變也今書唐恐是門人改之愚案是說甚精惜未詳出處俟攷

宋廣平

王漁洋香祖筆記引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深好樂尤善羯鼓嘗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廣平豈宜有此愚案廣平梅花一賦饒有風致說者謂不類其爲人顏魯公所書宋廣平碑側稱公雅好諧謔不是矜莊安西都護趙含章賄事發覺簿上獨無公名公奏曰趙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此事唐書本傳所不載然魯公非妄語者亦足見廣平梗槪矣

李鄴侯

舊唐書載李泌請開廬山琵琶貶爲左道與王嶼黎幹

同傳新書雖加褒許而辨建甯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亦未編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得見用自温公作通鑑始取李繁家傳大爲闡揚然洪景盧謂有子孫追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隱已之惡攘人之善實多溢美豈鄴侯功業亦未盡然歟

史稱李泌好言神仙詭誕爲時所輕此誤也愚謂鄴侯一生蹤跡極似子房其好言神仙亦子房之辟穀耳非真溺於彼教也攷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仙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於人立廟祈禱將

長巫風由是觀之鄴侯何嘗好鬼道乎新書謂其謀事
近忠輕去近高自全近智爲有唐一代異人近之云者
蓋亦未能深知鄴侯耳

韓荆州

宋張淏雲谷雜記謂韓朝宗思復之子其平生無顯顯
可見之迹惟喜拔後進爲荆州長史日李白上書有生
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之語因是韓荆州之
名藉藉至今愚案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
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

卒又王元美世說新語補云韓朝宗爲山南採訪謂孟
浩然深嫻詩律因入秦挾與俱行浩然有故人至劇飲
歡甚不肯赴據此則朝宗固好士且以文章名一時雜
記以爲無可見之迹殊爲失攷

李太白

趙甌北謂李白救郭子儀及坐永王璘事得子儀救解
見樂史序新唐書本傳亦載之然太白集中無一字與
子儀往來當繫獄時以詩上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
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援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
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愚案樂序
本裴敬墓碑碑撰於會昌三年癸亥去寶應元年壬寅
太白沒時僅八十二年且親拜其墓問其兩孫女見聞
必真李陽冰草堂集序言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
其九疾亟尚有草稿萬卷然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
存者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則集中無與子儀來往
者安知其非脫漏至謂無一字述恩叔向不見祁奚太
白豈必有詩上汾陽乎又草荅蠻書見劉全白碣記全
白爲公所知說必不妄

杜子美

俗傳李白因醉泛舟采石捉月溺死洪邁容齋隨筆引
李陽冰草堂集序李華太白墓誌力辯其誣劉斧摭遺
云杜子美客耒陽酒醉爲驚湍飄泛其屍不知所在元
宗還南内思子美詔求之縣令聶乃積空土於江上曰
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飫而死葬此矣唐書以爲醉死殊
失之誣據此則子美乃真溺死矣李氏天岳山館文鈔
云公酬聶令詩後又有迴棹詩過洞庭詩蓋自耒陽歸
潭岳也有暮秋將歸秦留别湖南幕府親友詩所云北

歸衡雨雪益秋末冬初時也有長沙送李十一詩所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即同谷公以乾元二年寓同谷至大歷五年爲十二秋此又自衡歸潭之證也有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詩此絕筆也所云歲陰冬炎公蓋卒於是年冬矣至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礎則公以大歷三年來湖南至五年適三霜也安得誣爲是年夏已飄沒乎元稹墓志稱扁舟下荊楚閒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子美歿後餘四十年嗣業乃啟柩襄祔事於

偃師首陽山逸次於荊拜余爲誌益證飄沒之說之誣愚深服是篇考證精確且喜少陵善終與太白無異也

李杜

容齋四筆謂李杜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贈懷之作凡十四五篇贈李白絕句一首贈李白古風一首與李白同尋范隱居一首送孔巢父兼呈李白一首飲中八仙歌一首冬日有懷李白一首春日憶李白一首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一首寄李白二十韻一首不見一首昔遊一首遺懷一首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一首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是也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

曾在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來作詩苦乃好事者所撰耳案藝苑雌黃謂太白集中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首詩曰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一首詩曰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李陽冰草堂集序謂草稿萬卷手集未修則所存之詩尚不及十之一二其平日贈懷子美之作必多遺脫當不止此二篇因有遺脫遂多僞託飯顆一篇不

在本集見唐本事詩謂譏子美之拘束觀集中二篇情見乎詞安得有譏諷之事容齋謂好事者所撰誠確論也又西溪叢話載杜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蓋譏柳色黃金嫩二句乃陰鏗語也俊逸鮑參軍蓋譏其用鮑照白紵詞也王荊公又謂清新庾開府二句但比之庾鮑而已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又在庾鮑下矣畢致中駁之曰荊公此說不惟不知太白庾鮑陰鏗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悶絕句曰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少

陵嘗苦學陰鏗而不至太白則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見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獨專之妙故其詩無敵於天下少陵欲與細論文正以此愚案畢說極善後人論昔賢之心正當如此彼謂李杜互相譏諷皆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韓退之

昔人論昌黎之文謂儒墨二家本相爲用而咎末學之辯已失孟子距楊墨之意朱子亦云考其意向所在不免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此其學所以不得爲

醕也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昌黎石鼓歌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夫陋儒何人狂悖之言殊爲可駭張萱疑耀謂潮州到任謝表千餘言無非搖尾乞憐之態至欲以封禪泰山歆動人主夫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旣欲以請封禪而謀進非兩截人乎方存之謂與于襄陽書曰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是二人者皆過也夫上不顧下誠過也下不諂上豈過哉又曰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千字豈有道君子所肯爲者乎

沈歸愚謂宋儒議昌黎原道以博愛言仁未免說用遺體不知此對煦煦爲仁立論故云爾也方存之曰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二句只是解仁義之名目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解仁義之用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之謂德是解仁義之體仁義之德足乎已無待於外非卽朱子仁者心之德義者心之制之所本乎李榕村謂後儒議原道引經不及格致案大學以誠意正心爲治家國天下之本而其知此者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佛氏不知此者也故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於

立言之旨固然歸愚亦謂昌黎對釋氏明心見性言所引只宜從此截住又謂昌黎原性分性三品雖雜乎氣質以言然本孔子性相近二章而推勘之所云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理倍足論倍圓矣不得議其大原之失也愚案朱子著韓文考異以文道統是宋儒惟朱子極尊昌黎

昔人論昌黎上大尹李實書極其推崇後作順宗實錄詆之甚醜何前後相反若是今考集中上李大尹書不係人名後人於目下註云疑是李實觀此則大尹并非

李實乃後人誤註耳亦何怪與實錄相反耶

論李瓘自殺

李瓘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大驚曰卿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懷光反上遣瓘宣諭其父且命之來懷光敗死瓘亦自殺致堂胡氏曰德宗既欲全瓘則當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

勿死而瓘亦可以不死愚謂瓘必不可以不死者何也臣子不幸而處君父之大變則其身已輕不在死與不死也曲爲彌縫使君父兩全者上也在君所則從君君敗則死之在父所則從父父敗則亦死之者次也瓘既知父敗之必當死則當泣諫懷光時力已竭矣何不死於懷光之前在懷光未必不悲子之死而感發其天良因之自抑其姦謀也即使終不悔悟不猶愈於覩父之敗亡而後死哉楚王將殺令尹子南而告其子棄疾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夫事固當權其輕重然君命不可泄之於父父之謀似未忍宣之於君當懷光屯咸陽時德宗不知其反也瓘即密言其父必反是發父之姦也發父之姦而父以姦敗猶復貪生以求榮焉瓘之罪大矣或曰禹不嘗事舜乎愚謂當時治水者莫如禹雖堯舜亦不能自治焉禹之起爲民計耳使治水不需禹禹亦可以不起使平天下必需瓘瓘亦可以不死也瓘之言曰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懷光死李泌謂德宗曰瓘固賢者必與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故愚謂瓘必不可以不死也案此事新舊唐書皆不載通鑑始爲之表

揚新舊書但載懷光死其子瓘盡殺諸弟乃死夫自殺可也盡殺其弟以絕父後殘忍孰甚焉與通鑑所引殊不類

羅江東

吾鄉稱前知者皆曰陸明先生題破少時聞項德齋師云此羅隱之詭今案西湖游覽志隱性傲睨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又夢溪筆談載錢鏐爲浙帥時宣州叛卒餘千人送款錢納之用爲腹心隱屢諫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既成浙帥率僚客觀之隱指卻敵樓佯爲不曉曰設此

何爲師曰君豈不知用以御敵也隱謬云容如是宜合向裏帥大笑曰本御外敵奈何向裏曰據其所見正當向裏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有備綰等尋敗又五代詩話引纂要云建德金雞石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去隱之題破此類是也又十國春秋載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磬峰皆留異迹愚案隱嘗遊宣州吾鄉傳隱題破者正不少也

杜荀鶴

困學紀聞論羅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之糞土嘗疑其詆荀鶴過當方樸山謂王伯厚以昭諫自況然則其詆荀鶴亦憤當時之降元者耳愚案舊五代史杜荀鶴傳既擢第復還舊山唐詩紀事亦謂荀鶴擢第時危勢晏復還舊山則其蹤跡頗高史又載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牋問至案頵爲楊行密將其起兵乃反正也荀鶴以牋問至乃歸唐也則其舉動甚正史又載梁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則其官乃受之於唐也史謂其授官後丁重疾旬日而卒晁氏讀書志辛氏唐才子傳均謂卒於天祐元年則其身固未嘗事梁也且其詩自題唐風集此亦心在唐室之確證舊史雖列於梁書列傳末然與羅隱同列則與宋史周三臣傳同一例 御選全唐詩 欽定四庫書目提要皆列爲唐人又與提要改徐幹爲漢人同一例也幹沒四年魏乃篡漢荀鶴沒三年朱温始篡唐 洛陽搢紳舊聞記載梁祖令荀鶴賦無雲而雨詩有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王伯厚論其奴事朱温當因此事案荀鶴以大順二年擢進士舊聞記以賦此詩在擢進士後唐才子傳以因此詩送春官登科愚謂兩說皆誤也攷朱温封梁王在天復元年荀鶴擢進士時方爲東平王詩中安得有梁王語其賦此詩當在爲田頵以牋問來朝時是時朱温凶燄猛張天子見之向如芒刺在背荀鶴以孤介小臣奉使內附賦詩稱頌亦合事宜必欲譏諷權姦激之生怒既覆國事又喪其身究何爲哉惟唐詩紀事讀書志皆謂荀鶴恃太祖之勢侮易搢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是則

倚勢淩人誠不免文人浮薄之習故生前幾殺其身沒後亦不免謗議也又考王若堂談薈載荀鶴舉進士第一讀書志唐詩紀事以爲第二唐才子傳以爲第八引王希羽獻荀鶴詩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爲證似較有據安徽通志載荀鶴登大順二年裴贄榜據唐才子傳裴贄乃是年放榜官非舉進士第一者也孫光憲北夢瑣言載梁受禪後荀鶴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與舊史讀書志唐才子傳等書不合謹案 四庫書目提要謂瑣言記載猥雜敘次先沓則其書原不足

稱晁公武謂光憲續通歷十卷太祖以所記不實詔毀其書則瑣言之失實可想而知矣況孤證不足以翻眾說乎

徐鉉

十國春秋載南唐徐鉉博學工隸書與弟鍇齊名時稱二徐宋師圍金陵後主遣鉉求和時朱令贇將兵十餘萬來援後主欲止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援兵爾奈何止之後主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置之度外可也後主泣下及見宋太祖反覆辨論詞氣愈壯後隨後主歸宋太祖責之詞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曰忠臣也（陸游南唐書及宋史鉉本傳略同）則其人實非畏死者又載後奉敕與湯悅同撰江南錄至於南唐亡國之際不言其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後主薨太宗命撰碑文鉉請存故主之義其警句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鄰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之稱歎不已則其不忘故國又不僅詞章之工也惟載太宗命鉉謁後主後主長吁曰當時悔

殺卻潘佑鉉無語辭出有旨詢後主何言鉉具言其事太宗銜之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令秦王移具過飲賜以牽機藥而殁蓋太宗於諸降王多不能相容而後主之禍則鉉一見啟之也云云愚案釣磯立談載鉉與潘佑不協後主言不當殺佑適觸鉉之忌心故不對後主而竟言之於太宗則後主之死鉉不得辭其罪矣（案鉉初士吳爲校書郎李昪篡吳又仕南唐南唐亡又仕宋女之三易其夫者則其人固無足道也）

攷古錄卷四終

攷古錄卷五

太平　孫璧文　玉塘

包孝肅

史稱包孝肅爲開封府尹時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似孝肅之折獄無敢欺者愚案孝肅尹京日有民犯法當杖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旣而公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教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公謂其市權摔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以抑

吏勢而不知爲所賣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宋史包拯傳拯奏仁宗臣年七十無子非求後福者又列女傳崔氏包繶妻繶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亦卒崔誓不嫁云云似孝肅無後矣隨園隨筆引廬州府志云公子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節不嫁公嘗出其媵在父母家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是孝肅有後矣愚初疑志乘多附會後閱宋韓元吉南澗甲乙集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始知廬志之所本案集中南劍道中詩註稱其生於戊戌當徽宗重和元年而孝肅薨於仁宗嘉祐七年壬寅相距五十七年包綖如在不過六旬亦意中事且爲祠堂作記而能附會其詞乎又攷宋俞文豹吹劍外集錄包孝肅訓其子曰後世子孫仕宦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死後不得葬大塋之側又家訓下有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十四字珙亦公之子也

王安石

宋史王安石傳論引朱子嘗論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

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甯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攷

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略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又跋兩陳諫議罪狀安石纚纚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鑄魑魅所著宋名臣言行錄載安石十餘事則皆心若公孫宏學若商君愎若陽處父怙侈若石季龍皆取元祐諸君子攻安石語楊用修乃謂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錄緇素易位不亦誤乎

蘇老泉

澠水燕談錄云蘇洵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此區正叔三字經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之所本愚案老蘇上歐陽內翰書曰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豈五爲七之誤耶

葉少蘊石林燕語謂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云云葉蘇同時當不謬也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袁簡齋謂誤於梅都官有老人泉詩然子瞻自註云家

有老人泉公作此詩何由傳誤七修類稿載子瞻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章而子瞻書竹亦用老泉居士硃文印則老泉實子瞻號矣又子瞻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開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

蘇東坡

朱子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說者謂因東坡得罪伊川故詆之不免過甚愚案朱子所詆乃蘇氏之學非詆其人也蘇氏之學學之者自不免蕩檢踰閑若東坡之爲人其忠藎大節朱子具載於宋名臣言行錄中其經說亦多取入四書詩傳集註誰謂朱子不推重東坡耶

黎獻深謂東坡聖有或不聖武王至以湯武爲篡弒以亂天下公義自孟子始以昭烈孔明入蜀與曹操無異語皆謬妄方存之謂東坡看聖道太淺祇就迹上比較而不明天理之原如曰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加茲余觀隱公在位十一年所爲者無一爲夷齊所肯爲也卽能爲此一節豈遂可比夷齊乎又曰使范蠡

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夫仲連輕世肆志之士耳烏可曰去聖人不遠卽范蠡前所以佐越者皆聖人所不屑爲也卽使去如魯連可遂曰去聖人不遠乎愚案東坡宏材無範往往好爲異說不顧所安至於立朝大節自足上貫三光明辟光山以爲儒而未醕又以爲宋之賢臣誠定論也

程朱尊漢學

朱子謂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攷宋史王安石傳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

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是廢漢學者安石也今之漢學家輒謂程朱攻漢學案獻縣紀曉嵐甘泉江子屏詆斥宋儒不遺餘力然子屏之言曰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愼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紀曉嵐謂朱子註詩多用毛鄭之說辨尙書古文之僞實始於朱子又謂宋儒解經惟易詩春秋掊擊漢學其尙書三禮實不甚異同然則程朱何嘗不宗漢學哉

程朱先世同里

朱子敘譜云世居黃墩黃墩今屬休甯縣攷朱氏譜唐末師古公由吳郡徙歙之黃墩生瓌革二公瓌卽茶院公也四世至廬村府君爲文公之高祖又攷程子遠派亦出黃墩明趙滂撰程朱闕里志又程曈新安學系錄所輯諸儒皆出於程朱二家之傳陳敏政作蘇氏檮杌以鍛鍊蘇軾自謂與程子同族復伊川九世之讎說者謂宋史但稱程子先世由中山遷洛陽而二程一生均無一字及新安遙遙華胄忽爾見援疑其出於附會愚案歐陽文忠公居士集冀國公神道碑銘云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皇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靈洗新安人此程子遠派出新安之明證

楊龜山

龜山受蔡京之薦後儒頗以爲疑愚案宋史道學傳謂是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以爲然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是京薦龜山陰以避禍陽則以高麗知名之故使詔旨出自朝

廷龜山不能不應命矣及其面對卽言紹聖崇甯之政甚於熙甯此則直斥蔡京何黨附耶明徐溥從祀議云蔡京當國薦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廢其新經與京立異何謂黨同愚意正合

范文正富文忠李忠定皆信釋氏

西溪叢話載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道山清話載洛中有一僧開堂說法富鄭公欲往聽邵堯夫止之蒙齋筆談亦謂鄭公守亳時迎潁州僧正顒館於書室親授弟子禮李忠定公梁谿集中尤喜談佛理三公皆千

古僊人豈真溺於彼教蒙齋筆談又謂鄭公少好道燒煉丹竈而呂巖金丹詩訣下卷篇頭埡歌云君不見濟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聾似鄭公非真好道者然則鄭公之好釋氏亦如是而已范公齋薦祖先益循與俗李公不過藉佛理以助文境波瀾乃南渡諸儒因是致譏紀文達謂顏真卿精忠勁節與日月爭光固不能以書西京多寶塔碑作撫州麻姑壇記遂滅其文章之價也斯真探本之論矣

洪宗宣

趙甌北陔餘叢考引謝疊山上留丞相書云洪忠宣拘於燕山室燃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因讀孟子諸侯將救燕章又誦孟子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燃喜曰吾計決矣於是和議成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秦檜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愚案史稱皓居冷山屢因牒者密奏金事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其見室燃云云乃緩敵之計非公本意也陔餘叢考一書最稱博洽惟好爲秦檜解脫如以兀朮致書秦檜之不可信又以岳忠武之死由於高宗之忌飛已爲忘說乃又以奉檜和議爲南渡第一功知其說不可逼乃引一忠貫三光之洪忠宣以爲創議之人嗟呼欲說姦賊而誣精忠誠何心哉明邱濬瓊臺會稿稱秦檜而斥岳侯甌北蓋襲其餘緒此論當是別有肝腸惟楊用修謂朱子稱秦檜誣岳侯則爲厚誣攷朱子父以忤檜去國朱子謂天地之正氣忽發於施全語錄又載檜死高宗言今日方免膝袴內帶匕首又欲請忠武卹典會去國未果其手帖存岳氏豈有黨奸諛抑忠藎之事耶

岳忠武朱仙鎭班師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

制閫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宋岳忠武王飛敗金人於朱仙鎭奉詔班師卒死於獄論者謂非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黃龍府迎二聖還朝以贖罪此豎儒之說不足信也往者李牧爲趙將秦人間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趙王殺之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因此不得封侯是二者固飛所深鑑者也夫可收者汴京燕山以北甚固也窮寇者兀朮粘罕諸人無恙也直抵黃龍府飛之志如是耳而謂據破竹之勢卽能探穴取子也恐未易言夫以未可必之功而負不受

命之罪飛之所以不爲也即使爲之而即取之役之豎儒又將議其飛揚跋扈之迹有類於桓溫劉裕矣且必今日違詔明日滅金而後可不然朱仙之旗未動杜郵之劍旋來檜賊羅織之辭何必莫須有三字耶而飛之負恨又何如耶宓如椿詩曰失機原可惜違詔豈云忠嗚呼此眞知飛之心者矣

岳忠武不解兵柄

岳飛之死冤矣論者謂當時飛可以不死檜之殺飛嫉其阻和議耳班師之後何不束手歸朝解兵終喪不聽

則涕泣哀訴幸而獲免則杜門謝客絕口不言世事檜亦可以釋飛矣不此之悟毋乃自貽伊戚乎愚謂此讀史不熟而爲是誣罔之詞也宋史飛本傳朱仙之役飛旣歸力請解兵柄不許旣而論救濠州功又固請還兵柄飛本集乞解軍務第二劄有云臣之所謂無要君之嫌無避害之謗止以疾病餘生誤恐任事所以不避鈇鉞至於再而不已又乞解樞柄第三劄有云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則是飛弁計及於終之不克全矣何兵柄之不解哉當飛母之卒也飛詔武昌軍扶櫬還廬山進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後與張浚議不合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步歸廬母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趨朝待罪此皆詳載史冊非僻書也何嘗未請終喪哉若謂當時飛可以不死而不知當時飛正可以不去飛之得君也專而高宗之任飛也重紹興三年虔州平帝手書精忠飛岳字製旗以賜之四年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六年秋九月劉麟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則帝之視飛重於二人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

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及還朝見馬之對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瓊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陳恢復之略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十年金人攻亳帝賜札曰設施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遙度將發密陳疏帝大褒其忠即朱仙班師之次年金人驅至盧州帝賜札曰卿苦塞疾乃爲朕行國而忘身誰如卿者師至盧州

金人遁去乃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以飛本傳合之高宗本紀幷無猜嫌疑忌之事夫飛之身致於君不致於檜也飛豈不知檜之欲殺我者以君知我之深即去而亦不忍也或曰帝之相檜足以殺飛矣何爲不去且帝非幼弱昏昧之主也檜非承其意必不敢殺大將使帝有生飛之意豈不能致飛之不死曰忠臣之事君也如孝子之事親有兄弟不肖在親側而已飄然遠引孝子不爲也他日帝聞檜死曰朕今日始免七首置膝褲內則帝平日受制

於檜也可知平日知檜之姦也亦可知知檜之姦而受檜之制帝之身且慮不得保又何以保飛然則飛豈不知檜之制君而竟不去乎曰惟知君之受制於檜則尤不可去檜之謀在和議帝如不從則必弑帝所不敢者飛在耳及飛死帝一如檜議檜亦可以不弑帝故吾謂飛之不去并可以全帝之生也去固不如不去也然則周公居東非乎曰二叔流言而成王疑之公之所以去也公欲去而王不留去之所以益力也假令成王不疑公公必不去公去而王留公亦不去高宗之留飛力矣非成王比也飛之不去固無異於公之去且欲倒周公之居東何不觀文王之居羑里史載散宜生以狗馬美女獻紂紂始釋文王是殆不然紂之暴百倍於高宗廉來諸臣皆秦檜也雖百文王亦死矣文之不死天也飛之死亦天也天欲興周文所以不死天欲限南北飛所以不生也且使飛即解柄而引去檜終以飛在足以梗和議另有術以致飛之死而後成和議飛雖去亦死也飛欲不死必附檜主和議不主和議必死於檜之手史所謂飛與檜勢不兩立者不在去與不去也然則韓世

忠何以得去何以去而不死曰飛既下獄檜所忌者世忠耳彼適求去即乘機以聽其去當是時檜之氣燄張矣帝且不能救飛之死又何以留世忠夫檜忌世忠本稍減於飛飛必死而檜始釋世忠一去檜亦可以釋矣飛非世忠比也彼謂世忠之去爲賢於飛者又豈爲定論也哉

小說誣岳忠武

袁簡齋謂馬氏文獻通考論秦檜不慮北方之未定而先憂南方之可危殺之誅之然後江左稍安此明指岳

公也或云馬碧梧秦檜門下士端臨所言不無誣妄又謂徐夢莘北盟會編直書鄂州軍統制張憲爲亂王貴執之送樞密府又言飛在鄂陵回軍在一村寺與張憲董先同坐忽大聲曰天下事竟何如惟憲曰太尉處置耳後王浚告此言秦檜命董先入獄證之飛不肯承反字万俟卨曰相公即不反何以天竺題詩曰寒門富貴在何時飛不能答又云韓世忠在楚州遣人致意岳宣州云宣州有結髮妻現在嫁一擁押官可差人來取飛報曰渡河時以妻侍老母不料其兩經改嫁也乃貽錢五百貫凡如此類皆惡飛者並其閨閫而誣之愚案夢莘舉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是時秦檜父子當國氣燄方張夢莘頗負文名或者受其知遇及撰會編採錄異說以誣精忠而不顧後世有是非焉斯亦異矣又閱陳汝錡甘露園長書云朱仙鎮之役李通歸附韓常王鎮崔慶輩乞降皆兀朮陰指使之而岳飛不悟偶以班師故不與尸返耳汝錡明人何亦爲是謬妄之談

韓蘄王

史稱韓世忠行師農夫荷鋤而觀湖上騎驢一段尤爲雅人深致而汪藻疏中獨斥其執縛縣令逼取錢糧天子召之三四而不赴元夕取民間子女置酒高會與本傳絕不相符趙甌北謂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廨事見趙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於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很無忌憚魏矼傳又謂內侍李廙飲世忠於家刃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不載爲賢者諱也愚案蘄王始年血氣用事固不無可議惟東南紀聞載汪勃調官一事謂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　四庫書目提要謂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眞也

陔餘叢考謂史宋載世忠屯焦山知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設伏果有五騎闖入廟伏發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馳者訪之即兀朮也案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愚案金山距岸甚近夏秋間四面皆水故又鳴浮玉霜降水落即與岸連俗所謂騎馬上金山是也世忠本傳會上元節就秀

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秀州至鎮江五百里則至鎮江時尚在正月江水未漲山與岸連不得謂兀朮之騎不可逃也惟金山距焦山十餘里不能觀虛實北固距焦山僅數里望焦山歷歷在目就當日事勢言之當以北固山爲是

人知岳鄂王能詞而不知韓蘄王亦能詞棨梁谿漫志載蘄王初不知書晚年能作小詞其臨江仙一首云冬日春山瀟灑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湖壖雜記亦稱蘄王能詞解柄後有

南鄉子一首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閑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祗爲癡迷誤幾賢又靈隱飛來峰半有蘄王題名云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爲游息之所待好事者語極簡絜非能文者不能

施將軍

張萱疑耀載施全於岳忠武死後欲刺秦檜而不得者但全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仇秦豈忠義在人心即思私不能奪耶愚案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施全以剚刃爲刺客又云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僊橋下斫之斷橋子柱一而不能傷據此則刺檜者實一軍校其爲檜客者係一士人適與刺檜者同姓名故當時以刺檜事移而稱之爲刺客耳觀施全刺檜一節其平日必有忠義之氣蓄積如檜賊豈肯爲其狎客哉朱子謂舉世無忠義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朱子意也瑯琊代醉編云今之

岳廟鑄檜像於門外亦當鑄施像坐於檜上持刀斫之庶爲得也氏族大全載當時有知浹者好直言岳飛待以賓禮飛死上書訟冤秦檜怒送獄殺之此則岳忠武之門客爲忠武訟冤而遇害者也西湖志引萬歷杭州府志云翊忠祠在忠烈廟西祀宋施全劉允升全殿前小校刺檜不遂磔於市允升建州布衣也聞岳武穆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檜怒下棘寺詩死邦人重其義因並祀之每祭武穆王畢致祭獄卒隗順順痛武穆冤死負屍潛瘞後孝宗購求敕葬皆順之功愚案之數公者

平日與岳忠武皆未謀面而能憤不顧身若是宜其與
忠武同享血食於千秋也獨惜知公未列翊忠祠內殊
爲缺典耳

張俊

張俊非名將也史徒論其忌劉錡附秦檜害岳飛爲世
所輕至論其將兵之久得功之多則以當時稱名將者
必曰張韓劉岳其賢智若出於韓岳之上而不知爲俊
所欺也案宋史建炎四年兀朮攻明州俊不戰而遁兀
朮屠其城九月金人圍楚州趙鼎欲遣俊救之俊辭不

行紹興六年劉豫入寇俊大張賊勢以聞七年春金人
敗盟俊棄盱眙奔建康十年宿州亳州以次平王德請
俊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十一年兀朮趨歷陽俊欲棄
淮不守分軍以駐南岸及約會劉錡楊沂中之師於石
梁河又獨後期已而濠州陷或言敵兵已去不納劉錡
嚴軍以備之策而欲自以爲功趨濠遇伏大棄其師又
信諜者之妄入劉錡軍遽言曰敵兵已至向〈此字不可辨〉劉錡節
制之師不幾爲所擠哉古之名將運籌帷幄以決勝者
上也攻必勝戰必取張弓操矢以爲士卒先者次也若

俊者暴而寡謀碌碌因人以成事者也其戰高橋也則
因韓將軍其將戚方也則因岳忠武其復宿州戰和州
也則皆因王夜叉人冐刀鋸矢石之危而已竊其績人
買斬將搴旗之勇而已擭其名可不羞哉謂其有鐵山
之號歟然不有岳忠武破賊於生米渡楊析中破賊於
筠州河俊安能乘勝以奪其險哉驚弓之鳥走險之鹿
以收漁人之功一旅之衆猶能取之況大將乎謂其有
平苗劉之功歟僞詔初下何以必旨張侍郎以決及入
北關操戈鏖戰者惟一韓世忠俊爲壁上觀耳如是以

得名如是以成功愚所以謂俊之欺人也古今痛殺降
之慘者莫如項羽憤賣國之姦者莫如秦檜檜之罪又
莫如殺岳飛而岳飛之死傑實預謀西山之挺降者八
萬餘人傑盡坑之其殘酷不在項羽下且俊兼秦項之
惡其罪又浮於二人矣世謂張韓劉岳當以光世之劉
爲劉錡之劉愚則欲削張俊而進吳氏兄弟若曰韓岳
劉吳則庶乎其可也

虞雍公采石之戰

宋周麟之海陵集前後凱歌三十首虛張虞允文瓜洲

釆石之功說者以爲失實金史伊喇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於釆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於釆石其譎詐多此類也趙甡中興遺史云是日金主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愚案金史海陵本紀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林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於釆石也俟幸李通傳云海林使阿林阿薩爾先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矢盡遂爲所獲亡一明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宋史虞允文傳云允文至釆石部分甫畢金主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大敗之僵尸四千餘次日遣兵截楊林口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較之金史似涉鋪張竊謂是時金兵實有四十萬人亮本欲滅宋適聞東京變生自必急欲渡江先滅宋人再圖北伐釆石之戰豈有僅以五百人試十七舟之理自以宋史麾數百艘爲合是時宋兵亦有萬八千人強敵搶渡豈

有僅以十舟迎擊之理自以宋史士殊死戰海鰌衝敵之說爲合中興遺史又謂允文坐我眉臺見金兵出江戰栗不止允文果怯倘何能入陣中撫時俊之背以爲兒女子激之出戰乎全謝山謂亮僅小挫若次日不去全師竟渡允文未必能支所論良是竊念亮性躁急以十一月庚午聞東京卽位事憂心如焚閱七日丙子敗於釆石丁丑又敗於楊林心緒更亂適聞劉錡病重渡江因而急趨瓜步窺伺京江從此進犯臨安較易進步不料甲午至瓜乙未被弒此廿餘日中情事亦亮敗後不由釆石搶渡之情形也卽使次日渡江允文一軍固難抵禦是時李顯忠至自無湖劉錡尚在京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不下二十萬與亮軍鏖戰於建康姑孰之間亮率離心離德之人而又皆知東京之事必不能免行弒安能戰勝宋軍耶方亮南來兩淮盡失朝廷震恐不知所爲允文忽以捷聞實出意外舉朝既爲稱慶史臣從而鋪張豈不知殺傷無多僅爲小勝然卽此一勝實關社稷安危中興遺史乃謂允文冒賞要君殊爲謬說全謝山亦謂允文旣相嘗經略關陝卒無尺寸

之功宋允文至蜀命吳璘進取鳳翔復鞏州宰相史浩議盡棄之以與金人允文力爭不聽權臣在内大將無功全氏從而議之安得爲公論乎

胡康侯

宋史胡安國傳稱安國初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爲蔡京所惡南渡初又劾朱勝非黄潛善汪伯彦三人謝良佐稱其人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是也然與秦檜交最深呂頤浩當國欲去異己者安國遂落職檜三上章乞留之後儒頗以此爲安國病愚

案安國卒於紹興八年是年檜始同平章事則與檜交在檜未秉政時檜之姦未露也當時名臣如趙鼎張浚皆爲檜所賣不得獨責安國謂安國無知人之明則可謂黨秦檜則誣矣且安國上高宗以時政論二十一篇乞帝施行其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埽平仇敵迎復兩宮臨終之歲上所著春秋傳大旨在尊中國攘夷狄借經以寓意老死不附秦檜之和議安得謂之黨乎後其子宏寅甯三人皆以不附秦檜被黜其大節可嘉然在秦檜當國時目擊其姦故痛

絶之不得謂爲幹父之蠱也

陳同甫

嘗讀宋史儒林傳及龍川文集竊歎陳同甫蓋縱橫者流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觀其祭呂東萊文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朱子詆之爲怪論且告同甫曰凡眞正大英雄須是戰戰兢兢從薄冰上履過誠以同甫恃才負氣有志事功徒託大言不能見之實事者也而今世所推稱者莫如決西湖水以灌錢塘一語其實發端於辛稼軒同

甫從而述之以駭宋氏君臣耳其對光宗策曰陛下之於壽皇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當是時光宗不朝重華宫數年矣羣臣請朝不從進諫不聽中外洶洶職是之故同甫乃揣摩迎合弋取科名平日所謂堂堂正正者安在耶且其上孝宗書詆正心誠意之學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隱然以諷朱子里居時惟與狂士縱飲放言無忌下大理笞掠無完膚後又以家僮殺人牽連下獄幾論死此則持才以殺身負氣以賈禍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雖議論文章橫絶一

世要不足當儒林之稱也然史稱同甫志存經濟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産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則其人亦磊落瑰異之士不徒以文章見長者朱子始終愛重之有以夫錢竹汀案定南宋事略目錄列陳同甫於文藝傳可謂先得我心

孟忠襄

錢竹汀謂元人入蔡之役宋將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愚案秦檜江甯人墓在江甯孟忠襄滅金歸縱軍士糞溺其塚因號穢塚後人又號爲狗

屎墩忠襄是舉尤快人心攷宋史孟珙傳隨州棗陽人父宗政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忠武之冤其家累世知之公滅金又汚穢檜墓不獨爲功臣抑亦肖子也

冬青樹

唐玉潛珏冬青之舉伯夷以後一人同時有林德暘者字霽山太學生故爲句賄西番僧得高孝兩朝骨歸葬於東嘉癸辛雜識謂高孝陵谷蜕化無餘蓋不知唐林二公之移易也惟二公之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矣同時又有王修竹鄭朴翁亦預是役羅陵使銑雖不與唐林宿相謀至於守陵不去與之力爭爲逆髡所痛箠令人擁而逐之猶據地大哭事竟買棺收斂大慟垂絶可謂忠且義矣謝皋羽作冬青引別玉潛非所謂同聲相應者耶惟楊廉夫謂發陵事皋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殆不可信全謝山駁之曰發陵之年在戊寅皋羽時尚徘徊嶺嶠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預於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矣其後以丙戌

入越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冬青引句則已之不不預可知其爲追溯之言又可知矣初逆髡楊璉眞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貲入籍於官顱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言於明太祖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敕葬故陵建雙義祠以祀唐林國朝增祀謝羅王鄭四君子額曰六義士祠案冬青錄考遺有項義者亦預是舉則有七人矣而楊髡逆首卒以伏誅甚矣天道之不誣也

徐中山王

蔦青閒偶談謂世傳太祖甚慘刻中山疽發背令內官賜之熟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生爲解已遠遁矣愚案明史徐達傳十七年達在北平痛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輝祖齎敕往勞尋召還明年二月病篤遂卒則是達病背疽在薨之前一年而其薨不因疽也太祖慘殺功臣故當時好爲誹語又北窗所語載太祖殺中山王夫人事帝雖猜忌亦不至此也

劉伯溫

史載趙天澤論劉伯溫諸葛孔明儔也明太祖亦以爲吾子房愚竊疑之攷基本傳基舉元至順間進士除高安丞復爲江浙儒學副提舉後又辟爲元帥府都事又授總管府判始棄官還青田總制孫炎邀之出乃從太祖則其初已仕元屢蹶屢起與武侯之草廬行吟必三顧而後出者奚啻霄壤史又言基善觀天象料事如神攷基既自知爲胡惟庸所擠憂憤疾作惟庸以醫來竟飲其藥中毒以死與留侯之請從赤松子遊保身之明哲又豈止上下牀之別且基性剛嫉惡與物多忤以視留侯武侯以雅量高致誠不可同年而語矣 四庫書目提要謂基之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劉秉忠而文章則非二人所及斯言允矣

明史載劉伯溫之卒由胡惟庸送藥所致李默孤樹裒談一書謂劉青田得一芝甚喜烹之召家人同食青田遂卒家人食之者無不死此小說傳聞之謬未可據之以疑正史也

三楊

夏氏之容謂英宗沖齡踐阼寵任王振太皇太后欲賜振死三楊(東楊榮西楊士奇南楊溥)乃跪爲乞命養此大憝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繆戾至此愚案明史溥與榮同舉建文二年進士同授編修同降成祖成祖初入京榮卽迎謁馬首請先謁孝陵以此受知捷足貢諛毫不知恥士奇當建文時以薦辟入翰林充編纂官靖難兵起與周是修等約同死城陷是修死士奇生降後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當時吾若同死誰傳爾翁者可謂無恥及修實錄又誣方正學再三叩頭乞生立身如此立言如此

雖有相業亦無足觀況又縱王振耳

周文襄

周文襄撫吳吳民百姓尸祝獨其與王振周旋士林病之近閱龔煒巢林筆談云振宅新成公遺以剪絨氈一切地方事宜介毋掣肘見明陸深願豐堂漫書公之寵絡小人理或有之至謂錢御史昕抄沒振家金觀音像背有孝孫周忱拜奉字樣見明楊儀明良記無論必無是理即有之其中豈無委折竊意公必有大母事佛公為鑄金祈福其流入振家者或振偵知假宮闈旨取去耳不然天下寶物

何限而必遺以佛像且孝孫何稱而施之姦閹者乃在不世出之名臣乎愚深韙是說攷明史忱本傳公以宣德五年遷江南巡撫垂二十年當時朝臣多劾其變亂成法而其法卒行者則以大臣保持之力又謂公以財賦充溢贈遺中朝官資餉過客無稍吝惜凡所以結納朝貴者亦不獨一王振矣如果黨振振敗後言官交章論公何以不斥為振黨乃僅劾徵米一事耶且景泰誅振何以知公之賢因金達言即召還朝耶然則公之心當時猶諒之後人乃謂不顧名節不亦誣乎

況青天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鍾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濬闒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因本府經歷傅得有求不遂因譖於知府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留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為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固一輕聽躁動人也吳人以其異途健吏能抑豪強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愚案此事明史不載即有之亦

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沈氏肆意詆呵并其平日政聲而以為過情之譽豈知況青天之名至今猶存耳

于忠肅

碧谿詩話載齊次風少宗伯未第時嘗夢于忠肅公來謁謂曰昔景帝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次風與修明紀入皇史宬徧檢三日不得嘗作詩紀其事然人猶以夢寐之事為未足憑也及 朝廷輯四庫書邵二雲學士檢得明通政使進本檔冊有于謙一本為易儲事而公冤乃白究恨未見公之諫疏

也惟吳槎客拜經樓詩話載張侍軒先生致仁和阮泰元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曰斯錄在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之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云云（公先謚肅愍）庸閒齋筆記因謂當時阮氏既有此三疏稿本不卽以刊入公集中致久而遺佚殊爲可恨愚案　四庫書目提要于忠肅集云攷王世貞名卿續記及李之藻序于忠肅集皆謂謙嘗再疏請復儲今于忠肅集中實無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惟倪岳神道碑稱景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是當時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謙一人故集中不載其稱世貞等專屬之謙未免失攷然以公之大節固不在請復皇儲一端今觀眾說僉同則公實有此事矣

海剛峰

沈德符野獲編補遺載御史房寰疏攻海剛峰云居家九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女既殺而子亦無云云案史載一公爲南京都御史寰恐見糾擿因先發上疏醜詆則其疏誠爲厚誣惟書影載公有五歲女方啖餌公問誰與曰僮某公怒曰女子豈容漫受童餌非吾女也能卽餓死方稱吾女女卽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據此則劾公殺女尙有影響但非縊死耳然公實無子人多惜之粵小記謂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公有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慈孫皆公孫也將焚之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而去案綱鑑輯略天啟元年蔭名臣海瑞子旻入監則公有子矣公卒於萬歷十五年八月距蔭子時已三十三年而史傳及文集亦言公無子疑其族人爲公立嗣未可知也鈕玉樵觚賸謂崇禎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則公有孫矣又瓊州府志云公之父諱翰庠生母謝氏年二十八而寡公繼室邱氏年十四來歸亦二十八歲而寡撫孤孫以嗣所謂孤孫者豈卽祖述耶又考公所著備忘集十卷康熙中公六代孫廷芳重編公固有後人矣

熊經略

秋曹日錄載熊廷弼既逮入獄其卧處有一籐枕每晚

人靜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惟見一篋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魏閹大索不得遂祕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廷弼眞顱也全謝山鮚埼亭集所載與此大略相同又考章泰占傳陽雜錄云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爲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廷弼日間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夜半就決至西市戮之聲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因於眾囚中擇容貌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

此章集公卿見之事似更足信又考范衡州古趣亭集碧波潭馬氏夫婦雙修記云康熙某年碧波潭庵僧某一日告馬將赴海甯見熊公海甯距碧波潭二百里僧朝出夕反且攜信物歸始知僧有異術疑經略部將也據此則廷弼誠不死於西市蓋遯處海甯而以考終矣愚案眾說雖復確鑿未免不經史稱廷弼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遂棄市廷弼果有異術何必爲此委曲自汚之計乎史又稱徐爾一訟廷弼冤云廷弼被逮之時天日無光廷弼果不死何以天日爲之變色乎崇禎時有熊開元廷弼同郡人以直諫下獄尋戍杭州唐王立擢僉都御史乞假歸後棄家爲僧隱蘇州之靈巖以終是開元之蹤跡多在浙而亦爲名臣庵僧所謂熊公幷未明言廷弼安知其非開元耶竊謂廷弼之死當時稱冤廷弼又好奇故當時造此異說使人人以爲廷弼保首領以沒如唐人小說稱顏魯公仙去同一用心而究非實錄也

史閣部

史閣部之死說頗不一惟明史所書爲實本傳云揚州

城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案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氅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曰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卻此人云云此明史所本

明史史可法傳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揚州府志載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尸不得招魂葬衣冠焉直卽德威無疑又攷蘄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表墓詩自註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此愚菴當是德威之字直當是別名閣部養子非生子也惟恭餘客話云雍正初聊城鄧東長宗伯督學江左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眞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閱其文疵纇百出

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據此則閣部生有子矣史稱可法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似孕妾事未足信竊謂閣部不欲置妾當時以爲忠故得流傳載之於史其納妾或由母命不敢辭（公殉節時母在南京）外間不知以致史書未載不然詢之諸老生何以皆無異詞耶

吳梅村

尤西堂謂梅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及入　本朝追於徵辟復有北山之移予讀其詩詞樂府故君之思流連言外論者略其迹原其心可也沈歸愚謂梅村故國之思時時流露讀者每哀其志若虞山不著一辭矣趙甌北謂梅村出處之際固不無可議然其顧惜身名自慚自悔究是本心不昧今讀其詩詞者猶爲悽愴傷懷愚案顧氏湄譔行狀云甲申之變先生里居號痛欲自縊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觀其赴召北行過淮安詩云我是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雖復自愧而其初實未嘗惜一死也狀又云家居十年　世祖章皇帝案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溧陽海甯兩陳相國及總督馬國柱）有

司敦迫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辦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蓋其時若欲自全名節又恐累及老親故其遣悶詩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非飾詞也狀又云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精銳銷耎輒被病弗能眂事間一歲奉嗣母之喪南還乃勇退而堅臥未幾朱太淑人亦沒陳氏廷敬墓表云先生丁嗣母憂時年四十五（朱竹垞跋綏寇紀略以爲時年四十八）年力尙強遂無意於時閉戶著數千百言年六十三乃卒蓋其始因親在而不敢死其後則以親沒而不復仕出處

之際有可原未可議也狀又云先生屬疾時自序事略曰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又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塡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又一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其志誠爲可悲今爲表白之先生之心迹明矣

補遺

楊雄

揚雄著太元以擬孔子張子侯卽稱爲西道孔子桓君山又以爲東道孔子見桓譚新論漢書藝文志列法言於儒家雄本傳具列其目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其見重於當時如此自漢以後亦皆以爲孟荀之亞昌黎大儒猶稱之爲大醇小疵宋初柳開亦比之爲聖人孫復謂太元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皆曲爲文飾熙甯中王安石當國竟以雄配享廟廷尤爲大謬然其時司馬溫公一代偉人亦謂揚子眞大儒孟與荀殆不足擬且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采諸儒之說以註法言蓋至北宋時猶如是重雄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老蘇始謂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又曰雄於太元好奇而務深故詞多夸大東坡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鄧肅則直指爲叛臣無可容於天地之間沈作喆寓簡始斥王安石尊揚雄之荒謬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自是雄之文章著作遂爲儒者所詬病矣

朱子書揚雄爲莽大夫焦竑謂雄年四十餘至京見成帝卒年七十一自成帝建始元年計之雄之死當在平

帝末年雄未嘗臣莽也全謝山駁之曰雄入京時成帝方郊祀甘泉在永始四年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安得以爲不逮仕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駁斥極爲精當愚案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與雄傳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文悉合但雄至京師年四十餘非年四十自永始四年戊申至天鳳五年戊寅凡三十一年合之卒年

七十一似多二三年雄之生年仍難確指伏讀　四庫書目提要曰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注引劉歆七略云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宮並在元延元年巳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　謹案成帝紀元延元年無幸甘泉長楊事惟載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校獵與雄傳甘泉長楊二賦序悉合當時紀的諸臣偶爾失檢耳　其後元延凡五年　考成帝紀當作四年　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　甘露元年戊辰與天鳳五年戊寅　七十一卒之數亦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愚案北堂書鈔九十四引楊雄家錄云子雲以甘露元年二月戊寅雞鳴生天鳳五年四月癸丑晡卒葬安陵阪上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元塚又藝文類聚四十引楊雄家牒云子雲以天鳳五年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元塚此皆唐初書引家牒更詳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引家牒與類聚同雄之生卒衆證如此何能諱其事莽乎又攷　御批通鑑輯覽亦引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

作誄雄倣賓雄投閣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等語然則莽大夫之稱雄不能辭矣　又攷劇秦美新雄傳未載當是班氏爲雄諱過焉茲乃謂劉棻作洪景盧又謂雄以秦刺莽皆曲爲附會

駱賓王

唐孟啟本事詩云宋攷功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　唐詩紀事作鎖寂寥　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　紀事作葉互凋下又有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一聯　侍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似二人者函首以獻然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德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　原註出趙璘遊南獄記愚案野客叢書敬業養似己者斬之而自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敬業也　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

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宋計有
功作唐詩紀事徵用此說王楙野客叢書謂賓王逃爲
僧徧遊名山至靈隱周歲卒亦本此書盖孟啟以唐人
紀唐事當非無據也西湖詩話謂攷賓王集中有在江
南贈宋五之問詩又有兗州餞宋五之問又送之問得
凉字詩詩中皆極綢繆繾綣之意則并非不相識者且
同屬高宗朝人年齒亦不應老少相懸若此故宋劉定
之遂云之問夜吟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其篇
特設爲兩人不相見之詞以圓其說明郎瑛七修類稿

又云意者之問但知賓王被戮而不料其脫身爲僧總
屬疑似之見近又閱俞蔭甫茶香室叢鈔引宋吳垌五
總志云駱賓王未顯時傭作於杭州梵天寺一夕月色
如晝一老僧苦吟不已因問之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
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不能成
章賓王曰我當爲汝足之卽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僧大奇之俞氏謂此說與諸書迥異未知所本然諸
書旣屬可疑或吳氏所述轉爲得實愚案唐封演封氏
聞見錄記桂子月中一聯爲宋之問台州詩演爲天寶

大歷間人較孟啟記於唐季僖宗幸興元時者見聞必
確若五總志則撰於南宋時雖爲異聞未足爲據又考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龍池於海
門城東黄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亦足證爲
僧之說未確

顔魯公

明一統志魯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太平廣記三十二
引别傳云公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
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紿之則

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收瘞之賊平其家遷葬啓
殯顔色如生握拳不開瓜透手背後達葬所空棺而已
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煉形
數滿自當擘裂飛去後十餘年其僕至洛京同德寺見
公衣長白衫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顔氏子
與僕疾來省覲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
稱公尸解得道焉統志又載偃師北邙山亦有公墓一
碑陰刻米芾書云公之使賊也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
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服之可不死且云七十

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此行幾是後公葬偃師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見道士奕託書至偃師顏家及造訪則塋也守墓蒼頭識公書大驚家人卜日開壙棺已空矣說不列仙傳王謝竹雲題跋曰元章痛魯公之死乃爲仙去之語以擴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吾獨以爲大失魯公之心公生平雖談仙佛及使李希烈以義命自安蓋衆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付之浮雲矣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誣衊昔賢可謂傎矣祀文達亦謂眞卿精忠勁節與日月爭光固不能以書西京多寶塔

塔碑作撫州麻姑壇記遂減其文章之價然則論公者可無感於異說矣

李太白

世稱太白仙才然見崔顥黃鶴樓詩有搥碎黃鶴踢翻鸚鵡之語說者謂其才大故能服人也酉陽雜俎又言其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今集中別賦已亡恨賦則遠不及江作豈亦如文通有才盡時耶　四庫書目提要謂集中如王昭君詩一上玉關道王關與西域相通非漢與匈奴往來之道懷子房詩我來圯橋上東楚謂橋爲圯不應於圯下加橋字明焦竑筆乘謂左傳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爲鞭策阮籍臨廣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爲沛公矣此皆失於檢點

東坡謂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案太白贈江夏太守詩云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東坡意蓋本此朱一是謂肅宗忌永王璘領大藩誣以謀反因而誣白以逆

未免附會趙甌北引太白所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末章云南風一埽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又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皆以討賊爲志因謂太白實無從亂之意又引自洛陽南奔詩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又謂太白欲因亂而圖風雲際會未免自相矛

眉又引永王東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因謂太白不當以太宗比璘殊不知以太宗比璘極言東巡有功豈推尊爲天子觀歌中更喜賢王遠道來句可知其意又引南奔詩云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畔似反謂李廣琛等之反正歸國者爲離畔其愚亦甚愚案南奔詩蕭士贇編李集斥爲僞作不然敗後倘肯存逆詩乎

太白蜀道難南部新書謂其詞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是時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房琯以

故相爲部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白作此歌蓋爲房杜危之也（亦見新唐書嚴武傳）唐書韋臯傳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爲蜀道易以美韋臯可證也宋范攄雲溪友議亦謂爲房杜而作（弁謂朝右聞之疑武有劉焉之志） 愚案宋洪适容齋續筆謂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若果有殺之之心不應眷眷如此又案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引唐天定保摭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爲房杜也顧甯林日知錄亦謂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宋洪駒父詩話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註諷章仇兼瓊攷瓊在蜀當天寶初天下又安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何以欲嚴劍閣之守即兼瓊亦無據險跋扈之迹足當是篇沈存中筆談又

謂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蕭士贇註以爲諷明皇幸蜀之非然與誰道君王行路難一首不合惟王氏琦李集輯註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皆有爲而作太白蜀人自爲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鑿乎與日知錄之說合誠爲得旨

王陽明

潘氏繼善謂陽明不說良知其所積自能有用但其心

中恍惚若有所見遂忘前此學問之力而歸功於良知陋子居謂陽明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說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即能也陽明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得且分又謂陸稼書斥陽明之學爲禪築良知之說與達摩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無異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愼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范雪厓則謂陽明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於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得謂之爲禪所論良是

攷古錄卷五終

攷古錄卷六

文　玉塘

女媧

茶餘客話載金檜門宗伯奉　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請有司更正奉　旨照所請行惜原疏未見謹案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三皇紀云三皇說者不同鄭康成依春秋運斗樞註禮記曰女媧三皇承伏羲者則鄭君以女媧爲男子矣趙甌北陔餘叢考謂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

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又謂風俗通載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是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所論良是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爲婦人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所引甚詳如謂三墳以爲伏羲后此僞書何足爲據路史伏羲紀以爲女弟此因女媧亦風姓也唐李冗獨異志以女媧兄妹爲夫婦說尤無稽至晉皇甫謐帝王世紀稱爲女皇宋劉恕通鑑外紀稱爲女

帝皆惑於三墳等說以爲婦人須彌四域經稱曰寶吉祥菩薩出自釋氏尤不足憑然唐人頁媚武氏竟有吉祥御宇之語而周易程傳坤六五爻以婦居尊位爲女媧氏武氏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矣漢王充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雨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愚案仲舒以二氣爲害須祭女媧者謂女媧剏制婚姻調和陰陽故也充以俗圖女媧像爲婦人遂謂仲舒亦以爲婦人實係臆說又考應劭風俗通以女媧爲伏羲妹高誘淮南子覽冥訓註以女媧爲陰帝此皆東漢人合以王充之說則以女媧爲婦人始於東京然猶爲雜家說也許君說文解字云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晉郭璞山海經注女媧古神女帝本之許）君與鄭君註禮不同許鄭同時大儒各尊所聞固非立異後人謂鄭好讖緯此雖引緯說實可通許未註引何書恐不免取王充等之俗說耳

姜嫄

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大戴禮帝繫篇及世本史記而離騷云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鳥何燠之此秦以前書證據尤確故大雅生民篇毛傳從之自西京劉向列女傳以嫄當堯時履巨人迹而生稷始不以爲帝嚳妃鄭箋亦以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王夫之詩經稗疏竟以嫄爲帝摯妃但史册既無明文且與禘嚳郊稷之說不合李淯羣經識小又謂嫄之夫微賤或早卒故其名失傳此皆因魯頌閟宮但立姜嫄廟有妣而無祖致多異說愚案周立姜嫄廟見周官大司樂大師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祭法謂周人禘嚳嚳但

配冬至圜丘故不立廟嫄生后稷靈異如此劬勞如此故特立先妣之祀近時俞蔭甫又以嫄爲帝嚳之妾不能配嚳而實生稷故周爲立廟其論頗新然但引魏人請立文昭皇后廟舉閟宮事爲證而以史記稱元妃爲非未免武斷生民首章毛傳以禋祀爲郊禖帝爲嚳履武爲履嚳之迹謂嫄祈求有子從於帝而見於天并無異說鄭箋始以帝爲上帝履武爲履大神之迹案列子已有稷生巨迹之語公羊說聖人皆感天而生此鄭箋所本今不必博稽歷代帝王降生靈異但即頌言玄鳥

生商雅言崧嶽生申二事以證此篇何足爲異至誕生屢弃之由史記列女傳皆謂姜嫄疑爲不祥而弃之所論良是正義反以爲謬毛傳謂嫄承天意弃之以顯其靈馬融王肅申毛乃謂稷本遺腹子嚳崩後十月而生帝摯以爲非先帝嗣嫄乃弃之王基馬昭已闢其謬鄭箋之意則以嫄既受天施夫不復御居然生子故夫弃之嫄但信天既生稷稷必不死故任其弃以顯靈異此謂稷父弃之與毛傳異詩經稗疏又以稷父爲摯以見弃爲諸侯廢摯立堯之故以不康不甯爲當日情事雖

自謂事徵文合然毫無佐證遽改同父弟爲子嫡母爲妃殊屬謬妄羣經識小弁謂姜嫄生子不以正與楚子文之母相類故諱其事託爲神異之說以告其子尤爲厚誣魏默深詩古微據初學記藝文類聚引說文云羔羊子也羍七月生羔也（今本說文作羍小羊也非唐本）先生如羍蓋謂稷姙七月而生故一則曰先生再則曰不遲不坼不副指胞衣言兒生必裂胞而出惟羊生連胞而下稷生亦然古人未知剪胞之法見其渾沌如卵以爲小產未成而弃諸隘巷再弃諸平林皆不知其中有嬰兒也迨伐

林之人弃諸寒冰乃有大鳥翼覆稷得鳥伏氣乃破胞而出呱呱喤喤其家始聞而收之故至是始言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明前此未嘗號也此以經解經與馬竹吾目耕帖載頁訥叔解此篇姜嫄疑爲死胎而弃之說合然胞衣一事究非古訓鄒叔績引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又云周先姜嫄履大人迹於扶桑生后稷推種生故稷好農又引爾雅舍人註以敏爲晦則畮晦也因兹古文以通詩意扶者植也植桑於閟宮旁也大人者嚳迹卽武也言嚳祭閟宮

見嫄召而幸之與之居處而生稷也推種卽植桑也舍人訓敏爲晦履帝武晦言嫄植桑於閟宮之外踐帝迹於畮晦也歆攸介攸止言嚳見嫄而歆羨之爰求之而與之同居也此皆古訓而於詩旨亦逼似較他說爲長鄒氏又謂稷既生嫄尙在田間疑嚳諱之而稷弃矣至靈異顯見始納嫄母子於宮中竊謂嚳既幸嫄而又有孕豈復置之田間必待生子乃始納之於宮乎說亦不合今舉衆說而折衷之姜嫄當從史記等說決爲嚳妃履武當從毛傳作履帝嚳之迹誕生屢棄當從史記列

女傳疑爲不祥而棄之不必熒惑異說也

舜妃

堯典觀厥刑于二女史記亦謂堯妻之二女劉向列女
傳云二女長娥皇次女英舜升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
妃尸子妻以娥媵以皇乃列女傳所本但以娥皇爲二女名又謂娥皇爲次之英不知中壘何以稱二女爲娥皇女英或別有所本案禮記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
之從也鄭註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說與
列女傳異然傳雖謂娥皇爲后仍稱二妃惟三妃之說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註以

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殊不知堯妻之二女非三女也
女匽當卽女英猶世本作女瑩漢書作女罃路史以娥
皇爲娥盲竹書又作后育音相似耳皇甫謐帝王世紀謂舜娶
登比氏合英皇爲三妃登比氏見山海經世紀又謂當作癸比經
又謂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帝王世紀則謂娥皇
無子女英生商均山經說多荒謬則以登比氏足三妃
之數亦未敢遽以爲然今案漢書劉向諫成帝營昌陵
疏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唐裴駰史記集解五帝紀引
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皆與堯典二女合未知所

據何本實較三妃爲長

舜妹

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似傲弟之外妹亦不賢愚
案劉向列女傳瞽瞍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
此女弟蓋與舜相得非不相親者豈不相親之妹與象
同母而此相得之妹與舜同母耶但玩列子弟妹語似
因象傲連類而書之與越絕書所稱舜兄狂弟傲同不
必眞有兄也觀尚書論語孟子所載舜事甚詳皆言其
弟不聞言其兄與妹則不獨不相親之妹不足信卽與

二嫂諧之妹亦不足信惟列女傳中女弟繫舊本作擊
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敤手自註舜妹師古註云敤音口
果反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然擊實敤手之合體唐張
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爲顆首自註顆苦果反宋羅苹路史註又
以爲嫘首引說文云或作畫嫘一音畫也案說文又引
孟子二女果而以果爲嫘然則舜妹一名嫘手一名顆
首一名嫘首皆因二女果之文相與附會擊爲敤手之
合體附會亦同舜之妹實無其人矣客中間集云作畫
自舜妹嫘始嫘嘗脫舜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

畫覷案此因路史註舜妹嫘首引說文云或作畫而誤以為舜妹作畫不知彼註嫘一音畫原自明白嫘祖乃黃帝元妃又附會舜妹名嫘為畫祖此眞不足置辨也

舜女

漂粟手牘云娥皇夜夢昇於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覺乃燭也於是變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愚案山海經載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淮南子謂宵明燭光為地名河洲所照方千里手牘合二說附會其詞究竟淮南子是燭龍含照之

義山經謂生二女者癸比非娥皇也山經雖古籍眞偽參半所云二女恐不足憑呂氏春秋謂舜有子九人路史以為二嫡七庶何舜之子女恰合於堯之九男二女耶史記秦本紀帝曰咨汝費贊禹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錢竹汀據此以伯益為舜婿此舜女見於史者又考孫海門稽古名異錄瞽瞍一作瞽梖袁簡齋隨園隨筆即謂名梖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又謂名按皆系附會舜母名握登見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說者以為偽託程伯敷雜澤脞錄引其師汪南士說云舜後母東澤氏壬女而未註本何書即有本亦不足據與明張萱疑耀載象隨母嫁瞍同是無稽之談

妲己

袁簡齋引匡謬正俗云妲者妃號也己者干支甲乙之稱稱己者當是妃位第六人也愚案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韋註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引之亦云妲字己姓也妃號之說殊為無據明張萱疑耀云妲已古書有作䵣己者說文白而有黑曰䵣字統黑而有黯曰䵣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䵣已之貌斷非瑩白矣此亦附會之說又劉廷璣在園雜記云

妲己姓鍾名妲字己俞蔭甫謂未知所本愚謂與以妲己為狐精之說同一荒謬商辛在位二十六年而國亡據帝王世紀二年納妲己妲己雖甚少亦當十五六歲則其死時四十外人矣據竹書紀年納妲己在九祀通鑑前編又謂在八祀死時年亦在三十五六何以寵之若是豈亦有夏姬三少術耶然楊妃之死年已三十八何異乎妲已

元女大姬

經義雜記引漢書地理志云陳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

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覡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張晏漢書註及匡衡傳鄭康成詩譜皆以爲陳之敗俗實啟自大姬挾冢武王之聖邑姜之賢豈不能訓其女而令恃天子之女之貴不能謹守婦道乎攷毛詩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然則陳俗之好巫幽公化之而云大姬者誣也

太姒

李炎青本姚姬傳蔣子瀟等說以論太姒曰詩思齊首章思媚周姜指文王元妃姜氏也文王初娶亦姜氏止生伯邑考及繼娶太姒年五十矣乃生武王等兄弟九人大明詩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武王實太姒長子子以母貴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曰文王初載指初娶之姜氏曰纘女維莘明乎其爲繼娶也馬竹吾目耕帖引賈訥叔說與此略同但謂先娶姜氏女無出而卒耳馬氏又據宣和博古圖京姜鬲銘曰京姜庚仲作尊鬲其永寶用註京姜疑京室之婦使爲太姜不應書京使爲太任不應書姜號標京姜其爲京師婦之周姜無疑愚案毛傳鄭箋皆以周姜爲太姜集說因之後儒從無異說李氏以周姜爲文王元配而生伯邑考其說頗新但謂文王續娶太姒在五十歲時則是五十歲前祇生邑考五十歲後則百斯男似無此情理若謂武王同母十八乃五十歲後所生五十歲前妾媵所生已不少則是武王之兄不止邑考矣邑考當如史記所云早卒

故不得立檀弓舍邑考而立武王原爲厚誣今乃云子以母貴此漢唐失德之君所爲曾是文王爲之哉且光武以廢郭后立陰后乃廢太子彊而立明帝若邑考爲元配所生豈不可以母貴乎豈立繼配後元配之子即當廢乎大明長子維行當從毛鄭作長女解今欲附會武王爲太姒之長子因而以邑考爲元配所生而不知於事實不可通也纘女維莘傳曰纘繼也繼太任也箋謂使繼太任之女事於莘國太姒嗣徽音箋謂嗣太姒之美音原自明白今乃以纘嗣爲繼妻之證殊屬附會

馬氏引京姜鬲銘謂太姜不得書京案大明詩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太任亦稱京何太姜不可稱京乎且太姒之前舍太姜又誰爲周姜之確據乎

太公妻

孟子稱太公爲見知大戴禮載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於尙父尙父陳丹書之訓當其隱居求志自具規模桓寬鹽鐵論譙周古史考均謂屠牛朝歌已不足信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也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說尤荒唐然國策說苑究系

秦漢古籍今閱明張鼎思瑯琊代醉編云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聽之後封營邱馬氏復來太公覆水於地令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此事偶見一書今忘其所出愚案此等謬說卽舉所出亦不足憑虞兆溎天香樓偶得謂韓詩史註皆云太公旣封齊道遇故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復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恚恨而死今攷韓詩史註均無是說若言離復合二句又是後來俚俗五言詩虞氏又謂後人用爲朱買臣事不知有行之於先者而不知此說實襲朱買臣事也

雍姬

方時舉責備餘談論鄭祭仲女雍姬救父殺夫之失又爲雍姬設策曰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昔周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僵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愚謂雍姬所處萬無兩全之策非如周婢得以

自專也但當審其是非權其輕重耳以無罪之父遇無道之君則諷父以逃不幸而父死死父可也若祭仲者覘其君如奕棋人人得而誅之者也雍糾奉君命殺之爲社稷也當是時姬惟隱痛於心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其策不過如是耳

息夫人

漢陽舊有桃花夫人廟祀春秋時息夫人也據杜牧詩唐時已有此廟道光初當事毀之考諸左傳息僞以一婦人而事二夫實爲失節之婦祀之非也又考劉向列

女傳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據此則息嬀又實爲守節之婦祀之宜也兩說不同如此愚案古者女子二十

有家息嬀過蔡在莊十年雖甚少亦當十六七歲至三十年子元伐鄭歸而處王宮息嬀年逾四旬矣子元雖甚荒淫何至蠱此老婦又攷史記熊惲弒兄堵敖代立當魯莊二十二年距楚文滅息時僅十一二年（案莊十四年傳載滅息乃追述語正義以滅息生二子同載一年中爲誤實未細繹書旨蔡哀侯繩息嬀在十年九月被虜後則滅息爲十一年事至十四年生二子不爲誤也）熊惲爲弟不及十齡豈能行篡弒之事即如史稱弒因隨人是時堵敖亦僅十齡有何失德與惲同母有何私黨而必行篡弒事耶則生堵敖及成王之說亦未見確故經不書滅息篡位史記亦

不載滅息及息嬀等事具見左氏之浮夸吾鄉朱蘭坡先生桃花夫人廟辨又謂生子不言之說準之情理殊不可通大抵男女之合必綢繆歡洽然後陽施陰受誕育可期息嬀非泥人木偶一索再索衽席之樌隙業經久安何既不惜體膚轉瘖無一言況宮闈深祕枕上喁喁私語誰知之者數年來果有人夕夕伺聽無一刻之間故爲微其實而播其名乎且既不言矣何楚子問之而又言豈初時不可言而至此忽可言乎抑此數年抱衾裯寂寂當御楚子絕不强之言至此而始問之乎自

相矛盾恐左氏無從置喙魏默深詩古微曰攷列女傳之用左氏者二十有七事（母儀二賢明三仁智六貞順四節義三孽嬖九）果息夫人如左氏說不言而生二子劉向豈肯掩其失節列之貞順當是向子歆憤嫉太常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議百計求申左氏既藏於祕府不在民間遂得恣意改竄凡唐宋來所藉爲攻左之口實者類皆歆所附益然則左氏原本所載息夫人事當與列女傳同特爲歆所竄亂耳蘭坡先生又謂息夫人之不言殆虜入楚宮未死之前早蓄死志而欲乘間與息君別明其心迹故

堅忍以俟他國傳聞遂藉藉以不言著後竟莫詳死之狀何若意其終不死也左氏遂從而書之耳如此解釋不言之故雖系臆說卻與情事相符然終不若劉歆改竄之說較長也馬竹吾目耕帖論王風大車篇列女傳謂與息君俱死者息夫人也左傳謂不言而生三子者息嬀也不得合而爲一人此則調停二傳之說陶子績修湖北通志申其意曰列女傳謂夫人息君之夫人也則亦標而出之以別於息嬀又引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

顧列於貞賢因謂夫人之位亞於適妃故更生以息嬀爲適妃愚案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疏云公侯不得有后但以一人爲夫人故論語邦君之妻曰夫人是適妃即夫人矣然則頌云納其適妃與傳云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同其曰適妃又曰夫人者不過變換其文并非有意分別也

江芊

左傳文元年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註江芊成王妹嫁於江者而史記楚世家云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直以爲成王妾矣愚案楚芊姓若爲寵姬安得稱江芊楚不聞娶同姓不得以驪姬吳孟子爲比且江芊之怒商臣曰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自是父妹口吻非父妾口吻也商臣篡立後首先滅江蓋亦報怨於江芊耳史記集解謂姬當作妹是爲得之

楚昭王母

左傳定四年吳入郢以班處宮謂以尊卑班次居王與

大夫之宮耳公穀誤以宮爲室且以室爲妻因責吳王不當妻楚王之母越絕書并云子胥妻楚王母均爲謬說後儒謂昭王涉睢時尚能取其妹豈轉自棄其母駁詰頗正究無實據愚案劉向列女傳曰伯嬴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據此知吳王所妻者後宮而非

昭王之母也昭王之母義烈如此而公穀誣之設無列女傳誰爲昭雪耶

毛嬙

古書言美女以毛嬙西施並稱而毛嬙無所見朱亦棟羣經札記云攷左襄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疑卽毛嬙此說殊爲附會前隣甫謂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司馬彪曰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彪乃晉祕書監時稱博識大儒必有所本管子小稱篇亦謂毛嬙

西施天下之美人恐係後人附益蓋管子在吳夫差前幾二百年而其書有西施未可信也

西施

僞孫奭孟子正義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今史記無此文後人據此以斥正義之僞愚謂旣進吳王寵幸矣尚與市人見之乎尚利金錢一文乎其立說亦謬又攷唐逸書瑚玉集引吳越春秋及史說云西施曾在市欲見者輸金錢一文言在微時也似正義所引史記乃史說之訛史說不詳何人所撰今本吳越春秋亦無此條然瑚玉集爲唐時書卽作僞亦不自正義始

東坡詩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宋袁文甕牖閒評以爲西子姓施不姓西陳錫路黃嬭餘話引陳中父說曰果爾姓施則孟子當云施子不當云西子矣東坡定有說非誤愚案詩人之詞不必可爲典要袁氏所駁未免太拘宋王楙野客叢書謂舊姓西爲舊住西之誤亦係附會然如陳氏說亦未見確孟子云西子而

謂姓西孔子見南子而亦姓南耶

諸書皆稱范蠡獻西施於吳王惟越絕書內經云越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愚案內經又云種對伐吳有九術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吳越春秋陰謀外傳亦云種陳九術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然則遺美女之策自種建之西施入吳亦當使種獻之耳

西施浣紗事唐人題詠甚多然越絕書吳越春秋皆不載明薛虞畿春秋別典有西子贈新浣紗等語未詮出

處孫淵如補註越絕書今本越絕書無紗浣二字不知淵如所據何本但據薛氏所載惟居苧蘿山及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之等語見今本越絕書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越絕書云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今本越絕書無當是逸文且是採薪非鬻薪鬻薪及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於吳王等語俱見吳越春秋嘗病心而矉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其

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挈妻子而去之等語見莊子今本越絕書皆未之見至浣紗事漢以前書未及考見御覽四十七引宋孔靈符會稽記曰紵羅山有方石是西施浣紗處又曰土城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澣紗石據此其說似始於東晉渡江以後然則薛氏實輯羣書而成淵如不為分別註明悉屬之越絕書殊失檢點

石門語兒亭即國語禦兒唐陸廣微吳地記謂句踐使范蠡獻西施於夫差三年始達於吳至此亭生一子因名語兒亭王漁洋居易錄謂當君臣臥薪嘗膽之日范蠡何以道路野合吳越相隔一江三年始達句踐何以置若罔聞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可為發噱愚案越絕書云語兒亭句踐夫人產女於此後破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據此產兒者句踐夫人非西施也後人因句踐夫人遂附會為西施耳又攷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禦兒即檇李舊為吳越分界處距吳都不過三百里及夫差敗越句踐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為吳有安得容敵使擁美女於此延至三年之久耶又豈有生

子於此吳之君臣皆不之知夫差反受而寵之耶御覽三百八十一引吳會分地記云土城者句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苧羅山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傅母教之三年案越絕書記地傳美人宮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室也女出於苧羅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別傳亦謂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夫教女不於宮中而於大道築土城不益致樸鄙哉其荒謬與語兒亭同馬仲良謂吳中

靈巖西施洞前屧迹深寸許美人嬌趺乃得比於藍田射虎之矢可絕倒也

毛西河詩話謂范史郡國志會稽郡餘暨註引越絕書云西施之所出（今越絕書無此語當是逸文）餘暨即蕭山今蕭山有苧羅山山前有輕粉石西施廟居人祀之宋湻熙中敕封西施爲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許纘曾東還紀程載常德螽山有武陵娘子祠土人云以祠西子也西施越人故蕭山祀爲土穀神不知武陵人何以祀之當是螽山之螽與范蠡同因而附會其詞歟又攷秦王子年拾遺記云越貢吳二美女曰夷光修明越吳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不敢侵今虵門內有朽株爲祠神處夷光即西子據此祀西子爲神東晉已然矣

西施爲吳王妃左傳國語史記皆不載（孟子正義引史記云吳王大宰之史記無此文前人已斥爲僞辨見前）劉向列女傳孽嬖十五人亦不列西施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說者謂自管仲至吳王夫差二百餘年不應先及西施恐係後人附益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又疑越之西施冒古美人之名程良孺讀書考定遂以爲前後兩西施愚案莊子

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愼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美姣也（文選神女賦四子講德論李善註引）戰國策管仲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嬙先施哉宋玉神女賦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前漢韓非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淮南子云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文選七發善注引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淮南子齊俗篇云待西施絡慕而爲配（注云西施絡慕古好女也今本淮南子譌作西施毛嬙遂無知有絡慕者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西施絡慕）枚乘七發云使先施徵舒此又引古美人與西施並論而不言爲吳王妃且徵舒夏姬也果西施爲吳王妃不應列於先施後鹽鐵論語理篇云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傍徨而無家與嫫母對舉古之美婦人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此皆周秦西漢之書皆以西施與毛嬙並論皆言西施之美而不言爲吳王妃然此或因與毛嬙並論故不言爲吳王妃案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墨子云西施之沈其美也莊子云厲與西施又云西施病心而矉（古顰字）闞子云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御覽三百八十一引）鹽鐵論云

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適道篇）此皆專論西施亦皆言其美而不言爲吳王妃國語有越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之語（史記索隱引國語作二八）史記亦云句踐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種於吳王然此皆言獻美女不言西施獻於伯嚭不言吳王惟趙煜吳越春秋乃云得西施鄭旦獻於吳王袁康越絕書云飾西施鄭旦（文選七發越女侍前善注引越絕書作西施鄭巴不作鄭旦未知孰是）獻於吳王趙袁皆東漢人何以東漢以前不聞有稱西施爲吳王妃至是乃始知爲吳王妃乎或者因國語史記獻美女於伯嚭之

事又以西施爲古美人名因而附會其詞乎然則西施但爲古美女名故管子已論及之其爲吳王妃尚未可信也且趙袁二書亦以西施鄭旦並論入吳後并不復言（西溪叢語引吳越春秋云吳王西子被殺丹鉛錄謂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云吳亡後越浮西子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今本吳越春秋俱無或是逸文然亦東漢人語也）典午以來地志小說附會益繁載入詩篇尤多名作而西施爲吳王妃之說遂大著於天下責之者謂其譖子胥亡吳國實爲女戎憐之者又謂女子何能爲曲爲解脫豈知其爲吳王妃尚無確證徒然費辭何爲哉

杞梁妻

汪韓門謂杞梁妻哭夫事孟子與檀弓同未言崩城也哭而崩城並見說苑列女傳未言崩長城也長城築於齊威王時去莊公百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長城唐釋貫休詩曰秦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而其妻所哭崩乃即秦之長城矣所論良是近閱逸書琱玉集引同賢記曰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苦逃走因入孟超後園樹上超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而喚之問曰君是何

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役而築長城不堪辛苦遂逃於此仲姿曰請爲君妻良曰娘子生於長者處在深宮容貌豔麗焉爲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君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殺之并築城內超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梁骨者血可流入即滴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

使將歸葬之也據此似實有秦杞梁妻哭崩長城事琱玉集謂此說與左傳不同未知孰是愚案此秦杞良與齊杞梁似是兩人兩事究竟與郡國志載酉楡赴役長城而死其妻孟姜嚙指滴骨及俗傳范郎妻孟姜送寒衣至長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崩等說皆因杞梁妻哭夫一事而附會之也同賢記不知何人撰但琱玉集爲初唐人類書見通志藝文略則同賢記必爲唐以前書貫休唐季人其詩當是引同賢記而書良爲梁當是筆誤不得直斥爲謬但不能辨其說之附會而誤信之耳又攷說

苑立節篇華周杞梁之妻亦烈女子襃豹古今注杞梁戰死其妻哭之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朝日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此雖漢晉人書未敢深信

華周妻

孟子並言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四書攷異謂左傳載華周不死無兩妻並哭事四書集證亦謂諸書無華周妻哭夫事當是因梁牽連及之愚案說苑立節篇載華周杞梁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說與孟子同說苑爲劉子政書必有所本後儒謂劉歆改竄左傳與博士爲難此條與孟子不同顯係歆改然即是左氏原文亦不得疑孟子而信左氏也

江漢二神女

鄭交甫遇神女事李善文選註甚詳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註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張氏謬言謂今外傳無此文當是逸篇江賦江妃含嚬而矊眇註

引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游江濱鄭交甫所挑者此當是本之外傳又感交甫之喪佩句註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脪言又謂內傳散佚未可爲據洛神賦感交甫之棄言兮註引神仙傳曰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此又本之內外傳琴賦游女飄焉而來萃註引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不詳內外傳又引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據此鄭是國名然二南時焉有鄭國）於漢皋見之聘之橘柚梁氏履繩曰此出列仙傳善註誤也愚案列仙傳曰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寨之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橙

也盛之以莒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捲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空無珠二女忽不見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況神仙之變化乎此則組織內外傳而更詳盡列女傳無此文梁氏以善註為誤良然朱蘭坡先生文選集釋謂善註未言漢皋所在據續漢志南郡襄陽下引耆舊傳曰縣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游處北山之下曲隈是也水經沔水下篇注亦云方山北山下水曲之隈漢女昔游處故張衡賦云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異名然則漢皋為襄陽地以其隈曲故曰曲矣愚案善註江賦又引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則此二神女亦如說巫山者祇在虛無縹緲若以父老之所傳即指為昔年之所在便成呆相矣

鄭交甫所遇漢皋二神女外王子年拾遺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及王淪於漢水二女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江漢之人立祀於江湄後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

際又云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或行無影迹或積年不飢王好神仙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然則漢皋二神女有三事矣交甫事已附會後二事又因交甫而增飾之

楚義帝女

盱眙縣志楚姑義帝女也帝為項羽所弒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縣署後山相傳即姑葬處愚案

史記項羽本紀義帝初都盱眙及項王出之國乃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集解曰郴縣有義帝冢據此則楚姑之死在義帝弒後其墓不當在盱眙但史即不載地志附會之詞何足置辨即郴縣有楚姑冢亦不足信也

虞姬

史記項羽本紀有美人名虞集解吳廣曰一云姓虞氏蓋本漢書羽列傳玩羽詩云虞兮虞兮奈若何當是呼其名自以史記名虞爲是黄㜸餘話謂唐傅奕考覈道

德經眾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兒幸者虞之外復有耽嗜元虛整理鉛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虞姬之死史記不書沈歸愚以爲無瑕及此究係缺憾姬答項王楚歌云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歸愚謂似唐人絕句疑爲僞作案姬詩見羽本紀正義引漢陸賈楚漢春秋非唐人書也

唐魏王泰括地志載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史記羽本紀正義引）宋王存元豐九域志亦謂在陰陵城蓋虞姬死所也後人以羽圍垓下垓下爲今靈壁縣東南境因謂虞姬墓在靈壁縣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吳美人草定遠縣志又謂靈壁葬其身此葬其首殊爲附會袁簡齋題虞姬廟詩自註姬爲沐陽人不知所據何書簡齋曾宰沐陽當是志乘無稽之說

朱竹垞曝書亭集載烏江謁項王祠道士言去此祠三十里即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民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袁簡齋小倉山房集亦有過虞溝題虞姬廟詩沈夢塘桂留山房詩集有虞姬祠神絃

迎送之曲又有題虞姬墩詩自註墩在上海縣三十保吳淞江上有祠塑女像俗號女王土地云即姬神也

李夫人

漢書孝武李夫人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何義門謂何不用鉤弋乃使倡祔廟乎漢大臣寡學如此愚案漢書李夫夫卒上以后禮葬焉故又曰光緣上雅意自不得以配食責光鉤弋固當以子貴然武帝賜之死而可祔於廟乎又師古註倡樂人亦非娼妓之娼

史記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
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外戚
世家亦但言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早卒而不言李夫人致神之事朱蘭坡先生謂漢書
郊祀志全本史記而致神之事獨作李夫人當作正史
記之誤故列傳於王夫人祇附見其敘李夫人獨詳及
卒後見神帝爲悲感作詩作賦詩有立而望之姍姍來
遲之語賦云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顯言此
事則致神之確爲李夫人可知愚案史遷親事武帝見

聞當確於孟堅王李皆帝幸姬相繼早卒帝既思李豈
不思王既命少翁致李之神豈獨不命致王之神耶況
事當從朔正不得據漢書以駁史記若謂漢桓譚新論
秦王嘉拾遺記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唐陳鴻
長恨歌傳白居易李夫人篇陳山甫唐僚謝觀之賦何
以率從漢書無異詞不知漢書載武帝詩賦娓娓動人
故諸書從之亦未辯史記王夫人事爲誤也惟諸書以
方士爲李少君蓋誤以少翁爲李少君耳朱氏謂李少
君亦方士已前死索隱稱李少翁謂出漢書然史書漢
志少翁但云齊人未著其姓是索隱又以少君姓李而
誤屬之少翁矣梁氏志疑又謂李夫人卒時少翁之死
已久史世家漢傳於王李二夫人卒並不書年此亦以
少君之死爲少翁耳所論實爲確當又攷拾遺記方士作董仲君

鉤弋夫人

王漁洋夫于亭雜記引西京雜記云鉤弋夫人從幸甘
泉告上曰妾爲陛下生一男今必死於此言終而卒香
聞十餘里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冢開視惟衣履存據此
安得有去去不得活之語　四庫書目提要謂漁洋

採僞書以駁正史殊爲謬誤書題西京雜記劉歆又謂實梁吳均僞託
攷漢武故事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皆有鉤弋尸解之
說但不諱言賜死愚案史記稱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
揚塵百姓感傷云云當時天怒人怨如此後人乃託爲
尸解之辭以慰不平之氣豈必眞有是事哉武帝立子
殺母殘酷不仁未幾而昭帝夭亡不數傳而元后任用
王莽以盜其國皆武帝好殺有以致之也史記乃稱昭
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可謂賢聖此遷故意褒之以彰武
帝之失而洩宮刑之憤班書但云以憂死蓋爲武帝諱

耳

王昭君

愚讀蘭坡朱先生論昭君不貞事竊未敢以爲然也夫昭君一女子耳果誤國如褒妲是誠不足置齒若僅僅爲人憐惜而必摘其疵以詆人譬之煮鶴焚琴大煞風景況所據者亦未盡然哉先生之言曰王嬙値單于請婚卽向掖庭令自陳願行有愧於貞姬靜女之所爲竊意當時掖庭令奉帝命以諭宮人必宮人未有願行者昭君乃自陳願行夫使人人不行誰爲帝紓邊患者陸

氏燿王明君詞序謂其不以難委有憑文當熊之勇非過譽也先生又引漢書匈奴傳竟甯元年以昭君賜單于號甯胡閼氏生一男建始二年呼韓邪死立大閼氏子雕陶莫臯復妻昭君生二女父子聚麀醜辱孰甚昭君弁未如烏孫公主不聽上書請於朝竟從其俗靦顏不爲怪云云案范書南匈奴傳前閼氏子立欲妻昭君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先生乃責昭君未上書何耶北墅緒言謂成帝之敕有之爲後閼氏必無之事也范書有後閼氏之說殆因成帝之敕誤以爲奉詔

耳愚深疑其說然但知爲誤而猶不知爲僞也案匈奴傳王莽秉政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諷單于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竊謂昭君入匈奴後世猶爲惋惜當時可知莽欲自夸威德因諷單于僞稱入侍者爲昭君女使人知昭君雖入於胡其女仍歸於漢喜色相告歡動一時此莽惑世之陰謀班氏誤信之耳然則昭君爲後閼氏亦莽詭託之辭也昭君不從胡俗或存或死不可得知先生謂近人杜詩註引琴操載昭君不欲妻其子吞藥自殺今蔡邕琴操無其文僞不待辨竊謂自

殺之說乃想當然固未可信然亦不必如班氏爲莽所欺而誣以聚麀之事也先生謂杜工部詠詩史其詠昭君亦復詫奇青冢忘卻本來案工部託古跡以詠懷以己之不遇與昭君同故深寓嗟惋且篇中亦祇憐其淪沒異域弁未過於揄揚議論之高正在此種亦未可輕議其失也

班書載昭君南郡秭歸人本范書南匈奴傳註引案今班書元帝紀但云待詔掖庭匈奴傳但云後宮良家子惟文穎本紀註云南郡秭歸人不知范書註引前書何處癸巳存稿謂註引前書蓋其音義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云歸州有古松枝碑相傳

爲昭君祖冢碑惜未載其文不知其祖何名昭君父名穰一作襄見蔡邕琴操但琴操以爲齊國王穰女不云秭歸與范史異未知孰是癸巳存稿謂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班史匈奴傳云和親侯王歙者昭君兄子也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皆嘗和戎專此昭君家人見於史籍之可信者陳氏黃嫻餘話引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詩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因謂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人亦罕稱不知樂天所據何書愚謂白詩不過形容妓女之美如昭君之妹耳非必昭君眞有妹也

辨古錄云嬙官也嬪妃之稱非昭君之名愚案班書匈奴傳作王牆元帝紀作王檣范書南匈奴傳始作王嬙錢竹汀養新錄謂說文無嬙字左傳妃嬙嬪御唐石經本作牆應劭漢書註作王廧廧卽牆也則匈奴傳作牆不誤又攷應註王氏女名廧字昭君則昭君實名牆辨古錄因左傳妃嬙嬪御遂附會爲官名而不知傳實作牆也

漢書無畫工圖形之說西京雜記始載毛延壽事樂府解題所載又有劉白陳敞龔寬樊青諸人宋王觀國學林謂和親大事豈憑畫工圖形而擇陋者與之此豈和親之意陸氏烜王明君詞序又謂西京雜記載宮人賂畫工多者十萬少亦不減五萬彼未幸之宮人安所得此多金宮廷迹闇誰爲通賄至其費金纍夜亦豈漫無呵禁則其說近誣愚案西京雜記舊題漢劉歆譔實梁吳均僞託故梁以前未有以圖畫之事著於篇章者則亦無足置辨已

隨園詩話云昭君墓在今山西大同府歸州圖經稱胡中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今有人過其地者云不甚驗

也愚案大同府地漢爲雁門郡東部都尉昭君已嫁匈奴死後安得葬於漢境又攷水經注釋地補遺云青冢有二一在大同府城西北一在歸化城東南黑河岸又土人云西黃河岸及瓦剌地亦有二處然則附會青冢之處亦不一矣宋犖筠廊偶筆謂昭君墓無草木遠望冥濛作黛色是青冢非以草色也王應奎柳南隨筆又謂塞上徧地白草惟昭君冢上不生故名青冢非謂冢上草獨青也實則昭君冢尚不知確在何處諸家附會之說又豈足信

陰麗華

范書本東觀漢記載光武微時聞陰后美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袁宏漢記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是不美也

趙飛燕

飛燕外傳載后父馮萬金程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萬金得通趙主有娠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云云愚案是書舊題漢伶元

譔四書庫目提要謂出後人依託自不得據此以疑班書攷成帝紀永始元年夏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當是外傳因此文遂以后父趙臨冒王曼名以趙冒官中尉冒王莽官變換事實以僞亂眞又攷外戚傳趙后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註曰以其體輕故也此釋命名之義不言仿前人名也晉書輿服志云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模汾河而祀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據此則漢武帝時已有一趙飛燕矣而又爲幸姬何巧合如此

焦仲卿妻

明張萱疑耀謂漢末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姑兒逐卒能守志殺身予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姑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愚謂此萱讀詩不熟而爲是誣妄之詞耳今案其詩云妾不堪驅使徒留

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蓋知其姑不能容因自求去所以順姑之意不貽姑以出婦之名也果使含忿而去何以出門時猶云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耶且語小姑云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耶及府君下聘映日來迎果使願爲新婦何以云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耶其出門也特尋府史以自明故云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且自誓以死故云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豈偶爾道遇其故夫耶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何嘗適太守之郎君哉其序云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

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原自明白萱從而誣之不亦傎乎（按本詩劉名蘭芝）

孫夫人

明一統志稱大江中有蟂磯南有一石穴廣一丈深叵測蓋蟂居也蟂卽老蛟在蕪湖縣西南七里有靈澤夫人祠俗稱孫夫人還省母過濡江聞先主崩蜀痛哭自沈一曰孫劉有隙夫人歸吳舟艤磯側不忍見仲謀遂歿於磯明建靈澤夫人祠祀之　國朝嘉慶二年巡撫朱珪題奏　敕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　賜與靈惠濟額春秋致祭同治四年兵部侍郎彭玉麟重建攷宋庭堅書蟂磯云蟂似蛇四足能害人漢賈生所謂偭蟂獺以隱處者也陸游入蜀記云蟂磯上有道士結廬致和中賜名甯淵觀舊說下有蟂能害人故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是宋時尚無夫人沈江之說元人王實甫作三國演義始附會其事明王偉蟂磯記郭子章望蜀臺記信以爲眞幷罪陳壽鉎敘之略愚案顧亭林日知錄曰攷蜀志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註引趙雲別傳

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孫夫人自荆州復歸於權而後不知所終沈江之說殆妄江南通志云攷蕪湖吳地夫人既以蜀爲重必不肯當先主之出而挈子歸吳既已歸吳又何必以身殉蜀既欲殉蜀又何不死於蜀地而死於吳地皆不可解愚謂夫人歸吳發乎情也豈逆知權之詐乎歸吳後始知爲權所賣當是時孫劉之怨已構蜀既不迎吳又不送夫人身在吳心未忘蜀也及聞昭烈帝崩義不得不死矣演義附會其說亦想當然但祇言江上未言蟂磯案明一統志蟂磯舊有廟俗訛爲喬姬廟喬昭音近或因喬姬又訛爲昭姬遂以爲昭烈帝姬歟

孔明婦

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曰黃承彥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

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史所載止此明謝肇淛五雜俎曰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麵具武侯怪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云愚案此說不詳所出而事之怪異與太平廣記板橋三娘子絕類武侯果得此術何致頻年北伐皆以糧盡引還此當是小說家因武侯木牛流馬之智巧附會其事以盛稱其婦人如史載蜀人追思亮咸愛其子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必傳瞻所爲是也又龐德公子倦（三國志誤作山）民娶孔明小姊龐欽從祖祺娶孔明之大姊也

人不甚知

二喬

江南通志辨二喬非橋玄女謂二喬姓喬不姓橋父稱喬公不稱橋玄後人欲玄得佳壻而先使二喬認假父殊爲荒謬愚案廣韻云喬虜姓橋出梁國後自不得通喬然吳志周瑜傳並裴松之註引江表傳所載橋公二女大橋小橋從橋不從喬通志未檢吳志攷之而以橋公二女爲姓喬未免誤沿俗說惟後漢書橋玄傳稱玄睢陽人自少爲縣功曹至遷太尉就醫里舍以牢弁無遁地居皖之文吳志載瑜從孫策攻皖拔之得橋公二女但稱橋公亦未明言公即橋玄故通志謂玄以靈帝光和六年卒年七十五至獻帝建安三年孫策破皖之歲凡十六年（策瑜皆以熹平四年生至破皖之歲皆年二十有四）計二喬初嫁年當及笄則方其始生玄已下世云云案玄傳曹操有祭太尉橋公文玄嘗官司空轉司徒柳子厚所謂天子之三公稱公是也此玄稱橋公之確證江表傳云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攷玄卒次年黃巾賊張角反於鉅鹿於是羣盜蠭起梁冀

之間蹂躪尤甚睢州適當其衝玄子羽曾官任城相是時或攜兩妹避居於皖亦未可知江表傳所謂流離蓋由睢避寇來皖其非皖人明矣又攷玄就醫里舍時有十歲少子爲盜所刦旣有少子又豈獨無少女攷魏志武帝紀東郡太守橋瑁起兵討卓註引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後爲劉岱所殺況傳稱流離而始得壻則其年當不僅及笄七十後生女亦非異事通志乃謂方其始生玄已下世尤爲謬誤惟通志辨玄墓在濟山之僞引魏志曹公至睢儀祭

玄墓文奉命京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云云則墓自以在淺儀者爲是

甄后

洛神賦爲感甄前人謂係媟嫚子建者以此相誣當時以序文甚明得免於罪楊升庵麗情集又謂后乃甄會女初未嫁日擬婚子建何義門亦斥爲小説家之附會惟玉臺新詠載塘上行爲魏武帝樂府案文選陸機塘上行李善引歌錄曰甄皇后造或云魏武帝今讀此篇詞旨悽婉不似武帝詩如幽燕老將也

梁任昉述異記云甄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甄后神又綠續云紹聖丙子年鄴氏耕地得一綠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錫頭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稱后爲神仍是附會洛神賦魏都鄴故后陵在鄴後人因得陵中物耳

桓温妾

世說新語載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主始不知（温尙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値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謂主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女猶憐何況老奴云云惟妒記以爲李勢女與世說異未知孰是

蘇小墓

宋郭茂倩樂府解題蘇小小錢塘名倡也南齊時人（方輿勝覽以爲晉之歌妓）西陵在錢塘之西故古詞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唐白香山句柳色深藏蘇小家又云教妓樓新道姓蘇是爲錢塘人無疑

又攷唐李長吉蘇小小墓歌有西陵下風吹雨之句宋周紫芝有湖隄步游弔蘇小墓詩何薳春渚紀聞謂墓在錢塘縣廨舍後縣原在錢塘門邊去西陵橋不遠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周密武林舊事俱載墓在湖上是墓在錢塘亦有確據然攷唐人徐凝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埽回惟有縣前蘇小墓無人送與紙錢灰陸廣微吳地志引此詩載墓在嘉興縣則廣微亦唐人也又羅隱蘇小墓詩魂兮檇李城猶未有人耕隱爲唐季臨安人是唐詩皆以爲墓在嘉興雖長吉亦唐人

攷其生平未嘗遊杭則其詩亦似詠懷古蹟全詩云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竹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詩中雖用西陵語不過取本事詩寫得縹緲離奇并未確指葬所如徐凝詩親見嘉興縣前也且羅隱杭人何以不信故鄉之名蹟而指嶲李城邊故竹垞老人力辯墓在秀州以錢塘之墓爲妝點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又載宋時錢塘名倡蘇小娟其姊盼奴與趙不敏甚洽不敏授官襄陽司戶臨卒屬其弟趙院判誄

致小娟院判至錢塘以一緘付小娟及折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鎭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遂落籍歸與偕老邱瑛七修類稿因以錢塘蘇小小有二且謂小娟本作小小蓋鈔者之誤不知趙院判詩不過借南齊之小小以詠小娟耳安得以爲同姓名梁紹王兩般秋雨盦隨筆竟指嘉興縣前墓爲趙院判之小娟是並忘作詩之徐凝爲唐時人矣陸次雲湖壖雜記云游人至西陵橋者必問蘇小墓孰知墓在子虛烏有問自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余曰

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迺天帝神女知來第幾峰引入入勝正在縹緲之際予亦當作如是觀客點首忽笑此說最爲得旨必謂此有彼無是亦蹈爭墩之習也

莫愁

金陵莫愁湖詩人多附會盧家少婦事案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洛陽女兒名莫愁唐李義山馬嵬詩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洛陽人非金陵人也宋洪适容齋三筆云莫愁者郢州石城人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攷郢州石城縣爲今湖北安陸府治則此莫

愁亦非金陵人竊謂金陵以莫愁名湖者當是因郢州之石城誤以爲金陵之石頭城而遂以莫愁屬之金陵耳金陵莫愁湖爲古橫塘建康實錄云橫塘在淮水南近陶家渚吳大帝時自江口緣淮築隄謂之橫塘吳都賦曰橫塘查下邑屋隆夸樓臺之盛天下莫比者也又攷宋曾三異云曾見楚石城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男子神仙隱遯者流非女子也此又一說

劉孝綽妹

梁僕射徐勉子悱官晉安內史妻劉氏爲孝綽之妹

盛有才名排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既覩此文於是擱筆梁書所載止此徐陵玉臺新詠載令嫻光宅寺詩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暗中啼王漁洋池北偶談謂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排名士何不幸得此才女愚謂待月西廂之詩乃元稹所作人約黃昏之句見歐公集中從古淫詞盡出名人寄託斷未有名門才女私有所期自製篇章表揚穢迹攷陳書

徐陵傳陵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孝儀爲孝綽弟當是陵恨孝儀因造此詩託令嫻名編入玉臺新詠以誣劉氏閨閫漁洋未攷史書信以爲實未免爲陵所愚又攷梁書孝綽傳孝綽自以才優於到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云云觀此則孝綽兄弟恃才忤物當時已有誣及令嫻者足見南朝浮薄之習然亦足爲女子之有才名者戒也

張麗華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后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熲傳晉王欲納麗華熲曰武王代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爲晉王所殺北史以爲高熲所殺何自相牴牾耶愚案北史本之隋書南史本之陳書不敢輕改正李延壽慎重處竊謂煬帝荒淫欲納麗華者晉王廣斬麗華者高熲也故通鑑從北史

蘭陵公主

祖君彥爲李密檄隋煬帝文云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敎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攷之隋書實無逼幸之事但言晉王初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許適柳述晉王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不從主憂憤而卒朝野傷之云云據此則主以憂憤死當時因有此誣罔之詞以罪煬帝也

木蘭

徐文長四聲猿以木蘭父爲花弧弟曰咬兒妹曰木難陳天策謂文長借題發抒恐不足據黃陂縣志木蘭傳朱壽甫女母趙氏兄全思弟孺生說皆無據且本詩謂木蘭無長兄安得有全思明一統志云黃陂朱氏女并無證據萬歷中遼東巡撫張濤題建木蘭山將軍廟奏疏以爲唐節度使朱異女異或字壽甫然皆俗說不足爲憑本詩云兵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又云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則其父實隸兵籍安得爲節度使徐文長謂木蘭爲北魏孝文帝時人明一統志竟以爲隋宋

州魏氏女保定府志又以爲漢孝文帝時人皆謬誤之可笑者明一統志云孝烈將軍廟在完縣東或曰孝烈即木蘭女嘗代父戍守於此唐封孝烈將軍又云隋宋州人姓魏氏恭帝時代父從戎癸巳存稿謂商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時士民改爲孝烈廟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作祠像記已爲辨正保定府志又謂商邱人其父故隸民籍調戍於完因家焉借山隨筆云墓在完縣學宮蓮池中說皆無據統志又云黃陂朱氏女名勝志留青日札亦皆以爲黃陂人

明胡震亨讀書雜志引杜牧木蘭廟詩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云云以木蘭爲黃陂人之證紀文達稱其語有根據癸巳存稿謂此詩本牧遊河北時作或以爲爲黃州刺史時作非是竊謂詩句本不足爲典要若以杜牧木蘭廟詩爲陂人證據則桃花夫人一絕亦可以息嬀爲漢陽人乎（唐劉商題黃陂夫人祠云蒼山雲雨逐明神惟有香名萬歲春東風三月黃陂水只見桃花不見人此神女黃陂人讀全詩卻不足詠木蘭）況朝辭爺娘暮宿黃河與黃陂程途不合陳惡谷修湖北通志已深致疑王之斌駁之

曰獨不思朝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北征又豈止兩日路程此雖巧於爭辯究不能確證木蘭爲陂人愚案南齊書州郡志木蘭縣屬司州安蠻左郡太平寰宇記云木蘭山在黃岡縣西一百二十里舊廢縣取此山爲名今有廟在木蘭鄉讀史方輿紀要云唐木蘭廢縣在今黃陂縣木蘭山北據此則縣以山名山以樹名皆不以女子名矣陂人因邑有木蘭山遂以木蘭爲邑人耳

黃陂縣志以木蘭爲唐初人其從軍乃貞觀三年從李靖攻突厥也案唐攻突厥不渡黃河由陂西行亦不渡

河從攻突厥之說甚謬其爲唐初人亦不足據宋翔一過庭錄云木蘭詩隋大業間事可汗者突厥啟民也天子者煬帝也黃河即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入黃河之處黑山即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境隋時爲啟民畜牧地也木蘭當是啟民部落故其父名在軍帖啟民與處羅自相仇敵交兵數十年故本詩有同行十二年之語又隋書突厥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啟民及其部落來朝賜物二十萬段木蘭在部落酋長之內故詩云歸來見天子又云賞賜

千百彊也此就黑水黃河證以時事較之陂志更爲有據愚案昔人多稱木蘭爲元魏時人蓋以蠕蠕始有可汗之號世祖紀神𪊨二年北伐蠕蠕又有車駕東轅至黑山語孝文帝紀太和十六年始作明堂皆與本詩事實符合姚石甫遂以木蘭爲武威人今縣甘肅涼州府治謂本詩黃河邊邊者近也爲今大通河以其南入黃河故被以黃河之名黑水頭頭即源也去大通河不及二百里故詩云朝去暮宿燕山即祁連山祁連在大甯黑水之間故詩云唯聞燕山胡騎鳴啾啾武威在燕山東南其爲

武威人無疑若其從軍當太和正始間攷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敗柔然於大磧二十二年討破高車宣武帝正始元年築九城於北邊此十數年中皆有事西北高車柔然正在燕山之西北木蘭從軍十年乃歸其情事多與史合故以從軍爲太和正始間事也愚案此說較過庭錄尤爲確當且與舊說相合似乎可從但以大通河爲黃河究嫌穿鑿亦猶過庭錄必分可汗天子爲二與本詩之旨不符也總之奇人奇事正史不載故里居時代言人人殊然商邱黃陂皆俗說卻不可從

木蘭代父從軍不見正史事之眞僞尚不可知今完縣商邱亳州黃陂皆有孝烈將軍廟奉祀木蘭攷杜牧有木蘭廟詩則廟已建於唐時稱孝烈者紀其實也稱將軍者錄其功也當係後人追稱之耳明張溥請建將軍廟疏謂當時以功封木蘭將軍與本詩不用尙書郎送兒還故鄉等句不合明一統志謂宋州人隋季代父從戎十八載與本詩十年歸十二年等句不合又云凱旋除尙書郎不受歸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聞於朝召赴闕欲納之宮中木蘭曰臣無媲君之理遂自盡帝

驚惕賻將軍謚孝烈江南通志所載與此同以爲亳州魏村人并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案亳州與商邱接壤此又因商邱之說而附會實皆無稽之談也近歲鄂撫彭芍庭中丞題奏請　加封號部議但加山神封號而不指女子木蘭誠爲卓識

昔人論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似唐人詩文苑英華直以爲韋元甫作沈歸愚謂元甫有擬木蘭詩一篇原詩非韋作也韋係中唐人杜少陵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此詩章法斷爲梁人作爲允宋魏泰臨漢

隱居詩話以爲曹子建詩亦誤然則詩爲梁人作人爲元魏人亦復何疑

武后

史稱后年十四爲太宗才人太宗崩時后年二十六則太宗幸之已久又五年高宗烝焉且立爲后罪通天矣其後朱敬則上疏謂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柳謨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長史侯詳自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攷是時后年已七十有七猶肆淫無狀如此俞理初癸巳存稿謂則天出入唐宮六十九年其時上官昭容者以麟德元年甲子入宮景隆二年戊申始爲昭容三年已酉死在宮亦四十六年亦邀寵不衰此二人誼老而姣者至則天母楊氏尤多汚行張易之母阿臧老矣而則天教之淫亦不幸也

喬知之妾

唐則天朝左司郎中喬知之有侍婢妹豔能歌舞爲武承嗣所留知之作綠珠篇寄之婢投井死承嗣怒陷死知之攷孟啟本事詩稱婢名窈娘舊書文苑傳新書外

戚傳同張鷟朝野僉載謂婢名碧玉資治通鑑從之後人據新舊書因以通鑑爲誤愚案孟啟爲唐季僖宗時人去則天朝已遠張鷟與知之同時見聞較確通鑑從之實爲有識（宋王銍補侍兒小名錄亦從朝野僉載作碧玉）

楊貴妃

堅瓠集引許子眞記云楊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都部署楊康乞爲女時楊元琰爲長史又從康乞爲女赤雅亦載容州楊妃井妃母孕十三月而生（太眞外傳妃生六月一日）明一統志又載楊元琰嘗爲蜀司戶妃生於蜀

今灌縣有楊妃池此等附會之說本不足置辨但爲楊元琰女雖見正史其實非眞朱竹垞謂新書宰相世系表妃之祖志謙三子長元琰次元珪次元璬妃本元璬長女唐大詔令大書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璬長女爲壽王妃至天寶四載立爲貴妃帝欲掩天下耳目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元琰少女觀此則妃實非元琰女安得生於蜀又安得於容州耶

昔人謂環肥燕瘦如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芳太眞外傳明皇覽漢成帝內傳飛燕身輕製七寶避風臺恐其

四肢不禁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蓋以妃微有肌也妃對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竊念妃所自舉辭氣間亦復有自嫌在開天遺事亦載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刻一玉魚兒含之藉其涼津沃肺又梅妃傳楊妃呼之曰梅精梅亦呼楊爲肥婢似環妃之說非無稽案太眞外傳等書所載皆出委巷相傳本非信史即如所云妃但覩身輕之飛燕爲肥體瘦之梅妃爲肥耳豈眞肥胖哉太眞外傳謂妃微有肌微字極妙盡妃之美正如范書稱昭君豐容靚飾飛燕外傳稱合德豐肌膩理故明皇以爲海棠春睡太白稱爲穠豔一枝不然麗然一蠢婦安能使六宮粉黛無顏色耶

全唐詩載楊貴妃贈張雲容舞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案雲容妃侍兒善爲霓裳舞妃從幸繡嶺宮時贈此詩惜霓裳羽衣一曲其詞不傳

唐大詔令載明皇冊壽王楊妃文惟開元二十二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於戲樹屏崇化必正壼闈配德協規允兹懿哲爾河南府士

曹參軍楊元璬長女公輔之門清白流慶誕鍾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範夙成柔明自遠修明內湛淑問外昭是以選極名家儷兹藩國式光典冊俾協龜謀今遣使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使黃門侍郎陳希烈持節冊爾爲壽王妃爾其宏宣婦道無忘姆訓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愼歟又載孫逖撰度壽王妃爲女道士敕云敕至人用心方晤眞宰　女勤道自昔罕聞壽王娼妃楊氏素以端懿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精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兹求度惟志難違用敦宏道

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爲女道士觀此冊敕楊妃寶取自壽邸朱竹垞信張俞驪山記妃以處子入宮之說但引此冊年月以駮太眞外傳而不錄其文并不錄此敕一字遂謂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殊不思妃由道院入宮不先由壽邸入道院乎明皇作此狡骨以掩當時耳目不謂竹垞猶爲所欺且竹垞既知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爲壽王妃入道之期當在二十五年則妃入壽邸業已二年安得爲處子妃卒於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五日丁酉年三十有八入壽邸時年已十七并非

穉幼既冊爲妃亦非聘而不納矣外傳年月雖誤（外傳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所云帝使高力士取於壽邸度爲女道士往內太眞宮則實錄也

袁簡齋謂太眞洗兒之說新舊唐書皆不載而溫公通鑑乃采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此種小說乃委巷讕言何足爲典要又謂李義山西郊百韻詩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羌渾之句鄭嵎津陽門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寶衣日屭贔之句想當時惡毒楊氏故有此不根之語愚案史稱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此洗兒之說所由起史又載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祿山果通妃何至指言妃罪史又載祿山爲張守珪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又云祿山腹肥緩及膝重三百三十斤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史又載祿山死年五十餘攷祿山死於至德二載新舊書敘祿山爲貴妃養兒於天寶四載後六載前當爲五載事自天寶五載至至德二載僅十二年是時祿山年亦四十外妃果淫縱朝臣年少貌美如張昌宗輩豈必乏人乃必通此肥重且老者何耶

楊妃賜死人皆知由陳元禮案唐書韋諤傳國忠死軍聚不解陳元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社震驚陛下棄神器弃草莽唯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悟賜妃死軍乃大悅然則帝之決意賜妃死乃由於諤也

唐書后妃傳帝幸馬嵬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裀瘞道側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侍郎李揆諫止之帝乃密遣中使者具棺槨他

葬馬太眞外傳但云移葬時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
錦香囊在而不載移葬處所陝西通志亦謂史稱密收
葬地不傳然則妃之墓不在馬嵬明矣
通典引孫景安征途記云馬嵬故城不知何代人築姚
萇時扶風丁對以數千人保馬嵬卽此太平寰宇記所
載同但以丁對爲王對晉書姚萇傳又以爲扶風王驎
事當從朔須從晉書作王驎元和郡縣志謂馬嵬人名
於此築城以避難自云未詳馬嵬爲何代人攷十六國
春秋前秦錄云登從六陌趨廢橋興始平太守姚詳據

馬嵬橋來拒晉以前不聞言馬嵬則馬嵬當是晉代人
自楊妃死此馬嵬之名大著而知馬嵬爲人名者尚少
元和志又謂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黃山之麓
東至長安一百一十三里
陳鴻長恨歌傳謂上皇心念楊妃有方士能致其神見
楊妃妃取金釵鈿授使者爲謝上皇是明皇未及見妃
也元虛子謂道士王舟以少君術求見畫一女人像令
上懷想三日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上上乃於帳
中見妃曲盡綢繆天未明卽去是明皇已及見妃也說
雖互異而同係僞託
甌北詩話謂白香山長恨歌自是絕作惟方士見妃一
節乃時俗訛傳本非實事明皇自蜀還長安李輔國矯
詔遷於西內豈有聽方士出入之理特俚俗傳聞易於
聳聽香山竟爲詩以實之遂成千古耳愚案本詩忽聞
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已明言其事爲子虛烏
有此文章凌空妙境通篇得力正在此一段所謂化筆
墨爲煙雲也甌北力辯爲僞殊屬呆相甌北又謂詩中
敘楊妃入宮與陳鴻傳所云選自壽邸者不同非惟懼

文字之禍亦諱惡之義本當如是也愚案妃來賜浴瑣
褻何堪君不早朝諱惡安在宋車若水腳氣集云香山
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其說最爲有理鄭畋絕句終
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昔人推爲唐人馬嵬
坡詩第一以其得體也然以詞論當推香山

崔鶯鶯

唐元微之作會眞記元王實甫遂演爲西廂記攷微之
爲姨母作墓誌姨母爲鄭夫人而所適永甯尉鵬又崔
姓則姓氏皆與會眞記合記稱雖張中表諸微之託名

也厥後鵬卒於官徵之覘其女美而能文乞姻於姊毋不許卒配鄭太常徵之銜之作此記以抒其憤且羨崔鄭敗盟復爲後圖也宋趙令畤侯鯖錄所載王銍傳奇辨正尤詳攷吳陳玫曠園雜志載明成化中淇水橫溢土崩石出太常及崔夫人之墓在焉有秦給事貫所撰誌銘稱太常諱恆字伯常夫人博陵崔氏年七十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合祔於先塋之側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子（容齋集云女適盧損非損之子）子六長頊次瑚次璉次珏次璿次琁且稱夫人四德咸備顧亭林謂據此足辨會眞記

之誣俞蔭甫謂唐宰相世系表鄭氏二房允伯後實有名恆之人惟秦碑稱恆高祖世斌曾祖元嘉祖有常烈考探賢案世系表世斌元嘉實有之然恆則敬道之後世斌元嘉乃敬德之後與碑固不相符攷此碑有二一云府君諱恆一云府君諱遇文皆相同疑好事者得鄭遇碑而易其名曰恆以欺世耳此說最得愚案會眞記貞元庚辰女年十七若卒於大中九年乙亥年止七十二與碑稱七十六不合然則此碑卽眞夫人亦決非鶯鶯矣又案世系表雖有鄭恆當在長慶以前碑既稱夫人卒年七十六穆宗長慶元年夫人四十二歲恆年必相若時尚未死穆宗諱恆既官太常何以不避唐人諱恆作常既字伯常顯非名常撰碑之秦貫必長慶以後人何以直書先帝之諱然則秦碑之鄭恆決爲鄭遇無疑會眞記但云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未云誰氏其曰鄭恆者乃西相記附會耳

錦瑟

李商隱錦瑟詩人莫曉其義宋許顗彥周詩話云錦瑟之爲器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適怨清

和昔令狐楚青衣能彈此四曲詩中兩聯狀此四曲也劉貢父以爲青衣名殊誤元郝文定公天挺謂彥周乃和會東坡敷夫兩家之說不知何以知其爲四曲又何以知其能彈也愚案此篇何義門朱竹垞皆以爲悼亡詩何謂莊生句取義於鼓盆也朱謂當是亡人喜彈此故覩思人因而託物起興瑟本二十五絃絃斷而爲五十絃矣故曰無端取斷絃之意也紀少嵐則謂以思華年句起以此情二字總承蓋始有所歡中有所阻故追憶之耳汪韓門又以爲自傷之作思華年三字乃一篇

之骨感年華之易逝借錦瑟以發端所謂美人遲莫也義門亦以爲義山集始之以錦瑟終之以井泥合二詩觀之此詩爲自傷無疑統觀諸說韓門爲優然皆本之那氏天挺其言曰詩中所指或憶少年之豔冶而傷美人之遲莫或感身世之閱歷而悼壯夫之畹晚則未可以一辭定也眞得此詩旨矣

紅兒

羅虬比紅兒詩百首詞藻富贍文情相生原序但云比紅者爲雕陰官妓杜紅兒作也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

與羣輩妓女等余知紅者乃擇古之美色灼然於史傳三數十輩優劣於章句間遂題比紅詩云云謹案全唐詩載廣明中虬爲李孝恭從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紅兒虬令之歌贈以綵孝恭以紅兒爲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紅兒既而追其冤作比紅詩據此則虬實殺紅兒作詩解脫安得爲多情哉

花蕊夫人

堅瓠集引諸書所載花蕊夫人有三一爲前蜀主王建妾徐耕長女封翊聖淑妃一爲後蜀主孟昶妃徐璋女

作宮詞者一爲南唐李後主煜之妃閩人王某女煜降宋妃入宮太祖娶之號小花蕊愚案唐書崔甯傳大歷三年甯入朝瀘州刺史楊子琳襲成都甯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自將以進子琳遁去任氏亦號花蕊夫人且在三花蕊前

呂蒙正妻

冬夜箋記謂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幷蒙正出之頗遭窘迫俗又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又訛傳劉爲妻殊爲淆亂偶陽雜錄

又謂今人傳奇破窰事見堯山堂外紀即蒙正與其母劉氏事也愚案史稱劉被出後誓不復嫁則劉年未老蒙正與母同逐年亦不甚大必未娶妻不得誣其父逐子婦也

蘇小妹

隨園詩話謂俗傳蘇小妹之詩句對語見宋林坤誠齋雜記原屬不根之論因攷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有詞行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菊坡叢話云老蘇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據

此東坡止有二妹一適柳一適程無適秦少游者讀書質疑引歐公志老蘇云三子長曰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亦皆早卒愚案老蘇詩云女母之兄女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婣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則適程者自是東坡之姊其適柳者乃東坡之堂妹見本集與程正輔書及周必大跋黃山谷與柳仲遠帖隨園以爲一適柳亦誤攷少游娶高郵徐主簿天德女文美見淮海集徐主簿行狀集又載與傅斌老書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又東坡與李方叔書云頃稠人中驟得

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比經歷四方更求其次渺不可得觀此二書則少游非蘇婿不辨自明

徐中山王第三女

冬夜箋記載徐中山王第三女事甚略攷江甯府志引劉純之存徵續錄云明徐妙錦(箋記作妙秀)中山王女也長姊適燕王後正位中宮是爲仁孝文皇后次姊代王妃妹安王妃洪武末諸藩不靖代王被逮妙錦感悟矢不適人親王求婚皆拒絕之仁孝崩文皇聞妙錦美且賢欲聘爲后命內使女官往諭旨妙錦稱病不出女官直抵臥榻妙錦擁被呻吟女官命首請不得已乃徐起自指曰吾面陋無婦容不足備六宮選女官羅跪審視姿態榮麗真天人也歸復命妙錦即削髮爲尼文皇聞之竟虛中宮不復册立洪熙改元妙錦乃返初服宣德初仁廟張太后自入東宮時聞妙錦行義高潔心敬慕之至是徵入京女官將命中使護行既至敘戚里恩入宮中朝自稱徐達第三女齋拜進止端凝不失跬步太后以下皆尊敬之賞賚優厚宮娥見之莫不悚然私相語曰此辭皇后不爲者也隨遣內使護歸正統中卒祔卒

鍾山先塋之次妙錦嘗言靖難師至建文當坐殿上以待燕王苟不讓則死之何自焚爲蓋其識見遠矣愚案此梁武帝見侯景故事而以建文用之於燕王尤中肯綮其辭皇后不爲乃薄篡位之燕賊耳眞奇烈女子哉查悔餘人海記亦載坐殿待燕王語并謂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然其人其事正史不書恐非實錄明王佐集中有徐妙錦傳符驗載入革除遺事朱竹垞謂是書不免惑於從亡致身二錄故於虛傳妄語未盡加芟竹垞預修明史不錄妙錦事必有所見府志謂江甯藩署

有井封閉石闌隸書十一字曰晉生泉涫熙丙午邵泳堅建相傳妙錦不受文皇聘投此井死殊失攷豈知其人爲子虛烏有哉

小青

支如增小青傳稱姬名玄玄字小青廣陵人其姓不傳武林馮生姬也青泥蓮花記謂與生同姓故諱之則姬實馮姓虞初新志謂其妹紫雲歸會稽馬髦伯見吳某紫雲歌小序隨園隨筆以爲姓喬妹歸武林士人馬文璧不詳所本此或是姊妹俱美當時有二喬之稱不必

姓喬小知錄謂馮生字千秋施愚山詩話云馮名雲將具區之子所謂楊夫人者錢塘進士楊廷槐之妻也與馮有親而夫人頗知筆墨故相愛憐欲爲作脫身計小青不可夫人從官北去小青貽書與訣皆實錄也所著焚餘集陸繁弨有序姚靖增修西湖游覽志又爲載入孤山路似實有其人矣惟列朝詩集謂本無其人於潛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據此不但小青無其人卽作傳之支如增亦係託名矣虞初新志又謂實有其人升據友人殷日戒稱此翁爲支小白作小白當是如增字要之香草美人每多喻託事之有無不必深詰也

秋香

唐解元竊婢秋香事小說家多豔稱之攷堅瓠集引桐下聽然云華學士鴻山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

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荅之後人遂有傭書獲配秋香之誣案此則其事全屬子虛矣

姚旅露書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任子十七與客登虎邱適上海有宦家夫人擁諸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褋絳裩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云道人以爲

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莊作窶人子往賄官
家縱人鬻身爲奴官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
姣暱焉一日求歸娶二子曰汝無歸我言之大人爲汝
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
子爲力請與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褾絳裩也秋香
凝睇良久曰君非虎邱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
曰吾爲子含笑目成居體惟子故耳曾句吳學博遷上
海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詣焉既出竊假
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并謁道人旋道人從兄東

遊其僕偶見急持以歸官家始悉道人顛末具數百金
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
爲母舅趙子又王行甫耳談云陳元超吳人父以疏論
嚴氏謫死元超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邱見官家
從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已悅之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
狀求傭書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駭不
知出元超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唯汝所
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
元超既娶婢曰君非虎邱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

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
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達可笑非有他也會有貴客
過其主人元超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
吏部蓋元超蓋元超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
大駭始悉始末亟治百金裝并婢贈之二書載娶秋香
事絕相類皆以世傳唐解元事即此然此二人孰爲眞
得秋香耶又黃蛟起西神叢語云無錫俞憲號是堂次
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
門知其爲某宦室青衣也因諮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

月待我勿移迫他所徑獨造女郎家求爲蒼頭主人留
伴其子讀見安爲其子代筆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
其才主人將欲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
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
也見安潛入已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晉謁力爲
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
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款
矣守既別主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
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已女厚嫁之近人

以其事爲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琥
美娘蓋好事者舊言子長耳愚案此名美娘不名秋香
與前二說亦稍異然俱以唐寅事爲僞託究竟此三事
亦未必見眞安知非因唐寅事又從而附會乎
唐寅華之任陳元超所遇同時已有三秋香無聲詩史
云林秋香名奴兒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學畫
於史廷直王元甫二人筆最清潤落籍後有舊知欲見
因畫柳於扇題詩拒之曰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
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手不許東風再動搖又祝枝山

有題秋香便面詩云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
居行間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此則妓名秋香
者亦與唐寅同時

李選侍

明光宗朝康妃李選侍嘗撫視熹宗及莊烈帝則熹宗
御極之年選侍雖甚少亦當二十以上明史但言久之
始卒未載何時案王漁洋池北偶談云選侍李氏鼎革
後尙存至康熙甲寅五月十八日始卒熹宗御極歲在
庚申至康熙甲寅凡五十五年則選侍卒時亦近八旬
矣

陳圓圓

吳梅村圓圓曲稱千古絕唱靳榮藩註甚詳然未及其
父母昆弟也攷李介天香閣隨筆云平西王次妃陳氏
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善歌者與居以此
破家有一子甚戇顧其女倩而慧恆教之歌父死夫身
爲妓余邑金衢道貢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
滸關見之悅輸三百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
此貴人蹤之去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

部平西旣破闖賊入京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見元
豔甚而音歌又精獨數數顧視元是夜皇親送元平西
軍中會平西鎭滇寵之專房移檄江南爲訪其母兄母
兄至元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髦年見騎至已
惴惴矣及相近元跳下馬抱母而泣母不知爲已女也
驚怖死久之乃甦由是不樂居府中數請歸平西乃厚
貲遣之案諸書謂吳逆見元在未平賊之前後元爲賊
得吳始入關是說謂見元在平賊之後蓋作書時吳尙
未敗故爲吳諱也然元之母兄唯見之此書又攷湖北

松滋縣南吳逆葬嬪妃處近人遂實爲圓圓墓王后山訛圓圓墓在雲南府雲華庵後其說頗詳

李香君

桃花扇演李香君事實有其人案余懷板橋雜記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宛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贈之詩武塘魏子中爲書於壁貴陽楊龍友寫叢蘭詭石於左偏時稱三絕陳其年婦人集中李香秣陵教坊女也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尤極稱之一日故開府田仰以金三百鎰邀姬一見開府向兒事魏閹者又姬嘗以他事獲罪阮大鋮至是喟然歎曰田公豈異於阮公乎峻卻之卒不往冒無譽註姬與歸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許方域設誓最苦誓詞今尙存湖海樓儷衍中

補遺

屈原婦

太平寰宇記一百四十五引襄陽風俗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其妻每投食於水以祭之原通夢告妻所祭食皆爲蛟龍所奪龍畏五色絲及竹故妻以竹爲

糉以五色絲纏之今俗其日皆帶五色絲食糉言免蛟龍之患又原五日先沈十日而出楚人於水次迅檝爭馳棹歌亂響有淒斷之聲意存拯溺喧震川陸遺風遷流遂有競渡之戲愚案屈原姊女嬃見離騷人皆知之其婦見此書人不甚知

攷古錄卷六終

玉塘

蚩尤

諸書皆稱黃帝戮蚩尤惟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則以戮蚩尤者爲炎帝矣然史記索隱引此文而作黃帝以御覽等書誤黃帝爲炎帝攷御覽又引世紀云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野路史後紀引世紀云榆罔居空桑空桑爲陳留故歸藏啟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據此則蚩尤實與炎帝爭天下但戮之者黃帝非炎帝也又攷周書蚩尤惟始作亂馬融註蚩尤少昊末九黎君名此少昊時之蚩尤張平子謂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此唐堯前之蚩尤合之黃帝時蚩尤凡三人而皆作亂而皆伏誅惟管子稱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此爲六佐之一別是一人鄒叔績讀書偶識謂蚩尤古惡謚蚩無知也尤過也其爲六佐者當是先有功後爲惡故亦得惡謚耳

鯀

祭法言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此修字卽禹貢既修太原之修謂因鯀之功而修之也昔人謂四岳於九官十二牧中獨舉一鯀以治水帝明知其方命圮族而仍試之當時治水之才必未有過於鯀者至九載績用弗成九載前豈無功乎鯀始造城郭隄防以禦水漢唐至今皆因其制鯀之功德遠矣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郊鯀鯀誠有可郊之理

韓非子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而誅鯀據此則鯀之殛以諫禪不以治水矣竊謂唐虞揖讓應天順人朝覲謳歌不期自至刑威相挾乃操莽之事非堯舜之事也鯀治水無功得罪天下故殛之若以諫禪被誅則一已之私矣且殛亦非殺之謂也吳英經句說引經典釋文曰尚書洪範鯀則殛死本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本作極是知殛當作極殛鯀于羽山者但以窮之而已輕於放流也孟子所謂又極之於其所往與此極正相同又攷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六十九年黜崇伯鯀史記五帝紀舜請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辭漢王逸註

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東坡亦謂四凶之誅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皆殛非訓殺之證

瞽瞍

汪容甫述學謂瞽瞍官名引春官瞽矇周頌矇瞍呂氏春秋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爲證而以史記盲子者爲誤質爲確當又謂堯典嬪于虞虞乃國名其君則瞽瞍也與王氏崧說緯所攷同說緯云左傳謂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瞍尙能守其國其欲殺舜

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所論尤精惟論孟子謨蓋都君一節謂世誣舜以瞍朝已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辨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乎愚案瞽瞍殺人亦非眞有其事何以但言其理蓋難處之事則設言其理若朝瞍放象則不足置辨矣說緯又引奚爲不知一語謂孟子亦以爲有是事愚案程子謂萬章由傳聞之謬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聖人於弟之無藏怒耳金仁山亦謂孟子所以不辨其誣者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然則奚爲不知孟子亦但言其理而不必辨其無與上兩節答萬章舜告則不得娶堯知告焉則不得妻其意正同說緯皆信爲眞殊屬呆相不然頑嚚未格何足觀刑帝亦不肯釐降二女司馬温公史剡謂四岳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偕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旣已格乂矣安得有焚廩浚井象入舜宮之事說緯又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其格淺及舜受禪養親封弟瞍於

是允若而底豫焉蓋不格姦與亦允若時分先後情有淺深不可不辨愚案虞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大禹謨雖係僞古文此數語分見孟子萬章篇舜往咸邱兩章不得爲僞）然則瞽瞍允若之時即舜往于田之時不在養親封弟之時伯益所謂允若即四岳所謂不格姦時無分先後情無有淺深也若以不格姦爲僅使之免於刑戮天下有殺天子之壻奪天子之女而可免於刑戮乎則所謂免于刑戮者亦不可通也說緯又謂焚廩浚井蓋欲泯

其殺之迹而以不幸而死白於堯庶逃於罪而分其所有圖目前之利忘日後之害此之謂頑與傲愚案史剡謂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與眾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不爲也愚亦謂焚廩卽可泯殺舜之迹二嫂治棲亦可泯其迹乎說緯又謂覩九男二女節

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則欲殺之而分其室斷非傳聞之辭愚案孟子謂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正朱子所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非眞謂妻二女後猶不能順父母也周櫟園謂二嫂使治朕棲二嫂使句絕謂使女治朕棲非使二嫂也向日貞謂嫂懼後妻非不愛舜出從而掩之乃屬舜出始從而掩之皆善於立說然亦信爲眞

伯嚭

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皆稱句踐滅吳後誅太宰嚭并妻子惟左哀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是句踐并未殺嚭且信任之矣呂成公大事記謂句踐用嚭尚可爲國乎後人又謂嚭爲亡吳之巨子句踐沼吳斷無不誅之理此恐劉歆改竄左氏原文與史記立異者愚案嚭本有恩於句踐而又善媚故句踐不加之誅而反任用觀於范蠡之去文種之死嚭之見信無疑矣又攷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嚭葬

吳縣餘杭山夫差墓旁嚭後事越何由葬夫差旁唐陸廣微吳地記云餘杭山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想後人卽指義子墳附會爲嚭葬所歟景星杓山齋客談云康熙丁丑金叉袋巷北民家坎地得一髑髏大如斗旁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伯嚭首級俞蔭甫謂金叉袋巷杭城地名但不知伯嚭何以斷首又何以埋於杭城愚案杭城屬越嚭旣仕越句踐始用之而卒誅之埋其首級於杭亦未可知也

鄧通

漢書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明袁了凡云賈誼鵩鳥賦單閼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何由譖誼愚案鵩鳥賦序誼爲長沙王傳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單閼爲丁卯是文帝六年則其謫長沙時在四年矣論誼之被毀當計自被謫之年不當自作賦之年史載帝初立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迺薦誼召爲博士當是元二年間事絳侯就國在三年冬十月與誼同朝兩三年史謂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誼年少又好言時政爲帝所稱

此兩三年中安知勃不毀誼又攷灌嬰之薨在四年冬十二月袁氏以作賦之年計之灌薨固已久若以謫長沙之年計之卽是灌薨之年且未必遲至十二月誼之謫灌猶存也灌與誼同朝三四年以雎陽販夫久官丞相未必不如勃之毀誼袁氏欲爲絳灌解脫而所攷未精袁氏又引漢應劭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以譖誼者爲鄧通謂通以佞幸見愛帝又爲微行數幸通家誼數諫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汪師韓又謂通自黃頭郎至爲上大夫漢書雖不載其年月而其寄死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年而誼自文帝初立召爲博士遷太中大夫至十二年卒又十一年帝崩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間則誼之死久矣安得有譖誼事愚案汪氏以通尊顯在文帝末年本無實據殆謂年少而帝始幸之耳殊不思帝之寵通以夢不以色非如籍孺輩與上臥起者也則寵之何必不在文帝初年況劉向爲西京時人去誼不遠習識先朝故事豈敢以虛辭欺其主然則絳灌鄧通皆毀誼者也何必爲之諱哉

高力士

唐書高力士傳力士流巫州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趙令畤侯鯖錄謂此詩爲黃山谷所稱蓋因山谷食筍詩有倘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借用其句故耳然則力士固能詩且爲山谷所稱賞矣小人未嘗無才也丁湖南謂力士之事明皇沮其任李林甫諫其聽姚崇勸其立肅宗憂其寵祿山皆有類於君子之行而唐室宦官之禍肇始於彼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英君易

爲所惑耳

李林甫

說郛載李林甫外傳安祿山嘗語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左右皆銅頭鐵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鑪而來則僕射銅頭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愚案唐康駢劇談錄云處士劉平善見祿山在范陽時常有鬼物數十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異之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値葉法善投龍西岳平旋見二

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見祿山鬼物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走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遂逃入華山而隱然則有青衣童子驅逐鬼物者葉法師也後人因祿山常畏林甫遂附會爲林甫事適以張權姦之氣燄良可恨也又案文海披沙載元和中惠州震死一嫗朱書其脅姦相李林甫五字又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震死背有文曰唐相李林甫又七修類稿載洪武間杭州陸允誠烹雞雞背有李林甫三字此則天道誅淫昭然不爽矣

盧杞

太平廣記引逸史云盧杞未第時遇仙嫗麻姓者引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爲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爲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爲宰相遂遣還愚案杞貌醜心險謂有仙相杞詐言以文其醜耳不然地獄將爲誰設乎

安惇

夷堅志載安惇爲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眞官坐殿上有江瀆神先在庭下眞官命吏引惇居其上惇不敢眞

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眞人也愚案此說當是安惇僞造以欺人不然豈有眞正神仙而爲姦臣耶

蔡京

法苑珠林稱如來至尊胸有卍字夷堅志謂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獨胸中隱起一卍字高二寸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詳誠不可曉愚案佛胸卍字說本荒唐京胸卍字又豈實錄況孔子貌類陽虎聖狂固不異形似也錢氏私誌載徐神翁謂

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京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一箇愚謂此說當不虛

蔡卞

卞字元度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壻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史謂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可謂姦宄之尤宋曾慥龍閒窗括異志曰蔡元度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爲木叉後身云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徽宗南幸還至

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旁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僧伽行者　愚案史載卞與妖人張懷素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卞惑邪說如此則謂世言爲木叉後身者乃卞平日詭託之辭也

秦檜

東甌遺事載秦檜嘗夢至一洞羣僧環坐後經雁山羅漢洞詭云我前夢抵此石室羣僧環坐曰尚憶此否吾瞿然悟身爲諾巨羅僧謂吾世緣未了姑去今覩此始知所夢因築了堂爲詩以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句俞蔭甫謂諾巨羅亦作諾詎那雁蕩開山之祖雁蕩志引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即其人也不謂千載下乃爲秦檜依託辱矣愚案堅瓠集引異識資諧云萬歷丙子京口鄔汝璧遊於杭見屠豬者去毛豬腹有五字曰秦檜十世身又萬歷戊戌鳳陽城三十里外朱家村雷震死一白皮火燒毛盡背有秦栝二字深入皮中又康熙中震澤某遊武陵見屠家宰一豬蹄上有秦檜字并肺管上亦有名果報錄載萬歷中武林一士夢冥王判秦檜爲

龜去剜剔以償夙孽鑽灼以罄餘智後江上漁翁網得大龜腹有秦檜字檜附託爲阿羅轉世不謂生生世世墮入畜生道中雖諸書所載或由人心之不平或由借此以警世未必盡爲實錄而愚則深信不疑矣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黃州棲霞樓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皐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棲霞云愚案此係黃州志不載誠以檜之遺臭錄之未免有玷江山耳然當時黃人崇奉如此亦可嘅也

秦檜江甯人墓在江甯孟忠襄滅金歸縱軍士糞溺其冢誠爲快事 宋岳珂桯史言檜墓在江甯不能亭墓前有碑無字詩人呼爲穢冢江甯志又謂一云在牛首山 又攷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徐鵬舉武甯王七世孫生時父奎夢岳忠武王轉世遂以岳之字名之鵬舉治圃白門郊外見一邱立命夷爲平地發之乃檜墓也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眞岳王報冤云愚謂此尤大快事也

賈似道

朱周密癸辛雜識謂似道誤國之罪上通於天不可悉

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險其才最頡頏難制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臣輔先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於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爲矣學舍在當時最爲橫議而咲其厚餌方且訟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廡一得罪則黥決不少莫敢稍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勑以丐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閫無怙勢之將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爲極難而似道乃優爲之謂之無才可乎愚謂此似道之所以爲似道也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溫公嘗言之矣似道所爲爲社稷計乎爲招權固寵計乎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不獨蔡京爲然也 趙耘菘陔餘叢考謂周密爲似道訟冤想平日亦嘗受似道之盼睞愚案密固能文之士宋亡不仕元則又爲節義之臣惟爲似道回護不免爲所欺耳

王振

王振誤主之罪人人皆知明許浩復齋日記乃謂振初

時開邪納誨以成英廟盛德不爲無補實屬妄談皇甫錄明記略又謂振嘗爲教官永樂末以年滿無功見閹案明史宦官傳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爲局郎英宗本紀帝崩年三十有八逆數至宣宗二年帝始生振選侍東宮自當在宣宗時既云年少則不曾先爲教官矣豈以帝嘗稱振爲先生故有此附會之詞乎

項煜周鍾

吳梅村綏寇紀略補遺內爲項煜周鍾力辯其從賊之

寃謂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煜於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宏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時何地可以從賊鍾本篤厚友悌人不死實大負生平乃元末紅巾有𡞲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衞德之語現載陶九成輟耕錄忽移以誣陷鍾人之爰書遂至正法此何說乎趙耘菘簷曝雜記引此謂余初疑梅村文人氣類未免意存回護及觀第九卷李自成僞官中黎志陞史可鏡二人皆當時名士而皆直書其從賊不諱則因其從賊者之必書可以知不從賊而誣爲從賊者之辯之非徇情也愚案煜鍾皆吳人梅村桑梓情深未必非有意回護又攷明遺民花村看行侍者所撰談往一書載項欲自裁爲其門人挾之上馬去項猶毒罵又載周巳投環徐爲一友與僕解焉周顧友人罵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此亦力鳴項周之冤　四庫書目提要斥其乖公論是也又陳名夏殺其師項煜文歷稱煜之智與煜之忠又云吾師不死於仇而死於賊尤屬謬論

阮大鋮

留百詩潛邱劄記載王宏撰謂點將錄實出阮大鋮以授王紹徽上之魏璫者案點將錄記沒遮欄乃大鋮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巳姓名者愚案先撥志始所配之沒遮欄乃劉宏化非阮大鋮與潛邱所見之點將錄不符然此語惟見於大鋮南都辨冤疏中安知非大鋮之預竄其名於錄中以爲異日辨冤張本耶而先撥志始及左忠毅同難錄所載一百八人中並無阮大鋮之名何況叩馬獻策鐵案昭然又豈能掩天下後世之耳目哉至此錄獻自紹徽而展轉於三黨之手　四庫書目提要所謂一時門戶蔓延率以恩怨爲增損而錢謙益方修馬阮之好於南渡之初於時東林論定率以入錄爲榮故欲引大鋮爲同調耳

牛金星宋獻策

吳梅村綏寇紀略所載盧氏縣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辯僞署宏文館學士自成僭號拜爲天佑殿大學士及自成自京師敗歸陜金星子佺爲其襄陽府尹乃依其子以後不知下落王漁洋池北偶談則云其後爲我　朝京卿綏寇紀略言自成

南奔其黨宋獻策等皆遁亡查悔餘人海記云永城人宋獻策初賣卜從李自成拜國師導之入都自成敗蒲洲重其術隸旗下至康熙初年乃死自成流毒天下牛宋實爲主謀而皆倖逃顯戮幾疑天道無知然皆知天命有歸背僞主而仕　興朝則亦可謂得計矣

黃巢李自成魏忠賢之死

唐人詩話言黃巢不死敗後爲僧改名道價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後居雪竇人稱雪竇禪師宋開寶中卒年八十餘王明清揮麈錄載其詩曰三十年前山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樓看落暉趙與時賓退錄曰此乃元微之贈智度師詩竄易傑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考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裙下擒王處歸自閒行獨自歸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抛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據此則敗後爲僧之說好事者爲之耳何璘澧州志謂闖賊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案計六奇明季北略謂自成病死羅公山當時得之傳聞明史載通城九宮山其以爲死於村民手一也孫教授爲余言李自成敗後實匿澧州石門

之夾山爲僧其墳尙在寺旁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尙前立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尙不知何氏子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餘寺尙藏有遺像視之則高顴深頤鴟目蝎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自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僭號新順王其云奉天玉和尙蓋自寓加點以諱之歟思案徐敬業駱賓王之敗後人謂其不死蓋憐其忠義也若黃巢李自成輩雖百死不足以洩神人之憤況史皆明載伏誅而必力辨其倖逃顯戮得以令終獨何心耶惟禮親王嘯亭續錄深斥紀文達公不當信魏忠賢敗後私遁之說今攷灤陽續錄云魏忠賢之惡史册所未覩也或言其知事必敗陰蓄一騾日行七百里以備逋逃陰蓄一貌類已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斷無倖免之理以人事論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識使竄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有縛獻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閹宦異言異貌駭視驚聽不三日必敗使遁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尙通日本

仇鸞尙交諳達忠賢無是也山海阻深關津隔絕去將何往忠賢虐燄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尙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縣學中雷擊大蜈蚣背有朱書魏忠賢是說也余則信之愚案文達持論如此乃謂其信私遁之說何耶

姦權冒姓

史稱秦始皇爲呂不韋子由於人心之不平晉葛洪神仙傳謂始皇與龍女交有孕生兒棄之沙灘項梁收養

之長大有勇能自曳其身而飛數步故名之曰羽羽滅秦掘始皇墓後人惡始皇因造此說也宋樂史太眞外傳曰楊國忠本張易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倖無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遂有娠易之敗嫁於楊氏而生國忠愚案唐書載天寶九載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則外傳之說非誣唐書稱高力士爲馮盎曾孫母姓麥氏王西莊十七史商搉以爲力士託言不然上公之嫡長孫主祀守封何以其子少即閹割爲長吏市之以進乎愚案此亦如梁司成白託爲東坡遺體蓋欲託名流之自重耳宋周密癸辛雜誌載王宣子嘗爲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儈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愚嘗歎韓魏公子孫乃有佹冐得此說深爲怏然周亮工書影謂劉瑾本姓談生於馬嵬坡與明史瑾傳本談氏子不合恐不足據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初聞故老云嚴世蕃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浚谷中丞爲吏部郎中王

與齡行狀直云世蕃爲螟蛉子則分宜固無後也此事明史雖不載足快人心又王鉛山識小錄云封贈之制極嚴在嶺外時誥敕濫矣然嚴雲從以扈從功封伯應贈四代而嚴世蕃其曾祖也所部覈而不予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攷古錄卷七終

攷古錄卷八

文廟

太平 孫璧文 玉塘

歷代文廟祀禮崇封謹案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
孔子曰尼父左傳哀公十六年禮記檀弓 就故宅立廟 此追謚
孔子立廟故宅之始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
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漢書本紀 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
從政史記孔子世家鮒弟子襄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
長沙太守唐書宰相世系表鮒弟騰字子襄漢
孝惠博士長沙太傅東都事略儒學傳鮒以弟子襄爲
嗣值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宋史孔宜傳同文廟通考
作封騰奉嗣君 此漢以來祀孔子及後世新官謁廟之始高祖
以孔子九世孫騰爲奉聖君 元帝封孔霸爲褒成
君賜爵關內侯漢書儒林傳 此聖裔承祀襲爵之始平帝元
始元年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封孔均爲褒成侯漢書本紀
此孔子謚宣封公之始文獻通考云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爵者爵也褒成宣尼
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 光武帝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祠
孔子後漢書本紀 此遣官祀闕里之始明帝永平二年令郡
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後漢書禮儀志 此國
學郡縣祀孔子之始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

七十二弟子後漢書本紀 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章帝元
和二年二月帝東巡守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
作六代之樂後漢書孔僖傳 此崇祀用樂之始桓帝元嘉二年
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則出
王家錢闕里志 此文廟設官須祭之始靈帝光和元年置
鴻都門學生後漢書本紀 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此
畫像之始魏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祭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魏志本紀 此國學釋奠顏子配享之始
晉武帝泰始七年命太子講孝經通親釋奠於太學晉書
禮志 此太子親祭之始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晉書本紀 此
天子親祭之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國子
學如晉故事宋書本紀 齊武帝永平三年裴松之議設軒懸
之樂六佾之舞南齊書禮志 此用舞之始魏孝文帝太和十
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魏書本紀 此京師立孔廟之始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本紀 此稱文聖
之始二月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等授策
孔子崇文聖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帝親拜祭於廟
魏書禮志 此有司薦享之始孝靜帝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

仲琁以孔廟牆宇頗有頽毀遂改修焉魏書琁傳建聖像以從陳蔡十子雕塐侍側 此建聖像塐十子之始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庚戌立孔子廟梁書本紀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南史禮儀志 此州郡立廟之始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春秋二仲月朔謁廟行禮隋書禮儀志 此朔日行禮之始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爲鄒國公文獻通考宣帝大象二年三月追封孔子爲鄒國公周書本紀隋文帝仍舊封孔子後爲鄒國公文獻通考此聖裔封公之始文帝開皇八年贈孔子爲先師尼父詔國子寺以四仲上丁州郡

以春秋二仲釋奠隋書禮儀志 此州郡二仲釋奠之始唐高祖武德二年詔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闕里志 此周公孔子分廟之始太宗貞觀二年詔罷祀周公尊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書禮樂志 此孔子稱先聖之始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尊爲宣父禮樂志 此州縣立文廟之始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從祀舊唐書禮儀志 此先儒從祀之始國學釋奠令

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禮儀志 此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州縣釋奠各刺史縣令親獻禮儀志 此州縣以牧令主祭之始高宗乾封元年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舊唐書本紀 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唐書本紀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子太子太師曾子太子太保皆配享唐書禮樂志 此追贈顏曾曾子配享之始明皇開元八年升十哲於堂上及曾子爲坐像暨諸弟子皆列享於左邱明等二十二賢之上文獻通考愚案子夏升祀十哲當作二十一賢 此十哲配享之始二十七年加謚孔子爲文宣王封孔燧

之爲文宣公十哲爲公侯曾子及七十二賢爲伯唐書禮樂志 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幸曲阜謁孔子祠卽拜奠於祠前文獻通考 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册府元龜 此天子親拜之始宋太祖建隆元年視學詔加飾祠宇塑繪先聖先師像宋會要 自爲贊宋史禮志 三年立十六戟於廟門闕里志 此製贊列戟之始太宗淳化四年詔宣聖廟六衙朔望焚香闕里志 此朔望行香之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至文宣王墓設奠再拜祝文進署祭以太牢宋史禮志 此須祝文之始加謚孔子

爲玄聖文宣王追封聖父爲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
魚母亓官氏鄆國夫人禮志此聖父封爵之始二年追封
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禮志此先儒封爵
之始五年以國諱改謚玄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宋史
本紀此稱至聖之始仁宗天聖元年給兗州學田　此
給學田之始慶歷八年詔聖父齊國公像易以九章之
服於聖殿後立廟奉安　此聖父立廟之始至和二
年改封孔子四十六世孫宗愿爲衍聖公文獻通考此稱衍
聖公之始嘉祐六年賜孔廟飛白御書殿榜並金字篆

碑　此聖廟立榜之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爲鄒
國公宋史本紀七年詔以孟子與顏子並配食封荀況蘭陵
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宋史禮志此孟子封公
配享之始徽宗崇甯元年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
沂水侯宋史本紀此伯魚子思封爵之始三年增文宣王冕
爲十有二旒文獻通考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四年詔稱
文宣王殿曰大成宋史禮志此稱大成殿之始大觀二年繪
子思像從祀於左邱明二十四賢之間禮志此子思配享
之始四年增立二十四戟文獻通考致和元年詔郡縣犯先

聖諱者悉改正宋史禮志此避聖諱之始五年封樂正子爲
利國侯又封公孫丑以下十七人爲伯俱從祀禮志此孟
子弟子從祀之始詔下國子學選諸生肄業習上丁釋
奠奏於堂上禮志此樂舞生之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甲
子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玉海此文廟爲上祀之始理宗
端平二年升子思於十哲宋史本紀此子思升十哲之始淳
祐元年詔以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宋史禮志此
周程張朱從祀之始景定二年封張栻華陽伯呂祖謙
開封伯並從祀宋史本紀度宗咸淳三年以顏曾思孟配享

子張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本紀此稱四配子張
升十哲之始遼太祖神册三年五月詔建孔子廟四年
八月謁孔子廟遼史本紀金世宗大定元年以顏歆從祀續通
考　章宗明昌二年詔孔廟前置下馬碑祭時稱御名
三年詔周公孔子之名令回避五年諭有司進士名
有犯孔子諱者避之金史本紀此置下馬碑稱御名及禁名
犯聖諱之始夏仁宗人慶四年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尊孔子爲文
宣帝宋史夏國列傳此尊孔子爲帝之始宋眞宗時有司議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
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乃止　元太祖始置宣聖廟於燕京元史祭祀

志　世祖至元四年敕修曲阜宣聖廟元史本紀　成宗大德初敕到任先謁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爲令闕里志　此新官到任先謁文廟次詣神廟之始十一年七月加封至聖文宣王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武宗本紀是年五月帝即位　此稱大成至聖之始仁宗皇慶二年詔以許衡從祀延祐三年制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元史本紀　此封孟子父母之始六年追封周惇頤爲道國公又封蘧瑗爲內黃侯從祀孔子續通考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聖父爲啟聖王母顏氏爲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

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以董仲舒從祀元史本紀　此聖父封王四配稱聖周子二程封公之始二年八月賜上都孔子廟碑三年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元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五月追封顏子父爲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本紀　此孔子妻封王夫人顏子考妣妻封公賜謚之始順帝至元五年敕賜曲阜宣聖廟碑本紀　至正二十二年追謚朱熹父爲獻靖改封徽國公朱熹爲齊國公

元史祭祀志　此追謚朱子父之始明太祖洪武四年禮部奏定儀物明史禮志　更定祭器禮物置高案　此改席地措案之始五年罷孟子配享雷震謹身殿明夢春餘錄　六年配享如故續通考　七年二月設孔顏孟三氏學明史本紀　此設三氏學之始十五年詔天下通祀孔子明史禮志　新建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闕里志　此國學易像爲主之始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明史禮志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明會典　此府州縣用樂舞之始二十八年

罷揚雄從祀益以董仲舒見明會典及明史禮志謹案江都從祀已見元至順元年不知何時罷祀茲復從祀然明初王褘孔子廟庭從祀議猶云荀揚從祀何以不取仲舒則元史仲舒從祀之說當由史誤　成祖永樂四年幸學服皮弁行四拜禮續通考　此天子行四拜禮之始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英宗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明會典　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明史英宗前紀　八年以元吳澄從祀明史禮志　景帝景泰三年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五年宋儒朱子裔孫梴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七年宋儒周敦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明史

本紀此賢裔襲蔭之始憲宗成化十三年增樂舞爲八佾
籩豆各十二明史禮志此舞用八佾之始孝宗宏治八年以
宋楊時從祀明史本紀九年增樂舞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
制明史禮志十三年各文廟改用綠色琉璃瓦　此用琉
璃瓦之始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更正孔廟謚典定孔
子謚號曰至聖先師孔子明史本紀撤去塑像至聖孔子神
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
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續通考　國子監祭用十籩十
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各止六佾明會典　其四配稱

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
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
子不復稱公侯伯明史禮志此天下文廟易像爲主稱聖師
賢儒之始去重祀申黨一人即申棖　罷公伯寮秦冉顏何
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
三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改祀於
其鄉者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康成范甯服虔七人禮志
立啟聖祠祀啟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
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明會典　此立啟

聖祠暨四賢三儒配祀之始穆宗隆慶五年以薛瑄從
祀神宗萬歷十二年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二
十三年以宋周惇頤父輔成從祀啟聖祠明史禮志四十一
年以宋羅從彥李侗從祀續通考　莊烈帝崇禎十五年以
左邱明親授經於聖人改稱先賢并改宋儒周二程張
朱邵六子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禮志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月朔及進士釋褐釋
菜禮朔望行香儀二年定文廟謚號稱爲大成至聖文
宣先師孔子九年　上臨雍親行兩跪六叩頭禮宴衍

聖公賞賚有差十三年命頒國子監文廟大成樂章
十四年改謚稱爲至聖先師孔子通行直省學宮　聖
祖仁皇帝康熙八年四月　上視太學行釋奠禮二十
三年　幸闕里釋奠行三跪九叩頭禮此三跪九叩之
始頒　御書萬世師表額於闕里及天下學宮此頒額
之始二十四年　御製孔子贊顏曾思孟贊立石摹搨
通行直省各學二十九年定官員人等至學宮下馬例
通行各直省此立下馬碑之始四十三年　御製平定
朔漠祭告太學碑頒行各學四十九年　詔直省同城

大小武職俱照文職一體入廟行禮此武職行禮之始
五十一年　詔以朱子升祀十哲位顓孫子之次此朱
子升哲之始五十四年　詔以宋范仲淹從祀五十五
年　定樂章皆用平字之義頒發府州縣學春秋丁祭
一體唱贊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　追封至聖先世
五代爲王爵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王防
叔公爲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啟聖王更
啟聖祠爲崇聖祠祭日先行致祭以宋張載父廸從祀
崇聖祠此五代封王合祀更名崇聖祠之始二年頒

御書生民未有額於各學又　詔以後幸學改爲詣學
此稱詣學之始復祀先賢蘧瑗林放秦冉顏何先儒鄭
康成范甯增祀先賢縣亶牧皮樂正克公都戍萬章公
孫丑先儒漢諸葛亮宋尹焞黃幹陳湻魏了翁何基王
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　國朝陸
隴其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爲先賢（謹案明史禮志崇禎
十五年改周程張朱邵六子稱先賢僅國學更置之闕里廟廷及天下學宮未遑頒行也）三年　詔
避聖諱四書五經外俱作邱字讀期音此臨文避聖諱
之始　詔郡縣丁祭增用太牢此郡縣用太牢之始頒

御製平定青海祭告太學碑於各學四年　上親詣
學釋奠跪獻帛爵此跪獻之始五年　詔遇八月二十
七日至聖誕辰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此聖誕
齋戒之始六年改闕里大成殿用黃瓦此聖殿用黃瓦
之始八年定直省府州縣學每歲春秋仲丁以文官最
尊者主祭餘各分獻有差若主祭官因公出境委員恭
代行禮又議舊例直省督撫學政俱行使臣禮但省牲
不與正祭謂之祭丙嗣後省會皆令督撫學政率同司
道以下官致祭若學政按試各府即於各府文廟行禮

概不祭丙此督撫學政與正祭之始　高宗純皇帝乾
隆元年頒　御書與天地參額於各學三年升有子祀
東哲位卜子夏之次此有子升哲之始復吳澄從祀五
年定樂用六佾設樂舞生四十人免其府縣試八年照
康熙間准用平字撰樂譜十二章頒於各學此頒樂章
之始十三年定十二哲及崇聖祠配位東西各少牢一
案每位一帛十四年頒　御製平定金川祭告太學碑
於各學十八年　詔定先賢先儒神牌位次二十年頒
御製平定準噶爾祭告太學碑於各學二十四年頒

御製平定回部祭告太學碑於各學　仁宗睿皇帝
嘉慶四年頒　御書聖集大成額於各學　宣宗成皇
帝道光元年頒　御書聖協時中額於各學二年　詔
以明劉宗周從祀三年　詔以湯斌從祀五年　詔以
明黃道周從祀六年　詔以唐陸贄明呂坤從祀八年
詔以孫奇逢從祀二十三年　詔以宋文天祥從祀
二十九年　詔以宋謝良佐從祀　文宗顯皇帝咸豐
元年頒　御書德齊幬載額於各學　詔以宋李綱從
祀二年　詔以宋韓琦從祀三年　詔以曾公明儀從

祀七年　詔以鄭公孫僑從祀孔子兄孟皮配享崇聖
祠九年　詔以宋陸秀夫從祀十年　詔以明曹端從
祀　穆宗毅皇帝同治元年頒　御書聖神天縱額於
各學二年　詔以漢毛亨明方孝孺呂柟從祀七年
詔以宋袁燮從祀十年　詔以張履祥從祀　皇上光
緒元年頒　御書斯文在茲額於各學　詔以明陸世
儀從祀二年　詔以漢許慎從祀三年　詔以漢河間
獻王劉德從祀四年　詔以張伯行從祀

雨般秋雨盦隨筆謂滇南人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爲
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故元以前不知
孔子愚案元史張立道傳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佩虎
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
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擢蜀士之賢者爲之
師此隨筆所本（王圻續通考云至元十九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此建於諸路立道則建於雲南省故在前）考唐書玄宗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
孔子廟於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入蜀西南士人盛覽
從學歸以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後漢章帝元和初滇
池出神馬甘露降白烏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

久矣又攷潘鼎珪安南紀遊云士人讀書多倘綱鑑性
理不崇祀孔子而祀解縉縉嘗爲安南左布政首興文
教也陸次雲峒谿纖志云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
此皆由聖教未通故所知在彼不在此今則泰西諸國
學堂皆尊孔子讀四子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也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子像顏
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是魏時所塑十子侍側像止存
此二賢也陋巷志載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

神與天下不同貽謀錄謂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夏也二相之名亦奇

武廟

唐書禮樂志明皇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肅宗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祭祀與文宣王廟比春明夢餘錄載明洪武初罷武成王廟猶尊孔子至　國朝則立武廟祀關帝矣攷之史志唐以前未有祀關帝者唐書禮樂志德宗建中三年詔定古今名將六十四人配享武成廟關某與焉此列祀典之始文獻通考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有司詳考前代功臣優劣關某等二十三人爲之冠各置守冢三戶此置守冢之始山西通志宋徽宗崇甯元年封忠惠公此封公之始三年改封崇甯眞君見宛委餘編此封眞君之始山西通志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此封王之始宋史禮志致和五年禮部定武成王廟兩廡七十二將位次關某列西廡東向是其時雖封王爵仍舊配享武成王廟春明夢餘錄宣和五年加封義勇武安王咸淳臨安志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封清元眞君義勇武安王荊門志孝宗淳熙十四年

加封義勇武安英濟王祭於荊門當陽縣之廟此遣官祭廟之始元史祭祀志世祖尚佛教用漢關某爲監壇神鎮伏邪魔文宗本紀天歷元年加封顯靈義勇（續通考作威勇）武安英濟王續通考洪武三年詔依初封稱漢前將軍壽亭侯明史禮志南京關公廟洪武二十七年建於雞籠山陽（南畿志廟舊在府城東南隅宋慶元中建）以四孟歲暮應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京師關公廟永樂間建此五月十三日致祭之始（案春明夢餘錄謂始載關侯祠於祀典此言北京所建祠若南京關廟已立於洪武時）明會典嘉靖十年正稱前將軍漢壽亭侯丁鑛關志萬歷十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加封協天大帝此封帝之始（案陳常關公攷神宗自謂照烈後身遂尊公以帝號不知何據）舊畿輔通志萬歷四十二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關志作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萊史云從太監林朝所請）此稱聖稱天尊稱帝君之始季漢五志謂封關帝外併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筠廊偶筆載王朱旦關侯祠墓碑記夫人胡氏恐不足信按魏略夏侯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遂以爲妻生敬哀皇后桓侯妻尚見於史關帝后但見華陽國志某啟曹公妻無子亦未載妻姓氏）子平爲竭忠王興爲顯忠王（關志載封三子索爲順忠王此未載）將軍周倉爲威靈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爲

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爲張世傑其道壇龍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優人搬演不許仍扮關帝違者地方官治罪此夫人封后子封王并禁優人演扮之始　大清會典順治九年　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雍正三年　詔令天下郡縣皆立關廟春秋祭以太牢又追封三代公爵此天下立廟祀以太牢追封三代之始八年　特旨崇帝廟爲武廟案陔餘叢考謂萬歷時崇爲武廟不知何據明定海薛文介公三省序稱關夫子祀一書不詳撰人公卒於崇禎初書當作自天啟時王夫之識小錄云崇禎末年乃有關夫子之稱同於孔子此當是神宗加封關聖故當時有夫子之稱

此崇爲武廟之始又　詔於五月十三日誕期特祀乾隆十年禮部議准廣東肇高學政金洪銓奏避用神諱此避神諱之始二十五年山東按察使沈廷芳奏請易關帝原謚禮部奏　旨易謚神勇此易謚之始三十三年　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改追封爲謹封敕封爲敕奉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四庫館奉　上諭關帝原謚并非嘉名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從前世祖章皇帝曾降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三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今宮鈔錄四庫全書所有三國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爲忠義嘉慶十九年　加封仁勇稱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關聖大帝二十五年定致祭用雙楻寫道光八年加封威顯稱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道光以後侯攷　大清通禮載致祭關帝之禮歲以春秋仲月諏吉遣官一人將事行三跪九叩禮祝辭稱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同日祭後殿以太常寺卿一人將事行二跪六叩禮祝辭稱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關帝之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王朱旦關侯祖墓碑記康熙戊午常平于昌遘夢帝書大

易二字既覺適浚井得碎甎有字書先考石磐公諱審字問之靈位男敎供甎背字二曰道遠遂以爲關帝祖與考之名字又鹽池巡檢王閏於康熙庚申得舊碑於墓所楷書漢壽亭侯關公祖考石磐公之墓無建碑歲月建碑人姓氏張鵬翮謂鑄末書姓何以知爲關氏未書帝名何以知爲帝祖考如謂墓碑與甎篆石磐字合案石磐溝名稱石磐公者後人爲侯立祖墓求其名不得姑以地識之耳江闓謂碑是楷書又無年月必係後人僞造彭宗古謂千五百年聖祖聖父諱字竟以一夢實之殊爲冒昧且諱字皆取義於魯論中庸其時中庸猶列戴記魯論亦未盛行僞託無疑　五月十三日祭儀同此歷代祀典爵諡之大略也又攷帝在當時刺顏良擒于禁魏程昱稱爲萬人之敵吳周瑜稱爲熊虎之將卽身後若晉劉遐苻秦王飛鄧羌宋檀道濟薛安都齊垣歷生元魏楊大

眼崔延伯陳蕭摩訶史皆謂時人以比關張詳趙翼廿二史劄記則其威聲在南北朝亦無人不震而驚之者然其靈異猶未之見案唐元和間董侹爲荆南從事有重建關將軍廟記云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諮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此靈異見於南北朝之明證說者謂北史藝術傳法和但言江陵多神祠人以爲神皆從行并未明言關帝附庸傳亦但言梁主詧禦王琳將潘純陁等并未言有神助董侹所謂聆其故老蓋是俗說固未嘗載在簡編不知董侹唐人假神諮神之事必

有所據而後引之以證故老之說爲不誣則其靈異自當以陸法和梁宣帝二事爲始又攷沙門志磐佛祖統紀四祖天台智者大師傳智顗姓陳氏潁川人隋開皇十二年至荆州於當陽玉泉山創立精舍一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曰予卽關某師何枉神足曰欲建道場神曰當與子平建寺化供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爲棟宇巧奪人目神運鬼工此又靈異見於隋代之證說者謂事太虛幻恐出緇流附會案董侹關廟記言陳光大中智顗

至自天台忽與神遇前勞巨櫝下堙澄潭坡材叢仆輸奐無乏則唐時已信是說黃休復益州名畫錄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並載孟蜀主令趙忠義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張商英記帝遣鬼工建玉泉寺尤詳則五代北宋固已流傳矣唐時靈異　國朝李葳芳關聖全書云唐肅宗朝散騎常侍孟豕韋與司農卿蕭黃流有夙怨欲搆陷之韋廨前有關廟甚靈因禱問以事之濟否卜珓得凶又問之忽祠後大聲震響韋知神怒惶懼而歸後竟誣蕭通史思明蕭合家棄市韋亦暴卒人謂實帝陰

誅之也此說不詳所據何書唐段成式續酉陽雜俎云武宗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獲百餘段修開元寺月餘有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云關將軍差來採木被此州接去須明年來取二年七月暴水至州城除大石外無一物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此皆唐代事見於記載者郎士元關某廟送高員外還荆州詩云將軍稟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郎爲中唐人則已入歌詠矣宋真宗祥符七年解州鹽

池嵛尤爲患天師召帝討之見沈長卿記事徽宗崇甯三年鹽池蛟孽爲患天師召帝磔之見傳同虛天師世家又郭家勝車志云李若水初尉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其緘云書上元城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書中皆預言靖康禍變詰民何自得之云夢金甲將軍告某來日由某地逢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果遇道士取書來張孤湖海紀聞云宣和間邢州李生至孝妻金氏性頑悍毋年老失明李生出外金以麪裹糞爲餅餌以進毋食半覺

莫穢留以示生生持杖擊妻妻奔入關王廟化爲犬數日死胡震亨海鹽縣圖經云關帝廟在城北宋志曰建炎四年正月有守關將領敗兵入海避虜謁帝祠見塑像卒持刀柄離地出舊塑尺許敬畏之不敢爲變而去尤玘萬柳溪邊舊話云始遷祖贈侍制公自晉江避難入吳未有定處嘗同王靖康公遊浮玉山宿關侯祠中以卜居求夢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字覺以告靖康靖康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成字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賜公錫器意者俾公居無錫而子孫盛乎遂

定居洪邁夷堅志云淳熙八年向友正攝公安令癰發於胸痛甚夢見一偉丈夫長頭巨目着拂塵披衫徵拱而坐曰用沒藥瓜蔞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寤即服之而愈此靈異之見於宋代者宋以後則不勝記矣又攷樂史太平寰宇記益州華陽縣關某祠在府西七里宋廬陵王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清元眞君義勇武安王廟在西溪法華山紹興三十二年建一在半道紅此關廟見於志之有據者舊荆門志云當陽關廟興於梁陳間言如泗解州志云關廟創自陳隋薛天培密雲縣志

云古關王廟創於唐貞觀初年皆未詳所據何書未足徵信然據董侹重建荆州關將軍廟記在唐元和十八年則元和以前早已有廟又據郎士元關某祠送高員外還荆州詩則唐時不但荆州有關廟陸游入蜀記富池昭勇廟祀吳折衝將軍甘興霸廡下有關雲長像因謂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然亦宋時到處祀關帝之明證元郝經關廟記謂郡國州縣鄉邑俱有公廟今則不但中國皆然周煌琉球國志略關帝廟在上天妃宮右邪玠日本國圖說關廟在五島乃路釋大汕海外紀

事安南都城彌陀寺之右有關夫子廟崇祀最盛姜西
溟謂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設
非關帝威德之隆安能致此又攷郝經關廟記元時已
有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三日大爲祈賽之說明太
祖始定制五月十三日爲帝生辰載在會典我　國家
修明典禮既從明制凡在臣庶自當恪遵若宋孟元老
東京夢華錄謂六月六日生元胡琦關王事蹟明張守
法信票見季漢五志謂六月二十二日生道書及金石跋尾
至正十二年許州判官普顏關王廟碑明馮應京月令廣義　國朝王朱

攷古錄　卷八　卅三

且關帝祖墓碑記皆謂六月二十四日悉引俗說不足
爲憑其諱日周廣業謂據吳志孫權傳當在建安二十
四年十二月通鑑從之是也歐公集古錄疑鍾繇賀捷
不當在閏月閏十月然此表自指徐晃破冢之捷非指臨
沮綱目在十月謝氏季漢書在十一月郭子璋崇論在
二十五年正月此傳首昌年月許張孔法信票在九月十三日蜻蛉雜識
此本郝記亦引俗說郝道家即以五月十三得帝得道之日
謂是時攻仁於樊秋大霖雨則公死非五月十三均是附會之說至帝生年史
書不載攷蜀志先主傳年六十三殂張飛傳云某年長

數歲飛以兄事之史所載止此關王事蹟引宋吳鶴林
集謂奏議有張飛年五十之說冉覲祖關帝年譜考亦
謂帝年當在五十以上六十以下故傳註自謂年長註引蜀記詳下其說自確若祖墓碑載帝以延熹庚子生則是長
先主一歲先主年六十三當是辛丑生長桓侯十二歲桓侯後帝二年遇害若年五十當是壬子生帝兄事先主雖無實據蜀志某本傳但有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之語然與史稱某長飛數歲之說不符又來集之樵
書云俗稱關帝年月日時皆戊午以子平論火炎土燥
安能立功不朽案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

攷古錄　卷八　卅四

則戊午乃四月初九六月己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
次年己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
光和元年有戊午月無戊午日矣通鑑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
且先主爲平原相關張爲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
至辛未祇十四歲耳安能奔涿討賊張鎮又謂古人推
命但以年月日而不及時至宋始有八字之說今日戊
午時其妄立見愚案諸說荒唐無足置辨因攷祀典爵
謚而附載之關平
周廣業關帝事蹟徵信錄謂羅貫中演義以關平爲關

定之子帝於冀州道中收養之者據本傳權害某及子平於臨沮註引王隱蜀記云權遣將軍擊某獲某及子平又云某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吳志孫權傳馬忠獲某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潘璋傳得某及某子平呂蒙傳父子俱獲是平爲帝子甚明史於昭烈子封書寇氏子曹操父嵩書養子而興之于彝必繫以庶何獨於平諱言繼乎所借爲節之外行事失傳嘗以史傳考之凡功臣世爵嘗傳嫡子今平死興嗣平固無子可知今陵廟紀略世

系圖載平字定國此因史稱興字安國而附會又游揖笏神武傳載平字坦之興字元之索字維之謬與此同娶鎮東將軍趙雲女麥城被圍即攜八歲子樾避難安鄉至晉仍旋荊州殊爲無據劉南赤江陵縣志刊誤謂陳始置安鄉爲漢孱陵地晉以前無此名矧閔麥城在荊州旣破之後安鄉已陷敵境不應反往避難蜀吳旋即通好不應至晉始旋荊州也傳言興弱冠爲侍中而平不紀其年華陽國志載建安三年某隨先主從曹公圍呂布於濮陽某啟公妻無子下城乞納秦宜祿妻據此則平生已晚臨沮被難年當在二十內外王朱旦祖墓碑謂生於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盧諶聖蹟圖志因之謂卒年四

十有一此何據也愚案元胡琦關王事蹟載楚俗相傳五月十三日昭貺生墓碑當本此而不知此乃俗說胡氏已明言之又言平至宋崇甯元年賜廟額曰昭貺封武靈侯慶元初又封威顯今稱武靈威顯侯又云昭貺廟俗呼三郎廟明丁鏞關志云萬歷四十二年平封竭忠王與封顯忠王關王事蹟謂平與不知孰爲長幼可謂愼密明李璿春關伯子陪享祠記伯子武安王子平也言如泗解州志平帝長子雖其說皆無據然平能力戰捐軀年必弱冠史稱興字安國小有令問丞相諸葛

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攷亮爲丞相在章武元年帝與平遇害二年後興爲丞相器異時年尚少至弱冠始官侍中中監軍則其年少於平可知又攷宋孫元憲北夢瑣言載唐咸通時訛言關三郎鬼共人城此尚可以同姓解不必定指關帝子范攄雲溪友議云荊州玉泉祠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三郎也張商英玉泉關三郎廟記云關侯父子驍雄猛銳身死家破元胡琦關王事蹟云玉泉又有廟曰昭貺即侯子平也俗呼三郎廟據此則唐宋元時皆稱平爲三郎而不以爲帝長子

未知何據然諸書載三郎靈異甚詳北夢瑣言謂唐咸通離亂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懼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邪之說正謂是也徵信錄謂昭貺忠孝性成誰肯為厲此必有託以為祟者雲溪友議謂玉泉關三郎祠緇俗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恨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

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張商英玉泉關三郎廟記言疾而禱之有時而瘳瞑而禱之有時而濡孕珍草而發嘉禾驅魑魅而屏夔魖林藪幽深無蛇虺之螯檻穽不設無虎豹之虞蓋人力有所不能者其鬼神之所司乎凡此言之鑿鑿未必盡出附會然必以為昭貺之神靈亦未敢信

關索

羅貫中演義言關索為帝第三子帝在荊州時所生從武侯南征威勛甚盛說本無稽冉覲祖關聖考謂小說家有花關索荊州認父一事謂索母胡氏懷孕三月而公被害索生七歲失迷養於母家又從花岳學藝故名花關索說尤鄙俚許纘曾滇行紀程云蜀志無所謂索傳壽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震世功而失其名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為丞相所器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震攝諸蠻理或有之說本諸葛元聲滇事紀略然陳鼎滇黔紀遊田雯黔書亦皆以索為興愚案此皆臆說興之功烈如此蜀志又何以不書周廣業徵信錄謂本傳某之討樊孫權盡虜其士眾妻子呂蒙傳盡得某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為演義者殆因此

而苦於無此主名適南服地有名關索者遂假為帝子而以助戰武侯緣飾之歟愚案宋范公稱過庭錄曰忠宣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埜擁眾直壓郡界有酒吏秦生以數十騎直對敵壘射死賊副小關索者眾潰走又周密癸辛雜識引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有賽關索楊雄云關索之雄超之亦賢能持義勇自命何全是宋時已有關索之名則其說不自元人羅貫中作演義始攷今四川雲南俱有關索廟地以關索得名者尤多四川昭化縣東有關索城中江縣北有關索坪永

甯縣有關索嶺會理州有關索廟又有關索橋保縣亦
有關索橋開縣射洪山相傳關索習射處太平縣花岳
山相傳花岳授關索兵書處雲南關索賽在永平縣關
索嶺一在河陽縣一在江川縣一在路南州關索廟一
在馬龍州稱英烈侯廟一在江川縣稱龍驤將軍廟貴
州關索城一在婺川縣關索鎮一在畢節縣關索嶺二
一在鎮甯州一在永甯州上有關索廟威甯州又有關
索插鎗石此皆載於地志皆言關索從征過此或立功
於此者雲南通志謂黔中安莊衛關索嶺碑記有義勇

英武威烈感應順忠王之封攷其時系出於嘉靖朝中
人之請池北偶談謂雲南關索嶺有廟極靈云明初師
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鑪插鐵箭一鏃其上曰
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廟季漢五志載李澄中貴
州關索嶺記云相傳明初馬都督躋是嶺見祠內奉木
主書漢將軍索乃具疏上聞報可據此數說廟已建於
明代以前至明中葉始贈封號耳又攷雲南通志云夷
人呼父為索關索者猶關父也索非名或又曰關索者
關鎖也以其音之訛而附會之月山叢談曰前代凡遇

高皇覽關關更備索以祝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
謂實有是人錢希言獪園云雲貴間關索祠幾處相傳
一鉅綆常夜作聲時人以為靈響建屋立祠名花關索
數說不同不必皆確然亦見帝少子之說為附會也

周倉

周將軍倉亦僅見演義錢曾讀書敏求記謂遍攷書史
絕無其人案關漢卿單刀會雜劇已有持刀侍立者為
周倉漢卿號以齋叟金太僕院尹金亡不仕則雜據當
在羅氏演義前微信錄以羅貫中為元人七修類稿以為明人當是元末明初人紀文

達公筆記中稱元詹貞漢壽亭侯碑亦云乘赤兔兮從
周倉益見周倉之說其來已久攷魯肅傳載肅住益陽
與某相拒肅邀某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
刀俱會肅因責數某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
卿家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
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
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某操
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冉覲祖壯
繆公攷謂此一人演義因史不載其姓名遂以為周倉

今亦別無古據但就晉蕭傳所記之人之言論之實屬
卓卓可傳既有主名即何忍使長爲亡是公乎愚案陳
志未載姓名以爲史氏之疏則可若取無稽之演義而
實以姓名未見爲可也且史稱坐有一人是人既入坐
當是都督趙累一流豈無官職侍立左右者可比耶又
徵信錄引相欽拔之論曰觀吳志孫權傳獲都督趙累
等等字中未必無周倉又曰倉非有官職故十餘騎中
惟趙累得列於史倉之有無不礙正史此亦臆說并非
實證明胡謐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
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
守麥城聞關公遇害遂死之此則全襲演義之說徵信
錄謂帝既爲象人以殉不應尚有居守既云倉日侍左
右豈其臨難而反棄之且平陸在東漢實爲河北縣唐
天寶間因得古鐵有平陸二字而改倉安得竟稱平陸
人乎陳聶恆邊州見聞錄白水村在威茂道左有忠勇
公祠祀周將軍倉村人其苗裔也冉氏壯繆攷又以倉
爲魯山縣辛林人則倉之里居亦不一相欽拔重訂壯
繆公攷謂辛林產白牡丹倉避好之嘗見石刻關公像

侍衛周倉首簪牡丹一朵係陳達筆又聞遠客謂至部
城謁正陽門關廟見神主署周將軍名作滄而字爲海
若乃進士軒轅語中將軍親授之者徵信錄又以俗傳
周將軍乩筆自言字履豐山西通志又以爲名蒼襛因
史無其人致多附會實不值識者一笑也秋鐙叢話謂
周將軍殉節麥城墓無可考有任生者夢將軍示以葬
所遂告知縣陳公掘其地深丈許露石墳一座題堅固
乃掩之而封樹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僞
者夫去地丈餘烏知有墓且一經掘視昭然不爽則英
靈所格豈屬子虛愚案有碑之常平祖墓尚且斥以爲
非無碑之麥城石墳豈能據以爲實且將軍遇害於敵
誰瘞忠骸如是堅固者然攷明以來諸書載將軍靈異
事頗多饒佺衡州府志云周倉刀在耒陽縣治西邊關
夫子廟嘉靖丙辰里人諱仁走宿廟中醉後唱大江東
呼周倉拏刀來周倉忽應聲旋以刀截其髮離顱僅一
膜耳李歲芳關聖全書云嘉靖時浙人王敬所中丞嘗
肄業野寺一日僧他出戲擊其鼓忽幔後一婦人出將
欲語而僧已回欲殺王王見周將軍手中木刀忽動因

取在手將門斫開僧不能阻控於縣一勘伏辜徐芳諾臯廣志云崇禎庚辰夏徽州王某父早喪婢畜母役母使炊生一子母抱之視釜沸兒忽躍墮釜中母潛竄不孝子知兒死持刀追母母趨匿關帝廟不孝子撚刀入忽見周將砍之倒地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將軍一足尚在門外關聖全書所載宜興郭氏子事與此略同但云將軍持刀逐逆子母回視之已斷首矣行人爭視泥刀血未乾將軍至今立廟外楊式傳果報聞見錄云衛波沙港口有尼菴師徒二人順治年間有縣催糧夜過

其庵求宿竟姦二尼天將明方出門見殿前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患頸痛行數里同仆於路行人扶之口中自供姦尼及周將軍揮刀狀氣遂絕鄒邦憲靈應紀事云康熙戊辰邦憲二子隨任清河學署五月忽發寒證夜有白衣女怪走入卧榻家奴邱成見周將軍持刀入揪女怪出蒲松齡聊齋誌異載陽穀朱生事獄已具忽一人直上公堂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殺人者宮標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少頃問其名即宮標也榜之盡服此亦　國初時事金川瑣記云金川之役降番劫營

忽有一巨人皤腹睅目一足著鞾一足著鐵屐手持大刀殺數十人賊遂却大營徧尋其人已不見後有回成都見關廟周將軍塑像即前所見巨人也說者謂將軍之靈異若此當確有是人不知人尊爲神自有神附凡此靈異足警姦邪固未可辯爲僞託若據此以爲確有是人則大謬矣又考關帝譜（杭州無名氏撰）所載封號有宋大觀二年追封威甯將軍明萬歷四十二年封武烈侯（葉仰高荊州府志謂是年封威靈忠勇公）崇禎三年封忠勇公十三年封伏魔副帥威靈忠勇王周耕厓謂絕少根據愚亦謂宋代尚

無周倉之說安得追封之邪

趙累王甫

嘗見關廟從祀有趙累王甫像攷吳志孫權傳潘璋司馬馬忠獲某及某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潘璋傳略同（關帝譜謂累南陽人元至正六年追封宣義侯皆無所據）蜀志楊戲傳季漢輔臣傳附注王甫字國山廣漢郪人先主定蜀後爲綿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華陽國志別駕從事王甫文表弟也文表名商見許靖傳）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據此甫之死實非從帝順德府志謂與周倉同死麥城者取演義無稽之說也累實

從帝死原當關公考謂宋以前配享皆有趙累不知何時革去斷宜復祀荊州府志則云趙累理應從祀歷代無有及之者闕典也嘉慶十二年三月御史程世淳奏請於關廟內關平周倉侍從外增設趙累王甫二人神像并請　旨敕加封號部議武廟正殿崇祀關帝神牌後殿崇祀三代神牌體制原極尊嚴其直省及民間所建廟宇有關平周倉立像世俗相沿應仍其舊至臨沮之役被害不止趙累一人史稱十餘騎姓名皆湮沒而王甫又係歿於秭歸若與加封號轉非慎重典禮之道奉　旨依議

攷古錄　卷八　三十五

今考當時將吏見於史傳志書者趙王外尚有數人蜀志楊儀傳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某某命爲功曹遣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論軍國大計悅之辟爲兵曹掾後隨亮漢中亮數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又宗預傳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某主簿某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後以果烈稱解州部將祠乾隆時因增

廖化楊儀二人舊祀周倉趙累王甫三人見州志　愚案蜀志後主傳景耀六年夏魏大興徒衆於是遣張翼廖化董厥等拒之姜維傳遣廖化詣沓中爲維援關口已下維化舍陰平而退保劍閣以拒鍾會鄧艾剋成都維被後主敕令乃詣會於涪宗預傳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竊謂化受國恩膺重寄既舍陰平之險致鄧艾長驅又隨姜維降於鍾會雖史未明言化降然當時劍閣諸軍實皆降會化如未降而聽魏人內徙何耶病卒於道并非殉節七十老人畏死如此宗預傳諸葛瞻初統朝事預謂化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可不爲帝羞乎又攷楊

攷古錄　卷八　三十六

儀傳儀以功大未秉政怨形於色語費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甯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廢爲民復上書誹謗遂收儀儀自殺晚節如此不尤爲帝所深斥乎解州祀二人於部將殊爲失宜魏志胡昭傳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南附關某某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武

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田豫傳音南陽
人使曹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註引曹
瞞傳云南陽苦繇役音執太守與吏民共反與關某連
和曹仁軍至斬之龐德傳又有衞開仁并斬之微信錄
謂孫侯衞三人遣來歸順深知大義事雖不成志實可
嘉魏志書爲寇賊爲反叛盡彼所謂頑民正我之所謂
義士也又吳志呂岱傳建安二十年岱攻長沙三郡權
留岱鎭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某
復爲反亂碭擴攸縣龍在醴陵權遣魯肅攻攸碭得突

走郭棐廣東通志碭字叔山揭陽人權後統有交廣步隲爲刺史亦義碭無纖介言碭終不仕岱攻
醴陵遂禽斬龍又廖道南楚紀習珍襄陽人仕先主爲
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某珍與樊胄等
舉兵弗克潘濬招降珍曰吾必爲漢鬼不爲吳臣糧盡
自裁又通鑑武陵部從事樊伷伷與胄同誘導諸夷附漢中
王權遣潘濬斬平之凡此諸人皆足與趙王比烈不負
關帝所知若糜芳傅士仁輩判迎孫權徒然遺臭耳解州
志關廟西有追風祠卽祀赤兔馬關夫子志謂
萬歷四十二年此馬封追風伯當是無稽之談

文昌

道家稱文昌梓潼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說本無據不
足置辨今但舉諸書所載彙記之惲子居大雲山房集
引化書言神爲張宿之精因據史記天官書謂張素爲
廚主觴客於張氏何與王弇州宛委餘編引梓潼神所
著化書云予本黃帝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因以張爲
氏此一世也又云周武王乙巳之歲爲山陰張氏子名
善勳以醫術事周公爲司諫此二世也愚案武王在位
十五年初無乙巳則其說已謬化書又云後生於張無
忌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稱張仲孝友者也此三世也

又云仲名忠嗣以直諫爲幽王所酖魂游雪山治蜀有
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卽其所化此四世也又云尋爲
漢高祖子曰趙王如意此五世也又云趙王爲呂后所
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卭池其令曰呂牟卽呂后之後
身也毋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瀝血石
臼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
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邑令怒縶張夫婦
將殺之蛇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卽今所謂陷河
此六世也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與此同又云上帝以陷河蛇所殺人

多譴爲卭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此七世也又云卭池
龍遇文殊皈誠脫罪復生於趙國張禹家名勳爲清河
令此八世也又云順帝永和間又生爲張孝仲此九世
也又云漢末降生河朔爲魏鄧艾行軍司馬勸閒道伐
蜀此大雲山房集引化書此十世也又云西晉末又生爲凉王呂
光此十一世也又云後復生於越嶲張氏年七十三入
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蜀至梓潼
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
子也後萇即其地立張相公廟此十二世也即爲梓潼

成神之世愚案晉書載記呂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
年六十三姚萇以孝武帝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
萇先光死八年且長光七歲安得如化書所云光死後
復生於張氏年七十三見姚萇之事當是因史稱光生
時有神光之異遂附會其詞又攷道源注梓潼七十五
化云建興末晉愍帝作儒士稱謝艾爲張軌主簿張重華
嗣位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冠命艾以千人擊之秋單騎
宵遁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爲友然厯處几世思歸蜀峰
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

訪予俍以鐵如意祝之日壓之可致兵萇疑予爲之
一麾戈盾戎馬萬餘列馬平坂後萇即帝位即其地祀
之據此則爲梓潼神與姚萇交者乃謝艾而非張惡子
然李義山張惡子廟詩有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之
句北夢瑣言方輿勝覽亦皆以梓潼神爲張惡子續通
考明史禮志均謂梓潼神張惡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
則道源注以爲謝艾之說更謬化書又云隋爲文中子
大雲山房集引此十三世也北夢瑣言云梓潼神張惡子惡一
作蝁蝮屬託生爲僞蜀主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

作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亞子所責言我在川今
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若此此十四世也化書又云宋
爲張魏公大雲山房集引此十五世也諸書所載止此尚有二
世無從考證道藏洞眞部譜錄類有梓潼帝君化書四
卷弇州等所引當是此書而所引未全今亦無從得此
書爲之補錄然如道源注云七十五化則又不止十七
世矣趙耘菘陔餘叢考謂如化書云云則所謂梓潼神
乃流轉於人與蛇閒一變幻不經之物耳與文昌二字
毫無干涉愚案晉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郡治有五婦

山枚蜀五丁士所挖蝕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
民歲山雷杆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此惡子祠證
據之最古者似惡子爲雷神不以爲文昌又續通考云
劍州梓潼神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相僖宗入蜀封順
濟王太平廣記陷河神引王氏見聞曰帝幸蜀神自廟出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還日賜遺無算王鐸有詩孔石日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宋眞宗咸平中
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指賊大呼曰梓潼神
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等悉當夷滅及期果克城
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號此見於祀典者然

陔古錄　卷八

亦與文昌二字無涉明史禮志載宏治中尚書周洪謨
等議祀典云梓潼神晉時立廟宋封英顯王元加號爲
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夫梓潼顯靈於蜀
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免其祠在
天下學校者俱令折毀續通考載嘉靖中倪文毅請正
祀典疏亦本周洪謨之說　國朝康熙雍正時曾奉部
文以爲淫祀禁止蓋由漳浦蔡文恭公之封翁部控所
致嘉慶六年　天子方隆文治默感休佑築宮京師并
許天子郡縣皆得立今且升爲上祀矣然以梓潼爲文

昌其說實始於道家周洪謨祀典議謂道家稱帝命梓
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代天下學校亦有祠
祀者愚案道家附會亦自有由宋葉夢得崖下放言記
云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
作來歲狀元賦高文虎蓼花洲間錄亦載此事蔡絛鐵
圍山叢談云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素號靈異士
大夫過之得風雨送之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
必殿魁自古傳無一失者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
王心因自負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矣侍其父

陔古錄　卷八

行後乃知風雨送介甫也魯公即蔡京帥成都一日召還
遇大風雨平地水幾二十寸遂位極人臣何文縝丞相
奧政和初與計偕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實殿魁聖
策所問道也文縝抵闕下適得太上註道德經因日夜
窮治乃試策目果問道而文縝爲殿魁吳自牧夢粱錄
云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註祿籍
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
孝德仁聖王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眞君祠記云世
言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據此數說則張惡子之顯靈

於科目蓋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宋子語類所謂梓
潼與灌口二郎兩箇幾乎割據了兩川也道家因其於
科目事有靈異取史記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
而以爲文昌此張惡子所以稱文昌之說宋元祐三年
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元時即封爲
文昌帝君明景泰五年又以文昌額其宮而張惡子之
爲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卬三餘贅筆則謂梓潼乃
四川地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
厚爲神明所宅陔餘叢考引河圖括地象云岷山之地

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爲都卬之說所本然此
但言蜀與文昌相涉而於張惡子之所以稱文昌則毫
不相涉故朱氏錫鬯謂文昌祀蜀之文翁惲子居不以
爲然也袁簡齋隨園隨筆謂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
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過浮稱之詞并非實指星象史記
天官書云斗魁戴筐六星文昌宮是則兼上將次將貴
相司命司中司祿諸星而合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非
主文學愚案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文昌六星三日貴
相主理文緒安得謂非主文學史記云斗魁戴筐六星

曰文昌宮位隸紫微垣下有三師三公之職也北有內
階天皇之陛也地望尊貴故世人以爲擢功名得失之
權競相崇奉然則文昌主祿籍說非無稽元命包云六日司祿賞功
進士但以爲張惡子則道家附會之言也又攷周禮大宗
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註司命文星第四星虛
成大儒據史記以註經實爲精確讀書叢錄引風俗通
祀典篇云司命文昌也今民間祀司命刻本長尺二寸
爲人像皆祀以腊率以春秋之月據此則文昌司命東
漢時已刻像祀之但不必附會爲張惡子耳又攷道源

注云廟先號九曲蓋梓潼來朝九折而去後號七曲明
史禮志云居蜀七曲山則七曲乃山名九折之說實爲
附會景泰中詔以二月三日生辰遣官致祭　大清通
禮載致祭文昌之禮與關帝同

魁星攷

近世文昌神前魁星作持斗形者因文昌宮連斗魁也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則祀文昌而
因祀魁星亦自有理但不宜肖字之形爲鬼舉足而起
其斗耳隨園隨筆謂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

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之名愚案史記索隱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合而爲斗此隨筆所本但魁雖非一星而北斗第一星實爲魁故史記正義亦云魁斗第一星也隨筆又謂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九星乃主獸之官與文學無涉案愚經八魁在北落東南與斗魁自別不得援以相詆隨筆又謂日知錄辨魁乃奎之訛不知天官書奎曰天豕主武庫尤與文學無涉因舉林靈素以東坡爲奎宿路史

載倉頡觀奎星而造字等語以爲奎星主文之說誤於宋時案天官書但云奎曰封豕爲溝瀆正義始云一曰天豕天之府庫星經乃云天子之武庫周禮司弓矢註晉書天文志始以爲天之武庫隨筆引天官書殊誤唐初徐堅初學記引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效象則漢時已有是說唐人已采其書日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蓋本於此不得謂誤於宋時又攷宋初五星聚奎爲儒教當興之象後人以爲史臣附會然宋實多名儒則奎主文章之說亦有應驗但不得謂魁乃奎之訛奎

爲西方七宿之一與北斗之魁星自異也日知錄又謂尙書允征殲厥渠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以及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故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然其原註引吕氏春秋有魁士名人爲用魁字之始則魁字何嘗非佳語孝經鉤命決云佳已感龍生帝魁宋衷春秋傳云帝魁黃帝子孫也張衡東京賦云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薛綜註帝魁神農名則以魁命名亦古義新錄謂北斗以魁爲首因借凡首皆謂之魁（說本趙宦光）宋時稱狀元爲廷魁上舍第一人

爲上舍魁則以魁屬科名由來已久茶香室叢鈔引元劉壎隱居通議云湻熙中殿試進士有鄭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臚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此雖不經之說亦可見宋時已稱狀元應魁星矣又茶香室續鈔引施鴻保閩雜記云龍巖州士人皆戒食蛙七月七日爲魁星誕必買大者祀而放之池中初甚不解後讀史記律書北至於奎徐廣曰奎一作畫卽蛙字也乃知因此而誤案七月七日爲魁

星生日雖俗説不足爲據然七夕牛女外又多一佳話矣

朱衣神

歐陽永叔詩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自言恍惚見有神點頭未嘗指神何名也趙令時侯鯖錄又謂所言朱衣神乃刺關節者得售以誣歐公非實有是神則其詩亦非歐公作矣然今人於文昌帝君像旁塑朱衣二神名曰天聾地啞蓋本明王逵蠡海集謂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耳

聖神眞像

陳庚煥謂今衢州南宗博士家有至聖及幷官夫人楷木像供文廟寢閣上相傳端木子手鐫宋靖康中嫡孫端友奉以南遷水經注云夫子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西向此漢永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時所見者也注又云廟有夫子像弟子二人執卷立侍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此魏黃初時所修廟至北魏時猶存酈氏所里見者也顏母別立廟者虛中室以尊夫子也不言夫人者東間之像設無改其舊也像鐫自端木雖別無攷然端木多材又塲居三年追摹以志慕事固宜有也像既留衢北宗沮於聞見闕里志遂遺之今幸巋然尚存李次青謂咸豐末衢亂聖像不知所在蜀總兵劉培元索得之像高三尺有奇衣褶渾古此孔聖眞像也關廟志滇南王遜日京師董仲甫家所藏歷代名臣册蓋宋宣和本也帝係長目隆準聳顴闊頰美髭髯面有黑子數點卽若列星與時所傳者異遂留張文端闕夫子志亦謂都城舊有帝像丹青家言先朝從大

內傳出者面有七痣鼻準痣二尤大言如泗解州志關聖遺像碑面有七痣相傳建安年間所寫此關帝眞像也梓潼帝君化書言神以白騾進唐僖宗今世塑神像騎騾蓋本此惲子居謂此因明皇青騾入蜀而附會之耳阮文達公據劉松年宋中興四將圖云岳飛面大而方廣額疏眉兩頰甚豐日圓鼻尖自卬以下重頤甚長無髭髯當是忠武眞像愚案明郎瑛七修類稿載章太后歸自金問大小眼將軍謂岳侯也劉圖但言目圓而不言大小未知孰是

攷古錄卷八終

攷古錄卷九

東嶽神

顧亭林山東攷古錄所攷泰山神可謂詳盡然但據博物志以泰山神爲天帝之孫又據列異傳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而未攷神之姓名案五嶽眞形圖云東嶽姓歲名崇龍魚河圖云姓圓名常龍一云姓玄邱名目陸說固附會然觀唐明皇華山碑云華山者少昊之下都蓐收之別館此本月令其帝少昊其神蓐收之語然

則泰山之神卽謂之句芒固無不可乎不知山川之神有爵位無名號亭林不錄異說誠爲有識又攷明王逵蠡海集云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言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者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說亦可通究非實錄帝京景物略云碧霞元君四月十八日誕辰不知何所取義殆亦俗人附會耳舊以元君爲泰山神女今之祀岱者竟以爲泰山神文獻通攷云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溷宋眞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旣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甃石爲龕祭焉此祀碧霞元君之始亭林謂世人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張萱疑耀引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眞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嶽亦名天孫豈以此耶又引李白遊泰山詩云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愚案李諤所記本屬荒唐太白仙才所詠詩如宋玉之賦神女陳思之遇宓妃豈必眞有是事玉女之說通

攷所錄從實故亭林不信附會耳又亭林但引通攷泰山三郎炳靈公今攷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京東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通攷作威雄）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爲祐靈侯次爲惠靈侯第四子爲靜鑒大師第五子爲宣靈侯或亭林以其事不經無足詳述耳

雷神

易繫辭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論衡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淮南子陰陽相薄爲雷程子曰雷爲天之怒氣人之惡

氣適與之會而震死皆言氣而不言神也雷神始見山海經海内東經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淮南子墬形訓雷澤有神龍人頭鼓其腹而熙蓋本此晉干寶搜神記言其脅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獮猴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言豕首鱗身明陸深願豐堂漫書又言狀如飛鳥而銳喙肉翅赤色而人足然皆未言姓名也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分雷公風伯廟於東郊兆此祀雷之始邱濬謂始于唐失考文獻通攷載唐天寶五載詔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宋史禮志

眞宗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凡此但稱雷公雷師言爵位而亦不言姓名雷祖二字見山海經即黃帝妃嫘祖與雷神異今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祀雷祖攷明史禮志云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總司五雷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然則明代已列普化天尊於祀典矣道書載雷神之名甚多如景霄玉書云五雷大法有玉清眞皇長生大帝雷霆都司元命眞人許眞君吳眞君丁公至人傳宗師派有六波天主帝君玉樞青靈帝君陳尼九眞人白海瓊眞人彭鶴林眞人葉天根眞人吳浦雲眞人又西南雷神曰金光流精東北雷神曰洞陽幽靈東南雷神曰玉雷皓師西北雷神曰虛皇泰華又載雷部疾鬼名律令雷府火車名登僧澤頤雷部中主行天火者名謝仙名江赫沖皆道家附會之說惟太平廣記引投荒雜記言牙門將陳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遂以爲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後人立祠祀之以爲雷神又謂雷州多雷因得名案嶺南雜記云陳姓兒爲神非爲

雷神也况自有天地以來即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於雷州乎其論甚確愚案圖經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據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但國史補載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食之他如雷公墨霹靂楔霹靂碪霹靂斧許於諸書言之鑿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理固未容臆度也

火神

火神之說不一謂南方屬火而署爲赤帝號赤熛怒者

周禮小宗伯五帝注此天帝也謂人始熟食而著爲燧人氏周禮司爟疏祭先出火之人以火紀官而署爲烈山氏者昭十七年傳此古帝也謂五星分野而署爲熒惑天官書火正配食而署爲心咮者襄九年傳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此火星也皆不得謂爲火神惟禮記月令篇孟夏之月其神祝融昭二十九年傳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此祝融爲火神之證昭十八年傳鄭子產禳火於玄冥回祿杜注回祿火神也周語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韋注回祿火神也此回祿爲火神之證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

祭祀則祭爟鄭注報其爲明之功也高氏愈以爟爲火神之名而引祝融回祿然則祝融回祿皆爲火神明矣回祿爲火神從無異議近儒有謂月令言祝融者夏令配帝之神左傳言祝融者五方配食之神俱非司火之正神愚案春秋傳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注謂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正義謂五行之神卽下重犂該脩熙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故知句芒祝融玄冥蓐收后土之徒皆是木火土金水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耳然則火神爲祝融爲顓頊之子犂又何疑哉傳又載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注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正義訓火正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據此益

知火正爲火神卽祝融爲火神矣火正配火星非火星爲火神矣攷六韜以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並稱孝經五行鉤命決以伏羲氏神農氏祝融氏並舉莊子又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同詞故六韜以祝融爲古王淮南子以祝融爲赤帝宋衷論三皇則數祝融而出黃帝路史禪通紀又謂祝融氏師於廣壽都於鄗葬於衡陽是謂祝融峰惟白虎通義既以羲農祝融爲三皇至論五行又以祝融爲南方之神說者以爲非通論不知稱三皇者一祝融爲南方之神者又一祝融正班氏之

善於區分也班氏通義又曰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皇之道行之也賈逵曰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以夏氣爲之名也裴駰集解引虞翻曰祝大融明也又引韋昭曰祝始也陸佃月令說曰火祝而融之蓋融而熟之也羅苹路史注曰祝斷也化而裁之之謂說雖不一大旨不離乎史記光融天下一語蓋美稱耳古帝之號取諸此火正之官亦取諸此路史注黃帝時庸光爲祝融又列仙傳甯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楚世家重黎黎與犂通居火正甚有功帝嚳命曰祝融後又以其弟吳回爲祝融海內經炎帝之後亦有祝融炎帝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帝命殺鯀於羽郊者又左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孟子舜使益掌火然則居祝融之官者不一人證以左傳其成神者惟重黎耳左傳以犂爲顓頊之子大荒西經以爲顓頊之孫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楚世家以爲顓頊之曾孫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譙周古史謂卷章卽老童案卷章老童字相似亦或然也潛夫論以爲顓頊之裔子愚謂事從其朔則當信左氏也左傳稱少昊之子曰重顓頊之子曰犂史記謂顓頊之後曰重黎索隱引劉氏說謂少昊之後曰重顓頊之後曰重黎對彼重故單稱黎此重黎

爲火正彼少昊後之重自爲木正知此重黎卽彼之黎也大荒西經又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下地據此知顓頊後之重黎又是兄弟二人其名重者不過與少昊之子偶爾同名史記混重黎爲一人實誤雖山經多謬說然單稱黎與左傳合則山經非孤證矣史稱吳回爲重黎之弟大戴禮帝繫篇亦然老童娶于竭水氏謂之高媧產重黎及吳回海內西經亦分黎與吳回爲二惟王符潛夫論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又以爲黎卽吳回此蓋因黎與吳回皆爲祝融之官後人皆稱爲祝融而誤以黎卽吳回也高誘呂氏春秋注又云吳回吳國回祿之神託於竈雖不知所本然古無吳國其說不經回爲回祿說又甚確左傳正義謂回祿卽吳回當是本此然則重黎吳回以兄弟爲祝融之官而皆爲火神者也又小知錄以回祿爲吳回陸終謂陸祿音通也案史記吳回生陸終不云陸終爲祝融此分回祿爲二人臆說不足爲據大荒西經又謂吳回奇左是無右臂郭注卽奇肱也此則涉於荒唐矣若夫漢以竈爲火神已昧孔子譏臧文仲燔柴于奧之旨鄭君禮器注奧或作竈祭先炊

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宋初大火之祀配以閼伯謂閼伯居商邱爲宋發祥之所也後又信道家言命天下建火德眞君殿殊爲不經明宣宗又以道家王樞天府火將王靈官爲火德神案宋徽宗時王靈官從薩守堅傳法守堅爲林靈素之門人靈素已無他術況輾轉受法者乎他若廣雅稱火神曰游光小知錄引火神曰鬱攸又曰殷紅翻譯名義謂火星神曰盎哦囉迦代醉編謂火星神姓炎名九鼎字光天雲笈七籤謂熒惑星神姓漁空名維渟字散融越絕書謂祝融之佐曰僕程白澤圖謂火之精曰宋無忌酉陽雜俎謂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此異說之不足信者又考山經所載禦火之鳥曰鵸曰鸓曰赤鷩曰竊脂曰䲃鵌禦火之獸曰移卽曰蚝是說雖荒謬然亦後世火鳥火獸諸說之權輿矣

黃河神

古稱黃河神爲河伯太公金匱云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文選思元賦善註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名夷後漢書張衡傳註引聖賢冢記亦稱河伯爲馮夷惟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其說稍異其稱黃河神爲河伯則同月令廣義哉漢陳平爲河神不詳所本今世所稱黃河神金龍四大王爲最著湧幢小品云神姓謝名緒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理宗后謝氏祖深甫天台人神當是深甫後憤不樂仕隱金龍山築望雲亭自娛元兵入臨安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瘞之祖廟側明祖兵起神示夢當佑助會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永樂中鑿會通渠舟楫過河禱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爲文責神神詰之曰若

官人何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爲我傳語司空吾已得請河將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驗施愚山矱齋雜記亦載之據此金龍乃山名也邵遠平戒山文存載神父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季故號四大王又攷陳棟淮郡鎭海金神廟記龍於五行屬乙泊巽風皆木也木畏金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鎭海金神廟然則地四生金鎭海之義似不必拘於佳金龍而行四矣順治二年十二月　封顯祐通濟金龍四大王今已加　封顯祐通濟昭靈效順廣利安民金龍四大王又有黃大王癸巳

有稿云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莊人明萬歷三十一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生運河紀畧謂生於戊戌年生而神奇空中有若言河神者先父母育毋舅劉氏家歲餘表兄抱之出墜於井兄驚馳去呼救人至則兒坐嬉水面若有戴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十方院值歲旱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之遂不涸今不老泉是也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擱沙不得動初夜運官吳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開即開

矣船至吳以誠投之守才至船頭助之輓篙船俱開去守才每瞑坐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踢壞幾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事與地皆驗崇禎末闖賊欲灌開封聞守才爲河神刦守才決馬家口口決而水旁去賊怒持守才他去水乃入城 國朝順治三年考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興請之來命於決溜中下埽埽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沁溢隄將潰河北道佟延年亟請守才守才書一紙使拈香焚於沁水上水即平八年杞縣旱請禱雨得大雨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於家葬縣南萬安山下乾隆三年 敕封靈佑襄濟王道光八年四月 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 加封昭應是爲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又有朱大王諱之錫順治丁亥進士官河道總督歿而爲神與金龍大王皆浙人也又有栗大王諱毓美渾源州人官河道總督改用甎護隄隄益堅歿而爲神案今人但知用甎始於栗公而不知栗公實見涇縣包愼伯先生築甎壩於館陶漳神廟前仿而行之耳然亦見公之隨事留心也又攷姚石甫識小錄載陳恪勤公鵬年官河道總督或言其歿爲河神

今南河祠之此亦祭法所謂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者也俗稱和珅爲河神後身當是因其聲相似附會其詞耳

楊泗將軍

鴻苞載江神名出靈月令廣義以屈原爲江神古史考以黃帝時震蒙氏女奇相沈江死化爲江神華陽國志謂蜀守李冰於彭門闕立江神祠三所又云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爲李冰所戮說皆附會今湘鄂江皖閒奉祀江神有所謂鎮江王楊泗將軍者香火之盛甲於

東南案邱瓊山有言曰自有天地卽有山川既有山川卽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後人增加封號且求其人以實之失之鑿矣考諸典籍有虞氏望于山川三代以來但稱五嶽四瀆至唐武后始加山川之神以人爵封號（唐書本紀）後儒譏之然考歷代之封江神自唐元宗天寶六載封江瀆爲廣源公始（舊唐書本紀）其後宋仁宗康定二年增封廣源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又增六字爲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文獻通考）元至正二十八年又封廣源順濟王（續通考）明太祖洪武三年始定爲南瀆大江之

神而不加封號（明史禮志）皆無所謂鎭江王也又考宋史禮書眞宗封禪畢詔封江州馬當上水府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順聖平江王潤州金山下水府昭信泰江王此外亦無鎭江王之名夫既無鎭江王又安有所謂楊泗將軍者哉余嘗乘舟過湖北廣濟縣之盤塘山榜人鳴金焚楮謂楊泗將軍墳在馬後檢廣濟縣志閱之謂盤塘山最高處爲笠兒腦有蔡大官昇天遺跡相傳大官名廣楄弟廣善唐貞觀中敕爲神神有將曰楊臘兒蜀人父朗架木筏至盤塘過石鷹嘴筏解朗死

於水臘兒求父尸不得自四月至五月號呼江上亦投水死神感其孝收爲將今俗祀神四五月閒民相聚和歌其尾聲相助必曰楊臘兒尋楊朗兒那裏尋那裏尋云云詞語鄙俚誠不足據其稱臘兒爲大官神將與楊將軍三字恰合固係邑志之傳會至加鎭江王封號邑志並未傳會及之也然舟過其處必禱祀之者正自有故案盤塘對岸爲富池口有吳將甘興霸廟（俗稱吳王廟）飛鴉顯聖宋代已然自昔舟從長江往反無不望空禱祀及盤塘有楊將軍墳之說榜人遂以所禱祀者爲楊將

軍不復知有甘將軍矣且志稱楊名臘兒似生臘月非六月又云自四月至五月臘兒求父尸不得亦投水死則是死於五月亦非六月而世俗皆以六月六日爲將軍誕辰何也考路史大禹以六月六日生自昔沿江一帶當以是日祀大禹自有楊泗將軍之神從而祀之因而誤以大禹生日爲將軍誕辰矣然廣濟志固不足據偶閱道家搜神記所載似可信者記稱楊泗將軍爲唐末吳王楊行密四大鎭之一將軍爲行密族人嘗鎭泗州威信大著流賊不敢入境江淮始通民感其惠立祠

祀之南宋時著靈異勅封鎮江王云云今考十國春秋吳王楊行密以三十六英雄起自合肥並無有宗人著名其著名者以李神福張訓陶雅劉威田頵爲最皆未嘗鎮泗州其鎮泗州者爲防禦使臺濛武勇夙著至乾甯四年夏四月汴將聶金掠泗州濛不能禦寇安得爲神又朱瑾傳徐温子知訓惡瑾位加己上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瑾恨之將行召知訓飲伏兵殺之遂自刎尋葬廣陵瑾名重江淮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墳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徐温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塘

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據此則瑾實爲神又鎮泗州似與搜神記所論符合而不知瑾並未往泗州亦非楊氏子弟也楊氏子弟十國春秋載太祖子三王高祖子一王睿帝太子及四王皆柔懦無能爲徐温父子所制則搜神記之說亦不足憑竊謂楊行密以非常之傑削平江淮又寬仁雅信慎於刑法拓地數千里幾於乂安生爲吳王死爲江神亦何不可然行密薨年五十有四又與今俗所祀白面年少者不合適閱汪仲伊云曾見一書稱爲楊四將軍卽岳忠武將楊再興再興行四故稱之則泗當爲四之訛考再興戰死小商橋忠義之氣固當沒而爲神今河南省城內外大王廟附祀陳九龍將軍曹將軍楊四將軍及各河神久列祀典所謂楊四將軍者或卽是楊再興然爲河神而非江神也俗又稱楊泗將軍爲平浪王案續通考載明封晏公爲平浪侯不聞封楊泗將軍也許纘曾東還紀程載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公晏公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人蜀江又皆祀張桓侯據此則　國初舟行長江尚未有崇祀楊泗將軍者頃閱邸

鈔新疆劉大臣奏請　賞加楊泗將軍匾額一指則知仰荷　宸褒且崇祀於西域矣

藥王

五禮通考謂三皇之祭唐宋以來有之元始定爲先醫明仍之謹案　大清通禮載致祭先醫之禮　景惠殿內中奉太昊伏羲氏左炎帝神農氏右黃帝軒轅氏均南向句芒風后東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東向東廡僦貸季天師岐伯伯高少師太乙雷公伊尹倉公淳于意華佗皇甫謐巢元方藥王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

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神應王扁鵲
張機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眞人孫思邈啟元子王冰朱
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據此則藥王乃韋慈藏而世
俗以爲孫思邈案續神仙傳藥王姓韋名古道天竺人
開元中帝召入宮賜號藥王古道當卽是慈藏也又考
列仙傳云唐武后朝韋善俊京兆人長攜黑犬名烏龍
世俗謂之藥王似近於藝然觀宋韓元吉桐陰舊話謂
忠獻公年六七歲病甚忽日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
汗而愈此犬殆亦烏龍一類矣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

云藥王廟專祀扁鵲四月二十八日賀藥王生日又徐
崧張大純百城煙水云程瑞祁落詠藥王廟詩皆指神
農神農爲古炎帝不應稱王然亦見俗稱藥王不獨孫
眞人矣唐書隱逸傳載思邈雍州華原人於陰陽推步
醫藥無不善卒年百餘歲幷無藥王之說太平廣記言
思邈得龍宮仙方及靈異等事亦不言爲藥王

財神

歷代祀典但有先農而不及錢幣者古先哲王內本外
末之精意也謹案聚天下之銅以爲棘幣則錢幣始於

包羲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則爲市始於神農范金爲
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則國用始於軒轅說者謂
三皇至尊非臣民所得祀然如后稷樵遷公劉好貨太
公立圜府之法周公著理財之書奉之爲神亦何不可
不知帝臣王佐僅以生財一端祀之未免視之太輕攷
星經云列肆二星主寶玉之貨隋志云車主聚賈之區
天皇會通云天錢主錢帛坤北陰方故主利然則在天
成象自必成神但欲實指其人殊失之鑿搜神記曰掠
刷神掌財蓄之有餘者咸刷而掠之八月十六日降似

卽俗稱財神之濫觴然未指其姓名也小知錄云財帛
司者江蘇財帛使司裕國侯任環也環浙江山陰人明
季曾爲右藩司庫後職任防海倭寇犯吳淞死之康熙
間請　封令職案明史環山西長治人非浙人官右參政非司庫平倭後乞終制卒於家非死
於寇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則已崇祀於勝朝此則實有其人　國朝且載入
祀典矣然亦江蘇一省之財帛司不能率天下而統稱
之爲財神也今天下所稱財神皆曰玄壇趙公明本道
流襲封神記之謬說然王守溪一代文宗著姑蘇志亦
稱玄壇神姓趙名朗字公明趙子龍之從兄弟此市井

無稽之說宜乎爲楊循吉所譏也案梁陶宏景眞誥協昌期篇載建吉塚埋圓石文云天帝告土下冢中直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位甲乙年如干歲生値清眞之氣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宵冲虛辟斥諸禁忌不得妄爲害氣據此趙公明乃司土下冢中事非財神也然其名已見眞誥則由來已久又考小知錄引張天師傳云八部鬼帥趙公明行下痢亦不以爲財神當是小說家取眞誥中名附會之耳俞蔭甫小浮梅閒話曰封神傳有太公射死趙公明事攷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曰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爲臣虜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趙公明事卽本此敷衍耳又今俗二月二日祀土地神謂卽財神取土生金之義案錢竹汀養新錄引宋魏華父二月二日遂甯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

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尙行之否又攷唐人歲華紀麗云巢人乞子以得富註曰昔巢氏時二月二日乞得人子歸養之家便大富後人以此日出野採蓬葉向門前以祭之謂迎富也似迎富故事由來已久

門神

禮記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此祭門神之始又喪大祭君釋奠鄭君註云釋奠禮門神也門神二字始見此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據漢書廣川繆王去傳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爲畫門神之始案註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據此畫勇士於門自漢已然道家謂左曰門丞右曰戶尉明人撰西遊記演義以丞秦音同遂附會爲秦叔寶尉遲敬德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載明季賊氛獻縣族有兩書生爭辯秦尉爲門神事賊來不知竟爲所殺足見明時門神已徧畫秦尉二公矣然舊時則以神荼鬱壘（音伸舒鬱律）爲門神惲子居謂神荼鬱壘本應劭風俗通云縣官

常以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則所畫者虎也非人也愚初以其說爲是案風俗通引黃帝書云上古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則後人畫二人於門亦不爲誤但此云荼與鬱壘不云神荼鬱壘惟張衡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張與應同時同引黃帝書當不誤據文選善註引風俗通作神荼鬱壘則是今本脫落神字又攷續漢書禮儀志劉昭註引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山上有大

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酉陽雜俎謂神荼鬱壘領萬鬼當是本此上有二神人曰神荼曰鬱儡閱領衆鬼之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黃帝象之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與論衡訂鬼篇引正同據此知風俗通亦本之山經但山經既云上畫鬱儡則是畫人矣惲氏謂畫虎非畫人蓋不知風俗通祇就東漢之俗言之不言古亦如是也然今山經無續志註所引文朱蘭坡先生文選集釋謂善註不引山經而轉引風俗通想唐初經已脫落故太平御覽果部引此文亦但上稱衛宏漢舊儀而不直引山經又案山經此文雖以神荼鬱儡並論但云上畫鬱儡而不云畫神荼括地圖云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三神一名鬱一名儡此又以鬱儡爲二神而不及神荼惟高誘註戰國策云一名余與一名鬱雷當是並言神荼鬱壘葛洪枕中書云蔡鬱壘後人謂蔡乃荼字之誤其說亦得

竈神

淮南子氾應訓云炎帝作火官死爲竈神李尤竈銘燧人造火竈則竈又始於燧人然雜說不足爲據許君五

經異義云周禮古註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爲竈神駁云祝融爲古火官之長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則竈神非祝融又禮器曰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註奥爲爨字之誤或作竈注又云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此則以老婦爲竈神矣風俗通謂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月令鄭註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祭法又稱竈爲王者七祀之一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愚案應劭未辨經義經明云老婦之祭孔疏謂老婦之祭卑正義謂祭老婦

是其事小故孔子譏文仲弗止燔柴於奥為非禮鄭註祭先炊云云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也若莊子達生篇云竈有髻司馬彪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後漢書陰識傳註引雜五行書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荆楚歳時記云竈神蘇吉利婦姓王名搏頭一作搏頰一云字卿吉一作卿忌六女皆名察酉陽雜俎云神名隗狀如美女一名壤子道藏太清部感應篇註引傳云竈神貌如美人有六女卽六癸玉女一云竈有三十六神汪政竈觚錄引禮緯含文嘉云竈下小兒名繩呼之吉異說紛如不足置辨御覽引淮南子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此言晦日而不言臘月又引後漢書云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見竈神形見註引雜五行書曰竈神長衣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而可除凶惡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馬此俗於臘月祀竈之濫觴清嘉錄載八月三日為竈君生辰當是俗說或道附會之談

城隍神

冬夜箋記謂城隍之名見於周易泰之上六城復于隍

是也又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註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與墉同城也由是推之祀城隍蓋始於堯時矣賓退錄謂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此建城隍廟之始北齊書慕容儼傳儼鎭郢城以祀城隍神破梁軍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祀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此城隍神見正史之始唐文粹載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謂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於祀典太平廣記引唐牛肅紀聞云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曰吾郎晉宣城內史桓彝也似唐時吳中州縣俱有城隍神攷圖書集成城隍祀典部藝文有張說祭荆州城隍文張九齡祭洪州城隍神祈晴文案韓昌黎集有祭潮州城隍神文杜牧祭城隍神祈雨文李商隱祭桂州城隍神祝文又有前人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文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文杜子美詩亦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陸放翁寧德縣城隍記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神則亦不獨吳中也五代吳越王錢鏐有重修牆隍神廟碑記以城為牆者避朱全忠父諱也宋張南

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宋時已入祀典矣宋樂史寰宇記云江夏縣焦明本祠昔劉將後致仕尋留行至鸚鵡洲結茆而止唐建中四年李希烈反城下交戰神力衛助軍城得安觀察使李謙奏聞貞元四年封爲城隍神廟號萬勝鎭安王册府元龜云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詔杭州城隍神改封順義保甯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闡王從兩浙節度使錢元瓘奏也此

城隍封號之始册府元龜又載後漢隱帝乾祐三年八月以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宋史禮志云建隆元年太祖平澤潞祭城隍征揚州河東並用此禮四年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城隍如儀咸淳臨安志城隍廟舊在鳳凰山紹興九年移寶月山三十年敕封保順通惠侯續文獻通考云宋孝宗隆興元年上建甯府城隍爲惠甯侯加號福應元史世祖本紀載世祖至元五年正月庚子上都建城隍廟明集禮云元封燕京城隍爲護國王至治中加封溧水城隍爲靈祐廣惠侯元

史文宗本紀云天歷二年八月加封上都城隍神爲護國保甯王夫人爲護國保甯妃圖書編云洪武二年封京城及天下城隍明集禮云國初循舊制嘗封城隍京都爲承天鑒國司民統神昇福大帝各府爲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各州爲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各縣爲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春明夢餘錄云洪武三年六月始正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明會典云洪武三年正城隍號命從祀於山川壇續通考云國初都城隍之神歲以五月十一

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後倪岳上疏謂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遂罷之此城隍歷代册封建廟告祭從祀之制又攷以人鬼爲城隍實始於宋史稱蘇緘殉節於邕州交人呼爲蘇城隍立祠祀之春明夢餘錄謂鎭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城隍神皆以爲紀信龍且贛袁瑞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杭州府志載明代按察司南海周新爲杭州城隍南雍記以蕭何爲南陽城隍紀聞以桓彝爲宣州城隍江甯府志以文文山爲江甯城隍中吳紀聞以春

申君黃歇爲蘇州城隍以趙汝潤爲澧州城隍
冷廬雜誌以張睢陽爲湖州城隍人海記以于忠肅爲
京師都城隍江夏縣志以晉車騎將軍焦明爲府城隍寰宇記作焦明本此脫本字金川瑣記以 本朝吳一嵩爲金川城
隍勸戒錄以李賡芸爲漳州城隍鮚埼亭集以錢忠介
爲鄞縣城隍明侍郎揭重熙爲建甯城隍侍郎張同敞
爲桂林城隍他如廣州城隍爲倪文毅雷州城隍爲陳
馮寶英德城隍爲紀信諸如此類不可勝紀五禮通考
載方氏觀承云人鬼爲城隍之說固近乎誕然達觀之

亦復於理可通古者五行之帝本天神而配之以五人
帝佐之以五人臣則人鬼也而天神之矣社本土神稷
本穀神而句龍與柱配焉商人又以棄易柱而爲稷則
人鬼也而土神之穀神之矣夫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幽
明本無二理如彼紀信灌嬰諸人雖不可與聖賢並然
亦各表見於時則死爲城隍亦如古之配食者然何足
怪哉昔柳子厚治柳有績死而見神於羅池韓子因碑
而實之亦猶行古之道也若夫誕長之祝夫人之封則
附會太甚固不足辨耳又攷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而世

傳爲治幽之事則始於唐太平廣記引報應錄云唐洪
州司馬王簡易暴病夢一鬼使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
郎隨使者見城隍神神取簿書檢畢謂簡易曰合得五
年活且放去又宋洪邁夷堅志載滑世昌所居應被火
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綱馬濟江以不祭城隍神而
馬死過半鄱陽城隍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命道士設醮
張通判之子病祟乙路當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偉
人至路詰之曰爾爲城隍神知張氏有鬼祟何不擒促
是時城隍之祀一如郡縣有司官與今制大略相同矣

春明夢餘錄載洪武二十年詔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
隍俾統若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
幽明舉不得僥倖又載上諭凡府州縣新官到任必先
宿齋城隍廟謁神與誓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大明集
禮云凡祭厲前期移文告於京都城隍京都七日前告各府州縣三日前告
正祭日設城隍神位及天下城隍神位於壇上設無
祀神鬼等衆位於壇下之東西有祭京師泰厲文王國曰國厲
郡邑厲文有祭里社鄉厲文大旨於憫厲無所歸俾
其聽命於城隍各安其分城隍又分別善惡以區處之

耳然則城隍治幽冥事明代且著於祀典矣

土地神

古稱社爲土地神白虎通曰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案此天子之社所謂王社是也諸侯謂之國社大夫以下謂之置社月令民社註社后土也又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鄭君謂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又風俗通謂句龍爲后土故封爲土公此後世稱土地神爲公之始社之小者曰里社左哀十五年書社五百杜註二十五家爲一社鄭君謂即今時之里社後人因里社遂於社神外

又附會一土地神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曰彭城劉山甫自言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據此則今人所謂當坊土地者唐已有之又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允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鑪寘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去之遂大喧勃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據此則今所在有土地堂宋初已然明郎瑛七脩類稿云太祖微行至酒家坐已滿移土地神於地曰且讓我故今土地神多坐於下又云蘇郡西天王堂土地祂肯我太祖聞當時至其地而化主楊氏異焉遂令塑工像之後聞人言像太祖即以黃絹帳之於外此皆明初所在有土地神之證張文和履園叢話云今墳墓有土地之神每年祭埽必設酒脯祀之見禮記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註虞翻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此又土地神證據之最古者但古時未直稱爲土地神耳後世多以人鬼爲土地神攷太平廣記引搜神記幽明錄志怪等書云漢末蔣子文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而死吳

先主時其故吏遇之於途子文曰我當爲此土地神又引漢沔記云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此見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應時疼痛至明便卒宋洪邁夷堅志云湖州烏靜寺梁沈約所捨寺僧祀約爲土地神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學本岳飛故第故奉飛爲太學土地神說聽載荊州麻山漢昭烈下江陵時寓其中居民因祀爲土地神王漁洋池北偶談謂明南京吏部土地廟祀蹇義

趙甌北陔餘叢考又謂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韓昌黎杭州府志則謂學使署土地神爲范文正以公嘗知杭州也惟山齋客談載仁和瓜山土地祠爲祀漢禰衡衡未嘗至杭何以祀之又云俗戲儡內者曰瓜山土神夫人作王尤爲荒唐西河詩話載芭蘿山西施廟宋淳熙中敕封爲土穀神曰芭蘿村土地先施娘娘西施越人故土人祀之沈夢塘詩註吳淞江有虞姬廟俗號女王土地姬不傳何地人袁簡齋以爲沭陽人亦地志附會之說亦未嘗至吳淞江何以爲土地神俗人附會不足置

辯也香祖筆記云杭州養濟院祀嚴嵩爲土地神說者謂嵩籍沒後寄食於養濟院而死故祀之於院愚案姦惡如嵩當入黑暗地獄安得爲神

閻羅王

梁簡文帝唱導文云閻羅發十善之心牛旁啟五戒之業此閻羅二字見文字之始隋書韓擒傳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此閻羅王見史傳之始怡菴雜錄謂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殿稱閻羅最尊者以位配戊己故也識小類編亦謂十王各有姓名俱從五行納音推之如一殿楚江二殿秦廣之類非真有其人主之也庚己編載閻羅王二子長名江次名海說亦附會攷內典稱閻羅王宮門多羅一切經音義云琰摩或作閻摩羅或言閻羅亦作閻摩羅社又言夜摩盧迦皆是梵音昔兄弟十人戰敗同啟惡願遂生九幽鄷都故華嚴經以閻王列餓鬼之下謂閻王朝登寶殿則侍衛森嚴夕吞鐵丸則肢體糜爛惟帶樞帶尊者爲之昔聞一僧有天符名作閻王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據此似爲閻羅王非正人愚謂此釋氏自夸意因而誕斥閻羅以爲不足爲耳今考韓擒虎事已見隋書宋史

稱包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後人遂以孝肅爲閻羅此二事尚是世人稱之非必真爲閻羅王翰苑名談載寇萊公有妾倩桃言公當爲地下閻羅王公亡有王克勤者見公於曹州境上詢之後騎曰閻浮提王交政也中吳紀聞曰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宋龔明之曾王母夢見曾王父云來月當見范文正公公本天人見司生死之權又志怪錄云成化中長洲民王敬病死復生言見王者坐殿上竊問旁人曰閻羅王即范參政仲淹也避暑錄話載韓魏公爲

陰官判監黃河埽武臣（衛波雜志以爲孫勉）射殺埽下一黿事堅瓠集言蔡忠惠病革興化守李道夢神人自云欲迓代者問之曰余閻羅王蔡襄當代我凡此數公皆一代偉人所謂聰明正直而爲神者安得如內典云云也見聞錄云順治庚寅春武進諸生龔廷楫因病夢判幽冥事後無病而夢亦然總三百餘案歷歷不忘隨筆錄之同郡潘靜菴刊活閻羅斷案行世艮齋雜說云　本朝趙定宇少宰鄭澹泉司寇皆作閻羅王皆正人也宋理宗朝官者董宋臣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目爲董閻羅此

不過言其有生死人之權而加以綽號非言其眞爲閻羅王也十殿之說似始於南宋初洪邁夷堅志云俞一郎被病爲二鬼卒挾出至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又載豐都縣五里外有豐都觀其山曰盤龍山卽道家所稱北極地府之所舊傳王陰二閻君自此仙去則酆都之說尙在南宋前案樂史太平寰宇記平都山在酆都縣北二里引神仙傳載漢陰長生於平都山白日昇天樂史北宋初人尙無酆都閻君之說范成大吳船錄云豐都平都山碑載漢王方平陰長生在此得道有陰君丹鑪范亦南宋人夷堅志謂王陰二閻君當卽平都山碑所載大約後人因陰君之陰遂附會爲酆都閻君主幽冥之事耳俞蔭甫據晉葛洪枕中書云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因謂後人以羅酆治鬼之說遂附會爲四川之酆都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亦謂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荒謬與枕中書同今酆都山安得如此高大耶

地獄

冬夜箋記謂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說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由人心化成耳愚案郎仁寶引六根六塵六識爲十八界一不得所卽爲地獄因謂十八重地獄卽在眼前說與洞賓同均足醒世俞蔭甫引問地獄經云十八王者卽主領十八地獄一曰迦延典泥犂二曰屈遵典刀山三曰沸進壽典沸沙四曰沸屎典沸屎五曰迦世典黑耳六曰𧉠嵯典火車七曰湯　典鑊湯八曰

鐵迦然典鐵牀九曰惡生典嵯山十典寒冰經闕王名十一曰毗迦典剝皮十二曰遙頭典畜生十三曰提薄典刀兵十四曰夷大典鐵磨十五曰悅頭典冰十六典鐵𠞾經闕王名十七曰名身典蛆蟲十八曰觀身典洋銅此十八地獄與世所傳同蓋釋氏之說也顧亭林山東考古錄曰或謂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

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無後有以夫又曰岱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於泮曰渿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渿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何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迫於人也

牛司神

嘗見一處業油坊者祀牛司神蓋以油資牛力因祀司牛之神而誤稱爲牛司已屬可笑又題木主爲牛司大帝尤爲謬妄席上腐談云有客自中原來者言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何人乃冉伯牛也一牛王一牛帝並成笑柄所謂天下事無獨有耦也考事物紺珠云神農作油公劉作黃蠟劉安作白蠟淵鑑類函云黃帝得河圖晝夜觀之乃令力牧採木實製造爲油以緜爲心夜則燃之續書物原云成湯作蠟燭據此三說業油者當祀神農黃帝成湯而以力牧公劉配之淮南王安作白蠟雖有功於後世然以叛逆自殺不足附祀也

廁神

堅瓠集引葆光錄云天台民王某常祭廁神一日見着黃衣女子云某廁神也取小盒子以指點膏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羣聚聽之必有所得明旦民見柱礎下羣蟻紛紛言其下有寶甚寒移穴去煖處尋之獲白金十錠此不言廁神姓名酉陽雜俎曰廁鬼名頊天竺（原注一曰笙）齊東野語曰錢義廁神也李赤廁鬼也五行雜書又以爲郭登是遊天飛騎大煞將軍能賜災福宋劉敬叔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謂侃曰三年

莫說貴不可言則六朝已有厠神之説矣異苑又以爲
坑三姑之神神姓何名媚字麗卿萊陽人壽陽李景納
爲妾其妻妬之於正月十五日陰殺之厠中天帝憐之
封爲厠神俗稱紫姑是日結草爲形以祭之占一年蠶
禾之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云云子胥其夫名曹
姑大婦也茶香室續鈔引東坡集有仙姑問答一則云
僕嘗問三姑曰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
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父爲
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他日必貴遂送妾於州人李

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嫁妾於伶人亦不
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罝之囹圄遂强娶妾
爲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令左右擒妾投於厠中幸遇
天符使者奏之上帝敕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
間主管人局余問曰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刺史
名不敢言又問刺史後爲甚官曰後入相問甚帝時人
曰則天時人叢鈔謂據異苑云云乃唐以前事此云則
天時人恐東坡不免爲黠鬼所紿又攷東坡仇池筆記
云過廣州訪崇道大師有女仙降於其室賦詩立成如

世所謂紫姑神者當卽此事

攷古錄卷九終

攷古錄卷十

太平　孫壁文　玉塘

吳王夫差

夫差以驕淫亡國本無足稱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昭濟廟在候潮門外渾水閘西舊傳爲吳王夫差廟淳化五年守王化基建慶元六年賜廟額累封今爲善應安濟孚祐顯衛侯吳自牧夢粱錄所載同豈越人畏其爲厲因而祟祀之耶然自夫差至宋已隔千年矣爲祀之哉或者以潮壞江塘俗稱子胥爲潮神遂奉子胥所

事之君而祀之用以制子胥故當時朝廷亦加封號而崇祀之耳

蜀劉璋

西湖志稱杭州有厝壚靈昭侯廟碑書蜀主劉璋璋未王蜀又何以祀杭殊不可解今湖北省漢陽門外濱江有白鱔廟亦祀劉璋璋以闇弱被虜毫不足取楚越人祠祀之殊不可解

吳主孫晧

文獻通考載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廟靈感王乃吳主孫晧祠汪大猷等使虜還言其靈感故加封仍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愚按孫晧生且不保其國而爲降虜歿數百年乃能顯異耶

太史慈

容齋續筆載太史慈爲奉新神宋封靈惠侯案吳志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孫策命慈往撫安焉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以慈爲建昌都尉督諸將攻磐磐絕迹不復爲寇建昌東漢縣屬豫章郡在今江西南昌府奉新縣西慈保障豫章厥

功甚偉祭法所謂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也然今豫章人祇知有許眞人矣又攷慈嘗任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今涇人亦未有祀之者

汪越國公

嘗閱汪氏宗譜載越國公略云公歙人隋末大亂應州牧募得軍士心遂州牧推公爲首領保障宣歙饒杭婺睦六州流賊不敢犯及聞唐祖興日月出矣版圖宜有所屬乃齎使上表封越國公此謂保障六州在降唐前也錢塘縣志載大觀壹之麓汪王廟祀唐節度使汪

華高祖時以保障有功封越國公稱王持節歙宣杭睦饒婺六州軍事此謂保障六州在降唐後也志又載宋封靈惠公明封廣濟王宋汪藻爲公後人通守宣城時有靈惠公廟詩自註隋末公有宣歙之衆本朝以陰兵佐邊境錫今封云云案王圻續通考宣和間加封徽州府烏聊山廣惠王廟隋末盗起郡人汪華有保障功後因立廟祀之藻倅宣州在宣和初華尚未封王故但稱公錢塘志不言宋封王爵亦失攷按新書高祖本紀載汪華起新安號吳王又載四年九月甲子汪華降舊書未及載且均未載降後授何官汪氏諸載公以貞觀二年四月朝京師授左衛白渠府統軍典宿衛者二十年有告敕二道藏於家廟南宋時郡守范鍾爲刻於石考新書兵志永徽高宗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此名官景雲睿宗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朔方諸鎮皆置節度使據此則唐初無節度使之官錢塘志稱公爲節度使亦屬附會且史但稱華據本郡汪藻詩亦止稱有宣歙之衆皆不及杭饒睦婺等州惟通鑑稱華據黟歙等五州自稱吳王則亦非六州攷是時董景珍以鄱陽屬饒州歸蕭銑李子通由江都質杭州沈法興自東陽屬婺州下餘杭吳興數郡則保障六州之說亦未

見確然據汪藻詩宋時已祀於宣城據錢塘志又祀於杭城按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顯者詠問汪王若爲對唐永夫日可對曹漕此亦汪王顯靈於宋時之一證而吾鄉徽甯二府今皆奉爲土穀神倘無功德及民何以崇祀如此按新書地理志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置都督府以治之意者公以歙州降後五州猶有餘孽未靖唐以公爲六州都督府保障有功故民崇而祀之歟然則公之保障六州在降唐後不在據歙州時也又攷元史至正元年閏五月丁丑改封徽州土神汪華爲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此封號見於正史者咸豐八年奉　敕加襄安封號此近事不可不知

九相公

安徽通志載徽溪廟在績溪縣西北祀唐汪華第八子俊乳溪廟在績溪縣北祀唐汪華第九子獻吾邑九相公廟凡三處即獻也遍攷新舊書及唐宋人說部皆不載惟汪氏族譜云越國公第九子獻年十九討輔公祏戰没然則獻以忠孝成神宣歙至今祀之固其宜也廟有二武士俗呼銅鐵將軍攷新安志烏聊山越國公汪

華廟有二武士介而立於門爲漢將軍毛甘唐神策將軍汪節甘歙人建安之亂嘗率眾保烏聊節績溪人仕德宗朝有神力二人與越國雖異世特以有功及材武故類祀之愚案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歙縣烏聊山上有毛甘故城後漢末賊毛甘萬戶屯於此吳將賀齊討平之據此則毛甘乃土寇而非將軍何足以配越國然通鑑亦書歙州賊汪華華亦爲王雄誕所擒而後降唐兩人蹤跡相同奚爲不可類祀然甘在華前立其像於門似乎未允又攷太平廣記引歙州圖經云太微村在

績溪縣西北五里村有汪節者生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渭橋橋邊有石獅重千斤節提而投之丈餘眾大駭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三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屢有賞賜據此節實有神勇但爲神策軍將非神策將軍也若銅鐵二將軍則是想當然不必眞有其人故不附會姓名耳

張許雙廟

吾郡多祀張巡許遠以二公保障江淮也宣城甯國皆稱東平廟吾邑稱忠烈廟俗仍稱神爲東平王攷新書張巡傳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則稱雙廟最古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大觀二年賜睢陽廟額協忠封許遠忠義侯張巡忠烈侯南霽雲忠壯侯賈賁忠濟侯雷萬春忠勇侯紹興八年賜上公爵據此則忠烈乃張巡封號專祀張巡可稱忠烈廟若兼祀許遠不如仍舊稱雙廟或稱雙忠廟協忠廟爲合也明一統志歸德府協忠廟是仍宋時舊稱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歸德協忠祠註云宋封張

巡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祐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云東平忠靖王廟在秀義坊內以奉唐將張巡許遠南霽雲姚誾雷萬春者據此則東平王之封在宋代明時猶稱之則稱東平王不爲無據然攷新書逆臣傳封祿山東平郡王此蓋張中丞所欲吞之逆賊宋人以封祿山者封公公之靈須髯盡張矣祈之者尚敢稱之乎且昭代封巡爲顯佑安瀾甯漕助順之神遠爲威顯靈佑王故以春秋二仲命地方官祭巡於浮梁丹徒靑河祭遠於山陽之高堰巡受封在嘉慶八年遠在雍正九年尤不宜襲宋代舊稱也吾邑於廟中祀太子神主埴

疹謂神即張巡當時化痘毒散入祿山軍中此因巡本傳死爲鬼以厲賊一語而附會之者攷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以爲張巡皇華紀聞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皆有張睢陽廟其像皆青面赤髮筠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青鬼菩薩即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皆從神志也又明胡傳眞珠船云陝西會城糖坊巷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贈巡爲通眞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

元末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因銜中太子字遂訛有茲稱據此則亦不僅吾邑傳訛矣又攷趙甌北廿二史劄記云守睢陽者張許外尚有鄆州刺史姚誾與巡同遇害未死之前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誾吏部郎中既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誾潞州大都督大中初又同畫像凌煙閣何以今人但知張許不復知有姚誾又巡遣南雷二將敗賊甯陵時尚有别將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餘四人失名後皆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內今既尚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祀誾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愚案宋汪應辰文定集昭烈廟記云張王韓汴（居易錄引宋近儕云與雲同行爲王扞扞與抃相似未知孰是）滑人與南霽雲同乞師同斷指後同殉節史佚姓名當是三十六人之亦一可以列從祀又新書巡傳單父尉賈賁引軍擊宋州進至雍邱巡與之合令狐潮攻雍邱賁趨門爲衆

蹦死（舊書云出鬭而死）賁雖非守睢陽死然與巡同起兵同破賊同守雍邱故宋代封忠濟侯與巡同祀協忠廟然則賁亦當增祀於正位矣西湖遊覽志又載新安坊千勝將軍廟其神張亞夫巡子也案巡傳至德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拜婺州司馬）不知千勝將軍之封在何時傳又載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補縫行閒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貞元中贈巡妻申國夫人（并宮巡他子去疾遠子峴）此皆當附祀於廟者案遠妻何以不封豈史氏遺漏耶抑巡妻死於睢陽已聞於朝遠妻或早死或不在睢陽耶

又攷新書謂南霽雲者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
所載頗詳又謂雷萬春者不詳所來段懋堂經韻樓集
唐書忠義傳書後云余宰巫山巫山縣志古相傳木也
有云雷萬春生縣之跳石問之鄉民耆老皆云然皆以
生此人爲榮是可補史缺矣

周宣靈王

吾邑西門外周宣靈王廟廟祀謂王掌天醫杏火甚盛
惟極聯祝文悉用斬蛟射虎移孝作忠等故事直以爲
孝侯此誤也案元順帝封晉周處英義武惠正應王此外亦無封處以宣靈王之號者又案晉書

處傳父魴吳鄱陽太守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晧末爲無難督吳亡仕晉累遷御史中丞討齊萬年力戰而沒是亦豫讓之忠也　攷江耕禮周宣靈王廟碑記云王名繆宣臨
安新城人父榮故長者孕王時其母夢龍噴水着衣驚
寤而誕時宋建炎戊申也三歲母死繼母孫氏育之少
喪父遺兩幼弟王事母孝撫弟有恩性敏好讀書家寒
以養母故舍儒習賈囊稍充母爲議婚辭曰兒婚當在
三十七旱非宜毋信之而止蓋先有相人者謂其年僅
四九王默識之不忍累人女子也隆興癸未販木衢州
偶入廟見泥神手招之出語人曰吾數盡矣思與母訣
徒步歸至鸕鷀灘失足落水時年正三十六屍流衢城
水亭門外香氣數日不散人咸其異殮之爲立廟肖像
以祀母聞而至號哭入廟像忽起立事聞於官爲奉柩
歸本邑葬之西鄉方家隝端平間詔封廣平侯嘉熙二
年戊戌以太后疾祈禱愈加封護國宣靈王王生時嘗
遊歙之橫坑寺施藥療人疾全活甚夥沒後土人爲立
廟有禱必應每歲九月十三迎遊裹糧往者且萬人是
日乃王沒日也據此則與孝侯毫不相涉案宋潛說友
咸淳臨安志新城縣周侯廟在太平鄉一十三里地名

淥渚當是立廟於神之故里陸次雲湖壖雜記以爲睦
人睦爲今嚴州與新城接壤因而致訛陸鳳藻小知錄
亦以爲新城淥渚人　國家祀典幷載歲以春秋二仲
命守土官祭顯佑宣靈王周雄於新城則碑記以爲
新城人不誤惟　祀典及小知錄均以神名雄則碑記
所云繆宣當是字而非名矣臨安志又載淳祐間敕賜
輔德廟爲額封翊應侯後加宣靈案淳祐爲理宗年號
在嘉熙後若先封王後降封侯潛志豈不明註何以轉
稱後加宣靈志作於度宗咸淳時去嘉熙不遠見聞必

確碑記謂嘉熙二年封宣靈王之說當由傳聞之誤又小知錄載神生於宋季鋭志恢復抑鬱以沒與碑記異不知本自何書

五顯廟

吾邑城南五顯靈官廟以九月二十八日為神誕辰禱祈甚盛案宋曾慥龍閒窗括異志云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據此則五顯是佛而封為神者明王逵蠡海集云少陽生物之數起於七四營而為二十八三乃東方木之生九乃西方金之成故三月二十八日

為東嶽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為五顯生辰蓋金為氣母五顯者五行五氣之化也據此則五顯與東嶽並崇且主西方吾鄉謂主南方稱炳靈王者誤也通考載宋眞宗封泰山三郎為炳靈公不聞五顯神加此封號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謂靈順廟即婺源五顯神祠於近郊者凡七又載富陽縣五顯王行祠則宋時已列祀典明史禮志五顯靈順廟為南京十廟之一以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命太常寺官致祭則明代奉祀已極尊崇趙甌北陔餘叢考歷引夷堅志劉舉將赴解禱於錢塘門外五聖祠遂登科為德興尉到任奠五顯廟知為五聖之祠也又醫者盛生託宿越嘉奴家夫枕席天明但見所寢在五聖廟側草露之上又韓子師病祟請客以符水治之見五通神鈔金黃袍騎馬而去武林聞見錄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於獄吏求為泰和樓五通神混五顯五聖五通為一不知五通淫祠乃豕彘牛羊之妖孽人畏作祟尊稱五聖固不得蒙混五顯也

二郎神

謹案 國家之制歲以春秋二仲 命守土官祭敷澤興濟通祐王李冰父子於灌攷漢書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古堆字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又攷晉常璩華陽國志秦

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水經註引風俗通作昭王案孝文王立三日而卒當是昭襄王時冰能知天文地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以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外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穿石犀於江南命曰犀牛里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

衣有沫水出蒙山下破害舟船冰發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鬭至今蒙福僰道有故蜀王兵蘭後漢書注引華陽國志作玉兵蘭水經注作兵蘭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其崖嶄峻不可鑿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有赤白五色又識齊水經注作察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西南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宿又云汀會縣濺有名灘一曰雷垣水經注作雷坻二曰鹽溉李冰所平也言李冰事莫詳此書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篇所載略同當本

於此然皆不言李冰之子酈注引風俗通逸文云今風俗通無此文御覽八百八十二引風俗通與此略同當是逸文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御覽云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主者自出錢百萬以行聘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沉江冰徑上神坐舉酒酹曰今得傳九族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爲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厲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代耳拔劍忽然不見說較酈注詳明蓋酈注本多脫誤也良久有兩牛鬭於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亟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

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據此則刺殺江神者乃主簿非冰之子所云冰兒乃稱壯健者非即冰之兒也後人因冰兒遂附會爲冰之子耳太平廣記引成都記云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大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有二牛鬭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說與風俗通同又云唐大和

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與龍鬭於灌口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又引錄異記云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溼此亦皆言李冰靈異而不言及其子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載李冰祠在導江縣西三十三里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同則亦但言祀冰而不言祀其父子惟宋曾敏行獨醒志云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時守其地有龍爲

孽冰鎖之於離堆之下故蜀人祠之據此則二郎神之說乃始於宋時然亦止稱冰之功而未言其子之功也朱子語類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個神幾乎割據了兩川則宋時祀二郎神甚盛洪邁夷堅志謂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監廟官則灌口神之封王爵乃在宋時然未分別其父子當是專封李冰故其時但稱其子爲二郎神也宋史藝文志有李注李冰治水記一卷今亦不傳元始本紀載至順元年封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此

則父子皆封王爵矣明史禮志云成都祀李冰文翁張詠明一統志載成都府治西南三公廟即此三人二郎神當是祀於灌縣惟二郎神之事蹟終未得其詳偶閱唐柳宗元龍城錄云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年二十六煬帝拜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持刀入水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事爲神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長洲志載宋眞宗時進封昱爲青源妙道眞君愚案昱斬蛟潭中廟食灌口其事其地均與冰同又年少行二與所謂二郎神者尤合當是歲久失傳遂誤以爲冰之子耳又攷延安府志載二郎神爲宋大將李顯忠子案宋史顯忠傳但載顯忠復淮西州郡詔賜顯忠五子金帶而不載五子名其五子事蹟亦無考顯忠爲綏德軍青澗人本屬延安或是延安人祀顯忠并祀其子因呼之爲二郎神與灌口神自別也

托塔天王

俞蔭甫小浮梅閒話引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

旗並繪神人右手執戟左手捧塔因謂小說所稱托塔天王亦有所本愚案元湯垕畫鑒云嘗見吳道子畫托塔天王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所爲據此則唐時已有托塔天王之名

哪吒太子

唐鄭棨開天傳信記云西明寺宣律禁戒堅苦常夜行臨階墜陊忽覺有人捧承其足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問何人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哪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

太子太子咸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據此則哪吒乃毘沙門天王子演義以爲托塔天王子乃附會之說又攷宋洪邁夷堅志程法師條云値黑物如鐘從林間直出知爲石精遂持那吒火毬呪俄而見火毬自身出與黑塊相擊演義載哪吒風火輪當是本此然亦見哪吒太子唐宋已有是說也

眞武祖師

太平御覽四十三引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武當山有石門石室相承云尹喜所棲之地又引趙昇陰君內傳云君字長生入武當山昇仙此皆宋以前書無眞武棲武當山之說玉茗堂談薈引道書稱玄天上帝稟天一之精於神農末年歲在甲午三月三日午時託胎於淨樂君善盛皇后孕十四月從右脇而生劉三吾五龍靈應碑又謂相傳玄天上帝當軒轅氏時震夙申此國王家乳母右脇感衆忽農忽軒說既互異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黃農之世其月日何足爲憑鄭君釋五方五帝北方黑帝曰叶光紀月令仲冬之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漢高祖立黑帝祠曰北時此皆儒家言道家附會北方玄武之說　四庫書目提要存目翊聖保德傳註謂自張魯之教有三官天地之外獨有水官而木金火土不與故道家獨尊玄武然則玄武之說由來亦久宋眞宗避國諱改玄武爲眞武知玄武封眞君必不始於眞宗宋史載天禧二年皇城司言保聖營西南新建眞武祠側有靈泉湧出飲者愈疾則建眞武廟於京師自眞宗始翊聖保德傳三卷宋王欽若撰傳中言翊聖眞君即

眞武也是時眞宗好道欽若遂託神怪之說以固寵則祀眞武至眞宗始盛耳靖康初加號佑聖助順靈應眞君眞仙通鑑載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眞武聖像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於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帝祝香再拜願見眞像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皁袍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眞寫成忽不見然則加封眞武當由道君而龜蛇之說亦始於宋世明史禮志載宏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曰北極佑聖眞君者乃玄武七宿後人以爲眞君作龜蛇於其下圖志云

眞武爲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鎭北方被髮跣足建皁纛元旗此道家附會之說　國朝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陰佑爲多嘗建廟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幷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憲宗嘗範金爲像今請止遵洪武間例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餘皆停免案郎瑛七修類稿云太岳太和山玄武修眞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故曰武當今奉爲宮殿觀祠

者三十六爲絕頂治銅爲殿飾以黃金範金爲像照耀上下皆我太宗文皇帝之創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與從官皆銀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憲宗神像之記據此則範金爲像始於成祖周洪謨但引憲宗尚未詳攷且亦見俗稱武當宮殿聖像種種皆黃金之誤至神前龜蛇之像說亦有本周禮攷工記輈人職云龜蛇四遊以象營室註云玄武宿也天文志云斗有龜蛇蟠結之像筆談云玄武太陽水之氣也騰蛇少陽火之氣也此道家於神前塑龜蛇之義也

許眞君

晉書藝術傳不載許遜宋史藝文志有旌陽令許遜靈劍子一卷新舊唐書藝文志無此書恐係誵託今亦不傳道藏諸錄類有許眞君仙傳一卷施岑編許眞君八十五化錄三卷方法類有許眞君受煉形神上清畢道法要節文眾術類有許眞君石函記二卷皆羽流附會之說明史禮志謂英宗時豫

章祀許遜則列入祀典始於明至　國家之制歲以春秋二仲　命守土官祭靈感普濟神許遜於南昌則祀典彌崇矣眞君廟舊稱鐵柱宮明一統志云宮在南昌府城內宮前有井水黑色其深莫測與江水相消長鐵柱立其中相傳許眞君所鑄以息蛟害者又云眞君既斬蛟蜃謂贛江百怪叢居慮爲後害乃鑄鐵鑄柱二一在府城南一在子城南際以鐵索以鎭蜃穴今江右人所在祀眞君者又皆稱萬壽宮明一統志載玉隆萬壽宮在府城西八十里晉許遜故宅舊名遊帷觀宋賜今

領然則萬壽宮之稱由來久矣太平廣記引唐張鷟朝野僉載云許旌陽於豫章西山斬蛟劍没於水後漁人得一巨石擊之聲聞數十里唐趙玉為洪州刺史破之得二劍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今本僉載無此條當是逸文淵鑑類函引廣異記云此書新舊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載惟太平廣記引之最多當是宋以前書唐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逐一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人戲以石投之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飛去吏人往視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皆言旌陽斬蛟劍也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蛟井

在南昌縣西南四十里俗號橫泉井許遜除蛟為害之所又云許真君宅在南昌縣木西敦孝鄉號遊帷觀又云旌陽山在分甯縣東一里獨立峻秀煙雲迴薄旌陽許真君曾遊故以為名又云蜀水在高安縣北三里耆老相傳仙人許遜為蜀旌陽縣令具奇術晉末人皆疾癘多往蜀詣遜請救之遜與器投水入上流疾者飲之無不愈也邑人敬其神異故以名水明一統志載蛟穴有二一在豐城縣東二里一在豐城縣治西相傳蛟精嘗蟄於此許真君以符咒逐之蛟遂遁去又云旌陽山在甯州東上有旌陽觀相傳許遜嘗逐蛟過此較寰宇記附益矣寰宇記又載池州建德縣印石舊傳許旌陽逐蛟至此岸崩其石崩處屹然成壁印石而去其石印篆文圓若馬蹄跡太平廣記引歙州圖經云祁門縣蛟潭許旌陽嘗斬蛟於此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猶有彷彿見之據此則斬蛟又不僅在豫章薛大訓列仙通紀許真君傳云晉許遜新建人母夢金鳳銜珠墮掌中而生常為旌陽令點石化金足捐賦尋棄官歸得異人術周遊江湖悉斬蛟蜃除民害精修山中一百三十六

年舉家飛昇雞犬亦隨去宋封妙濟真君蘇軾詩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彎即詠真君也此亦真君斬蛟不僅在豫章之說但以為新建人則又因真君遊豫章而誤四庫書目提要謂是書原名神仙通鑑往往時代參錯莫明其例惟豫章斬蛟事諸書所載未詳考太平廣記引十二真君傳云晉許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棼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求謁於敦蓋欲止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二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曰孤夢將

一木上破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非吉敦
問其說吳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敦
怒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公若起事禍
將不久敦大怒問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敦怒令
武士執璞出趣形二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
繞梁間敦等舉目看杯許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
抵廬江口召船師載往鍾陵船師曰船無人駕二君曰
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汝宜入船閉門深隱不
得潛窺於是騰舟入雲頃刻間已抵廬山紫霄峰頂舟

師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峰頂委舟而去許君後於豫章
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
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眞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
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
遁蜃精知眞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爲黃牛眞君以
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爲黃牛我今
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
當以劍截後眞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有黑牛奔趁黃
牛而來太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

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
歸潭州卻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聰明爽雋而
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列仙傳作賈至）有女端麗欲求
貴壻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爲
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堂
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
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云被
盜所傷舉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
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眞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壻

略請見之賈公乃命慎郎出與道流相見慎郎怖畏託
疾潛藏眞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
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
眞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噀之卽化爲小蜃妻賈氏
幾欲變身父母懇眞君遂與神符救療乃令穿其宅下
丈餘已旁互無際矣眞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爲魚
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蒼黃徙居俄頃之間官
舍崩沒白浪騰涌卽今舊跡宛然在焉眞君以東晉孝
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

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愚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道士胡慧超晉洪州西山十二眞君內傳一卷註稱慧超高宗時人則言眞君者莫先於此書而眞君之稱自唐已然矣藝文志又有道士胡法超許遜修行傳一卷今已失傳宋史藝文志有余卞十二眞君傳一卷太平廣記所引者或是此書然胡余兩傳今皆不傳無從而辨也又攷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

女慼其徒至曉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惟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勑劍登其首斬之此亦唐時人書與眞君傳稍有同異又攷晉書地理志旌陽縣屬南郡李中耆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謂在今湖北枝江縣北并不在蜀因與蜀境不遠慧超作傳遂誤以爲蜀縣豫章人沿其誤附會蜀水之說樂史不察采入寰宇記中攷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建成縣註蜀水東至南昌入湖則蜀水之名由來已久安得如寰宇記所載因眞君仕蜀而以名之也傳中化爲黃牛黑牛之說與

水經注引風俗通李冰斬蛟事同詳二郎神條疑是慧超襲其說以夸靈異未見爲眞傳載二子化爲小蜃俗稱孽龍掛帛當是本此又明一統志云順濟廟在南昌府吳城山世號小龍相傳吳許二眞君所誅大蛇子宋封順濟王有眞宗御製戒蛟石刻熙甯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即有異蛇墮祝上翌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循几案俄循入帳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軸轤送至彭蠡而沒然則小龍靈異宋已受封矣

八仙

葛洪神仙傳載淮南八公皆仙人而不稱八仙杜甫飲中八仙歌稱八仙而非仙人唐書舊文志有江積八仙傳一卷自註大中後事今已失傳不知八仙何人明楊愼升庵集有蜀八仙云譙秀蜀紀載蜀有八仙首容城公云即鬼容區隱於鴻蒙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上天人三策之仲舒也四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嚴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書手石刻五經在

洞中茅亭客話稱後蜀主孟昶生日道士張素卿進八仙圖卽此八人惟范長生作范長壽爾朱先生作葛永璝耳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謂太傅安思謙進張素卿所畫十二仙眞形於蜀主八仙圖之說當是升庵附會十二仙所稱容城子董仲舒嚴君平三人與升庵說同葛永璝與茅亭客話同長壽仙當卽范長壽李阿則不知爲李耳爲李八百馬自然葛元黃初平竇子明左慈蘇躭等六人則升庵所未引張道陵一人又名畫錄所未引也今世所稱八仙爲鍾離權呂洞賓張果曹國舅鐵拐李何仙姑韓湘藍采和等八人詳載續仙傳潛確類書胡應麟謂八仙之說大概起於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因

而展轉附會成此名目趙甌北陔餘叢考謂太平廣記神仙通鑑等書臚列仙蹟纖悉不遺并無所謂八仙今戲有八仙慶壽尙是元人舊本則八仙之說之出於元人當不誣也予友汪仲伊謂元時八仙有徐神翁無何仙姑雍熙樂府雙調太平令曰曹國舅高擎竹笊漢鍾離髽髻環絛鐵拐李羅衣染皁韓湘子牡丹鮮燿藍采和絲袍徐神翁背瓢張園子那老共呂巖八仙同到據此曲可爲確證按徐神翁乃宋高宗時仙人有金鰲灘上一舟橫之句見宋稗類鈔又明人西洋記載鄭和下西洋中有八仙無張果何仙姑而

別有風僧壽元壺子則鍾呂八人說亦不一王弇州謂張老韓少藍貧李賤鍾大將呂書生曹富貴何婦女八人蓋爲老幼男女富貴貧賤也亦是附會之說趙甌北謂張果見舊唐書方伎傳呂洞賓鍾離權見宋史陳摶傳權又見王老志傳此見正史尙或可信其餘雜見於稗官小說多荒幻不足憑

新舊唐書俱有張果傳傳中所載與太平廣記引明皇雜錄宣室志續仙傳諸書略同諸書皆唐人撰作史時皆採之所云乘白驢日行萬里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

白蝙蝠精語尤荒誕史皆不書舊書果傳謂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新書藝文志載開元二十二年果上陰符經太無傳一卷陰符經辨命論一卷氣訣一卷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罔象成名圖一卷丹砂訣一卷今皆不傳

宋史陳摶傳云陳堯咨謁摶有髽髻道人先在坐堯咨私問摶摶曰鍾離子也今人畫鍾離權頭挽雙髻當是本此鍾離咸陽人號谷和子一號眞陽子又號仁房先生又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堅瓠集謂後人誤漢字

屬下而遺其名殊爲失考
洞賓故事見於雜說最多惟列仙傳云洞賓原名紹先世罕知之集仙傳謂字洞濱賓字從水或由筆誤又云一字希雲九江人與本傳不合不足爲憑能改齋漫錄載洞賓岳州石刻云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苦竹眞人爲洞賓師知者亦罕漫錄又載世傳洞賓詩有黃鶴樓邊吹笛時絶句此宋人呂元圭詩非洞賓詩也諸書多載洞賓舉進士不第始隱終南修道惟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元遺山編唐詩

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註曰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黃巢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乎明沈德符野獲篇云嘉靖二十五年永禧仙宮城命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佑帝君呂洞賓爵以帝號可謂尊崇攷之宋世則不爾王銍默記云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少好左道與惡少遊一日書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遊曇遣人捕之教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聲言教爲主謀朝廷聞之大駭又於娼館得教所題詔天下捕教及呂洞賓二人

會貝州平本無李教名始信其眞死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蔭甫謂洞賓唐時仙人世皆知之而宋時乃至詔書名捕豈時猶未著耶愚案宋豈不知仙人洞賓當時捕其人者乃捕冒姓名之人耳又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紫桃軒雜綴云戲白牡丹者乃宋方士顏洞賓非純陽呂祖蓋三峰內御之術其源出於老狐假令精之正安足齒天曹之劍烏可污我上聖耶 案王銍默記韓魏公帥定狄青爲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酒酣勸青酒日勸斑兒一盞譏其面有涅文也青來日遂笞白牡丹者 元人雜劇有洞賓度城南柳

仙事俞蔭甫引宋鄭景望蒙齋筆談云大父魏公嘗過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曰寺有大松呂始至時無人知者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故詩云然然則老樹乃松也非柳也洪邁夷堅志謂建炎中此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風拔樹無數此松遂枯有道人適至折已仆一枝插於旁自是暢茂即今稱松也道人蓋洞賓云然則此松當日固在人耳目前豈得改爲

柳乎
鐵拐李不見史傳山堂肆考謂拐仙姓李有足疾東華教主授以鐵杖一根潛確類書謂名元中質本魁梧陽神出舍其徒以母疾迅歸化其尸魂歸失魄乃附一餓莩而起說皆無稽王圻續通考以爲隋時人名洪水小字拐兒不言所出何書已不足據且小字拐兒非眞足跛也胡應麟以神仙通鑑所謂劉跛子者當之然劉李各姓未可強附趙甌北又以爲宋史陳從信傳之李八百案晉葛洪神仙傳稱李八百蜀人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此雖李

姓然亦不言其跛而鐵拐也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謂韓愈之外甥忘其名姓染白牡丹一叢云俟來春爲驗無何潛去愈貶潮州至商山見甥迎馬首而立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即一封朝奏九重天一首是也明年春牡丹花開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案韓集秦嶺藍關一詩題云示姪孫湘不云外甥也續仙傳青瑣集潛確類書又皆以花開現秦嶺藍關一聯者爲韓湘且以湘爲文公之姪酉陽雜俎以爲疏從子姪不知詩題以爲姪孫安得以爲姪攷唐書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文公有贈姪老成詩登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異術趙甌北引韓集有徐州贈族姪一首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曰族姪則非族孫也探妙知天工不過如星士之類能推人貴賤故下又云期我語非佞當爲佐時雍也而湘則隨文公至嶺南韓集有宿曾江口示湘詩曾江即廣州增城縣江升非如徐州族姪之能知天工也然族姪之名詩題未載亦不得以爲名湘登科記謂湘字北渚爲

文公姪孫列仙傳謂得道者亦名湘字清夫似清夫即徐州族姪然無所據亦附會之說也

曹國舅者趙甌北謂相傳爲宋太后之弟因攷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佾官至中書令封濟陽郡王年七十二而卒未嘗有成仙之事道山清話載晏殊乃仙人曹八百託生所謂曹八百者或即其人然又非國戚俞蔭甫茶香室叢鈔引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曹拮休莫詳其州里往來宣州金陵善符有牛癉以片紙書云曹拮休揀殘牛貼之立愈靈異甚多因疑曹國舅即此

曹拮休拮休訛稱國舅乃聲音之誤此臆說亦不足憑
茶香室續鈔因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于濤遇仙人曹休事又疑曹拮休即曹休
趙甌北據太平廣記引續仙傳云藍采和不知何許人
常衣破藍衫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
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
今人紛紛來更多元遺山因以入詩有自驚白髮先潘
岳人笑藍衫似采和之句則藍采和爲姓名矣案南唐
書陳陶傳陶遁西山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
中與一老嫗貨藥於市獲錢則對飲既醉歌曰籃采禾

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
拍手歌周亮工書影因謂據此則知八仙中之藍采和
非人名且以籃爲藍以禾爲和尤爲謬誤愚案龍袞江
南野錄陳緉所歌仍稱藍采和又攷唐書藝文志有沈
汾續仙傳三卷南唐書乃宋人撰既不得據後以駁前
且安知非陳緉胎息藍采和所歌而行吟於市也
何仙姑者趙甌北謂劉貢父詩話以爲永州人王圻續
通考則謂廣東增城人曾敏行獨醒雜志以爲宋仁宗
時人續通考則又謂唐武后時人傳聞之訛已多歧異

愚案明陳槤羅浮志云仙姑增城何泰之女唐天后時
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因餌之其行
如飛後遂辟穀天后召赴闕中路失之中宗景龍中白
日昇天此何仙姑即續通考所載者然在呂純陽前當
別是一人趙道一仙鑑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說亦
無據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永州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
食之遂不飢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稱爲何仙姑說
與貢父詩話獨醒雜志同但雜志以爲與棗此云與桃
略異耳潛確類書即以與桃者爲純陽故元世王崇陽

教以何仙姑爲純陽弟子東軒筆錄又載潭州人夏鈞
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又宋李昌齡樂善錄云何仙姑
在世間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姑曰
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又宋范致明岳陽風
土記云祥符八年雷震老子祠白虎神像西北楹上有
倒書謝仙火三字問零陵何仙姑曰謝仙雷部火神也
據諸書所稱則宋時永州何仙姑顯然在人耳目間其
列入八仙中者即此人無疑矣陶白齋雜記謂仙姑名
瓊不言出自何書原不足信楊秉杷雜錄載仙姑寄家

人詩三首則尤附會之詞又江南通志載桐城投子山大同禪師每溺有鹿來飲久之鹿產肉毬裂開乃一女子師育至十二歲令下山屬曰遇柴則止遇何則歸至柴巷口何道人家遂棲之以何爲姓愼守師戒師使趙州名之女方浙即持笊篱往見師坐左趙州至坐右三人一時化解今投子山有趙州橋柴巷口有仙姑井此則以爲桐城人與諸書不合又不言所出則亦附會之說也

劉海

道書載燕山劉操字宗成號海蟾子爲遼相遇純陽遂解印佯狂遠遯作詩云抛離火宅三千戸屏去門兵百萬家道成於六月十五日飛仙後隱終南太華授道張紫陽道家稱明悟弘道眞君又改名元英以十月十四日誕生又堅瓠集引碣石賸談云海蟾姓劉名嚞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一日退朝有二異人坐道旁延入談修眞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雞卵一枚擲於案以雞卵累金錢上嚞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嚞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得仙

俞蔭甫叢鈔謂金史無劉嚞其人位至宰相者其說殊不經又攷明都卬三餘贅筆云道家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耼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枏枏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自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然則劉操乃遼進士而非金宰相其名嚞者姓王不姓劉世誤以嚞爲操雖皆純陽弟子然誤其姓矣愚案

唐書藝文志道家類有海蟾子元英還金篇一卷錄於崔元眞（原註天寶隱眠山）劉知古所著書下當爲唐時人然不云姓劉宋史藝文志神仙類亦載有海蟾子還金篇又載劉海蟾詩一卷於華嶠眞人周君內傳之後葛洪所譔太乙眞君固命歌之前華葛皆晉時人則劉海蟾當是唐以前人矣遼史亦無劉操其人爲宰相者厲鶚拾遺補方伎傳引薛大訓神仙通鑑云劉操字昭遠燕地廣陵人（原註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遇正陽子解印從道則不以爲遼宰相矣然薛氏以爲劉

守光祖亦無確據大抵道有劉操其人好道慕古仙人劉海蟾而藥其名道家遂從而附會之耳又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代州崇甯寺有劉海蟾古詩十韻題云廣甯閑氏劉操書則劉操固實有其人且以詩名於世矣

麻姑

晉葛洪神仙傳載漢孝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於蔡經家使者傳麻姑語云不見忽已五百年麻姑至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說雖不經亦足證麻姑爲古仙人矣梁任昉述異記云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

說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說與神仙傳無異明一統志湖廣黃州府仙釋門載麻姑後趙石勒將麻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姑賢有恤民之心假作雞鳴羣雞效聲衆工乃止父覺欲撻之女懼而逃入仙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追者不及名其橋曰望仙愚案朝野僉載云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則麻秋實有其人晉書載記石勒傳勒南寇襄陽軍糧不接乃寇江夏北寇新蔡陷許昌江夏爲今德安府勒寇江夏卽北寇未嘗東驅西陽也黃州爲晉西陽國麻秋安得守其城其女安得隨父來此救其衆明一統志山西汾州府仙釋門又載麻衣仙姑本州人姓任氏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手蹟猶存此則任姓而非麻姓或衣麻衣而成仙因稱之別是一人非麻姑也卽麻秋之女與降蔡經家之麻姑亦非一人自晉元帝建武元年丁丑逆數至漢桓帝建和元年丁亥一百七十一年時代懸殊降蔡經家之麻姑或至晉時猶存不

應復爲麻秋之女統志因建昌有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又載麻姑於建昌府仙釋門而引神仙傳降蔡經家故事則亦分麻秋女爲二人矣褚人穫堅瓠集但引麻秋女而不及降蔡經家之麻姑殊欠分曉仙人之說原不足憑然神仙傳爲晉時書流傳已久與統志採自俗說不同況統志已分爲二人固不得混而一之也明陶九儀輟耕錄謂麻姑卽黎瓊仙唐時所放宮人此亦另一麻姑

金地藏

江南通志稱金地藏名喬覺暹羅國王子少落髮爲沙門至德初行腳至九華山乞居人閔讓和東巖地跏趺其內居人諸葛節等敬其苦行建寺居之建中初刺史張嚴奏請賜額化成道場日盛貞元十年年九十有九召衆告別維時山鳴石隕趺坐而逝越三年啟龕入塔面貌若生塔建寺右常發光如火故謂之神光嶺後纂以殿四方頂禮不絕愚案志稱金地藏卒於貞元十年年九十有九則當生於嗣聖十三年又云至德初至九華攷李白遊九華在天寶初則已先地藏十五六年白

攷古錄 卷十 兲

卒於寶應元年又在地藏圓寂之前三十三年今白集中有地藏菩薩序贊則謂卒於貞元十年之說亦不見確然觀序中多用地藏菩薩本願經語則知古有地藏菩薩暹羅太子蓋慕其人取其名以爲法號耳白爲古地藏作贊非爲金地藏作贊也案序云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劫導開橫流則地藏菩薩爲當仁矣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淸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慧劍於眞宰湛本心於虛空願圖聖容以祈景福庶冥力潛助而厥苦有瘳爰命小才式贊其事贊曰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五綵圖聖像悟眞非妄傳揚雪萬病盡爽然淸涼天贊此功德海永爲曠代宣此篇文筆平庸不類太白恐係贋作後人以白嘗遊九華僞造此篇託白以稱重宋敏求編入集中曾南豐攷次不爲刪去均爲無識又攷太平御覽四十六引隋顯野王輿地記曰九華山山高一千丈據此似更名九華不始於太白或華爲子之誤太平寰宇記青陽縣九華山亦引此記曰其山面有峰千仞壁立周迴二百里高千丈

攷古錄 卷十 罕

出碧雞之類此證據之最古者唐書叛臣傳高駢嬖將呂用之鄱陽人世爲商儈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驩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因駢將俞公楚見駢此九華山見史之始寰宇記又言舊名九子山李白改爲九華又云費冠卿及第後隱此中御覽又引九華山錄亦言李白更號九華又引劉禹錫序言九華之奇秀御覽寰宇記皆宋初書考證極博而所引止此并不言及金地藏事宋敏求編李集於熙甯初始錄此贊則此贊當作僞於熙甯以前但指此贊爲僞亦無確據惟贊序并不言及九華則所贊者自是古地藏非金地藏無疑

也江湖雜記載秦檜所遇風僧有家在東南第一峰之句又載僧言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卽今俗說之所本然則九華金地藏及主幽冥事蓋始於南渡時矣

風僧

江湖雜記謂秦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峰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與夫人東窗事發矣明徐縉精忠類編亦

載瘋僧罵秦檜事郎瑛七修類稿謂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州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詩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構幹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復命後棄官學道蛻骨今蘇州元妙觀蓑衣仙是也俞蔭甫叢鈔謂武穆孫岳珂桯史載姑蘇何蓑衣事絕不及秦檜事則其事或不足據又謂太平廣記所載王瑤事與何立事相類殆當時深惡秦檜附會古事而成之愚案陸士雲湖壖雜記云靈隱

羅漢堂塑風僧於中案秦檜遇風僧於冷泉亭事不載乘志予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東窗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存此蹟於天地間以作回邪鑒戒然則東窗事必須信其有可不必辯其無矣攷宋洪邁夷堅志秦檜矯詔殺岳飛後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以死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云父在酆都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

檜屬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此雖未言瘋僧而言東窗事則一適與檜同時所載如此當不誤也浪跡續談謂瘋僧卽濟顛未免失攷案濟顛圓寂於嘉定二年年六十檜死時僅七齡耳

濟顛

醉菩提一書演宋僧濟顛事而實有其人攷淨慈寺志云濟字湖隱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十八就靈隱瞎堂遠落髮風狂嗜酒肉寺眾訐之瞎云佛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自是人稱濟顛遠寂往依淨

慈懿輝爲記室嘗欲重新藏殿夢感皇太后臨賜袈金
嘉泰四年夕醉繞廊喊無明發衆莫悟俄火發燬寺濟
乃自爲募疏行化嚴陵以袈裟籠罩諸山山木自拔浮
江而出報寺衆云木在香積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監
寺欲酬之錢辭曰我六甲神豈受汝酬乎遂御風去瀕
湖居民食螺已斷尾矣濟乞放水中活而無尾嘉定二
年五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倒
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擲筆而逝葬虎跑
塔中蓋五百應眞之流云案濟顚化緣疏見明郎瑛七

修類稿其辭曰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
三世之因緣獨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
額上之珠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
聲欬何處更參慈世尊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淩爍
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華
莫稱於莊嚴雖憑後學維持實賴衆人著力欲更新好
甯免經營郢斧般斤日下指揮於風動明珠大貝目前
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菩提徑路雕甍畫棟
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窗湖水倒琉璃之碧民間有

慶皇極無疆云云類稿又謂濟顚乃聖僧宋時累顯聖
於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甚衆有傳記一本流於
世又有小石像在淨慈羅漢堂此疏墨蹟見存西湖大
佛寺大佛卽秦始皇纜舟之石是也又攷陸次雲湖壖
雜記云濟顚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託迹於酒
人拉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蕪紅鐙銜杯對酒頹然就
醉扶入香裀忽爾呼刀使妓頓悟此與琴操問禪語同
佳有足傳者若謂其酣醉濁醪嘔佛頭而金徧體化得
山木皆向井中拔出至今井木尙存皆傅會之說梁茝

林歸田瑣記則謂佛力無邊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引何
燕泉餘東序錄云永樂四年肇造帝京宮殿工部尙書
宋禮承命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一日木忽自
行所過聲吼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詔封其山
爲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雖不載而時代甚近諒非
子虛又謂嘉慶辛酉在京過夏是年大水三河等縣水
高數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上常有光夜望若燈或
有黿魚蹲其上相傳爲龍宮取木也邑父老謂木取於
平谷縣深山中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輒一取其歲必

大水道光癸未三月間有十三人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告主人以取木歸與前辛酉過其店者形狀相類已而淫雨遂成巨浸此尤近事龍宮伐木既有明徵佛殿運木似亦可信愚案太平廣記所載此類甚多存而不論可也又攷褚人穫堅瓠集亦稱道濟風狂不飾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又云年七十三端坐而逝與道濟圓寂時所書偈但云六十年來不合或七爲六之誤亦未可知集又載人爲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

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茅簷坐荒土顛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脫蟬溺出利市八萬四千稱歎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所以爲濟顛辭雖俚俗然足盡濟之生平

目蓮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盂蘭盆經云目蓮比邱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卽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爲火炭目蓮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敕衆僧皆爲施主咒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蓮母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蓮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爲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翦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云云此俗稱盂蘭盆爲目蓮救母之所本褚人穫堅瓠集引釋氏要覽謂盂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而盆字無着落後見老學庵筆記云故都於中元具素棎饌享先織竹爲

盆盎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追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煖向北則寒向南則溫向東南則寒溫得中謂云盂蘭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曰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乃知盂蘭盆本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夢華錄亦云以竹斫成三腳上織燈窩謂之盂蘭盆買素食撩米飯享先以告秋成則盂蘭盆實起於風俗而目蓮救母之事或衍是日遂訛爲目蓮事亦未可知履園叢話引舊唐書王縉傳云代宗奉佛縉爲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

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裘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舁出内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歲以爲常今盂蘭盆會之始也愚案藝文類聚引宋宗荊楚歲時記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是盂蘭盆會始於南朝盂蘭盆經不知何時書但歐陽詢爲唐初人而已引及則義話謂始於代宗時未免失攷但見正史則自舊唐書始耳所言設高祖以下神座亦言祀先即盂蘭盆經言爲七代父母行禪定意亦祀先也目蓮於祀先日救母

非因目蓮救母而人始作盂蘭盆會以祀先也柳南隨筆謂中元節釋氏有目蓮救母之説而臞仙運化元樞則以是日爲丁令威救母之辰大抵中元爲祀先日因而彼教皆有救母之説亦不必辯孰虛孰實也

攷古錄卷十終

咸豐庚申安徽太平孫君玉堂避亂吾邑爲童子師余偶過之略與傾談知爲好學士適余方假得李申耆所繪輿圖約君同影摹之余月得一部腕爲之脫而君乃月成兩部其勤敏有過人者又君所爲詩文下筆不能自休見者皆稱其才時余方弱冠君長余七歲余所讀書不能多於君顧每於君文多短長然於稠人廣衆之中未嘗不稱譽君會餘杭鄭譜香觀察亦僦居吾邑爲其子擇師君遂隨以去此後蹤跡稍疎書札往來多契闊語未及論學也及光緒庚辛之間余在日本君刻新

義錄成寄余並以書云此書類抄胥資談助耳不足當君駁擧余知君護前故未嘗置論及余甲申歸與君相見漢上頗論爲學宗旨期以遠者大者勿徒爲新奇日耳之談君稍稍悟前失約別爲考古編俟書成付余商定今年春君中卒病死妻項似夙聞君與余言者以其遺書寄余校定則已有君手書本編十卷余略讀之惟攷地理者多心得語餘仍不免有冗淺之弊余初欲擇其精確者爲内篇瑣碎者爲外篇而刪其冗淺者後以刪者過多外篇又倍於内篇因思使君尚存不難督吾

私智盡情指摘今君已沒遺書付我乃多竄改恐終無當君之心且後世誰復相諒耶乃仍以原本還之使讀者披沙揀金可矣嗟乎以君之勤敏使得就正有道日進無疆安知不足登大雅之堂入著作之林乃少更亂離棄筆依人上無明師下無良友守此一篇倏焉終古此重可爲君惜者也余遭際略與君同而勤敏則遠不如君徒以少好流覽壯復遠遊日之所見耳之所聞亦欲有所撰述以質通學而頻年因循久無成書他日身後誰定何人尚未知有一字之留遺否而或者謂余於君書有微辭抑又重足悲矣光緒戊子五月三日宜都楊守敬記

〔清〕汪紱撰

戊笈談兵十卷首一卷

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宣城劉景韓中丞
長安趙辰如方伯鑒定

兵鑑十卷

圖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丙申夏五開刻

序

自士大夫諱言兵而兵備弛自士大夫諱言兵而兵事起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長子帥師聖人行軍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與春秋時選帥猶在說禮樂敦詩書之人是知折衝禦侮之事非具仁智於平素者莫克當其任蓋古之名將能成功名者究之皆名儒學問聖人謂我戰則克殆有本矣後世以撻伐重寄專歸之驍健一流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是故耳婺源汪

雙池先生以堅苦卓絕之詣具體用
兼備之學平生尤篤信朱子其講解
四書五經均得聖賢微旨下至樂律
醫藥無不精解所著各書已漸次
刊行尚有未刻數種存於先生高弟
南子余秀書先生家秀書先生裔

二

孫彝伯茂才抱殘守闕弗敢失墜
余取而閱之見有戎笈談兵一書綱
羅韜鈐大抵以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分
目字句多未修訂中又佚數卷條
先生未成之書而經世宗旨已可概
見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

亦非全璧以係名儒著述後人珍之
況笈內各道各門先生多獨造之詣何
可令其殘沒也余欲集資刊行商之
劉景韓中丞中丞慨捐巨資命即
鳩梓余謂中丞曰昔曾文正初復江
南立書局首刻其鄉先生王船山集

三

中丞今歲歸籍安徽即有是舉可
謂後先相輝矣中丞笑而頷之甲午
初夏開雕冬月告成是歲適有倭
寇東藩之變或者先生是書顯晦
有時從此士大夫有心世道者各得
一編皆究詰戎機之所以然用儒雅

作干城為我
國家致太平於無窮也是為序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後學
長安趙舒翹展如甫拜譔并書

戊笈談兵序

用兵之道至誠無私而已誠則明無私則人信服然後本之以仁制之以義運之以神奇出之以變化鼓行而前所向無敵所以能然者萬人一心故也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豈不思而言哉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特一時以格靈公之非心耳非謂儒者不言兵也三代而降如漢趙充國諸葛武侯唐陸宣公宋范文正明王文成　國朝曾文正皆以儒術

用兵安攘並著他如郭汾陽岳武穆行師亦莫不本之誠信以告成功然則決盪萬里操之方寸從可知矣雙池先生躬踐禮義學究天人著述等身率多未顯甲午夏長安趙展如方伯求得其遺書甚夥因請

於宣州劉景韓中丞相與集貲將為次第壽諸梨棗而此戊笈談兵十卷尤先生生平精思所在所謂能推至誠無私以治軍使敵失其所備者也乃屬楊伯新太守潘筱圃司馬董其事而先付雕馬嗚呼中丞

方伯之用心夫豈獨表章名賢潛德已哉將令天下後世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

引孫幸得備位甬東且先世實歙人於先生為鄉後學不勝欽慕樂觀厥成而又佩太守司馬之從事勤也爰亦解囊助刊且

題數語以畀太守庶獲綴名簡端至是書足以並日月而動風雲固無俟引孫贊一言也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春正月後學吳引孫福茨甫拜序

戊笈談兵目錄

婺源汪紱雙池著
後學
烏程盧傑辰子純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程夢元庭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校字

卷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解

輯易 八條 圖九 河圖 洛書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圖 先天八卦方位圖 先天六十四卦橫圖 先天六十四卦圓圖 先天六十四卦方圖 後天八卦方位 乾坤六子圖

輯書 三條 圖一 渾天儀圖　輯禮 周禮三條 月令纂圖一 十二律生數圖

皇極經世略 圖二 皇極八卦橫圖 皇極八卦圖

輯正蒙 八條　聖則篇

步天歌 七章 圖十 赤道北恆星圖 赤道南恆星圖 冬至中星圖 立春中星圖 春分中星圖 立夏中星圖 夏至中星圖 立秋中星圖 秋分中星圖 立冬中星圖

考度　七政歌 七章 圖十四 九重天圖 二十四氣日躔黃道圖 二十八宿分宮圖 二十八宿分度圖 節氣疎數宮度圖 太陽出入方位圖 太陰晦朔弦望圖 月行九道圖 日食圖 月食圖 氣盈朔虛九閏圖 土木火三曜行度圖 金水二曜行度圖 諸曜距地遠近圖

祀分歌

卷二上

七曜災祥第二笈

在齊賦　占日

占月　占五星

占孛　占經星

占雲漢　分野

卷二下

雲雨風角第三笈

保章賦　望雲氣

觀風角　察風雨

雜占

卷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煙波釣叟賦　原神賦

吉凶定局　陰陽十八局圖

卷三下

演宿翻禽第五笈

遠取賦　翻禽定訣

禽星强弱喜畏　禽星諸忌

瑣泊落泊　占演大略

兵家用孤虛法　臨斗杓法

六戊法　雲聚鳥散法
占鴉鳴時方
卷之四
宇內輿圖第六笈
幅幀賦　人皇畫野圖
虞舜十二州禹貢九州五服圖
周禮職方九州九畿圖
春秋列國圖
秦七國四十郡漢河西朝鮮西南夷珠崖圖
東漢十三部圖　晉十九州圖

唐十道圖　宋十五路圖
十六省總圖　列宿分野圖
北直隸圖　江南圖
浙江圖　山西圖
山東圖　陝西甘肅圖
河南圖　江西圖
福建圖　湖廣圖
四川圖　廣東圖
廣西圖　雲南圖
貴州圖　黃河圖
運河圖　大江圖
九邊外譯蒙古圖　極北蒙古圖
西北西域外譯圖　正西西番西域圖
南海外譯海國圖　極南海國圖
東南海國外譯圖　正東東海海濱圖
東北朝鮮圖　東北女直圖
地輿東半球圖　地輿西半球圖
卷五上
形勢更革第七笈
天下形勢總論　天下形勢分論

南北形勢分論　歷代建都考
歷代疆域考　九州分野論
卷五下
州郡財賦第八笈
直隸郡州縣衛所　盛京郡州縣
山東郡州縣　山西郡州縣
河南郡州縣　陝西甘肅郡州縣衛所
江南上下江郡州縣衛
浙江郡州縣　江西郡州縣衛
湖廣湖南北郡州縣衛所司

四川郡州縣衞所土府司
福建郡州縣　廣東郡州縣衞所
廣西郡州縣土府州司
雲南郡州縣土府州司
貴州郡州縣司　蒙古四十國
卷六上
第九笈佚
卷六下
水陸路程第十笈
迂直賦　水陸路程分十六省

卷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司馬吳孫總論　司馬法五篇全 仁本 天子之義 定爵 嚴位 用衆
吳子六篇節刪 圖國 料敵 治兵 論將 應變 勵士
孫子十三篇節刪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卷八
黃尉李姜第十二笈
黃尉李姜總論　黃石公三略全 上略 中略 下略
尉繚子二十一篇本二十九篇逸五篇今刪三篇 餘節刪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十二陵 武議 戰權 重刑令 伍制令 分塞令 束伍令 經卒令 勒卒令 將令 踵軍令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李子問對三篇刪摘 問對上 問對中 問對下
姜太公六韜刪摘 文韜 武韜 龍韜 虎韜 豹韜 犬韜
卷九
古今陣法第十三笈
經傳所言兵律之事　古今陣名
律臧賦　武侯魚復八陣圖說八表 次序 八裏次序 奇正次序 陣門方位 洞當陣 中黃陣 連衡陣 握奇陣 龍騰陣 虎翼陣 鳥翔陣 折衝陣
武侯棋盤市滿天星圖

武侯彌牟三才陣圖　馬平涼鹿角偏廂陣圖
張嚳所變八陣圖　李衛公六花陣圖說六花 本陣
風揚陣 雲垂陣 龍飛陣 鳥翔陣 虎翼陣 蛇蟠陣
八陣結隊圖結陣圖 結八陣圖　六花結隊法結六花陣法圖
七軍大衍陣圖大衍本陣 陽闔陣 陰闔陣 元龜陣 神宮陣 火陣 大角陣 天弧陣 鶉羽林陣 太白陣 騰蛇陣 元首陣 天圓陣 曲陣 銳陣 地方陣 直陣
五疊連環陣說　連環法
水戰七軍說　七軍大衍陣說
山戰猿猱陣　車戰論論上 論下 六角偏廂陣說
雜陣圖說假月陣 長蛇陣 山君陣

赤鷙陣　雙虬陣　靈霈陣　巽二陣　七星陣

卷十

軍器第十四笈佚

戊笈談兵一書　雙池先生游藝之作也伏讀先生年譜康熙戊戌後館於楓嶺嘗數載詩書之外敎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是編之作殆於戎行中與友朋講習者歟壯歲後守道愈篤以正學爲己任以紫陽爲折衷故於學無所不精而於經學理學爲尤純生平勤著述高第弟子百餘人獨惓惓於同邑　余秀書先生元遴爲身後之託易

簀後嗣君　鳴之先生思謙以哀毀繼逝文孫守銓亦早殤遺書二百餘卷悉以歸　秀書先生任至重也既而表章事跡屢請於當道由是從祀紫陽入祀鄉賢而所著如參讀禮志疑得登　四庫授受之淵源亦深矣哉然猶懼遺書未廣厥傳或有失墜因謀諸同邑　董友山先生昌瑛錄副本藏之乾嘉以來迭經付梓未竟厥功咸同間粵逆冠婺董氏書燬　秀書先生文孫黼山大令龍光聞而滋懼更謀鈔副本復爲輯年譜以追紀其事故歷二百年之久經兵燹餘燼而遺書得至今存者皆余氏縹緗世守竭五世珍護之力以至於此而亦　先生之傳道得徒俾其書之必不容磨滅也今　秀書先生元孫彝伯茂才家鼎出藏書於行篋長安　趙展如方伯舒翹見而重之爰與宣城　劉景韓中丞樹堂鑒定肇捐廉俸亟付棗梨並委懷甯　楊伯新太守葆銘合肥　李小亭太守襄國婺源　潘篠圃太守紀恩經理其事儀徵吳福茨觀察引孫上元　宗湘文觀察源瀚暨當道諸公與鹽務諸君子又相繼佽助俾有道之書晦之極而終顯守先之志積之久而後伸惟遺

帙尙多還希大力者更爲襄贊耳是編刊本俱遵原式間有鈔胥譌誤蠹蝕缺殘已經諸公校正第一笈周天圖說各圖原未標名今按圖增補以便觀覽星象十圖今遵恆星表推算校繪以期準確第六笈宇內輿圖俱從原繪雖與各直省新出輿圖或少有異然籍此可資考核焉末附海內外總圖合地球正背面爲圓圖者一註云出自西學當是西學初行之圖今按魏氏海國圖志所載地球正背而全圖暨通行地輿東西半球二圖分繪爲二以合地球眞形第八笈州郡財賦因今昔建置

隸屬沿革不同故每省篇末增譔纂小註數行其新疆臺灣等省曩未建設故屬闕如第九笈第十四笈俱佚今各存空頁以備卷數笈數亦告朔餼羊之遺意也辰方奉　湘文觀察之命校訂浙省經緯開方輿圖供役省會今秋事竣　篠園太守命爲校字獲讀是書并命編錄總目附載已梓待梓各種書目於後以見　先生之學之廣大精微其所以昌明正道倡導後學者固自有在也若談兵特餘緒焉耳謹述其緣起如此光緒甲午陽月望日烏程後學盧葆辰子純謹識

雙池先生各種遺書已梓書目

參讀禮志疑二卷 乾隆辛卯同邑漳溪王顧亭太守廷言刊版亡

孝經章句一卷或問一卷 嘉慶丙子先生同族起漢等刊版亡

讀困知記三卷 嘉慶戊寅嘉興沈鼎甫侍郎惟鐈校刊版亡

讀近思錄一卷 同上版亡光緒甲申閩邑請吳邑侯節志書捐欵重刊版存

儒先晤語二卷 同上版亡

四書詮義三十八卷 道光丙戌同邑洪村洪梅坪中翰鈞刊版存

策略四卷 道光己丑先生同族齊德刊版亡

文集十卷 道光癸巳洪梅坪中翰鈞刊版存

理學逢源十二卷 道光戊戌同邑龍騰俞堯章員外鎧刊版存

詩經詮義十五卷 道光壬寅同邑趙村金道傳詹簿鴻熙刊版存

醫林纂要探源九卷 道光己酉同邑和源單佩編別駕士修刊版存

易經詮義十五卷 同治癸酉用聚珍板排印後安徽書局復校刊

書經詮義十三卷 光緒丁丑閩邑請茶捐設曲水書局校刊未竣辛巳邑侯吳秋浦先生鶚捐廉成之版存

樂經律吕通解五卷 光緒癸未請吳邑侯節邑志捐欵校刊版存

琴譜四卷 同上續刊

詩韻析六卷 同上

物詮八卷 同上

待梓書目

春秋集傳十六卷

六禮或問六卷

樂經或問三卷

易經如話六卷 同治癸酉先生同邑人用聚珍板刷印無版

讀讀書錄二卷

讀陰符經一卷

讀參同契三卷

山海經存九卷

六壬數論二卷

九宮陽宅二卷

大風集二卷
詩集六卷
禮記章句十卷
或問四卷
讀問學錄一卷今已付梓
附
雙池先生年譜四卷同邑余黼山大令龍光編次刊行

戊笈談兵卷之一

婺源汪紱録

周天圖說一笈

從來名世之烝也未有不達於天者是制作之則而萬事之原也天者一而流三宰是者理大易中庸儒者時爲講貫淵乎美哉該象數而統萬物者也迺象者理之所由顯氣者理之所以行而數者又其一氣之流行節次道器雖殊上下無間故象觀以在治忽則保章之職也數步以授人時則太史之司也不習其數無以觀象而晚近循習舊迹雜閱吉凶情不知象

儒者窮經徑約博貫爲艱律度璣衡祕之史院草野不寓目焉談天鴻烈索隱誣經則甚矣達天之難矣西學纔七十餘變之後窮微致渺卓越前人而異說頗辭時背於理茲敢羅網舊聞節略凡概夫象有定體數有成法即器知理默喻存乎其人得之者觀其大焉以理求故或無難達也要之天事不遠

篇目

太極圖說圖在前
太極圖說解全
輯易八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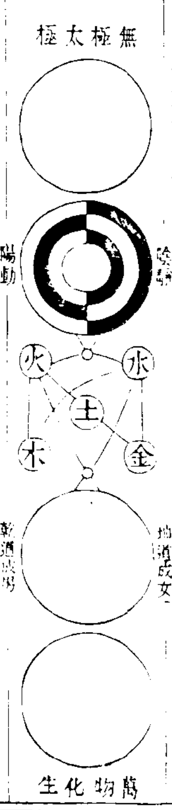
輯書三條圖一
輯禮周禮三條月令纂圖一
皇極經世略圖二
輯正蒙八條
聖則篇
步天歌七章圖十
考度
七政歌七章圖十四
四餘歌五章
祀分歌

古今言天名家
甘氏　石氏星經名申
張蒼漢作顓頊歷　司馬遷漢作太初歷
劉歆漢作三統歷　李梵漢作四分歷
劉洪漢作乾象歷　揚雄漢
蔡邕漢　諸葛亮漢
譙周漢　揚偉魏作景初歷
杜預晉作長慶歷　姜岌作三紀歷
何承天宋作元嘉歷　祖沖之宋作大明歷
崔浩北魏作戊寅元歷　張子培

張胄玄隋作皇極歷　劉焯隋
傅仁均　李淳風唐作麟德歷
僧一行唐作大衍歷　徐昂唐作慶宣明歷
邊剛唐作崇元歷　王朴周作欽天歷
陳摶宋　竇儀宋
李琮宋作明天歷　姚舜輔宋作紀元歷
周子宋太極圖說　邵子宋皇極經世
張子宋正蒙　朱子宋
耶律楚才元作庚午歷　郭守敬元作新歷
許衡元作授時歷　劉基

明元統作授時歷

太極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者陰之靜也動用之所以行靜

體之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ㄣ者陽之變也ㄏ者陰之合
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
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凵八交係於上陰根陽
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
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〇◎（㊌㊎㊏㊋㊍）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
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
也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
一其〇無假借也[illegible]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〇
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〇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〇者於是乎在矣然形☽
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
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
〇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
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〇之
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〇之體所以立也
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〇於是乎立
而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
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
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〇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
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
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〇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
也

輯易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有云者太極此在易中非盡易之外別有太極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造化有自然之易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聖人法天地造化之自然而作易也此卽先天橫圖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變化之成象者易卽所以摹造化之見於實體者也○此卽先天圓圖方位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卽後天次序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乾坤之事業物物一太極莫不皆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乾坤之性情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君子學易之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則學易之極功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先天圓圖方位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逆數以始畫卦先天橫圖言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以圓圖言則兩相對待一自東北而南一自西南而北以方圖言則自中起也○此二章皆言先天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圓圖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萬物生成四時迭運皆與卦位叶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神卽乾坤之妙用也雷風火澤水艮卽後天卦位之序也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水火雷風山澤卽先天對待之位以對待而相爲用後天實本於先天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河圖之數

天數五地數五五行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生如父子相克如君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

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五十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也○此言揲蓍之法）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唐僧一行作大衍歷其法皆本於此章）

輯書

帝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歷以紀之象以驗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今仲春而參中矣）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今仲夏而翼中）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今仲秋箕斗中）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今仲冬室壁中）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治歷之始見於經者）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即渾天儀法）

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輯禮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古者天時人事之合如此）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

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太史總其成保章其變馮相推其常也）

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今在女虛）昏參中（今昴中）旦尾中（今房中）律中太簇（寅律長八寸）仲春之月日在奎（今在室壁）昏弧中（今參中）旦建星中（今尾中）律中夾鐘（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季春之月日在胃（今在奎婁）昏七星中（今弧中）旦牽牛中（今斗中）律中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孟夏之月日在畢（今在胃昴）昏翼中（今柳星中）旦婺女中（今虛中）律中仲呂（巳律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分）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今在觜參）昏亢中（今翼中）旦危中（今室中）律中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季夏之月日在柳（今在東井）昏火中（今角中）旦奎中（今壁中）律中林鐘（未律長六寸）孟秋之月日在翼（今在柳張）昏建

星中（今火中）旦畢中（今昴中）律中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仲秋之月日在角（今在翼軫）昏牽牛中（今箕中）旦觜觽中（今畢中）律中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季秋之月日在房（今在軫角）昏虛中（今建星中）旦柳中（今鬼中）律中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孟冬之月日在尾（今在氐房）昏危中（今女中）旦七星中（今柳中）律中應鐘（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仲冬之月日在斗（今在尾箕）昏東壁中（今室中）旦軫中（今翼中）律中黃鐘（子律長九寸）季冬之月日在婺女（今在斗）昏婁中（今奎中）旦氐中（今角亢中）律中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單四）

（四○漢司馬遷太初歷其法皆本律呂）

皇極經世

邵子以十二時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三十歲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爲一會（一萬八百年）十二會爲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其法以三十十二迭相總率其數則本先天迭加一倍故太極生兩儀（陰陽）兩儀生四象（陽陰剛柔）四象生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柔太剛少柔少剛）而天下之事物皆有以四爲數配之（如日月星辰水火木土是也他若飛走草木皇帝王霸道德法術仁義禮智易書詩春秋無不皆以四數合之其原則本於易而與易實異云）

輯正蒙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純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易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金水圍日流行於天下也）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日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天日陰受而陽施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養法與運日術葢有不知而作者爾（閏一章而羅計復於故度其無異術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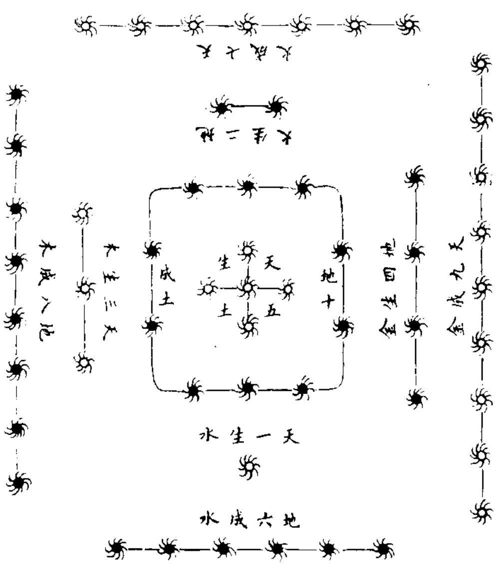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陽爲雲而升故雲物

斑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緩暴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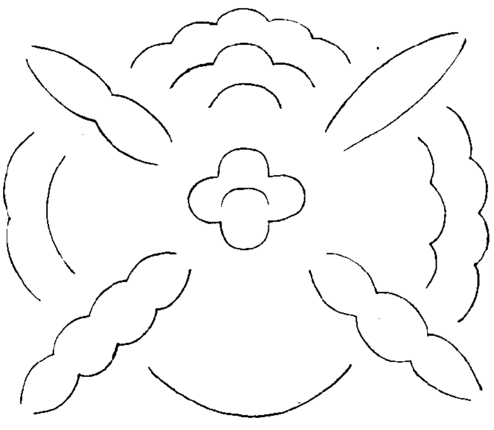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施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言天文而不窺其理未有不流爲術數故亟以經學理學先之凡以下周天圖象推步歷數皆以理觀之則天人合一之學庶不染於小數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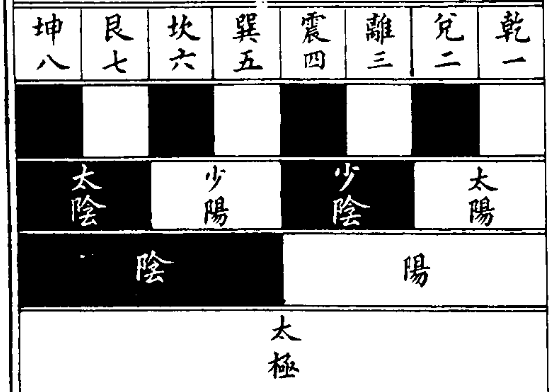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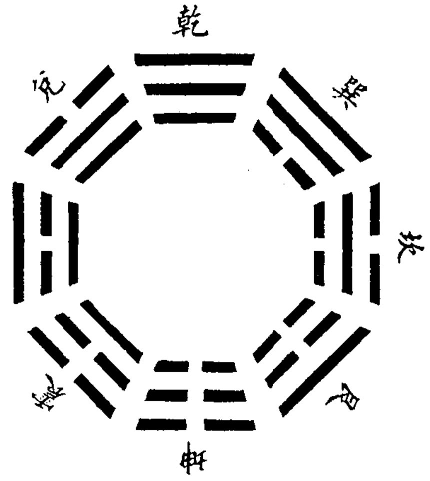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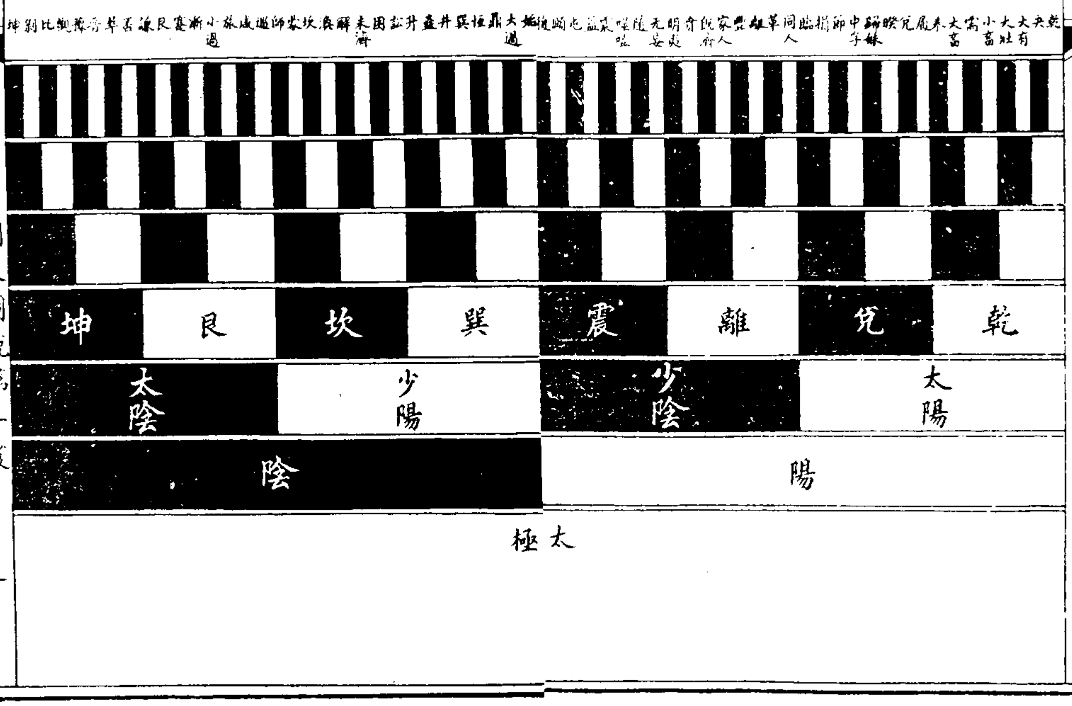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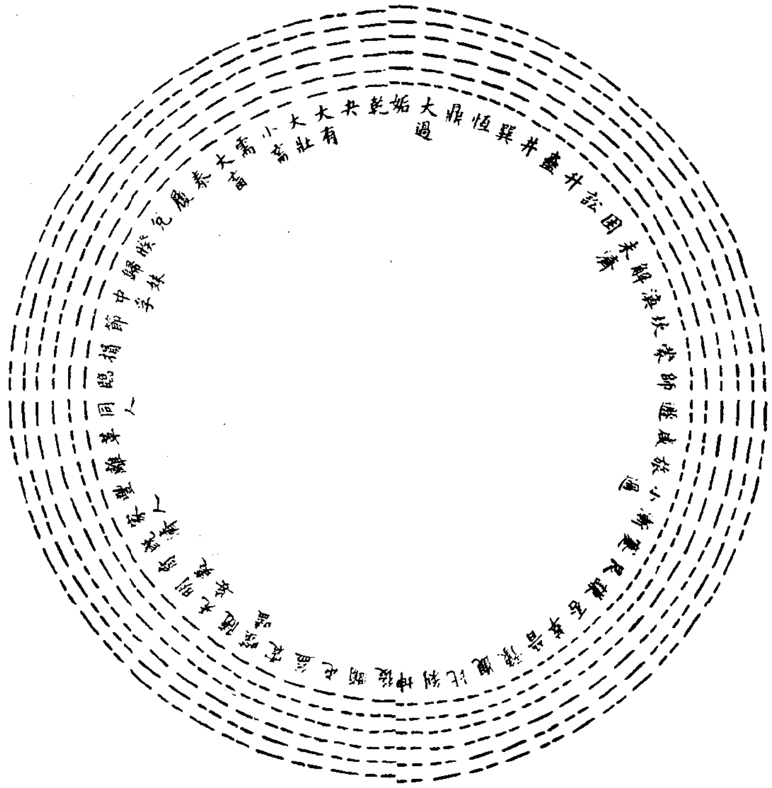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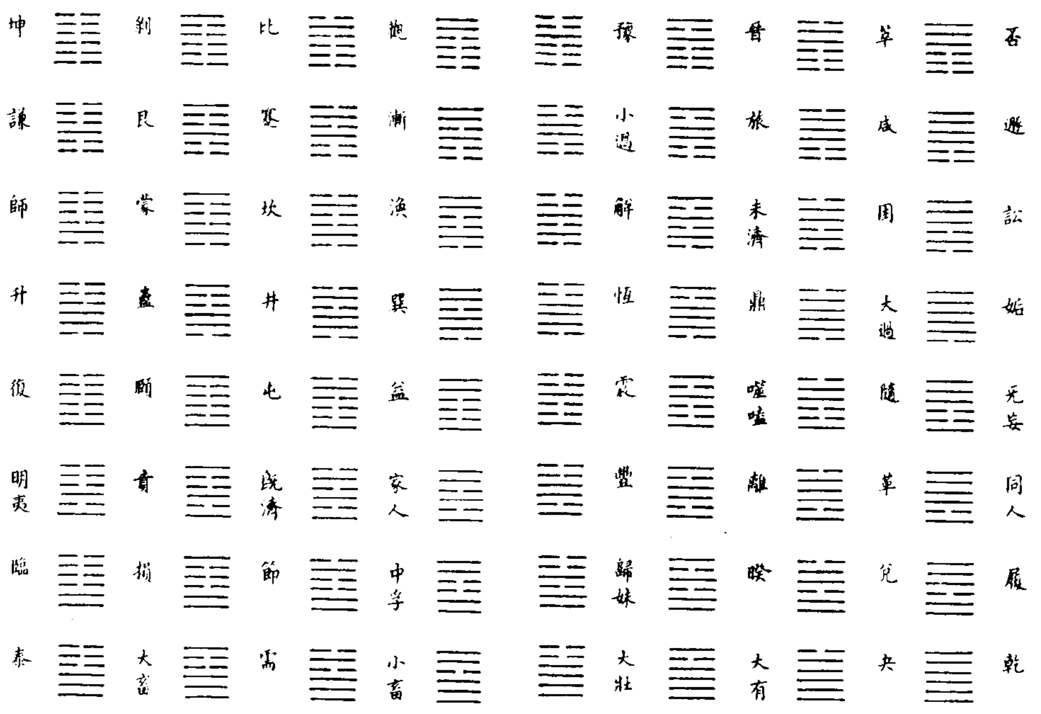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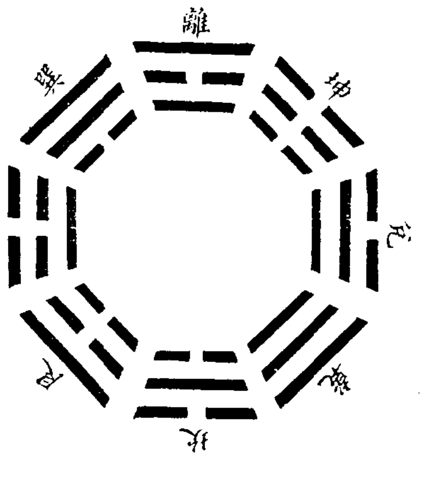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圓圖



六十四卦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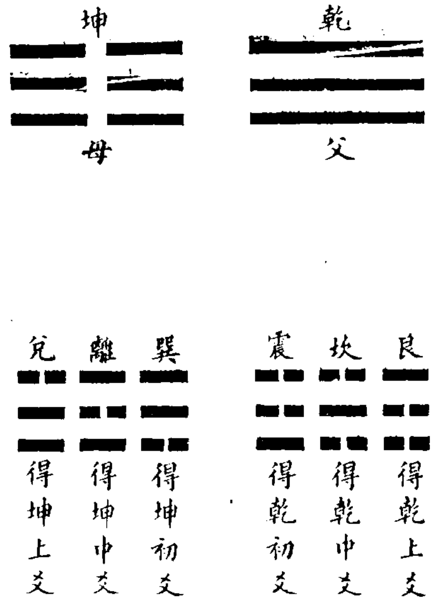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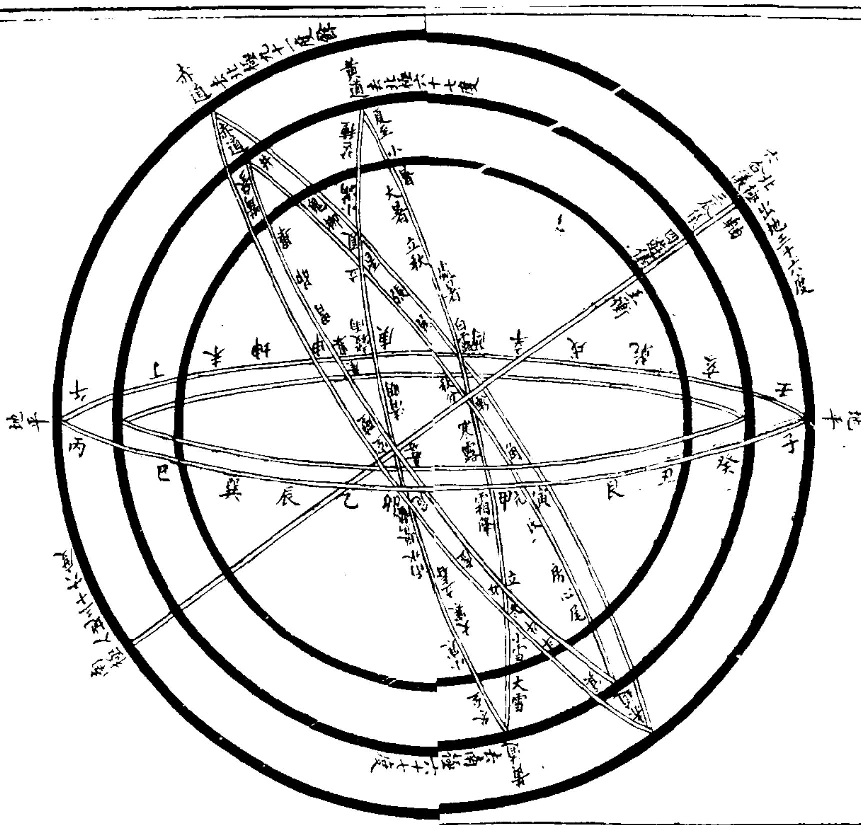
周天圖說第一

乾坤六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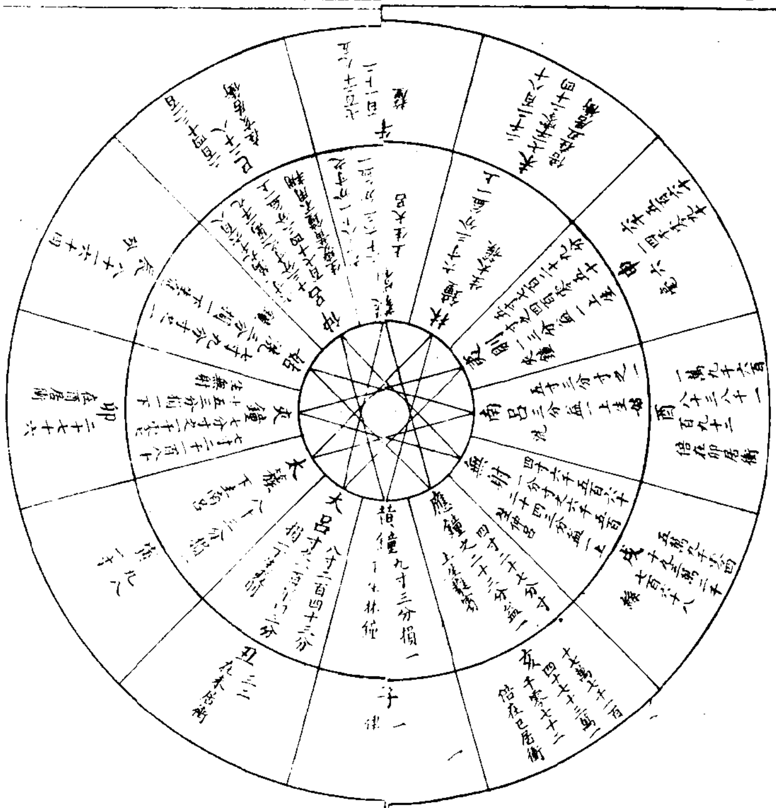


周天圖說第一

渾天儀圖



十二律生數圖 內層京房漢志法以一寸為十分也外層史記律書法以每寸作九分也其實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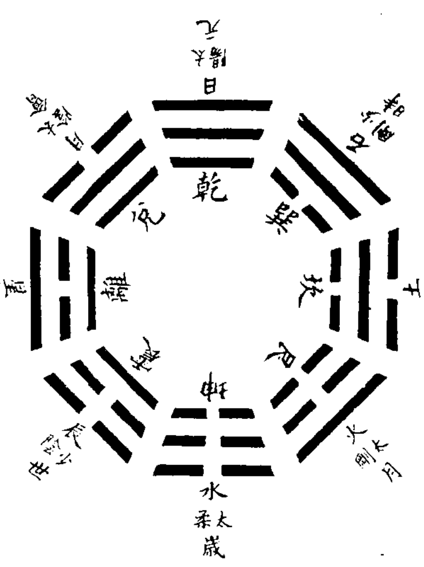


皇極八卦横圖

太柔	太剛	少柔	少剛	少陰	少陽	太陰	太陽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柔		剛		陰		陽	
陰				陽			

太極

皇極八卦圖



聖則篇　　汪紱著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維繫者氣也昭垂者象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昔神堯著欽天之德首命羲和以正四時大舜光協帝之華亦在璣衡而齊七政故天道幷遂求其故而日至可定一理雖寂觀其象而萬彙昭回日至上古合璧之歷元也欲窮物理之紛紜試揭乾文之大略天形如卵氣渾渾而外周地德秉陰體敦敦而內靜渾天之說謂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然天體無窮地在天中如廣堂中懸一粟耳卵黃質不足以方之也但其象如此宣夜周髀多譌傳而鮮據四游上下亦臆度而難憑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之說後世無傳周髀之說則謂天形如倚蓋而天極為天之中中行四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漢蔡邕曰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惟渾天之說為得之○四游上下之說則謂天本不動而地則浮游無定如人在舟中舟行而見山動也亦未可據蓋二極為天之樞列宿則附天而北拱黃道為日行之軌五緯則夾日而右旋北極出地之上南極入地之下此天之不動處而運轉之樞紐也天左旋經星皆附天而左旋北極之南六十七度為夏至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為冬至日道日道曰黃道斜絡天腹半出赤道之南半入赤道之北月及五星之路則皆附黃道左右五度八度之間日月五星之行天皆右旋而東但天行速而日月五星行遲故亦隨天而東出西入耳郡予曰七政之行天如蟻行磨上云天經斜絡則有天河天腹中分斯稱赤道天河自箕斗間歷虛危奎婁之北至參井之間入歷柳星之南南入地下復過出地上經亢氐之南與箕斗間首尾相續也其間則白天津分而為二一東行旋鼓抵斗箕一西行天市東藩抵大火至尾宿之北復合為一古人以為河漢之精所上凝西學以遠鏡窺之則中皆小星連聚長亙云○赤道去南北二極各九十一度餘朱子曰黃道為日道

之名赤道則天之南北合縫處也按赤黃之名蓋古之象渾天者於南北合縫正中處以赤畫界之於日行之軌道則以黃畫識之謂之赤道黃道也**因欲識日星之躔度先考天體之經星**附凡天有常者皆謂之經星**天極居紫府一曰都二曰后三庶子四大帝五太子右藩星七左藩星八**此北極紫微垣也劉宋祖冲之云北極星去不動處尚一度餘朱子云以玉衡窺之極星在管端旋轉蓋北辰無星古人於其旁指一小黑星識之因謂之極星也極星卽都星也次中與志以敬星爲帝星而次后次妃次赤星爲太子前星爲庶子但帝星宜明顯不必不動北辰本無星而極星及未皆不動不必從也左右兩藩兩樞之明日間闇是帝衣天象至等之所宮闈之樞月月五星所不得入許見弗長齊中**北斗臨制四方一曰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自樞至權曰魁自衡至搖光曰杓恆見不隱觀其初昏所指而定四時十二月又昏建以杓夜半建以衡旦建以魁也史記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太微**

爲外朝旁羅將相後蔚郎衛而前列端門太微在軫翼之北天帝治朝之象也將相左右二藩各五星也郎衛如幸臣從官郎將郎位虎賁常陳之屬皆是其左右兩執法之間曰端門太微外朝爲七政所由受命之所也詳見步天歌中**天市爲後市周環列邦中主權量而象陳列肆**天市垣在箕尾之北後市之象又巡守會同之地又外朝詢衆庶之朝也列邦左右兩藩二十二星也權衡若斗斛帛度諸星列肆如車肆列肆屠肆諸星也兩藩之間曰市樓詳見步天歌中**軒轅聶聶鉤罔職主司民德符后土**軒轅在三台之南張翼之北女主之象其中大星曰權衡其旁三星曰太民曰衛女曰少民卽周禮所祀司民主民數者也**三能兩兩相比上接文曲下抵少微**能音台○三能卽三台上台抵文昌中台抵軒轅下台抵少微主司命祿周禮所祀司中司命也又名泰階文曲卽文昌也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是也少微在太微西藩之西北主處士之象以待帝明也又象女主**帝庭爲大角八星爲左右攝提**大角在角亢之北斗杓之

南天官書曰大角爲天王帝庭左右攝提各四星步天歌只言各三星**貫索是天牢九星作周圜囹圄**貫索在天市垣之西北爲貫人之牢別有天牢在中台北**此皆中宮之貴宿特爲並列於三垣**軒轅三台文昌少微大角貫索皆星之貴者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也**東方蒼虯角亢氐房心尾箕順斗杓而東布**角爲龍頭亢爲龍頸房心爲龍背尾爲龍尾有龍象而在東方故曰蒼龍角亢在赤道間氐房心尾箕皆在赤道南角亢房箕之間皆黃道所經也天官書曰杓攜龍角○凡此四方之位皆以春分時昏中星鳥而定之也**南方赤鳥井鬼柳星張翼軫居斗下而南翔**鬼爲鳥咮柳爲鳥胆星爲鳥頸張爲鳥嗉翼爲鳥翼軫爲鳥翠長沙鳥子也有鳥象而在南方故曰朱鳥井鬼在赤道北柳居赤道間星張翼軫皆在赤道南井鉞之間黃道所經也七星當北斗之後**奎婁胃昴畢觜參接斗魁而西指是謂咸池**觜爲虎頭參七星兩肩兩足三爲身伐四星爲虎尾有虎象而居西方故稱白虎又曰咸池以五車足之咸池星名也五

車在觜參北自奎至觜皆在赤道北參居赤道間伐在赤道南昴南北天街之間黃道所經也天官書曰魁枕參首**斗牛女虛危室壁望斗衡而北陳乃稱元武**室壁方布以爲龜而騰蛇在其北也斗牛女皆在赤道南虛居赤道間危室壁皆在赤道北斗魁之間黃道所經也天官書曰衡殷南斗**天龜近南而出水騰蛇近北而飲河**天龜在箕斗之南居天河中騰蛇在虛危之北首在河中尾居河外此實北位龜蛇也**弧矢恆指天天狼羽林常守於壘壁**弧矢在東井之南天狼主盜賊在軍市間羽林兵象在壘壁營南壘壁營在室壁之南**織女扶筐處廚市之間前陳瓜瓠**織女天女孫扶筐以蠶績在天厨之南天市之東北瓠瓜敗瓜在織女之東南隔河在天津旂鼓間**五車三柱位諸王之北中孕天潢**五車五行之英中有三柱前一星天關天關中近車腳三星爲咸池男女之台也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天子宗室又主水諸王在五車之前畢觜參之北**天旂河鼓背水爲營閣道離宮截河爲道**河鼓在河

東斗牛之北左旂右旂夾河鼓左右天桴在鼓下此導輦道之前備巡幸也閣道自紫垣後截河指營室營室爲淸
廟也離宮有三所夾營室壁霹靂雲雨水內微陽墳墓土公陰歸正北
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俱在室壁之南壘壁營之北亥宮也蓋陽氣伏藏之地故日行經營室後則動其氣
則春水作而雷發矣墳墓土公亦俱在危之東南其下則哭泣其上則有司非司危是子宮送於歸藏地也故古者
季冬大儺送寒氣亦以日行繆北恐動其陰氣也大陵積屍金行暴氣倉庾園苑
物積西成大陵積屍在胃北季春日行經胃婁恐動其氣故古者季春國儺以畢春氣又胃昴西方殺氣
也天倉天庾天園大苑天稾芻稾皆在胃昴畢之南天大將軍及軍南門鎮居北路
天大將軍軍南門俱在奎婁之北北有附路一星居閣道側南極老人丈人孫子光近
南天老人星子星孫星丈人星俱在參井軍市之南近海天駟王良守乎天廄造父
奚仲候立天津天駟王良天廄俱在閣道旁太僕官也在奎壁之北造父在虛危北奚仲在天津旁

戊笈談兵 卷之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三八

輦道之東天津截河爲津在牛女之北當河分岐處亦僕御之事宗廟社稷北近外廚權
衡庫樓東鄰器府天廟在張南天稷在星南天社在鬼柳之南外廚在鬼南社稷之北皆宗伯祭
祀事也庫樓權衡俱在軫角之南器府在翼軫之南皆司空考工之事也天淵九坎溉天田農
丈人爲之遙守天淵九坎俱在牛女之後天田在九坎天淵間又羅堰在牛側農丈人一星在南斗
箕宿之間蓋司空居民之事重農也積卒騎官駕車騎騎將軍陣裏張皇積卒
泉星在心南從官車騎在氐南騎官騎陣在亢下析咸頓頑之南又天輜在氐南從官北騎將軍在騎陣中蓋司馬
之事槍音青棓音棒及招搖元戈俱傍斗杓而震武天槍近北斗柄招搖元戈
俱在大角北天棓在女牀北俱主兵事也天陰及大讒卷舌每依傳舍以呈奸
天陰在昴胃之南卷舌天讒在昴北傳舍天船之南主陰謀讒說也傳舍在紫微垣後六甲主天時
九州時地利六甲在紫微垣中九州在畢南天乳降甘露玉井生醴泉天乳

在亢上玉井在參右足之下日在房西月在昴側司日月之行度此皆太史之事糠飛
箕畔矢落廁中糠秕在箕前天矢在天廁下廁在參下此亦民事理居魁內外置
天牢理四星在北斗中牢六星在北斗下鉞近井旁前臨司怪鉞司怪俱在參井之間此
皆司寇之事昴畢之際是謂天街天街二星在畢背兩河之中野分華
夏南河在井東南北河在井東北詳見步天歌中此則經星之大略更稽七曜之
流行日行天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故分天三百有六十有
五度天本渾然因日行一出一入而右旋少許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又復於原處故因日行而分天爲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躔宿東西南北內外異方故分宿以十
二辰二十有四分十二辰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也內赤
道之北外赤道之南也二十四分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也此所謂斗分也

戊笈談兵 卷之一 周天圖說第一笈 三九

太初歷斗分三百八十五太衍歷斗分七百七十八皆用此以便觀候紀歷數耳詳見圖中斗分而列宿分列宿分
而七政之行可紀是斗宿非有分也立推候之準而分之也日十二時卽太陽所臨之
地半夜子日在地下正北雞啼丑日在地下東北平旦寅日東北出地日出卯日在正東食時辰日在東南隅食
中巳日正東南日中午當正南日斜未流西南餔時申日降西南日入西日在正西黃昏戌日入地西北人定亥日
在地下西北此日十二時與地之十二方相應也月十二建乃斗杓所指之方斗昏
建以杓夜半以衡晨建以魁亦以地之方隅而定也日一歲而會天在內道而春在
北陸而夏在外交而秋在南陸而冬卽日所行而謂之黃
道內道交赤道而北也外道交赤道而南也北陸遠軌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南陸遠軌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也日
行黃道當南陸極遠出地上少則日短氣寒而冬當北陸極遠出地上多則日長氣暖而夏當兩交之所則遠近均
日夜分而寒暑平爲春秋分此四時之所以成也盖天非有道亦因日之所行而有道也月一月而會

日將會日而晦既會日而朔與日遠而弦與日衡而望亦附日道而行別九途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故行與日會則日光不及月之下半人見其光盡而晦既會則光稍漏而朔朔始也與日遠四分周天之一則側受日光乃半見而上弦與日正相望則月受日光正當下半人見其光滿而爲望既望後復與日遠四分天之一而下弦矣蓋月無日不受日光然月在日下故晦朔則光在上而人不及見望則光在下而人皆見之弦則光在旁而見者半不見者半矣月道附黃道左右五度餘或入黃道內或出黃道外故別之爲九道而生陰陽二歷詳見七政歌及圖中

日月所會分十二宮日一歲一周而不足月一月一周而有餘故歲十二會而成十二月寅月日月會玄枵卯月日月會娵訾辰月日月會降婁巳月日月會大梁午月日月會實沈未月日月會鶉首申月日月會鶉火酉月日月會鶉尾戌月日月會壽星亥月日月會大火子月日月會析木丑月日月會星紀此比古每退一宮以歲差漸移故也○玄枵牛初起至危二止娵訾危三起至室末止降婁壁初起至婁四止大梁自婁五起至昴六止實沈自昴七起至觜參終鶉首

自井初起至井二十九止鶉火自井三十起至張六止鶉尾自張七起至翼終壽星自軫初起至角終大火自亢初起至房二止析木自房三起至箕二止星紀自箕三起至斗終止此分宮分度亦與古不同以赤黃之交有不同也

斗建日躔是爲合氣日在亥則斗建寅日在戌則斗建卯日在酉則斗建辰日在申則斗建巳日在未則斗建午日在午則斗建未日在巳則斗建申日在辰則斗建酉日在卯則斗建戌日在寅則斗建亥日在丑則斗建子日在子則斗建丑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戌與卯合辰與酉合申與巳合午與未合此在周禮大司樂所用律呂歌奏已然蓋日躔分天度斗建指地維是天地之合氣也然以古歷分宮則於月交中氣而後日躔過宮乃得合氣六壬家所用是也至今時則比古又差斗宮必如上節分宮之法然後中氣合氣相符不然差一宮矣

日行有盈縮之殊南道促而日行以盈北道舒而日行以縮常加減以二分張胄玄曰日行自春分至秋分其勢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自秋分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及劉焯又述胄元之意而定其盈縮之準利瑪竇推其故則以赤道以南去地近而縮度狹故日行常盈一度之外赤道以北遠而宿度舒故日行常縮一度之內約於冬至六度間日行極盈計行一度而又八十九分度之二以漸而減至春分後而平行一度又減至夏至後六度閒日行極縮計行一度而欠八十九分度之二以漸而加至秋分後又平行一度又加至冬至而極盈由其有盈縮之殊故節氣有舒促詳見七政歌

月行有疾徐之異行近下則拋度而疾行近上則減度而徐每參差於四度漢劉洪言月行有遲速何承天乃以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僧一行始以爲有四大三小西學驗月行有小輪旋轉上下近下則疾疾極而日行十四度以盈又以漸而減及際極高之所則遲遲則日行十二度而促又以漸而加復至極下之所故月行遲則其體小月行疾則其體大此高下之明微矣張胄玄謂月行從木火土金而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則速背之則遲皆在十五度外其說非矣

三百六十日而成歲則氣盈者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日計則五日有三時以每日九百四十分算則盈四千九百三十五分十有二會朔而定月則朔虛

者五日五分日之三每月實數止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故每歲十二月只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其不及日者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以分算則虛五千有二百九十二分也

欲定四時以成歲故三十餘月而置閏氣盈者日不及天度也朔虛者月會不及日分也合氣盈朔虛之數其一萬零二百二十七分爲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積以置閏使氣朔均齊而春不入夏夏不入秋所以定四時成歲也古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正義云三代置閏皆於歲終以考之春秋左傳及秦紀誠然漢以後乃約三十二月而置閏然月有三大三小日之節氣又夏舒冬促故今法但觀月無中氣爲閏月法愈精矣

必待氣朔之均齊則一十九歲而成章十九年七閏爲一章唐僧一行法

故分日爲九百四十分所以便推步之法大衍歷分日三千四十分太初歷分日八十一分惟四分歷分日九百四十分今用之然日非有分也但區分之以便推步耳

分日以九十有六刻所以準長短之規古歷晝夜

百刻每刻分六十分總一日則六千分一日十二時則一時八刻而餘四刻以四刻歸之子午卯酉明歷乃以四刻之二百四十分分布之各時之首以為初初刻二十分則每時八刻有二十分今歷則惟晝夜九十六刻而消其零餘之數每刻分十五分總一日則一千四百四十分如今法每時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正初刻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是也又分子時為稍半以前四刻爲今日之終所謂夜子時也以後四刻爲明日之首則直謂之子時此亦冬至子之半之意也其實日非有刻也區分之以定四時晝夜長短耳○前分日九百四十分者專以積閏也此日有一千四百四十分者以紀節氣分晝夜也

蓋茲歷數之推遷實惟雙丸之跳躍
歷數皆由日生而月次之
至若朔值月交則陽烏受掩望衝日道則兎魄無光
月交月道交黃道之所日道即黃道也張子信推交道有表裏張胄玄始立月應食不食之法徐昂推日食有氣刻時三差西學乃詳有視差氣差之別而月食則由地掩日光詳見七政歌中
不獨日月有薄食之時即五緯更多伏藏之日蓋五星之遲速

各以情性之不同
填星二十九年而一周天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熒惑二年而一周天金水一年而一周天張子曰五星遲速各以性情不同蓋土性遲重故行遲木亦不動之物而歲有消長火雖動而流行不遣惟金水日流行於天下是性情有遲速之異也又陽遊陰勞土以中而旺於四行故獨遲水火則陽也金水則陰也究竟塡星最高而近於恆星其次木火日金水以漸而卑月則至卑而近地輪自外左旋七政自內右轉故高者愈遲卑者愈速也故西學分天九重然自古有九天之名則其說自古有之而人以不察遲之耳
而五緯之伏藏則因太陽之同度
木火土近日二十度而伏金水近日十二度而伏木火土於順行之時在日前二十度而夕伏猶月之晦也及日與之會而合伏猶月之朔也在日後二十度而晨見猶月之生明也三星之行皆遲於日故也金水於逆行之時在日前十二度而夕伏逆與日會而合伏於順行之時追及日後十二度而晨伏曾與日會而合伏以二星之行皆稍速於日故也
順日右旋或遲或疾極遲之會將逆乃留
五星皆有順逆其順逆有遲疾大約逆由留而順則遲以漸而疾疾甚復遲遲極則留留後則逆亦先遲漸疾疾甚復遲遲極復留留後復順張子信始明五星之行各有遲留疾逆然未明其故西學推五星各有小輪因日氣沖激而環轉不息其在小輪上半則見其順行愈上則漸疾將下則漸遲際上下之半則見其留在小輪下半則見其逆退愈下則退漸疾將轉而上則漸遲又際下上之半則見其留又轉上半而順矣其實五星之行有順無逆以自上而下去天度遠則見若退行耳故順行度多而退行度少也
土木火逆乃衝太陽
將衝日而晨退既衝日而夕退夕退之時其光必滿猶月之望也衝日而退於前後各五十餘度間
金水逆行夕合而伏
金水順行後太陽則晨伏合伏此後夕見金爲長庚逆行迎太陽則夕伏合伏而此後晨見金爲啟明也
或當伏而不伏必太白逆行而會日於房心角亢
太白之輪在黃道左右七度背逆行夕合於大火壽星則其緯在北七度餘故其光不掩以南不能及北猶月之有當食不食也
或當見而不見必水緯南向而離日於壽星降婁
辰星之輪在黃道左右四度間若合日於壽星降婁而其緯向南則其後離日晨必不見若在北則易掩南又辰星體小而緯度狹故也

此五星之常行非天人之災變
或失其常則爲災矣詳見七政歌中
至若羅曰龍首計曰龍尾
羅睺者羅列測候也計都者計算大都也月道交黃道而出其南曰羅即入陽歷也月道交黃道而入其北則曰計即入陰歷也
孛識月道炁紀氣盈
月孛者月小輪之最高處也月行至此則體小而行遲若孛逆爲故曰孛炁即氣字所以紀月行之閏天而識氣盈朔虛故曰炁
此非天上之恆星乃屬歷家之標識
古人識羅以赤點識計以黑點識孛以白點識炁以紫點皆非有星也羅計之推前人兩失其名西學始正之
若乃堯之日至在虛而今之日至在箕則每歲有差實因天體之左旋甚速而經星則稍轉而東
自帝堯至今四千餘年歲差約五十八度漢時冬至日已在斗古歷隨時修改至何承天始立差法祖沖之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即子於氣交盈縮之間求之西學謂歲之有差由恆星之東轉蓋恆星稍在天體之下天體即所謂宗動天也天日左旋而恆星稍不及天則亦稍

而右旋恆星漸細而東則日至[illegible]漸退而西矣此歲差之故也之北極恆見不隱南極恆
隱不見而高下不同則以地下之緯度有殊而望極之遠
近各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主中岳而言也然自中岳而北則望北極漸高自中岳而南則望北極漸下大要二百五十里而高下一度故周公以八尺之臬測夏至日影而以一尺二寸之土圭量之影與圭符以爲土中北行則影漸長南行則影漸短凡五百里而長短差一寸此可知地之應天凡二百五十里而應一度矣故中國實居赤道之北爲中和帶也四時分立異東西經不同度二十四氣之交有早有遲圖北極之經度不同西早東遲猶測影之東影夕西影朝也七政行天有南北極不同極七政皆行黃道黃道斜交赤道以七政別有天樞不同北極黃道之極在紫微垣外當天鈎天廚少弼間也夫
人終日戴天甯不識天之歷象視帝鑒茲下土實無非教
之所存王者非五紀何以協天古人制一器猶徵法象周

禮序事會天則馮相保章與六典八灋八則同掌於太史
頒朔諸侯天人合一馮相敘天文之常保章察天象之變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灋治官府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官屬也八則治都鄙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此皆家宰掌之而太史藏其法頒朔諸侯則所當行大政皆藏於按月朔之下諸侯每月告朔則奉而行之是天人合一也後世爭趨福利而授時頒歷雜百殺三刑六害僅流
爲尅擇何關大政異說滋紛欽天與太史分職天文流爲術數矣而顧此精
微由人自領行事而不合於天時詎云有本舉動要必符
於乾則迺號通才日月星辰其可見者固已顯然歲月日
時雖錯綜者亦有定法歷家推步之詳非此所能盡備君
子管窺之畧於兹可見一斑

步天歌

相傳以爲朱子所作蓋未必然考析詳明辭義醕正故錄之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
三宮中庶子居第一號曰皇太子四爲后位五天樞即極星去不動處半度許天樞最小帝最赤中興天文志云天樞爲帝二爲后三爲妃四爲太子赤明五爲庶子小明此又一說抱樞四星是四輔宜小明天乙太乙當門路大二小明太乙黑明左樞右樞夾門前上宰少尉次對布次左少宰獨無
儔又次左右皆上輔少輔二尉亦如之且并上衛少衛部
最後上丞對少丞是爲兩藩共十五左八右七此紫微之垣也○右主輔少輔今作上弼少弼陰德兩星前門中不宜明明則新君立尙書五星以次歷女

史柱史下各一明則辭置御女四星天柱五天柱主大辰也大理兩星
陰德邊主平刑六甲鉤陳六相連六甲和陰陽鉤陳主侍衛天皇獨在鉤
陳裏不欲明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曲
華蓋形蓋上連連九個星名曰傳舍如連丁主外國入中國道路垣
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內階入宮掖之階天廚外饔之廚階前
八星名八穀一稻二黍三麰四麥五稷六豆七粱八麻數法自少衛上丞間起稽廚下五個
天棓宿主前驅天牀六星傍左樞主宴息二內廚對右樞居內饔
之廚文昌斗上半月形希疏分明六個星二司命次二司中次二司祿數法以近魁二星起司命文昌之下曰三師古三公太尊只向三師明在斗下主
貴戚天牢六個太尊邊貴人之牢太陽之首四勢前太陽主大將四勢爲宮官

一個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東連(鄉公)三大理四星斗裏
暗(賤人之牢)輔星近著開陽淡(佐斗)北斗魁杓七顆明一為天樞
二璇星三璣四權五衡是六七開陽搖光指(詳前)搖光左孔
天槍立更有玄戈居其南(皆一星主兵衛)
上元天庭太微宮昭昭列宿布蒼穹左右執法夾端門四
相四將左右分(天子治朝)門內一黑名謁者(主贊賓客)以次三黑三
公逢三黑九卿公背旁五黑諸侯卿背行四個門右為內
屏(明潤則君臣有禮)五帝大座位中正(帝座何以在右偏以堂位言則阼階之上也)幸
臣太子幷從官黑列帝後從左認(此帝後自左數起一幸臣二太子三從官)郎
將虎賁居左右(郎將在諸侯北郎官之長虎賁在從官北為天子之從衛也)郎位常陳

居其行(郎位諸郎也正居大微後門間常陳又居郎位後近輔星)常陳七位無或謬大
微宮外明堂坐(發政令)吏有靈臺皆三個(占雲祥)少微四星西
北隅(已見)長垣雙雙微西居(主捍外國)北門西外連三台三台不
明三元乖(已見○宋兩朝天文志闕明堂靈臺三台三座)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牆二十二(實有二十六星)當門六星黑
市樓(主堅奸慝)門左兩星是車肆兩個宗正四宗人宗室雙雙
亦依次(宗正庶子之官宗人宗伯也宗室九族之親也巡守修五禮故諸星與焉)帛度屠肆兩
兩連(同律度觀好惡之事)四個微茫宦者星(中興志云帝左右二星為左右常侍其西南三
星為妃此誤以右常侍及妃為宦者而遺左常侍也按此則在帝座西小明者妃也帝座前兩星小者左右常侍也
常侍位近宗正但天市垣似不當有妃星姑存其說)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

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同量衡之東○中興志云此為斗五星其第四色赤者謂人也誤以
為斗其斛四星內屏也誤名為斛按甘石星經于天市垣有斗斛無關人內屏且屏為治朝有之天市外朝本無屏
也)垣北九個貫索星(貴人之牢)索口橫著七公形(主國法)形同七
公為天紀數著分明多兩星(主綱紀訟獄)紀北三星名女牀(主女
寵不宜明)此坐還依織女旁(兩朝天文志遺貫索七公天紀女牀三座)三元之上無
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以南為陰)土木火星及金水以次別有
五行吟(三垣皆在二十八宿北若紫垣諸地則七曜所不攻舊註有金火犯某宿者皆妄說也此皆不錄○舊
本作水火攻木與土金此改作土木火金水以星行遲速星位高下為序也○五行吟今所未見後補)
角兩星南北正直著(入聲凡二十八宿皆一字句紀下句叶領讀○其中黃道所經七曜所行
左角為太陽道五星犯之旱右所為太陰道五星犯之水又主刑理)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

黑星兩相連(主御道)有虞天田主王畿(籍田也有虞二字未詳)道右一
黑名進賢(主賢士)田上三黑周鼎然(在太微東藩北主國祚)角下天門
(侍客之所)左平星(主法獄)雙雙樓上黑分明(樓謂庫樓)庫樓十星屈且
曲樓中有柱十五星(庫樓星已濱海其可見者屈曲十星中小星三三相甄皆為柱主武庫及
兵甲)其中四星列名衡仔細尋識莫或冥(衡在樓南樓北尚有權五星此偶遺
之)樓南門外兩星存宜明昆暗是南門(南門二星正直然近南海方見兩星)
(中州只見其一也○主遠人入貢)亢四星恰似彎弓狀(為疎廟龍之頸亢也亦主疾疫)大
角一星直上明(為天王帝廷)折威七星亢下橫(主折衡擱囹)大角左
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實皆門星一星暗耳主與作民事又主大臣)更有
頓頑(主考囚)與陽門(主邊徼)兩兩折威下左存(近天門平星東)氐四星

如斗側量米氐為天根主疾疫天乳氐上一黑星世人不識稱無
名明則甘露降一個招搖梗河上主兵梗河橫列三星狀似心星也主兵
帝席三星梗河西大臣之位亢池六星近攝提主舟楫氐下騎官
二十七三三相麗谷無失下有陣車上車騎形數皆同黑
色異黑子騎官騎陣將軍陣裏黑不欲明動天輻陣前兩黃是主輦蔽○
此在氐下實房之屬星也所主略同房四星直下主明堂房心為明堂房中為天衢七曜所經
黃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為太陽道北間曰陰環其北為太陰道七曜由其中天下和平由陽道旱由陰道水又為
天駟南星為左驂北星為右驂中二星為左右服又主鍵閉為藏蓄又主房中鍵閉一黃斜向上
主藏蓄主管鑰鉤鈐兩個近相傍主宮闈王者孝則鉤鈐明近房則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
者無嗣鉤鈐間有星疎行則地動或河清罰有三星直鍵上主宮禁之刑罰兩威夾罰

似房狀東威西威亦作東咸西咸各四星為房鍼所以防淫也房下一黑號為日司日
之行度從官兩星日下出亦車騎之屬心三星中央色最深大火也中
赤者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又主時刻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主禁兵及近臣尾九星如鉤蒼龍尾尾為九子主后宮及妾媵嗣續之事下頭五點
號龜星天龜濱河居河中主人精卜筮上頭四點天江是不宜明動主水尾後一
個傳說星主大臣師保傳說東畔一魚子主水族尾中一星是
神宮即尾之第四星后妃解衣在其中寅位生人之始也箕四星形狀如
簸箕箕為敖客主讒佞又好風又簸糠粃與杵及農丈人相屬所以養民也箕下三星名木
杵箕前一星是糠粃宜明
斗六星其狀如北斗輔臣也二星司祿二星司爵二星武庫斗杓之間黃道所經明則君臣一

心動則天子有變暗則大臣廢五星犯天下流兵起斗背建星三相對斗建之間黃道所經建主
廢置大臣又主水建上天弁三三九爵大臣也弁見以封建又主兵章弁事之用也天雞
建背雙黑子主時夜狗國四星雞下生亦作狗骨主鮮卑北夷更有
兩狗斗魁前主守夜又主火災一農丈人斗下眠主田斗柄前八
為天籥黃鐘之籥以生斗斛與箕糠木杵農丈人連類斗魁下鼈如貫索雖同貫
索十四星主水族東邊十二天淵明主海物主水與天鼈天龜連類牛六星
近在河岸頭牽牛為犧牲北二為委積西南聚火東主牛馬亦以封建用也牛下九星是
天田井諸侯之田也與農丈人連類又與牛羅狗井牧備焉以建也田下三三九坎連不欲
大明九坎天淵羅堰連類觀流泉為溝洫所以井也主水牛上直見三河鼓黃屈曲六星其直者
三星最明耳主大將兵律九為旂號左右舞左旂右旂明者各五星餘星暗此大將之旗也鼓

上織女跂三隅天女孫也與河鼓隔河相對故淮南子以河鼓為牛郎而有七月七日渡河之誕說
織女主女工布帛鼓下天桴連四珠主刻漏不欲與河鼓值值則主兵女邊輦道
橫五黑主輦路輦下漸臺四黑居有六星主律呂更有羅堰在何所
三黑牛東即是渠渠他也○羅堰蓄水注天田也女四星如箕主嫁娶織女
貴女也須女賤女也又曰婺女婦也主婦工蠶績又主藏蓄瓜果操杵臼及孕育之事十二諸國在
下陳十六黃星細細分嫁娶則有姪媵也又西連天田斗建則主疆理封域也○代燕韓晉
魏趙周秦魯衛齊鄭甘石星經已有之景興志及圖所說位次名號各有不同而五個離珠在女
上女首飾敗瓜女上又同狀又上五黑是瓠明又主鹽天津九
個彈弓形主關梁渡河四個奚仲居津北主車駕七個扶筐在仲
側織女採公桑也○奚仲帝道天津旗鼓自北而南處市垣東皆天子巡守之象也斗建牛田諸國即建國親侯

比民之事若婺女離瑜織女則嫁娶附遠之事而扶筐瓠瓜人星杵臼又婦女所司以事人之事也虛上下

各一如連珠爲哭泣主收藏之事爲玄枵也命祿非危各二星四雙皆黑

不宜明司命司祿司非司危主人罪過災疾矣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

下壘城天壘明者三星又下天壘十三圓敗臼四星城下橫敗臼主饑

臼西三個離瑜精同離珠危三星如隅舊無虧爲蓋屋主蓋藏及土功

危上五黑號人星主疾又不見則有僞行詔合者人旁杵三臼四形相直則吉

臼覆則饑人上七星號車府主運糧府上天鉤九星布主服飾又不鉤則胡

兵起鉤下五黑象造父又名伯樂主馬危下四星號墳墓亦蓋藏事也不宜明

墓下四星斜虛梁墓路也墓上有土公吏一星此道漏也○人星命祿非危墳墓哭泣相連類也

梁下天錢圓十個主府藏給羽林之用蓋屋一對墓旁生身著黑衣

危下宿主蓋藏民藏也暗則用虛大明則用奢而耗室兩星上下離宮出營室定也

昏中而農事畢定方位以建造也又爲清廟暗則廢祀動搖則土功大興民怨離宮遶室有三雙

別宮室下六星雷電當雷下壘壁陣十二兩頭兩方中連四

爲壘軍陣下分布羽林軍中一明者爲羽林大將四十五卒三爲羣爲禁

旅軍西一顆北落門門西一顆天綱陣門東八魁九個子

北門邊機也天綱軍令也八魁甲土長也魁西鈇鉞三黃是主軍法室上騰蛇

二十二主水物及妖異又主水旱壁上下各一相對立主圖書典籍文土之象又主土

功下二土公五霹靂按土公吏一星在墳墓上而霹靂共有九星在雷電下壘壁城雲雨之上

六明三暗此言霹靂五星而以土公二星連斜於壁下則昰雷電之南五明者爲霹靂而以霹靂之東二黑星分指

爲土公也未知孰是抑此土公二星爲築壘壁者歟雲雨四星次形黑雷電霹靂雲雨而在亥中

閉藏之位者陽氣所憩息也又曰行懸室壁則其氣動而雷雨作矣天廐三圓在壁上天帝之廐

與車府閣道天津奚仲相連爲用也鈇鑕五經司空房鑕在鈇東營壘守衛也又主牛馬牧畜○

司空見後【補】波斯緜曲十一星主西南夷在九坎之南濱海乃見鶴十二星如於鶴在天錢南火鳥

十星在鈇鉞南

奎腰細頭尖十六圍有十九星奎爲天目主文章又曰天豕爲溝瀆其西南一星黑色而大者

卽天目也奎下外屏七星橫屏幹積聚屏下七圓天溷明緝穢溷溷左

土司空是精主土功更看奎上軍南門主軍輿河中六個閣道

陳截河向營室與輦道同類道旁附路一個眞路邊五花王良辰良前

一策更同論前四星天駟後五星王良星動爲王良策馬主天子有行車騎滿野又策一星移在駟後

亦然又主馬主兵○按當以近閣道五花爲王良其西一星爲策其東直四星爲天駟此不言天駟亦偶遺也○傳

舍閣道天駟王良及造父天鉤諸星皆宜附中宮婁三星不勻近一頭主山澤苑囿雨

旁左右更各五踐更戍守六個天倉婁下留倉宜明則熟內多星則實口閉則糴

賤暗則荒內少星則耗口閉則糴貴婁上天將軍十一亦作大將軍其大星天之大將倉下

天庾三星是露積也胃三星鼎足河邊位倉廩之官也胃下天廩

四斜橫廩給祿俸廩下天囷十三明圓倉也民倉也河中八星號大陵

陵中一黑積屍名大陵野塚屍氣疾疫兵喪陵北九星曰天船船中一

黑積水眠天船津梁積水水潦冦盜昴七星纍纍原不少昴爲髦頭主胡又爲白衣

會主喪又主佞臣主水河西月東各一星河主山澤妖變日司太陰行度河下五星

天陰名亦非太陰主陰謀明則陰私大行不禁則禁言漏泄陰下六黑芻藁營通生財貨

牛馬營南十六天苑形苑囿以蓄鳥獸更有河裏六卷舌天讒卽在

舌中列（卷舌主奏對天讒主佞又主巫醫方術、卷舌天讒與髦頭天陰連類西方陰氣之姦也天目天）（耳所以察此也）舌旁礪石四斜橫眼應丁甯秋水平（主礪兵器）畢恰似瓜叉八星出（畢雨師又主罝罕又爲天耳主遠人入貢）畢股附耳一星光（天耳主遠）（聽斥候）天街兩星畢背旁（畢昴之間黃道所經衛南爲中國北爲胡貊）畢下天節八黑幢（主符節不見則有僞令）畢上橫列六諸王（主宗室）天高四方王下止（和陰陽）九州團團節下是（平地利）五車之口對畢叉車有三柱三相加（五行之運也西北色白主太白分秦次東北色黑主辰星分燕次東南色青主歲星分魯衛次西南色赤主熒惑分吳楚其西星色黃主填星分周魏其三柱所以扶植五氣也柱出車外或傾仄皆主糴貴鉞謂三柱又名三淵主水潦）其中更有天潢五（主水明大則水溢不見則河梁絕又主宗室與諸王同體○天潢天船皆水澤大陵爲山陵田野苑圉皆在其南降婁二更以守之畢以田獵）潢畔咸池

三黑布（主淫主兵又主虎狼主成歲功也）天關又在車腳邊（主兵主禍衛宗室）參旗九個參車間（軍旗以獵也）旗下直與九斿連（文事之斿）斿下十三黑天園（欲曲而勻主瓜蔬○倉廩囷庾苑園芻藁）（西成之方故皆連類在焉）觜三星相近作成藁（觜爲虎頭又日觜觿主威武大明則主盜賊動）觜上座旍九相遠（在河北諸侯宗潢朝）（會之旍也）司怪四曲立旍邊（祭妖異）參兩肩兩足三爲心（觜參爲白虎騶虞也武而不殺王者之用也東爲左肩色青西北爲右肩色黑西爲右足色白東南爲左足色赤參左足入玉井虎狼害人秦楚大水左肩不見山石爲怪以近司怪也）伐有三星足裏深（有四星連聚亦作罰爲虎尾主君威○房上有罰主宮禁之刑也參下有罰主朝廷之刑也虎之威在尾也房西有日日出於東主德政也昴西有月月生於西主刑戮也）玉井四星右足陰（玉井主醴泉猶氐上之天乳也明動則水溢爲災）屛西兩扇井南襟（天廁之屛）軍井四星近屛尋（軍事掘井也）屛東

左足下天廁廁形如臼下則矢（廁主民病及獸害明整則吉矢一星色黃則吉若變色皆主病冬以色占廁上有人三星偃僂此遺之○蒼能終於糠咸池終於矢穀以養生而矢出魄門也）井八星行列河中靜（主水泉亦主封建明大則建侯失色則公侯誅明動則水泉突湧月宿其野則風雨晦冥）一星名鉞井邊安（主誅殺不宜明）兩河各三南北正（南河北河亦名南戍北戍南河之南爲太陽道其南爲越北河之北爲太陰道其北爲胡兩河之間中原所治）天樽三星井上頭（樽宜作鐏所以賓禮諸侯）樽上橫列五諸侯（公侯伯子男也諸王爲宗室諸侯爲異姓）積水部在北河邊還有積薪東畔覓（委積供外廁以祀賓者）水府四方鉞下居水位連四列東隅（水府潢水水位疏水與井連類水位移近河北則國有沒爲河者）位西四瀆橫河裏（不宜明大）下有十三圍軍市（與軍井連類行軍之市也）市中一個野雞精（主兵盜）子孫丈人又下橫三星皆

黑數皆二（丈人有三星不見則民災）更看闕邱亦無異（遠闕也又狩地也）邱下一狼九弧矢彎弓掛矢正射此（天狼主盜又主羌戎弧矢十三星其明者九其中多小星主捕盜及圍獵講武也弧矢値狼則盜靜不相値則盜多弧矢動搖亦多盜弧矢長則臣謀主暗則軍威弛）一個老人南極中春秋出沒壽無窮（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位春分之夕沒於丁位秋分候此星在未坤則人主壽天下安不見則人主憂○老人星去南極三十八度耳南方瀆海乃易見之北方非登高不及見也然亦得見者其星明大又必値海氣清明則海水之光所扶常得高起數度而及見之亦海不揚波盛治之瑞也）鬼四星冊方似木櫃（主祭祀鬼神又主交際古人禮賓如禮神也西北星爲金西南爲幣主文事東南星爲馬東北爲兵又主祭鬼姦也）中央白者積屍氣（一名鐵鎖主刀兵疫及鬼怪）其上四黑爟所爟（爟以照鬼姦又爲庭燎以禮諸侯又主烽燧）其下七黑天狗繫（以守社稷）更有柳南六外廚（外祭祀及賓客之廚積水積薪天爟酒旂皆連）

類也六天社向弧東居廚南社東天紀墟天紀主獄牲軍市射狼雉皆以供社稷宗廟祭祀之用也柳八星曲頭似垂柳爲鳥咮主酒食不欲其直近上三星是酒旂主燕享大酺太民西畔不須疑此句舊本闕星七個如錘柳下生七星爲員官主賢臣又爲鳥腹主女子中饋之事星上十七軒轅形爲權衡又主后如周禮后組琮以爲權是也又主男女嗣續主民數其南三星西星爲太民中爲御女東爲少民即司民也軒轅東頭四內平對角之平星言平下三個天相名主宴享相禮相下三個天稷橫中興志云此皆軒轅中宮色黃爲土德也張六星恰似翼中央爲鳥嗉主祭祀又主音樂及嗣續張下十四天廟方宗廟社稷皆連類也張上天尊一點黃同太尊長垣少微兩雙雙相次歌列太微旁歌一作叙○己見前翼二十二星人難識上五下五橫著行中央六個恰似張更有

六星在何處鼎足上下夾中央爲鳥翼主禮樂風采又主附遠人主旌旂衣服亦好風日月宿於其野則大風揚塵此下五黑何名字纘夷三處東甌是今閩越溫處宜分其野軫四星如女翼相近爲鳥弩又主車馬輸運左轄右轄附兩旁遠軫則輸將絕長沙中附一星光東滿塵也今長沙湖南宜分其野軍門兩星軫下是道南夾道門東青邱七黑子山海經所謂青邱之野今江西南贛以南兩廣貴州宜分其野邱下器府三十二主市場此與庫樓連類○其明者五星今或謂之馬尾門下四星上司空四黑星在廟樓旁主制器者

考度出穆氏○所云入度俱以黃道度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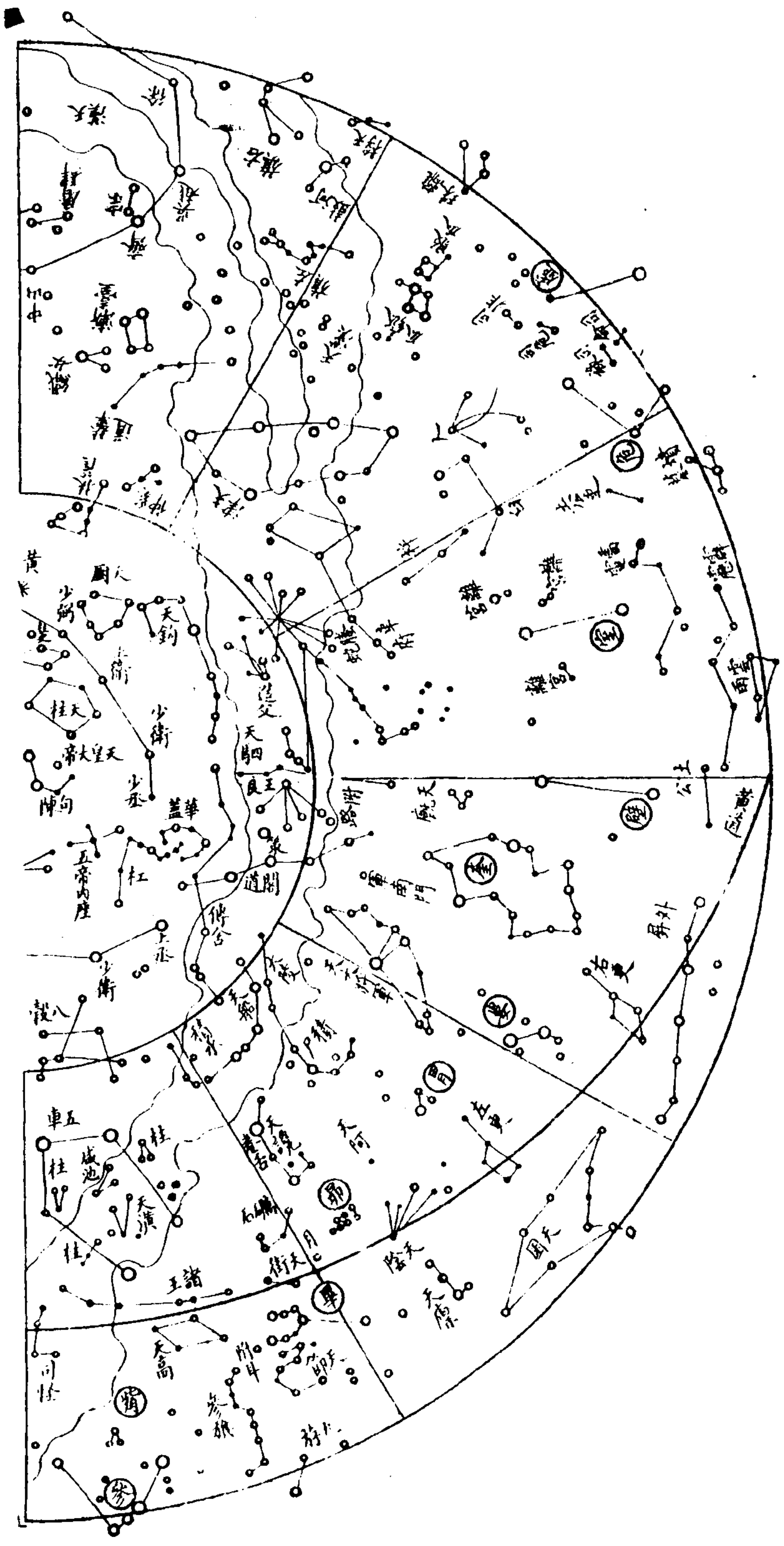
北斗魁入張十五度璇入張十五度餘璣入翼十三度半權入翼十三度餘玉衡入軫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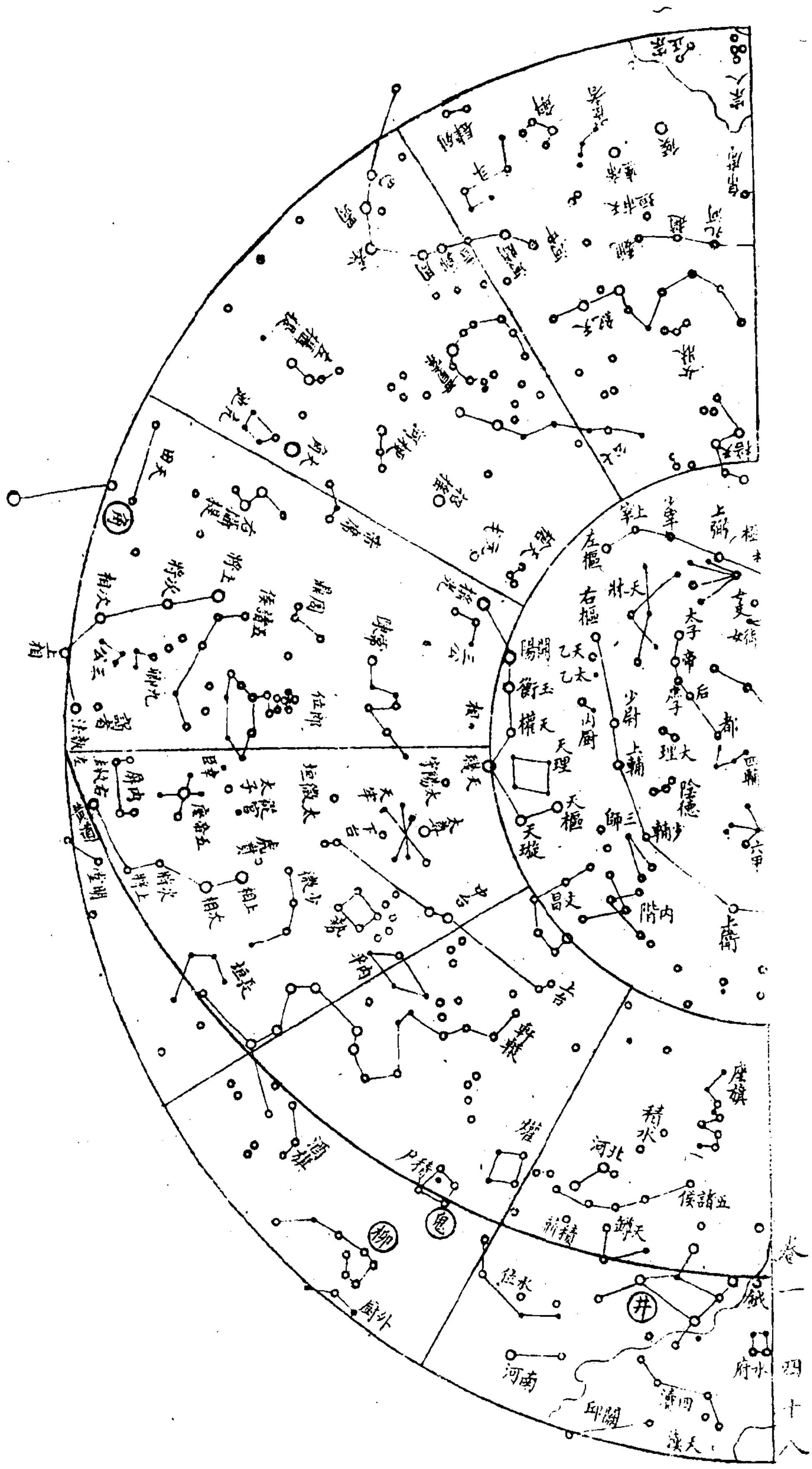
餘開陽入角一度餘搖光入角八度餘拒北極三十七度在赤道北五十一度太太微帝座入翼十三度半拒北極七十二度少在赤道北十七度少西藩上相入翼三度拒北極六十六度在赤道北二十三度軒轅大星入張三度餘明顯星大星入星初度拒北極九十七度在赤道南四度半大角入亢一度拒北極六十八度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太角南星入角初度拒北極九十八度在赤道南六度太招搖入亢六度拒北極四十九度在赤道北四十度餘天市垣帝座入尾八度少拒北極七十五度在赤道北十五度太西藩南梁在楚韓之間入房五度少拒北極九十一度在赤道北二度少市候入尾二度太拒北極七十六度太在赤道北十三度太氐右北星入氐初度拒北極九十六度在赤道南七度心赤星入心二度拒北極一百十五度在赤道南二十二度貫索大星入氐四度拒北極五十六度在赤道北二十九度少天棓大星入箕四度拒北極四十度在赤道北五十度河鼓中星入斗十八度拒北極八十三度在赤道北七度

餘織女大星入斗二十度拒北極五十一度天津右北星入女二度餘拒北極四十七度羽林大星入室初度拒北極一百單七度在赤道南十八度太壘壁西星入虛三度餘拒北極一百一十度在赤道南十九度大危北星入危初度拒北極八十七度在赤道北十五度室北星入室初度拒北極六十五度餘在赤道北二十五度南星入室初度拒北極七十八度餘在赤道北十二度奎左第五星入奎四度少拒北極六十二度太在赤道北三十度天倉右三星入奎七度拒北極一百單二度在赤道南十一度大陵大星入胃三度拒北極五十三度在赤道北三十九度昴入昴一度拒北極六十八度在赤道北二十二度餘五車右星入畢九度拒北極四十五度在赤道北四十五度天狼入井八度拒北極一百有六度在赤道南十五度餘北河東星入井二十度拒北極六十度餘在赤道北二十八度太南河東星入井二十度拒北極八十四度赤道北六度餘畢赤星入畢二度拒北極七十五度在赤道北十七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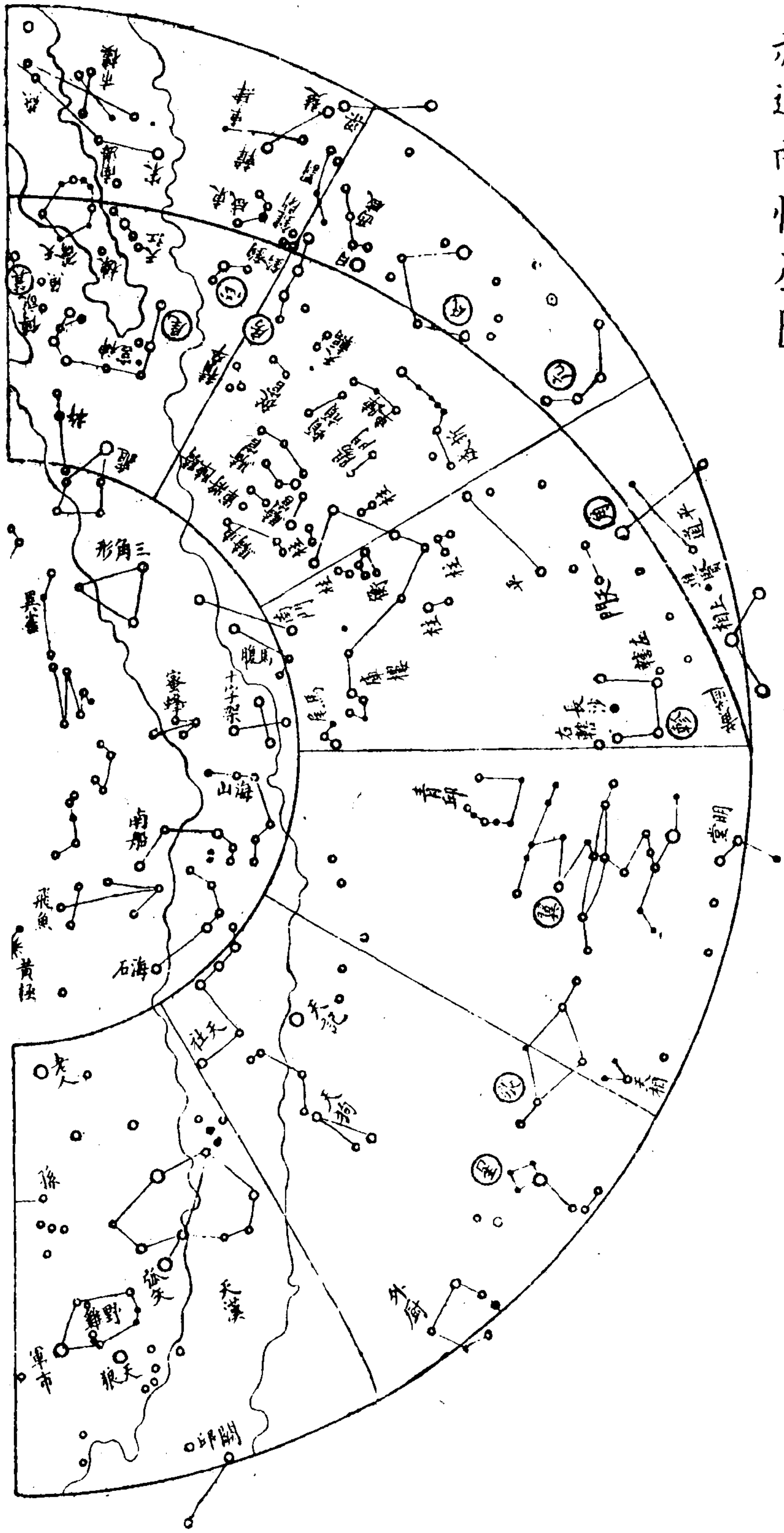
少
參右足入畢十三度距北極九十六度在赤道南九度太參左肩入參五度距北極八十二度在赤道北六度南極老人距北極一百四十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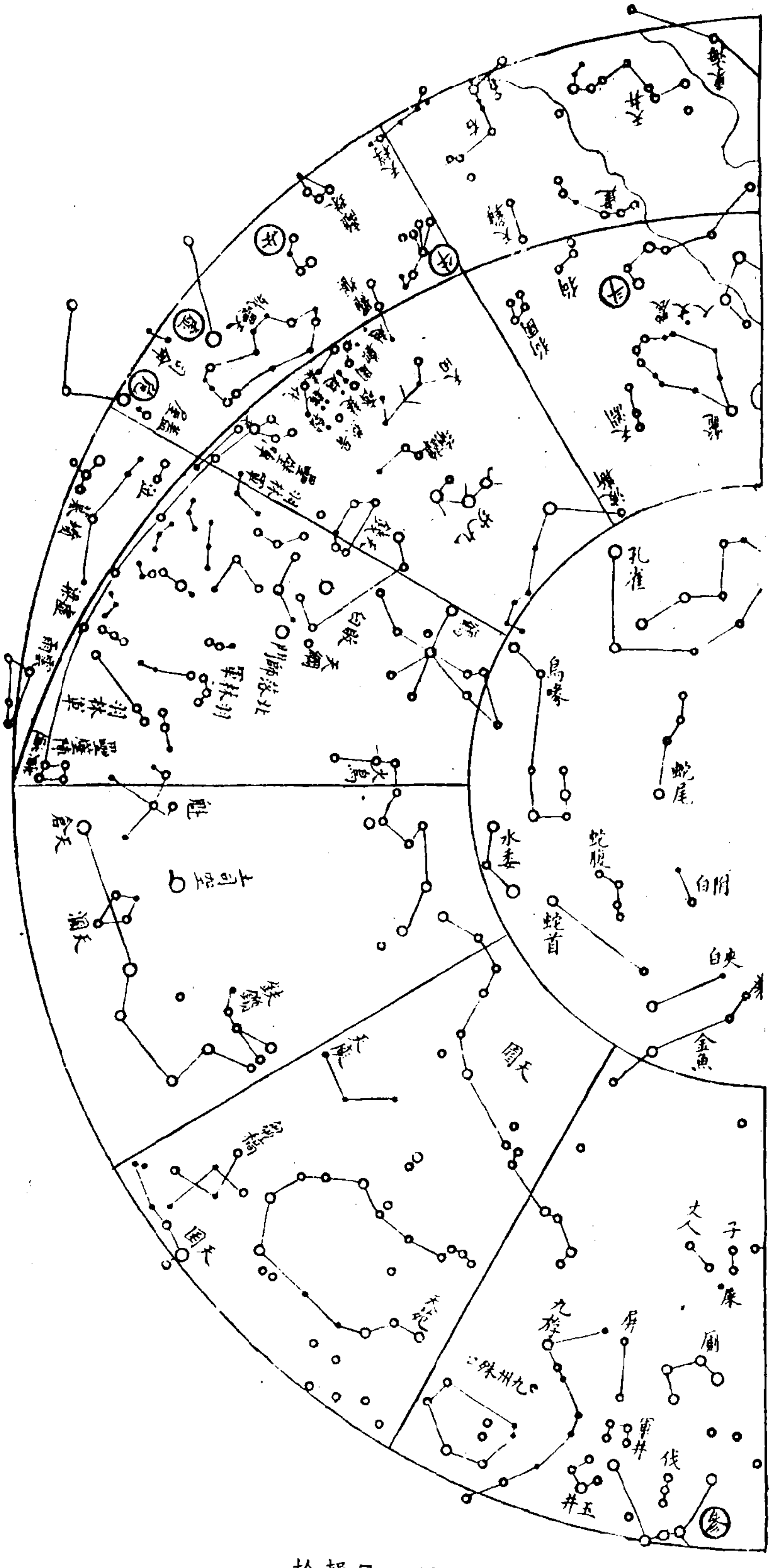
赤道北恆星圖





赤道南恒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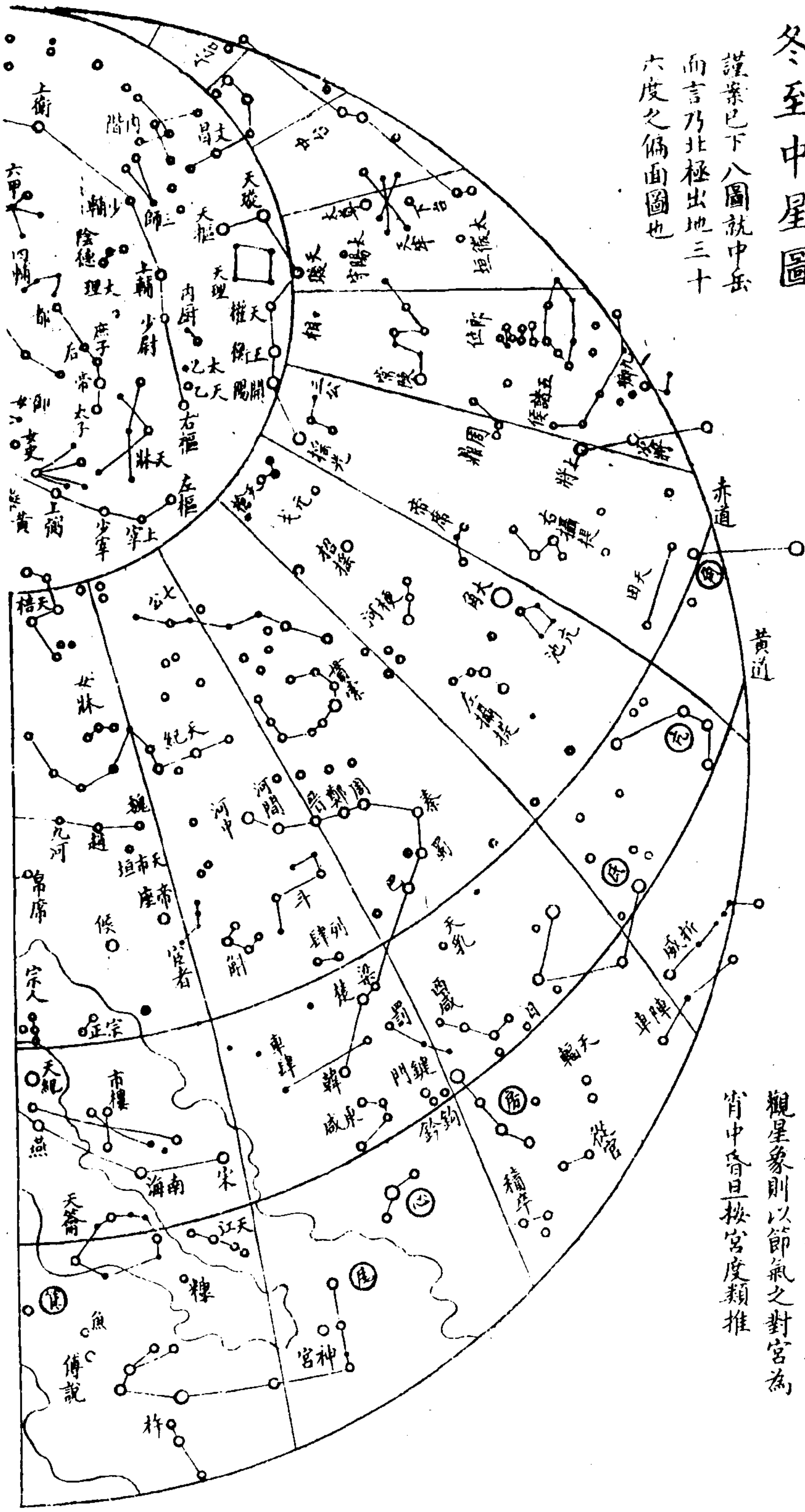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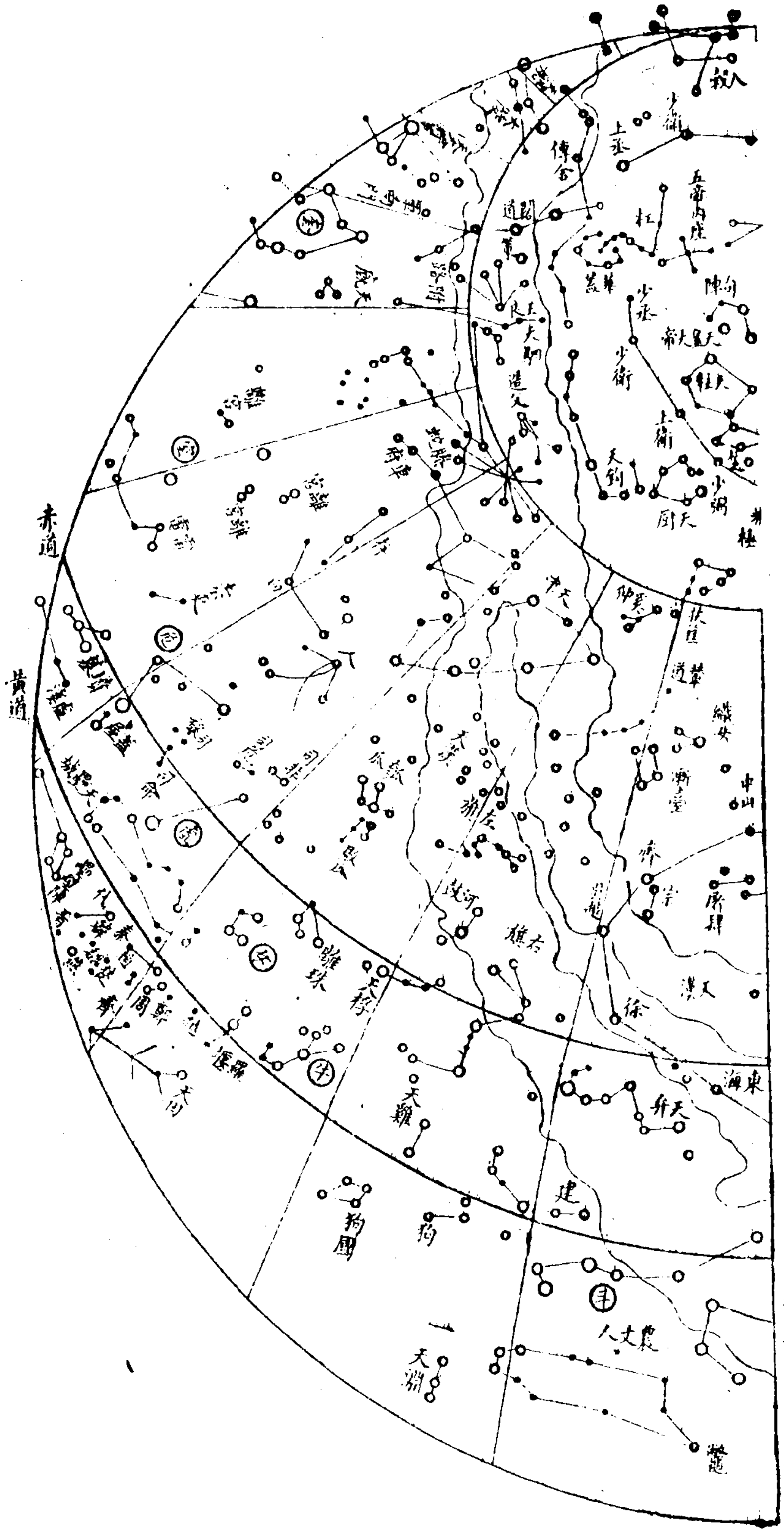
卷一 四十九

冬至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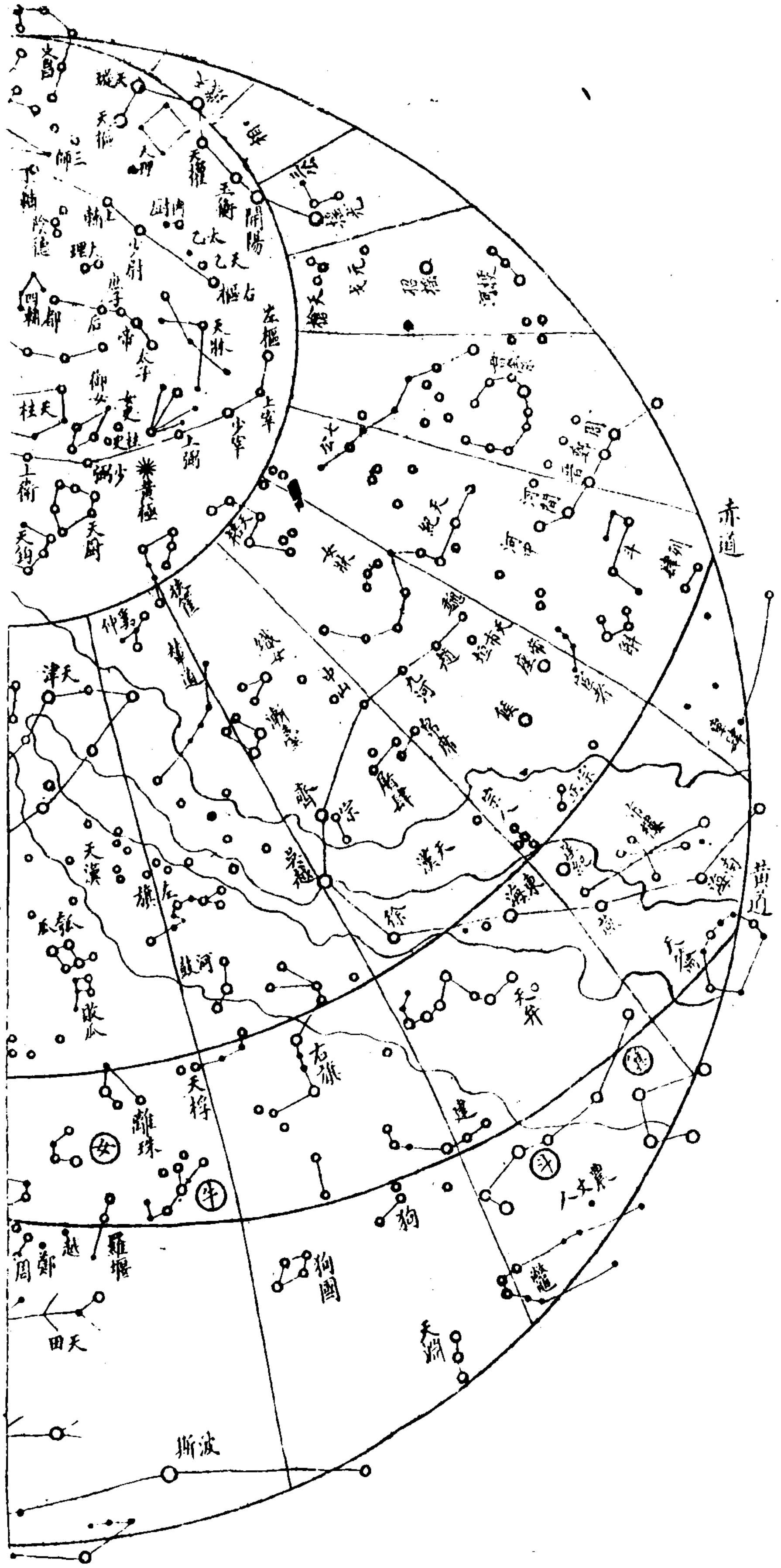
謹案已下八圖就中岳而言乃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偏面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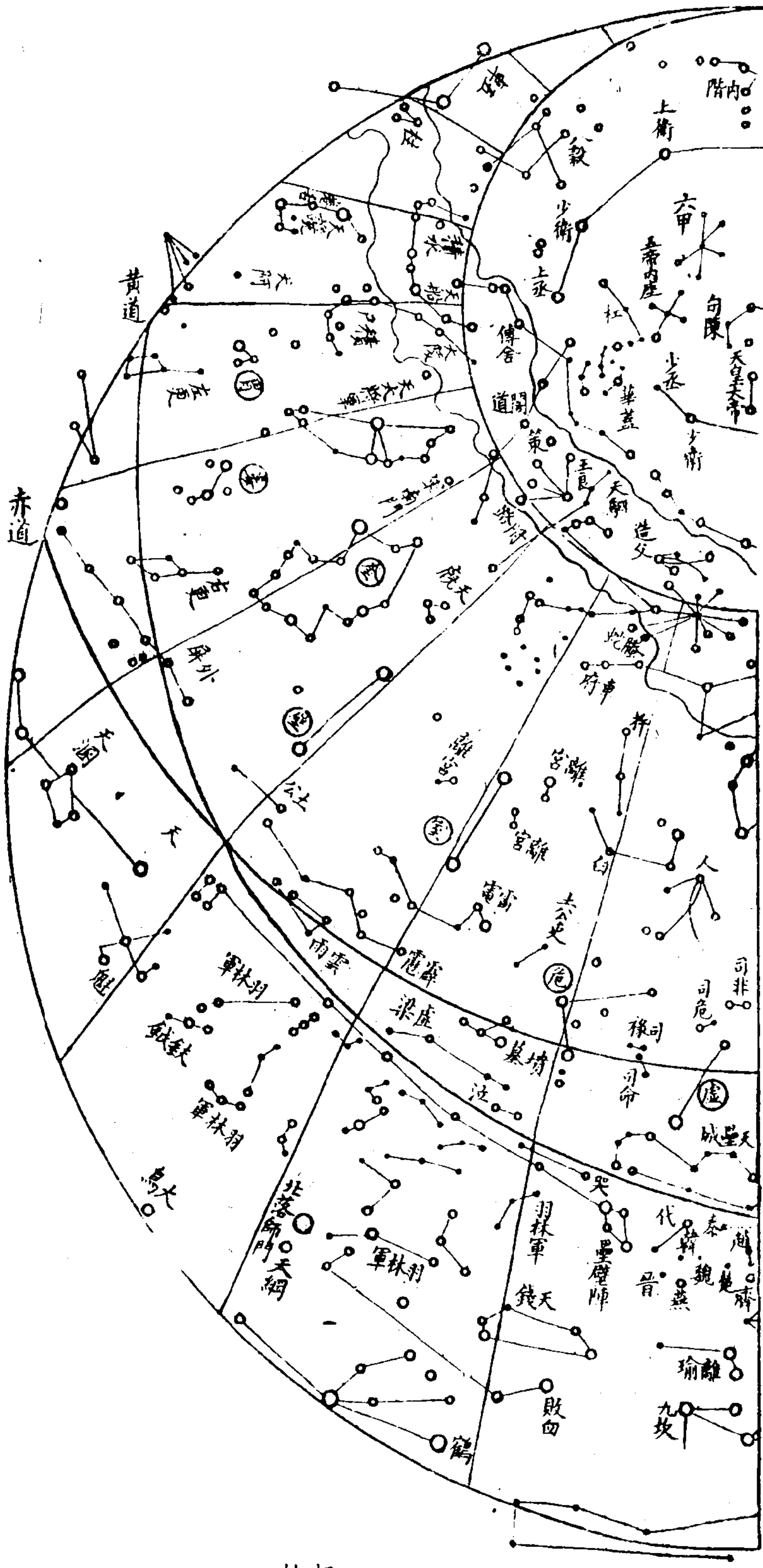


節氣就日躔黃道而言若夜觀星象則以節氣之對宮為宵中昏旦按宮度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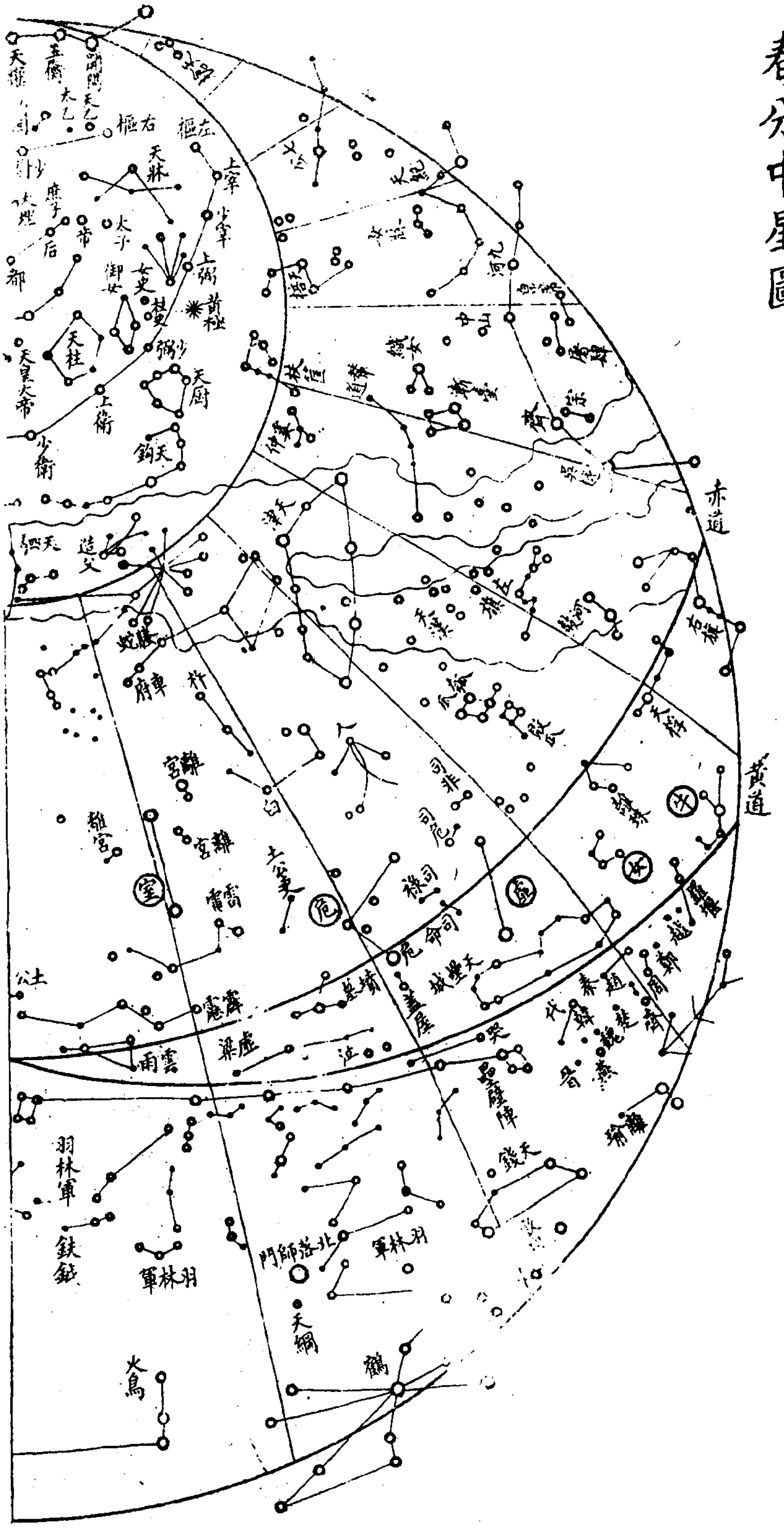

赤道
黃道
天淵
狗國
狗
天雞
建
天弁
東海
天漢
織女
漸臺
輦道
扶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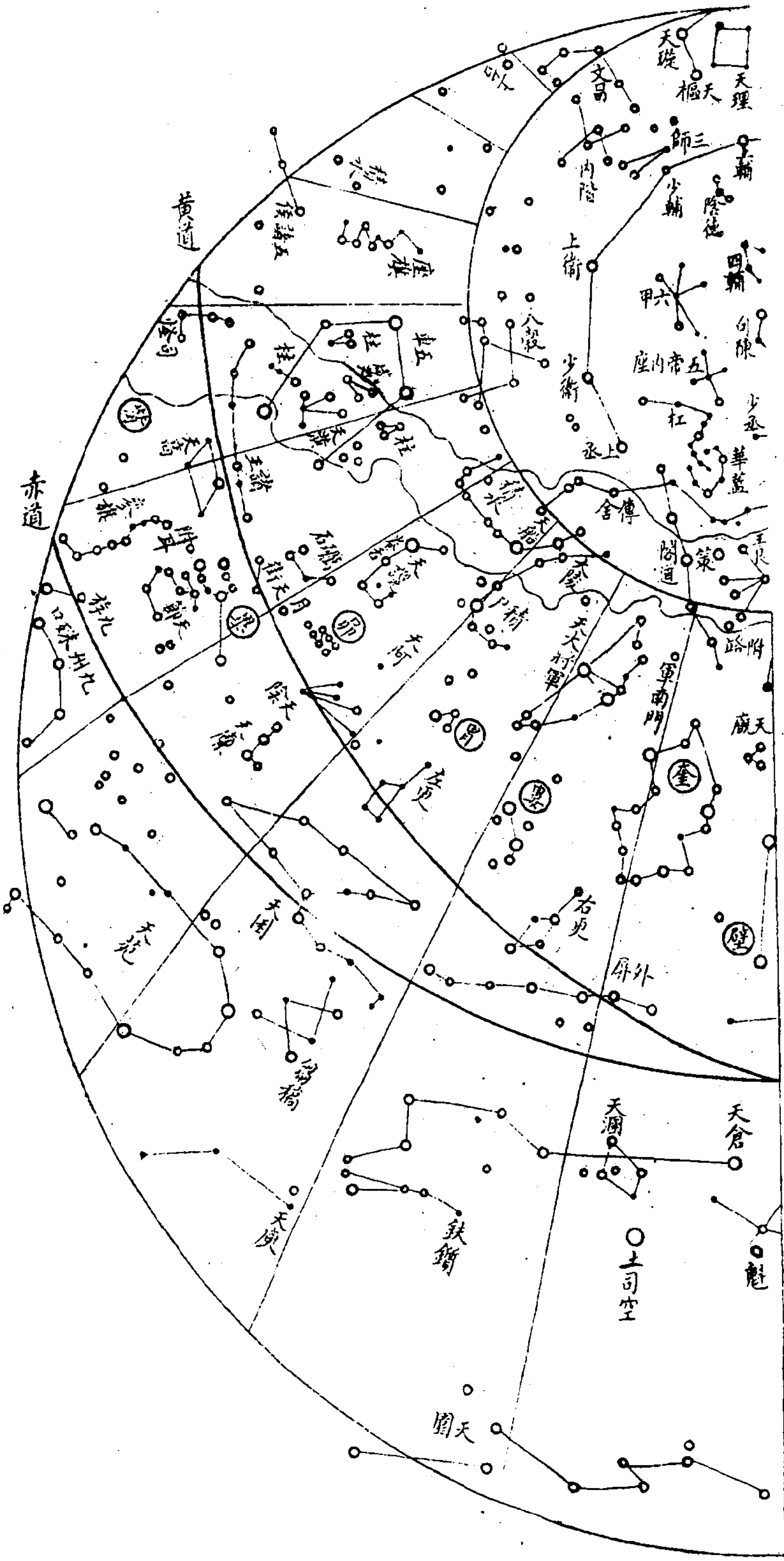
立春中星圖




黃道
赤道
內階
上衛
少衛
上丞
六甲
勾陳
天皇大帝
五帝內座
華蓋
杠
少丞
傳舍
閣道
策
王良
天駟
造父
螣蛇
車府
人
司非
司危
司祿
司命
虛
墳墓
虛梁
雷電
雲雨
土公
天溷
羽林軍
鈇鉞
天錢
壘壁陣
敗臼
鶴
九坎
離瑜
北落師門
天綱

春分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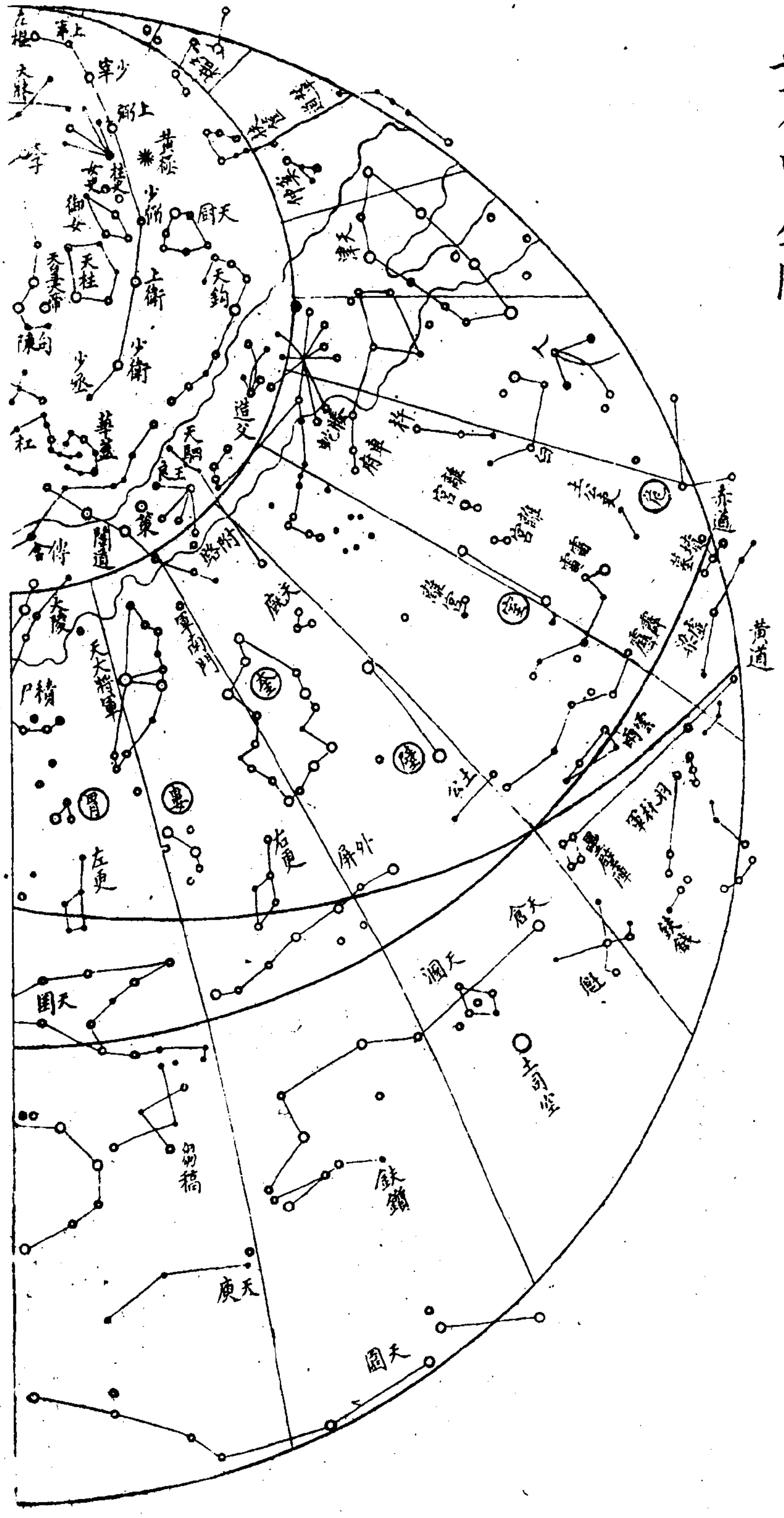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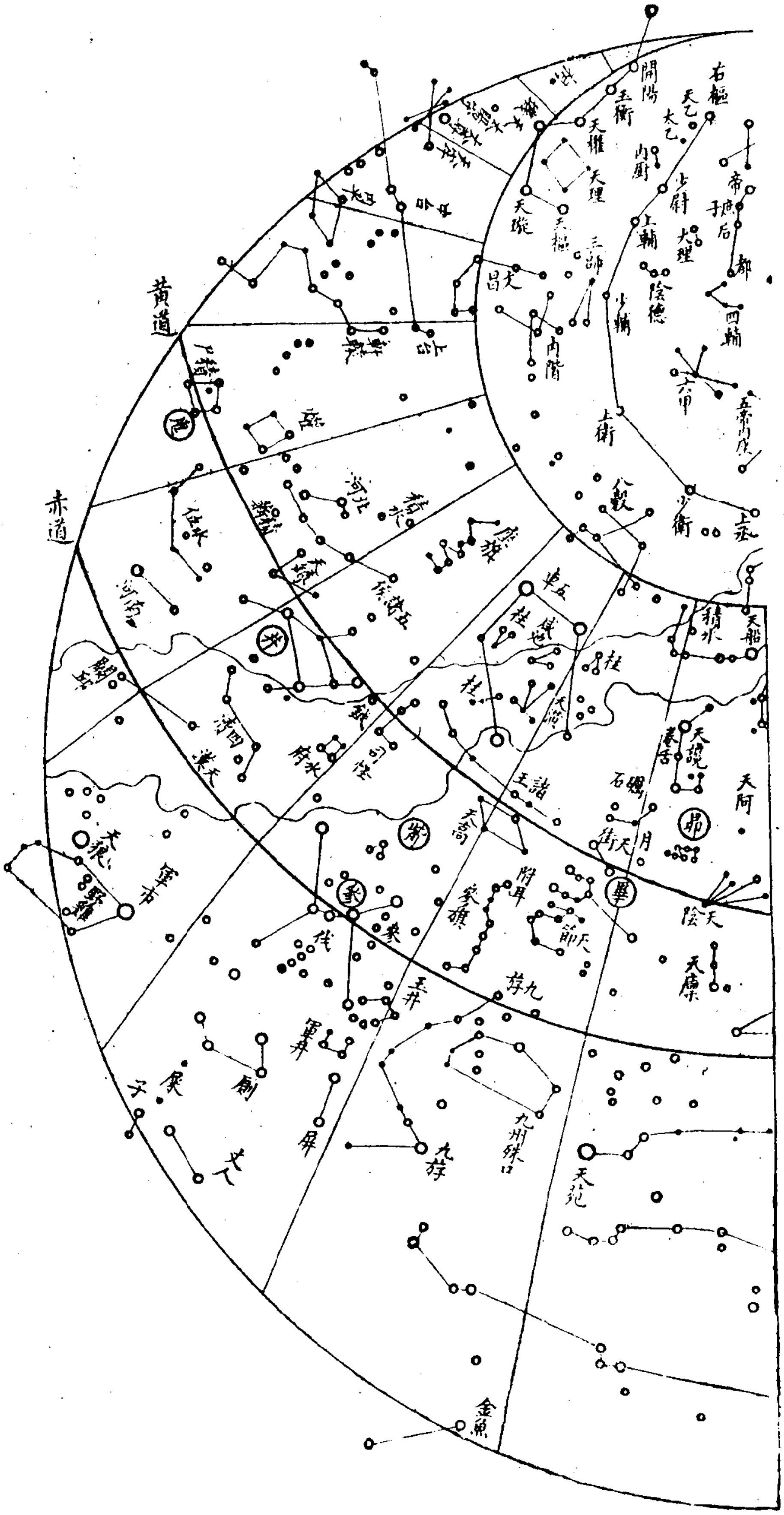


黃道
赤道
天理
天樞
文昌
三師
內階
少輔
上衛
四輔
六甲
勾陳
五帝內座
少衛
上丞
杠
華蓋
八穀
傳舍
閣道
策
王良
附路
天廏
軍南門
天大將軍
天船
積尸
五車
諸王
天關
卷舌
天讒
礪石
月
天街
天河
天陰
天廩
胃
婁
奎
壁
左更
右更
外屏
九斿
九州殊口
天苑
天囷
芻稾
天倉
天溷
土司空
鈇鑕
天庾
天園

卷一 五十二

立夏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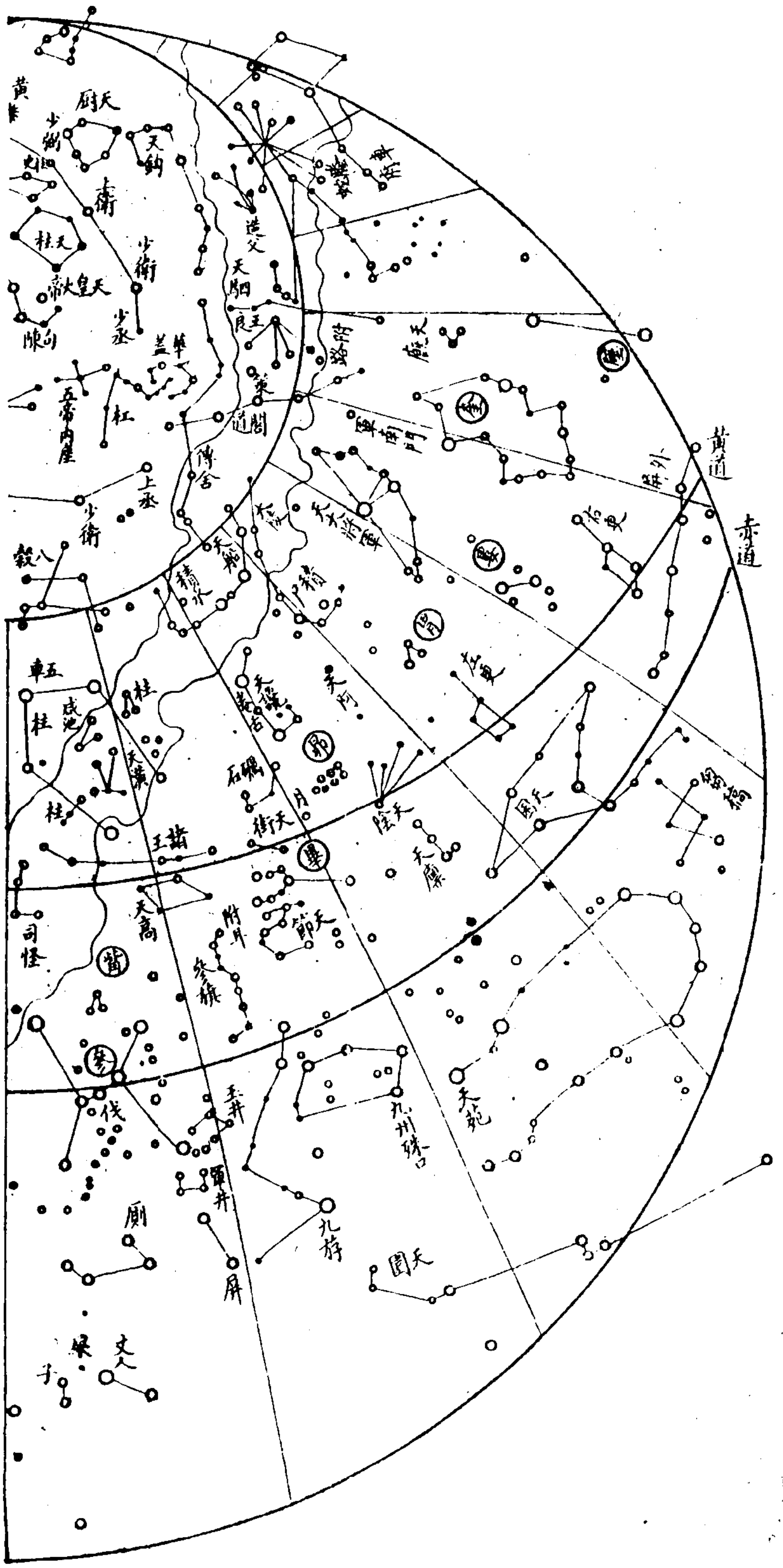

赤道
黃道
天廚
天鈎
天柱
華蓋
造父
騰蛇
天囷
天庾
天園
鈇鑕
土司空
天倉
天溷
右更
左更
外屏
天大將軍
積尸
傳舍
閣道
雷電
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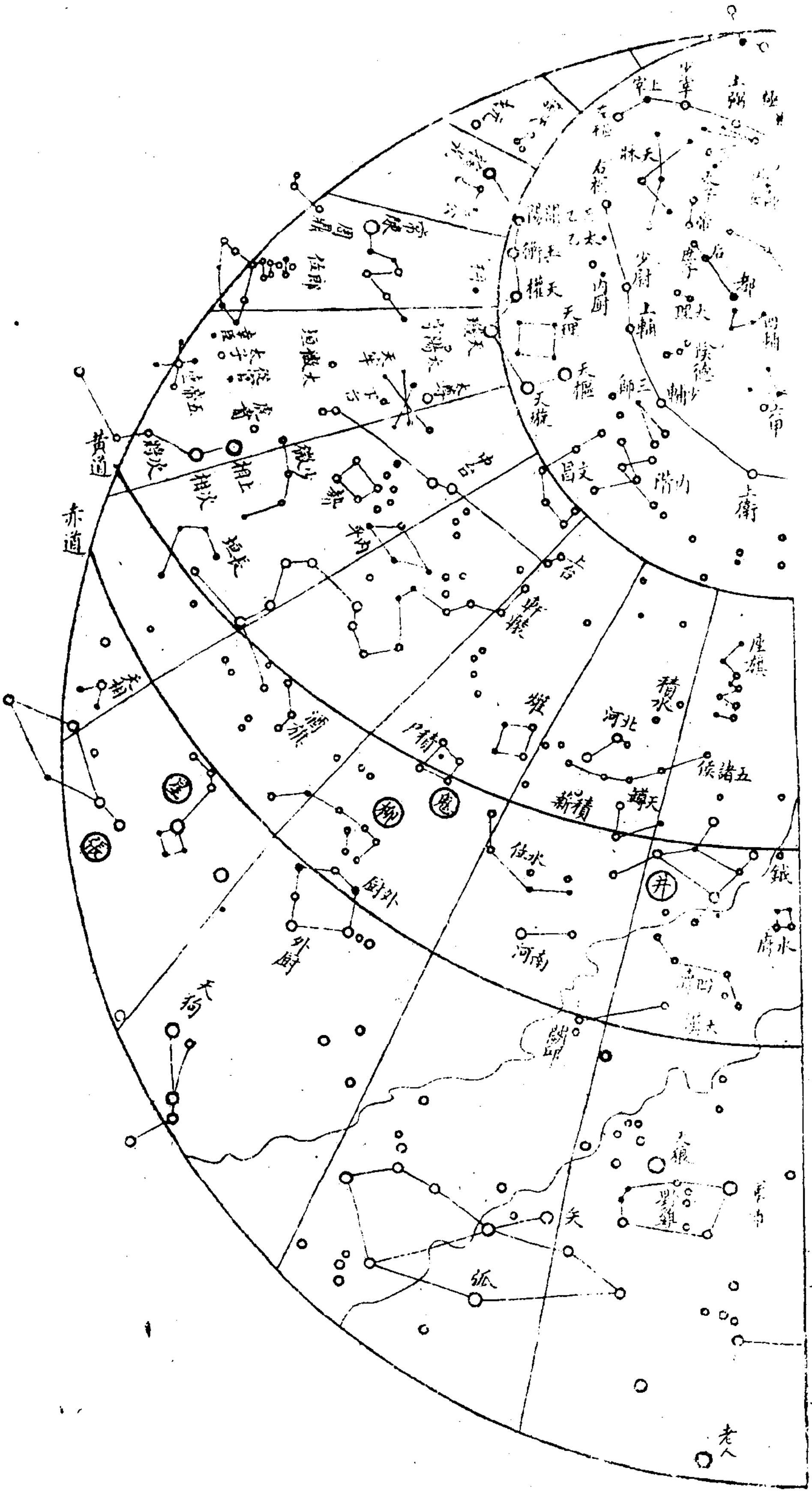


黃道
赤道
開陽
玉衡
天權
天璣
天樞
三師
內階
上輔
陰德
少輔
四輔
六甲
上衛
少衛
八穀
五車
積水
天船
卷舌
天阿
月
昴
畢
參
井
諸王
附耳
參旗
九斿
九州殊口
天苑
金魚
玉井
軍井
屏
廁
屎
丈人
子
軍市
野雞
天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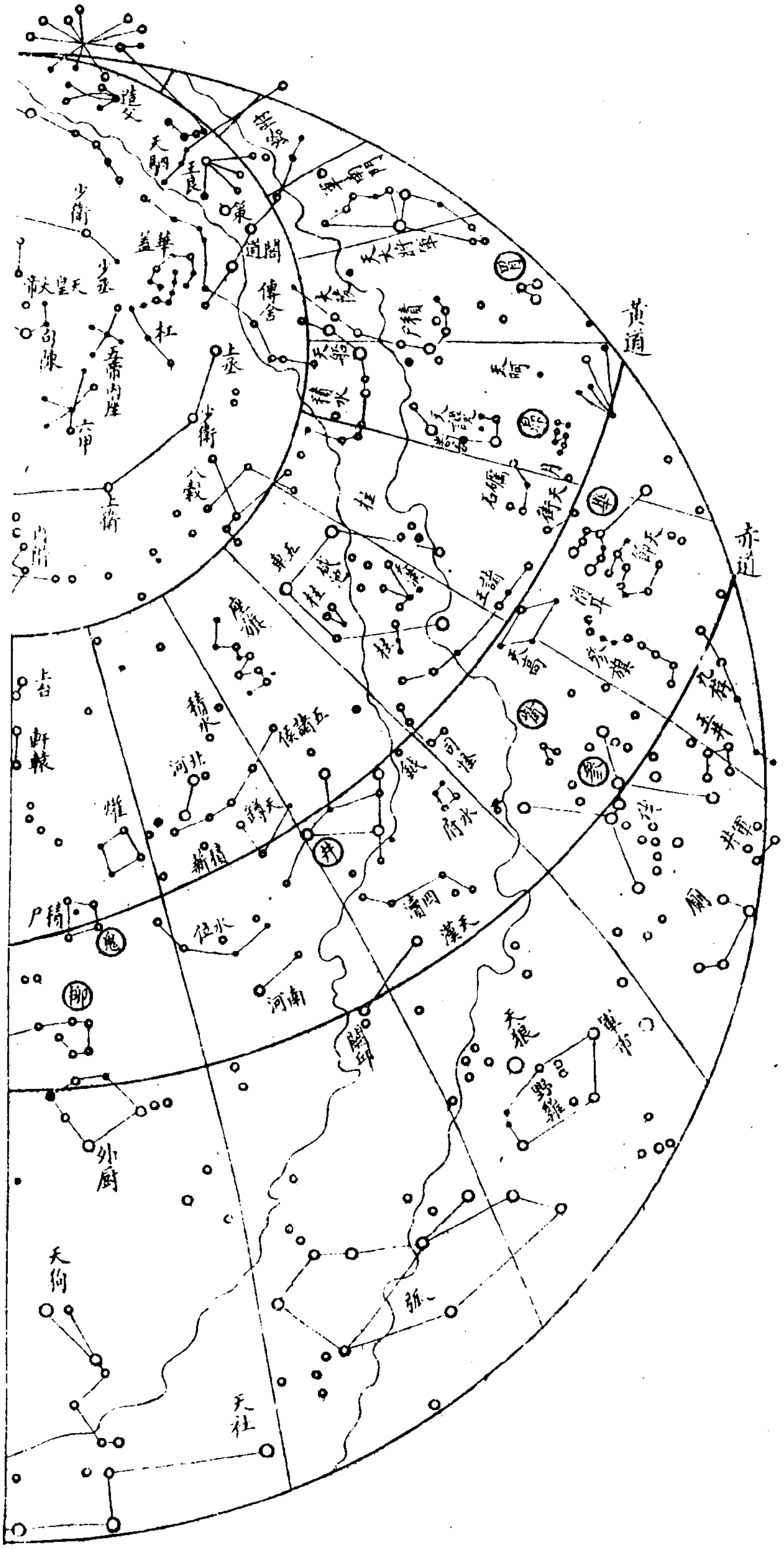
卷一　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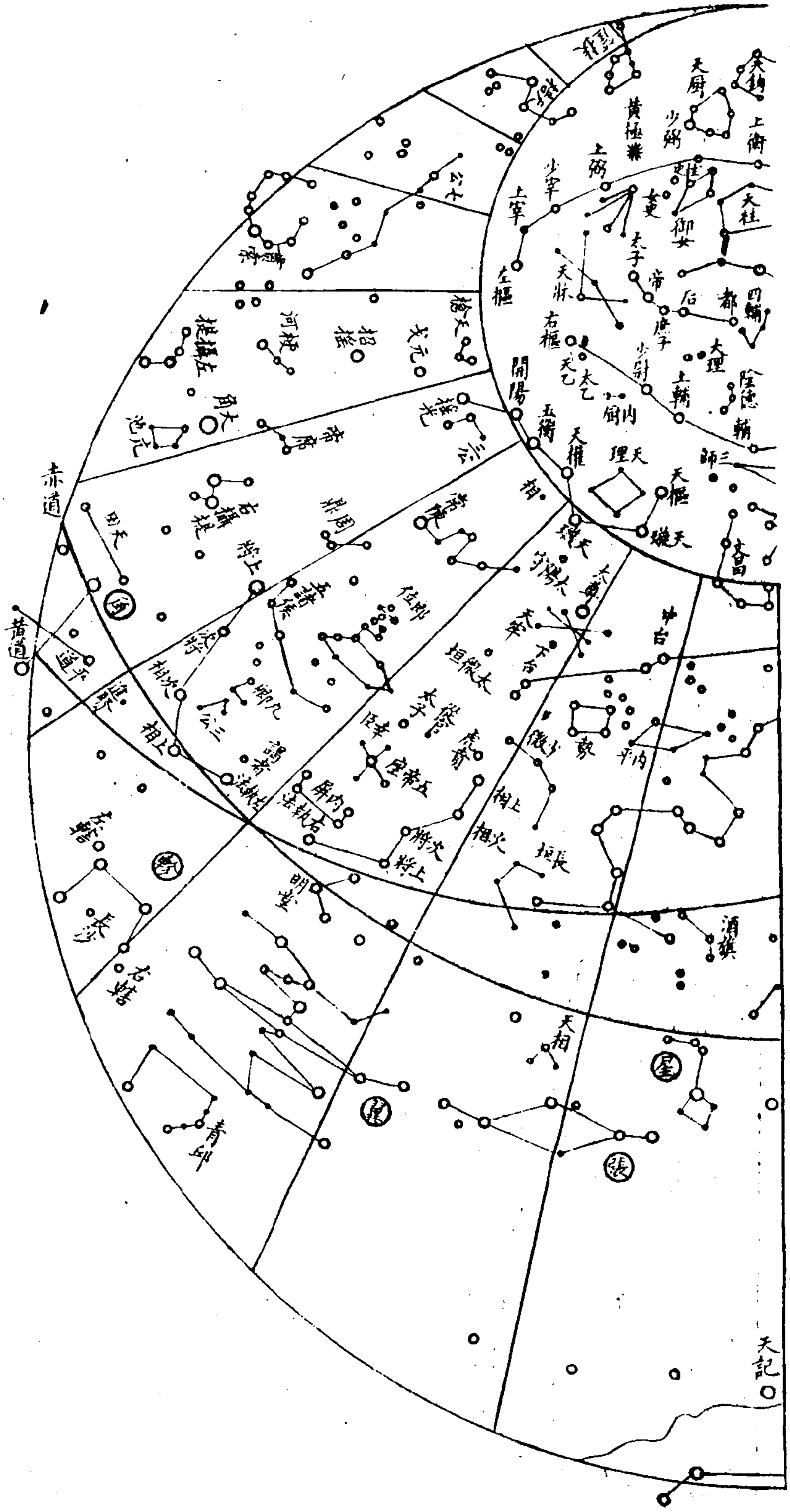
夏至中星圖


黃道
赤道
天廚
天鈎
少衛
上衛
天柱
少丞
五帝內座
杠
傳舍
上丞
八穀
天船
積水
五車
柱
咸池
天潢
諸王
天街
天陰
天廩
天高
附耳
參旗
天節
司怪
伐
廁
丈人
子
孫
九州殊口
九斿
天園
天苑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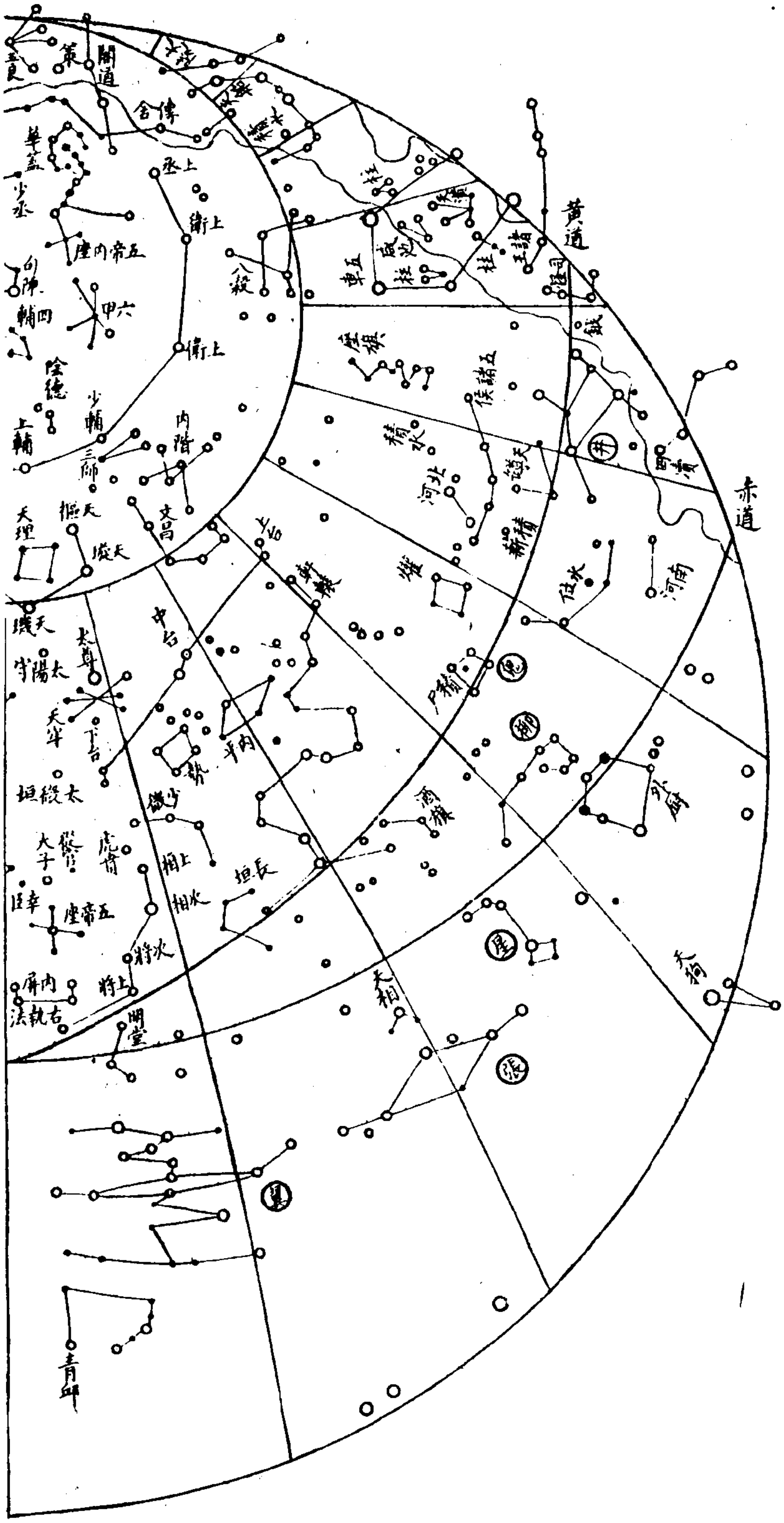

黃道
赤道
天狗
外廚
河南
五諸侯
積水
北河
積薪
水位
弧
矢
老人
文昌
上衛
天樞
天璇
天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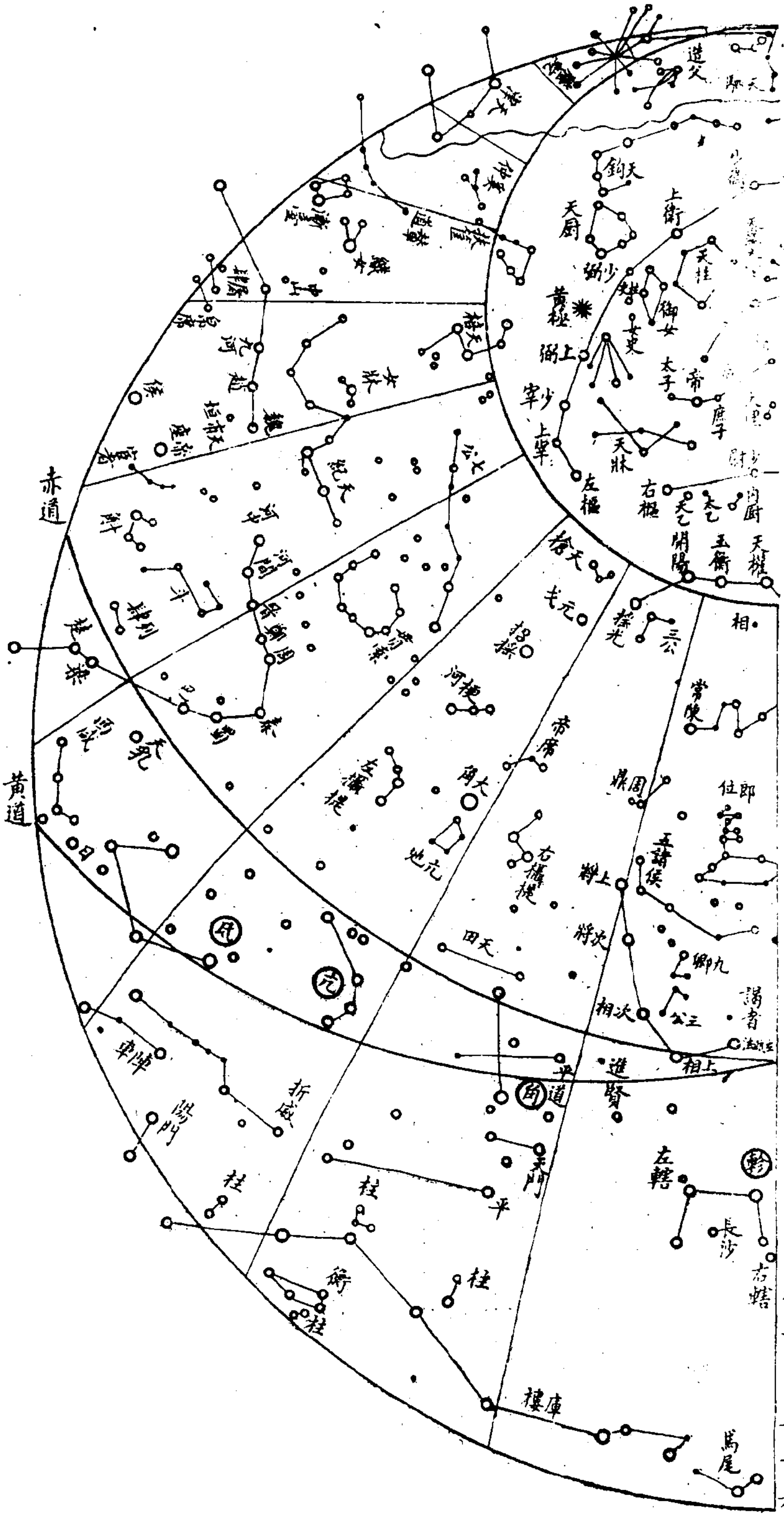
立秋中星圖




赤道
黃道
黃極
開陽
天相
酒旗
天記
張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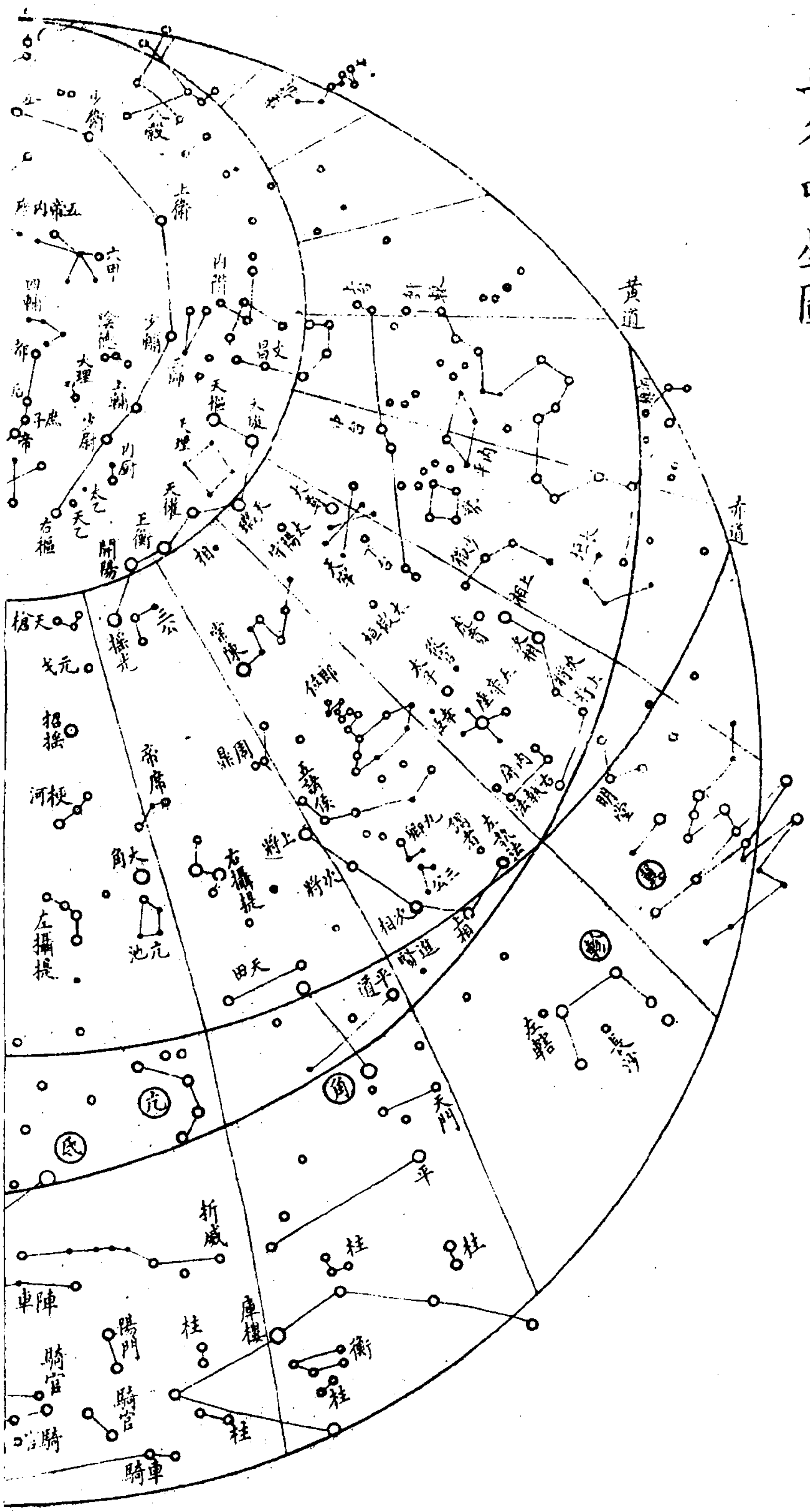
秋分中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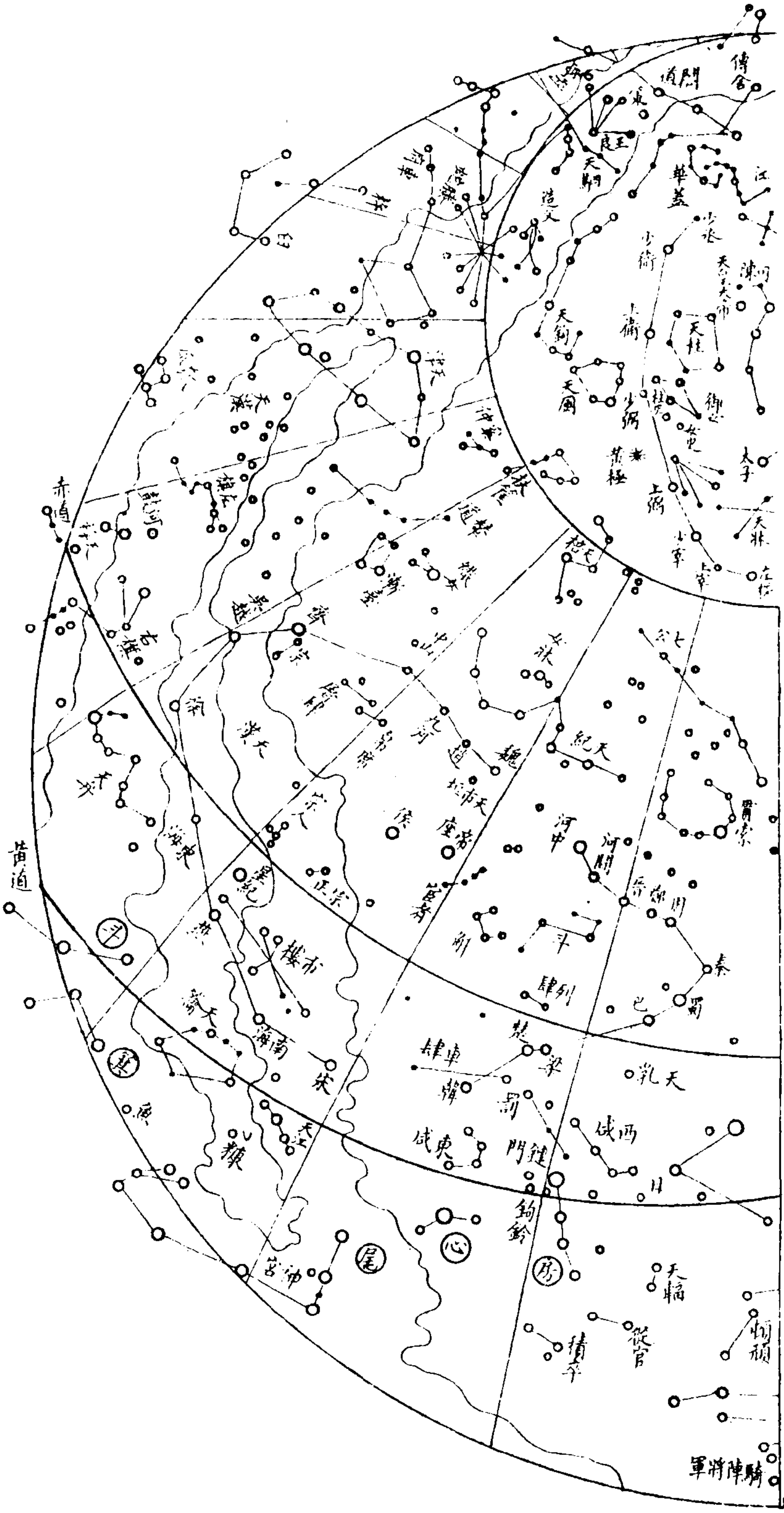




卷一 五十六

立冬中星圖





卷一 五十七

七政歌

日秉眞精號太陽（兩間之陽氣皆本於日）一日一度有其常（計日行一出一沒左旋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爲右旋一度）日行之度曰黃道（此歷家制銅儀爲天象而於日行之道則以黃晝之故曰黃道）黃道斜交赤道旁（赤道去南北二極各九十一度強乃天體之中腰歷家以赤晝之故曰赤道○黃道之極別有南北二極北極在紫微左藩之外當天鉤天廚之間去紫微天極二十四度南極亦恒隱不見海外星占在夾石附白之間去天極亦二十四度）一出一沒爲晝夜（此隨天左旋而有出沒）一南一北分寒熱（此逆天右旋而有南北）四時八節由此生二十四氣從茲列赤道之南二十四日行至此爲冬至（在赤道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此日度每度分六十分也○日行最南去中國遠故盛寒）自此右旋爲小寒道南二十三度間（小寒在赤道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大寒日道當何處赤道之南二十度（在赤道南二十度十二分）○（一歲終）赤道之南十七度一歲之首至春遇（立春在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自此右旋爲雨水十二度間爲日軌（在赤道南十一度三十分）赤道之南六度零雷聲初動蟄蟲驚（在赤道南六度十九分）自此更行交赤道二月春分寒暑平（晝夜均）清明又出赤道北日躔六度有奇索（在赤道北六度十九分）北行穀雨三月中道北十二度行蹤（在赤道北十一度三十分）漸漸北行當立夏十七度間日所舍（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分）赤道之北廿度餘小滿麥秋三葉殺（在赤道北二十度十二分）再交芒種五月節道北廿三天漸熱（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行當北陸二十四夜短晝長爲夏至（夏至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日行最北當中國上而盛熱）自北稍南交

小暑道北二十三度處（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六月之中大暑天道北廿度太陽躔（在赤道北二十度十二分）立秋道北十七度碧梧葉隕西風炉（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分）從茲處暑暑初平十二度間當日路（在赤道北十一度三十分）夜氣新涼白露零日於道北六度行（在赤道北六度十九分）從此又行交赤道八月秋分晝夜均（寒暑平）日漸南行及寒露赤道之南巳六度（在赤道南六度十九分）青女降霜秋氣深道南十二度相尋立冬之日日何處赤道以南十七度（在赤道南十六度四十分）漸漸寒侵天小雪道南廿度無差別（在赤道南二十度十二分）再出道南二十三紛紛大雪寒威烈（在赤道南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又交冬至爲一周二十四度南陸求（仍在赤道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統計三百六十日更餘五日三時頭（在天分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以每度六十分分之則十五分也故日行亦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復於故處以每日十二時分之則三時也以日法九百四十分分之則二百三十五分也自今歲冬至時至來歲冬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然大約又欠二刻）日行之度有盈縮南行有餘北不足北陸天高度漸舒南陸近下度分促以茲共度分二十四氣有疎數（日行本有常但以赤道之北星高而分度舒南陸星近下而分度促此覛差也日行黃道積歲平分之數若以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布算則一日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冬盈夏縮冬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較平行盈二分故十四日八十餘刻而一節氣夏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較平行縮二分故十五日七十餘刻而一節氣然逐日有盈縮日從春分至立夏行黃道四十五度餘則歷四十六日十餘刻謂之空度從立秋至秋分亦行四十五度餘而歷四十六日三十八刻奇謂之共度是逐日刻數不等盈縮之界不在二至在二至之後二度也○自冬至交小寒十四日八時一刻酉

分自小寒交大寒十四日八時二刻十四分自大寒交立春十四日八時七刻十三分自立春至雨水十四日九時七刻十三分自雨水至驚蟄十四日十一時二刻四分自驚蟄至春分十五日零六刻九分自春分至清明十五日二時四刻自清明至穀雨十五日四時一刻九分自穀雨至立夏十五日五時七刻五分自立夏至小滿十五日七時一刻十分自小滿至芒種十五日八時二刻五分自芒種交夏至十五日八時七刻十四分自夏至交小暑十五日九時一刻十三分自小暑至大暑十五日九時零三分自大暑至立秋十五日八時二刻十三分自立秋至處暑十五日七時二刻五分自處暑至白露十五日五時七刻四分自白露至秋分十五日四時二刻五分自秋分至寒露十五日二時四刻十分自寒露至霜降十五日零七刻四分自霜降至立冬十四日十一時二刻十一分自立冬至小雪十四日十時零三分自小雪至大雪十四日九時零一分自大雪至冬至十四日八時二刻十四分○古法無此疏數今西學始以天度定之而疏數分其所云刻分之數亦主時憲歷以一時分八刻十五分爲定與古歷書夜百刻者不同

南陸遠軌箕二三北陸遠軌參井閒此今之冬夏二至所抵宿

度春分交道室近壁秋分交道日在翼此今之春秋二分所抵宿度○今冬至日在箕二度小寒斗八大寒牛一立春女八雨水危三驚蟄室二春分室十七清明奎五穀雨婁二立夏胃五小滿昴五芒種畢九夏至參八小暑井十二大暑井廿七立秋柳九處暑張五白露翼二秋分翼十七寒露軫十三霜降角八立冬氐三小雪房一大雪尾五○凡所云日行幾度至某度者以赤黃二道東西緯度言也所云日在赤道南北幾度者以南北二極南北經度言也

經宿行天稍不及二十八宿爲經星

赤黃交道有差易以茲不便定爲常自古歲差因此積經星不及天動以日差而西日行因歲積有差而纏宿漸東如堯時冬至日在虛七是黃道南抵虛七北抵張三內道交胃一外道交氐末房初也漢太初歷冬至日在斗二十是黃道南抵斗二十北抵井二十四內道交婁初外道交角九也今則南道抵箕二北道際參八內道交室末壁初外道交翼十八矣唐傅仁筠答王孝通曰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有差黃道恆爲移易不可執南斗爲冬至之恆星東井爲夏至之定宿也○附考歲差自帝堯甲辰冬至日在虛七夏不降乙未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退牛女閒周簡王丁亥退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子退斗二十二漢太初元年丁丑退斗二十晉太元九年甲申退斗十七宋元嘉十年癸酉退斗十四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退斗十宋慶歷四年甲申退斗五度宗四年戊辰退斗四元至正元年辛巳退箕末明洪武十七年甲子退箕七嘉靖三年甲申退箕三萬歷四十年壬子冬至日在黃道箕三度內道壁一外軫初今冬至日在箕二外翼十八內室末古歷蓋隨時修改而巳至宋何承天始立差法然各家立法疏故不齊以劉焯七十五年而差一度者爲近若計算簡甚至今四千餘年所差五十八度矣西學云六十二年而差一度

月號太陰含玉露平行一日十三度更分一度作十九又行七分無差誤此以平行總算之二十七日三十刻月巳周天初度合二十七日三十二刻有奇二十九日七時奇復行卅度與日會是以一月三十日月光都盡則爲晦每月不滿三十日大盡

小盡由斯異以有七時前補後也牟既會復行卽爲朔朔始也月行疾又出日前也朔後一日旁死魄魄者月之本體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有明故每月二日月巳旁受日光爲死魄朔後二日哉生明哉亦始也每月三日其明始生也一彎蛾眉西畔落所謂蛾眉月是也右旋遠日四分天側受日光爲上弦每月八日或九日與日平分兩相望一輪明月光團圓小月十五夜大月十六日既望之後既生魄月之西畔一線黑十六日或十七日又行近日四分天下弦一半光明沒每月廿二或廿三及至周天追及日晦朔循環不曾息朱子曰月無時不受日光但月低於日故晦朔則月之上半受日光而下半無光人不見其光而爲晦矣及上弦下弦則月體側受日光故人見其光半及塱則月之下半全受日光而人見其光滿其上半則無光也又識月行有遲速以茲會朔分疏數又不正二十九日七時有奇也速

行十四度而盈遲行一二度而縮以一日之月行言也別附黃道有小輪五度餘間九道分此又黃道南北各五度餘爲月之緯度也先儒分月行九道朱道二出黃道南黑道二出黃道北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合黃道爲九道其交黃道之所由北而南爲入陽歷由南而北爲入陰歷月行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行青道冬至夏至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行白道二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二立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歷秋入陰歷則行朱道二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二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行黑道二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二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其實非有九道以小輪附黃道而或出或入南北五度餘爲緯度隨在易名耳正交黃道分羅計陰陽二歷亦同論羅列計算也古人於交處以赤黑識之因立羅計之名非有星

也入陽歷爲羅入陰歷爲計也月行一周一出入半交道南半入北一周一周天也道黃道也凡十三日九時辰一交黃道陰陽歷月行十三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一交黃道其在黃道內十三日七十二刻在黃道外亦如之合計二十七日四十八刻有奇而再交則盈於二十七日三十刻而周天之數是月行一周又遲十九刻而再交黃道積之則爲羅計逆行之度也小輪高處爲月孛音勃高則行遲低行速遲則日行十二度而縮速則日行十四度而盈也以月高故見其行遲而月體小以月低故見其行速而月體大其高下之故則之日氣所沖而激轉無止息也月孛順移三度間月一周天更追逐孛亦非有星歷家於月輪高度以白識之也每年日月十二會月十三周正相配子月日月會析木今歷分宮自房三至箕二爲寅宮析木丑月日月會星紀自箕三至斗末爲丑宮星紀之次寅月日月會元枵自牛初至危二爲子宮元枵卯月日月會娵訾自危三至室末

爲亥宮娵訾辰會降婁自胃初至婁四爲降婁戌宮巳大梁自婁五至昴六爲大梁酉宮午會實沈自昴七至參終爲申宮實沈未鶉首自井初至井二十九爲未宮鶉首申月日月會鶉火自井三十至張六爲午宮鶉火酉於鶉尾同宮走自張七至翼末爲巳宮鶉尾戌月壽星更相會自軫初至角末爲辰宮壽星亥於大火又聚首自亢初至房二爲卯宮大火○此日月會次與古不同因歲差故也其分宮不同本西學也會朔若於黃道中月掩日食於其宮月交黃道則羅計之所也月交黃道而不值合朔則不食日月合朔而月不交黃道亦不食惟月交黃道而適值合朔則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月掩日而日食矣遊子六日月行最低而入交有淺深其在正交則食必既然地下經緯度又有不同故正當交下者則見其既若南北偏見則又各有遠近分數之不同矣故日食之分數天下各異日月相望於黃道月抗陽光月食同月交黃道而不望月望而不交黃道皆不食惟月交黃道而適當望時則月抗日而月食矣先儒之說謂日體

中有黑處謂之闇虛月當闇虛日光不照則月食西學之說則謂月體卑而小日月正對則日光爲地盤所障而不能及月故月食是月之食實地爲之障也○日食以入交淺深爲食分多少而地有傍正之方不同中國居赤道北故冬月日行赤道南而月交夜道際羅則雖正交中國望之自側月在日下而南無由掩日雖交不食矣若際計則去交度雖遠而中國望之已正掩日或食且既矣月在日下而北故食反多也又月之掩日自西而東故大抵西方見先時東方見後時而食在辰西之時則東西所見又有不同者若夏月日行赤道之北則際計南先見食際羅北先見食正居交下者見食必既矣此日食之不同也月食則必在正交之時爲準有東西之異無南北之殊矣若問閏月如何積朔虛氣盈更須識統計一年十二會三百五十零四日分日九百四十分更得二百四十八三百六旬以爲率節氣推遷向後軌不置閏則春漸入夏矣氣盈於日不會補四千九百三十五此皆以日分九百四十分積算十二朔虛通總計五

千二百九十二每月虛日分之四百四十三合十二朔虛則五千二百九十二合算盈虛所積分一萬二百二十七合餘十日十時三刻有奇積之三年置一閏仍有餘分追不及凡日法九百四十分凡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三年所積盈朔虛共有三萬六百八十一分而置一閏餘去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仍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未除五年再閏又過頭添前補後不留休直待十九年七閏氣朔均齊不再留五年再閏則少四千三百八十二分八年三閏仍少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一年四閏又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四年五閏仍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七年六閏仍餘七千三百零五分十九年七閏則恰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置閏而氣朔均齊要之置閏不計年大略三十二月間但推月內無中氣便將作閏不須嫌三代置閏皆於歲終漢歷乃定於三十二月閏然今月又不定三十二月而置閏多在辰巳午未申酉戌之月若亥子丑寅之月則鮮置閏者正以月無中氣

乃可置閏而冬月節氣度促月多大盡夏月節氣寬疎乃有無中氣之月也塡星行天度最高經星之下中央土德穿黃袍性情安重爲福德行度遲遲不肯勞張子云五行之性遲速不同土德安靜故行惰遲別有小輪附黃道左右八度相環抱以此遲留順逆生日氣衝之旋運掉音調○土木火皆處太陽之上故日氣衝之則輪轉而上上至最高之所則見其留高而復下則見若遲行而退下至輪之低所則覺漸疾極低則又見其留低而復上則遲行漸疾疾而復留矣是故其行之遲留順逆日使之然也順在日前二十度凡以東爲前以西爲後夕伏西方光不吐近日而光爲日所奪也太陽追及與之會是爲合伏暗行路土星行而人不見其行也夕伏合伏合計之共有四旬零十時古歷云各二十一日游子六日各凡一二十日有四十刻土行二度四十分每度百分敎君知離日之後

二十度晨見東方光穆穆在日後遠日而光復見也一度約行十五日由疾漸遲更留著音卓○疾遲共八十六日而行七度六十五分遲極則留古歷云留三十四日游子六日只留三十日留到西方見晨退五旬之餘成夕退退即逆行也每度八十一分分僅行五分從容避總計逆行百五日土星共退七度餘古歷云晨退夕退各五十日半游子六日各五十二日六十四刻五十八分各退三日度六十二分五十四秒半逆順之交復留滯三十日間如故若古歷云留三十三日有奇游子六日留三十日留滯三旬旋復順半月一度何須問遲疾共行七度半八旬六日有分刌音寸○由遲漸疾亦共八十六日共行七度六十五分回看太陽又近身二十度間還夕伏是爲一閏太陽周天已有餘土行十二度而促約共三百七十八日而土星行十二度少大抵近日則

光伏與日相衝則行逆縱橫天體四分間塡星於此必留迹如日在子而土星在午則土逆行日在酉卯而土星在午則留也十五年在赤道南十五年在赤道北約行二十九年餘一回周天偏列宿要須五十有九年始於舊轍從頭復已二周矣順行則於緯度減逆行則見緯度寬正交黃道無緯度緯度有出入黃道左右八度間也逆行在小輪下半故見其緯度寬不止八度順行在小輪上半故見其緯度狹不及八度也正交則無緯度矣歲星熒惑亦同看其緯度皆八度歲星木德色青青其位稍低於塡星職司歲功主恩澤一年只在一宮行宮如玄枵娵訾之宮次木星十二年而周天也小輪亦與塡星同遲留順逆覓行踪近日則伏遠日留逆行與日相對衝此皆

同上星近日廿度而夕伏與日相會爲合伏共伏三十三日
餘暗行八度而不足共伏三十三日七十六刻共行七度七十二分也日後廿度
見東方順行疾進漸徬徨大約六日行一度遲極還留在
一旁疾遲共一百一十二日共行十七度八十四分○亦每度一百分算疾遲一百一旬餘
二十四日靜留居留二四日十旋復逆退九度半晨夕九十三
日舒晨退夕退共九十三日二十刻共退九度六十六分有二十五秒○將與日衝爲晨退既與日衝爲夕退
逆後復留廿四日然後順行遲漸疾亦約六日行一度時
日與前相合一遲疾亦共一百一十二日共行十七度八十四分順行之度一十
八回首太陽又追及又夕伏總計木行卅二度太陽出沒四
百日恰好一年行一宮十二年餘徧列宿八十四年行七

周行度星纏還舊局

熒惑在天爲執法火德炎炎戒赤色其位又低於歲星其
行一倍遲於日二年一周小輪附於黃道間一般順逆分遲疾
但是南北緯度間或舒或窄難均一日前廿度而夕伏適
與日會爲合伏一百三十有八日行度剛剛一百足日後
廿度見東方由疾漸遲順行去二百八十有四日行百六
十有六度既然遲極又還留古歷云留十日游子六云留八日遲遛八日
退行遊晨退三旬正衝日晨退二十八日正衝夕退亦行逆亦二十八
日每度分爲六十二逆行每日得十七游子六日各退二十八日九十六刻
四十五分各退八度六十五分六十七秒既逆還留青影罩亦八日由遲漸疾步

嶄嶄每度分爲九十二每日均之五十三遲疾共二百八十四日共行一
百六十六度近日廿度又夕伏日行七百六十八火行四百十
五度約是二年一周匝初冬之際二年期熒惑斯時入太
微自古先儒稱受制謂受帝命也出巡列宿不差池遠於七十
九年來熒惑行天四十周約於此時還故邸伏行留逆又
從頭

太白金行白正白一後一先常輔日其位稍居日之下令
行肅殺司兵革輪附黃道七度狹或順或逆皆一伏日氣
炎炎向下衝小輪因之旋轉激夕在日前逆太陽逆行而迎日也
離十二度而伏藏恰與日會曰合伏一十二日白無光逆行

夕伏合伏各六日合之一十二日合退八度七十分退於日後十二度此日清晨光
始吐晨見東方號啓明十一日行三度許啓明退十日九十五刻十三分
而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逆行遲甚乃還留凡留五日不行遊古歷退六
日留八日游子六日退十一日留五日旋復回頭順追日四日半間一度求
古歷云四十六日每日行四十六分度之十漸漸疾行如鼓舞日行一度猶未
阻每度九十二分分太白更行一十五古歷云一百八十四日日行一度又
九十二分度之十五游子六日遲疾共二百二十一日共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追及日後十二
度啓明晨伏無光露晨伏合伏約八旬七十八日自度之間金
暗渡順行晨伏合伏各三十九日合之七十八日各行四十九度五十分合之行九十九度離十二
度日前行西方夕見號長庚疾遲二百三十日二百五十十

度行程疾一百八十四日日行一度又九十二分度之十五遲四十六日日行四十六分度之十游子六日
疾遲共二百三十一日共行二百五十度五十一分遲甚又還留五日古歷云八日夕退
一旬行度逆長庚退十日九十五刻十三分而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近日一十二
度間仍前夕伏還如一總計東方見啓明二百四十六日
光晨伏七十有八日長庚又夕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見
夕伏十有二日藏金行五百三十九度數五百八十四日當
大約一年徧列宿八年行度從頭覆雖然一歲一周天卻
比太陽行不足啓明只於巽已懸長庚不過未坤旋從來
不見南方位若過丙位爲經天太白經天主兵禍但是逆行當夕
伏日行角亢房心宿金緯在北七度餘金星小輪之緯度也雖近太

陽光曬曬雖當伏而不伏也
辰星體小色正黑職掌農功施水德小輪黃道五度餘其
位漸低行漸廻當其夕伏併合伏各伏一旬有一日此際
晨星是逆行各退八度微不足夕退伏合退伏各十一日十八刻八十分各退七度
八十一分二十秒合之共二十二日三十七刻奇合退十五度十二分四十秒逆行遂日十二度
晨見東方遂留住留二日僅留二日旋順行欵欵徘徊尋故
路日行七分度之六古歷云十七日欲追太陽行漸速疾行三日
行四度旬日之間猛追逐古歷云十日游子六日遲疾共二十七日共行三十度五十六
分日後十二度晨伏行與日偕日合伏伏行三十五日餘
六十八度半間宿古歷各伏十八日順行各三十四度五十分游子六日各伏十七日七十五刻

各行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合之共三十五日五十四刻共行六十八度半行過日前十二度夕
見西方光暗露二十七日疾漸遲三十一度等閒渡疾遲共二
十七日共行三十一度五十分復留二日將逆行恰與太陽當面迎前途
望日十二度依然夕伏不曾停總之晨見卅九日中間三
十六日伏夕見西方亦卅九又伏二十二日足歷日一百
三十八水行一百十七度一年不及一周天十三月餘方
徧宿直待四十有三周四十七年還舊遊但因體小兼色
黑必須挨候細尋求大抵春見在奎婁夏月恆於東井遊
秋在壽星宮畔覓冬時晨夕候牽牛水星之緯原不遠其輪
小也若是向南更易掩若春會日於降婁此後去離晨不顯

秋合太陽於壽星晨星之緯向南行此後去離夕不見莫
作尋常一定評又按張胄玄曰星以同類感召則相隨而出如水星平晨見在雨水者即當見不見
若平晨見在啟蟄者去日十八度外四十六度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在則水星亦相隨而見矣是或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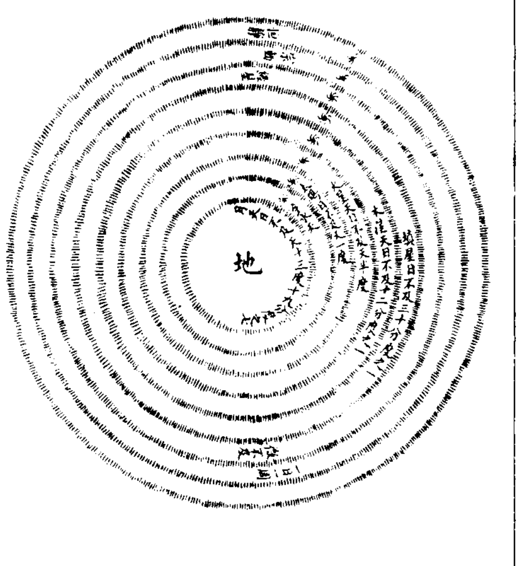
四餘歌

天首爲羅即入陽歷地尾計即入陰歷羅睺計都位相對本是月交
黃道軌古用朱墨爲駐志度分五百三十分羅計日行二
十八退行一十九日退二一度并無遲留與伏逆此因氣朔有
盈虛分布周天與各日一歲之氣盈朔虛凡餘一萬峇二百二十七分以分布之各日則日
得二十八分有奇積十九日而得五百三十分有奇合一十九年氣盈朔虛之積爲閏者凡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
三分以分布之周天各度則每度占五百三十分有奇故羅計亦一十九日而退一度是月道之交軌每日退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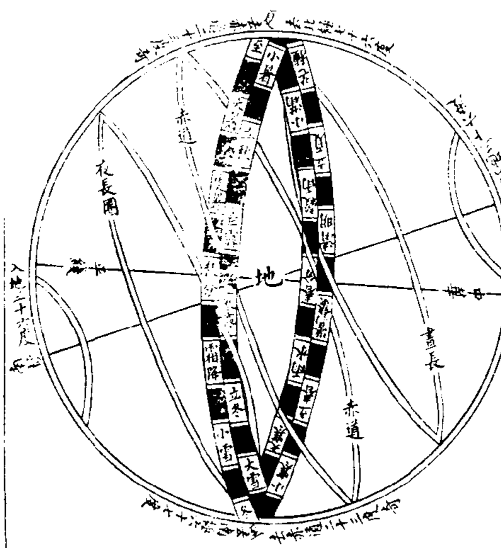
三十分度之二十八十九日而退一度也一章七閏無餘分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羅計一
周如晝一月之交軌復如舊再將行度從頭覓日月薄食
亦多同大約又還先六月○月孛是月最高時月輪高處古者
因將粉識之九日順行移一度九年月孛一周移月行二十七日四時已一周天以二十七日之圍徑計之則得九日一時餘故孛以九日順移一度九年而一周則月之大小畧同也月遠孛則行速近孛則行遲故朔時亦有疎數或有三大三小據月孛而可定也六十二年而大
周七周也孛行宿度又從頭要知每月大小盡可於六十三
年求欲求來歲之月大小則考前六十三年之月大小也稍有參差而已○紫炁原來紀炁
盈縮之用紫因立名二十八日順移度不及二十八日本因月己
一周行月行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而一周天一周之後則又行三十度而與日會然其交黃道也則每二

十七日四十刻有奇而再交月十三周而猶有朔虛視月十三周而朔虛之分可考則日之氣盈亦可考然與周天之度數及日月之盈虧大小無與也故西學只留三餘而不問紫炁二十八度一周天此於
宿度無關聯只借天度作記數不與羅計孛同年猶不同類也
○羅計孛炁本無星古人設法虛立名堪笑術家無見識
强把將來隸四行術家以羅爲火之餘計爲土之餘孛爲月之餘炁爲木之餘獨金水無餘氣云
四餘皆爲太陰起不獨太陰有交軌五緯之星皆有之但
因視遠不能紀五星皆有小輪附於黃道則皆有交軌皆有羅計孛皆會太陽則皆有晦朔弦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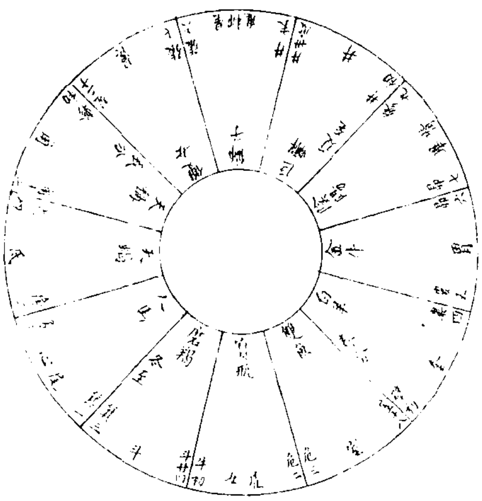
九重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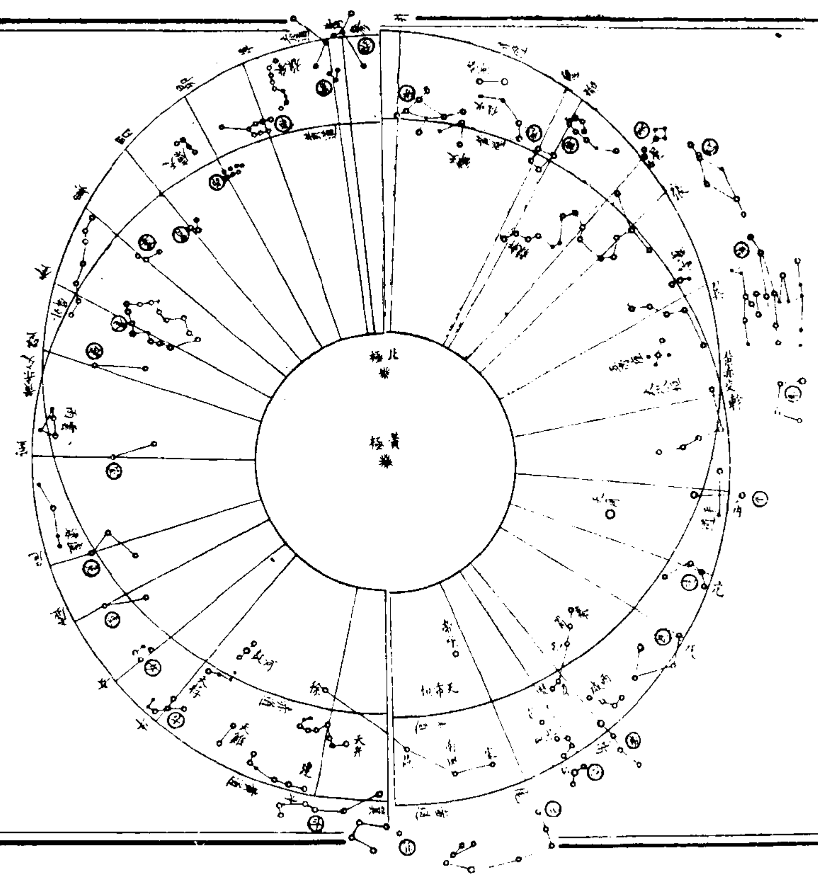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日躔黃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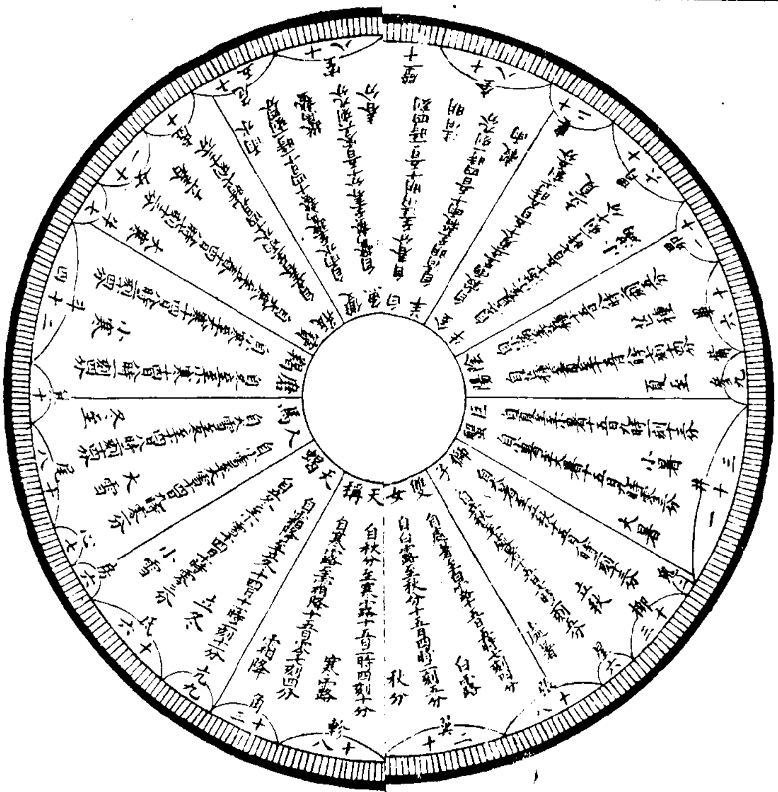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分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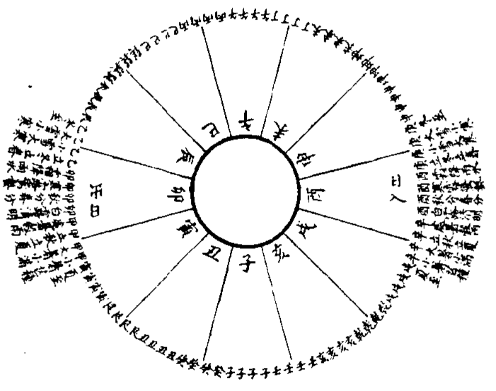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分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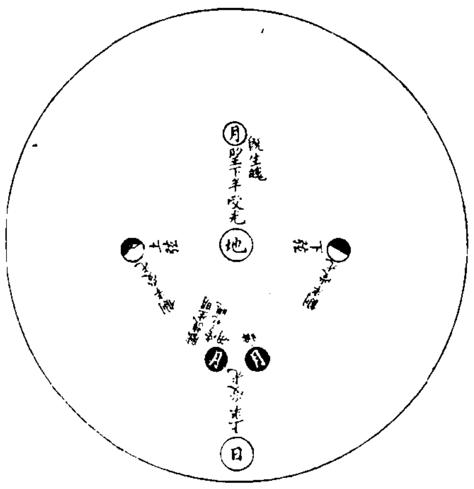
節氣躔數宮度圖



太陽出入方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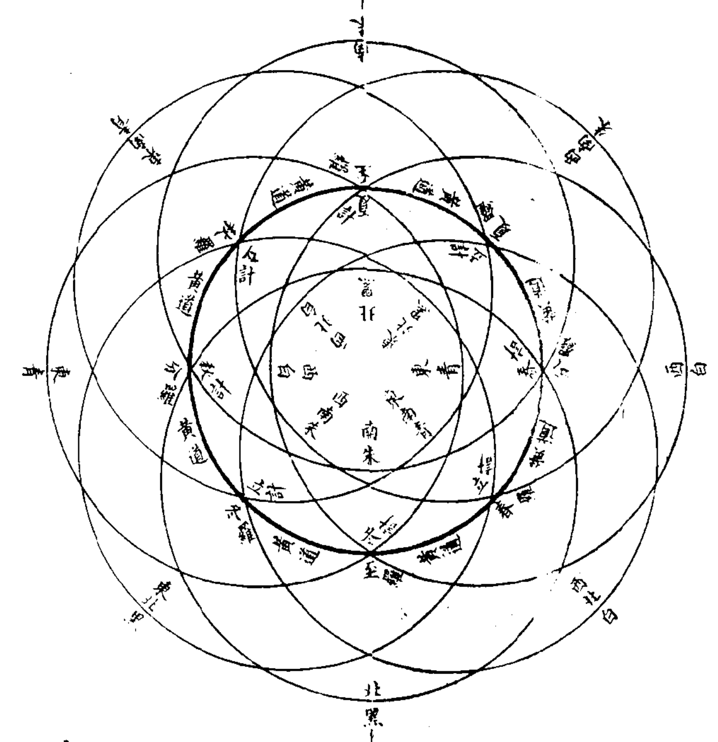


太陰朔晦弦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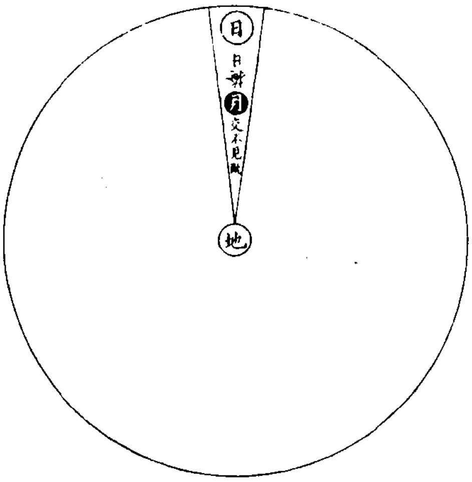
周天圖說第一笈

月行九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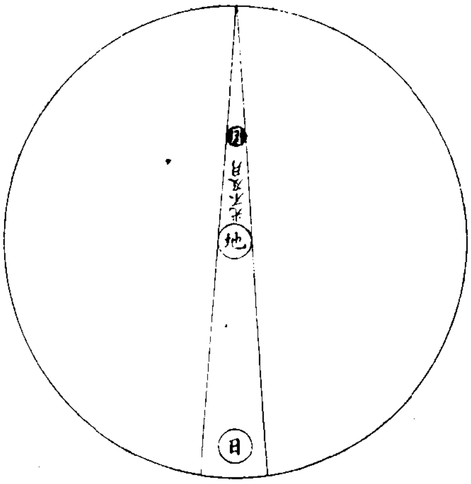


周天圖說第一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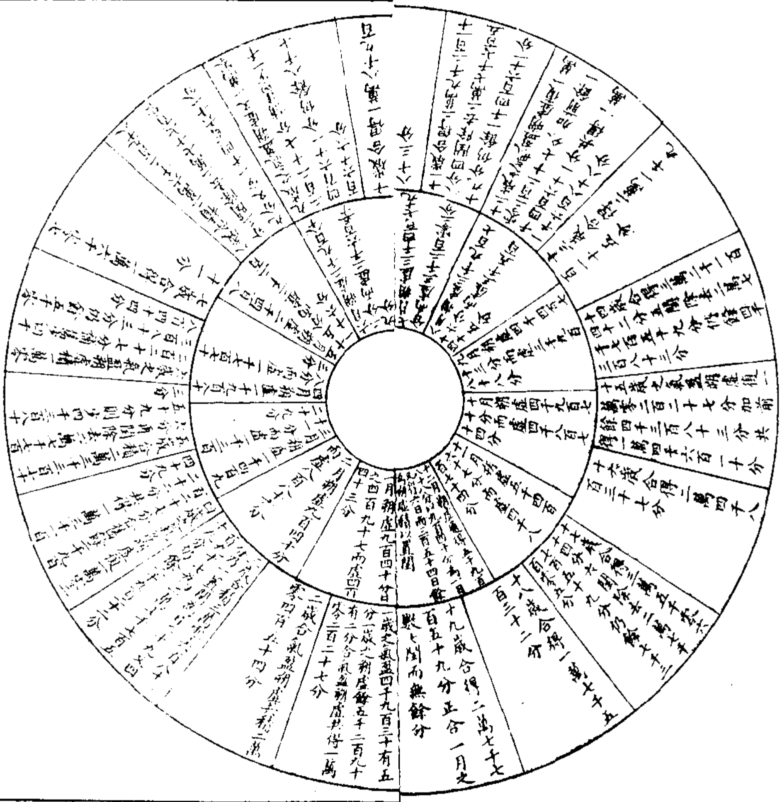
日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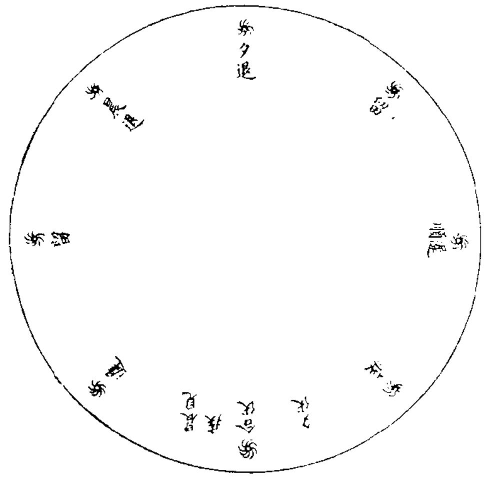
月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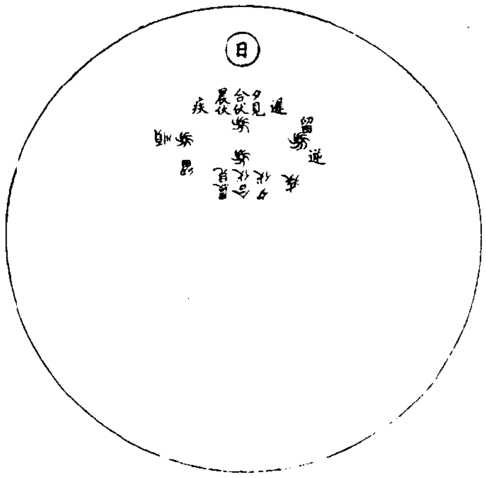
氣盈朔虛七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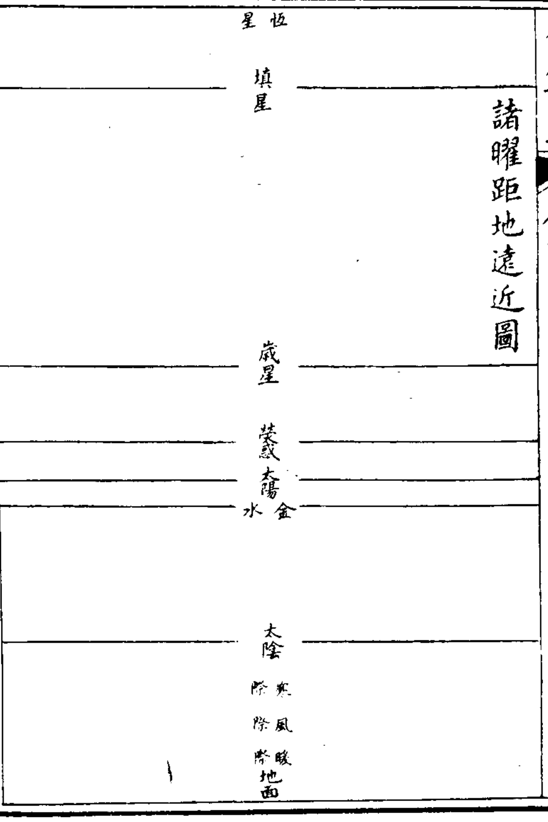
土木火三曜行度圖



金水二曜行度圖



諸曜距地遠近圖



祀分歌

大角爲天王帝庭龍角亢氐皆下横太皞都宛王木德人倫始開文字明以茲陳野祀大角沐潁光蔡作分星（開人事之首故爲木德主仁而生物也其祀始主所亢氏商後之居其墟者因之遂爲分星故陳宛爲太皞之墟今陳州開封府汝甯府及潁州光州皆其分野也）閼伯分商祀大火心主明時房主馬今之歸德古商邱睢邳宿亳皆其野（帝封閼伯於商邱主祀大火左傳可考今之歸德府徐州府睢州亳州邳州宿州泗州皆承其分祀也）天市垣當尾箕北（市垣帝座入尾度）黃帝都涿王土德舟車布帛自茲成分土列邦由此悉以茲禋祀尾箕星幽燕境內皆如一（正名百物以成事功故爲土德而帛度車肆諸星皆在市垣也今順天永平涿薊宣化保定諸州郡以及遼之東西皆仍其分祀也）沿河以北有天

津滄濱河間附斯論（此不拘二十八宿而各以類及形勢附祀今之天津府河間府及濱滄景德通等州皆當分占此也）江湖之際分南斗（天官書亦云斗江湖此未詳分祀所由來）淮南浙北皆其守（自淮水以南浙江以北今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通泰高郵淮安鳳陽壽州廬州無爲六安滁州和州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杭州嘉興湖州嚴州九江南康饒州鄱湖以東乃其分野餘則牛女分矣勿混）少康庶子封會稽水功緒禹未曾隳以茲明祀分牛女天田羅堰在南郵（同陣○少康庶子無餘封越牛女皆屬事天田羅堰天淵九坎諸星在其南皆主溝滄畎遂之事無餘實纘禹功而分祀之今紹興甯波金華衢州廣信凡浙水以南分野也）牛南更有狗國星北主鮮卑南畲民（畲音蛇○鮮卑在營平之北畲民處甌閩之閒今其俗飾爲狗頭者是也）上古玄囂司水正送死歸藏是其柄主祀虛危墳墓星海岱之間同祀熒（音詠○虛爲哭泣危爲蓋屋是送死歸藏與凡盜竊之事皆法）

其象爲水德行冬令也玄囂與玄枵同舜禹之祀蓋居海岱之間而分祀之今濟南青州萊州登州平度膠州當海諸州皆仍其分祀也紫微帝座當室壁顓頊高陽王水德修明歷數開人元五星聚室無差忒顓頊以玆都帝邱河涉之間祀分域此帝座在紫垣後門間故當室要也顓頊甲寅歷秦漢間猶宗之亥終而子復陽孕於陰應水德也河涉之間今東昌濮曹衛輝大名順德廣平彰德磁滑皆仍其分星也奎婁之北天將軍上戴華蓋旁南門少皞金天都曲阜修明百法鳩蔦氏以玆義德祀天目今古相仍是魯分鳩聚也天目奎大星少皞能承黃帝之法而成其功故爲金德今兗州府東平濟甯沂州泰安莒州海州南及淮上當仍其祀分也蓐收金正成萬物倉廪囷庾備秋穫當時主祀胃昴畢恆山前後其分域胃倉廪之官畢田獵之用倉廪囷庾諸星皆胃昴畢南秋事也今正定趙晉深冀保定以西北及大同朔平應蔚忻代皆仍其

祀分也天街南北分華裔音異昴爲髦首沙漠地北有卷舌含天讒于今蒙古北藩是大同以北應主祀昴宿也帝命實沈居大夏觜參位在天河下河之東畔太行西汾晉之墟是分野帝使實沈居夏左傳可考祀觜參主兵亦主水也今平陽晉絳蒲解隰吉石霍汾州太原平定保德岢嵐潞安沁遼澤州皆仍其分星也井北五車八穀明分明柱稷祀分星秦雍渭汭皆其野分田積水農功成五車明四時八穀時地利井以分田水府四瀆水位積水皆農功農事也故稷以祀分周稷封部亦其野也今陝西關內南阻終南之分仲張實始爲弧矢分祀天弧居蜀野弧旁天狗及天狼徼外羌戎皆儌此自漢中以南巴蜀之地實分祀弧矢其西則大戎氐羌其南若雲南貴州則當儌之於天狼天狗也祝融分祀柳星張軒轅三能北文昌文明之德午位當陝洛鄭許連南陽古祝

融之墟周鄭分也祝融亦兼后土今河南府懷慶府南陽府及鄭許鈞陝汝鄧裕諸州皆仍其分也太微帝座當翼軫太微帝座入翼宿度火德炎炎光凜凜赤帝神農起烈山焚萊布種抒民隱以玆禋祀太微垣楚地分星仍作準焚萊爲田日中爲市湯藥療疾皆火德也故荊楚爲烈山之區神農所從起也今衡山以北湖廣之地及鄖湖以西巫山以東荊山以南皆仍其分軫之左轄有長沙今長沙府及袁吉諸府當之在壽郡首是嶺南家嶺南兩廣及貴州東畔乃江西南贛二府皆當候此東甌三處甌閩粵莫把分星忒認差東甌星在翼南主蠻夷三處則今之福建及浙之溫州台州處州皆分東甌勿椎以爲牛女分也北斗魁主華西偏衡殷中州河濟間杓主海岱以東北此亦分占自古傳本史記九州封域有分星當日周公豈不經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周禮周公所作也四國同災

何所驗試今還問左邱明星孛大辰而宋衛陳鄭災亦以分野占也見左傳但是列宿隨天運豈將地下方隅認不達分星所自來錯把軍州分度應分星之傳多有訛舛卽如史記以角亢氐爲兗州房心爲豫州室壁爲并州胃昴畢冀州觜參爲益州已皆錯配所更錯者背參大夏分星在冀州而益州卽四川梁州南徼也今人且以角亢氐爲鄭分則尤故矣乃爲周禮疏者又徒以地之山川形勢與天之星位範強牽合如李淳風又強隸分爲入梁宿某度此異如方鑿圓枘愈不合矣抑知列宿在天東西周布皆在赤道南北且中國在地僅占數千里其外四方尚數萬里間由以菫在赤道北一片之中上而盡分闕天之度數非故後世閏見及此而遂盡闕之以爲不足信而不知其又已過也要皆不察分星主祀之所由來耳天雖垂象列星辰命名取象則由人福禍妖祥如影響端從氣皦與精神人心所主天從之況復明禋自昔時變動皆由人感召不須詭秘說天機

新　安汪　紱著
同懷兄汪由水參

七曜災祥第二笈

汪雙池曰余讀甘石氏書及司馬史其於天人之際已畧可徵哉班氏本天官書爲天文志而晉唐宋諸史亦皆有所稱述焉及災祥賦言七曜象考類應益詳備可卜物矣夫人事召於下則天道感於上天象變於前則災戾應於後呼吸之理也惟德動天人主之事而談兵者亦時事焉昔詩人憂離畢火攻占翼箕光武驗太白李

晟避守歲往事然也夫私習固當禁矣但妄言亂衆可誅而或考以備用亦儒者分非所論也錄此篇以在變

一著在齊賦
一占日
一占月
一占五星
一占孛
一占經星
一占雲漢
一錄分野

在齊賦

汪　紱著

乾吾父坤吾母相承一體 在察也齊齊之也 人之氣即天地之氣

日吾兄月吾姊同氣連枝 王者日兄而月姊

故禍福之幾先必災祥之預告 如下文所述

在內則有光芒明暗失色之形在外則有雲氣虹霓掩食之變 在內謂日月之自變在外謂物之相侵掩食之說見首笈

月行失度則晦明踰節日威不肅而星月同輝 晦明不節如朒朓之類

斯天之面命耳提欲人之側身修德 董子曰災異天之降以仁愛人君正此意也

金司輔木司歲水司時火司法土司宿斯吾父母之大臣 此五緯之所主也乘天道察列宿故曰大臣

東蒼虬南赤鳥西咸池北玄武中璇璣是我一家之庶職 此五宮之列宿也璇璣北斗也各有所司故曰庶職

紫微爲宮闕閶闔爲天門至尊之所

北辰之所居七政所不入也

太微爲前朝天市爲後市御事之區古者王城之中前朝而後市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之中皆有帝座故特言之

五緯循行列宿經星靜拱北辰經星凡不動之星也隨天右旋而北向也

所主之各異庶采官司分野之不同公卿采地采地之采去聲所主各異如奎主溝渠鬼主祭祀之類采事也分野若角亢氐爲豫州房心爲徐州之類采地食祿之地也此又借人事言之

行度各有其常動靜必安於故五星行度雖有遲留伏逆之殊而究之各有常度動七政也靜經星也

凡五緯之行東曰順西曰逆同舍曰合同宿曰聚當去而不去曰守不當至而至曰犯入其列中曰入遮其經星曰掩此言五行之變異

凡列星之屬安曰靜動曰搖失位曰徙不明曰昧明大而有鋒曰芒芒長而四出曰角失其本色曰變易其大小曰非此言凡星之變異

水好流潦火好旱亂木好饑疫金好兵喪五行之性情不一安其常度則不爲災或有變異則各以類應矣

箕翼好風畢井好雨亢鬼好疫槍棓好兵列宿之耆欲不同棓音棒耆同嗜洪範曰月之從星則有風雨此之謂也凡星各有嗜欲不同此特舉其大畧而言之耳

或失度以相從則災祲之迭見若月入畢則大災火入心則亂之類是也

本無而或有孛彗之流觀象以立名各有其應本無此星而或有之是非井星也氛祲之見也觀象立名若彗如掃帚天劍如劍之類各有其應如彗主布新除舊及在何分野則何地當之之類

此乾象之大畧惟人主之能回

以上言天象以下皆以人事應天象

昔箕子陳疇於周室必修五事以召休徵皐陶告誡於虞廷亦撫五辰而凝庶績蓋視聽於無形無聲卽孝子之先意承志先去聲箕子紂叔父五事肅乂哲謀聖也貌儼整曰肅言有條理曰乂視之智曰哲聽而能度曰謀思無不通曰聖尚書武王訪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其第八疇曰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時各以其時不爲災也暘晴也日也燠煖也休徵美徵也咎過也恆不以其時而常然也狂則容貌不肅僭則言不順理豫者怠而不能察遠也急者燥而不能度是非也蒙不通也容貌屬水故徵以雨言屬火故徵以晴視屬木故徵以煖聽屬金故徵以寒思屬土故徵以風各以類應也撫順也五辰五行也積功也凝成也尚書皋陶曰撫於五辰

庶績其凝言順五行而無不和則庶功以成也禮記曰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蓋孝敬謹慎之至父母雖未有形聲而視聽不敢越也孝經曰孝子先意承志言先父母之意而承其志蓋亦不待言而後喻父母之意而常體親心者也此又借人事以言之謂不待有災異之至而常修德以合於天心如孝子之先意承志焉事天事親其道一也

恆星雨隕周室列於諸侯太白經天晉祚移於劉宋竟忘
乃父三撻之愛終遺十歲迷復之眚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恆星列星也隕如雨胡傳以為隕星之多也蓋周室自此而不復振五霸迭興晉義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未幾而劉裕篡晉為宋撻打之也伯禽入見周公三見而周公三撻之伯禽不知其罪以問於商子商子曰盍覲之喬梓乎喬木父道也其體高而仰梓木子道也其體低而俯伯禽見周公俯首垂佩周公乃不撻引此而言天之以災異誡人君猶父之以笞撻教子也易

復卦上六爻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迷復昏迷而不知復也天以災異警戒人君而人君不知恐懼修省是猶父教其子而子不知悔過終至於敗亡也

宋景公出有德之言而熒惑退舍子產修人道之邇而鄭
國無災觀天變而修己之愆是改過以回親之怒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共治國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孰與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可弭災矣是夕熒惑退舍子產鄭大夫春秋昭公十八年有星孛於大辰左傳載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可及宋衛陳鄭災禆竈復請曰不用鄭將復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亦不復火此因天變而自省者猶子之改過以回親怒也

謂天變為不足憂其安石之驕癡乎罪多參而責命乃商

受之不肖也參叅同

王安石字介甫宋仁宗相常謂天變無與人事猶驕癡之子恃父愛而不知其喜怒也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商受即紂也為天不肖之子也

星入井之為渴符生何敢於欺世也火既退而復守李晟
亦可謂知天乎

符姓生名在晉時為秦主北史秦主符生時有奏太白犯東井者曰井為秦分太白謫見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自為渴耳何足怪乎未幾而符堅弒生自立謂其敢於欺世者以其不知戒懼而又為掩飾其事也李晟唐德宗將唐史屯兵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或勸曰熒惑已退可速用兵晟曰汝安知天道及克敵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眾皆曰

非所及也蓋將兵者固貴於能察乾象而晟乃更懷敬審之意是則其又深於乾象者也

要之景星卿雲天所以獎勸予善災祲變異天所以儆戒
予愆卿去聲儆同警

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之瑞也宋符瑞志曰堯即位七十載景星出翼舜時景星出房逸詩曰景星燦兮卿雲爛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卿雲見後笈

人事之不臧則星辰示變而日月告凶君子致中和則天
地可位而萬物可育

總要歸於修人事也

日爲太陽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祲祥之占宜先觀乎日

列日占

㊀ 日中有王字

聖王在上民所歸往天下和平王道蕩蕩

○ 日有五色

日成五色光輝四出飛龍在天位乎天德

上下彗四

日有四彗光芒外射人君有德澤被天下

二彗下垂

兩彗下垂囹圄洞開雞竿再植肆赦眚災

◎ 日有重光

日有重光王坐明堂泰山之上梁父之旁勒石升中四國來王

○ 日上黃氣

日上有氣黃而英明必有善祥喜見宮庭

○ 日上青氣

日上有氣色青而潤處士彈冠國登髦俊

○黃 日旁黃氣

黃雲捧日四方來格西旅底貢越裳重譯

日旁有氣如龍鳳形

蒼龍彩鳳與日爲鄰明良遇合天下歸心

○ 日色不明

有日不明翳然如黑國有讒慝上下蔽塞

○日入而暗 ○日中而暗 日出而暗

日出而暗君有疾病日中而暗君政不明將入而暗國有凶喪 病叶賓王反 喪明叶謨郎反

○ 日色赤

色赤如赭民怨歲旱色赤如血主喪臣叛

雲盡赤而光暗

雲赤而晦四海兵起日中出沒喪士失地 叶上聲

日中烏見

日中烏見主昏政亂君不知戒下民離散

日消小 日旁赤雲羣飛如鳥

日消而小旁飛赤鳥其君有凶命未易保

○ 日隕 紱按日不隕光搖則若隕也其搖也或侵雲氣光定則止若復土矣

赤日方升忽墜若隕其君失政下夷於臣

○ ○ 日鬬 紱按日無兩兩日相鬬其一非日也有雲而見衆日雲疊而有厚薄日影映射而成也無雲而見日鬬日光左右搖也左右搖者陽不足主也

日復有日兩日相鬬天下分崩兵不可救

○ 飛流犯日
星月晝見

星月晝見君弱臣强飛流犯月民疫君崩叶兵江反

◎ 日中黑氣

日中黑氣動盪陰翳不有臣叛必有隱蔽

雲間日影屬地爲足

雲間日影屬地爲足赤則兵舉白則兵覆

紱按日影屬地必於日昃雲之在上去日甚遠遠近百里則不同雲不可以占惟隨所見之地或當之耳大抵三日之內有雨則亦不爲咎

○ 黑氣如龍御日
青氣如龍守日

黑蝓御日下有叛臣青虬守之叛逆將成

○ 雲如青馬青烏向日

青馬青烏其象休囚向於日下國有大憂

○ 黑雲如虎躅

如人在日中背卧

黑虎躑躅黑人背卧邊臣背叛其禍將大大都卧反

赤雲如輪

○ 氣如冬株

赤雲如輪甲兵芸芸氣若冬株禍及武臣

○ 如人持人牽在日下

人持人牽來與日鄰叛逆其興兆民不親

○ 如斧鉞在日旁

雲如斧鉞臨於日側君有大憂非刑則疾

○ 氣如牛馬走日下

氣如牛馬奔馳日下必有破軍死傷積野

黑雲貫日

黑雲貫日下有兵起三日之內有雨則解叶講里反

○ 赤起如血

赤氣如血覆乎日上大旱千里民離國喪

○ 赤杵舂日

赤氣如杵冲乎日裏非兵則癘萬人同死

○ 氣如垂衣

氣在日下郎郎當當有如垂裳天子之祥

○ 氣立日旁

若有異氣立於日旁宮闈之中必見鬭傷

○ 氣交日下

兩氣若蛇交乎日下下有盜賊猖獗於野

○ 氣如人頭

氣若首級纍纍近日兵戰於郊千里流血

○ 青氣覆日

氣青而潤覆載夾日討叛行師則有大吉

有蛇貫日

有蛇貫日宜占其色赤黃主兵青則荒疫白有猝憂黑多雨澤

氣如旌 氣如旗

氣如旗旆或如旌節其下舉兵士卒流血

赤彗夾日

赤氣如血左右夾日不利客兵爲主則吉

白雲夾日

雙白夾日邊陲告急單雲抱日其下自立

金烏出日

日中陽烏出乎日外太陽失宗兵喪爲害

日矢

日光下射有如枉矢天子兵出以討賊子

刺日

有氣如槊牽來刺日青者甲兵赤白哭泣

日虹俱出

有雲如虹與日俱出兵喪主憂國土分裂喪去聲

氣交日中

有氣如虹交於日中主將不和出師無功

青赤氣抱日

氣青赤色環抱紅日子孝於家臣忠於國氣與日背子暴臣逆

旁虹

夾日下垂其長丈餘下或自立民不安居

格氣

格氣橫行上下相平或中或外必見鬬爭

戟虹

或有劍戟夾日而行天下營營甲兵雲興

珥

珥爲壽考又爲勢力雙珥有喜單珥亦美

三珥

若見三珥辨色占事珥色黃和小君有喜赤兵白喪青疫黑水

四珥 五珥 六珥

四珥而光子孫之祥五珥在旁國有兵殃夕見五珥遠方來王忽然六珥其分有喪

交虹

有虹幢幢上直下交必主淫悖中冓興謠

雙交

日之兩旁有氣雙交君有新寵其樂陶陶

玦

珥缺成玦則主驚敗天子省身以恐致福

纓

日下垂纓兵威外揚闢土得地外國來降

髮

日上生髮人君有德聖人在上天下歸服

載

日下有載廓地千里天子英明盜賊不起

覆

日上有覆將舉封建戎有良幹文武是憲

負

日旁有負亦辨其色黃則德澤赤則得地

足

日下生足內安外附時和年豐天下之福

堤

赤雲如堤赤地千里大則地亡小則賊起

兩珥兩抱

兩珥雙抱福祿之祥四珥兩抱子孫其昌兩珥三抱太和之光兩珥一抱國喜洋洋

珥髮

珥而生髮子孫有慶（祛羊反） 長發其祥宗社之光

珥冠 冠纓

珥而戴冠長享其國冠而垂纓善良踵出（珥而垂纓又主后喜）

髮冠

髮而戴冠兆庶斯安國有大喜及於鬼神

鼎蓋

冠如鼎蓋匪寇昏媾外國和親邊庭束手

背玦

反抱如背珥缺成玦玦背並見下有叛逆

內交而玦

氣扞日內二見日旁臣有邪行國受其殃

雙交冠珥

日有冠珥雙交在旁叛逆斯除國安其昌有冠無珥雙交在旁君私奸臣國受其殃

冠珥背玦

冠珥背玦雜見交重紀綱紊亂民無適從

乖張

日旁雜見一抱一背是謂乖張臣勞於外兩軍相當順抱擊背順抱則勝居背則敗

日暈

日而有暈多主風雨暈而或缺風從缺至辨暈之色黑主大水青則大風亦云羅貴赤則暑雨白為凶器黄主年豐各因其類

重暈

再重成色人君有德忽見三重四野兵戎四重知諸兵敗於野若成五重后憂於宮六曰失政七曰微弱八暈環圍軍憂民擾九荒十亂禍及青草

既辨其色復論其方獨暈東南國憂將長將没而暈天下水荒午中日暈天下平康暈輪雜彗兩敵國亡

暈抱

半暈抱日如物相附臣下歸心國民庶富

兩抱

暈成兩抱卻主大風軍行見之則有大風

暈匝不周

暈匝不周既中風雨如或不然分君裂土軍行見之順暈擊缺暈方者昌缺方者滅環國圍城從缺而入城陷功成我軍則吉

日梏

日戴方枷天下不和日梏分兩亡軍敗家

交暈

兩暈交入兵爭民鬭先缺之方禍不可救

暈抱雜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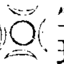
暈抱雜見多見鬬爭抱在暈內城內者慶袪羊反抱在暈外圍城者昌暈抱交錯兩軍俱破一抱暈外得地稱賀

虹貫抱暈

抱外見暈長虹貫之乃得武臣頗牧之資雲貫其中則生大疫人畜多災主宜修德

暈玦暈背

暈玦暈背二者雜彰天下大亂軍敗國亡


四背

日成四背內亂臣反釁起朝端禍流近遠

四玦

日成四玦亂臣為逆無兵兵起有兵兵入

日蝕 日蝕之說見第一卷中

日月之行各有常度陰常避陽則日不蝕天垂災祲以警有位是以賢君因災知懼象以類研因考其占日蝕而風則下擅權日蝕而寒外兵相連日蝕而雨君有隱慝此以晴雨論日食先時軍政多急日後時食君弱權失當食不食无咎元吉此以時論

㳄按先時而食是日行速也故主政多急後時而食是月不讓日也故主君弱權失當食不食則是陽德盛而

陰不敢並也

○ 黑雲守日

日食之時黑雲遶之爲臣不忠君聰蔽矣

妖虹日上

妖氣如虹在於日上近臣犯君趙高爲相

天雞守日 白兔守日

天雞食日后戚爲奸白兔守日兵與民叛（叶平聲）

白雲 珥食

日珥而食白雲中出欲玩其占先考其日甲乙主兵丙丁爲疫戊己喪師庚辛下殆壬癸土功民困於役（此以雲氣及日干論）

之每日月食當占其分食於虛危青齊其速食於室壁衛地不吉此屬玄武當爲水懕食於奎婁魯人聽之食於昴畢趙國憂危實沈之區晉地興悲非兵則疫以類推之食於鶉首秦蜀之咎食於星張三川竭漏鶉尾帶集楚邦何救屬在朱鳥火旱相奏食於角亢鄭國之凶食於房心宋人災重龍尾相爭禍及燕邦（叶卜工反）或風或澇或疫或蟲牛女在越斗則江淮不有水徵當成畜災（此以分野論之）

紱閱京房日食占每月各有所主然細求之殊覺義短玆則畧以分野配之乃覺日有所主而占亦有驗云○凡玩云齊衛魯趙而又云水疫火旱者一以分占一以行占以行占者不專指其地而言非謂魯衛獨有水疫而秦楚獨多火旱也然此究論其大槩當如是耳

惟天降戒惟后修省恐懼敬承昊天其相之

右日占

月爲太陰衆陰之宗妻道也臣道也若有愆慝於月見之

列月占

東 朒

於月之朔東見眉月日行太速君政多急

西 朓

於月之晦日月不會朓見於西上下驕怠

月芒

月戴黃芒國家其昌月色青暗天下饑蝗赤枯亂旱黑疫

白喪

未望先望 當望不望

未望先望攻人得地當望不望舉兵則忌

不當缺而缺

未缺先缺陰道失職非大臣退則君后黜

望前西缺 望後東缺

望前西缺望後東缺是謂反月臣不奉法

當缺不缺 當出不出 當晦不晦

當缺不缺非水則兵當出不出陰謀其興當晦不晦其下失地

月齒

月旁生齒是謂陰譏大臣不和樹黨相殘

月芒

月芒四散色凶而淡是謂陰奸其國必亂

月分

月分而兩禍生逆黨色赤如赭民死於野

月鬬 織拔月非有二光左右搖也

兩月並見摩盪如鬬君弱臣强其禍不救

星掩月廹月 綫拔掩月非星也或受光如星者也

有星掩月必主兵喪有星廹月兵入蕭牆

纂婁

月見蝦蟆是謂纂婁甲乙東害丙丁南憂庚辛西戚壬癸北愁戊己中土各以日求

惡城

月下有氣如人同行是曰惡城侯王憂生人入見中則見兵爭兩軍相當爲客者勝 叶平聲

雲刺月

有雲如鋒來刺夜光邊疆有失將死軍亡 黑色主大水色青君有凶色黃后憂

氣如人頭

氣如人首纍纍月旁赤主大戰白主兵喪黑則多雨大水爲殃

雲如鳥獸

月旁飛鳥或如犬豕五日不雨北方兵起

月旁雲

有氣色白單在月旁或二成黑或三成蒼舉兵圍邑城拔邑降

月珥

月如生珥青則憂荒赤兵黑雨白有大喪當昏而珥半妖半祥夜中乃珥邊庭憂惶珥而清明風雨是當白虹貫之

兵失將亡三珥有喜四珥后崩 叶卜江反 五珥成五六寢食不遑

玦

月戴四玦臣謀不就旁見兩背則有反城

抱背雜見

抱月臣忠背月臣逆抱背雜見忠奸成敵出軍見之順抱擊背順抱則勝居背則敗

月暈

月暈主風再重成鬬 音具不音貝 先缺之方風從以至月暈三重天下兵起赤雲貫之其下亡地四重喪亂五重后憂暈至六重其分君愁 月所纏之分野 七主下凶八則滅侯九重月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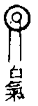
其下流血十主火災更嫌背抉

暈背

月暈見背所主淫亂背在暈中內私於宮內暈外背則私於外背抉雜暈將亡兵敗

虹霓指暈

月暈見虹虹霓指暈必主敗兵將傷於陣



暈見白氣

暈見白氣察其出入氣從外入圍城得邑氣從內出城內大喜雲度暈中左右吏死

虹干交暈

交暈色赤下有兵革色黃而綠將軍益祿白虹貫之后有陰謀起於宮掖延及王侯

暈抱

月暈不周半抱如負陰謀其彰鬼見於晝

白虹貫月

白虹貫月臣亂干主或主刺客不得安處

暈及五星

月暈及火大兵在野小君有憂土焦若赭

月暈及木其下饑病合暈於氐乃有德令

月暈辰星夏旱春病秋主澇兵冬則憂驚各以其時占之

月暈及金兵戰不勝星暗而角為客則贏

月暈填星其分起兵德澤不降女后多驚

月暈流曜赤則拔城黃主得地白則豐登黑則覆敗水災其興

月犯五星 綫按星非其度而忽來近之曰犯若所行正度相同則合也非犯也

月犯歲星年饑民散月掩歲星王侯之患舊占木歲星掩月女后憂月犯熒惑大兵時起貴人出走形若相嚙禍及師旅月掩熒惑其分亂矣順淩而入東行度也盜賊不已逆犯而入西行度也讒侫得志君子道否舊占有火掩月讒臣興 月犯填星其下淩上月掩土星其分城亡舊占有土掩月上功興 月犯太白強侯為難去聲金星

貫月大兵待戰月掩太白君死於賊月戴金星國有卒兵舊占有金掩月臣亂有將死有水掩月有大水 月犯辰星兵興卿死月掩辰星女戎將起舊占

綫按七政之在天惟月最居下月得而掩五星五星不得而掩月也故元之末年再見太陰掩昴則月之下於星可知矣是以古昔有五星掩月之占茲皆刪去

彗犯月 綫按彗非星故得而犯月貫月

彗星入月下興兵革彗星貫月臣謀篡逆流星入月失地亡城流星沖月大臣不甯

月蝕 月蝕之說見第一笈中

月蝕先時月行速也女謁盛也月蝕後時月驕慢也牝雞鳴也當食

不失月避日也國政平也此以時論

◎月食暈星

月食而暈不風則兵暈及歲星四海戎與塡星入暈土工勞民金則兵强邊臣不賓水主死喪火則破軍以暈星論

◎氣 食暈占氣

蝕暈見氣皆主兵事氣自外入主人不利氣自內出爲客者忌此以氣論

食於翼軫井旱則風楚國其凶食於壽星蝗疫大興鄭人是丁食於大火或有火災宋人之禍食於龍尾乃主風澇燕邦其懊斗牛之間吳越是當蠶畜其傷玄枵弗集見於

齊國人多哭泣食於室壁水澇兵起帝邱憂矣食於降婁魯邦有憂賢士多四大梁之次凶生趙地兵喪或至觜參相抗憂興代晉或火或病食於井鬼秦蜀當矣水旱時起七星之野火旱是主周邦辛苦各占其分災咎可睹明若屈指此以分野論

京房占月食各有所主與此不同此則各以分野配之也說詳日占

斗魁戴暈國政失理大臣獄死民流千里此條附入於此

右月占

木火土金水之在天各有所主而守其常度吉凶之徵則彰於星列星占

歲星色青本木之色白而無光主風雨澤赤而有角歲旱民疫黑主暴寒國有讒慝此以色辨

初小後大初謂初見之夜其國大利國以分野論 初大後小其國耗弊此以大小辨

舍上聲舍而去其地饑凶踰舍而至慶樂且豐不居而居去而不去守也爲國之福當居不居不去而去國有大辱所冲之方其地有殃所在之國其國乃昌有伐之者反受其殃此以舍次論

有暈則喪晝見臣强以上皆歲星占

熒惑之色本火而赤赤而太甚乃爲逆亂白而幽昧苦雨

傷稼黑則雹凍水滿天下此以色辨

吐舌曰餂下土大旱暈及晝見皆主臣叛芒曰正旗將死軍散此以形辨

逆行二舍火災女戎庚辛見之謂庚辛日非兵則喪逆行燒迹逆行而復舊迹必有兵荒出於西方曰火反明洪水湯湯人君不祥當入不入其分有殃當出不出兵疫並行橫行太微不守度而犯太微垣其國流亡此以次舍論○以上皆熒惑占

塡星色黃本乎土行青主風雨白爲水荒黑有暴寒暗則不祥此以色辨

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是爲依時女后之吉此以色以時論

塡星有暈土功不已或戴芒角兵爭將死旁氣如魚黃帝將起(此以形狀雲氣論)土爲福星所在有喜其行恆遲盈縮無紀(以上皆塡星占)

太白之色其色大白色青而昧五穀不食色赤如火火災赫赫或爲恆燠旱荒莫測黑而有角謂之大惡兵起國分介蟲傷穀(此以色論)初小後大(叶第音)兵疆得地初大後小兵弱民擾(此以大小辨)失行在東中國敗北失行在西災在蠻貊(貊同貉)卯酉以南南國兵勝卯酉以北北方兵勁正卯東方東國其昌正酉之分西地乃臧日月之陽其分不祥太白夕見常在申酉是

爲常經司輔所守失行在北是之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出入行期失地敗軍行過丙位則曰經天(叶鐵因反)人民流離權移於臣南北之行則有盈縮二至之後察其緯闊夏至後南冬至後北是謂之盈王侯矍矍冬至後南夏至後北是謂之縮王侯憂鬱(紱按西學云五星之行各有小輪附黃道左右八度之閒水星之緯四度金星之緯不及八度然則太白每於壽星大火之閒過黃道北七度雖合太陽而光不伏亦其緯度固然也)時或用兵其占少異太白行縮則兵宜退出黃道北主伏兵起出北度多深入乃吉出北度淺淺入爲美疾宜速戰遲當留止出西爲刑右之背之出東爲德左之迎之淤其幾者可與行師(此以次舍行度辨)

太白有暈兵喜並見或有大赦或有大戰(此以雲氣辨)太白晝見兵喪並起猋然而上大兵暴起猋然而下流血千里(以上皆太白占)

體小而黑是則辰星辰星色青凍閉不成水泉皆涸虫豸繁生白而不明盜賊時興介虫爲妖黿鼉陸行色赤幽昧冬而不寒其分乃旱大風爲奸色赤而火大兵日繁(此以色辨)出不以時水旱不常當出不出大兵大荒當入不入法律失常在東而赤中國兵勝在西而赤蠻貊大勁辰星晝見天下大亂辰星經天四海不安(此以次舍辨)正旗上出破軍失地(正旗芒也○以上皆辰星占)

木火相蝕三年國亡(紱按火低於木火能掩木木不能掩火)合而相鬬將死於邦火來觸木(謂木本不動而火來觸之也)子孫之慶(祛羊反)木觸火星民亂疾昌(木火二星之合)

木土相合以戰則敗亦主饑饉內亂之異(木土二星之合○木土皆行遲十數年始一相合)

木金同處軍戰將死木金相犯臣黜后耻合而相鬬大將外死內亂復起合鬬於東外有覆兵合鬬於西內有死圭二星環繞乍西乍東國有逐相繼以滅亡(木金二星之合)

木水相合兵戰於內或有遷謀及有更事亦主水災人民移徙如在師中不利先舉合而相犯北主兵起或有內難

太子危矣木水相守乃憂賊至（木水二星之合）

火與土合爲憂爲殃合而凌犯亂生於疆火來犯土大旱莫當（火土二星之台）

火星犯金兵起君凶金來犯火逆謀君病金火相犯其下大戰太白之方其師潰散犯而相鬬下有死將金火相守其間函斧（函容也二星相去之間僅容斧也）守而不去血流於野（金火二星之合）

火水相近不宜用兵饑饉相因殺將覆軍火行觸水異姓僭主水行觸火（叶音跌）天下素縞二星相守國有大赦儲子憂之或將易世（火水二星之合）

土金相合其國失地相近數寸女后憂抑合於太微大兵

犯畿俱入營室相守不失則有大兵因以大疫土行犯金爲敗爲饑金行犯土太子憂之（土金二星之合）

土水同行不可舉兵入兵得地出兵失地（土水二星之合）

水與金合國有變謀若有正旗則爲兵憂相近憂大相遠憂小（叶音修）水行犯金傾敗之由水金環繞若與之鬬戰則利客否則內憂水過太白間（去聲）可函劍爲客者勝利於小戰居太白前或在其左小戰乃可摩太白右大戰斯果水行犯金過而上處爲客則勝不利爲主如或不出爲客者死（出之上下視其光芒○金水二星之合）

三星合聚其分易主四星合聚兵喪洊屨五星會一太平之祉（以上皆五緯合占）

右五星占

春秋紀孛者三昔人謂孛彗棓槍之屬五緯之精變也西學曰聚物也陽光喻物而栖物受陽光以有光故類星也然而徵一矣列孛占

孛

光芒四出是謂之孛非星有星是爲兵徵

彗

光芒偏指其形如帚是謂之彗布新除舊視其光芒乃知其方持柄者昌受指者亡

長星

如彗而長是曰長星如雲非雲其長亘天亡國之徵

天棓天槍（棓音棒）

如星末銳是爲棒槍東出爲棓乃主分爭西出爲槍捕制之徵（槍音清）

國皇

星若南極其體倍大蒼然含妖兵喪爲禍（大部卧切）

天沖

天沖如人赤首蒼衣臣有逆謀其君國危（以上皆木精之變云）

蚩尤旗

蚩尤類彗委曲如旗窮兵之戒伐罪之幾

昭明

形如太白光芒不行是曰昭明伯主以興

司危

司危如星而有二目臣貸主德國相殘賊

天欃

天欃如劒出於西方赤地千里天下皆傷以上皆火星精之變○又火精之變下地爲童謠蓋熒惑主訞法而火於五事主言也

五殘

一星五彗是爲五殘見於其分則主乖亡

六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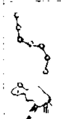
星如熒惑光動而赤是爲六賊兵喪不息

獄漢

一星三彗下垂射地是曰獄漢王逐兵起

茀星

茀星類茀下垂幢幢見於其分必有大殃


旬始

形如雄雞近於北斗是曰旬始怒如伏鼈而色青黑主多更改更爲暴尸亂由此起

黃彗

黃彗橫空女亂於宮以上皆土精之變

天狗

有星下流下爲狗吠所墜之地火光浮浮是曰天狗叶音古

伏尸滿谷流血盈野叶音貢

白彗

白彗橫天兵喪連年以上皆金精之變

枉矢

枉矢如蛇其色蒼黑有毛有目以暴易暴天下多哭

黑彗

黑彗上浮上有權謀皆水精之變

老子

星名老子浮然色白國兵大起天下憂賊

蓬星

星名蓬星熒然色青出於其分年穀不登

格澤

赤氣亘天謂之格澤

伏尸

又有伏尸皆主流血

燭星

上出二彗是名燭星見於其分大盜不成

營頭

有如壞山是曰營頭

濛星

濛星之象赤氣夜浮

長庚

有如疋布謂之長庚

天鋒

天鋒如鋒皆主亂兵

固伯

其色枯黃是曰固伯主兵主喪

王蓬

狀如粉絮是曰王蓬饑饉洊至

白星 溫星

似星非星謂之白星白而動搖溫星是名

客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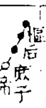
非雲常有客星是顯體小去速事小禍淺體大而久事大禍遠蒼主民疫赤黃旱兵白主兵喪黑則川盈

流星

星流如電大而晝見所出之分流血大戰以上皆雜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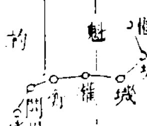
右孛占

星有經緯經星之在天所處有定所主各殊保章所宜詳也列經星占



北極

北辰北極爲天之樞居所不動衆星共之



北斗

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七星色黑上有大水土星入之饑饉迭起赤雲入之大旱暘暘黑雲侵之洪水湯湯

天乙 詳見首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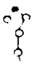
天乙一星閶闔之南 泥心反 小而光明時和物成大而盛明萬物彫零客星犯之五穀大貴流星抵之旱澇迭至

太乙

太乙一星明吉暗凶 叶音兄 客星守之天下不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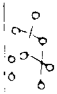
六甲

六甲授時明乃時和暗則失時水旱斯多客星守之黑水赤旱白則疾疫民喪其半



鉤陳

鉤陳六星主陳兵衛明則大吉暗爲失衛動搖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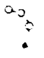


八穀

八穀八星明則年豐暗則年凶客彗犯之水旱相重黑氣入之民死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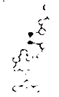
太微 詳見首笈

太微土官又爲天庭十星齊明將相同心月入太陰而出東門天下大水不得耕耘木星入之年穀不登火星犯之天下兵爭客星入之旱亂其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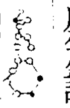
少微

少微四星主野遺賢明則賢出暗則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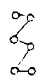
軒轅

軒轅土官三台之南所主雷雨旱澇可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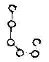
郎位

郎位郎將侍衞之臣有失位者殃見帝旁



三台

上台司命近於文昌上台不具春不得耕賢士流亡中台司中近於軒轅中台不具夏不得耘災及大臣下台司祿下抵太微下台不具秋不得收天下啼饑火犯下台疾疫死喪太白犯之天下皇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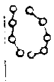


文昌

上台文昌所主文章暗而不明賢者潛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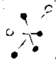
招搖 元戈

招搖元戈斗杓之前明而動搖天下干戈至於十年天槍天末所占亦然



貫索

貫索九星貴人之牢中有小星災及臣僚下獄以死明則政調



天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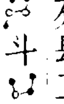
天牢六星以拘賤人明而有星訟獄煩興

帛度

帛度二星列於天市明則公平暗則欺僞客彗犯之市物大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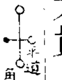
列肆

列肆二星列於市垣二星移徙則市不安



斗 斛

斗斛不明五穀不成斗斛亡昧饑人相食熒惑守之五穀大貴



角宿 金

角主造物布君威信左角主形陽道其南右角主兵北乃太陰七曜中行天下安甯入陽爲旱入陰爲水角宿大明人歌聖主月犯左角則有大水金犯右角大旱且暑火及辰星乘左角旱乘右角水黑氣侵之亦爲大水

大角

大角之星天王帝廷左右攝提四時之綱有星入之邦甸不甯

天田

天田二星天子籍田木守則豐火守則旱水犯則澇客守蝗亂

亢池

亢池主水暗則雨及星守星犯百川騰溢客守火守魚鼈多死

亢宿 火

亢爲疏廟天子之府主祀疾病明則多福動搖移徙疾疫大輿忽而不見水旱乃成月乘左星大水以盈木星守之五穀豐登左旱右水不可相乘熒惑犯亢則主大疫或乘左星火災赫赫土逆入亢穀傷人亡水星犯亢大水洋洋客星出亢旱繼以蝗流星犯之秋冬失藏孛彗使之饑人相食雲氣入之各占其色黑水赤旱白喪青疫

陣車 騎官 車騎

陣車車騎皆主車馬星守星犯武備斯隋音惰移徙易位兵戈爲禍

氐宿 土

氐爲天根后妃之府又主徭役爲物之主歲星犯氐天下饑矣太白犯氐疾疫與矣白乘右星天下大水辰星守氐國多惡風火星犯氐天下兵革雲氣入之各占其色

房宿 木

房爲天駟亦謂農祥天之司馬亦主農桑其南二星謂之陽環其北二星謂之陰環陽環之南爲太陽道陰環之北爲太陰道七曜中行天下和平由陽多旱由陰多澇太白舍房霜雨失道水星犯之水災頻告馬則大貴桑饉蠶儉客星犯之天下饑蝗

從官 積卒

積卒二星居房之南客星犯之天下不安熒惑犯之亢旱連年

心宿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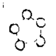
心爲明堂中星天王前嫡後庶明則安康火犯心星人多饑死土犯心星萬物盡靡太白守心兵且大饑水滅大火百川皆溢客星犯之火災赫赫

咸罰

兩咸及罰司主刑僇暗昧不明市士失職

尾宿 水

尾爲九子後宮之神太白守尾大饑食人土星守尾旱且盜興辰星入尾天下大水客星入尾人民流徙火星入尾兵災並起彗見其分惡風暴雨尾宿不明女后多驚或有失次後宮多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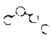


天龜 龜去南極止三十九度南人則盡見之北方止能見其半耳

天龜五星以察人情星明情得人和神平星徙河外川移水盈星忽不見赤地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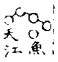
杵

杵小而明年穀其登彗孛見之天下大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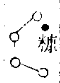
天江

天江四星不欲大明明而且動江河暴湧徙位失次馬則多死火星守之赤地千里月行犯之水災民徙流客氛妖均爲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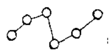
魚 俗謂之平水星

天魚一星能知雲雨如星如雲三江之口忽而不明忽明如許常居河中時風時雨明大動搖則有大水近箕爲常出河則旱入河則水五星守犯出陽爲旱出陰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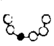
箕宿 金 糠

箕曰傲客主揚八風四裔將動亦占於箕箕星明大年登外服動則暴災暗則不熟舌動則風不出明日木犯歲惡守之大旱火犯畜死耕織皆綏金犯兵荒水犯川滿客星見之箕北爲水箕南爲旱流星入之風惡水滿糠粃一星立簸粃糠星明則熟星沒則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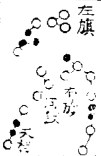
南斗宿 木

斗爲天輔主兵爵祿魁爲府庫中乃司爵杓後二星貫曜司祿六星明均天下之福月入南斗吳越之災火星入之兵犯帝畿木星犯斗天下大饑土星犯斗先水後旱辰星犯斗百川皆滿客流入之天下無年氛雲入之以色爲占



建星

斗北六星謂之建星建星大明封建之徵木星犯之天下大饑金火犯之天下多兵辰星犯建百出暴盈孛彗入之大臣有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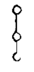
河鼓

左旗右旗以及河鼓天漢之濱三軍是主星或動搖兵出於野熒惑犯之軍旅不處孛彗出焉血流漂鹵

鼈

鼈居河濱水族之主微而不明時暘時雨若有遷徙天下大水五星犯之皆主大水客流入之青水黃旱流星犯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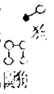
魚死其半

 天淵

天淵三星亦主大水星或犯之人與魚侶

天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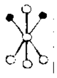
天雞候時移則主水熒惑入之天下大旱火守天雞雞多夜鳴人民盡驚客星守之大水暴盈土星犯之民居不甯茀孛見之水旱失時羽族多眚

 狗

狗國司夜動則多賊火守狗星狂狗盛行民多受殃其餘之占則與雞同

○ 農丈人

老農一星箕斗之間明潤則豐暗則無年徙則民流星犯大凶

 牽牛宿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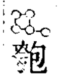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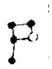
天鼓牽牛主爲犧牲又主關梁七曜所行其上二星一曰委積皆去聲一曰聚火中爲關津下主牛馬滿果反其星均明天下和平暗則年凶馬牛多眚牛星色變五穀不成月行犯之人民多疫牛馬暴死木星守之年豐時和火守牽牛牛死人餓水守牽牛虎狼傷人百川時溢六畜多屯蒼白氣入牛多病羸赤氣侵之殃及於馬

婺女宿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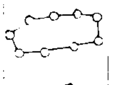
女主嫁娶及藏瓜果蠶桑絲枲珠玉珍寶明則年豐民有女紅府庫皆充暗而不明女工不成府庫空乏桑麻不生月行犯女人多病死木犯多水人凍且死火犯帛貴土犯蠶死殃在女子水行犯之大疫民徙流星犯之桑麻不生蒼白氣侵災在女人赤氣入之産婦多眚孕不能生

羅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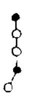
羅堰二星居牛之南主行水渠不欲大明星或犯之溝渠暴盈

 匏瓜  敗瓜

匏瓜五星以主瓜果匏瓜不明果實不成星守星犯果敗水盈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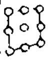
天津截河主通津梁星或犯之水災茫茫暗而不明津梁不通

 輦

天輦五星二暗三明星不失常天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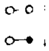
織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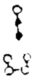
織女三星職主蠶桑有星犯之占與女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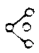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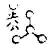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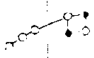
扶筐
扶筐主桑亦主蓋藏暗昧不明桑麻不成蓋藏不盈流孛犯之布帛皆希

天田
天田九星在斗東南占與角同

天廚
天廚之星主帝庖廚暗而不明庖廚空虛

虛宿 木
虛主死喪哭泣墳墓月及木星犯之則饑火守則旱災及女子土水守之風雨不時太白犯之兵喪流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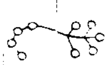
哭泣
哭泣二星不欲其明明大而動乃多死喪

司非 司危
司非司危主人過失流客犯之天下多疾

八星
八星五星車府之南星或犯之天下不安

杵臼
杵臼之星主舂米糧杵正直臼米足歲豐不直則乏暗則歲凶聚吉散凶動則大荒臼仰則有臼覆則乏客星守之天下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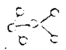

危宿 土
危為蓋屋亦為民市水星犯之則有大水

墳墓
危東墳墓主祭祀冢星或犯之民多發塚星暗且微民多棄尸

車府
車府之星主帝車路靜明乃吉

天錢
天錢五星主天泉布星暗民貧星明民富星或犯之則有

刧庫

室宿 木
定為清廟又主營室以及土功三軍廩食木犯室陰則主大水犯室之陽大旱以起辰星犯之必有水災熒惑守之火與帝譏客星出定天下大饑土星犯定與作失時彗孛入之洪水湝湝

螣蛇 大小共二十二星 此圖其最明者
螣蛇之星處於河濱主平水族欲小而明明大動搖蛟蛇為孽陸有魚鼈火犯螣蛇魚鹽大貴金水犯之水物皆耗

客星守之雨雹爲災流星入之水旱成饑黑眚入之天下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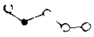
造父

造父主御車馬之官其星大明王者所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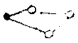
壁宿 土

壁爲天池文章圖書亦職土工又爲天衢明則用賢天下同書土星犯壁則人多疫金星犯壁文人多疾木火犯壁千戈雲集

雷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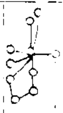


霹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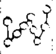


雲雨

雷電雲雨雨澤是主暗則多晴明則多雨火守則旱水守則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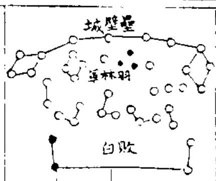


鶴



火鳥

鶴星火鳥主平羽族明大動搖羽蟲爲孽客星守之惡風烈烈流孛見之旱魃爲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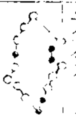


壘壁 羽林

壁南壘壁是爲軍壘中有列星謂之羽林明靜爲常禁兵之象暗昧移徙軍政失理内亂且起木行入壘饑民敖敖火行入壘流血成濠水月犯之則有女寇太白犯之則有死將土行犯之六軍多病流孛入之天下爭競客星守之六軍不靖壘壁失次則有破城

天廄

天廄主馬星欲其明火星入之則馬多病月或掩之馬多病死水行犯之豺狼爲災馬多餓死蒼白氣侵馬逸而奔赤氛見之良馬無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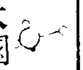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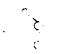
奎宿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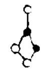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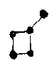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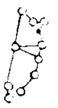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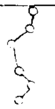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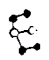
奎爲天豕溝瀆之主又主文章并及武庫西南大星爲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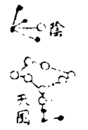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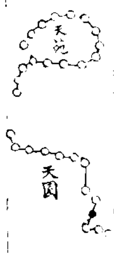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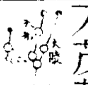
豕目明靜則安動主興土中見小星則有大水豕目動搖則有大水火犯奎宿民多疾病金星守奎水爲饑饉金行犯奎霜雪爲威辰星守之江河水決客星見之大水未輟彗孛出奎大饑且疫蒼白氣侵嫁女多屯災成婦人赤氣入之萑苻盜興

閣道 軍南門

閣道截河以向離宮天子甬道出入所從有星犯之瞀蹕輿戎王良五星主衞閣道前星不明侍衞失道軍南門星從王之軍暗昧失位擾亂相尋

 天㴩
天㴩之星以養犬豕星或犯之毛蟲多死
◦ 土司空
土司空星主土之官明大黃潤則天下安微小不明則天下旱金木守之天下大旱土星守之則土工興客星守之土工大興天下疾病農不得耕
鈇鑕
鈇鑕之星以拘罪人亦主閉鍵不欲其明
 婁宿 土
婁主積聚五祀苑牧及平興師聚衆之務婁宿大明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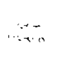
獲福木星守之災及人畜火守則旱金水守之火災非緩客星守婁亦主火災彗孛出婁天下大饑
 右更  左更
右更左更以守積聚占與婁比
 天大將軍
天大將軍帝之武臣星暗不明武臣失人火星犯之大將或隕金水犯之水旱忽臻客星守之或有內亂武臣交侵
 天倉 天庾
天倉之星爲天司農黃大而明則倉庾豐天倉戶開中小星聚則倉庾備戶閉星無則倉庾虛木守天倉歲惡且荒火過天倉糴貴倍常守而不去大旱莫當客星入之光貫於王赤流入之旱且備火彗孛見之天下大饑蒼白氣入則歲不熟赤氣入之火災愈速天庾之占視此爲則
 芻藁
芻藁之星以主積草木守芻藁牛羊餓死火守芻藁旱且草少且當備火
胃宿 金
胃爲天庫又主捕討明則國富暗則失道月犯胃星五穀不登水星犯胃五穀不實魚行於陸火行守胃人多災疾土水犯守水災虞空流孛入之其年大凶

 天囷
天囷星明則府庫盈失色不明星或犯之皆主大饑
 天苑 天園
天苑天園蕃育草木以及鳥獸星或犯之鳥獸爲災草木不茂其中小曲明則時若不明則吉
 天船 大陵積屍
天船之星主水疾疫河中船明天下安逸不居漢中大水橫出月行犯之百川流溢五星犯之皆主大水行動積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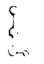
人民病死屍橫於野

傳舍

傳舍二星驛馹之主星或大明天下多故


昴宿 水

昴曰髦頭爲白衣會兵喪口舌又主奏對刑獄之事又爲胡星主平正北中星欲明其餘欲昧七星皆明天下多水木守米貴火守大旱水入大荒金入旱亂蒼白氣入則有疾疫月行掩昴災在北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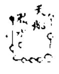

天廩

天廩四星主蓄黍稷明則年豐暗則不足星行犯之五穀

騰貴色赤腐敗赤則火災流犯蟲蝗孛彗大饑黃白氣入則歲大豐赤氣入之則粟腐紅

卷舌

卷舌在天蓋主奏對內舌二星不欲其明明則競爭政多變更


積水

漢中積水陂堰是主星犯移徙皆主大水

畢宿 水

有鯀天畢實爲雨師察奸備患附耳一星特主邊兵弋獵譏察陰謀是陳又主街巷以候外兵月行犯畢春雨夏風月行入畢大雨傾盆熒惑守畢五穀不登金星守之北人窺伺客星守畢歲饑兵起蒼白氣分其歲必凶赤氣入之邊民從戎

礪石

礪石之星以嚴武備明暗失常武備廢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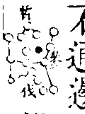
五車 天潢 諸王

五車之星帝之五路以分諸侯以辨班位天潢五星宗族弟姪前列六星諸侯之位五車星明天下之利微暗失色

赤地千里天潢不見宗族危殆叶當已反諸王失位諸侯獲罪七星動搖有謀上者火入五車天下大旱火犯天潢國戚有亂士犯五車布帛大貴辰星入之天下大水客及孛彗侯國兵起

天街

天街二星七曜所行中外所分畢東街南中華之分昴西街北胡貊之辰曜由街中天下太平五星犯之水災頻頻失行而北胡貊竊發失行而南中國不安客孛犯之道路不通邊檄闤殘火逆犯之大旱水乾民死於邊


觜觿宿 金　參伐宿 金

觜觿參伐是爲白虎觜首參身伐爲虎尾觜爲軍府葆聚萬物亦爲刀鉞斬艾誅僇星明物成動則旱兵木守歲饑疫疾並興火犯則旱火災熒熒金行守之天下安甯水守大水月掩戈兵孛彗出觜粟貴災行月犯參宿饑人相食木守大疫土守歲惡金火兵革客犯大饑五星犯伐必有軍威

參旗

參旗之星軍之號令動搖芒角天下不靜

鉞　司怪

鉞爲司冦主官刑獄暗則法弛軍務失理動搖大明世多

戮民司怪四星以察怪異星或犯之必有異事木爲臣妖水月女子火爲童謠土成老女金則壯夫各以類底

玉井　軍井

玉井四星主給井泉微小而明時和有年明動則水萬物皆潦玉井軍井以類同占

屏

屏主疾病星欲其明不明不具疾沴多興客星入之毛蟲多死五星犯之人病且死氛祲入之靑瘟赤疫白瘖黑痢

天厠　天屎

天厠四星宜黃而明有星陷厠大疫以興木守客入皆主歲饑流星入之大水且饑天屎色黃天下安康微小不見萬物不昌大疫且興色黑主饑火守則旱五星守之皆主饑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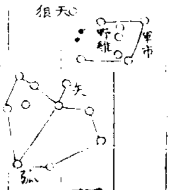
丈人　老人

丈人老人南極之星星大且明天下安甯微昧不見民不聊生

井宿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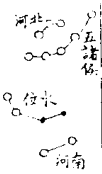
井主水泉爲天南門天之水衡七曜所行王者心正井正且明明盛搖動則多風雨或有移徙則主大水月行犯井主大風雨月入井中天下大水歲星守井火災炳炳如或

犯之又主大水火守大水土入大旱金水入之百川流蕩大兵暴起



弧矢　天狼　野雞

天弧枉矢以威不庭天之司馬星欲正明星明且動有事出征木守則勝火守將薨金水及土皆主災眚盜賊繁興雲氣入之以色爲占天狼爲盜大而且明明且光芒盜賊橫行客孛出之天下戈兵矢直天狼則天下甯寇盜潛踪四裔來庭



北河　南河　水位　五諸侯

南河北河以分陰陽南陽主火中華所止北陰主水胡地之鄙兩河之間七曜所道過之則吉久留爲告兩河星明天下安甯暗且不具水道不通南暗南梗北昧北凶火月犯南大旱水乾疫災於男或犯北河則主大水災及胡方疫於女子太白犯之南旱北水蒼白氛入關梁多阻盜賊之興赤氛所使水位四星亦爲水衡微明如常天下安甯明而星犯皆主大水五星守之陽旱陰雨氛氣入之赤旱黑水五諸侯占與諸王比

積水

積水一星在北河上主聚美水以供酒漿小明則安昧則歲荒明動水決星犯主水火行犯之大旱莫比

積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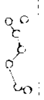
積薪一星在積水東積薪聚材庖厨是供明則豐足暗則庖空去積水近則天下豐離積水遠則天下凶（五尺內爲近五尺外爲遠）火守則旱水守則水餘星犯之民人遷徙赤氣掩之火焚積薪

水府　四瀆

水府四瀆皆以主水占與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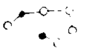
輿鬼宿　土

輿主天目主鬼神明視明察奸死喪疾病其東北星謂之積馬其東南星則積戈兵西南積帛西北積金中曰積尸白氣雲横主施刑罰禱祀鬼神死喪疾疫不欲其明明則疫興怪鬼害人四星欲明五穀乃登東二星動必主大兵西二星動聚斂横征四星動搖災水並興死人盈城月行入鬼人多病死南入爲男北入在女西方入之則爲老者木守木犯歲饑米貴水犯水守大水蝗起金火犯之人以亂死孛彗入鬼疫氣遍野白氛入鬼民病不起赤氣入之旱及火災



天狗

天狗主守明察奸宄星或犯之百物失守天下疫興狂犬夜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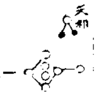


柳宿　火

柳爲鳥咮又曰天厨主酒飲食又主雷雨工匠草木共工之府失色則饑移則民徙木守則豐守久多雨木犯主饑犯西疫起火守火災水守水雨土守爲和守久亦饑犯柳則旱且有大災客星犯之主水主荒孛彗犯之主旱流亡赤氣入之大旱煌煌金星犯之木伐土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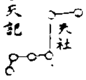
七星宿火

七星員官赤地之府朱雀之頸衣冠是主又爲烽亭主有急兵七星大明人主其昌歲星守之天下平康火入守之大水洋洋土守爲吉金守水荒水守河決人民流亡流星入之萬物不成孛彗出之洪水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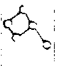
張宿火

張爲鳥嗉職主宗器長養萬物以及飲食賞賚之事張宿大明民繁物阜歲星守張年豐民利火守兵荒金水主水土守則吉天下之喜流客見之水旱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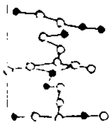
天社

天社之星天之土神星潤而明萬物馮生昧而不見天下大兵星或犯之川竭山崩萬物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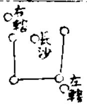
天稷

天稷之星天之穀神星潤而明五穀時登昧而不見饑饉相仍星或犯之水旱相侵五穀不成



翼宿土

翼爲鳥翼天之樂府主和律呂以節歌舞又曰天旗主施文教文物聲名詩書化道四方賓客技藝功效星明有敘則禮樂與土星守之明良一堂天下和平火守歲歉火犯疫興太白守之萬物不成金行犯之則多惡風辰星守之海波不靜魚鱉大饉月行過之必有大風孛彗出之饑饉且兵黑氛入之大水橫行



軫宿水

軫爲天車任戴戰伐亦主風雨殃咎是察明則大吉天下之福月行入軫大風烈烈水行入之水傷五穀且有大疫金火犯之則有征伐客星犯之車馬大貴行旅太息

庫樓 平衡

庫樓平衡國之和鈞移徙不明法多變更天下不甯

右經星占

天有雲漢河圖括地象曰河水精也先儒曰水氣也西學曰微星聚也蓋星之散氣耳占雲漢

雲漢

雲漢天河縮束二極河中多星實主雨澤王者有道則天河直

右雲漢占

分野神所主也在昔五帝德配五氣而五祀佐之郎其所宅上應于天列分野

分野

角亢氐河南開封汝甯二府之分　房心江南徐州及河南歸德府之分　尾箕北京順天京平河開宣和四府及遼陽錦州之分　南斗江南江西及浙之杭嘉湖三府之分　牛女浙之甯紹金衢嚴溫台處八府及福建廣東之分　虛危山東之濟東青萊登五府之分　室壁山東之濮州河南之彰衛懷三府及北京大名府之分　奎婁山東兗州及江南邳海二州之分　胃昴畢北京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四府及山西大同府之分　觜參山西　井鬼陝西四川雲南三省之分　柳星張河南河南南陽二府之分　翼軫湖廣廣西貴州三省之分

北斗杓主華山以西　衡主中州河濟之間　魁主海岱以東北

大市帝座入尾宿度應燕京　太微帝座入翼宿度應襄湖　大角帝庭入亢宿度應開封　弧矢天狼入井宿度應秦長安　北斗璇璣入張宿度應洛陽　天旗河鼓入斗宿度應金陵

右分野

戊笈談兵卷之二下

新安汪　紱著
會稽沈臥巷叅

雲雨風角第三笈

汪雙池曰風雲之在天渺矣哉而智者謂望雲氣以占吉凶占風雲以驗勝敗而晴雨雺霧莫不可先識焉故保章列于周官無庸論者乃閫外專司運籌決策得算事先必有重焉者當不在是若夫郭璞管輅袁天罡李湻風李靖者雖論說甚詳要皆時涉怪妄非儒將論指竊謂好事者時加損耳茲不盡採採其數而當于理者嘗

觀左氏以下歷史所載或言災氛或指事變時若燭照古人推測或不誣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易曰知幾其神乎非盡可以術數汰也非洗心退藏窮深研幾者其孰能與於斯哉其孰能與於斯哉

一著保章賦
一望雲氣
一觀風角
一察風雨
一錄雜占

保章賦　　汪紱著

周禮有保章氏主望雲氣者

蓋聞能知幾無煩于數計龜卜善觀理自察乎天變人爲蓋氣機亭毒兆每見于物先志氣精明智已詳於無朕彼五行之貞勝本一氣之周流故古人察雲物以辨災祥先哲視昆蟲而知風雨

禮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凡物將至有開必先朕兆也貞勝常勝也猶言此盛則彼衰此往則彼來也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物氣之上升者曰雲事幾之先著者爲氣氣凝而成象則有若虹霓物上而有光則或成孛彗

雲與氣有辨重濁而有質曰雲若赤氣成黑雲谷氣成黃雲物氣成白雲日氣成紅雲之類是也輕清而游衍日氣見之恆于夜半平旦日暮及天清無雲之時此事幾之先見者也虹霓非謂蝃蝀指氣之成象者若戰國策之所謂白虹貫日者是也孛彗已見前笈

彩雲蔥鬱光武發跡於春陵祥氣輪囷高祖隱身於芒碭

碭音宕

光武漢帝春陵地名漢東觀記云光武微時居春陵望氣者曰美哉鬱鬱蔥蔥王者之氣也高祖漢始王天下之君芒碭山名史記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常求得之高祖怪問之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季高祖字也

故虬髯望太原而斂翼青田附建業以攀鱗

髯移添反髭鬍也

虬髯公張仲堅也隋末太原西府人名虬髯一素有大志欲逐隋之鹿望見太原有天子氣乃往訪焉一見李世民惴惴襲服遂遁之海外斂翼不飛也明劉基字伯溫青田人望建業有天子氣嘗曰王者出於金陵吾當輔之後明太祖果起於金陵基輔之金陵即建業今江甯府也漢鄧禹勸光武即帝位曰諸臣皆欲攀龍鱗附鳳翼言欲輔佐聖主也

望赤光而知蜀兵之伏陸遜之勳也

蜀漢昭烈因關壯繆守荊州爲吳所害起兵伐吳吳使陸遜拒之於沛歸蜀伏兵林莽而以單兵挑戰吳衆勸陸遜出兵遜曰彼林莽中有赤光皆伏兵氣也

覘殺氣而易太祖之舟伯溫其神乎

明太祖征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劉伯溫見有殺氣覆於太祖舟上急呼曰難星過矣速速易舟及太祖易舟甫畢而前所乘之舟爲敵礮所擊碎矣

黃霾偏野魏孟德雲夢忘魂

魏曹操字孟德破荊州率兵追劉先主孔明請救於吳吳遣周瑜助之戰於赤壁用火攻曹兵大敗逃走於雲

夢澤中黃霾偏野人馬不相見曹操幾死於華容道上

赤鳥飛空楚昭王城父隕命

楚救陳於城父時楚國有雲氣夾日而飛三日乃止太史占之曰王有凶也楚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子遂卒於城父

蓋蒼紅白黑爲兵喪旱潦之所由分而旺相休囚則勝敗雌雄之所以別

詳見後占中

審視時方觀赤雲而禦賊諦詳月暈求缺處以攻城

詳見後占中

雖狀有不同要參乎一理故登雲臺而遠眺欲徵休咎以

如神以上言雲氣以下言風角

象既辨乎雲霓數復徵乎風角

彼大塊之噫氣固或發乎無心而智者之靜觀已有得於

先兆莊子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也

風爲天籟故得納以五音氣有分司故又徵乎十日以風爲天籟亦本莊子籟物之徵也納五音之例見後音中分司如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是也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

子午爲天之經位乃合戊己以司宮寅申爲事所由興故

合丙丁而屬徵卯則物以生酉則物以成羽同壬癸辰而

靡草死戌而萬物彫商合庚辛亥陰至而陽生巳陽亭而

嘉會角甲乙以爭榮丑地二而火生未天七而火成徵丙

丁而赫奕此詳風角之納音也宮爲君故居子午之正位徵爲事故以興事之時屬徵羽爲物故以物之始終屬羽商者傷也故以靡艸之死萬木之彫屬商角爲民而屬木故以陽生及草木之茂爲角丑未則亦火之生成故亦屬徵

性動爲情故又占風以六情情有不同用是本原於五氣人之情見於聲故風之發當天之情也五氣即金木水火土之五氣也詳見後

水多氾濫故申子情好而謂之貪狼火性威嚴故寅午情

惡而謂之廉貞金情喜而寬大萬物說乎兌也木情怒而

陰賊震霆之在震也戌丑公正而情悲生成萬物之心也

辰未奸邪而情樂淫濫過焉之土也水生於申旺於子火生於寅旺於午金生於巳旺於酉易曰說言乎兌金主和各遂其欲故喜說也人情有所喜則其氣必寬大矣木生於亥旺於卯木主怒猶震之爲雷也怒則必賊物矣戌丑辰未皆屬土悲者仁愛之心土之生物而無私者也故曰公正樂則縱情而忘返矣土之任物過情者也故曰奸邪

已分日屬於音情後察時方而斷事以起下文

木角爲民以本情本其性生火徵以事而合情合而事成

土宮爲君以刑情君威之用金商主兵以衝情兵戰之功

水羽主物以及雨則用鈎情以相取此以之察情方者也本情巳見上文合情如子丑相合寅亥相合卯戌相合辰酉相合巳申相合午未相合是也故納徵之日及屬火之日則以子時爲公正丑時爲貪狼也刑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是也故納宮之日及屬土之日則以子時爲陰賊丑時爲公正也衝如丑未相冲子午相冲是也故納商之日及屬金之日則以子時爲廉貞丑時爲奸邪也鈎如寅卯相鈎辰丑相弔子巳相鈎亥午相鈎戌未相鈎申酉相鈎是也故納羽之日及屬水之日則以子時爲寬大丑時爲奸邪也

宮以甲戌爲德壬癸爲刑察時干之所屬宮位戊己戊德戊己德甲戊己土尅壬癸故爲刑若戊己日本納宮音而戊日起壬子時則以壬子癸丑二時爲刑時刑方而戊午甲寅爲德也餘若甲德甲乙德庚丙德丙丁德壬庚德庚辛德丙壬德壬癸德戊甲乙刑

戊己丙丁刑庚辛庚辛刑甲乙壬癸刑丙丁可以類推

子午角日爲商徵日爲羽順本音而迭推

所納之五音以宮徵羽商角爲序而以音納於時則又以商羽徵宮角爲序角日以子丑午未納商寅卯申酉納羽辰巳戌亥納徵至徵日則以子丑午未納羽寅卯申酉納徵辰巳戌亥納宮也餘三日可以類推

合風聲及時日以占吉凶觸其類察其情以占事故

占俱見後占中

又觀乎氣候而歲之豐歉可徵更察乎風雲而日之陰晴有準

觀氣候如占八風之例此又起下觀雲雨之事

雲有主風有主雨猶箕畢之不同

若濃黑而靄主風黯白而細主雨亂搖者主風靜定者主雨之類

風或爲雨或爲晴以時方之各異

如夏以南風晴北風雨而冬以西風晴南風雨之類

夜窺星辰之動靜晨觀雲氣之飛揚

星辰如魚明動及雲雨四星明動皆主雨也又如羣星動搖風也明滅雨也雲氣如甲乙望東方青雲之類及雲如龍馬之類

日月之行則有陰陽北斗之間察其氣色

日月行陽則旱行陰則雨之類已見上笈又如月如彎弓仰瓦離畢離箕之類皆是北斗之氣色見後

雨有日干之管攝風觀方位之性情

雨有日干管攝如丙子日雲氣陰晴管壬午至丙戌五日之晴雨之類是也風觀方位性情如南風尾北風頭之類是也

徵則驗於昆蟲顯則觀乎兩曜

昆蟲如海燕蠛蠓之類兩曜如日紫月白雨日白月黑雨及日暈雨月暈風之類

商羊舞於齊廷而孔子知其大水爰居集於魯國而展禽識其多風

家語齊景公時有一足鳥舞於齊廷公使人問於孔子對曰此鳥名商羊見則大水後果有水災爰居海鳥魯莊公時集於魯城門臧文仲以爲神而祭之展禽曰此爰居也當有大風耳展禽即柳下惠

十萬矢辨於一旦先知大霧之期百萬衆殪於崇朝遙識東風之至

曹操下荊州追昭烈昭烈使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使周瑜拒魏兵瑜忌亮而欲害之令亮辦十萬矢限期十

日以備軍前之用亮領令怡然不以爲意忽一日昧爽駕舟數十艘四面盡裝青布幔舟中置酒擂鼓大譟趨抵魏軍是日大霧迷江對面不相見魏人聞江中鼓聲疑以爲吳軍大至乃命弓矢羣射之箭著布幔盡爲所得及日出霧收而歸亮得矢凡十餘萬蓋先知大霧之期而然也後瑜又與亮議曰欲破魏兵須用火但冬月多西北風無東風耳亮曰不必憂也至期自有東風及冬至甲子東南風果大作吳兵縱火焚魏舟曹操百萬之衆一朝殪盡此即赤壁鏖兵也冬至一陽生宜有東南風至於祭東風乃三國演義故神其說不可信也

輕兵夜抵懸瓠李愬功成盲雪少女風生樹杪公明智料甘霖

懸瓠地名在蔡州李愬唐李晟次子唐史吳元濟久據蔡州憲宗征之李愬用吳降將李祐計乘夜進兵會大雪夜抵懸瓠城下元濟不知遂登城縛元濟平蔡三國管輅字公明善卜筮有神術過清河時天旱倪太守禱雨因問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矣至陰鳥和鳴少男風動則雨至矣是夕果大雨少女西風微

微來樹上者也 少男東北風也

此往哲之可以前知亦為將者所當深究

結上文

噫天人本同一氣非智者難與知幾至理自在目前惟誠者可言格物非細心以研求勿謂古人之多妄試靜觀而察理應知考驗之匪虛

此言人當細心以考驗也

古者國必有臺以望氣祲氣祥氣也如雲非雲如霧非霧悠揚有無晨日望之可以徵事也望雲氣

氣有內赤外黃者或形如龍鳳如囷倉如龜麟人虎者有

五彩者或營上氣如龍馬者雜色沖天者此何氣也曰天子之氣也

氣有如強弩之張者如龍虎在殺氣中者蓊鬱如煙內之火者內白而外赤者此何氣也曰猛將之氣也

敵上有氣黑中而赤氣在前者何也曰其將勇悍不可當矣

上赤下黑或黑如山林竹木如猛獸如火煙皆猛將之氣也

氣白如粉絮如囷倉而逾明勝氣也

如旌旗而揮颺何如曰隨指而攻敵我勝敵隨所指而向我敵勝

氣漸升如雲而成山形者何如曰其將有深謀也若在吾上速戰大吉

有氣如堤前赤後白覆吾軍何如曰速戰大勝

敵上氣如蚯蚓何也曰猛將也

見有雲如鳥鳥飛去何如曰戰必大勝

雲如日月赤氣繞之如暈而有光芒所見之軍勝

氣如疋帛而後大前廣者何也曰勝氣也

敵上有氣如五馬而首低尾昂者如蛇舉首者如人持斧者如華蓋者何也曰不可當矣

如覆舟如牽牛者何也曰大勝氣也

赤白相隨如雞鬬者如粉沸旋繞如樓臺者何氣也曰其將士精勇也

見有氣如引索如列鋭陣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何也曰可辨其色黑陰謀也青兵氣也赤飢氣也黃則不可攻矣在吾軍上速戰可也

氣枯散而休囚或如偃魚如偃蓋如壞屋如壞山如人相背氣出半而漸盡或前高白而後青何也曰皆敗軍之氣也

雲如雞兔在營上其軍必敗

有氣如牛馬或如羣羊羣豬漸漸入軍中何也曰天狗下食血也凶氣如白虹垂頭軍前者亦然

如人無首如首無身如雙蛇委曲如羣鹿驚奔何氣也曰敗氣也

有赤氣自天而下如氣發而連夜照人者何也曰其軍亂也

如塵埃勃勃如火煙攘攘音能何如曰敗氣也

有氣如枯蓬之轉如敗決垣堤如爝生草之煙者或乍沒乍見乍聚乍散如霧始起者何也曰皆敗軍之氣也

望後軍氣如揚灰何也曰軍敗走也

氣如轉布席如亂攘音能何也曰敗將也

如人什什伍伍叉手俛首何也曰有軍來降之氣也背我向敵則我當降敵也

如將攻城時見有青黃雲臨城或青白氣從城中出何如曰其城不可攻

城上有氣白如素旗而赤界或赤如杵而外春或白氣出而青氣入或黑氣磊磊如星何如曰其城皆不可攻

城內氣如煙火何也曰城中兵將出戰也

有濛氣繞城靜而不入何也曰外兵不得入也

氣如雙蛇如雨彗或雷雨過旬氣濛而不相睹則當何如曰攻城者宜急去而遠屯

平旦視城上甲乙日有白雲丙丁日有黑雲戊己日有青雲庚辛日有赤雲壬癸日有黃雲皆爲內勝

城上氣如死灰其城可克也

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何如曰將死城降矣

氣聚如樓而出見于外何如曰可攻也

屈虹從外入或日重暈而白虹貫之何如曰城敗

濛氣繞城而自外入何如曰外兵得入也

白氣繞城而入城何如曰隨白氣所入之方攻之可入城也

或赤黑氣如貍皮之斑在城上何也曰其城破

雲氣如雄雉臨城何如曰其下必有降者

日色無光而雨霿霾或有風起何如曰順風以攻可大勝也

雲氣白色如蛇來指城隨氣所指攻之可速破也

或有氣出城而復入城中人流亡城上無雲氣士卒必敗

赤氣赤雲如飛鳥敗氣也

有雲如人頭而色赤何也曰其下流血

望氣何以知伏曰赤氣所在必伏兵也或紛帨相糾騎伏也如布席蒿草者步卒伏也

天下無兵望氣何以知暴兵曰赤氣炎炎有如旌旗暴兵氣也天有白氣如布帛經丑未或廣六七丈東西竟天則皆兵氣也赤則暴兵也青者大喪也

雲如方暈如赤虹皆暴兵氣也

兩軍之時有氣如白虹如瓜蔓如仙衣相連結追逐已而復興及至八九來而復來不斷何也曰防賊之猝至

赤氣如人持節何也曰兵來不息

黑雲從敵上而來覆吾軍何如曰敵將襲我也宜備不宜戰若天色蒼茫而有此氣數日內有風雨則雨氣耳否則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凶時尅日則自消

兩軍相當必有殺氣欲占勝負何如曰高厚長澤者勝反是者負氣安軍安氣亂軍亂

若對仗而有雲來其勢甚卑何如曰賊必大至

氣如雉兔何也曰士卒多傷也

甲乙日青氣在東丙丁日赤氣在南戊己日黃氣在上庚辛日白氣在西壬癸日黑氣在北吉也甲乙日黃氣在東丙丁日白氣在南戊己日黑氣在上庚辛日青氣在西壬癸日赤氣在北凶也出師之日順雲而擊則勝雲來迎我敵先得算矣如出師東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大勝也若赤雲從東來迎我軍則敵軍已行我軍當敗宜固守勿戰

赤氣隨日出兵行有變赤氣隨日沒外有告急

然則赤氣遊行而黑氣隨之何如曰赤氣先滅賊可得也若赤氣獨行則不可得矣

敵軍上有白氣絲沸如堤覆於後軍何也曰必有伏兵藏弩掩我也宜備之

敵軍上氣上黃中赤下黑何氣也曰伏尸氣也

氣有乍明乍滅者何也曰詐氣也

望氣何以知救曰凡我被圍平視圍上有氣鬱然光芒勢翕翕然則其方救至無則否

平居日入時有青氣東西亘天何如曰數日無雨則不出

三月而有大喪

黑氣如大道四五丈長不見頭尾何也曰救徵也

赤氣覆日如血旱氣也

黑氣如牛頭龍馬虎蛇變化主疾也

史記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囷倉各以地異

周禮冬至雲如楡立春雲如積水春分雲如白鵠穀雨雲如車蓋立夏雲如赤珠夏至雲如水波立秋雲如赤繒白露雲如冠纓霜降雲上如羊下如蟠石各以時異

五色畢備慶雲也外赤內青矞雲也
正月元日二至二分以望雲氣必於子寅及正晝青蝗也
白兵喪也赤旱亂也黑水澇也黃豐也
凡在八節以觀年雲氣之至以其方及色則豐安也餘以
兇害生濟占之夏雲喜黑濟也

右望雲氣

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風氣先也亦吉凶之先見也觀風角
風有五音何也曰五音屬日戊己子午宮也丙丁丑未寅
申徵也壬癸卯酉羽也庚辛辰戌商也甲乙巳亥角也
何者爲宮日之風曰宮如雷鼓如牛鳴穽中宮之風發屋

折木以役至兵也自宮來（如子午方來也）摧山崩岸人君出行自
徵來（如丙丁丑寅未申方來也）蟲狼害也自羽來雨陰寒也自商來蝗
也自角來暴風雨也
商日之風何如曰商之風如離羣羊如鐘磬如飛鳥集羽
發屋折木宮宅自傷或鬬兵也自商來白衣會關梁塞外
兵入自宮來國憂也自角來兵喪也自徵來兵凶也自羽
來兵息也
角日之風何如曰角之風如千人呼嘯或啾啾如雞雉聲
如伐木聲發屋折木賊戰也疾也自角來急兵入城自商
來貴人病自宮來土工作自羽來人泣野飢自徵來火燔

絲貴
徵日之風云何曰徵之風如奔馬如火炎如縛毓發屋折
木火災外有急事及妖謡也風自徵來火自角來土工大
旱自商來國不安有鬬兵邊將憂自羽來主雷也或使命
行也
羽日之風云何曰羽之風如擊濕鼓如水湯湯揚波發屋
折木米貴而兵也自羽來雨雹霜雪爲災自宮來暴風雨
自角來兵不解也
風有六情何也曰以日徵（音貞）情也申子好水情也曰貪狼
寅午惡火情也曰廉貞亥卯怒木情也曰陰賊巳酉喜金

情也曰寬大戌丑悲仁情也曰公正辰未樂過情也曰姦
邪好風之徵奈何曰申子之日風自坤坎來七日之內關
梁驚或我伐人也時加貪狼則有刼賊禍起北方（申子日之己酉）
時（時也）加姦邪（申子日之丑戌時也）風從陰賊方（亥卯）有盜傷也風從公
正方（戌丑）或以報怨而弄兵者歲在赤奮若（丑也）則大凶風從
姦邪方（辰未）有惡人持物風自廉貞方（寅午）賂也風從寬大（己酉方）
接禮及儲積風自陰賊行要駕傷也（要滿勁反）
惡風之徵奈何曰寅午之日風自艮離來怨興風自寬大
時加巳酉有貴客宴會詔命之事風從姦邪妖人爲怪婦
凌夫風從公正貴人遺問風從貪狼有競財者風從陰賊

有賊而無害也
怒風之徵奈何曰亥卯之日風自乾震來七日之內有謀
賊入界風從姦邪時加廉貞（申子時）而止坤坎之方有賊也
風從貪狼白刃相傷風從公正外人有謀內者風自寬大
有所施與也風從廉貞隱士罹刑
喜風之徵奈何曰巳酉之日風自巽兌來酒食喜慶也風
自廉貞時加寬大（巳酉時）爲慶賞受賜風自公正因酒興訟
風自陰賊酒食爲害風從奸邪因酒而爭及于婦人風自
貪狼飲而爭財也
悲風之徵奈何曰戌丑之日風自公正來兩軍相當大將

來降不過七日時加公正（丑未時）吏人爭仇人報怨風自姦
邪時加廉貞（申子時）人發吏私也風自陰賊下淩上也風自
貪狼賊人以物逃其主也風自廉貞以酒致病風自陰賊
人相攻也
時時之情異自方何也曰木以本情火以合情土以刑情
金以沖情水以鈎情
甲德甲｜刑戊　（子貪　戌公　申貪　午貞　辰奸　寅貞）　五音以商羽徵
木（未墓）角主民　丕商徵羽商徵羽　宮角爲序木以
乙德庚｜刑己　（丑公　亥賊　酉大　未奸　巳大　卯賊）　子丑起商火以
丙德丙｜刑庚　（寅賊　子公　戌賊　申大　午奸　辰大）　子丑起羽土以

火（戌墓）徵主事　合徵羽宮徵羽宮　子丑起徵金以
丁德壬｜刑辛　（卯公　丑貪　亥貞　酉奸　未貞　巳貪）　子丑起宮水以
戊德戊｜刑壬　（辰奸　寅大　子賊　戌奸　申貞　午貞）　子丑起角○刑
土（辰墓）宮爲君　刑角宮徵角宮徵　德之例如宮音
己德甲｜刑癸　（巳貪　卯貪　丑公　亥賊　酉大　未公）　之風如戊甲時
庚德庚｜刑甲　（午貪　辰公　寅貪　子貞　戌奸　申貞）　干及戊甲方則
金（丑墓）商主兵　冲宮商角宮商角　德也或如壬癸
辛德丙｜刑乙　（未公　巳賊　卯大　丑奸　亥奸　酉賊）　時干及壬癸方
壬德壬｜刑丙　（申大　午賊　辰公　寅賊　子大　戌奸）　刑也德吉而刑
水（辰墓）羽主物　鈎商角羽商角羽　凶也

癸德戊｜刑丁　（酉貪　未公　巳貪　卯貞　丑奸　亥貪）
兩軍相遇其風角奈何曰先明納音察時方所納音爲客
時方爲主（風起之時及風所自來之方）時方制納音利爲主納音制時
方利爲客相生爲和不戰（納音即所納宮商角徵羽之五音非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之例也時方亦如前六情之例占之）
凡四季受宮之日風從四季上來主何占也曰風來猛厲
而天色温和時加子午宮音及子午正者外國入貢也寒
則否
四季受宮商羽之日風從四季上來叫怒當子午時兼帶
刑殺或申子亥卯上至急速者又主何占曰外兵犯塞寒

則至矣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四季上來急速而時加子午當占何
如曰中國將伐四裔風止之時爲受伐之方辰東未南戌
西丑北有雨卽解温和之日不如是占
四季受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從徵來乍遲乍疾時加子
午何也曰火
四季受羽之日風從卯酉天陰雲潤人心悲悽至三日不
止何占曰暴雨大水若潤氣蕭蕭自卯酉位來須臾雨注
矣
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徵來寒而迅疾何占也曰火殺人

也雨卽解
將戰之日以風爲主以雲爲客風勝雲利主雲勝風利客
也
風音生日音日音生風音勝也相剋凶也（如子午日而風音如奔馬或音如離羊此相生也若風音如伐木或如揚波則爲相剋之音矣）
逆風雨而戰曰落尸敗矣順之乃得助也
有雷霆順雷吉逆雷凶
觸怒旋風或入吾寨何也曰急宜備之若入敵寨宜從所
入急攻之旋風入室可以音情刑德決之
出軍之日視風之展旗旗展幅反向竿鋒有驚也旗不展
是不戰也欲展而拖竿不得展敗也向外吉也向己陣凶
也甲日風則海中兵起乙日風粟貴夷侵丙日風有邊急
也丁日風主旱疫戊己日風土工興食物貴或有遷邑也
庚辛日風宜備邊壬癸飛沙北軍動終風之占也（終風終日風也）
三日內有雨則解
子日風而日光沈沈兵起水中丑日風而掃地揚沙粟暴
貴寅日風而赤氣四塞火也卯日風而黃霁迷天蟲蝗生
也辰日終風大將出行巳日大風蓬勃大旱午日風而乍
疾乍徐人民不安有流亡者未日風而日無光土功大興
申日風聲如磬粟貴盜興酉日風瀟瀟然大水也戌日風

而且霾胡兵起亥日風揚沙折木盜相攻三日內有雨則
解
春日風升夏風高行秋日風降冬風著刮於地此常風也
立春而條風來條風自艮至而徐和著於地春分而明庶
風至明庶風至自東而習然離乎地也立夏而清明風至
清明風至自巽而陶然憑虛矣夏至而景風至景風至自
南薰風也阜物者也立秋而涼風至涼風至自坤而暢然
猶行乎空也秋分而閶闔風來閶闔至自兌而肅然下矣
立冬而不周風來不周風自乾至而爽然至於地冬至而
廣莫風至廣莫風至自北而悽然著地也至於節候之以

寅順方爲吉逆方爲冲非其本方風變乎常各以類占之也（如昔立春之日以寅時候風自艮方至則爲應候吉也自乾至則主暴霜自坎至則多寒自震至多雷自巽至多風土蟲自離主旱自坤大凶主水自兌主疾疫霜露多旱凡各以類占之也餘大暑倣此）

正月上日宜東北風豐年也

右觀風角

天降雷雨山川出雲故雲物以徵風雨也風雨之兆非一

察乎陰陽而已考風雨

天氣未降而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將雨候也若

于夜則月赤爲旱風

天氣下降而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將旱意也若

于夜則月白將有雨

天氣未降地氣未升上下未交晝則日青夜則月綠將寒

之候

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而未雺晝則日黑夜則月青

將雨不雨變爲雺霧

日之有珥也南珥晴也北珥雨也雙耳及憧垂主久晴也

日入之時雲起于西而日落其中晴也日入之時黑雲迷

天日没而雲散有反照晴也（起于西者已離西山之上得見日入也）

日没後而青白光徹反亘天下狹上濶夏秋晴而酷熱也

日入之時雲蔽于西有如景蓋雨也日出之時雲蔽于東

如精土焉雨也日出之時有雲掩日不散日午而大雨也

于月之朔辨日色于哉生明辨月色（哉生明初三日也）色青黑日

多雨色黃赤日多旱

日暈雨也月暈風雨也暈之所缺風自缺至

白氣如入頭在日旁風也黑色者雨也黑氣貫日及黑雲

如飛鳥過日月而北皆雨也否則有災

月珥雨也不遠于十日七日

新月下有横雲來日雨也雲大則雨急

赤鳥夾日颷徵也否則有災

北斗之杓前有黃氣來日雨也雲掩斗三日之內雨也掩

斗之半五日內雨也魁畔有黑雲其夜雨矣

斗間雲氣如龜龍雨也若色赤則晴黃色多風土之徵也

亥子壬癸之日動則雨也杓前白氣風且雨

月入畢井奎雨也入箕翼軫風也行陽道則否

魚星動揺雨也

星光閃閃不定來日風也星明滅而不動雨也夏月而星

密暑也

星墜風也星流而西雨也自北而東連日有雨也自北而

南陰晦也自西而東風也自西而北來日大風雨矣自南

而東旱也自南而北霧也自北而西大水自東而南暑也

自西而南凶自南而西寒也
久雨之後夜見數星晴也久雨之後衆星燗然無雲雨也
夜半而見星月晴矣
雲雨星明多雨
雲漢中多星雨也黑豬渡河雨也渡未過而雲散不雨河之兩畔雲對起而相接雨也不能相接而散不雨不相接而俱漸大雨立至也久雨之後河畔雲作洒雨而止雨將已也火星入河旱也
雲如亂攘大風雲如礮車大風也斷虹見曰颶母颶必有雨隨之 颶音具

太白辰星之出入也必有風霧
霞見于暮形如火勃勃然旱也霞見于晨如火則晴也黑間之而潤 州 也雨後而朝霞見雨也霞滿天晴也霞寡而氣多雨也西方厚雲雨且至矣霞如墨洒來日之午雨矣
霞如牛卧來日之晨雨矣
日没而後見餘紅其夜風雨也 此與反照不同反照在日未入之時此餘紅見於日没之後也
虹截雨者也虹見於東而旋爲雲蔽雨也虹見於西雨旋至洒然而止矣至午而雨雨也
夜雷連陰也未雨而先迅雷不大雨矣大雷而雨易晴殷雷沈沈未易晴也雷而雪災也陰雨不晴至於三月之久
驚蟄之前雷久雨芒種之後雷多雨
晴電在南久晴也在北而雨矣
甲子日徵雨雨則多雨也嶋甲則否 甲子値雙日謂之雌甲也
六甲之日無雲掩斗日及日十日晴六甲之日以察雲氣雲興于東來日雨雲興于南丙丁日雨雲興于西庚辛日雨雲興于北壬癸日雨氣多青來日雨氣多赤丙丁日雨氣多黃戊己日雨氣多白庚辛日雨氣多黑壬癸日雨六卯之日亦以是占之
六卯之日雲聚于中大風雨

久雨之後晨而日出雨也徐徐然食時雲盡而出晴也久雨而午啟 日出也 雨也
新月如彎弓少雨行黑道如仰瓦多雨也
日晴久望戊而變雨久及庚乃可期晴
日下黑氣如覆舟雨立至也
戊申之日日暮察日上有冠雲黑色大雨也青色小雨也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日以察雲氣壬子之日雲掩斗日戊午己未庚申日雨矣癸丑之日雲掩斗日辛酉壬戌癸亥日雨矣甲寅之日雲掩斗日甲子乙丑丙寅日雨矣乙卯之日雲掩斗日丁卯戊辰己巳日雨矣丙辰之

日雲掩斗口庚午辛未壬申日雨矣丁巳之日雲掩斗口
癸酉甲戌乙亥日雨矣九月壬子滿必雨也午月壬子破
多雨也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日以察雲氣丙子之日雲
掩斗口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日雨矣丁丑之日雲掩
斗口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日雨矣戊寅之日雲掩斗
口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日雨矣己卯之日雲掩斗口
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日雨矣庚辰之日雲掩斗口壬
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日雨矣辛巳之日雲掩斗口丁未
戊申己酉庚戌辛亥日雨矣

癸丑之日夜半有黑雲如龍而在東方辰日雨也
甲辰之日晨有雲如馬而在南方午日雨也
昧爽而雨不雨也暴雨不久雨也薄暮而雨雨也冰入水
而成漚久雨也
雲行而東不雨雲行而西雨雲行而南雨雲行而北未必
雨
雲起自西南而上行多雨起自東南雖上行未必雨也起
自東北多風雨而久起自西北必大黑且作眉梁風先而
雨隨也然易晴
久旱而見遊雲旱也

雲起而下散四野滿目如烟霧此風花也大風立至
久陰之後晨而天中無雲暮而四方開啟晴也晨而東南
雲散暮而西北見天晴也
秋日雲陰風靜則不雨也
雲大而成片不雨也片小而如魚鱗鱗次比焉非雨即風
雲或如鷺羽主風雨也不過三日
下弦之後無雨來月之初必有大風雨也
水腥魚浮蠓飛春礎蜻蜓經布蛛絲下吊皆雨也
海燕群至黑腹雨白腹風鴉浴風鵲浴雨鸜鵒浴晴也
平旦而北風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雷雨立至

亥雲趨艮七日而雨
春丙丁夏戊己中庚辛秋壬癸冬甲乙日月宿十精其日
多有日如或不應則必於土旺之庚日也
凡風起於單日止于單日風起於雙日即止于雙日夜起
者惡日起者善冬日之風息於夜半晨必大凍冰坼也
盛夏北風雨隆冬南風雪
西南風轉而西北風其風必惡風早起而曉和來日必有
大風
南風以自小而漸大北風及西風初大而漸微
西南風晨發至晚必靜西南風急多有雨暮轉東南晴

凡風晨發者暮息夜暴者晨和
春日之東風風急則雲興而雨至雨後而東北風起則久雨也
西風過暴秋霜早也春日多風則秋苦雨
凡春風一日南風必有一日北風還之
天陰雲密白黑而潤雨也黑重而枯風也密雲之上含赤黃色光晴也

右察風雨

舟行見羣鴉飛噪必有風雨陸行見羣鴉飛噪山林間非有豺虎必有伏兵鴉安栖而鳴樂則敵人遁

舟行見海燕羣至白腹者風黑腹者雨也
舟泊江湖間或有羣雁飛鳴夜間驚動不定是必有兵夜至也
日落之後忽然西風雲疊層雲之中微露朱霞尺許如虹霓狀以漸而滅是夕大風雨至矣
行軍在途忽有風起孤鴉飛鳴而過若有意報我吉凶者察其時方觀鴉從何方來以音情刑德占之如占風角之法
旋風觸我軍是多凶也急宜預備
野獸入我寨中觀其爲何獸以徵事如山羊羚羊之類多主有暴兵至猿猴熊羆之屬非火災即兵災也麞鹿之屬主疾病及虛驚蛇則有虛驚或水患也驚馬突至恐有暴兵及賊若七日之內無此則又爲吉兆也營馬羣鳴必有遠行豺虎入寨大凶野雉來或有賢士歸狐兔來恐敵有陰謀或刦寨之事然終不爲大凶入城亦然
軍行始出遇微雨曰洗兵吉兆也若大雷雨逆風則凶風折旗旐皆爲凶亦以風角占之
刀劍自鳴自動必見流血
軍中見日月暈隨暈缺之方攻敵勝也
舟行見豚魚拜舞大風立至矣豚魚所向風所至之方也
豚魚之脂可以反風（豚魚俗所謂江豬也）

凡風霾星物之變有以日之干支占其爲何地者詩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陲戊中己韓魏庚秦辛到西壬千應燕趙癸北更無遺子時爲周地丑主遼及貊寅爲楚趙占卯鄭辰晉的巳衞午歸秦未爲梁宋實申主齊及魏酉魯趙到戌亥未爲代燕主占吉凶異
行軍之始聞鳥獸鳴辨以五音如布穀鳴鶺精列（啄木鳥也）郭公宮也麋鹿羊猿之屬商也犬吠鵁鶄鳴雉鳴角也百舌鸜鵒鵲小鳴蟲鳴徵也鷹隼之屬羽也察其時方觀其刑德如風角占

右雜占

戊笈談兵卷之三上

新安汪　紱著
栢浦吳雲友參

遁甲奇門第四笈

汪雙池曰遁甲奇門之說於經傳無考而近之兵家日者往往道之以爲始於軒轅修於太公備於子房言趨避者詳余嘗聞其說於栢浦余氏謂小試之時得驗焉迄觀其書若本原大易符合河洛者而參以術數又近于京焦家其考陰陽五行辨吉凶不無至理而怪誕無據不可致詰者亦時或有之意其或亦上古之書而後世失其說乃掇餘燼而羼以異說者歟若日家之註釋則膚淺俗學無足發明旨既失矣舛又甚焉數家小中何足道哉數有可通理當心得略羅舊說敢折衷焉期於當理無失古意言天時者得無攸乎

一錄烟波釣叟賦

一著原神賦

一究吉凶定局

一列陰陽十八局圖

陰陽順逆妙難窮二至還歸一九宮若能了達陰陽理天地都來一掌中

冬至後陽遁順行自一至九逆布叅奇順飛六儀夏至後陰遁逆行自九至一順布叅奇逆飛六儀一坎宮也九離宮也

軒轅黃帝戰蚩尤涿鹿經年戰未休夜夢天神授妙訣登壇致祭謹祈求○龍光繞裊軒轅邱彩鳳啣書碧雲裏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

遁藏也兵法以甲爲青龍主將之象故藏之于六儀之下曰遁甲奇三奇也門八門也此段六遁甲奇門之原委也

一千八十當時制太公删成七十二迨至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爲精義

奇門之法其四千三百二十局蓋歲分八節節有三氣一歲二十四氣氣分三候一歲七十二候候有五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十二時三百六十五日共四千三百二十時一時一局故奇門有四千三百二十局也陰陽二遁各有九局故合四千三百二十局爲陰陽一十八局也

先須掌上排九宮從橫十五在其中

古洛書

次將八卦分八節

一氣統三爲正宗

死 天芮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六
驚 天柱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開 天心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景 天英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休 天蓬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杜 天輔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二八	芒種六三九
傷 天沖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八
生 天任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陰陽二遁分順逆一氣三元人莫測

子午卯酉爲上元寅申巳亥爲中元辰戌丑未爲下元

五日都來換一元

甲子至戊辰上元己巳至癸酉中元甲戌至戊寅下元己卯至癸未上元甲申至戊子中元己丑至癸巳爲下元甲午至戊戌爲上元己亥至癸卯爲中元甲辰至戊申爲下元己酉至癸丑爲上元甲寅至戊午爲中元己未至癸亥爲下元是也

接氣超神爲準的

凡每節遇甲子甲午己卯己酉爲上元符頭節未到而符頭先到曰超神符頭未到而節先到曰接氣○紱挍如歷元以癸亥年十一月朔甲子日子時冬至則甲子符頭正授冬至上局而氣有羨餘支干無羨餘故節氣常舒則符頭漸超而前矣超神太遠則置閏奇而閏奇必當於芒種大雪之後既置閏奇則節氣先到而符頭

後接矣接久而復正授正授而後復超超達而又閏此亦如閏月定時成歲之法也○閏奇之法如芒種大雪後超至九日則當置閏然置閏又當折局以準陰陽順逆之氣假如大雪三元已畢而遇甲子符頭爲冬至上局但冬至尙在癸酉則是超過九日當置閏奇爲大雪閏上局矣大雪閏上局至戊辰日止已巳日爲大雪閏中局中局至癸酉巳時止而癸酉日午時己亥冬至當用陽局則以午時以前爲閏大雪中局陰遁午時以後尙有七時爲初冬至中局陽遁至次日甲戊爲初冬至下局至己卯日乃爲正冬至上局此郎折局以準陰陽順逆之法也

認取九宮分九星八門又逐九星行

天芮巨門坤宮土天柱破軍兌宮金天心武曲乾宮金天蓬貪狼坎宮水天任左輔艮宮土天冲祿存震宮木天輔文曲巽宮木天英右弼離宮火天禽廉貞中宮土此九宮分九星也○休門坎宮生門艮宮傷門震宮杜門巽宮景門離宮死門坤宮驚門兌宮開門乾宮而中宮五寄於死門此八門逐星行九宮也

九宮逢甲爲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

如冬至陽遁上局甲子時起坎一宮郎以天蓬爲直符休門爲直使至甲戊時行坤二宮郎以天芮爲直符死門爲直使九宮皆然可以類推

符上之門爲直使十時一易甚憑據

凡逢甲時則易直符是爲十時一易也

直符到處加時干直使常加時到支

詳見于後

六甲原號六儀名三奇郎是乙丙丁

六甲遁于六儀之下六儀者戊己庚辛壬癸也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三奇乙丙丁也謂兵法以甲爲青龍主帥之象而所畏庚金乙木與庚金合爲和解之奇丙火丁火皆甲木之子而能尅庚金爲禦敵之奇故取之以爲吉神而合之者則爲大吉也

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逆儀奇順行

冬至甲子上局則甲子戊坎一甲戌己坤二甲申庚震三甲午辛巽四甲辰壬中五寄坤甲寅癸乾六是爲順儀而丁奇在兌七丙奇在艮八乙奇在離九是爲逆奇○夏至陰遁上局則甲子戊離九甲戌己艮八甲申庚兌七甲午辛乾六甲辰壬中五寄坤甲寅癸巽四是爲逆儀而丁奇在震三丙奇在坤二乙奇在坎一是爲順奇餘皆倣此○詳見十八局圖說中

吉門偶以合三奇遇此須云百事宜其門倘或多凶咎一篇求足究精微

開休生爲三吉門復合三奇爲大吉也○時加以乙與坤俱出天上日精往來恍惚到震爲日出扶桑到兌爲白兎遊宮到巽爲白兎乘風到離爲白兎當陽到坎爲玉兎飲泉到艮爲玉兎步青皆吉到坤爲入墓到乾爲

受制雖吉亦凶○時加以丙萬兵莫比王侯厭伏賊兵不起到離爲旺地到震爲月照雷門到巽爲風火相逐到坤爲子居母腹皆大吉到兌乾爲折翅入墓到坎爲受制大凶到艮爲鬼道平平○時加以丁出幽入冥至老不刑離險不驚到兌爲月生于西到震爲最明到巽爲玉女臨神到離爲旺地到坤爲地戶到乾爲天門俱大吉到坎爲沒江到艮爲鬼門皆凶○休門屬水宜冬時臨坎爲伏吟凶臨艮爲受制半吉臨震巽吉臨離反吟凶臨坤受制凶臨兌乾大吉○生門屬土宜春時臨坎爲尅凶臨艮伏吟凶臨震巽受制半吉臨離吉臨坤反吟凶臨兌乾大吉○開門屬金宜秋時臨坎艮大吉臨震巽大凶臨離半吉臨坤吉臨兌吉臨乾伏吟凶臨巽爲反吟凶○景門中吉屬火宜夏時臨坎反吟凶臨艮震巽受生吉臨離伏吟凶臨坤吉臨兌乾大凶○此所謂雖吉奇吉門而倘多凶咎也

三奇得使誠堪使六甲遇之非小補乙歸犬馬丙鼠猴六丁玉女騎龍虎

乙得甲戌甲午丙得甲子甲申丁得甲辰甲寅謂之三奇得使合之爲大吉也詳見十八局圖中

又有三奇遊六儀號爲玉女守門扉

玉女守門利于營造會合之事謂丁爲玉女而會直使之門也如陽遁一局地盤丁在兌休門起坎乙丑時休門坤丙寅時休門震丁卯時休門巽戊辰時休門中己己時休門乾庚午時休門兌是直使之時與地盤丁奇相合爲玉女守門也餘倣此

天三門兮地四戶問君此法知何處大冲小吉與從魁此是天門私出路地戶定開與除危舉事皆從此中志

推法子神后丑大吉寅功曹卯大冲辰天罡巳太乙午勝光未小吉申傳送酉從魁戌河魁亥登明假如大寒後日躔玄枵子宮則以神后爲月將以月將加所用之時順行見時方遇大冲小吉從魁爲天門方○以月建加所用之時順數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見時方遇除危定開爲地戶詳見十八局圖中

六合太陰太常君三辰元是地私門更得奇門相照曜行兵禦敵總如神

以陰陽貴人爲主推之○起貴人例甲戊庚牛羊乙己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兔蛇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方○三辰例貴人一騰蛇二朱雀三六合四句陳五青龍六天空七白虎八太常九玄武十太陰十一天后十二○推三辰法以月將加所用之時又觀所用時之爲日爲夜而分陰陽順逆之用加用寅卯辰巳午未則爲月時用申酉戌亥子丑則爲夜時日時用陽貴如甲戊庚日則用牛乙巳日則用鼠丙丁日則用猪壬癸日則用兔六辛日則用虎也夜時用陰貴則用羊猴雞蛇馬也假加大寒後日躔玄枵以子加用時用時在辰是爲日時干丙日時用陽貴則用猪以子加辰順推之爲猪位在卯是貴人在卯也又以自亥至辰陽生之方爲陽時以貴人騰蛇順推則六合在午太常在亥太陰在丑○又如甲戌庚日用申時申爲夜時用陰貴甲戌庚日則用羊以子加申逆推之羊位在丑是貴人在丑也又以自巳至戌陰生之方爲陰時以貴人騰蛇逆行則

六合在戌太常在巳太陰在卯爲地私門之方更得奇門則爲太吉也○餘倣此

三爲生兮五爲死盛在三兮衰在五能識遁三避五時造化眞機須記取

三爲生氣謂符頭臨三宮則爲吉五爲虛位寄于坤死故符頭臨五宮則凶而用者宜避之

就中伏吟爲最凶天蓬加著地天蓬天蓬若在天英上須知即是反吟宮八門反覆亦如此生在生兮死在死假令吉宿到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直反吟伏吟宜安靜而不可動作

六儀擊刑爲大凶甲子直符愁正東戌刑在未申刑寅虎蛇龍馬是刑宮

子刑卯卯刑子故甲子符頭忌三宮卯地戌刑未故甲戌符頭忌二宮坤地申刑寅故甲申符頭忌東北艮地午自刑故甲午符頭忌九宮午地辰自刑故甲辰符頭忌東南巽地寅刑巳故甲寅符頭亦忌東南巽地爲六儀擊刑冲

三刑入墓好推詳甲子何堪見未羊丙奇屬火火墓戌此時兵馬豈榮昌更嫌六乙來臨二六丁惜入艮宮藏

已見前註

更有時干入墓宮課中時下忌相逢乙未壬辰兼丙戌辛丑都來盡是凶

木墓未火墓戌金墓丑水土墓辰

五不遇兮龍不精號爲日月損光明時干來剋日干上甲

日須知時忌庚

如甲日忌庚午時乙日忌辛巳時丙日忌壬辰時丁日忌癸卯時戊日忌甲寅時己日忌乙丑時庚日忌丙子時辛日忌丁酉時壬日忌戊申時癸日忌己未時凡陽剋陽干陰剋陰干其時大凶不可用

奇與門兮共太陰三般難得總來臨若還得一亦爲吉遇此行藏必稱心

如開休生三吉門合乙丙丁三奇又遇九地則爲眞詐格利以安營設伏遇太陰則爲重詐格利以設伏用奇遇六合爲休詐格利以合戰攻取然得奇不得詐亦吉得詐不得奇亦吉而不得吉門則終非吉也○紋按三詐之名蓋謂兵不厭詐而此時此方可以奇勝人也然詐之一字終非美道故兵家天時究非王者所首重耳○又如杜門合丁己癸臨九地太陰六合爲地假臨太陰宜使間偵探臨九地宜設伏臨六合宜移退又景門合奇臨九天名天假宜求援請兵之事傷門合丁己癸臨六合名物假宜輸糧積儲蓄死門合丁己癸臨九地

名神假宜掩屍發死士驚門合六壬臨九天名人假宜捕捉逃人逸馬○紋按假者借也謂借其時方可以行其事也○九天九地俱起例見後

更得直符直使利兵家用使最爲貴常將此地擊其冲百戰百勝君須記天乙之時所在宮大將宜居擊對冲假令直符居離九天英坐取擊天蓬

此八句專言大將宜居天上直符即大將居青龍之意也○兵家三勝方謂天上直符方九天方奇門方也有五不擊亦謂直符方九天方九地方生門方直使方也○又有背亭亭擊白奸之說以神后爲亭亭假如冬至後太陽尙在丑以大吉爲月將所用者午時則以大吉加午逆推之神后在己爲亭亭所居也又以月將加用午時于寅午戌上見孟神便爲白奸之位白奸之位常在四孟也白奸合亭亭則居之冲亭亭則擊之○紋按亭亭山名古帝王封禪之地故以爲貴神亭亭山在泰山之北爲虛危分野故謂亭亭居神后也

甲乙丙丁戊陽時神憑天上要君知坐擊用憑天上奇陰時地下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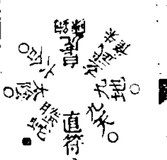
謂甲乙丙丁戊五時宜憑天盤直符己庚辛壬癸五時宜用地盤中直符也○又陽時利爲客宜先發陰時利爲主宜後動

若見三奇在五陽偏宜爲客自高強忽然逢在五陰位又宜爲主好裁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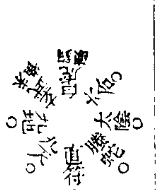
位謂地盤○陽動陰靜之義也

直符前三六合位太陰之神在前貳後一宮中爲九天後二之神爲九地九天之上好揚兵九地潛藏可立營伏兵但向太陰位若逢六合利逃刑

陽遁順局



陰遁反局



紋按孫子云動于九天之上而藏于九地之下謂動之至神而藏之至密使人莫得而窺測耳不得以此之九天九地附會之

天地人分三遁名天遁日精華蓋臨地遁月精紫雲蔽人遁當陰應六丁

天盤丙奇中盤生門地盤六丁爲日精之蔽天盤六乙中盤開門地盤六己爲月精之蔽天盤六丁中盤休門地盤太陰爲星精之蔽日精爲天遁月精爲地遁星精爲人遁也

生門六丙合六丁此爲天遁自分明開門六乙合六己地遁如斯而已矣休門六丁共太陰欲求人遁正是此要知三遁何所宜藏形設伏斯爲美

已見前注

庚爲太白丙熒惑庚丙相加誰會得六庚加丙白入熒六丙加庚熒入白白入熒兮賊卽來熒入白兮賊須滅

天庚加地丙白入熒也主有賊刼營伏路之事天丙加地庚熒入白也此時可以得賊滅寇

丙爲悖兮庚爲格格則不遁悖亂逆

此二句爲下數節之綱舊註仍用上節意解之甚謬不小

丙加天乙爲悖符天乙加丙爲飛悖

此所謂丙爲悖也天乙謂直符天丙加地時干爲悖符天時干加地丙爲飛悖主六軍有驚擾悖逆之事○紱按丙爲吉奇丙加天乙則爲悖者蓋以丙爲甲子而加于時日干上是以卑而犯尊下而犯上之象也故謂之悖

庚加日干爲伏干日干加庚飛干格加一宮兮戰在野同一宮兮戰在國

此所謂庚爲格也天庚加地盤日干曰伏干天盤日干加地庚爲飛格戰則主客兩傷大凶之時也同一宮者直符與六庚同宮也○紱按甲爲主帥之象所畏者庚故以庚爲格也

庚加直符天乙伏直符加庚天乙飛

此亦庚爲格也天庚加地直符爲格符大凶天直符加地庚爲飛格不利舉兵固守可也

庚加癸兮爲大格

天庚加地癸○以癸助庚不利于甲也

加己爲刑最不宜

天庚加地己○以己生庚來刑甲也大凶

加壬之時爲小格又嫌歲月日時逢

天庚加地壬○以壬助庚不利于甲也○紱按奇門家旣以乙丙丁爲甲用則是辛壬癸皆爲庚用旣與庚爲讎則辛壬癸亦皆凶干故皆主凶咎而以庚合之則是敵強之象也○六庚加歲月日時干者謂之格而甲申庚値符之十時亦皆不可用此以上皆論庚爲格也

更有一般奇格者六庚愼勿加三奇此時若也行兵去匹馬隻輪無返期

庚加三奇爲三奇之格凶

六癸加丁蛇夭矯六丁加癸雀入江

癸爲蛇也天癸加地丁水尅丁奇不利出師天丁加地癸丁奇入水出則有憂凡此皆大凶之時

六乙加辛龍逃走六辛加乙虎猖狂請觀四者是凶神有

事逢之莫措手

乙爲龍庚爲虎天乙加地辛天辛加地乙皆乙奇破傷也

丙加甲兮鳥跌穴甲加丙兮龍反首只此二者是吉神行師戰勝居八九

天丙加地甲地丙遇天甲木生火以尅庚金故爲吉也甲謂時符頭更得吉門爲吉尤甚

八門若遇開休生百事經營總稱情傷宜捕捉終須獲杜可逃生及設伏景上求援與破軍死惟遊獵誅有罪更問驚門何所宜虛作疑兵壯聲勢

此論八門之吉凶也

蓬任冲輔禽陽星英芮柱心陰宿名輔禽心星爲上吉冲

任小吉未全亨大凶蓬芮不堪用小凶英柱不精明(此論入門之九星也○緃按九星卽北斗七星及紫宮兩藩也天蓬卽北斗第一星貪狼魁也天芮北斗第二星巨門樞也天冲北斗第三星祿存權也天輔北斗第四星文曲衡也天禽北斗第五星廉貞柄也天心北斗第六星武曲開陽也天柱北斗第七星破軍搖光也天任紫宮東藩左輔也天英紫宮西藩右弼也以九星次序配九宮次序原無深義但以蓬任冲輔居北東陽生之方故曰陽星英芮柱心居南西陰長之方故曰陰宿九星之在天貪巨枕白虎觜參之間故爲凶文廉武當青龍太微之度故爲吉祿存左輔居南陽方故小吉破軍所指有招搖桔槍諸凶宿而右弼位比陰方故小凶也舊註多舛誤)

大凶無氣變爲小小凶有氣亦叮嚀(如天蓬水冬旺天芮土丑未月旺則大凶天蓬遇夏天芮遇春則無氣而小凶天柱金右弼火夏秋氣旺則凶天柱遇春夏右弼遇秋冬則平平也)

吉宿若能得旺相萬舉萬全功必成若遇休囚幷廢沒勸君不必動干戈(旺相休囚見下注)

要識九星配五行各隨八卦考羲經坎蓬屬水離英火任芮坤艮土中行心柱西金冲輔木旺相休囚看重輕與我同行卽爲旺我生之月誠爲相廢于父母休于尅囚時尅我受刑傷假令天蓬爲坎水旺在子亥冬北方相于寅卯休巳午廢于申酉囚中央(中央土也辰戌丑未月也餘倣此○與舊本少不同)

急則從神緩從門三五反覆天道亨(三謂乙丙丁五謂輔禽心冲任)

十干加伏若加錯入庫休囚吉事危(加伏卽伏必加錯卽反吟也謂伏吟反吟及休門入庫雖吉神亦危也○又六甲雖謂伏吟而又有開闔之異甲申甲寅爲孟甲甲子甲午爲仲甲甲辰甲戌爲季甲蓬任冲輔禽爲陽星芮柱心英爲陰星孟甲合陽星在丙合陰星陰在外皆利主不利客宜固守不宜出兵仲甲合陽星利主後應吉合陰星不可出兵宜以陰謀季甲合陽星陽在外利客以制彼合陰星利主宜後應也○又時加六戊乘龍萬里戊爲天門凶惡不起時加六己如辭所使宜爲陰謀不可先起亦爲吉于而遇休囚明不可用○時加六庚抱木而行强有出者災害加身時加六壬爲敵所侵强有出者災禍將臨時加六癸衆人莫視利爲潛藏不利先起此皆凶干不可用事也○此皆以符頭所加時論之)

十精爲使用爲貴起宮天乙用無遺(此二語未詳其義)

順生爲寶反生義支干比和亦爲吉尅支爲制半榮昌尅干伐日休爭利(此以日支干論干生支曰寶支生干曰義干支比和曰和皆吉日干尅支曰制中平支尅干爲伐凡事多凶也)

宮制其門不爲迫門制其宮是迫凶(此以八門九宮論如休門臨艮宮宮制其門不謂之迫若休門臨離宮則爲門制其宮是迫而凶也迫于吉門則平迫于凶門則凶)

天網四張無路走一二網低有路通(以天癸加時干爲天網天壬加時干爲地網直符在四宮以上則爲網高不可出兵或事急被圍而遇此時則觀卯未亥三方有合奇門者可從此破出直符在一二三宮則爲網低可揚威以震之爲無害于事也)

節氣推移時候定陰陽順逆貴精研天理未成有一理七

十二候分三元請看歌兼精微訣不是賢人莫與傳

總結一篇之意○紱按奇門凶吉本屬渺冥之間而時日干支古人不廢若此篇則又其精微而有本者也夫天道何親常與善人使其爲凶人而欲恃此以趨吉避凶只見其妄作以取敗耳使其爲吉人則徵此天時吾知其迪吉也但既盡人事矣而又藉此天時以行之其制勝爲萬全不更可必乎舊本出于雜家之所纂其辭句解釋不無差謬而更多攙入無稽妄誕之談茲則盡行刪去取其精微中正者校正入此以備兵家之用云

右煙波釣叟賦

原神賦　　汪　紱著

趨吉避凶前用莫神於大易握奇制勝談兵猶藉乎天時蓋雖神佑吉人亦必因時而順動如人凶從逆孰謂順天而時行欲明乎旺相孤虛須察於奇門遁甲

總領大意爲一篇之首

甲爲十干之首爲青龍而屬木乃主將之象庚爲尅木之干爲白虎而屬金乃六甲之讎

此乃奇門之大主故先發明之焉

乙木青龍乃六甲之妹嫁六庚而作合爲和解之奇

乙與庚合也釋乙庚之義

丙丁朱雀爲六甲之兒尅白虎而扶龍有禦侮之道

甲乙木生丙丁火而火能尅金爲子禦父侮也○此釋丙丁奇之義也

辛金不道合丙火而尅制東方

辛與丙合也東方指甲木

壬癸爲姦順庚金而作威南土

庚金生壬癸水而水尅丙丁火南方指丙丁火也

戊己遇三奇則稟火而順承中土合庚辛乃生金而作慝斯因時而異用亦中立以無權

火生土而土又能生金故戊己爲中立之儀○此以上釋六儀之義也

遁六甲於六儀之下斯爲主將之陰符

大將所行不令敵知故遁藏其甲有象主將之陰謀也○此釋遁甲之意

題三奇於三吉之門斯謂三軍之奮武

三奇有三軍之象三吉門休開生也得吉地以助之則能奮武矣○此釋奇門之意也

休曰休美乾交坤而水生爲萬物之資始

休者美也坎方主休門坎卦外象坤內象乾乾交于坤而天一生水也一陽動于陰中故曰萬物資始○此釋休門之義也

生乃資生艮成終而成始乃萬物之成形

艮方主生門艮卦一陽止二陰之上極于上則復于下故居東北陽生之方易說卦傳曰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此釋生門之義也

震來虩虩陽擊陰而上達不無受傷虩許逆反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十六

震方主傷門易曰震雷虩虩恐懼意也震卦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勢欲上行而陰方盛大故有傷象○此釋傷門之義也

巽命申申陰在下而始生理當杜塞

巽方主杜門易曰重巽以申命申重也巽卦一陰伏于二陽之下陰勢將上行故當杜塞之也又巽爲風亦有杜義若風天之爲小畜也○此釋杜門之義也

景者大也向明相見而萬物皆亨

離方主景門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君子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萬物至南方而亨通壯大故曰景○此釋景門之義也

死者歸也坤土純陰而孳生致役

坤方主死門易曰致役乎坤蓋有肅殺之地焉○此釋死門之義

兌澤陰成驚小人之得志

兌方主驚門兌爲澤一陰居二陽之上陰之成功于西方陰而凌陽故曰驚小人之得志也○此釋驚門之義也

乾奇陽戰開君子之成功

乾方主開門易曰戰乎乾西北陰盛之方而以乾之純陽居之者不與陰之過盛而欲以開陽之始也若雜卦傳之終夬也○此釋開門之義也○以上釋八門名義

斯法象之不同乃吉凶之攸判

結上論八門之意

直符卽主將之符六合爲和好之位

符猶符節六甲旣無專位則以時行六旬而羣干皆稟其命故旬首之甲所居爲直符也符所以行命令者也

戊笈談兵　卷之三上　遁甲奇門第四笈　十七

九天爲揚兵之所九地乃立寨之方陰謀所利謂之太陰

三閒之鄉斯爲雜殺

陽遁直符之右爲九天九天之右爲九地陰遁直符之左爲九天九天之左爲九地數至二而行九天者行兵之象也至三而止九地者止息之所也第六位爲六合以直符爲一數數至五而生數盡矣至六則與一合而相助第七位爲太陰七爲少陽數太陽變少陽爲陰而成謀之象三閒爲第四位五位八位也雜殺玄武朱雀白虎鉤陳螣蛇也○此一段釋內盤直符八宮之意

觀氣候以推移察陰陽而順逆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陽遁則順行陰遁則逆運是也

求吉凶於一理辨休咎於時方

陰陽制化之理一而已矣時方則非論時之吉凶而論方之吉凶也惟以時而已則時乃我與敵所同何以辨

其勝負哉此以上論奇門之體此以下辨奇門之用

兵不厭詐此三詐所以立名

魏武帝曰用兵不厭詐三詐眞詐奇門合九地重詐奇門合太陰休詐奇門合六合也○此釋三詐之名

假象成謀斯五假所由得號

假借也借物象以成人謀也五假杜丁己癸合九地太陰六合爲地假景奇九天爲天假驚壬九天爲人假傷丁己癸六合爲物假死丁己癸九地爲神假也○此釋五假之名也

合詐非爲吉須防制墓之方

三詐固利于用兵然使三奇制墓終非全吉若乙臨坤丙臨乾丁臨艮爲入墓乙臨兌丙丁臨坎艮爲受制之類又或加庚辛癸之凶儀雖合詐而不可用惟三奇臨生旺之方乃爲全美也

得遁不須憂更喜相投之地

遁謂九遁既得遁則不憂制伏更美于合詐也相投之地詳見下文

生丙臨戊丁爲天遁在乾離而愈神

生門丙奇臨地盤戊丁爲天遁物生于天丙上炎之火與天同行猶天火之爲同人卦也更臨丁則上下同氣臨戊則戊爲天門故爲天遁雖制墓入白不足爲憂而大吉更在乾宮則乾爲天在離方是火旺之地所以愈神此所謂相投之地也克敵可必矣

開乙合六己爲地奇遇艮坤而益美

開門乙奇地盤己爲地遁物開闢於地乙木本於地猶地木之爲升卦也更臨己則己爲地戶故爲地遁更在坤宮則坤爲地在艮宮則山附於地所以益美此所謂相投之地也我必不爲敵所勝矣

乙龍得水宜水戰孰云門伏爲凶

休門乙奇在坎爲龍遁乙爲青龍龍居于水休門屬水更在坎則坎之爲水所以利水戰雖休門在坎爲門伏而不得以門伏爲凶也

東木因風利火攻誰謂虎儀盡惡

吉門合乙奇臨地盤辛儀在巽爲風遁東木謂乙奇木生于東巽爲木旺之地木能生火巽又爲風而風從虎更藉辛儀之力故因風而利火攻雖乙加辛爲龍逃走而此又非所論也虎儀即辛儀也

吉龍騎虎以登山自宜討險

吉門合乙奇臨地盤辛儀在艮爲虎遁艮爲山而木生於山虎又居山林之物不惟不相尅而反相依助故宜討險

雲雷得吉以從乙豈畏金狂

吉門合乙奇臨地盤辛儀在震爲雲遁震爲雲爲雷而雲雷皆從龍震又爲龍而東方又爲木旺之地龍得雲雷則又飛騰之威自不爲金所尅也

開龍臨九地須知鬼遁之奇

開門合乙奇臨九地爲鬼遁開乙本爲地遁而更合九地則幽隱之象故利以刼寨我兵之行人莫得而知也

休丁合太陰詎止陰謀獲遂

休門合丁奇臨太陰爲人遁生人原于坎水故休門屬人而丁爲人之少陰心火謀慮所從生焉太陰又爲陰謀之地故人遁利以陰謀然好謀而成則又用兵之吉道不止于遂其陰謀而已也

生丙九天我陣有神明之助

生門丙奇合九天爲神遁生丙本屬于天而更合九天則威神發越之象所謂火天大有者也誰得而犯之哉

景奇得吉自然利求請之謀

景門合三奇臨九天爲天假景爲離明之地萬物相見之方更合吉奇而臨九天則利見大人之象所以利于求請之謀也

天地鬼神之五遁固當審擇於何方
天地人鬼神五遁察其在於何宮則居得遁之宮而行之若天遁在乾則居乾而擊巽之類是也

龍虎風雲之四鄉又必他方之藉力
若龍遁利水戰豈水戰必皆居北方坎位此又觀其爲利水戰之時而更擇他方奇門以爲我居之地又或察水勢風角因地利而行之所謂他方之藉力也餘三遁做此

凶者避去吉者用之
此用奇門之大概蓋用時則兩家所同何從而分其勝負惟方有吉凶故用得以避凶而居吉地

我方惟合吉奚疑九天九地之難攻
昔人謂九天九地所臨皆不可攻假如時合重詐在離休詐在坤則九天九地在坎艮我居合詐之地自可以擊九天九地又何必疑其不可攻也

苟不得奇門豈在立寨揚兵之可據
九天可揚兵九地可立寨使更合奇門固爲吉地苟不合吉奇吉門而凶儀凶門臨之則急當避去矣豈可以揚兵立寨爲可據哉凡奇門之說以奇爲重而門次之當審其輕重而用之不可執一也

惟直符爲主將雖得奇門而不可攻
直符爲主將所居攻之則犯上如直符在震則兌方雖合奇門亦不可居兌而擊震縱使直符居惡弱之地亦恐兩傷也

況芮死之對生即有百萬而何可用
對生門者爲死門我擊生門則是我自居死門矣故生門必不可擊也

直符固爲勝地又必合吉而後可居
昔人謂直符爲第一勝宮然亦合奇門而後爲吉苟遇惡儀凶門或擊刑干格之類則又必不可居此不可不察也

生門原屬吉方倘遇凶儀而亦宜避
生門爲吉方亦必得奇生旺而後可用也

我反彼亦反我伏彼亦伏知無時不可用兵
反吟伏吟星反星伏門反門伏皆爲凶時究竟時乃兩家所同安見其爲凶敗在我故但察吉地而居之不必以反吟伏吟之時爲必不可用兵也

我格彼亦格我刑彼亦刑自有地可以尅敵
如歲月日時干格及儀擊刑之屬亦兩家所共者我居吉地則不爲凶矣

謂得使爲堪使則乙馬龍逃丙猴入白丁虎沒江安在其爲吉宿故得使在于用時

乙遇戌午丙遇子申丁遇辰寅謂之三奇得使然以乙加甲午辛則爲龍逃走以丙加甲申庚則爲熒入白以丁加甲寅癸則爲雀沒江安謂得使爲吉哉此日家之自相矛盾而不知者也故必辨之若以甲午時用乙奇甲申時用丙奇則以用時爲准其得使爲可憑也

謂守門爲吉時則或逢反伏或遇凶儀或遭尅格詎爲盡利陰私故玉女貴乎得地
丁奇爲陰干六甲之女也故有玉女之號凡直使之門臨地盤六丁爲玉女守門利以陰謀然必以合奇與吉門爲貴也

蛇天矯而亞夫之卒夜驚雀沒江而殷浩之書落水我避之未必爲凶
壬癸北方水玄武之象玄武龜蛇也故癸爲螣蛇以天盤癸加地盤丁上是癸水尅丁火爲蛇天矯蛇爲驚擾

之神故主兵有驚恐亞夫姓周爲漢將景帝時七國反帝命亞夫征之軍常夜驚亞夫堅臥不動數日而後定丁爲南方火朱雀之象火于五事屬言又爲文明故朱鳥主文書以天盤丁加地盤癸上是丁火臨癸水而彼尅爲雀沒江主文書遺失殷浩晉臣時有託浩寄書者浩行舟至中流悉投書之江曰浩不能爲人作帶書奴也用奇門者察其在于何方而避之則其凶不能及我矣○嘗考殷浩之父名羨字洪喬東晉時出守江西人有託之帶書者舟行至石頭城下將書悉投之于江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云云後其子名浩字深源嘗致書于桓溫誤達空函卒遭廢棄人以爲獲其報云此係誤註雖非要緊然故事不可誤引故致正之

虎猖狂而落鳳之坡折臂龍逃走而睢水之岸橫屍敵當之適爲彼禍雖疎誰反

辛爲白虎最凶之神以天盤辛加地盤乙是辛金尅乙木爲虎猖狂落鳳坡地名在蜀漢昭烈帝入川時龐統

號鳳雛爲軍師昭烈夜夢神人拆其右臂次日龐統帥師王落鳳坡爲劉璋伏兵所殺乙爲青龍以天盤乙加地盤辛是乙木臨辛金而受尅爲龍逃走有敗績之象睢水名在徐州漢高祖率諸侯伐楚與項羽戰于睢水之上漢師大敗屍滿睢水睢水爲之不流用奇門者察其在於何方而避之則敵當其方而凶在彼也

熒入白日馳莫敖之驕兵能慎重豈爲大咎

丙火爲熒惑庚金爲太白天盤丙加地盤庚曰熒入白有驕敵之象莫敖楚大夫帥師伐鄖舉踵高其氣驕也爲鄖所敗爲將者知所慎重則不爲大咎而反有勝敵之象矣

白入熒夜走甘甯之百騎知預備豈遂成災

天盤庚加地盤丙曰白入熒有賊來劫寨之象甘甯三國時吳臣夜率百騎劫曹營曹兵大亂我有預備則不足爲害矣此皆以人謀而勝天時也

龍返首師承天寵亦忌凶門

龍指六甲直符也以六甲直符加地盤丙上是木來生火主將加恩于三軍之象曰龍返首易師卦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吉之道也然使雖介龍返首而或遇凶門且加刑格之屬則亦不得爲吉猶將雖賢則而或時勢不敵也

鳥跌穴帥得輿情更宜吉道

鳥指丙奇也以天盤丙加地盤直符是子來就父三軍協力于主帥之象曰鳥跌穴輿情衆心也然使雖合鳥跌穴而或遇凶門且臨制墓亦不爲吉必臨吉門吉地而後爲美也

儀擊刑惟直符之上難居

子水生卯木然生木而水竭寅木生巳火然生火而木灰辰爲木中之土則木尅土午火見火則相奪而光滅申金尅寅木而木生火則反尅金戌爲金中之土見未爲火中之土則火能傷金故子刑卯寅刑巳辰刑辰午刑午申刑寅戌刑未加甲子戊直符臨震宮則是子刑卯而爲儀擊也然此止直符一方爲受凶耳餘方則不刑

及不得以一時爲盡凶也

格加奇只遇格之方必避

格者有所阻也天盤庚加地盤奇曰奇格若庚加乙則庚爲乙夫而乙不敢抗庚加丁則丁爲陰火未能尅在上之金所以阻而不得行兵也然亦惟受格之方宜避之耳餘無害

刑格小格大格斯可以類而推

庚加己則土生金而刑木加壬癸則金生水而尅火故曰刑格小格大格亦惟避其受格之方而已他若飛干伏干亦然凡庚儀之所在皆不宜居也

乙奇丙奇丁奇亦可因方而辨

辨其在何方而居之

三奇臨吉門何愁天網

六儀倡賊勢豈待凶門謂壬癸臨時干爲天網地網殊覺無意義但合吉奇吉門生旺詐遁則不必問此也凡六儀皆多凶而少吉不必待凶門而後避之也

六甲時逢九遁自有精神九遁已見前若時逢九遁自是大吉不必問其制墓及五不遇時等事也

三奇地合九天何憂制伏乙龍及丙丁朱雀皆在天之物故三奇合九天則不憂制墓雖使乙加辛丙加庚丁加癸亦無所害飛騰之龍鳥非在下者所能尅伏也

故他方盡無吉地則天假儘可揚兵不止求援獻策景合奇臨九天爲天假利于求援請謁之事然他方無天吉之奇門則我居天假之上挾飛騰之勢借離火之

光自可以尅敵制勝也

如別地更有吉門則地假皆宜設伏豈惟偵探逃刑杜門合丁己癸臨六合太陰九地皆爲地遁合九地利設伏合太陰利偵探合六合利逃刑然使他方有利戰之門則地假所臨皆宜設伏又不拘六合逃刑太陰偵探之例蓋杜有閉塞閼止之義而丁己癸爲陰干六合太陰九地又爲幽隱之所所以爲設伏之吉地也

神假人假物假皆當擇地而行埋屍捕捉儲糧亦宜因事制變死門合丁己癸臨九地曰神假利于埋屍祭厲誅有罪驚門合六壬臨九天曰人假利于捕捉傷門合丁己癸臨六合曰物假利于儲糧積艸察得假在于何方因其事而行之也

至九星惟以辨陰陽主客何須問星旺星休九星蓬任沖輔禽爲陽英芮心柱爲陰以九星配九宮原無大義第以蓬任沖輔禽居東北陽方而爲陽英芮心柱居西南陰方而爲陰合陽則可戰合陰則宜守孟甲合陰凶合陽可守仲甲合陽可戰合陰宜守季甲合陰利主合陽利客此以九星辨陰陽主客也若論其吉凶休旺則吉凶自生于奇門不必更問九星矣

若八門只察其合奇合儀勿盡拘門迫宮迫昔人謂門迫宮迫爲凶時假如開門得吉奇吉符而臨東方他方則盡無合吉者是豈其以東方爲宮迫而棄之而反居他方不合奇門之地乎故吉門只以合奇爲義奇則論其生旺門之與宮不必論其和寶制伐也

三門四戶只以通無吉之時有奇門不須更究若太沖小吉從魁爲天三門除危定開爲地四戶六合太陰太常爲地私門此必局中一時無吉奇門則又寄此以通之如局中本有奇門則自以奇門爲主不須究此也

九咒三符悉屬人怪誕之說秉正道何必搜奇若九星符咒三奇符咒之類皆屬妄誕縱使有驗亦非有道君子之所宜道也

總之陰陽制化原不外于五行克敵成功要必存于勝算

聊明物理以待人行天時雖吉不如人和直壯律臧終以人謀爲主不專恃此也○總結一篇之意

定格吉凶

龍反首直符加地盤丙奇　鳥跌穴天丙加地盤直符　相佐甲加丙丁

天遁生門丙奇臨戊又開門合丙奇　地遁開門乙奇臨己　人遁休門丁臨太陰

神遁生丙合九天　鬼遁開乙合九地　又鬼遁生丁九天臨八

龍遁休乙臨一宮○利以水戰　虎遁生休乙奇合奇臨艮○利以山戰

雲遁吉門乙奇合辛震○利以水戰　風遁吉門乙奇合巽宮○利以火攻

天假 三奇景門九天 ○ 利以求援 地假 丁己癸合杜門臨地陰合 ○ 利設伏偵探

人假 六壬驚門九天 ○ 利以捕捉 神假 丁巳癸死門九地 ○ 利以掩屍捕獸誅有罪

物假 丁巳癸傷門六合 ○ 利以儲蓄 眞詐 奇門九地 ○ 利以安營設伏

重詐 奇門太陰 ○ 利以設伏 休詐 奇門六合 ○ 利以合戰 奇合 天奇合地儀

得使 乙甲戌甲午○丙甲子甲申○丁甲辰甲寅 玉女守門 直使之門加丁奇

天轉 甲己日戌○乙庚日申○丙辛日午○丁壬日辰○戊癸日寅 ○ 按此爲伏吟時不得爲吉

天馬方 月將加時取太沖位 ○ 按太沖卯宮天駟房星在焉故日天馬方

天三門 月將加時取太沖小吉從魁 地四戶 月將加時取除定危開

地私門 月將加時觀旦暮用貴人位又隨陽順陰逆取六合太陰太常

孤擊虛 甲子旬戌亥方孤○甲戌旬申酉方孤○甲申旬午未方孤○甲午旬辰巳方孤○甲辰旬寅卯方

孤○甲寅旬子丑方孤○對孤爲虛○各旬皆背孤以擊虛但陽日用陽孤陰日用陰孤

亭亭白奸 月將加時推神后所在方爲亭亭觀寅戌見何孟神則知白奸所在亭亭常背之白奸合亭亭

則背之格於亭亭則擊之

三勝宮 一直符○二九天○三生門 吉奇 乙丙丁 吉門 開休生

吉星 禽輔心上吉○沖茌次吉 吉符 九天○九地○太陰○六合

以上皆吉局

龍逃走 乙加辛 虎猖狂 辛加乙 蛇夭矯 癸加丁

雀投江 丁加癸 熒入白 丙加庚 白入熒 庚加丙

天網張 癸臨時干 地網幛 壬臨時干 悖符 丙臨時干

飛悖 時干加地丙 ○ 此與反首跌穴大異亦與入白入熒不同觀者勿誤用之

休干格 庚臨日干 飛干格 日干加庚 伏宮格 庚臨直符

飛宮格 直符加庚 大格 庚加六癸 小格 庚加六壬

刑格 庚加己 悖格 庚臨時干 歲隔 庚臨歲干

月隔 庚臨月干 反吟 星奇加對沖 伏吟 星符奇加本宮

門反門伏 如星奇之例 三奇受制 乙乾丙丁坎

三奇入墓 乙坤○丙乾○丁艮 六儀擊刑 甲子加震○甲戌加坤○甲申加艮○甲午加

離○甲辰加巽○甲寅加巽 門迫 休坤艮宮生死震巽傷杜兌乾景加坎水驚開遇離

宮迫 休離生死坎驚開震巽方杜傷加二八景迫兌乾藏 五不遇 時干尅日干也

以上皆凶局 吉凶三局雖如此然隨時制變有不可一例論者宜知之

○日家奇門成局 八門 休 生 傷 杜 景 死 驚 開

甲子乙己丑丙寅戊壬子庚甲寅癸丑一宮 坎艮震巽離坤兌乾

丁卯戊丙辰己巳乙辛卯丁癸巳壬辰二宮 坤兌乾坎艮震巽離

庚午辛乙未壬申戊甲午庚丙申己未三宮 震巽離坤兌乾坎艮

癸酉甲壬戌乙亥辛丁酉癸己亥戊戌四宮 巽離坤兌乾坎艮震

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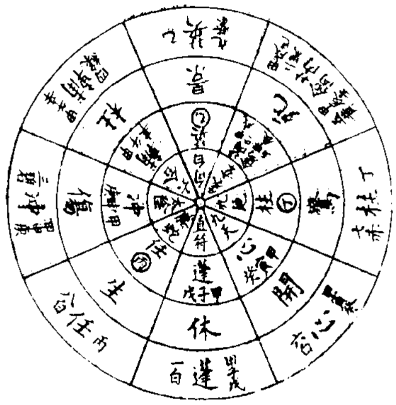
丙子丁丑戊寅庚子辛丑壬寅六宮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己卯庚辰辛巳癸卯甲辰乙巳七宮 兌乾坎艮震巽離坤

壬午癸未甲申丙午丁未戊申八宮 艮震巽離坤兌乾坎

乙酉丙戌丁亥己酉庚戌辛亥九宮 離坤兌乾坎艮震巽

陽遁第一局



冬至上
驚蟄上
清明中
立夏中

陽遁第二局

小寒上
立春下
穀雨中
小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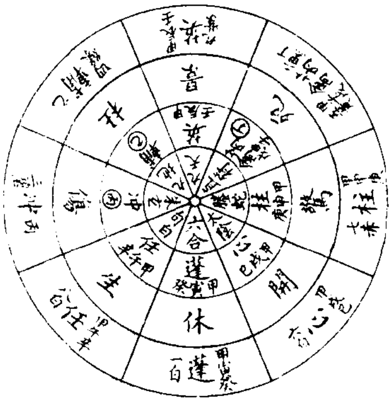
陽遁第三局

大寒上
春分上
雨水下
芒種中

陽遁第四局

冬至下
驚蟄下
清明上
立夏上

陽遁第五局



小寒下 立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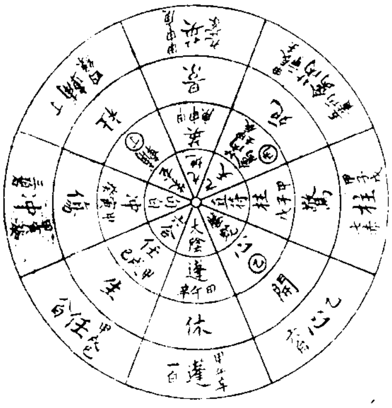
穀雨上 小滿上

陽遁第六局

大寒下 雨水中

春分下 芒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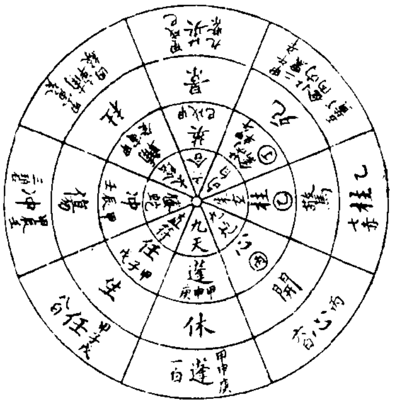
陽遁第七局



冬至中 驚蟄中

清明下 立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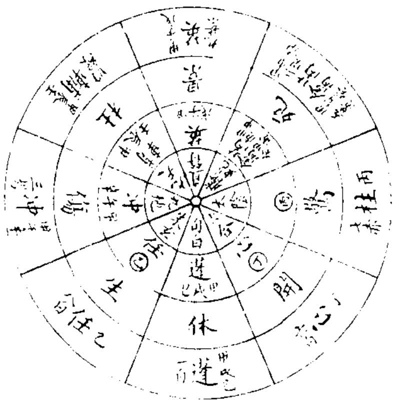
陽遁第八局



小寒中 立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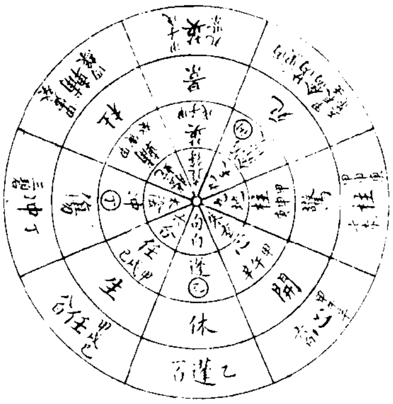
穀雨下 小滿下

陽遁第九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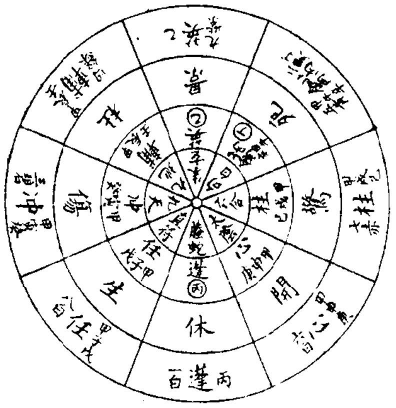
大寒中
雨水上
春分中
芒種上

陰遁第九局



夏至上
白露上
寒露中
立冬下

陰遁第八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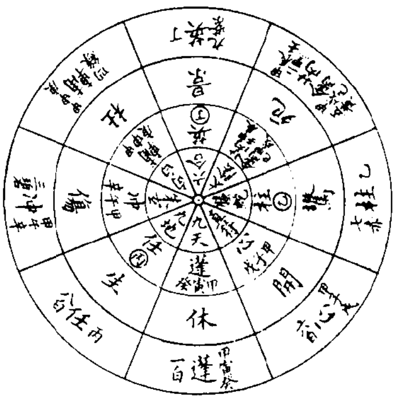


小暑上
立秋下
小雪中
霜降中

陰遁第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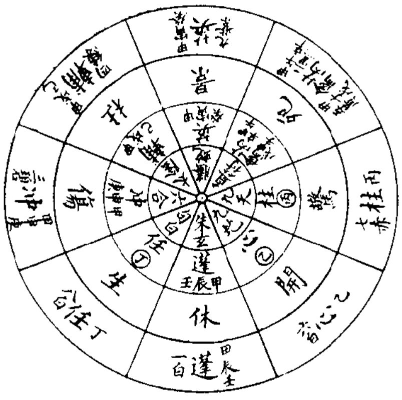
大暑上
處暑下
秋分上
大雪中

陰遁第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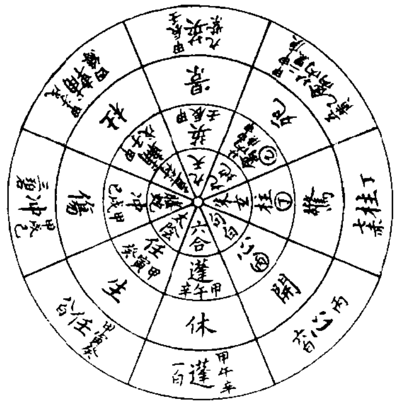
夏至下
白露下
寒露上
立冬上

陰遁第五局



小暑下
立秋中
霜降上
小雪上

陰遁第四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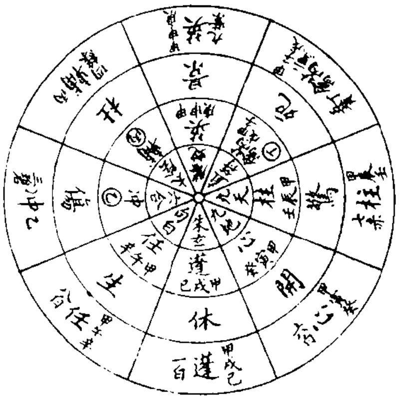


大暑下
處暑中
秋分下
大雪上

陰遁第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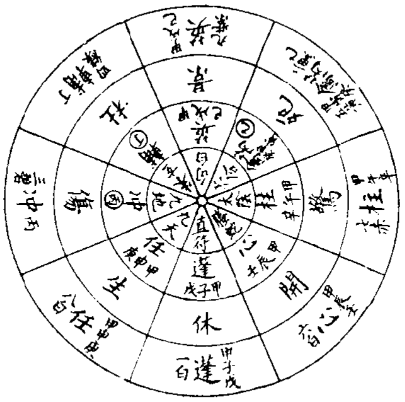
夏至中
白露中
寒露下
立冬下

陰遁第二局



小暑中
立秋上
霜降下
小雪下

陰遁第一局



大暑中
處暑上
秋分中
大雪下

戊笈談兵卷之三下

新安汪　紱著
柘浦吳雲友參

演宿翻禽第五笈

汪雙池曰古者有觀象無演宿演宿翻禽之說不知其何昉也然余旣輯天時至于奇門遁甲于此或缺而不備使閱者謂爲弊笱矣故略著其例大約酌雅俗之間去取以道與日者別焉

一著遠取賦
一錄翻禽定訣

一錄禽星强弱喜畏
一錄禽星諸忌
一錄瑣泊落泊
一著占演大略
一錄兵家用孤虛法
一錄臨斗杓法
一錄六戊法
一錄雲聚鳥散法
一錄占鴉鳴時方

遠取賦

汪　紱著

易曰遠取諸物

言天時者不一而足綜術數者貴得其原故古人或立乎遁甲奇門而後世又繼以翻禽演宿

禽二十八宿所分配者也翻禽者反復以求之也

蓋宿有成象既觀象而爯配乎四靈宿有分宮復因宮而取象於百物

四象謂青龍白虎朱雀玄龜也二十八宿分十二宮十二辰各因有所肖故宿亦因而分配之也

上元甲子起虛中奎畢鬼翼氐南箕每七元而一遍

虛子中之宿故首元甲子起虛也二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氐七元箕七元既終而復以甲子起虛

歲日時皆然

子午卯酉爲正位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分四將于一元

每元中一周甲子則以值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四日者爲將星如一元中甲子日虛己卯日張甲午日室己酉日軫故一元則以虛張室軫四宿爲將星也

宿從六十日以周流數起十二宮而推演

以下詳推演之法

因日宿以捷時禽立將星而翻彼將

因宿以捷時禽加後中虛五鬼六從箕之訣將星翻彼將如後用時支上起將宿之訣

我禽皆順得謂我之順天

時禽爲我禽以示應天道也其餘以活曜翻用禽則先逆後順以將星翻我副將則惟用順數是翻我禽皆以順得也

彼宿皆逆推謂彼之逆理

以將星加用時翻彼禽先順後逆翻彼之正副或以日星尋日禽或以時禽尋日禽亦皆先順後逆是翻彼禽皆以逆推也

禽有強弱定彼我之輸贏泊有吉凶觀彼我之衰旺

俱見後

日禽爲兩家之戰地落泊因彼我而各推

兩家同此日禽故以爲戰地彼禽我禽皆有落泊故觀其所屬之五行而各推之然後知彼我之誰旺誰衰也

強弱非可泥四時異用伏制有常

泥去聲

禽有春夏旺而秋冬衰者有秋冬旺而春夏衰者此四時之異也豻最強而畏心虛蛟龍最高而不能伏走獸

此伏制有常也

彼我實同時分野可憑命宮宜志

志誌同

所用之時究爲兩家所同故又必考之分野或再觀之生命纏度如燕人則宜用箕尾宿或生命宮纏箕尾者亦宜用箕尾爲時禽也

至若禽自有五行豈以七政而分配

昔人以七政分配二十八宿如角木蛟亢金龍房日兎心月狐之類其實無深意義蓋角自爲金宿亢自爲火宿非以七政分配也

落泊原無定軌當用將星以推移

如昔人落泊僅以角斗奎井起亥山亢牛婁鬼起巳山不知二十八宿所值各有定時如虛值子辰申危值丑巳酉是落泊雖有十二宮而禽所泊者則止三泊矣且蛟宜水而泊不得水虎宜山而泊不得山是豈可用哉

故用落泊之法以時禽所屬之五行翻于亥寅巳申上起將星順覓時禽然後就時禽所止起山順數至用時而觀其所泊則禽無不泊之宮矣

亢牛婁鬼原非金何爲伏斷

亢火宿牛木宿婁土宿鬼亦土宿月家以四宿暗至時下爲暗金伏斷然亢牛婁鬼實非金宿則不必以爲伏斷可知矣

蛇蚓豬猴皆可用豈是惡星

只觀其衰旺何如耳無一定凶禽也

知演禽之變通乃吉凶之有準

總結上文

要之我能順天則他禽應爲我用我苟逆理則彼咎或成

我凶君子固貴乎知微爲將尤先以尚德

角斗井奎稱宿一亢牛婁鬼二排行氐女胃柳第三位中星虛昴併星房五位心危畢與張尾室觜翼六爲常箕壁參軫皆在七好將定數問陰陽

此以周天二十八宿分其緯數以便于推輪

六十年來本一元四百二十七元全一千二百六十載三元符將又循環

以二十八宿配之歷年以上元甲子起虛二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氐七元箕則六七四百二十年而上元終復以甲子起虛則爲中元又四百二十年而甲子虛爲下元又四百二十年下七元終則合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甲子虛復爲上元矣

會得年禽月易求中星用角一參頭五位室宿值正月二

心三胃七騎牛六宿值年星作首年年相續好追求

以二十八宿分之各月則以甲子虛之年正月起角至乙丑年正月而得室以此循環輪之此其捷法也

七元禽星逐日推虛奎畢鬼翼氐箕但將甲子從頭數元元相續少人知

日禽如年禽之法以上元甲子起虛二元奎三元畢四元鬼五元翼六元氐七元箕周而復始

一元虛張室軫遊二元奎亢胃房求三畢尾參求覓斗四鬼女星危月流五翼壁角婁爲將六氐昴心觜金猴七箕井宿牛兼柳此是七元四將頭

凡一元甲子之中以甲子甲午己卯己酉四日所值之宿爲將星如一元甲子虛輪至己卯得張又輪至甲午得室又輪至己酉得軫故一元內之四將頭乃虛張室軫也每一將星攝十五日餘元倣此

日起時禽起子時中虛五鬼六從箕七畢一氐二奎位三位還從翼宿推

虛昴星房値日以虛起子時危畢張心値日以鬼起子時室觜翼尾値日以箕起子時壁參軫箕値日以畢起子時奎井角斗値日以箕起子時婁鬼亢牛値日以奎起子時胃柳氐女値日以翼起子時實亦日日相續也

角箕奎胃觜同參六宿原來本屬金亢心柳張星午馬五宿本來稱大火氐危婁壁及翼鬼六宿共推中土是房斗牛兮同室畢由來屬木同如一尾女軫昴井與虛六宿同歸水位居

以二十八宿分屬之五行也

北方虛鼠子宮遊女蝠危燕類同遊牛牛原位丑宮裏斗

獬因之同住此寅宮肖虎尾居中箕星遂以豹來同房住卯宮因屬兎心狐氐貉來相聚亢角辰宮本肖龍蛟龍自取類相同翼土號蛇因在巳軫蚓會同居鶉尾午位正南星火馬柳獐張鹿同類者鬼來未位乃成羊井豻因之共一鄉觜猴申位爲金宿猿猴一類參居後昴雞自向酉宮栖畢烏胃雉更何疑婁居戌上戌肖狗奎狼同類　相隨亥中營室室木猪室壁同流號土貐

此二十八宿之音屬以十二宮分類若虛牛尾房亢翼星鬼觜昴婁室居十二宮而配其肖其餘宿則以類附而分列二十八禽也

行軍定策效翻禽時禽是我翻他人用時支上起將宿順行逐位向時禽尋得時禽權且止逆轉時位覓他禽順數一周逆一轉周回兩轉兩翻尋

此翻禽之法以時禽爲我禽如辛巳日値日禽爲軫水蚓軫宿第七七以畢宿起子時丑觜寅參卯井辰鬼巳柳午星我用午時則我禽爲星火馬也又以辛巳日前二日乃己卯其値日之禽爲張月鹿是自己卯日而至辛巳日之將宿即以張月鹿加之所用之午時上順數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參觜井鬼柳星凡兩轉至酉止而得星火馬復從酉上起星火馬逆數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亦兩轉至用時之午上而得危土燕是爲他禽乃他人之象也若從將星尋時禽但數一轉而得者逆翻他禽亦數一轉至用時而得餘做此

一虛二牛三用箕中畢五尾六番奎七位却從氐數起此是翻禽活曜機便以時禽翻活曜逆從寅起覓時禽尋得

時禽權且止順回時上見用星

活曜翻禽爲我之用禽其法如上辛巳日用午時時禽星火馬星爲中位中翻活曜畢即以寅上起畢逆數觜參井鬼柳星至申而見時禽星火馬復從申上起星火馬順數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至所用之午時乃得箕金豹是箕豹爲我所用之禽也凡活曜頭皆從寅起

倒他正將向何尋將星時上向日禽尋到日禽逆回轉旋回時上正星臨

翻他人之正將如上辛巳日日禽軫水蚓用午時即以將星張火鹿加午上順行覓日禽至申上得軫水蚓復從申上起軫逆回時上得亢火龍爲彼之正將也若時上起將星兩轉而後得日禽者逆尋正將亦兩轉至用時而得餘做此

倒他副將向何尋時上逐位向日禽尋到日禽逆回轉旋

轉時上副將臨
翻他人之副將如上辛巳日日禽軫水蚓用午時時禽星火馬便從午上起星火馬順數覓日禽至酉上得軫
水蚓便從酉上起軫逆回時上得氐土貉宿為彼之副將也餘亦倣此

本身正副向何尋將星兩轉向時禽順把用時尋兩轉時

候分明正副星
求本身之副將如上辛巳日用午時星火馬復以將星張火鹿加午上順尋星火馬至酉上得星火馬復從酉上起星順數兩轉至午上乃得昴日雞為我之副將此法有順而無逆但以用時起將星兩轉而得時禽則時禽亦數兩轉至用時而見副將若將星一轉而得時禽則時亦一轉而得副將矣餘倣此

右翻禽定訣

角金蛟 行軍喜值風雨霧露○合昴順參壁交亢食女虛危畏井畢伏牛翼軫○驚蟄後旺秋分後衰○宜東方○角主兵刑故屬金 強 水禽

亢火龍 行軍喜值風雨雲霧○合胃順角交箕斗食女虛危室怕井畢婁奎伏翼軫○驚蟄後旺秋分後衰○宜東北○亢主火故屬火 強 水禽

氐土貉 行軍喜暮夜風雨○合婁順鬼交昴畢食翼軫柳畏奎婁危箕井畢女○春夏旺秋冬衰○宜臨水平原○氐主土工故屬土 平 山禽

房木兔 行軍喜暮夜星月○合奎順張危胃交尾奎怕尾箕奎婁畢井○冬衰○宜山林平地草岡之所宜伏兵斷敵糧○房居卯木正屬木 弱 山禽

心火狐 行軍喜寒風暮夜○合壁順室胃參交婁尾食胃昴怕尾箕奎婁畢井○秋衰冬平○宜溪澗草野宜渡水宜伏兵○心日大火其中星邑赤故屬火 平 山禽

尾水虎 行軍喜寒風積雪暮夜○合室順危交牛婁怕畢井奎牛食柳壁室張伏諸走獸○秋冬旺春夏衰○宜南方宜山林○尾主水故屬水 強 山禽

箕金豹 行軍喜風霧○合危順牛交女畢怕奎井畢食伏諸走獸○春夏旺秋冬衰○宜北方宜山林○箕主風及兵故屬金 強 山禽

斗木獬 行兵喜陰雲微風○合虛交亢箕順壁參軫食張翼伏諸走獸怕奎婁畢井○春夏旺秋冬衰○宜東方○南斗司祿故屬木 強 山禽

牛木牛 行軍喜和風暖日○合女順鬼交奎食翼畏箕尾奎井婁○春勞夏旺秋冬衰平○宜平田曠野○牛主積聚能伏乃屬木亢龍 平 家禽

女水蝠 行兵喜暮夜星月○合牛順房斗交畢虛畏角亢翼婁○驚蟄後旺寒露後衰○宜邱陵古壁○屬北方水 平 飛禽

虛水鼠 行軍喜暮夜昏黑○合斗順張鬼交危畢怕角亢婁翼○秋冬旺○宜伏兵宜山嵎深險古壁○屬北方水 弱 穴禽

危土燕 行軍喜和風暖日○合箕順觜氐交虛畏亢角畢尾奎○春社後旺秋社後衰○宜平田水澤陂草○危主墳墓屬土 平 飛禽

室木猪 行兵喜月夜及霖雨○合尾順心危交婁奎畢食翼女危怕尾箕奎井婁畢○夏秋旺○宜水澤北方○室主營造故屬木 弱 家禽

壁土貐 行兵喜寒風細雨暮夜○合心順井角交婁畢食翼軫畏尾箕奎婁井畢○春夏旺冬衰○宜水澤北方○壁為壘壁故屬土 平 水禽

奎金狼 行兵喜寒風細雨暮夜○合房順尾氐危交井鬼柳畏畢井危尾箕伏諸走獸○冬春旺秋凶○宜平原林麓東北方○奎主溝瀆為將軍乃屬金 強 山禽

婁土狗 行兵喜風霧及晴和○合氐順亢交尾畢食氐房心虛室伏諸走獸畏箕尾斗奎○秋冬旺春夏衰

○宜平原西方○婁居戌中正屬土　小强　家禽

胃金雉　行兵喜天陰和○合亢順房斗交心畢食翼軫畏氐房心奎婁箕尾○春夏秋旺冬衰○宜貧山草野○胃主捕討故○屬金　弱　飛禽

昴水雞　行兵喜晨熹晴和○合角順鬼交胃心食翼軫畏奎婁畢心井箕尾○四時平○宜南方平地○昴爲大梁屬水　弱　家禽

畢木烏　行兵喜晴和微風薄霧○合軫順亢交井胃昴畏尾箕奎井氐食翼軫胃昴心房虛伏需飛禽○四時平夏大旺○宜茂林山澤北方○畢主讖闕梁故屬木　强　飛禽

觜金猴　行兵喜晴和○合翼順張心交柳鬼危食房畏尾箕奎婁井畢○春夏秋旺○宜茂林深山南方○觜爲虎首屬金　平　山禽

參金猿　行兵喜晴和夜月○合張順井斗角交奎畢食心伯虛奎婁井○秋冬旺○宜茂林險地北方○參虎身正屬金　平　山禽

井水犴　行兵喜晴日及猛風雲霧○合星順鬼交畢箕尾畏心虛食伏百獸○秋冬旺春夏衰○宜平原沙靖無不利○井主水泉故屬水　大强　山禽

鬼土羊　行兵宜日中晴暖○合柳順井交奎婁畏氐心尾箕奎婁畢○春夏旺秋冬衰○宜草野平岡西方○鬼主疾疫屬土　弱　家禽

柳火獐　行兵喜晴和○合鬼順婁尾食翼軫畏奎婁井尾箕○夏秋旺冬春衰○宜山林草野邱陵○柳爲鳥咮主酒食乃屬火　弱　山禽

星火馬　行兵喜和風暖日○合井順張危交箕食壁畏井奎箕尾○四時平冬衰○宜南方平原曠野○正屬南方火　小强　家禽

張火鹿　行兵喜和風晴日○合參順張危交箕亢順星鬼食翼畏奎婁尾翼畢井○春旺秋衰○宜山林北方○正屬南方火　平　山禽

翼土蛇　行兵喜猛風暴雨○合觜順鬼交心室畢食女虛危畏奎婁胃昴室壁○宜伏兵草澤○翼主樂而屬土　平　水禽

軫水蚓　行兵喜天陰將雨○合畢順斗星角亢箕畏畢胃昴危虛○春夏旺秋冬衰翼同○宜草澤塗泥伏兵○軫主風雨屬水　最弱　水禽

右禽星强弱喜畏

春箕　夏軫　秋參　冬壁　値此爲日禽口四季禁星

朔角初一　盈牛　弦虛下弦上弦同　望亢十五　虛鬼　晦婁三十　謂之禽中滅沒

甲子旬戌亥宮宿　甲戌旬申酉　甲申旬午未　甲午旬辰巳　甲辰寅卯

甲寅旬子丑宮宿　謂之旬空如甲子旬十日則奎婁危室壁五宿爲空也

一元軫　二元氐　三元室　四元虛　五元鬼

六元壁　七元張　謂之七元中無頭星

一元虛翻柳女　二元危張翻奎亢　三元畢翻氐軫室

四元鬼翻亢婁　五元翼翻房昴　六元氐蚓翻觜房

七元箕翻鬼斗　謂之七元中空亡星

甲己日星　乙庚日亢　丙辛日鬼　丁壬日翼

戊癸日觜 謂之禽星退氣

戌亥時飛禽畏之 謂之天羅地網　辰巳時走獸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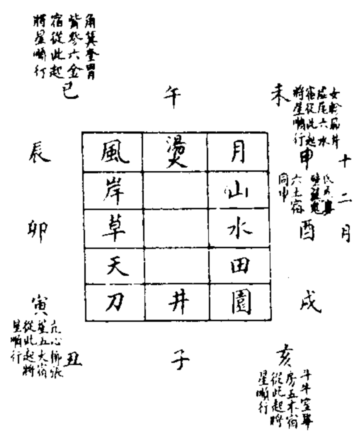
一元壁　二元昴　三元井　四元張　五元亢

六元尾　七元女 謂之七元中禽星

右禽星諸忌

時禽落泊

一山　二水　三田　四園　五井　六刀　七火　八草　九岸　十風　十一湯　十二月



星順數尋時禽既得時禽則於至用時而觀其泊於何宮法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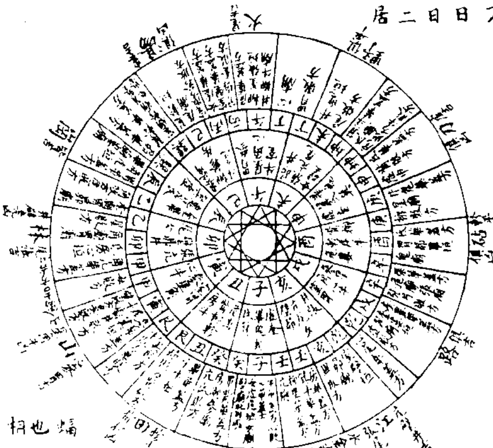
時禽落泊之法昔人但以七政分配二十八宿有如角木亢金氐土房日心月尾火箕水之類而即以木宿起亥山金宿起巳山土水起申山火起寅山日起午山月起未山然如此則宿有定時時有定泊如角宿值寅午戌三時則所泊止圖草月三宮而餘宮不及為是豈得為通用之法此例以五行分二十八宿既與俗法迴異而落泊則視時禽所屬五行翻於長生上起將時禽上起山順數昔異觀者詳之

禽星吉凶方

圖中華蓋方者以時禽為我禽而居其華蓋之方則吉也賊廟亦然

敗方者以日禽論之如日禽為室軫二宿則不可居巳方也餘倣此

江湖田山林十二時泊如亥子日為江湖宜用水禽則大吉寅卯日為山林宜用山禽則大吉也



兵法又如辛巳日日屬湯則取不畏湯之宿用之如婁狗星毋女蝠斗獬等禽可也然或禽星旺相亦不必忌此

右演禽雜宜忌、

占演大略略舉數者以見占例

戊戌日用巳時演六元

日禽牛木牛時禽觜金猴將星心火狐活曜頭牛木牛用

星井水犴副將角金蛟他禽箕金豹他正將室木猪他

副將昴水雞

日牛木牛丑垣○子方華蓋○午方入廟俱吉坤方敗凶○戌日瑣路

我觜金猴戊日退氣○落泊風宮大吉○夏月旺

用井水犴制伏百獸○泊井弱

角金蛟畏日禽○泊山失位

他箕金豹泊湯○我畏之喜其泊凶地未能傷我

室木猪畏我用禽○泊湯

昴水雞泊岸

以此時凡事我雖弱而得地敵雖強而失所可以行兵但我之將佐雖勇而皆失勢所喜者彼之將佐更弱然終不能有大功也宜晴和天氣茂林之地爲吉而日禽制我副將恐我之副將有失○宜子丑方○又必山西人用此或用兵者之國土在觜參分或生命躔觜參之度中始爲我用若敵爲山西人或據山西地則反爲彼之所用矣

甲辰日用巳時

日奎金狼時斗木獬將心火狐活虛水鼠用斗木獬副

胃金雉他虛水鼠他正星火馬他副井水犴

日奎金狼戌垣○戌方華蓋○乙方入廟俱吉丙方敗凶○辰日瑣闘

我斗木獬伏百獸○泊田弱○夏旺

用斗木獬同

胃金雉泊山吉○畏日禽

他虛水鼠畏我○泊園平

星火馬泊草大強

井水犴泊井弱

以此時用事我強彼弱可以行兵但我禽失泊彼之正將旺且得地我宜稍避其銳他之副將雖勇而失地不能害我也○宜戌方○此江南江西及本命躔丑寅宮者得用之時

戊午日用未時

日角金蛟時女水蝠將觜金猴活箕金豹用昴水雞

副軫水蚓他軫水蚓他正女水蝠他副觜金猴

日角金蛟辰垣○卯方華蓋○入廟卯乙方敗○午日瑣火蝠吉

我女水蝠泊刀女副不畏夏旺旬空

昴水雞畏日食蚓○泊風大吉

他軫水蚓泊園畏我用禽同我用副

女水蝠

觜金猴泊山

以此時用事我之用禽強旺足以制敵敵弱而又爲我副有將歸誠之象但其部下有副將剛強不服引兵而去也是時日禽制伏彼我我不宜親自臨敵宜遣副貳擊之○宜東北方○此浙閩地人親及生命躔

子丑宮者宜用之時兵宜臨荆楚

辛酉日用丑時

日 房木兔 時 危土燕 將 觜金猴 活 尾水虎 用 胃金雉

副 軫水蚓 他 房木兔 他正 婁土狗 他副 柳火獐

日 房木兔 卯垣○壬方華蓋○癸方入廟坤敗方○酉日瑣砧危不畏

我 危土燕 泊風大吉○夏旺

胃金雉 畏婁制蚓○泊草大吉

軫水蚓 泊風火能大吉

他 房木兔 泊田失地

婁土狗 强泊刀凶

柳火獐 泊草旺

以此時用事甚爲旺相雖我將畏彼之將而土狗失泊亦不足畏惟彼之副將甚强然而其性多疑畏不能害我也○宜微風暖日北方○此齊人又生命躔子宮者大利之時也兵宜臨宋、

丁卯日用酉時

日 女水蝠 時 斗木獬 將 箕金豹 活 虛水鼠 用 軫水蚓

副 畢木烏 他 牛木牛 他正 室木猪 他副 危土燕

日 女水蝠 子垣○丙方華蓋○子方入廟甲敗方○瑣林獬喜

我 斗木獬 泊風大吉

軫水蚓 泊水大吉

畢木烏 泊湯弱

他 牛木牛 泊岸險○畏我

室木猪 畏我○泊井凶地

危土燕 畏我副將○泊岸

此全勝之時其將佐有爲我所獲者○兩江及生命躔斗度者之吉時也

癸酉日用未時

日 婁土狗 時 井木犴 將 箕金豹 活 虛水鼠 用 張火鹿

副 奎金狼 他 牛木牛 他正 星火馬 他副 女水蝠

日 婁土狗 戌垣○戌方華蓋○辰方入廟○寅敗方○酉日瑣砧井不畏

我 井水犴 制伏百獸泊岸

張火鹿 畏日禽○泊湯凶

奎金狼 泊天大吉

他 牛木牛 畏我及我副將○泊天强

星火馬 泊月大强

女水蝠 泊

此時用事雖我强彼弱然彼皆得地我未能害彼也又我將爲日禽所制凡泊湯火若戰則必受傷主隕一大將使偏裨下將出師反能建功然敵終無大害也○宜戊方此秦蜀人西方之國及生命躔井度者之用時兵臨浙閩東粵之方爲應

庚辰日用申時

日 鬼土羊 時 鬼土羊 將 井水犴 活 牛木牛 用 奎金狼

副 尾水虎 他 柳火獐 他正 柳火獐 他副 鬼土羊

日 鬼土羊 未垣○庚方華蓋○酉方入廟 •艮敗方○辰日瑣罔
我 鬼土羊 泊月大吉
奎金狼 伏敵○泊天大吉
尾水虎 伏敵○泊天大吉
他 柳火獐 畏我○泊井凶
鬼土羊 同我
此大吉之時我旺且强彼衰且弱勝敵無疑也然鬼柳和合之時日同禽而彼之副將又爲我之禽當是不戰而伏敵或敵中有將來降○此亦秦蜀人西方之國及命躔未宮者之用時兵臨周

甲申日用寅時

日 翼土蛇 時 牛木牛 將 井水犴 活 牛木牛 用 禽同

副 亢火龍 他 柳火獐 他正 房木兔 他副 胃金雉
日 翼木蛇 己垣○巽方華蓋○戌方入廟 •巽敗方○申日瑣刀
我 牛木牛 泊山險夏旺
牛木牛
亢火龍 泊井不得用
他 柳火獐 泊湯凶
房木兔 泊草大吉旺
胃金雉 泊湯凶
用此時我內不和彼此惡弱不利之時也敵之將有正旺者亦不與我戰○浙粤人當此爲應

戊子日用午時

日 氐土貉 時 心火狐 將 井水犴 活 畢木鳥 用 鬼土羊
副 尾水虎 他 婁土狗 他正 危土燕 他副 參金猿
日 氐土貉 卯垣○酉方華蓋○坤方入廟 ○癸敗方○子日泊水心不畏
我 心火狐 泊刀大凶○夏衰○畏敵
鬼土羊 泊風吉○畏敵
尾水虎 泊湯大凶
他 婁土狗 泊山用○能害我
危土燕 泊井燕不畏
參金猿 泊湯弱○害我
此時接戰彼此交害而敵强于我我有敗軍喪身之禍大凶○宋人及生命躔卯宮者當此爲應

甲午日用辰時

日 牛木牛 時 畢木鳥 將 牛木牛 活 尾水虎 用 井水犴
副 參金猿 他 角金蛟 他正 牛木牛 他副 翼土蛇
日 牛木牛 丑垣○子方華蓋○午方入廟 ○坤敗方○午日瑣火
我 畢木鳥 大强○泊草平
井水犴 大强○泊草平
參金猿 泊月大吉
他 角金蛟 泊園失地○畏我及日禽
牛木牛 泊山險
翼土蛇 泊月弱凶○畏我

此時我强彼弱我旺彼衰大利之時也○晉趙人北方之國及生命躔酉申宮者之用時

丁酉日用寅時

日 危土燕 時 星火馬 將 牛木牛 活 畢木烏 用 氐土貉

副 室木豬 他 胃金雉 他正 奎金狼 他副 翼土蛇

日 危土燕 （子垣○午方華蓋○辛方入廟 乙敗方○酉日瑣砧馬忌）

我 星火馬 泊岸吉强○畏敵之將

氐土貉 泊岸平○畏敵之將

胃金雉 泊水化蛟大吉○食敵副將

他 室木豬 泊月旺

奎金狼 泊園凶弱

翼土蛇 泊山平

用此時彼主非欲戰者而其將甚勇悍有吞我之心然我方得地而我將失勢未能害我我之偏裨有文人而兼武略者于此克敵建功○此周人國土及命躔午宮者之用時兵臨衛應此

癸卯日用卯時

日 昂水雞 時 壁土貐 將 牛木牛 活 氐土貉 用 張火鹿

副 參金猿 他 畢木烏 他正 翼土蛇 他副 井水犴

日 昂水雞 （酉垣○巽方華蓋○亥方入廟 丑敗方○卯日瑣山林）

我 壁土貐 泊田弱○伏敵正將畏敵副將

張火鹿 泊岸險○伏敵正將畏敵副將

參金猿 泊湯弱

他 畢木烏 泊天大旺强

翼土蛇 泊水化龍大旺强

井水犴 泊天大旺强

此時我弱彼强我衰彼旺大凶之時不可用兵雖彼之大將有畏我者而彼方變化得地不可輕敵戰則必敗也○衛人國土及生命躔亥宮者當此爲應

乙巳日用未時

觜金猴 時 壁土貐 將 牛木牛 活 氐土貉 用 昂水雞

副 參金猿 他 畢木烏 他正 氐土貉 他副 張火鹿

日 觜金猴 （申垣○癸方華蓋○子方入廟 丑敗方○巳日泊湯）

我 壁土貐 泊天化龍大吉

昂水雞 泊田大吉○畏敵

參金猿 泊田弱

他 畢木烏 泊湯弱

氐土貉 泊水弱

張火鹿

用此時我弱而旺彼雖强而衰其副將方旺而不欲戰我可勝也○衛人國土及生命躔亥宮者所用之吉時兵臨趙應此

以上翻禽之法起例雖略同而用法與俗大異蓋取之天象參之分野數以理行者也其實順理則吉逆理則凶象數本乎天有必非逆理之人所能趨避者其吉凶緩急之辨用兵又宜知擇矣

兵家用孤虛法

太公曰背孤擊虛萬人無餘歲次前一位曰歲孤如子年亥孤丑年子孤是也月建前一位曰月孤如寅月丑孤卯月寅孤是也甲子旬中戌亥孤甲戌旬中申酉孤甲申旬中午未孤甲午旬中辰巳孤甲辰旬中寅卯孤甲寅旬中子丑孤此旬孤也對孤爲虛如子丑孤則午未爲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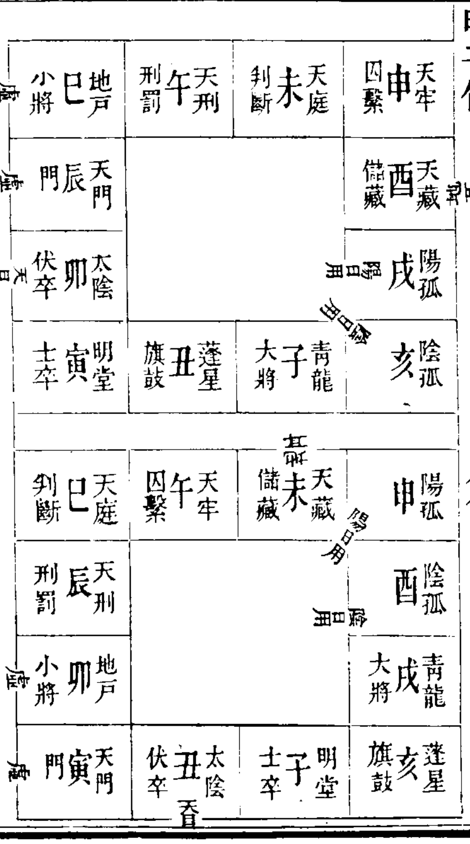
三元經曰將兵安營以六甲爲首旬日一易大將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卒居太陰判斷居天庭囚繫居天牢糧儲府藏居天藏門由天門小將居地戸甲爲青龍乙爲蓬星丙爲明堂丁爲太陰戊爲天門己爲地戸庚爲天刑辛爲天庭壬爲天牢癸爲天藏依六旬而取其方也

出入無欲人知則取天目地耳丁爲天目癸爲地耳

刼寨有四不知甲子至戌寅十五日取戌亥辰巳方己卯至癸巳十五日取丑亥酉申方甲午至戌申十五日取未申亥卯方己酉至癸亥十五日取辰巳亥卯方此所謂四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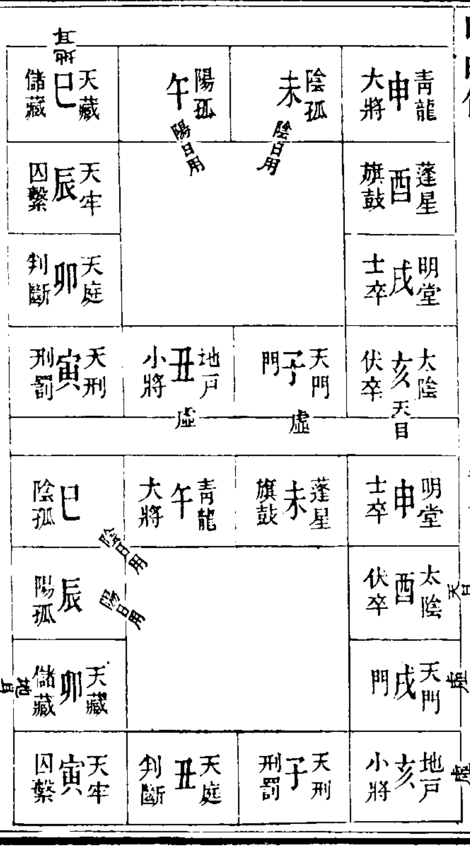
甲子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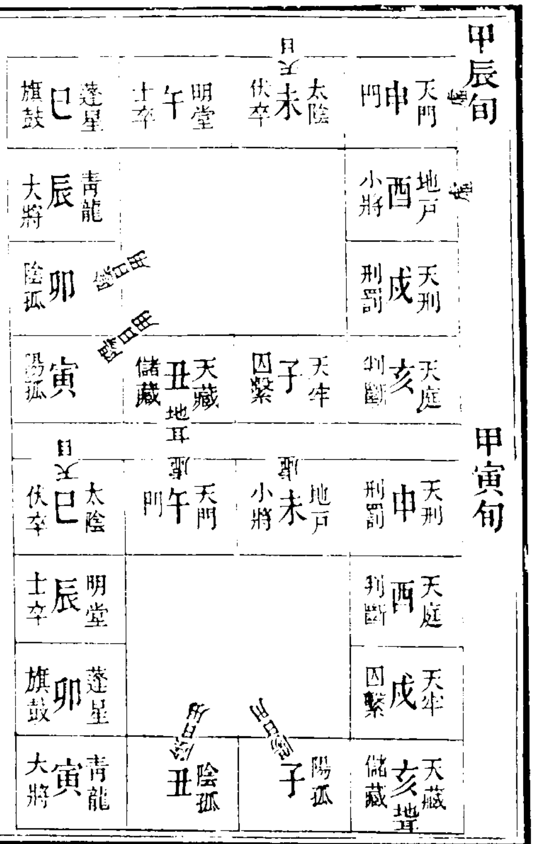
甲戌旬



甲申旬

甲午旬





臨斗杓法

日者謂出入斗杓之下則吉今著其法于左

雨水後九日日入亥斗杓指寅戌時指寅亥時指卯子時指辰丑時指巳寅時指午卯時指未辰時指申巳時指酉午時指戌未時指亥申時指子酉時指丑

春分後九日日入戌斗杓指卯戌時指卯亥時指辰子時指巳丑時指午寅時指未卯時指申辰時指酉巳時指戌午時指亥未時指子申時指丑酉時指寅

穀雨後十三日日入酉斗杓指辰戌時指辰亥時指巳子時指午丑時指未寅時指申卯時指酉辰時指戌巳時指亥午時指子未時指丑申時指寅酉時指卯

小滿後十二日日入申斗杓指巳戌時指巳亥時指午子時指未丑時指申寅時指酉卯時指戌辰時指亥巳時指子午時指丑未時指寅申時指卯酉時指辰

夏至後十一日日入未斗杓指午戌時指午亥時指未子時指申丑時指酉寅時指戌卯時指亥辰時指子巳時指丑午時指寅未時指卯申時指辰酉時指巳

大暑後九日日入午斗杓指未戌時指未亥時指申子時指酉丑時指戌寅時指亥卯時指子辰時指丑巳時指寅午時指卯未時指辰申時指巳酉時指午

處暑後九日日入巳斗杓指申戌時指申亥時指酉子時指戌丑時指亥寅時指子卯時指丑辰時指寅巳時指卯午時指辰未時指巳申時指午酉時指未

秋分後十二日日入辰斗杓指酉戌時指酉亥時指戌子時指亥丑時指子寅時指丑卯時指寅辰時指卯巳時指辰午時指巳未時指午申時指未酉時指申

霜降後十五日日入卯斗杓指戌戌時指戌亥時指亥子時指子丑時指丑寅時指寅卯時指卯辰時指辰巳時指巳午時指午未時指未申時指申酉時指酉

小雪後十四日日入寅斗杓指亥戌時指亥亥時指子子時指丑丑時指寅寅時指卯卯時指辰辰時指巳巳時指午午時指未未時指申申時指酉酉時指戌

冬至後十二日日入丑斗杓指子戌時指子亥時指丑子時指寅丑時指卯寅時指辰卯時指巳辰時指午巳時指未午時指申未時指酉申時指戌酉時指亥

大寒後八日日入子斗杓指丑戌時指丑亥時指寅子時指卯丑時指辰寅時指巳卯時指午辰時指未巳時指申午時指酉未時指戌申時指亥酉時指子此謂斗柄所指之方可以避諸凶害如五月五日午時用事此時日尙在申斗杓建巳至午時則斗柄指丑而出行者當向丑方以出則百害不能侵也然王莽向斗杓而坐一日夜十二易而卒傳首至宛斗杓何其不能爲王莽除害哉是又可觀天道矣

兵家天時雜忌

日者謂兵戰不可犯五將方

寅午戌月 東方 亥卯未月 南方 申子辰月 西方 巳酉丑月 北方

不可犯旬中地兵

甲子旬 寅日 甲戌旬 午日 甲申旬 戌日 甲午旬 申日

甲辰旬 子日 甲寅旬 辰日

不可使魁罡蛇虎四神臨將軍年命日辰

亭亭對沖也 見第四笈

六戊法

謂安營之時先審旬中戊上 如甲子旬中戊在辰 就中取土六斗自

旬中戊上布起每戊上覆土一斗以刀自寅方起周行晝地一周默祝以安居無害之意乃入中取土處宿則盜寇不得犯

雲聚鳥散法

謂有時危急退伏恐散則致亂而聚無其時故凡欲散伏則先鋒散伏於前左右軍散伏於前右左軍散伏於後左後軍散伏於後右中軍合後軍亦於後右則散而有紀敵不能窺若子日則子方子時聚丑日則以丑方丑時聚則不期而會不令而知敵不能測聚若鳥雲散若飛鳥不可方物也

占鴉鳴時方

謂觀其來自何方或集在何方而鳴再審其所值何時而占其吉凶也 此條當入風角之後

時	正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東北
寅卯	犒師者至	主戰	吉	得地	有盜至	糧至	有不如意事	疾病
辰巳	風雨	賊猝至	有請救者	有約戰	內有潰卒	君命至	救至	救至
午	主戰	有將來	主戰	內不安	犒師者至	有馬至	有馬至	敵獻地
未申	戰大凶	有凶信至	有遠人至	主雨	吉	救至	得故地	說客至
酉戌	失地	失將	舊將來	有請救者	說客至	得故地	疾病	疾病

時中流血 大凶 時也

正四七十月 辰戌丑未時 二五八十一月 寅申巳亥時

三六九十二月 子午卯酉時

戊笈談兵卷之四

新安汪　紱著

平江蔡紹宗參

宇內輿圖第六笈

汪雙池曰宇宙亦大矣哉而儒者極文之弘則必經天緯地之云焉故禹貢載於夏書職方掌自周禮蟲圖魚冊自昔然也顧自人皇畫野以後地輿非異而因革變遷則九土而九州九分十二十二復九此并彼分凡爲四十郡爲十三部爲十九州爲十衜爲十五路爲十六省又其間勃海東支黃河南徙南贏北羨今古異形則考

之爲難又漢北窮廬海南提譯足迹罕及言人人殊則考之益難鳥道句股幅員犬牙原地里歉而實贏山土里贏而實歉南越西蜀丸彈之遥爲途千里則畫之爲尤難夫聚米爲山而形勢在目袖圖以授而攻取定謀輿圖之係不誠偉哉但以尺幅囊宇宙而又兼此三難煩失之淆簡歸於略欲畫地者比之畫天爲更不易也余家世好古又承　先太傅之後凡夫天文地輿皆舊有藏書顧少不更事兼以貧困凡所藏書都就散失賴少所觀覽猶能記憶又以

國朝因革或與明殊爰于友人博借今本又搜斷簡印以舊聞參互攷訂以著是笈如左

一著幅幀賦

一著人皇畫野圖

一著虞舜十二州禹貢九州五服圖

一著周禮職方九州九畿圖

一著春秋列國圖

一著秦并七國爲四十郡又漢開河西朝鮮西南夷珠崖圖

一著東漢十三部圖

一著晉十九州圖

一著唐十道圖

一著宋十五路圖

一錄十四省總圖

一著列宿分野圖

一分錄北直隸圖

一分錄江南圖

一分錄浙江圖

一分錄山西圖

一分錄山東圖

一分錄陝西圖

一分錄河南圖
一分錄江西圖
一分錄福建圖
一分錄湖廣圖
一分錄四川圖
一分錄廣東圖
一分錄廣西圖
一分錄雲南圖
一分錄貴州圖
一著黃河圖凡二頁

一著濟河圖
一著大江圖凡一頁半
一分錄九邊著外譯蒙古圖起盛京至甘肅凡二頁半
一分錄著極北蒙古圖起郭爾羅斯至西默德那凡二頁半
一著西北西域外譯圖
一著正西西番西域圖
一分錄南海著外譯海國圖起福建至雲南通西凡二頁
一分錄著極南海國圖起古麻剌至瑣里凡二頁
一著東南海國外譯圖
一著正東東海海濱圖

一著東北朝鮮圖
一錄遼東又東北女直圖
一錄海內外總圖原本爲圓圖者一今分繪東半球西半球二圖以合地球眞形
其說並見下笈此不更及

幅員賦

惟古聖承天仰觀而繼以俯察王公設險地利實勝于天時

易曰包羲之王天下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顧幅員袤廣按籍者每憚其煩今古推遷攷古者害稽其地

害音曷

自北京東至開原一千七百里東至文登二千一百里東南至福建同安七千四百里南至崖州一萬單八百里西南至紹甸約一萬四千里西至黎州一萬一下五百里西至肅州嘉峪六千里西北至大同九百里北至萬全四百三十里東北至古北口二百里外國重譯所至者東則日本去甯波萬里南及柯枝錫蘭山俱去廣州二萬里西洋古里去中國十萬里北極天方凡匝歲乃至又西學云地球九萬里分爲五州曰亞細亞曰歐

宇內輿圖第六笈

羅巴曰阿非利加曰北墨利加南墨利加一作墨瓦臘泥加此幅員之袤廣也古今沿革詳見後圖及下笈

欲列坤輿於掌上用爲標寘於圖中

坤輿地輿也

二句入事

江河爲緯源西發而東歸山嶽爲經勢右高而左下

中國水源多發于西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

故分地則二十四向而地脈惟南北兩支

二十四向十干十二支四維也地脈皆始于西而北支夾河南北南支夾江南北皆東放于海實四大支也詳見下笈

分壤而治必因乎大澤名山因地爲功猶異乎剛柔燥溼

岡同剛

溼同濕

西北剛燥

東南柔溼

王者大無外之規四海一家八荒我闓侯甸布甸宣之治

今爲郡邑昔則州邦

古者九州萬國周稱千七百國

秦始廢爲郡邑今即府州縣也

將詳郡縣之規姑舉封疆之略

以上總提大略以下言各省封疆

京師

東倚渤海西接恒山南至河

九郡星羅環滄海而擁太行枕燕然而襟河濟

順天永平河間皆濱海順德擁太行燕然在口外○此總論京師之大勢

宇內輿圖第六笈

眞保宣化地鄰三晉而列西藩順廣大名河洛襟喉而爲南甸永平當山海之戸河間作齊魯之衝

分論京師九郡之形勢

縱衡千里而遙貫古幽燕之境

縱平聲衡音横燕平聲

西自井陘東至山海關一千三百里南自長垣北至萬全一千七百里此京師之疆域也在舜時爲幽州在周時爲燕國此沿革也

盛京

東拒鴨淥三面據海

地分兩郡倚長白以瑱雄闕帶滄溟而裾鴨淥

長白山在開原北鴨淥江在開元東南

海蓋金復通旅順而南接三齊錦義廣甯扞京東而西逕山海遼海當朝鮮之道開原塞鎮北之門

金州復州皆地名旅順口在海城南義州地名遼海即遼陽州鎮北關在開原北爲東北諸國入貢市之道○分論二郡之勢

縱橫千里而遙爲古青營之域

自山海關東至開原一千二百餘里自鐵嶺南至旅順口七百三十里此盛京之疆域也舜分青北爲營州此沿革也

淮及震澤維江南

北踰淮南據震澤東負海西至霍山

一十八郡金陵龍蟠石城虎踞長江天塹列郡雲環

金陵在省城東南石城在省城西長江自安慶宿松入境至通州海門入海凡安池太和江鎮揚常八郡皆夾江淮揚蘇松四郡皆瀕海○此總論江南之形勢也

徐鳳中原之會淮揚海右之衝安廬池太西鎮荊舒常鎮蘇松南遮浙越嶺郡實百城襟帶甯國據三吳上游

分論十四府之形勢

縱橫二千里而縮境跨揚徐

東自太倉海濱溯江西至宿松一千七百里南自吳江由水道北至徐沛界滿一千三百里自婺源陸道北至海州一千六百里此江南之疆域也淮以南爲禹貢揚州潁亳徐宿邳海諸州皆古徐州

浙海震澤維浙江

北抵震澤東負海西至懷玉山南至仙霞

十有一府震澤爲池錢唐爲塹海隅之地南宋都焉

太湖在湖嘉二郡錢塘江即浙江之委在浙省城南南宋都臨安即杭州地○此總論浙江之大勢

嘉湖北控三吳溫處南通九閩會稽甬上東迫倭彝嚴睦三衢右窺彭蠡金婺乃浙藩要地台州爲海陸饒區

會稽即紹興甬上甯波也○此分論十一府之形勢

地不及千里而近畿分古越

自淳安東至海甯七百里自嘉興平望南至仙霞一千里此浙江之區域也浙爲揚州南境在周爲越國此沿革也

濟河海岱惟山東

東負海南塈淮河西北踰濟至黃河古道

六府之地岱沂爲郭河濟爲池十二河山東陝要害

岱在泰安州沂山在蒙陰史記曰青齊之地十二山河陝海隅奧地也禹貢曰四陝既宅○此統論山東之大勢也

兗州西連梁宋而南達徐吳東昌北走燕雲而右通趙魏登萊環海之中實則遼陽控引青濟泰山以北而爲南北咽喉

分論六府之形勢

廣踰千里袤不及焉兗青徐三州接境

西自冠縣東至文登海上一千七百餘里自曹州東至文登海上一千九百餘里自滕縣境北至德州北界八百里自魯橋界水道北至德州北界一千里此山東之疆域也濟以西北禹貢兗州岱以東北青州濟岱以南

徐州此沿革也

恆陰河內維山西

西南拒河東據太行北盡恆山之陰

八郡之地引河為帶列嶽為城幷冀名區中原膂脊

恆為北岳又霍鎮亦曰嶽山故云列嶽○此總論山西之大勢

雲代東引幽燕而北遮蒙古蒲絳南連周洛而西控三秦原汾偏武咫尺間河套為鄰潞澤沁遼數百里山原相錯

雲中即大同也代州屬太原府蒲州絳州皆屬平陽偏頭關甯武關皆屬太原○分論八郡之形勢

袤幾二千廣不及焉唐虞夏二帝舊都

自蒲州北至大同天城一千七百餘里自垣曲至天城一千五百餘里東自固關西至保德州九百餘里此山

西之疆域也舜分冀北為幷雁門以南禹貢冀州大同幷州唐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屬平陽府此沿革也

漳河淮洛維河南

北踰河至漳水之陽東至孟豬西盡洛水之源南踰淮而塈漢

八府一州處四國之交衝為中原之心腹四方有事在所必爭

總論河南之大勢

南陽陝洛杜楚塞而掩秦關陳汝睢歸控舒吳而襟魯衛鈞梁許鄭雄虎牢京索之關懷衛漳磁倚王屋太行之險

塞音賽

分論八府一州之形勢

廣袤千里而遙地兼徐兗冀豫

東自永城西至閿鄉潼關一千四百里南自信陽州北至武安一千二百餘里此河南之疆域也河南本禹貢豫州而歸德府則在徐州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地兼兗冀二州此沿革也

華山弱水維陝西

東據華山西塈弱水南按劒閣北至賀蘭

三邊八郡獨擅四塞之雄俯瞰八荒之國山河百二天府雄都

三邊謂榆林甯夏甘肅也關中之地東崤關南嶢關西隴關北蕭關故曰四塞史記曰關中之地百二山河戰國策曰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此總論陝西之大勢

岷階褒漢遏巴蜀而禦氐羌甘肅甯榆捍北邊而安內土潼武金同為晉韓周楚之門慶鞏涼洮作關內北方之翰

岷州衛名階州屬鞏昌潼關同州武關皆屬西安金川屬漢中關內即西安鳳翔二府地○分論八郡三邊之形勢

方廣幾三千里封兼雍及梁涼

東自潼關西至嘉峪關三千六百里自潼關西至河州極邊二千三百里南自武關北至黃浦川二千二百里南自甯羌州神宜北至甯夏一千六百餘里此陝西之疆界也陝西禹貢雍州之地而漢中則兼梁州自金城以西至肅州則漢武所取河西四郡之地東漢分自隴山以西為涼州此沿革也

海隅維福建

東南據海西至飛猿北塈仙霞

九郡一州西北重山東南巨壑
統論福建之大勢
甌建溫麻北連甌越邵杉南劔西接豫章汀漳南溥右犄
潮惠之肩輿晉澎臺南鑰荷蘭之戶
甌建建甯也溫麻福甯州也杉關屬邵武南劔延平也南溥鎭在漳潮二郡界上泉州古名晉安澎湖島在興泉海中○此分論九郡之形勢
提封不及千里七閩之區
北自仙霞東南至福州又西南至同安一千六百里西自杉關東至長樂海上一千里此福建之封疆也禹貢揚州南境于周時爲七閩此沿革也
江嶺維江西
北抵江南至五嶺西塈湘水東至杉關
十有三郡中環彭蠡地衍膏腴
總論江西之大勢
吉袁臨瑞西接瀟湘撫建廣饒東連吳越九南俯大江而
北襟吳楚南灨盤嶺北而東走閩汀
分論十三府之形勢
延袤千里而遙三苗故處
南自龍南北至九江二千二百里西自萍鄉東至杉關一千餘里自南安水道北至九江三千二百里但鳥道紆迴不能正有此數此江西之封域也禹貢揚州西南之境右洞庭左彭蠡爲古三苗所居後禹乃遷之三危此沿革也

九疑江漢維湖廣
北據漢水至於陪尾南至九疑西抵巫山東踰湘而塈廬阜
一十七郡漢水北迴九江南錯南方都會用武之區
九江謂沅漵資湘瀟烝郴桂及汨羅也九水同會洞庭故禹貢曰過九江○此總論湖廣之大勢也
襄陸荆郢斷兩川之要害而勢廹秦關武德黃蘄據三吳
之上游而氣吞陳汝長岳衡郴接豫章而南臨百粵常辰
寶靖通黔蜀而西撫羣蠻
分論十七郡之形勢
縱橫二千餘里禹貢荆州
西自鄖陽由漢水東至廣濟一千六百里西自荆州巴東由江水東至廣濟二千里南自永州北至襄陽二千二百里又南自新田北至麻城二千五百里此湖廣之疆域也湖廣古荆州域此沿革也
瞿唐瀘水維四川
東至巫山西盡瀘水北據劔閣南抵禹江
十四州郡千山萬繞四水中流險固膏腴自爲區域
四水泯江沱江墨水白水也○此統論四川之大勢
保甯潼順北泥劔閣陰平而暗窺秦鳳松潘威茂西嶂石
門崆峒而控阻羌番夔重遵敘通荆貴而雜處羣蠻雅嘉
黎建接雲滇而內綏苗獠獠音老
劔閣在劔州北陰平在文縣南松潘衛在龍安府西北茂州威州皆屬成都崆峒山在龍安西石門在石泉建昌衞在馬湖東川之西此分論十四州郡之形勢也

縱橫二千餘里域分梁益西北自松潘順江下流水道東至巫山三千六百里西自保縣東至巫山三千四百里北自利州朝天嶺西南至省又南至敘州長甯二千四百里此四川之疆域也四川禹貢梁州漢改益州又開西南彝地今黎雅以西南地此沿革也

嶺南維廣東北至大庾西接交趾東南踰海南盡珠崖十府一州地居嶺外民雜猺黎總言廣東之大勢廣潮惠海舶之衝肇德羅蒼梧孔道南詔連盤五嶺而扃北戶瓊崖萬居海外而鎮南天高雷瀕海爲城廉欽鑿山

而處五嶺大庾賀陽桂陽始興揭陽也○此分論十一府州之形勢

橫踰二千里縱亦半之維揚南裔北自大庾南至廣州海上一千三百里西自開建東至潮州二千六百里自潮州西至欽州二千四百里此廣東之疆域也在禹貢揚州之南

嶺右維廣西北至相山南接交趾東塹五嶺西據牂牁維十一府襟帶三江猓獞錯雜十一府外羈縻之州不盡數也三江者謂左江右江灕江也○此總論廣西之大勢

桂全平北通荆楚梧林賀南達番禺泗歸鎮盤箐谷而控滇南太思龍處極邊而塞交趾柳慶嶺南要地潯南溪峒雄區全州屬桂林賀縣屬平樂○此分言十一府之形勢

袤踰一千里廣則倍焉荆益荒鄰北自全州界南至梧州接廣東一千一百里東自桂林府東境西至河池州一千二百里自桂林府西南至龍州接交趾二千二百里此廣西之疆域也在禹貢荆梁南荒

盤瀘黑水維雲南東及盤江西踰黑水北據瀘水南接交趾凡十九郡西南荒徼爨僰雜居水異山奇箐深谷窅僰音匐窅音渺

統論雲南之大勢

沾曲嵩雲接夜郎而居四達激臨廣富連西粵而控安南永昌鶴慶西裔沃壤大里楚雄南詔都會武姚北浪東通建蜀甯蘭巨麗外禦西番開沅南接南交蒙順西通緬甸沾益屬曲靖嵩明屬雲南富州屬廣南巨津屬麗江○此總論雲南之大勢

縱橫二千里而遙古稱六詔東自沾益西至騰越之西三千四百里北自麗江南至廣南二千餘里此雲南內地疆域也外羈屬極西緬甸至省三十八程極南老撾至省六十八程地本梁州南境漢爲益州郡唐爲蒙氏所據乃分六詔後惟南詔最强此沿革也

盤沅之間惟貴州

東接沅水西據盤江北界烏江南及都泥

凡十一府彈丸小境民半苗獞谿箐深山為滇門戶

統論貴州之大勢

鎮黃平越處貴東而通荊楚普甯安順居右境而接雲南

銅仁思石僻處東隅番貴都勻路通慶柳思務道通商旅

威甯勢壓烏蠻黎平孤寄荊鄖安籠遠鄰泗利

黃平州屬平越普安永甯鎮甯俱屬安順八番屬貴陽烏蠻如烏蒙烏撒皆是也地接四川○分論十一府之形勢

東西亦約千里而近分跨荊梁

東自鎮遠清浪界西至亦資孔一千一百里自鎮遠西至威甯一千里自貴陽北界南至八番泗城界三百七

十里惟自思南南至省六百里此貴州之疆域也貴陽以東禹貢荊州以西禹貢梁州

兩京一十四省幅幀大略如斯

總結上文之意

若廼東起遼陽西至嘉峪是為九邊

東起開原西至山海關為遼東邊凡一千三百里又自山海關西至黃花鎮千里為薊鎮邊又自西海治西至平遠堡一千二百里為宣化邊又自陽和西至了角山六百四十里為大同邊又自了角山西至河一百餘里為山西邊又自黃浦川西至花馬池一千五百餘里為榆林邊又自此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曰甯夏邊又自此西至金城二百餘里曰固原邊又自金城西至嘉峪一千五百里曰甘肅邊合之曰九邊

北徼中原南分兩粵是曰五嶺

五嶺見前

西北皆鄰沙漠東南盡抵滄溟

自雲南四川陝西山西以及北京盛京之北皆陸地自盛京北京之東南及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皆抵大海

而朝鮮實箕子遺封交趾乃明都故地

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又書紀分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南交即交趾也

古城本吾林邑赤斤即我燉煌

古城本林邑地漢時屬交州赤斤居嘉峪關外西至沙州本漢武所開之燉煌郡也

蒙古牧於北邊吐蕃處吾西徼

蒙古東起郭爾羅斯西至哈密城北至布龍看布凡四十八國皆被正朔吐蕃凡三十二種在陝西西南四川正西雲南西北

日本遙鄰兩浙琉球密邇閩中凡我幅員之外此皆竊據

偏邦其餘重譯來王非茲所能盡述

又總結上文

君子按圖而稽郡邑瞭如指掌幸處昇平則當念遠邇柔

能之道以茲禦變亦可識設險守國之猷試觀同此寰中

今古之興亡多少

書曰柔遠能邇柔安也能擾也馴習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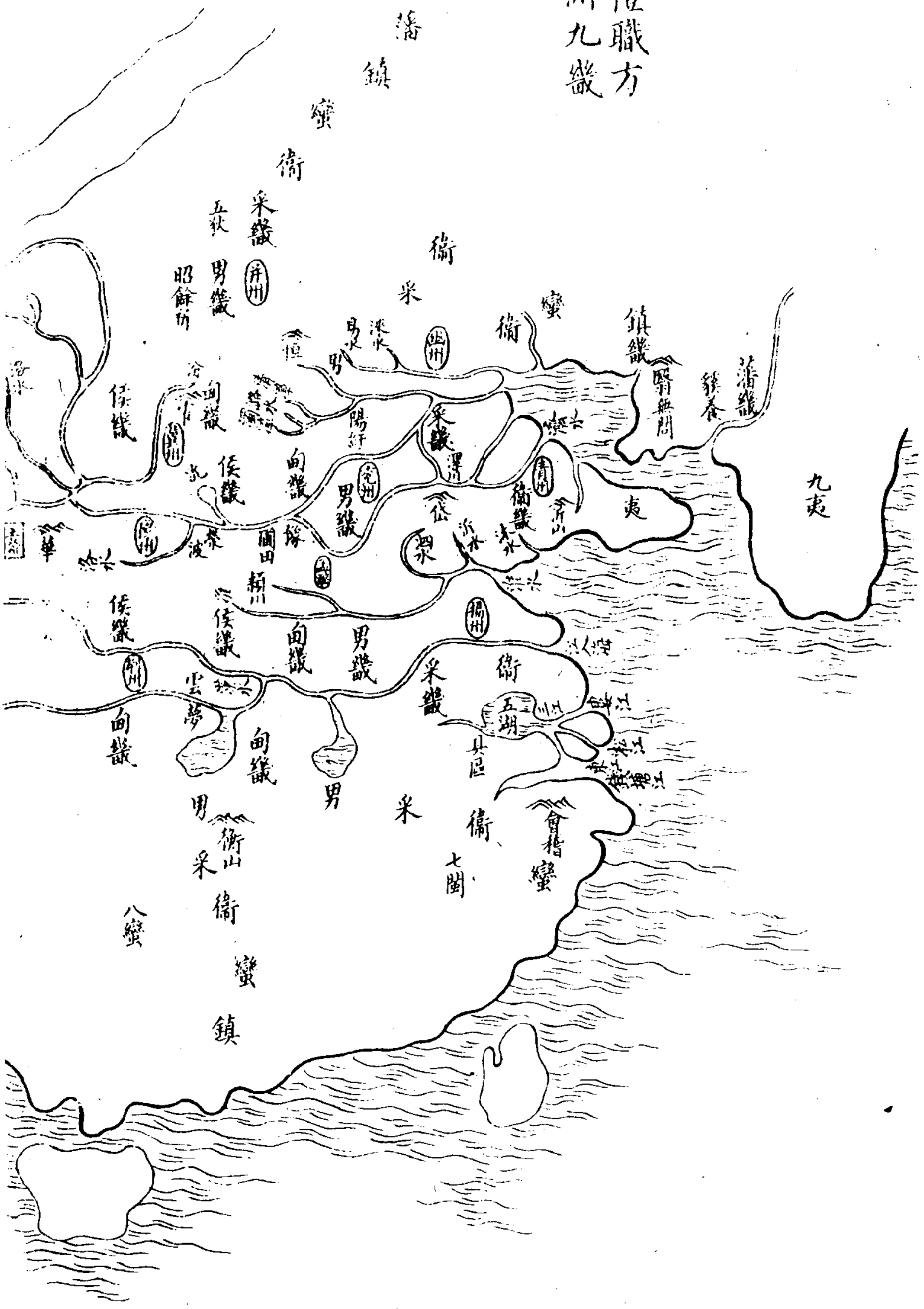
人皇畫埜

台州肥土	濟州成土	薄州隱土
弇州并土	冀州中土	陽州申土
戎州滔土	次州沃土	神州農土

虞舜十二州禹貢九州五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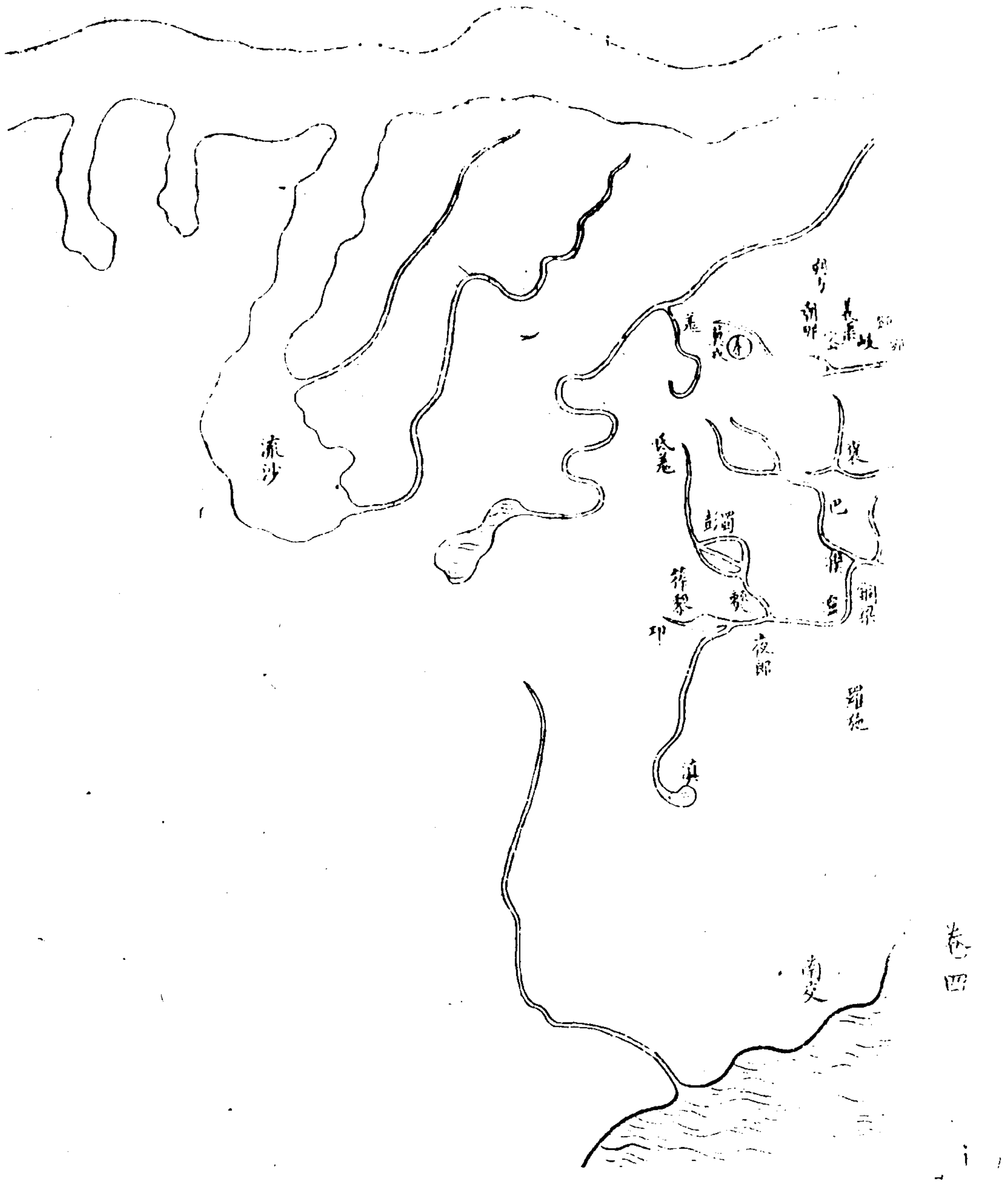
卷四 十八

周禮職方九州九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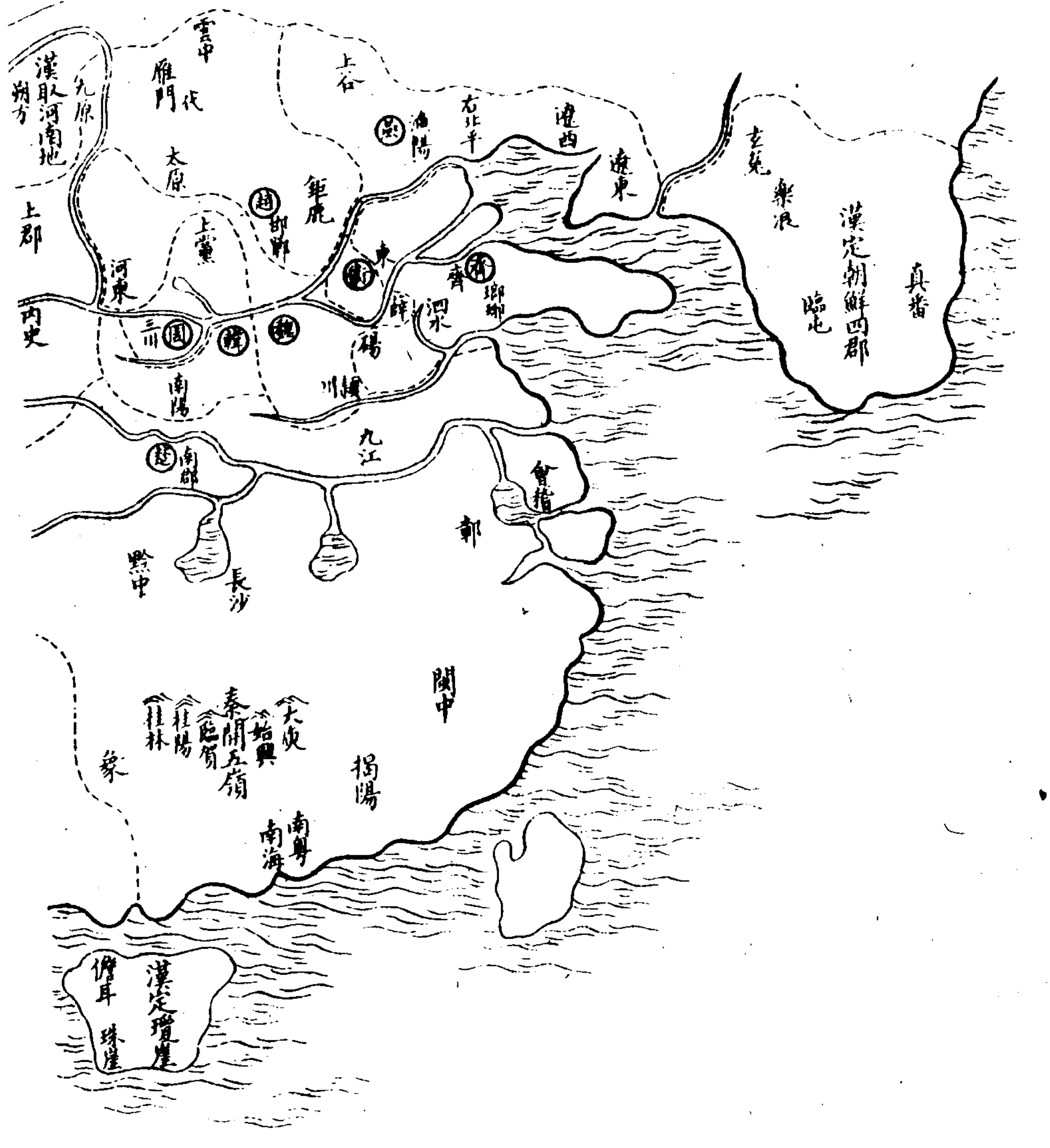
卷四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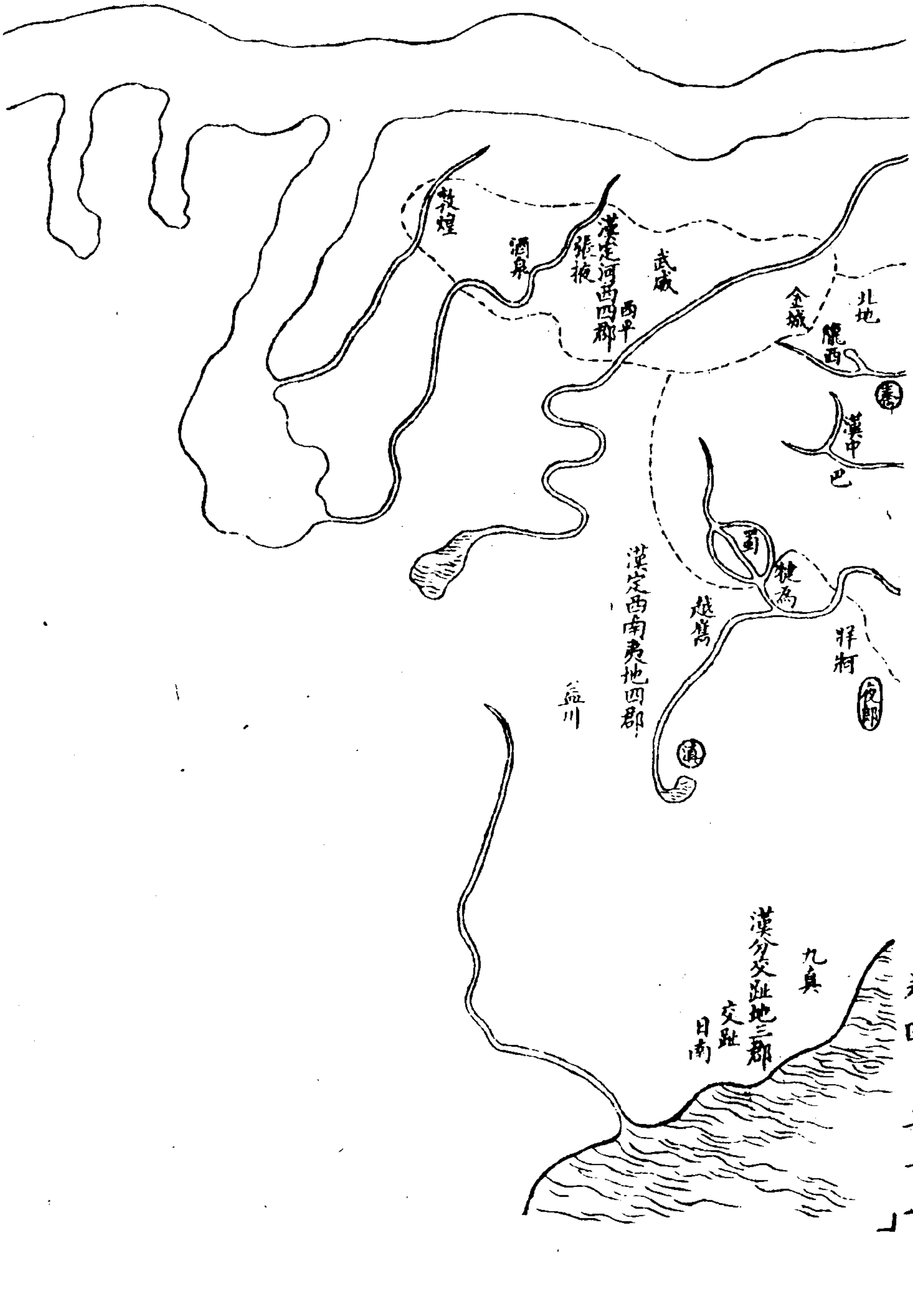
春秋列國



流沙
氐羌
巴
蜀
夜郎
羅施
邛
滇
南交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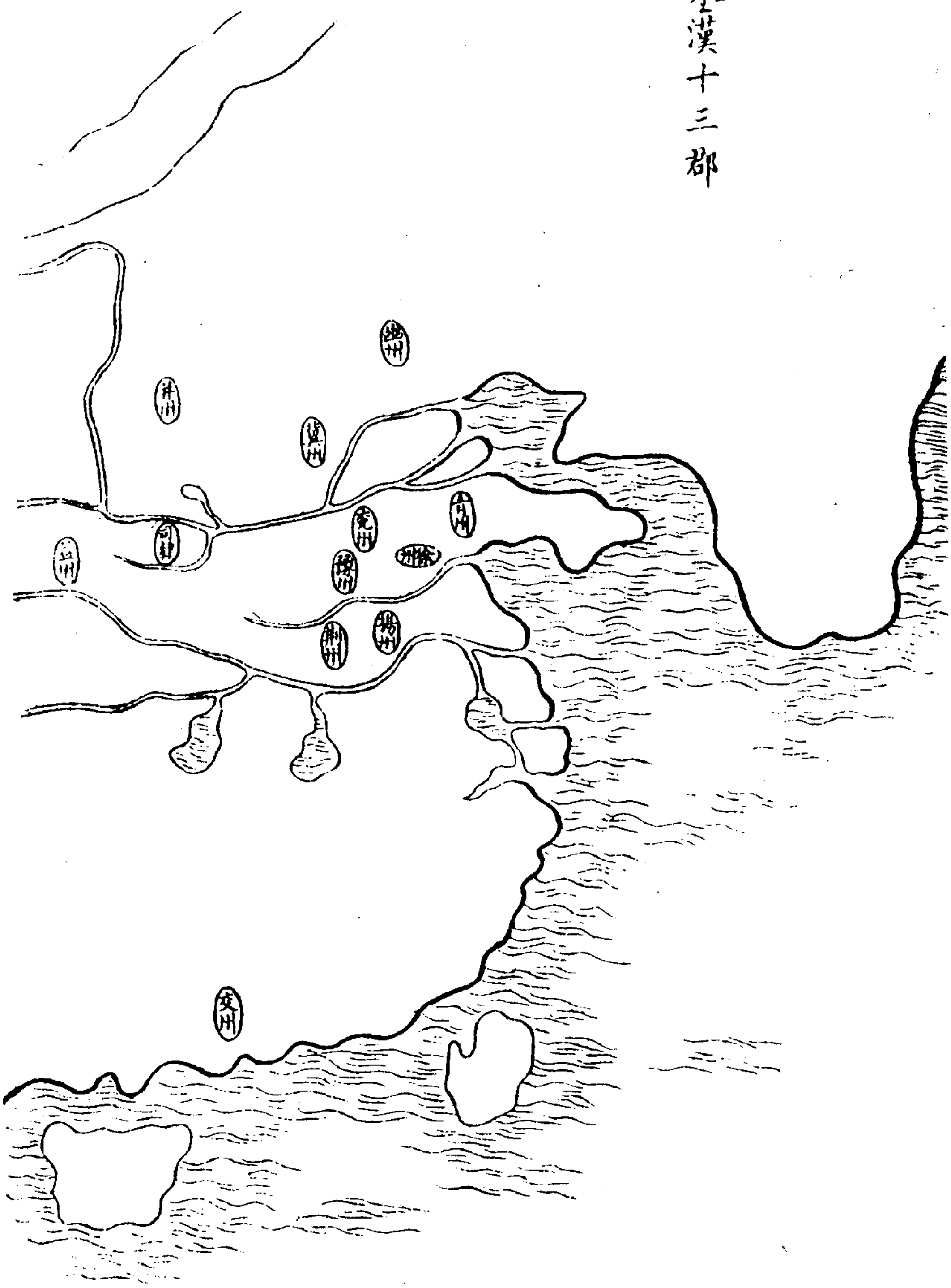
秦并七國為四十郡及漢開河西朝鮮西南夸珠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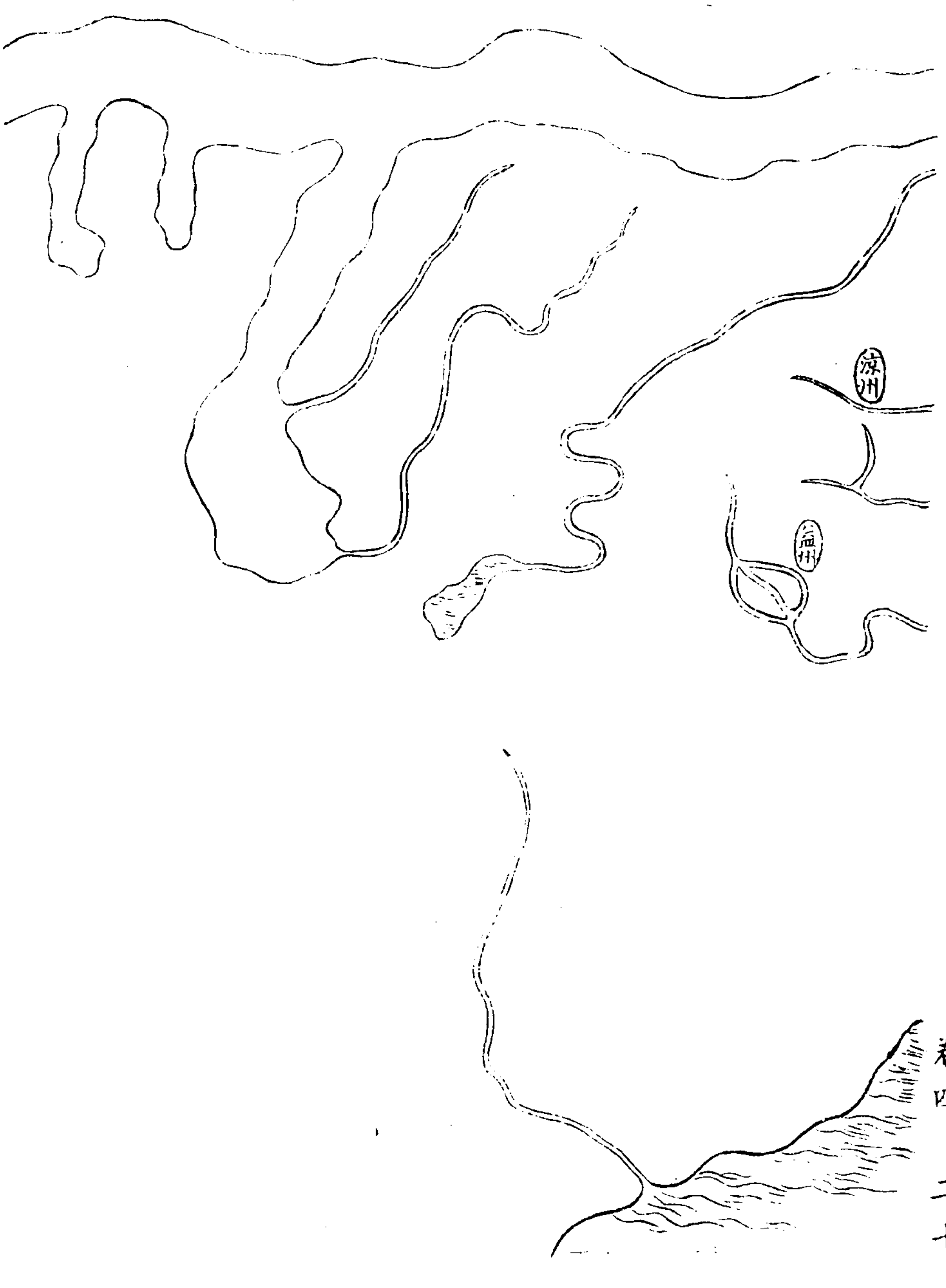



敦煌
酒泉
張掖
漢定河西四郡
武威
西平
金城
北地
隴西
秦
漢中
巴
蜀
犍為
越嶲
牂柯
夜郎
滇
漢定西南夷地四郡
益川
漢分交阯地三郡
九真
交阯
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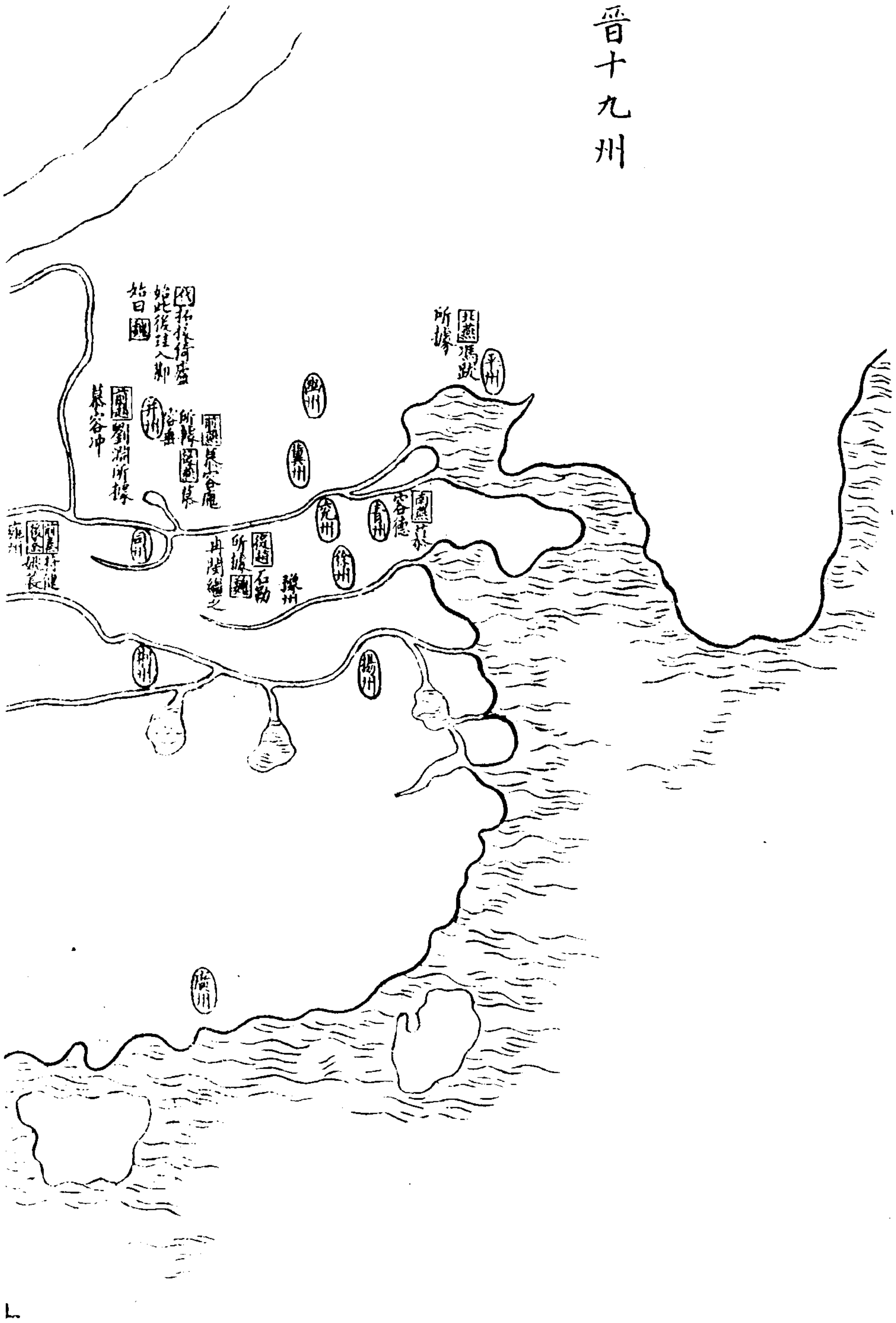
卷四　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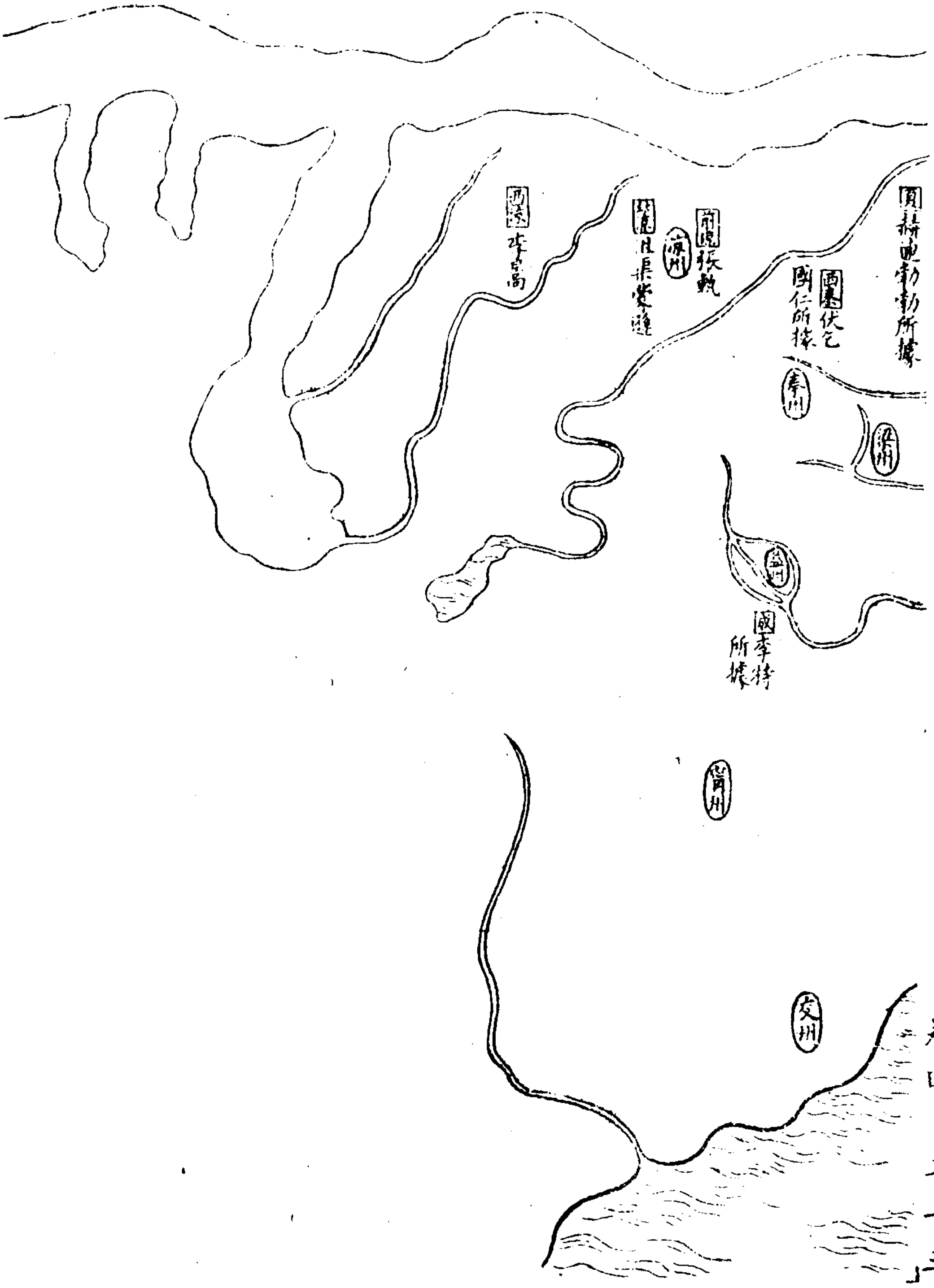
東漢十三郡




涼州
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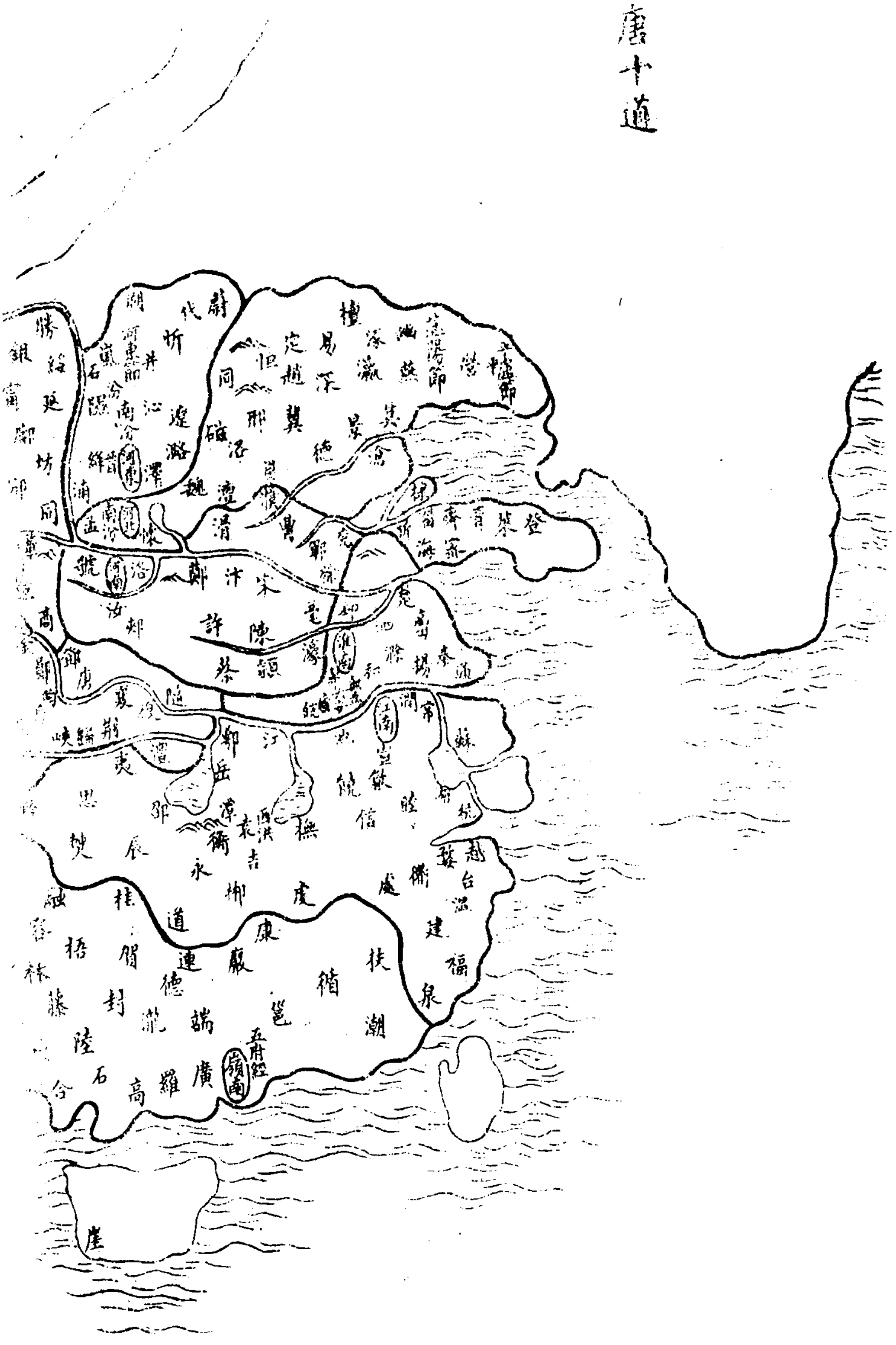
晉十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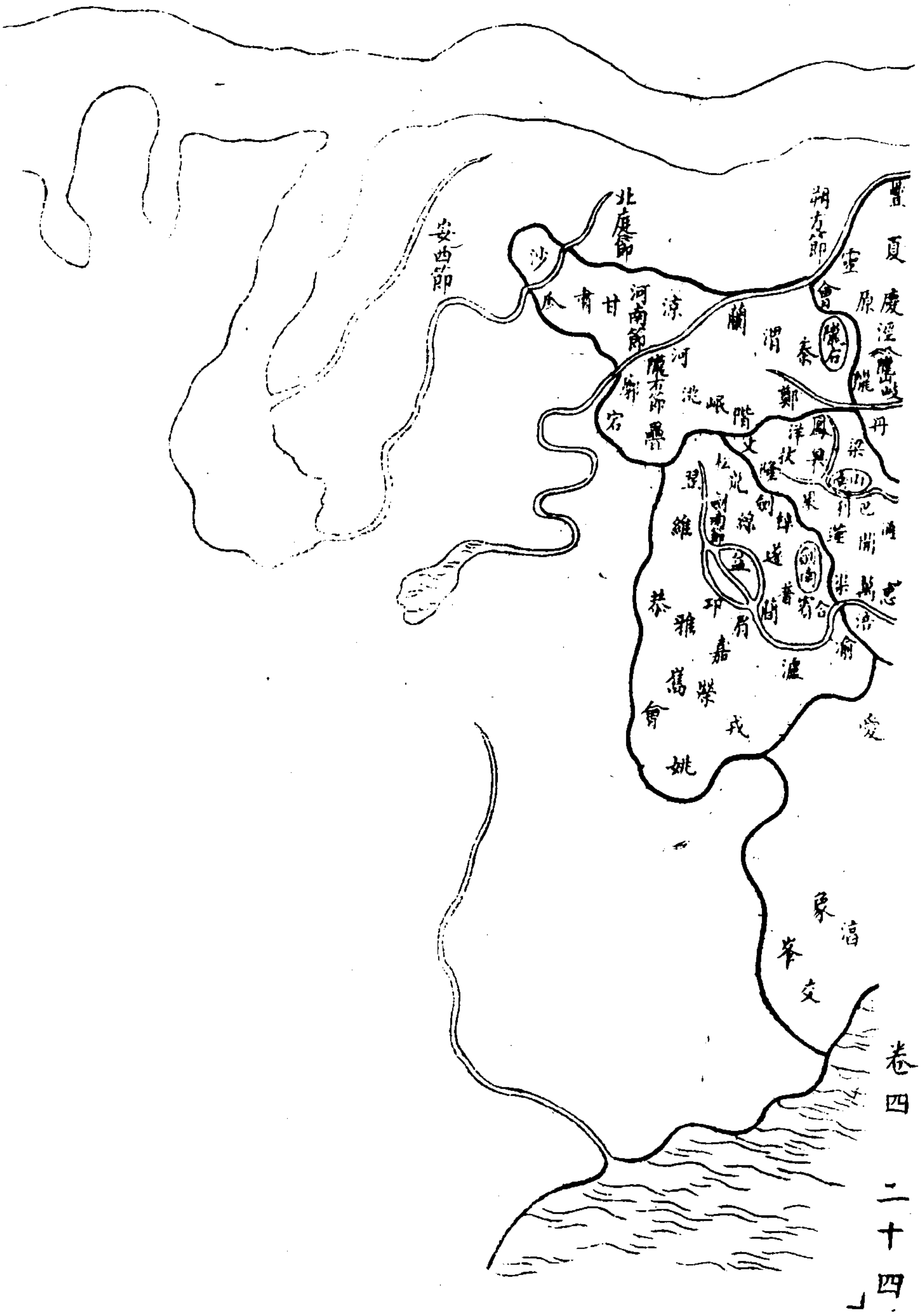


西涼
李暠
北涼
且渠蒙遜
前涼
張軌
涼州
夏
赫連勃勃所據
西秦
伏乞
國仁所據
秦州
益州
成
李特
所據
交州

唐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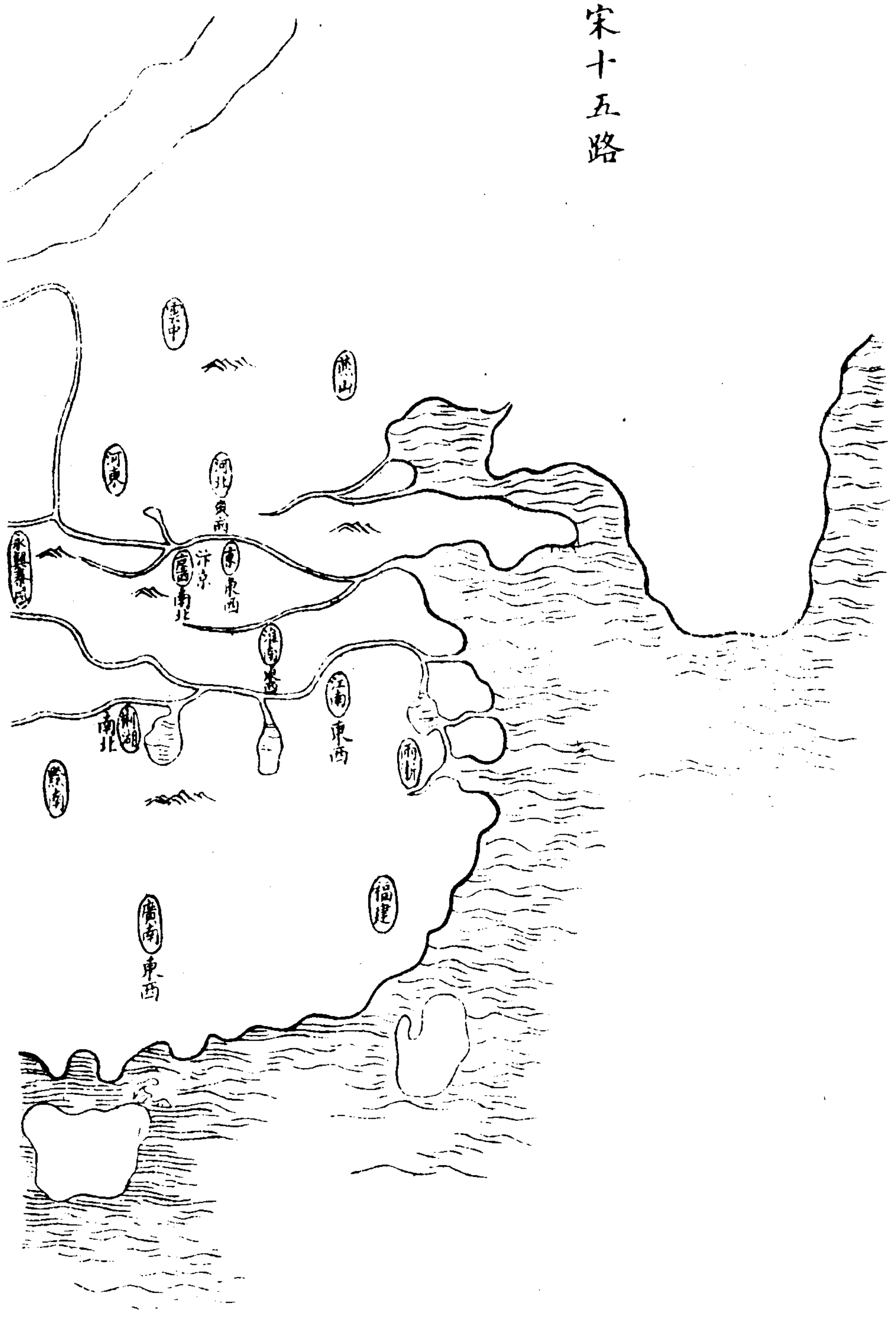
登
萊
青
齊
兗
鄆
宋
汴
鄭
洛
許
陳
蔡
潁
滑
魏
邢
冀
趙
定
易
深
瀛
幽
營
檀
蔚
代
忻
潞
澤
絳
勝
綏
延
坊
同
商
鄧
唐
隨
荊
鄂
岳
潭
衡
永
郴
道
桂
賀
梧
藤
封
德
端
廣
羅
高
石
陸
連
韶
循
潮
泉
福
建
台
越
婺
衢
處
虔
吉
撫
信
饒
歙
睦
常
蘇
揚
泰
滁
和
辰
思
崖



安西節
北庭節
沙
瓜
甘
涼
河南節
朔方節
靈
夏
會
原
慶
蘭
渭
秦
隴右
河
隴右節
宕
洮
岷
鄭
階
文
鳳
洋
梁
丹
隆
劍
綿
遂
益
劍南
合
維
恭
雅
邛
嘉
瀘
渝
榮
會
戎
姚
象
容
交

卷四　二十四

宋十五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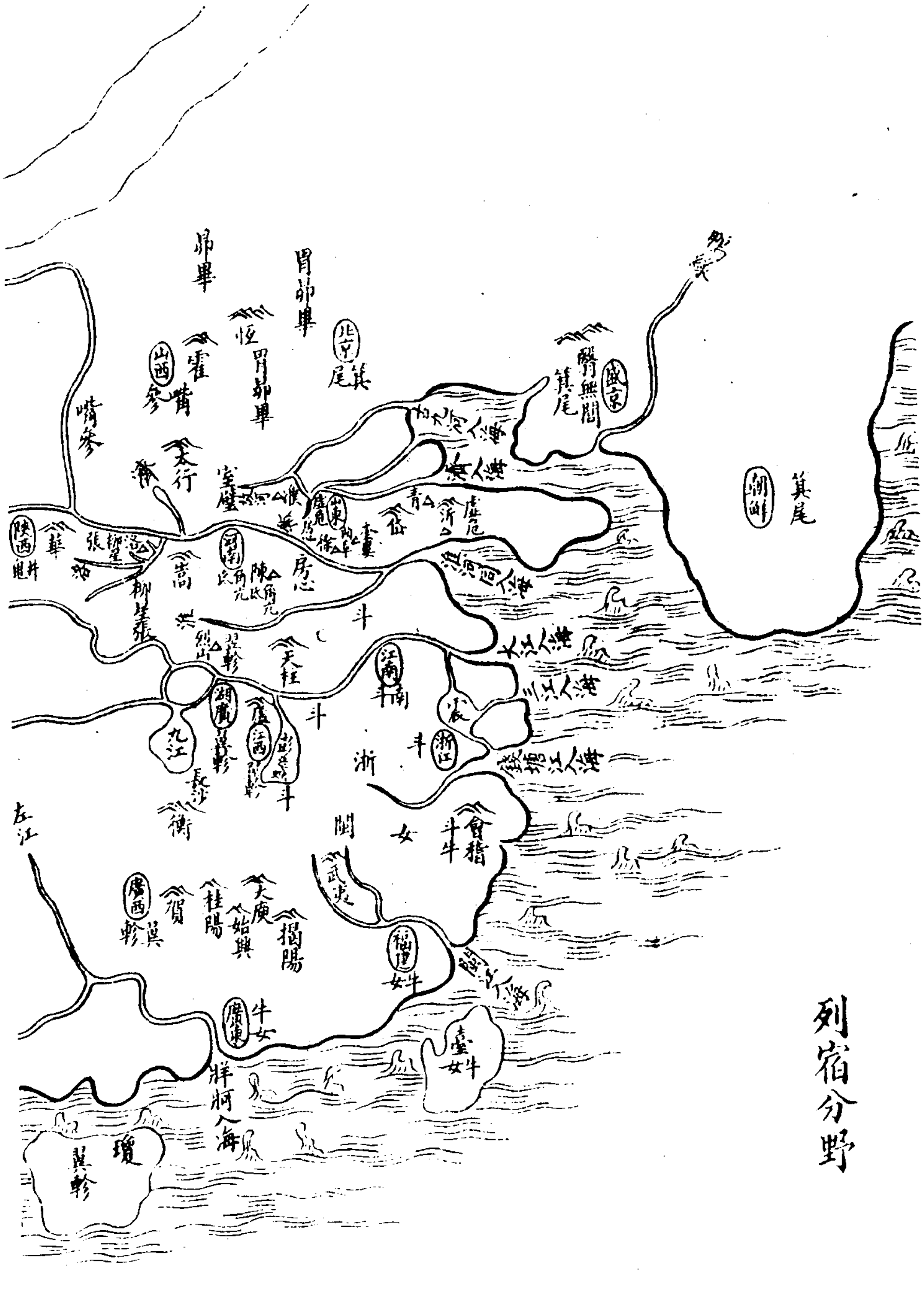


卷四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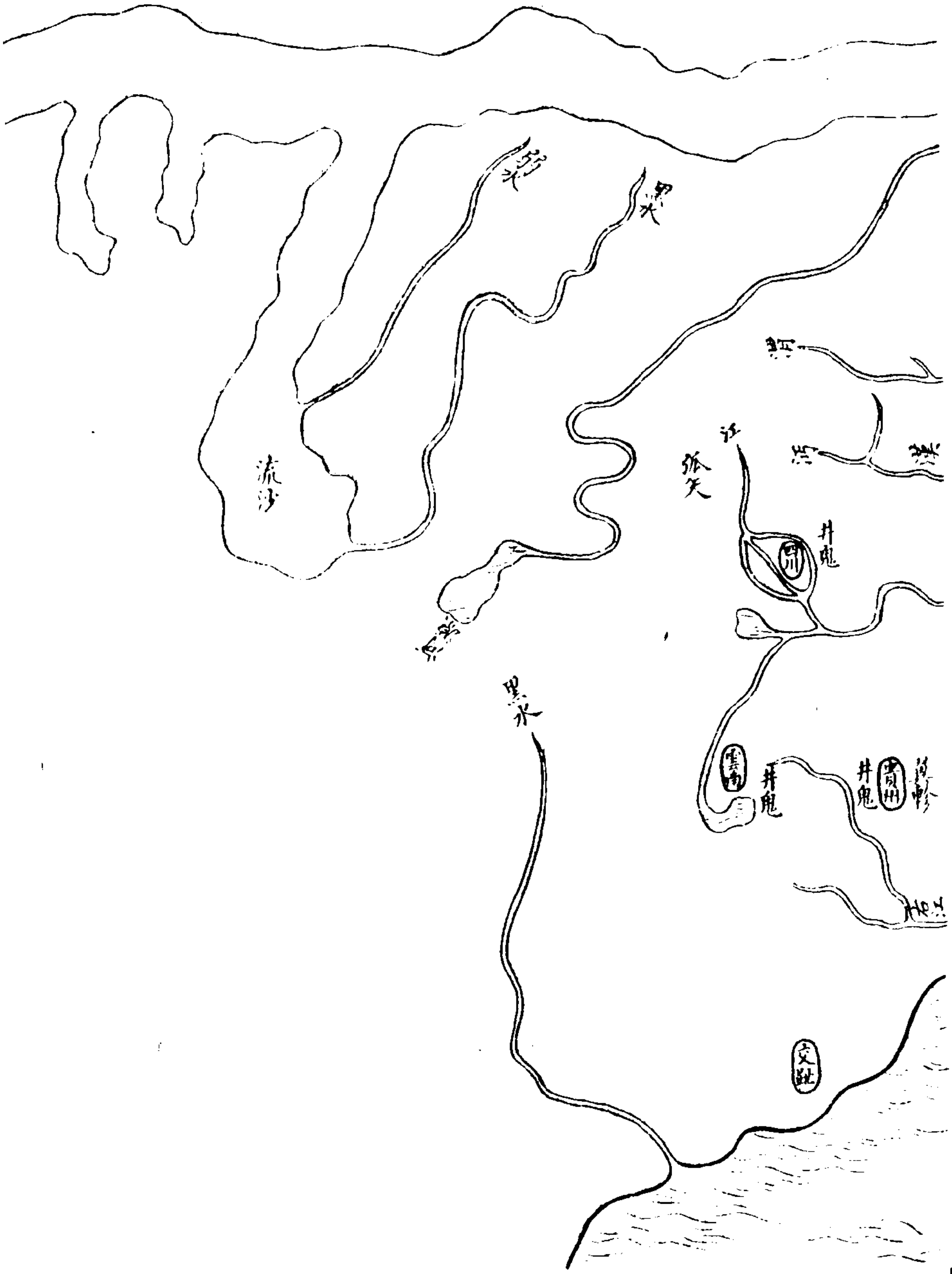
十六省總圖

沙漠
河套
滿洲
朝鮮
日本
臺灣
琉球
奉天
遼陽
應昌
開平
興和
大同
京師
天津
保定
榆林
延安
太原
平陽
西安
河南
南陽
武昌
長沙
常德
衡
桂陽
柳州
南寧
雷
廉
欽
瓊
崖
萬
廣
惠
潮
漳
泉
興化
福
溫
台
寧波
紹興
杭
嘉興
蘇
松江
崇明
常
鎮江
江寧
安慶
徽
嚴
衢
饒
南昌
吉安
贛
南安
韶州
連
平樂
梧
肇慶
高
化
登
萊
青州
濟南
東昌
兗
淮
徐
邳
宿
泗
鳳陽
廬
和
太平
池
黃
漢陽
荊州
荊門
襄陽
鄖陽
德安
隨
光
汝寧
汝
陳
歸德
開封
彰德
衛輝
懷慶
潞安
澤
沁
汾
吉
絳
寧武
雁門
偏關
東勝
保德
綏德
鄜
同
華
商
武關
金
達
夔
歸
忠
涪
思
銅仁
石阡
黎平
鎮遠
永
辰
沅
靖
寶慶
武岡
永州
全
桂林
平樂
潯
貴
橫
梧州
鬱林
慶遠
宣化
永平
山海
寧遠
錦
金州
大寧
紅夷
山

和寧
溫泉
瓦剌
默德那
元連腦兒
哈密
火州
亦力把力
土魯番
沙漠
于闐
撒馬兒罕
哈烈
大流沙
葱嶺
青海
安定
西番
火敦腦兒
北印度
天竺
西印度
南印度
榜葛剌
蒲甘
真臘
暹羅
交趾
占城
老撾
八百大甸
麗江
雲南
永昌
緬甸
孟養
木邦
車里
烏撒
四川
重慶
漢中
保寧
順慶
廣安
瀘
遵義
建昌


北京
山西
陝西
河南
山東
江南
湖廣
江西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盛京
朝鮮
太行
九江
長沙
衡
會稽
武夷
揭陽
桂陽
大庾
始興
賀
臺
瓊
左江
牂牁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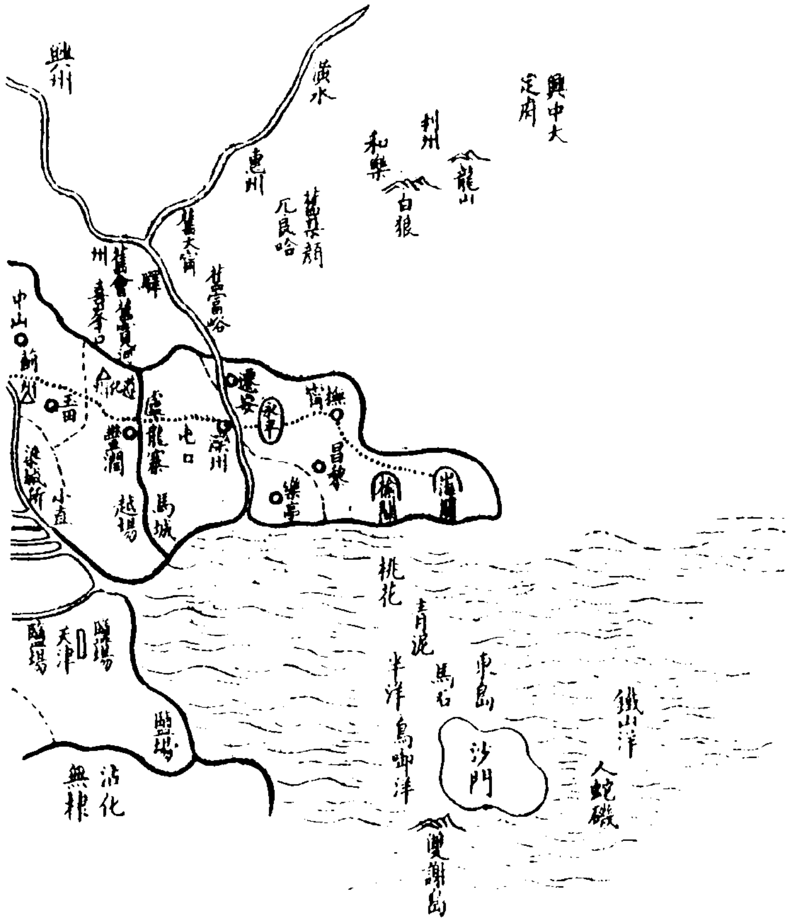
列宿分野



流沙
黑水
江
四川
井鬼
雲南
井鬼
貴州
交趾

北直一

分省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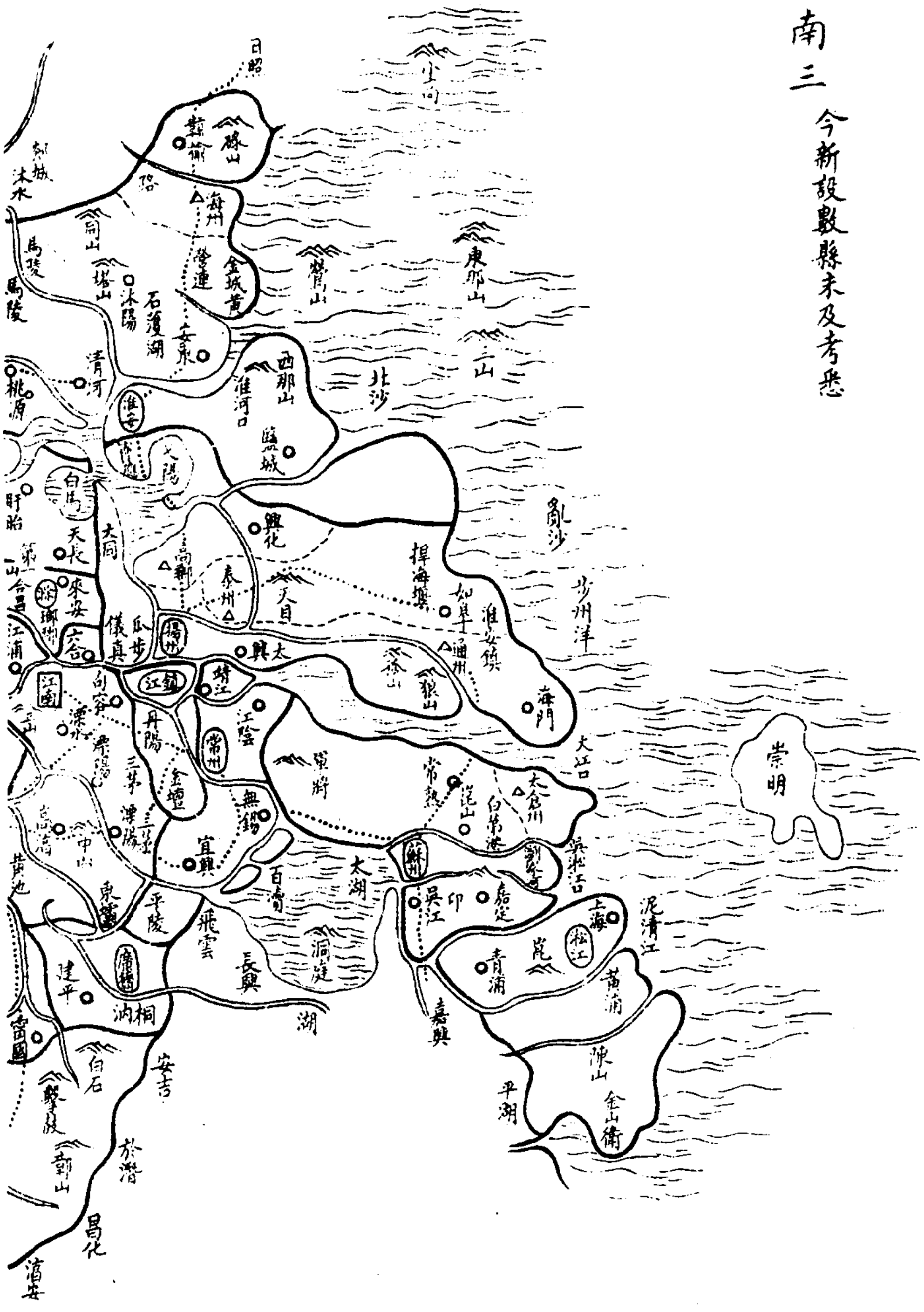

黄水
惠州
興中大
定府
利州
和衆
龍山
白狼
中山
遷安
撫寧
昌黎
樂亭
盧龍寨
七口
灤州
豐潤
玉田
馬城
越場
桃花
青泥
馬石
東島
沙門
半洋
鐵山洋
天津
沾化
無棣

北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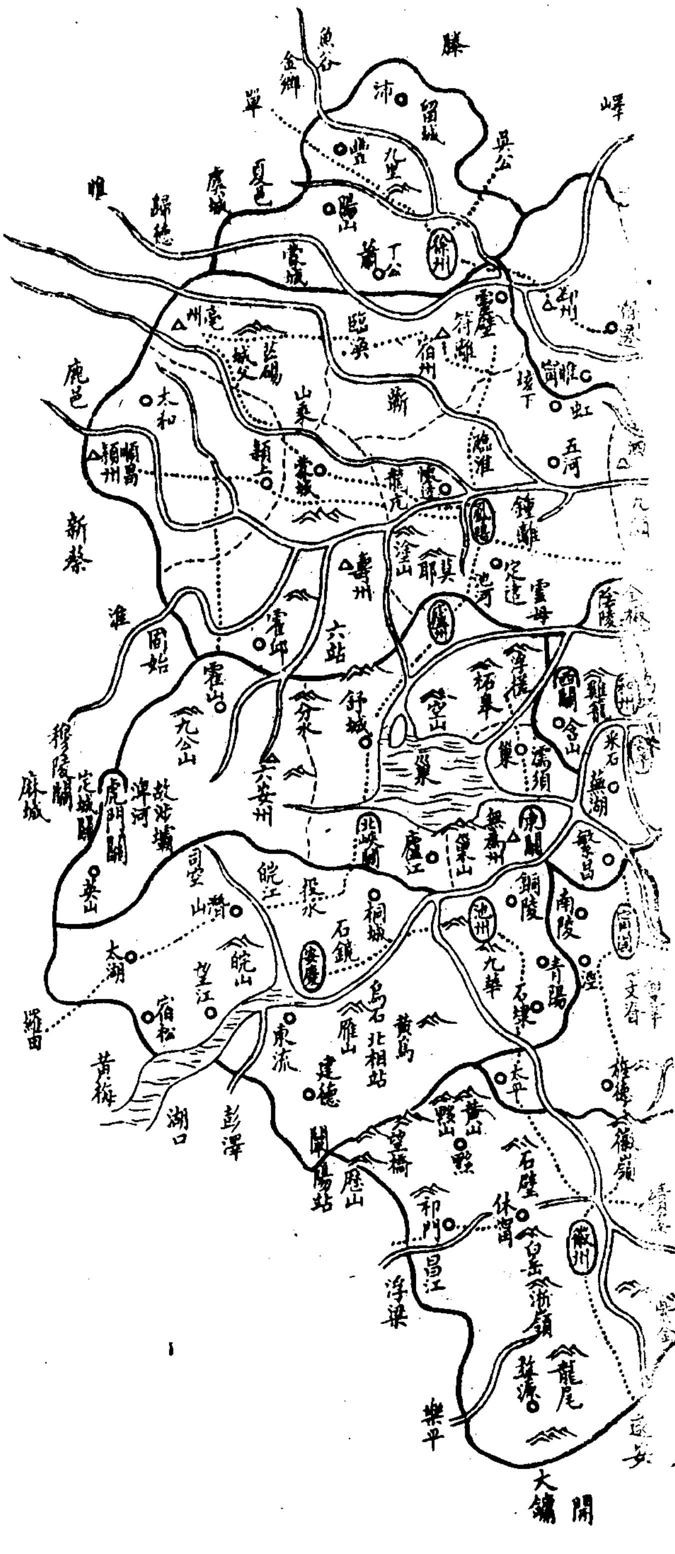
宣化府明之宣府鎮也　蔚縣西寧二邑未知所在姑闕於此

下江南三

今新設數縣未及考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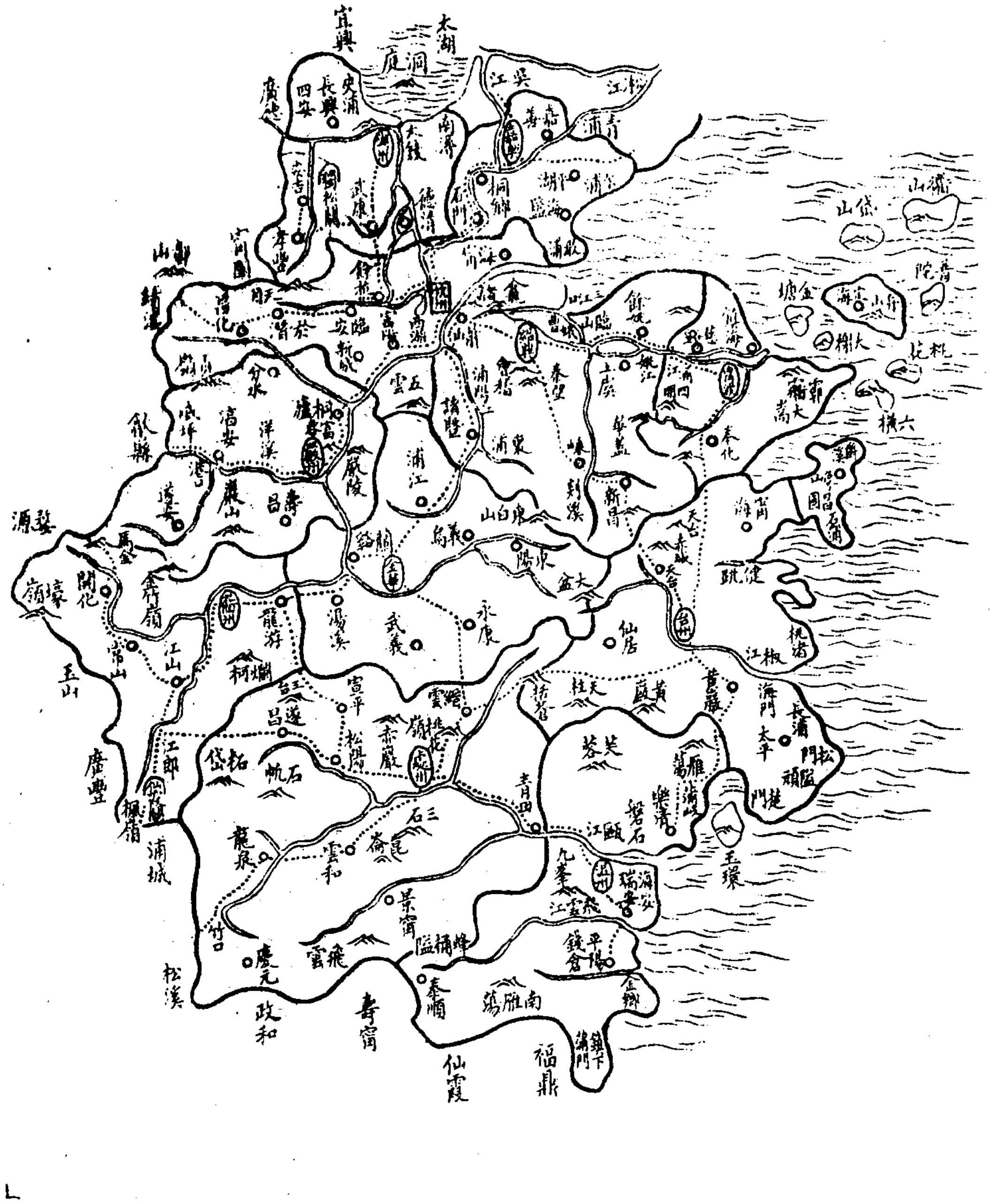


上江南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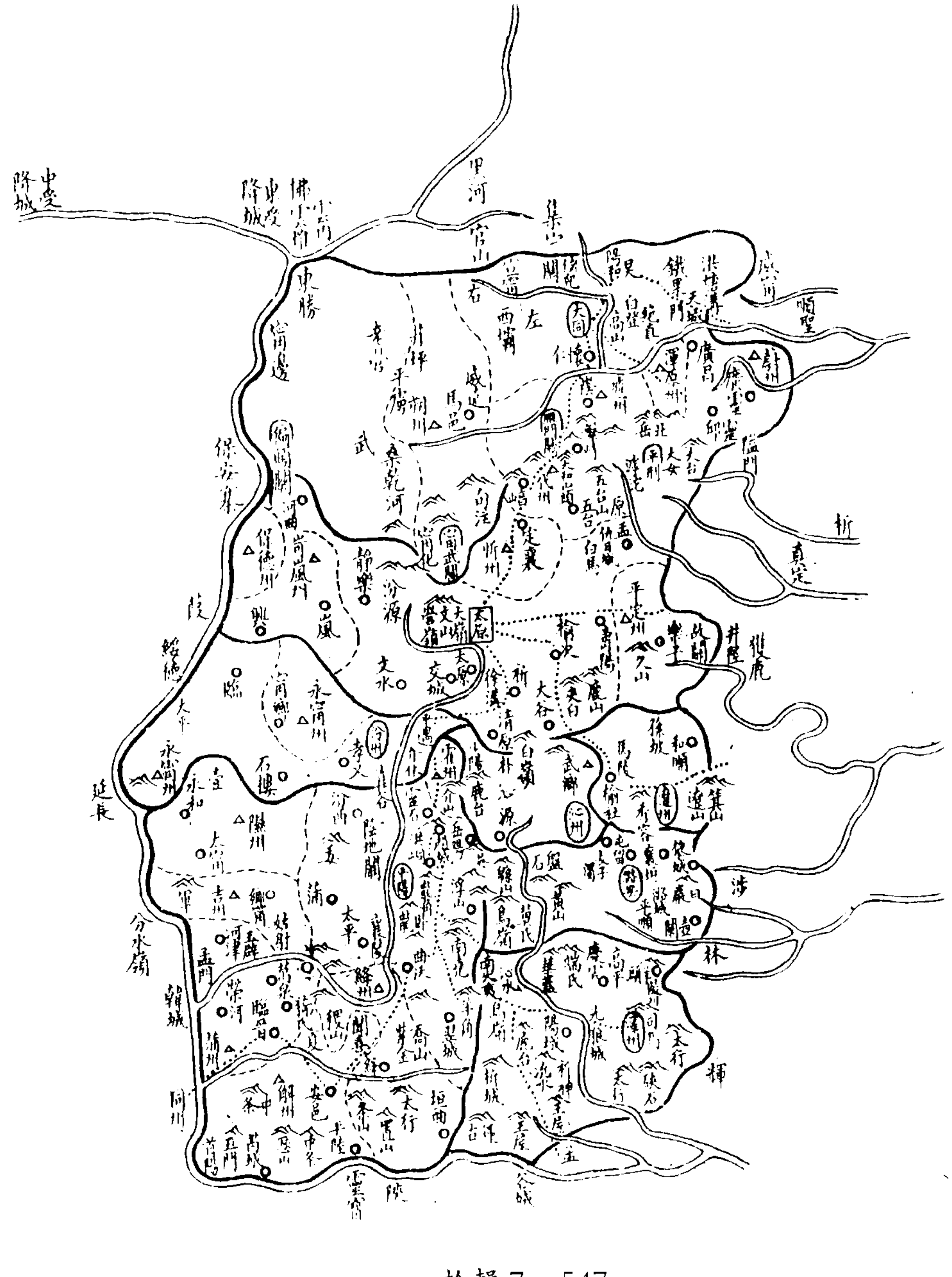

滕
沛
留城
金鄉
單
睢
歸德
虞城
夏邑
碭山
蕭
徐州
永城
靈壁
鹿邑
太和
潁州
潁上
蒙城
懷遠
臨淮
五河
虹
鍾離
定遠
新蔡
壽州
霍邱
六安州
霍山
九公山
舒城
巢
無為州
含山
蕪湖
繁昌
英山
潛山
廬江
桐城
安慶
池州
銅陵
南陵
青陽
涇
太湖
宿松
望江
東流
建德
黃梅
湖口
彭澤
九華
石埭
太平
旌德
黃山
黟
祁門
休寧
徽州
婺源
浮梁
昌江
樂平

卷四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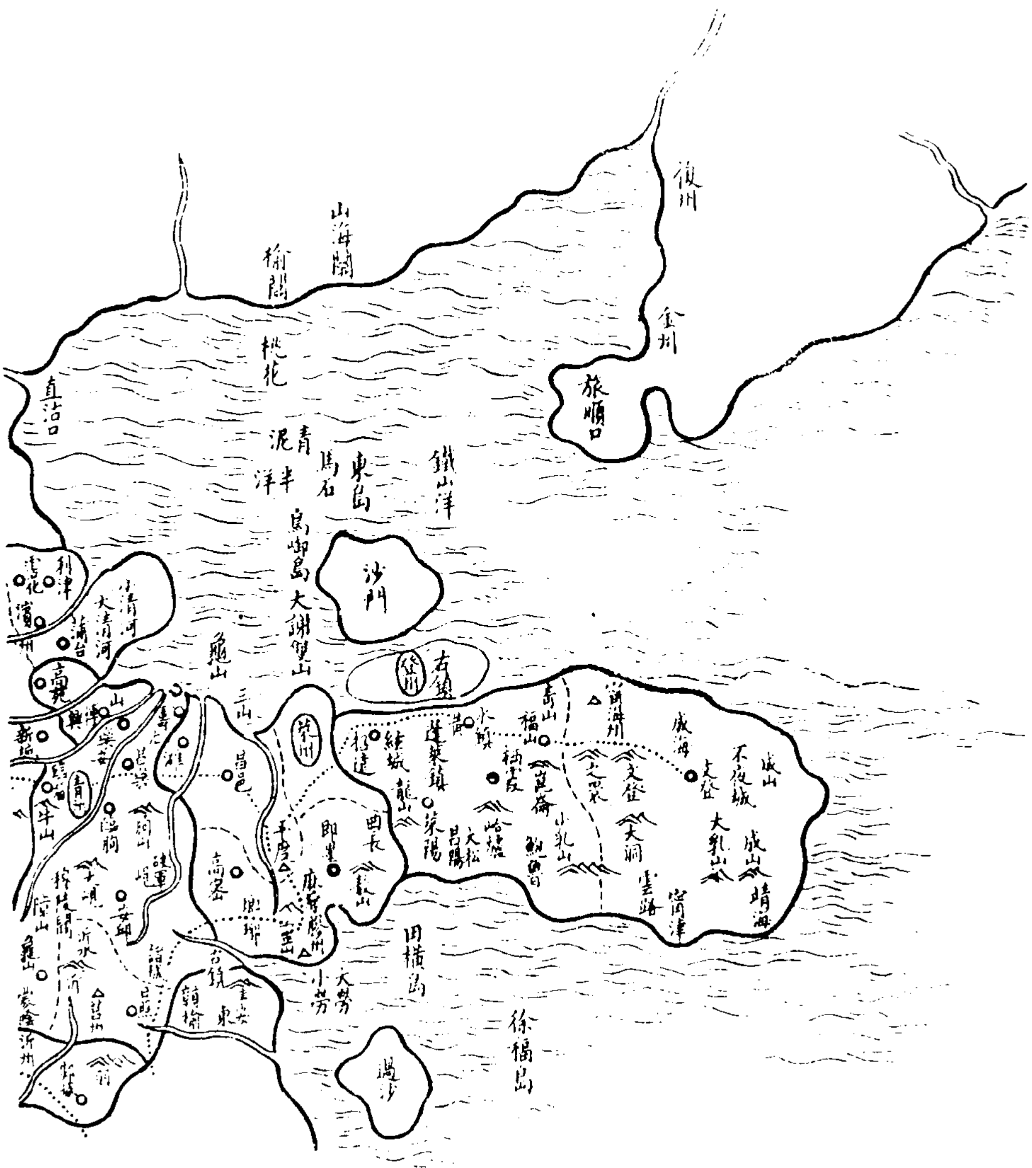
浙江五



山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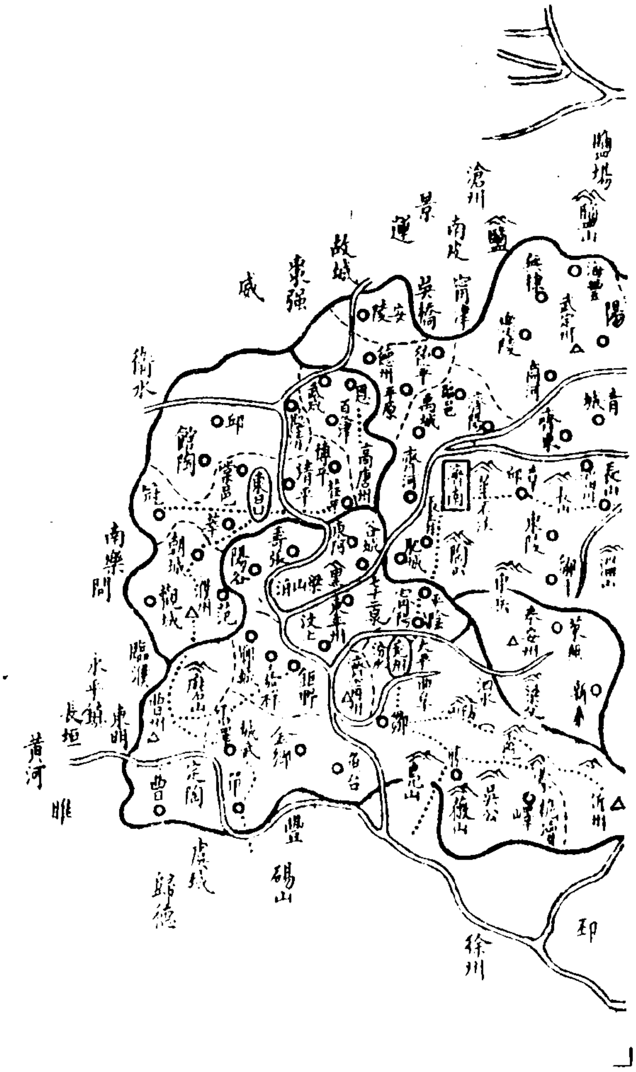

大同
太原
汾州
平陽
澤州
潞安
忻州
代州
雁門關
寧武關
偏頭關
汾源
文水
交城
孝義
隰州
吉州
蒲州
解州
絳州
安邑
河津
平定州
遼州
沁州
沁源
武鄉
太行
黃河
陝
輝
林
涉
真定
延長
韓城
分水嶺
東勝
朔州
應州
渾源
蔚州
靈丘
五台
崞
定襄
靜樂
嵐
臨
石樓
永和
大寧
鄉寧
稷山
聞喜
芮城
垣曲
陽城
高平
長子
屯留
襄垣
黎城
和順
榆社
太谷
祁
徐溝
清源
介休
平遙
霍州
趙城
洪洞
臨汾
襄陵
太平
曲沃
翼城
浮山
岳陽
猗氏
聞喜
夏縣
平陸
芮城
永寧州
寧鄉
臨縣
保德州
河曲
岢嵐州
興縣
陽曲
壽陽
盂
樂平
遼州
沁水
武安

山東七


復州
金州
旅順口
山海關
榆關
桃花
直沽口
青泥洋
馬石
東島
鐵山洋
沙門
登州
龜山
三山
萊州
蓬萊鎮
福山
寧海州
威海
文登
成山
不夜城
大乳山
靖海
寧津
即墨
高密
昌邑
田橫島
徐福島
大勞
小勞
利津
大清河
青州
沂州

山東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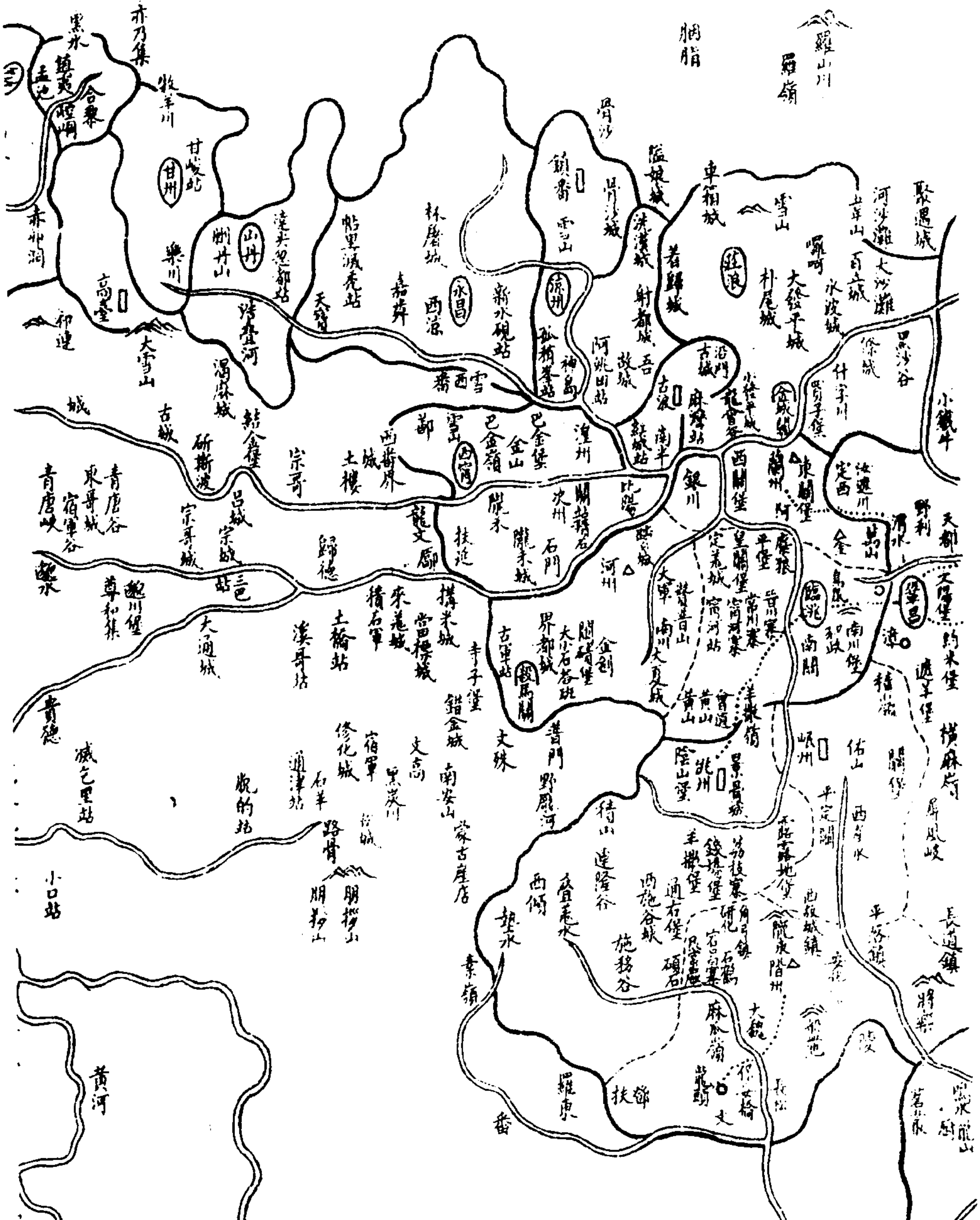
濟南陵縣查究未的舊圖難憑姑闕



卷四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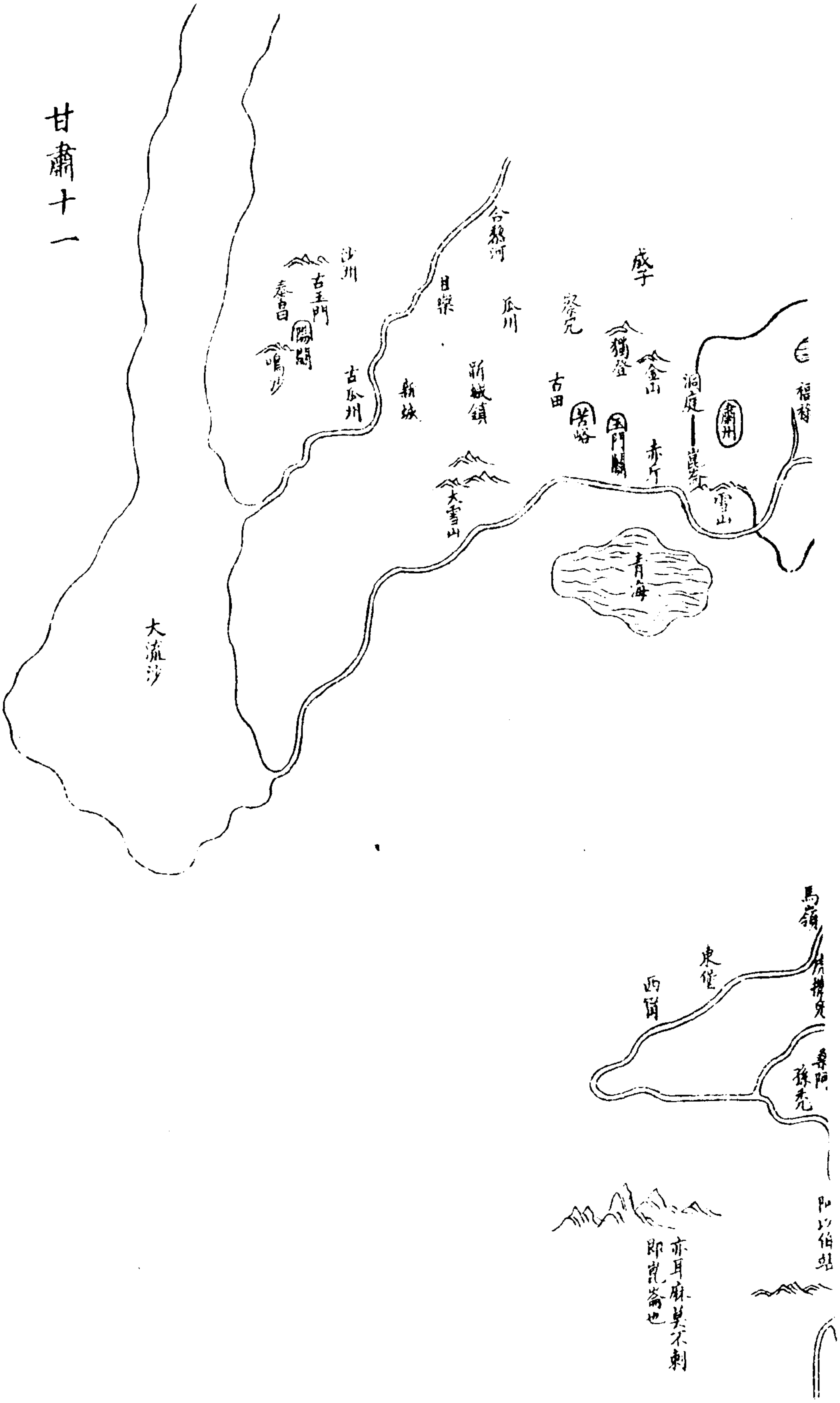
內陝西九
中受降城
西受降城
東受降城
豐州
河套
金州公防

外陝西十


黑水
赤乃集
合黎
牧羊川
甘州
山丹
樂川
高臺
大雪山
祁連
永昌
西涼
涼州
臙脂
羅山川
羅嶺
車箱城
雪山
蘭州
西關堡
東關堡
臨洮
河州
鞏昌
金城
宗哥
青唐城
青唐谷
歸德
貴德
大通城
溪哥站
土橋站
積石軍
來羌城
當標城
龍支郡
小口站
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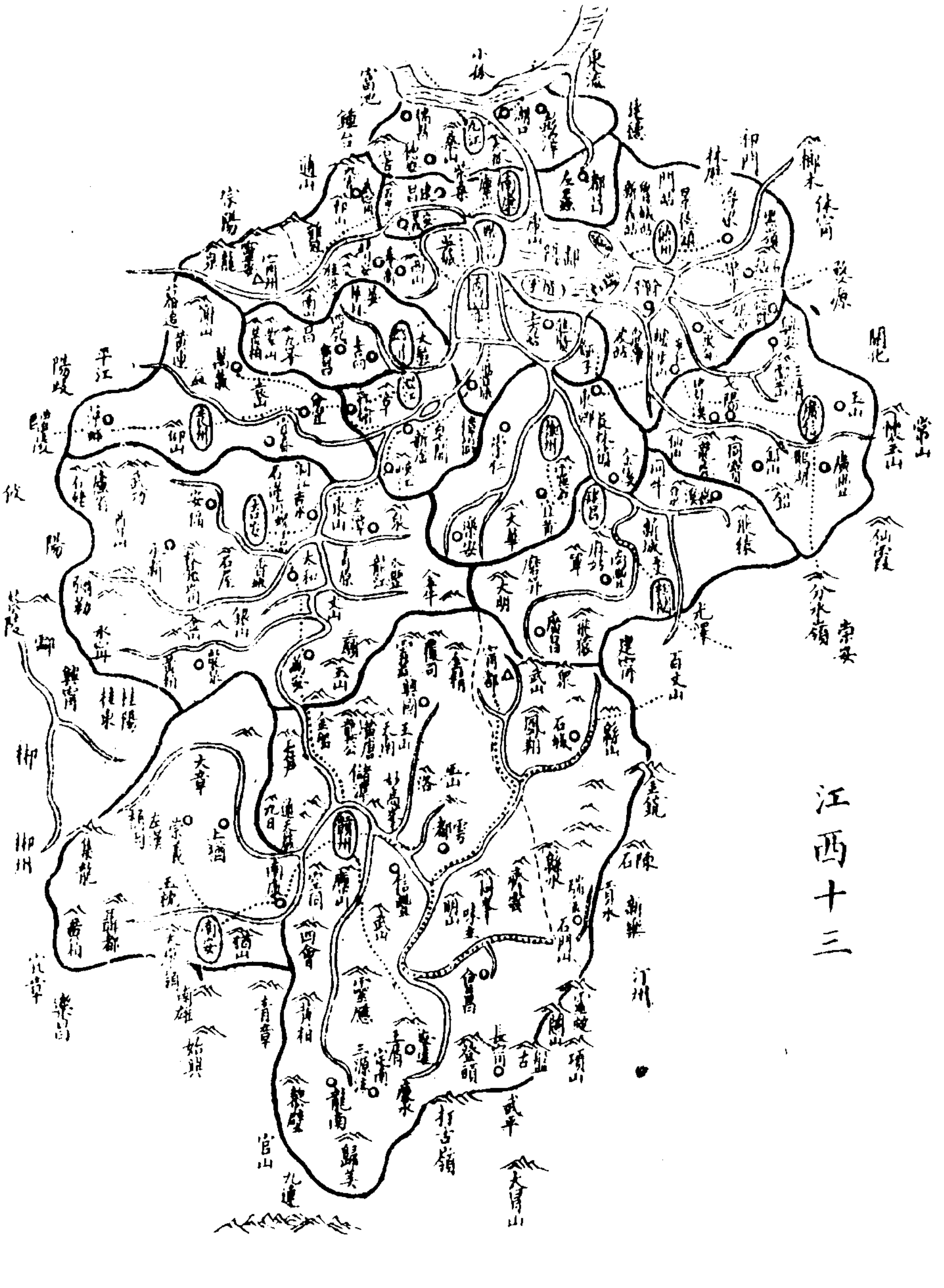
卷四 三十二

甘肅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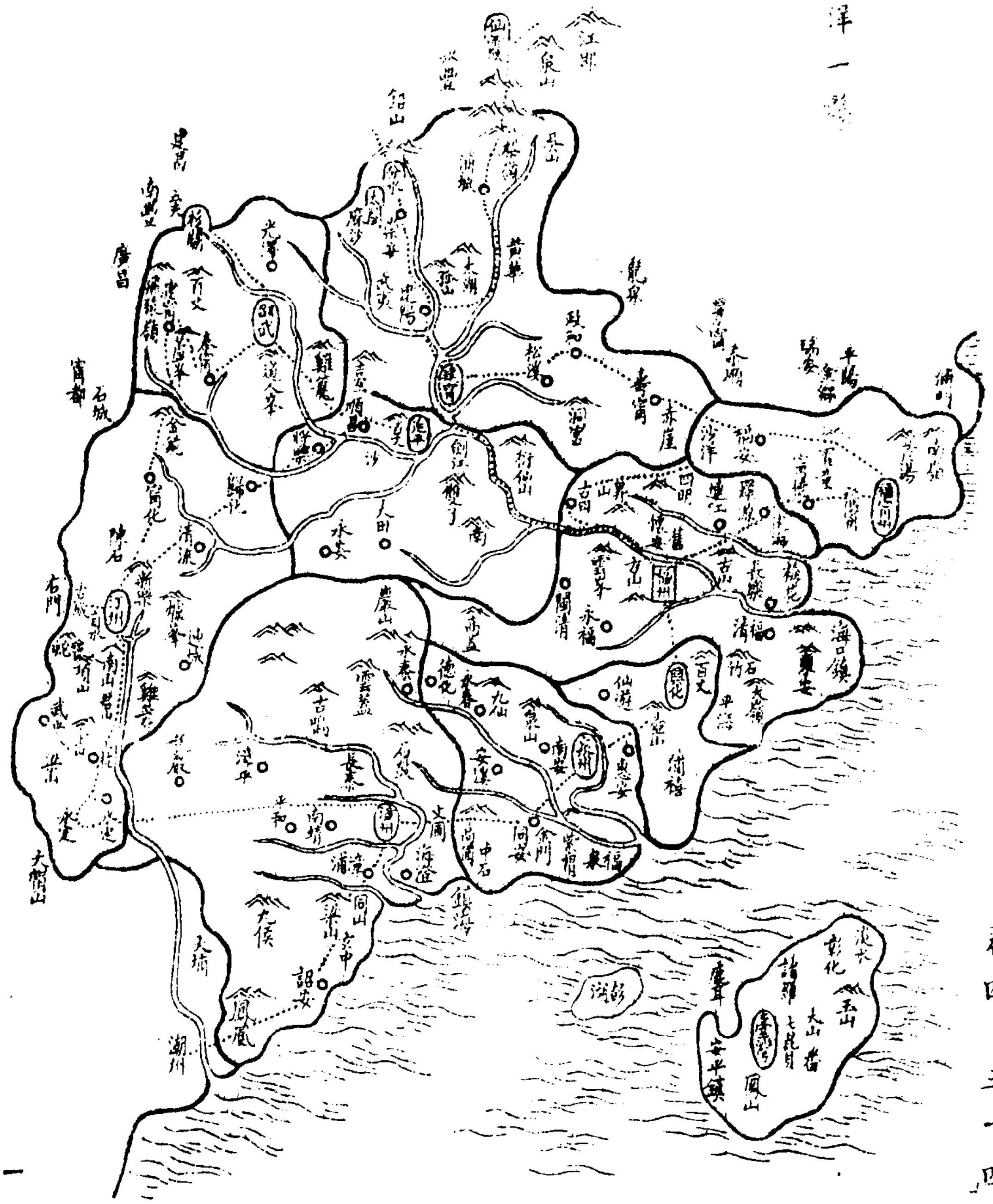
河南十二

卷四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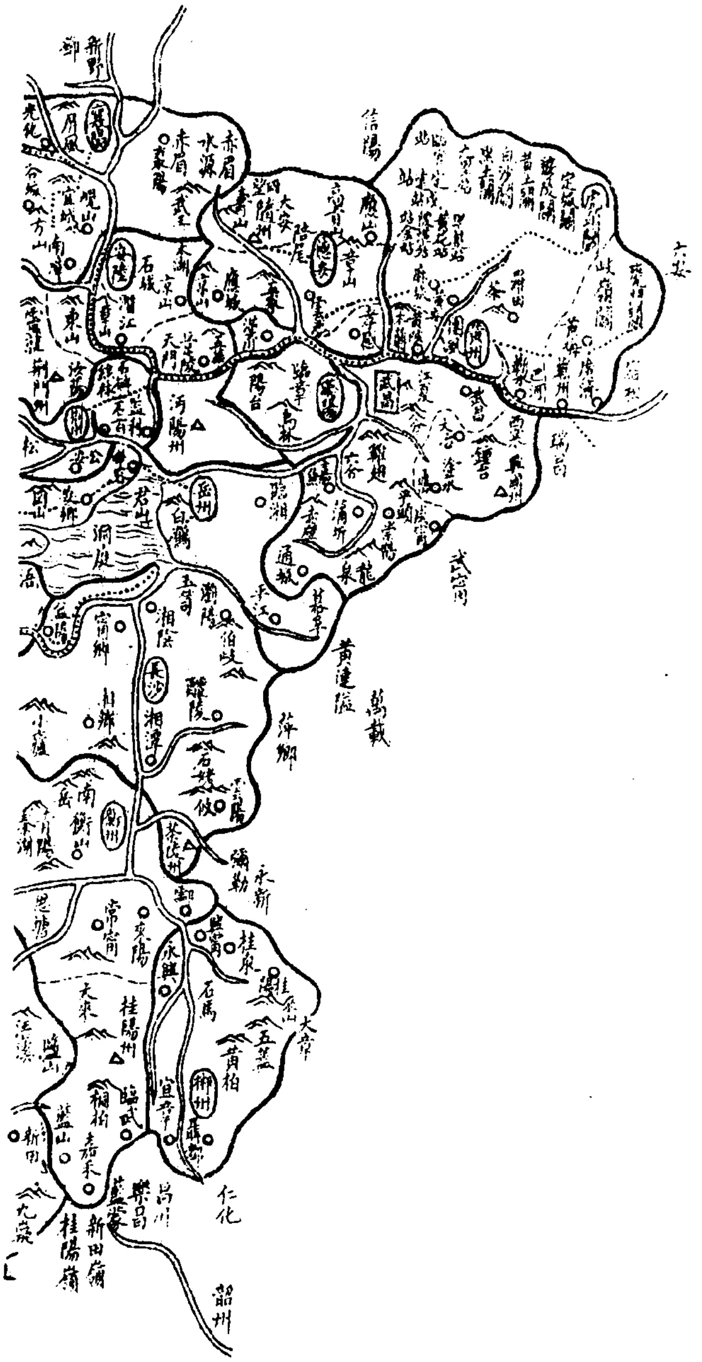


江西十三

福建十四　閩甯洋一



卷四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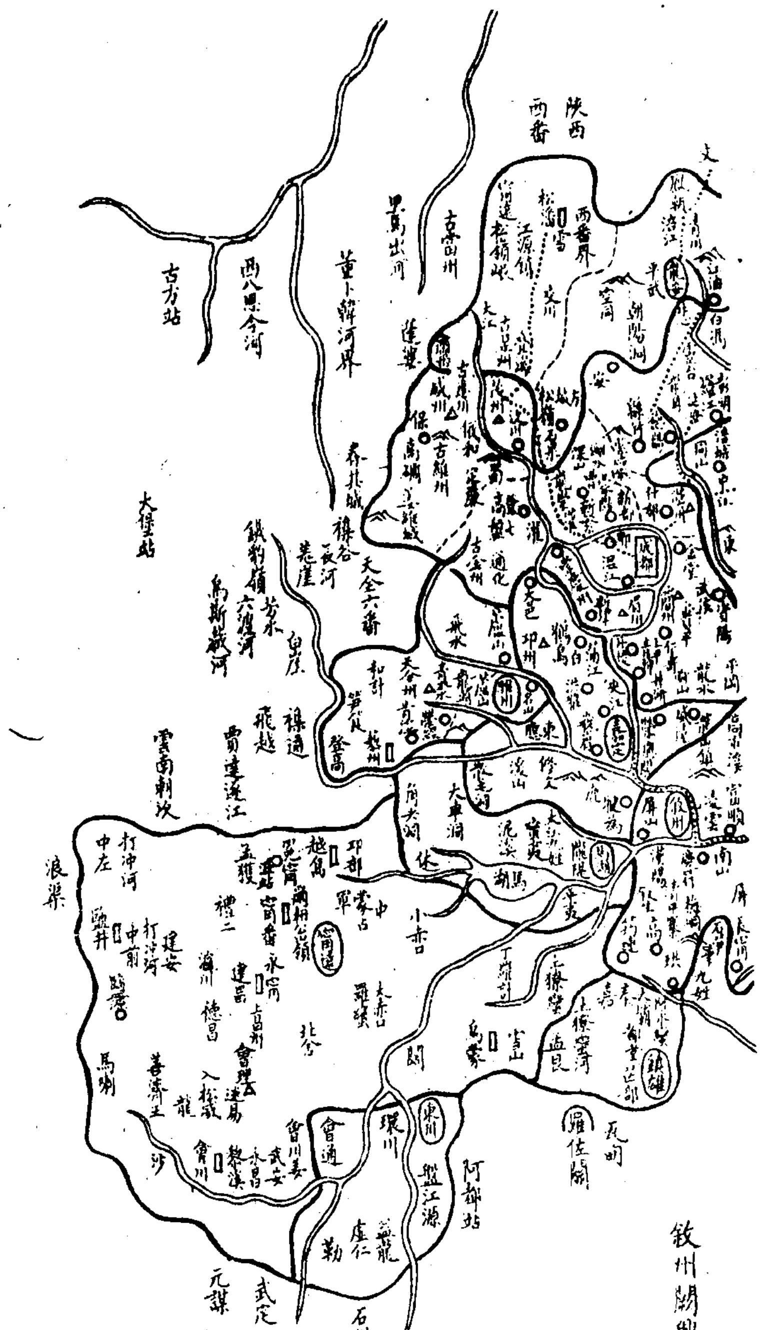
吳湖廣十五

蜀湖廣十六

卷四 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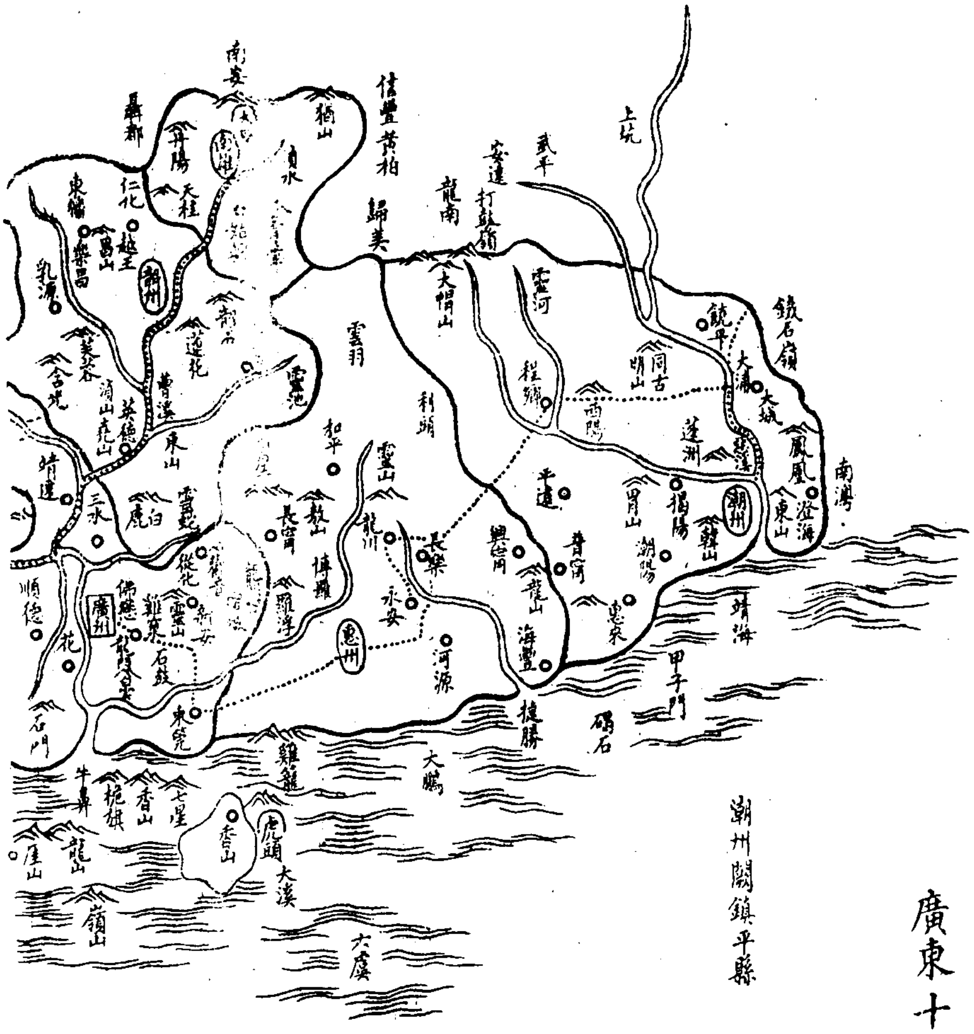
漢中府
米倉
巴嶺
龍門
太平
東鄉
萬
雲陽
白帝
巴東
施州
歸化
黔江
秀山
彭水
武隆
墊江
大竹
渠
合州
江津
南川
永川
涪江
思南
黃平州
草塘
貴州
竹溪
房山
石門
平利
麻陽界
銅仁界

巴四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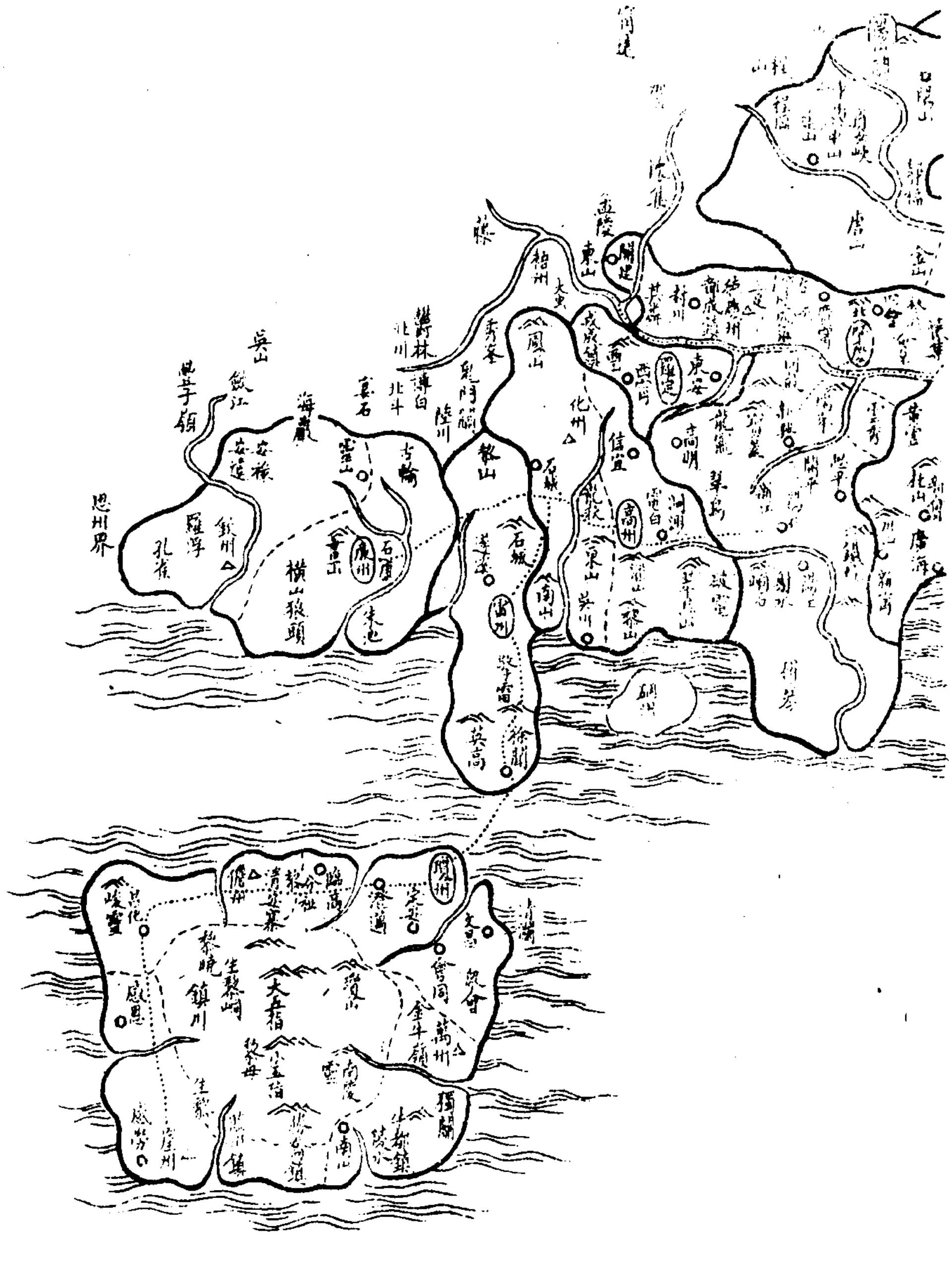
欽州關與文隆昌二縣

廣東十九


南安
信豐
黃柏
上杭
武平
安遠
龍南
打鼓嶺
歸美
大帽山
靈河
饒平
鐵石嶺
大埔
程鄉
同古
南澳
鳳凰
澄海
東山
潮州
揭陽
潮陽
惠來
普寧
平遠
興寧
龍山
海豐
長樂
永安
河源
惠州
龍川
和平
博羅
靈山
英德
清遠
三水
順德
廣州
東莞
石門
新安
香山
大鵬
靖海
甲子門
碣石
捷勝
大溪
七星
牛鼻
嶺山
樂昌
仁化
乳源
東山
潮州關鎮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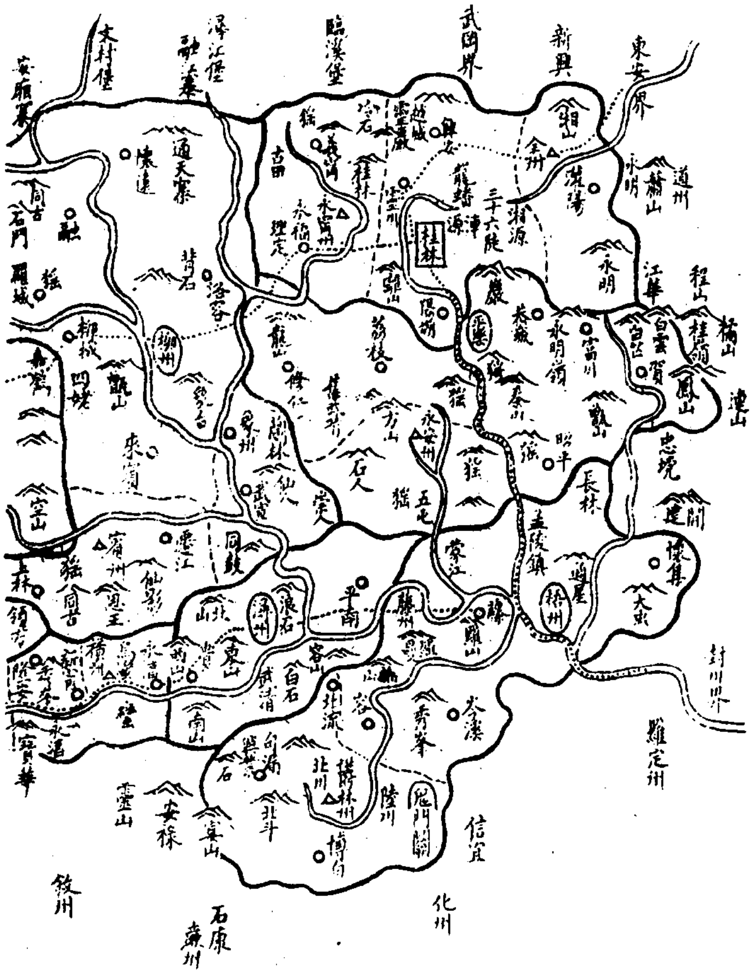
惠州關連平州

海南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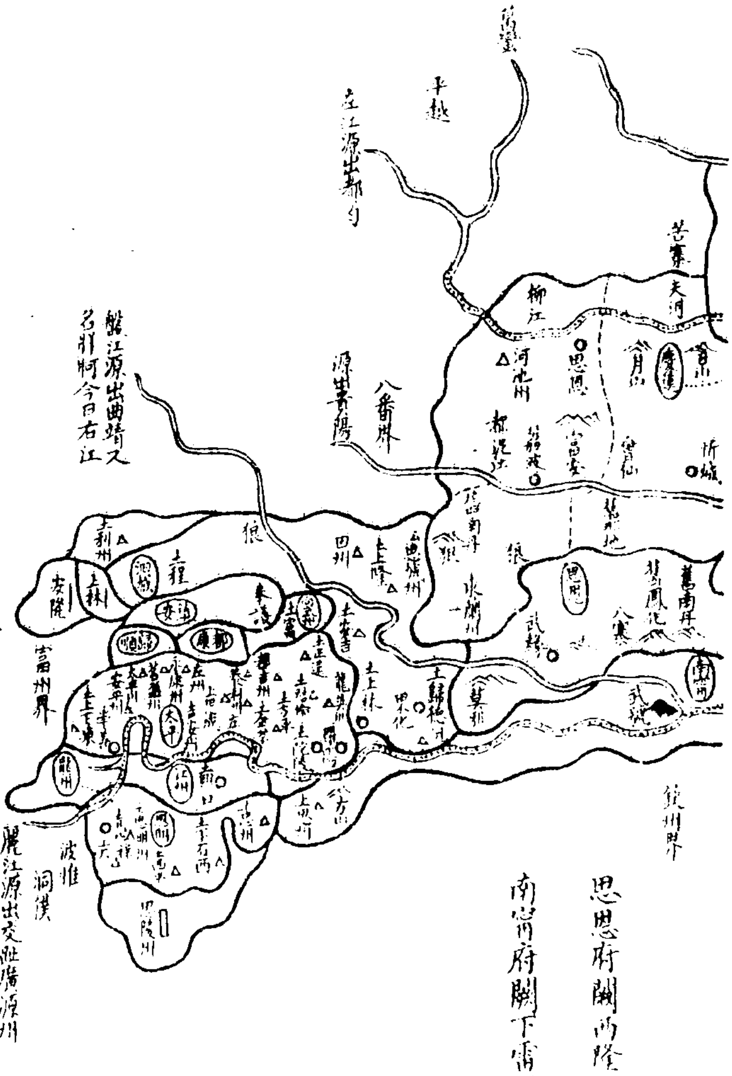


卷四　三十七

廣西二十一



右江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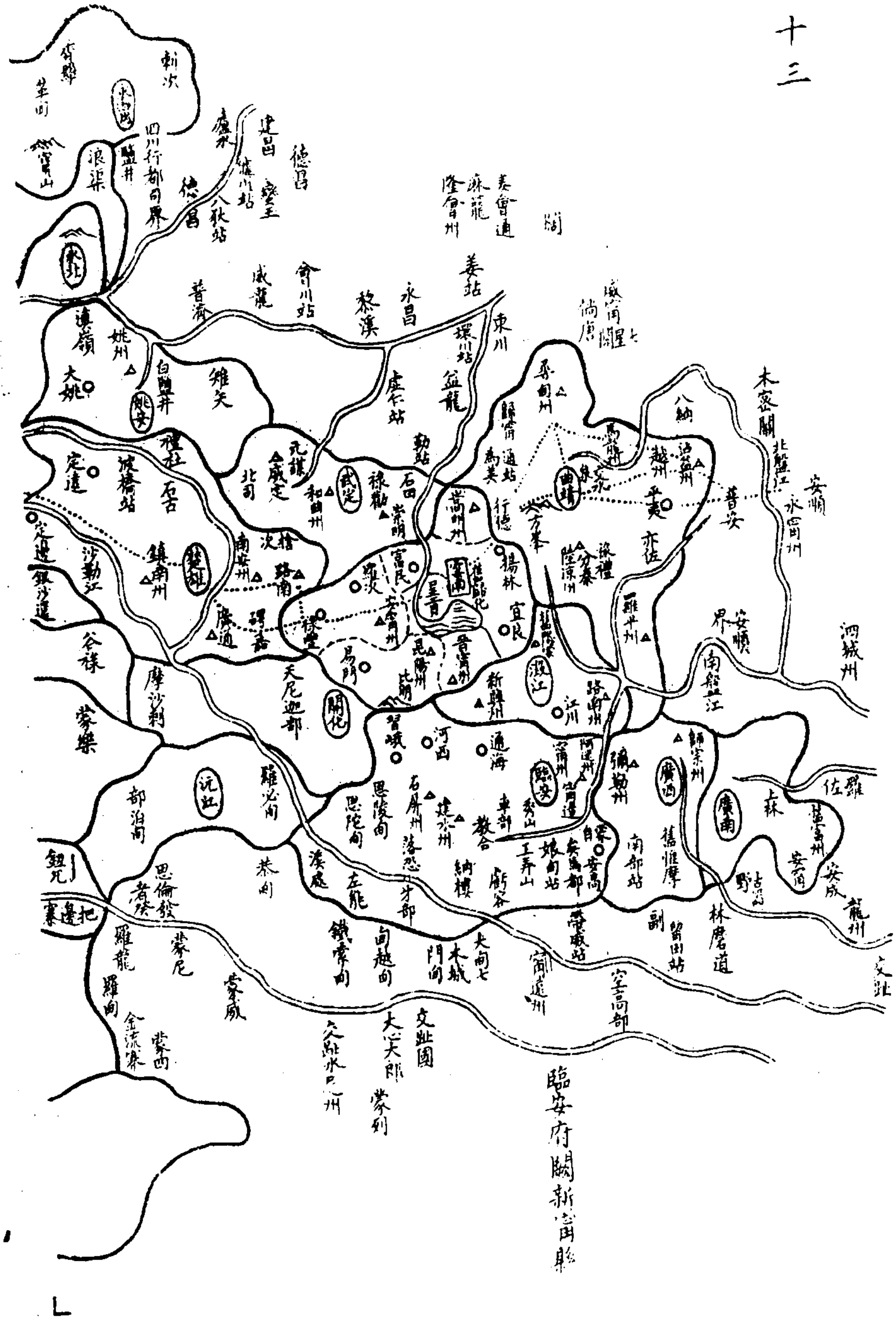


思恩府關西隆州西林

南寧府關下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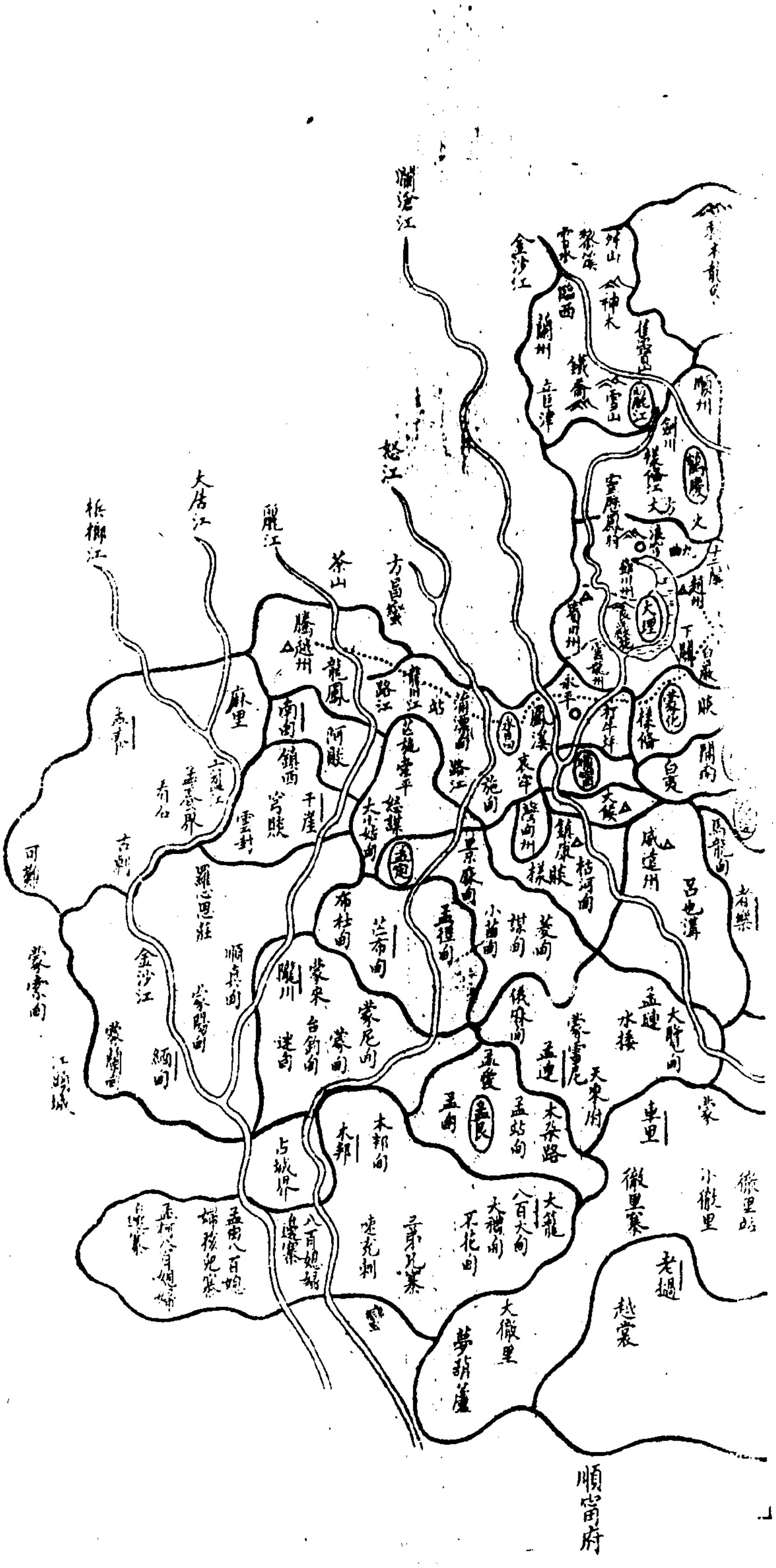
卷四　三十八

雲南二十三



浪渠
德昌
普濟
會川站
黎溪
永昌
姜站
東川
姚州
大姚
雅矢
益龍
定遠
鎮南州
沙勒江
谷祿
廣通
易門
天尼迦部
河西
通海
建水州
教合
納樓
南部站
林慶道
安順
泗城州
普安
亦佐
木密關
摩沙刺
蒙樂
部泊甸
羅必甸
左能
鐵豪甸
木城
文趾國
臨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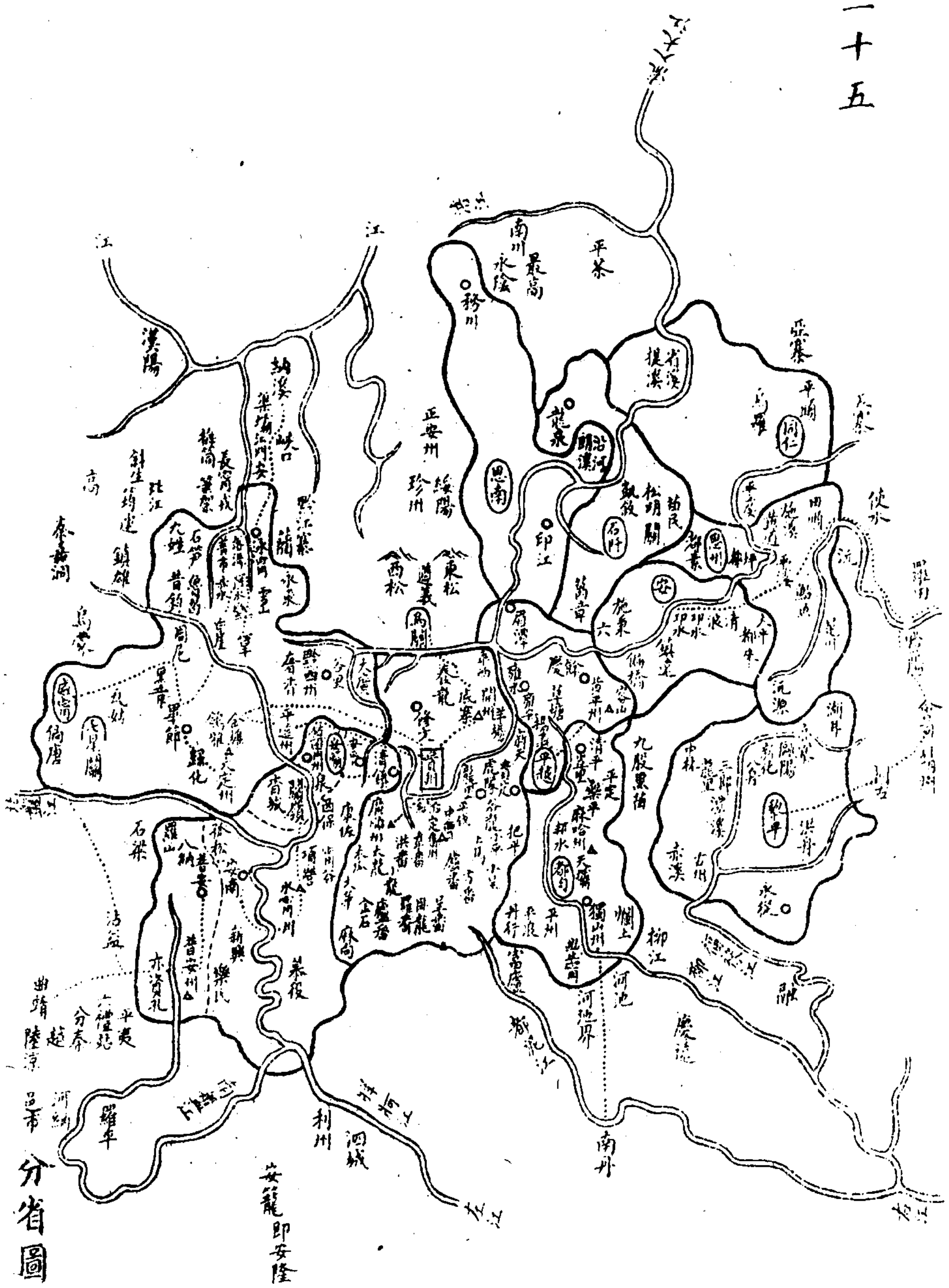
雲南二十四



瀾滄江
金沙江
怒江
大居江
檳榔江
麗江
茶山
騰越州
南甸
鎮西
麻里
金沙江
大理
鶴慶
劍川
順州
永平
孟連
車里
大徹里
老撾
越裳
占城界
木邦
孟艮
威遠州
順甯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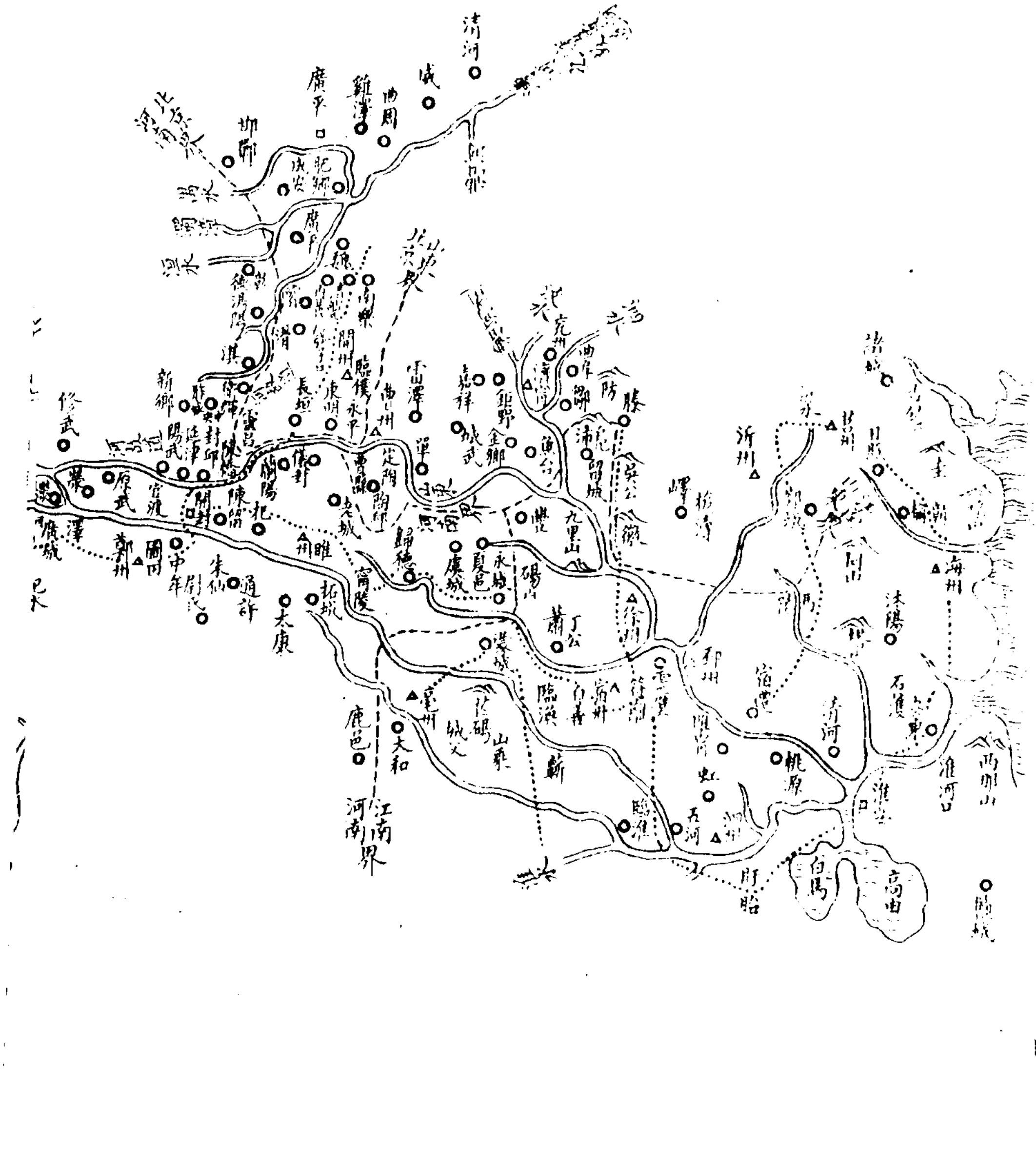
卷四 三十九

貴州二十五


江
江
漢陽
納溪
正安州
綏陽
珍州
南川
最高
永陰
平茶
婺川
思南
印江
龍泉
石阡
沿河
提溪
平頭
銅仁
遵義
東松
西松
龍泉
施秉
鎮遠
偏橋
清平
平越
九股黑苗
都勻
獨山州
貴州
普安州
永寧
安南
羅平
利州
泗城
安籠即安隆
南丹
河池
柳江
慶遠
永從
曲靖
陸涼
烏撒
烏蒙
赤水
畢節
黔西州
大定州
新興
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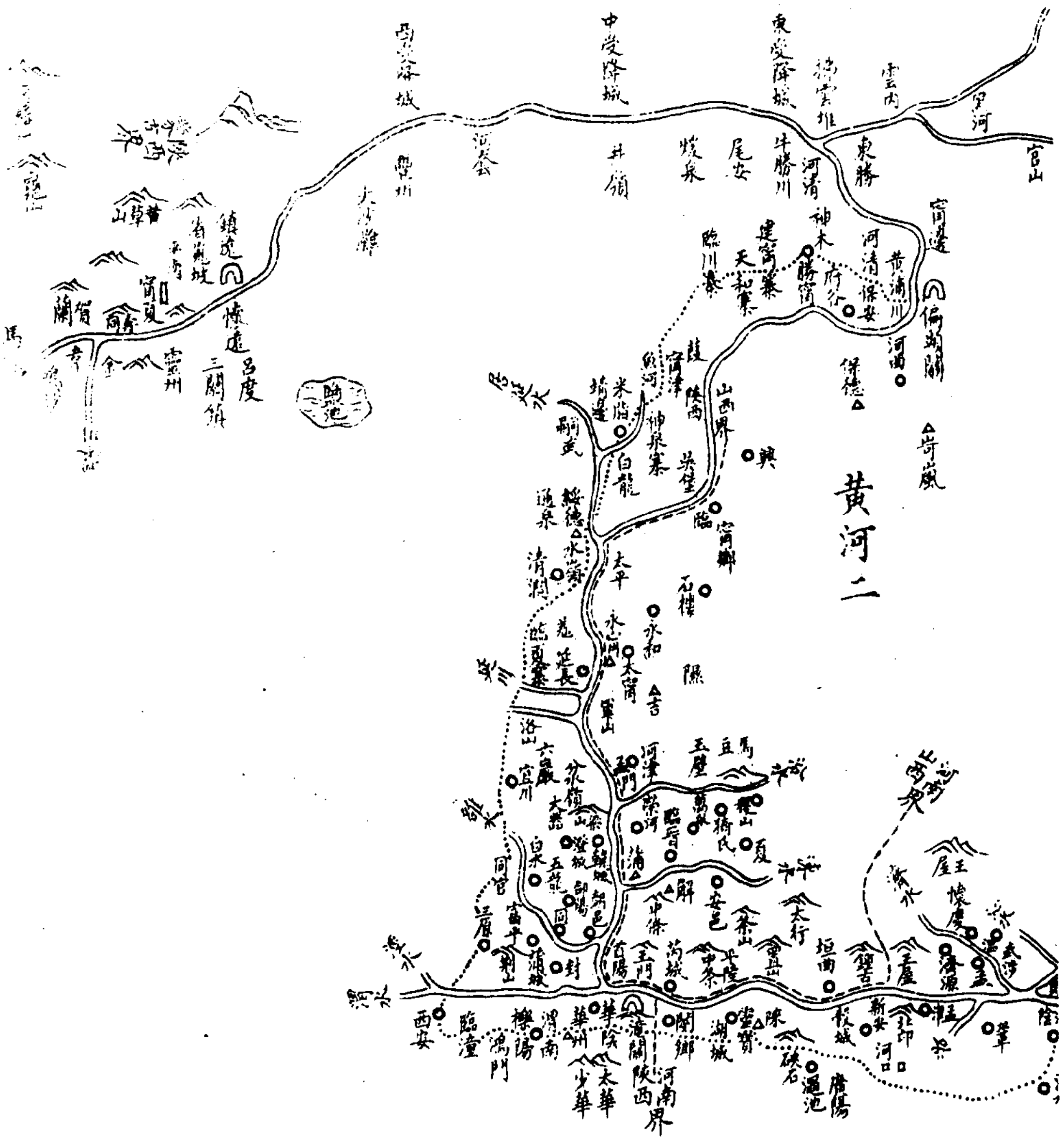
分省圖止

黄河一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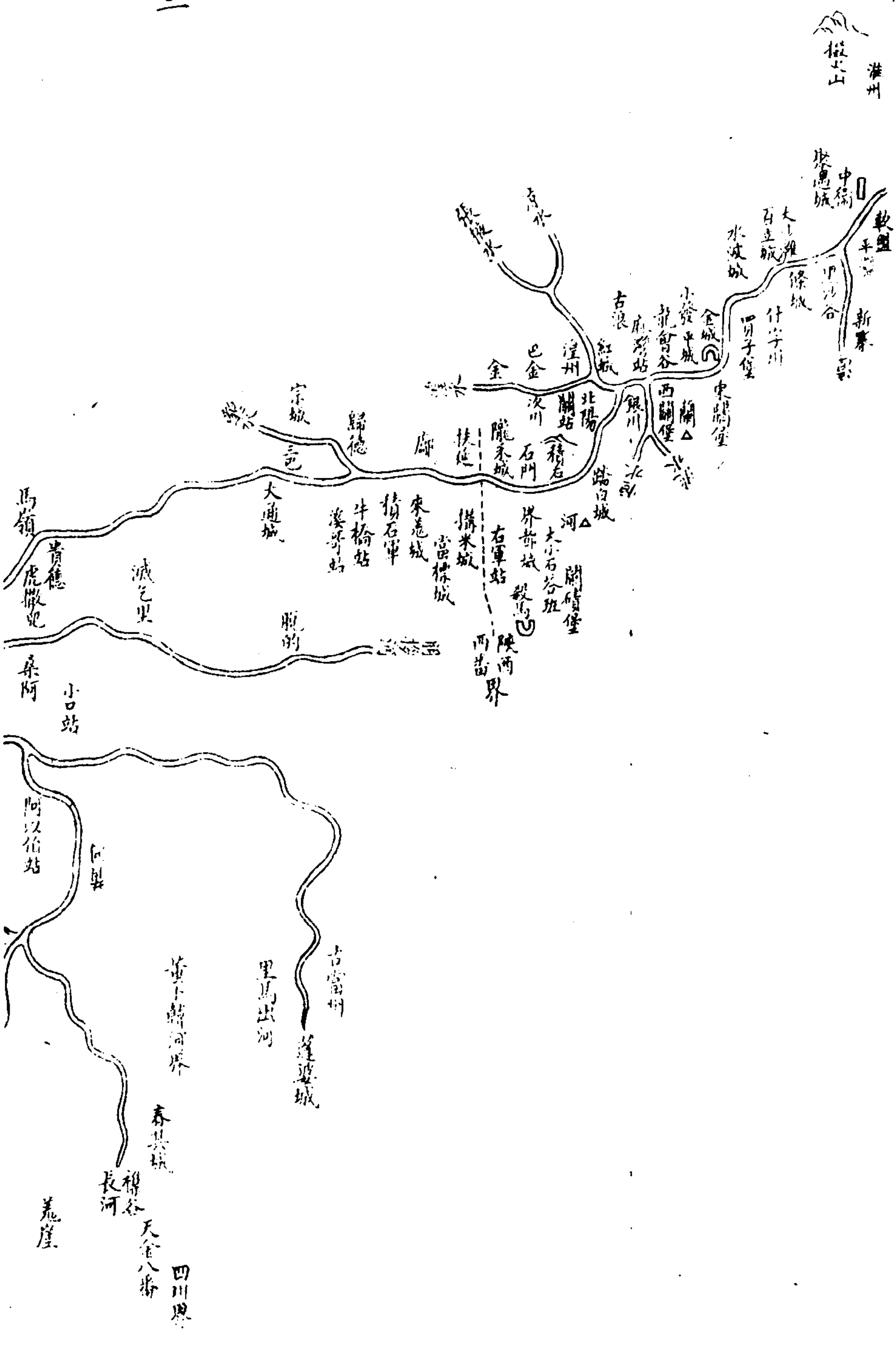

清河
雞澤
曲周
修武
新鄉
開封
陳留
杞
睢
柘城
太康
通許
鹿邑
太和
河南
江南界
歸德
夏邑
永城
虞城
蕭
沂州
海州
沭陽
桃源
淮河口
白馬

卷四

四十


黃河二
中受降城
東受降城
東勝
官山
偏頭關
河曲
保德
神木
府谷
岢嵐
延長
潼關
陝西
河南界
太華
少華
華州
華陰
西安
臨潼
渭南
澠池
靈寶
新安
孟津

黃河三


古浪
涼州
巴金
北陽
石門
積石
銀川
西關堡
東關堡
踏白城
河
大通城
馬領
積石軍
牛橋站
滅乞史
陝西界
桑阿
小口站
阿以納站
古當州
里馬出河
長河
四川界

卷四　四十一

黃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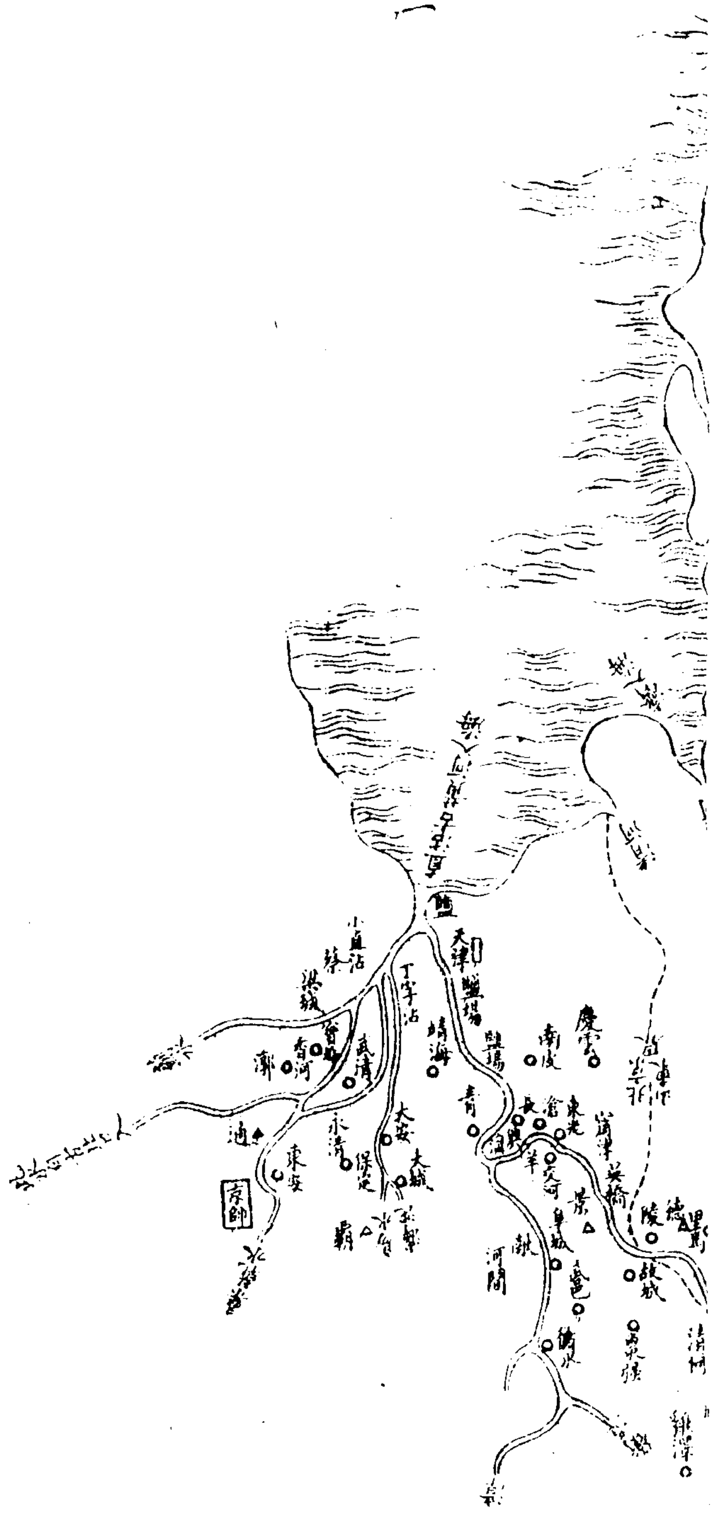
圖止

運河一圖起

海門
如皋
泰
高郵
揚州
儀真
江陰
丹陽
安東
清河
桃源
宿遷
邳
徐州
九里山
沛
鄒
曲阜
兗州
東平
高唐
夏津
臨清
東阿
陽穀
鄆城
嘉祥
金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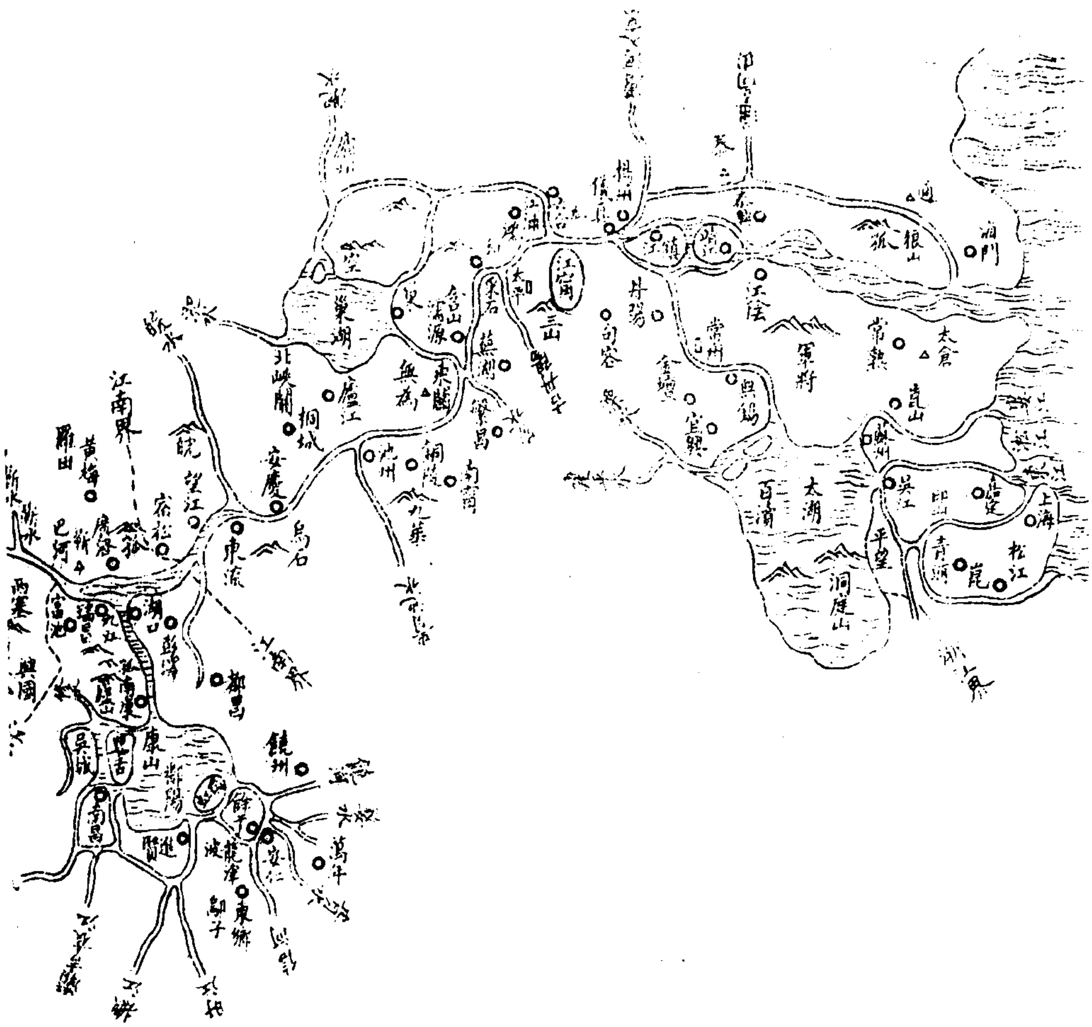
卷四 四十二

運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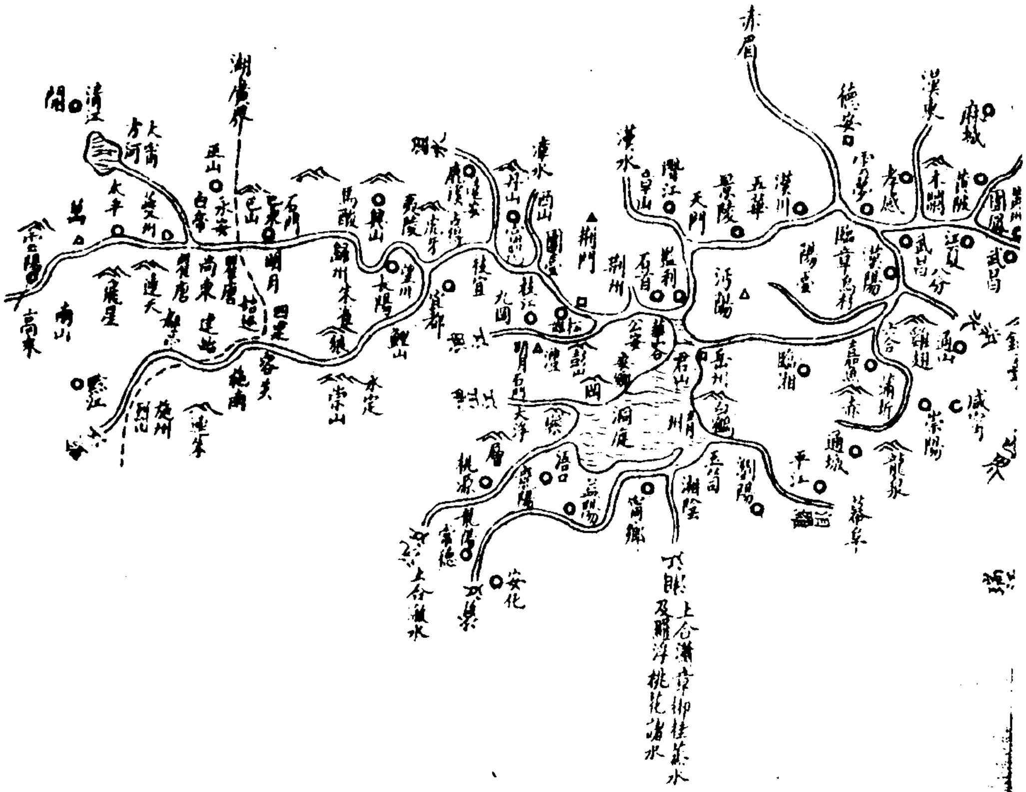


圖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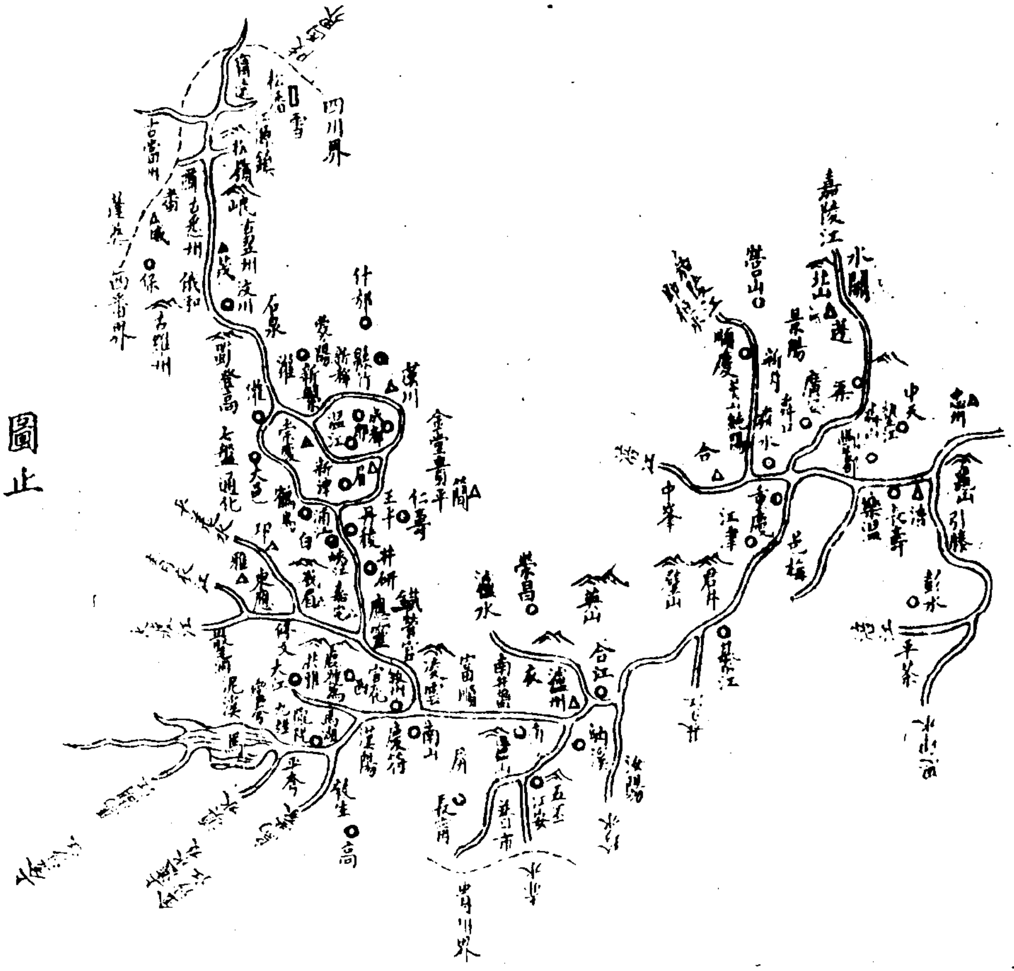
大江一圖起


江南界
黃梅
宿松
望江
東流
安慶
桐城
廬江
無為
湖口
彭澤
都昌
饒州
丹陽
句容
三山
太湖
洞庭山
常熟
太倉
無錫
吳江
上海
松江
崑山

卷四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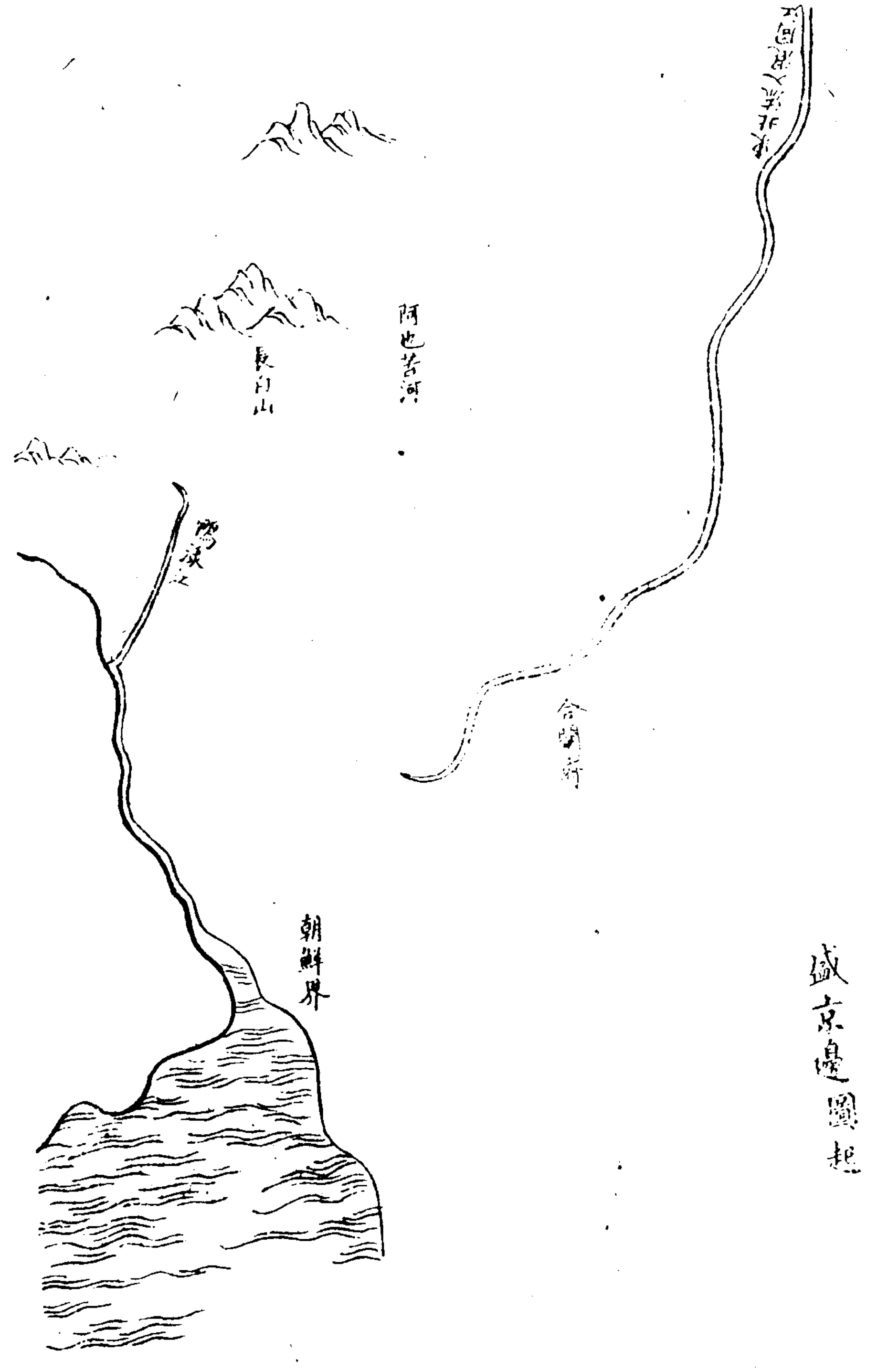


江源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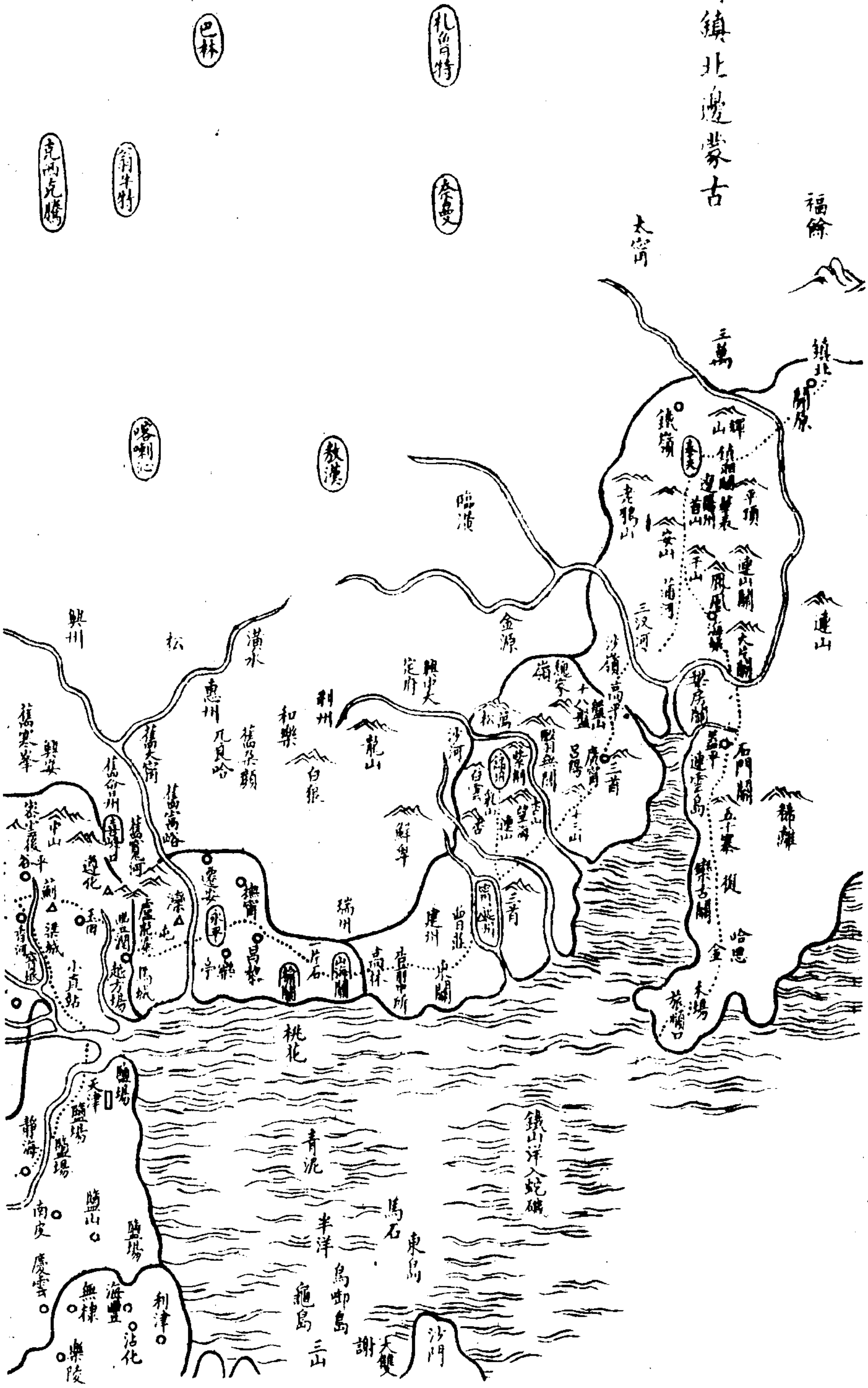
圖止

卷四　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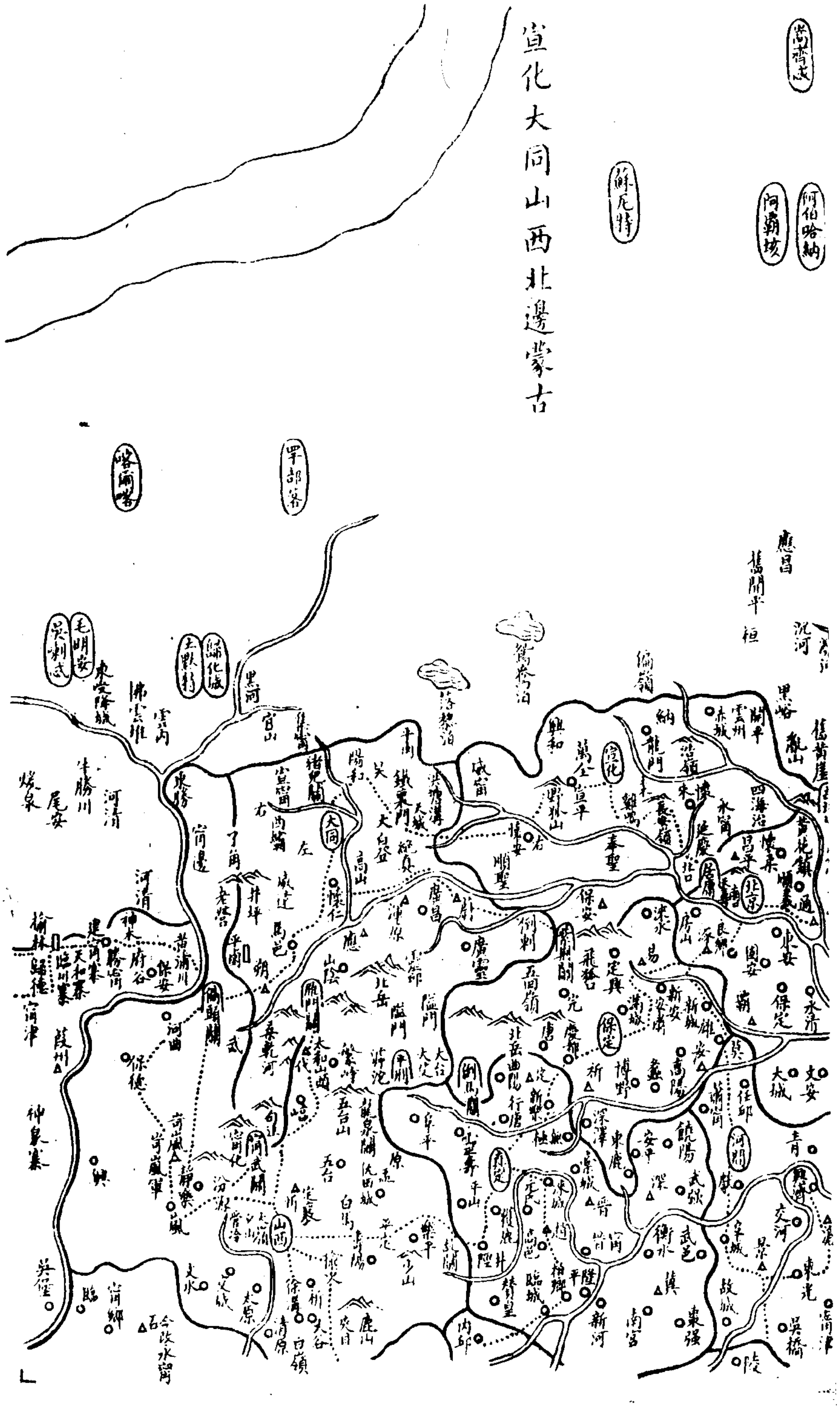


水北流入混同江
阿也苦河
長白山
鴨綠江
合蘭河
朝鮮界
盛京邊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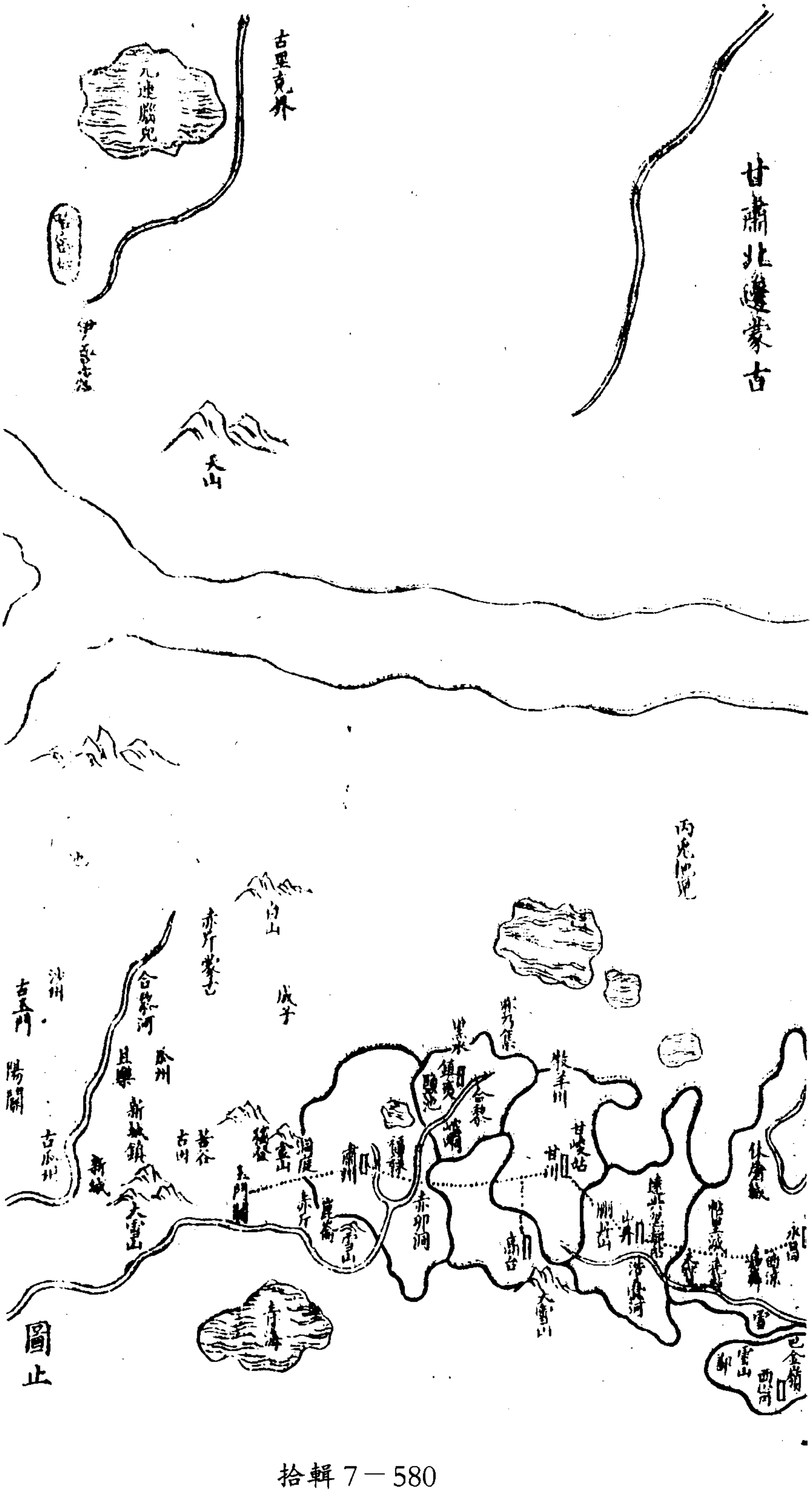
遼東薊鎮北邊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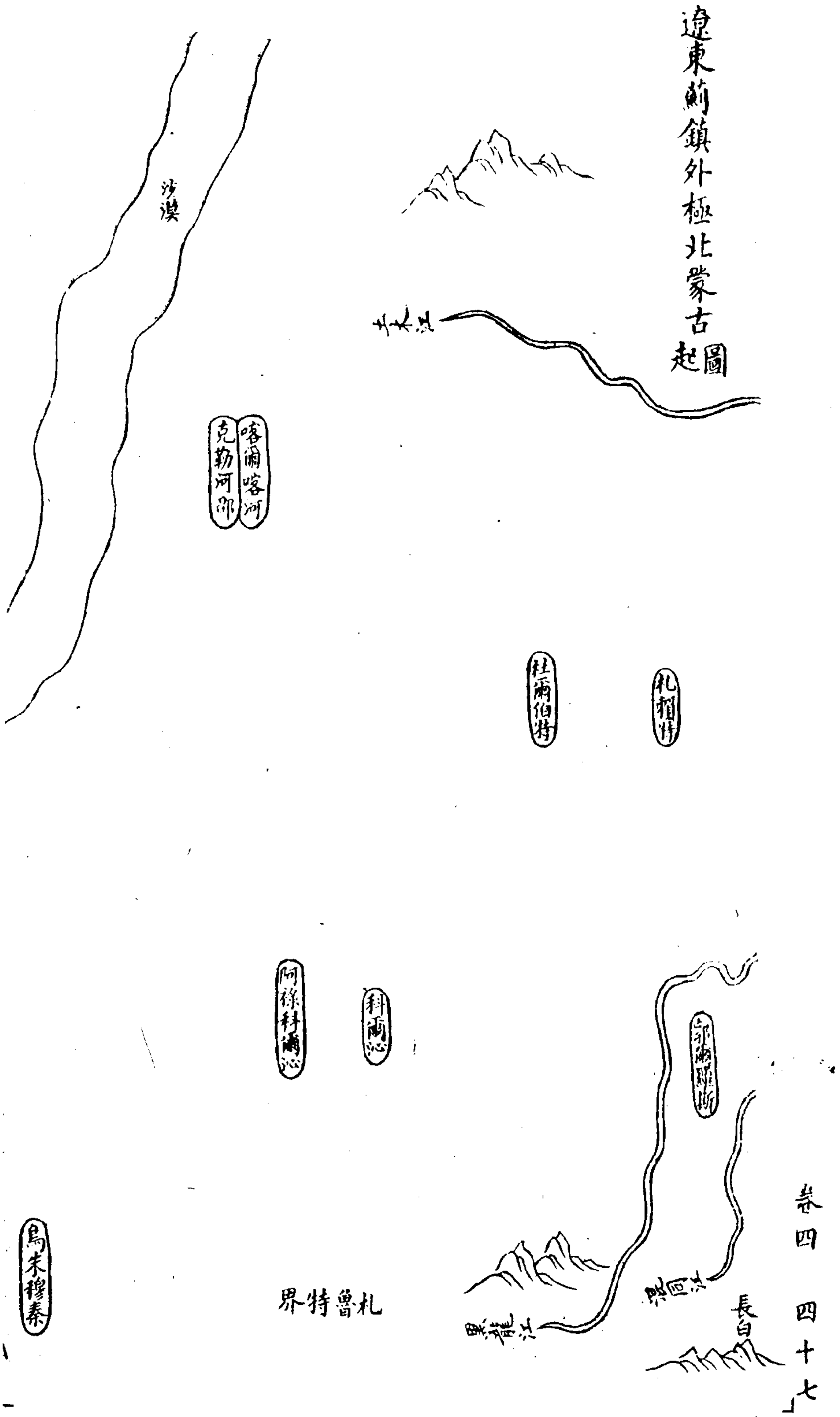


卷四　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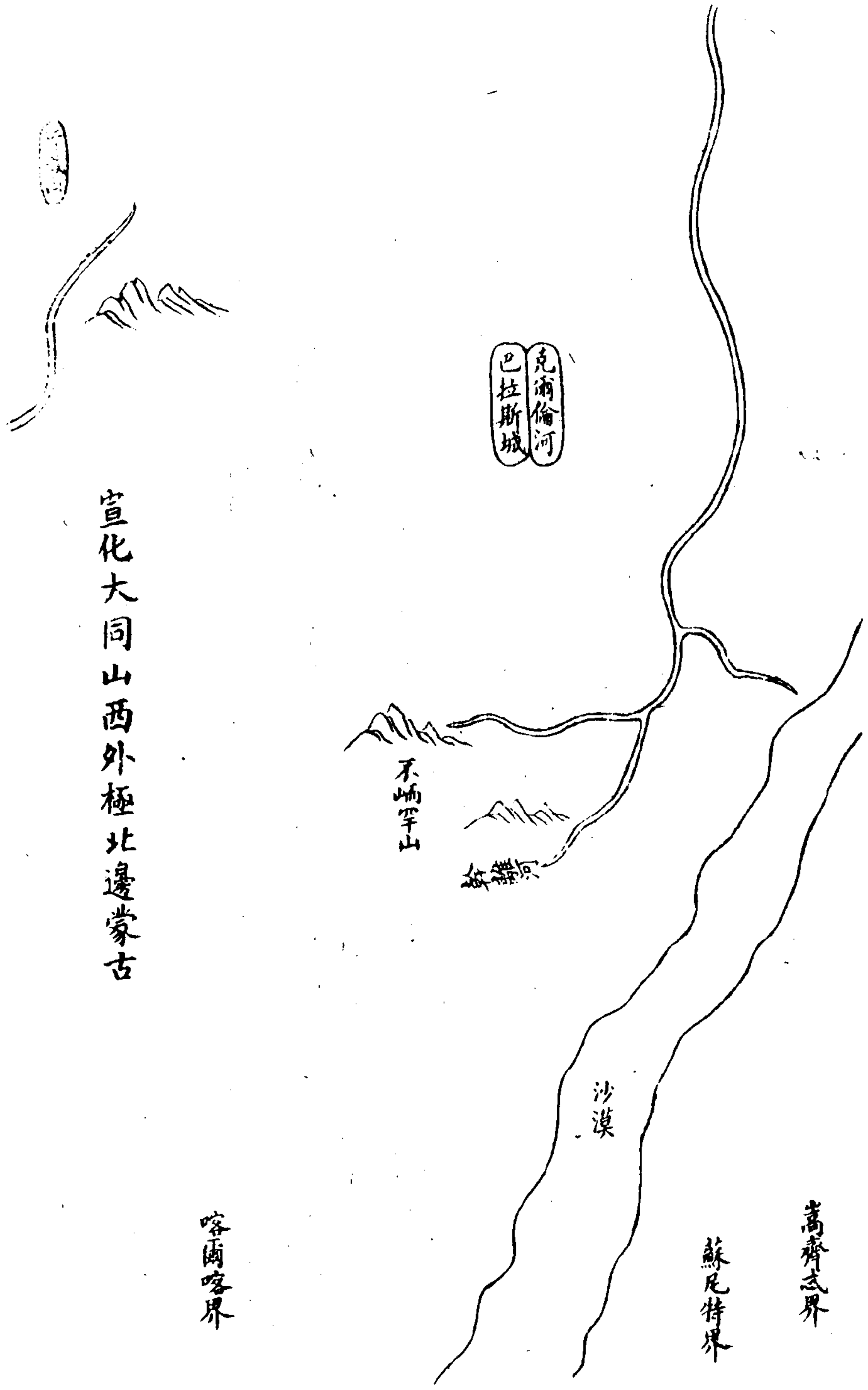

宣化大同山西北邊蒙古
大同
宣化
北京
保定
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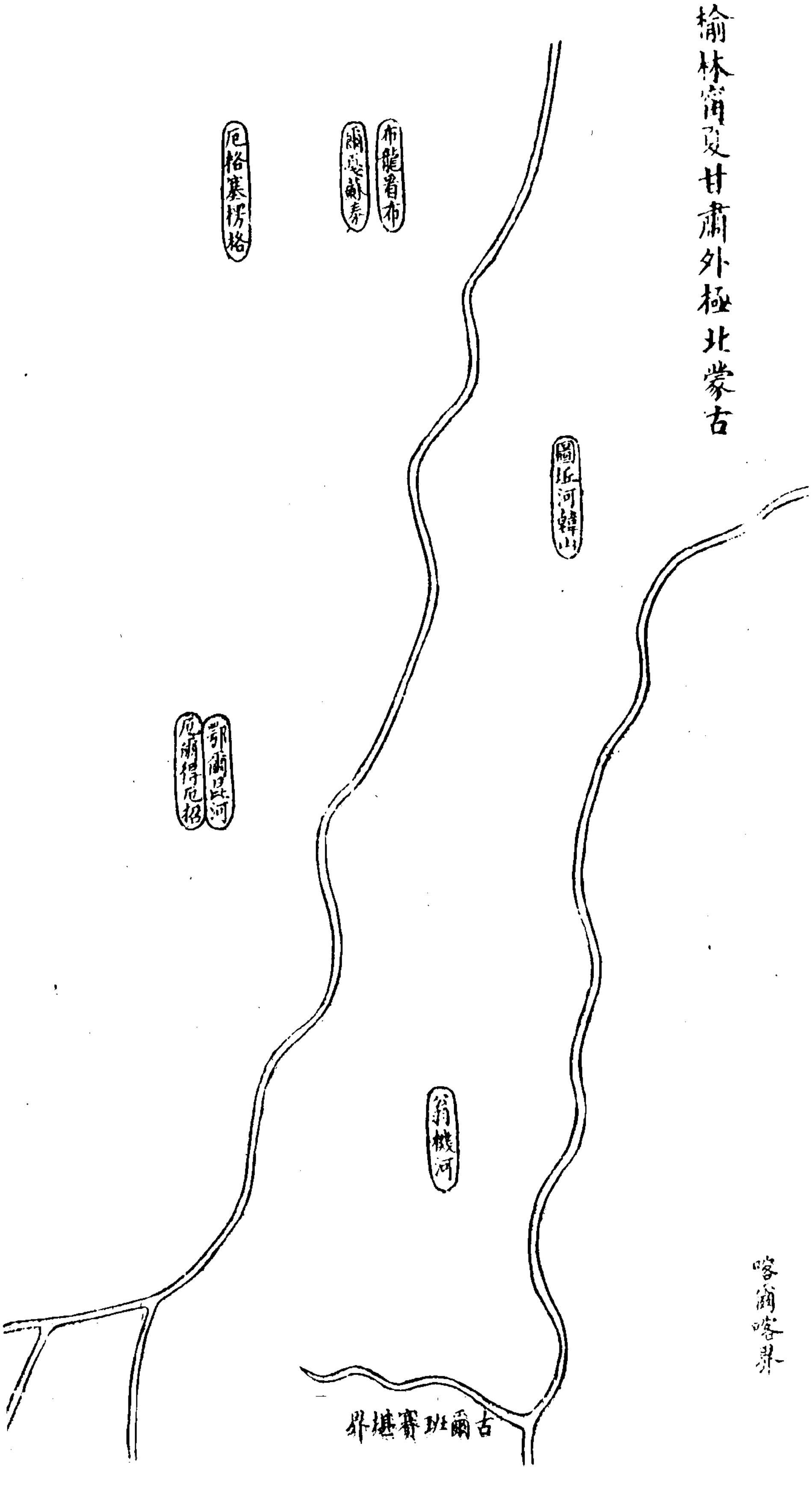
榆林寧夏固原甘肅北邊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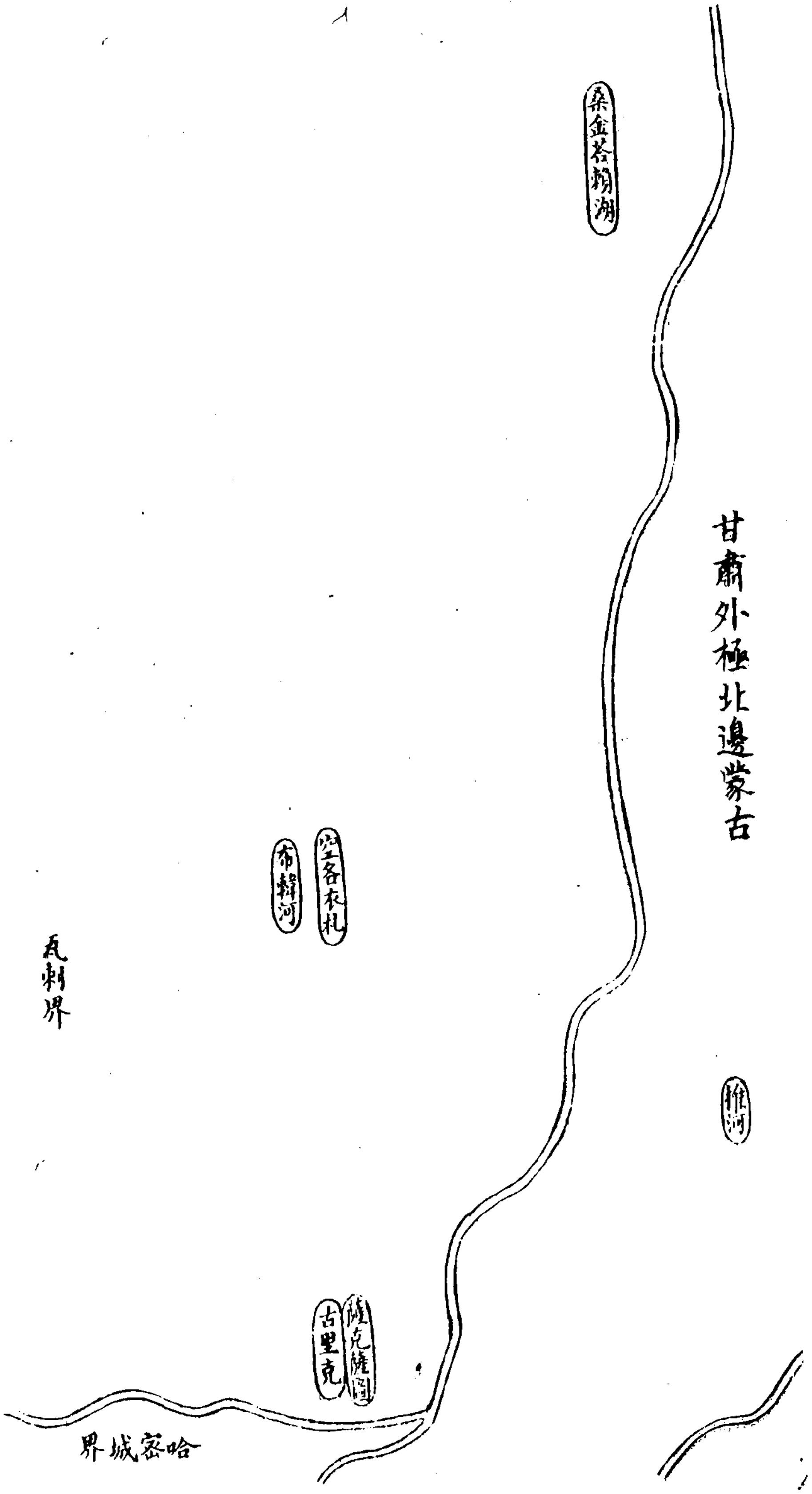

甘肅北邊蒙古
古里克界
九連腦兒
天山
丙兔腦兒
赤斤蒙古
白山
沙州
古玉門
陽關
合黎河
新城
大雪山
青海
肅州
甘州
牧羊川
赤斤
圖止


遼東薊鎮外極北蒙古起圖
沙漠
喀爾喀河
克勒河部
杜爾伯特
札賴特
阿祿科爾沁
科爾沁
郭爾羅斯
烏朱穆秦
札魯特界
長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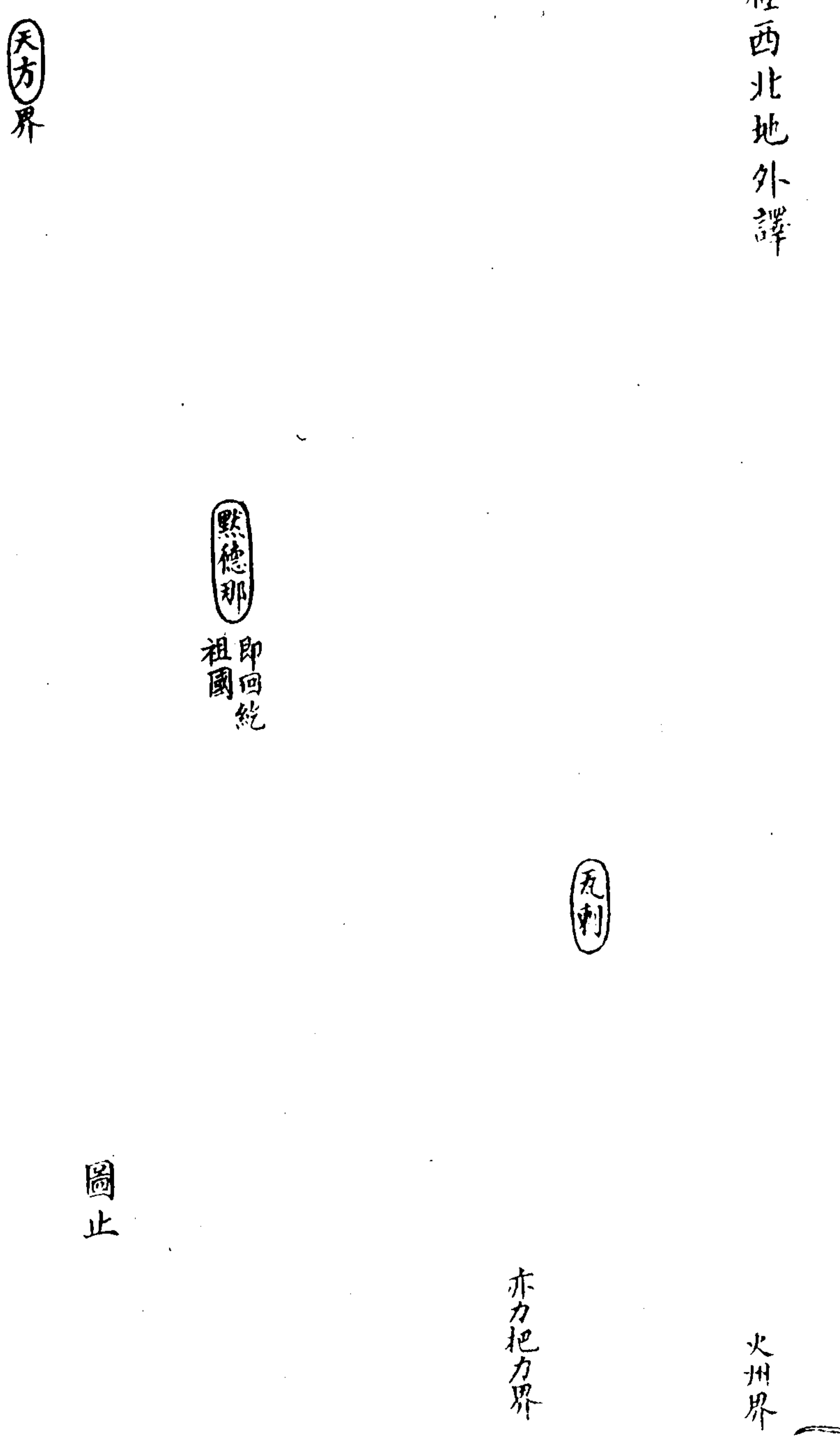
卷四　四十七


宣化大同山西外極北邊蒙古
克爾倫河
巴拉斯城
不峬罕山
沙漠
喀爾喀界
蘇尼特界
蒿齊忒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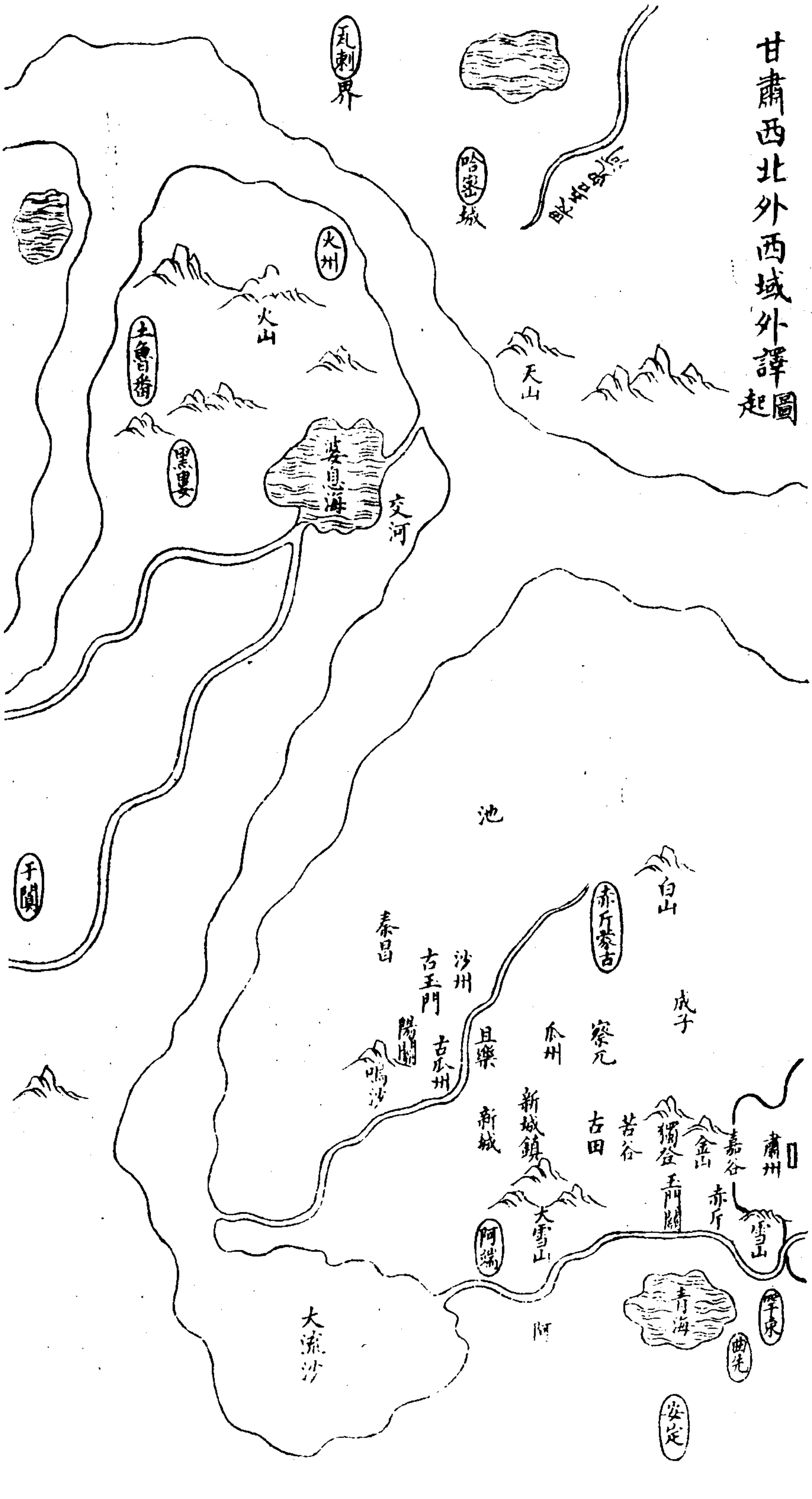

榆林甯夏甘肅外極北蒙古
厄格塞楞格
布龍肯布
圖拉河韓山
鄂爾昆河
厄爾得尼招
翁機河
古爾班賽堪界
喀爾喀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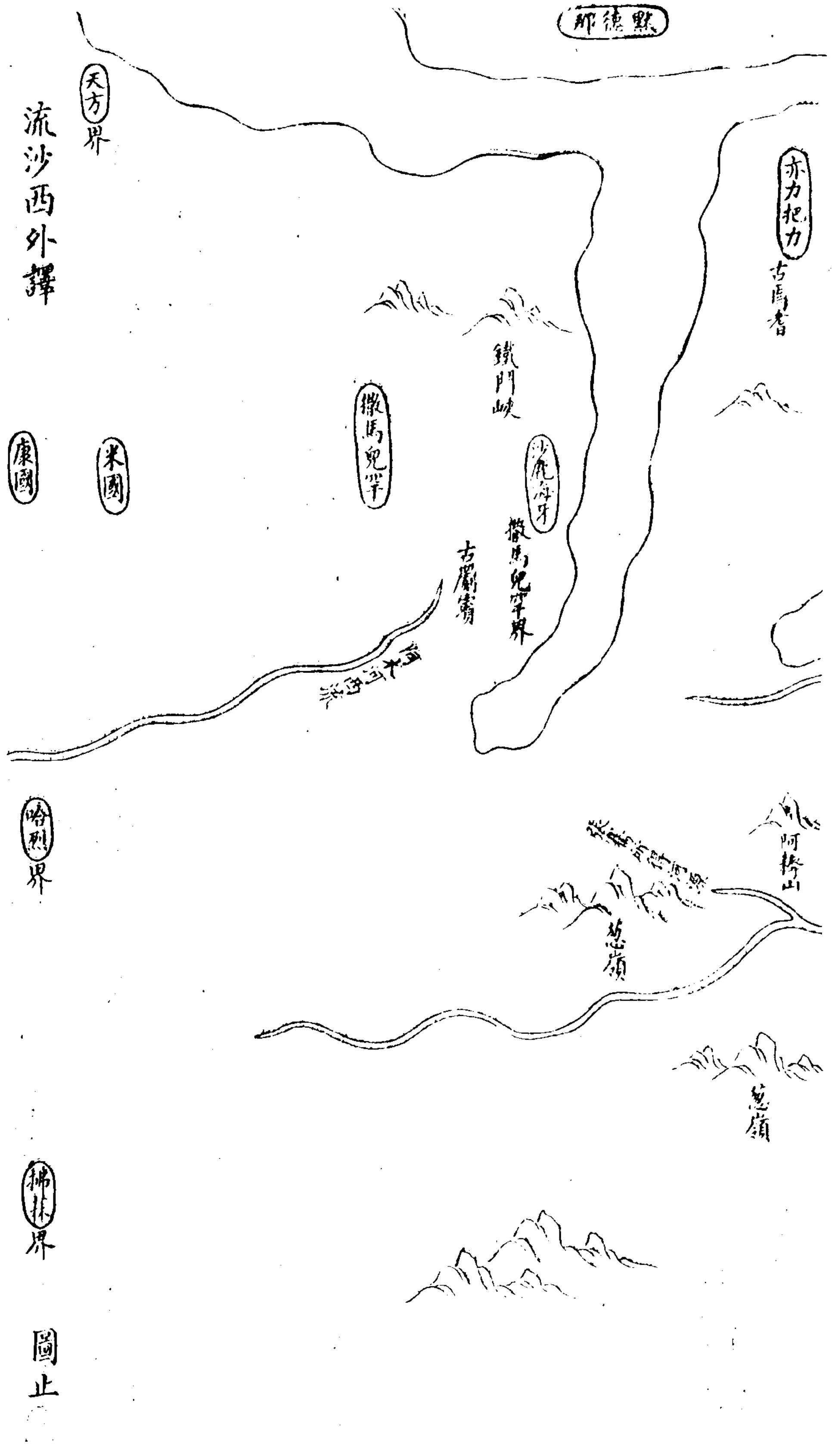

甘肅外極北邊蒙古
瓦剌界
哈密城界
古里克

甘肅外極西北地外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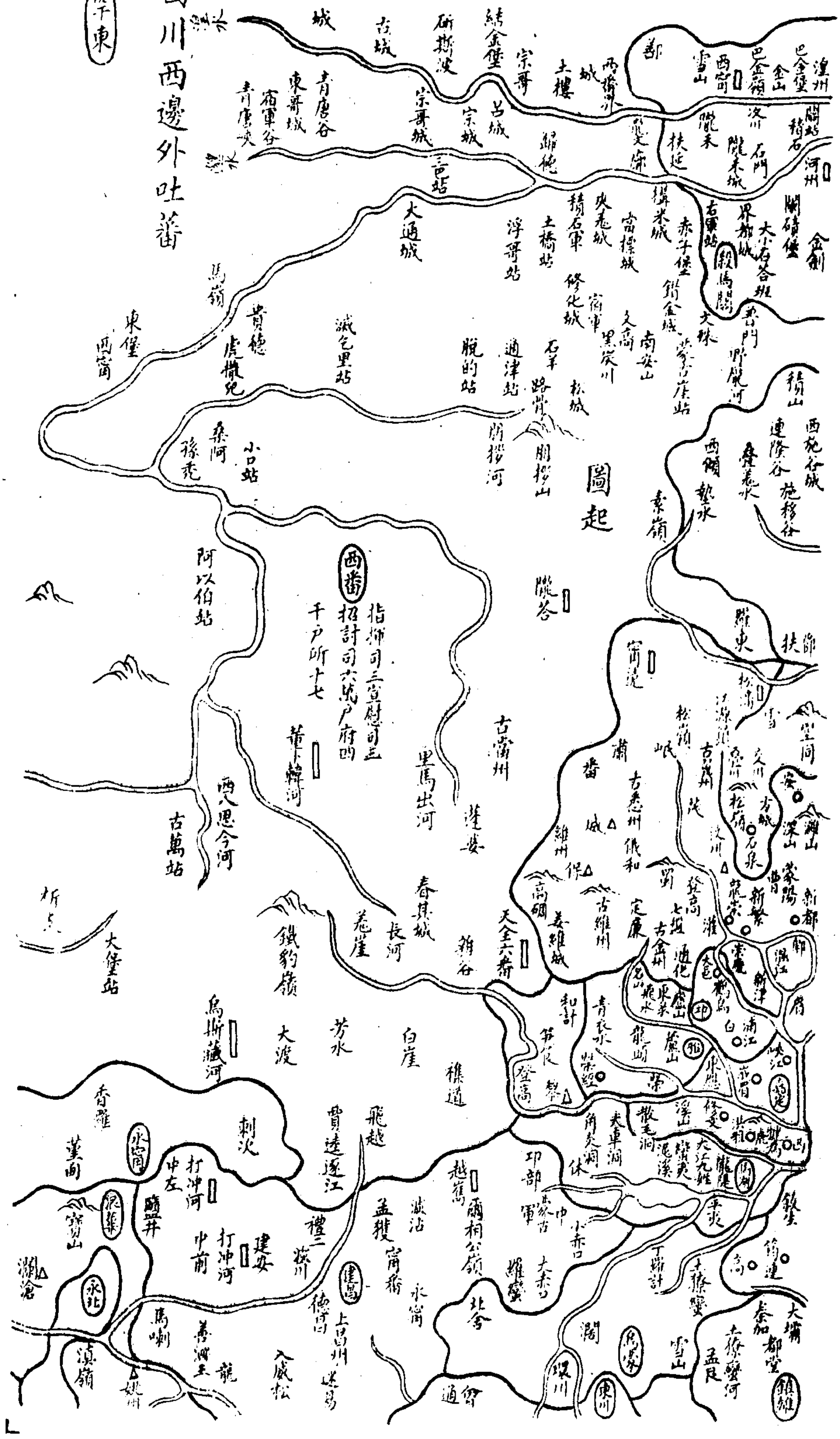
甘肅西北外西域外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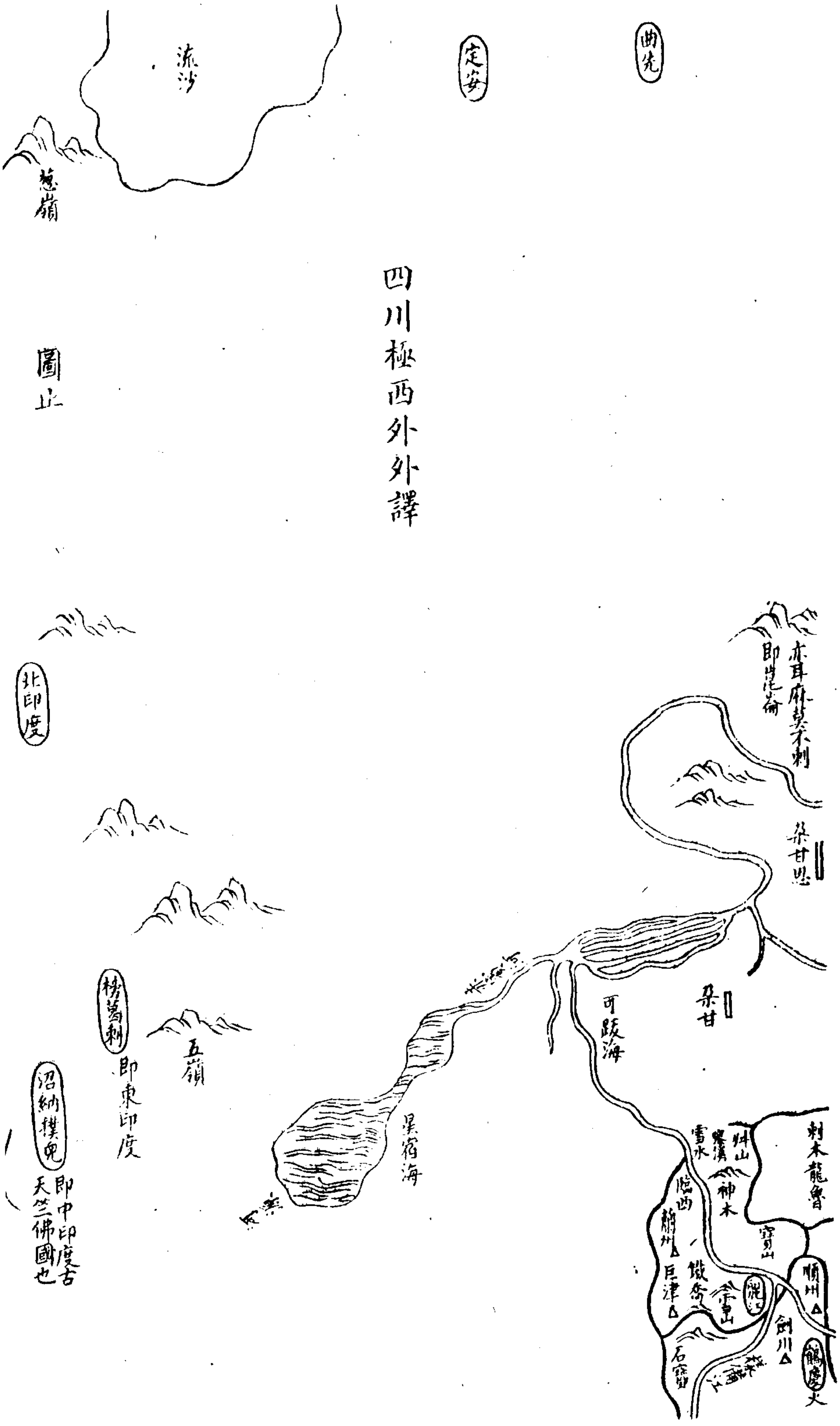

瓦剌界
哈密城
火州
火山
土魯番
黑婁
天山
交河
于闐
池
白山
赤斤蒙古
沙州
古玉門
陽關
古瓜州
鳴沙
瓜州
新城
新城鎮
古田
嘉谷
肅州
赤斤
玉門關
大雪山
阿端
雪山
青海
曲先
安定
大流沙



卷四　五十

四川西邊外吐蕃


罕東
西番
指揮司三宣慰司三
招討司六萬戶府四
千戶所十七
大通城
古城
積石軍
大堡站
古萬站
鐵豹嶺
烏斯藏河
大渡
芳水
白崖
飛越
雪山
東川


流沙
定安
曲先
葱嶺
四川極西外外譯
圖止
北印度
榜葛剌
即東印度
五嶺
沼納樸兒
即中印度古天竺佛國也
可跋海
朵甘
朵甘思
剌木龍魯
神木
順州
劍川
巨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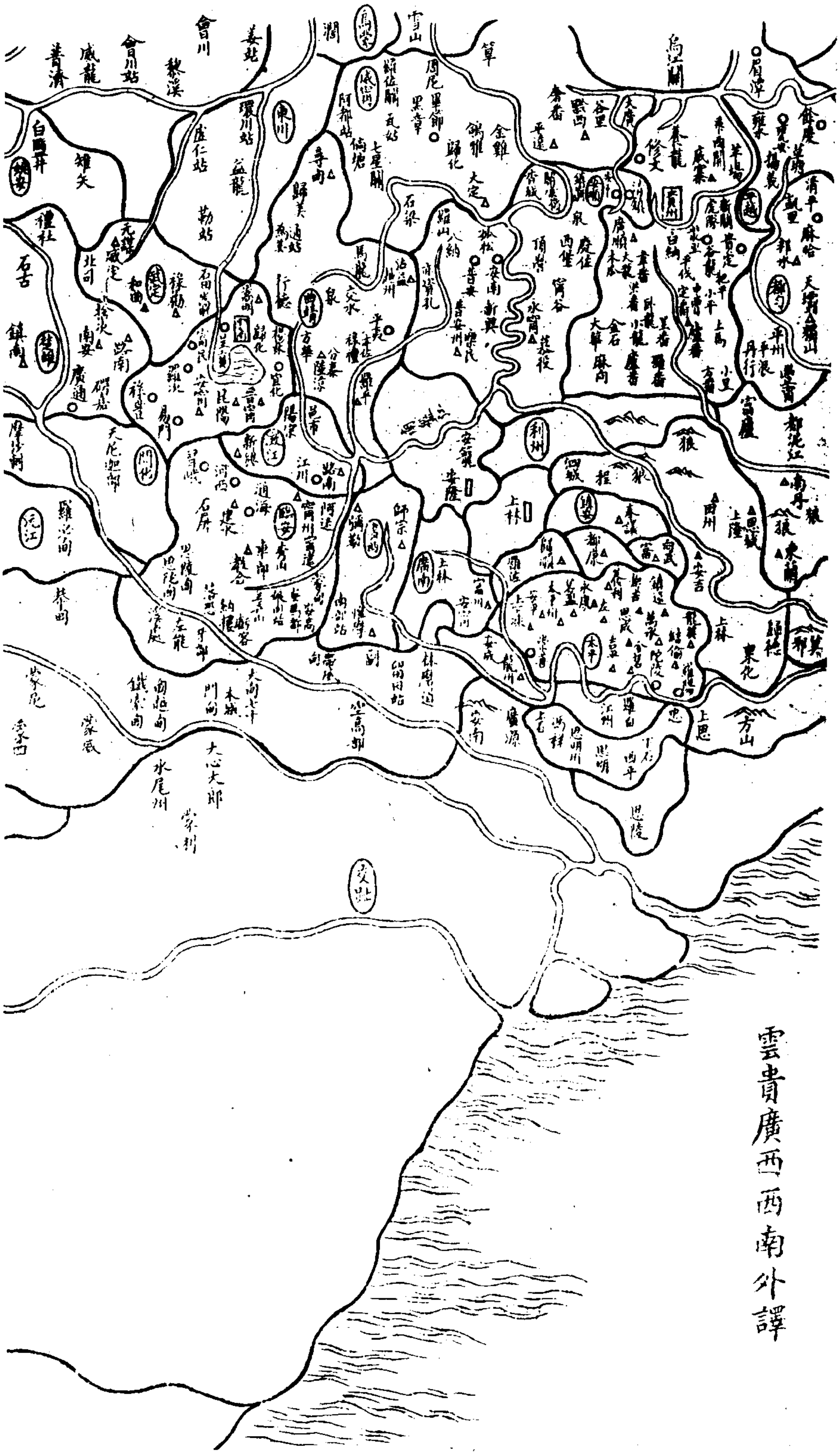
黃柏
興寧
石馬
桂陽
南雄
始興
英德
三水
廣州
東莞
香山
雞龍
大鵬
捷勝
碣石
靖海
甲子門
惠來
潮陽
揭陽
潮州
海豐
惠州
河源
博羅
龍門
從化
增城
新安
長寧
和平
龍川
程鄉
平遠
大埔
饒平
詔安
南澳
漳浦
銅山
漳州
龍巖
南靖
長泰
同安
泉州
惠安
永春
德化
仙遊
永福
彭湖
連城
上杭
永定
汀州
寧化
清流
將樂
延平
沙
大田
永安
龍南
定南
安遠
南康
上猶
崇義
仁化
樂昌
翁源
韶州

閩海海濱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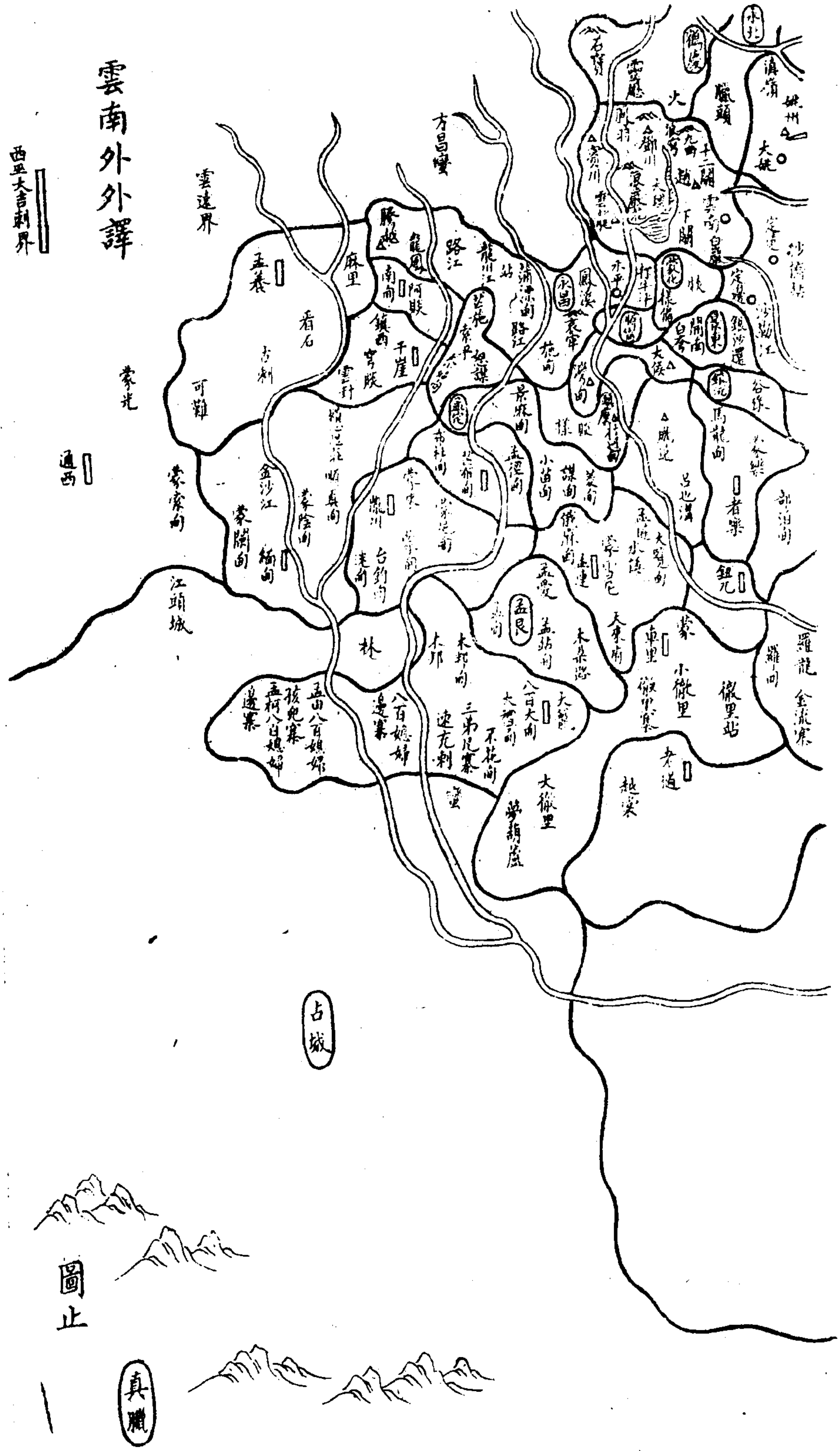
永興
桂陽州
臨武
宜章
樂昌
連州
陽山
新會
廣海
新寧
陽春
陽江
化州
信宜
石城
遂溪
雷州
徐聞
硇州
廉州
欽州
靈山
横州
貴縣
鬱林
博白
陸川
北流
容縣
岑溪
高明
新興
開平
恩平
德慶
封川
瓊州
澄邁
定安
會同
萬州
陵水
崖
感恩
昌化
臨高
儋

廣海海邊

卷四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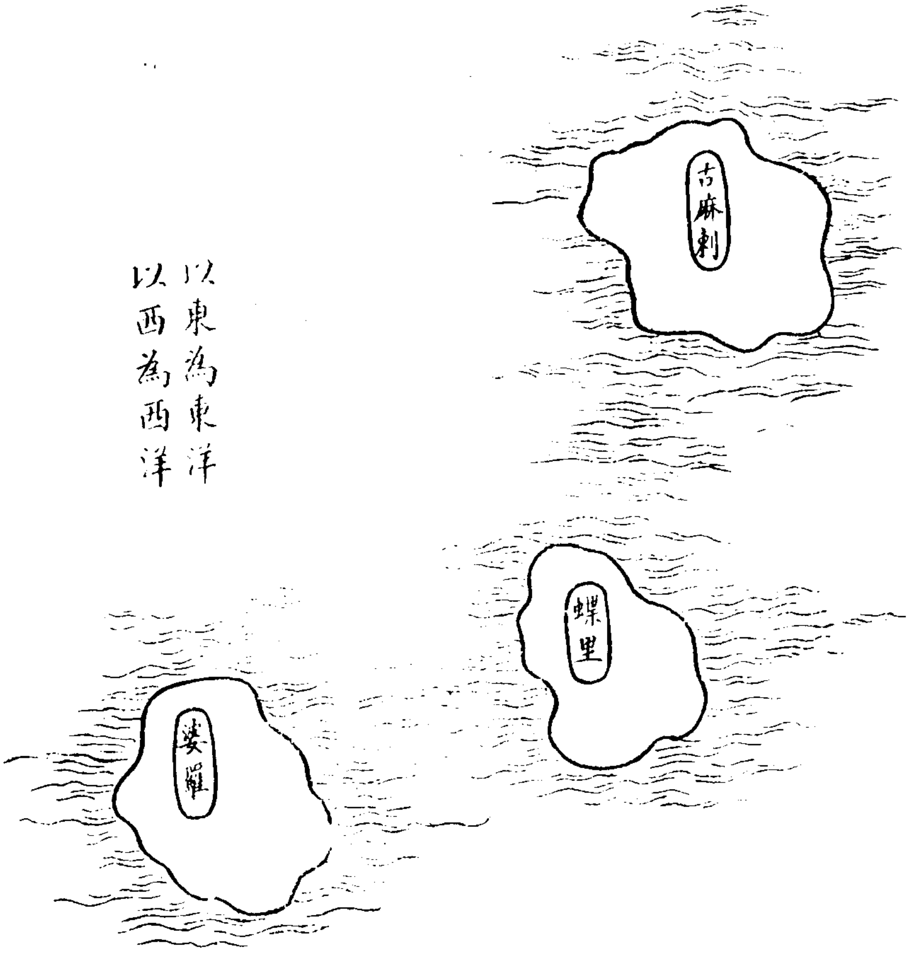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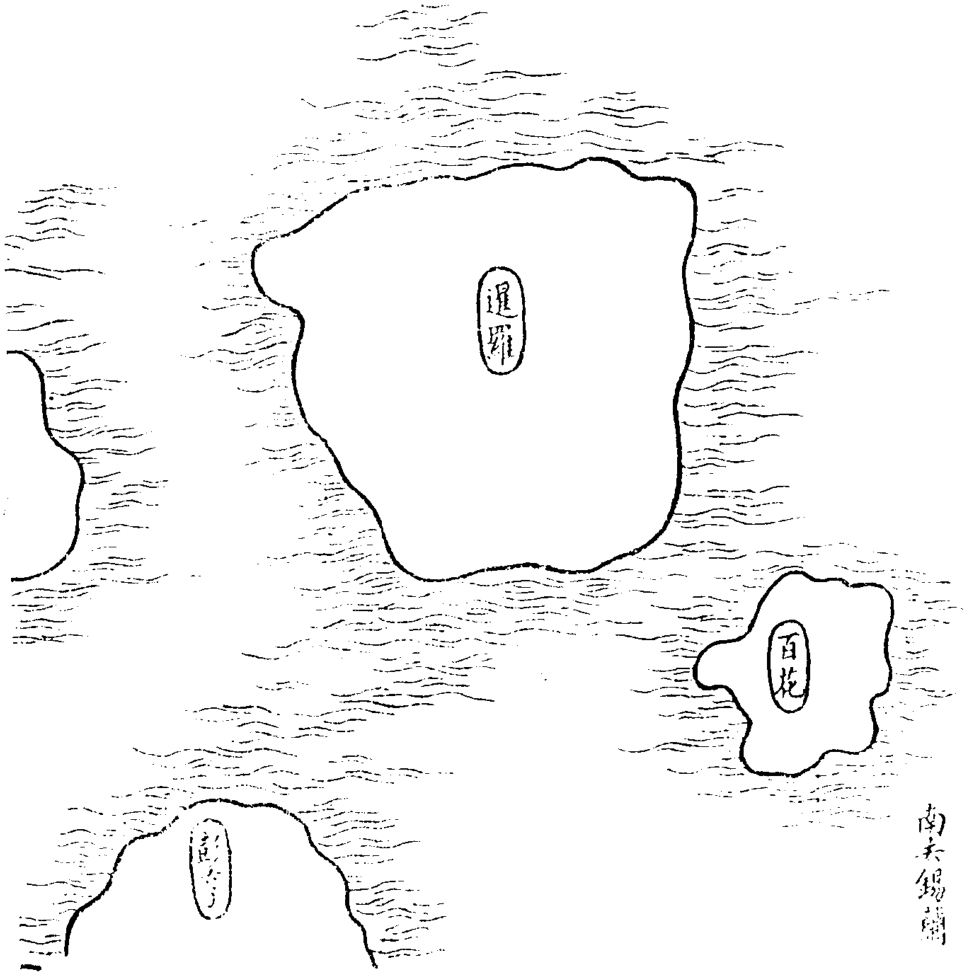
雲貴廣西西南外譯


雲南外外譯
西巫大吉剌界
雲遠界
方昌
蒙光
通西
蒙甕甸
蒙隴甸
金沙江
江頭城
玉養
麻里
看石
可難
路江
龍川江
南甸
干崖
孟良
林
八百媳婦
邊寨
速克剌
三弟兄寨
大徹里
夢顛盧
徹里
老撾
撾寨
木邦
車里
羅龍
金流寨
古城
圖止
真臘

卷四 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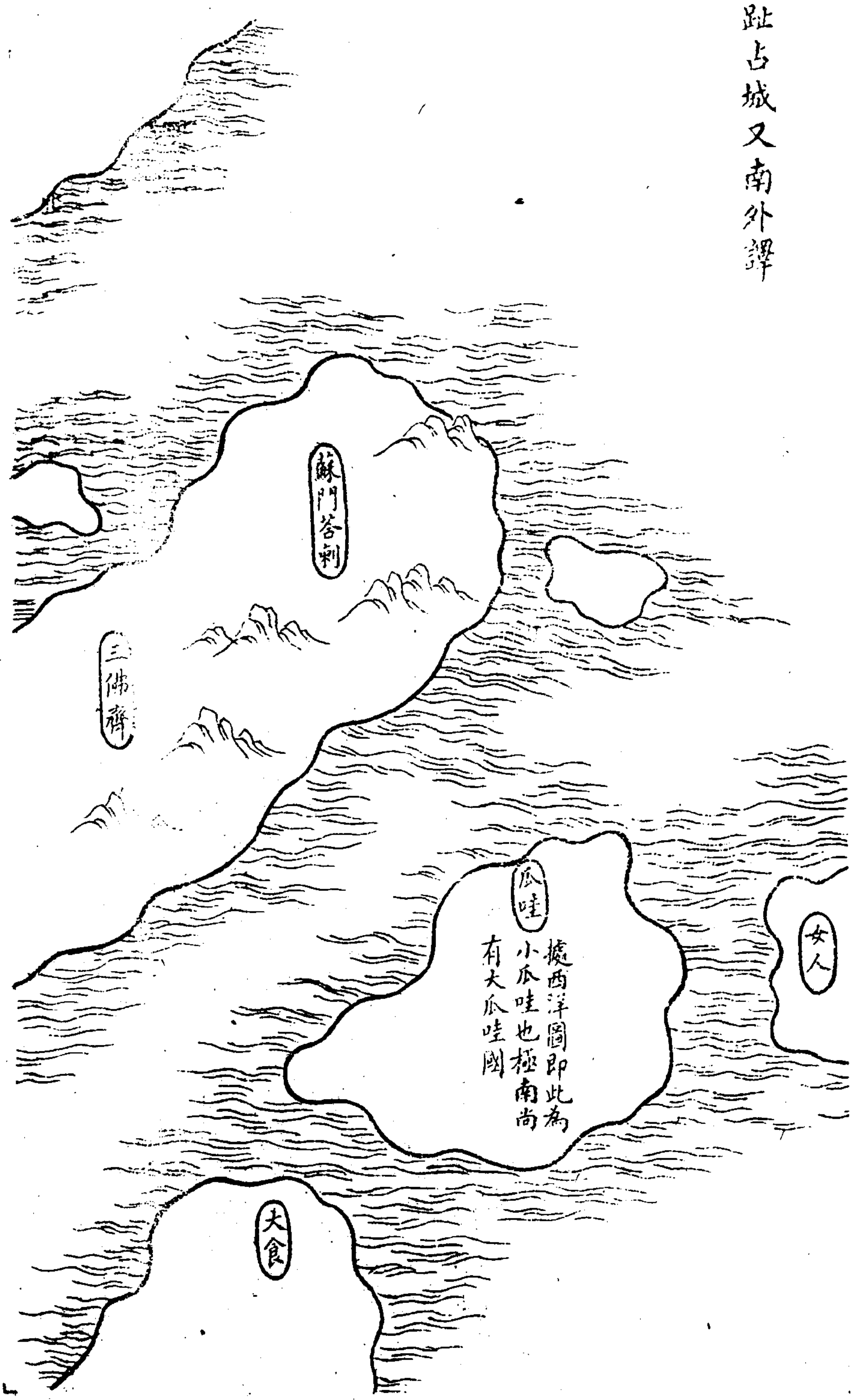
閩海海外南外譯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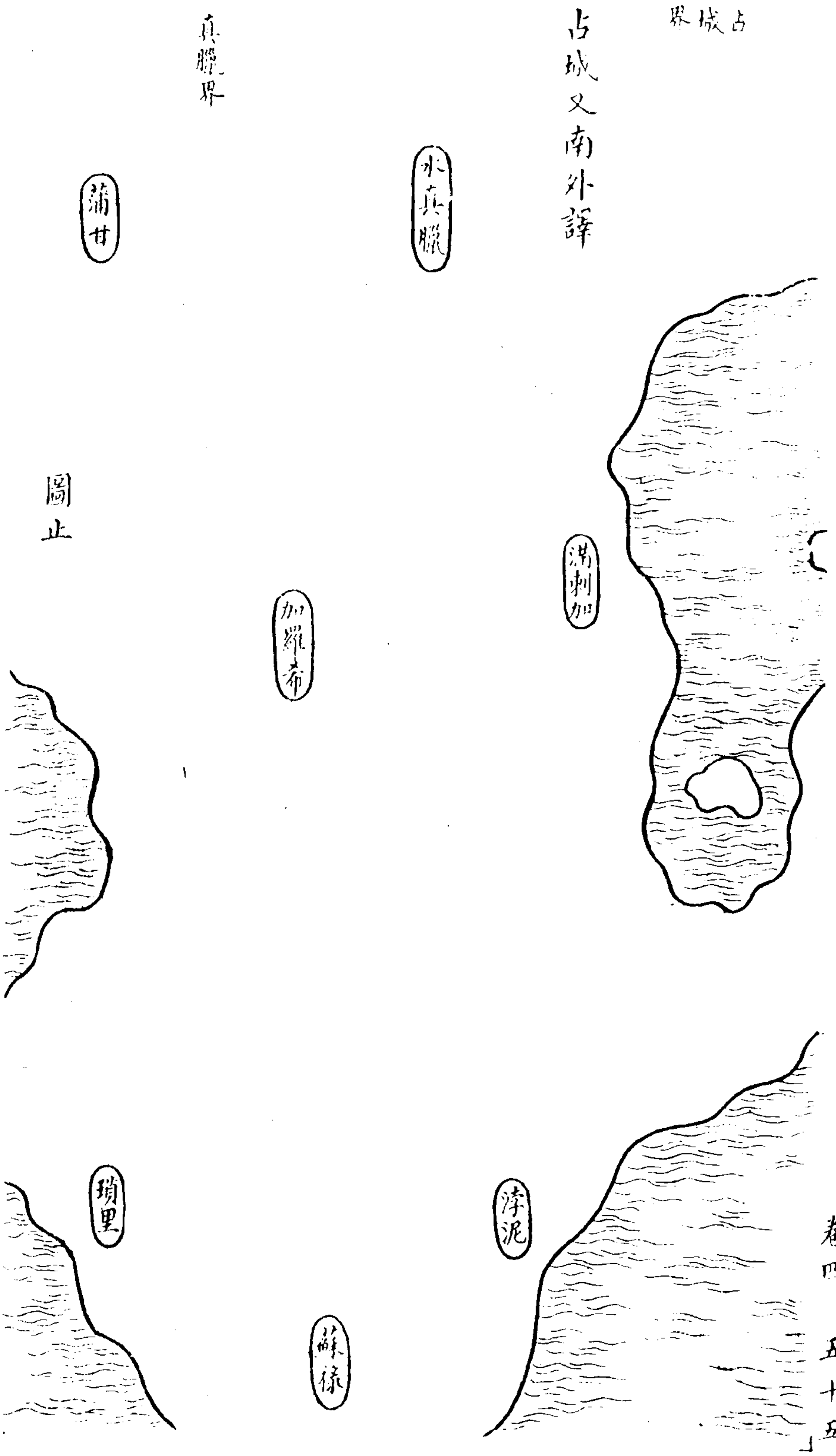




南夫錫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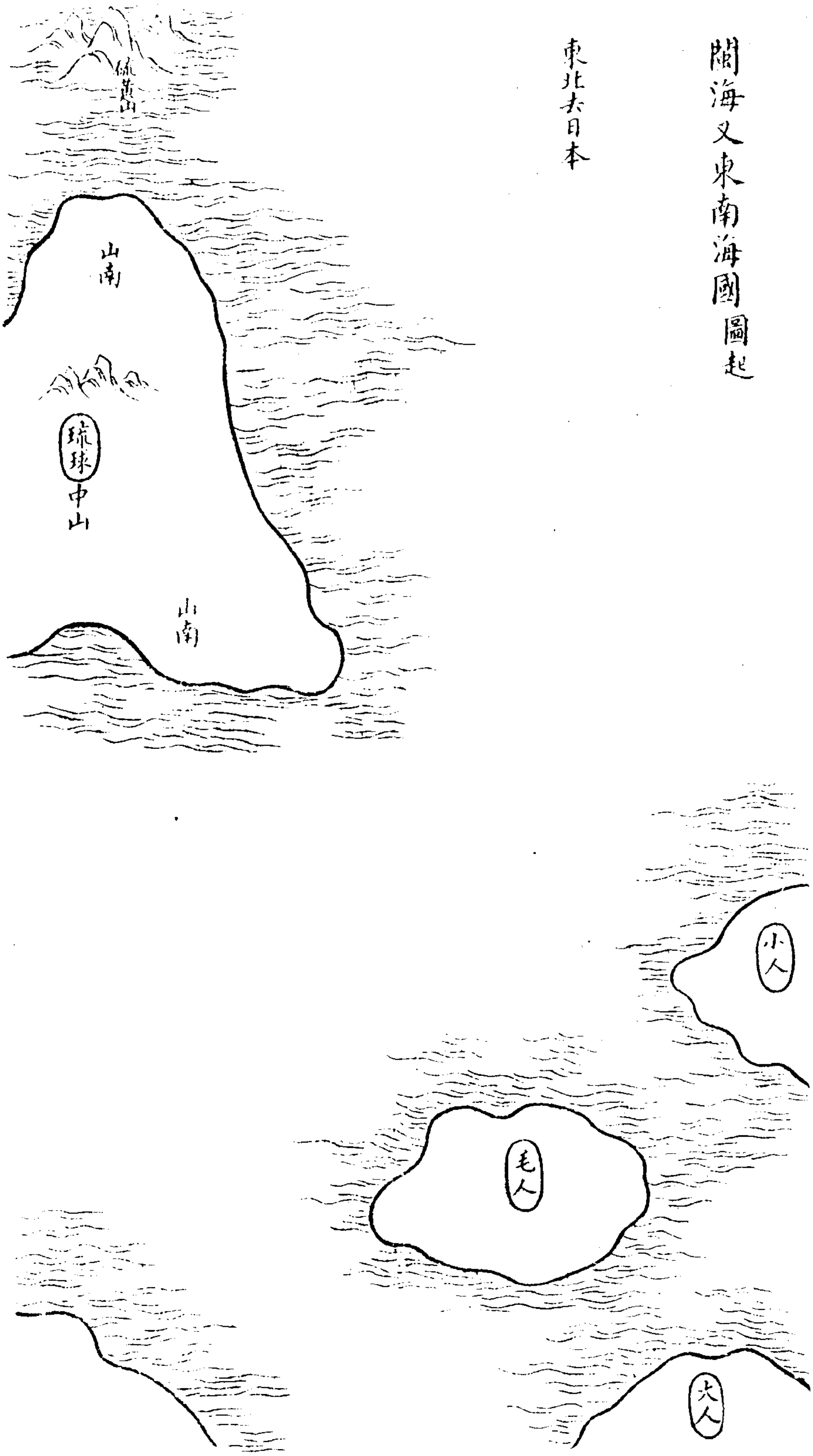
交趾占城又南外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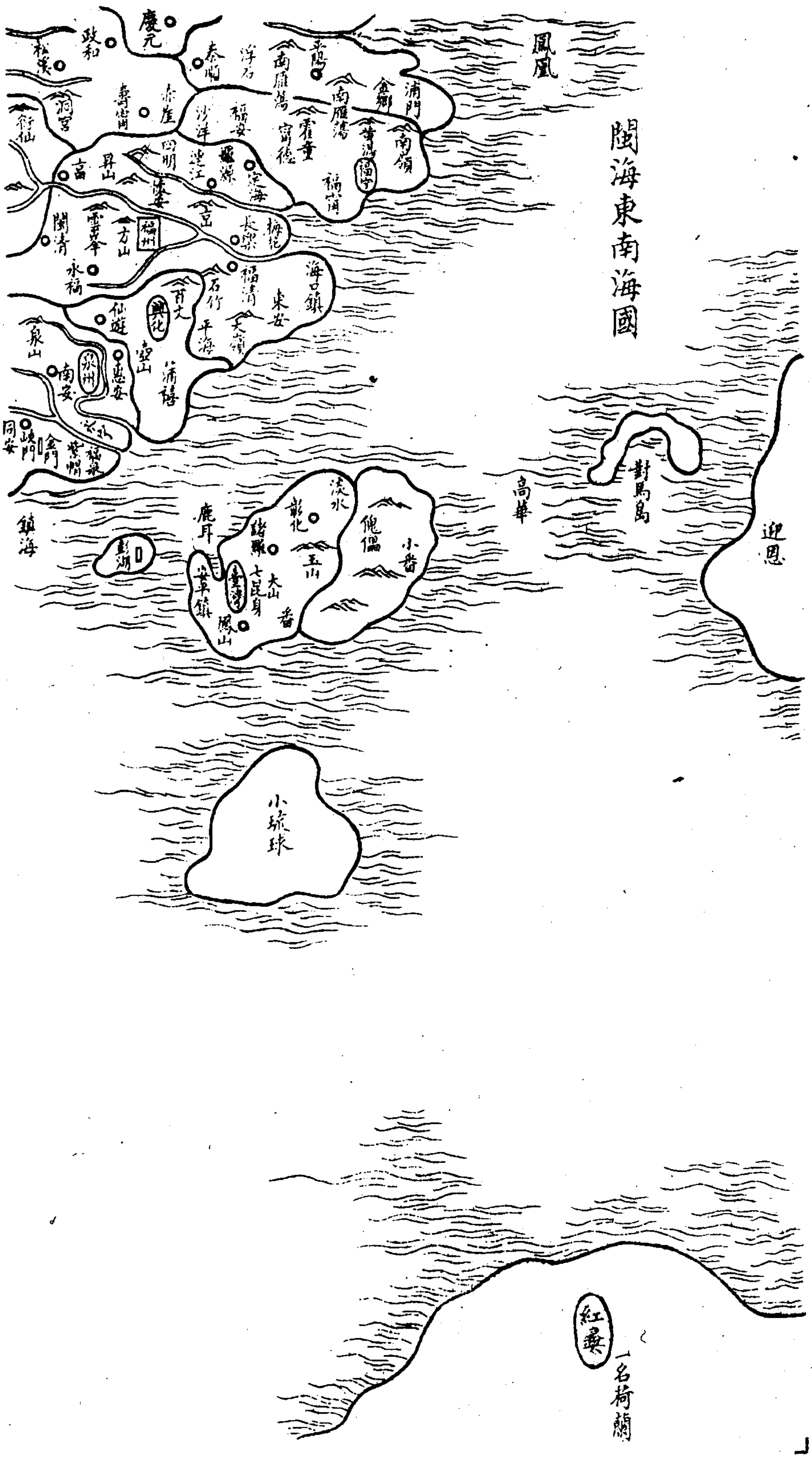




卷四 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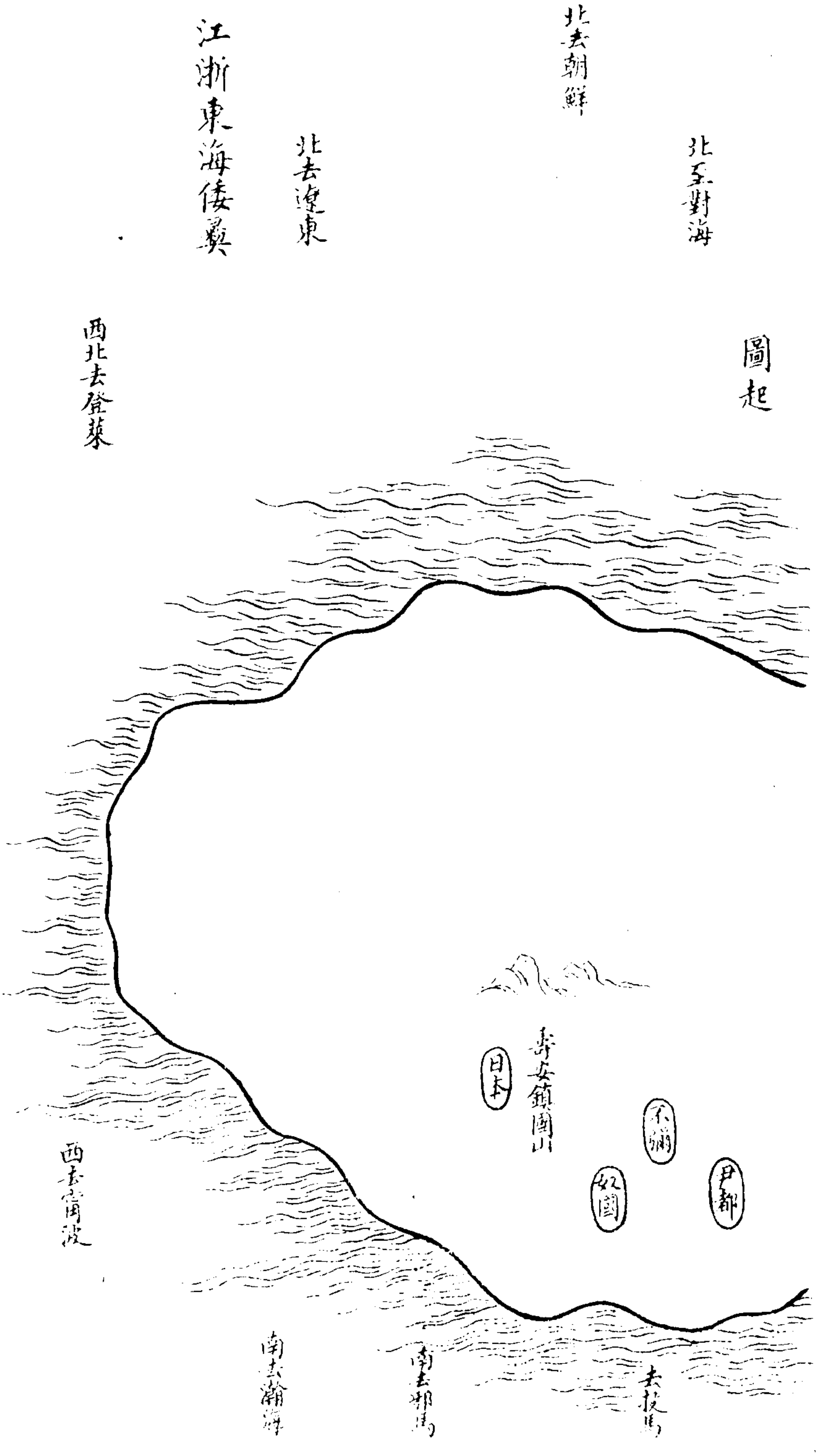
閩海又東南海國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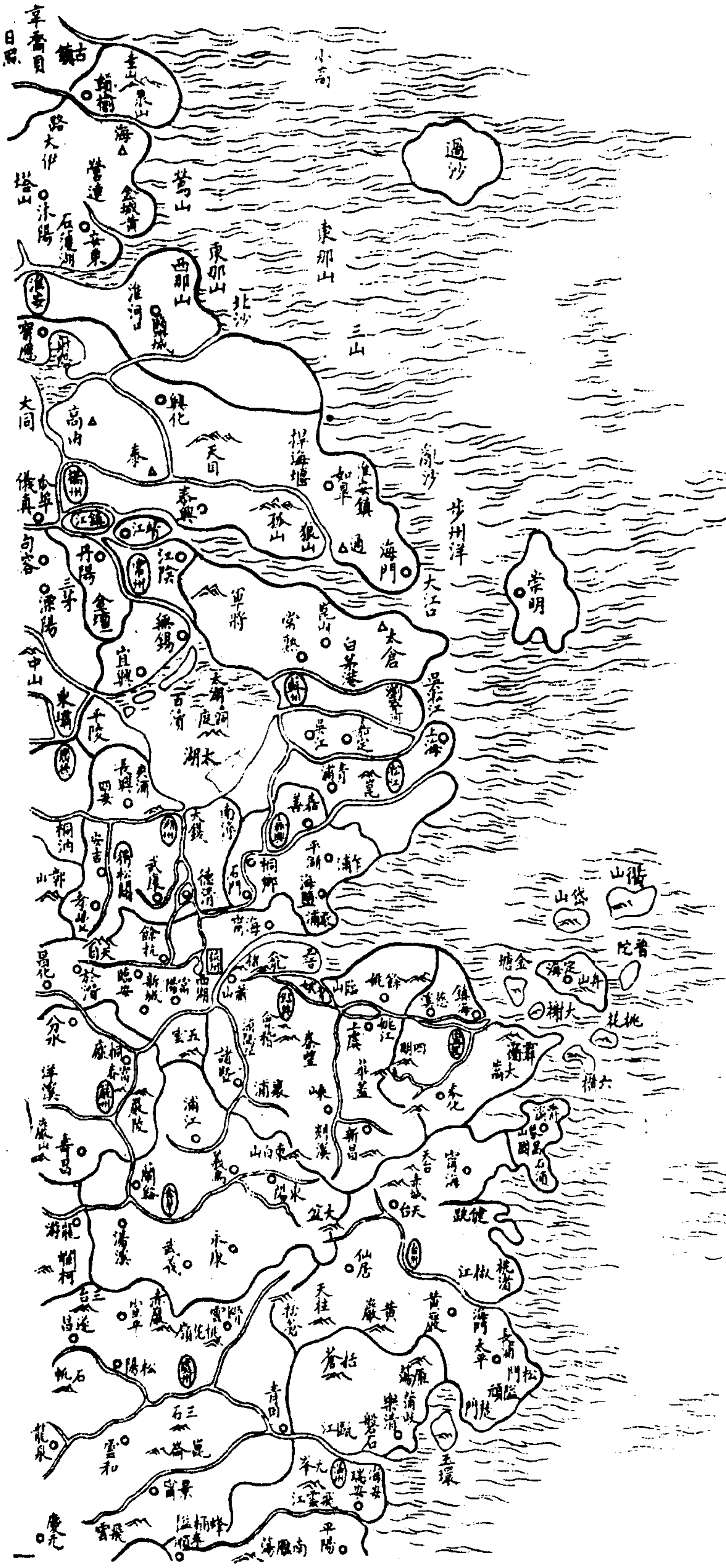




閩海東南海國
鳳凰
慶元
政和
松溪
泰順
壽寧
福安
寧德
福寧
南嶺
羅源
連江
定海
長樂
福州
方山
閩清
永福
福清
海口鎮
東安
平海
石竹
興化
仙遊
泉州
南安
惠安
同安
金門
鎮海
彭湖
淡水
彰化
諸羅
鹿耳
安平鎮
臺灣
鳳山
玉山
大山
傀儡
小番
高華
對馬島
迎恩
小琉球
紅毛
一名荷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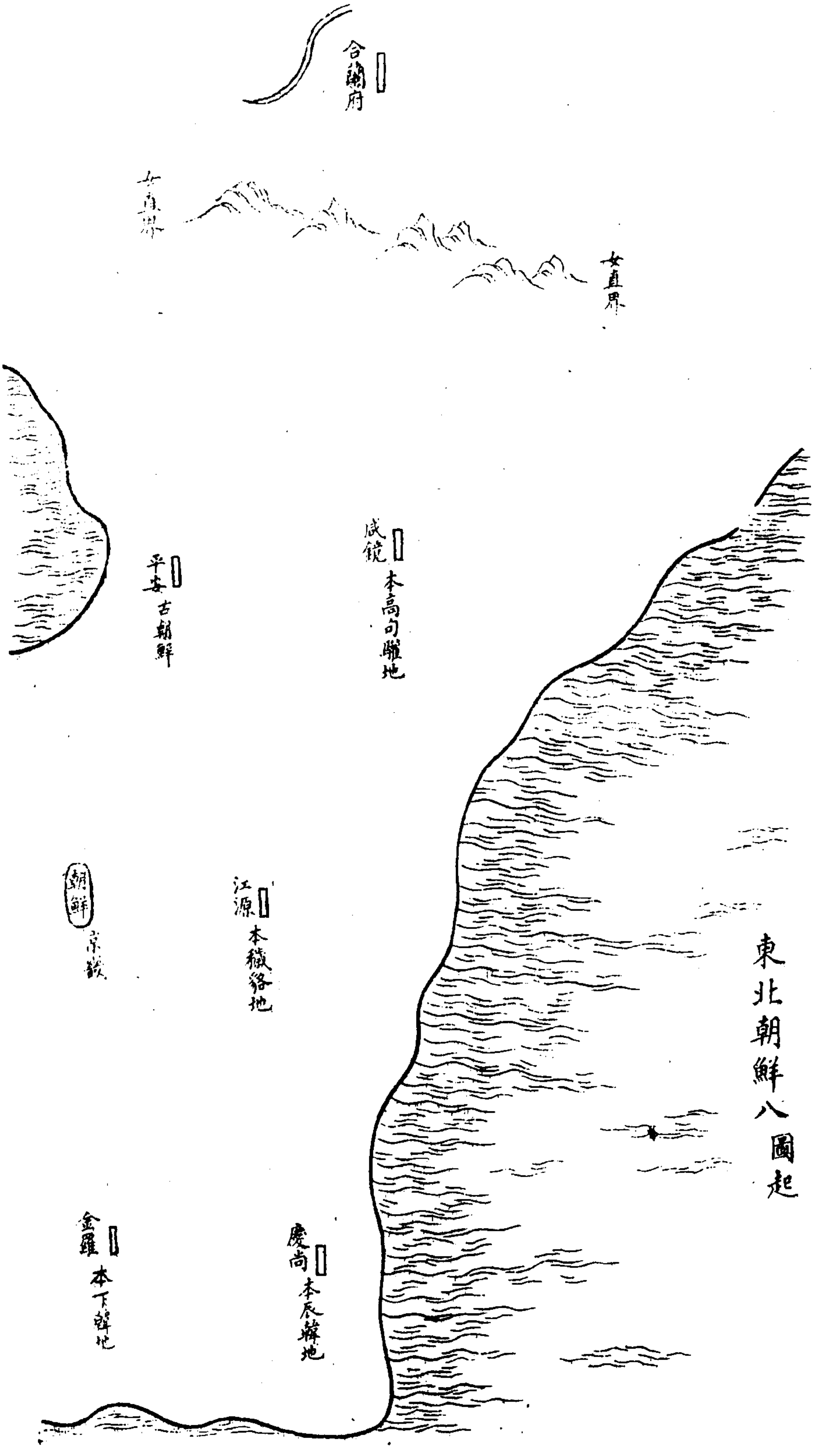
卷四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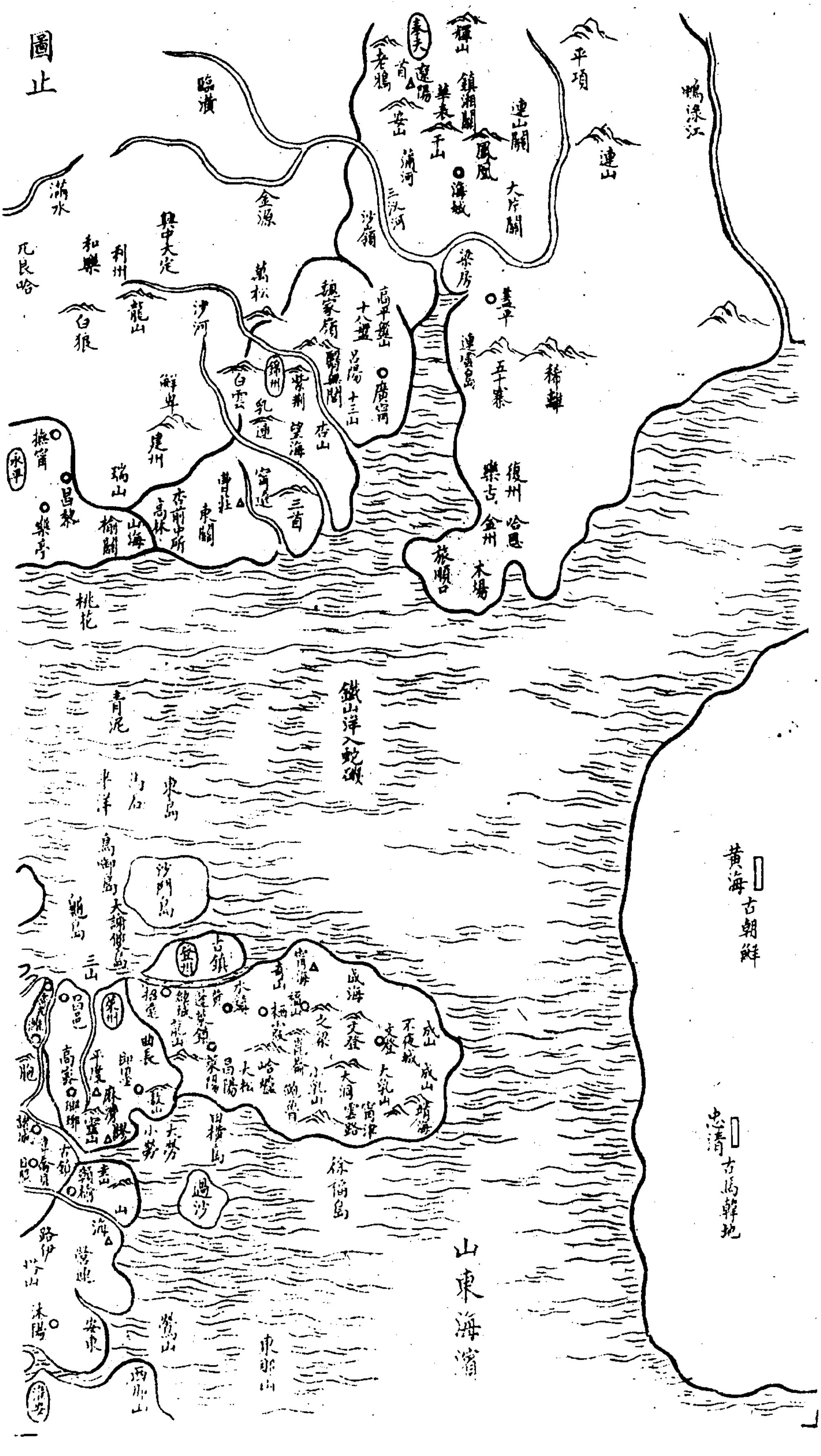

圖起
北至對海
北去朝鮮
北去遼東
江浙東海倭夷
西北去登萊
伊都
不彌
奴國
壽安鎮國山
日本
去投馬
南去邪馬
南去瀚海
西去甯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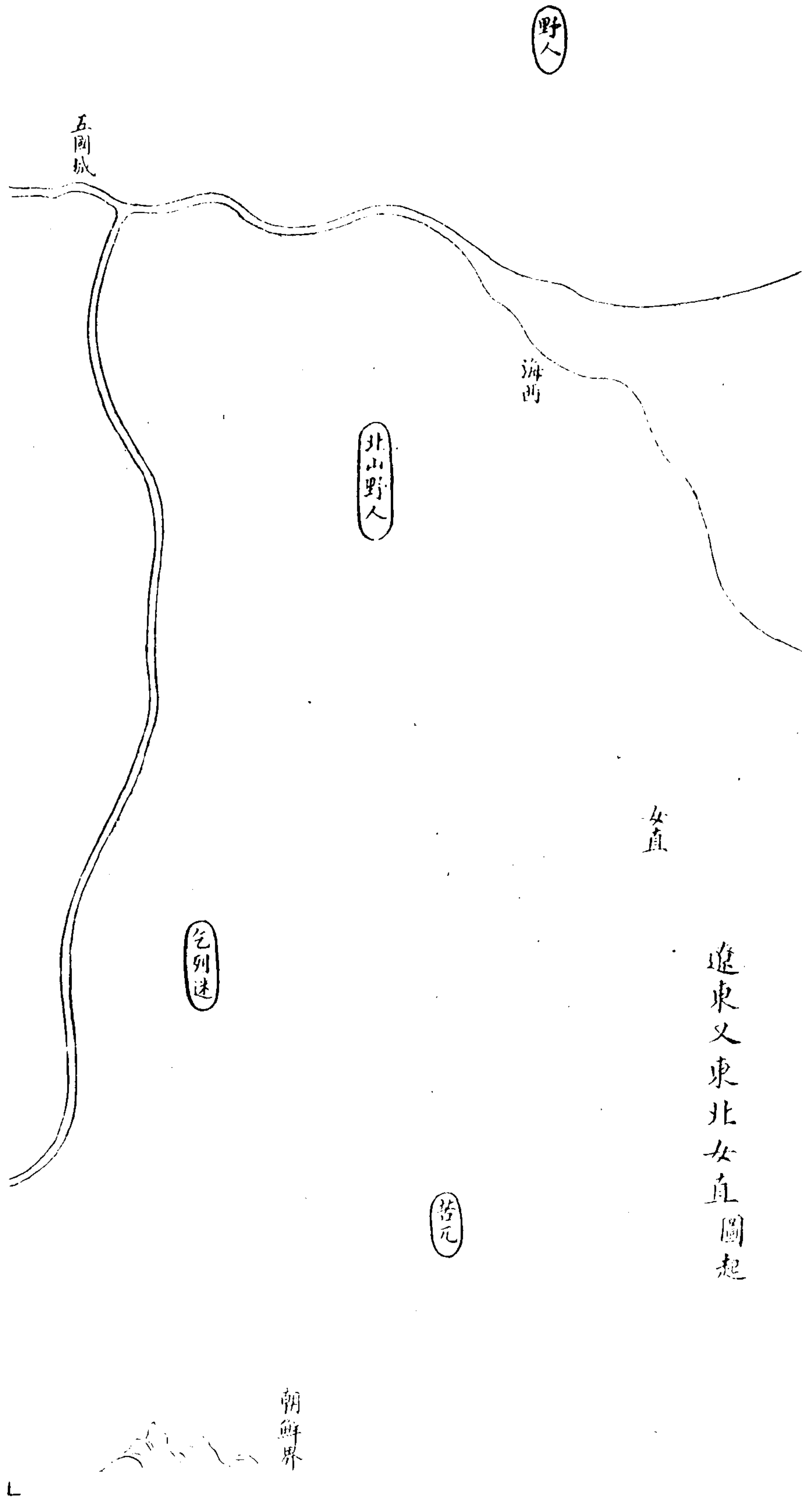
江浙東海海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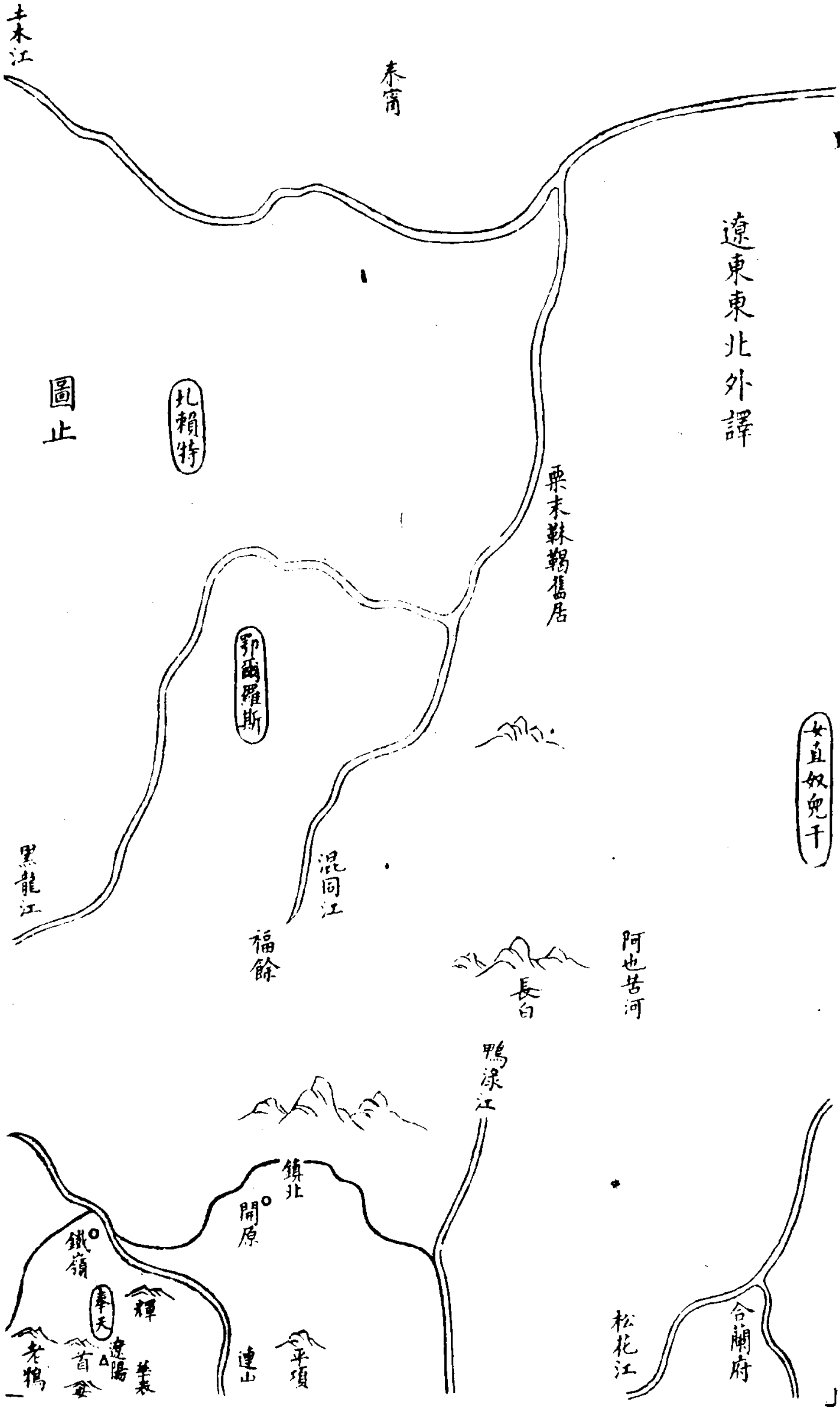
卷四　五十七


合蘭府
女直界
咸鏡
本高句驪地
平安
古朝鮮
朝鮮
京畿
江源
本穢貊地
金羅
本下韓地
慶尚
本辰韓地
東北朝鮮八圖起


圖止
臨潢
灤水
金源
和樂
利州
興中大定
白狼
龍山
沙河
萬松
沙嶺
蒲河
三汊河
海城
鳳凰
大片嶺
連山關
平頂
連山
鴨綠江
蓋平
五十寨
復州
樂古
金州
哈思
旅順口
木場
撫寧
昌黎
樂亭
瑞山
榆關
山海
建州
錦州
白雲
紫荊
望海
杏山
廣寧
十三山
十八盤
桃花
青泥
沙門島
登州
古鎮
萊州
即墨
平度
高密
成山
文登
威海
大乳山
小乳山
靖海
徐福島
過沙
安東
黃海
古朝鮮
忠清
古馬韓地

卷四　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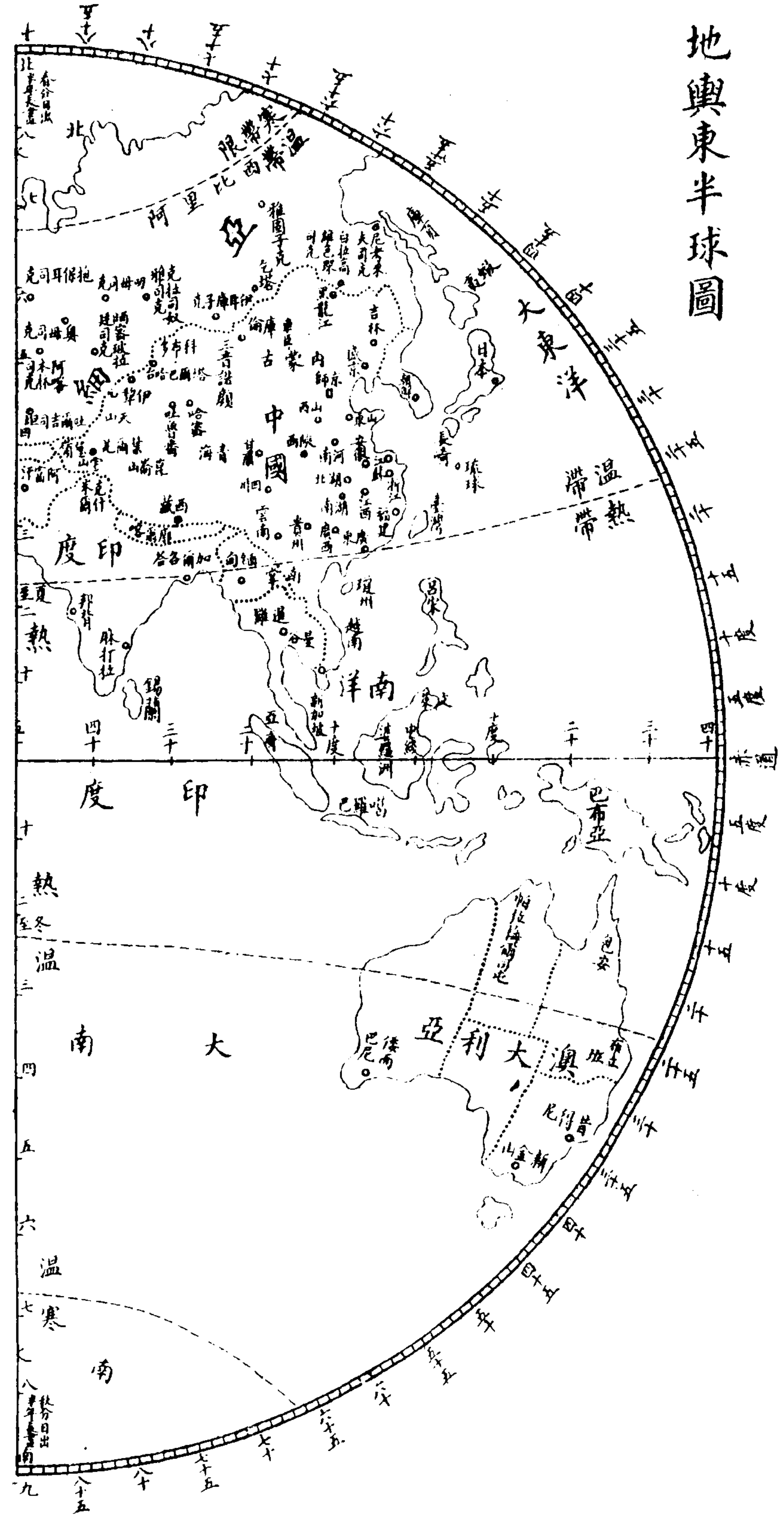

野人
五國城
海西
北山野人
女直
乞列迷
遼東又東北女直圖起
苦兀
朝鮮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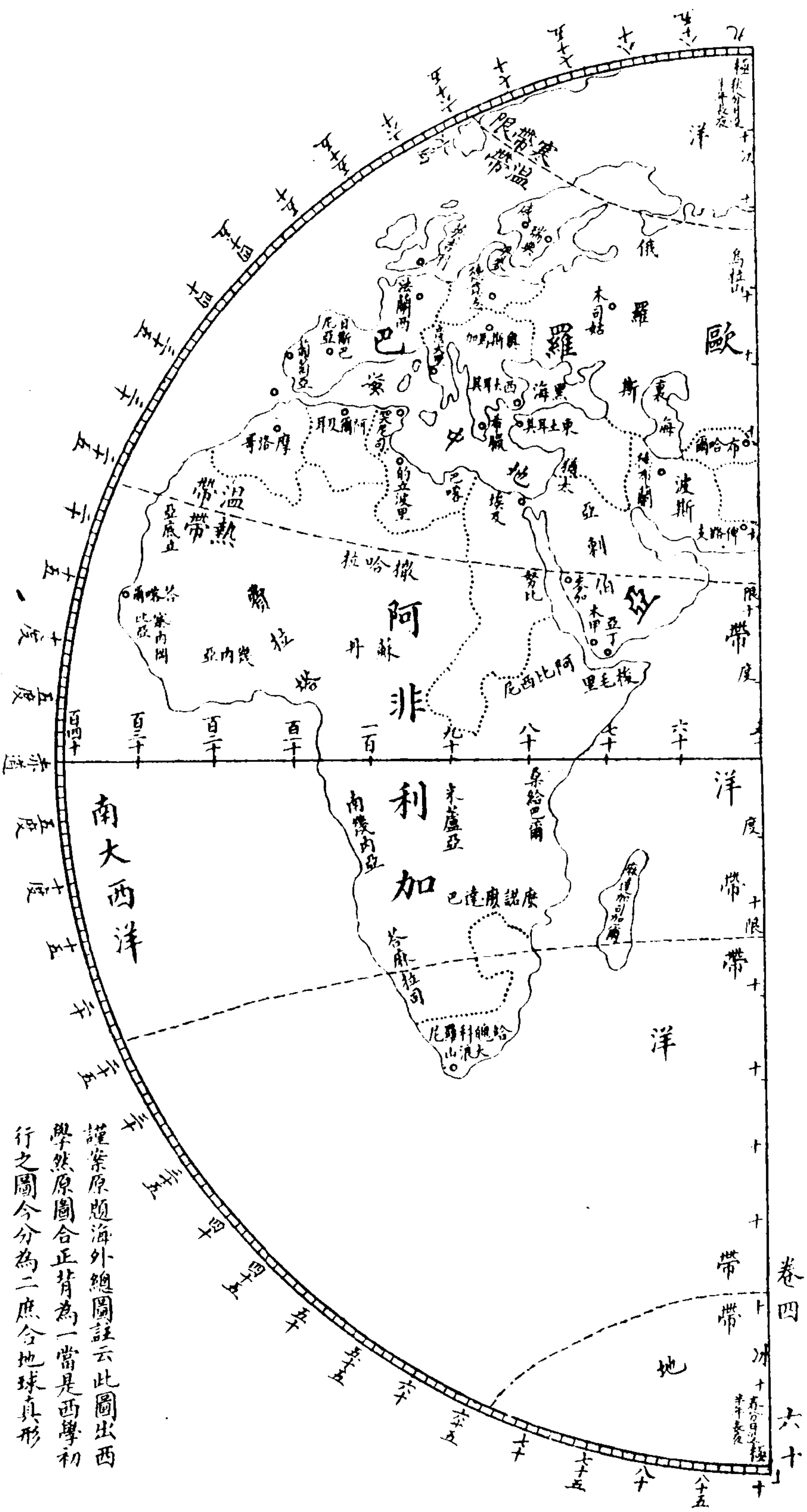


土木江
泰甯
遼東東北外譯
圖止
札賴特
粟末靺鞨舊居
鄂爾羅斯
女直奴兒干
黑龍江
混同江
福餘
長白
阿也苦河
鴨淥江
鎮北
開原
鐵嶺
奉天
遼陽
首山
老鴉
華表
連山
平頂
松花江
合蘭府

卷四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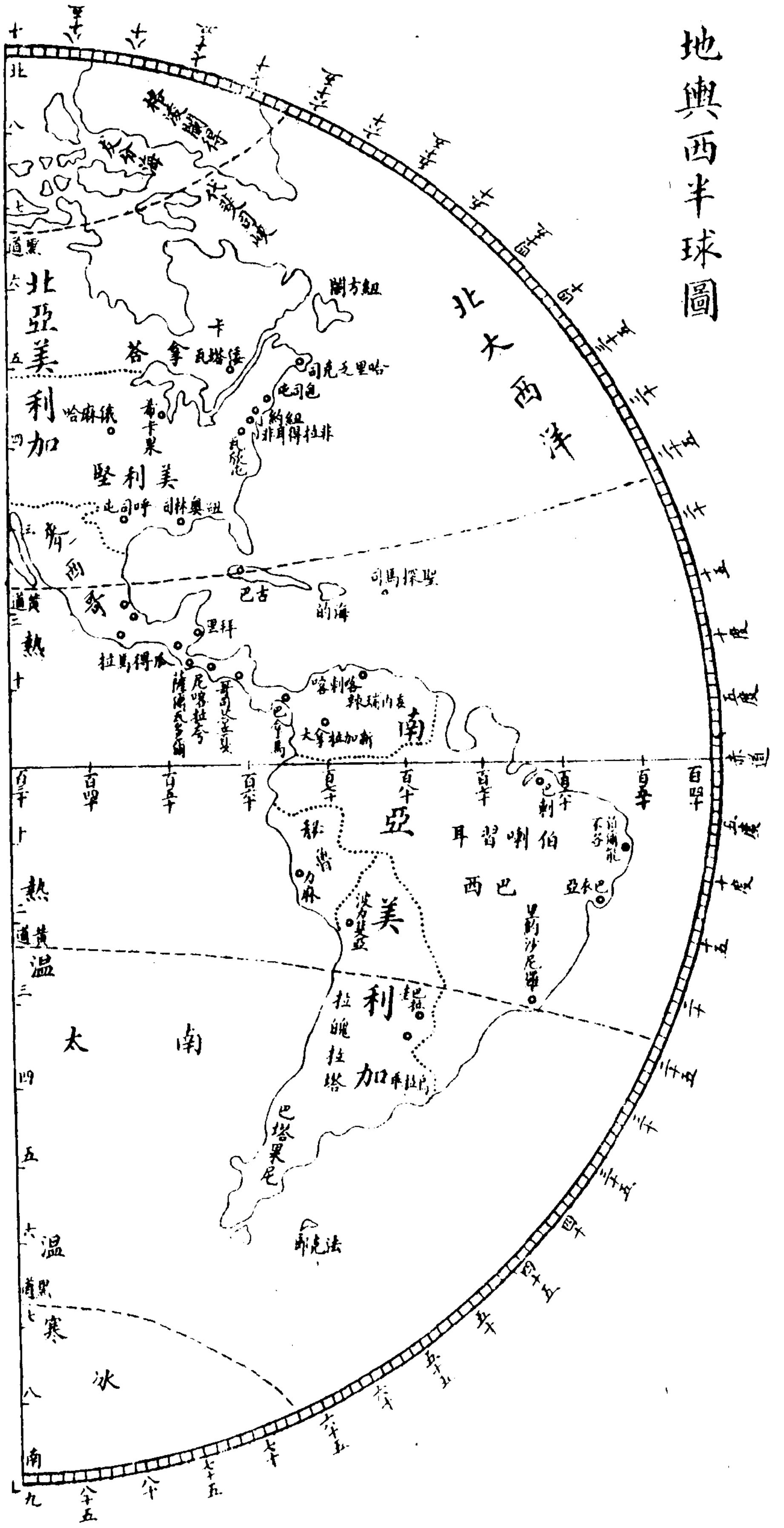
地輿東半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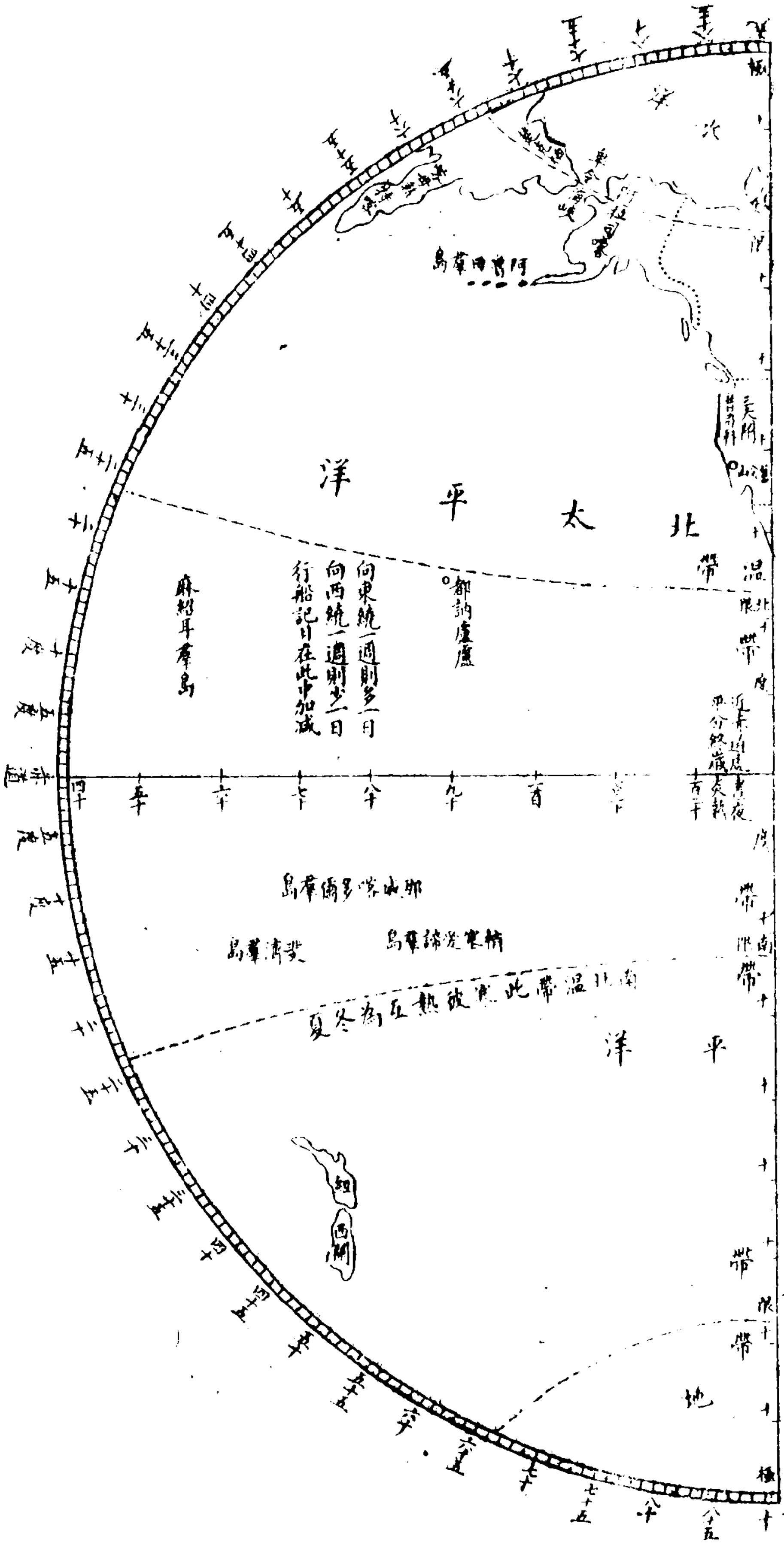




謹案原題海外總圖註云此圖出西學然原圖合正背為一當是西學初行之圖今分為二庶合地球真形

地輿西半球圖





北太平洋
麻紹耳羣島
都訥盧
向東繞一週則多一日
向西繞一週則少一日
行船記日在此中加減
斐濟羣島
南北溫帶此寒彼熱互為冬夏

卷四 六十二

右圖約四十一古今中外備馬以尺
幅盡萬邦之幀幅繪者每艱於位寘
且非親歷其地則睹記不直而自勝
國以至
國朝中間或設或省多所變更稽攷猶
難俗所繪圖每病淆襍兹各為標置
考悉庶覽之瞭如指掌矣

戊笈談兵卷之五上

新安汪　紱著
同懷兄汪曲水參

形勢更革第七笈

汪雙池曰兵家形勢按圖而考之亦可得其大概矣而其間重地要害地勢形便有非圖所可見者又古今沿革或分或合此重彼輕昔散今要猶必當熟知焉用是撮形勢大略考古今之都天下分合邊徼更革之概及古今州國郡縣廣狹袤短之數爲此笈以備考

一著天下形勢總論
一著天下形勢分論
一著南北形勢分論
一輯古今歷代建都考
一輯古今沿革考
一著郡國分野論

一天下形勢總論

汪紱著

天下川原皆始西北而江河淮濟爲之緯凡自西而東分四大支最北支自哈密而東循青海祈連卽天山在今山丹衛並河迤北至豐勝二州名今大同西北南入中國結脈於山西燕薊今京師衍於遼陽三韓夷貉音陌朝鮮國也北衍沙漠今自阿蘭善山以東至于巴林奈曼皆南也北支自亦耳麻莫不刺今崑崙山也循河東南迤北至積石山名在今河州入中國結脈於秦陝西周河南府梁開封府宋歸德府衍於山東南並南山陝之朱圉鳥鼠惇物終南三岳西岳中岳東岳南支亦自耳麻莫不刺而東至嶓岷入中國巴蜀今四川漢中今漢中府荆襄二府屬湖廣陳今陳州蔡今汝甯府鍾於淮揚今江南大江以北地北並南山三

岳最南支自身毒卽天竺而東絡西番維翼今威茂二州並江迤南至犍爲蟠於滇黔入湖南結脈於豫章江西吳江南越浙江衍於九閩福建南衍南海廣東廣西交趾今交趾國河流夾北二條之中北行東迤南折而包秦雍內受涇渭陝西之水外受汾晉山西之水東於龍門砥柱龍門在蒲州砥柱在解州東行豫北冀南南受伊洛河南之水北受沁沇山西來水北迤抱太行大伾此謂古河道若今則南入淮流矣行幽南兗北禹貢兗州非今之兗州府北受滹沱漳衞東趨於海濟流中原北條南迤行兗西豫東東行青北兗南南受荷汶東趨於海淮流中原南支北迤行揚西豫東東行徐南揚北北受泗沂徐州之水東趨於海江流夾南二支之中南行東迤北

折而包巴蜀內受巴桓潼川保甯之水外受涪黔重慶敘州之水東於瞿唐在夔州巫山在歸州東行荆南湖北荆指今荆襄鄖安黃陸南汝諸府地湖指洞庭常岳以南之地北受漢沔荆水南受瀟湘湖水東行洞敷淺原今盧阜行吳北指池太江鎮常蘇以南之地曰吳揚南指安盧滁和揚以北之地曰揚南受鄱陽宛栗東趨於海几灘流最北支之北北流以紀蒙古水在漠北元人所起之地今克爾倫河肯武山之界混同流最北支之東北以紀滿遼水在今奉天北鴨綠流最北支之東以紀朝鮮水在奉天之東朝鮮西北界弱水流最北支之西以紀甘肅今陝西行都司汾沁流最北支之南入河以紀山西漳易流最北支之東南以紀幽燕涇渭流中原北支之西以紀秦雍伊洛流中原北支之中以紀豫淄濰

流中原北支之東以紀青巴桓流中原南支之西以紀巴蜀漢沔流中原南支之中以紀荆沂沐流中原南支之東以紀徐牂牁流最南支之南南流以紀百粵水源雲南流貴州廣西境至廣東南入海太史流最南支之東南以紀九閩水在福建源浦城東南流入海錢唐流最南支之東以紀越水卽浙江黑水流最南支之西以紀滇交水卽麗水今雲南西境南流入交瀟湘流最南支之北以紀湖南鄱陽流最南支之東北以紀豫章祈連鎮甘肅燕然鎮蒙古醫微閭鎮遼恆嶽鎮幽太行鎮冀岳鎮雍碣石鎮兗沂山鎮青華岳當雍梁江河之東嵩岳當荆豫之交岱宗當青徐之交岷鎮梁蜀霍鎮揚蒙山鎮徐西蒙鎮滇番禺鎮

粵廬阜鎭豫章衡岳鎭湖南會稽鎭越南北相應互與流峙然大約南柔北剛北羸南縮故雍居中原之首臨制四海蜀巴之勢不及也豫洛荆襄俱爲戰地而洛則王者之都也冀居中原之脊向明而治湖南譬則腴矣無北爭之力也幽爲天下之要脅豫章則少腹耳力無所施也遼錦朝鮮固海隅耳然居之者彊足以進取浙閩自守之國天下之尾也靑州十二山河徐居淮隅一弱國也甘肅亦最勝之雄滇建雖處之無及於中國也蒙古盤朔漠歷世稱勁敵百粵於嶺南無其彊也惟兗州地狹而下爲不若淮之間然阨南北據濟衛亦足退守大國進窺中原矣故

雍冀燕遼曰天府荆揚曰戰地洛兗曰衝地甘肅蒙古曰雄地蜀滇兩粵閩中可曰守地靑齊東吳曰安地豫章兩浙曰散地此形勢之大觀也又居雍則重洛居冀則重雍居幽則重遼濟居洛則重雍居汴則重洛兗居吳則重荆襄居蜀則重雍荆居荆則重蜀洛此又大勢之必然者也

二天下形勢分論

燕京爲天府雄都杜雄關而北制朔漠據最勝而臨中原是其所長而土瘠氣寒是其所短都是地者其北面要害第一重曰居庸古北第二重曰宣化獨石第三重曰開元第四重曰大甯守大甯則東暨薊永西暨甯夏皆賴其犄角守開元則居庸爲燕薊大同延綏之犄角進可以威朔漠守宣化獨石則可以連衡大同保障畿甸守居庸則鎖北門而已其東面要害第一重曰通薊天津第二重曰永平山海第三重曰廣甯瀋陽第四重曰遼陽守遼陽則東撫朝鮮南障山東北遏敵國守瀋陽則永平薊通皆可無憂

守山海則鎖東門而已守天津則鎖東南門而已其西面要害第一重曰紫荆倒馬第二重曰大同守大同則保障宣府雁門而畿輔無西北之憂守紫荆倒馬則鎖西門而已懷來宣化北來之要衝也薊鎭永平東來之要衝也通州天津東南海道之要衝也涿州眞定井陘西方之要衝也涿州保雄河景南方之要衝也此燕之形勢也

長安爲天府故都四塞以爲固東面臨中原土厚而腴人剛而義進可以制天下退可以守關中其東方要害第一重曰華潼第二重曰陝虢第三重曰洛陽第四重曰滎陽虎牢守滎陽虎牢則齊梁不敢越之而東燕趙不敢渡河

而南矣守洛陽則北連河陽而綴晉絳東扼翟偃而杜齊
梁守陝虢則北連蒲解東收洛陽兵無度關之徑矣守潼
關則閉門自治耳其北面要害曰同韓所以臨晉也曰鄜
坊所以通上郡也曰延綏東連樓煩（今山西岢嵐州）西引靈夏（甯州
故地在靈夏衛）曰榆林又上郡之屏蔽而甯夏大同之犄角曰河
套（古固豐之地）土宜菽麥草宜蓄牧憑河爲境東引三受降城
（在河之東北以抗突厥者）西連甯夏守河套則邊內可無北敵之患矣
西北要害曰邠州自邠北行環慶環慶散地也北行甯夏
西賀蘭東省嵬然不守河套則甯夏有孤懸之慮自邠西
北行平涼固原固原甯夏之內援也西行甯夏中保障北

地東引甯夏西援河西者也西方則河西四郡（今行都司）懸二
千餘里斷西北之要道分湖羌之勢土厚水深其要而重
所可知也瓜沙（今嘉峪外地自明初已失之塞外）連蒲海（在流沙西）接哈密古（蒙
國）本中原故地棄瓜沙則守在嘉峪而甘肅之鎮宜重甘
肅三面皆異域勢亦孤懸故山丹北連鎮番南張古浪以
杜胡羌而遙應酒泉（即甘州）也西甯南控湟鄯與洮河遙相
聲勢莊浪武威（涼州衛）西通甘肅之援北綴蒙古之臂東引
甯夏之勢南爲洮鞏之障誠所謂金城者矣臨洮北接蘭
浪南接洮岷西連河湟四面皆賴之以聯屬而洮岷河州
西禦番胡南控羌蠻路通蜀地則守捉亦非輕也鞏昌一

郡階成爲蜀之門戶天水（秦州）爲隴之屏蔽安定控引河西
漢唐之舊最稱富庶而後乃日即荒僻何哉鳳翔西有大
散大隴南其祈山寶雞控禦隴西啟閉漢蜀關內之右臂
然矣興平武功則長安西面之要衝也南面之要第一重
曰藍田第二重曰商武第三重曰鄖庸第四重曰南陽襄
樊守在襄樊則足以內鎖武關而外控江漢守鄖陽則房
商金（今興安州）而控襄樊守武關南門也守藍田內戶也西南
漢中西蜀之門戶守在漢中則蜀不敢妄窺而襄樊亦其
下游矣若守在斜嶢陳倉（今寶雞）則漢中自爲區域此長安
之形勢也

河東爲帝之古都三面距河有臨天下之大勢矣而土瘠
地狹亦其短也都是地者西守在河津又西守在同華又
西守在長安守長安同華而冀安堵無西面之憂南守在
河內又南守在鞏洛東守在上黨今澤潞又東守在鄴（今彰
德）北方大同獨在關外東連燕薊西接固豐偏頭甯武之
關應朔懷馬之勁此最北之長城也矣稍南而雁門忻代
東接眞恆岢嵐保德西連延洛而太原徐溝連衡其中又
北方之最勝也若夫左太行右龍河面王屋析城而負岳
陽岐梁則固其自然之固誠所謂表裏山河者也
洛陽天中德化之都以險言之則山河四塞亦艮足夸也

所短者地處四衝而內地太狹耳其西面要害內曰宏農陝州崤靈寶虢盧氏次曰潼關三曰長安四曰扶風鳳翔守扶風則控北地慶陽平涼而杜漢中隴右藉以控帶關東無憂矣守長安則兼關內之形勢而秦隴可席卷矣潼關其西門也東面守鞏偃可爲東門守京索汜水滎陽河陰進可席卷梁宋退亦控河南北俾洛無東顧之憂守睢汴則山東不可西江淮不敢北北面之要害第一重曰孟津守之而晉人不能渡河矣曰懷孟河陽守之而西倚蒲解東倚太行有北控之勢矣南面之要地曰魯山其南戸也次則南陽方城裕州控荆楚之所在也此洛之形勢也

建康長江天塹然背江而面山以南而臨北勢則不順耳大江之守初西曰龍江守龍江而北綴江浦西控姑熟太平再西曰三山守三山而宣歙皆成控帶之形矣再西曰采石控南北之衝者也再西曰天門梁山東南障姑熟西北抗陰陵歷陽又再西而大通再西皖城再西馬當彭澤湖口守彭澤湖口則楚不得東而豫章不敢北又再西而陽邏夏口遏荆豫之要道也再西南而城陵岳州江陵西北而漢沔襄樊是江漢之上游也守之則西可以杜巴蜀南可以制三湘北可以遏周秦失之則長江之險與敵共矣初東曰瓜埠守瓜埠而山東梁沛之兵不得南下再東曰京口守京口而兩浙之旅不得北上循江北而西曰濡須塢巢縣遏舒潁而控臨淮者也曰皖安慶曰齊安黃州控豫荆揚之交而固荆襄江南之守者也北面曰歷陽梁沛之要衝江南之保障也稍西北曰壽陽壽州當陳蔡之衝綴梁宋之旅北曰宿州南障臨淮鳳陽歷陽和州西杜宋魏北援徐沛東應淮陰者也又北曰徐沛塞齊魯之道據黃淮之津東保淮陰西制河南徐揚要害於斯爲最矣東北則淮陰淮安東海海州亦杜齊萊之要地也循江南而西莫要於牛渚太平而宣城廣德輔之循江南而東莫要於姑蘇控制全浙保障三吳而毘陵常州錢唐雲間輔之此建康之形勢也第退守有餘

而進取或不足謂之偏安之都云

汴梁四衝之地瀕河而土薄無大險阻其西面第一重曰滎陽第二重曰京索第三重曰洛陽第四重曰宏農守宏農閉秦人之路守洛陽繼宏農之援當中岳之險守滎陽京索杜南北之衝其南面曰許昌許州曰蔡稍西曰汝曰南陽守南陽閉武關也東而睢歸南北之衝保有江淮以藩汴洛而徐邳淮海皆其東門也北則延津再北而淇再北而鄴鄴下西憑太行東連邴衛北杜井陘洵形勝之地矣東北則天雄大名東抗齊魯北當燕趙亦所謂北門鎖鑰者也然都此地者或多成積辱云

成都以重山爲固溉江巴而耕沃野自成區域而北窺秦隴東制荆襄其北面要害曰漢川綿竹通漢中隴右之要道也由此而東北則閬中又東北而陽平金牛閬中而西北則葭萌廣元劍閣劍州是皆一人當關而百夫不前者矣由是東而窺鄭則北出陳倉東窺斜谷可以進取也不然則棧道連雲亦不失其守略陽北通隴右可以進窺天水安定而西取洮岷故漢中一郡爲巴蜀之門蜀有漢中則進可戰而退可守失漢中則自守而尤恐其不足矣所謂守之爲要而失之則害者此其是也自漢綿而外則江油平武綴劍閣之西而路接階文是所宜備矣循江南流則新

津雙流眉邛之會由南而東至於瀘州則馬敘嘉定以迄百蠻皆於斯其控制焉折而北則江津巴之南門也合州涪州南引巴敘以爲之援北連閬中而益其勢此巴中東面之一形勝矣又東而忠而萬而夔則瞿唐巫峽誠天設之險也又東而歸夷江陵用武之地進可以順流而席卷江南守則足以抗吳而庇蜀此蜀之形勢也然重山之險難於入亦難於出且僻處西陲乃自守之國非統一天下之都也

三南北形勢分論

凡天下之大勢常合於北而分於南弱常在南而剛常在北北善騎多馬而利陸南善舟多川而利水斯南北之形勢良必有不侔者矣立國於南所恃者長江之險耳然蜀巴荆楚在江漢上流欲守長江必西守荆襄也欲守荆襄必西守巴蜀也長淮爲江南屏幹欲守江南必守淮南也欲守淮南必守淮西宿亳壽潁諸州而北戰於徐沛也漢沔爲江湖之干城而欲守漢沔必北守隨黃也失淮南荆襄此陳宋之所以不旋踵而亡也

立國於北以山原而臨澤國其勢勝也然建都之道利近

以臨不利遠而禦天下一統中國無所復事則北都燕薊積重以臨北邊使蒙古不敢輕爲邊患以入內地西都長安以西捍外戎而一面臨中國皆其宜矣如或南北勢分而吳蜀爲異域而建都燕秦則恐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是又宜積重中州建都汴洛跨淮以爲戰地而憑漢以耀武功也又北之取南也在秦則宜先事蜀蜀平而下荆襄於江淮有建瓴之勢矣在汴則可先事淮南荆襄江南平則蜀雖自守亦可翦矣若南之圖北也在荆揚則宜先事汴洛可以收山左而向燕趙也在蜀則宜先事三秦可以據四塞而臨中原也此南北之大勢也

歷代建都考

太皞虙犧氏都陳今陳州○以龍紀官龍角昏見而嫁娶凡有災祥惟蒼龍是官故角亢氏以爲陳分

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今湖廣安陸○是有火德以鶉尾見而播種朝見而斂凡有祈禳觀於鶉尾故翼軫以爲荊分遷於曲阜今山東兗州

黃帝軒轅氏都涿今涿州○始有杵臼之利箕畚之用與蠶織之利實仰觀於箕尾織女故龍尾以爲涿分

少皞金天氏都曲阜是有金德凡有災祥占於降婁維時倉庾修備百事以成無復更作斯奎婁因以爲魯分邑於窮桑在魯北

顓頊高陽氏遷於帝邱今濮州○歷日之宗以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已巳晨初

合朔立春七曜實合壁於營室故凡有災祥皆於定壁占之而定壁以爲濮分

帝嚳高辛氏都亳今河南偃師○因火正祝融之墟也凡有災祥占於鶉火柳星張爲

唐堯都平陽今平陽府

虞舜都蒲阪今平陽府之蒲縣

夏禹都安邑今解州之夏縣少康遷於原今懷慶府帝廑都西河桀遷於河南今陝州

冀北之地北霍南河天下之脊此所謂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者也唐虞夏皆都之嗚呼尙矣

商都亳東亳今江南亳州○因火正閼伯之墟而占於大火仲丁遷於囂音敖○今滎澤縣西河亶甲遷於相今彰德府祖乙遷於邢今順德府又遷耿今河津縣盤庚復遷於殷亳都庚丁遷於河北今衛輝府

周始豐鎬俱西安府鄠縣以朝諸侯武王南望三塗北望有岳顧瞻有河宛瞻伊洛將營邑而遷焉武王崩周公營洛以爲東都今河南洛陽縣平王因遷而都焉

關東之地土厚而勢高人剛而忠物阜而實有臨長天下之象矣微獨四塞之固山河百二云爾也洛邑左河濟而右太華背羊腸而面伊闕然濱河而土薄矣周公營之曰宅地中而來四方也聖人惟能尙德下此必有守國平王遷洛邑而棄豐鎬乃陵夷而至於式微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矣

秦居咸陽今西安咸陽縣

漢始都洛陽婁敬脫輅輓被羊裘而說曰上未能比隆於周周以德化故宅中而來諸侯也有德易以昌無德易以亡今關中之地四塞以爲固以一面而制天下治則猶夫磐石也若其未也可以世守盍其圖之乃遷於關中西安府南有嶢關武關北有蕭關西有大散關東有函谷潼關故曰關中西漢既熄光武復興都於洛陽以肇東漢東漢之衰也昭烈守緒於成都四川成都府成都阻重山以爲險耕沃野以爲富守有餘而取不足天下卒不能一自區域耳惟時魏都洛陽而宏農今陝州長安卽西安府鄴今彰德府許昌今許昌州謂之五都吳據

建康（今江甯府）

晉都洛陽五胡亂之遷於建康以長江爲險也其民柔其氣薄以南而臨北其勢逆故曰都於洛陽侯國多彊都於建業（卽建康）天下必裂

劉宋　蕭齊　蕭梁　陳氏皆都建康因晉舊也

北元魏都鄴遷於洛陽而衰魏分東西東魏都鄴高齊因之西魏都長安宇文周因之隋又因之

唐都長安洛陽爲東京祿山之亂明皇幸蜀（四川）以爲南京

朱梁　朱邪唐　石晉　沙陀劉漢　郭周皆都汴汴地瀕河土薄而疏處於四衝弱地也

宋因五季之都而以應天爲南京（今歸德府）大名爲北京（今大名府）洛陽爲西京北守在天雄西守在潼關（在華陰縣東）北憑濁河東倚京索遷金陵之迄于南遷乃都臨安（今杭州府）臨安前浙江而後震澤右有崇山左有大海然東南一隅去中國遠地狹而卑卒制於金不獲復振矣

洛不如秦地狹而處衝也建康不如洛長江雖險勢不便也汴不如建康衝而無險臨安不如汴處天下之尾也高宗因錢氏之舊而遂都焉畏金逼耳自古畏敵而遷未有克自振者周之東也晉之南也憑江山據伊洛且以式微況臨安哉

元都燕（今順天）而大甯爲上都

明都應天（江甯府）文皇遷燕因舊封也文皇曰關陝氣竭河洛四衝江左偏安之區也我北觀居庸南撫盧溝及於滹沱西望太行恆山左顧碣石渤海佳哉鬱鬱葱葱王氣居其中焉我南面而撫中原北道開元（今宣府外之地）而征夷貊（音陌）奚不可之有爰是終明之世四裔賓服伏於庭

宋

汪雙池曰我聞在昔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故五帝三王不設險而民從天下莫與之難也周起岐豐要非擇而取之因舊封耳德之季也而有土者莫不恃險以爲固

嬴秦氏遂以崤函雄長天下後世立國者乃爭言形勢矣

歷代疆域考

史稱人皇分九野又曰顓帝建土而帝嚳受之創制九州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虞帝分十二州禹平水土復爲九州唐虞以上不可考考自九州始

冀州三面距河今山西一省及京師之順廣正保順永迄于遼東皆冀州域舜分冀北爲并則山西之太原汾州大同冀東爲幽則京師之順廣正保順永宣冀之又東爲營則盛京遼陽錦州也而冀爲今平潞沁遼澤及河南省懷慶彰德之地

兗州距河據濟今京師之大名河南之衛輝山東之東昌及曹濮東平德濱武定等州京師之河間黃平之東南皆兗州地而永平以南渤海先儒謂爲兗河舊地論浚於海中者云

青州負海至岱今山東之青登萊及濟南之地皆是

揚州今江南淮河以南之地及浙江江西至於福建廣東皆揚州域

荊州今湖廣及廣西地皆荊州

豫州北距河南荊山今河南之開封河汝汝甯南陽地

梁州華陽黑水今四川南盡雲貴及陝西之漢中洮岷商金等州皆梁地

雍州黑水西河今陝西一省之地

蓋唐之世東至海西至流沙南至交趾北至朔方云

周禮職方有幽并無梁徐春秋之初見經者蓋千有餘國焉

東周都洛陽有今河南府及河北慶孟之地

魯都曲阜有今兗州府及泰安東平沂州濟甯及淮安海州約七百里之地

衛都朝歌今衛輝遷楚邱又遷帝邱今濮州凡今河北衛輝大名開州及東昌之濮州皆是

晉初封曰唐都晉陽後改曰晉在山西太原之地有汾絳陽古石霍等州地并韓得河西同州併魏有解州蒲州滅虞虢至河南陝州啟南陽有今之懷慶滅赤狄鮮虞潞有沁遼澤代忻及潞安府之地大抵春秋之末皆地西兼延安府及於同州南有陝州開封東有眞定順德廣平北盡雲中大同凡縱橫三千里皆爲晉

地

燕都薊有今順天盛京保定河間永平數府之地

蔡今河南汝甯府之新蔡上蔡及江南之潁州光州皆其地

鄭初分咸林今陝西西安之臨潼後遷東有虢檜今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禹州諸邑皆其地也

滕今山東滕縣

隨今湖廣德安之隨州

曹今山東兗州之曹州

韓陝西之同州地春秋入於晉

魏今山西之解州地入於晉

虞今芮城及夏縣地入於晉

西虢今河南陝州地入於晉

東虢今河南偃師氾水河陰等縣地入鄭

宋都商邱今河南歸德府江南之亳州及蕭沛縣

杞今河南開封之杞縣

陳今河南開封之陳州地

祝今山東濟南之禹城縣

薊今順天之薊州北地

須句在泰山之旁

祭 劉 蘇 溫 甘 單 成 召 州俱東周畿內

齊都臨淄有今山東濟南府德武濱等州青州府及沂登萊之地東至于海廣袤有千里焉

許今河南開封之許州

紀今山東之沂水縣

申今河南南陽之地

薛今山東兗州之泗水縣

邾今山東兗州之鄒縣

莒今山東之莒州

郯今山東郯城縣之地

顓臾今山東之蒙陰縣

譚

遂

鄣今濟南之章邱以上三國皆入於齊

萊今山東之萊州府

吳都姑蘇今江南之蘇淞常鎮江甯太平池宣揚淮及浙江之杭嘉湖皆吳地

越都諸暨遷會稽今浙江之紹甯金衢以南之地春秋後并有吳地

巢今江南廬州府之無爲州巢縣地

鍾離今江南鳳陽府

徐今江南徐邳地

蕭今徐州之蕭縣地

宿今鳳陽之宿州

鄫今山東諸城縣之地

郜

項

極俱入於晉

鄶今鄭州新鄭地入於鄭

戴入於鄭

邢今順德邢臺縣入於衛

滑今大名滑縣

黎今潞安黎城

牟在青州安邱入於齊

小邾初曰郳在豐沛之間

郜今河南永城縣俱入於宋

偪陽徐州之東

鮮虞今遷州之東

赤狄今忻代之地

潞今潞安府

鼓流澤

翟俱入於晉

南燕今河南延津縣

驪戎

廧咎如俱入於晉

息在汝甯息縣

孤竹今永平郡

令支

無終

山戎俱永平之東北遼地

楚初封都郢今荊州府後漸兼并春秋之末西有襄郢夔州北則河南之唐鄧裕光羅信陽江南之安徽盧鳳蓋延亙四千餘里云

江今江西九江

黃今湖

廣黃州 頓 今河南陳州頓邱 沈 今陳州沈邱縣 胡 鄖 今湖廣鄖陽 鄧 今南陽鄧州 唐 今南陽唐縣 應 今安陸應山 庸 今鄖陽上庸地 揚粵 兩廣之地 鄂 今湖廣武昌府 夔 今四川夔州地 弦 弋陽 羅 今黃州羅田縣 麋 今襄陽 蓼 今安慶 英六 今盧州府之六安州 蔣 今江南江寗府 舒 今盧州府地 穀 今襄陽宜城縣 絞 戎蠻 俱入于楚 淮夷 今淮安府地 梁 今陝西三原 翟 在渭水之北 白狄 今延安府地 義渠 今慶陽北地 西戎 今鞏昌臨洮地 畢 酆 巴 今四川保甯順慶重慶諸府 蜀 今四川成都府 秦 初封於鞏昌府之秦後得西周之地又并國二十以伯西戎自梁以下諸國皆入於秦蓋亦廣袤四千餘里矣

小國不能畢載

自春秋之後迭相兼併終周之世所存者蓋十二國焉

晉分而三曰魏 初都安邑疆域西有陝西之延安府南及同州南沿河內至河南開封東并大名府而北北至彰德中有平陽衛輝懷慶三府全地約廣袤二千餘里後徙大梁 趙 都邯鄲有順廣正定宣和諸府西得山西之遼州太原府北盡大同府之地廣袤約三千餘里焉 韓 得晉南陽有河南開封之鄭許禹等州并鄭地及河南府之嵩鞏登封偃師宜陽等縣又北得上黨今澤州及潞安府地約方九百里云 齊移於田氏 都臨淄盡山東之濟登萊青等州府又東有東昌之半約開方二千餘里 燕 巳見 楚 東并吳越抵東海疆域北抵於淮有陳蔡地兼河南汝甯及開封之陳州西盡黔漢蓋延亘五千餘里矣 魯 巳見 衛 漸見侵削僅有濮地 宋 巳見 中山 舊之鮮虞今平定州及正定之北境皆是 越 楚旣并越越之子孫散居南裔今溫台諸州及閩廣之地皆是 秦 兼倂六國而繼周

秦一海內分天下爲四十郡

秦之國都曰內史 西安鳳翔二府及華同乾耀邠隴諸州 西曰隴西 隴州以西鞏昌臨洮二府秦徽階河蘭洮岷等州地 西北曰北地 今慶陽平涼二府及涇甯固等州之地

北曰上郡 今延安一府延綏鄜等州 南曰漢中 今漢中府地 又南所取蜀地曰蜀 今四川成都龍安潼川等府及眉邛嘉雅威茂綿漢新簡諸州地 巴 今四川保甯順慶重慶夔州等府建達巴蓬廣合忠涪等州 又上郡之北曰九原 今河套及甯夏地 東取韓周地曰三川 今河南一府及陝州地 上黨 今山西潞安府及沁澤諸州 取魏地曰潁川 今河南開封汝甯二府陳許鄭汝光信潁諸州 碭 今江南之徐州鳳陽亳州河南之歸德及泗宿壽睢邳等州地 河東 今山西之平陽汾州河南之懷慶并石霍隰絳蒲解吉諸州皆是 北取趙地曰邯鄲 今京師之廣平府河南之彰德衛輝等府地 鉅鹿 今順德正定二府定晉趙深易冀諸州 上谷 今宣化一府 雁門 山西忻代等州 太原 山西太原府岢嵐保德諸州 雲中 山西大同府應朔等州 南取楚地曰南郡 今湖廣荊州襄陽安陸德安漢陽黃州諸府及歸夷均沔隨蘄等州皆是 長沙 今湖廣長沙岳州武昌衡州永州江西之吉安袁州臨江瑞州建昌撫州贛南諸府興國茶陵道郴桂陽諸州皆是 黔中 今湖廣之常德辰州寶慶諸府澧靖武沅施石九溪諸州及蠻地西兼貴州 九江 今江南之盧州六安無爲安慶江西之九江南康南昌甯州諸州府皆是 鄣 今江南之徽甯池太平廣及江西之饒廣浙江之嚴州皆是 會稽 今浙江一省及江南之蘇淞常鎮江甯滁和揚泰通高太倉地皆是 泗水 今山東之濟甯曹濮兖州東平及江南邳泗之地 薛 今山東之泰安濟南地 北取燕曰漁陽 順天河間保定諸府昌涿通霸及沂安滄景等州之地皆是。 右北平 今薊灤等州隷塞外大甯之地 遼西 今永平府及錦州之地 遼東 今盛京奉天府地 取代曰代郡 今平定州渾源州蔚州定州諸地 東取齊曰齊郡 今山東青萊登三府莒膠平度諸州皆是 瑯邪 今山東沂州及江南海州淮安府之地 東郡 山東東昌府及大名府及臨清武定德濱滑開諸州之地皆是 韓楚之間曰南陽 今河南之南陽湖廣之鄖陽及河南汝裕鄧陝西商州 又自會稽以南開閩地曰閩

中今福建省又通五嶺以南南越之地曰南海今廣東之廣韶南惠潮數府州之地皆是也桂林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梧州及廣東之肇高雷廉等府皆是象郡今廣西之柳慶南潯太思鎮泗諸府州及交阯國皆象郡地也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南皆抵於海

秦楚之際天下分裂國土甚衆然皆不數年而滅亡所不具錄惟時楚都彭城漢都南鄭拒於滎陽今河南滎陽京索今汜水間數年楚滅而漢興

漢興以秦郡太大加置郡國高帝分內史爲三郡曰渭南後武帝改京兆今西安府及華商耀乾邠諸州地河上後改左憑翊今同州地中地後改右扶風及鳳翔府地外更置郡國二十有二曰桂陽今湖廣桂陽州○分長沙南地

江夏今湖廣武昌府○分長沙北地豫章今江西省分長沙東部郡東九江南河內今河南懷慶河○分河東南地魏今河南彰德及大名府○分邯鄲南東郡西東海今江南海州山東莒州○分琊邪薛郡南平原今山東德州臨清州○分東郡地定襄今太原忻州○分太原地泰山今泰安州地○分薛郡南地河南今河南府地○分三川東淮陽今江南淮安府地○分會稽北瑯邪南千乘今山東濱州○分東郡東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分齊郡東清河今北京景州○分邯鄲府郡東地信都今北京冀州地○分鉅鹿東常山今北京正定府○分鉅鹿北中山今北京易州定州○分鉅鹿北渤海今河間滄州山東武定州○分漁陽南東郡北地廣陵今江南揚州○分會稽北涿今順天涿州○分漁陽西楚國今泗州梁國今徐州文帝增七曰廣平今廣平府地○分邯鄲東城陽今山西沁州○分河東東淄川今青州府○分齊郡西地膠東今平度州○分東萊西南河間今河間府○分漁陽南廬江今廬州府○分九江西地衡山今六安無爲安慶府○分九江南地景帝加四曰濟北元帝改東平今東平州○分泗水北濟陰今濟甯州○分泗水西山陽今兗州府地○分泗水北北海今青州府○分齊郡西地

武帝滅南粵增開九郡曰南海已見蒼梧廣西桂林平樂柳慶等府鬱林梧潯南太思等府合浦今廣東肇高雷廉等府交趾九眞日南三郡俱今屬交趾國珠崖今瓊州府地儋耳今儋萬等州地開西南夷增八郡曰牂牁今貴州省地越巂今建昌越巂諸衛沈黎今黎州雅汶山今龍安威茂犍爲今嘉定等州益州今雲南等州武都今崇慶州俱在四川零陵今衡寶永州地東開朝鮮置四郡曰元菟眞番樂浪臨屯俱在今朝鮮國北逐匈奴置郡曰朔方今河套銀靈之地西河今綏德州○分上郡北西逐匈奴置四

郡曰燉煌今嘉峪關外沙瓜等地酒泉今甘州肅州張掖今山丹西甯武威今涼州莊浪東又增置郡曰安定今鞏昌府○分隴西西北天水今秦州地○分隴西宏農今陝州○部三川臨淮今鳳陽府○分碭郡東南陳留今河南開封○分潁川北

昭帝增一郡曰金城今蘭金等州

哀平之世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光武并省郡國置十三州刺史

司隸校尉治河南部郡七豫州治譙今亳州○部郡六冀州治鄗今正定柏鄉○部郡國九兗州治昌邑○部郡國八徐州治郯○部郡五青州治臨淄○部郡六荆州治漢壽今漢陽地○部郡七揚州治歷陽今和州○部郡六益州治雒今潼川○部郡國十二涼

州治隴今隴州部郡國十二○并州治晉陽今太原○部郡九幽州治薊○部郡國十一交州治廣信今江西廣信府○部郡七
後漸加郡國至于末凡百有五郡
蜀漢有巴蜀制益州治成都梁州治漢中有郡二十二以漢中興勢為北方重鎮以討魏白帝為西鎮備吳
惟時魏據中原有司隸豫兗青徐治彭城涼治武盛冀幽并雍又得揚之半治壽春今壽州荊之半治襄陽分涼之東為秦治上邽今秦州有郡國六十八西自隴西南安祈山陳倉重兵拒漢東自廣甯合淝沔口西陽襄陽以重兵備吳 吳據江南有荊揚之地置揚治建業今江甯荊治南郡交治龍編分交之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上 形勢更革第七笈 亖

東為廣治番禺分荊之東為郢治江夏有郡四十三又得沔口邾城今黃州廣陵以建平西陵樂鄉南郡巴邱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為重鎮
晉平吳改司隸為司州治雒陽兗治廩邱豫治項今項城冀治房子今房山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治江陵揚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郡長安秦治上邽分隴西地○益治成都梁治南鄭分益州地○幽治涿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分交州東○分雲南為甯治雲南分遼東為平治昌黎增郡國二十三凡十九州百五十六郡千一百九縣
惠帝時李特據成都 懷帝時劉淵據平陽今平陽府○於是晉失梁益冀并秦雍幽涼而元帝南渡立國建業元帝時石勒滅前趙劉氏凡二十六年

據襄國今睢州冉閔滅後趙石氏凡三十六年有其國時晉又失青兗荊豫及徐之半慕容廆據鄴後滅魏冉閔國號魏穆帝時桓溫滅成李氏凡四十六年復梁益又復荊豫青兗諸州苻健據長安苻堅滅前燕慕容氏凡八十五年晉復失梁益青兗豫司而漢水長淮以北悉為秦有又滅前涼張軌為晉涼州牧相傳凡九世四十四年而秦滅之呂光據姑臧今鞏昌西姚萇據長安姚興滅前秦有其國苻氏凡四十四年孝武帝時謝元敗秦堅復梁益兗豫司青徐 慕容垂復據鄴 慕容冲據平陽十年而垂滅之慕容德據廣固今青州乞伏國仁據金城今金州蘭州禿髮烏孤據廣武凡十八年而乞伏熾盤滅之馮跋據昌黎滅後燕慕容垂傳二十五年赫連勃勃據朔方滅西秦乞伏氏凡四十六年西涼李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上 形勢更革第七笈 亖

暠據燉煌 沮渠蒙遜據張掖滅西涼李氏凡二十四年安帝時復失青兗豫司
拓跋猗盧起於代在惠帝時拓跋珪國號魏入居鄴太武滅夏赫連氏凡二十二年滅北燕馮氏凡二十八年滅北涼沮渠氏凡三十九年○時晉國已滅是為北魏北朝
晉劉裕滅南燕慕容德傳十一年滅後秦姚氏凡三十四年定梁益而內移晉祚是為宋南朝
宋武帝代晉疆域北有廣固西取長安復青兗司豫梁燕之地於南朝而長安虎牢尋復失守
大明中凡州二十二郡國二百三十八魏侵淮北復失

靑冀徐兖及豫之西境則以長淮爲界乃僑徐州於京口（今鎮江）兖于姑熟（今太平）冀二州于贛榆其初以南鄭襄陽垂瓠（今汝甯）彭城東陽（東平）歴城爲重鎮

汪嘯巖先生曰魏晉以前北方置郡州多密而南方則疎若靑徐兖豫皆不及千里而荆揚則數千里齊魯趙魏之閒比郡如鱗而南方之郡或遼闊數百里幾千里者有之何則人居密於北而南則多曠土也自司馬瑯邪南遷而江漢淮南僑立州郡以撫南渡之民則南方州郡以密而北方漸疎曠矣迨及宋元以後則人文財賦獨盛於南北方遠不逮焉故古一揚州而今則建省

五（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古一梁州而今則建省三（四川雲南貴州）古一荆州而今則建省二（湖廣廣西）今一山東而跨三州之境（靑徐兖）今一直隷而兼二州之地（幽冀）是亦天氣之所轉移乎

竊謂五胡之際實亦南北轉移之一會也然財賦雖盛於南而形勝則終在於北故晉室東而中原不復宋帝南而天下北移隋起長安終兼陳氏唐收關內卒蒧宇文香孩兒在汴而江南稱藩北燕子飛來而建文遜位天下形勢從可知矣惟有明太祖乘時崛起投袂金陵芟滅羣雄奮戈燕薊是蓋其時有焉抑亦仁人無敵又不在區區形勢閒所能限抑者矣

齊氏內難多而不遑外略及東昏而失泗北失壽春則淮漢之險與敵共矣

梁武失漢川及淮西而復壽春及雒陽漢中以雍州下溠戍夏口臼苟堆硤石城合川鍾離淮陰朐山爲重鎮及侯氏之亂而江北悉失

陳氏土宇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江爲守宣帝復淮南而俄失於周及荆門巴陵失守而釆石京口軍來國以亡矣（南朝終）

元魏既翦燕夏北涼疆域東接高麗（即朝鮮）西至流沙南有雍陝輩洛並于濟海　獻文取淮北　宣武得壽春淮西

迨孝明死而魏分東西

東魏之初與西魏界于河陝後失陝州而洛陽及晉州之西皆爲西境

高齊伐東魏後失淮南于陳失淮陰大城于周大約西則襄城洪峒晉州武平軹關河陽南則虎牢汝南魯城皆其重地及失晉州而國亡

宇文周代西魏得雍州得漢蜀又平姑臧尅江陵南至于江乃滅齊而北方爲一所未得者惟長江以南長沙以東耳（北朝終）

隋移周祚滅陳而天下爲一乃廢郡爲州煬帝征林邑更

置三州復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又平吐谷渾置四郡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西至且末北至五原東南皆至於海

唐除隋亂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邊郡襟帶置都督以領軍戎於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曰關內京兆同華商岐邠隴涇原甯慶鄜坊丹延靈會監夏綏銀豐勝河南雒汝郟虢鄭滑許頴陳蔡淄宋亳徐濠宿鄆齊曹濮青汴登萊棣兗海沂密河東蒲晉絳汾隰并南汾遼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河北懷孟魏博相澶貝邢洛磁恒冀深趙滄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營平共二十七州山南荊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鄖復金梁洋利鳳興扶成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隴右秦渭河鄯蘭階洮岷廓疊嚴涼瓜沙甘肅淮南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宜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費劍南

益嘉眉邛簡資雋雅南會翼維松姚茂戎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瀘嶺南廣番循潮南康瀧端封南嚴春羅南石高南合崖振邕南方南簡渞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毘靜樂南恭融容南林南扶南起南義交陸峯南德愛其山南淮南俱分東西　太宗分十五道置採訪使曰京畿治西京○長安都畿治東都○洛陽關內京官遙領河南治陳留河東治河東○今平陽府河北治魏○今魏縣隴右治西平山南東治襄陽○分荊峽歸襄唐鄧豐均房鄖復金隨爲東道山南西治漢中○分夔朗忠涪萬梁洋利鳳興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爲西道劍南治蜀淮南治廣陵○分揚通泰楚高郵壽泗滁和六安無爲邳海皖盧江南東治吳○今蘇州○分潤常蘇湖杭越睦衢婺括台建福宜歙池泉饒信江南西治豫章○今南昌○分洪江鄂岳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虔辰夷思費黔中治黔中○今貴州○分自桂融以西嶺南治南海○今廣州府置十節度經略曰安西撫安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防制突騎施堅昆統海瀚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隔絕吐番突厥統赤水大斗建衛寇玉門黑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捍禦突厥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兵五萬五千人范陽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恆定莫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萬四百人平盧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備羌吐番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漠門甯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西抗吐番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甯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雋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

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青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一萬五千四百人其地南北如漢境東則不及無元菟樂浪地西過之有伊吾交河北庭安西　元宗又改州爲郡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百七十三羈縻州郡不數後范陽盜起而失河西隴右于吐番大中咸通復隴右而藩鎮起

肅宗時李懷玉推侯希逸爲平盧節史此藩鎮自立之始平盧十二州鄆曹濮登淄青徐萊兗海沂密　代宗以安史餘孽薛嵩節昭義據并汾晉澤潞懷衛河陽八州田承嗣節魏博據貝博魏相衛磁洛七州李懷仙節盧龍據幽薊媯檀易恆定滄漠九州又以李希烈留後淮西　朱泚節涇原今涇州固原州德宗成德節度李寶臣卒而子留

後據恒定易深冀六州趙此河北五鎮凡二十四州也忽叛忽臣相繼數姓再若河中李懷光淮西吳少成及其子元濟浙東李錡劍南劉闢涇原朱泚山南梁崇義肅宗時據○皆或僭竊而旋則滅亡

迨高黃賊起而僖宗以李克用節雁門旋封晉王朱全忠節宣武河中李茂貞節鳳翔　昭宗以王建節西川　以楊茂節淮南　以錢鏐節鎮海朱全忠遂入纂唐室全忠即朱溫

梁朱溫代唐所有惟七十八州天下凡十一國

晉有雁門二十六州　梁以馬殷王楚有湖南地後滅於南唐　以錢鏐王吳越有十四州以劉隱王南海有六十州以高季昌節荊南三州以劉

守光王燕尋稱帝○有盧龍九州　以王審知王閩有五州而李茂貞稱岐王有七州　岐以楊隆演淮南楊行密後爲吳王有三十六軍州王建王蜀有四十六州

唐莊宗名存勖李克用子并燕取九州取魏博得十六州滅梁得六十二州降岐得七州破蜀旋失于孟知祥惟得秦鳳四州增置一州而失營平于契丹

凡一百二十三州　孟知祥據蜀

石敬塘獻十六州于契丹而滅唐得蜀金州增置一州凡一百九州爲晉

劉智遠代晉曰漢失秦鳳四州于蜀又增置一州凡一百六州

周郭威失太原十州而取秦鳳四州于蜀瀛莫二州于契丹又取淮南十四州增五州廢三州　合一百十八州

劉旻據河東十州曰北漢

宋受周禪有州府軍監一百三十九縣六百六十二荊南來朝得州府三江陵歸峽○高氏亡平湖南得州監十六潭衡邵郴道永全岳澧朗溽辰錦溪敘桂陽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蜀綿漢邛資簡梓遂黎雅臨戎瀘陵茂昌榮果閬渠合龍普利興文巴劍蓬壁夔忠萬集開渝涪黔施達洋興元○馬氏孟氏俱亡平廣南得州六十廣韶潮循封端英連雄恭惠康恩春龍勤新高潘岡羅雷桂賀昭梧蒙龔象富融宜柳嚴思唐邕容貴鬱橫賓欽潯容牢白廉冀繡鬱林藤竇藂化順瓊崖儋萬安振○劉氏亡平江南得軍州二十二昇宣歙池洪潤常鄂筠饒信虔吉袁撫江汀建劍江陰淮遠建昌○李知誥篡吳稱南唐後改江南至是亡

太宗時陳洪獻三州○漳泉藩鎮也得吳越軍州十四蘇杭湖越

衢婺台明溫秀處睦福衣錦軍○錢氏亡平太原得軍州十二并汾嵐憲忻代遼沁隆石寶興○北漢劉氏亡李繼捧獻州四夏銀綏宥○旋復以予之○乃立四京曰東京開封府西京雒陽南京應天○今歸德府北京大名分天下爲十五路又

增三路曰京東府二州十五軍四監二京西府一州十六軍二河北府三州二十三軍十二河東州二十軍六監二陝西府三州二十五軍四監三淮南州十八軍三監二江南東府一州七軍二江南西州六軍四荊湖南州七監一荊湖北府一州十軍二兩浙州十四軍一福建州六軍二益州州十五軍一梓州州十一軍二利州府一州十七凡十八路分合不常京府三次府八州二百五十二軍四十六監十三縣千二百六十二　時天下未一者惟遼即契丹與夏即李繼捧

遼起臨潢併渤海得中國之平營石晉歸十四州（涿檀薊順蔚朔雲新應媯儒武寰幽）凡京五（上京臨潢南京幽州東京遼陽中京大甯西京雲州）府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海西至金山北至臚朐河南界白溝幅員殆萬里矣

宋熙甯中取綏銀及熙河十四寨（熙河谿洽徽誠南平廣通蘭州葭盧米脂浮圖）安疆而界遼人以河東北界之地七百里　元祐中以葭盧四寨與夏　紹聖中建州一軍二（安西晉甯綏德軍）關三（龍平會甯金城）城九寨二十六保十又取鄯湟四城（青唐邈川甯塞龍文）建中靖國時悉以還吐番　崇甯中復湟鄯廓并二十餘壘訖于重和立三城（涇原靖夏鄜州制戎西甯制羌）時金人始疆而叛遼

金古肅慎地東濱海南界朝鮮自盈歌始彊阿骨打取遼黃龍府遂稱帝

宋徽宗約金共滅遼金人滅遼歸薊景檀順涿易六州（皆空城耳）又予我朔州　夏得金之雲中

汪𠹭嶺先生曰居庸（在今京師北曰居庸關）古北（順州北口）百二之雄關也松亭（景州東北）榆關（永平府東北）一夫之天塹也北阨金坡南北之限也盧龍灤錦中國之壞也詩云北伐玁狁至于太原蓋中外之分各安於一方則聖王所不治髯睡於卧榻又聖王所不容自遼取營平而中國弱矣宋請營平於金而不得而宋益弱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與敵共欲不受其禍其可得哉

、金張瑴以平州歸宋金人侵宋入汴遂盡失河北於是宋以河爲界　劉豫據山東稱齊

宋高宗南渡都臨安與齊以舊河爲界陝西地維階成五都（階成岷鳳洮）及和尚方山二原（在今鳳翔）　豫亡金歸陝西河南故地旋復奪去又予金唐鄧以和淮流爲界　金亮死宋復秦隴九州（秦隴環原熙蘭會洮河）　三軍（積石鎮戎德順）及商虢八州郡（商虢陝華海泗唐鄧）　隆興中割還金以淮爲界

金既滅遼弱宋東極吉里迷兀的改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里爲邊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又西歷米脂（今屬延安）出臨洮積石之外錯生羌又自積石東踰洮監遵渭至大散關北竝京兆商南唐鄧與宋界于淮水爲十九路自燕徙居汴　元起朔漠金衰

元併西域滅西夏（李氏亡）遂得金之燕京而臣高麗即朝鮮世祖開府漢南居關中（今西安）

宋紹定中約元滅金（完顏氏亡）　元既滅金遂定南詔（今雲南地）而下江南宋亡

元主中國疆域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至於海

東西不下漢唐而南北過之難以里計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曰嶺北 遼陽 河南 陝西 四川 甘肅 雲南 浙江 江西 湖廣 征東(治高麗 征日本)省領路路領州州領縣凡路百八十五府三十六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千一百二十七其中書省統山東山西河北之地路二十九州八屬府三州九十一縣三百四十六謂之腹裏

汪雙池曰漢唐之盛也都皆在西晉宋之微也皆自中土而播遷於南元魏遼金奇握溫之彊也皆起於東北蓋秦隴天下之首也遼幽并冀天下之脊也若東南則

天下之尾也故都在燕秦則足以控北方而撫南國在汴洛江浙則難以捍內而禦外矣元魏彊於代而弱於遷洛遼彊于臨潢而稍南以衰金橫於平營而微於都汴是愈南而愈弱也建都立國者宜知所擇矣宋既南處海隅而喘息尚延百載是蓋宋德雖衰天命未改惟人謀之不臧不可謂天心之厭宋而右北也迨至潮不至於江濱舟遇風於海表而後萬星南隕一旅無成則天命不可復挽臣雖欲奮臂於螳螂君於以抱慙於謝豹矣

明太祖當胡元之末羣雄並起太祖起兵滁和金陵翦陳氏於武昌(陳友諒子陳理也)執士誠於姑蘇戮國珍於台州平友定於福建遂代胡元西滅明夏(蜀明玉珍子明昇)定嶺表有雲南北廓地至于大甯乃立直隸京師(今江南)分天下為十四省改路為府成祖遷都北平(今京師)定為兩京曰北直隸(順天永平河間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八府保安延慶二州共屬州十七縣一百一十三宣府大甯二鎮)南直隸(應天鳳陽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廬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十四府滁和徐廣德四州共屬州十三縣九十六其六部官僚一如北京)山東(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凡屬州十五縣八十九)山南(太原平陽潞安大同四府汾沁遼澤四州共屬州十六縣七十八)河南(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甯八府共屬州十二縣九十五)陝西(西安鳳翔漢中綏安慶陽平凉鞏昌臨洮八府共屬州二十縣九十六)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紹興甯波金華衢州嚴州台州溫州處州十一府共

屬州一縣七十六)江西(南昌饒州九江南康瑞州臨江吉安袁州廣信撫州建昌贛州南安十三府共屬州一縣七十七)福建(福州建甯延平邵武興化泉州汀州漳州八府福甯一州共屬縣五十四)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襄陽荊州岳州長沙常德辰州寶慶衡州永州十四府郴靖二州鄖陽一鎮施州指揮永順保靖宣慰共蜀州十四縣一百一)四川(成都龍安保甯順慶重慶夔州敘州馬湖遵義九府眉邛雅嘉定潼川瀘六州鎮雄烏撒烏蒙東川芒布軍民府松潘指揮西陽永甯黎州天全石柱諸司共屬州一十六縣一百一十三)廣東(廣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雷州廉州瓊州十府羅定一州共屬州九縣七十八)廣西(桂林平樂梧州柳州慶遠潯州南甯田州太平思明鎮安泗成十二府思恩軍民府共州三十八縣四十八)雲南(雲南徵江臨安大里楚雄曲靖尋甸姚安永甯永昌鶴慶麗江沅江鎮沅廣南廣西景東蒙化芒部孟艮孟定府軍民府共二十一北勝一州車里孟養木邦老檛緬甸八百大甸者樂滕衛南甸干崖隴川諸司共屬州三十一縣二十七)貴州(呈番都勻思州思南銅仁黎平鎮遠石阡八府

永甯鎮甯普定等州貴州宣慰司共屬州十一縣　凡十三行省疆域北至大甯
西至嘉峪東至朝鮮南至海廣一萬九百里袤一萬一
千七百五十四里其北邊則大甯　三萬　宣府　內
三關居庸紫荊倒馬　薊州　皆附于北直爲京師之屛蔽　大
同　外三關雁門甯武偏頭　隸山西爲右臂　延綏　楡林
甯夏　陝西行都司甘州肅州山丹涼州鎮番西甯莊浪七衛曰甘肅鎮　皆附于
陝西以禦北敵蒙古　其西邊則洮岷洮州岷州河州　附陝西
松潘　四川行都司建昌越巂甯番鹽井會川五衛　皆附於四川以
防禦西番控制蠻獠　其東則遼陽　瀋陽俱今盛京　皆越
海而隸於山東以防東北撫朝鮮　永樂初棄大甯于

兀良哈廢興和北邊衛名　而平交阯建安南省凡十五府十州一百五十
縣　宣德中棄安南　又棄開平在宣府北爲北討之咽喉　於是北邊
以獨石關爲重宣化北路　上　蓋蹙國三百里云　英宗時失
河套　天啟時失遼陽又失瀋陽於是東北以山海關
及天津爲重而左臂失矣　初明制於各省皆置都司
衛軍屯田以寓兵于農迨其後武備弛而西邊既棘東
北多事東則備倭於海上南則水西及藺交爲不靖征
調煩而腹內空虛又以礦瑠勞民饑饉繼作流賊起而
中原少衛以抵于亡

九州分野論

汪紱著

分者分占於宿以天言也野者所居之野以地言也分野
之說雜見於左傳國語若梓愼論孛宋景憂熒惑子產論
實沈此皆其可據者而後世言者舛謬相仍妄分宿度遂
使占驗者芒然無據如陳卓范蠡鬼谷京房張衡李淳風
之徒所謂角亢氐鄭兗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幽州斗牽
牛女吳越揚州虛危齊青州室壁衛并州奎婁胃魯徐州
昴畢趙冀州觜參魏益州井鬼秦雍州柳星張周三輔翼
軫楚荆州者其所分之國則是而所列之州則非所係之
郡又非也鄭不在兗州淮陽楚國魯國諸郡不在豫州衛

不在并州安定天水非并州屬郡高密膠東非魯地魏不
在益州觜參非益分雲中雁門非雍州此皆其大謬也而
非之者若洪容齋祝世祿又并分野古說而擯斥焉是安
得爲明於堪輿者哉夫天體本圓而列宿帶列黃赤二道
之間運行不止地當赤道之北與列宿本不相應以地方
之區野而分入天圓一帶之宿度此正所謂方枘而圓鑿
者矣況國州郡之舛錯無稽如淳風之所列乎不知夫分
野之防實古者六府五官之正欽若昊天之旨就所居而
以事其占後世因之而近所居者亦以附焉非有宿度之
可分亦非九州之分列也昔伏羲氏居于宛邱實有木德

以始婚媾禮成於春而角亢昏見龍亦適至凡有災祥因
占占於蒼龍沈頵因之周封胡公於太皥之墟則又因之
故角亢氐爲陳分蔡息附焉實禹貢豫州之野也今開封
陳許汝甯光固信陽潁是其野也句芒古之木正重也實
邑商邱閼伯帝堯之火正也亦遷於商邱古之主火者或
於鳥咮星宿或於大火心宿祝融占咮閼伯占心相土因之周
封微子於宋則又因之故房心爲宋分在禹貢徐豫之交
今歸德睢亳宿壽徐曹皆其野也軒轅氏實有土德仰觀
織女扶筐以肇織作觀箕杵以制箕舂杵臼之用觀棓槍
以制兵誅炎帝卽所謂蚩尤也於阪泉而啟涿焉凡有災祥仰占

箕尾嬀虞因之周封召公於燕黃帝之後于薊箕子于朝
鮮則皆因之故尾箕爲燕分在禹貢冀東幽州之野今順
天通涿昌平薊霸遵化延慶安雄河間天津永平灤錦廣
甯奉天遼陽朝鮮皆其野也揚州之始分無聞焉惟皋陶
作士是司命討帝用嘉之使肇諸舒蓼以主三司南斗六星司爵
司祿司武以世守之泰伯君吳亦是用焉是以斗爲江淮吳分
在禹貢揚州之野今鳳陽泗滁廬和無爲六安安慶揚通
泰高郵淮安迄江以南西至豫章南並錢唐皆其野也禹
卒水功以肇夏治既受舜禪其支子卽守於越是主牛女
因句龍也故牛女以爲越分今錢唐以南南暨番禺百越

焉元枵者黃帝之子也降於東海元冥修熙古之水正也
固元枵是居主虛危以糾其水政二斟因之斟灌斟尋周封太
公於齊以長東夷則又因之故虛危爲齊分在禹貢青州
之野今濟南德濱武定東昌臨清高唐景滄青萊膠登平
度皆其野也顓頊氏實有水德都於帝邱惟十年甲寅正
月之朔立春日月五星合璧於營室顓頊用之以釐歷日
凡有災祥因占於室壁豕韋因之小乙亦因之周封康叔
於衛則又因之故室壁以爲衛分實禹貢冀兗之交也今
濮開大名衛輝彰德磁廣平皆其野也少皥氏實有金德
以肇金天而保有財用曲阜是都古於降婁有奄因之周

封魯公於少皥之墟以長淮夷則又因之故奎婁胃以爲
魯分在禹貢徐兗之間今兗州濟甯東平泰安沂莒邳海
蒙陰皆其野也蓐收者古之金正該也居恆山之陽主於
昴畢以糾虔金職以成蓄積鮮虞因之後淪於晉趙氏分
晉以因鮮虞而頻於胡故昴畢以爲趙分在禹貢冀北并
州之野今正定定冀晉趙深易保定保安宣化大同應朔
蔚渾源忻代平定順德皆其野也實沈帝堯之水正也居
於汾水實主白虎以糾水職元冥主虛實沈主虎嶲參也唐
杜因之周封叔虞於唐則又因之故觜參爲晉分禹貢冀
州之野也今太原岢嵐保德汾甯石霍平陽絳隰吉蒲解

潞安沁遼澤皆其野也后稷爲農師以繼炎帝之業皇帝嘉之以邑於郃用主東井以世守田功其後爲周周之衰也東依晉鄭而秦始大以長西戎故井鬼爲秦分在禹貢雍州之野今陝西也梁州險阻商周皆合於雍在漢爲益州周始附於秦分而井鬼之占自陝西以南放於四川雲貴祝融古之火正黎也居於嵩山之陰主鶉火以糾火政有鄶因之夏桀亦因之鄭人賓并鄶虢之封東周營於洛邑皆鶉主也故柳星張爲周鄭分在禹貢豫州之野今河南懷慶陝鄭禹汝南陽唐鄧裕皆其野也烈山氏以火德教稼興於江漢之間翼昏見而啟事西沒而斂用是凡有

災祥占於鶉尾升爲炎帝楚人因之故翼軫爲楚分南嶺附之放於南交在禹貢荊州之野今湖廣及廣西交趾皆其野也史記天官書誤以角亢氐兗州室壁并州觜參益州固已謬矣而後人附會之以郡國分入宿度則謬之又謬非惟儆於天而不知地抑亦好妄作而懵於古人之道也三代經傳旁側可考而不之察也何哉

戊笈談兵卷之五下

新安汪紱著

同懷兄汪曲水參

州郡財賦第八笈

汪雙池曰蕭相入關先收圖籍邪律楚材亦先收冊籍以周知天下戶丁貧富險易之數蓋古國以治兵爲賦以田賦出兵也故井甸邱乘之制今已不復而量地制軍亦宜斟酌苟地貧而兵多則糧糈有不給之憂雖或運此遺彼又不免輸將之力皆非善計也又或地在要衝則守禦宜重而一府數州一州數縣其彼此方向相去

遠近或有不知則何以扼要守捉而命衆攻取哉故列次行省郡縣之彼此方向道里遠近財賦多寡之數及各省之形勝要害疆域分野附焉

一著方程賦

北六直省上

一列直隸郡州縣衛所

一列盛京郡州縣

一列山東郡州縣

一列山西郡州縣

一列河南郡州縣

一列陝西甘肅郡州縣衛所

南十省下

一列江南上下江郡州縣衛

一列浙江郡州縣

一列江西郡州縣衛

一列湖廣湖南北郡州縣衛所司

一列四川郡州縣衛所土府司

一列福建郡州縣

一列廣東郡州縣衛所

一列廣西郡州縣土府州司

一列雲南郡州縣土府州司

一列貴州郡州縣司

一列蒙古四十國

方程賦

汪紱著

九州肇於黃帝諸侯分土而治

黃帝分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郡縣制於嬴秦歷代巡而未改巡同循

秦并六國分天下爲四十郡郡各領縣

商周設井田而皆行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借民力以助耕公田故曰助

商鞅開阡陌而始廢井田

商鞅秦孝公臣欲富國凡徑塗道路之廣者皆墾爲田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故曰開阡陌也又阡陌爲田不設井授民得以私財相買計畝以出稅而無公田故井田由是而廢後遂不復

閒嘗考王制而參九數之方田

禮記王制篇名方田計田之方圓長短而推其積步以成畝九數中之一法也

用是披輿圖而稽歷世之州郡

輿圖地圖也披考閱之也

自周以前畿侯甸男采衛蠻夸鎮蕃約四面五千里而句股相求句音鉤

周禮王國千里曰畿畿外五百里曰侯服甸服甸服外五百里曰男服采服采服外五百里曰衛服蠻服蠻服五百里曰鎮服藩服是四面五千里也句股亦九數之一法橫斜以求其數如徑一圓三方四之類言以直求之不計曲之折也

自漢而後界盡東海西戎北胡南越號廣袤萬餘里實計

其鳥道（漢唐南并越北逐胡天下實廣於周然所謂東西南北萬餘里者實并其曲折紆囘者言之其實無萬里也若今之雲南云至京一萬六百四十里乃自省至廣西經湖廣至江南然後北行至京或由四川至陝西經河南而後至京皆具曲折而然耳此所謂鳥道也）

今版圖所載凡二京十四省一百六十二府二百三十四州一千一百七十七縣（詳見後）

計道里之廣至開原一千八百至嘉峪五千六百至騰越一萬二千一百至崖州一萬一千至臺灣九千餘里至大同九百里

（開原極東隸奉天嘉峪關極西在肅州騰越極西南隸雲南永昌崖州極南屬廣東瓊州臺灣極東南隸福建大同府極北隸山西俱計鳥道）

試句股以開方爲截長而補短（句音鉤）（開方者計其四面之方即所謂方田法也）

自東海至於東河千里而近（計自山東登州文登縣至河南衛輝界則一千九百餘里自江南淮安鹽城至歸德則止八百餘里自北京天津慶雲至順德止七百餘里）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計自河南歸德至陝州閿鄉一千一百自河南衛輝至山西蒲州河上則止七百餘里）

自東河至於臨洮千里而遙（計自陝西朝邑西至臨洮約一千四百餘里）

自臨洮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計自涼州至嘉峪則止八百里西至流沙則一千三百餘里）

自大甯至於恆山千里而近（自大甯南至渾原州不過六百餘里）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計自北京曲陽南至順德間不過五六百里自渾原州至河南衛輝則九百餘里若自朔州南至平陽芮城則一千三百餘里）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遙（計自黃州北至汴梁北河上一千二百里自湖廣荊州至河南澠池北河上一千四百里）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近（計自岳州城陵磯南至衡山則八百餘里自江西湖口南至吉安亦止八百餘里）

自衡山至於南海千里而遙（計自衡山至廣東香山一千餘里自邵陽至廣東高州則約二千里）

自山海至於朝鮮千里而遙（計自山海關至開原縣朝鮮界一千四百餘里）

約方面各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方面四方之面也方千里橫褎各有千里也）

而甘肅杓出番中遼錦瓠懸海外（杓音標）（陝西行都司自永昌衛西至流沙一千三百餘里古之河西四郡也北界蒙古南界西番杓斗柄也言甘肅之

地橫插番中如斗柄然其南方則不足矣盛京自山海關東至開原南至旅順口一千四百餘里南界大海如弧之懸於海外焉其南方則亦不足也

海橫斜而東南不足雲凸廓而西南有餘

大海自浙江溫州而西南橫斜至於廣東廉州西南抵交趾福建居東南海上不成方矩是東南不足也雲南一省已當四州之西南而永昌騰越又在省西一千三百里是廓地而凸出於西南故西南則有餘也

登萊凸出東海而地有餘於東方松潘西界吐番而地不足於西極

自萊州東至登州文登凸出海中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皆三面界海此地之有餘於東者也臨洮河州及四州松潘之西皆西鄰吐番自臨洮至西河不過千餘里自松潘直至武關開計亦不過五千餘里此中國之不足於西也

裒多益寡方面約各四千隨域區分爲方千里者十六

截長補短則每方可各四千里以方田之法計之則爲方千里者十六

約以計方而設井參而度地以居民

禮記曰量地而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約界也計方設井畧以古井田之法而計之如下文所云也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

一里九百畝方一里者百則爲田九萬畝也本王制

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百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萬畝方千里者十六則爲田十四萬四千億畝

十萬曰億十四萬萬四千億一百四十四萬萬也

而山林川澤州邑道路三分去聲一凡田九萬六千億畝

九十六萬萬畝

計容一萬二千八百萬夫食八萬九千六百萬人

一井八夫以一夫食七人以中農夫爲槪也

公收七千六百八十億畝食一萬一千七百六十萬人

公田九分之一又夫十之二爲民廬舍故公田之入大約七萬六千八百萬而亦以百畝食七人爲率則其數如此

以一甸而出一車計七夫而養一卒

四井爲邱則三十二夫四邱爲邑則一百二十八夫四邑爲甸則五百一十二夫甸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備此以田賦出兵之古制也以五百一十二夫而養七十五人是大率凡以七夫而養一卒也

則天下之車可三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乘去聲天下之兵二萬七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八人

以一甸出車一乘七十五人而約算之亦以山林川澤州邑道路三分去一其可實爲井田者出兵車之數如此

此法古井田之分亦兵農合一之政

自方十里者以下計天下之井田自以一甸以下計天下之兵車

周之一尺當今七寸五分

周尺當今七寸五分故八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周之百畝當今田六十畝

古者一畝積百步百畝之田開方一百步三百步爲一里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今尺長古尺三之一故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今之三百六十步即古之三百步也是百畝之田計今步開方一百二十步積一萬四千四百步而今田積二百四千步爲畝是古者百畝當今田六十畝也此與王制算法不同而金仁山之說亦爲非是

夫西北地本平原而東南故多山澤則井田當在西北爲贏然離巽人餘於地而乾坎地衍於人故財賦獨東南爲盛離南巽東南也坎北乾西北也以人衆而地闢故財賦反盛也於今郡邑之名固已畢詳於後冊天下廣袤之大略特爲撮輯於斯篇

京師 古軒轅之墟在禹貢冀州之野舜分冀東爲幽州其形勢東據碣石渤海西拒恆山太行北負天壽居庸南撫惡池河濟故天壽爲斧扆紫荊倒馬爲右臂遼陽山海爲左臂蘆溝桑乾惡池河濟疊疊迴環渤海太行共爲襟帶遼金元舊都也分野析木之津地寒而士惰轄府十一州二十三縣一百二十三衞五所四今裁移

順天府 箕尾分東界永平灤州南界河間任邱西界山西大同蔚州北界延慶大宛二京縣暨各衞門在京城內艮鄉在京城外縣本府額銀一十五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兩零轄六州十九縣

大興 附京額銀四千九百一兩零

宛平 附京額銀八千四十七兩零

艮鄉 府西南七十里額銀四千六百十兩零

固安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五十五兩零

永清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五千八百八十五兩零

東安 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四十三兩零

香河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九十八兩零

通州 京東四十里有通州所控引河海襟帶東南京師之南戶也額銀七千一百九十三兩零

漷州 今裁以通州州判領事

三河 州東七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七十六兩零

武清 府東南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零

寶坻 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一兩零

甯河 新添府東南三百里額銀四千六百兩零

昌平州 京北九十里額銀四千九百六十三兩零

順義 府東北六十里額銀二千七百四十四兩零范陽節度所屯

密雲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三百四十五兩零縣北古北口爲京師北戶

懷柔 府東北一百里額銀二千二百七十三兩零

涿州 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控引中原京師西戶晉爲幽州刺史所駐額銀九千三十兩零領縣一

房山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七千五十三兩零

霸州 府南二百里南益津關遼時之南戶重地也額銀八千九百一十八兩零

文安 州南七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兩零

大城 州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三兩零

保

定州南四十里額銀一千五百九十八兩零

薊州京東二百里古燕之國都漢幽州刺史所駐控制遼陽塞北爲京師之東戶額銀八千八百八十三兩零

平谷州西北八十里額銀一千七十三兩零

遵化州直隸至京三百二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一十二兩零領縣二

玉田州東南三十里額銀八千六十七兩零

豐潤州東南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七十三兩零

永平府箕尾分古孤竹之墟唐之盧龍節鎮東界奉天甯遠西界遵化南附海北界桃林口京師之東門也至京四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六

盧龍附郭額銀七千二百六十六兩零

遷安府西北四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一十六兩零

撫甯府東七十里額銀一萬兩零產鷹鶴

昌黎府東南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兩零

灤州府西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兩零

樂亭州東九十里額銀五千六百四十八

兩零產鹽及鐵

臨榆新設府東二百里額銀四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山海關稅課銀二萬八千二百兩零

保定府昴胃畢兼箕尾分東界河間靜海西界山西大同廣昌南界正定安平北界順天涿州至京三百五十里領州二縣十五

清苑附郭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兩零

滿城府西北四十里額銀六千九百九十五兩零

安肅府北六十里額銀一萬八百八十二兩零

定興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七千五百四十兩零

新城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二十兩零

唐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五兩零

博野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二兩零

望都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八兩零

容城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八兩零

完府西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六兩零

蠡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九兩零

雄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一十八兩零

祁州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八百一十三兩零

束鹿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兩零

安州府東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三十兩零

高陽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七千八百四十一兩零

新安府東九十里額銀三千三百三十九兩零今裁

易州直隸東界涿州西界山西靈邱南界安肅北界房山至京二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九兩零領縣二

淶水州東北四十里額銀五千一百四十一兩零

廣昌州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三百四十六兩零

河間府箕尾分古之瀛州襟帶渤海控引東南爲南北咽喉應乾象析木之津而魚鹽之利濱海之腴爲京師之所肯也東界天津青縣西界保定祁州南界濟南德州北界保定雄縣至京四百里領州一縣十

河閒附郭額銀二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零

獻府南六十里額銀二萬八千六百一十一兩零

阜城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兩零

肅甯府西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兩零

任邱府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三百一十八兩零

交河府南八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兩零

甯津府東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景州府南二百里額銀二萬四百九十二兩零

吳橋府東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七千八十兩零

故城府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東光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六兩零

天津府新設原爲衛所謂應析木之津也控渤海倭夷引河濟淮泗東方之要地南北之通衢也東界海西界霸州南界山東武定府樂陵北界武清至京二百四十里領州一縣六

天津附郭額銀三千四百兩零

青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八十二兩零

靜海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一兩零

滄州 原屬河間府新移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兩
南皮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九千八百三十四兩零
鹽山 府南二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八十八兩零
慶雲 府東南三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兩零
外鹽課銀四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九兩零
天津關稅課銀四萬四百六十兩零

正定府 胃昴畢分恆山之陽控引中原西捍晉代襟帶惡池東迤渤海東界河間獻西界山西太原平定南界順德內邱北界保定唐縣至京五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十三
正定 附郭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九兩零
獲鹿 府西南五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兩零
井陘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山盤地勝燕薊西門額銀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兩零
阜平 府西北二百十里額銀一千三百八十二兩零
欒城 府南六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行唐 府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兩零
靈壽 府西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二兩零
平山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兩零
元氏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零
贊皇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五百二十三兩零
晉州 府東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十九兩零
無極 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一兩零
蘘城 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一兩零
新樂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六兩零

冀州 東界故城西界甯晉南界威縣北界安平至京六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縣五
南宮 州西南六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兩零
新河 州西六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三十八兩零
棗強 州東南三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九兩零
武邑 州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三十七兩零
衡水 州東北四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兩零

趙州 東界新河西界元氏南界唐山北界欒城至京七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兩零縣五

栢鄉 古之鄗邑漢冀州刺史所駐州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九兩零
隆平 州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九兩零
高邑 州西南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七兩零
臨城 州西南九十里額銀九千五百七十八兩零
甯晉 州東南四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兩零

深州 東界交河西界束鹿南界衡水北界蠡縣至京六百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兩零領縣三
武強 州東五十里額銀一萬八十兩零
饒陽 州東北六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九百五十兩零
安平 州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兩零

定州 東界祁州西界阜平南界蘘城北界望都至京五百里額銀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兩零領縣二
曲陽 州西六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兩零
深澤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九十九兩

順德府 昴胃畢分東界廣平威西界山西遼州和順南界廣平永年北界趙州柏鄉至京千里領縣九
邢臺 附郭古邢國額銀三萬六千四百五十八兩零
沙河 府南三十五里額銀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兩零
南和 府東四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兩零
平鄉 府東南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兩零
廣宗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兩零
鉅鹿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兩零
唐山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五十八兩零
內邱 府北五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兩零
任 府東北四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廣平府 胃昴畢分東界山東東昌臨青西界河南彰德武安南界彰德臨漳及大名府北界順德南和至京九百六十六里州一縣九
永年 附郭額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三兩零
曲周 府東北四十五里額銀三萬七千六百三十四兩零
肥鄉 府南三十五里額銀萬二千九百四兩零
雞澤 府北七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四百七十兩零
廣平 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三百九十

七兩零

邯鄲 古趙都嚙河北鎖山陽府西南五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九百兩

成安 府南六十里額銀三萬三百一十七兩零

威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五百一十九兩零

清河 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二兩零

磁州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按原本闕今補入

大名府 室壁分宋之北京在趙宋時爲北方重鎮東界山東東昌冠西界河南彰德臨漳南界開封封邱北界廣平邯鄲及東昌館陶至京一千七十六里領州一縣七

元城 附郭額銀三萬五千二百七十兩零

大名 府南一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七百一十三兩零

南樂 府東南四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二百五十一兩零

魏 府西四十里額銀四萬九千九十二兩零今裁

清豐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四萬六百八十一兩零

東明 府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二百九十八兩零

開州 古澶淵也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七萬四千四百五十四兩零

長垣 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九兩零

宣化府 昴畢分在明爲宣府鎮東則居庸延保爲京師之吭南則紫荊倒馬爲京師西門北望大寧控制沙漠西接北岳雲中明時北方之第一重鎮也東界京師西界山西大同南界易州淶水北界張家口至京三百五十八里領州三縣七

宣化 附郭額銀四千六百五十兩零

赤城 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一千九百一十八兩零

萬全 舊萬全指揮在明時爲重鎮府北八十里額銀一千九百五十二兩零

龍門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八百九十二兩零

懷來 舊懷來衛府東南一百七十五里額銀三千四百二十四兩零

蔚州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三百二十九兩零

西衛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九百一十一兩

懷安 故懷安隸延慶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七百二十兩零

延慶州 舊直隸今隸宣化在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零

保安州 舊直隸今隸宣化在府東南六十里額銀四千九百六十兩零

延慶衛 府南二百三十里額銀六百七十二兩零

承德府 東界盛京錦州甯遠西界山西大同豐鎮南界京師遵化北界蒙古至京四百三十里領州一縣四按原本闕承德府今補

灤平 府西南四十里

平泉州 府東一百八十里

豐甯 府西二百四十里

建昌 府東北三百六十里

赤峯 府東北三百六十里

朝陽 府東北六百四十里

盛京 禹貢冀州之野舜分冀之又東爲營州其形勢東北接鴨綠朝鮮西北據遼水山海關爲京師東臂南至旅順口跨海而抗山左環山負海自成區域在明時爲遼陽重鎮萬曆以後旋得旋失今改爲盛京東至朝鮮西界永平撫甯南抵海北望長白野分析木土宜萩粟轄府二州四縣八外如甯古塔白都納黑龍江歸化城

等處仍爲重鎮云

奉天府 東界鴨綠西界錦州廣甯南界海北界開原至京一千四百七十里箕尾分領州二縣六

承德 附郭額銀二千一百五兩零米二千二百六十二石零

遼陽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五十兩零米五千三十六石零

海城 舊海州衛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四十三兩零米四千七百三十五石零

蓋平 舊蓋州衛府南三百六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一十四兩零米二千五百八十三石零

復州 新設府南五百四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九十五兩零米五千五百五十六石零

甯海 新設府南七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五兩零今裁

開原 舊開原城府東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五十六兩米二千一百二十五石零

鐵嶺 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九十一兩零米一千三十一石

義州新設府北九十里額銀六百八十八兩零米一千六百二十六石零

錦州府箕尾分舊瀋陽地明時重鎮今改爲府東界奉天承德西界永平撫甯南界海北界邊墻至京一千里奉天四百九十里領州二縣二

錦縣附府額銀九千四百五十二兩零米一萬五千八百八十石零

甯遠州舊甯遠衞府西南一百一十里東與錦城接壤西東與山海關交界爲盛京門戶領銀八千一百五十三兩零米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三石零

廣甯明廣甯鎮府東北百六十里額銀二千七百二十一兩零米三千九百七十七石零

謹按盛京今有昌圖府領縣三懷德奉化康平鳳凰直隸廳領州一岫巖縣二安東寬甸興京領縣二通化懷仁盛京之北有吉林甯古塔城領府二廳四縣二吉林府領州一伊通州雙城廳伯都訥廳長春府領縣一農安縣賓州廳五常廳領縣一敦化縣吉林之西又有黑龍江城原本俱無謹附載於此

山東州跨青徐兖星兼戌亥子負東海而抱泰山南淮沂而北河濟利興東海之魚鹽道抱南北之要害所謂十二山河不亞關中天府也然近海之區防倭宜重沿漕之地弭盜維艱耳登萊之間與旅順隔海遙望在明末最爲重地也疆域東負海西窺邢衞南望淮沂北據河濟轄府十州十一縣九十六外衞十二守禦所三今俱裁

濟南府虛危分古臨淄齊之國都也西河北濟南距岱宗漢晉青州刺史皆駐治於此東界青州臨淄西界東昌茌平南界兖州甯陽北界京畿河間景州至京九百六十里領州一縣十五

歷城附郭古歷下也額銀六萬四千一百四十三兩零米九千三百八十五石

章邱府東一百一十里額銀七萬一千七百六十四兩米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九石零

鄒平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兩米四千六百一十六石

淄川府東二百三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米一千四百六十七石零

長山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三萬九千一百五十三兩米四千五百六十四石零

新城府東北三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七兩米一千一百四十四石零

齊河府西五十里古祝國也額銀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七兩米七千一百八石零

齊東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兩米八千五百七十五石零

濟陽府東北九十里額銀四萬一百五十四兩米九千五百六十五石零

德州虛危分南北孔道齊之北門府西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二百四十六兩零米七千一百六十二石零

德平州東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三兩零米五千三百九十七石零

禹城古祝國地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二萬九千四百七十一兩米六千一百五十七石零

臨邑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九十兩零米七千一百八十一石零

平原州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一百四千四兩零米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石零

陵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七百八十七兩零米九千四十三石零

長清府西南七十里額銀四萬七千二百五十兩零

米九千六百八石零

泰安府 奎婁分東界博山西界陽穀南界甯陽北界長清至京一千里省一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六

泰安 新設附府額銀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一兩零米六千四百八十八石零

東平州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一百四十七兩零米四千三百一十四石零

東阿 州西北七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兩零米五千三十石零 產阿膠

平陰 州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八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四石零

新泰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五兩零米折

萊蕪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一兩零米二千七百八十四石零

肥城 府西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二十四兩零米四千六百六石零

武定府 東界樂安西界德平南界齊東北界大海至京七百里省二百里領州一縣九

惠民 附府額銀五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兩零米六千七百二十八石零

陽信 府北四十里額銀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一兩零米五千六百九十六石零

海豐 府東六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八百九十三兩零米折

樂陵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二兩零米二千九百六十二石零

濱州 府東九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三百二十五兩零米三千六百二十四石零

利津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百七十六兩零米一千七百七十六石零

霑化 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一兩零米折

蒲臺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兩零米二千七百五十五石零

青城 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七兩零米三千九百三十石零

商河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兩米五千二百二石零

兗州府 古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之野周魯國七百里之地至漢時始以為兗州焉疆域東界淮安贛榆西界東昌濮州南界徐州沛縣北界泰安肥城其形勢東望海濱西據濟水北負岱宗南引淮徐而滋滕濟甯之間俱為南北孔道中州一要害也星纏戌地奎婁之分至京一千二百三十里至省二百二十里領州一縣十三

滋陽 附郭額銀三萬七百四十五兩零米三千二百七十六石零

曲阜 魯國都也府東三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九兩零米九百九十八石零

甯陽 府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兩零米三千四十石零

鄒 古邾國地府東五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七百三十四兩零米八百七十九石零

泗水 府東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八兩零米七百二十四石零

滕 古滕國地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兩零米八百五十七石零

嶧 府東南二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三兩零米六百七十七石零

金鄉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九千三十四兩零米二千一十四石零

魚臺 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兩零米千四百八石零

陽穀 府西北三百里額銀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六兩零米五千五百九十六石零

汶上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一兩零米七千二百六十三石零

濟甯州 奎婁分南北孔道府西六十里額銀五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兩零米七千三百一十五石

壽張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二百五十五兩零米一千八石零

嘉祥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一萬八百五十二兩零米五百三十四石零

沂州府 南遷海州皆魯疆域東界海西界泗水南界江南宿遷北界臨朐至京一千六百里省六百六十里領州一縣六

蘭山 新設附郭額銀三萬五千七百一十八兩零米折

郯城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古郯國漢晉時為兗州刺史所駐治額銀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六兩零米折

費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一兩零米折

莒州 古莒國地界接江南府東北九十里額銀四萬二千二百七十三兩零

沂水 古紀國地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七兩零

蒙陰 魯國附庸顓臾之地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一萬七千六兩零

日照 府東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兩零

曹州府 房心分古之曹國也東界濟甯西界北直隸東明南界河南考城北界直隸南樂至京一千二

百里至省五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十

菏澤　新設附府額銀四萬一百五十五兩零米四千六百九十三石零

曹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二千三百零米四千二百一石零

濮州　占顓頊之墟實禹貢兗州之野周衛國所遷帝邱之都也黃河故道屢患河沖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兩零米五千五百八十三石零

范　州東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零米二千七百八十四石零

觀城　州西北七十五里額銀一萬九百四十六兩零米二千六百七十一石零

朝城　州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六十兩零米九千四十八石零

鄆城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六十一兩零米一千一百二十五石零

單　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五萬五千一百四十八兩零米二千三百六十八石零

城武　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八十兩零米一千三十一石零

定陶　府東南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四兩零米一千二百六十五石零

鉅野　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二兩零米一千二百九十四石零

東昌府　虛危分東界濟南長清西界直隸大名元城南界兗州陽穀北界河閒景州故城至京九百四十四里至省二百四十里領州二縣十二

聊城　附郭額銀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零米五千四百八十三石零

堂邑　府西四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二十八兩零米八千一百七十石零

博平　府東四十里額銀二萬一百八十七兩零米四千四十石零

茌平　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兩零米三千九百四石零

清平　府北九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兩零米三千九百六十石零

莘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十兩零米五千二百七十九石零

冠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兩零米一萬一千三百二十石零

臨清州　南北孔道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九百八十五兩零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石

邱　州西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二百三十四兩零米四千二百二十六石零

館陶　府西一百三十

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九兩零米八千八百五十石零

恩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六兩零米七千三百八十石零

夏津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兩零米八千五百九十九石零

武城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兩零米五千九百四石零

外臨清關稅課銀二萬九千六百八十兩零

高唐州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零米九千七百九十五石零

青州府　虛危分古水正玄枵之墟在禹貢青州之野東界萊州濰西界濟南淄川南界沂州沂水及海北界武定利津及海在海岱間至京一千里至省二百七十五里領縣十一

益都　附郭額銀七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兩零

博山　新分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九十一兩零

臨淄　古營邱太公封地府西北五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八兩零

博興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七兩零

高苑　府西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零

樂安　府北九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三十兩零

壽光　府東北七十里額銀六萬九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昌樂　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兩零

臨朐　府東南四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零

安邱　府東二百里額銀五萬三十九兩零

諸城　府東三百里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六兩零

登州府　虛危分東北皆抵海西界兗州嶧南界膠州即墨古嵎夷之地也與旅順南北遙望東則備倭防海山左東方重地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九百一十五里領州一縣九

蓬萊　附郭額銀二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兩零

黃　府西南六十里額銀二萬六百八十兩零

福山　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七兩零

棲霞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兩零

招遠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四百七十八兩零

萊陽　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兩零

甯海州 府東二百二十里領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六兩零

文登 州東南一百二十里領銀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兩零

榮城 新設府東四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兩零

海陽 府東南二百二十里領銀二萬一百四十兩零

萊州府 虛危分古萊夷之地東界登州萊陽西界青州昌樂南界諸城及海北界海至京一千四百里至省六百七十五里領州二縣五

掖 附郭額銀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兩零

平度州 府南一百里領銀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兩零

濰 州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三兩零

昌邑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二百九十兩零

膠州 府南二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四百一十五兩零

高密 州西五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兩零

即墨 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八百四十兩

謹按兗州府之濟寧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三金鄉嘉祥魚臺東昌府之臨清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三邱夏津武城

山西 古實沈之墟在禹貢冀州之野爲唐虞夏之舊都治焉其形勢北據鴈門左倚太行恆山右繞長河而峙孟門王屋析城諸山疊疊然爲其南障扼天下之背而制撫中原此所謂表裏山河者也池興安解之鹽山取太原之鐵其疆域北盡雲中東界恆岳西環大河南窺懷孟星壓白虎之分轄府九州十六內直隸布政者十直隸州判四縣八十九舊外衛十守禦所九今俱裁

太原府 觜參分實沈之墟周時封叔虞大鹵之野其形勢北負雁門五臺南臨汾水太嶽西帶黃河東窺井陘所爲雄視於北方者也疆域東界正定井陘西界陝西延安鄜州吳堡南界沁州武鄉北界代州崞縣至京一千二百六十里領州一縣十一

陽曲 附郭額銀六萬一千八百五十兩零

太原 府西南四十里額銀四萬二千四百三十九兩零

榆次 府東南六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一百三十兩零

太谷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二百九十五兩零

祁 漢晉時并州刺史駐治之地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兩零

徐溝 府南八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兩零

清源 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五兩零

交城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一兩零

文水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六萬四千九百五十一兩零

岢嵐州 府西三百二十里觜參分額銀七千二十四兩零

嵐 府西北二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兩零

興 府西四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三十兩零

平定州 直隸東界正定井陘西界榆次南界和順北界五臺至京八百七十里至省二百七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五兩零領縣三

樂平 州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九十二兩零

盂 州西北一百里額銀二萬七百四十二兩零

壽陽 州西一百里額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一兩零

忻州 直隸東界盂縣西界嵐縣南界陽曲北界崞縣至京一千三百里至省一百四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七百五兩零

定襄 州東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六兩零

靜樂 州西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一千三十三兩零

代州 昴畢分古趙代地東界靈邱西界甯武南界盂縣北界山陰至京七百七十里至省三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九兩縣三

五臺 州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兩零

崞 州南六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零

繁峙 州東七十五里額銀一萬六百四十五兩零

保德州 直隸東界五寨西界興縣南界岢嵐北界邊牆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四百六十里額銀四千九百五十八兩零領縣一

河曲 州東北六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七十一兩零

平陽府 古帝堯之都在背參之分襟汾帶河北負岳陽左太行右龍門表裏山河王公之險也疆域東界澤州沁水西抵河界陝西朝邑南抵河界河南陝州北界汾州孝義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五百六十五里領州一縣十一

臨汾 附郭額銀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二兩零

洪洞 府北五十五里額銀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八兩零

浮山 府東九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兩零

趙城 府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三千八十一兩零

岳陽 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七十六兩零

曲沃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三兩零

翼城 周之晉國舊都府南一百三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兩零

靈石 府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五百九兩零

太平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五萬九千九百七十兩零

襄陵 府西南三十里額銀五萬七百一十二兩零

汾西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兩零

霍州 府北一百四十五里額銀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兩零

蒲州府 帝舜所都蒲坂之地東界解州西界陝西朝邑南界陝西潼關北界河津至京二千二百里至省一千一百里領縣六

永濟縣 附郭額銀八萬八千一百三十四兩零

臨晉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四萬八千九百五兩零

虞鄉 新分府東六十里額銀三萬二百四十三兩零

榮河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一百七十八兩零

萬泉 府東北一百九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兩零

猗氏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古龍門之地額銀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七兩零

解州 東界垣曲西界虞鄉南界河南靈寶北界猗氏至京一千四百五十里至省九百五十里兩鹽池在焉額銀二萬八千九百五十兩零外領縣四

安邑 州東五十里額銀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兩零

夏 夏禹所都安邑之地又魏國之故都也州東北一百里額銀六萬二百五十八兩零

平陸 周所封古魏國之地後滅於晉者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百八十一兩零

芮城 古芮國之地與虞爭田而質成於文王者也州西南九十里額銀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二兩零

外河東運城鹽課銀五十萬七千二百八兩零

絳州 東界曲沃西界陝西韓城南界夏縣北界太平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七百一十里額銀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一兩零縣五

垣曲 州東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四兩零

聞喜 州南七十里額銀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二兩零

絳 晉國都也州東南九十里額銀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九兩零

稷山 州西五十里額銀五萬八百三十一兩零

河津 州西一百里古龍門地額銀三萬七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吉州 東界蒲縣西界陝西宜川南界稷山北界大甯至京二千一百五十里至省五百九十里額銀一萬一百四十八兩零領縣一

鄉甯 州東南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兩零

隰州 東界汾西西界陝西宜川南界吉州北界甯鄉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五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五兩零領縣三

大甯 州西南九十五里額銀七千四百五十三兩零

蒲 州東南一百十里額銀六千九百四十一兩零

永和 州西一百五里額銀五千二百二十五兩零

潞安府 觜參分東界河南林縣西界岳陽南界高平北界遼州至京一千三百里至省四百五十里領縣八

長治 附郭額銀六萬四千三百一十八兩零

長子 府西南五十里額銀四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兩零

屯留 府西北五十五里額銀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兩零

襄垣 府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七兩零

潞城 府東北四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八兩零

壺關

府東三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零

平順 府東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黎城 古黎侯之國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十三兩零

汾州府 冀參分東界太原祁西抵河界陝西延安南界平陽靈右北界太原交水至京一千三百八十里至省二百七十里領州一縣七

汾陽 附郭額銀六萬八百九十三兩零

孝義 府南三十五里額銀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兩零

平遙 府東八十里額銀七萬四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介休 府東七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兩零

石樓 府西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兩零

臨 府西北三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六兩零

永甯州 府西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甯鄉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兩零

沁州 冀參分東界潞安長治西界平陽霍州南界潞安襄垣北界太原太谷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四百里額銀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二兩領縣二

沁源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兩零

武鄉 州東北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澤州府 新設冀參分古上黨之地當太行之脊東界河南衛輝輝縣西界平陽翼城南界懷慶河內北界潞安長子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七百里領縣五

鳳臺 新設附郭額銀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八兩零

高平 府北八十三里額銀六萬一百四十四兩零

陽城 府西一百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一兩零

陵川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八千五百九兩零

沁水 府西二百里額銀二萬一百九十六兩零

遼州 冀參分東界河南彰德武安西界太原太谷南界潞安黎城北界平定州樂平至京一千三百里至省三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五兩零領縣二

和順 州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三十二兩零

榆社 州西一百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兩零

大同府 胃昴畢分古金正蓉故之墟在禹貢冀州之野舜分冀北為并州其形勢西盡河曲東倚恆山南匝雁門北控沙漠為京師之右脊實天下之北門也雁門甯武偏頭為外三關尤屬北邊重地疆域東界宣化蔚南界太原代州西至黃土山之西北望蒙古之野至京九百里至省五百八十里領州二縣七

豐鎮廳 新設分防口外旗民雜處府東北三百里至省九百里額徵兵餉銀五千四百五十兩零

大同 附郭額銀二萬一千三十四兩零

懷仁 元魏所與之地府南七十里額銀八千八百七十一兩零

渾源州 府東南一百三十里北岳之北額銀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

應州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兩零

山陰 州西六十里額銀八千九百五十四兩零

陽高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六百四十三兩零

天鎮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八千四百七十七兩零

廣靈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十兩零

靈邱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零

甯武府 東界朔州西界岢嵐南界崞縣北界邊牆至京九百九十里省二百四十里領縣四

甯武 附郭額銀二千五百三十七兩零

偏關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神池 府北三十里額銀一千五百五十九兩零

五寨 府西一百里額銀一千四百四十九兩零

朔平府 東界大同西界邊牆南界甯武北界邊牆至京九百六十里至省六百七十里領州一縣四

右玉 附郭額銀二千三百八十七兩零

朔州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五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馬邑 府東南四十里額銀六千六百五十七兩零

左雲 府東七十五里額銀一千四百九十五兩零

平魯 府西南一百一十五里額銀三千五百四十九兩零

附錄舊所設衛所今俱裁革改設州府縣

振武衛

平魯衛

陽和衛

天成衛

雁門所　老營所　甯武所　偏頭所

雁門甯武偏頭是為外三關　井坪所　甯化所

謹按太原府之清源今裁屬徐溝平定州之樂平今裁屬州潞安府之平順今裁屬潞城朔平府之馬邑今裁屬朔州俱有鄉學又按霍州今為直隸州領縣二趙城靈石吉州與鄉甯今俱屬平陽府

河南

地兼豫兗徐星分辰午亥太華以東荆山以北太行以南孟諸以東居天下之中為自古衣冠之地故帝王之都古諸侯之國多在是焉若河南洛陽則周公所營而平王遷之東漢及晉又因之者也汴梁之地為梁魏所都而後但梁唐晉漢周宋又都是為陳州為古太皡伏義氏之都而彰德鄴下則曹魏北燕元魏高齊皆據都焉偃師西亳高辛之故國也商邱為殷商舊都而成王因之以封微子於宋朝歌紂之所都而武王以封邶鄘衛者也耿相之地商嘗遷徙於是焉矣其餘若新鄭榮陽則檜鄭之封也上蔡汝甯則蔡息之國也沈邱宛邱之間則陳沈胡項在焉南陽唐鄧之區則居鄧申甫之國也許在許州號居汜水其餘小國蓋難悉數以其居於中土四方之來者道里均焉故周公營為東都自費敬摯轅一諫謂德非三代不可都焉亦以其為西沖之地無雄長一天下之形勢為衰世計然耳轄府九州十內直隸布政晉四縣九十九河南六府河北三府

開封府

角亢氐分古大梁之國梁唐晉漢周宋之都地處四衝無重山巨塹之阻以睢沛為左臂以鞏洛為右臂以天雄鄴衛為北門汝蔡為南戶疆域東界歸德甯陵西界河南鞏縣南界汝甯上蔡北界衛輝汲縣至京一千五百八十里領州二縣十八

祥符

附郭領銀一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兩零米七千五百七十五石零

陳留

府東五十里領銀四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兩零米五千二百一十三石零

杞

府東一百里古夏后氏之從杞國之地領銀十萬一百四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九石零

通許

府東南九十里領銀三萬九千七百七十六兩零米三千九百六石零

尉氏

府南九十里領銀三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兩零

洧川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五石零

鄢陵

府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兩零米三千二十六石零

中牟

府西七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五百七十兩零米二千一百二十九石零

陽武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六兩零米四千五十五石零

封邱

府北七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兩零米一千三百五十三石零

蘭儀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二百八十四兩零米九百一石零

儀封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五十一兩零米折

鄭州 府西一百二十里古之鄭國也額銀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兩零米五千二百九十八石零

榮陽 鄭國都州西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兩零米一千一百二十四石零

榮澤 州西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零米二千一百九十五石零

河陰 路通素古南北東西之限州西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兩米一千五十四石零

汜水 州西一百一十里古東虢之國鄭之虎牢關楚漢之間相拒京索蓋東西之衝地當中州之險阻北大河而南轘轅東河陰而西帶洛所謂岩邑是矣額銀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零米三千五百六十二石零

禹州 府西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七十一兩零米一千五百二十三石零

密 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兩米一千五百十四石

新鄭 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二十七兩零米七百一十七石零

陳州府 古太昊氏之墟周封舜後於陳之地東界鹿邑西界臨潁南界上蔡北界睢州至京二千一百四十里至省二百四十里領縣七

淮寧 新設附府額銀七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兩零米二千一百九十二石零

商水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一兩零米七百一十五石零

西華 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兩零米一千九百七十五石

項城 古項國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九百一十四兩零米六百二十四石零

沈邱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兩零米三百一十九石零

太康 府北五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五百一十三兩零米四千六百一十七石零

扶溝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千二百七十四兩零米一千二百四十六石

許州 南西居後許男之國漢末都許呂爲南都東界鄢陵西界登封南界舞陽北界鄭州至京一千七百里至省二百五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八十六兩零米四千四百石零領縣四

臨潁 州南六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四兩零米二千九十八石零

襄城 州西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兩零米二千一百八十八石零

郾城 州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三兩零米一

千四百四十一石零

長葛 鄭國地州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一兩零米二千六百五十五石零

歸德府 房心分古木正句芒之墟堯時以遷閼伯又嘗主火正為在禹貢徐州之野有商先世因閼伯舊國後成王以封微子於宋在趙宋時即以此爲南京疆域東界江南鳳陽宿州西界開封杞南界亳州太和北界山東兗州曹至京一千五百五十里至省三百里領州一縣八

商邱 附郭額銀五萬七千三百一十四兩零米二千二百五十石零

寧陵 界連亳宿蕭碭府西六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六百六十一兩零米六百二十五石零

鹿邑 府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二百四十七兩零米一千八百九十七石零

夏邑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百四十二兩零米四千二百八十石

永城 界連亳宿蕭碭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四萬六千一百八十七兩零米四千二百八石零

虞城 帝舜之後虞思之國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一十三兩零米一千四百六十一石零

睢州 府西一百里額銀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九兩零米四千四百四十九石零

柘城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兩零米六百二十五石零

考城 州東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五兩零米折

彰德府 室壁分兗州之野古鄴下地曹魏元魏之都形勢西望太行東帶衡漳跨趙魏之都通南北之道在河南爲北門要地疆域東界直隸大名清豐西界山西潞安壺關南界衛輝淇北界直隸廣平邯鄲至京一千二百里至省三百里領縣七

安陽 附郭額銀十萬九千二百七十三兩零米六千一百三十一石零

湯陰 府西南四十五里額銀四萬九千一百一十三兩零米六千七百七十一石零

臨漳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五萬三千四百四十二兩米七千五百七十九石零

林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八兩零米五千一百二十九石零

內黃 府東一百里額銀三萬四千三十九兩零米折共原隸大名府

武安 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九千八百九十一兩零米二

千三百四石零**涉**府西二百里額銀二萬一百九十三兩零米一千二百五十六石零**衛輝府**室壁分古朝歌紂都東界直隸大名東明西界山西澤州陵川南界開封封邱北界彰德湯陰至京一千四百里至省一百六十五里領縣八**汲**附郭額銀三萬八千九百一十二兩零米一千五百九十二石零**新鄉**府西五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零米五千五百五十九石零**獲嘉**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三萬一千九十四兩零米三千八十七石零**淇**府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一百七十六兩零米一千三百九十五石零**輝**府西六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兩零米五千一百二十二石零**延津**府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米二百五十七石零**濬**原隸大名府改移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五萬二千二百八十五兩零**滑**原隸大名府改移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九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兩零

懷慶府柳星張分東周畿內之地北負王屋太行南界大河孟津之間倚北孔道京洛之北門也東界衛輝獲嘉西界山西平陽垣曲南界河南府鞏北界山西澤州鳳臺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三百七十里領縣七**河內**附郭額銀八萬八千五百三十六兩零米七千九百十二石零**濟源**府西七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一百七十二兩零米七千五百七十三石零**原武**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四兩零米一千八十二石零**修武**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七兩零米三千三十五石零**武陟**府東一百里額銀五萬五千三十三兩零米九千四百七十四石零**孟**府南六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二十六兩零米二千九百五十石零**溫**府南五十里額銀三萬八千四百八十二兩零米五千六十八石零

河南府古火正祝融之墟禹貢豫州之域星分鶉火柳星張之野在周時營為東都平王遷而都之東漢及晉皆都於此形勢右崤函而左太室襟伊洛而帶長河然為四方之衡邇域東界開封氾西界陝州南界南陽北界懷慶濟源及孟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四百里領縣十**洛陽**附郭額銀六萬九千

四百八十八兩零米一千二百八十五石零**偃師**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七百五十六兩零米四千六百七十三石零**鞏**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六百四十二兩零米一千八百一十一石零**孟津**府東北七十里額銀一萬二百一十三兩零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零**宜陽**府西南七十里塞三秦隙周韓鐵竹之利所謂洞胃貫脇三川所恃以為重者也額銀一萬四千九十七兩零米一千一百五石零**登封**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七十四兩零米一千七十二石零**永甯**府西南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兩零米一千三百二十七石**新安**府西七十里額銀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零米八百三十八石零**澠池**府西一百六十里額銀六千二百一十八兩零米一千八十石**嵩**陸渾戎地也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七百四十九兩零米一千五百五十三石零

陝州古有莘氏之國周公召公分陝為伯即此地也川陝咽喉豫省門戶東界澠池西界陝西潼關南界內鄉北界山西芮城至京二千一百里至省六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二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石零領縣三**靈寶**州西六十里古函谷之地東西要害三秦干城山川險阻所謂百二之雄關也額銀四萬三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米四千六百十五石零**閿鄉**州西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三兩零米五千五百八十二石零**盧氏**州西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七十六兩零米三百九十九石零

南陽府柳星張分東界汝甯遂平西界湖北鄖陽南界湖北襄陽北界汝州魯山至京二千一百四十五里至省五百四十里領州二縣十一**南陽**附郭額銀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兩零米折古宛城地也**南召**復設附府額銀一萬三十八兩零**鎮平**府西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兩零**唐**接壤湖廣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兩零**泌陽**府東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二百四十一兩零**桐柏**府東南一百里額銀四千一百八十七兩零**鄧州**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兩零**內鄉**路通秦楚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兩零

新野　州東南七十里額銀二萬四兩零古鄧國地

淅川　界連

秦楚州南六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九十五兩零

裕州　古方城地楚之北門也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一兩零

舞陽　州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十兩零

葉　楚之葉縣也州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兩零

汝甯府　角亢氏分蔡息故國東界陳州項城西界南陽泌陽南界湖北漢陽黃陂北界陳州西華至京二千三百里至省四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八

汝陽　附郭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兩零

正陽　府南二十三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三兩零

上蔡　古蔡國都府北四十五里額銀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兩零

新蔡　府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西平　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二百二十四兩零

遂平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兩零

確山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七兩零

信陽州　府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六兩零

羅山　州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七百一十四兩零

光州　東界江南霍邱西界羅山南界湖北麻城北界新蔡至京二千四百至省八百里額銀二萬一百二十五兩零領縣四

光山　州西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兩零

固始　州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六十兩零

息　州西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兩零

商城　州北一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兩零

汝州　柳星張分東界許州襄城西界河南洛陽南界南陽葉北界河南登豐至京一千七百五十里至省四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二百七十三兩零領縣四

魯州　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八百七十四兩零

郟　州東九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四十三兩零

寶豐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

六兩零

伊陽　州西北九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九十一兩零

謹按開封府之陽武今屬懷慶府封邱今屬衛輝府儀封今爲鄉屬蘭儀河陰今爲鄉屬滎澤南陽府鄧州之淅川今爲廳

陝西

兼禹貢雍梁之域星躔鶉首之野形勢右攜南滴之隴右書流汾之野南則蜀道接天北則長河如帶土列九州之上沃野數千里勢居天下之首俯瞰九州西北之織皮牛馬東南之竹箭材木又皆天府之藏也自大散以東殽函以西武關以北蕭關以南謂之關中襟河洛而帶涇渭負北荊而南終南所謂百二山河古今言形勢論建都尤稱最甚故秦漢唐西魏宇文周隋皆都是焉而周武王起於豐鎬漢高祖首收三秦唐太宗先定長安是以卒成一統之勢良由土厚氣雄人剛俗得而兼之以最勝之形勢也至若大隴以西天水西南之地則又皆險阻而剛强人習於戰鬭在太平則長尖之在胥遐敵之重地而晉宋當涼宋時西夏皆或以一郡之地南面稱雄平嘐川北霸關河龔沃野幾於于里又長安北地之長城也資稱部山以壽漢中一防[illegible]鄙千里重山絕險夾於南北扼朱阪道一靜雄祖巴[illegible]西北形勝從可知矣疆域東據太華兩抵玉門之關两跨漢水而鎮劍閣北畫朔方河北西安轄府六州十一縣七十三甘肅轄府八州十一縣四十西外衛二十四所二十五今俱裁革改設府州廳縣

西安府

井鬼分周文武及秦漢隋唐興王建都之地也右有大隴之阻左有殽函之固南據終南之山北收戎馬之用踞天下之首而俯瞰中原耕沃野之田而利興山澤民俗剽勇而敢於戰鬭蓋萊乎育長入州而一天下之勢故銳建都稱最勝焉其疆域東抵河界山西蒲州西界鳳翔扶風南界商州鎮安北界延安宜君轄十三郡於一府廣袤約八百方里焉至京二千四百一十五里州一縣一十五

長安 附郭額銀五萬一千三百四十八兩零

咸甯 附郭額銀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兩零

咸陽 府西北五十里秦之舊都也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四兩零

興平 府西九十里古茂陵也額銀三萬五百一十五兩零

臨潼 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七兩零

高陵 府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七百八十九兩零

鄠 府西南八十里豐鎬二都在焉額銀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兩零

藍田 府東南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五兩零

涇陽 府北七十里額銀七萬四千三十一兩零

三原 府北九十里額銀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兩零

盩厔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四

萬三千一百七十二兩零

渭南 古咸林南鄭之地郇舊都也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九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兩零

富平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額銀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三兩零

醴泉 府西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六千四十五兩零

同官 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千四百六十七兩零

耀州 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兩零

商州 東界河南盧氏西界藍田南界湖北鄖北界華陰至京二千八百里至省三百里額銀一萬五十四兩零領縣四

鎮安 州西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雒南 州東七十里額銀五千三百二十三兩零

山陽 州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

商南 古商於之地也州東二百五十里額銀六百九十五兩零

同州府

新設東界山西永濟西界蒲城南界華州北界鄜州至京二千一百里至省二百四十里在漢為左馮翊之地領州一縣八

大荔 新設附郭額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兩零

朝邑 府東三十里額銀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零

郃陽 商時有莘氏國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兩零

澄城 府北一百里額銀四萬七千六十五兩零

韓城 周武王後韓侯之國後入於晉府東北二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兩零

白水 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三百六十七兩零

潼關廳 秦蜀咽喉七省衝衢撫民要缺額銀一千一百九十九兩零

華州 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九兩零

華陰 州東七十里倚華山拱潼關長安之東戶也額銀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九兩零

蒲城 州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一兩零

乾州

東界醴泉西界扶風南界盩厔北界邠州至京二千八百里至省一百六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一百五兩零領縣二

武功 州南六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三兩零

永壽 州北七十里額銀一

萬六百一十三兩零

邠州 古豳國周太王之都也東界鄜州西界涇州南界永壽北界靈州至京二千七百里至省三百二十里領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一兩零領縣三

三水 州東四十里領銀八千八百四十一兩零

淳化 州東二百里領銀七千七百八十三兩零

長武 州西北八十里領銀一萬一百七十六兩零

鳳翔府 井鬼分古岐周之地在漢爲右扶鳳郡尊右撥大隴而控氐羌前撫陝倉而住巴節北畀岐山列隴而河渭漆涮爲長安之西背隴州在漢省爲雍州刺史駐治之地疆域東界乾州武功西界秦州清水南界漢中鳳北界平涼巒泰府秦約方三百里至京二千二百里至省五百五十里領州一縣七

鳳翔 附郭領銀五萬一千三百四十四兩零

岐山 衣三岐州之地府東五十里領銀三萬二百四十二兩零

寶雞 古陳倉之地巴蜀之北門長安之右背府西南九十里領銀四萬三千兩零

扶風 府東一百一十里領銀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三兩零

郿 古郿地府東南九十里領銀二萬一百二十六兩零

麟遊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領銀一千七百八十五兩零

汧陽 府西七十里領銀四千五百四十一兩零

隴州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魏晉涼州刺史駐治之地西控天水氐羌爲長安扶鳳西門領銀七千五百七十四兩零

漢中府 井鬼分禹貢梁州之野形勢北控棧道連雲南明劍關如閣褒斜之谷北窺長安陰平之閣南引巴蜀居漢水之源而左控襄樊要害處萬山之險而右建秦隴氐羌故漢高以此地興王昭烈以此都建業百二山河始與共之其疆域東界湖北鄖陽均州西界四川保寧廣元南界保寧巴北界鳳翔寶雞東西廣一千二百餘里南北袤六百餘里至京三千五百七十里至省九百九十里領州一縣八

留壩廳 東連鳳嶺西接紫關東北至省八百三十里府西南一百九十里

南鄭 附郭領銀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零

褒城 府西北四十里東通斜谷北出陳倉棧道

至此而平漢中之北戶也領銀八千四百五十八兩零

城固 府東七十里領銀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零

洋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領銀二萬四百七十五兩零

西鄉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領銀八千六百七十七兩零

鳳 府西北三百八十里領銀二千一百五十三兩零

甯羌州 通蜀要道府西三百里領銀三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沔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領銀五千七百六十一兩零五丁所開峽在焉

畧陽 路通羅禮南出郝山漢中西門也府西北一百五十里領銀二千四百三十兩零

興安州 東界湖北鄖縣西界西鄉南界四川大甯北界鎮安至京四千四百里至省六百四十里領銀五千四百八十七兩零領縣六

平利 州南九十里領銀六百九十四兩零

洵陽 州東一百三十里領銀二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白河 州南二百一十里領銀五百六十九兩零

紫陽 州西二百二十里領銀八百二十七兩零

石泉 州西北二百七十里領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零

漢陰 古庸地州西一百八十里領銀三千五十五兩零

延安府 井鬼分雍州之野東帶大河北控河套榆林一帶北邊重地爲山陝保障東抵河界山西保德州西界慶陽合水南界西安同官北抵榆林南北袤一千三百里東西廣四百餘里在古爲河西上郡之地至京二千二百里至省七百四十里領縣十

膚施 附郭領銀二千六十一兩零

安塞 府西北四十五里領銀一千五百六十五兩零

甘泉 府西南九十里領銀六百九十三兩零

保安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領銀九百二十三兩零

安定 府北一百九十里領銀二千四百八十六兩零

宜川 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領銀五千六百一十七兩零

延長 府東一百五十里領銀一千六百九十五兩零

延川 府東二百里領銀二千八百八十九兩零

定邊 府西北三百五十里領銀八百九十四兩零

靖邊 新設府西北三百里領銀一千一百四十五兩零

鄜州 東界韓城西界合水南界同官北界甘泉至京二千五百里至省五百五十里領銀七千七百九兩

零領縣三
洛川 州東六十里額銀九千四百二十五兩零
中部 州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二百四十九兩零
宜君 州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三百五十二兩零
綏德州 東界山西永甯西界安定南界延川北界榆林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一千八十里額銀七千五百六十六兩零
米脂 州北八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零
清澗 州南八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零
吳堡 界連山西永甯州州東八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七十三兩零
榆林府 原爲衛今改爲府東起神木府谷西接甯夏北抵河套延亘幾於千里延綏之北門亦山之右臂也東界吳堡西界靈州南界米脂北界鄂爾多斯至京一千九百四十里省北一千三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四
榆林 附郭額銀二千一百四十一兩零
神木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二百七十五兩零
府谷 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千五百三十四兩零
葭州 府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三千七十七兩零
懷遠 府西一百七十里額銀九百六十三

兩零
謹案興安州今爲府領廳一縣六安康平利河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廳漢陰今升安康即州治新設

甘肅 在京西南四千四十里東西二千一百二十里南北二千四百里東界陝西長武西界河州閻門番南界四川平武北界亦不剌山韃府九知州十一內直隸三縣四十七
蘭州府 初屬臨洮府新改附省東界隴西西界閻門番南界岷州北界平番至京四千六十四里省西北一千三百六十四里領州二縣四
皋蘭 府郭額銀四千一百二十九兩零
金 府東南八十里額銀四千三百八十七兩零
狄道州 府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兩零
渭源 府府二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一十九兩零
靖遠 新設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一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河州 府西二百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二兩零
平涼府 井鬼分東界邠州長武西界鞏昌會甯南界鳳翔隴州北界慶陽環至京三千四百里省西六百三十里領州三縣七
平涼 附郭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兩零
崇信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

二千五百六十九兩零
華亭 府南九十里額銀五千四百一十二兩零
鎮原 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固原州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九千六百七十七兩零
涇州 古安定地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六十八兩零
靈臺 州南一百里額銀九千八百七十四兩零
靜甯州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八千一百四十九兩零
莊浪 古北地也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五十三兩零
隆德 州東九十里額銀四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鞏昌府 井鬼分魏晉分涼東雍西爲秦州之地形勢南窺隴蜀北負金城右則控制西河甘肅左則襟帶渭水涇汧爲長安之右臂西蜀之北門焉彊域東界秦州西界蘭州渭源南界階州北界靖遠邊牆東西廣六百餘里南北袤約九百里至京三千六百里在省西北一千一百七十里領州一廳一縣八

隴西 附郭古天水也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兩零

安定 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七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會甯 府北二百里額銀六千四十七兩零

通渭 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額銀六千三百一十五兩零

漳 府南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甯遠 府東九十里額銀五千八百八十四兩零

伏羌 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九十二兩零

西和 府東南四百里額銀五千七百七十五兩零

岷州 新收之地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二百四十四兩零

洮州廳 新設三面臨番南與松潘連界外接蒙古邊境府西南二百六十里額銀七百八十五兩零

階州 新收接壤羌戎東界畧陽西界西固南界四川平武北界禮縣至京三千九百四十里至省一千七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一十三兩零領縣二

文 州南二百四十里古之陰平關自隴西入蜀之間道也額銀四千六百四十三兩零

成 州東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三十四兩零

秦州 魏晉秦州刺史所駐治之地東界隴州西界伏羌南界畧陽北畧莊浪至京三千七百里至省七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兩零領縣五

秦安 州北八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五十二兩零

清水 州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三千九百五十三兩零

禮 祁山在焉州西南二百里額銀七千三百四十一兩零

嶶 係嶶州今收為縣州南二百八十里額銀五千五百三十四兩零

兩當 州東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兩零

慶陽府 井鬼分東界延安甘泉西界平涼鎮原南界邠州北界延安定邊至京二千五百里省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領州一縣四產硝

安化 附郭額銀六千七十八兩零

合水 府東七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七兩零

環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千七百三十八兩零

正甯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千八百五十五兩零

甯州 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四兩零

甯夏府 井鬼弧分古靈州之地東界延安定邊西界賀蘭山邊南界平涼固原北界西几山邊至京三千六百四十里至省一千五百里領州一縣四

甯夏 附郭額銀三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甯朔 附郭額銀四千四百三十五兩零

平羅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百六十四兩零

靈州 新設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一十三兩零

中衛 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一千四百八十六兩零

西甯府 東界平番西界西海番夷南界歸德所北界涼州至京四千六百里至省六百二十里領縣二

西甯 新設附府額銀五百五十一兩零

碾伯 新設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四百六十八兩零

大通衛 極邊要隘府北一百二十里雜稅八十四兩零糧五千石

歸德所

涼州府 新設東界中衛西界山丹南界番北界亦不刺山至京四千三百里至省五百六十里領縣五

武威 新設附府額銀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兩零

鎮番 新設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七千二百六兩零

永昌 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兩零

古浪 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五千七百四十八兩零

平番 俱新設府南三百五十里額銀八千五十三兩零

甘州府 新設東界永昌西界高臺南北界邊至京五千八百里至省一千五百里領縣二

張掖 新設附郭額銀一千一百三十二兩零

山丹 新設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七百八十四兩零

肅州 新設東界甘州西界赤金所南界邊北界邊牆至京五千五百里至省一千四百七十里領縣一

高臺 新設州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三兩零

西安府 新設路通哈密經理河渠全陝咽喉極邊鎖鑰東界靖邊南界雪山西北界邊至京六千一百八十里省西三千一百四十里領縣三○外統轄安西靖逆兩廳安西柳溝靖赤金五衛

淵泉 新設　玉門 新設壤接肅州　敦煌 地處塞外

烏魯木齊

謹案平涼府之固原州今爲直隸州領縣二平遠海城涇州今亦爲直隸州領縣三崇信鎮原靈臺西安府今爲安西州屬縣二敦煌玉門靜甯州之莊浪今爲鄉屬隆德鞏昌府之漳縣今爲鄉屬隴西

附錄舊所置衛所 今俱裁移改置府州縣

甯夏衛 今改爲府　甯夏所　西固所

甯夏中衛 井鬼弧分東界甯火坝西界莊浪所南界平涼隆德北界觀音山古靈武城在焉又分中左右三衛所今俱裁改設中衛縣　靈州所 今改爲州屬甯夏

洮州衛 今改爲廳屬鞏昌　中所

岷州衛 今改爲州屬鞏昌府　左右二所

靖遠衛 今裁改爲縣屬蘭州　前所

行都司 井鬼弧分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之地形勢西控西域南制湟中吐番北斷匈奴右臂東引秦涼而天山之險弱水之阻得一州且稱雄焉土田高厚民俗朴而悍漢末魏晉涼州刺史駐治於武威焉在唐爲隴西節度使以控引西域其疆域東界臨洮蘭州西至嘉峪關南至黃河北抵亦集乃至京五千四百里至省二千八百餘里領衛一十二今俱裁改移置

甘州衛 今改爲府原分左右二衛　河州衛 今改爲州屬蘭州府

肅州衛 今改爲州直隸古酒泉地　永昌衛 今改爲縣屬涼州府古武威地

鎮番衛 今改爲縣屬涼州古武威地　涼州衛 今改爲府古武威地

西甯衛 今改爲府古武威地　山丹衛 今改爲縣屬甘州府古張掖地

蘭州衛 今改爲府古金城地　赤金衛 今裁屬西安府統轄

靖逆衛 今改爲廳又裁屬西安府統轄

鎮夷所　古浪所 改爲縣屬涼州　莊浪所 改爲縣屬平涼

歸德所 屬西甯府　鎮戎所　靖邊所

高臺所 改爲縣屬肅州　柳溝所 屬西安統轄　平羅所

江南 禹貢揚州之野爲六朝及明初舊都東憑大海北帶長淮西據天柱之山而鏡鄱陽南以具區而控兩浙長江天塹虎踞龍蟠以荆襄爲西門以吳崇爲東戶在明曰南直隸今改爲江南省疆域東界海南界浙江嘉胡西界湖廣九江北界山東沂兗野分南斗房心地宜栗麥稻稌利興東海魚鹽土據東南形勝轄府一十六州一十五丙直隸布政州五縣一百一十二外衛二十四分上下兩江領之

下江 轄八府六州六十一縣

江寧府 南斗分明舊都曰應天今改爲江寧古吳晉宋齊梁陳皆都於此北界長江之險南據鍾山之阻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者也然負水面山終不若關中幽冀之善云府治東界鎮江丹徒西界和州南界太平丹徒北界揚州儀徽至京水路三千二百五十五里陸路二千四百里領縣七

上元 附郭額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八兩零米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石

江寧 附郭額銀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石零

句容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六萬七千七百八十一兩零米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三石零

溧水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萬九千三十七兩零米折

江浦 府西江北四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一十兩零米二千六百四石零

六合 府西北江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兩零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石零

高淳 府東南二百六十五里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一兩零米折

外龍江關稅課銀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兩零

蘇州府 南斗分古吳國都承東海長江之委收三江五湖之利然俗靡人奢民貧力竭疆域東抵海北抵江南界浙江嘉興秀水西界常州無錫至京二千七百里至省五百八十八里領州一縣九

吳 附郭額銀五萬六千一百八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七千八百一十九石零

長洲 附郭額銀四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七石零

元和 新分吳長洲地額銀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六石零

崑山 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六千九百八十八兩零漕白二米共八千九百八十四石零

新陽 新分常熟地府東七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兩零漕白二米共九千二十七石零

常熟 府北八十里額銀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二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九石零

昭文 新分常熟地府北八十里額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兩零漕白二米共九千五百一十石零

吳江 府西四十里鎮太湖控浙東額銀三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兩漕白二米共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六石零

震澤 新分吳江地府南四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七百七十八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三石零

太倉州 府東一百八里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五萬二千八百一十石零領縣四

鎮洋縣 附州額銀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三百七十九石零

崇明縣 州東海中一百餘里吳之東門折倭備海重地額銀二萬四千五百二十七兩零米折

嘉定 州南三十六里額銀七萬八千三百五十兩零米九千六百八十三石零

寶山 分嘉定地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七萬四千二百七十一兩零白米九千三百三十四石零

外滸墅關稅課銀一十九萬一千一百四十九兩零

松江府 南斗分三面距海西界蘇州崑山東南界浙江嘉興嘉善扞蔽江浙鎮海重地至京水路三千八百二十五里至省八百里領縣七

華亭 附郭額銀六萬九千四百一十五兩零漕白二米共八千四百三十五石零

奉賢 新分府東南八十里額銀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七千一百九十三石零

婁 附郭額銀六萬一千八百八十四兩零漕白二米共八千六百五十一石零

金山 新分府南七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九百一十三兩零

上海 府北九十里額銀九萬四千四百六十兩零漕白二米共一萬四百六十四石零

南滙 新分上海地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二兩漕白二米共一萬七千二石零

青浦 府西北五十里額銀九萬三千三百四十一石零漕白二米共一萬二千八十九石零

外江滸稅課銀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兩零

常州府 南斗分東界蘇州長洲西界鎮江丹陽南界浙江湖州長興及鎮江溧陽北抵大江至京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省三百六十里領縣八

武進 附郭額銀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四百七十四石零

陽湖 新分附郭額銀六萬七百三十二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八百五十三石零

無錫 府東九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九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五千五十五石零

金匱 新分府東九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兩零漕白二米共五千三百七十二石零

江陰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十萬四千七百二十六兩零漕白二米共六萬二千石零

宜興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五萬六千六百一十七兩零漕白二米共六千五百六石零

荊溪 新分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千四十二兩零漕白二米共四千四百二十三石零

靖江 府北一百三十里在江心額銀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八千八百七石零

鎮江府 南斗分孫吳之南徐州又日京口承江甯之上游北杜瓜埠控淮揚東制姑蘇防大海南鎮具區塞兩浙以爲江甯東戶東南之要害也東界常州武進南界常州宣興西界江甯句容北抵大江界揚州至京二千三百三十五里至省一百八十里領縣四

丹徒 附郭額銀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八兩零米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五石零

丹陽 府東六十四里額銀八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兩零米二萬八千四百二十石零

金壇 府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七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兩零米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七石零

溧陽 原隸江甯府南一百四十里額銀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九兩零米二萬六千四百三十石零

淮安府 南斗分據淮負海控引徐兗扞蔽江南爲江甯之北門在晉宋時尤爲重地東抵海西界鳳陽虹南界揚州寶應北界山東萊州膠州青州日照至京二千四十五里至省五百里領州一縣六

山陽 附郭額銀六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米一萬六千九百石零

阜甯 新分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兩零

鹽城 府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一百七十二兩零米二萬三千八百九十石零

清河 府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兩零米三千五百二十六石零

安東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零

桃源 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三萬一百七十九兩零米七千二百五十五石零

海州 府東北三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一兩零米五千九十二石零領縣二

贛榆 府東北四百八十里宋末僑立青冀二州於此額銀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兩零米三千八百石零

沭陽 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九兩零米二萬八千九百石零

揚州府 南斗分引江淮負東海塞京口制東吳東南要害湖海之利甲江南北東抵海南至控西界江甯六合北界淮安山陽至京二千二百里至省二百里領州二縣五

江都 附郭額銀七萬七千四百二十二兩零米八千一百六十四石零

甘泉 新設近府額銀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一兩有零

儀徵 府西七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二兩零米一千一十七石零

高郵州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二百七十二兩零米七千一百二十石零領縣二

興化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四百二十二兩零米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五石零

寶應 府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兩零米五千六百五十七石零

泰州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萬七百七十九兩零米三萬一千五十八石零

通州 府東四百里舊有海門縣以海溢止剩一鄉因併入州額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兩零米三千五百六十六石零領縣二

如皋 州西北五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兩米三千五百九十八石

泰興 州西百四十里額銀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兩零米三千二百五十四石零

外揚州關稅課銀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三兩瓜儀關額徵銀七千六百六十六兩零

兩淮鹽場 鹽課銀二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六兩零

徐州府 房心分古之彭城項羽所都魏晉時爲徐州牧所駐形勢爲南北之腹控引淮泗濟河汝穎北則控杜山左西則阻障開歸東連淮海而土厚人剛此江甯之北門而中原之要害也東界邳州西界河南歸德虞城南界鳳陽宿州北界山東兗州滕至京一千五百一十里至省七百四十里領州一縣七

銅山 新設附郭領銀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七兩零米一萬八千石零

蕭 府西五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兩零米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六石零

碭山 古之梁國府西一百七十里領銀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一兩零米五千四百一石零

豐 府西北一百一十里領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兩零米三千三百二十八石零

沛 古之沛國南北要道兩淮要害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領銀二萬七千二百四十四兩零米六千二百七十八石零

邳州 古之下邳原隸淮安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領銀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九兩零米一千七百五十四石零領縣二

宿遷 州東南一百三十里領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兩零米四千七百石零

睢甯 府東南一百九十里領銀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兩零米一千二百二十三石零

海邳二州淮河以北實禹貢徐州之野奎婁分魯地也

上江轄府八州九縣五十

安慶府 南斗分古荊舒之地東西孔道南控豫章西引荊楚北杜汝蔡爲江甯之西門扼江南之上游疆域東界廬州無爲西界湖廣黃州黃梅南界池州東流北界廬州舒城至京水路三千一百八十五里至省五百四十里領縣六

懷甯 附郭額銀三萬七千二百五十四兩零米九千九百八石零

桐城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石零

潛山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九百九兩零米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石零

太湖 府西二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三兩零米一萬四百九十三石零

宿松 府西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八兩零米一萬一千二百七十石零

望江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百六十五兩零米七千一百七十石零

徽州府 南斗分東界杭州昌化西界江西饒州浮梁南界浙江衢州開化及嚴州淳安北界甯國太平至京水程四千里至省水程七百二十里陸路五百九十里領縣六省衢漕項南米六縣共二萬一千九百四十石

歙 附郭額銀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休甯 府西北六十五里額銀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一兩零

婺源 府西南二百五里額銀三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兩零

祁門 府西一百八十里領銀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兩零

黟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兩零

績溪 府東北六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七兩零

甯國府 南斗分東界廣德建平西界池州青陽南界徽州績溪北界太平當塗至京陸路二千七百三十里至省三百三十里領縣六

宣城 附郭額銀八萬九百九十八兩零米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四石零

甯國 府東南一百五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一十兩零米二千三百八十一石零

涇 府南一百五里額銀二萬六千六百八兩零米四千一百九十五石零

太平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兩零米二千一百八石零

旌德 府南二百四十五里額銀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四兩零米一千七百七十八石零

南陵 府西一百五里額銀四萬一千二百四十三兩零米五千九十五石零

池州府 南斗分東界甯國南陵西界江西九江彭澤南界徽州祁門北界安慶桐城至京二千九百七十里至省四百七十里領縣六

貴池 附郭額銀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兩零米八千四百四十五石零

青陽 府東八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七兩零米五千五百六十一石零

銅陵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二百六十九兩零米五千五百六十七石零

石埭 府東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一兩零米折

建德 府西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兩零米三千二百二石零

東流 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八千四百十二兩零米二千二百二十三石

太平府 南斗分東界甯國南陵西界江西九江彭澤南界徽州祁門北界安慶桐城至京二千九百七十里至省四百七十里領縣三

當塗 附郭額銀七萬五千二百八十兩零米一萬六百七十四石零

蕪湖 府西南六十五里晉末爲南豫牧治南北孔道長江之阻采石之險天門對峙爲江甯西戶要地額銀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七兩零米三千九百八十石零

繁昌 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六兩零

外蕪湖關稅課銀一十九萬四千二十六兩零

廬州府 南斗分羣舒之地東界和州含山西界河南汝甯固始南界安慶桐城北界鳳陽定遠至京二千七百五十里至省五百五里領州一縣三

合肥 附郭額銀六萬六千八百九十四兩零米二千石零

廬江 府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兩零米九百四十石零

舒城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古舒地也額銀三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兩零米一千石零

無爲州 古之巢國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萬四千六十九兩零米二千四百八十石零領縣一

巢 州北九十里三國時爲吳魏交爭之地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零米八百八十石零

鳳陽府 南斗分東界揚州寶應西界河南汝甯西平及亳州蒙城南界盧州巢北界徐州蕭淮安睢甯至京一千八百四十里至省五百五十里領州二縣六

鳳陽 附郭額銀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零米折

懷遠 古荊山府西七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兩零米三千九百三十一石零

定遠 府南九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兩零米四千一百五十六石零

虹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七千七百四十二兩零米五百四十五石零

外鳳陽關稅課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兩

壽州 府西一百八十里古壽春地曹魏時馬晉時爲揚州刺史所駐淮爲險宋時梁時尤爲重鎮額銀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兩零米三千一十七石零領縣一

鳳臺 新分府西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兩零

宿州 府西北二百三十里房心分古宿國地額銀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兩米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零領縣一

靈璧 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二十二兩零米一千七百二十七石零

穎州府 房心分東界壽州西界河南沈邱南界河南固始北界河南商邱至京一千八百里至省八百四十里領州一縣五

阜陽 新設附郭額銀四萬五千八百七十兩零米二千四百五十石零

穎上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兩零米二百七十一石零

霍邱 府東南二百九十里原隸壽州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一兩零米一千二百七十六石零

亳州 房心分古湯都東亳也漢爲譙郡豫州刺史所駐治中州都會舊隸鳳陽後陞直隸布政司令隸穎州東界鳳陽宿州西界河南西千南界穎上北界河南歸德永城至京二千一百餘里至省七百七十二里額銀四萬三千一百一兩零米二千三百一十五石零領縣二

太和 州西南一百七十三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八十五兩零米一千四百五十二石零

蒙城 州東南二百里額銀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兩零米五百九十八石零

廣德州 南斗分東界浙江湖州長興西界甯國宣城南界湖州安吉北界鎮江溧陽至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至省五百里額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零米四千九百石零領縣一

建平 州西北九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三兩零米三千七十四石

滁州 南斗分東界揚州江都西界鳳陽定遠南界江甯六合額銀二萬五千八百八十七兩零米折至京水路三千二百五里至省二百二十五里領縣二

全椒 州南五十里額銀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兩米折

來安 州北三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二兩零米折

和州 南斗分古歷陽地漢時爲揚州刺史所駐治六朝爲江北重鎮南北孔道江甯西戶東界江甯江浦西界廬州巢南界無爲及太平蕪湖北界滁州至京三千二百八十里至省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兩零米折領縣一

含山 州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五百七十九兩零米折

六安州 古蓼國舊隸廬州今陞直隸布政司至京二千五百九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二兩零

米一千五百九十石零領縣二產茶

英山州西南四百里額銀七千三百一十五兩零米四十九石

霍山州西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四兩零米三百三十七石零

泗州原隸鳳陽今陞直隸布政司至京二千二里額銀二萬八百八十三兩零米折領縣三

盱眙古招信州南七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零米二千九百四石零

天長州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兩零米一千八百三十石零

五河原隸鳳陽府州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二十九兩零米一千六百七十九石零

金山衛

謹案下江今爲江蘇省上江今爲安徽省下江淮安府之海州今爲直隸州揚州府之泰州今屬有游州東臺新設上江鳳陽府之虹縣今裁潁州府之亳州今屬有渦陽

浙江古江芒之墟在禹貢揚州之域北抵具區南據仙霞東負大海西望懷玉實四戰之區而嘉湖紹甯台紹諸部皆瀕海海防既要杭嘉紹之際沿江帶海則水患也爲可慮處州萬山之中嘉湖萑苻之澤又不軌者之所易爲蟻聚也然錢塘嘉紹東南都會通商聚財而在海則魚鹽之利在平原則棉桑之用在山林則材木茗染之類頗甲於東南矣地躔星紀之分閩爲古越之地轄府十一州一縣七十六又衞八所十七

杭州府南斗分負天目之山而錢塘之水此具形勝也爲南宋舊都然海僻一隅有偏安自守之形無包併天下之勢疆域東界海西界嚴州桐廬南至江界紹興蕭山北界湖州德清西至京三千六百八十里領縣九

錢塘附郭額銀四萬八千五百八十三兩零米二萬八百九十七石

仁和附郭額銀八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兩零米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五石零

海甯府東一百二十里時憂水患額銀八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兩零米三萬三千五百六十石零

富陽府西南九十里額銀四萬三千七百七十兩零米三千六百七十七石零

餘杭府西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四十六兩零米七千八百三十石零

臨安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九兩零米四千四百八十石零

於潛府西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三千二兩零米一千五百六十六石零

新城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九千四百八十六兩零米一千九百八十石零

昌化府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五千五百二十六兩零米一千五百四十石零

外

北新關稅課銀一十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兩

南新關稅課銀二萬六千五百兩

鹽運司鹽課銀五十萬一千三十四兩零

鹽行本省及蘇松常鎮徽廣德州廣信府

嘉興府南斗分古檇李地控東吳引錢塘爲兩浙之北門東界江南松江婁西界杭州仁和南至海北界江南蘇州吳江至京三千二百六十三里至省二百里領縣七

嘉興附郭額銀九萬九千三百一十五兩漕白二米共六萬五千八百一十九石零

秀水附郭額銀七萬九千三百一十五兩零漕白二米共五萬八千一百八十石零

嘉善府東北三十里額銀七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兩零漕白二

米共六萬四千二百四十三石零

海鹽 府南七十里額銀六萬四千三百一十六兩零漕白二米共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石零

石門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六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零漕白二米共三萬四千四百九十七石零

平湖 府東南五十四里額銀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三萬九千九百五十三石零

桐鄉 府西六十里額銀四萬六千六百七十六兩零漕白二米共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七石零

湖州府 南斗分東界蘇州吳江西界江南廣德南界杭州仁和北界蘇州吳為錢塘之背至京三千二百四十八里至省一百八十里領州一縣六

烏程 附郭額銀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七萬五千一百一十七兩零

歸安 附郭額銀十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兩零漕白二米共六萬五千一百七十石零

長興 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七萬七千一百六十四兩零漕白二米共三萬八千四十五石零

德清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九百八十三兩零漕白二米共三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零

武康 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兩漕白二米共八千一百一石零

安吉州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四兩零漕白二米共五千四百五十二石零領縣一

孝豐 州西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六兩零米折

寧波府 婺女分古甬東之地而定海舟山等處皆為海防重地東北南皆界海西界紹興餘姚西南界台州寧海至京三千五百四十一里至省四百四十三里領縣六

鄞 附郭額銀九萬一千四百二十六兩零以下米皆折

慈谿 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六十九兩零

奉化 府南八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兩零

鎮海 府東六十五里額銀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七兩零

定海 府東六十五里額銀六千一百三十兩零

象山 府南二百七十里海中重地額銀一萬一百七十五兩零

外沿海關稅課銀三萬二千三十兩零

紹興府 婺女分古於越國也東界寧波慈谿西界杭州富陽南界金華東陽北界杭州錢塘東北至海

至京三千二百一十一里至省一百四十三里領縣八

山陰 附郭額銀九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兩

會稽 附郭額銀五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零

蕭山 府西北九十三里額銀五萬二百九十兩

諸暨 於越舊都也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九千一百六十六兩零

餘姚 府東一百八十里濱海環江時受水患額銀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二兩零

上虞 府東一百二十里時受水患防海額銀五萬四千一百四十八兩零

嵊 府東南二百里額銀三萬九千四百八十一兩零

新昌 府東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兩

台州府 婺女分東界海西界處州縉雲南界溫州樂清北界紹興新昌亦海防重地至京三千九百三十一里至省八百六十二里領縣六

臨海 附郭額銀四萬四千四百三十兩零

黃巖 府東南六十里海防重地額銀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七兩零

天台 府北九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兩

仙居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六百一十五兩零

寧海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三十四兩零

太平 府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兩零

金華府 婺女分東界台州天台西界衢州龍游南界處州縉雲北界嚴州建德至京三千五百九十八里至省五百十里領縣八

金華 附郭額銀六萬七千一百九十九兩零

蘭谿 府西北五十里額銀五萬五千六百八十四兩

東陽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五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兩零

義烏 府東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兩零

永康 府東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一兩零

武義 府西南八十五里額銀三萬一百六十兩零

浦江 府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五兩零

湯溪 府西南五十里額銀六萬六千一百八十二兩零

衢州府 婺女分據浙江之上游塞閩中之吭隘為浙閩之爭地究亦重地也東界金華蘭谿西界江西廣信玉山南界福建建寧浦城北界嚴州遂安至京三千七百八十里至省六百四十里領縣五

西安 附郭額銀六萬六千六百二十一兩零

龍游 府東七十里額銀四萬九千一百九十七

兩零

江山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二百兩零

常山府西八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九兩零

開化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兩零

嚴州府南斗分東界杭州富陽南界金華蘭谿西界江南徽州歙北界杭州於潛至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至省一百八十里領縣六

建德附郭額銀二萬九千四十六兩零

淳安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五萬八十五兩零

桐廬府東一百里額銀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三兩零

遂安府西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兩零

壽昌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二萬三百五十四兩零

分水府東北二百五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兩零

温州府婺女分亦海防重地東界海南界福建福寧州西界處州青田北界台州黃巖至京四千八百二十八里至省一千一百六十里領縣五

永嘉附郭額銀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兩零

瑞安府南九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三兩零

樂清府南六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六十九兩零

平陽府西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一百六十一兩零

泰順府西南三百里額銀七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處州府婺女分環山辟谷之區東界台州仙居西畧衢州江山南界温州瑞安及福建建甯浦城北界金華永康至京四千五百八十里至省一千九十八里領縣十

麗水附郭額銀一萬九十六百三十一兩零

青田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二兩

縉雲府東北八十里額銀二萬七百一十五兩零

松陽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九百八十九兩零

遂昌府西北一百九十里額銀一萬四千西百七十二兩零

龍泉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零

慶元府西南四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兩

雲和府西一百一十里額銀五千五百八十六兩零

宣平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九千一百三十三兩零

景甯府南二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一十七兩零

謹案杭州府之海甯今爲州湖州府之安吉州今爲縣甯波府之定海今爲廳温州府今增設玉環廳

江西 古縉雲之墟在禹貢揚州之野形勢南蹯五嶺襟江帶湖而土地腴美利興茶魚然江南用武之區荊吳之爭地疆域南振大庾之關北阻潯陽之江西接湖東界兩浙分驛星紀轄府十三州一縣七十七外領衛三守禦所九

南昌府 南斗分南州之都會荊吳爭地帶江瀕湖東界饒州餘千西界湖廣岳州平江南界撫州樂安北界南康星子至京三千二百六十五里北產茶鳥饒魚稻領州一縣七

南昌 附郭額銀五萬八千八百一十二兩零米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九石零

新建 附郭額銀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兩零米二萬四千八百九十六石零

豐城 府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六萬七千七百四兩零米四萬九千二百五石零

進賢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百三十二兩零米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四石零

奉新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三兩零米二萬三千八百石零

靖安 府西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六百兩零米七千六百八十八石零

武甯 府北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七兩零米一萬三千六十六石零

義甯州 府西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三兩零米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石零

饒州府 南斗分東界江南徽州婺源祁門南界廣信弋陽撫州臨川西界南康都昌鄱陽北界江南池州建德至京三千二百八十五里至省三百八十里領縣七

鄱陽 附郭額銀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九兩零米二萬[illegible]千九百三十二石零

餘干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六百一十四兩零米一萬六千八百五十石零

樂平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百四兩零米三萬五千八百石

浮梁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零　磁器景德鎮出

德興 府東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三十六兩零米九千九百九十四石零

安仁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百一十五兩零米六千七百一十六石零

萬年 府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米一萬一千五百九十石零

廣信府 牽牛分東界浙江衢州常山西界饒州安仁南界福建建甯崇安北界饒州樂平至京五千里至省四百八十里領縣七

上饒 附郭額銀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三兩零米八千三百四十六石零

玉山 府東北一百里額銀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七兩零米六千二百五十三石零

弋陽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三百兩零米七千一十石零

貴溪 府西一百九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一百九十八兩零米七千五百五十八石零

鉛山 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二萬二千八百五十二兩零米六千六十六石零

廣豐 府東四十五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四兩零米三千五百八十五石零

興安 府西八十一里額銀六千三百二十七兩零米一千二百三十一石零

南康府 南斗分漢時交州刺史所駐治東界饒州鄱陽西界九江德安南界南昌新建北界九江德化至京四千六百七十五里至省三百里領縣四

星子 附郭額銀八千九百六十八兩零米折

都昌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九兩零米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石零

建昌 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兩零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九石零

安義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米七千一百八石零

九江府 南斗分承江右之下游西扼荊楚東控吳皖爲江西之咽喉南江南之西門也東界江南池州東流西界湖廣武昌興國州南界南康星子北界大江北湖廣黃州黃梅至京四千六百二十里至省西北二百四十里領縣五

德化 附郭額銀一萬七千一十三兩零

德安 府西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兩零

瑞昌 府西九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兩零

湖口 府東六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兩零

彭澤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米俱折　外湖口九江關稅課銀一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兩零

建昌府 牽牛分柱閩中之西門據盱江之上游東界福建邵武光澤南界贛州石城西界撫州宜黃北界撫州臨川及廣信鉛山至京三千七百二十五里至省四百里領縣五

南城 附郭額銀二萬八千

八百三十二兩零米一萬三百四十石零

新城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三百五兩零米八千七百七十三石零

南豐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米一萬三百九十石

廣昌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六兩米折

瀘溪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七十七兩零米二千八百五十二石零折銀採買

撫州府 牽牛分東界饒州安仁西界吉安永豐南界建昌南城北界南昌進賢至京水程五千四百八十里陸路三千五百五十里至省二百四十里領縣六

臨川 附郭額銀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五兩零米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一石零

金谿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二千二百七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三石零

崇仁 府西九十里額銀四萬六百二十六兩零米二萬二千六百八石零

宜黃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兩零米折

樂安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六百八十七兩零米折

東鄉 府東八十里額銀三萬二百四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二石零

臨江府 牽牛分東界南昌豐城西界袁州分宜南界吉安吉水北界瑞州高安至京五千二百三十五里至省二百七十里領縣四

清江 附郭額銀四萬九千六百八十七兩零米二萬六千四百一十九石零

新淦 府南七十里額銀三萬八千九百五十六兩零米二萬一千五十八石零

新喻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八兩零米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石零

峽江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九千七百四兩零米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九石零

吉安府 牽牛分東界撫州樂安西界袁州宜春及湖廣長沙南界贛州贛北界臨江新淦至京五千五百五十五里至省五百九十里旱路四百七里領縣九

蓮花廳 新改府西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零

廬陵 附郭額銀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兩零米三萬二千五百六十一石零

泰和 府南八十里額銀三萬九千五百兩零米一萬九千五百一十九石

吉水 府北四十里額銀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兩零米二萬一千四百三十一石零

永豐 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六石零

安福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米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五石零

龍泉 府西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二兩零米六千九百一十石零

萬安 府西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二百六十七兩零米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三百

永新 府西二百里額銀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二兩零米一萬五千石零

永甯 府西二百八十里額銀七千八百五十二兩零米折

瑞州府 牽牛分東界南昌新建西界袁州萬載南界臨江清江北界南昌奉新至京四千九百六十五里至省一百二十里領縣三

高安 附郭額銀三萬二千九十九兩零米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五石

新昌 府西七十里額銀三萬二百九兩零米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三石零

上高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六十兩零米一萬三千二十九石零

袁州府 牽牛分左彭蠡右洞庭三苗舊地東界臨江新喻西界湖廣長沙醴陵南界吉安安福北界瑞州上高至京六千七百五里至省五百六十五里領縣四

宜春 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九百五十兩零

分宜 府東八十里額銀一萬九十八兩零

萍鄉 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兩零

萬載 府北八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五百二兩零米俱折

贛州府 牽牛分豫章貢之上游接五嶺之險四山環水急豫章之要害也東界福建汀州長沙西界南安南康南界廣東韶州翁源北界吉安萬安盤繞幾於千里在唐時為虔鎮以控制兩廣閩豫至京五千六百七十里至省一千二百九十里領縣九

贛 附郭額銀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五兩零米八千七十石零

雩都 府東一百里額銀九千三百六十九兩零米折

信豐 府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二百六十九兩零米折

興國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五兩零米折

會昌 府東三百里額銀六千一百三十九兩零米折

安遠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七十一兩零

米折長甯府東南四百六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五十一兩米折龍南府南四百一十里額銀六千七百一十二兩零米折定南府南四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二十一兩零米折

甯都州直隸至京四千六百四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兩零米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石零瑞金州南一百三十里額銀六千七百五十二兩零米折石城州東一百里額銀九千七百二十二兩零米折外贛州關稅課銀四萬六百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南安府牽牛分廣豫通衢東界贛州贛西界湖廣桂陽南界廣東南雄北界吉安龍泉至京六千六百六十五里至省一千六百九十里領縣四大庾附郭額銀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兩零南康府東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兩零上猶府東北三十里額銀六千一百九十五兩零崇義府西三十一里額銀七千六百八十九兩零

湖廣古烈山氏之墟在禹貢荊州之野荊山方城以為北門夔樊江漢以為內限左控苗夷而控夜郎右引豫章而通吳會南盡衡陽瀟湘中包九江洞庭山稽篠藩澤滿魚蟲田利稻稔野羅鷹鹿南方要害之區英雄用武之地也疆域東據巴師而望廬阜兩控九谿拔黔中南拒九疑之山北至荊山之陽星分翼軫轄府一十五州一十六內直隸布政司者二縣一百零八軍民宣慰司二衛一十七所[illegible]守禦所二湖南湖北分轄

湖北轄府十州八縣六十

武昌府翼軫分古之鄂國孫吳時為鄂州刺史所駐治東界江西九江瑞昌西界漢陽南界岳州臨湘北界黃州黃岡至京二千六百四十里領州一縣九江夏附郭額銀五萬一千一百六十兩零米一千二百九十石零武昌府東一百八十里額銀四萬一千九百五十四兩零米四千二百二十六石零嘉魚府西南三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兩零米一千六百一十七石零蒲圻府西南三百里額銀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四兩零米二千九百二十九石零咸甯府西南四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四兩零米一千九百四十四石崇陽府南四百一十五里額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零米二千五百五十八石零通城府西南五百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六十二兩零米一千一百八十一石零

興國州府東南三百八十里額銀四萬六百七十二兩零米五千五百九十八石零大冶州西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五千四百八十六兩零米三千七百二十八石零通山州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七十八兩零米五百四十五石零

漢陽府翼軫分東界江望省城西界德安雲夢南界安陸沔陽北界黃州黃岡至京四千四百八十五里至省十里渡江七里領縣四漢陽附郭額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零米二千六百一十八石漢川府北一百六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七兩零米折孝感原隸德安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零米二千三百一十一石零黃陂原隸黃州府北一百里額銀二

萬七千四百六十兩零米三千四百二十三石零

安陸府 翼軫分古之鄖中楚所都也吳荊州刺史駐治南郡即此東界德安應城西界荊州江陵南界岳州巴陵北界襄陽宜城至京三千八百六十里至省一千一百三十里領州二縣五

鍾祥 附郭額銀五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兩零米折

京山 府東一百一十里額銀三萬四千八百四十五兩零米折

潛江 府東南八十三里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一兩零米一千一百二十石零

河陽州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兩零米三千七百八十七石零

天門 府東南二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一千六百二十六兩零米二千四百九十五石零

荊門州 府西一百七十三里額銀一萬九千六十四兩零米七千四十五石零

當陽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二百五十六兩零米五百五十七石零

襄陽府 翼軫分據荊楚之上流憑荊山方城之險爲湖北之重地魏荊州刺史所駐治東界德安隨州西界漢中平利南界安陸荊門北界南陽新野至京六千八百六十七里至省水路一千六百一十里陸路六百四十七里領州一縣六

襄陽 附郭額銀一萬七千八百三十六兩零米折

宜城 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八兩零米折

南漳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九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棗陽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三百二十三兩零

穀城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千九百四十一兩零

光化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兩零

均州 府西北三百九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一兩零

鄖陽府 翼軫分古之鄖國秦楚之交亦爭地也東界南陽淅川西界陝西漢中平利南界襄陽均州北界漢中自河至京二千三百五十里至省一千一百十七里領縣六

鄖 附郭額銀五千四百一十二兩零

房 府西南二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九百八十六兩零

竹山 府西南二百八十里額銀五千一百八十兩零

竹溪 府西南三百八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八十三兩零

保康 府東南二百里額銀二千一百一十四兩零

鄖西 府西北一百九十里額銀一千三百一十六兩零

德安府 翼軫分東界漢陽黃陂西界襄陽棗陽南界漢陽漢川北界河南汝甯正陽至京五千六百二十里至省二百一十七里領州一縣四

安陸 附郭額銀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四兩零米五百二石

雲夢 府東四十六里額銀九千七百六十五兩零米五百二石零

應城 府南八十里額銀二萬八百七十兩零米一千二十三石零

隨州 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兩零米一千一百十五石零

應山 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九千四百一十四兩零米八百六十五兩零

黃州府 翼軫分承湖荊之下流阻汝光而窺吳皖爲武昌東門江南右臂東界江南安慶宿松西界漢陽孝感南界武昌北界河南汝甯羅山至京四千九百九十里至省一百八十里領州一縣七

黃岡

附郭額銀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兩零米九千二百八十二石零古之黃國也

黃安 府西北三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三兩零米折

蘄水 府東一百一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兩零米九千三百三十七石零

羅田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石零

麻城 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零米折

蘄州 府東南三百十里額銀三萬一千四百七千四兩零米五千九百九十三石零

廣濟 州東六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二兩零米三千二百四十二石零

黃梅 州東一百七十里額銀三萬五千四百三十二兩零米一千七百二石零

荊州府 翼軫分郢都舊地控巴蜀而引荊吳帶長江而襟洞庭右有三峽巫山之險左有洞庭衡陰之阻在楚中最爲形勢之勝晉之荊州刺史於此駐治焉疆域東界安陸沔陽西界宜昌歸州長樂南界岳州澧州北界襄陽宜城至京三千六百至省八百九十五里領縣八三楚重鎭

江陵 附郭額銀四萬

四千一百一十六兩零米三千五百一十六石零

公安 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兩零米二千一百三十五石零

石首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兩零米一千八百一十九石零

監利 府東二百一十里額銀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兩零米二千八百九石零

松滋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百八十二兩零米二千五百六十二石零

枝江 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八千六百一十八兩零米折

宜都 府東南九十里額銀四千五百四十三兩零米折

遠安 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一千一百三十兩米折

宜昌府 新設至京三千五百四十里至省一千八十里領州二縣五

東湖縣 新設附府額銀六千一百七十六兩零米折

歸州 原隸荊州府西北百里額銀七百七十一兩零米折

長陽 府南九十里額銀三千三百五十四兩零米折

興山 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七百三十四兩零米折

巴東 府西一百九十里額銀七百八十一兩零米折

長樂 新設府北二百里額銀八百四十二兩零

鶴峯州 新設府五百里額銀一百九十四兩零

施南府 新設至省一千九百八十里領縣六

恩施 附府額銀一千九兩零

宣恩 新設府東南六十里額銀一十七兩零

來鳳 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十四兩零新設

咸豐 新設府西南一百十里額銀一千三百四十三兩零

利川 新設府西一百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八十三兩零

建始 新設府東北二百十里額銀七百五十二兩零

湖南

轄府九州七縣六十四

長沙府 翼軫分三湘之地收瀟湘之水爲武昌南門東界江西袁州宜春西界辰州沅陵南界衡州衡山北界岳州巴陵至京三千五百四十里至省陸路八百七十里領州一縣十一

長沙 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零米六千四十一石零

善化 附郭額銀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九兩零米三千三百八十四石零

湘潭 府西南一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七百三十兩米三千四百三十五石

湘陰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兩零米八千八百六石零

甯鄉 府西一百五十五里額銀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六兩零米三千三百十石零

瀏陽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五萬一千九百三十四兩零米一萬三千一百二十石零

醴陵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萬九千七百三十六兩零米三千三百三十六石零

益陽 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一兩零米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

湘鄉 府西南二百一十二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六兩零米六千六十石零

攸 府南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二兩零米三千七百八十九石零

安化 府西三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二兩零米折

茶陵州 府南四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百四十九兩零米四千八百一十三石零

岳州府 翼軫分當洞庭之口控湖南引三湘襟長江帶青草湖南要地東界武昌通城西界辰州沅陵南界長沙瀏陽北界荊州監利至京三千六百七十里至省四百八十里領縣四

巴陵 附郭額銀二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兩零米四千四百七十一石零

臨湘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九千三百五十二兩米二千四百八十五石零

華容 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七十七兩零米八百二十四石零

平江 府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兩零米五千四十六石零

澧州 直隸至京三千五百里額銀一萬四百六十七兩米一千五十八石零領縣五

石門 州西九十里額銀五千七百四十三兩零米折

安鄉 州東南一百三十五里額銀四千九百七十九兩零米折

慈利 州西一百六十里額銀三千三百八十五兩零米折

安福 新設州西南一百七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五十六兩零

永定 新設州西三百里額銀三千四百七兩零

寶慶府 翼軫分東界衡州衡陽西界靖州綏甯南界永州東安北界辰州漵浦至京五千三百九十五里至省七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四

邵陽 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九十六兩零

新化 府北一百

八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六兩零城步府西南四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三百八十七兩米折

武岡州府西南二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七百十七兩零新甯州南九十里額銀四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衡州府翼軫分東界茶陵州西界寶慶邵陽南界廣東連州北界長沙湘潭至京六千六百六十里至省一千五百三十里領縣七衡陽附郭額銀二萬五千六百八十七兩零米六千二十石零清泉新設附郭額銀二萬五千六百八十七兩零米六千二十石零衡山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二十九兩零米五千一十六石零耒陽府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三百三十八兩零米四千六十一石零常甯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四千一百四十七兩零米二千三百四十六石零安仁府東二百里額銀一萬七千八十四兩零米四百九十一石零酃府東南三百九十里額銀三千九百七十八兩零米折

桂陽州直隸至京四千四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零米折領縣三臨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六百八十八兩零米折藍山州西南二百里額銀九千七百二十三兩零米折嘉禾州西南一百里額銀四千四百八十一兩零米折

常德府翼軫分西接辰沅東引洞庭爲武昌西門東界岳州華容西界辰州沅陵南界長沙安化北界岳州澧州至京六千二百一十里至省一千三百里領縣四武陵附郭額銀三萬一千七十四兩零桃源府西南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兩零龍陽府東八十里額銀一萬二百七十一兩零沅江府東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千五百九十三兩零

辰州府翼軫分防苗重地東界常德桃源西包苗疆界貴州鎮遠南界寶慶新化北界永順司至京七千一十里至省水陸一千三百一十里領縣四沅陵附郭額銀一萬四十七兩零瀘溪府西南六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九十一兩辰溪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五十六兩有零漵浦府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九千三百四十三兩零

沅州府至京四千六百十里至省六百七十里領縣三芷江新設附郭額銀二千一百四十八兩黔陽府東南八十里額銀三千四百八十七兩麻陽府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千七十九兩零

永州府翼軫分瀟湘之上流控嶺右引荊蠻東界衡州常甯西界廣西桂林全州南界廣西平樂富川北界寶慶邵陽至京六千八百八十里至省一千八百二十五里領州一縣七零陵附郭額銀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一兩零祁陽府北一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六兩零東安府西九十里額銀五千三百五十三兩零道州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七百八十一兩零甯遠州東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三十四兩零永明州西七十里額銀七千五百四十四兩零江華州南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六十七兩零新田州東二百七十里額銀七千九百八十兩零

靖州翼軫分雜處苗夷之間東界寶慶新甯西界貴州黎平南界廣西義甯北界沅州黔陽至京六千一十里至省一千二百里額銀四千二百二十四兩米折領縣三會同州東北一百里額銀六千二百八十七兩零通道州南一百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五兩零綏甯州東一百一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九十三兩零

郴州翼軫分東界江西南安西界衡州臨武南界廣東連州北界衡州安仁至京七千三百里至省一千六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五十一兩零領縣五永興州東北八十五里額銀一萬四百七十四兩零宜章州南九十里額銀五千六百一十四兩零興甯州東北一百里額銀七千四百八十七兩零桂陽州東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八千七百六十一兩零桂東州東二百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三十二兩零

永順府新設苗疆之郡至京七千五百里至省六百里領縣四永順新設附郭額銀八十兩零

龍山 新設府西北二百二十里額銀八十兩零 保靖 新設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二十五兩零 桑植 新設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十六兩零

保靖軍民宣慰使司 翼軫分至京七千五百里領長官司二

五寨 筸子坪 在辰州之西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翼軫分至京七千三百里領州三長官司六俱土官

南渭州 施溶州 上溪州

臘惹洞 麥着黃洞 驢遲洞 施陀溶溪

白崖洞 田家洞 在辰州之北

施州衞 翼軫分至京七千五百里領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四安撫司七長官司十一

大田 所 施南 散毛 容美 忠建 以上宣撫

忠路 忠峒 大旺 金峒 忠孝 東鄉

五路 龍潭 以上安撫

搖擺洞 上愛茶洞 下愛茶洞

劍洞 水冊鎮 南唐崖 椒山 瑪瑙

五峯石 寶石 梁下洞 水盡 通塔坪 以上長官在荊踞之南

永定衞 五開衞 九溪衞

平溪衞 清浪衞 銅鼓衞

謹案湖北安陸府之沔陽今屬漢陽府

四川古蠶叢氏之墟在禹貢梁州之域于周時爲巴蜀之國漢則益州刺史所駐治魏晉分益爲梁益二州其形勢北有劍閣之險東有瞿塘之阻右控巴番而南連滇建據江漢之上流耕千里之沃野故漢高以此地興王昭烈以此邦鼎足山川之險負足多也然僻處西陬守有餘而攻不足終不能與關中冀北爭雄耳至若鍾會入而後主降吳漢來而子陽死而孟成之在宋明夏之于明劔閣瞿唐竟不足恃則又有在德而不在險者也蜀中富庶人文舊甲西陲自明季張獻忠之亂而彫耗戕無孑遺近今乃稍蕃庶建昌越嶲爲西邊重地唐之劔南節度實屯于諸境以制吐番馬湖東川諸郡尤雜處苗蠻末堪成郡保甯一郡爲川中北門白帝夔達爲巴東左臂此蜀地之大畧也其疆域北據劍閣東連歸峽西至天全之外南渡瀘水以南星躔鶉首分轄府十一州二十內直隸者九縣一百十二舊有東川軍民府一衞六所八軍民土府三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四招討司一直隸長官土司二

成都府 井鬼分古蜀國季漢昭烈及公孫述王建孟昶皆嘗建都焉形勢負重山襟長江疆域東界潼川中江西界眉州南界叙州富順北界松潘至京五千七百一十里領州三縣十三

成都 附郭額銀四千七兩零

華陽 復設附郭額銀八千三十五兩零

雙流 復設府西南四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五十兩零

溫江 府西五十里額銀五千九百十三兩零

新繁 府西北五十六里額銀二千八百四十一兩零

金堂 府東七十里額銀五千八百七十九兩零

新都 府北六十五里額銀三千六百一兩零

郫 府西二十五里額銀五千六百三十二兩零

灌 府西五十里額銀五千五百四兩零

彭 復設府北九十里額銀七千三十兩零

崇甯 府西北八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一十兩零

簡州 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二百二十二兩零

崇慶州 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二十四兩零

新津 府東七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九十八兩零

漢州 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七千二百六兩零
什邡 府西北一百四十里額銀六千三十一兩零
資州 直隸新陞原隸成都至京六千五百里額銀五千四百七十一兩零領縣四
仁壽 州西二百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兩零
資陽 州西一百三十里額銀七千四百八兩零
井研 州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零
內江 州東南九十里額銀七千一百一十七兩零
綿州 直隸至京五千四百里額銀七千七百一十兩零領縣五
德陽 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四百六十兩零
安 原隸成都州西一百九十里額銀四千九百三十一兩零
綿竹 原隸漢州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為西川之門戶路通秦隴最為要害額銀七千一百六兩零
梓潼 原隸劍州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二百九十二兩零
羅江 復設州西九十里額銀四千二百八十七兩零
茂州 為松潘要道兼管土司直隸至京四千九百里額銀五百三十一兩零領縣二
汶川 地環土司為松潘孔道州南二百里額銀一百三十五兩零
保 地環土司又將威州裁歸管轄州西四十里額徵連歸并威州銀一十九兩零
甯遠府 新設至京六千四百五十里省西南一千二百里領州一縣三
雜谷廳
西昌 新設附郭額銀七百六十兩零倉米三百二十二石零
冕甯 新設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十兩零倉米一千二百八十石零
鹽源 新設府西南三百十里額徵倉米七十一石零
會理州 新設府西四百里經徵蕎麥雜糧折淨銀七十四兩零
保甯府 井鬼分古巴國地形勢北杜劍閣而襟帶巴江巴蜀之北門也東界陝西漢中西鄉西界成都綿州梓潼南界順慶蓬州北界陝西漢中甯羌至京四千二百一十里省西北四百一十里領州二縣七
閬中 附郭額銀三千七百三十四兩零
蒼溪 府北四十里額銀一千七百一十三兩零
南部 府南七十里額銀五千二百五兩零
廣元 府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三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昭化 府西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二千二百八十二兩零

巴州 府東二百五十里額銀四千一百三十三兩零
通江 州東北一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六十兩零
南江 州東北一百里額銀一千五百六十三兩零
劍州 府北三百三十里所謂劍閣重關也額銀一千八百四十兩零
順慶府 井鬼分東界夔州開西界潼川蓬溪南界夔州萬北界保甯南部至京八千一百二十五里省西一千八百八十五里領州二縣八
南充 附郭額銀八千九百六十四兩零
西充 府西七十五里額銀四千三百七十七兩零
蓬州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五百五十八兩零
營山 州東六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九十六兩零
儀隴 州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十二兩零
廣安州 府東二百一十里額銀九千九百一十五兩零
渠 州北一百三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五十二兩零
大竹 州北一百六十七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鄰水 州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九十一兩零
岳池 添設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兩零
敘州府 井鬼分東通重涪南接苗蠻蜀中南戶也東界瀘州江安西界嘉定犍為北界嘉定州南界鎮雄至京四千二百五十里省東北一千二百三十里領縣十一
宜賓 附郭額銀一萬三百六十六兩
慶符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八百三十二兩零
富順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兩零
南溪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九十八兩零
長甯 府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九百三十九兩零
高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五十八兩零
筠連 府西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七百八十九兩零
珙 府南三百三十里額銀一千八百六十二兩零
興文 府東南一百九十里額銀三百六十一兩零
隆昌 府東南二百四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一十三兩零
屏山 新添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

敘永廳 與永甯協同城路當滇黔孔道設有稅口至京五千六百五十里省南一千六百五十里領銀五千二百四十兩零領縣一

永甯 貴州改移四川附廳額銀一千五十四兩零

重慶府 井鬼分古巴地元季夏明玉珍僭都焉西北帶長江東南控蠻苗疆域東界夔州萬西界成都內江南界瀘州合江北界順慶南充至京四千七百里在省東九百八十里領州二縣十一

巴 附郭額銀一萬五百六十二兩零

江津 府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千八百七十二兩零

長壽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千二十五兩

永川 府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一十九兩零

榮昌 府西三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三百二十兩零

綦江 府南二百里額銀二千六百二十兩零

南川 府東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二十六兩零

合州 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八百一十六兩零

涪州 府東四百五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零

銅梁 新設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三千九百三十五兩零

大足 新設府西三百里額銀四千四十二兩零

璧山 復設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一千九百三十七兩零

定遠 復設府西北三百里額銀四千四十五兩零

酉陽州 新設直隸至京七千里在省東南二千七百里額銀三百五十一兩零縣三

秀山 新設與貴州松桃湖南永綏各苗疆地額銀三百四十七兩零

黔江 原隸重慶州北二百里額銀七百四十六兩零

彭水 原隸涪州古天彭也州西北四百里額銀二千五百三十三兩零

忠州 直隸至京九千五百里額銀三千一百八十兩零領縣三

酆都 州西二百里額銀二千四百四十二兩零

墊江 州西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三十三兩零

梁山 原隸夔州府州西一百里額銀六千六百八十四兩零

夔州府 井鬼分古夔子之國形勢東據瞿唐西引巴蜀南制施羅北阻重山為西川之東門要害疆域東界湖廣湖州興山西界忠州南界酉陽北界陝西漢中西鄉東西千里南北一千四百里至京六千九

百八十里省東北一千七十里領縣六

奉節 附郭額銀二千六十六兩零

巫山 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五百九十二兩零

雲陽 府西一百七十里額銀一千四百六十四兩零

萬 新設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二百六十四兩零

開 府西二百三十里額銀二千二百六十三兩零

大甯 復設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五百四十四兩零

達州 直隸至京六千五百里額銀八千一百四十五兩領縣三

東鄉 州東北九十里額銀二千六百三十一兩零

太平 州東北一百九十里額銀七百七十六兩

新甯 復設州東南一百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龍安府 井鬼分東界綿州德陽西界吐番南界茂州北界松潘至京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里省北五百里領縣四

平武 附郭額銀一千六百三十兩零

江油 府東南二百六十里額銀二千六百二十兩零

石泉 府西南三百二十里額銀三百七十六兩零

彰明 復設州南三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七百一十二兩零

潼川府 井鬼分廣漢之地東界順慶西充南界資州南界資州內江北界保甯劍州至京五千二百六十五里省東南五百六十五里領縣八

三臺 新設附府額銀九千九百九十二兩

射洪 府南六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二十兩零

鹽亭 府東一百里額銀二千一百一十二兩零

中江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九千二十四兩零

遂甯 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二萬七兩零

蓬溪 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七百五十四兩

樂至 府南二百三十里額銀六千三十二兩零

安岳 復設府南三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五兩零

眉州 井鬼分東界成都簡州西界邛州南界嘉定北界新津至京五千四百一十里省西三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百七十七兩零領縣三

丹稜 州西八十里額銀四千一百四十四兩零

彭山 復設州北四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三十七兩零

青神 復設州南八十里額銀三千六百一十九兩零

嘉定府井鬼分古犍爲之地東界叙州宜賓西界雅州南界叙州屏山北界眉州至京五千八百西十
五里省西六百六里領縣七樂山新設附郭額銀一萬一百六十七兩零峩眉府百北八
十里額銀五千百三十六兩零洪雅府西北百里額銀六千五十八兩零夾江府百北八
十里額錢四千百四十一兩零健爲府南一百里額銀六千二十七兩零榮府東二百里額
銀七千九百九十一兩零威遠復設府東二百七十里額銀二千七百五兩零
邛州井鬼分古邛筰夷地東界成都新津西界雅州名山南界嘉定峩眉至京五千四百里省西一百七
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零領縣二大邑州北四十里額銀八千五百三十九兩零蒲
江州南六十里額銀六千三兩零
瀘州井鬼分路控數郡東南要地東界重慶江津西界叙州南溪南界永甯北界隆昌至京五千五百一
十里省東南一千五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兩零領縣三納溪州南四十里額銀一

千六百七十七兩零合江州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千七百九十兩零江安州西南一百三
十里額銀三千九百三十二兩零
雅州府井鬼分古嚴道地東界洪雅西界黎州南界越雋北界蒲江至京六千二百里省西南六百八
十里領州一縣五雅安新設附郭額銀四千五百零
天全州新設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五百三十七兩零名山府東北四十里額銀六千二十
六兩零榮經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二千八十兩零蘆山府西北七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五十八兩
零清溪新設府西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八百三兩有零
越嶲衛額歲倉米一千西十四石零
舊案達州今爲綏定府領縣五達新甯渠大竹太平也渠與大竹原屬廣安州

附錄原本 今皆變易更置郡邑
遵義府井鬼分古播州芒布之地東界貴州思南西界貴州威甯畢節南界貴州平越北界重慶
至京七千七百里至省二千七百九十里領州二縣四遵義附郭額銀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兩
桐梓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九十七兩綏陽府東一百里額銀三千二百二十兩
正安州府東三百六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七十一兩仁懷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千
四百七十一兩零會理州府里額銀米一十八石
草堂安撫 容山 白泥 重安俱長官司
東川軍民府井鬼分在馬湖之南南界雲南曲靖東界烏撒鎮雄至京九千八百二里徵蕎麥折
銀額一百六十三兩倉米額一十八石
烏蒙軍民府東川之南至京九千八百里

烏撒軍民府鎮雄之南南界貴州威甯畢節西界東川烏蒙東界遵義至京九千四百八十里
鎮雄軍民府叙州之西南南界烏撒西北界叙州屏山至京九千二百三十里有長官司四
歸化 懷德 威信 安靜
建昌衛在威保之南成都之西至京一萬一千五百里至省五千餘里
會川衛
甯番衛
鹽井衛
越嶲衛
建昌所隸建昌 管打抻河所 禮州所 德昌所
鹽井中所隸鹽井 黎州大渡河在黎州之西 迷易所 冕山所隸甯番

疊溪所守禦有長官司二 疊溪 鬱郎

松潘衛井鬼分古之松州地據岷山之險維羌漢之民在四川一省之上流而北窺洮西控沙磧金鐵之利與焉疆域東界陝西岷州衛西南界龍安平武南界成都綿茂北界陝西洮州衛南北幾于下里至京五千六百一十里至省八百里有安撫司三長官司一十七

八角麻兒匝 阿角寨 芒兒者俱安撫

古藏先結簇 山洞簇 阿昔洞簇

白馬路簇 蠟匝簇 北定簇

麥匝簇 者多簇 班班簇

牟力結簇 祈命簇 勒都簇

包藏簇 阿昔簇 思曩簇

阿用簇 潘斡寨俱長官司

西陽宣慰司在夔州之南湖廣施州之西

永甯宣撫司在烏撒之東至京八千七百八十里有長官司一

九姓長官司

石柱宣撫司

天全六番招討司在威州之西至京一萬二千里

黎州安撫司在雅州之西至京一萬一千四百四十里

梅邑洞直隸長官司

平茶洞直隸長官司

福建禹貢揚州荒服之野爲周禮七閩之區西北負重山東南環大海自成區域然地狹士薄天下之尾也西望五嶺東南抵海北據仙霞星纏牛女之分轄府十州二縣六十二

福州府牛女分東至海西界泉州惠安南界興化莆田北界延平南平至京四千七百四十里領縣十同知徵銀七千四十五兩零通判徵銀二千九百八十四兩零

閩附郭額銀二萬四千二百三十兩零

侯官附郭額銀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兩零

古田府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兩零

屏南新分府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九千五十兩零

閩清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九千四十三兩零

長樂府東一百里額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兩零

連江府東北九十五里額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零

羅源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一百六十五兩零

永福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七千七百七十四兩零

福清府東南一百二十五里額銀三萬四百九十三兩零

外鹽課銀八萬五千四百七十兩零福建關稅銀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九兩

泉州府牛女分東界漳州長泰西界興化莆田南界海北界福州閩清至京七千二百五十里領縣五本府徵銀八百三十二兩零同知徵銀三百九十五兩零

晉江附郭額銀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六兩

南安府西五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七百五兩零

惠安府東北五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兩零

安溪府西一百五里額銀二萬七百四十兩零

同安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六十二兩零

建寧府牛女分入閩之上流盤山踞嶺閩中北門仙霞分水之雄關控甌越引豫章要害之地也東界福寧西界邵武南界延平南平北界浙江衢州江山至京五千七百五十五里省西五百二十五里領縣七知府徵銀三百二十四兩同知徵銀九百七十九兩

建安附郭額銀二萬四千一百九兩零

甌寧附郭額銀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七兩零

建陽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三萬三千四百兩

崇安府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萬八百三十四兩零

浦城府北三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九千六

百一十五兩零政和府東二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兩零松溪府東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四十三兩零

延平府牛女分環山帶水控建邵之下游爲閩省之北户亦要地也東界福州連江西界汀州清流南界福州古田北界建甯建安至京五千二百九十二里省西四百一十五里領縣六本府徵銀一百一十七兩零通判徵銀二百三十四兩零

南平附郭額銀二萬一百六十兩零將樂府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八千八百三十二兩零沙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三百九十九兩零尤溪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兩順昌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千四十八兩零永安府西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一百六十六兩零

汀州府牛女分盤山險阻東界延平將樂西界江西贛州石城南界漳州龍巖及廣東潮州程鄉北界邵武泰甯至京五千一百二十八里省西南一千六十里領縣八本府徵銀一十四兩零同知徵銀六百九十兩零

長汀附郭額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零甯化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萬一百二十五兩零上杭府南一百九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兩零武平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五十八兩零清流府東北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一兩零連城府東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四兩零歸化府東北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五兩零永定府南三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四百八十兩零

興化府牛女分閩之南户東界福州永福西界泉州晉江南界海北界福州古田至京六千四百里省南二百五十里領縣二本府徵銀二百九十四兩零通判徵銀六百四十五兩零

莆田附郭額銀五萬六千三百二十兩零仙遊府西北七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四十兩零

邵武府牛女分盤重山倚深谷杉關之險西抗豫章爲閩中之西門東界建甯府西界江西建昌新城南界汀州清流北界江西廣信鉛山至京四千八百三十距省西七百三十五里領縣四本府徵銀一十

五兩零邵武附郭額銀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兩零光澤府西八十里額銀七千一百六十六兩零泰甯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一兩零建甯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三百兩零

漳州府牛女分負山環海海壇金門爲南方防海重地南澳爲閩廣之界更爲要害東界泉州晉江及永春州北界汀州連城西界廣東潮州饒平南界海抵厦門至京七千五百二十五里省西六百八十里領縣七本府徵銀三百二十一兩零

龍溪附郭額銀二萬九千九百一十五兩零漳浦府南一百里額銀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三兩零南靖府西四十里額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三兩零長泰府東三十七里額銀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兩零平和府西南二百里額銀七千八百二十九兩詔安府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十三兩零海澄府東南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兩零

福甯府牛女分負山瀕海防海重地府政和南界福州古田北界京五千七百二十里至省四百九十里領縣五

霞浦新設附郭額銀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兩零福鼎新設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六千二百七十九兩零福安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一萬四百四十兩零甯德府東南一百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三兩零壽甯原隸建甯府府西北二百七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九十二兩零

永春州原隸泉州府新改直隸至京七千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縣二

德化原隸泉州府州西北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兩零大田原隸延平府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兩零

龍巖州原隸漳州府新改直隸至京七千七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兩零領縣二

漳平原隸漳州府州東七十里額銀一萬一百九十七兩有零甯洋原隸漳州府州東七十里

額銀三千三百二十兩零

臺灣府 牛女分東南海中舊爲小琉球土番之地後入于倭又入于紅夷明末鄭芝龍據之今爲臺灣府東負鯤身王山雜處土番傀儡北盡淡水西列鹿耳門安平鎮爲其內戶而澎湖厦門諸島爲其外門沃野千里一雄鎮也過海舟行西向七日厦門至省陸路六百餘里自厦門至京五千四百餘里自府東南行達琉球東北行達日本領縣四

臺灣 附郭額銀五千七百一十六兩零

鳳山 府南三百里額銀一千一百九十六兩零

諸羅 府北　　里額銀一萬五十兩零

彰化 新分諸羅地額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零

謹案臺灣今爲行省領府三廳三直隸州一縣十一

臺灣府領廳一縣四臺灣彰化雲林苗栗埔里社廳

臺南府領廳一縣三安平鳳山嘉義澎湖廳

臺北府領廳一縣二淡水新竹基隆廳

臺東直隸州領縣二

宜蘭

恆春

廣東 禹貢揚州之裔古南粵之地在星紀之分北限五嶺南環大海右引牂牁而左盤重山沃野千里自成一區在秦漢爲南海郡漢末屬交州而治廣信吳移龍編爲交而分番禺爲廣五季之末劉鋹據之其疆域北抵大庾南跨海島東連八閩西抵蒼梧轄府十州十縣八十外衛一十三府三十三

廣州府 牛女分古龍編五羊之地東界惠州博羅西界肇慶高要南抵海北界韶州翁源至京七千八百三十五里領縣一十四

南海 附郭額銀五萬九千一百四十八兩零

番禺 附府額銀四萬四千五百七兩零

順德 府西八十里額銀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兩零

東莞 府東南八十里額銀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兩零

從化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六千二百四十四兩零

龍門 府東北二百十里額銀九千六百八十四兩零

新寗 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一萬八十一兩零

增城 府東一百九十里額銀二萬九千四百九兩零

香山 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三萬四千五百九兩零

新會 府西南三百三十里額銀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三兩零

三水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二萬二千七百一十八兩零

清遠 府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兩零

新安 府東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一兩零

花 府西南四十里額銀一萬四百三十四兩零

連州 直隸至京七千四百里省西北五百六十里額銀九千九百二十五兩零改徵米銀二千七百五十五兩零領縣二

陽山 州東南二百里額銀五千九百四十六兩零

連山 州西二百九十里桂陽嶺之東南也額銀二千六百一十七兩零

外鹽課銀四萬七千五百一十兩零

粵海關稅課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零

韶州府 牛女分南界廣州清遠北界南雄始興東界惠州連平西界連州至京七千三十五里省東八百七十里南北孔道領縣六

曲江 附郭額銀一萬八千九十五兩零

樂昌 府西北八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零

仁化 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五兩零

乳源 府西

一百里額銀六千一百八十六兩零

翁源 府東南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二十兩零

英德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兩零外太平橋關稅課銀五萬二千六百七十兩零

南雄府 牛女分負大庾抱始興道通南北勢控虔越爲廣州之咽喉入粤之門戶北界江西南安大庾南界韶州曲江西界連州陽山東界江西贛州定南至京六千七百四十五里省東一千三百四十里領縣二

保昌 附郭額銀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兩零

始興 府西一百十里額銀九千四百兩零

惠州府 牛女分東界潮州程鄉西界廣州東莞南環大海北界江西贛州龍南至京八千三百四十五里省東四百里領州一縣九

歸善 附郭額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六兩零

博羅 府西北三十里額銀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兩有零

長甯 府北四百里額銀五千四百二十二兩零

永安 府東北二百里額銀八千五百八十三兩零

海豐 府東南二百里額銀八千二百八十九兩零

陸豐 新設府東三百五十里額銀八千二百八十九兩零

龍川 府東北四百里額銀一萬一千四十兩零

連平州 府北四百里額銀五千五百兩零

河源 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兩零

和平 府東北四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七兩零

潮州府 牛女分負大帽揭陽南面大海爲南粤之東門東界福建漳州龍溪北界福建汀州武平西界嘉應州興甯東南環大海至京九千七百四十二里省東一千七百四十里領縣九

海陽 附郭額銀二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兩零

豐順 新分附郭額銀四千九百七十三兩零

潮陽 府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兩零

揭陽 府西七十五里額銀二萬七千六百六十六兩零

饒平 與福建漳州平和詔安接壤府東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二兩零

惠來 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三百九十五兩零

大埔 府北一百一十里額銀六千五百十四兩零

澄海 府東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四兩零

普甯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八兩零

嘉應州 新設直隸至京八千七百六十里額銀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五兩零領縣四

長樂 原隸惠州府州西二百里額銀一萬一千六百五兩零

興甯 原隸惠州府州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九兩零

平遠 原隸潮州府州西北二百里額銀四千一百四兩有零

鎮平 原隸潮州府州北八十里額銀三千七百五十一兩零

肇慶府 牛女分控引嶺西廣州之西門東界廣州番禺西界廣西平樂賀西南界高州茂名北界湖廣衡州藍山東南環海至京七千四百二里省北一百六十里領州一縣十二

高要 附郭額銀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九兩零

四會 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三兩零

新興 府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五千五十兩零

陽春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八百一十兩零

陽江 府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一兩零

高明 府東南七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兩零

恩平 府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七千七百九十一兩零

廣甯 府北二百九十里額銀八千六百八十二兩零

開平 府南二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兩零

鶴山 新設府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萬兩零

德慶州 府西二百二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九十一兩零

封川 州西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八百八十七兩零

開建 州西北三百一十里額銀三千九百一十三兩零

高州府 翼軫分古越裳之地漢屬交州之域東界肇慶高明北界羅定州西界雷州海康南抵海至京七千七百六十七里省西北九百三十里領州一縣五

茂名 附郭額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九兩零

電白 府東南四十五里額銀九千四百四十五兩零

信宜 府北八十五里額銀四千五百五十一兩零

化州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四兩零

吳川州南七十里額銀九百五十九兩零

石城州北二百一十里額銀七千六百九十六兩零

廉州府翼軫分東界雷州海康西界交趾孔雀北界廣西南甯府南抵海至京七千六十五里省西一千五百一十五里領州一縣二

合浦附郭額銀七千九百六十九兩零

欽州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三千二百九十兩零

靈山州北三百一十里額銀七千四百三十八兩零

雷州府翼軫分東界化州吳川西界廉州合浦南環海至京九千四十里省西一千三百八十里領縣三

海康附郭額銀八千三百八十七兩零

遂溪府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七十一兩零

徐聞府南一百五里額銀五千五百七十六兩零

瓊州府翼軫分古珠崖儋耳之地漢武始置郡焉四面環海中峙五指之山爲黎藪巢穴而瓊儋崖萬四郡皆周繞其外自瓊郡東北渡海抵雷州界西隔海而望交趾暹羅國在其東南至京九千四百九十里省西南一千六百八十里徐聞縣渡海七十里領州三縣十

瓊山附郭額銀二萬二百四十三兩

澄邁府西六十里額銀七千七百五十二兩零

定安府南八十里額銀三千八百七十六兩零

文昌府東南一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二千八百一兩零

會同府東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三千七百四十八兩零

樂會府東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三千五百一十九兩零

臨高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六十一兩零

儋州府西南三百七十里額銀一萬二十六兩

昌化州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一千九百五十九兩零

萬州府東南四百七十里額銀三千六百九十八兩零

陵水州南六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五十五兩零

崖府南一千一百一十四里額銀五千二百五十兩零

感恩府西南六百五十里額銀

一千一百兩零

羅定州翼軫分東界肇慶德慶西界高州電白直隸至京七千八百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兩領縣二

東安州東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兩零

西甯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三十六兩零

碣石衛附錄原本

清瀾所　大鵬所　雙魚浮涯　海門所

新興所　蓬州所　海安錦囊　甯川所

謹案連山府之連山今爲廳南雄府今改南雄直隸州領縣一始興肇慶府之陽江今爲廳廉州府之欽州今爲欽州直隸州領縣一防城新設瓊州府萬州之崖今爲崖州

廣西　禹貢荊州之裔古南蠻之地秦爲桂林象郡星躔翼軫之餘南撫蠻獠而控交趾北枕九疑而引衡湘東通五嶺番禺西界夜郎滇建轄府十一州三十八縣五十外長官司二

桂林府　翼軫分東界湖南永州新田北界永州永明西界柳州懷遠南界平樂恭城至京七千四百六十二里轄州二縣七

臨桂　附郭額銀二萬一百三十九兩

靈川　府東北五十二里額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一兩有零

興安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一萬六百四十三兩

陽朔　府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七千一百八十九兩零

永甯州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三十二兩有零

永福　府西一百里額銀三千六百七十八兩零

義甯　府西北八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三十兩零

全州　府東北二百五十里額銀二萬三千一百九十六兩零

灌陽　州南九十里額銀五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柳州府　翼軫分東界平樂恭城西界慶遠宜山南界鬱林北流北界湖廣靖州通道至京七千七百三十二里省南六百七十五里領州一縣七

馬平　附郭額銀二千四百九十兩零

雒容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千八百七十八兩零

羅城　府西北一百九十里額二千八百四兩有零

柳城　府北七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一十三兩零

懷遠　府北三百一十里額銀七百二十二兩零

來賓　府南七十里額銀二千三十一兩零

融　府西北二百五十里額銀四千五百四十九兩零

象州　府東南一百三十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兩零

慶遠府　翼軫分古龍編地東界柳州來賓南界鬱林博白及南甯新甯西界思恩府北界貴州鎮遠及都勻至京一萬一千里省南八百三十五里領州四縣四

宜山　附郭額銀四千六百六十三兩零

天河　府北九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河池州　府西二百一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零

思恩　府西一百五十里額銀一千六百三十一兩零

東蘭州　府西南四百三十里額銀四百三十七兩零

忻城　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一百七十九兩零

南丹州　新設府西北三百四十里額銀一百七兩零

那地州　新設西北三百四十里額銀二百九十六兩零

思恩府　翼軫分東界東蘭州西界田州南界南甯府北界河池州至京九千四百里省南一千四百里領州三縣三

武緣　府南二百里額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兩零

賓州　新設府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一萬四千六百三兩零

遷江　新設府東二百八十里額銀三千四十七兩零

上林　新分府東八十五里額銀八千一百二十二兩零

田州　府西四百里額銀一百七十四兩零

陽萬分州　新設

泗城府　翼軫餘分至京一萬一千四十五里省南一千八百一十五里領縣一

陵雲　新設附郭額銀五千零九兩零

西隆州　直隸至京一萬一千里額銀三百四十一兩零領縣一

西林　州西南一百里額銀四百二十兩零領縣一

平樂府　翼軫分東界廣東連州北界湖南永州新田西界桂林陽朔南界梧州蒼梧至京七千六百四十二里省東南四百二十里領州一縣七

平樂　附郭額銀五千一百二十七兩零

恭城　府東北一百里額銀二千三百一兩零

富川　府東北二百六十里額銀五千四百三十七兩零

賀　府東二百八十里額銀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兩零

荔浦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七十兩

修仁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一十兩零

昭平　府南二百里額銀七千七百一十三兩

永安州 府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梧州府 翼軫分古蒼梧之野在秦爲桂林在漢爲鬱林漢末魏吳晉爲交州左憑賀陽右控蘇峽亦山川之險也疆域東界廣東肇慶封川西界潯州平南南界廣東高州信宜北界平樂永安及柳州賓州一州至京八千二百六十二里省東南五百八十里領縣五

蒼梧 附郭額銀二萬一百四十七兩零

藤 府西六十里額銀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三兩零

容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八千五百三十一兩零

岑溪 府西南二百九十里額銀三千四十七兩

懷集 府東北三百五十里額銀九千二百五十五兩

鬱林州 直隸至京八千七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九兩零領縣四

博白 州西南七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兩零

北流 州東四千五里額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兩零

陸川 州南七十里額銀八千四百二十七兩零

興業 州西六十里額銀六千二百四十五兩零

潯州府 翼軫分左江之下游東界梧州藤容西界南甯横州南界廣東遂溪北界梧州博白至京八千八百五十里省東南九百五十里領縣四

桂平 附郭額銀六千五百七十五兩零

平南 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八千八百四十五兩零

貴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三兩零

武宣 新設府西北二百里額銀二千三十八兩有零

南甯府 翼軫分東界潯州貴西界太平南界廣東廉州北京思恩至京九千二百七十里省南一千六百五十里領州六縣三

宣化 附郭額銀二萬二千九百七十三兩零

新甯州 府西南七十里額銀四千七百一十五兩零

隆安 府西北二百六十里額銀七千三百四兩零

横州 府東二百二十里額銀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五兩零

永淳 州西一百三十里額銀六千四百七十一兩零

上思州 府西八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八十二兩零

歸德州 府西北三百里額銀三百一十四兩零

果化州 原隸泗城府府西北三百三十里額銀一百三兩零

忠州 府西南二百里額銀一百七十兩零

太平府 翼軫分在慶遠思恩之西外控交南至京一萬四百二十五里省南一千九百二十里領州十六縣二

崇善 附郭額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零

養利州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七十兩零

左州 府東北一百里額銀一千四百三十兩零

永康州 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額銀八百八十一兩

羅陽 府東北二百里額銀九十六兩零

萬承州 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百一十九兩零

思陵州 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百二十五兩零

甯明州 府西南一百二十里銀四百二十一兩零

憑祥州 府西南二百三十里銀一百七十三兩零

太平州 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二百九兩零

安平州 府西北一百里額銀二百四十七兩零

茗盈州 府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九十七兩零

結安州 府北二百里額銀一百七十九兩零

信倫州 府北二百三十里額銀五十三兩零

龍英州 府北二百里額銀三百七十八兩零

都結州 府東北三百八十里額銀四十二兩有零

龍州 府西一百四十里額銀二百六十一兩零

江州府南二十五里額銀一百四十三兩零

思州直隸至京九千五百三十七里省南二千一百三十里額銀三百八十三兩領州一

上下凍州新設

鎮安府翼軫餘分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里領州四縣一 天保新設額銀二百九兩零

下雷州府南一百六十里額銀六十六兩零

奉議州府東二百四十里至京一萬九百五十五里額銀一百七十五兩有零

歸順州府西南一百里至京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里額銀一百五十四兩有零

向武州府南一百六十里至京一萬九百五十里額銀四百八十九兩有零

都康州府東南一百九十里至京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里額銀二百零三兩有零

謹案思恩府今設思隆縣田州裁南甯府之上思州今屬太平府

雲南禹貢梁州之裔為古滇中之區季漢益州為建甯晉分梁南為甯州始治雲南形勢東接牂牁西據黑水南抵平緬而接南交北渡瀘水而窺建蜀荒漢數千里焉而曲靖尋甸接二郡則雲南之咽喉為滇中之東門也自七星關北道烏撒又為通蜀及夜郎之要道永昌金齒西接甘思鶴慶麗江北連越嶲然境地雖廣袤而實維雲南楚雄大理臨安曲靖澂江數府禮樂衣冠至其餘則番民雜居俗由朴野士亦荒曠此滇中之大畧也轄府二十四州三十一縣三十一

雲南府井鬼餘分東界曲靖馬龍西界楚雄廣通南界臨安嶍峨北界武定至京一萬六百四十五里領州四縣七 昆明附郭額銀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四兩零 富民府西北九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零 宜良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五千五百九十七兩零

嵩明州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晉甯州府東南一百里額銀六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呈貢州北六十里額銀七千三百四十四兩零

安甯州府西南八十里額銀四千五百七十五兩零 羅次州北九十里額銀四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祿豐州西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七十九兩零

昆陽州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七千七百三十一兩零 易門州西一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十六兩零

大理府井鬼餘分據洱海之西東界楚雄鎮南州西界永昌保山南界永昌永平及蒙化北界麗江鶴慶州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五十里省西九百里領州四縣三 太和附郭額銀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兩零

趙州府南三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一兩零 雲南州南一百里額銀八千八百九十四兩零

鄧川州府北七十里額銀四千七百八十一兩零 浪穹州西二十五里額銀七千七百四十

二兩零
賓川州府東九十里額銀八千一百三十六兩零
雲龍州府西二百里額銀二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臨安府井鬼餘分東界徵江西界楚雄南安及沅江南界廣南廣西北界雲南昆陽至京一萬九百九十里省南四百四十里領州四縣四
建水州附府額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零
石屏州府西五十里額銀八千二百七十四兩零
阿迷州府東七十里額銀二千九百七十九兩零
甯州府東北二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二十一兩
通海府北一百五十里額銀四千四百八十三兩零
河西府西一百八十里額銀四千一百三十六兩零
嵋峨府西北二百六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九十一兩
蒙自一水之外郎係交趾府東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七百八十四兩零
楚雄府井鬼餘分古楚盜蹻所開之地東界雲南祿豐西界大理雲南北界姚安姚州至京一萬一千二十里至省三百九十里領州二縣三
楚雄附郭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兩零
定遠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七百六十一兩零
廣通府東十里額銀四千三百七十兩零
南安州府東南五十里額銀二千五百五十四兩零
鎮南州府北七十里額銀六千三百八十九兩零
徵江府井鬼餘分東界廣西彌勒西界雲南嵩明晉甯南界臨安甯州北界雲南呈貢至京一萬七百四十五里省東二百四十里領州二縣二
河陽附郭額銀九千一百二十兩零
江川府西南九十里額銀三千五百四十七兩零
新興州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六兩零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雲南州郡財賦第八笈 奎

路南州府東一百三十里額銀四千一百三十一兩零
景東府井鬼餘分東界楚雄南安州西界順甯雲州南界鎮沅北界蒙化至京一萬一千六百里省南九百八十五里額銀二千六百一十兩零
廣南府井鬼餘分東界廣西省地西界廣西府南界交趾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三十里省東南七百九十里額銀三千四百五十二兩零領縣一
寶甯附郭新設額銀一千九百四十九兩零
廣西府井鬼餘分東界廣南西界鎮沅南界交趾至京一萬九百六十五里省東南三百一十里領州二
師宗州府北八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三兩零
彌勒州府西九十里額銀四千八百八十兩零
順甯府在永昌之東南舊瀾滄之地控扼緬甸至京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領州一

戊笈談兵 卷之五下 雲南州郡財賦第八笈 奎

雲州界連耿馬府東三十里額銀二千九百四十兩零
曲靖府井鬼餘分東界貴州安順普安西界雲南昆明南界徵江北界四川烏撒爲滇中之咽喉至京一萬三百五里省南四百七十里兼入尋甸地領州六縣二
南甯附郭額銀六千七百六十九兩
霑益州府東北三十里額銀三千一百五十五兩零
陸涼州府南一百二十里額銀六千二百一十三兩零
羅平州府東南二百七十里額銀四千四百七十三兩零
馬龍州府西南七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尋甸州府西一百里額銀六千三百七十七兩零
平彝府東北九十里額銀二千五百四兩
宣威州府東北二百三十里額銀一千二百四十六兩零
姚安府井鬼餘分東界四川鹽井西界麗江南界楚雄定遠北界永北至京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省

西北五百七十五里領州一縣一

姚州府北四十里額銀九千三百七十六兩零大姚附府額銀五千九百一十二兩零

鶴慶府井鬼餘分東界麗江西界吐番北界永甯至京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里省西北一千二百里領一州

劍州與中甸對江為全滇保障之州府西九十里額銀六千五百三十五兩零

武定府井鬼餘分東界四川烏撒西界姚安南界雲南羅次北界四川越嶲至京一萬八百三十里省西一百五十里領州二縣一

和曲州府西南三十里額銀三千一十六兩零元謀州西北一百七里額銀三千一百四十二兩零

祿勸州府東北三十里額銀三千五十四兩零

麗江府井鬼餘分北界永甯西界鶴慶南界姚安東界四川鹽井至京一萬二千七百六十里省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九十兩零

沅江府井鬼餘分東北界臨安東界廣西西北界楚雄南界臨安至京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五里省西南六百二十里領縣一新平原隸臨安甯州府西北二百四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二十八兩零

普洱府新設至京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一里省西南一千一百二十五里領縣一甯洱附府新設額銀八百二十五兩零

蒙化府井鬼餘分東界大理賓州西界永昌永平南界景東至京一萬一千四百一十里省西九百四十里額銀一萬二百四十二兩零歸併定邊銀七百兩零

永昌府井鬼餘分金齒之地在蒙化之西鶴慶之南順甯之北至京一萬一千八百一十里省西一千三百里領州一縣二保山附郭額銀六千七百九十四兩零永平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三兩零

騰越州府西三百一十里額銀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四兩零

永北府井鬼餘分舊北勝永甯地西界鶴慶東南界麗江東界四川鹽源瓜黎江外連接川界至京一萬一千七百里省北一千二百里額銀一百五十六兩有零

開化府井鬼餘分與交趾相隔一江中外鎖鑰之地至京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省西南六百里額銀七千九百五十七兩零領縣一文山新設附郭額銀一千二百三十七兩零

東川軍民府新設至京九千七百九十七里省　里歲徵蕎麥折銀二百八十四兩零倉斗米十八石領縣一會澤新設附府額銀一千七十七兩零

鎮沅府新設至京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額銀七百八十六兩零同知徵銀六百六兩零領縣一恩樂新設為鎮沅威遠關鍵之縣額銀九百四十四兩零

昭通府新設至京九千八百里領州一縣二恩安新設附郭額銀七百九十一兩零永善新設府西北三百里額銀八百五十七兩零

鎮雄州新設府東三百四十里額銀二千四百七十五兩零

謹案景東蒙化永北鎮沅四府今為直隸廳廣西武定沅江三府今為直隸州鶴慶府今為州與劍州俱屬麗江府姚安府今裁所屬之姚州今屬楚雄府大姚今屬鎮南州騰越州今為廳屬永昌府師宗彌勒二州今為縣屬廣西州和曲州今裁

附錄原本羈縻屬府官司今皆變置爲郡縣

孟艮府在景東之南東北至省約三十八程

孟定府在景東之西南東北至省約二十八程

永甯府在永北之北南長官司四至省一千三百里

剌次和　革甸　香羅　瓦魯

鎮沅府在沅江之東南至省一千二百餘里今省止經歷治之

威遠州東北至省一十九程

灣甸州東北至省二十程

鎮康州東北至省二十三程

大候州東北至省二十三程

瀾滄軍司在永甯之東至省一千二百里土州一

蒗蕖州

騰衝衞司在永甯之西至省一千五百里

車里宣慰司至省一十八程

木邦宣慰司至省三十五程

孟養宣慰司北至省三十七程

緬甸在孟艮之南北至省三十八程

八百大甸在緬甸東南占城國東北至省三十八程

老撾宣慰司在廣南府東南交趾國西北至省六十八程

南甸宣撫司東北至省二十二程

干崖東北至省二十三程

隴川宣撫司至省二十八程

者樂甸至省一千一百里

鈕兀俱長官司至省一十六程

芒布至省二十三程

貴州 禹貢荊梁之裔古西南夷夜郎之地元明以來始漸開闢其疆東迤九溪西抵滇中南接牂牁北窺蜀陜星分井鬼翼軫之末領府十三州一十四縣三十四

貴陽府 井鬼餘分東界平越甕安西界永甯清鎮南界都勻北界遵義至京襄陽起旱共四千零六里本府徵銀四百五十三兩零領州三縣四

貴筑 附郭額銀二千一百三十五兩零

龍里 府東北五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五十四兩零

貴定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七十八兩零

修文 府北五十一里額銀五百九十三兩零

開州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九百一十二兩零

定番州 府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廣順州 府西南一百一十里額銀一千七百四十三兩零

思州府 翼軫餘分東界銅仁西界思南南界黎平北界石阡至京水程七千七百二十里省東三百五十里額銀三千六百八十九兩零領縣二

玉屏 新設府東四十里界連楚省額銀一千一百八十七兩零

青溪 新設府西九十里額銀一千四百二十兩零

思南府 翼軫餘分東界石阡西界遵義南界思州至京水程七千三百九十里陸路六千里至省七百一十里額銀三千八百三十七兩零領縣三

安化 附郭額銀一千五十六兩零

婺川 府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二百二十兩零

印江 府東三十里額銀一十九百八十七兩零

鎮遠府 井鬼餘分東界湖南辰州沅州南界湖南靖州及廣西西界平越北界黎平至京七十九百二十里省東七百里額銀一千一十三兩零領縣三

鎮遠 附郭額銀一千三十兩零

施秉 府西南四十五里額銀八百七十一兩零

天柱 新設府東南一百八十里額銀三十二百四十三兩零

石阡府 翼軫餘分北界四川酉陽州東界銅仁南界思州西界思南至京五千八百六十里省東北八百七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二十五兩零領縣一

龍泉 府西一百二十里額銀一千二十四兩零

銅仁府 翼軫餘分東北界湖南施州衛西界石阡南界黎平至京七千六百里至省六百餘里額銀二千五百二十八兩零領縣一

銅仁 附郭額銀七百八十一兩零

黎平府 翼軫餘分東界湖南九溪衛西界思州南界鎮遠北界銅仁至京六千二百里至省一千里額銀三千二百八十四兩零領縣三

開泰 新設附郭額銀一百四十三兩零

錦屏 新設府□□里額銀八百六十三兩零

永從 府南六十里額銀三百四十七兩零

安順府 井鬼餘分東界平越北界威甯大定西界雲南曲靖馬龍南界廣西泗城至京八千二百九十里至省一百五十里額銀二千三百九十七兩領州二縣三

普定 附府額銀七百九十七兩零

鎮甯州 府西五十五里至京八千三百里額銀二千三百十七兩

永甯州 府西一百四十五里至京八千三百里額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零

清鎮 府東一百二十里額銀三百四兩零

安平 府東北六十里額銀三百七十二兩

南龍府 新設至京八千二百二十里領州二縣二

貞豐州 新添府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一千九十六兩零

普安州 原隸安順至京八千四百里額銀三千一百二十五兩零

普安 州東八十里額銀七十百四十兩零

安南 原隸永甯州州東一百五十里額銀三百七十三兩零

都勻府 井鬼餘分東界廣西柳州融西界廣西慶遠河迤南北界貴陽至京八千二百四十五里至省二百三十里額銀二千四百四十七兩零領州二縣三

都勻 附郭額銀四百九兩零

麻哈州 府東北五十二里額銀七百三十一兩零

獨山州 府南一百五十里額銀一千七十八兩零

清平 新設府北一百里額銀五百七十一兩零

荔波 原隸廣西慶遠河池州府界南一百八十里額銀八百二十五兩零

平越府 井鬼餘分舊平越衛東界鎮遠及都勻清平西界貴陽龍里南界都勻北界黎平及遵義至京

八千二百里至省一百七十里額銀一千一百九十兩零一領州一縣四

平越 附郭額銀三百四兩

甕安 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三千七百四十九兩零

湄潭 府北二百二十里額銀三千八百八十一兩零

餘慶 府東北一百四十里額銀二千一百九十八兩零

黃平州 府東北一百三十里額銀二千一百四十三兩零

大定府 新設府南三百五十里至京　里額銀二十三兩零領州三縣一

平遠州 府南八十里額銀二百六十四兩零

黔西州 府東南一百四十里額銀九十四兩零

威甯州 井鬼餘分原爲府東界遵義西界雲南曲靖南界貴陽及安順北界雲南鎮雄至京七千九百里至省一百八十餘里額銀一百五十二兩零

畢節 舊畢節衞府西北六十里額銀一百七兩零

遵義府 井鬼分古播州芒布之地舊隸四川東界思南西界大定畢節南界平越北界四川重慶至京九千七百里至省三百五十里領州一縣四

遵義 附郭額銀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五兩零

桐梓 府北一百二十里額銀二千三十六兩零

綏陽 府東一百里額銀二千八百四十二兩零

正安州 府東三百六十里額銀一千六百八十五兩零

仁懷 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額銀一千三百九十八兩零

謹案黎平府之錦屏今爲鄉屬開泰南龍府今爲興義府領州一縣三興義普安安南貞豐州平越府今爲直隸州領縣三湄潭甕安餘慶又平越府之黃平州今屬鎮遠府

蒙古 在朔漠之野古今分合盛衰不一今自盛京之東北界以西並直隸山西陝西甘肅之北界西訖哈密二萬餘里北極於肯衣山亦二萬里部落甚繁而今之奉正朔者四十餘國

傲漢 在盛京之西永平府之北

奈曼 在盛京之西北傲漢之東北

喀喇沁 在遵化州之北傲漢之正西北

札魯特 在奈曼之北盛京之西北

杜爾伯特 在札魯特之東

札賴特 在杜爾伯特之正東

鄂爾羅斯 在札賴特之東盛京之正北

科爾沁 在札魯特之西北杜爾伯特之正西

翁牛特 在喀喇沁之北奈曼之西

巴林 在翁牛特之北奈曼之西北

阿嚕科爾沁 在科爾沁之北奈曼之西

喀爾喀河克勒和部 在阿嚕科爾沁之北

克西克騰 在蘇州之北翁牛特之西

烏朱穆秦 在克西克騰之西巴林之西北

阿霸哈納

阿霸垓 俱在頭天之北克西克騰之西

蒿齊忒 在阿霸垓之北巴林之西

蘇尼特 在宣化之北阿霸垓之西

克爾倫河

巴拉斯城 在烏穆朱秦之西北喀爾喀河克勒河部之西蘇尼特之北

歸化城 在大同之北

土默特 在大同之北

四子部落 在歸化城之北蘇尼特之西南

喀爾喀 在歸化城之西北四子部落之西

毛明安 在歸化城之西河套之北喀爾喀之西南

吳喇忒 在毛明安之西

鄂爾多斯 在榆林之北吳喇忒之西

古爾班賽堪 在鄂爾多斯之西北阿蘭善山之北

翁機河 在古爾班賽堪之北巴拉斯城之西

圖拉河韓山 在翁機河之東北

肯忒山 在圖拉河韓山之西北克爾倫河巴拉斯城之西北

布龍看布

爾叟蘇泰 在翁機河之北肯忒山之西

阿蘭善山 在甯夏之西北鄂爾多斯之西

鄂爾昆河

厄爾得厄招 在翁機河之西古爾班賽堪之西北

推河 在鄂爾昆河厄爾得厄招之西

厄格塞楞格 在鄂爾昆河之北布龍看布之西

桑金答稍湖 在推河之北厄格塞楞格之西

薩克薩圖古

里克在推河之西南阿蘭善山之西北遠空格衣札 布韓河在推河之西薩克薩圖古里克之西北 哈密城在空格衣札布韓河之西南甘肅之西北阿蘭善山之西約三千有餘里至京約六千有餘里

戊笈談兵卷之六上

第九笈佚

戊笈談兵卷之六下

新安汪　紱著

同郡戴鶴亭參

水陸路程第十笈

汪雙池曰余聞之叔父式南先生曰測地倍難於天天之經星緯宿道躔分度雖云幽遠然一舉首而可見一持籌而可知故曰不難地則山川紛錯鳥道句股既非一望所可見而足跡所及不過億兆之一分又且山移川轉道路因之則四方靡有定向如發軔東去而不覺漸南舉踵西行而倏忽面北則測地之難所可知也紱嘗

北踰大江東遊吳越西抵豫章南至於閩而足跡所親歷猶不能定其南車究其遠近況所未至者又將何如乎然頗心嗜之以爲君子志在四方凡夫天下形勢且欲胸羅手識而豈其程路反不得一覽梗概因數購刻本程識而舛譌不堪觀者又往往而是用是徧摉舊載諮訪行旅參之輿志乃數載之閒稍以成帙其中則猶闕有閒焉而或道理遠近卒有不相應者是蓋路有與廢人言不齊要之可以得其大概不相遠爾爰筆之以備參考

一著迂直賦

一輯水陸路程 分十六省載之

迂直賦

汪　紱著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地之有路猶天之有道也路之有里猶道之分度也不察夫黃赤之度難以經天不考乎封疆之里難言緯地

黃道赤道及天之度數俱見首笈中

古者因律以定分因分而成寸累寸而成尺積尺而成步積步而成里

黃鍾之律九十分以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古者八尺爲步漢六尺四寸爲步今五尺爲步今之尺長於古尺非黃鍾律也周三百步爲一里今三百六十步爲一里

亦方里而成井五里而有封兩封而有植十植而爲同十同而爲圻

五里而封築土爲阜以爲五里之界也兩封十里則植木以爲十里之界十植百里方百里爲一同十同千里方千里而爲一圻左傳曰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是也此古之制也

故用居常而經界是定亦以禦變而烽燧置焉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常日之疆界以業民也五里而置烽以警備非常以禦變也烽爲高樓而燃火於樓上者有兵寇至則舉火以示遠者六韜所謂雲火是也或揭長竿而燃火竿上亦然又有築土爲竈而穴上出煙實狼糞其中焚之則煙直上今人之所謂煙墩者亦烽意也燧所以取火者

且因道里之分而試考行師之略

承上段入下行師之事

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信宿之常

> 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詩曰於三十里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師緩則平程師急則兼程權宜之道

> 平程守其常也兼程倍道而進也

凡道路之險夷固必資鄉導之用而軍爭之要尤必知迂直之方

>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鄉導者用其鄉土之民而使之導引道路也又曰先知迂直之利者勝迂謂道之遠而曲者或以兵從近道而入或以兵綴直道之以誘敵而別從迂道入如所謂間道者此所謂迂直之方也

是固皆懸權於當機而要必預知之有素

> 孫子曰懸權而動蓋迂直之方宜隨機而應而天下之形勢道里之遠近要必考之於平素平素能知其大略則心有定主而後參之以鄉導則險夷遠近詳審而設施可定苟或平素一無所知而徒以一時資於鄉導則又恐有心無定見而反爲人所給者矣

自盛京至京師千有五百里山海稱雄南千里而旅順口跨海則趨山左

> 山海關在永平府撫甯縣東旅順口在遼陽州金州之南

自京師至太原千有三百里井陘爲險北四百而宣化東行則接雲中

> 井陘縣屬正定府西宣化府在京師西北雲中即大同府在山西省北山西至京一千三百里自宣化至京三百五十八里凡此里數皆止舉其大概而言

自京師至汴梁千有四百餘里陸經臨洺邯鄲而大名開滑則爲東路

> 臨洺地名在廣平府邯鄲縣在廣平府西大名府在廣平府南開州滑縣俱大名府自京至大名一千一百里自大名至汴三百七十餘里

自京師至山左九百有二十里陸走鄚河景德而天津滄德則溯漕河

> 溯源音

> 鄚州今任邱縣河間府在京師南景州屬河間府南德州屬濟南府西北天津在京師通州南滄州在河間府東

由山東而接汴東則出聊臨而經大名南則出濮曹而抵歸德千里而遙

> 經大名至汴共九百里經歸德至汴共千一百里聊城縣屬東昌府臨清州在東昌西南大名府在臨清西南濮州屬東昌府南曹州屬兗州府西歸德府在河南省東

自汴梁而接伊洛四百里中爭滎陽氾水

> 滎陽氾水二縣皆屬鄭州西

由河南而入晉東則渡滎澤而越太行西則渡孟津而趨垣絳千三百里

> 滎澤縣屬鄭州太行山在澤州孟津縣屬河南垣曲屬絳州在平陽府南自汴城越太行至太原千三百里

自太原而抵雲中六百里中歷雁門廣武

> 雁門關在代州北五臺縣西廣武地名在馬邑縣

由晉而入秦南則蒲潼爲要道而大同西接黃浦

凡山西一省之西界皆接陝西界黃河而河急不可渡至蒲州河津之間乃通舟楫蒲州在平陽府西南潼關在蒲州南而華州之東黃浦州在葭州東北渡河則大同之偏頭關也自太原經潼關至西安一千三百里自大同由黃浦州至西安亦一千餘里

由秦而向汴東則潼陝趨鞏洛而武關出抵南陽陝州在河南府西鞏縣在河南府東武關在河南南陽鄧州之西陝西商州東南南陽府在河南省西南自潼關由陝至汴一千二百里自商州出武關至南陽九百里自南陽至汴城五百四十里

自西安至甘肅三千里而近越大隴北涉蘭河西安至甘肅二千八百餘里大隴山在鳳翔府隴州蘭州在臨洮府北而黃河又經蘭州之北

自西安至甯夏千里而遙走邠乾慶平分道至甯夏衞一千五百里至中衞一千餘里乾州邠州俱在西安府西北自邠州北走慶陽至甯夏衞自邠州西走平涼至甯夏中衞

得隴望蜀東則由褒斜而達葭萌西則道階成而踰劍閣褒城縣在漢中府西北斜谷在藍田縣西葭萌今保甯府寬元縣階州在鞏昌府南成縣在鞏昌府東南劍閣在保甯府劍州之北得隴望蜀本漢光武之語

約二千有四百里

深入征蠻西則渡瀘水而問楚雄東則道烏撒而趨曲靖瀘水在馬湖府西南楚雄府在雲南省東烏撒府在瀘州西南曲靖府在雲南省東自四川由瀘州烏撒至雲南約四千餘里馬湖府今廢

約四千里而有餘

由蜀川而下荆楚江出瞿唐歸峽漢流金利襄樊五千里

而赴鄂瞿唐峽在四川夔州歸州在湖廣荆州府西金州府今改爲興安府在陝西漢中府西南平利縣屬興安襄陽府在湖廣西北樊城在襄陽府北

由荆鄂而出汴洛西則襄樊新野路出方城東則麻城光山道通蔡許八百里而抵河新野在南陽府南方城今之南陽裕州麻城屬湖廣黃州光山縣屬汝甯光州蔡即汝甯府在河南省南許州在開封府之南

由武昌而出豫章北泝潯陽星渚南由湘醴袁筠千餘里而抵洪潯陽江在江西九江府北星渚今南康府在江西省北湘江由洞庭湖合江水醴陵縣在長沙府東袁州府在江西省西南筠即端州府在江西省南袁州府之東北

由武昌而下江南水則安慶太平沿江而下陸則潛巢和浦略地以東二千里而放海放上聲至也安慶太平俱江南省西南江水由安慶之南太平之西北流至江南省北而東入海潛山縣屬安慶府巢屬無爲州和州在太平府西北江浦縣屬江甯府自武昌順流而下一千四百七十里至江甯府又六百里而至通州並東入海

由建業西出河南由濠宿而達宋千有一百餘里自羣野而道汝路則稍迂濠即鳳陽府在江北宿州在鳳陽府北宋即歸德府自江甯府由濠宿歸德至汴城則一千一百餘里羣野即盧江府地自江甯經盧州汝甯至汴一千五百餘里

由建業北通山左經濠宿而至徐千有四百餘里道揚淮而入濟乃循水道

徐州在鳳陽西北自江甯經濠宿徐兗陸路至山東省城一千四百餘里揚州府在江南省東淮安府在揚州府北濟甯州在兗州府西濟水自濟甯州流經濟南府城北東入海

自建業而江右沿江以入於鄱湖東連饒歙

建康即建業鄱湖在江西省東饒州在鄱湖東歙州即徽州在饒州東自江甯沿江入湖至江西省一千三百里若西南走徽饒至江西省水路約一千四百餘里

自金陵而姑蘇順流以達於震澤北重瓜毘

震澤即太湖在蘇州西南自江甯至蘇州五百八十餘里瓜埠在鎭江北揚州東南毘陵即常州皆蘇州之上流爲重地也

自吳入浙檇李爲門自浙抵徽嚴州作戶

吳蘇州檇李嘉興在杭州東北自蘇州至杭州三百五十里嚴州在杭州西徽州在嚴州西北自徽州至杭州六百里

浙至江西千有一百里阻懷玉之崇山

自浙至江西必經衢州廣信二府懷玉山在廣信府玉山縣之東衢州府屬浙江廣信府屬江西

浙抵福建千七百里踰仙霞之峻嶺

仙霞關在衢州江山縣南建甯府浦城縣北建甯府屬福建省

自閩至江西千四百里西北而出杉關由汀虔亦爲間道西出

杉關在邵武府西西接建昌汀州在福建省西虔即贛州在江西省南福州府自汀州贛州至江西省城一千四百餘里

自福至臺灣旬有五日東南而航大海從海道亦可北走浙江

臺灣在福建東南海中由福州府西南至廈門渡海經澎湖島至臺灣府

由閩中而廣東二千八百餘里南澳介于漳潮

南澳鎭在彰州詔安縣西潮州饒平縣東漳州屬福建省潮州屬廣東省

由廣東而江西二千七百餘里梅嶺限乎南北

梅嶺即大庾嶺在南雄府北南安府南南安府屬江西省南雄府屬廣東省

南海潞牂牁出賀梧而西通嶺右一千二百里

牂牁江至梧州合桂林平樂之水經肇慶府南流至廣州南入海賀縣屬平樂府梧州在平樂府之南平樂府在廣西省之南

桂林順湘水循衡嶽而北抵長沙一千七百而遙

湘水自桂林全州發源北流經永衡長沙至岳州而入江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長沙衡岳俱湖廣湖南所轄

長沙過洞庭而北九百里竟達武昌中則城陵爲衝地

洞庭湖在岳州西城陵磯在岳州北江中

城陵過洞庭而西千七百直趨貴筑中惟沅晃實苗窠

貴筑即貴州省縣沅州在辰州府西晃州地名在沅州西鎭遠東鎭遠府屬貴州省東

貴州道曲靖西出昆明九百里安順之間最險

安順府屬貴州省之西

貴陽由瀘州北抵四川二千里而遙威甯之北難行

瀘州屬四川南威甯府屬貴州省北

昔韓信之虜魏豹也陳舟臨晉而木罌潛渡夏陽韓信漢將魏豹王名漢高使韓信伐魏魏將柏直盛兵蒲坂以寨臨晉韓信陽陳舟於臨晉欲渡而潛師以木罌縶腰自夏陽渡河遂大敗魏軍虜魏王豹臨晉關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西夏陽今陝西同州韓城縣東河上

明祖之降明昇也盛兵瞿唐而間道已趨綿竹元末明玉珍據巴蜀傳其子明昇朱太祖伐蜀使湯和盛兵陳於瞿唐峽明昇悉力拒之而傅友德引師自階文已入綿竹遂合破蜀軍而明昇降瞿唐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南綿竹今四川綿州綿竹縣階州文縣原屬陝西鞏昌府今俱屬甘肅

元欲滅金使拖雷西出潼陝而元主東渡清河卒墮完顏

之廟元蒙古奇握溫氏金完顏氏拖雷元臣元主窩闊台也初元主將滅金使拖雷自關中趨潼關而使人假道于宋以趨淮東後拖雷既出潼關而宋人不果假道元主用夏人之計遂自河中至清河白坡渡河竟圍金汴都卒滅金清河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隋欲兼陳使擒虎采石渡江而若弼濟師京口終墮陳氏之祧隋楊堅篡周之號陳亦南朝霸先篡梁之國者韓擒虎賀若弼皆隋將采石磯在今江南太平府之南京口今江南鎮江府也

吳玠疾馳三百里卒敗金寇之師吳玠宋時名將守川陝金虜寇仙人關吳玠一日夜疾馳三百里救之遺金人以生柑金人氣索卒大敗之

狄青夜渡崑崙關遂褫南蠻之魄狄青宋眞宗時名將崑崙關在今廣東時南蠻儂智高作亂狄青征之至崑崙關下二十里時元宵會諸將夜飲方劇青以更衣辭起遂帥親兵夜渡崑崙關至黎明諸將方擐甲聽令而青使人召諸將會食于關衆乃知已破崑崙關南蠻大震相卒降服智高走死

是皆知形勢之規故能定迂直之計結上數段

玆故略懸遠近之概而未能及夫夷險之詳俾用者諮鄉導于臨時而亦可裕懸權于胸次噫四海之廣何窮非親歷豈能悉合要之不離近是願卽此以見大端但今府州縣地名多有移易變置者今照搢紳爲之鈔錄只稅額如鹽課關稅尚未甚訛而各府州縣額銀卽

搢紳各本亦多不同

京師

自京南走河間至山東

順城門三十里至蘆溝橋三十里至良鄉縣二十里至杜店十里至琉璃河三十里至涿州三十里至三甲店三十里至新城縣三十里至白溝河三十里至雄縣三十里至鄚州鎮四十里至任邱縣三十里至新中驛四十里至河間府三十里至商家林三十里至獻縣十里至單家橋二十里至富莊驛二十里至新店二十里至阜城縣二十里至曼河三十里至景州三十里至南留智三十里渡衞河至山東德州

自京南走天津抵山東水道

崇文門十里至八里店十里至食米店二十里至通州十五里至張家灣舟行經保遥觀沙孤堆公雞店火燒屯共五十五里至舊鄚縣馬頭三十里至和合驛二十里至扳罾口十里新家庄十五里魯家渡十里王家渡口十五里至河西務十里白廟十里蒙村十里黃家浦二十里南北蔡村三十里至楊村驛十里下老光店十里滿溝兒十里至桃花口漳潞二水合流于此○十里尹兒灣又十里至丁字沽三汶河通涿州○十里至天津衞二十里曹家庄二十里楊柳青二十里新口二十里瀆流二十里至靜海縣十五里雙塘四十里唐家屯二十里至流河驛四十里至青縣滹沱河通正定保定○二十里周家屯十里至興濟縣四十里至長蘆煮鹽之所滄州三十里至甑河驛十五里馬家口二十里薛家窩二十里齊家堰二十里至泊頭屬交河縣○二十里下口十里油坊十里至東光縣三十里至連窩屬吳橋縣○三十里黃家河口二十里至安陵三十里至桑園三十五里老君堂又三十五里山東德州

自涿州西走保定正定西抵山西

涿州四十里高碑二十五里至定興縣二十里白溝三十里至安肅縣三十里荊棠二十里徐河十五里至保定府十五里大謝三十里至涇陽縣三十里方順橋三十里至慶都縣三十里清風店三十里至定州三十里明兒店三十里至新樂縣四十五里至伏城驛三十里拐角鋪三十里至正定府西去五十里威州九十里至井陘縣五十里至固關四十里至柏井驛七十里至芹泉驛六十里至山西平定州

自正定南走順德至河南

正定府南行二十里水河鋪四十里至欒城縣六十里至趙州四十里至莽城二十里至柏鄉縣三十里尹村河二十里至內邱縣三十里梁院店三十里至順德府三十五里至沙河縣三十里至臨洺三十里至邯鄲縣三十里趙王城三十里至車腳關三十里至河南磁州

自北京東走永平抵盛京

崇文門四十里至通州七十里至三河縣九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玉田縣八十里至豐潤縣八十里至沙河驛四十里至永平府八十里至撫甯縣七十里至升河驛四十里至山海關東二百三十里至錦州府甯遠州

自北京北走宣化抵大同

德勝門六十里玉河驛六十里至居庸關十里至岔道口五十里至榆林驛三十里至懷來縣四十里至浪山十五里至土木五十里至雞鳴驛十里江雄嶺十里下花園十里上花園十里響水鋪十里泥河十里樣敦十里至宣化府六十里至萬全縣六十里至懷安縣六十里至天城六十里至陽和城六十里至聚樂城四十里至大同府

盛京

自盛京東南至旅順口

奉天府一百二十里至遼陽州六十里至鞍山六十里至海城縣六十里至耀州驛六十里至蓋平縣七十里至熊岳九十里五十寨九十里至復州衛九十里至孛蘭九十里至金州衛今廢○六十里水湯六十里至旅順口過海五百里至山東省登州府

自盛京西走錦州至北京

遼陽州六十里至鞍山四十里至蒲河五十里至三汊河六十里至沙嶺四十里至高平五十里至盤山驛又五十里至廣甯縣三十里至呂陽驛五十里至十三山三十五里杏山驛五十里連山驛八十里至甯遠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至錦州府○西五十里曹庄驛四十里至東關五十里杏前五十里高林驛四十里至山海關

江南

自省北走滁州鳳陽徐州抵山東

江甯府渡江四十里至江浦縣四十五里至全椒縣二十里腰鋪二十五里至滁州二十五里關山十五里至珠龍橋二十里大柳樹四十里至池河驛三十里崇家鋪三十里至紅心驛三十里至總鋪西三十里至鳳陽府○總鋪北三十里至濠梁驛過河二十五里至三鋪又三十里至王莊驛自紅心驛北走臨淮至此合路可近十里○六十里至靈璧縣十五里固鎮驛三十里至馬庄驛三十里至大店驛六十里至宿州自固鎮走仁橋荒庄水市至此合路近十里○西行四十里至四舖三十里百善道二十里界首四十里至河南永城縣○二十里至符離橋過河四十里至夾溝驛十里新封集三十里至桃山驛五十里至徐州渡河十五里至呂梁洪二十五里柳前三十里至利國驛三十里拖犁溝三十里至沙溝二十里至臨城驛六十里南沙河

二十里至山東滕縣○自徐州北行二十里至新河口渡河三十五里至丁家集五十五里至沛縣又五十里至沙河驛一百二十里至山東濟甯州

自省東北走揚州淮安徐州抵山東水道

朝陽門六十里陸路東洋五里至龍潭五十里至儀徵水道五里東關十里新城二十里朴樹灣十里東石人頭五里西石人頭五里東青鋪十里楊子橋又十里至揚州府十五里灣頭二十里東西灣十里邵伯十里三溝十里腰鋪十五里露筋廟十里南車洛五里北車洛又十五里至高郵州二十五里清水潭十里張家溝五里六安閘二十里界首三十里南閘十五里懷關樓十五里至寶應縣三十里涇河十里平河橋三十里至淮安府二十里移風閘十五里至清江浦十五里福興閘十五里新庄閘東上黃河走汴梁北入清河走山東○自新庄閘五里至清河縣三十五里三汊河十八里新河口十里黃家嘴又十里至桃源縣五十里至古城十五里白羊河二十五里小河口水西通汴梁北至鍾吾又十五里

宿遷縣經落馬湖董家溝汊路口毛兒庄龍岡淺阜河共六十里至直河小河通沛○直上經沙坊長陵鋪頭灣共六十里至邳州四十里新安驛又經馬家淺雙溝梈梍灣共六十里至呂梁經黃錘集徦石溝共六十里至徐州二十里至呂梁洪十里茶城口四十里流城三十五里陸家口二十里夏鎮八里揚庄閘三十二里米家閘經新庄橋徐家口滿家口孟家口共五十二里至利建閘十八里南陽閘十五里棗林閘又三里至魯橋自徐州六十里至夾溝又十里至沛縣中經黃家淺廣家閘新興閘沽頭閘自沛縣五十五里沙河驛陸路北走兗州府自沙河驛經孟陽閘八里灣壩子頭谷亭閘龍塔灣至南陽閘共一百至魯橋北五十里至山東濟甯州

自省東走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水路

龍江關在水西門外二十里○大江三十里燕子磯二十里至瓜埠經几山東溝方山青山一截港共六十里至儀徵縣三十里何家港三十里至鎮江府小港經猪婆灘丹徒大瀆山黃泥壩

又張家渡共九十里至丹陽縣十里至七里橋西走金壇南二十三里至錫口十里至呂城二十里至奔牛司十五里至無錫縣四十里望亭二十里許墅關又三十里至蘇州閶門二里胥門二里盤門自盤門南四十里至吳江縣四十里至平望接浙江嘉興府○自盤門東九里至葑門六里黃天錫六里獨樹湖三十六里陳湖三十里雙塔十八里澱山湖十八里謝寨關三十里柳湖又十八里至松江府

自省東走常州陸路

通濟門二十里高橋門二十里雄華鎮三十里土橋又二十里至句容縣北八十里至龍潭五十里至儀真○東南二十五里行鄉十五里白土四十里至丹陽縣水路八十里至常州府

自省西走太平池州安慶抵江西水道

龍江關五十里至大勝關十里至三山十里江甯鎮十里上三山經烈山和尚港人頭磯望夫磯共四十里至采石四十里至天門山二十里裕溪口北巢縣又經四合山赤磯一磯共三十里至蕪

湖十里至魯港十里螃蠏磯十里三山夾六十里至泥汊河水通無為州又五里至板子磯五里至荻港經錢家灣丁家洲共六十里至銅陵縣二十里揚山磯又十里至大通關經老洲頭黃家会郭港流波磯共七十里至池口登陸至池州府二十里烏沙夾二十里那乇磯十里李陽河二十里欄江磯八里長楓夾二十里祝家嘴又四十里至安慶府經張家港官口港黃石磯吉陽湖共九十五里至東流縣水通建德○二十里至雷港二十里花楊鎮十里磨盤洲二十里馬當山二十里小孤山十里至江西彭澤縣屬九江府

自徐州南走廬州抵江西湖廣

徐州四百二十里至鳳陽府紅心驛六十里至池河驛六十里至張橋驛八十里至護城驛四十五里店埠又五十五里至廬州府六十里至派河驛二十五里青陽鎮又四十里至三溝驛二十里至舒城縣過河四十里梅心驛三十里北峽關二十里至呂亭驛二十

五里至桐城縣南一百五十里至安慶府西南四十五里陶冲驛八十里靖口驛又十五里至潛山縣四十里小池驛又四十里至太湖縣二十里楓香驛六十里亭前驛又四十里黃梅縣屬湖廣黃州府○三十里濯港七十里渡江至九江府

自淮安走鳳陽至河南

淮安府十里楊家廟三十里陸家集二十里黃家集五十五里古溝八十五里至盱眙縣經易河灣查家渡共一百七十里至臨淮縣二十里至鳳陽府東三十里總鋪三十里紅心驛○西五十里劉府四十里上窰過河四十里陳家崗三十五里雅飛鋪十五里過河五里至壽州六十里正陽過河十五里蔡澗五十五里潁上縣一百二十里至潁州府一百里張家集三十里李家集八十里揚埠司一百里至汝甯府屬河南○西北四十里徐家橋四十里至荊山五十里何家澗七十里雙澗三十里至蒙城縣五十里西洋埠四十里雉河六十里沙上集又五十里至亳州六十里酇縣城四十里永城縣

○又路自清江浦三十里清口六十里洪澤五十五里摚子山二十里龜山三十里泗州四十五里舊縣六十里雙溝三十里浮山三十里五河縣舊屬鳳陽府今屬泗州又八十里至臨淮縣舊屬鳳陽府今廢又九十里與荆山合路荆山係懷遠舊地○永城縣屬河南歸德府

自揚州西至廬州

揚州府七十里至儀徵縣六十里至六合縣四十里至盤城四十里至葛城驛六十里至全椒縣北走滁州西七十里至大石街五十里小燕山三十里石塘橋七十里至廬州府西一百八十里六安州三百六十里霍山縣一百四十里河南固始縣一百四十里光州

自揚州東南帶海至蘇州

東關五十里至宜林六十里至泰州六十里江堰六十里海岸十五里利發口二十里至如皋縣四十里丁堰四十里白埠又七十里至通州五里人家港八十里福山四十里至常熟縣六十里至齊門蘇州府

自淮安北道海州抵山東

淮安府九十里至安東縣三十里傳門鎮六十里至五江口三十里至白頭關十里新安鎮六十里至大伊山三十里水落口四十里至塔兒灣登陸十里至海州三十里小河口四十里青口十里至贛榆縣約一百六十里至山東日照縣

自省西南走太平甯國

聚寶門十里安得門三十里板橋又二十里至江甯鎮四十里慈湖二十里至采石二十里至太平府一百五十里至甯國府

自太平西北走廬州

太平府六十里至蕪湖縣渡江四十里至西梁山六十里石門山三十里清溪又三十里至巢縣南三十里芙蓉嶺六十里無為州四十里泥汊渡江十五里狄港○北三十里下皋三十里柘皋四十里西山驛七十里至廬州府

自太平北走和滁至鳳陽

西梁山三十里畝下三十里和州四十里香泉又六十里至全椒縣五十里至滁州六十里大柳樹四十里池河驛六十里至定遠縣

自省西走和州廬州

江浦縣六十里烏江四十里至和州三十里腰鋪三十里含山縣三十里至清溪三十里至巢縣

自太平東至蘇州水道

蕪湖縣四十里黃池六十里至高淳縣三十里湖口十五里上壩換船十里下壩三十八里河口

過三塔蕩十八里壍口五十四里至溧陽縣四十五里徐舍過湖蕩四十五里至宜興縣二十里呂亭二十二里中溪橋九十里運村四十里至陽山又四十里至無錫縣

自太平西南走徽州抵江西浙江

蕪湖三十五里石硊過河四十五里平滿鋪十里箭唐又十里南陵縣二十里分界山三十里至下坊東入涇縣○渡河南五里小路口四十五里白花三十里山溪三十里至旌德縣二十里界首二十里鎮頭過嶺九十里至徽州府一由鎮頭過鞏嶺三十里至績溪縣二十里至雄路合路五十里至府○自府西二十里至巖寺四十里至休甯縣四十里至界首七十里至祁門縣○舟行九十里至白桃九十里至小兒灘五十里至江西浮梁縣○自府西南九十里至五城過五嶺至婺源縣水通饒州○自漁梁壩一百里至衍口八十里湻安縣一百五十里至浙江嚴州府

自徽州北至池州安慶

徽州府過萬年橋四十里至許村五十里至箬嶺六十里白葉山十五里成坦東五十里至石埭北二十五里至汪王嶺五十里至陵陽鎮六十里至青陽縣八十里至池州府六十里至殷家滙三十里黃盆渡江三十里至安慶府

自徽州東北走寧國至揚州

徽州府五十里雄路東行十里至績溪縣七十里胡樂司又九十里至寧國縣五十里王渡四十里至寧國府七十里水洋八十里唐溝九十里紅藍埠自寧國府至此皆水路登陸又十里至溧水縣四十里望湖崗五十里至句容縣七十里河口十五里渡江至儀徵縣

自寧國至常州

寧國縣十里過河至五姑渡五十里丫三四十里十字鋪四十里建平縣東南九十里至廣德州○東三十里梅渚二十七里升平蕩至河口又過三塔蕩十八里至塹口過南渡蕩三十里溧陽縣三十里宜橋四十里胡溪司二十五里至金壇縣二十里荊城港四十五里至七里橋又七里至丹陽縣

自寧國至廣德州抵湖州

寧國縣五里河瀝溪六十里前沖鋪七十五里至廣德州五十里思安鎮又舟行八十五里至四安鎮

自蘇州至太倉州水道

蘇州府齊門二十五里至理口又五十里至常熟縣四十五里至謝堰三十五里至崑山縣三十六里至太倉州自府東至崑山止七十里○州西五十里至嘉定縣

山東

自省北抵河間

濟南府五十里至齊河縣七十里至禹城縣七十里至平原縣七十里至德州七十里至景州

自省南走兗州抵江南

濟南府七十里至長清縣七十里至五道驛屬肥城縣○七十里安陵七十里至兗州府過河三十里東灘店三十里至鄒縣六十五里界河三十五里滕縣二十里南沙河六十里至臨城驛

自省東走青州東南抵江南

濟南府一百十里至章邱縣一百二十里至淄川三十里至臨淄縣三十里至青州府七十里至昌樂縣一百三十里至安邱縣一百里至諸城縣三十里黃文六十里水波三十里兩鄉二十五里河山二十五里至日照縣四十五里豐和山七十五里至九里戚又四十里至贛榆縣

自青州東走萊州登州

昌樂縣一百二十里至濰縣六十里至昌邑縣一百二十里至平度州六十里蘇村五十里萊州府一百二十里至黃山六十里至龍山六十里至登州府東一百四十里福山八十里寧海州一百二十里至文登縣

自萊州南至日照通江南

萊州府一百十里至平度州一百二十里至膠州二十五里至五嶺廟六十五里橫河州又六十五里兩鄉五十里至日照縣

自省西至東昌抵大名河南

濟南府七十里至長清縣一百里至茌平縣七十里至東昌府九十里至孔家集三十里至臨清州八十里清水鋪四十里至冠縣府西四十里堂邑縣一百里亦至冠縣○五十里張鐵集五十里至南樂縣四十里至大名府自南樂南行五十里至清豐縣又五十里至開州四十里宋林九十里至長垣縣又七十里至開封府

自東昌北抵河間陸路

臨清縣過河三十里至油坊四十里至武城縣五十里鄭家口二十里至直隸河間府故城縣九十里至景州

自東昌抵河間水道

東昌府經永通閘疏地淺梁家鄉閘土橋閘魏家共七十五里至清陽驛屬清平縣○經戴家灣雙

淺共五十里至臨清州觀音嘴會通橋新開南坂閘出衛河河自澤州經衛輝大名東流至此又南流淮河北合泗汶東決濟水而會于此以通京師故曰會通河○北行四十里至油坊又四十里至渡口驛又三十里至武城縣五十里至甲馬五十里至鄭家口又五十里至故城縣七十里至德州七十里良店驛三十里安陵司三十里黃家園口又三十里至連窩

自東昌西北抵廣平

東昌府一百二十里至臨清州十里至廣平縣六十里至廣平府

自東昌南至兗州抵江南陸路

東昌府四十里官窯口三十里阿城二十里張秋六十里安山十五里東平州三十里沙河站二十五里汶上縣四十五康莊驛又四十里濟甯州六十里至兗州府自濟甯州五十五里至魯橋四十里沙河驛五十里至江南徐州府沛縣

自東昌南抵歸德

東昌府九十里至莘縣五十五里朝城縣三十里郭疃三十里柳杭頭又三十里至曹州府濮州二十里象城又八十里至曹州府五十五里馬村又六十五里至曹縣四十里至河岸過河六十里至河南歸德府

自東昌南抵江南水路

東昌府經李海務周店閘共四十五里至官窯口又經七級上下二閘阿城上下二閘荊門上下二閘共六十里至張秋經戴家灣閘共六十里至東平水驛安山閘經劉庄靳家口袁老口閘開河閘共七十五里至南旺湖又經柳林閘寺前閘通濟閘安居草橋天井閘在城閘共七十里至濟甯州經趙村閘石佛閘新閘仲家淺師家庄共四十五里至魯橋

自兗州東南抵曹州接河南

兗州府六十里至濟甯州五十里至嘉祥縣一百八十里至曹州

自曹州東南抵徐州

曹州三十里金堤二十五里至定陶縣五十里至城武縣二十五里至浮于又二十五里至單縣五十里至劉家集四十里至豐縣三十里華山八十五里唐溝又二十五里至徐州府

自兗州東至沂州接青州

兗州府五十里至鄒縣八十里至嶧縣一百五十里至費縣九十里至沂州東五十里李家庄七十里郯城縣七十里撥旺七十五里沙河五十五里贛榆縣自郯城縣南一百里劉馬庄六十五里司務六十里宿遷縣○北接沂水縣及莒州

自兗州北走泰安至省

兗州府五十里至甯陽縣三十里紅邊屯七十五里泰安州一百一十里至長清縣

七十里至省城

自兗州北經東平德州至河間

兗州府四十里新嘉驛四十里至汶上縣二十五里沙河站三十五里至東平州四十里陽谷店三十里至東阿縣五里過河三十五里銅城六十里至茌平縣六十里至高唐州七十里至恩縣三十里苦水又三十里至德州

山西

自省東抵正定

太原府五十里至鳴謙驛五十里土橋又五十里至太安驛九十里至壽陽縣六十里至平定州六十里至芹泉驛一百一十里至固關五十里至井陘縣

自省北至太原東抵蔚州接宣化

太原府八十里至成晉驛屬陽曲縣○七十里九原屬忻州○八十里至原平驛屬崞縣○一百里至代州鎮武衛雁門關關內東北四十里至五臺○出關北六十里至廣武驛屬馬邑○九十里至安銀子邑屬應州○九十里至西安驛屬懷仁○八十里至大同府八十里至甕城驛屬大同縣○五十里上盤驛屬渾源州○二百二十里至蔚州東南二百五十里至紫荊關○自大同府東行四十里聚樂堡六十里陽和堡六十里天城又六十里至懷安縣

自省南走平陽抵潼關

太原府八十里至徐溝縣五十里至祁縣賈令驛六十里至平遙縣洪善驛西八十里至汾州○南七十里至介休縣七十里至瑞石驛三十五里至靈石縣六十里至霍州八十里至洪洞縣六十里至平陽府五十里至蒙城驛七十里至曲沃縣七十里至聞喜縣六十里至安邑縣東五十里解州○南八十里至臨晉縣七十里至蒲州府渡河六十里至潼關

自平陽東南至澤州

平陽府五十里黃帝廟五十里上太行山至翼城縣九十里黃寨又三十里至沁水縣南五十里劉村八十里周村一百里紅花日下太行山三十五里至王莊三十里至淸化鎮屬河南河內縣○東一百里陽城縣一百里至澤州府

自省東南走遼州抵彰德

太原府八十里至榆次縣四十里至大谷縣八十里至榆社縣一百里至遼州

東接河南彰德府武安縣

河南

自省北走衛輝彰德抵廣平

開封府四十里金鈴口五十里至延津縣四十里沙門又三十里至衛輝府六十里至淇縣六十里宜溝驛三十里至湯陰縣六十里至彰德府四十里豐樂鎮二十里至直隸廣平府

磁州三十里至車腳關

自省東南至陳州接江南

開封府六十里至關頭二十里至通許縣七十里至長營九十里至陳州府五十里新站二十里南頓六十里新安集六十五里界溝東五十里至江南亳州太和縣

自省東走歸德抵江南

開封府三十里太平崗二十里至陳留縣五十里至杞縣三十里小河鋪五十里至睢州

五十里至寗陵縣六十里至歸德府六十里石留固二十五里濟陽四十五里鄲陽三十里至永城縣四十里至界首東二十里百善道七十里至江南鳳陽府宿州○歸德府南三十里閆家集三十里鳥廟六十里至江南潁州府亳州自府北行六十里河崖渡河四十里至山東曹縣

自省北接大名

開封府渡河四十里陳橋六十里至大名府長垣縣五十五里老岸五十五里梓岸十二里至開州北一百六十里至大名府

自省西北至懷慶抵澤州

開封府翟家口過河十里至僉家店一百里黑羊山八十里至莫閭店又七十里至清化鎮北三十里王莊上太行山三十五里紅花口十五里涙車八十里周村八十里劉村五十里至澤州府沁水縣○西二十五里至懷慶府西抵山西絳州垣曲縣

自省西至河南抵潼關

開封府西門四十里至韓莊三十里至中牟縣三十里至白沙四十里至鄭州三十里至睢水四十里至滎陽縣四十里至汜水縣四十里至鞏縣二十五里黑石渡過洛水三十里至偃師縣三十里黃家店四十里至河南府二十里瀔水二十里慈澗三十里渡澗水過函谷關至新安縣十里過澗水至崤山二十里鐵門二十里義昌四十里至澠池縣二十里鬼墺二十里甘墺二十里峽石二十里張茅五十里至陝州五十里至靈寶縣四十里雲底頭二十里至閿鄉縣六十里至潼關

自洛陽北走懷慶東至衛輝抵大名

河南府北四十里北邙山三十里至孟津縣渡河二十里紫金山十里孟縣五十里至懷慶府二十里至清化鎮東四十里武陟縣六十里至修武縣五十里至獲嘉縣五十里至新鄉縣五十里至衛輝府三十五里胙城縣舊屬衛輝府今廢○東行十里至滑縣舊隸直隸大名府今屬河南衛輝府

自省南走汝甯抵湖廣

開封府四十五里朱仙鎮四十五里尉氏縣四十里朱虛七十里至許州八十里桃城六十五里至站橋又六十里上蔡縣二十五里邵店五十里至汝甯府五十五里黃岡縣五十里油坊四十里彭老八店四十里至息縣六十五里寨河三十里至光山縣四十里撥皮河六十里界牌河十里分水嶺○屬光州南界湖北麻城縣

自省西南走南陽抵湖廣

尉氏縣一百一十里至許州五十里潁橋鎮四十里至襄城縣六十里至葉縣六十里保安驛六十里至裕州六十里博望驛六十里至南陽府七十五里界沖五十五里新野縣七十五里至斗清驛六十里至樊城

自汝甯西走南陽抵武關

汝甯府五十里至韓庄五十里至確山縣八十里至信陽州九十里至平山關七十里茅家嘴六十里至馬谷田又三十里至泌陽縣五十里大河屯五十里至唐縣四十五里至余家店四十里至岡頭四十里至雞灘四十里至鄧州六十里至浙川廳五十里佛閆四十里胡村又八十里青山四十里至商南縣五十里青油河四十里至武關西一百七十里至商州○自唐縣九十里沙堰三十里新野縣自浙川廳一百一十里黨口接湖北襄陽府光化縣

自南陽東至陳州抵江南

南陽府一百二十里至裕州一百二十里至葉縣六十里至襄城縣五十里北舞渡六十里至郾城縣五十里小窑又五十里至西華縣六十里至陳州

自南陽東走汝甯抵江南

南陽府 裕州 葉縣四十里至魂台三十里至遂平縣九十里至汝甯府三十里方家集六十五里揚埠八十里李家集九十里商盤四十五里至潁州府

自省抵江南水道

朱仙鎮三十里水波七十里李家潭二十里扶溝縣四十五里紅花集三十五里龍石頭二十里至西華縣四十五里周家口三十里牛家埠五十里牛埠口三十里槐方六十里界溝

自洛陽東南走汝甯

河南府一百八十里至汝州九十里至郟縣一百二十里至許州東走汝甯西走南陽抵湖廣

自衛輝渡滎澤走鄭州

衛輝府五十里至新鄉縣五十里九村渡河至滎澤縣五十里至鄭州

陝西

自省東抵潼關

西安府三十里至霸橋四十五里至臨潼縣二十五里臨口三十五里渭南縣北過河一百二十里至三原縣東三十里赤水三十里華州四十里浮水又三十里至華陰縣三十五里至潼關

自省東北走延安榆林

西安府九十里至三原縣九十里至耀州七十里至同官縣九十里至宜君縣七十里至中部縣七十五里三川驛六十五里至鄜州九十里至甘泉縣九十里至延安府七十里于谷驛延長縣八十里文川驛延川縣八十里至青澗縣八十里至米脂縣四十里至碎金鎮八十里至魚河堡四十里至歸律堡三十里至榆林鎮三十

里至長樂堡四十里至雙山堡四十里至建安堡四十里至高安堡四十里至安林堡十五里至大柏油堡四十里至神木縣四十里至永興堡四十里至鎮羌堡四十里至孤山堡四十里至木瓜園堡四十里至清水宮又十五里至黃甫州娘娘灘渡河至山西偏頭

自省東南出武關

西安府四十里至禮村四十里至藍田縣五十里藍橋四十里大商遠五十里秦嶺四十里麻澗又三十里至商州四十里白羊店八十里桃花鋪五十里至武關

自省西走鳳翔鞏昌臨洮

西安府二十里至三橋三十五里河南街渡渭至咸陽縣三十里馬跑泉二十里至興平縣四十五里東扶風四十五里至武功縣六十里至扶風縣六十里至岐山縣五十里至

鳳翔府五十里至黃理鎮二十里至汧陽縣三十里草碧鎮六十里至隴州四十里關山七十里長甯驛二十里盤嶺關四十里白沙三十里清水縣四十里莘川四十里樹社坪渡渭水五十里至秦州七十里關子嶺四十里至伏羌縣四十里至永甯鎮三十里至樂門鎮甯遠縣四十里納泥鋪五十里至鞏昌府西去洮州北去蘭州○西北四十五里熟羊城渭源縣七十里至姚店五十里至臨洮府

自省西北走平涼至甯夏中衛

西安府五十里至咸陽縣七十里至醴泉縣四十里至乾州二十里至梁山七十里至永壽縣七十里至邠州六十里至靈臺縣九十里至涇州七十里至崇信縣九十里至平涼府一百里至周原鎮一百二十里至鎮戎守禦所九十里至平鹵所四十里至下馬關四十里至甜水堡六十里至甯夏中衛西至莊浪所北至觀音山

自邠州北走慶陽至甯夏中衛

邠州北七十里政平驛七十里至甯州七十里至合水縣七十里至慶陽府六十里至甯裕驛二十里至馬嶺城四十里至曲子城四十里至木鉢四十五里至環縣六十里至清平驛六十里至山城驛九十里至萌城驛八十里至小鹽池六十里至石溝驛七十里至大沙井驛又四十里至古靈州渡河一百里至甯夏鎮

自鞏昌東北至平涼

鞏昌府八十里至秤鉤灣九十里至三壽驛九十里至通濟驛八十里至西鞏驛八十里至會川驛八十里至青家驛五十里至靜甯州九十里至隆德縣一百五十里至平涼府

自鳳翔南走漢中抵四川

岐山縣七十里至寶雞縣十五里至夷門鎮進棧道五十里至鳳縣五十里東新橋六十里草涼樓五十里梁山六十里山岔驛四十里南新店三十里松林驛六十里安山驛六十里馬道驛五十里雞鳴關五里出棧道又五里至褒城驛四十里至漢中府自褒城縣四十里黃沙驛四十里沔縣六十里青陽驛六十里金牛驛四十里過五丁峽二十里柏林驛十里至甯羌州五十里至神宣驛

自鞏昌南走漢中抵湖廣

鞏昌府九十里至甯遠縣四十里四門寨四十里八角麻池又四十里至埃城店又四十里至禮縣四十里石保二十里西和縣五十里青陽鎮三十里至石峽關四十里至紙防頭三十里小川子五十里韋家壩五里過河三十里七防關三十五里窑平裏五十五里置口舟行三十里略陽縣八十里峽口三十里睢水過河五十里至沔縣西去六十里大安驛又六十里陽平關○舟行一百二十里至漢中府七十里至城固縣五十里至洋縣九十里至廟上陸路三十里至渭門自廟上舟行九

十里亦至渭門又一百八十里至石泉縣一百八十里至馬家營一百里至紫陽縣二十里中沙壩十里耳河六十里小河道一百九十里至興安府九十里黎家口三十里至洵陽縣一百四十里至樹河關一百里至夾河澗四十里至白河縣一百四十里至湖北鄖陽府

浙江

自省東北走嘉興抵江南水道

杭州府十里武林門十里北新關二十里武林港又十里至塘栖一路出新市寒山烏鎮至平望○二十七里雙橋二十八里至崇德今改石門縣○四十里阜林四十里嘉興府五里杉青閘三十里王江涇三十里平望四十里至吳江縣

自嘉興東抵松江水道

嘉興府三十里至嘉善縣經張涇豐涇泖橋朱涇共七十里至松江府東涇泖涇黃浦共八十二里至上海縣

自省北走湖州抵江南水道

武林港五十里雙林五十里菱湖四十里至湖州府東五十里東遷十二里南潯十二里震澤縣四十二里平望○西三十六里木灰山三十六里小溪口五十里安吉縣四十三里至孝豐縣○西北三十里至四安四十五里三坟口四十里思鎮從此登陸二十五里界牌又二十五里至廣德州

自省西走嚴州抵江南水道

杭州府十里江頭三十五里聞家堰十五里魚浦口二十里大安又三十里至富陽縣四十五里橖梓關又五十里至桐廬縣十三里六港灘又十里黃山察四十五里烏石灘十里東館五里至嚴州府三十里馬沒灘又經白沙埠倉後灘試金灘共一百里至遂安港口二十里至淳安縣經羊嶺灘三十里至橖梓源口經慈灘威坪灘淺灘共五上里至衙口經牽鑽灘四十里至深渡又五十里至徽州府

自嚴州南走衢州抵江西福建水道

嚴州府五里東館南向一百里至蘭谿縣九十里至龍游縣八十里至衢州府西八十里至常山縣四十里草坪四十里玉山縣○南九十里江山縣十五里青湖登陸三十里江郎山又五十里至仙霞關

自嚴州東走金華水道南走處州溫州陸路

嚴州府三十里大洋五十里汝埠十五里至蘭谿縣五十里至金華府七十里至白溪口登陸五里至武義縣四十里龍門嶺十五里雞清嶺三十里西溪又六十里至處州府又一路自金華府一百二十里至永康縣六十里縉雲縣八十里處州府○府西八十里雲和縣九十里龍泉縣接浦城縣○東南五里至夏河登舟八十里至海口七十里至青田縣三十里安溪五十里小涇四十里至溫州府南接福建福甯府

自省南走紹興台州處州水陸

杭州府草橋門渡江二十里西興南行十里蕭山縣三十里臨浦三十里和向四十里諸暨縣○自槐樹下登舟九十里至紹興府東南十里蒿壩七十里三界館三十里仙嵒館四十里至嵊縣三十里至新昌縣登陸四十里會寺嶺二十里關嶺又四十里至天台縣九十里至台州府登舟一百里至黃巖縣六十里嶺店驛六十里窑嶴驛又六十里至樂清縣四十里館頭驛又四十里至溫州府

自紹興東走甯波水道南走台州溫州水陸

紹興府八十里至東關驛渡曹娥壩十里上虞縣二十里上壩十八里中壩四十五里至餘姚縣又路自曹娥江八十里至餘姚○八十里至西壩四十里甯波府東渡門外登舟一百里七十里沈家庄登陸九十里銅巖嶺九十里至台州府

自台州西走金華

台州府八十里至仙居縣一百二十里至永康縣一百二十里至金華府

自省西北抵江南陸路

杭州府出北關門湖墅十五里至賣魚橋登舟四十五里至餘杭縣七十里至橫塘七十里至昌化縣二十里手寧司過畫跳三十五里至車盤嶺腳又十里至界山二十里至千司七十里至蔡鴎日二十五里至徽州府

自衢州北接江南陸路

衢州府八十里至常山縣南六十里江山○北五十里至華埠三十里至開化縣四十里霞山五十五里過馬金嶺七十五里隆埠又七十五里至徽州○自華埠西北六十里至方村二十里過大鏞嶺四十里至江灣七十里抵婺源縣○自大鏞嶺二十里至大坂一百六十里亦至徽州府

江西

自省北走南康抵江南水道

南昌府三十里八字腦二十里樵舍驛六十里昌邑又六十里至吳城三十里砵磯十里瞿子口十里至左蠡二十里南康府三十里青山十里長嶺十里大孤山經女兒港鞋山四十里至湖口縣東八十里彭澤縣八十里至雷港

自省北走九江湖廣陸路

章江門渡江四十里石頭口五十里落花公館又五十里至建昌縣六十里通遠驛又六十里九江府渡江四十里至孔家壠又五十里至湖北黃州府黃梅縣

自省東走饒州抵江南水道

南昌府三十里黃家渡四十里趙家園三十里白沙港二十里攬河口四十里團魚洲二十里至康山

三十里蛇尾二十里表岸三十里至饒州府經磨刀石蚊虫灣九十里至鴛鴦嶺又經大陽埠獅山鞍山宗潭石牌灘共一百里景德鎮二十里至浮梁縣東經小兒灘池灘倒湖共二百三十里至祁門縣○自饒州陸路一百里至桀平縣九十里至灣頭一百一十里至婺源縣○又自省過湖一百二十里至瑞洪八十里至餘干縣八十里至饒州府

自饒州走南康九江抵湖廣水道

饒州府三十里八字腦四十里棠陰司經打石灣周溪柴柵六十里至饒河口六十里至都昌縣六十里至南康府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順水而東祏磯鯖魚嘴肥脂港八十里彭澤縣○上水而西經它鵝洲老鴉磯小池口共六十里至九江府經官牌峽猪婆料新開口袁駝口龍平蕭家馬頭鄔家穴共一百二十五里至富池西六十里抵湖北黃州府蘄州

自省東走廣信抵浙江福建水道

南昌府一百一十里至進賢縣一百四十里至東鄉縣八十里至安仁縣經九鳥灘八十里至貴溪縣經淄口大港下村灘上河潭下河潭大嚴桃花灘舒家港橫洪灘共一百里至弋陽縣經連珠灘松樹灘大心灘共八十里鉛山河口八十里至廣信府自弋陽縣陸路一百二十里至府○自河口三十里至鉛山縣九十里至分水關○自府至玉山縣一百里東四十里草平四十里至常山縣

自廣信至南康水道

貴溪縣八十里至安仁縣五十里大樹埠五十里魚家埠四十里至瑞洪六十里至康山六十里至都昌縣

自省東南走撫州建昌抵福建水路陸路

南昌府人都湖上撫江一百里武陽驛一百二十里至撫州府陸路自省一百一十里進賢縣由東豐渡一百四十里至撫州府○經許灣一百二十里至石門驛一百里至建昌府陸路自撫州六十里至東

閣五十里至青麻鋪五十里至建昌府○四十里至硝石街六十里五福陸路六十里至硝石街○又四十里杉關

自撫州北往南康

撫州府六十里清源驛六十里至謝家埠郎武陽驛四十里柘林三十里八字腦五十里康山

自省南走臨江西走袁州

南昌府自河泊所象牙潭六十里市汶又經大小港口九十里至豐城縣經黃土腦揚子洲共六十里至樟樹鎮五十里至臨江府西六十里羅溪六十里新喻縣一百里分宜縣八十里袁州府

自臨江南走吉安贛州南安抵廣東

樟樹鎮十五里至臨江河口十五里蕭灘驛又經永泰太揚洲石口河埠共七十五里新淦縣經董江灘富口三曲灘共六十里至吉水縣白沙驛又五十里吉安府三十里安福河口三十里淘金驛六十里泰和縣經浩溪灘頭君灘龍泉江口共一百二十里至萬安縣由惶恐灘棉綳灘大溜灘小溜灘共六十里至皂口由匡風灘五座灘黃金洲涼灘銅盤錫洲共五十里至攸鎮由石八灘天子池九腳灘大鳥洲天杜灘鱉灘白澗灘共八十里至贛州府東南四百一十里至龍南縣接廣東翁源縣界○西經黃金司共一百里九牛驛八十里至南康縣八十里小溪驛又經新開河灘雞足一連三灘共一百里至南安府六十里至中站梅關

自贛州東抵福建水陸

贛州府一百二十里至雩都縣東北往石城縣○東一百四十里至會昌縣登舟一百二十里至瑞金縣九十里隘嶺又十里古城寨

自省至瑞州袁州抵湖廣

南昌府一百二十里至瑞州府自省由市汶松湖凡二百里亦至府○府南八十里至臨府○西一百里至上高縣一百四十里至萬載縣八十里至袁州府水路由五江口一百里至蘆溪登陸五十里至萍鄉縣登舟二十里至湘東自萍鄉西北陸路二十里朱樹六十里小卜腦四十里紳界橋抵長沙瀏陽縣界○白湘東八十里至長沙醴陵縣

自省西走甯州抵湖廣

南昌府一百六十里至靖安縣二百里至甯州西抵湖南岳州府平江縣界

自甯州北至南康水道

甯州經涼口石溪清江臨江灘吳灘共一百八十里武甯縣經鳳口金口康灘三鳳灘馬子灘共一百里至建昌縣六十里至吳城七十里至南康府

湖廣

自省東抵兩江水道

武昌府渡江六十里至漢口經馬公洲三十里青山司北岸五通口又經沙口三十里陽羅堡

三十里白湖對江雙流峽三十里矮柳鋪三十里至團風鎮二十里三江口三十里至黃州府北岸

○十里至武昌縣南岸○三十里巴河三十里蘭溪驛二十里回風磯十里黃石港三十里道士湫二十里

毛山港二十里至漁陽口二十里至掛口二十里至蘄州北岸○二十里殺人港又經馬口田家鎮共四十里

富池鎮屬興國州○水道一百五十里九江府陸行一百二十里至九江府

自省東北走黃州抵江南陸路

武昌府渡江至漢口六十里陽羅六十里至李平驛即閘風鎮○六十里黃州府六十

里巴水驛四十里至蘄水縣八十里西河驛五十里至廣濟縣六十里至雙城驛南三十里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湖廣水陸路程第十笈 兲

黃梅縣二十里濯港過河三十里孔家壟四十里渡江至九江府○六十里至亭前驛黃梅縣四十里亦至

亭前驛但遠十里六十里至楓香驛屬宿松縣○二十里太湖縣北四十里小池四十里至濳

山縣東八十里石牌八十里至安慶府

自省北抵河南陸路

團風鎮四十里丁家當三十五里道官河又二十里至望花五十里至麻城縣東路六十里虎

頭關四十五里東界嶺六十五里商城縣○西路三十里至分水嶺一百十里至光山縣

自省北走德安陸路接河南

陽羅堡六十里至黃陂縣一百里至孝感縣四十里至雲夢縣五十里至德安

府自雲夢西五十里應城縣一百二十里至京山縣○西北一百八十里至隨州北接汝甯府眞陽縣

自省西走安陸襄陽鄖陽抵西水路

漢口六十里蔡店五十里崇口五十里至漢川縣五十里關王廟六十里陳柏亭七十五里尖刀嘴七

十里彭石河四十里兵家口七十里澤口水通潛江縣○十里夜叉口西南下水一百八十里至荊州

府○西北經史港蜂湖車羅院多寶灣共一百里至新城司又經小河口舊戶驛共六十里至馬梁又經石牌詔連

日子塘港板橋灘共六十里安陸府三十里畢家港六十里至豐樂縣三十里龍王洲五十里至

宜城縣六十里漳日驛六十里至襄陽府九十里柴店閘九十里至光化縣六十里小江日

九十里至均州十里白陽林一百七十里鄖陽府一百四十里至漢中府白河縣

自省西走安陸襄陽鄖陽陸路

漢口三十里平塘湖六十里龔家渡三十里至漢川縣三十里劉家隔八十里至應城縣六十

里接官亭六十里至京山縣六十里水東驛九十里至安陸府九十里豐樂河五十里至宜城

縣五十里漳日驛五十里至襄陽府自宜城縣西七十里南漳縣七十里谷城縣至鄖陽府竹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湖廣水陸路程第十笈 罕

山縣

自襄陽北接河南陸路

襄陽府渡漢水樊城三十里團山三十里斗溝驛七十五里至新野縣

自襄陽西抵武關水陸

樊城九十里柴店閘九十里至光化縣六十里小江口西北三十里黨子口三十里陳寬埠口八十里

淅川廳九十里胡村登陸又一百二十里至商南縣九十里至武關

自襄陽南走荊州

宜城縣六十里麗陽驛四十里至樂鄉關二十里石橋驛六十里至荊州門二十里剎刀石

七十里建陽驛六十五里龍背橋又三十里至荊州府

自省西南走荊抵四川水道

武昌府江西岸漢陽府經鮎魚口串口大均山共六十里至金口驛經白人磯東江腦牛角尖新灘口共九十里牌洲驛又行二十里上牌洲司二十五里小臨灣二十五里嘉魚縣經六溪口石頭口驛茅埠司白羅山驛共一百八十里至臨湘縣經道人磯湘湖港共五十里至城陵磯洞庭荊口○西六十里唐家洲又經瓦子灣車水灣共九十里至監利縣三十里踏市驛六十里調弦驛四十里至石首縣六十里柳子驛六十里公安縣二十里蛟蝨腦二十里黃潭又二十里至荊州府經符箕凹虎渡龍洲淵市天鴨磧鴨子石石套子共六十里至拖溪灣劉店驛又經麥子磧高家套百子洲雀兒尾朱家埠烏沙尾礶子灘思洋洲共六十里至松滋縣經羊角洲壬家風楊溪口碓窩灘鵝兒磧共七十里至枝江縣經龍窩二十里至白陽驛又經馬鬃磧秤梗磧雲池紅石嘴紅花套虎腦背十二背大磧背媳婦背胭脂嶺青草灘共八十里至夷陵州經團磧子冷水磧三溜子共二十里南津關進峽經刖官峽白龍洞黃荊莽稍公石火伏背豬圖子黃頰洞蝦蝨口喜灘南花馬鞍灘麤石灘斗船花小無泥大紅石紅石子大無泥大硃共七十里至黃陵驛經大沱小沱銅錢堆高稅子虎頭鹿角史君灘下不管上不管取水沱鮓魚嘴湍灘腰磯子鐵爐背白洞子塔洞上下羊背共六十里至屈溪驛經馬家三灘上下通陵馬肝峽馬槽背新灘下沱豆岙子石版灘射洪磧將軍灘新灘夜了背小新灘石虎沱兵書峽氷倉口香溪口金盤磧要和倘黃泥三滾鉄心肝舊歸州蓮花三背共九十里至歸州經道灘方灘鷄鵲崖灘汝流石門笞七姐妹下巴斗上巴斗舊牛口磨刀灘蛟龍沱黃蠟石共八十里至巴東縣經青竹標東囊口西囊口雄灘母猪灘廣東沱門扇子楊家蓬卓牛沱楠木園馬屎灘洪崖磧扁魚港共九十里至萬流驛

自城陵磯西走常德辰州抵貴州陸路

城陵磯六十里馬家林四十里臨江驛六十里至華容縣三十里錦江鋪三十里至安鄉縣四十里麻合渡五十里新興館七十里至常德府三十里鄒溪四十里桃源縣三十里水溪三十里鄭家驛三十五里楊溪橋三十五里新店驛四十里甯口五十里至界亭驛四十里獅子鋪四十里至馬

底驛六十里至辰州府三十里麻溪四十里盤溪驛又三十里至辰溪縣四十里山塘驛三十里大龍門三十里槐花驛四十里盈口四十里羅舊驛又四十里至沅州五十里便水二十里至汝州三十里至晃州驛二十里鮎魚堡三十里至平溪衛一百三十里至貴州鎮遠府

自常德北走荊州

常德府六十里大龍驛七十里至澧州六十里順林驛七十里孫黃驛七十里至公安縣六十里至荊州府

自城陵磯走岳州過湖抵九溪衛

城陵磯十里岳州府過湖十里大江鋪五十里陳家林又七十里至華容縣大江驛四十五里新店五十里至安鄉縣二十里至澧州四十里至合山三十里至新安市鎮五十里至石門縣九十里至慈利縣一百八十里至永定衛九十里至九溪衛

自岳州西南走寶慶靖州接貴州水路

岳州府水路三十里扁山三十里鹿角驛六十里磊石驛過洞庭湖旁六十里至榮田驛循湖西行一百八十里至益陽縣一百里至甯鄉一百里至城步縣一百四十里至寶慶府一百八十里至武岡州一百里至綏甯鄉一百一十里至靖州

自岳州南走長沙衡州永州接廣西水道

榮田驛經蘆陵灘七十里至湘陰縣六十里形關驛六十里至長沙府九十里至湘水湘潭縣八十里象石驛六十里滌水口七十里驛水驛七十里都石驛六十里衡山縣六十里流霞驛七十里七里驛九十里至衡州府經柏坊九十里新塘驛六十里柏坊驛六十里河洲驛六十里歸陽驛九十里祁陽縣九十里方山驛六十里至永州府九十里至界首石碁驛二百四十里至廣西全州

自長沙西至常德

長沙府一百二十五里至甯鄉縣一百里至益陽縣五十里至公館一百里至龍陽縣一百里至常德府

自衡州東抵江西水道

衡山縣七十里都石驛七十里淥口經牛阮洪青泥灣冷水灘共九十里至醴陵縣八十里至湘東三十里至萍鄉縣屬江西袁州府○自淥口分水下湘潭縣八十里

四川

自省東北走保甯出金牛

成都府四十里至新都縣六十里至漢州六十里古店驛六十里至中江縣五十里建甯驛六十里至潼川府六十里至秋林驛六十里至雲溪驛六十里至富村驛六十里至柳邊驛六十里至隆山驛六十里至保甯府七十五里槐樹驛五十里至施店驛四十里至柏林驛六十里至元山驛六十里至龍潭驛六十里至古利州又六十里至沙河驛三十里至朝天嶺四十里神宣驛五十里甯羌州二十里五丁峽四十里至金牛一路自省走綿州竟抵保甯府止四百餘里○自保甯府北四十里倉溪縣二百六十里廣元縣即葭萌關一百里昭化縣○西北二百里梓橦縣一百三十里劍州北出陽平關六十里大安驛亦東出沔縣○劍閣葭萌皆所謂蜀之北明路最險要今行金牛者多而出劍閣者少矣

自省東走潼川順慶至夔州陸路

漢州一百二十里至中江縣一百一十里至潼川府一百里至蓬溪縣九十里至順慶府一百三十里至岳池縣今廢○五十里廣安州九十里至渠縣八十里至大竹縣一百二十里至鄰水一百二十里至梁山縣一百二十里至萬縣二百四十里由水道至夔州府

自省東走重慶陸路

成都府五十里至龍泉驛九十里至簡州九十里至資陽縣一百里至資縣一百里至安仁驛一百里至隆嶠驛一百里至嵩高驛一百里至永川縣一百二十里至來鳳驛六十里至白市驛六十里至重慶府

自省南走敘州水陸

成都府五十里龍泉驛又八十里至簡州九十里至資陽縣三十里南津驛一百里至資縣八十里至內江縣一百二十里至富順縣一百八十里至敘州府

自成都南經眉州嘉定敘州東走瀘州東北走重慶

東走夔州抵湖廣水道

成都府九十里廣都驛六十里木馬驛六十里龍飛驛四十里彭山縣今裁六十里至眉州六十里石佛驛七十里青神縣今裁六十里峯門驛七十里至峨眉縣八十里至嘉定縣經三江門馬鞍山落豫烏木灘劍流子黃金匾紅崖子青竹匾連三灘竹根灘老孔雞矢崖牛心磧牛邊山凹望溪共四十里至三聖驛金台子馬盼子象鼻子小大麻衣又經眞武沱新寄子西塌杏蠣黃角匾石板溪共二十里至犍為縣經銅錢背亂石灘龍江槽小鬼崖紫雲城共六十里至下壩驛又經呆門賴泥壩老鴉旅拽崖共四十里至月坡驛又經打魚村餓虎子火掌背泥溪蓼葉崖共六十里至宣化驛又經南呂口洞蠻口苦蒿屏馬槽口龍林背共六十里至

眞溪驛又經板橙溪石鴨子大盆石于佛崖共六十里至牛口驛又經牛矢匾馬兒灘銅羅灣茶壩永福沱楊家灘編聰子瑣龍津共六十里至敘州府西南水通馬湖府今裁○經白沙大溪口南廣洞啞納撹嗑匯壩共三十里至李江驛又經九湊于石第沱含水鷺鷥磧共三十里至南溪縣經銅鼓子木頭耗苦出壩羅耶匾香爐灘金雞灘共六十里至江安縣經黃角磧澇坑子麻衣沱風波磧井干窩灘共六十里至董墳驛又經大角石金匾擔賴石子野豬崖共六十里至納溪縣金沙江西通建昌及永背府○經琥珀灣石硼可三雀子九節匾魚練磧藍田三壩瓦窑壩叁巖豪共八十里至瀘州驛河水北通富順瀘州經江西沱居士沱下年石馬槊磧小里灘高壩磧共六十里至黃艤驛又經巴巖子龍站磧龍瑤灘新磯子螃蠏磧乾羔灘張觀灘共六十里至嶺山驛又經成碏嘴舊州甕灘磧魚肚磧折尾子牛腦猴子石石鼻子焦石子晒金壩共九十里合江縣經明堆子明家壩乾家沱口壩壠福兒巖共三十里央壩驛又經門關灘雞婆磧糯米堆扳場壩到流子五派水雞猴子黃石龍石馬口壺瓶口玉龍匾雞子口驢過匾牛腦磧共六十里至漢東驛又經長子羊角灘羊矢壩狗

愁子大磁灘羊狗磧紅消磧黃魚沱小石門共六十里至石門驛又經羅廣子澄清巖綢巾圖湖灘母猪磧羊巖救金壩勝宗磧金光背狗巴崖共六十里至石羊驛又孚龍七子牛溪洪猪峽樓門灘旋雙了雞鴨匾瓜子沱拖木磧共六十里至江津縣經石牛欄十主磧挑燈磧黃岑灘典壩磧東山壩蓮蓬三灘拾金壩蕩枝灘站七子梅虎跳于紅崖磧雞心石荷葉灘共六十里至銅罐驛又經猫兒磧班竹沱落黃峽韃亭子陽喬灘土澇子共六十里至魚洞驛又經水銀口馬尾磧竹節子落公子鑽竈子竈門子青嵓于白場灘斗七子九龍灘始埃子豆子背牛頭磬臣青背壩湖壇龍七子洗垢于子共六十里至重慶府經餓鬼灘龍床磧反手磧羊壩灘趁灘龍灣子石峭子灘家沱蓮花背銅鑼峽葛家沱烏壩嘴羊沱野猪崖玉沱堆石版灘驢子沱斗七子魚嘴沱明月沱雞公嘴當山峽磧閣老磧胡蘆灘斗七子共一百里至水洞驛又經應家灘豆子石紅沙磧百丈梁金雞三背金雞關蠏月濠上壩磧樂磧下壩磧青溪壩猖鬼洞扇子壩田家沱三江子馬頭磧共六十里至長壽縣經龍古灘羊角灘龍溪磧燒丹背草峽橫梁紅眼磧茶堯磧共六十里至甯市驛又經五布鎮牛屎灘麻批灘黿龍峽龍王嘴共六

十里至涪陵係合州有水南通貴州思南府涪州經倒抹石大眼看小眼大百牽百遂三灘稷子磧土地灘焦灘子共六十里至焦巖驛又經三官灘鷺鷥背百葷小百牽竹節三背覲音灘金斗三背送客堆瓦子壕蠶背海船灘共六十里至酆都縣經葫蘆磧麥角腦沖天檀麻背對三關嘴麻倉灣鯉魚沱鑾硃背共六十里至花林驛經野毛牽白沙沱檢子沱唐工背高陰背向連磧共六十里至忠州經拖板槽半江背舊忠州油光背淹湊子鷺鷥背燒餅磧共九十里曹溪驛經洪崖磧丙蓋沱石鼓峽毛堆磧永安沱老官磧武林關麻柳沱磨刀灘共六十里至仰度驛又經犀風角溺滄磧屎巴磧插枷灘帘水磧大湖灘小湖灘蔣斗背明鬼灘跹石腦蛾眉磧魚沱共六十里至萬縣經中灘子磧砂磧斧頭磧道人灘贊石背共六十里至用溪驛又經錫蜘洞原灘巴陽峽百小灘白鶴灘共六十里至巴陽驛有水北通達州又經瘞灘子盤沱羅船背馬糞沱馬口子王沱二郎灘張公廟共六十里雲陽縣經寶塔沱青軍灘青草灘石寵石版灘南沱朽石沱青灘子共六十里至安平驛又經漫裏三泥烏龍沱南陽峽高呂磧馬湖灘黃角嘴官渡口共六十里至夔州府經新開灘白帝城灧

頹堆風廂峽巴灘毛沱大小黑石白骨背餓虎灘錯開峽野崖乾焦灘巴里大灘下馬灘烏雞灘百客一鎮鏡架灘麥灘共八十里至**巫山縣**經空亡沱跳石欄子洞三分水担川峽望夫崖青石洞巫山十二峯小磨大磨沙灘瓖金巴斗黃老背香爐灘鐵官村峽金匾擔峽共六十里至**萬流驛**

自成都西南走邛州雅州黎州

成都府九十里雙流縣今裁○五十里**新津縣**七十里至**邛州**六十里至**百丈驛**六十里至**名山驛**四十里至**雅州**九十里至**新店驛**三十里至**滎經縣**三十里至菁口驛八十里至**黎州**安撫司在雅州之西今裁疑即今之打箭爐廳

自成都北走龍安

新都縣六十里至**漢州**今為漢州六十里德陽縣四十里羅江縣俱屬綿州又七十里至**綿州**七十里至**德陽縣**四十里至**江油縣**二百二十里至**平武縣**二十里至**龍安府**

自成都北走松潘

成都府五十里至**灌縣**一百里至**太平驛**八十里至**寒水**七十里至**安遠**八十里至**茂州**七十里至**長林**六十里至今溪六十里至鎮平一百里至歸化驛又一百里至**松潘廳**原為衞今改為廳屬龍安府南界成都茂綿二州西南界龍安府平武縣

福建

自省北走延平建甯抵浙江水陸

福州府十五里芋源驛又六十五里至**白沙驛**六十里閩清溪口又二十五里小箬驛又四十里至**水口**屬古田縣○五十里黃田驛二十里倉峽二十里羅漢閣二十里至**茶洋驛**屬南平縣○七十里青銅**延平府**五十里黯淡灘十五里漳湖二十五里大橫驛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至**建甯府**由挨腳灘青銅灘羊角灘共六十里至**葉坊驛**由和尚灘雙溪口小湖灘共七十里**陳步**二十里水吉口六十里至**觀前**四十里至**浦城縣**登陸三十里僊陽五十里廟灣驛過楓嶺三十里楓嶺營城二十五里至**僊霞關**九十五里至浙江衢州府江山縣○陸路自葉坊七十里至建陽縣八十里至營頭街對岸即水吉口合水路

自建甯西抵江西水陸

建甯府六十里至**葉坊**五十里雙溪口西上章灘五十里考亭五里至**建陽縣**經桂灘天灘七十里至興田驛四十里至武夷山又四十里至**崇安縣**百里至**分水關**

自延平西走邵武抵江西水路

延平府三十里沙溪口三十里至**玉臺驛**六十里至**順昌縣**五十里富屯驛六十里琴口驛八十里至**邵武府**八十里至**光澤縣**六十里紙馬衙三十里至**杉關驛**一百二十里至**建昌府**

自延平西南走汀州抵江西陸路

延平府一百二十里至**順昌縣**一百里至**將樂縣**六十里白蓮驛六十里至**歸化縣**六十里玉華驛五十里至**清流縣**自延平府經沙縣永安縣舟行可至清流縣而水道甚險○七十里至石牛驛六十里館前驛七十里至**汀州府**五十里至**古城寨**十里險嶺界至**江西瑞金縣**

自汀州北走邵武陸路

汀州府七十里館前六十里石牛八十里至安遠寨八十里至建甯縣八十里至泰甯縣過高婆嶺挽舟嶺一百四十里至邵武府

自省西南走興化泉州東渡海走臺灣水陸

福州府由西峽江一百里至大田驛渡江至南台由常思嶺四十五里至宏路驛又四十五里至蒜嶺驛又三十五里浦尾二十五里至興化府六十里楓亭驛五十里至惠安縣五十里至泉州府七十里康店驛六十里至同安縣六十里厦門鎮渡海約二日至彭湖島又渡大洋約五日至安平鎮對面卽臺灣府

自泉州西南走漳州陸路

同安縣六十里至深青驛五十里江東驛四十里至漳州府一路自泉州一百二十里至龍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福建水陸路程第十笈 兕

骨登舟一日至海澄縣又陸行四十里至漳州府○由白鶴嶺九十里至漳浦縣八十里雲霄驛九十里至詔安縣由行船嶺梧林寨至南澚鎮九十里黃岡驛八十里至潮州府

自漳州北走汀州

漳州府四十里至南靖縣九十里至適中縣四十里撫溪四十里湖雷四十里至永定縣五十里官田五十里上杭縣七十里藍屋驛六十里三洲驛六十里至汀州府

自省北走福甯抵浙江

福州府八十里至白沙驛八十里小箬驛九十里至黃田驛東八十里至古田縣自白沙走小路一百里亦至古田縣○八十里百巖七十里至甯德縣由黃崎渡江十里至福甯府又福州府出井樓門九十里連江舊縣八十里羅源縣一百里至甯德縣○自福甯府五里烽火寨

廣東

自省北走韶州南雄出庾關水道

廣州府二十里老鴉江六十里官窑驛七十里西南驛六十里胥江驛七十里過峽驛七十里至清遠縣由清遠峽九十里橫石磯驛又經大廟峽香爐峽連江口眞陽峽共一百里至英德縣一百里經的灘清溪驛經牛屎灘一百里濛裏驛一百二十里至韶州府一百里至平圃驛一百里始興江口經銀筋灘五十里橫塘驛又九十里至南雄府六十里至中站梅關

自省東走惠州潮州抵福建水陸

廣州府一百五十里至增城縣九十里至東莞縣八十里鐵岡驛七十里蘇州驛又四十里惠州府一百里水東驛五十里至莫村驛屬博羅縣○一百三十里苦竹派驛九十里至河源縣八十里義台驛一百七十里藍口驛六十里至龍川縣過嶺六十里通衢馬驛又六十里至興甯

戊笈談兵 卷之六下 廣東水陸路程第十笈 卆

縣七十里至七都驛屬嘉應州長樂縣○八十里至程鄉縣屬胡州府今裁○六十里松口驛五十里至大埔縣四十里三河驛一百里產溪驛七十里至潮州府八十里至饒平縣卽黃岡驛九十里至南澚鎮此實由折鳥道蓋自東南而北又自北而東南也計自省至潮州以勾股求之應不過八百餘里而已耳

自省西走肇慶抵廣西水道

廣州府一百五十里至西水驛由靈漳峽四十里至肇慶府由祿步瀟湘峽共一百二十里新村驛由越城鎮三洲巖共一百里至德慶州由都城都樂共一百二十里至封川縣由賀水口至界首

自肇慶西南走高雷廉抵交趾陸路

肇慶府八十里要古驛五十里新昌驛屬新興縣七十五里獨龍驛九十里恩平縣七十里連塘驛

六十里西平驛六十里至陽春縣六十里太平驛六十里立馬驛一百里那夏驛七十里高州府九十里至石城縣西五百九十里至廉州府一百四十里至欽州界接廣西交趾

自高州南走雷州渡海走瓊州

高州府九十里陵水驛一百一十里新和驛一百里桐油驛六十里城自驛九十里至雷州府六十里將軍驛七十里共利驛一百里至徐聞縣渡海約七十里抵岸白沙驛一十里至瓊州府西四十里西峯驛七十里朱崖驛六十里歸善驛又六十里儋州四十里田頭驛四十里大村驛三十里大員驛四十里至昌化縣四十里大南驛七十里縣門驛八十里甘泉驛又八十里義甯驛六十里德化驛一百里至崖州

廣西

自省北抵湖廣

桂林府五十里至靈川縣八十里至新安縣一百三十里連安驛九十里至全州七十里山角驛七十里柳浦驛一百里至界首又路柳浦驛六十里至東安縣屬湖南永州府九十里至永州府

自省南抵平樂梧州接廣東水道

桂林府九十里南亭驛五十里至陽朔縣八十里昭潭驛九十里廣運驛七十里昭平驛七十里至平樂府八十里龍江驛八十里至梧州府七十里至廣東封川縣屬肇慶府

自梧州西走潯州南甯太平抵交趾水陸

梧州府自滴江口赤水司共一百二十里至藤峽由自石司五十里至黃丹驛四十里白馬堡

將軍灘又四十里至平南縣由牛屎灣斷藤峽水口一百三十里潯州府由秀才堡七十里東津驛七十里至貴縣一百二十里香江驛六十里烏蠻驛又四十里至橫州八十里火煙驛八十里至永淳縣由土二磯筆硯磯四十里黃范驛又七十里至南甯府四十五里至左右江口由左江三十里至大灘驛四十里至羅陽縣七十里至左州九十里至太平府八十里至鐙勒驛六十里至龍州四十里至憑祥州三十里至界首關三十里坡唯站由桐濮站不濮站不傳站共二百一十里至卜鄰站一百里濮上站又由丕禮站昌江站市橋站呂塊站共二百四十里至富艮江渡江至安南國城

自太平走思明

太平府八十里至鐙勒驛南一百三十里思明府今爲思州

自省西走柳州慶遠抵貴州水陸

桂林府六十里蘇橋驛過竹楓渡四十里三里驛三十五里永福縣三十五里横塘驛一百二十里大分驛一百二十里芙蓉江口一百二十里云騰驛八十里雷塘驛七十一里至柳州府六十里羅思驛屬柳城縣五十里至大曹驛又五十里至慶遠府二百一十里至河池州屬慶遠府府西界貴州都勻府

雲南

自省東至曲靖走四川陸路

雲南府由金馬關黑虎哨共六十里至坂橋驛經赤水司六十里至楊林驛經羅傍鋪有毒泉不可飲共六十里至易龍驛過小關索嶺魯婆伽司共六十里至馬龍州東南七十里至曲靖府七十里松林驛六十里炎方驛六十里至霑益州六十里至七星關六十里至四川烏撒軍門府改移貴州屬威甯州○在鎮雄之南南界貴州畢節○今裁

自曲靖東走貴州陸路

曲靖府西北七十里至馬龍州東七十里交水驛四十里白水站六十里至平彝縣十里亶威關三十五里至亦資孔東五十里至貴州南籠府普安州

自省西走楚雄大理陸路

雲南府八十里至安甯府四十里至祿脿驛六十里至祿豐縣七十里拾資驛六十里至路甸驛屬廣通縣七十里至楚雄府五十里呂合驛三十里至鎮南州三十里沙橋驛八十里普淜驛七十里至雲南縣二十里至洱海衛今廢○西十里白崖臉鉄柱又七十里至趙州三十里下關又三十里至大理府

自楚雄西走蒙化永昌

楚雄府五十里呂合驛三十里至鎮南州一百十里普淜驛屬姚州七十里雲南縣西七十里定西驛七十里德勝驛又六十里至漾濞驛七十里至蒙化府自漾濞驛西六十里打牛坪驛九十里至永平縣六十里沙和驛一百十里永昌府西南三百一十里騰越州西接西番

自楚雄北走姚安

楚雄府五十里至呂合驛北一百五十里姚安府三十里至姚州

貴州

自省東走平越鎮遠抵湖廣

貴陽府五十里至龍里縣四十里至甕安縣二十里新添衛又六十里至平越府東十里過麻哈江二十里楊老站又三十里至清平縣八十里至黃平州五十里至偏橋五十里至鎮遠府五十里椒溪二十五里至清溟驛二十五里至太平堡又三十里至平溪衛屬湖廣今廢○一百三十里至湖廣沅州府原屬辰州府今陞爲府

自省西走安順抵雲南

貴陽府五十里至清鎮縣五里的澄河司三十里至界首十里至安平縣六十里至安順府十里楊家關三十里至鎮甯州四十五里關索嶺有啞泉三十里至白口經安龍菁

項站黃土坡共四十里至新鋪又十里過北盤江至保甸有毒泉至新哨有啞泉共三十里至哈馬庄又十里安南縣經老鴉關六十里至普安縣七十里至普安州五十里至亦資孔驛五十里至平彝縣雲南

自省西北走威甯抵四川

貴陽府五十里至龍場驛五十里六廣五十里谷里三十里至黔西川五十里奢香驛五十里金雞驛五十里閣鴉驛五十里歸化驛五十里至畢節縣七十里層台六十里白崖四十里至赤水屬永甯縣○五十里摩泥五十里普市五十里永甯縣原屬貴州威甯改移四川屬敘永廳○五十里永安五十里江門四十里硤口六十里大洲七十里渠霸七十里至納溪縣屬瀘州○四十里至四川瀘州

自威甯西抵烏撒即今之威甯州

畢節縣七十里周泥驛七十里黑章一百一十里瓦甸七十里至威甯州原爲烏撒軍民府屬四川後改爲府屬貴州今又改爲州六十里至七星關

戊笈談兵卷之七

新安汪　紱著
隴西栗素菴叅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汪雙池曰談兵者首自風后之握奇文而厥後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班固藝文志則分兵家爲四種權謀十二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今皆不存宋元豐中始以七書頒之武學曰孫曰吳曰司馬曰李曰黃曰尉曰美文習武事咸肄業焉然孫吳司馬其尤粹也及

康熙中頒
功令以孔孟試武士而七書止用其三孫吳司馬卓哉第肄業之士徒以標題帖括捷取制科曷遑深究其旨以期待用好古之士徒深歎焉余因取七家而究其義論其純疵一衷於孔孟焉而斟酌舊說期達大意間有刪抹或因其駁或以其煩非標題家例也又以七子之中論機變則孫子爲長論大本則司馬爲正吳子根據尙近儒術爲優於孫故敢更張其次以司馬爲首吳子次之孫子又次之焉著尙正也

一著司馬吳孫總論

一錄司馬法五篇全
仁本　天子之義　定爵　嚴位　用衆

一錄吳子六篇節刪
圖國　料敵　治兵　論將　應變　勵士

一錄孫子十三篇節刪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司馬吳孫總論

汪紱著

司馬法五篇齊威王使大夫述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穰苴之言者也吳子六篇吳起所著孫子十三篇孫武所著也

兵家之推孫吳尚矣詩曰不測不克孫子其不測者也七子首孫子次吳子而三司馬不其允哉穰苴起自側陋穰苴田氏之庶孽也擢居司馬自其斬莊賈敗燕晉而外事不概見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晏平仲薦穰苴爲司馬以拒燕晉穰苴言於齊侯曰臣素卑賤恐不足以服眾請得君之寵臣以爲監軍齊侯許之莊賈往監焉苴與賈約曰日中而會於軍門期逝而賈不至至乃斬之齊侯使馳救之乃免苴行撫三軍分甘恤病士卒皆奮燕晉聞之引師而退苴追擊之復齊故地而還然大約以律而能順者也威王緒伯圖之餘信其賞罰一舉大強威王齊君和之子也始卽位不親於政諸侯交侵乃一日致羣臣於庭明其賞罰封卽墨大夫而烹阿宰羣臣畏服國政日修遂强齊國率東國而朝周有齊桓風焉其喜詐而未敢尚也其所述率著仁義之權稱九伐之法明天子之義則古人之政曰穰苴之書實古先王之遺法也與閎肆深遠其不誣矣田氏何及焉穰苴及威王皆姓田氏嘯嶺先生曰七書之傳此其尚也此一段論司馬法吳子忘親曾子逐之不義於妻魯君斥焉好色而貪身戮於荆吳子學於曾子母死而不奔喪曾子逐之齊師侵魯魯君將使起爲將以禦齊師而疑其婚於齊也起遂殺其妻以求將乃大敗齊師然魯君卒以是疎之起適魏魏文侯以起問於李克克曰起好色而貪然大將才也文侯卒用之魏國以强及文侯卒武侯立起以讒得罪出奔楚楚悼王自用之多戰功後以廢楚公族之疎遠者公族怨之亂而殺起世所謂鄙也而其立言也則未敢遠違於

正故尚稱說道義無大譎詐存儒者面目蓋曾子之施焉惜哉其不醋耳此一段論吳子吳之入郢也孫武多焉無衣之矛出句音鉤吳之旅還武也高翔尤論者之所爲俯仰也吳王光以孫武爲將伐楚入郢吳暴於楚孫武去之楚大夫申包胥涕泣而乞師於秦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而出師以救楚吳師敗還然譎而匪正機詐悉矣依託仁義益非所謂嘯嶺先生曰兵書之首民賊之魁善戰之利辟在武也誅其志矣雖然兵在不測測之所得鮮以不敗毋攻其詐胡可不識第本計則不若是此一段論孫子孔子曰仁不可爲眾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以言本也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以言教也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言謀也在易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以言正也其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以言天子之義也然則司馬其庶幾乎申論司馬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吳子其知之矣申論吳子程子曰荀子才大其過多揚子才小其過少荀子名況楚人揚子名雄前漢人皆古之儒者也余於孫吳也亦云夫揚子美新終莽大夫荀子所未有也而多過荀子何哉揚雄嘗作美新之文頌王莽功德後爲莽臣失身之過顯而立言之過隱隱之爲過害乃大也荀子曰性惡其害不已大哉此段見吳子之愈於孫子吳子之

事曾子能擇術也事魏文侯知所主也告君以修德不忘儒也武侯遊於西河顧而歎曰美哉山河之固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論兵先圖國識本計也死於荆難忠公室也惟貪而多忍也是以失之申言吳子過少之故若夫孫子之棄齊卽吳非君也師久於郢非作戰也夫槩自戰非節也以班處宮非道也而未聞謀言猶未去也以觀沂敗雖高蹈也庸可愈乎孫子齊人以伍員之薦入吳事姬光春秋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師拒於柏舉吳王之弟夫槩請於吳王欲先伐楚師吳王不許夫槩遂不待命而行擊楚師大敗之吳師乃從之五戰及郢楚子出奔隨吳入郢以官之尊卑分處王宮而淫其宮人後秦師救楚大敗吳師於沂故其所著書知機權之制勝也而不及國家之本也本既失矣枝雖萬全不可保也詎曰論成敗哉申言孫子之過多夫用兵之法仁義爲先國之本也節制次之以治己也機權爲後順應而已然則司馬其庶幾乎孫子末也結言首司馬而次吳子後孫子之意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仁者天理渾然之心德也以義治之之謂正義者制事之常經卽仁之散殊而有定則者也正不獲意則權權又義之妙用隨時制變以合於中者也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權出於戰又權之不得已處非中人所能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此所謂權出於兵者然莫非以仁爲本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知權曰智恃倚之也勇見方用權曰勇方向之也信見信本於仁心之誠曰信信我也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合有六德而後有此愛威之效○此一段戰之大本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歷歷久之意言不久勞以病民也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此段中言兵之本於仁也前言殺人安人攻國愛民以戰止戰已見其仁之權矣此則不得已而用戰之中又寓其仁愛之意焉戰仁也權也不忘戰亦仁也權之精仁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縱綏從人之師謂追之也是以明其禮也仁之有節文處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仁之愛人處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仁之不欺人處卽信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仁之合義處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仁之決斷處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仁之明哲處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上段不違時等事乃在上者之所行此段則徹於上下凡三軍皆必如此所謂教也政也是以二字與所以不同皆言以是而明其

（德也明則彰示於民也以六德教民而爲民紀則三軍之士莫非仁義之心矣軍政之善孰有過於此者哉○成列而鼓誠信之道兵戰之常宋襄不鼓不成列非其實心耳且用鄫子伐齊喪不仁已大而假此以文之春秋所以不取也勿以宋襄之事而疑此書）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讓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此段言古之聖王原不恃兵而恃德）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討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

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辠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辠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其次以時之異言此段乃詳言先王用兵之事然其實乃以兵刑輔德非廢德而恃兵刑也此所謂權出於兵者也）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刑諸侯（刑之爲言成也成其國也）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悅諸侯（財通作材材力之士長於泛應而足以悅服諸侯之心也）以謀人維諸侯（謀人謀國之政治而爲諸侯所維繫也）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此制治於未亂之事也六事之中兵革處後是可知所宜尚矣）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眚災也致之以兵災）賊賢害民則伐之（正其罪）暴內陵外則壇之（更其君）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既負固不服矣則必抗拒王師故用潛師以掠其境也）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其放弒之臣也）犯令陵正則杜之（止其犯令陵正之事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不得已而用兵之目也然會諸侯以發禁則亦彰明其法以使之不犯終是不欲用兵之意矣通篇總是以仁爲本）

右仁本

汪雙池曰七書之中司馬法獨以仁義節制言兵而無夸詐之習大非孫吳所比而此篇又司馬法之首開口提出仁字以爲通篇之綱以後細細抒寫古人用兵之

事總不外以仁爲本之意蓋仁發而爲義義變通而爲權權不得已而用兵故用兵之事皆以行其仁愛之心用之以仁行之以仁教之以仁儆獨不得已而後用之卽用之而尤不勝其鄭重哀矜之念此眞乃湯武之師而周官之法也不識齊威及穰苴何能及此其行文似國語禮記醕乎其醕矣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此以自天子至士庶皆必當有所觀法而取正以起必教士而後可以用之意）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此卽上天下澤辨上下定民志之意）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

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三句總括下文分疏有各安其道而不爭之意有各
守其分而不亂之意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
國以禮讓爲德軍以武勇爲德各得其宜則謂之義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則國中之人皆尚禮讓軍中之士
皆尚武勇各守其倫而不相踰越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謂可
以上用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
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凡材技之所以相掩者有二一在於伐功自伐
其材技則必忌人之材技而掩之矣一在於不明不明則無以分人才之上下而材技亦掩矣故上用不伐之士則
下既有所矜式矣而不伐則無私則又能察事之明而材技皆不至於相掩矣
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上事同謂事功也勇而無禮則犯故從命而作爲事功者
上賞之逆命者雖作爲事功而上必戮之所以定上下之分而一命令之權也故勇力者各守其分而不相犯矣｜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教民不外於禮禮所以成其德義材技勇力也卽所
謂貴賤之倫經也禮教既敷然後選其德義材技勇力者而用之此王者之政也事極修則百官
給矣教修則得人而官給教習省而民興良矣省卽所謂居敬而行簡也習慣成
則民體俗矣一體而成俗教化之至也此一段詳言教民而用之事古者逐
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
仁爲勝上既以禮教民故下皆習於禮而爲難誘難陷之師禮卽仁之序也固則不可勝也故教之不可已
如此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教民原非以爲兵然教之則卽戎而無不勝兵之與文教似相反然
今之用兵莫非本於禮教則既勝之後亦依然禮教之俗而已是以君子貴之也此一段申結教
之可貴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
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此段言四代之戒誓不同而同其愼重之意以下言
賞罰言兵車皆然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不雜
猶言簡而不備也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三王時勢之異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
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賞罰之用因時而不同尙
德之心則三王如一矣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
難犯難用以犯人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
鈍則不濟此承上夏后兵不雜而論兵器之宜備也蓋夏后未用兵之刃故兵器亦可以不雜若後世既
盡用兵之刃則必雜而後利也此亦事先愼重之意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因上論兵器而因及三代之車旗夏

后氏元首人之執也執音勢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尙明也殷人以虎尙威也周人以龍尙
文也因車而及於旗章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
不得其義以非義使民百姓不得其敘無序可守技用不得其利兵不
雜之類牛馬不得其任不正不疾不良之類有司陵之徒恃威以驅民此謂多
威多威則民詘此過嚴而失教之道者也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
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
有司也犯上也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此過弱而教失者也○此段因三代賞罰
之異用而因言威用之不可偏也多威者虐用其民而不以教少威者亂用其民而不能教其無貴賤之倫經一也
看來句句與古之教民節相反師非獨謂師中謂教師於素也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

足雖交兵鼓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不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此申以禮爲固之意舒則禮之有節也行列之政總上賞罰之用車旗之章而言也人馬之力總上兵之長短車馬之任而言也誡命總上四代之戒誓而言也節是符素定事事有序處處有節此所謂禮教之事節制之師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國之德義如此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趨敬事也城上非行敬之地故不趨危事不齒急者不以年齒爲序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此申德義不相踰之意蓋教之所重者尤在德義也禮法同道而異宜文武同事而異用故各成其德而

不欲其相踰然教賞有素而後因事制義又非以軍與國而判然二之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賞罰德衰也謂民德日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睹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謂無欲上之心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辜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此一大段結通篇之旨而見四代賞罰之異用莫非教民成德之道也即有時而不賞不罰亦非至教之所在也讓即禮之實也

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覲民之勞也不典謂免其家之賦役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謂民勞於君而君愛其民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伯武事也偃武於靈臺之上也○此段言息戰休兵之事所謂既勝之後其教可復者也

右天子之義

汪雙池曰用兵之道莫要於節制節制之法必先於教習孔子曰善君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用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可見善用兵者未有不先之以教者矣乃原先王教民之心豈徒以制勝爲事使徒教民以戰則是黷武之志而非尙德之治矣此篇以教民爲主而所以教

民者則曰貴賤之倫經曰以禮爲固曰讓之志也前後實不外一禮字禮辨上下定民志天地之序也國之溫和恭孫禮也軍之節制步伐亦禮也然則以禮爲教而先王治兵之道不外乎是治國之道亦不外乎是矣兵家之言節制者多矣而意義深遠論說純正則未有若此篇者其所述三代賞罰車旗章服則未見可據通篇文勢歷歷落落而結構實無滲漏又絕似西漢人口吻

凡戰定爵位著功辠收說士凡遊說之士收而用之以盡人謀也申教詔訊厥眾詢之眾議求厥技廣求技能之上以盡才也方慮比方思慮謀之深也極物窮格物理知之至也變嫌辨人之嫌解眾惑也推疑推己之疑疑謀勿成也養力休養士力索巧索敵

情形因心之動順人心○此段戰之大綱慎重之至細密之至凡戰固眾堅眾志相利相地利治亂審其治亂進止詳其飭制服正從事於正成恥成其羞恥之心約法省罰不欲煩而擾也小辠乃殺小辠勝大辠因殺者不赦之意非必斬之也猶禮記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之意○此作戰之目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因糧於敵懌眾勉若勉於順理也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右者順也觀其宜而用之則順而便矣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時而宜長則用長時而宜短則用短以更迭而能遲久也皆戰則強長短相為救禦以合用而強也見物與侔是謂兩之見物與侔者見敵用某兵則我用某兵以破之非僅倣其物而已也如公輸為機以攻而墨子為機以守又兀朮用拐子馬而武穆用麻扎刀是也主固勉若主將之堅固而勉於順理視敵之瑕隙而後舉視敵而舉此戰之所當慎慮也將心心也眾心心也將有此心眾亦有此心言心難一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必佚而後有所養必飽而後力充見力之難全也教惟豫豫有以教之而眾心可一矣戰惟節戰有節則力不竭可以佚飽而力全矣將軍身也卒股也伍指拇也五人之長曰伍百人之長曰卒心一力全則三軍有臂指之形矣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鬬貴乎勇陳貴乎巧要必順人之所欲因人之材技而用之不可逆眾以動而用違其材此之謂權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吉不待易也龜勝微行卜吉而鬼神以為可行是謂有天眾有有家富人足倉實儲滿因生美可因以作美事是謂有財人習陳利習於技藝行陳利便極物以豫窮格物理人謀素定是謂有善人勉及任及猶言副也言深得眾心則人皆勉力而副其任使是謂樂人樂為我用也○此句又當行之外而推

致之以歸於得人也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本上文教惟豫及極物以豫來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車輕則善馳徒輕則偃便而弓矢又足以固禦則軍勢張大矣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陳貴密密則無閑陳貴靜靜則難撼所以養其全力於內而不使外耗也如此則大軍不失之於太輕而銳進而陳固矣此輕重相濟也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一進一退之道必循此密靜之法則力足矣上暇人教是謂煩陳日密日靜非能取必於一朝也豫教之於暇日則陳無不煩熟矣然有以職是謂堪物然果也果有才足以稱職是堪物之人也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用此堪物之人以分職任事則事無不治此之謂簡才以治事也○此簡有司以盡才也稱眾因地稱量眾寡而因乎地之廣狹險易也因敵令陳陳非一定因敵形而變化若八陳圖也攻戰守進退止凡此皆因敵制變也前後序不亂也車徒因不絕也是謂戰參參詳而後戰也此即

所謂見物應卒也行豫之道至此而畢矣不服下不心服不信不相聽信不和人心不一怠不任事疑不斷決厭眾相惡懾懼敵枝離散柱不知變通詘士氣不伸頓擾亂肆驕悍不敬崩政令壞緩法度弛是謂戰患驕驕驕之甚也懾懾懼之至也吟曠怨聲也虞懼懼色也事悔輕躁嘗試必悔於事後是謂毀折此二節皆覆敗之道以為戒也大小堅柔參伍參伍言變化也或大或小或堅或柔變化而無方也眾寡凡兩用寡用眾隨兩者之所宜是謂戰權自大軍以固至此為一大段凡戰間遠遠敵則用謀以觀其情也觀邇近敵亦必靜以觀其間也因時因財即因前之有天有財貴信信賞罰惡疑疑則敗謀作兵義動眾必合乎義作事時作事必合乎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眾不獨苟免也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寬以容眾武以威敵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察乎時宜也居國見好

人之好在軍見方向義刃上見信上下協心矣此皆爲將之大本凡陳行惟疏疏以便於旋轉戰惟密密以齊一眾力兵惟雜不雜不利人教厚靜乃治教之以敦重安靜乃爲治也威利章威令貴乎章明相守義則人勉所守者義則人勉於爲矣慮多成則人服服其好謀而成時中服厥次治時中即義也以義服人而事之次第治矣物既章目乃明物即威令之物凡金鼓旗旛所以爲號令也號令既明則眾之耳目有所聽從而明辨矣慮既定心乃強多慮而不定以疑敗謀者也好謀而成則眾心有所恃而強矣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謀素定也聽誅無誑其名示信也無變其旗不惑亂眾心也此行陣之法而又以得人心爲本也凡事善則長善則可久因古則行師古則可行誓作章人乃強作誓顯明以鼓士氣滅厲祥去厲而後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執義不移也成基立其根本一天下之形人莫

不說有混一天下之形而人皆服說之是謂兼用其人是天下之人皆爲我用矣從義而去不義此滅厲之一道也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數句有孫吳氣習一曰人得人而用之二曰正自守以正三曰辭修辭令四曰巧用扌巧五曰火火攻六曰水水戰七曰兵備兵器是謂七政此皆滅厲之政也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或爲喜悅之容亦榮之利之之意也或積爲威嚴亦恥之死之之意也蓋賞罰之行皆欲人改其惡意以從善意耳凡此道也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貴仁而又行之以信人人用所當用正正正所當正辭辭言所當言火火火所當火○此又慎重之至時措之宜也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使因其所欲而使之蹈敵制地蹈敵境而制其險阻以職命之分職以主事是謂戰

法政尤重於人人此蓋詳人人之事也凡人之形由眾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形法也言人之法順眾欲而立之試之於人觀其名正而行順與否必其盡善而後行之者也舊解甚誤若行不行身以將之既盡善矣而或有不行者則又以身率之也若行而行因使勿忘因而使之勿忽忘之三乃成章三復令之使之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此因上文法字而申言立法之本亦慎重之至也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法本出於一五曰義六曰變權也七曰專心純而不貳也○此人生之宜而立法之道也立法一曰受包容之量二曰法嚴而不亂三曰立立而不搖四曰疾急於應變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此立法之目也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不聽不利戰無小利不趨不利日成行微計日成功而所行微妙曰道立法之貴專也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以正而不行則更宜專一以行之而不改也專不服則法治不服者以法不相信則一示之以誠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服如此而猶有不信者則其法不足以服人矣自古之政也自戰法至此皆詳言立法之道

右定爵

汪雙池曰此篇煩煩碎碎娓娓不休而其大要只是先時豫備臨事詳審因機應變而已謀徹微芒慮周萬全自此之外應無餘事矣文以扶疏儹樸爲勝洵是周秦好筆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輕捷也氣欲閑心欲一此制

勝之要凡戰之道等道義此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也立卒伍定行列正
縱橫縱橫者統一陣之行列而言也察名實必其相副立進俯立之容也坐進跪坐之
容也行陣之法有立有坐立者進俯坐者進跪此進取之形赴鬭之勢也畏則密以相依而併力也危
則坐以靜守而固陣也遠者視之則不畏窺其情形而應之有術則衆心有主而不畏矣
邇者勿視則不散敵既迫近勿復視敵恐生疑畏欲其專一以擊之也位下左右張軍
翼也下甲坐被甲而坐者所以固本而接應者也誓告戒也徐行舒綏以養氣也之位還其
行列之位逮徒甲及徒步皆被甲籌以輕重觀時度勢而籌吾所用者之輕重也振馬譟
舊說振起騎兵而呼譟也徒甲畏亦密之言徒甲若畏敵則亦密陣以待跪坐坐伏則
膝行而寬誓之舊說軍中坐伏之禮皆用膝下而當夫被甲戴胄之時必當寬舒以告戒之不可責
以煩禮也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舊說謂夜將襲營則銜枚而誓糗

戊笈談兵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七

坐膝行而推之未詳執戮禁顧舊說戮敵人禁勿同顧譟以先之若畏
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舊說若所執之
敵若畏太甚則勿戮之云云紱按此節殊有疑義舊註亦多難通不可强解然其坐作進退之嚴飭審密亦大略可
見矣凡三軍人戒分日告戒衆人只以半日不欲久也人禁不息不可以分
食方禁令未息之時則不可分食恐聽禁不專悉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方敵疑末定則
可以師服之可見師貴決服而我當豫戒也凡戰以力久力足能持久也以氣勝以固
久以危勝置之危地人自致死也本心固得衆心則固新氣勝氣久則衰新氣則銳
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
勝此概言可固可勝之道人有勝心惟敵之視欲勝敵則當視敵虛實人有畏
心惟畏之視人有畏心則當視其或畏敵或畏將也兩心交定視敵虛實而勝敵之心可

定畏將無畏敵而畏心可定兩利若一有勝心則奮勇有畏心則不敢不用命俱可以克敵兩為
之職以此二心為主惟權視之又因時制變也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輕
兵行輕地恐輕而不備則必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重兵行重地恐持久而食不繼則無功以
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以重兵行輕地利於速戰故戰相為輕重
宜權其兵之輕重而相地之輕重也○此段似承籌以輕重之言而申之亦敬愼之意也舍謹甲兵以防
襲也行陳如字行音杭列防猝遇也戰謹進止恐自亂也凡戰敬則慊敬而不忽
自快足之道也率則服以身率下則人心服上煩輕令煩擾而軍輕剽矣上暇重將暇豫而
軍自堅重奏音走鼓輕鼓驟而無節則軍輕剽舒鼓重鼓節舒綏則軍堅重服膚輕軍容
佻僮服美重軍容壯盛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言車馬良而甲兵利則輕兵亦
可行重地矣○按此亦舉其大凡而言之如此若因機制變則輕重之用又有妙於權者矣上同無獲

戊笈談兵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六

上專多死阿比則無功專擅則好戮上生多疑貪生故疑上死不勝畏甚故不勝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以教
約人人皆輕死道約人正死以道約人人致死而且得其正○此一段言軍之所以生死及使人致死
之道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止是順時之義凡戰三軍之戒無過
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警無過瞬息此申人戒分日之意
言貴於速也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執其謀略守微守以潛微本末
惟權或本或末又妙以權變戰也有果決之意凡勝三軍一人勝此言齊也三軍
如一人齊之至也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擊刺鼓首左顧左右
顧右鼓足坐作進退七鼓兼齊鼓齊而三軍如一人矣凡戰既固勿重衆宜固而
機宜速也重進勿盡又當愼重於進而不可盡退也凡進危盡進則危凡戰非陳之

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難於一也○此一段俱言三軍之貴齊一也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氣稟有南北剛柔之殊而因方以教則又視教之不同而成俗以異惟道則天下惟一故可以化天下之俗而歸一之也先因三軍一人之說而推廣言之也凡衆寡或善用衆而不善用寡或善用寡而不善用衆若勝若否或於此而勝於彼而否應類之不良於楚是也若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不能使之然也衆不自多衆散則見少一則見多衆而不能自多不能使之一也未獲道未獲化俗之道也○此又承道化俗之言而驗之於三軍也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己居前無復先術不任智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此一之之一道也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

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當大任堪久信也久而不渝讓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過則歸己爭賢以爲人善則歸人說其心劾其力此又一之之大道如此也凡戰擊其微靜敵微弱而無奮氣可擊也避其強靜敵強盛而不譁不可擊也擊其倦勞行遠而倦勞可擊也避其閒窕閒暇而力衆不可擊也擊其大懼氣沮可擊也避其小懼敵敬慎不可擊也自古之政也此又料敵之道也

右嚴位

汪雙池曰此篇以嚴位一心爲主前言約束部位之法次言輕重之用與兵之所以輕重後言三軍之貴於一而一之必以道道所以得人心也蓋嚴位正所以齊一士卒而不得衆心則士卒不可以强齊心欲一誠有本之論也大約司馬法是自治之師周詳審密以此對壘當令起翦例戈孫吳束手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用寡以固爲主毋爲人所淩也用衆以治爲主毋爲人所亂也寡利煩利於煩熟便進退也衆利正利於整齊一進止也用衆進止進止齊則不可亂用寡進退進退速則不可測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圍必缺毋令其窮而致死鬭也若分而迭擊若及也分以佚我迭擊以勞彼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以寡待衆故衆心不能無疑懼然勿衆以疑而輕動當自用其權智以待敵也衆以合寡之法至分而迭擊止至寡以待衆之下則皆以寡擊衆之法也舊註誤人擅利利地利也以寡擊衆貴得地利吳子所謂避之於易邀之於阸是也則釋旗偃旗者不使敵知而乘之於猝也迎而反之先迎之而又反之

之引至於阸處以擊之也敵若衆言其來甚衆也則相衆而受裹相其衆之來而受其裹伺其亂而潰出之也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恐其爲致師戒輕進也○此段言用寡用衆之法用衆言衆以合寡妙在合字用寡言寡以待衆妙在待字待卽固也有多少安閒暇豫之致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天澤也歷過之而不留也歷圮傾壞之地兼舍環龜環龜中高四易可環圍之地居之恐坐爲人所圍而受困故舍之也○此因上擅利之言而因詳言地利之宜忌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設爲虛形而觀敵之動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敵若待我則我當順之而勿動不可輕進也待衆之作攻待敵之來攻我則屯而伺之厚集其陣而伺敵之隙也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此皆所謂設而觀其作也擊其疑加其卒因其倉卒而以兵加之致其屈擾亂之而使之困屈襲其規亂其

踈也因其不遡阻其國難其處乘其懾此皆覦敵而乘之事也凡從奔
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防有伏也凡近敵都必有進路用鄉
導也退必有反慮防其或誘也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事豫
休息則衆心怠不息亦弊趨勞則亦弊矣息久亦反其懾息而生畏也用衆皆宜知節矣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示人不內顧也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棄任節食棄其任之物約時日之糧是謂開人之意明示人以致死成功也自古
之政也

右用衆

汪雙池曰此篇皆臨機制變之道首言用寡用衆之權
次言料敵之法終則益致其治己之詳敬慎之意字字

皆有著脚處不似他子尚半屬囫圇也七書之中允當
以司馬法為第一

吳子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
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
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
和而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
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
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此吳子圖國第一義兵以人和
為本先和而後造大事眞萬世用兵之大法也
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
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道以在物之理言明物之理使是還他的本始義以制事

之宜言謀以度務之智言要以治國之法度言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
貴有驕恣而無謀之意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
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
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
然矣人見此節前言道義謀要後言道義仁禮遂疑其不相合不知道只就現成說義以行道謀以與義要以
定謀止是一事後面道字大槪義字細密禮是道義之節仁足道義之心不必以前後相應亦不是矛盾也又其意
中止重道義二字體其中言行不合道舉不合義末言舉順天人可見蓋行舉合道義則自無非仁禮之事矣觀者
勿誤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
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大小以國言然戰勝易守勝難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

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前段確然示教民之法後段凜然著佳兵之禍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積猶怨也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以忿動也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義師不可禦也以禮下之而已強必以謙服謙以驕之剛必以辭服約其文辭以廣侈之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飭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

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料者量其才力而用之之意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選材待用圖國之良策此章以簡募良材爲主而謹禮飭儀安集吏民因俗而教又良材之所由生若治國不以禮教民無其道則良材不可得而得之亦不爲我用矣此章所言者雖皆強國之術然亦可謂知本矣

人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勝矣此借言以見圖國之本然其實定陣固守戰勝之道要不外此此卽首章先和之義也文氣亦甚雄偉

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此言爲國貴於得人

右圖國

汪雙池曰國以仁民爲本禮義爲矩用賢爲輔孟子所謂得道者多助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也此篇首拈和字以爲圖國之本其次則曰行道舉義其次則曰教民禮義其次則曰選材用賢而且著佳兵之戒抑暴逆之師蓋實有儒者氣象非學於曾子何以

及此吳子之首此篇猶司馬之首仁本然較之司馬究不能無純駁之異不可不察

武侯憂六國之兵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不堅不得民心故不和不和故前重後輕後輕故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此實戰陳之妙法不獨可以擊齊然於齊言之者以其後輕故夾擊之則其後先走矣脇而從之則其前重者亦破矣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

散而自戰不讓故散政嚴而賞罰信故能使民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
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
可取此亦戰陳妙法然必以施之強悍而無謀之俗乃為尤妙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
其民疲故整而不久煩於政故亦能整然性弱而疲故不能久擊此之道襲亂
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
此則晉悼公三駕遺法以其不能持久故得而勞之也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
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
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伏車騎以要其必避之路也其將
可虜全是疑兵用以對慤而慎之人更妙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
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以君之祿為薄士無死志故治

戊笈談兵 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卅五

而不用和平而習於兵故治薄其祿而無死志故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眾
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舊疏曰三晉有輔車脣齒相依之勢故吳子言制二國之勢而不言虜將敗軍之效不欲自相攻擊而引他人之勝已也此其勢也六國之風俗政教不同如此此正訶馬所謂性州異教成俗者也微獨在吳子時蓋南北剛柔俗因政易于古定理勿謂古今異宜也吳子料敵之熟如此故在晉而魯勝在魏而魏強在楚而多戰功若廉頰則在趙而良在楚而無功以其不知風氣之異以教成俗之道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
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
謂軍命謂一軍之勝敗所係也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
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
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和平而習兵輕將何畤祿此三晉之

俗也選其尤習兵者而貴之賞之則因其和平習兵之美俗而皆其陽勇之志又嬌其輕將薄祿之病而後良材起而陣亦可用矣日堅陳對不堅者而言也不效其驕谷而祿不均故堅曰持久對不久者而言也不效其騷而疲民故可久此教民易俗之道也然惜其所料選者不過為戰陣計則本計不足耳
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
未明而興或已寢而復遷剖兵濟水不憚艱難乘其勞於寒也二曰盛夏炎熱
晏行無閒行而不息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乘其困於暑也三曰師既淹
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生於惑者上不能止乘其怨也四
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乘其困也五曰徒
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乘其孤病無援也六曰道
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乘其勞倦也七曰將薄

戊笈談兵 卷之七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卅六

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乘其離散也八曰陳而未
定舍而未備行阪陟險半隱半出乘其未整也諸如此者擊之
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廣地大人民富眾二曰
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
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眾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
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也此所謂知己知彼者也
敵人之來蕩蕩無慮驕而不備可知旌旗煩亂人馬數顧無節制可知
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
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人心之離散危懼而無死志可知以

半擊倍百戰不殆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心未一也勤勞可擊力未全也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前後未有接應涉水半渡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其陣不固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無紀律將離士卒可擊法令未施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古者兵不以阻阸詐戰曰敗春秋識之此章所陳皆春秋詐戰之例矣然時殊事異則或有不得不出此者與守小正而僨事又不若達變以成功也此所謂權出於戰者而權之又權雖君子當亦有不得已者耳如非不得已則君子終惡其險也

右料敵

汪雙池曰觀六國之風氣度彼我之情形料敵若此明且神矣後數章所論可擊者反覆數十事總之是乘其猝因其勞欺其無律耳但止求勝人設敵人虛爲是形以誘我而我兵不先節制遂爲敵誘不反因是以致敗乎大匠不能與人巧吳子第陳其情形大略如此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究存乎其人不可徒以紙上談兵也

用兵之道何先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鐗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行之以信此勝之主也此章之言覺瑣陋矣然不知此實不可以行軍至行之以信尤卓見大本

兵以治爲勝而不在衆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其名妙絕○分明晝出一臂指之形率然之勢信乎投之所生天下莫當也然此中豫有積數年之教習而又必有仁義威信之將以爲之主然後可庶幾到此地位兵以治爲勝而治之一字亦匪易言矣

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

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字猶堪字勝字之意不亂不飢不疲然後可勝上之使令也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勝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上章只說得個治之形狀此乃明其所以能治之道也分甘切少與士卒勞逸是吳子一生本領誠能如是兵可治矣然治兵當尚有不在是者恐圖國一篇或非時王之所能行也

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言戰之所即死之所也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智者二句止是發明必死二字指我軍之智勇言不指敵之智勇言蓋智謀用於未戰之先不用於交戰之時交戰之時而懷一智謀便是幸生之念即著一勇字亦是客氣殊用不著故曰受敵可也非是不要智勇但智勇不用之交戰之時耳舊註指敵言深覺不可通故曰用兵之害

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此章止是教人要決不是置之死地乃能生置之亡地乃能存之解

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三句所以養其力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猶言合而分之也此又行陳變化之方如此每變皆習變化既熟乃授其兵是謂將事此言教戒之事與太公意同亦治之所由以生也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

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此因人而使也鄉里相比使同鄉里之人比合爲什伍也什伍相保此使之自相保護也一鼓整兵二鼓習陳遂成行列矣三鼓趨事陣而後食使食時亦不致亂也四鼓嚴辦廝養收食物及行帳之屬五鼓就行行如字行就戰表也舊註次序錯舛非是聞鼓聲合此五鼓之後又鳴合戰之鼓也然後舉旗此三軍之旗非號令之旗也蓋前者五鼓就行而至表則坐而少休鼓聲既合則舉表舉旗坐者皆起進而擊刺也舊註殊混○此號令之次序也○前章言教戒而未言所以教戒此則又其教戒之法也三軍進止無當天竈大谷之口恐受水衝沒也無當龍頭大山之端進退不便水草不便且恐爲敵所鬪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此行陣之法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上章言教戒之事而未言行列之法此章左青龍數句則又行列之法也

至於地利天時又皆爲將者所宜因時制變者也故幷言及之○風逆堅陳以待之甚妙不然鮮有不亂者矣

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愼而去其蹄之奶肉也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驟竭其力則傷於始矣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使馬力有餘也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一能養馬便可橫行天下予歷矣愚意或是言馬可以橫行非言人也○此節專言養馬之事以足首章馬輕車之意蓋馬政亦戎事之最大者也於此亦足以見其細心之至矣

右治兵

汪雙池曰此篇以治兵名看來通篇只兵治爲勝一句爲主以下節節相生總只申明得此一句蓋兵貴於治治由於能任上令令不過教習教習不外於步伐止齊前後左右金鼓之節應變之道而已而車騎賞則所以輔其治也通篇脈絡細密次序明顯章法完足文亦古

韻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

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繁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將有五愼句句堪爲模楷此亦吳子之自言矣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輕重言輕兵重兵也輕兵氣銳重兵氣固或時宜輕以銳或時宜重以固惟爲將者審時而張設之故曰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得之則宜守時不可失故曰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因事有可間而間之故曰事機○間亦或不得已而用之然事機尙多何獨用間使人君臣相怨上下相咎雖成功吾終惡其奸險有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

閑馳逐是謂力機因其長而用之故曰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四字一串說不分四德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此章之意重一機字蓋機者弩之牙也矢之中與不中皆由於機之正否故張機者必審愼以張之旣正則果決以發之使發無不中然後爲機之妙此卽好謀而成之道也

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淸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豈立國之事止此三者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金鼓旌旗禁令皆爲將者所主故以淸明嚴三事責之爲將者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擧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外開險塞其歸之易路而留其險道以使之走險因而我可以邀取之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致之使來也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薄之於險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飇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此卽前所謂機者占將察才六事卽事機也因敵形用權五事卽地機也然則上章淸明嚴三事乃氣機也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

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此申上章占將之法卽所謂設而觀其作者也然此但占將中之一法耳不若司馬法進退以觀其變一章尤爲詳密

右論將

汪雙池曰將以理備果戒約爲首而次則及於四機蓋遇事能細密敬愼則機由是見作事能果斷簡決則機由是行是必得理備果戒約者而後可與言機若不理不備不果不戒不約則輕躁之與狐疑均僨機之將而

已何足言機聲鼓三節只是申言機字之實讀者勿以論己將料敵將對看然觀之首三節可以爲法觀之末二節之愚貪驕佚者亦可以爲戒

武侯問車堅馬良將勇兵强猝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命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强敵攻無堅陣矣武侯所問在亂而失行一句然至失行則自己無如何止是有不使失行之一法耳不使失行不在遇敵之時而止在教習之日惟節制有素則自無擾亂之患矣此篇以應變名而首章遂言節制是以至一之師而應不一之變可見天下惟至一者能應不一若以不一應不一則幾何其不敗也然節制固存乎教習及將之威命

而究之威亦不可徒恃是必以恩義信治爲先如其不然則强愁苦怨憤之民而以威服之又幾何其不臨敵而倒戈也敵衆我寡爲之奈何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猝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阨邀之於阨用寡良法然亦顧其用之何如司馬法曰用寡固寡利煩用寡進退其法尤詳矣要之以節制爲本而更擅地利察機變以動乃可無失

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曰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閒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此閒諜止是說士不是雜閒之閒諜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如字作或字意或又佯敗以誘之也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卽襲其軍所在之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强之道也此章妙在分以疑之而又能合以擊之無前之分則不能合戰以得利分而不能合則是敵人得以十擊一向我力不支一軍失利衆必互解矣分軍之妙看當中勝不追敗疾走如或佯北內有多少虛形而安行疾鬬四字兼具有整暇之致至後來處處接應五單無一閒著然則有後之合而後有前之分非有前之分而又有後之合也至於間諜之行亦非閒著蓋因難與長守處生來我分五軍益非長守之道是則戰志在我也我欲速戰而彼固守我亦無如之何不如以辭服之省卻許多戰鬬否則以辭激之使之速戰速戰而利在我矣

敵進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曰若我衆彼

寡分而乘之分兵以乘之則我佚彼勞矣彼衆我寡以方從之此句終是囫圇話頭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若遇敵於谿谷之閒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曰遇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此遇字非遇敵言凡遇險阻之處皆不可留猶司馬法所謂歷沛歷圮也若高山深谷猝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先發以奪其氣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須知且射且虜者只是我軍中之弓虜手正所以占敵之治亂者也我先以鼓譟又乘以射弩若敵無節制見必驚亂矣亂則我以全軍乘之大勝可必也若敵能鎮靜則不亂然亦足以挫其氣而我得徐圖所以擊之之術矣左右高山地甚狹追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須知此材

士是平時所募至此用之非臨時召募也戰於谷中如鼠鬭穴中將勇者勝故須用材士輕足善行險者利
兵輕利之兵利於險者以爲前行分車列騎不便於險者隱於四旁亦以爲聲
勢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此二句單承車騎言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
是出旌列旆有安閒整暇意行出山外營之此又材士車騎二陣之外我大將所領之
全師也退出險外終恐爲危地也列旆而行顯出以疑之也凡以有材之士當之車號角之敵必疑畏而不敢追
矣敵之必懼車騎扶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不必言勝而勝
可必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
進退不得爲之奈何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旁登
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
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此答中只在必得水情一句耳爲奇若木罌渡或擇淺處夜渡以襲

之之類然此終圖圖答應話頭俗子謬賞此句謂此時出奇之一計斷不可少試問兵事何處不當用奇到此時用奇
又是如何用法三思三思
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曰凡
用車者陰溼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不用車於下溼之地馳其強
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從高燥之地也敵人若起必逐其迹舊註逐敵
車之舊轍也
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曰暴寇之來必
慮其強善守勿應言當計慮其強暴善守以待之也彼將暮去其裝必重
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

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
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右應變

汪雙池曰兵事本以禦變乃用兵而至於應變則其奇
正虛實之機因敵示變相地制宜有非可以言語形立
談盡者矣吳子此篇與太公虎韜篇中多略同然都只
說得個大略觀者貴得其意焉以變通之庶無僨事若
欲泥焉則恐變之又變如賓秦依山徐晃背水徒效故
事反成敗績矣

武侯問嚴刑明賞足以勝乎對曰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

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
者人主之所恃也曰致之奈何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
功而勵之讀樂聞樂戰樂死數言似乎深知國本通於王政者武侯一問吾意吳子必答以與民同樂之道首之以養民之政繼之以教民之道然後及講武伐暴順人應天之事則所謂樂聞樂戰樂死者豈非夏民之待湯商眾之附武同一轍哉及觀其所對不過曰賞有功勵無功則依舊戰國功利之習耳夫賞功勵眾固亦國政之不可缺者然徒以此而遂曰能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吾見其隨矣噫此吳子之所以止於吳子也乎武侯行
之三年有功若果能使人樂聞樂戰樂死魏可王矣第有功而已乎是亦可見其功烈之卑矣乃
召起而謂之曰子前日之教行矣世主已足意矣對曰臣聞人有
短長氣有盛衰又見得不可一以無功而遂棄之也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
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此反

言以見其卒無功之士之必於取勝也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
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
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因其恥無功之念動其建功之志而
加之約束以使之無不致死也卒以討之固難敵矣武侯從之益車騎以
擊秦師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從吾令而
受敵戰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
皆無功言車上者務得敵人之車騎卒務得敵人之騎徒卒務得敵人之徒卒也故戰之日令
不煩而威震天下

右勵士

汪雙池曰賞有功勵無功卒五萬人爲一死賊以此圖

戰功誠哉可與有功矣但人主所恃使民樂死者甯僅
止此與首篇圖國之言亦徑庭矣猶怪吳子圖國一篇
言仁言義言道言禮大槩本之儒者及後來數篇則不
過機權法制之事仁禮道義之語不見提起是豈出兩
人耶良由仁義之言乃拾曾子吐餘一時作冠冕話非
其質也噫此吳子之所以爲吳子也已

孫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四句便見有許
多持重敬慎之意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經猶經緯之經校較
量也情實也故量之以七計而求其勝負之實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此五事之目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君愛其民而民知親上死長則上下同心
矣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
也因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法者曲部曲金鼓之法制官道有司分理主用軍中之用也凡此五者將莫
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知者眞知而能有之非徒知而已也此經之以五事之實
也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
負矣法令行即五事中法字甲堅兵利糧足事治則兵衆有所資而强照主用言也步伐整齊金鼓旗幟清明則士卒有節制而練照曲制言也有司分理卒主一卒旅主一旅則賞罰無偏曲而明照官道言也此皆校計索情之事○自首至此爲一大段五事爲用兵大本自不必言至於彼此量度而察其情則正見其持重敬愼之意所以完首節四句之義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
敗去之此上下過渡處將指偏裨而言也或云將當如字此即良匠擇木之意也亦通計利以聽
言計之既利而偏裨皆聽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猶古軍勢之勢用兵者之所當乘者任
助也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卻最不喜詭字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

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此皆所謂因利制權之事夫計利以聽則勝算得而又必因利制權者蓋臨事而慎全勝之道也前段所言皆堂堂正正之師至此段則純用機權而孫子之情見矣夫機權亦兵家所不可廢卽能而示之不能以下數事實亦用兵之常潛慮密謀之道但內中亦有過於閉藏之事奸險之謀終非王者之道也尤怪其更下一詭字遂使千古用兵者以爲藉口予謂兵之勝算甚多卻不在詭詭莫過於魏武卻每每以之致敗夫曰機曰權吾猶懼其權輿於涼況至詭乎一日用詭無所不至矣終當以五事七計爲本而日因時制變焉可矣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上算字虛字也猶言計也下算字實死字也算物之籌也謂算之而得可勝之道多也舊註殊誤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算卽七計之計字此句終歸重於首段也

右始計

汪雙池曰籌之於事始察之於用人權之於當機萬全而後動止此一篇足見孫子談兵高出七書之上矣首一段經緯擬議便是同德度義同力度德景象王者動衆不過如此後段便全是機權之習杜牧謂其用仁義使機權予謂孫子亦假仁義用機權耳烏能用仁義此晉文楚莊之間齊桓之下也若仁義則貫平貫有而實行之豈可虛爲人用者哉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輕車駕四馬馳驅以戰者故曰千駟革車千乘大車駕牛以運輜重者帶甲十萬戰車一駟七十五人輜車一乘二十五人皆有甲胄故帶甲十萬人也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以制弓弩戈殳者車胄之奉材木皮革及工匠之類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此言費用之多以起下兵不可久之意其用戰也句○言用此以戰勝久則鈍兵挫銳雖勝而久且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此言師久則兵弊用耗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更深言師久之患以見師之決不可久暴也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言速而拙者有之矣未聞久而巧者也蓋兵固貴速然用之無道則速而拙未敢以爲速則盡善也若久則必弊是未有久而巧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申結用兵之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彼不再籍糧不三載音再三載者三次取糧於國中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

軍食可足也知久勝之害則有速戰之利矣○自篇首至此成一段大開大闔文字○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乃此曰因糧於敵而司馬法有曰因敵者昔人亦以爲因糧於敵夫敵之糧獨非敵人之民之天乎不欲耗己之財而奪敵民之食所謂愛夫其民者果何在乎然城濮之戰晉師入楚壘館穀三日是亦因糧於敵者且或時勢不同若果能因敵糧而速成功免至持久而弊兩國之民則一時之權其愛未嘗不是又權宜之一道也夫大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古者約五夫養一兵其軍輸皆出於民故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眾之所聚故賣貴而貨財耗財竭則急於丘役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甲士一人徒二十五人近師之地財竭則益取給於邱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師久之病於民者如此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弓矢戟楯矛櫓邱牛大車十去其六師久之病於公家者又如此○此申久暴

師則國用不足之意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十石當吾二十石此申言因糧於敵之利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言怒之則士奮而殺敵矣貨之則士利於貨而以取敵爲利矣車戰句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此貨之也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以敵車爲我用卒善而養之以敵卒爲我用又善養敵卒亦所以貨敵卒也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因糧於敵只以解遠輸之困耳怒士貨士則所以速勝之方也此之謂作戰○此章與吳子勵士章同意但吳子以此致樂鬨合樂戰樂死則吾以爲未然若曰以此作戰功而已則又何鬨乎

右作戰

汪雙池曰師久國弊必然之理此篇反覆丁甯爲戒深遠使人君而知此則必無好大喜功如夫差漢武者矣

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距城馬土山以窺城中者也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讀首一段

疑其爲粹乎仁者之言也及觀其後乃知依舊止是權謀之習蓋反覆計算必欲利收萬全而已何嘗肯爲萬民起見也哉若論全國全軍之法其上則行王政親兆民使遠近向風無思不服如孟子所謂好仁無敵者此其上也若其次則恤小事大如文王太王之事或不得已而將尋干戈亦目修文告飾辭令以禮服人之心以義折人之氣如展喜之卻齊桓公之伐楚是則誠所謂善之善者矣若夫謀度利害設爲機變伐謀伐交使利常在我則功雖大而此心安可問也但交兵接刃易子炊骨之慘爲害尤甚不若伐謀伐交者猶生全多少人命爲將者能如此篇則謂其有仁者之功可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此概言其略也數能字中有度務之智應敵之權在焉不是一味死煞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蓋伐謀伐交十圍五攻之道其機必握於爲將者故此遂及於將而下文乃言將權之不可不重也故軍之所以患於君者三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猶係之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事指號令賞罰言令不一故軍士不知所從主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權指攻戰之機務言謀不一故軍士疑而不相信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自亂其軍而引敵人之勝已也此段極言將權不重之害大將在外而中多掣肘白面監軍而兵權不一誤部多少大事千古龜鑑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二段申明謀攻之法所謂全爭之道也知彼知己

（可謂以全爭矣）

右謀攻

汪雙池曰謂之謀攻者以謀攻人而不以兵攻人也惟其欲以謀攻人故其務以全人之國爲攻人之謀卽以伐人之謀爲攻謀之策誠以攻城野戰彼我交傷勝負兼病非全爭全利之道也然則攻謀之道務全之策果安在乎度彼我之情揆衆寡之用收兆庶之心爲不虞之備專閫外之權萬全而動則勝形已可見而攻不在兵矣此謀攻之旨也知彼知己爲用兵之要千古之勝負無出此章然此以利言也若以爲王者之師則吾正

恐非孫子之旨

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可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爲不可勝以自守）可勝者攻也（待可勝而攻之）守則不足（自守惟恐其不足則慮患周矣）攻則有餘（攻人必待其有餘則勝易矣）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深潛之至人不可得而測也）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迅烈之至人不可得而禦也）故能自保（爲不可勝之效也）而全勝也（此待敵可勝之效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兵之有形者不待善戰者而後知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制勝於無形之先而勝人易易矣）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措如時措之措舉此而加彼也言所以用其勝者皆勝於未勝之先及戰勝之時則不過因其已敗而勝之也勝皆可必故曰不忒）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便是爲不可勝）而不失敵之可勝也（便是待敵可勝不失二字有不先不後適成其時之意此正其智明勇決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卽所謂戰則有餘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倖於勝者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道者所包甚廣在國則教養兆民在軍則撫循士卒凡我之所當修者皆道也法則所以行其道也修道保法四字正是不可勝根本也卽全國全軍之本也孫子此言亦可謂知本矣）故能爲勝敗之政（制勝而敗敵）兵法一曰度（度所以較長短者蓋借此而言如度德度義之度較彼我之所長者果何在也）二曰量（量所以較多寡較彼我之孰多孰寡如十圜五攻之類也）三

曰數（數卽度量之數而總計之也如荀文若所謂紹有十敗公有十勝之類也）四曰稱（稱所以稱輕重猶權也權其勝敗之道也）五曰勝（此必於勝者矣）地生度（地如險易遠近廣狹及南北高下剛柔之異也險則步長易則車騎長遠則勞而短近則佚而長廣則眾長狹則寡長南長於舟北長於馬高則車馬長下則車馬短剛長於戰柔長於智地異而長短殊是當因地而度彼我之長短也故曰地生度）度生量（彼我之長短見而後量眾寡之用）量生數（長短之形見眾寡之用審然後合而計之觀其孰得算多孰得算少）數生稱（勝算既具而權變出棄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我之長而擊彼之短以眾合寡以寡待眾所謂稱也）稱生勝（無不勝矣此勝之所以不忒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以鎰稱銖能稱者也銖之數無不明猶勝負之形無不先睹也）敗兵若以銖稱鎰（鎰爲銖所不及銖之內銖所能稱鎑之外非銖所能稱猶勝負之形不能先審也則亦先戰而後求勝而已）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到末結出形字亦猶動於九天之上之應）

右軍形

汪雙池曰此篇反覆推論只是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句而先爲不可勝處全在修道保法待敵可勝則又在度量數稱要之是依舊伐謀全爭深旨也

又曰軍形者兩軍之形也兵勢者用兵之勢也我軍之形欲其潛密彼軍之形欲其熟悉潛密之至至於九地之下而詭秘極矣用兵之勢貴於迅疾迅疾之勢本於奇正奇正相生而變化極矣在我者極其隱應敵者極其變險矣哉孫子之情也予謂用兵惟節制可言過此之妙未之或知若吳子六韜條列應變則遺多而用亦

泥矣故握奇之妙自當推孫子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伍有公司馬兩有兩司馬卒有卒長旅有旅帥師有師帥軍有軍將此分數明也鬬衆如鬬寡使衆鬬如使寡鬬也形名是也舊註形旗幟也名金鼓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奇正之術非一先合爲正後以敗敵爲奇中出爲正左右爲奇衆合爲正將自爲出爲奇前向爲正後部爲奇合而以散爲奇散則以合爲奇陣之四正爲正四隅爲奇又武侯八陣以四奇而統八正又以馬爲正步爲奇步爲正則馬爲奇此大約也至於用之之妙則以奇爲正以正爲奇無莫非正亦無莫非奇變化莫測敵不可窺此卽其深於奇正者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言以實擊虛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正合奇勝其大概也若出奇無窮則以之者之妙也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張滿之弩節若發機此段申奇正之變之極其妙也勢卽奇正之勢節如中節之節正所以用奇正者也奇正固當妙於無窮而用奇正者尤當迅烈以疾以使人莫測則發無不中也勢節二字不出奇正之外觀戰勢不過奇正一句可見非奇正之外又有勢節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紛紜混沌者形也不可亂不可敗者其本也形生於變化本立於節制分數明則政令行金鼓清則作止一而變化由是生司馬此奇正之妙用也亂生於治怯

生於勇弱生於強以治勇強爲本而外示亂怯與弱之形非有其本形無自生也治亂數也治字根篇首治衆之治言數卽分數也非分數明不能治也非分數明熟之至不能以治爲亂也治生亂亂復成治變化之至矣而必本於分數明故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勢卽勢險節短之勢強弱形也形示敵之形也勇怯強弱根篇首鬬字而言勢險故勇以勇爲怯而勢亦險強本吾之形以強爲弱而形不可測治亂勇怯強弱變化無方此又奇正之妙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欲之卽承上形字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本卽我治勇強之實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任奇正之勢而不恃人力之勇也故能擇人而任勢擇人又任勢之急務如分數固貴明而卒任之長不得其人亦不能齊一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四句止是喻一勢字爲將者變化張弛而勢以行如轉木石者當必使之有行動之勢也故善戰人之

勢若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此之謂勢險○句法與上篇之結一樣但上篇險形之順而易行此篇險勢之險而難禦也

右兵勢

汪雙池曰上篇言形此篇言勢蓋形是先定字而勢則運用機關言形止如首篇校計索情事言勢則首篇所謂爲之勢以佐其外也勢不外於奇正勢有奇正猶陰陽之闔闢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勢然也然善闢者必先闔微闔之而大闢之則其勢險而闢之也速善闔者必先闢故闢之而後闔之則其勢險而闔之也密奇正之勢亦猶是也奇正無定形亦無定用

猶陰陽之不爲典要然陰陽之所以變化無窮者以其本一氣之流行也使一氣之中有貳有雜則無以行變化矣兵之能奇正相生者以其分數明金鼓清旗幟明將如一身士如手足也使一軍之中有貳有雜則無以用奇正矣是故不一者至一之所生也至正者至奇之所從出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不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此致人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此不致於人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

後則前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此承上段而反觀之見我故曰勝可爲也敵雖多可使無鬪不得與我鬪也當先豫而毋爲人所致也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挑之以驗其動靜也形之而知死生之地以虛形示之而觀彼之形也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以兵觸之而觀其有餘不足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間偵探也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因敵之形而勝之也措勝與軍形篇同意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

之形故其戰勝不復猶言不待再舉而應形於無窮此段申形人而我無形之意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通篇浩瀚至此結穴文亦奇特○以兵勢喻之水形亦猶軍形篇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之意可以互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變化莫測虛實無常亦猶是也

右虛實

汪雙池曰此篇承上以碫投卵而言實以申軍形一篇之義篇中數提無形卽潛於九地之下之意其曰因形因敵卽待敵之意也但軍形篇曰先爲不可勝而此篇

曰不致於人且極之至於無形無聲其詭秘益甚矣軍形曰以待敵之可勝曰勝不可爲此篇曰致人曰不得不與我戰曰勝可爲則其深險益甚矣蓋曰待敵則勝猶不可必此則多方以誤之必使敵之實處皆轉而爲虛得者皆轉而爲失靜者皆轉而爲動生者皆轉而爲死有餘者皆轉而爲不足而後以我之全力乘之此固不出乎奇正之外而又深出乎奇正之前矣險愈極矣機愈至矣仁者幾不忍言矣嗚呼世人傾軋之習蓋不自今日始也是以君子惡言兵也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魏武帝曰和軍門也言軍門交向而止也莫難於軍爭李卓吾曰軍爭卽九地所謂爭地則無攻是也赦按若如上文以交和爲軍門交向則此軍爭當是交戰之事矣然以下文撰之則軍爭明是爭地非爭戰也軍爭爲爭地則上文交和之解終覺未安識者當更詳之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透之同誘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人所能言然非有術以行之則有衆爭之害故曰難也迂直之計如下文交諸侯知地利用鄉導是也舊註支離故軍爭爲利後發先至全軍已據其地利也衆爭爲危恃衆力爭而無謀以先人危也舉軍而爭利則不及緩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棄大軍而以輕兵爭利也故必捐其輜重百里爭利三將軍擒五十里爭利上將軍蹶輕兵易敗主客異形又勞且飢而心不固故也是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委積則亡此皆衆爭之危不知迂直之計者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

交豫交以爲援則迂途可行而無掩襲之憂然必先知諸侯之謀如鄭子羽所謂周知四國之爲而順其欲惡然後能和鄰國而豫交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形則可以行軍於迂途而不陷於險阻然必先用鄉導而後知所往而地利可得也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此三句舉大機言而以見軍爭之亦如是也以迂患爲直爲利詐也以虛利誘敵而爭其實利利也以正拒直以奇出迂其形分或數道並進其形亦分而彼此相應以爲用則其勢合矣此變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言分據於地利懸權而動能知謀豫交及地形而用鄉導矣而復主之以權智應機而動故其疾徐進退動止之際人莫得而測度而我得以自由也如此以此行迂而爭利又何衆爭之危之可憂哉此乃所謂迂直之計也先知迂直之利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此二句總結上文金鼓旌

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此常法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此八字指敵人此變也亦詐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如曹劌敗齊師故事）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此因懸權而動之言而詳及之凡此皆權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此又軍爭者之所宜知也）

右軍爭

汪雙池曰通篇以軍爭爲難一句爲主其難處則在知迂直之計而迂直之計要在於豫交及審地形用鄉導懸權而動是爭所必爭不以智力而以智謀也至軍爭之法也句題意本已完足以後又因軍爭而泛言用軍之法然大約亦軍爭時所更當詳審者篇內多用兵要緊語而文氣殊覺不甚生色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圮地無舍衢地合交（四通之地合交以備應援）絕地無留（無水草不可止）圍地則謀（居四險之中受圍之地謀所以出而無隨敵之謀）死地則戰（以死戰也○此五者因地而制變者也詳見九地篇）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此四者又因時而制變也）君命有所不受（句與受命於君句應遏制變之時不以君命而沮也）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能通變便是利）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知地形從上篇得地利來用鄉導可以得地利然據地利而不知變通之法則雖得地利之形而貿無以得地之利實矣）治兵不通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五利之目在孫子未有明文而說者亦紛紛不一惟李卓吾之說以五利對下五危而言謂勇以死之智以生之怒以忿士氣廉以絕利誘愛以收眾心是五利也此說差為明白蓋勇智怒廉仁五者固皆可以得人之用使治兵而不知九變之法則雖有五利亦無以得人之用而適成其危矣○又按九變中衢地四句皆後九地篇文九地篇因地制宜亦何莫非變而茲則獨舉四者以言九變義屬可疑姑從舊未敢必信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遇害而必思其利見利而必謀其害不敢苟安而必計萬全也）雜

於利而務可信也（信伸同慮因而能謀亨通之道也可以成務矣信猶成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思患預防可以無患）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此三句是推開大概說急意當謂己可以屈諸侯而不可不虞其害也己可以役諸侯矣而不可不修其業也己不得已而趨附於諸侯矣然又不可不察其利也若如舊註則上下文恐不相串）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思患預防乃可恃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而無謀）必生可虜（顧念身家）忿速可侮（因其忿故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皆執一而不知變者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右九變

汪雙池曰上篇始言地利而篇末已微露變通之意此篇遂極言變通之道益恐人泥於地形而不知變通之道也故略舉九者而言之以見其例究之無處不通變而後爲可不止於九者已也然所謂變通者又非漫然不常之謂也蓋雜利害而思維之不敢憒然執一以蹈於危耳通篇只一氣起結而舊解多誤但文氣不甚精釆而局亦散漫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行絕山而過之則當依谷以便水草也視草木所生處陽也處高阜之地得勢也人處隆高則無仰爭之以我勢不順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行絕水而過之則當遠水使進退不迫也無附水而迎客阻其進則不得戰也逆水流則刑下恐爲水所灌溢也）絕斥澤惟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斥澤鹵地草木不生當亟去然兩軍交遇於其中去之不得則必依水草以爲便背林木以爲阻且草木所生則必斥鹵之近際者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處易便旋習也右背高據險以爲勢也前死以死地置敵後生以生地自處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此言行軍者必因敵而擇所處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水北陽也山北水南陰也）養生處實（依水草林木以養生也右背高後生則以處實矣）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此因上處四軍而又總言其大概下文乃又詳言處軍之宜也）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

右背之（邱陵之南隄防之北陽也右背邱陵則得勢右背隄防則順勢而不迎水流）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將行絕水而上流有兩水交合泡沫驟至是水將暴漲也故必待其定而後涉也此愼於涉水也）凡地有絕澗（兩山夾澗）天井（衆澗所歸）天牢（深山四繞）天羅（林木幽昧）天陷（陂池汙下）天隙（道路險狹）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此言其當遠也）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深密之貌）必謹覆索之（反覆搜索）此伏姦之所也（以上皆處軍之法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近而不求戰是恃險以待我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戰也（將致我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舍險處易將誘我也）衆樹動者來也（斬木開道敵將進也）衆草多障者疑也（設爲懼形以疑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有掩襲之師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經營軍壘此四句皆相塵土之法）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將發約列兵器則是其戰期已定矣）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五句皆敵之謀也）伏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勞故不能爭利）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不畏令故擾）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士不能應命故吏怒）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將致死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不得衆心而以善言撫之故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急於賞罰以窘困之故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以暴淩其士而又恐士之背我其法令之不精可見矣）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凡怒
必合戰不戰則必去今皆不然是必有謀不可測矣此一段皆言相敵之妙法採兵非貴多惟無
武進不可恃武而競進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
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如誥誓之文之類
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以文令之以武齊之必於取勝也令素行以教其民
則民服此又更深一層所以致民親附之道也欲用罰用武必先令之以文而令之行也又貴乎行之以素
令即其教民之事也教民言教之以孝悌忠信務農講武旗幟金鼓步伐止齊也教之有素民任上令矣則卒親附
而令可用此又行軍之大本也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
與相得也言能素行其令者必可以得眾必也此丁甯之意也

右行軍

汪雙池曰處軍相敵四字通篇大冒處軍者必審於地
形而雜慮其利害相敵者必外觀其形聲而內窺其謀
慮政令遠取之物近取之人總見精密詳審慎重之至
但相敵一節究竟只說得一个大略學者斷不可泥蓋
用兵之道變化百出安知其不爲設虛形以覲我也然
說到此處更無可說神而明之惟存乎其人即形勢虛
實等篇亦只說個囫圇畢竟不能與人巧也末節歸到
教民上尤爲行軍大本此便是不可勝之處矣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
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
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必果見敵之無備而我之必可以勝敵而後敢行此掛道不勝則愼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之而不敢出也
我無出也不爲利誘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先
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左右高山隘之所也宜先居之盈餘也蓋謂既先居隘中又必留餘地以待敵所以致敵之來而擊之也若敵先居險中而留餘地以待我則主客異形我若從之是爲人所致矣故不可從敵不留餘地以待我則我反得以從之者
以險中無餘地則彼亦不便於旋轉而我可得以因而迫之也舊註多誤險形者我先居之必
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山谿錯落車騎不行

險之所也居高陽以爲勝據險可以待人不可得而攻險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
不利爲主不爲客客則不利蓋相去既遠爲主則佚爲客則勞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詳言地形而著因地應敵之法皆以對壘時布陣預戰守之事而
言與上篇四軍稍異又此節此篇之主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
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
以一擊十曰走舊註謂以寡擊眾必至敗走恐未必然姑闕其義卒強吏弱曰弛
吏不能制下法廢弛也吏強卒弱曰陷卒不能任上令則下潰而陷矣大吏怒而不
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不能制大吏各自爲戰士崩之形不可
過矣若邲之師荀林父先縠之事是也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
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非選鋒曰

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此因列地形而遂言六敗之形蓋以見地利之不可不知而又不可徒恃亦地利不如人和之意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此段總收上二段而歸其任於大將）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此段因上言大將之重而又言其撫養士民之道必當厚愛而濟之以威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己而不知彼）知敵之可擊而不知

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彼而不知己）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己矣而不察地形猶不能全勝○此一篇結穴處大意言察地形當先察軍形而察地形軍形者其任在將將之本尤在於恩威必也恩威兼濟彼己交知而又能察於地形然後可以全勝此篇初看似乎庬雜而其實前後一串結構完密）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右地形

汪雙池曰相地形而處軍此未戰如將戰行軍時事察地形而制勝此將戰如不戰營壘布陣時事也此篇言地形而必本於上將之恩威與上篇同意用人和而兼地利十三篇中卻最爲醕正矣

用兵之道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兵未出境士多內顧其心未專一也）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士輕於退未有死志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在所必爭之地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往來交錯）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爲圍地（進退艱難危若受圍也）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兵居險地糧盡敵臨之時也）是故散地則無戰（戰則恐士卒離散故宜固

守以待敵之可勝也然使其一戰可勝亦安在其必無戰此不必泥）輕地則無止（止於輕地恐士卒之逃歸也故宜進而勿止然使其深得眾心而所舉合義則雖止於輕地亦有何害此亦不必泥）爭地則無攻（攻則所謂眾爭者危也言當先至而待人不可後至而攻人也）交地則無絕（交通之道當連步伍利糧道無致爲人所絕也）衢地則合交（以爲應援以孤敵勢）重地則掠（因糧於敵之意）圮地則行（勿止舍也）圍地則謀（謀以出圍此句終是囫圇混語）死地則戰（勢在必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自不相保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上段詳列九地而言因地制變之道此段又言善用兵者出奇無窮則因地制變非上文之言所能盡者要之動必合利而已其慮周而機速也有如此者）敢問敵整眾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攻其所必救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出不虞之道（路也）攻其所不戒也

此爲主之道以散地言也亦以見所謂散地無戰者非一於無戰也自有所以爲戰勝之術耳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言專則主人不能克也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飽之佚之幷氣積力蓄其氣力毋使其輕發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重之以密謀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深入重地故無所往則死且不北矣死焉不得言士既死心亦何求不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待修也禁祥去疑又必禁其惑人之事至死無所之無或有他志士無餘財無餘命令發之日士卒涕沾襟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專諸吳勇士曹劌魯勇士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吳人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謂拴連其馬埋輪謂埋輪於土中所以固衆而致死者也然使人必

不一終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使士卒之勇如一以軍政皆有以節制之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使士卒之強弱者皆得其用以置之重地而使之然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言能使之不得不致死也○此一段爲客之道以重地死地言也而重地之所恃者尤在因糧於敵以飽之養而勿勞以佚之而又有不測之密謀以爲之主是以置之死地而能生也通節文頗煩衍皆以見重地之能使士卒致死然究之兵行重地終是危道一或喪師爲災愈大豈可恃之以爲必勝之道投之無所往而使之如率然又孰若平居結之以恩信使士皆知親上死長者之更爲率然也哉且投之以死地亦非仁人君子之心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將去聲言帥三軍之事貴乎靜而幽正而治也靜幽者潛慮密謀不爲人所測正治者節制有法不爲人所犯也承上文入重地攜手若使一人而言其必靜幽正治然後可以行重地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易其居迂其途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

與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此皆愚士卒耳目之事正所謂不可測不可犯者也然行軍固貴乎潛密不測而古人誓誠士衆要必以正大之情蓋謀者將軍之職原非士卒所與知然亦何嘗一一愚之而使之無知無識哉孫子此篇全是畜狙者朝三暮四之術以視司馬之明告諸侯天地鬼神家宰布令之事不啻霄壤矣此君子之所以惡善戰也乎九地之變上文爲主在散地爲客在重地此九地中之最近最遠者舉二者而九地皆在其中矣九地各有制變之道故曰九地之變屈信之利或戰或不戰所謂屈伸也人情之理散地則懷生之重地則致死此人情之理也不可不察也此一段總結大意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相屬猶維繫也爭地吾將趨其後疾趨而進無使居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若居高陽利糧道而步伍不絕所以守也衢地吾將

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速其進也圍地吾將塞其闕圍地而有闕或敵之所以誘我也塞之則不爲敵所餌而後齊一士心乃可以徐圖其出矣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爲敵所圍則必竭力以禦矣不得已則鬭過則從已過於危險則投之無所往不得不惟命是從矣九地之變也此段申言九地之變即所以發明前意也九地中惟散地在本國其餘則皆在他境也故以爲客之道括之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舊說四五合成九即指九地而言也此又申結上文施無罰之賞懸無政之令言用非常之賞令亦所以作士卒之心而愚其耳目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

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全是愚人耳目作用然後二字若作而能則差覺稍爲近正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此又承愚士卒之耳目之意而申言其術也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順敵人之意而詳審并力一向得敵之閒則并力趨之千里殺將動必有成也是謂巧於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謀之至密不欲爲人知也然謀自可密使自可通古人且從容辭令先以文告矣安在其必夷關折符不通一个也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厲嚴戒也誅責也此卽所謂廟算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卽速以乘其閒也先其所愛卽奪其所愛也微與之期微者深密之意敵有閒而我入之我攻其所必救以致敵而敵不得不至若與之期會然也舊註非是踐墨卽易所謂師出以律者墨繩墨法度也節制是也此先自爲不可勝也隨敵此不失敵之可勝也以決戰事以戰墨隨敵決戰勝之事是故始如處女守之至密也順詳敵意夷關折符踐守繩墨皆守之如處女也敵人開戶我守之密而敵人不我防則開戶矣後如脫兎動之至速也并力一向亟入其閒先其所愛隨敵決戰皆動速如脫兎也敵不及拒我動至速則敵人不及拒矣

右九地

汪雙池曰自軍爭篇至此皆言地利之事卽首篇三曰地者也言地利必參於人謀本於節制此又正所以深於用地利者也自軍爭至此一節密於一節一節詳於一節而此篇則尤爲反覆周悉度善言地者無復有踰此子矣究之俱是教人因地制變不是教人恐險自強是仍以人謀爲主不在地也故篇末仍以踐墨隨敵處女脫兎結之但篇中屢言投之死地愚眾耳目之意似使爲將者必置人於死地而冀其成功在孫子或舉重且難者而詳言之然余則終覺有所不忍也非敢謂其必不可然也第不欲其必然耳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營舍以傷其人二曰火積焚其芻糧三曰火輜焚其器用輜重四曰火庫焚其庫藏五曰火隊火焚藪澤以亂其隊伍行火必有因因天之時煙火必素具如硝黃油葦蘆荻之屬必先具之也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此段列五火之目而言用火所因之日也并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既攻之以火則敵必變亂敵變亂而後以兵應之也火發於內則兵早應之於外早速也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火發而能靜者必其有備也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此火發於內之事火發於內者或遣人爲閒或因人爲應故能起火於敵營而又必以兵應之也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言晝風旣久則至夜而風止也占風者云風晨則夕止風暮則晨和晝風久而夜止則夜風久而晨止可知矣此皆火發於外之事如値乾燥之時而敵營於荒穢艸蕪之地則因而火之也內火所以亂敵心故不可待風而必以外應外火則必因乎風也凡兵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數如月行之度數及風有四方之巽而四風之變又有徐驟久暫小大之殊凡此皆數也數無定度而火因之以變如曹操謂冬月無東南風而不知東南風卽在冬至陽生之候以致爲吳所焚此其數之不明也數不明則不能以火攻人而或且爲人所火矣故必以數守之也故以火佐攻者明言火攻用智也以水佐攻者強言水攻用力也蓋非智無以明數而障水守防則需於人之力也水可以絶絶救援糧儲之類火可以奪奪其所有而焚之夫

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以水火佐攻而其賞戰勝攻取賞出士眾之力以水以火不過佐助之耳豈可不修舉士眾之功乎苟以爲此用水火之力而非士眾之功也則是使眾之心解體費全功而陷於敗亡矣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慮賞之有未及修舉士眾之功也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此一段見兵本凶器必不得已而後用之審萬全而後行之所以示佳兵之戒見慎重之至也此孫子第一段正論蓋因火攻之不可輕用而言及之若專以屬之火攻則吾恐埋沒卻孫子一段好心矣夫豈獨火攻當慎而其他遂可以不慎哉

右火攻

汪雙池曰首篇二曰天三曰地而十三篇多言地利未嘗及天時此篇卻靠著天時蓋火攻實非其時不可用也又火攻固非美策然用兵之事變故萬端我即不欲以火攻人亦須防人之以火攻我爲將者何可不知火攻之策哉故此一篇亦必其不可缺也篇中曰以數守之亦可見孫子之意不徒用以攻人而益當以之自守且爲將者於天時地利有一之未通則不可以爲將矣篇末致其慎重之意實萬世佳兵之戒舊註專主火攻而言失其意矣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愛猶吝也不知敵之情者吝百金不以啖間者故不知敵之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此段言興師之費知此而人主之必宜用間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此段言用間之善而因列五間之目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之事如楚材晉用亦事之常用內間則是使人背其君父以不忠令而幸其成功不義之至矣漢高斬丁公苻堅誅伯護若之何以背其君父教天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敵來間我我秘吾密謀而

示以虛形或反因是而得敵之情此亦事之常無足怪者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國也最惡死間一事曰爲誑事信義安在韓信死酈食其李靖死唐儉至今令人恨恨王者何忍出此乎生間者反報也此即間諜之間雖非光明正大亦或猶可行故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聖智仁義何待於間以用間歸之聖智仁義者是重誣聖智仁義者也彼惡知聖智仁義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此段言用間之重而又宜密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閒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知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閒故反閒不可不厚也此又推五閒而歸重於反閒也明君賢將能用閒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以動也應前作收

右用閒通篇閒字皆去聲

汪雙池曰兵之用閒只以諜知敵情而已誰曰不可所惡於閒者析其君臣離其骨肉機械變詐且教人以背其君父而因爲己之利也嗚呼王者之師齊人以禮教人以信誅其不孝不忠而安靖其國家其有不聽六師

臨之人樂於戰敵樂於亡普天之下孰不用情敵之君子小人罔或有助敵匿情而不輸服戰且不恃何有於閒若乃挾其機詐離人而以爲助欺人於死而以爲利以不忠不孝令而成其私勞則天地實式憑焉明神必先殛之齊桓宋襄且不敢出況湯武哉但用兵一途機變百出時殊勢異事或不同閫外之司或有不忍用詐於人而人則未必不忍於我者是以伍員奔而楚昭亡伯嚭干而吳國沼范增去而項籍剄秦檜入而宋高弱有國者誠不可以不慎也慎則不可不知知則不可不備此是篇之所以存也存是篇者非欲人效其所爲而幸功亦欲人監鑒同其奸險而自密可無爲項宋之續耳篇末引伊呂以爲用閒之證吾恐以重誣聖人者貽口實於後世特删去之孫子假託仁義用其機變實不知仁義爲何物者至軍形兵勢諸篇而露其相及是篇而肺肝見矣故善戰者服上刑甯獨以殺人盈野哉

又曰孫子十三篇其近正者惟始計作戰二篇其最妙者則軍形兵勢虛實三篇而最險者亦無踰於此三篇至於用閒不足怪矣然則握奇制變孫子爲最而正大昌明孫子爲下

新安汪　紱著
隴西栗素菴叅

黃尉李姜第十二笈

汪雙池曰七書皆兵家之要也而武士帙括以今日所尙惟孫吳司馬故於李子問對尉繚子及黃石公之三略太公之六韜則多忽焉然學期實用安事雕蟲旣服習於武經四子之書胡可不究也李子問對昔人謂其爲阮逸所假託雖朱子亦以爲然然發明孫子之旨多有特見其論陣法最爲原沝音委是所長也尉繚之十二令卓然兵家要務第刻以失之矣三略一書最爲淵深純粹但恐後世不能明其旨耳又大非孫吳李尉之儔也至於六韜雖屬僞附然擇其不詭於道者存之亦可法也蓋旣依託聖人所以不廢正論有侃侃正大之談則以王師可矣茲於尉繚子李子問對太公六韜俱爲刪其膚淺駁雜者而爲之次更以三略爲此笈之首七書備焉

一著黃尉李姜總論

一錄黃石公三略全

上畧　中畧　下畧

一錄尉繚子二十一篇本二十九篇逸去五篇今刪去三篇餘節刪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十二陵　武議　戰權　重刑令　伍制令　分塞令　束伍令　經卒令　勒卒令　將令　踵軍令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一錄李子問對三篇刪摘

問對上　問對中　問對下

一錄姜太公六韜刪摘

文韜　武韜　龍韜　虎韜　豹韜　犬韜

黃尉李姜總論　　汪紱著

黃石公即張良所遇圯橋之老人也三略二篇老人所以受子房者尉子名繚梁惠王時人鬼谷子之門人也兵法二十四篇李衛公名靖字藥師唐太宗之臣也問對三篇姜太公六韜其六十篇世傳以爲出於太公云

三略猶儒者之書也其尙論王政稱述禮樂蓋皆得聖賢意旨有絜矩之道焉論及於伯非所尙也可以觀世矣提三略雜伯之論尉繚長焉其申韓管商之侶乎然崇尙人事主先己後彼以兵家論亦探其本者矣但論者以尉繚爲主於形勢則又不然論尉繚子論者曰尉子主於形勢孫吳主於權謀孫一於奇吳近於正三略歸於儒六韜歸於道夫兵

家者流誰不以權謀爲務甯獨孫吳以儒者之道則吳純於孫以謂奇正則相生焉詎孫子遂不足於正也權謀之精形勢歸焉孰謂孫吳非形勢而尉子無權謀也哉三略之爲儒書則誠然已乎而六韜之爲道則不知其爲何說也說者曰韜略同出於太公而黃石公演之以授子房三略別王伯陳治平太公之文教也六韜尙權謀談攻戰太公之兵教也文教聖人之治儒者之事也權謀天地之機陰陽貞勝之道也噫此不知兵焉知儒不知儒焉知道夫儒者之道原於天地顯於陰陽修之一身達於天下該乎禮樂兵農通乎經權常變者也舍道無儒舍道非儒安得

而區分之哉至韜略之同出於太公則亦有不然者李藥師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是以韜略皆爲太公書也乃三畧實出於圯上老人者而說者謂黃石公實演太公之遺以授子房也夫圯上老人之爲黃石事甚怪誕此置不論第今考黃子素書則有三略而無六韜是李子謂子房學太公韜略未足爲據而余謂三略似司馬法六韜似孫武若韜之與略則絕不相類今觀其通衆志言禮樂談世數升降與仁本禮教天子之義吻合外惟吳子尉繚近是尉繚尙節制故近似司馬六韜壹權智多傾險於孫武益顯由此言之韜略絕非比倫也韜略

之非比倫則李子之言不足據矣大抵三略或本於太公此未可必而六韜則非太公書惟通於儒者迺能知之非李子所能辨以上辨韜略之不同李子之學多本孫武其於儒者之道理王伯之純雜古今人物之品詣則俱未及知今觀其書以管仲爲王佐以李勣爲忠義優光武於漢高用唐儉爲死間皆非絕正之論以言乎奇正虛實則誠爲長焉故其所知者孫子及六韜已耳烏知三略之奧太公之聖六韜之僞哉何則以素所服習者然也論李衛公太公以遺逸之民際明良之會著鷹揚之烈陳丹書之戒所謂見知之聖周召之儔也禮記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詩曰肆伐大商會

朝清明何所恃乎兵威更奚庸乎文伐哉卽其獻美女奇
獸以贖文王也此亦其臣子之至情而非爲行閒之事然
考之於史亦閎天散宜生之徒而非出於太公文王爲西
伯而後太公歸周孟子曰太公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然則羑里之四太公固未嘗歸周之日也迄文王
之伐密伐崇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武王之伐商也
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夫以奸險之謀亂人之國長
人之惡而後以戰術斃之此稍知道者猶不忍焉謂太公
肯陳之而文武肯聽之哉以善服人人猶議其私況以權
力哉至文辭之鄙俚不待辨也故三略司馬法或太公之

遺未可知也陰符六韜非太公之書不容以不辨也是故
六韜僞而險李子駁而膚尉繚嚴以刻三略尙矣以上詳論六韜
之僞而總結四子儒者治平爲任詎可遺於兵戎若乃攬英雄通
衆志稽世數察安危飾禮和樂純尙王道進賢閑邪以輔
其主兵以道動將太公鷹揚之烈不能外是子房固猶未
也孰謂三略之言兵有未悉者而猶恃於權謀陰符也與
應三略作結

黃石公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擥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
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
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爲將以得民心爲本通志於衆得心之事絜矩
之道也衆心得則英雄之心亦無不服矣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
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此數句實近於黃帝老子
之術以其意之主於柔弱也若聖人則無偏主之意矣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
用強有所知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
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
隨兼四者而制宜因物付物此則幾於聖人之權矣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

正八極密定四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制四者而各適其宜之效故曰
莫不貪強鮮能守微切中人情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
以應事機微字不是承柔弱言蓋制剛柔強弱之宜其理最精微而難察微卽此理之精微處也察之審
而施之當此之謂守微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
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萬事之理具於一心居之以心守之以敬以之
應事則剛柔強弱之施必無不當於道而敵國可服矣此一段惟首二句是軍讖語以下皆黃石公發明之之詞蓋
亦因以折衷之也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
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此皆軍讖之語蓋又引之
以證上文之意也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
肢則策無遺賢爲之謀也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民爲之力也

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能信賢而愛民則其效如此此天道之自然其感應之妙至神且速何間之有此一節承賞祿有功通志於眾而言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二句一節之綱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此以治民言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卑者能自卑者也此以用人言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復以求其眞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此皆以御將言貪者三句順其情以御之也謀者六句察其人而制之用之也歸者三句因其意而致之也以上二十事皆承與物推移而言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難猶要害也此以據地利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以之封賞有功而濟窮困也此以致人和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此皆待敵人之法順舉挫之順眾心之舉而挫敵因勢破之放言過之有放言惑眾者則過責之滅厲之意也四網羅之謂收賢人也此亦致敵之事得而勿有不自有其功居而勿守不自私其財拔而勿久不老其師立而勿取取其殘賊立其賢者而不貪取其土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倡之者己也而能有成功者則士之力也焉知利之所在何必自矜其功而居其利乎彼為諸侯己為天子此則又利之大者也使城自保令士自處分公侯伯子男使各守其城而保其眾己無所私利於其閒也自獲固以下皆承因敵轉化而言得而勿有以下又王者至公無私之事也○此一大節承柔能制剛一節而言所謂乘四者而制其宜也安之救之還之原之察之貴之豐之使之隱之近之招之活之脫之制之裂之散之伺之備之下之去之待之綏之義之皆柔弱之類之事也抑之殘之覆之復之廢之措之損之守之塞之屯之挫之破之過之羅之皆剛強之類之事也危懼叛冤之屬皆察眾心也安之歡之

之屬卽施百務也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自上發之謂令定之為法而下奉行之則謂之政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用命從得眾志來得眾志由通志於眾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承號令軍政而言賞罰卽軍政也士卒用命乃可越境承用命而言○前者賞祿有功通志於眾既有以得眾心矣然未及乎政令之詳恐士眾猶未可使也故此節急言及於政令夫統軍恃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眾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眾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可拔圖邑則不可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則將孤眾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走是謂老兵老兵則將威不行將威不行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此承上節反言之以見其害中略所謂著成敗也亂將者亂法之將也無號令之威軍政之法也乖眾者乖離之眾不用命也自此以下皆所以著成敗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藏恕於身推之以治人也恕者彊仁之事治國平天下絜矩之道也七書中未有言及者而黃石公言及之洵可謂知道者矣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正恕己之實落處故其兵為天下雄以身先人不只臨陣時事凡法度教令皆當以身先之此又所以攻士卒用命之事軍讖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只是賞罰兼用之意表裏二字不重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賞罰之權在將故官人貴得所任賢則敵國畏所謂得人者亦惟得賢者而信任之耳此一節近承號令軍政而言將威全勝之事遠應賞祿有功羅英雄之旨而又以起下節賢者所適無全及人君之當自務也至彼為

諸侯而已爲天子則扶成天威矣世能祖祖上祖字尊敬奉事之意下祖字則指尊者而言鮮能下下上下字謂以身下之也下下字指賢士及庶民言以下下皆下之事祖祖爲親言能尊上者固必爲上所親下下爲君而能下下者尤衆人之所君也下下者務農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民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此同民好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富而後教之事王者之政也而黃石公言及之亦可謂知本矣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同民好惡尊禮賢士則所謂下下也下下者柔弱而能制剛強者也不奪其時不匱其財不使其勞通志於衆也羅其英雄則賞祿有功也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

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祿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此又承賞祿有功而詳言羅英雄之道也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斯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謀素合者言同心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此又因用兵而詳言爲將者通志於衆之事也○自首篇至此爲一截擇人爲

將之意也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士未用之賢也以禮下之則士至以勢位驕之則士去矣將可樂而不可憂將已用之賢也使之有信任之樂則得以盡其懽不之謀若使之有讒罰之憂則亦將不爲我用矣謀可深而不可疑謀用將之所謀深如言深之深不兩相契合而潛密以謀也疑則信任之不深者也士驕則下不順下指士言將憂則內外不相信內君外將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此節近承上節所任惟賢而言遠應前信賢如腹心之旨見人君之擇將必當用賢而用賢尤貴能信任之也軍讖曰將能清廉潔而不貪也以下十二能字俱是要能如此之意能靜中有主而不亂能平心公而不偏能整心嚴正而專一此四者皆正心修身之事也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有容人之量能採言此四者爲政治民之要也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

制軍權此四者泛應處變之才也○將果能此十二者則古所謂名世王佐亦不過是矣曰賢士曰英雄猶是圖圖名號此乃一一指其實而言之東坡謂黃石公爲隱君子信哉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能思士如渴則策存焉不恃一己之才智而合天下古今之才智以爲才智此好善優於天下者矣秦誓所謂一个臣也故申言之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謂不分善惡也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恃己之才智則下必咎之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此一節詳列爲將之賢否功之成敗以見人君之當擇也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壹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壹則軍心結攻敵

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謀密則衆不惑而心一衆一則心志專而攻疾矣此言將謀之不可不密而著其成敗也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慮所以謀勇所以決有慮有勇則好謀而敢者矣至於不妄動不遷怒則又敬慎之至非涵養之純有聖賢之學者不能也論將而及此[illegible]哉拘亦可見爲將之匪易也矣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

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此又就爲將者而申賞祿有功之意加入禮字以無倦而著其成敗尤見鄭重之意也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强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養士如養身不改易也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此又就爲將者而申通志於衆之意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匱此言有國者空匱之禍以下又因養民而言爲國之得失蓋因本之計也議論至爲周密而法亦至爲有序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國亡上君也下有司也民殘國亡由於賦重法煩賦重法煩由有司之急刻有司之急刻由君之行虐是國之亡以君之行虐亡之也此著行虐之禍與前下下者正相反也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貪之爲害大矣貪而飾之以廉其害尤大以其欺人於不知也盜端二字有守微之意此著奸臣之禍中略所謂別奸雄者也以下九節皆別奸雄也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此著朋黨立私之禍也亂源二字亦守微之意軍讖曰强宗聚奸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

是謂亂根此著强宗擅權之禍也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乘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弄文之弊亂法之大者至於世世作姦則其爲姦也熟矣此著姦吏弄文之禍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以强凌弱由尊卑之無分尊卑之無分由吏之多吏多者事煩而名器濫矣此著名位冒濫之禍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弊此著用舍倒置之害軍讖曰枝葉强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此著君弱臣强優游養姦之禍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刑

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其殃此著任用佞臣之禍軍讖曰姦臣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此著姦雄蔽賢之禍○自諂端至此皆所以別姦雄之事而不祥尤莫大於蔽賢主之聰明一蔽而禍害叢生矣故獨以此爲姦雄而居終焉故主聽異言乃覩其萌聽察也異言者變亂是非之言也人主能察之則可覩其亂萌矣此守微之說也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自必置以下既詳著國家之禍害所由起矣此則所以去其禍害而安國本之事也聘儒賢四句卽篇首所謂擥英雄也不失人心卽篇首所謂通志於眾也首尾環應結搆最密

右上略

汪雙池曰上略之旨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數語已自

盡之矣細分之則自首至以一取萬爲一段皆以反復申明首二節之旨也自將威以下至其勝可全爲一段重擇將之意自察敵情以下至末又詳言爲國之道而通篇只以首節爲綱次節強弱剛柔制宜守微卽擥英雄收眾心之妙用也反復丁甯莫非擥英雄通眾志一意言言本計字字經綸而薄斂怨已諸論更爲庶幾王道此豈是孫吳尉李一流人物當與司馬法雁行耳昔人謂三略六韜一矩皆太公之書而黃石公推演之夫三略之本於太公予不知果否第六韜乃詭詐之術其於三略何啻徑庭觀者無效耳食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鬭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君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此一節述皇帝王伯之異而論君臣相與之道所謂美德行者也然皇帝與王之異止是因乎時耳譬之一日皇者值昧爽之時人人皆是平旦之氣物欲未萌故三皇得安於無言也帝者值朝食之時人雖有意念之萌而末至作爲之著王者則值日中之時動作紛紜矣王者是以必制之以道也時降而伯不特氣化之衰實則人事之失非帝王之比倫矣予最不喜人說個皇帝三王之不同蓋

治道止以王者爲極自王者以上吏不容說侯其自至人苟好尚無言之治高談五帝以上之教卽是異端時不可強也此節只重分王伯不重分皇帝三王觀下文及末段可見然論伯者只一權字是定伯者之德業下而詭奇陰計俱從權字生出若以賞以信則猶末盡伯者之詭也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將當一其權所謂結之以信也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用人因其情所謂制之以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談說敵美爲其惑志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者謀此三節與使智一節對言智勇愚貪皆可使而獨不可使辯士惑眾仁者主財

巫覡卜筮吉凶及以財使義士使義士不以財亦因其情也不使辨士惑眾仁者主財巫祝卜問去其短及其弊也
總之是制士以權作用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
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
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此一節言德威貴乎兼濟蓋總王伯而言以起下節之意也王
者身有其德而濟之以威伯者以其威而假之以德故聖王御世曰聖王便見身有其德矣覩盛
衰以氣化言度得失以人事言而為之制制之以道故諸侯二師方伯三
師天子六師甲兵之備此濟之以威也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
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擥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
然後加之以權變以威假德德不足而加之以權此伯者之事也故非計策無以
決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此又言王伯之不同

與首節相應所以結通篇之意也擥英雄同好惡乃上略
大旨而於此言之蓋因德同勢敵無以相傾而後擥英雄
同好惡便是假仁面目與上略自有不同處或又疑上略
柔能制剛一段及軍國之要段亦即是權變處然剛柔強
弱之宜與察心施務之事固是制事之權而康正八極密
定四夷看是何等規矩使城自保令士自處看是何等心
地此正是四海會同君臣無疑王者之事也此所謂權變
者即曰譎奇陰計又豈特察心施務之權已哉但下文亦
謂三畧為衰世作使果為聖王之世則好仁無敵何必要
此許多揣摩仁心自然又豈是務擥英雄而通眾志以取
天下三略原是衰世之書也但上略所言正正堂堂絕無
一點陰計譎奇之術至中略而差德行則言及伯者多有
不滿足之之詞雖曰衰世之書實有道之人之書也矣氣
化日衰人事日失王者之道已不可見則伯者之權變亦
若且淞不可及故作為此書欲人知所取法
是三略為衰世作也○中略正文當止此
○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為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
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

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
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
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
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
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
其心夫人眾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
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
故伯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
勢主祕焉殺按此一節蓋子房之徒論三略之言而附於中略之後後人不知而誤合之者也中略中曰
臣以義退美而無害曰伯者制士以權曰威多則身蹶此皆對人臣危語故曰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欲為

臣者如王臣之以義退無為伯主所寵絡而喪身亡家也亡者非喪其身此亦是當時回護微詞耳其實古謀臣之喪人者何可勝數也

右中略

汪雙池曰差論皇帝王伯字字恰當孟子王伯誠偽之
辨此公其亦見及之矣篇意實側重伯者之權變乃說
至譎奇陰計便屹然而止併無一語及譎奇陰計之實
是非不能言也或亦不欲言之耳聖人體天以後發明
三略大旨而致意於功成身退在當日必無自作自疏
之理而辭意委曲與上文不類其為子房輩附論無疑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

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微扶危除憂救禍即澤之實也賢聖歸之即安樂福之基也德澤施而聖賢至與孟子善養老而仁人歸之意同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字與上略下下及中略王者降心服志意即易以貴下賤之意也以體者實踐力行所謂身之也以心者從心自然所謂性之也恭儉禮下取民有制降人之實也則始保終非一時趨効没世弗輟之謂蓄以體者勉然之事以心者自然之事凡事未有不始於勉然而終於自然者能以體降則可以圖治之始矣至於心降而終可永保也禮定而後樂作亦始終之說也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此二句與樂記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意相似俱就君身上說降體以禮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敢不藏是也推之而制禮法以範闈天下卻是後一步事降心以樂則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視天下猶一家視萬民如一身而教思自有不容已者也此章立義最深非從來解七書者膚淺俗學所能及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道德爲君者能由心自然而降人則道隆德盛澤及昆蟲人之樂之也自不能已矣此舉其效以考其心非以此釋降心之樂之事也舊註由誤看此節故把上面俱解向外求謀矣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樂人樂身與孟子獨樂同樂意同○此節論政而推本於禮樂七書中所未有眞王者之師孫吳不能望其一毛也禮樂俱就氣象根本上立論與樂記一篇可以參看○上節聖賢以臣言此節聖賢以君言釋近謀遠者勞而無

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近以修己立政言遠以好大喜功言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修己之德而推以立政其致飭矣德之所在賢聖歸之且德之所感下人皆思爲之盡力多忠臣也若好大喜功勞民以興役竭民之脂膏所以民與怨對之心不待言矣故曰務廣地者荒謀遠者也務廣德者強謀近者也能有其有者安修其心身立其政事治其土地保其民人而無貪得之念能有其有者然也貪人之有者危務廣地者貪人之有者也殘滅之政累世受害造作過制雖成必敗造作過制不合於禮也蓋圖治太過者亦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上節勉人君以廣德此乃言本於己之德而後可以化人也此以下蓋勉然者降體以禮之事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讐義之決也此句說小了惻隱之心仁之發惻隱尚不是仁加一發字便不錯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將五字一路逆推最爲有序故先以禮檢身而後舉動合宜舉動合宜則私欲不雜而仁愛之心生所以內不失其性外不失人之性而至於天下平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正理與行道而有得於心稍異舊註非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此致謹於命令以爲立政之本亦以責之君身也自釋近謀遠以下正出入起居必欽發號施令必臧降體以禮者也道德仁義禮一節欲人君盡禮以盡義仁道德以爲命令之本此節欲人君謹於命令以達其道而杜奸邪之萌道字又與首節求賢以德致聖以道相應亦如中庸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之意也深哉千里迎賢其路遠

致不肖其路近（賢者自高其道故難求不肖者微倖苟進故易致遠近不以地言并千里二字亦不必泥也）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尚人高出於人也承上文道不通則邪臣勝而遂言求賢之事杜邪而求賢有求之之道在脩身盡禮而已非徒舍親近而取之疎遠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承上文言求道杜不肖之事而言善惡之各以其類進退為君者宜慎於賞罰以別善人之路也善惡各以事言又不必其人之善否也此又見好惡之定於君心而用情不可一有所偏也）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承上文謹於賞罰而言賞罰不中則民心疑惑不知所往而亂由是生能慎於賞罰則民知所懲勸疑定惑還而國乃可安矣）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仇治

仇則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使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甯（又承上文而言賞罰之失不在於大但一令之失而已結民之怨也民已怨仇我矣而我復峻法以治之是以怨仇治怨仇也災必逮身矣惟治民者於一令之間必得其用情之正使人皆得其均而後可而欲致均平之治者又必本於君心惟君能清心無慾則用情正而號令不偏失矣）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主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誅則化行而眾惡消（此杜邪之事惟清心者能之）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脩禮脩道正所謂降體以禮也以不貪利言謂之清白之士以不畏威言謂之節義之士其實一也道禮亦一而已耳隆其禮脩其身以致賢亦惟清心者能之此致賢之事也）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

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寫出名世用行舍藏體段正見非清心寡慾降體以禮者不能致之也自千里迎賢至此成一大段）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禁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上文末言及兵事此處突接用兵在今人所不敢者然討賊報讐句早已伏用兵之意矣論用兵處又窺見聖人至隱識力不在兵家之數矣至於其克必矣句又見惟以義為

本則無不勝之患而詭詐之術盡屬可廢末復歸之於道此皆純乎儒者之論斷非他家所能及也○此節另起）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豪傑權臣也此言君權之不可下移也以下皆中略所謂察安危也）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此言足國之必當足民也）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賢人仁厚故其於邪臣也所逐之而已邪人奸忍其於賢者不置之死不止也此言邪正不兩立而著失賢之禍也）大臣疑主眾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此言上下之分之不可不定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賢臣內一節所以戒人君此節則所以戒其臣也君不用賢則禍亂傳世臣傷賢則殃及

三世反覆丁甯再戒深矣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國乃不亂（進一邪臣則害萬矣去一惡人則利萬矣反復推論總見國之安危係用舍之當否所謂明賊賢之害是也）

右下略

汪雙池曰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下略一篇粹乎儒矣至於此篇之脈絡則以國之安危係乎賢聖之去就而賢聖之去就觀乎人君之道德道者自然合理德之至也樂之和也德者得乎此理道之守也禮之節也人君不修其道德則賢去邪用而國危能修其道德則邪遠賢至而國安則雖及於兵戎亦必恐懼而不敢失

道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捷若枹鼓不可不慎也反覆丁甯爲戒深遠直入乎孔孟之門矣兵家云乎哉

又曰三略一書首曰通志於衆便是大學絜矩之道下篇惓惓於進用聖賢便與秦誓曰以下大意相似但務攬英雄崇尚柔弱未免有爲而爲上中二篇稍攙入權勢雖或聖人所不廢而究爲聖人所不肯道恐垂訓於涼也其最精純者無如下篇矣余於七書皆有刪抹而獨於此書及司馬法一字不敢減去重之也抑且心乎愛矣

尉繚子

黃帝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天官刑德之說備於首三卷中）人事而已今攻城而不能取豈無順時乘之者邪而不能取者地利人謀也故天官時日不若人事武王背濟向阪而滅商楚公子心倒彗柄而勝齊（時彗星見而柄在齊分也）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志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右天官（此章猶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意然天官時日非可盡廢但不可不修人事而徒取必於時日也）

量地建城城稱人人稱粟（此卽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意）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此所以足食也不使人多於食故食足而守可固）治兵

於無形故開之不失（寓兵於農故無形開卽用之也）明乎禁舍開塞（禁邪辟舍小過開利塞弊）親民任地則國富治（任地則國無游民所以富也親民而禁舍明所以治也）不出車暴甲而威制天下此兵勝於朝廷（此以上足食足兵之事）兵起非可以忿見勝則興否則止無曠歲月（此言兵貴審勝負之形而行之以速也）將者不制於天地人（不拘天時不限地利不受君命）寬以清（量貴乎能容德貴乎廉潔）夫心狂耳聾目盲而以率人難矣（此論將之率人）兵之所及地無險阻陣無方圓重如山林江河輕如炮如燔如垣壓雲覆以氣勝也（此論兵之尚氣）

右兵談（前截兵之本後截兵之用不雜戰國富強習氣然亦可謂知所本而議論雄偉天矯絕不由人）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此言士之必當節制今先登先死貪敵傷我將不能禁此不齊於進也或逃歸或自北將不能禁此不齊於退也將已鼓而士囂利後將不能禁此鼓之而不前士亂車亂奇兵捐將將不能禁此金之而不止猶亡舟而渡不可得也此不知節制之害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而動則有功此能節制之利一夫仗劍萬人避之非獨勇也以必死也使三軍為一死賊則能獨出獨入此猶吳子勵士之意今天下諸侯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眾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申言制不定所以無功吾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

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此乃定制之本富強之實也民言可以勝敵必試之夫得地得民以有賢也不能有賢雖戰勝而國益弱由制弊也此又言定制之有待於賢臣也

右制談反覆推論只是要定制以富國強兵而末後歸之得賢此亦為國者之當務但徒恃賞罰不知德禮之化是申商之學也

凡兵有以道勝不戰而屈敵以有道勝人也有以威勝氣足以奪人民樂於戰也有以力勝戰而後克之也夫將戰以民民戰以氣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兵未接而奪敵者五一曰廟勝計謀已審二曰受命簡將得人三曰踰垠險阻可越四曰溝壘必其固也五曰節制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眾心也審眾情則令不變小過無更小疑無止令之出者不以小過而更之小疑而止之貴於信決也故上無疑令眾不二聽動無疑事眾不二志乃能得其力以死戰此言奪敵氣而一眾心之事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此段論率民之道卓乎大儒之言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勵士之道因民所生而制之平時則制田里教樹畜薄稅斂用兵時則厚其飲食恤其飢寒分甘切少是也因民所營而顯之營求也如養生送死之具爵祿章服之等皆是也使什伍如親戚率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此又言勵士之

道以厚民為本地以養民城以守地戰以守城故先王務耕務守務戰先王務兵有五焉多委積厚賞祿選武士備器用審刑罰此因上文厚民而言大約皆足食足兵之意而其意尤重於足兵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鬬欲齊此數句甚妙但於上下文似無所屬不知何故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部申厚民之意議論精約而警策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

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此皆以身率眾之事也

右戰威

汪雙池曰此篇以戰威所謂先有奪人之氣者也其意以戰在氣氣由心故率民者貴得其心而得民心之務存乎厚民之生先之勞之則民心歸服而氣自奮矣是勵士之道也吳子勵士篇只是賞有功而已此則更得大本當在孫吳之上矣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將帥心也羣下支節也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非攻權也權生於心心靜力專而後權見夫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

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愛與威濟正攻人之權也必勝然後戰必拔然後攻信在期前決在未兆眾聚不徒散出兵不徒歸求敵如求亡子擊敵如救溺人權定於先不肯為輕率之動也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鬭戰者無勝兵此以權敵之虛實義戰自我先怨應不得已息且備之應之而已不為怨先也息且備之防其復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有法故也器用蚤備也應敵周總率極朝死夕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此正權定事先之處故集兵旬日必集敵境據其險而攻其虛獨出獨入此權之功也

右攻權此篇與孫子謀攻意畧相似大意總以靜勝人靜則心不二而權衡審也然求勝在己正正堂堂俱不似孫子詭詐之習

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千丈之城則萬人之所守也池深廣城堅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此略言守城之法亦貴乎素預也守必待救城堅而救誠則眾無不敝城盡資血朞年之城也城堅而救不誠則眾守降而泣下於是發其窖藏救撫必鼓其豪傑英俊強併於前弱併於後言有救則可待救無救則貴撫眾而死守也○舊註謂此章重二誠字余謂尉子之意則實不然此節尤重無救而救撫鼓眾并力上與孟子對勝文之意同然余以為此必其素有以得民之心至此而又撫之

鼓之然後可得其力如不然則阽危而思撫眾亦已晚矣眾頓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此守權之謂也示之不誠此略用機巧處然兵家之常也守權二字結通篇之意凡高城深池或待救或不能待救或救而示之不誠皆因時制宜此權之謂也

右守權此二篇正孫子所謂懸權而動者也

威在不變非而有常也惠在因時機在應事戰在治氣攻在意表守在外飾具備整飭之意無過在度數法也無困在預備慎在畏小智在治大除害在敢斷得眾在下人如易之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也悔由任疑孽由屠戮偏由多私不祥由惡聞己過不度由

竭民財不明由受間不實由輕發（輕動則門必敗）固陋在離賢禍

由好利害由輕小人亡由無所守危由無號令

右十二陵（守字格言語語本計）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盜也兵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武議在一人猶取其發而已之意）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此又自敗不虞之意）凡誅以明武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貴大賞貴及小刑上究賞下流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賞罰一於

公此之謂武）兵凶器也爭逆德也將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則上無天下無地後無主前無敵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雨如雷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水至柔也然所觸而邱陵崩以性專而觸誠也（此段又言戰之貴於專且誠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貴禮古者介士不拜示無己煩也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未前聞矣（言爲將者無自尊而後能得人之專力）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野宿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曰將專主旗鼓臨難決疑揮兵指刃若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此又爲將者之自專且誠也）

右武議

汪雙池曰篇名武議而所言者皆不欲用兵之意前半篇湯武之師也後半篇鷹揚之旅也軼孫吳而上之矣

兵法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敵不力交武先加人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以精誠之謀運於神妙之心妙變化而無不合乎道之極至謀止在知彼知己權止在物來順應非詭詐也）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此以見權之不在於詭施固不可以取信於人也）先王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觀先王之任正去詐而益知兵之不專尚詭也賞罰必公尤見其無不正也）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不知止者必喪其權（用武而不知止則令智昏失權道矣）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道失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氣壯也）

奪敵而無前則加之（不恐也）明視（明見敵情）高居（所居得勢）則威之（將有人也）兵道極矣（即精誠神明而得其道故能有此三者也）其言無謹偷失（謀不密）其陵犯無節破矣（不節制）水潰雷擊（亦是不節制）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安危去患則道也智決之即神明也）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三者有審之精行之決舉必合義而眾心悅服之意）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右戰權

汪雙池曰戰必以權權衷於道道本於神明此大儒之論性命之理也權者時中之義尉子之權與孫子之權不同道者當行之義凡作事恰當處即道也不知此旨

不得此篇之意也篇名戰權而篇中言任正去詐篇末言不戰而服遺教遠矣

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全賴此句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右重刑令兵事尚威之意也○此篇立法多過依舊商鞅之旨也今應刑去之者

軍中之制伍什屬閭各相保也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五什爲屬二十屬爲閭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使同伍之人揭其罪則免其同伍之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屬閭皆然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不揭之罪則不得相私

右伍制令此如今保甲之法但覺太重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以行垣無通交往將帥伯皆有分地營溝洫明塞令使非伯人無得通非其伯人而入者則誅之不誅則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二十步立一府柱柱道相望以禁行清道非將吏符節不得通行薪芻必成行伍否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橫行誅之橫者當軍門之官也踰分於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奸

右分塞令地以分之刑以塞之

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戰而亡一伍能得一伍以當之則免其罪也得伍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有誅亡長亦然亡將亦然長如什伯之長將如閭旅之將如失什長則其責在伯長也什長得誅十人伯千萬長左右將軍各誅其屬大將軍無不得誅

右束伍令此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之事

經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白羽中軍黃旗黃羽卒有五章前蒼章次赤黃白後黑無章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在項次在胸次在腹後五行在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不語見亂不禁罪如之鼓行交鬬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

右經卒令章以別之也然此亦大略如是而用之則由夫人

金鼓鈴旗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戰也金之則止重金

則退鈴傳令也旗麾左左麾右右奇兵反是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鶩鼓也將以商帥以角伯以小鼓心相應也奇兵反是鼓失次有誅讙譁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有誅教成試之以閱

右勒卒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親授斧鉞曰軍有分職踰分者死軍無二令二令及留令失令者誅此軍專委其權於將也令卽將之令舊註非也將軍告曰出門而期約愆期坐法將軍入營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高言者不從令者誅

右將令

踵軍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
合之表猶後世所謂何者爲合也以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
是謂趨戰者也勢聲勢也此先大軍而行者與前之興軍後之踵軍相爲聲勢先至戰地爲戰之主
故曰趨戰者也興軍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踵軍百里期於會
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與聲勢字相應二分卒據要害戰利則
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此興軍又先踵軍而行所以據要害
先爲犄角者備不虞而已不以戰也分卒即分興軍之卒非興軍之外又有分卒也舊註誤人大軍爲計
日之食起備戰具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大軍在後以應援而已令
行而起令踵軍也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命
授符節戰合表起乃行用以相參非王命而行者誅之故

欲戰先安內也此肅境內之禁

右踵軍令

汪雙池曰此令之次序先令興軍先行以據要害蓋奪
地利是頭一着不可不先也次令踵軍行以趨戰先至
戰地與興軍犄角而爲大軍聲援待令而戰大軍在後
繼之也須看此是何等布置何等愼密自重刑令以後
皆節制之事較司馬法尤爲詳盡尉君直是孔明之師
乎習武事者不於此等處切實究心而高談孫子之虛
實奇正是烏得爲有本

兵之教令分營居陣非令不得進退甲首各自教之教舉

五人有賞凡伍臨陣若失一人有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
犯法之罪凡什保什亦如之自什以上至於裨將亦如之
各使之教亦各使之相救其死也將異旗卒異章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尊
卑有差伍長教其四人坐作進退教成合之什長什長合
之伯長由是合之兵尉合之裨將乃合之大將大將陳之
中野置大表三百而一此蓋如周禮立表之法既陳去表百步而決
決戰百步而趨百步而鶩鶩疾奔也舊註以馬言非習戰以成其節爲之
賞罰至此而合教之矣自尉吏而下各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
所得之爵以勸賞之正罰明賞使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
此之謂兵教

右兵教上

凡君有必勝之道者十二焉曰連刑如什伍相保有犯同罪曰地禁
禁行道杜外奸曰全車使車之甲首互相親附曰開塞分地有限各死其職曰分限即前
之分塞令曰號別不得爭先亂其次序曰五章即前之經卒令曰全曲曲折各有分部曰
金鼓即前之勒卒令曰陣車車相連接馬掩其目使不馳鶩曰死士選材智者以出奇制敵
曰力卒不指揮則不動以爲正兵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不出車櫜
甲而威服天下悉舉兵教之目而言其尤貴於嚴也至兵有五致致致之所以致勝之
道也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下於
人也即武議篇不自高人之意太公曰賞如山不可移罰如谿不可禦伐國必
因其變不安動亦不失敵之可勝故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

知己知彼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其所出入之路然後興
師伐亂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
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眾
者則築大堙以臨之設施井然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
其業救其弊此又加患於其國之民也則足以施天下施猶行也此一段承伐國因變
而言凡將輕壘卑眾動可攻也將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圍必
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以困於闕而利小故節用而吝
不能餽食也眾夜擊者驚也眾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
蹙變見於面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又承上而言攻鬪料
敵之事

右兵教下

兵凶器也爭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本仁義焉文
種也猶物之種子武植也猶植物也文裏也武表也文所以視利害
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此以明王者伐暴本仁義之旨仁義即文也專
一則勝離散則敗陣以密固鋒以疏達卒畏將勝卒畏敵
敗敵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將貴安靜也暴亂則亂此承上文而言武之
所尚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
常令者非追襲所用也上言安靜則治此乃言所以治也常令非追襲所用見有常變通之
處也陳有內向有外向有立有坐內向以顧內外向以備外
立以行坐則止立坐相參將在其中坐兵鉞斧立兵戟弩
將亦居中此又言常令常法之詳乃節制之道也正兵先合而後阨之此必
勝之道也賞罰必信存亡死生在枹之端天下莫能禦矣
節制之至安靜以治之效也兵未接時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
不譟者謂之祕虛實祕者兵之體也言兵體有此三者欲人以此察敵情而制
之也

右兵令上前截言兵之本在仁義後截言兵之用貴節制而略及奇正虛實之實然奇正虛實
之說究非尉子所長

邊縣三五里聞大軍至則備禦戰則皆禁行以安內也
內卒出戍授戎具後將吏出界者坐法戍一歲不候代亡
者法比亡軍其家知之則同罪卒後吏至大將所一日家

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家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戰而
逃其將吏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
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大將戰死
而從者不死有誅戰失伍人伍中之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
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古之善用兵者能多殺士
卒而威加海內故曰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
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
鉞制如干將劍名士卒有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右兵令下此篇又是商君之法矣篇中尤多太過之語至殺士卒之半云云幾令人不忍聞略
為汰之

汪雙池曰尉子一書究是申商之論然論兵卻爲有本至戰威武議諸篇尤見卓論人謂其多本吳子而余細閱之則近司馬法也若夫戰在立威罰本不得不重要無如其太酷可矣

李衞公

兵法先正而後奇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凡兵卻皆謂之奇乎曰夫兵卻旗不齊鼓不應令諠譁此眞敗者也非奇也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奇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奇正在人而已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安有素分之耶分合爲變教戰之術也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大眾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大眾所合謂戰陣之常法將所自出謂臨敵之機權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自以爲正斯所

謂形人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

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

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而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

汪雙池曰正而無奇爲守將誠哉言矣若奇而無正則是令不素行民不習法失其節制失律凶矣尙以爲鬬將是烏乎可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

容陣隊開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諸葛亮方陣之法卽此圖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設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天地風雲本旗旛也龍虎鳥蛇隊伍之別也詳見六笺

汪雙池曰八陣爲詭名若非李子表之俗子幾埋沒盡古人之意矣然此亦假象耳非故爲詭也

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兵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然五爲陣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

制敵變化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者也

右問對上

用兵識虛之勢則無不勝焉人能言避實擊虛而臨敵則鮮識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人所致也是必先知奇正之變而後可語虛實之形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之概也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教士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軍校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大將軍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

六花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句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六花陣因之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落花俗爲合耳方生於步方以齊步廣圓生於奇以零奇兩綴四空使之鉤連不絕也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詳見六笺

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夾車而隊者師隊騎軍也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隊也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聲角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

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然也

汪雙池曰布置井井而變化由是出焉陣法原只一節制耳無他奇也至於鼓角之節則運用由人究不必泥

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汪雙池曰或分或合便是奇正相生妙處是以旗爲號

遂合使之若從心而動然亦不必泥

曹公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後此各立名號分三類耳大抵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囘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後陷騎臨變

凡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百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若六花陣大閱地方千二百步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

變而止（此即五行陣也方金圓水曲木直土銳火也）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軍不素習不可臨敵因五方色（以旗號之色）强名五行（五行陣又則是五行陣分地以爲五方五方各以其形一陣各變五陣此止是教習用之使之熟於方圓曲直銳之變也至應敵部隨地制宜不必六花是一定有五陣也六花自六花五行自五行觀者勿誤）形之者以奇視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

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亦詭名也

右問對中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先愛後刑也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兵貴爲主不肯爲客貴速不貴久因糧於敵變客爲主飽能饑之佚能勞之變主爲客

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

古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者各防其失敗者也兩陣體鈞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矣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不戰在我必戰在敵

右問對下

汪雙池曰衛公之學多本孫子太公而問對三篇則多膚淺然於陣法獨有發明此七書中之所不可缺者也其餘則於孫子之說亦能卓有見解諸有舛謬及不足有無之說則盡在所刪矣

姜太公六韜

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難救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樂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仁德義道立義尚未當然說得儘好聽

爲國之務使民不失務農不失時不罰無罪薄其稅斂儉宮室臺榭吏淸而不苛擾善爲國者愛民如子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諸己爲國者以下於君子愛民之心形容得切

爲人君者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明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聽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此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人君有六守三寶曰仁曰義曰忠曰信曰勇曰謀是謂六守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各一其鄕乃無不足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管仲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意本諸此此亦定民志之道也

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剛四者道之所起也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汪雙池曰六韜之爲後人依託斷無足疑此節因丹書之言而復加以道所起止之說道而曰起止究無文理勉强附接

王人者有六賊七害臣有大作宮室臺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强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民之業以上六賊之目無智畧權謀而賞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樸其身躬惡其衣

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辨詞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非時俗此妄人也王者謹勿寵此中儘有正人高士非盡妄人也如執此見則淸流僞學之禍成矣但虛論高議非毁時俗終非儒者之好處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僞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禁得要緊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止之更要緊

汪雙池曰固是經國要論然冗錯蕪雜曹輩之言非太公之言也察之察之

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一者心之理而已耳階於道之體也幾於神一之用也不一則不神惟至一者爲能神

右文韜　摘七章

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思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

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困之安天下者天下待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右武韜　摘一章

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以總攬計謀謀士五人以謀事機天文三人候風雨慎災祥地利三人以相形勢兵法九人教節制簡士卒正賞罰通糧四人計均輸度支用奮威四人擇才力者以揚威武伏旗鼓三人主設伏及詭計股肱四人修壘壁備守禦通才二人應賓客解紛結權士三人主奇發耳目七人主偵探爪牙五人以交戰羽翼四人主揚名譽以弱敵遊士八人爲間諜術士二人○託神奇以惑眾儘可不必方士三人主治病法算二人以會計食用

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忠信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者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若遇軍[illegible]當填浮躁二字有貪而好利者當填貪婪有仁而不忍人者當填疲軟有智而心怯者當填懦弱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酷字亦不所免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是執拗有懦而喜任人者無能勇而輕死者可暴也忍不任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耐不任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人爲財死仁而不忍者可勞也也只得受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氣死他信而

信人者可誑也哄死他廉而忍人者可侮也惱著他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智用不著剛而自用者可事也煩殺他懦而任人者可欺也騙死他

汪雙池曰孫子之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子曰理備果戒約此則曰勇智仁信忠各有主見孫子之奇正虛實全憑用智故以智爲首吳子大略尚節制多慎重者其抹卻勇字放一果字最爲有見而理備果戒約五者於兵事亦最爲親切太公所論與孫子略同而嚴字於軍事爲切忠字於國家爲要

士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

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外精明而無實）有湛湛而無誠者（貌矯激而內虛）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忽忽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輕人也）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知之以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亂以觀其變與之閒牒以觀其誠（何必至間諜此聖人所必不爲亦且不可爲者也）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微何之事亦非聖人光大氣象）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使小樣）

汪雙池曰知人之難古今同歎外貌無情誠不容以不察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唐虞大法至若以閒諜財色酒難而嘗試之則是徼以爲智穿窬之類不但聖主之於人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即有道之士亦必不受人之嘗試而事疑詐之主也況讒佞小人方其始進要必以忠信結人正非一試之所能別矣

立將之道召將而詔之曰察虛實勿輕敵勿必死勿自貴勿違衆與士寒暑坐食必同將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請軍中之事皆由將出

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

將有三勝與士卒同寒暑曰禮將與士卒同勞苦曰力將與士卒同饑飽曰止欲將

主與將有陰符所以陰通緩急利害不泄中外相知之術（以木刻符制其長短以別勝負利害以陰相照號也）諸有陰事大慮符不能明當用書一合而再離（一事而分爲三書）三發而一知（一人操一書其事不明及發三書而後周知也）此謂陰書

汪雙池曰後世蠟丸灰書何非此志夫潛慮密謀張膽明目原自竝行不悖但當太公之時何至詭祕若是鷹揚掠武一著戎衣恐有此術亦用不著

勢因於敵家之衆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立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故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無恐懼無猶豫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與孫子謀攻兵勢同旨）

兩陣之閒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溪深險阻者所以止車御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形也清明無隱者所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

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分兵裝擊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舍暮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以偵探）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使之不備而襲之也）鼓行囂讙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

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前十八事皆奇也後八事皆正也）

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抵敵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句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光火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呼嘯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

汪雙池曰此後世風角之說所從起也亦是實有此理但斷不可恃

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强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强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軍整陣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繞逆大風甚雨士卒恐懼氣絕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下以濁鼙鼓濕以沐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城之氣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氣出

而覆我軍之上我軍病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過旬不雷雨必亟去之

汪雙池曰此望氣之說所由起也然勝敗之徵看來究屬人事

右龍韜（摘十章）

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所謂死地則戰也）

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不可出師

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

凡深入人境必察地之形勢（用鄉導是第一要緊著數）

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十里審敵所在武衛爲壘而前置二踵軍於後或百里或五十里歸有警急前後相知（置接應之軍亦是要緊著數）

遇深草蓊穢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燔吾上風伏兵左右若此以雲梯望察四方火起則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按黑地而處以强弩衞吾左右則不能害我敵徧燔左右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則爲四武衝陣弩翼左右無勝亦無負

右虎韜（摘六章）

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陰陽皆備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左備右處右備左敵所陵者（可仰攻處）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是謂山城各置衝陣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便於用兵之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陣三軍疾戰

汪雙池曰烏雲陣名義布置俱妙

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也（解得好）

汪雙池曰烏雲陣名甚奇看來卻只是節制得整熟可分而不散可合而不亂耳此譬之水蛭斷之三截三截皆行又譬之流水分之則分流合之則合流分合由我所便因敵而用故變化無窮也

以少擊之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

右豹韜（摘三章）

三軍之眾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明告諸將吏來會漏刻有時大將立表而待先至者賞後期者斬

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利未得

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汪雙池曰諸可擊俱眞可擊但惟形我者不可擊知備者不可擊

練士之道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戰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將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力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

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贅壻秦俗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太公時何嘗有此此亦足以見其非眞矣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齊整示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

百人由是而至於千人萬人及三軍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何必百萬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以躡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卒百車一將愚按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車步本相爲用未有專分車而置吏者車之甲士即七十二人之吏也伍有伍司馬五伍有兩司馬四兩百人則有卒長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凡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甲士三百七十五人徒卒戰士九千人輜車如兵車之數徒卒從者廝養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皆有伍兩之長是一車有一卒長五車一旅師五旅二十五車一師帥一百二十五車而一軍將安得有十車一吏之法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考左傳鄭莊之魚麗陣及楚莊之兩廣凡二十五車爲一偏即一師也魚麗陣先偏後伍伍乘彌縫謂以二十五車並列於道而步卒約綴其後也楚子兩廣法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自偏也卒偏之兩者周制二十五人爲兩而楚以五十人爲兩偏制一車三兩而七十五人廣制一車兩兩而百人廣之步卒教之偏而多一兩也以其廣偏之卒故謂之廣李子問對中之詿疏皆謂蓋古之車戰軍行右轄車步相參步卒夾轄而戰鄭之魚麗以紀變也安得有五車爲列離步卒而獨成屯聚之法乎且車以帥步步以衞車相與爲用斷無離步而獨以車戰之理也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

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旋各復故處三代有車無騎騎射始自趙武靈王其臣猶且非之太公安得有此此章謬爲最甚而從來解七書者竟不知其謬吾不知其耳食乎抑捧唾爲珠乎噫嘻大可笑也

步貴知變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竭地也前易後險者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勞地也右易左險上陵仰坂者逆地也殷艸橫畝犯歷浚澤者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敵不敵者敗地也後溝左深右有浚阪者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陷地也此十者

車之死地也敵陣未定則陷之旗亂人動則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則陷之陣瑕人顧則陷之前疑後怯則陷之軍猝驚起則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則陷之遠行暮舍而軍恐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騎有十勝九敗敵陣未定前後不屬可陷其前擊其左右敵陣整而欲鬬吾騎翼而未去或往或來更旗易服可克之敵陣瑕士怠可薄獵其前後左右而擊之敵暮將舍而士恐可翼其旁薄其後遮其壘口敵無險阻保固可深入長驅絶其糧道易地四面見敵可陷而亂之士卒散亂可翼其左右掩其前後敵暮返其兵甚衆其行必亂令我騎

整而多旌旗強弩可翼其左右絶其前後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敗地也追北踰險而不止敵伏我旁又絶我後此圍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此死地也所從入者隘從出者遠彼寡弱可以擊我強衆此沒地也澗谷茂林此竭地也左右有水後山前阜敵居表裏此艱地也敵絶我糧道往無以還此困地也沮澤漸洳此患地也左溝右阜高下如平地進退皆誘敵此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步兵與車騎戰必依邱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無邱陵險阻則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馬牛隊伍爲四武衝陣敵車騎將至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人操行馬闌車爲壘可推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吾左右然後令三軍疾戰不解

汪雙池曰此三節雖未必太公之言而爲將者要不可不知

右犬韜

汪雙池曰六韜之爲後人依託昔人固已言之今觀其書則兵家四種莫備於此若五音兵徵二章卽陰陽家也虎韜豹韜車戰騎戰諸篇卽形勢家也文武龍韜多

權謀也虎韜武衛扶胥等卽技巧也其言賞罰練士教陣烏雲陣卽節制也乃雜亦莫雜於此讀文伐等篇可使人流爲奸險之小人讀五音等篇可使人流爲聽天之愚人效其技巧而不知變通不善運用可號爲工匠之笨人要之奸險一門貽害更大其文辭中多故爲艱險膚大以文固陋虎韜以後多鄙俚不足有無予於此特盡爲刪削第軍用一篇原所當備予特嫌其太鈍又以後自有軍用一笈所以亦歸於刪兹所存者庶乎近於純矣或謂能爲此書者亦匪易才何不自顯其名而必託之太公不知好事之爲天下正自不少醫者曰岐

黃日家本軒轅許行稱神農不託之古未足以動人也
是書之作也其在秦漢之際也歟

戊笈談兵卷之九

新安汪 紱著
會稽沈卧菴叅

古今陣法第十三笈

汪雙池曰師之有陣自古已然要之所以整齊士卒使無擾亂而已耳古之為陣者或直以形名或假以象名名可考而法不存然坐作進退之節行列綱紀之數猶昭然也粵及漢末諸葛武侯本風后握奇而為八陣壘石以為教習之表其綱紀之法變化之道兩臻其妙是以超千古而名獨著焉然非有他術也輓近不得其說而

妄附神異之事且濫左術焉末矣否者拘泥於形狀之間虎曰龍耳閭巷之談豈不陋哉用稽首論列其圖說無以邪說溷古人法

一集經傳所言兵律之事
一錄古今陣名
一著律臧賦
一列武侯魚復八陣圖說
八表次序 八裏次序 奇正次序
陣門方位 洞當陣 中黃陣
連衡陣 握奇陣 龍騰陣

虎翼陣　鳥翔陣　折衝陣
一列武侯棋盤市滿天星陣圖
一列武侯彌牟三才陣圖
一列馬平涼鹿角偏廂陣圖
一列張曠所變八陣圖
一列李衛公六花陣圖說
六花本陣　風揚陣　雲垂陣
龍飛陣　鳥翔陣　虎翼陣
蛇蟠陣
一著八陣結隊圖　結陣圖　結八陣圖

一著六花結隊法　結六花陣法圖
一著七軍大衍陣圖
大衍本陣　陽鬭陣　陰闔陣
元龜陣　神宮陣　鶉火陣
太白陣　騰蛇陣　大角陣
天弧陣　羽林陣　地方陣
天圓陣　元首陣　圓陣
曲陣　銳陣　直陣
一著連環法
一著五疊連環陣說
一著七軍大衍陣說
一著水戰七軍說
一著車戰論上　車戰論下　六角偏廂陣說
一著山戰猿猱陣
一列雜陣圖說
偃月陣　長蛇陣　山君陣
赤鸞陣　雙虬陣　靁霆陣
巽二陣　七星陣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胡雲峯曰兵有失律而未必凶者雖倖勝而實凶道也暴兵而無律者不免終凶義兵而無律者無以獲吉）

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軍將執晉鼓（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軍之帥也）師帥執提（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師之帥也提有柄鼓）旅帥執鼙（五百人為旅鼙馬上鼓也）卒長執鐃（百人為卒鐃金屬合兩片擊之）兩司馬執鐸（二十五人為兩鐸金鐸也）公司馬執鐲（公司馬伍長也伍人為伍鐲大鉦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入聲）之節中軍以鼙令鼓（中軍之將先擊鼙以令眾鼓也）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之也）車徒皆作（先皆坐而聽誓至此乃作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百步為表此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鐸（掩鐸口而搖之也）羣吏弊旗（仆之）車徒皆坐（憩息止宿之意）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

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赴敵尚速之漸）及表而止（自第二表至第三表）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勇於赴敵）及表而止（自第三表至第四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戰也）乃鼓退鳴鐃且卻（此回軍也）及表乃止（退還三表）坐作如初（此古者金鼓進退之節）

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朱鳥南方之宿柳星張翼也前朱鳥鳥隼所謂鳥隼為旟七斿而畫以鳥隼者也玄武北方之宿騰蛇大龜也後玄武周禮所謂龜蛇為旐四斿而畫龜蛇者也青龍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也左青龍周禮所謂交龍為旂九斿而畫以交龍者也白虎西方之宿觜參伐也右白虎周禮所謂熊虎為旗六斿而畫以熊虎者也軍行建之所以定四方也）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星名在斗杓之前者史記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故建招搖之旗）

（於中以指揮也禮記舊註讀綏字為勁呂氏讀如字蓋治而激之之義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各司其局（進退有度如牧誓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之類及周禮大司馬金鼓之節是也左右有局如武經陣法一人廣縱二步之類是也各司其局如八陣圖之先鋒後軍左右爪牙之屬一奇領二正一正領八陣一陣百二十五人之類是也此古者旗幟四方之位）

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供命右不攻於右汝不供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供命（楊氏曰雖有仁義之師苟無制節亦不能取勝觀於甘誓牧誓而知古人節制之嚴也）

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戒輕進也）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戒貪殺也）

（呂氏曰大司馬伍兩卒旅各有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別託之不愆於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所以為節之妙也如是之兵猝然衝之豈可得而亂哉）

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眾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鼓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由是而至於千萬人三軍之眾故能成兵立威於天下也

李衛公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分

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開地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散而爲八復而爲一也

武經陣法曰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應敵之畧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閒容陣隊閒容隊曲閒容曲直閒容直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遠奔退無

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法以上凡三節皆教習行伍之事

右集經傳所言兵律之事

○古今陣名考

黃帝五陣

直　銳　圜　方　曲

風后八陣

天　地　風　雲　龍　虎　鳥　蛇

紱按此風后之八陣即武侯之八陣故喻汝謂以魚復方陣爲出於風后也但車騎異用古今異宜其閒容有所不同耳

太公三陣

一星宿孤虛爲天陣　二山川向背爲地陣

三編伍彌縫爲人陣

孫武子八陣

方　圜　牡　牝　衝道　方宜

車輪　雁行

吳子八陣

直　曲　銳　卦　車箱　車軏

鵝鸛　道衝

諸葛武侯八陣

洞當　中黃　連衡　握奇　龍騰　虎翼

鳥翔　折衝

李衞公六陣

風揚　雲垂　龍飛　虎翼　鳥翔　蛇蟠

吳玠三叠陣

弓弩爲前　長鎗爲次　短兵爲後

律臧賦　　汪紱著

父書不可徒讀權謀獨妙於一心野戰難與圖功節制莫嚴於八陣故版泉開萬世之先始制爲方圜曲直牧野會八百之衆必勖其步伐止齊觀緺伍之彌縫試居今而稽古

趙奢爲趙之良將子趙括徒讀父書而敗於長平宋岳飛初好野戰後宗澤敎之以陣法版泉地名黃帝戰蚩尤處

蓋法八卦而爲井田中公田而八家同井則因井田而制陣法中大將而八面周環

此言陣法之原與李衛公之論同旨而少異

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兵賦原出於田賦之中

前漢刑罰志曰殷周用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備是爲一乘

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制兵卽寓於制農之內 兩去聲下同

出周禮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一伍五師爲軍

伍有公司馬兩有兩司馬而聽命於卒長斯百人之進止有條

公司馬伍長也兩司馬兩之長也卒長百人之長也

旅帥師帥一旅師帥一師而受裁於軍將則三軍之紀綱不紊 旅師師之帥去聲下二帥字皆入聲

旅帥五百人之長師帥二千五百人之長也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卒長聽命於旅帥旅帥聽命於師帥而師帥受裁於軍將所謂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也

故大將無煩冗之病而軍徒爲臂指之形

程子曰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只此分數明蓋此之謂也

古者車戰之法車左徒右車帥徒而徒禦車

古者一車之上甲士三人左主射中主御右執矛車下步卒七十二人各執干戈徒步卒也徒在車右徒以右便也徒之進止視乎車之進止而七十二人之生死皆係於甲士三人故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

今茲奇正之方二正一奇奇爲首而正爲尾

武侯八陣有四奇八正詳見於後

一人之地廣袤各二步勢則聚而常舒兩隊之閒縱橫容十丈形若斷而仍續 袤音矛兩如字縱橫皆平聲

五尺爲步二步爲丈行伍之法一人所居廣袤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隊百人而所居之地方十丈隊閒容隊故兩隊之閒縱橫亦容十丈蓋必如此而後擧刺閒旋皆得舒展而左右前後瞬息又得以相顧所以聚而常舒斷而實續也

戰如守行如戰行魚貫止雁行猝然衛之而不亂

戰如守自爲不可勝而不求勝人進無速奔也行如戰常作其氣整其列而不敢懈以防之於意外也行魚貫行之有度而整齊也止雁行止之有度而整齊也蓋伍兩卒旅之長各自進其進各自止其止步伐有定數止齊有定法三軍率由不言而喻也雖猝然衛之又烏得而亂之哉

前禦前後禦後左防左右防右大敵臨之而不驚

所謂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也武侯八陣之爲用亦如斯而已耳

旌旗以爲號號爲三軍之目視旌旗而前後左右之指揮可知

若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之類及陣法舉黑旗而爲曲陣者皆是也

金鼓以爲令令爲三軍之耳聽金鼓而坐作疾徐之節制有定

金如鐃鐲金鐸及今刁斗之類鼓若鼙提之屬周禮大司馬治兵之法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則振鐸鳴鐲緩鼓而行撓鐸則鼓止而坐又三鼓振鐸鳴鐲驟鼓而趨撓鐸則鼓止而坐復鼓振鐸鳴鐲如初急鼓而走鼓戒三闋而戰鼓止鳴鐃而退此以金鼓爲坐作疾徐之節也今則以鼓進以金退而無鐲鐸之用矣然古法較

善有法古酌今而用之者則變通由人也

將轉陣則以後爲前故三軍無淩亂之憂陽平之所以全師無咎

陽平地名在漢中漢丞相諸葛伐魏不利退師入陽平關魏人追之見其三軍整齊有法乃不敢追而退

敵衝中則兩頭俱救故萬衆如一身之用垓下之所以一戰成功

垓周[illegible]反

此即謂常山蛇之勢也垓下地名在今鳳陽漢高帝會齊梁伐楚及項羽戰於垓下淮陰侯居中孔將軍居左李將軍居右淮陰兵卻楚師進漢左右乘之楚師大敗

欲臨敵而有功宜閑習之在素

閑習於平時而後臨敵於[illegible]日

教一合十教百合千豈必隊教人喻太公成軍令而周興何其易也

隊教之教讀平聲

教一人合之十人十人學戰合之百人故不必人人而教喻之也所以能成兵立威見太公六韜耳

賞則必信罰則必行先以三令五申孫子斬宮人而吳霸又豈難乎

孫武子用於吳出吳宮女以教習軍事三令而五申之有犯令者孫子斬其二人衆乃畏肅吳卒用孫子而成霸業

嚴編伍所以制節之方立陣名又所以編伍之則

所以編伍之法必有成規而因時制用遇敵出奇此則陣名之所以有不同也

黃帝列陣辨圓方曲銳之形

黃帝五陣方圓曲直銳也圓則用動而奇方則體靜而正曲則中御而善圍銳則前穎而善入直則整勅而不撓

風后行師取天地四靈之象

風后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外周則圓而象天內環則方而象地前哆則外揚而象風前銳則勢垂而象雲直長則勢矯而象龍曲張則形踞而象虎衡而翼則氣奮而象鳥橫而奇則蟠曲而象蛇然實亦不外於方圓曲直銳也

孫吳異用世已遠而難稽

孫子八陣方圓牡牝衝道方官車輪雁行吳子八陣曲直銳卦車箱車軒鵝鶴道衝約罟論之則係子之方圓亦天地也牝一而銳是亦猶雲垂也牝猶而曲是亦猶風揚也吳子之直是亦猶龍飛也曲是亦猶虎踞也銳是亦猶雲垂也卦是亦猶風揚也即而推之名殊實同但世遠法正無由以見其必然否耳

武衛同符法猶存而可考
武侯之八陣衛公之六花雖若有不同而其揆一也
望遺踪而憑弔考舊事以興懷
起下文論八陣之旨
八八縱橫魚復石風雲長若凜威神
魚復地名在夔州武侯之八陣在焉壘石爲之縱橫皆八相傳以爲退陸遜者是也
年年東去大江濤魚鳥猶疑聞號令
八陣枕於江濱今已數千年而波濤不能壞
爰考前賢之紀載用稽當日之設施
考成都所志及蘇東坡喻汝礪張璹諸人之論併後圖中先後變化之法

三千二百中軍准象儀之變化
以三千二百八爲中軍蓋四八則三千二百也
二十四營遊卒象節氣之流行
陣後遊兵二十四壘凡用一千有三百人蓋二十四營以象一年之二十四氣
地軸十二營體猶中國地冲十二陣列在邊鄙整然成矩
象地之內靜而形方
中軍之四維爲地軸皆百二十八爲一陣三陣爲一隊形半矩而外鉤地軸之外爲地冲亦一百二十八爲一陣三陣爲一隊形半矩而內曲
十六爲天衡衡於左右八營爲天冲冲於前後錯列成規
象天之體圓而外覆
衡音橫錯入聲

地軸之左右爲天衡皆四陣爲一隊衡列左右地冲之前後爲天冲皆二陣爲一隊橫列前後亦每陣百二十八
八風橫斜從天爲用
天冲天衡之閒爲風二陣爲隊其列橫斜
八雲從倚自地升騰
從音蹤
交列於風之閒爲雲二陣爲隊其列從倚
此皆取象而以爲行列之規模何必泥名而別問神奇於左道
凡天地風雲諸名不過借象立名以正行列發號令而已或者因其名而遂疑其別有神奇之法因附會以符咒步罡之說焉此不知八陣之用而徒爲怪誕之甚者也

故中堅爲頭目之衛
中軍所以衛大將也
遊卒爲胠翼之資
胠音區
陣後遊兵所以爲接應爲胠翼也
天地爲應敵之正兵
天冲天衡地冲地軸諸陣皆用以應敵之正兵也
風雲爲正兵之犄角
八風八雲皆所以助正兵而爲犄角也
初鼓而先外後中隊陣定矣
先使副將列十六天衡十六風雲於外層之左右前後再使奇將列十二地軸十二地冲八天冲於中之左右

前後此初鼓定列之事也

再鼓而先奇後正旂旐立焉先立中軍大將旗再立前後左右四奇之旗再列先鋒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後軍之旗

四奇統八正故曰四首八尾正帥稟令於奇帥而奇帥稟命於中軍前奇統先鋒左角左奇統左爪左牙後奇統後軍右牙右奇統右爪右角奇將稟中軍之令而令於八正如身之使臂也

一正領八陣是以每正千人正師指揮乎隊長而隊長指揮乎陣長先鋒領前左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左角領前左四風雲四天冲八陣左爪領後左四風雲四天衡八陣

左牙領後左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後軍領後右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右牙領後右四風雲四天衡八陣右爪領前右四風雲四天衡八陣右角領前右二天冲三地冲三地軸八陣正帥承奇帥之命而指揮於各隊各陣之長如臂之使指也

為將帥傳令者曰虞候聲為去立虞候之官以往來傳令四奇之虞候傳大將之令於四奇八正之虞候傳四奇之令於八正

為各營守望者曰夜卒聲為去夜卒以守夜若今之夜不收也每陣夜卒三人後軍多一人

約以三分之一供爨樵是為獨力獨力猶今火軍也每陣之中爨樵者三十五人

復以三十之一為兩長又為騎軍每陣實共一百二十五人而騎軍四人馬四匹足三十人而一騎軍也即以騎乘多三十人之長故曰兩長古者一兩二十五人此則員多五人也然此亦不必拘若今日之官軍則十步而一馬則一陣百二十人之中有騎軍十二人馬十二匹亦未嘗不可○一陣百二十五人中除騎軍四人獨力三十五人則步卒正兵凡得八十有六人

聯綱目以相維別貴賤而為用奇為正之綱而正又為隊之綱兵為將用而獨力等又為兵用

藏動闔於靜翕寓變化於整齊以上八陣之體以下八陣之變

三鼓而開門門為進退出入之路何必問休生傷杜景死驚開

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閒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閒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閒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閒門之所在奇帥居焉居則出入樵採戰則變陣應敵皆必由之於陣門所以謹出入防姦慝也或有不知者謂八陣之奇門乃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之八門其誤甚矣

舉旗而變陣陣有前後左右之分須辨其暈雜玄黃朱青白黑八陣既成則八方皆可以應敵隨敵所衝之方而應之所謂兩頭八尾觸處為首也而變陣之法各以旗色為號如敵人外圍則中軍舉玄旗而八陣之外變為當陣敵人直入則中軍舉黃旗而八陣之中變中黃陣敵衝吾右則中軍舉黃旗而八陣右半變連衝陣敵衝吾左則中軍舉雜旗而八陣左半變掎奇陣敵出吾後則中軍舉青旗而八陣後半變龍騰陣敵衝吾前則中軍舉白旗而八陣前半變虎翼陣敵衝吾之東北隅或西南隅則中軍舉赤旗而八陣之東北西南變為鷙陣敵衝吾之西北隅或東南隅則中軍舉黑旗而八陣之西北

東南變折衝沖此變陣之大略也詳見後圖中玄黑而揚赤之色與黑皂色不同青即今藍色

洞當者天之形也外用天而風隨以動

天形空洞故曰洞當用八天沖十六天衝之陣而八風輔之

中黃者地之色也中用地而雲因以興

地居中而色黃故曰中黃用十二地沖十二地軸之陣而八雲輔之

右奇後奇之變曰連衡風連衡而外揚

連衡陣用八陣之右半而主乎風風橫行而外揚之氣也故其陣以風夾天衡而外揚

左奇前奇之變曰握奇雲握軸而前銳

握奇陣用八陣之左半而主乎雲雲直上而下覆之氣也故其陣以雲夾地軸而前銳

雲從龍而興乎東北矯矯龍騰

龍騰陣用八陣之後半而主乎左奇後奇龍屬木旺於東而生於北龍興則雲從故其陣爲龍形而以雲爲之足

風從虎而生于夏秋耽耽虎翼

虎翼陣用八陣之前半而主乎前奇右奇虎屬金旺於西而本於南虎嘯則風烈故其陣爲虎形而以風爲之足

赤鳥奮翮以凌雲回翔左右

鳥翔陣用八陣之東北西南而主乎左奇右奇鳥飛則凌雲故其陣爲鳥奮翼之形而以雲輔之

玄武交蟠而引息曲折沖衝

折衝陣用八陣之西北東南而主乎前奇後奇蓋天衡地軸本橫而天沖地沖本從今變折沖陣則天衡地軸從列於中而天沖地沖則折而列於左右又以八風交列夾之龜蛇交蟠而以氣合而此陣亦有交蟠之象但其形不象蛇故曰蛇蟠

分遊兵之半而爲八陣之援

以上所變八陣各分遊兵十二壘遊爲之應援也

隨敵至之方而制應敵之道

已見前註

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則我爲不可勝

方圓曲銳不一其形前後左右各隨其地所謂紛紛紜紜也然見爲變化無方而綱紀仍自秩然行伍自有條理是鬬亂而法不亂矣孫子曰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其一端

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則敵所不能窺

形圓則動而勢自相顧無間隙爲敵所能窺也

斯所以爲紀律之師原未嘗藉陰符之術

武侯八陣不過一紀律之嚴正而已矣豈別有他道哉

至若盤市之滿天星則二百五十有六陣彌牟之三才陣則一百二十有八營

盤市彌牟皆地名成都志曰棋盤市之滿天星陣安營陣法也其隊二十有二其陣二百五十有六彌牟之三才陣當其陣頭法也其隊亦二十有二其陣則一百二十有八陣今按魚復方陣則安營接戰之法皆在其中不必獨以棋盤市者安營而以牟彌者當頭也志未可據

雖陣隊之多寡不同而奇正之設施自一

詳見後圖說中

易天地沖衝之位斯馬隆之鹿角偏箱

晉臣馬隆易八陣爲鹿角偏箱陣置天冲於左右而以天衡爲前後八箱易地冲於中而置地軸於地冲之外其形勢亦皆少異

減天衡地軸之營乃李靖之六花制變

武侯伐魏以褒斜道狹減八爲六唐衛公李靖因之爲六花陣有上中下三奇先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後軍六正天冲地冲風雲十六隊其六六三十六陣無天衡地軸之陣而每陣有二百二十餘人則每陣千有四百餘人其法皆如八陣其舉旗變陣有風雲龍虎鳥蛇而無天地

是以成規在昔然而通變由人

凡八陣六花皆成規也然八陣變六花而實無異於八陣則由後人之通變何如耳

觀圖而不知義何異於曲鮮觀星

觀圖者當求其義勿以古人良法作磊石觀也

泥古而不能通亦猶夫鼫鼩蓄鐵 泥去聲鼫鼩音精劬

用古者貴得其意而變通以合於法不可徒執一也鼫鼩小鼠名

若乃號一字以安營則軍壘何容間諜 間去聲

姜載臣曰凡行軍安營之後則大將以一字爲號卒徒獨力悉使知之凡行動便溺由陣門出入皆使呼此一字爲號有不知呼此一字者則夜卒斬之所以嚴稽查而防閒細也

疊三環而發矢則彎弓常有餘閒 閒音閑

凡弓弩火砲皆有連環之法前一列爲發列弓弩皆殼火礟皆實次一列爲進列矢叩弩張礟實定火後一列爲備列抽矢張弩實礟妝門前列之弓弩火礟既發則自右退居後爲備列而進列自左進發列備列自左進爲進列發者復右退進者復左進終始如環則矢不絕發礟不絕聲而叩矢實藥者自有餘閒也

雖舉煙飲食尙欲其無先後之差 差初宜反

程子曰行兵紀律須要整齊今之爲將者能使士卒同時舉火同時喫飯否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況出入語言甯聽其有讙譁之習

凡行列既定則士皆銜枚所以止其諠譁也

長禦遠短禦近各適其宜陣成三疊

長弓弩也短刀戟也吳玠三疊陣弓弩居前長鎗居次短刀居後遠則用弓弩接戰既近則弓弩退後而用長鎗益迫則用短刀所以適遠近之宜也

步正戰馬旁冲各當其用勢若雙飛

衆少不能成六花八陣者常用步兵居中接戰之騎兵夾步兵之兩旁步兵卻而後則奇兵左右冲之

是皆師律之常而將帥之所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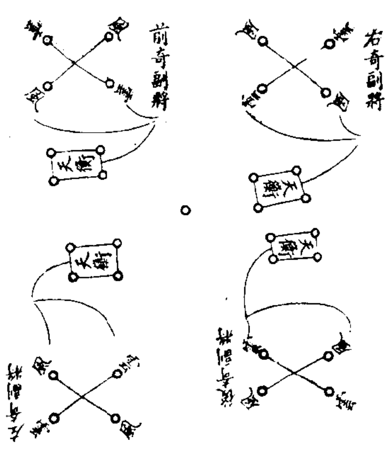
總結上文

嗚呼失律則凶聖人有臧否之戒好仁無敵大賢致善陣之譏行險而順斯爲王者之師濟嚴以恩乃稱爲將之道爰輯師貞之大略用規閫外之專司

用兵固險道也能行險而順則順天應人者也引失律否臧行險而順師貞皆出易經○此又總結一篇而要之以歸於仁恩乃人和之本也

八表次序

每一陣凡步卒八十六人馬軍四人纛旗三十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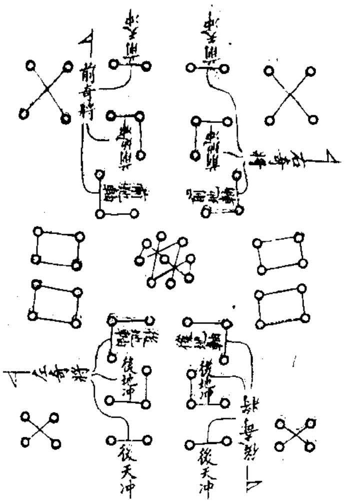


此初鼓之初也

前奇副將列前左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前左　左奇副將列後左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後左　後奇副將列後右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後右　右奇副將列前右之四風雲四天衡陣於前右　是曰八表凡每陣百有二十五人馬四匹旗纛各足及器械刀斗之屬

八裏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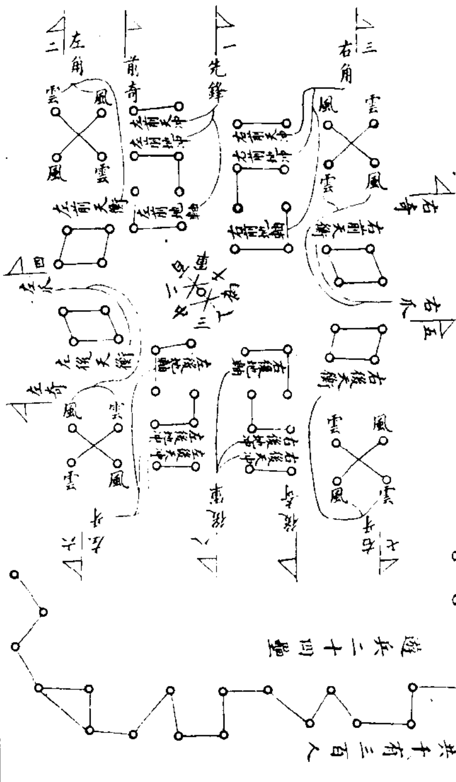
乃以三千二百人為中軍始立大將之旗大將令四奇之都虞侯布前奇之旗於前左布右奇之旗於前右布左奇之旗於後左布後奇之旗於後右　初鼓事畢乃再鼓



初鼓之再前奇將列左前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前左之內　左奇將列後左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後左之內　後奇將列後右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後右之內　右奇將列前右天冲地軸地冲八陣於前右之內凡每陣皆百有二十五人馬四已纛旗各足

八正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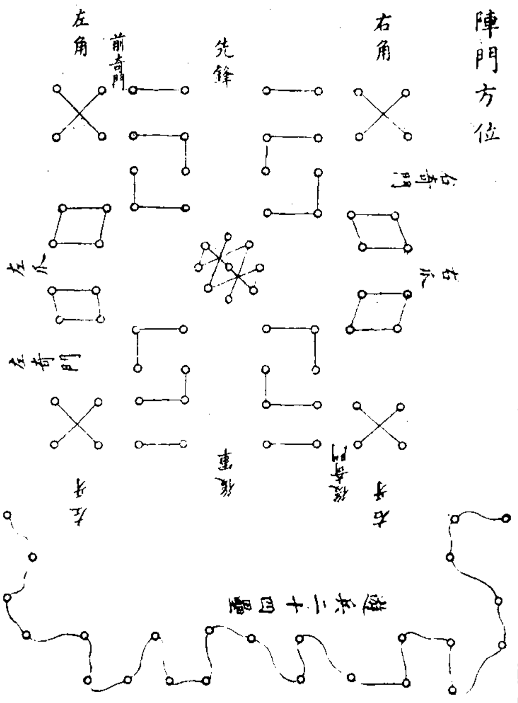
每正千人中軍馬三十匹旗纛二百八十五人步卒六百八十五人



此再鼓也　前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先鋒之旗於前以領左內二前天冲三前地冲三前地軸之八陣布左角之旗於前左以領左外二風二雲四天衡之八陣　右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右角之旗於前右以領右內二前天冲三前地冲三前地軸之八陣布右亦之旗於右以領右外二風二雲四天衡之八陣　左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左亦之旗於左以領左後二風二雲四天衡之八陣布左牙之旗於左後以領左內二後天冲三後地冲三後地軸之八陣　後虞侯引二正之虞侯布後軍之旗於後以領右中二後天冲三後地冲三後地軸之八陣布右牙之旗於後右以領後右二風二雲四天衡之八陣是曰八正　陣後遊兵二十四陣共用一千有三百人　牙將及四奇之都虞侯凡八員執事者共四十人八正之虞侯八員執事者共三十二人又每隊夜不收三人後軍多一人　百二十五人為陣陣有總八陣為正正有副將二正為奇四奇聽命於大將而傳之八正正傳之每陣陣十人為什什有什長五人為伍伍有伍長八正之卒共八千人中軍三千二百人遊兵一千三百人凡一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之數用二軍則二倍之用三軍則三倍之

再鼓事備乃三鼓

陣門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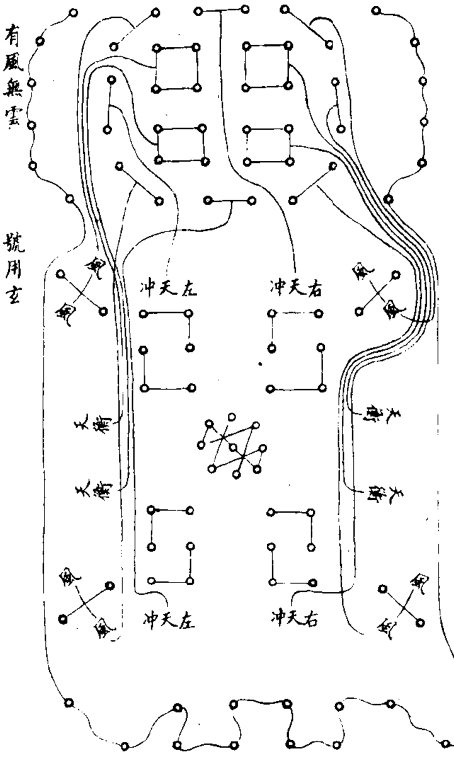
三鼓而開門　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角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

紱按此魚復方陣法也中方象地外圓象天風雲列於四維以為天地之用四奇為首八正為尾大將位於中軍以握奇正之機好以整好以暇聚而有條進不驟退不奔散而不亂行陣之道通達萬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以上八陣之體

以下八陣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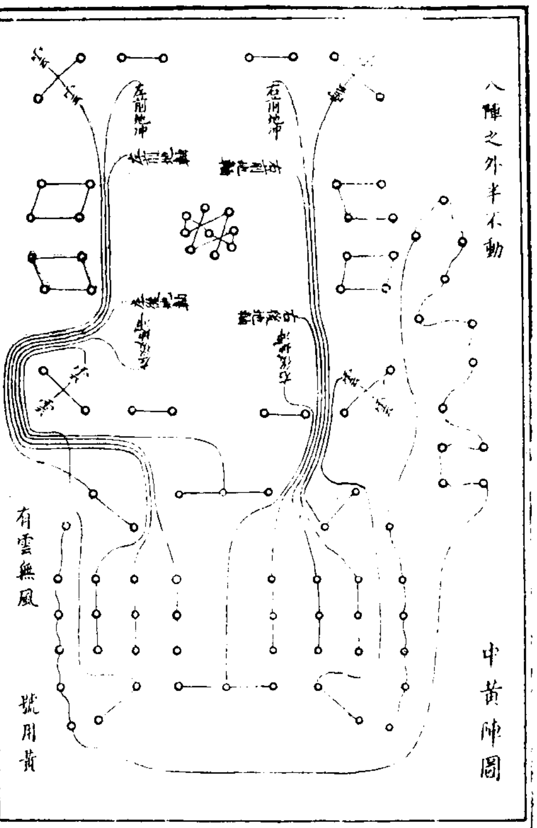
洞當陣圖



八陣之內半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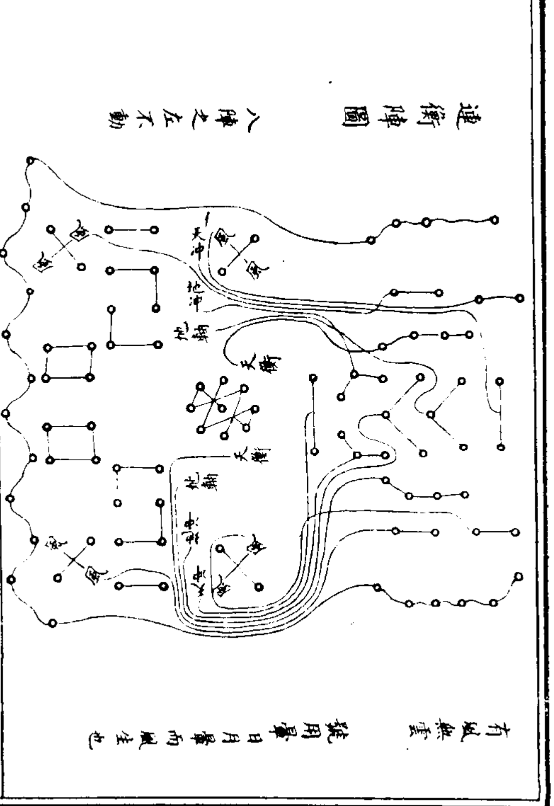
此用八陣之外而一變也右前天冲居前右後天冲居右右前天衡居前天冲之內前右右後天衡居前天衡之後左前天冲居左左後天冲居後左前天衡居天冲之內前左左後天衡居前天衡之後八風各輔於四維曰洞當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翼

紱按此陣各用八正之半而以右奇前奇為首也舊本列變陣之圖而不著變陣之法使閱者茫然不知所謂茲特并本陣正之以見正者如此變者又如此不動者如此而動者又如此其本陣不動者則悉畫以圖而不書其陣名其動而變陣者則書陣名於本陣之中而畫其陣象之圖於變陣又更為之牽幾路自本陣各書陣名處起至變陣圖象處止以明某陣行自某門出至某位而定列則止齊行伍之法亦可瞭然而無凌亂及不可知之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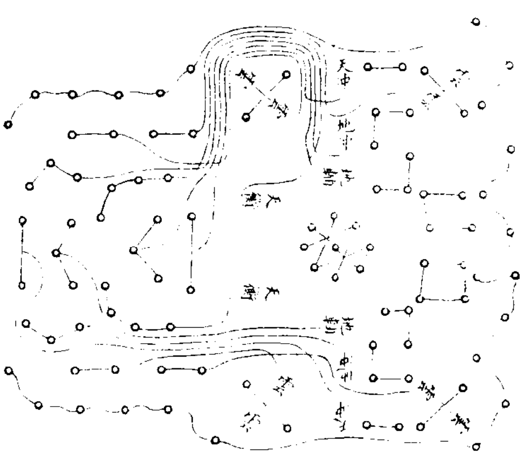
此用八陣之中而再變也右後地冲居前右後地軸居地冲之後左右前地軸居後地軸之左右前地冲又居前地軸之左左後地冲居後左後地軸居地冲之前右左前地軸居後地軸之右左前地冲又居前地軸之右八雲各犄於四維之地其陣方日中黃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肱

紱按此陣亦各用八正之半而以後奇左奇為首也二此陣舊名天覆地載紱以為無當於戰陣之名因闘古今陣法考名曰武侯之八陣洞當中黃連衝握奇龍騰虎翼烏翔折衝也乃得古陣陣名之本與舊本三同而五異是知用外日洞當用內日中黃用右日連衝用左日握奇用後日龍騰用前日虎翼用左右奇日鳥翔用前後奇日折衝名與背符象與兵合無可復旋詩改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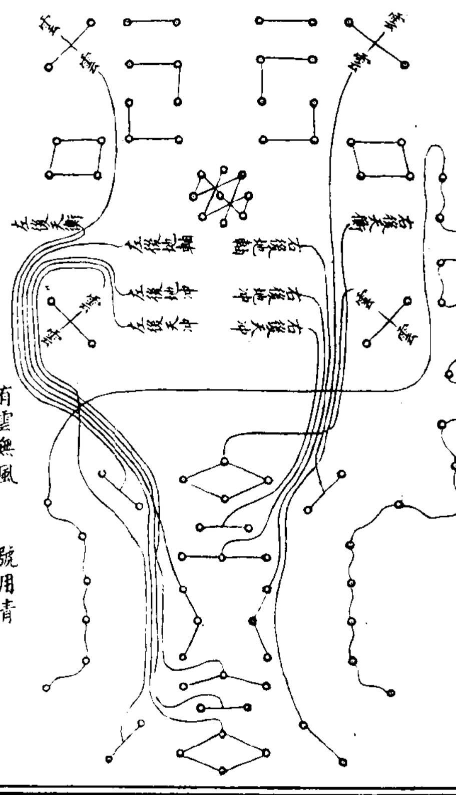
此用八陣之右而三變也右前天冲居前右前天衡居天冲後左右前地軸居天冲後中右前地冲次天衡後西南風輔天衡前左之外東南風輔天衡後左之外右後天冲居後右後天衡居天冲前右右後地軸居天冲前中當前地軸之後右後地冲次天衡後西北風輔天衡前右之外東北風輔天衡後右之外以風輔衡而外揚曰連衡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肱

紱按此陣用右角後軍之全右爪右牙之六左角左爪之二而以右奇後奇為首也故以右角為前左右爪左輔之後軍為後左右牙右輔之其曰連衡者以風從乎天故風連於天衡而外揚也取象於箕宿箕宿在南斗之西南踵狹舌張而右向且王風也舊名風揚陣改正之說見前



此用八陣之左而四變也左後天冲居前左後地冲居天冲左後左後地軸居天冲後中亡後天衡前決地冲後東北雲輔天衡左前西北雲輔天衡左後左前天冲居後左前地冲列天冲前右與後地冲對向左前地軸居天冲前中當後地軸之後左前天衡次地冲後東南雲輔天衡右前西南雲輔天衡右後以雲夾軸而前銳曰握奇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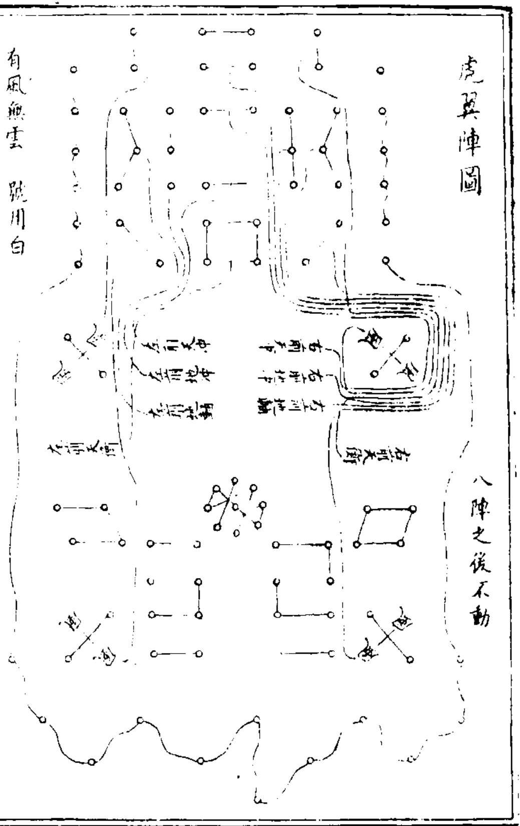
紱按此陣用左牙先鋒之全左角左爪之六右爪右牙之二而以左奇前奇為首也故以左牙為前左左爪左輔之先鋒為後右左角右輔之其曰握奇者以雲起乎地故雲夾乎地軸而前銳也取象於雲雨雲雨四星在危宿之南主雲雨者舊名雲垂陣



此用八陣之後而五變也左後天衡居前為首東北雲西北雲為前翼左後天冲為頸地冲次之為肩左後地軸為右腹右後地軸為左腹右後地冲為尻右後天冲次之為尾柄右後天衡為尾東南云西南云為後翼雲從龍而形長曰龍騰　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護

紱按此陣用左牙後軍之全左爪右牙之六右爪左角之二而以左奇後奇為首也故以左爪為首為前翼左牙為頸為右身後軍為左身為尻右牙為尾為後翼以雲從龍而龍騰取象於蒼龍蒼龍東方七宿之名角亢氐房心尾也角為龍角亢為頸房心為龍身而尾為龍尾首西北而尾東南也舊謂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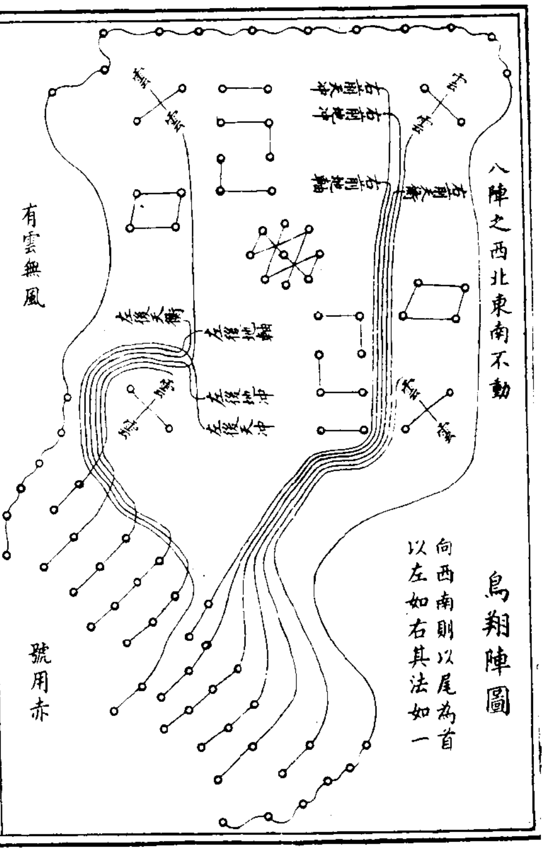
虎翼陣圖



此用八陣之前而六變也右前天衡居前為首東南風西南風為前足右前天冲為頷右前地冲為右翼右前地軸南右腹左前地軸為左腹左前地冲為左翼左前天冲為尻左前天衡為尾東北風西南風為後足風從虎而形據日尻翼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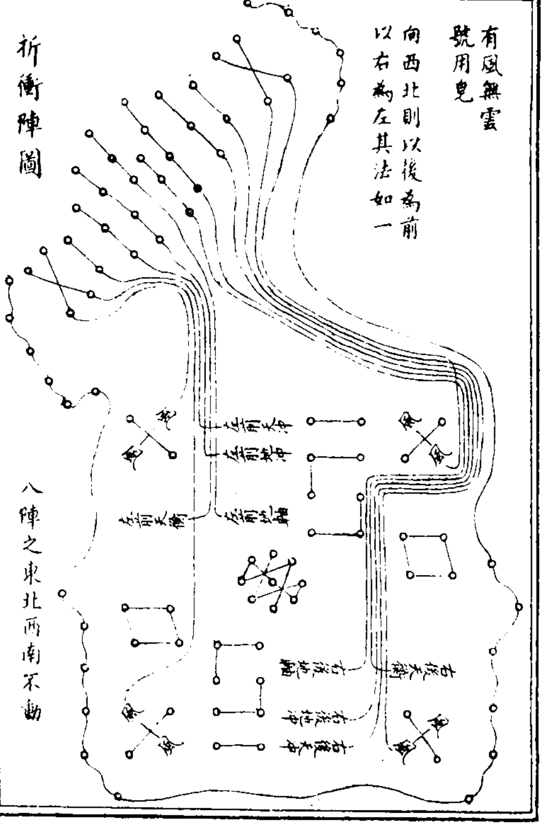
紱按此陣用右角先鋒之全右爪左角之六左爪右牙之二而以右奇前奇為首也故以右爪為首為前足右角為頷為腹翼先鋒為腹翼為尻左角為尾為後足以虎加翼而生風取象於觜音參伐觜參伐西方白虎之三宿名觜三星為虎頭參七星三為身二為前足二為後足伐四星曲於後足之內為虎尾

鳥翔陣圖



此用八陣之東北西南而七變也以左後天冲居角為鳥首左後地軸為右身左後天衡為右翼本左後地冲為右翼南東雲北東雲為羽翩右前天冲居後為鳥尾右前地軸為左身左前天衡為左翼本右前地冲為左翼南西雲北西雲為羽翩行如雁行而勢揚日鳥翔遊兵之半又伏於左右之外以為軍應

紱按此用左牙右角之全左爪右爪之六左角右牙之二而以右奇左奇為首也故左牙為首為右身為右翼左爪夾輔以為羽毛右角為尾為左身為左翼右爪夾輔以為羽毛鳥舒翼而翔雲取象於翼火之宿翼火南方朱鳥宿名在少微之南大小二十二星六星為身八星為左翼八星為右翼勢如翔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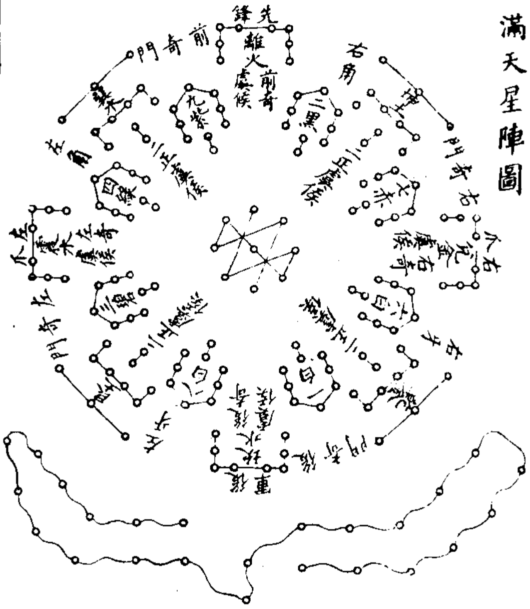


折衝陣圖

此用八陣之東南西北而八變也以左前地軸居前左前天衡居地軸後左左前地冲次左左前天冲又次左東南風東北風為左翼右後地軸居後右後天衡居地軸前右右後地冲次右右後天冲又次右西南風西北風為右翼列若魚貫而形蟠曰折衝遊兵之半又伏外以為軍應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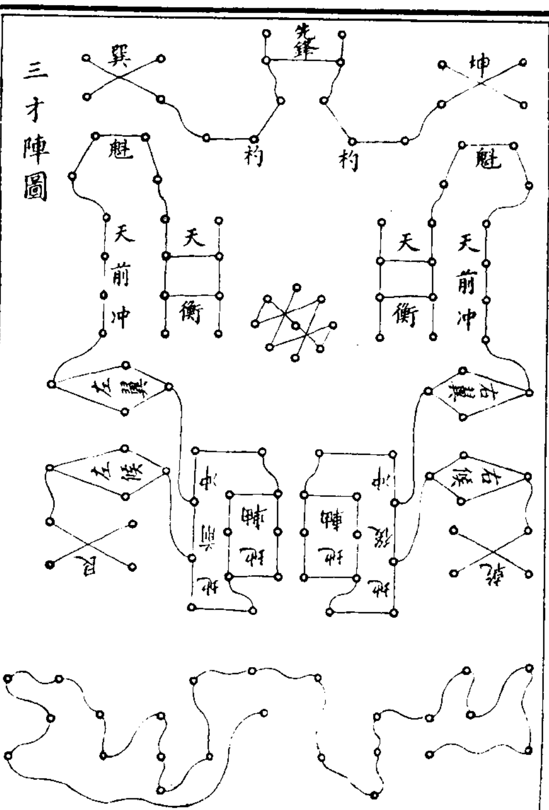
絞按此用先鋒後軍之全右牙左角之六左牙右角之二而以前奇後奇為首也故以先鋒為前為左左角夾輔以為鱗甲後軍為後為右右牙夾輔以為鱗甲其曰折衝者以風輔冲蛇曲折而隱霧也取象於騰蛇之星騰蛇二十二星延亘於虛危室之北濱於天漢主水族及雲雨者

滿天星陣圖



此棋盤市安營之滿天星陣也其奇正之法皆與魚復者相為表裏但此圖與三才陣圖考之成都所志數有不合循年陣二十有二其隊一百二十有八此陣亦二十有二其隊二百五十有六則恐此圖蓋有未備也詳見後三才陣圖說中

三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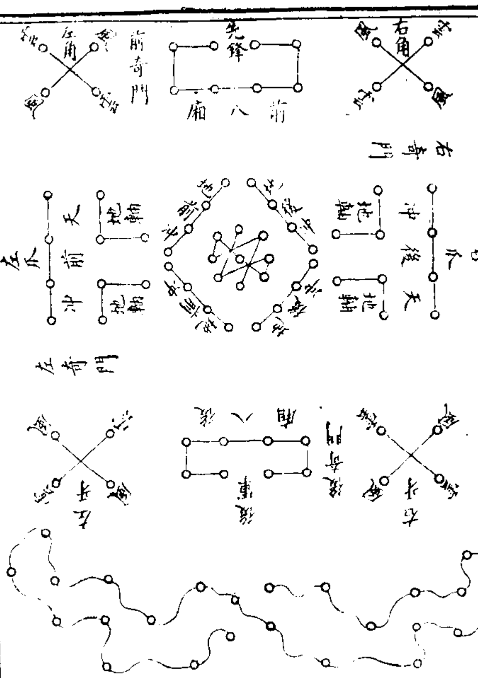


此彌年當頭之三才陣也以魁杓翼候為奇以天地四維為正亦與魚脫陣相為表裏但此之取義以地軸地冲位後象地翼候中軍位中象人北斗天冲天衡位前象天故曰三才也又按三才及滿天星二陣圖與成都志所載之數皆不合若以數之則倍十四為一百二十八陣每六十有二人共六十四人之奇合一年之數有餘六十人八則二百五十六而每陣三十有一人亦餘六十有四人歸之四奇合盤市之數為相符合但二十有二之隊法則有未明若以二十有二為三十有二則彌年者以一統四盤市者以一統八仍如八正之數然如八陣之隊陣多寡不等則又有非可以此例論者此皆有所未詳不敢强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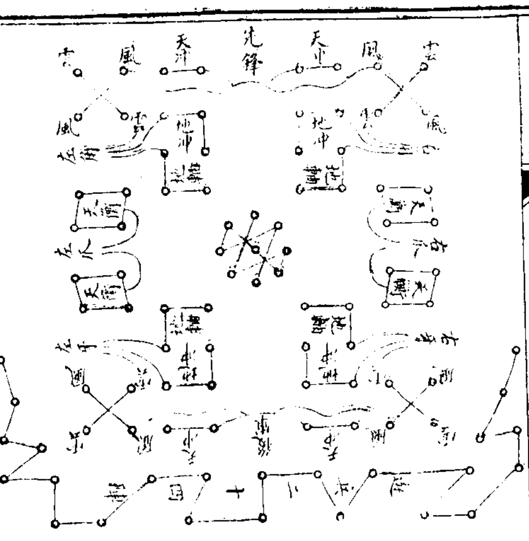
又按即如前數亦與圖不合復以圖究之如棋盤市者則每奇有三十七圈若以離火八圈合九紫九圈為一十七圈以巽木八圈合四緣九圈亦一十七圈而巽木之外復有三圈以此三圈為前奇先鋒左角所居而以離火九紫之十七圈餘一圈為先鋒虞侯所居巽木四緣之十七圈餘一圈為左角所居則除伍圈在外而正得三十二圈餘三奇倣此是得一百二十八陣以一圈當二陣則正當二百五十六陣其數亦符合而與二十有二隊之數終有不合

彌年三才陣其乾坤艮巽之四維即八陣之八風八雲其天冲天衡地冲地軸則與八陣無巽但多魁杓候翼先鋒之三十四陣以奇統正則以斗杓統二先鋒及坤巽各六陣以斗魁統二天冲八天衡十陣以左右翼統二天冲一地冲三地軸各八陣以左右候統三地冲三地軸及乾艮各十陣其鉤連之勢臂指之形固亦瞭然如一蓋左斗即八陣之先鋒左角而統於前奇右斗即八車之右角右爪而統於右奇右翼右候即八陣之右牙後軍而統於後奇左候左翼即八陣之左牙左爪而統於左奇也若其隊陣之數則反覆推究終無可據但用者得其奇正之體心運之妙則變化神明且由夫我固不必拘拘於其數也衛公之六花不猶然武侯之八陣哉

偏箱鹿角陣圖



此馬隆之偏廂鹿角陣也其前後之八廂則八陣之四大衡但地冲共多四陣其餘奇正之法如一然此陣整薺而畧無鉤連之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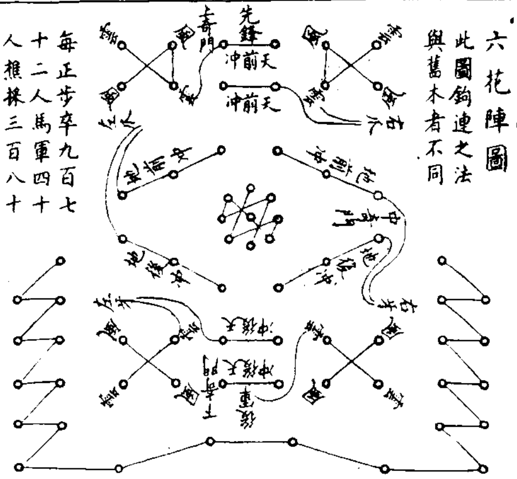


此張嶒之八門旋例也嶒欲使八陣互相鈎蟠故以四前天冲前二風雲屬先鋒後四天冲後二風雲屬後軍左八天衡屬左爪右八天衡屬右爪前左之二後風雲及五地冲三地軸屬左角前右之二後風雲及三地冲三地軸屬右角後左之二前風雲及地冲地軸屬左牙後右之二前風雲及地冲地軸屬右牙統接風雲雖交列而用各不同不可使一半屬此一半屬彼今以四風雲屬之前後四風雲屬之左右則鈎連中仍不失為條理也

圖與舊本少異

六花陣圖

此圖鉤連之法
與舊本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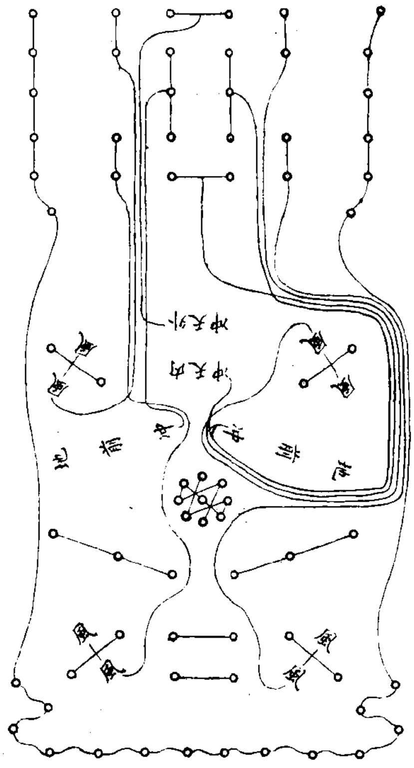


每正步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十人椇棵三百八十

此李衛公之六花陣法也初鼓而爪牙將布風雲一十六陣及後左前右六地沖於外三奇將布八天沖及後右前左六地沖於中再鼓而布三旗立六正乃以先鋒統前外二天沖及左前四風雲六陣左爪統左之六地沖六陣左牙統左後四風雲及後內二天沖六陣後軍統後外二天沖及右後四風雲六陣右牙統右之六地沖六陣右爪統前右四風雲及前內二天沖六陣三鼓而開門凡每陣二百二十餘人每正千有四百餘人其中軍遊兵皆如八陣

風揚陣圖

有風無雲　號用暈　六花之後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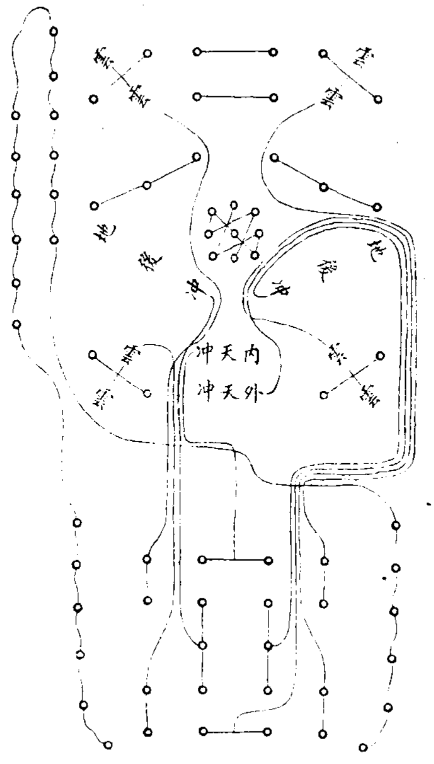


用先鋒右爪之四左爪右牙之三後軍左牙之二

雲垂陣圖

有雲無風　號用雜　六花之前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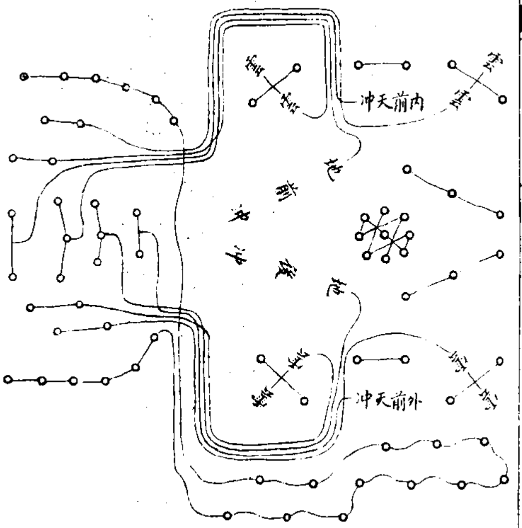
用後軍左牙之四左爪右牙之三先鋒右爪之二



龍飛陣圖

六陣之右不動

有雲無風　號用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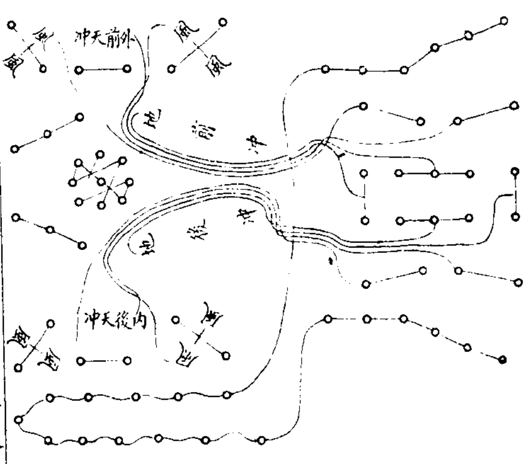


用左爪之全右爪後軍之四先鋒左牙之二

虎翼陣圖

有風無雲
號用白

六花之左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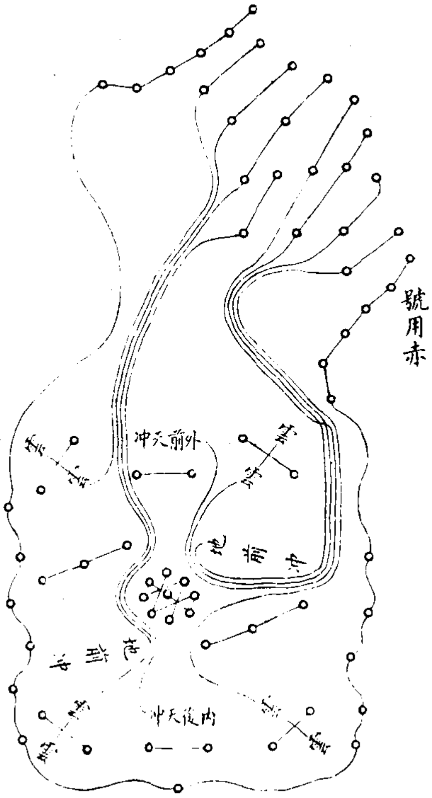


用右牙之全左牙先鋒之四右爪後軍之二

鳥翔陣圖

有雲無風
號用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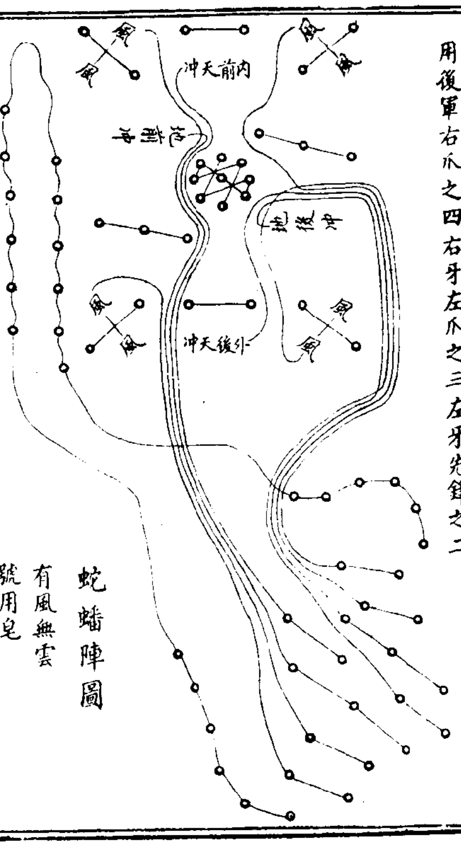
六花之西北東南不動



用先鋒左牙之四左爪右牙之三右爪後軍之二

用後軍右爪之四右牙左爪之三左牙先鋒之二

六花之東北西南不動



蛇蟠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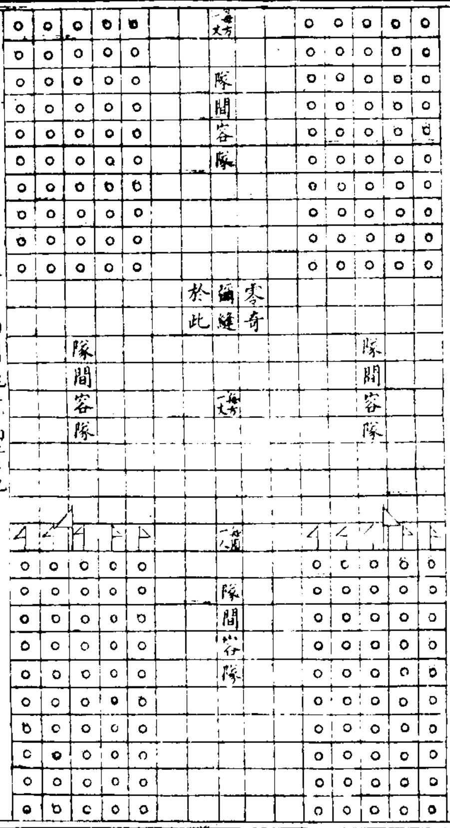
有風無雲
號用皂

此六陣皆六花之變也比八陣少洞當中黃二陣其餘則
陣之多寡雖殊而法之變化如一紱以為六花之勢不若
八陣之奇而八陣之煩不若六花之約二者固可相濟而
行隨宜而布也其六花之三奇六正舊本分天冲一隊而
兩屬之分風雲四隊而亦兩屬之既同號以天冲矣而於
變陣又進則並進止則並止是可見天冲一隊雖列兩陣
而實不可離也夫兵家之有陣法原以便臂指齊隊伍也
今以一隊而屬之兩正則是兩臂有同一指者其行止之
際將以誰令之而以誰主之乎紱於是敢竊取而正之焉
其一奇二正一正六陣分屬統承之法庶乎鈎連之中不
失係理差著其
圖說於右云
此外有偃月等八陣其說不甚詳而說者以為皆出於李
衛公者其內則兼以孤虛旺相白奸亭亭之說或時雜以
俗論甚覺膚淺然於理勢亦有可用
者不必廢也茲故並著其圖於篇末

結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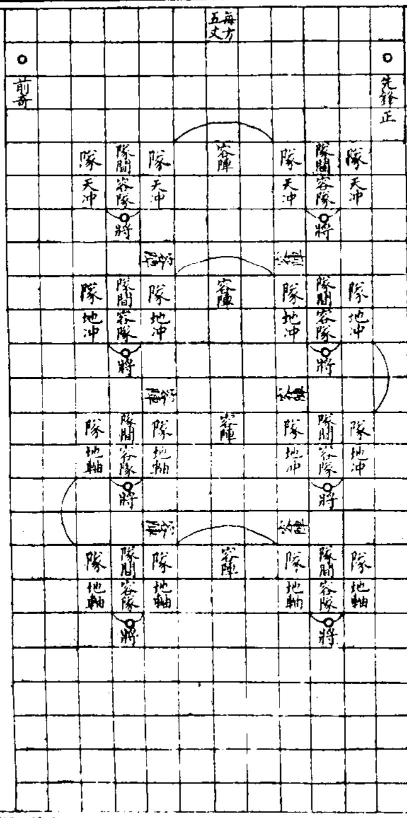
此百人為隊即無中間而旁各間二十丈後間同此亦二十丈 圖凡每方一丈

每百人開方二十丈六為間地六為實地



結陣圖

凡每方五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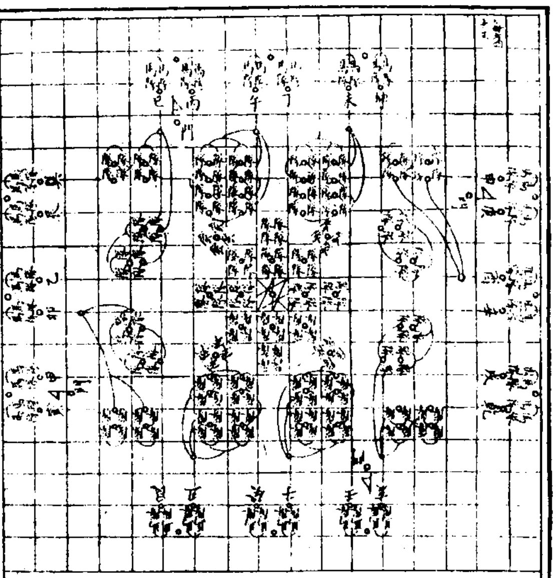


此小人陣即八正之一正也舉先鋒一正餘可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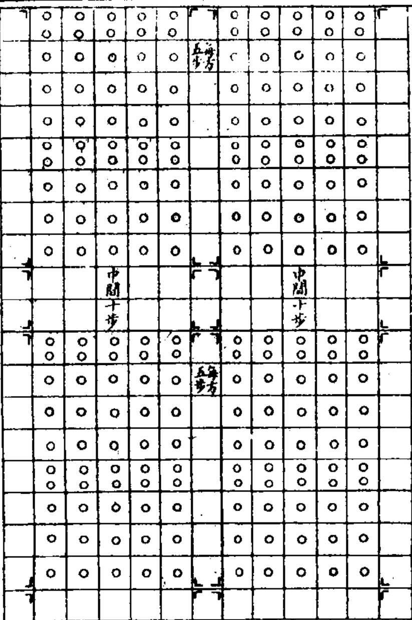
結成八陣圖

每方四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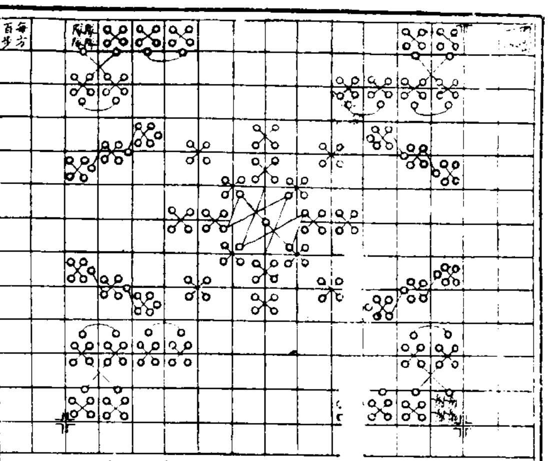
八陣之地當開方四百丈陣後遊兵不與其內遊兵皆騎卒遊兵之隊凡二十七人亦以二隊為一陣則每陣五十四人二十四陣共一千二百九十六人遊移出奇無有定位



結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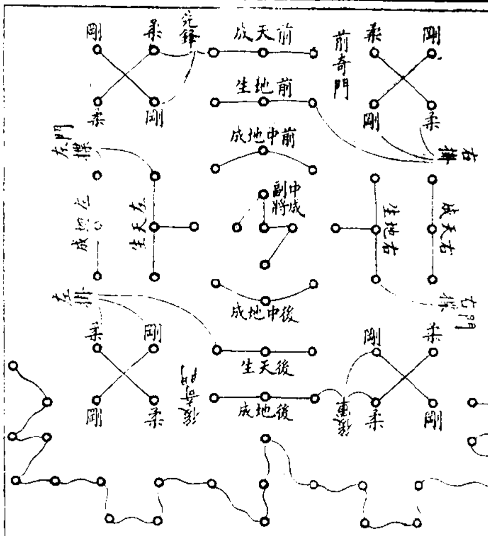
此圖業李衛公之所謂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者隔十步而立一隊結隊隊而比隊密隨宜而用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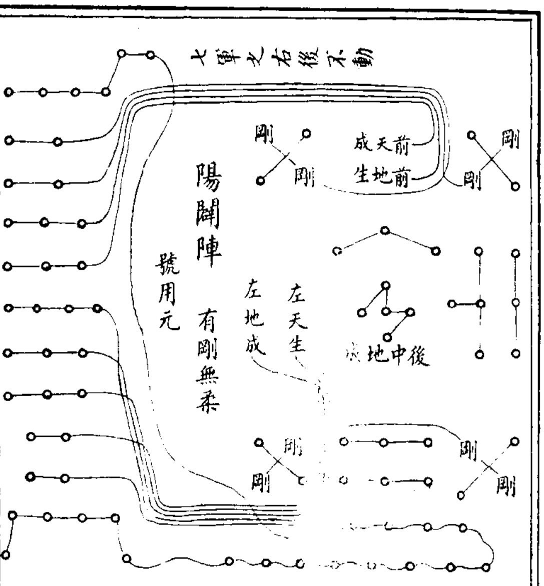
結成六花陣圖每方百步閣當一丈

六花陣依今法排之亦當開方四百丈若按李子問對中所云横以五步立一人從以四步立一人則如[illegible]也又摘李衛公曰大閱地開方一千二百步凡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廂空地一千二百步是為教戰之所此乃言其大略如此究竟六花陣句連曲折陣間容陣使一廂三陣陣占四百步則都無陣眼矣豈有是理乎蓋六花每陣用二百餘人結為四隊隊間十步故一小陣占地横六十步直一百步一大陣包六陣則占地約方四百步而陣間容陣疏塞適勻矣

七軍大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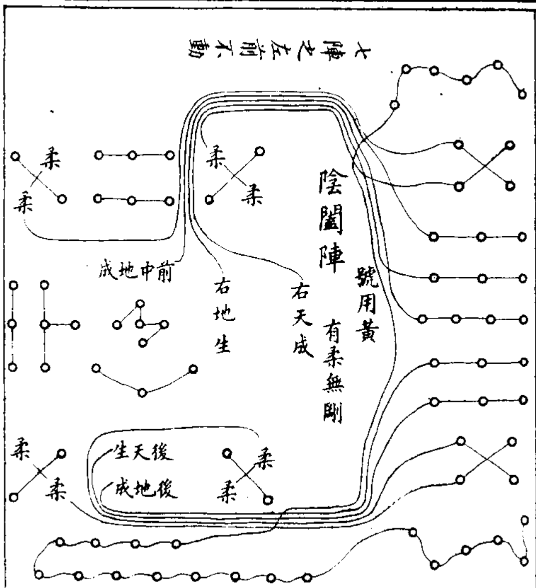


初鼓而掛摽將布剛柔十六陣及左後地成右前天成十二陣於外二奇將布左後天生右前地生十巳陣及中地成六陣於中再鼓而布二旗立六正三鼓而開門彷彿如八陣六花之間而用法稍異凡每陣一百六十六人每正千一百六十八人中成副將十人中軍三千二百人分五陣每陣六百五十人陣後遊兵馬騎一千三百人每分二十四陣每陣五十四人每陣中獨力四十六人騎軍五人謹案後各圖前後天地成屬奇天地生屬排此款兵



用左摽之全先鋒之五右掛之五中成之半左掛後軍之二前奇主之此陣及下陣即七軍陣中之兩儀陣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中軍不動即掛一以象三也

直陣屬土合下十陣則直方圓曲銳各二又七軍陣中之五行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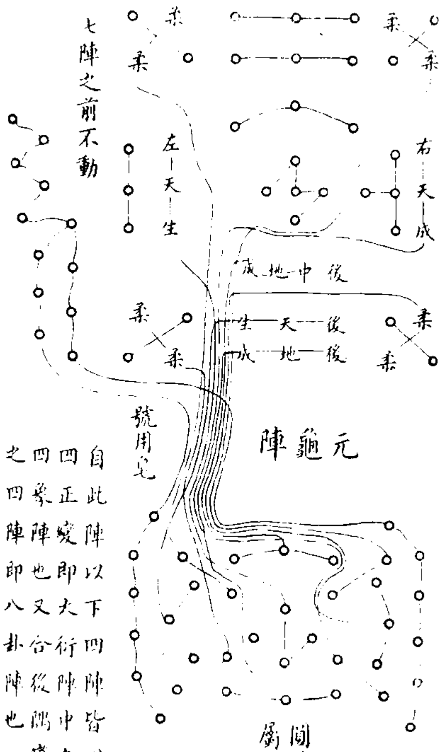


直陣屬土

用右摽之全後軍之五左掛之五中成之半先鋒右掛之二後奇主之

用後軍左掛之五左揲之四右揲之三中成之半先鋒右掛之二取象於南極之天龜 天龜五星閒列在南斗之南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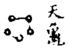
七陣之前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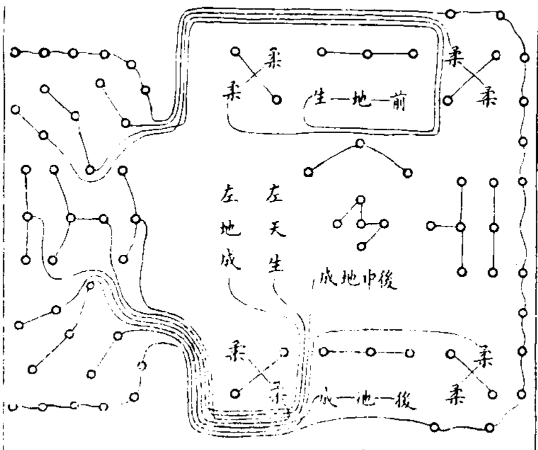
元龜陣

號用玄

閒陣屬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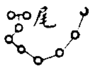
自此陣以下四陣皆以四正變即大衍陣中之四象陣也又合後鬪變之四陣即八卦陣也



神宮陣 有柔無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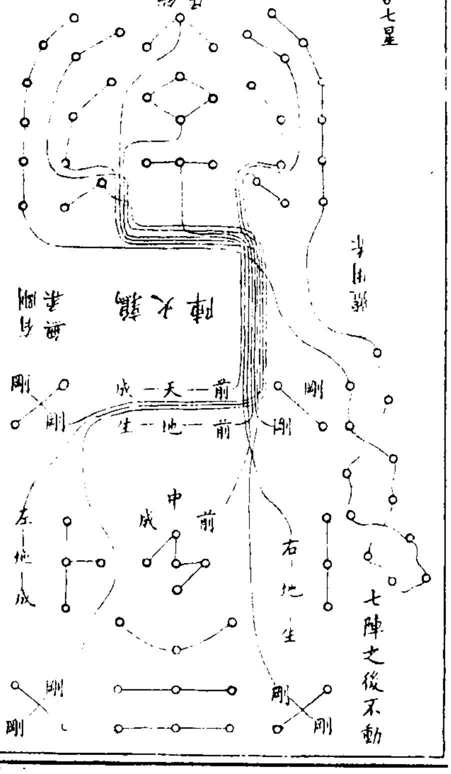
號用青

曲陣屬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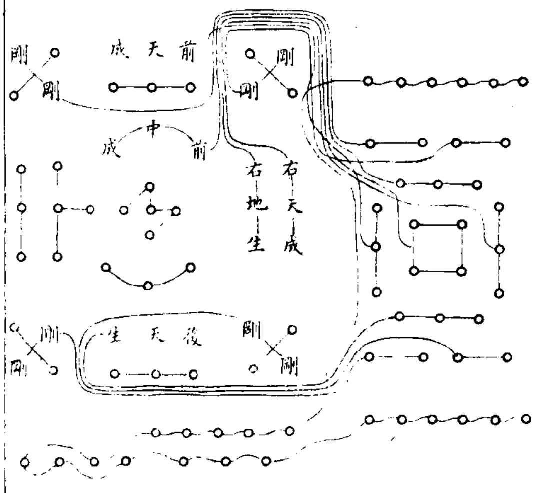


用左揲之全後軍右掛之五中成之半先鋒左掛之二取象於尾宿 尾宿九星蒼龍七宿之尾也

用先鋒右掛之五右揲之四左揲之三中成之半後軍左掛之二取象於七星 七星乃南方朱鳥七宿中之星宿非北斗七星也



七陣之後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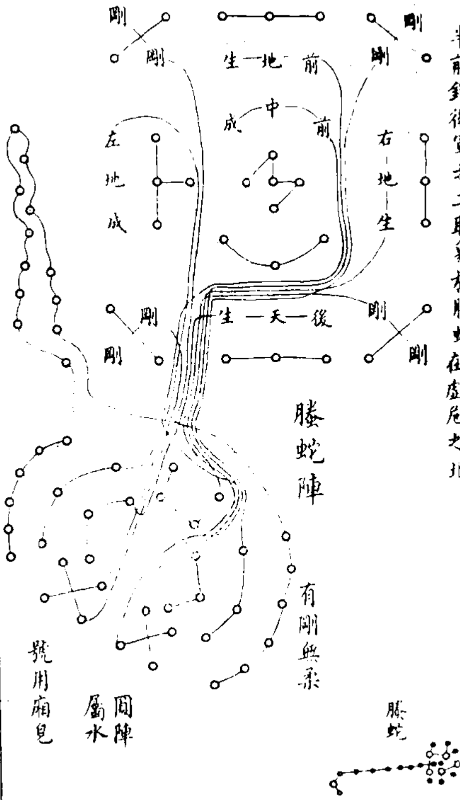
太白陣 有剛無柔

號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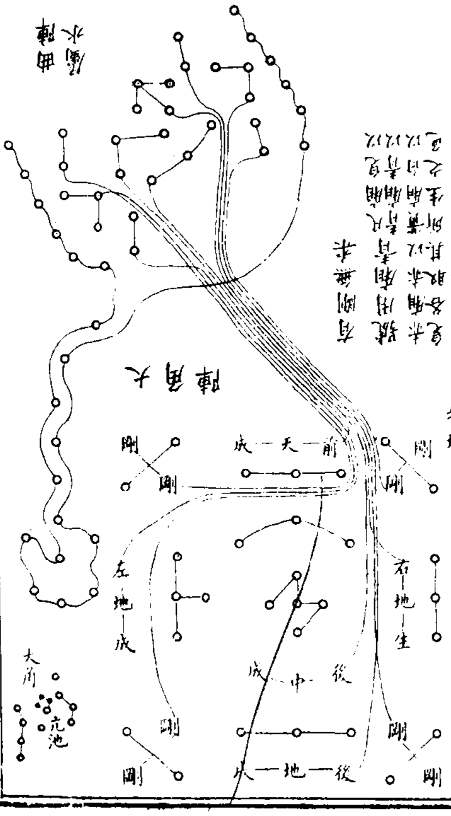
方陣屬金 又名五車陣

用右揲之全先鋒左掛之五中成之半後軍右掛之二取象於天潢五車 天潢五星在五車中 五車五星在昴畢之北天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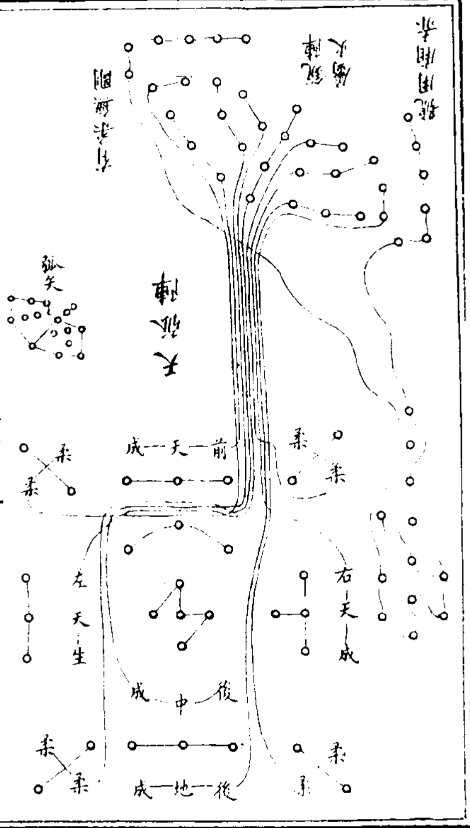
用左掛右掛之五左揲之三右揲之四中成之半前鋒後軍之二取象於螣蛇螣蛇二十二星在虛危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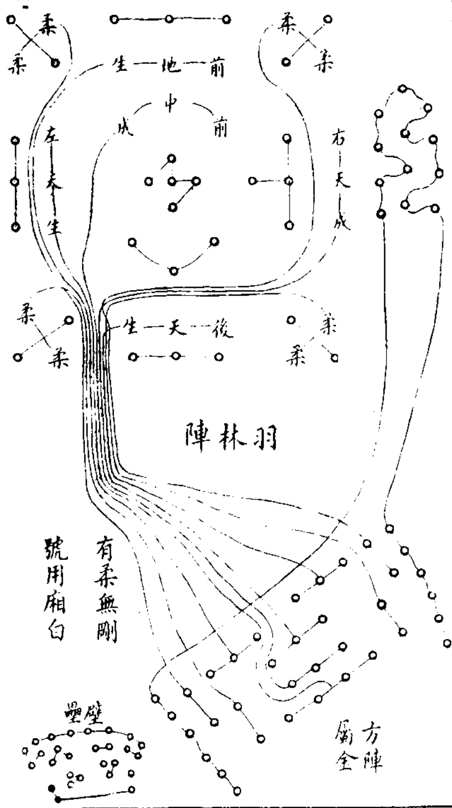
用前鋒後軍之五左揲之三右揲之四中成之半左掛右掛之二取象於大角亢池在角亢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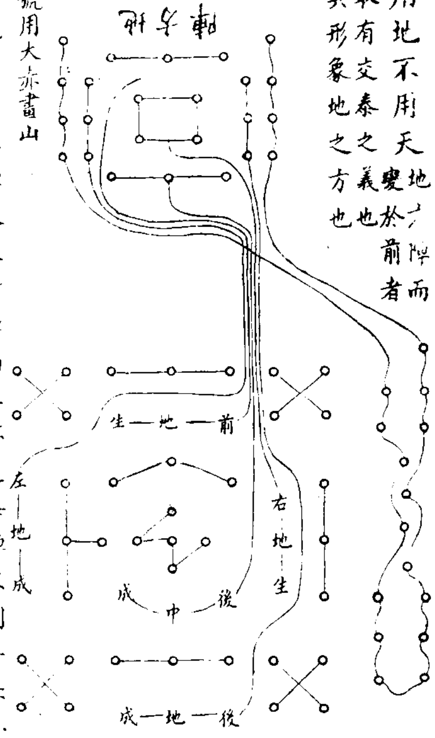
用先鋒後軍之五左揲之四右揲之三中成之半左掛右掛之二取象於弧矢弧矢在井鬼之南



用左掛右掛之五左揲之四右揲之三中成之半前鋒後軍之二取象於壁壘羽林在室壁奎婁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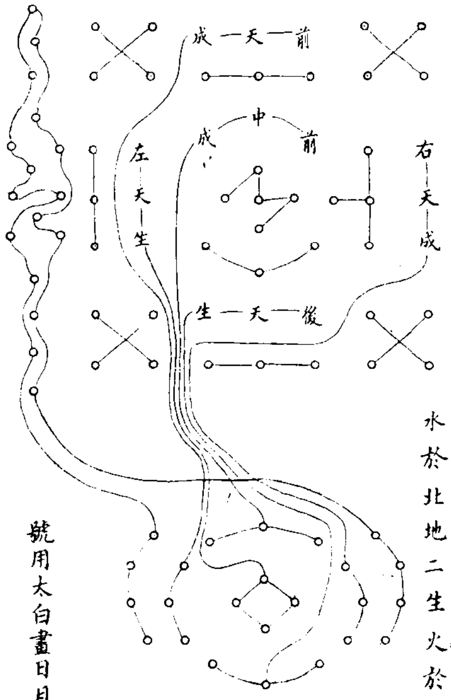
用地不用天地之陣而變於前者取有交泰之義也其形象地之方也



號用大赤畫山

自此以下三陣取大衍陣而三停之每陣只用十六小陣即大衍陣中之三才陣也其陣後遊騎亦只用三分之一蓋遇敵有多寡不必盡用其半也

用天不用地其形象天之圓變於後者亦交泰之義也又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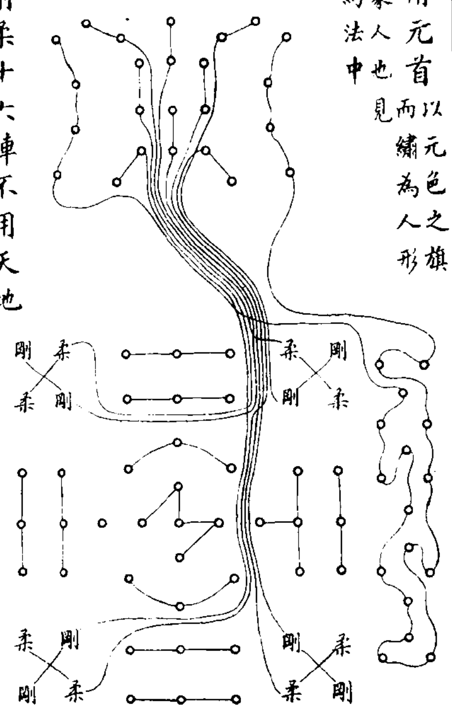


天圓陣

號用太白畫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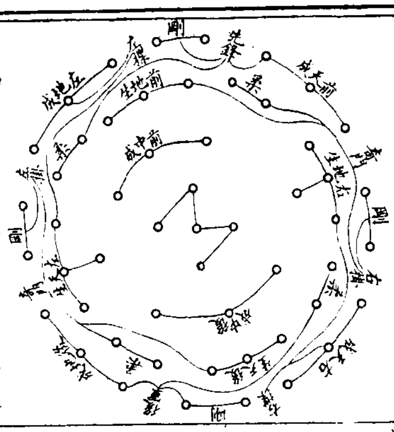
號用元首以元色之旗而繡為人形以象人也見司馬法中

元首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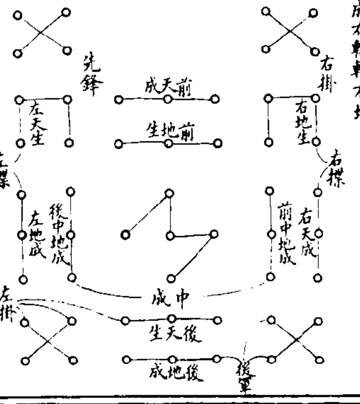
用剛柔十六陣不用天地其後象人之四體也前剛而後柔左柔而右剛人以右有力故也

大衍圓陣 剛成外列右轉常正位而止柔生內列左轉綴外列之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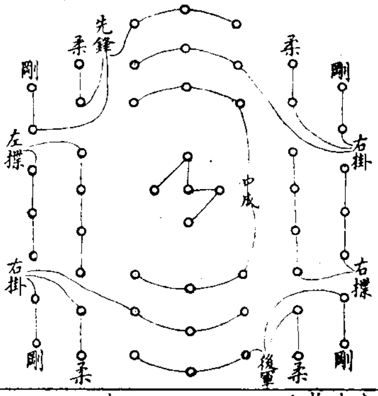
以下四陣又舉七軍之全而變圓直曲銳併本陣方陣而成五陣又大衍陣中之五行陣也

大衍曲陣 前剛柔八陣前進出前天成之外左天生右地生八陣前進補剛柔之位前中成右轉輔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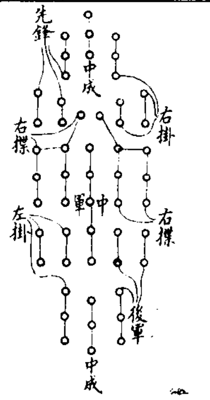
生位後中成左轉輔左天生位餘皆不動　方圓曲銳直皆因地形而制宜也相趂之說不拘

大衍銳陣



五陣相尅之說方陣尅曲陣曲陣尅直陣直陣尅圓陣圓陣尅銳陣銳陣尅方陣亦五行之理也

大衍直陣　凡行陣之變法三陣並者則俟中陣為前二陣並者在左以右陣為前在右以左陣為前四陣並者亦如二陣之法以中者為前　直陣之用必因路狹不能成方故變而直此其大畧耳若又窄甚則猶不妨於變也



大凡五陣之所地寬則方之地圓則圓之出谷向原則曲之以濶改窄則銳之路窄而長則直之孫子所謂兵形如水因地制流者也而教習之道則必在於平時習之熟則應用無方矣

進連環　長退居後則次者進五步發後者亦皆進五步次者退居後三者進發後者亦皆進五步

退連環　長發退居後不動次者不進步而發亦退居後不動以次而退一退一發皆不動

五疊連環陣說　汪雙池著

宋吳玠有三疊陣以弓弩爲前長鎗次之短刀處後明何氏有連環陣疊戰更休戚南塘有鴛鴦陣陣以十八爲列中用挨牌夾牌以狼筅（挨牌狼筅俱見後軍用笈中）夾狼筅以長鎗夾鎗以滚牌（即藤牌也）夾牌以馬叉（三隅戈也）蓋取其長短雜用戰守交備也余嘗取三者而參之矢石以及遠長兵以戰短兵以禦此一定之理也戰如守行如戰兵以雜而後利衆以更休而後暇逸亦一定之理也因是合而用之以矢石火砲長鎗牌刀騎卒爲五疊而即用五疊爲連環每疊之中皆以挨牌雜之遠近交利戰禦互用或亦兵家一助也其

法凡前疊陣隊皆以挨牌與弓弩相參五人爲列中一人弓矢夾弓矢以挨牌又夾牌以弓矢次疊陣隊在前一列皆用挨牌次列以後皆用排砲以砲架牌頂而發三疊陣隊中一人用挨牌夾挨牌以狼筅夾狼筅以長矛四疊陣隊皆以滚牌片刀夾二劈斧五疊陣隊皆以騎卒此爲五疊也祖敵遠近而制戰法敵遠則射之稍近則前疊退居陣後退從隊間（去聲所謂隊眼者也）以後爲前（即以紅旗隊者引隊也）歷次疊進居前疊以排礮擊之再近則次疊又退居前疊之後退如前疊之法第三疊進居前疊以狼筅驚馬以長鎗刺人觀敵稍懈則第三疊又退居次疊之後如前第四疊居前疊

片刀以斫馬足劈斧以劈人而第五疊馬隊則自陣後出左右衝突之此用連環也古者人各有干書曰比爾干是也車載二大盾(踈蠢反)詩曰龍盾之合是也今挨牌之制卽古大盾之遺而滚牌亦中干之屬也可以禦矢可以禦礮可以阻馬此挨牌之利也但可守而不可攻故戚南塘以狼筅長鎗參用之此陣中之用挨牌而參以弓矢排礮銃手者卽鴛鴦之意也其號令中軍擧鳥隼旗(畫以鷹隼)則前疊之將鼓進隊長吹角作虎吼聲什長震鈴視鳥隼旗仆則百人之長鳴鐃(金屬兩片合擊今之所謂鐃鈸也)而退中軍擧火旗(畫火)則次疊之將鼓行隊長吹角作疾風聲什長震鈴視火旗仆

則百人之長鳴鐃而退中軍擧山旗(畫山)則三疊之將擊鼓隊長吹角如天鵞聲什長震鈴視山旗仆則百人之長鳴鐃而却中軍擧黼旗(繡以斧形)則四疊之將急鼓隊長鳴角如天鵞聲什長震鈴鼓聲勿絶衆疾戰中軍擧黻旗(繡亞形)則五疊之將驟鼓騎隊之長吹角如怒馬聲馬左右突往來迅疾見難則止遠及五十步爲節旗仆而止勝則前疊次疊三疊復鼓出前整旅而追之無遠否則百人之長鳴鐃四疊五疊且戰而却退及本列五疊各以短兵接戰挨牌爲衞連環而退無奔違命者斬之此旗旆金鼓也凡師在途廣則列陣而行否則比伍否則連伍否則比人視地而行之節行必以鼓

七軍大衍陣說

武侯八陣李藥師本之而爲六花八之與六一而已矣觀其所對太宗以四獸五音爲詭名而獨取於井田是深得其本者也非深得其本不能裁變然旣得其本矣而必爲之裁變不肎(同肯)壹仍其舊者何哉是亦詭名之意也變則耳目新耳目新則人不能測八也六也何定之有哉獨是六花陣勢似乎太簡古人於行陣雖曰詭名然於義必有所取而六花之名亦覺太淺夫八者可六則六者又豈不可取而七之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聖人以之

筮蓍一行因而衍歷是蓋天地自然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予故擬爲此陣以七七爲數而變化皆準大衍其大本則不外於八陣云

水戰七軍陣

夫水戰必有天時之助習慣之利舟楫之用無此三者則北人而學没没其師者也故水戰有七曰人便於舟曰舟便於水曰人便於水曰舟便於風四者異於陸者也必有守禦之備必有行列之位必有奇正之用三者同於陸者也人違舟則人疾舟違水則舟壞人不習水無勝筞舟不順風無戰威故少而習焉則便於舟矣櫓楫疾招柁利駕

舟者老於事而梔帆完密識江海之異用察磯湍之所在
則舟便於水矣募善沒而長息冬夏不避寒熱者而厚親
之則人有便於水者矣春西夏北秋東冬南此風時也時
准之候候察諸變變審乎風南風初微西北後衰先察之
物乃察之雲雲順風也謹占而得其徵則舟不違於風矣
風舟欲和風火欲烈烈風之曰必有火舟火舟之下魚驚
不游而況於人乎故風不可不慎也夫大舟臨也小舟衝
也樓船轀轒也梶衞帆馬駕柁衞者也故舟車之用一也
大舟首可載四大盾（挨牌也）小舟首載二執戈夾舟砲矢後
盾編舷以青（用竹起笈青編之以為船邊之牆也）緣大弩（置大弩於船邊）是謂舟城

大舟重而難於旋轉小舟銳而難於仰攻重則易陷也輕
則易亂也輕重之間將者酌焉耳海舟入江則下重江舟
入海則上重閩舟入吳則破吳舟入閩則碎故舟與水宜
則舟之地利也澤有川泊川有潦派雖漲勿居矣萑莞苻
葦伏姦之所不可不謹索也用大舟以正用小舟以奇大
舟比列陣可固也小舟往來軍可大也盾牆堅固弩力矢
遠人習舟利是謂自勝衝舟（小舟也）足栰（音伐狀小如淘沙之船下穿二孔穿
人足水中一人乘之者制詳見末笈）多火具以待用是謂因敵水戰必有陸
應也水行必有登道也前進必有反途也將烈必有火者
也是謂戒避七軍之陣合九舟而成陣舟十有八八合九

舟成一舟有鉤環分則解之合七陣而成正合七陣成一
陣有大鉤環分則解之比三四而成奇二奇六正中有六
陣曰中成合計一軍之眾中軍樓船四十五分比五陣每
舟七十有二人亦合九舟成一舟有鉤環分則解之七正
之舟凡四百三十二每正一舟也一舟七舟也每陣一舟
也一舟九舟也分九合一分七合一使人莫測也衝舟每
舟六人亦合九舟成一舟有鉤環分則解之一十有六陣
合為二大舟有二舟凡一百四十有四足栰一人乘之凡
四百三十二衝舟足栰謹擇地而伏之否則遊移於軍之
左右也中軍交魚旗則合舟成陣交龍旗則合陣成正吹

角而分龍旗則正分七陣再吹角而分魚旗則陣分九舟
然後視旗色而變陣以為號令之常

車戰上

夫古之車戰軍行右轅夾轅而戰故詩曰君子所依小人
所腓自魚麗陳而車法變大鹵戰而車法壞是以古法廢
焉然經傳所紀猶大略可睹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輜車隨之牛十二頭廝卒一十五人故一
乘之眾實為一卒一卒之眾戰者三兩三兩之長車之甲
士車左甲士百夫長也車載旌旗一卒之目卒之進止一
視乎車此所以為節制之師李藥師以為正兵者是也歟

食器仗輜重之屬納之輜車人無負戴之勞馳驅有節止宿有所人無奔走之病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治力也止則以車爲營環車於外人宿其中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詩曰在其版屋也戰則士行右轅車徒相倚車合龍盾人比中干敵雖衆莫予傷也騎雖力不能亂也且戰且前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此前拒也古者八家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邱甸之徒平居相友行伍相助車之甲士甸徒之俊故兵吏相親也伍兩有長進止有節耳目有屬賞罰有條敎習有素故車徒不相棄也是故車進則士莫敢不進也車

止則徒莫敢不止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束部伍也顧後世戎騎行而車戰廢車戰既廢而人且謂車爲無用之物有明將復車戰而反以輜重資敵時有鶻鴿之號雖以王陽明之文武兼備者亦謂車在曠野僅可以勝輜重不可恃以制勝惟唐太宗與李子問對乃盛稱其爲兵之大要但馬隆之平涼其陣以鹿角偏箱名則用車戰無疑而孔明之八陣其爲車戰則無所據而陣之分數亦與車不合且八陣之妙處實不在車然而李子必非無見也予謂車戰之難復者有四一曰井田不復二曰服御不良三曰制度不精四曰地利不審是以車徒雖具動必致敗然究非車戰之罪夫井田不復則甸徒不洽徒衆不洽則兵吏不親兵吏不親則教習無素教習無素則車徒相棄故必兵農合而後士卒可親也教習素而後車徒相保也車徒相保而後前可拒後可守也夫車者舟也衡桅帆馬駕者御也百人之舟一桅夫正之駕者張帆順風而一瞬百里御之良耳而況車乎一卒之命係於車一車之命係於御御者習熟則馳驅以範前後疾徐左右乘便故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良曰兩靷將絕我能止之是以能勝此御之良也不習熟則稚子操舟要（奉上聲）駕敗績也必矣書曰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古者射御列於六藝士少

而習之長而服之故可無敗績覆壓之憂也輪人輿人具於考工制度不精則輪輿不堅輕重不適重則難濟輕則易敗故制度貴精也重車以正輕車以奇馬隆之偏箱鹿角是也前後以偏箱風雲以鹿角斯所用適宜也車有十死八勝惟良將能度之故高燥之地平易之所左高右川負生面死此車之地利也非此四者不可以言車戰夫整伍暇力進拒退守殺人少而成功多者必車戰之爲尚也

車戰下

車戰之爲尚也用之於西北尤爲所宜有明戚南塘有鑼陣以制敵騎其意亦本於馬平涼之鹿角偏箱而馬平涼

之鹿角偏箱又本於諸葛武侯之八陣然李衛公之六花本於八陣似異而實同也鹿角偏箱本於八陣似同而實異也武侯當伐魏之時因漢中道狹裁八爲六分數雖異而制度則同衛公用之依然武侯之舊耳此可以車可以徒不專爲車戰也然車戰之與徒陣陣可同而分數稍異車之有鹿角偏箱則大小殊而徒從之分數益不可概同馬隆既兼用鹿角偏廂則徒從之分數不能不參差於其間而陣之行列亦因以少變矣是以鹿角偏箱之陣不八不六其大數則一十有六其小陣則六十有八其實則以整齊堅固爲尙其用則以偏箱爲正卒鹿角爲武衛故前

後八廂左右地軸及其中堅皆其偏廂大車也八風雲八天衝十六地冲皆鹿角輕車也偏廂之陣用兩廣之法卒偏之兩每陣偏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九十七人輜車一乘斯徒二十五人鹿角之陣用周禮之制乘凡三兩每陣鹿角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一乘斯徒二十五人是偏廂之卒百有二十二人鹿角之卒九十有七人前八廂偏廂八乘卒九百有七十六人後八廂亦如之左地軸偏廂六乘卒七百有三十二人右地軸亦如之此駐隊也八風鹿角八乘卒七百有七十六人八雲亦如之天前冲鹿角四乘卒三百有八十八人天後冲亦如之此衝

陣也四正方布於外衝陣輔其左右是爲外郭所謂外鑼也中十六池冲鹿角十六乘合卒一千有五百有五十二人圓布於中以彌縫其四維中軍八陣陣曰偏箱偏箱三十二乘合卒三千有九百有四人以爲中堅是爲內城所謂內鑼也合鹿角偏廂之陣爲車百乘合卒一萬有一千二百有八人陣後一千三百騎卒分二十四壘以爲遊兵合一萬有二千有五百人爲一軍之數車之甲士則卒兩之長也此鹿角偏廂之陣也

山戰猿猱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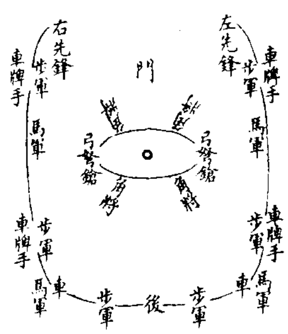
中原多陸陸戰宜車吳越多川水戰宜舟閩越川廣多山

山陣宜步此用之不可混者也然山戰則尤難言矣夫行深山之中涉洞谷之險車不方軌馬不並馳鼠鬬穴中將勇者亦何可恃也而况乎盤高據阻石壘林關一夫當扼百人不得而仰攻之其爲難也不又有甚乎夫車戰必習於御舟戰必習於水山戰必習於山車戰不習於御則敗績舟戰不習於水則人病山戰不習於山則力疲筋矢力疲已不自勝而况能勝人哉故必得習山者以爲之卒其鄉人以爲之導備器用以爲之具而後山戰可言也習於山者莫若猿猱故取以爲陣焉其卒必募䆘而力健足而能勞者一車之衆分而二之之一曰果然之衆一曰攀援

之眾果然者正也攀援者奇也山無所用眾選其一而更（平聲）用之可矣其具必大乏重鈞者百具大斧百具環利通索飛鉤數十具飛梯數十具以爲果然仰攻之具（大乏以木爲之以衝木石者其制度俱見末笈軍器中）鉤鐃（音撓）百具挽以皮索束之腰通左右手環利飛鉤數十具以爲攀援仰登之具（鉤鐃以鐵爲之以連綴而登山者制度俱見後末笈中）天斧檠鋤鷹爪方胸鐵杷方胸鐵叉足用以爲伐木開道之具短刀短梃各具中干（藤牌也）前行以爲夷戰之具鉤鎗拏鉤百具以爲奇戰之具飛橋轉關轆轤環利通索飛鉤爲踰垠之具火藥足用長生火壺金燧以爲焚林之具餱糧各具以爲久行之具飛梯轉關轆轤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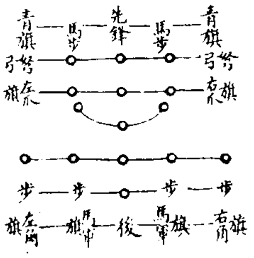
鉤雲梯狼刃以爲攻踰堡寨之具窩弩蹶張連臂諸弩大乏以爲露宿之具（制度俱見末笈）其行列則視乎道道廣列伍狹則比四狹則比三狹則比二狹則連伍（一人獨行五人連於後也）前後一步（間五尺也）五連綴無斷一則分三先行曰興隊次曰踵隊後曰應隊前後三里或五七里中置走士前後必相聞也其鬭穴則利短刀大呼先發疾鬭無前稍夷則攀援之眾越山據高諸葛連弩參連跳蹺（弩名○音眺橇）夾之果然中干前行短刀繼之大呼疾鬭鉤弩飛摑翼之其仰攻奪關木石雜下則必果然之眾人持大乏插大斧俛自步憩（一步一息）雁行肩隨左高右深則墮右右高左深則墮左前後方丈連綴無斷狹則隻行亦左右墮之木石乃不能傷也及鬭關大門大斧斲其扉扇旁者積伐以登飛梯飛鉤以佐之可畢登也其欲奇出間道攀踰絕壁則攀援之眾人執兩鉤鐃繫以皮索通袖而下束之腰鉤攀以升下者繼之下之鉤上之鐃也升者既眾則以飛鉤環利通索下汲引之山雖險可畢登也下險則先以環利通索飛鉤縋之後者鉤鐃而下其踰垠越壍則以飛橋轉關轆轤環利通索飛鉤渡之是謂無前之師此山戰之術而猿猱之陣也

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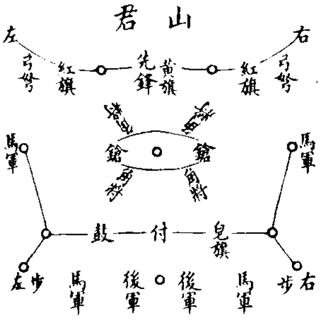
形如偃月依山面野之所以馬為奇以步為正步收而後馬進其內則以守者也

長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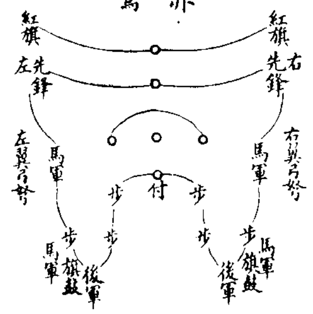
隊陣皆橫列平原曠埜之地以馬帥步首尾環應所謂勢如率然者也

山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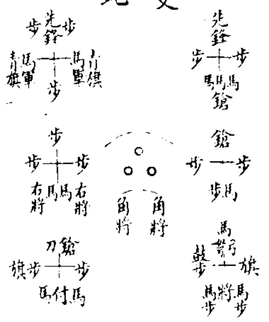
形如伏虎倨山臨下之所弓弩為爪以攻人刀鎗為毛以守禦列馬軍於左右以加翼也

赤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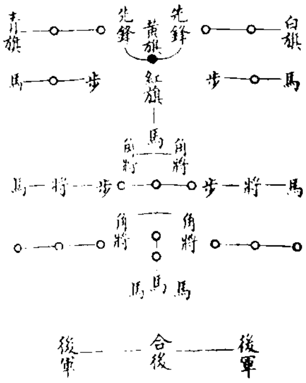
勢若飛鸞以弓弩為翼以刀鎗為爪守則翼伏戰則翼揚

雙虬



勢若雙虬用之原野以左為首以右為尾梅此之長蛇山君赤鸞雙虬靈霈巽二六陣似即本於六花之風雲龍虎鳥蛇而加以馬步弓弩旗色之用但長蛇雙虬之形勢又與龍爪蛇蟠不相似

靈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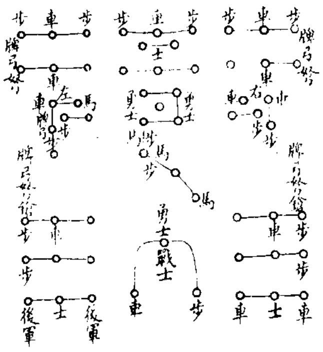


形如雲出以馬禦步弓弩外攻健士內伏凌風奮擊也

巽二

翕然外哆如風之揚出谷臨原卄腳相輔

七星



此陣圖有似乎古之車戰如楚人之用兩廣法者故大卒一陣之中車以統步而步以衛車陣之左右則騎以弓弩中軍之所則衛以騎步自偃月陣至此凡八圖惟此陣最為有理有法或古之遺則亦未可知也

ZW 21101000822874

戊笈談兵卷之十

軍器第十四笈佚